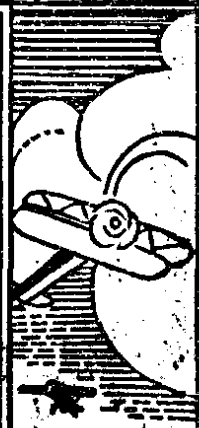


立



時余

第一冊

國外遊記彙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54950



3 0662 8869 1

740.9
994
221

國外遊記彙刊目錄

卷之一 亞洲 日本

有馬遊記

日本鎌倉漫遊紀事

日光遊記

箱根熱海遊記

京都奈良遊覽記

遊日本五浦記

彌陀窟記

觀日本不知火記

卷之二 亞洲 日本

富士登峯記

乙巳東遊日記

日本觀察談

卷之三 亞洲 日本附朝鮮

國外遊記彙刊 目錄

日鮮旅行記

旅行日韓日記

遊朝鮮雜記

高麗近狀

卷之四 亞洲 日本附臺灣

臺灣遊記

遊臺北府記

臺灣遊記

卷之五 亞洲 西卑利亞 (俄屬)

海參崴旅居記

俄游雜憶 (西卑利亞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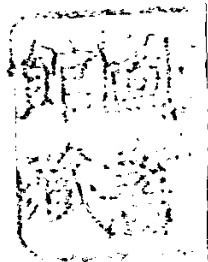
西卑利亞之今昔觀

卷之六 亞洲 中亞細亞 印度 (英屬) 土耳其

中亞細亞探檢記 (中亞細亞)

喜馬拉耶西部之觀測 (印度)

英領印度旅行談 (印度)



A 010127

國外遊記彙刊 目錄

二

暹羅風俗談(暹羅)

伊魯的斯宮遊記(土耳其)

卷之七 亞洲 南洋羣島

馬來半島遊記

星洲概況

南游錄(新嘉坡及爪哇)

爪哇旅行談

安汝州調查記

玲沙埠華僑之狀況

亞羅亞羣島誌

卷之八 亞洲 南洋羣島

旅行菲律賓見聞錄

小呂宋游記

菲律賓百震亭瀑布記

卷之九 亞洲 南洋羣島

考察菲律賓濱教育記(節錄)

菲律賓遊程日記 菲律賓概論 菲律賓教

育行政 菲律賓師範及小學教育 菲律賓

之職業教育 菲律賓大學 菲律賓體育

參觀所及各機關 華僑狀況 說菲旗

遊柏栲山記

卷之十 大洋洲

紀薩摩亞羣島(舊屬德今歸新西蘭管理)

卷之十一 歐洲 英吉利

英倫遊記

Easter Holidays 遊記

卷之十二 歐洲 法蘭西

在法國暑假旅行的雜記

巴黎旅行

卷之十三 歐洲 德意志

密興十日記

德國旅行記

留學德國之觀察

卷之十四 歐洲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瑞典 挪威

匈牙利遊記(匈牙利)

陂陸遊驂記(匈牙利)

伯弟遊驂記(捷克斯洛伐克)

丹麥森林觀察談(丹麥)

北歐志異(瑞典及挪威)

卷之十五 歐洲 俄羅斯

遊俄通信

俄國旅程瑣記

附錄秋白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見聞記

卷之十六 歐洲 意大利

遊羅馬教王宮觀名畫記

卷之十七 歐洲 巴爾幹半島

塞爾維亞觀(現合併為南斯拉夫國)

蒼麓遊驂記(羅馬尼亞)

卷之十八 歐洲 瑞士

瑞士境內阿爾卑斯山道記

瑞士遊記

瑞西紀勝

遊日來弗述略

瑞士縱覽記

日來弗考察談

卷之十九 非洲

摩洛哥遊記

南非洲加勒哈利旅行記略

卷之二十 北美洲 美利堅

旅北美林崙日記

華盛頓七日記

遊美京華盛頓記

丙辰西美遊記

卷之二十一 北美洲 美利堅

國外遊記彙刊 目錄

渡美國意大利湖遊納格拉觀瀑布記

美洲風俗趣談

紐約見聞

合衆國漫遊記

美國遊記

遊美國塔虎脫農場記

檀香山視察記

卷之二十一 北美洲 加拿大
巴拿馬 南美洲

加拿大北部遊記

遊巴拿馬運河記

羅斯福遊歷南美記略

卷之二十二 南冰洋 北冰洋

南極探險記

北冰洋探險記

卷之二十四 長途

步行環遊全球記

舊金山 檀香山 長崎 神戶 海參崴

西卑利亞 德意志 比利時 法蘭西 西

班牙 摩洛哥 非洲北部 澳洲中部 爪

哇 婆羅洲 新加坡 廣州 福州 上海

環遊世界紀略

中國 日本 俄羅斯 瑞典 挪威 丹麥

德意志 奧達利亞 匈牙利 意大利

瑞士 法蘭西 英吉利 比利時 德意志

西班牙 葡萄牙 巴西 阿拉圭 阿根廷

廷 智利 美利堅 中國

亞歐橫斷記

北京 西伯利亞 柏林 大西洋 華盛頓

卷之二十五 長途

歐遊小記

上海 勃令地齊(意大利南方一埠)

四大陸遊記

自美利堅英吉利至荷蘭比利時法蘭西

西班牙

葡萄牙

其波拉路泰路之天險

摩兒斯兒孫之國

北亞非利加

地中海之武士島

自意大利至德國

大羅馬尼亞沿岸之勝景

黑山王國

奧匈國之新領州

巴爾幹之二邦

土耳其

埃及

蘇丹

戈登與蘇丹

埃及與蘇丹

印度

馬來半島

蘭領瓜哇

從上海經過法國到倫敦

北京—柏林

赴法日記

滿洲里 巴黎

卷之二十六 長途

遊美管見錄

上海 波士頓

遊美隨筆

上海 舊金山

遊美紀程

上海 神戶 東京 堤倉 橫濱 舊金山

太平洋海程記

國外遊記彙刊 目錄

上海 卜技利

渡太平洋記

上海 舊金山

卷之二十七 長途

南游日記

上海 婆羅洲山口洋

南洋蠻界探險實記

新加坡 檳榔嶼 蘇門答臘 緬甸 印度

俾路芝

卷之二十八 長途

夏期歐洲旅行記

德 比 荷 瑞士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一

日本遊記

有馬遊記

廉南湖

有馬隸攝津國。爲日本消夏之勝區。距神戶市約六里。
 (日本里)距大阪市約十三里半。人口一千七百餘。百
 貨具足。頗極繁華。人家據崖以居。層層櫺比。如在圖畫
 中。其溫泉在武庫山西北湯山町。自古馳名。四方遊客
 不遠千里。來此就浴。相傳可療百病。若有神效者。非醫
 藥所能及。浴場仿日本古代宮殿之式。爲明治二十四
 年所改築。更上有炭酸水。清冽可飲。其發源處。範爲井
 形。終日噴薄。以亭覆之。是曰靈泉。其地氣候中和。夏可
 避暑。冬不畏寒。富豪之構別墅於此者。所在都有。不知
 秋風起時。紅葉滿山。與夕陽相映。其動人吟興。又當何
 如。有馬六景。曰鼓瀧。瀑松風。曰有明櫻春望。曰落葉日
 夕照。曰溫泉寺晚鐘。曰功池山秋月。曰有馬富士雪。六

景中以鼓瀧爲最勝。瀧在湯山町南。約中國一里許。高
 三十六尺。寬十八尺。水聲淙淙。響振山谷。宛如鳴鼓。故
 有此名。七月十五日。余坐石磯之上。臨瀑濯足。飛沫噴
 雪。衣袂盡溼。松濤園主。爲余攝影。令人有羽化登仙之
 感。更上數十武。有雙瀑。隱絕壁間。曰夫婦瀧。並稱奇絕
 云。

余所居旅館曰二階坊別莊。臨絕澗之上。松聲濤聲。不
 絕於耳。酒闌夢醒時。輒疑風雨之驟至也。屋租一室。月
 十八圓。膳金在外。溫泉浴人五錢。左近有西式溫泉浴
 場。可一人一室。價二十錢。

日本鎌倉漫遊紀事

墨卿

鎌倉名稱與開府。按風土記抄本。(盤余彥天皇平
 東夷之時。東夷之被箭死者數萬。積屍如山。今之鎌倉
 山是也。鎌倉也。屍藏之訛也。)詞林采葉抄云。(鎌足
 氏參詣鹿島之時。宿由井之里。(今鎌倉之海濱。名由
 井濱)夜夢以年來所持之鎌。埋於大倉之松岡。因是

名曰鎌倉郡。其附會率數多。難盡信。古事記景行帝之條下分注。足鏡別王出於鎌倉之別祖。可知鎌倉之名。由來極古矣。

鎌足氏之後裔染屋太郎太夫時忠。爲東八國之總追捕使。居此地。然於正史無見。或土著豪族。未可知也。惟此時長谷村（卽鎌倉之一區）尙有時忠之邸蹟。及創建之寺院也。其後平將軍貞盛之孫上總介直方居此地。伊豫守賴義任相模守。直方婿焉。設義家。而讓鎌倉以爲源家相傳之地也。治承四年。賴朝之起兵也。承千葉介平常胤之旨。依安達籐九郎之申勸。遂滅平氏。而開幕府於此地焉。

當治承四年九月。賴朝在安房之頃。家人常胤以其地既非險要。又無祖先之迹。乃以速移鎌倉之旨勸之。於是十月入鎌倉。初欲在昭谷之舊居。以營新亭。嗣以地形狹隘而中止。更相太倉之地。以起工事焉。時富士川合戰之頃也。

後鎌倉時代之史話。元弘三年。義貞北條氏亡。百五十年。霸府全盛之迹。一時荒涼。人與宮殿禾黍之歎。然尊氏之深慮。義貞西上之後。千壽九（義詮）附其臣。細川和氏有鎌倉。以收攬人心。建武中興之後。乞其弟直義守相模。乞征夷大將軍懷良親王鎮鎌倉。而於武藏常陸下總三國。自行守護之。尋得志。使義詮居鎌倉。以管東國。是時關東十國之豪族。置其邸於鎌倉。是後鎌倉之基也。

正平四年。尊氏之二子基氏作東國管領。下鎌倉修大藏谷之故邸。館之執事上杉憲顯。兼上野越後伊豆三國之護守。於鎌倉總全權焉。至基氏之子滿氏。而達於全盛極驕奢。以其居御所稱我之公方。世亦呼之爲鎌倉將軍。執事上杉氏亦稱管領。應永二十二年。滿氏孫持氏。剛愎而驕慢。與執事上杉禪秀衝突。敗走小原田。東國雄族。盡歸禪秀。京都義持助持氏。二十四年。禪秀自殺於鎌倉焉。

正長元年。京都將軍義持之將薨也。持氏襲其後。以兵迫京都。執事憲實諫止之。以故忌憲實。欲殺之。憲實逃白井之居城。將軍義教助之。關東將士亦起而相應。持氏無歸。遂敗於安樂寺。而自殺。於是鎌倉無主。上杉氏行其政。後將持氏之子成氏。迎源家師及長。知其父泯滅之事。怨上杉氏。殺執事憲忠。上杉氏之臣立房顯。自以越後信濃上野武藏之兵對成氏。成氏接戰。進據總古河。此時今川範忠等奉京都命東下。乘虛入鎌倉。火其市。自公方御所之殿。以及谷七鄉神社佛閣將士之邸。盡於一炬。元弘以來。足利氏累代財寶寶物皆亡。實康正元年六月十六日。基氏開府五代百零七年也。自是成氏據古河。永留其地。不復還鎌倉。而鎌倉亦成廢墟。不復爲東國之中心矣。

之天險。北臨碓水。依妙義之難圖。加之利根隅田多摩。大井天龍富士馬入等諸大河流。錯雜其間。以助形勝。亦不可謂非勝境也。且今者屬於神奈川縣鎌倉郡南端之一部。東西北三面。以山包圍之。而南面由井濱控太平洋。爲一大海水浴場平地。恰如手掌之指。插入山谷溪流之間。東西二里（日本里下做之）南北一里。其面積約二里許也。說者曰。鎌倉雖險。而逢敵遠出以擊之。亦多不利。與其謂地理的重要關係。勿甯謂歷史的之爲愈也。誠然哉。三浦氏之鎌倉時代史。有曰。據先祖之遺跡。以立足此地。徐圖東國之經營。開霸府。據關東。以維持武家之特色。洵歷史有價值之地點也。是故鎌倉之地。不僅風光明媚。氣候溫和。卽以歷史觀察。更見其有重要之價值。去今七百餘年前。右大將源賴朝公打滅驕傲之平家。開幕府而握兵馬大權。其後二三百年之間。北條足利上杉等豪雄。爭天下霸權於此處。其間盛衰甚激。屢有戰鬪。至今尙有（依則加馬古拉

之言。爲戰爭之代名詞。撫今思昔。亦可慨然矣。以此之故。而古之都城舊地。戰場遺迹。提供於遊覽者之前。不可勝紀。亦旅行佳地也。

余遊歷之經過。因上述之歷史的地理的等關係。遂喚起吾人遊覽其地之注意焉。八月二十九日上午五鐘早起。盥洗茶點畢。即手提包一件。於江戶川乘電車至中央停車場。購鎌倉行之汽車票。時值開車時刻。遂倉皇登車。汽笛一聲。車機動矣。出發後約半鐘餘。至橫濱（東京至橫濱汽車。余常乘之。故其間之風景亦隨過眼曇花而去）。由橫濱至鎌倉車站。約三站。而鐵道之建築工程。其大者爲山洞二處。每山洞火車約行十分鐘許。至則下車招東洋車乘之。訪同學黃君。開由凌君龍媒之寓。約二十分鐘至焉。黃君等招待甚殷。略備茶湯點心。後遂相偕遨遊焉。先至長谷佛寺。寺中有金剛彌陀如來之大坐像。高三丈五尺。周圍十六間。面長八尺許。日本有名三大佛像之一也。（奈良第一。

京都次之。此處又次之。）佛身內爲空洞。可以遊行。中有賴公持護佛及他之佛像等。佛背有大窗。可以觀覽一切。自佛之表面而觀之。其慈善懇摯之形態。使人一望而生敬畏。古人之建築業精巧雄壯。於此可見一斑。猶憶某小說中云。佛之心臟。可以登高望遠。旅行數日不得盡。詔爲奇談。然如此偕大佛像。尙居日本第三。按之印度彌陀古像中。當然有此事實也。寺中有賣繪葉書（即表面繪圖之明信片）者。即購數枚。爲遊行之資。遂信步市街。至長谷乘電車處。而遊八幡宮焉。八幡宮者。乃賴朝公之祖先賴義。欲將石清水之八幡。勸設於由井濱之鶴岡。建久二年。今之若宮背後松岡。有稻荷社。移於北方之丸山。以其蹟建宮祠。勸設八幡宮焉。職是之故。稱之爲鶴岡八幡宮。宮分爲上宮及下宮。（若宮）祠仁德天皇。應德天皇及諸皇妃等。初入處爲石槽作門。右爲若宮。由右塔上昇爲上宮。日人至者。多脫帽示敬。上宮之迴廊。陳列源賴朝及古代之刀。

劍兜甲等。余曾購入場券。親爲觀覽焉。刀劍戈矛。並列其中。種數無慮千萬。而兜甲鐵帽。猶知古人血戰之雄。凡此陳設。於吾國甚少見聞。日人提倡尙武精神。於此亦可概見。於是出門前行。祇見門前鳳尾爭綠。兩旁松柏參天而已。卽緣此處往賴朝之古墓參觀焉。

路經神奈川縣師範學校。此校原設於橫濱。因逢火災。遂於明治二十五年移於此地。其位置殆爲三浦邸址。隔路南臨龜山邸址也。由是前行約十分鐘。卽至賴朝公（正治元年正月薨去）墓所。墓在一土嶺上。拾階而昇。觀古塚巖然。雄風猶存。墓之四周。以石砌之。其左爲島津忠久之墓。忠久者賴朝之庶子也。卒於安貞元年。享年六十。其殘碑石碣。雜於墓旁。而森林陰鬱。蟲鳴唧唧。若助人遨遊之興味。時已下午二鐘許。天甚炎。友人促予歸。遂於山下茅亭。吃飲料水。數杯。徒步作反寓之計焉。道中人烟稠密。惟多茅屋竹籬。較之東京。覺有天淵之別。亦可見村落貧苦之象焉。

歸寓就餐後。已三鐘許矣。承黃君等之約。遂於由井濱浴海水焉。此處海之灘狹。水頗有潮。惟友多慣此。且善於泳。余遂學步邯鄲而承其後。浴一鐘許。余於沙上休息。友人亦先後飽泳。遂和唱而歸。書生而兼漁夫。以滌足於太平洋面者。亦云幸矣。歸寓後。電燈朗然。已下午六鐘許。晚餐畢。遂乘遊興與方酣之際。瀏覽長谷晚鐘（此亦鎌倉名所之一）焉。

長谷晚鐘。乃觀音寺之神社。位於由井濱海岸之海光山中也。此地距吾友黃君之寓甚近。約十分鐘至該地。拾階蜿蜒而上。古寺蒼然。觀音像十一。本尊極大。寺鐘之銘。鏤文永元年自北條時宗之頃而成之。此鐘與長建寺及圓覺寺之鐘。稱鎌倉三古鐘。其聲音宏亮。一擊遠近皆聞。而知時限之標準矣。此其所爲長谷之晚鐘也。於寺之階。憑欄遠眺。由井之濱。長谷之市。均集於眼簾焉。可不謂之佳勝哉。遊覽畢。遂歸寓晚餐。友人皆好雙陸之戲。予亦參加焉。談笑嬉謔。不覺時已十一下矣。

於是解衣就寢。不知東方之既白矣。

次早夢覺。已八鐘許。早餐畢。天微雨。霎時天晴。遂偕黃君遊江之島。江之島者。由井濱沿岸海中之小島也。周圍廿町。面積十八町步。余與黃君自長谷乘電車。約半鐘。即至片瀨。遊江之島者。均於此處下車。步行五六分鐘。至海濱。有木架之棧橋。遂渡焉。按渡此島者。昔皆用舟。建保四年正月。干沙之時。始陸續而築橋焉。初入山處。爲石階。殘破古岩。均作碎石。鋪於道路上。曲彎處有小學校。一再攀援而上。貝類細工之商店。連屢續市。不可勝數。均此島旁海中之特產也。前行爲辨天神社。乃日本三辨天之一。舊稱江島神社。壽永元年。賴朝勸設者也。社分爲元社。上社。下社。三段。其上茶屋料理甚多。時鐘已指十二下矣。遂息肩某茶所。茶所均位於島之巖。望海中清清之水。及島上之森林。不覺神快。再起前行。貝類屋更多。至島之麓。見有水夫三五拾。給設於海濱水深處。如拾陸上之物焉。經濟學中云。技

精於熟練。觀此則信矣。上下於巖石之壁。過棧橋爲巖窟。以銅元五枚。購入洞券。洞中暗黑。持燭照之。往復約十分鐘許。雖無偌大可觀。然出入於山穴深洞。亦可謂之奇險矣。由原路返。買貝類品數種。詣茶所午餐焉。時已下午一鐘半矣。天氣陰霾。遂由山背速歸。及至片瀨。乘電車處。雨已下矣。乘車歸寓後。已下午四鐘。身體大倦。眠睡一鐘許。黃君告予曰。靈仙園風景甚佳。曷散步遊覽焉。於是披服出門。前行約二十分鐘。至山嶺時。天尙微雨。然駐足山峯之端。鑿倉全景。由井濱之波濤。大佛之雄偉。均集吾人眼前。登高一呼。萬山響應。風景嫣然。樂不可支。更上一層。有小亭一。休息其下。旁有碑銘。觀之則漢文碑序也。略云。明治四十二年七月。露國大醫士古佛。偕北里博士遊靈仙山。贊歎此境不置。歸國而沒。故揭石以誌不忘。且以大偉人之遊。而此地愈顯也。豈不樂哉云云。觀此名山大川。與偉人豪傑。相爲因果。而傳於後世。豈非吾儕旅行之令名也哉。

歸寓後。已七鐘許。晚餐畢。即就寢焉。

次早（三十一號）起時。鐘叮叮六下矣。予即擲擲遊行之物。略用茶點。偕黃君再遊要山之香風園。欲從此即歸東京。諸友人尙殷殷勸余再宿。潭水深情。感謝良多矣。步行至香風園之地點。約半鐘許。香風園者。乃要山中之一部分也。此園之經營。乃現今日蓮主義最強者。田中智學師爲之。數年前尙禁人縱觀。此刻則開放焉。山路之曲曲。園林之森森。猶其餘事。其最要者。於山頂之上。其形若扇。覽由井濱。一目瞭然。且景致優美。好風留人。飲食店也。溫泉場也。尤能使瀏覽者腹飽神爽。四季花木常開。芬芳撲鼻。香風園之名稱。亦甚得矣。遊覽一過。遂返原路而出。至鵝谷坡之中。有溫泉場。遂入而滌洗焉。溫泉場予爲初次入浴。其水色帶清黃。與普通之水有別。浴洗畢。再爲散步遊行。覺神怡心爽。甚矣。天然溫泉有益人之衛生也。聞吾國華山之陽。亦有溫泉。多爲下流社會之人所汗。無整理經營之者。其廢棄

天然之物。而不爲之所也。可不悲哉。時已下午一鐘許。予欲至火車站乘車。黃君猶殷殷不忍別。直送至車站。話談半鐘之久。始判袂而去。握別之情。非余秃筆所能表示。於三鐘三十分。乘車至東京驛。已四鐘半許矣。遂下車。乘電車歸寓。已電燈輝煌矣。

日光遊記

芮城馬鳴鸞

日本以島國故。山水幽勝之地特夥。然其所謂最佳絕者。亦較之吾國西湖普陀。似有遜色。惟以其國人之善於修飾與廣告。乃大引游人之屐齒。日光者。日人之所謂第一勝境也。據其所述。固不第風景之幽奇佳絕。古代建築之雄大壯美。足以避暑瞻覽。而其動植物學的地理歷史學的及藝術的資料之優秀豐美。實足以代表日本。故履其國者。無不一至其地。游客之跡。四時不絕。而尤以夏時爲最盛。

民國六年七月。學校休課。暑氣逼人。乃偕友人呂君懷西李君墨卿游其地。晨曦初昇。汽笛一鳴。自東京上野

出發矣。夾道碧稻一望千頃。荷蓋片畦。時插秧其間。茅舍竹籬。花木圍繞。田間風味。別饒興趣。將及旁午。遙望古木參天。渺無際限。日光之景色。已漸入眼簾。須臾車止。擇山麓之客舍下榻焉。入舍小憩。卽登山作半日游。首覽寺院。購券入門。有巨殿橫前。龐然雄偉者。輪王寺之三佛殿也。內有馬頭千手諸觀音銅佛像。高二丈許。故名。殿傍有銅柱。高聳雲際。築以石垣。環以石柵者。相輪塔也。右轉行數百武。遙望殿閣雄麗壯美者。乃德川家康氏之廟。其建築之壯麗。爲日本古代第一。有陽明門者。尤著。彫刻繪畫。冠絕一時。然大半自中國印度傳來。刻有孔子顏回周公並四皓三笑八仙四睡及其他琴棋書畫等像。又有種種花蟲鳥獸之透彫。據計工費時價。僅此門值百二十萬圓云。又拜殿內天井。有數百格。繪龍形各異。兩壁有著名彫刻物。再轉至大猷院。德川家光氏之廟也。背山而築。升石級數十階。始達正門。復又門及拜殿。亦極雄麗。右轉又有石級數十數。轉至巔。恍若登天。清涼幽靜。飄飄令人欲仙。社旁有馬道。夾道古杉參天。一望無際。由東照宮延長市中。共合吾國四十餘里。約二萬本。乃二百年前松平正綱氏二十餘年辛苦之所植者也。以時價計之。共值百萬圓云。次至寶物館。陳列各種古物。其樂器中有吾國始樂之祝。與終樂之敵。均木製。繼出社降山。至所謂神橋者。一橋橫陳。下有激流。經大石浪翻白綠色。與兩岸山光相映。風景奇絕。沿流至一地。曰含滿淵。有七八十座石彌陀像。壘壘長列。兩岸懸崖。狂流通焉。夕陽在山。涼氣襲人。乃與友人臨流而濯。水清且冽。日之夕矣。始相歸寢室。中寂無一蚊。擁厚衾。夜午猶寒。真異境也。次日議登山。作中禪寺湖遊。晨曦透窗。起作小餐。乘電車至馬返。距湖尙七里許。步行而登。雖築巨道。蜿蜒如蛇。時有小徑。可縮數倍。乃與友人攀緣而登。橫面羣山聳峙。或則雄偉。或則秀麗。樹木蔥鬱。大石岫嶙。少頃有兩瀑布橫於眼簾。一曰般若。一曰方等。從山腹奔出。懸崖絕壁。中懸兩

布隔溝遙望。上下千仞。鼓力少進。遠見叢林中。一瀧挺出。若隱若現者。阿巖瀧也。又少進。遙聞水聲潺潺。著名之白雲瀑布現焉。循曲徑而深降。至其足。則見岩燕羣飛。巖隙中激流湧現。幅達數丈。寒氣襲人。不可久貯。急循故道而登。又少進。至華巖瀧。日光瀑布中之最著者也。不類羣龍。因係中禪寺湖水出口。至此會作一束。下爲百丈絕壁。直流而下。懸數十丈。滴作雪塊。噴爲煙霧。自巔俯視。如巨龍下瞰。洵壯觀也。再進有大湖橫前。環湖皆山者。卽所謂中禪寺湖也。東西約吾國十八里。南北約六里。海拔四千三百七十尺。清如鏡。平如砥。靜若水晶。白帆往來其間。山色湖光。互相映照。風景絕勝。非筆墨所能罄。有橋橫於其上。曰大尻橋。渡橋樓閣聳峙。乃各國遊人避暑旅居之所。沿岸樹林陰翳。曲徑通焉。循道至中宮祠。背山面水。景更幽雅。臨湖少憩。已午後三四時矣。別湖而歸。將及山麓。復轉道覓裏見瀑布。奇木異草。深密無際。中有小徑。穿林而過。前途咫尺不辨。

但聞蟲聲唧唧。伐木丁丁。幾疑誤入迷途。行半時許。始漸光明。一溪橫前。越溪登邱。復折而降。距瀑布僅十餘丈。有茶亭翼然臨於其上。攝衣而登。相距咫尺。此瀑布自斗出之岩石奔出。由茶亭可繞至瀑背。奔流縱於面前。特別壯觀。冷氣襲人。透入骨際。濃霧密集。疑將驟雨。吸茶少憩。循道而歸。時已黃昏矣。復入旅舍。其餘如霧降瀑布。與湯原溫泉等。亦日光名勝之所。尙擬作一二日遊。以他故中止。翌晨九時。卽登汽車而返。至宇都宮下車。參觀宇都宮市宇都宮尋常小學東校。該市八校。此爲第一。教職員三十二人。生徒一千九百人。分二十九級。由校長導引。參觀各教室。圖畫標本及各名所。撮影懸列滿壁。庭外奇花異草數十畦。皆生徒手植。標明某年某級生。惜午後無課。未克觀其教授。繼至柘木縣立農學校及農事試驗場。亦值放假。不克觀其授課情形。然此農校尊重實驗。固不必授課而始知也。觀其校內有田數百頃。果園蔬圃豆畦。不知其幾千百種也。桃

李桑桑。外盛紙囊。瓜瓞綿綿。下敷稻草。慷慨蓬蓬者。觸目皆然。旁有農具室。肥料室。蠶室。雨天作物室。一覽知其實際工作。非吾國虛有其名者可比。又有雞棲豚柵。雞豕百餘頭。肥壯碩大。因憶吾國農校。甚至無一動物。廬有科目。尙何論茁壯者哉。出至試驗場。果蔬豆瓜。略如前而更夥。稻田千頃。一望皆碧。每種一畦。前有標誌。約數百種。有教員及實習生數人。值日午。蹀足入泥中。理秧。又憶吾國教員。足不履試驗場。僅雇三數農夫種植而已。其勤者臨而視之。焉肯屈尊蹀足入泥中者哉。又溪傍有鴨數十。浮於水面。足徵其農校之精神。非空談而實驗。無怪其農業之發達與吾國無論何校。依然不脫養士養官之性質者。奚啻霄壤。竟能不禁令人驚歎。慨感也。時已下午四時。急登車返京。比及海。已九鐘許矣。

箱根熱海遊記

芮城馬鳴鸞

民國七年四月。早大校既告卒業。晉學生經理職。又卽

辭去。乃擬作十數日遊。以清腦際。三島以火山伏布。故溫泉甚夥。箱根熱海其最著也。且風景佳絕。值春暮夏初。草木萌發之際。當更有不與四時同者。以予久勞多病之身。吸此新鮮生氣。或有大補。遂於一日下午四時。由東京乘車出發。經大船。桃林遍野。怒苞初發。萬紫千紅。迷人眼簾。六時抵國府津。海色松濤。別饒興味。改乘電車。行三時許。抵湯本。卽箱根山麓也。又步行數百步。抵塔之澤。箱根七著名溫泉地之一也。夜色朦朧。不辨景物。但聞水聲潺潺。已覺別有異境。夜棲瓊翠樓。卽專爲浴溫泉而至之旅客所設者也。內備有溫泉浴室。客用者。二額無男女之別。予卸裝後。卽入浴。衣均在室外卸納。男女赤體對立。相視無赧容。三島野蠻淫穢之遺風積習。於此可驗一斑。惟其溫泉之清潔。浴場之設備得宜。誠足令人快爽也。因憶吾國陝西臨潼。亦有極佳之溫泉。予曾一入之。其天然溫水之清絕。或過於日。而圍以清石。上築石洞。其需費尤浩。然其設備。不免令人

種不便之感。如其池過大而深。石條光滑。一不注意。即有滅頂之虞。又其水熱度過高。無別備之冷水。初浴者未有不試而生畏。或浴而不堪。久耐者且僅宜於池內。不能出而從容坐浴。極宜效倭式。兩改良者也。壩之澤著名之旅舍。十有餘家。俱備溫泉。竟夜不眠。其水以管通之。夜間細聲不絕。有如疾雨。初至者。不疑爲甘霖驟降也。翌日上午九時半。由塔之澤徒步登山。沿途四眺。右則溪水激流。左則絕崖千丈。杉栢夾道。瀑布時現。山迴溪轉。一步一景。過橫濱發電所不數武。千仞斷崖。間有斜架之鐵橋。宛似瑞士風光者。箱根登山電車之線路也。至太平台小憩。有所謂富士亭者。可望見富士峯之積雪。由此乘人力車至宮之下。箱根七著名溫泉所之一也。少憩。改乘二人人力車赴蘆之湯。蓋由此登山。其徑立絕。非有推者。莫能升也。沿途細竹叢生。小松遍坡。稚櫻成林。時現道左。均含苞未吐。因該地海拔四千餘尺。故寒氣猶烈。古梅三五。花尙在盛開。足知其氣

候之差矣。登至絕巔。即所謂蘆之湯也。有溫泉旅館數家。予入紀伊國屋。一登一浴。其溫泉作灰綠色。觀之甚濁。可醫皮膚疾。自此至箱根町。六里而遙。本擬一窮其竟。因天暮且寒。予衣單。又無車。乃復返至宮之下。由木復步行。至強羅公園。夾道大石嶙峋。巨者高十餘丈。小者數丈。上生矮木。叢林中星羅棋布。異樣奇觀。至該園。有置甚清絕。泉石花鳥。俱見匠工。而異石紫紫。尤他地公園未有之特色。出口甚多。均有旋軸。可語入觀人數。一切多仿西式。惟尙未完全竣工。故遊人甚稀。日之夕矣。復循去徑而歸宮之下。附近有底倉者。著名溫泉之一也。乃竟至而宿於仙石屋旅舍焉。其地兩岸懸巖千丈。中夾清流。旅舍憑一巖腹而築。翌日晨曦初昇。啓戶覽望。迎面峻崖聳峙。雜樹叢生。挺枝嫩葉。深密無際。紅綠相映。宛然一幅天然圖畫。懸於目前。令人樂不思蜀。下有清流湍激。益助清興。乃循曲徑而臨流。見其來源高處。煙騰如沸。以手探之。水果有溫氣。對面一穴。亦騰

水蒸氣。蓋即近溫泉之源也。其地溫泉無他異。惟似不如塔之澤之清。旅舍內亦備有客用者。二男女異室。衣亦在室內卸納。然池端有小戶可通。時大關不闔。兩方可互窺相證。甚至躋而入焉。真令人不堪入目矣。上午八時。沿途而歸。至塔之澤。更小遊。以補來時昏夜未睹之憾。興盡而返旅舍。攜裝乘車至小田原焉。由小田原至熱海。係輕便鐵道之汽車。車小而矮。必鞠躬入焉。二三等共一車。容百人許。沿途循海岸而行。澎湃大洋。水天一色。漁舟異石。俱入眼簾。左則柑林。填山遍野。一望皆綠。尙有未摘者。紫果紫葉。松竹夾道密生。過長阪。櫻花盛開。或有已生葉者。他地此時尙未破苞耳。與箱根之梅花尙開而他已落者。其氣候恰相反對。可知熱海之名不虛矣。下午二時抵其市。擇新角玉旅舍而卸裝焉。開軒面海。空氣風光。佳絕無雙。遙瞻海隅。峯巒突出。櫻花爛燦。一望似錦。首往觀所謂大湯者。鐵柵內濃煙迷空。有聲鳴鳴。據云值噴時。有溫湯高湧而出。經數時

始止。約每日一次。現無定時。惜未克睹。是一憾耳。次登巨阪。至來之宮。有巨樟無數。一楠尤大。亘數十圍。欄以竹籬。市中樟細木工最夥。足知其木爲該地之特產。又椿油雁皮紙亦名物也。次步行覓所謂錦浦者。半沿海岸。半繞山腹。其山即遠望櫻花似錦之峯也。人行其間。如入桃源。如登花市。蒼松古幹。時夾映其間。艷麗雄偉。競妍鬪奇。約行吾國三里許。抵一人工石洞上。署曰觀雲洞。長百餘武。穿洞而過。至錦浦。風景佳絕。誠熱海第一勝境也。其地峻嶺聳立。灣曲甚多。海水環流其間。奇石小島。古松數株。橫亘其巔。水翻石上。或島側浪作白色。時沒石頂。其前蓄魚甚夥。漁舟八九。往來其間。以木環限區域。誠異境也。日之夕矣。乃返旅舍。入晚復散步海岸。但聞水聲淒淒。魚燈遠照。光明一線。忽雷聲電光。一時交作。急返客舍。已大雨如注矣。然頃又星斗滿天。翌日朝暾初照。復步海濱。空氣清鮮。別有天地。毋怪日人之養疾者。多轉居其地也。溫泉亦佳。各旅舍均備與

箱根略同。特有所謂大湯浴者。在大湯內。即用其噴出之水。而設築一大池者也。予一覘其異。入則有長數十丈之池。人造石爲之。有若干少年游泳其中。或浮或伏。往來如梭。水溫度較他處爲減。故每在內泳數小時也。是日旁午復歸至小田原。乘電車至國府津。作半日遊。步行海濱沙中者約半時。岸旁古松橫亘。風景亦殊奇絕。晚七時。乃別此蒼松碧海而去矣。

京都奈良遊覽記

內城馬鳴鸞

京都爲日本明治以前建都之所。久思一覽其維新前之典章文物。而未能也。名古屋參觀各學校後。乃乘車西行赴之。鄉友樊君岷源。以事滯該地。迓而同寓焉。其市商業無繁盛象。而市道甚廣闊。電車亦較他地爲寬。大街巷之道路方向甚齊整。如有大小方格。路亦平坦。東京之任意斜偏。忽高忽下者。迥乎不同。蓋一仿吾國昔時之都市而建築者也。其市屋樓舍宮殿佛堂。亦無不與吾國古代者同式。可知其向日仰慕仿擬吾國之

文明。無微不至也。京都美人。日人每艷稱之。蓋亦效吾國隋唐朝野士夫淫靡之風。視歌舞爲表示太平之要素。而聲色乃代表名流之必需品也。可知日人當崇拜吾國時。無惡風弊俗。一律模仿。有所謂京踊者。即歌妓練習舞踊之所。每年四月中舉行。是時適值其期。乃與樊君夜往觀焉。抵門。上署歌舞練場。如吾國之劇院然。購券而入。見舞台兩旁。各坐歌妓數十人。右齊黑衣。抱絃琴。左紅衣。抱小鼓。開幕後。中有佈景。左右彈絃擊鼓而歌。由兩方各數十人出舞。第一幕手執麗扇。第二幕赤手袖舞。其袖長及地。殆所謂長袖善舞。可想見吾國昔時之衣裳歌舞矣。第三幕紙扇舞。第四幕雛妓荷笠披蓑而舞。其純粹日本古代式乎。第五幕持櫻花舞。每幕佈景各異。約分四時。而妓與服裝亦每幕不向。先後共計出演者百五六十人。天仙雲舞。真令人心醉神迷。次日偕岷源遊奈良。距京都甚邇也。首遊興福寺。係千餘年前建築物。三重五重二塔。巍然高聳。羣松挺立。其

一尤巨。枝大如幹。四圍橫陳。佔面積數十方丈。以欄圍之。麋鹿到處瀟灑。遇客如主。伸頸求食。寺外一池。遙望如鏡。殿閣蒼松。倒立其中。曰猿澤池。亦不知其何取義也。次赴春日神社。夾道松杉參天。皆數百年前物。鹿遊其間。與人同樂。抵社所。其廟院倚山而築。歷石階數十級。始達正門。兩旁石燈籠千百成列。社中屋簷下鐵燈籠亦以千百計。一切景象。宛似日光。次臨笠山下。其山矮而突。面無凸凹。頂腹嫩草密生。真似綠茵。次覽博物館。木彫佛像。纍纍數百立者。坐者。大者。小者。數頭者。數十手者。雜然並陳。奇形異狀。不可備述。並分時代而陳列者數十。又有古繪畫。古陶器。銅器。鐵器。磁器等無數。足徵日本昔時崇佛之盛。亦可見日人保存古物之勤矣。次參觀奈良縣立師範學校。其一切雖不及東京與他地。而學生之和藹勤敏。他日定能視小學生徒如子弟。可謂特色。次經二月堂至大佛殿。覽所謂奈良之大佛者。蓮花高座上。銅菩薩像。巍然高聳。其坐體全高五

丈三尺五寸。面長一丈六尺。廣九尺五寸。掌長五尺六寸。中指長五尺。脛長二丈三尺餘。腹長一丈八尺。真大觀也。日本以產銅。故大銅佛像特多。然此為第一次。少遊憩。復歸京都。夜值其都人所謂滿開會者。以圓山公園之巨櫻盛開。士女傾市出遊也。予與岷源亦隨往。一覘其奇。至則見一巨櫻。高三丈許。其枝長垂四圍。有支柱數十。周圍燃燈以百數十計。觀者如堵。男女雜沓。不可名狀。酒屋喧嘈。百戲咸陳。日人之樂至極。亦特殊之遺風也。次日即偕岷源返東京。而予留東五年來未有之大遊歷。於此告終。且不日密約事件發生。與親善之隣長別歸國。亦可謂居倭最後之遊歷矣。

遊日本五浦記

唐廷耀

時在民國七年六月中旬

五浦在勿來之東南一里許。其地屬常之大津村。東面大洋。西負丘陵。為一小港。頗富景色。然以其地在僻遠。文人墨客。曳筇此地者甚稀。余獨耳其勝名久矣。戊午

六月某日。偶與友人某等。以事過大津村。時一友盛說五浦之勝。嘖嘖不置。乃約以明日遊。翌午結束上途。從村之東隅。左折右曲。行數百武。路狹險。頗艱步。漸而得達。港頭有樓曰觀浦。就而憩焉。軒閣宇高。頗佳臨眺。樓畔引海水設飼魚場。各種鱗族。出沒於水面。澄澈可數。乃命酒割鮮以酌。芳美甚適口。詩畫挂壁。紙表滄渤如雲烟。興味方濃。倚欄眺矚。魚船數點。浮沉波上。欸乃之聲。時復隨風而至。港口鯉巖峭立。與海水相吞吐。爲犬牙之狀。蒼松生其上。倒影落水。蟠根與巖石相嚙。迤邐而入海。大者若象。小者似鼠。或若龍蟠。或如虎蹲。交錯出沒。千態萬狀。不可殫述。觀浦之名。洵不虛也。轉眸則蟻之連山。起伏於煙靄縹緲之中。如雲如霞。如無而乍有者。小名之岬角。斗出於海中也。鷗耶鷺耶。來往其間者。布帆之帶風馳也。煙濃縷縷。直衝天際者。汽船之航遠洋也。景之勝如丹青矣。於是心胸豁然。連聲呼快。洗杯頰酌。暮色蒼然。一輪皓魄。浴海而昇。水爲黃金色。亦

奇觀也。舍之而去。返逆旅。已二鼓矣。

彌陀窟記

唐廷耀譯

日本伊豆之爲國。與駿相二州相唇齒。橫截南海。凡十五里。其下田港。與志州鳥羽港。相距七十五里。波濤險惡。海內稱無比。所謂遠州洋是也。下田之西。曰手石浦。怪巖聳立。突怒偃蹇。呀然爲洞窟。若長鯨巨鰐。張口欲吞人者。曰彌陀窟。窟口極險。舟人苦其潮滿難入。每候潮退。乃入焉。時方十一月某日。是日也。風光晴美。海水如砥。同遊者八人。午前駕小舟而發。行半里許。初抵彌陀窟。舟人轉船。逆入於窟中。以便其回棹。進六七步。天光尙透徹。折而右十餘步。四顧黢黑。不辨東西。以其窟口狹隘。前接大洋。洪濤噴薄。與怪巖絕壁相激。觸澎湃。縹緲。潮沫亂灑。如飛花舞雪。紛紛撲人。衣袂悉沾。再進百餘步。巖角犬牙。怒濤激之。小舟掀舞。與波下上。舟中駭愕。莫不失色。忽然光怪閃爍。倒射人面。波濤奔匯。一時變爲黃金色。舟中客皆絕叫。驚其靈異。聲未

止復變爲暗黑矣。須臾又復如初。仰而瞻之。前面絕壁。現三尊彌陀佛。身長二尺餘。毫光射人。不可逼視。同行者齊唱竺語。合掌禱辭。既而以其奇幻靈怪。不可久駐。迨回棹出窟中。則日已亭午。乃與同行者互語靈異之狀。覺所見佛體。修短不同。或曰四五尺。或曰二三尺。蓋佛身隱顯。不可熟視者。則由洪濤進退致然。是以每歲三月上巳節後。潮落崖高。常見妙相赫赫然。土人或棄舟攀絕壁。摸索其形狀。終不獲其蹤跡。下而少遠。則光耀爛然。復如其初。嘗聞距今五六十年前。漁人一日索鱖魚。入此窟中。以其人跡未曾到。隨索隨獲。不覺其深邃。遂發見此中靈異。是地民風頑鈍。夙稱難治。自有斯靈異之跡。始知世間有神佛。宿習一洗。竟爲醇樸之風。

觀日本不知火記

唐廷耀譯

其所謂不知火者。以七月中旬發崎嶇。途登雲仙嶽。將航赴於島原。詢邑人曰。觀火就地最奇。曰。宇土八代。凡沿海一帶地方。無適不奇。而其最壯觀者。獨在天草島。乃拿船而渡焉。是日天氣開霽。海面如席。其背面依之。若送其行者。則雲仙嶽也。其東南黛色遠近。若逐其船者。則爲天草島。船進島移。一瞬數里。移時抵天草。乃轉棹入浦淑灣曲之間。山水清淑。眺矚絕佳。白沙翠竹。與漁家蟹戶相連綴。頗有平遠山水畫致。凝眸久之。回棹抵惣象。乃倩導者登高埠。埠高七八十丈。地勢爽塏。前接於大洋。俯而眺之。則宇土熊本八代諸邑皆攢簇其脚下。其東南則天水一碧。不見際涯。島嶼無數。點綴其間。曰鼠島。曰大島。曰逸人島等。不遑悉舉也。既而日落。煙合四顧冥黑。不辨人影。四方來觀火者。蜂屯蟻集。爭點松明。歌舞吹彈。不問交之生熟。而獻酬交錯。荒陬之地。變爲鬧熱世界。今歲秋暑。比例最劇。此夜沿海地方。天霽氣爽。風露淒涼。頓忘炎威可畏也。夜半海面茫茫。

絕不覩一火影。初來觀者。或疑爲虛妄。少焉。洋心忽有閃爍之現波。熟視之。則火光也。忽然一火分爲兩火。兩火分爲三四點。先後現出。連亘於數里外。有明而欲燃者。有幽而欲滅者。高者如翔。低者如走。或奇或偶。或合或離。不可方物。噲諸祇園祭會。萬燈映射。燦然照波。終夜煌煌。不啻白日。土人號曰龍神火。此夜嚴禁漁獵。止航海。往歲熊本藩士。泛舟赴火所。到則火已遠在數里外。至天明則火光星散。滅沒波上。遂不知其所在也。

國外遊記叢刊卷之一終

國外遊記叢刊 卷之一 日本 觀日本不知火記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

日本遊記

富士登峯記

嘉定夏尊武撰

緣起

民俗土宜真學問。水光山色好文章。彼螢窗十載。自以爲周知天下者。抑何慎也。古者學必有遊。誠以遊有造乎學也。學而不遊。學爲死學。遊而不學。遊亦盲遊。然則學之於遊。與遊之於學。其關係之密切也如此。矧吾曹植世多艱。負責綦重。徒作蠹魚。寧能爲益。蓋坐井觀天。得見者不外一孔。隔靴搔癢。所着者究屬膚浮。是以有張騫絕域之行。而三十六國悉隸漢。有古崙布長途航海。而非印澳美寢歸歐。天下之大。寧可坐而得之哉。世界競爭日烈。交通益繁。關於外交軍事宗教學術出而探檢者。明偵暗察。旁午於途。甚有備歷艱辛。及期不返。或冒危蹈險。行跡杳然者。果何所求而然歟。中原士多

文弱。紙上談兵。不可與共艱苦。以苟安偷惰之民風。而欲與敏捷刻苦之列強相角逐。難矣。竊不自揣。欲爲衆創。而數年來求學不遑。卒未得間。戊申之夏。休假兩月。得此時間。動機遂發。惟旅囊羞澀。不克暢所欲遊。不得不且就近而易者始。

嘗聞喜馬拉雅山。高下之差。分爲三帶。其與印度平原相接之麓。氣候濕暑。樹木鬱蒼。猛獸巨蟒。棲息其中。純乎熱帶。及至中腹。則松杉之類居多。而氣候溫和。似乎溫帶。及至巔。則積雪皚然。除薜苔而外。幾無植物。所有禽獸。多絨毛而白色。如北極熊之類。則無異乎寒帶。今日本地處溫帶。固無熱帶之可言。而富士山之高。僅及喜馬拉雅三分之一。恐無寒帶之足述。然秋冬春三季。亦遙見積雪滿峯。據聞中腹以上。植物已鮮。是則居然有溫寒兩帶之分矣。且此嶽之在上古。噴火極烈。其巖石標本。及模擬噴火或實察溶巖之種種模型。屢見諸博物各院。不學如余。固不解動植地質各學之爲何物。

然非往一觀。終覺有不能自己者。姑試之。以爲將來大探檢之張本也可。

取道及結伴。富士山之頂峯。高出海面凡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尺。據伊豆半島之北根。俯瞰駿河灣。箱根諸峯峙其東。毛無諸山臥於右。其地北屬山梨。南隸靜岡。西北陡急。峻不可攀。東南傾緩。登山者恒於此取道焉。登山之道約有五。曰大宮。曰須山。曰中畑。曰須走。曰吉田。在山陰者。祇吉田一道。一名北口。凡自甲武鐵道來者皆由此。須走居正東。故曰東口。其道與中畑並行。凡自東京來者皆由此。須山爲來自伊豆者之捷徑。而大宮居西南。來自神戶諸方面者所必由也。余往自東京。則須走或中畑。兩者必居其一。

乙巳秋遊金陵。值潘守之君於逆旅。不期而遇。驚喜交集。因談及金陵名所守之謂。余曰。國人惰弱極矣。塊然一鍾山。每道及輒以爲高不可攀。君如有意。盍一爲吐氣。因偕往焉。回想達巔稱快之狀。猶歷歷在目。富士非

鍾山比也。一丘阜之鍾山。常人尙望而生畏。奚論富士。然則欲得一登富士山之伴。不亦難乎。因遍邀儕輩。唯否否。卒不得一人。退而計之。舍守之外。當不復有二。守之善忍耐。能刻苦。謹慎小心。穩重有決斷。臨事未易動搖。苟再加以閱歷。豈復剛愎自用之余。所能望其項背。則此好伴侶。寧獨區區登山云爾哉。

汽車五時間。既與守之定約。乃於八月十七日晨行。同行者。願君珊臣。朱君叔源。二君往修善寺浴溫泉。修善寺在伊豆半島。途較遙。而余等則至御殿場。汽車發新橋時。爲八時三十分。乘客擠甚。不勝其黝。沿途乘入者。尙復陸續不絕。後來者無坐位。鵝立車中。車搖搖不定。立乘者苦甚。尙憶曩日來東之際。由神戶抵東京。其翌日。舉行凱旋觀艦式於橫濱。故乘客之衆。迥異常時。一椅五人者。坐至七八人。婦孺就乘客之膝而坐焉。甚至或踞椅背。或伏足下。無復有絲毫隙地。馳行一晝夜。股壓欲折。腰背兩疲。於此竊嘆其辦法之未善也。車資

有定券自不可無限。券浮定額。豈可不復加車。且創辦數十年。途中上下若干人。豈無經驗。自宜留若干餘隙。以爲後來地步。貪多金。吝車數。而乘客疲矣。管理路政者。其亦注意於斯耶。隣座一鄉先生。攜其夫人作旅行。自大之狀。盡現面目。日俗喜跌坐。乃脫屣憑窗。夫婦相對。限於地位。遂不得不排余以求寬展。余晒而略讓之。乃得隴望蜀。擠之不已。願之已得。三人地步。乃出其菓着。夫婦對酌。相敬如賓。大有舉案之風。殊足一笑。而鶴立於旁者。怒容而疾視之矣。輿論以不公德讓其國人者。屢屢良非無故也。十時三十分。過馬入川。江面頗闊。江底涸露。砂礫間水流一線。激爲奔湍。河身淺甚。隄亦過卑。一遇霖雨。則洪水橫流。客歲八月間。汎濫頗甚。時適居片瀨。相離不遠。田禾浸沒。農舍漂流。嗷嗷者棲樹頭。屋頂間。號泣之聲。遍於澤國。汽車爲不通者旬日。日本地勢。中部山岳隆起。傾斜頗急。水勢南北疾流。河不能蓄。一達低窪之處。則懷山襄陵矣。爲治水計。峻其堤

而寬其幅。則庶乎可。十時四十分。達大磯。此間爲王公貴顯消暑之處。別邸巨第。樓閣相望。有海水浴場。頗占佳勝。自藤澤以來。探首窗外。見有沙丘。紫棠一帶。盡屬沙濱。因風轉移。爲害頗烈。故植松以障之。其松曰海岸松。繁植沙地。種與常異。傳僅日本產之。十一時抵國府津。巨邑也。遊箱根者。恒由此。有電車以通之。驛售飯曰便當。盛之以匣。一肴一飯。價廉而可口。客歲有友自東三省來者。據云。車中苦無飲食。偶有售餅餌者。然粗惡不可下嚥。而余兄鏡符。歸由京漢鐵道。亦稱同病。然則便當誠便當矣。然國人不慣冷食。則宜如何變通其制乎。自東京至是。汽車瀕海而行。一路平坦。駛行無阻。自此而上。行將北折入萬山間。時大山諸峯。已迎送窗右。而遙矚富士。則隱現雲表。十一時抵松田驛。自此而上。路漸高。進入深谷。兩壁高峯。岩巒對峙。一川縈帶。急流灑灑然。激石成聲。而岡巒環圍。松柏蔥蔚。飛瀑翻白如雪。於滴翠間噴薄直下。如散冰綃於綠錦之堆。洵覺眼

明神爽。頃之抵山北驛。驛設萬山中。汽笛一鳴。響傳空谷。有工廠一。曰山北紡績會社。廠屋櫛比。煙汽橫飛。驛畔民屋。大抵爲工人居室。廠設萬山中。殊難索解。其就原料乎。似亦有未盡然者。或曰利用水力。則庶幾近之。聞尙有富士製紙廠。未見其處。此爲日本造紙廠之巨擘。設於富士者。產樅林也。文明日進。需要之增量倍增。如英美諸邦。已有乏材之慮。歐美原料告窮之日。其我東亞工業極盛之時乎。車發而隧道至。道當富士箱根兩脈連貫之處。繞之無可避。越之似過險。不得已而鑿之。自山北以至小山驛。歷隧凡七。隆隆然暗不可睹。車中一燈熒然。煤烟刺鼻。語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不圖果及黃泉。直無可見也。峭壁陡立。路愈艱險。車遲行。有戒心。懸崖深澗。飛馳車底。工程之不易。爲之咋舌。按當初鐵道建設之際。有兩說焉。一主中央直線。一主繞道海濱。中央道近而山多。施工不易。海濱除富士麓外。率多平夷。卒生海濱者勝。而今則以路過迂迴。咸有廢時之

憾焉。十二時達小山驛。出關東境矣。按關東八州。民俗强悍。土地沃饒。據而有之。能制全國。設險箱根。號曰西關。是以有關東西之稱焉。自此去險就夷。路略下降。而車行疾。顧窗右。巨峯插天。雲掩其冠。富士也。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偕大頑山。亦裝嬌態。神馳間。車忽止。顧之御殿場也。勿勿別願。朱二氏偕守之下。車時將十二半。須走口乎。中畑口乎。收得一卷圖書。何畏秦關百二。地圖誠旅行家之耳目哉。自東京出發時。預儲詳圖數頁。以爲不時之需。富士之旅行談。雖或得聞一二。然其實在情形。余與守之君彼此茫然。按圖以索。知取道須走口較近。故預定越御殿場而至須走村。閱旅行案內。旅館僅載御殿場。而不及須走。於是須走有無。旅館之疑問起。及至御殿場。見旅館皆標榜其門曰登山案內。如是不必須走。由此未嘗可直接登山也。心爲之猶豫。以旅館招之殷。姑就而訊之。登樓一望。室廣而陋。頗

不類旅館。發圖詳閱。知不由須走則較遠。蓋自中畑登山。同於須走。然自御殿場至須走。有馬車可代步。而至中畑則無之。爲節勞計。寧自須走。逆旅主來談。力自由此之便。而語閃爍多不可辨。余訊以須走有無旅館。及道之脩短。乃不悅曰。須走則須走可耳。余肆非欺客者。男子當有決心。無所遲疑焉。客究孰決。余頗惡其不敬。遂亦決然曰。決歸須走。逆旅主乃大失望。既以繪葉書等來。乃略購數事。以爲緩頰。嗚呼。男子當有決心。此語余有深感焉。兵語曰。寧決而悞。不可無決。督數萬之衆。臨鋒鏑之間。一猶豫間。而成敗立判。男子安得無決心哉。二時十分。乘鐵道馬車向須走行。

富士野原之鄉馬車。鐵道馬車。乃馬車而馳於軌道者也。初東京電車未行之際。自新橋以至淺草間。用之鐵軌。略如電車制。而車亞之。建築或廉於電車。然速力則遠遜。自電車盛行。幾不復見。其亦入於淘汰之列乎。今此會社。曰富士野原馬車鐵道會社。線路跨山梨靜

岡兩縣。自甲武線之大月驛始。至東海道線之御殿場驛止。越富士之麓。以連絡兩線。計畫亦偉。初係株式會社。既以利薄。乃變株式而歸一人。原野荒涼。乘客寥落。乃復變通其制。以車出租。租者日納金若干。盈絀會社不任問也。軌道狹且陋。係屬輕便鐵道。車小而穢。或室或篷不等。馬羸瘠不勝驅策。御者無制服。或曰即租戶也。僅單線。來往恒相衝突。相距若干。傍設副軌。以爲相讓地。乃頻頻鳴角。遙相呼應。偶一不慎。越副軌而相值。則相距較近者。退讓發車時刻。雖有一定。然客不滿四。則須守候。途中或飲馬而止。或御者出菸乞火而止。漫無規則。不覺生厭。其不便於乘客如此。

富士野原之途上。自御殿場至須走。日里凡三。向山麓行。途漸高。迂迴以殺斜度。車遲遲不得逞。初同車十人。覺擠甚。既分乘二車。始寬展。客有業絲者。守之略與語。不甚了了。略詢以登山狀。笑曰。居山鄉者。不自知其山之可賞。乃反見珍於遠客也。語氣間。若以爲遠道來

遊甚屬無謂者。蓋習之慣則勢有必至。如居西湖者。亦不自知其處於名勝也。停驂飲馬。農婦以梨求售。守之購其三。外觀似粗。啖之頗不惡。頃之越一溪。水急甚。隆隆然奔流。翻雪。羣兒裸戲其中。喧笑聲與急流聲相酬答。俄天變陰。氣候頓涼。道漸高。顧御殿場如在足下。原野荒涼。農家寥落。四顧層巒疊嶂。隱約雲間。炊煙縷縷。起於迷離遠樹之中。隨溼霧以俱滅。御者鳴角鳴鳴。然聲徹四野。大有胡笳四起。天陰則聞之概。使有心人處之。當淚隨聲下矣。余等則久困塵囂。吸此輕清之空氣。大有新浴臨風之快也。顧山土焦黑。訝而詢客曰。此火山灰耶。客曰。然。有吏前噴火所致也。乃津津然道噴火之狀。及火山灰溶岩所及之廣。此固地文地質學中屢見之。而爲余所未及知者。則此爲未死火山是也。客曰。山陰某處。冬間尙見噴汽。卽其穴而置壺。水可沸。故決其尙未死也。時愈行愈高。俯瞰山麓。有車與我車反向而馳。守之曰。彼何道也。客曰。卽此道也。以上山故路。

作摺疊狀。吾車在前。俯瞰其頂。彼車在後。將仰窺我底。忽憶漢封禪儀記。有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之語。此亦描摹摺疊路也。一路行來。迂迴於黑土白石清泉綠樹之間。五時頃。抵須走村。嗚呼黃金世界。須走爲富士山麓之一村。越嶺與山梨縣之吉田相聯絡。夏令市廛殷盛。旅館櫛比。蓋因登山者而市焉。甫下車。旅僕奔集。擇有所謂米山館者。就之。室頗精潔。屏間翰墨絕佳。旅客寥寥。閑靜無比。氣候至此頓涼。彷彿中秋後矣。和服一襲。略覺單薄。入浴後始溫。途中勞頓。至此相對無語。默計如何上山。如何準備。遲居停主而致問焉。久之。婢僕無顧問者。頗怪其冷遇。出圖索道路以解岑寂。觀久之。仍不至。索然寡趣。守之曰。盍呼酒以買一醉。枯守乏味。殊甚。余頷之。按鈴。鈴亦不鳴。乃愀然曰。余有術矣。黃金世界。懣懣豈不可購而致之耶。日俗旅館中。有所謂茶代者。予婢僕之賜也。豐歉不等。入寓之頃。例先與之。否則盍然面目。盍是可

惜才矣。猶豫間。婢至。即予以如干。欣然致謝。自此面目頓非。不復如前冷落矣。

少選。居停主人至。據稱以今日之現象觀之。明日天氣必大佳。登山狀況。因一一詳詢焉。其他蓑笠草履之屬。皆有定價。一客所用若干。殆預爲配備。此外又須雇合力一人。合力云者。從僕之謂也。凡冬衣食物之屬。皆使掌之。且兼引導。價亦有定。凡一切價目之類。皆歸地方警察署從優核定。此外不得妄加需索。亦所以便遊客云。頃之晚膳。傾皮羅以自灌。婢侍膳於側。亦頻以笑語相酬答。意稍慰。乃謂守之曰。余能施幻術。守之曰。盍試之。余曰。已試且驗矣。守之曰。此何試也。余曰。能使銅錢說話。相顧一笑。不覺喟然曰。嗚呼。黃金世界。

登山一（山麓） 一枕黃梁。雜夢酣作。恍惚聞呼聲。曰。客起。客起。驚醒疾視。紗窗半啟。婢探首曰。客可準備。乃起。視東方微露白光。就燈下視表。方四時半。回想此一日中。不知作何狀。不覺磨拳擦掌。與致勃發。匆匆盥

洗畢。發靴出包腿厚襪之屬。急急穿就。待膳畢。即可登程。而膳不至。反覺索然無事。此處氣候迥異尋常。晨御冬衣。不嫌其累。如在九月下旬中也。須臾膳畢。乃黃冠草履裝束停當。辭館登程。脚輕氣壯。大有全裝披掛。出馬冲鋒之概。同行者數人。或馬或步。均落後。始終相左。右者。僅歐人某而已。盡市街得一廟。顏曰淺間神社。殿中燭光明滅。暗不可睹。草間蚊蚋。轟轟作朝吼。越之而過。轉出林角。則向所謂裝嬌態之頑峯。至此不復畏羞。莊然拱迎。一若遲余已久者。輕霧帶其腰。朝霞飾其冠。項間積雪斑斕。則村姑而施粉矣。時日出杲杲。人影爭道。一路黑沙。擇堅處行較易。荒原起伏。不復可耕。僅雜栽幼樹。爲培養森林計。人烟寥落。秋蟲唧唧作悲鳴。亦氣候較涼所致乎。一至冬令。不知又作何狀。行三里許。路旁有休憩處。積沙而版築之。以爲匠。負薪者二三。據而憩焉。亦就之。歐人某不解日語。余亦不善歐文。乃相語以日。因爲朝露浸溼。不宜久坐。未幾即行。詢從僕以

地名。答曰一里松。至此路漸高。自叢樹而森林。始入富士之麓。羊腸鳥道。曲折迂迴。有頃抵馬反。有茶亭一舍。爲行客休憩之所。出葛粉饗客。飲之甘膩。時尙早。迴顧諸座。未見有過客跡。頃之同行之乘馬客。始自後至。而余等發。由此於長林豐草之間。一徑蜿蜒而上。山深人靜。步武絆縈成聲。老樹縱橫。爭雄作勢。大者合圍。小亦可拱。林深箐密。不知所窮。蟠根起伏。張脈奮興。突兀途間。行人苦之。而雜草叢生。野花競放。嬌紅嫩綠。目擊皆是。咸迎風搖搖作稽首狀。一若不勝其岑寂。欲逐客以作伴者。戲摘一二。視其根。無土。索其出處。則枯枝敗葉。厚積數層。蘚苔繁殖其間。草卽由此以產。乃推想當初。噴火之後。全山焦土。其爲不毛無疑。不知經若干年月。得雨露之浸霑。始於焦土之上。漸生蘚苔之屬。久而久之。而草而荆棘。繼乃雜樹叢生。至今日蔚然成林。其自來之經歷。正渺不可知矣。但察樹木。松杉之類居多。而無出人意意外之巨物。則此林之成也。亦不過數百年耳。

或舊物採伐不復有存。亦未可知。但自荆棘成林。其進步較易。由焦土以至蘚苔。其所經年月。不可測矣。嘗見煤炭中有所謂柴煤者。質雖成煤。狀仍草塊。此煤之至新而劣等者也。今察厚積之枯枝敗葉。爲狀極肖柴而未煤者耳。乃回想學者論斷煤層之原因。稱爲上古森林。因地殼之變動所致。目睹此狀。益信其不謬。路漸高。突兀愈甚。蓋爲雨水冲刷。路而河跡矣。汗流氣促。不良於行。至稍休憩焉。茅簷滴水。芳草含露。訊之方新晴。怪於途中未經點滴。氣候漸寒。居人御薄棉。而余等方血脈怒張。遂不覺其涼。但坐甫定。汗卽止。顧於蒼翠鬱勃之森林間。枯樵零落之茅軒中。視茶亭婦。執破扇煮茗於萬籟俱寂之中。鳥聲啾啾。時繞耳畔。正不自知其處何境界。清閑風味。世間固大有樂境在焉。再發頓晦。日雲濛濛。穿林突樹而至。河休之有雨跡。乃悟蓋處地過高。則氣候愈冷。下方蒸騰之汽。遇寒結雲。因雲致雨。爲雲爲雨。固不必被澤皆同也。忽斷忽續。不見天日。風雲

誠多變幻哉。歷神社茶亭數處。九時頃。抵中食場。茶亭數軒。爲行客至此午餐之所。從僕出飯盒。因問歐人某持此否。答云不喜食此。餘語喃喃多半不解。聽之與守之對坐。餐畢將行。而雲復合。衣衫溼潤。白雲深處。嵐擊真沾衣矣。

登山二（山腹） 自須走至山巔。中食場實爲其半道。然以高度而論。僅居三分之一。臨發。從僕相戒曰。後半之道。不若前半之夷。宜緩其步而減其速。則達巔自易。設逞一鼓作氣之勇。則強弩之末。勢有不能穿魯縞者矣。覺其說頗當。乃緩步前行。而森林尙層出不窮。越茶亭神社數處。而遙雲切神社。有吏稽查來客。乃以姓名住址答之。社售木棒。租可握。長可六尺。名曰金剛杖。遊客無不購者。又售巾。蓋有神靈。以之裹首。云可免頭痛。笑而購之。歐人某亦效我爲而爲之。然價莫不倍蓰。彼亦明知相欺。以言語不通。竟無由自訴。炯炯然深目黃髮。提杖顧盼。不覺笑謂守之曰。大聖而金箍棒矣。何

云金剛杖也。出社前行少許。林漸疎而低。不復如前者鬱。按自雲切神社達頂峯。計分十合目。雲切神社其一合目也。合目不知其取義。或曰名高度。或曰計路長。未能定其孰是。行有頃。森林盡而入矮樹間。矮樹之區域不甚廣。且疎密相間。旣而豁然開朗。盡出其域。一路行來。紆迴林下。峯巔平陸。兩無所睹。至此眼界始覺一寬。而奔雲滾滾。隨開隨合。俯仰天地。一氣混茫。默觀良久。旣而雲騰霧湧。自脚下追蹤來襲。須臾。白濛濛入五里霧中矣。嘗憶某氏詩。有雲與人爭路。人奔雲亦奔之句。至是覺情景宛然。非經此閱歷者。不能得此佳句。亦非經此閱歷者。不能知其妙處。時且行且顧。大暢胸襟。而迷霧頓開。晴光復現。遙矚鄰谷。遊客數輩。方就歸途。其小如蟻。而鈴聲鏗然可聞。按旅客繫鈴。乃防道中不測。備相呼應也。路益艱。步頗窘。舉山童禿。不復生毛。石骨拳突。爲狀極異。由溶岩固結。故多孔而色赭。黎明朝暾斜射。作紫艷者。職是故也。風緊而涼。大有肅殺之氣。頃

之抵一室。勒石曰二合目。室卑小。壘石作牆。厚可數尺。室頂亦壓以石。觀其建築之固。足證風雪之威。此卽所謂石室也。備茶點。供遊客之休憩。且可投宿云。俯瞰山麓。重雲深鎖。一白如絮。渺浩無涯。而箱根諸峯。浮沉雲表。隱隱如孤嶼。雲乎海乎。誠雲而海矣。嗚呼。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余何憾哉。塵囂世俗。大足天稟。清白之軀。安得白雲鄉如此。以爲絕塵。逃世計耶。慨然者久之。願謂守之曰。設居此數十年後。下山一觀。不知世界作何狀。不問其爲悲爲歡。未始非一快事也。再發而路益艱。時重雲忽啓。得窺原野。碧者知其爲陸。白者知其爲水。若河川道路。家屋森林。不復可辨。偶一回首。又失其所。在。仰視峯頂。亦啓閉靡常。不覺喟然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雲亦峯之魔障哉。力行久之。氣喘力竭。從僕昂首搖指曰。牆角一帘挑出者。六合目也。抵彼可休。諦而視之。隱隱如在半天。路旁有圮屋一所。不復可居。買勇前進。久之始達。室中人聲

嘈雜。均係歸客。有學生數人。探得高山植物。滿囊。實地研究。旅行誠不可少也。走到卽坐。頃之略覺寒。乃起披外套。出視門外。有積雪。未幾。白雲四合。大雨忽至。乃出雞卵生梨之屬。食之。爲消遣。以待後發者。皆追跡而至。中有同寓者二人。乃同時起程者也。雨連續不絕。爲之齟齬。從僕曰。如果氣候不佳。恐未必得登山頂。蓋過於冒險。當氣候劇變之際。恐遭不測也。良久始霽。然山氣不清。尙有難色。無聊之極。與守之拋石爲戲。忽聞室後喧笑聲。顧之二女郎。草履大笠。方自山頂降。咸叩以山頂狀。僅曰無恙無恙。略寒耳。匆匆越之而去。久之。又有數人至。問之。答曰。清晨降雪。今寒甚。餘無恙。乃決計進行。與同寓二人偕。加以從僕三人。與歐人共八人。別室中人就道。

登山三（山巔） 出門。昂頭一望。蔓延起伏。紫紫然高入雲表者。暴露之石骨也。嶽呀峯峭。足難驟措。傾斜陡急。險不可攀。不覺相顧暗驚。然非越此關。無由得登

絕頂不能不以堅忍自勵。鼓勇前進。至此不復有路。各自擇其易於措足者而昇也。初氣尚銳。掉乎餘勇可買。既而筋疲力盡。竟至裹而不前。不得已。一步一頓。十步一休。荷荷之聲。呼不絕口。遙望山頂。濃雲滾滾。正不知此栗礪者有無涯限也。未幾飛雲橫截。挾雨以來。披蓑戴笠。至此始明其妙用。蓋以外套禦雨。於平地則可。上山實不便於行。身當困乏之際。披之殊覺累壓。草蓑一領。輕便良多。雖雨力行不少屈。金剛杖至此亦大得其助。足力不及。則支以杖。插足不穩。則攀以手。手足並施。其勞益甚。稍用力則喘不已。呼吸之苦。無以過之。蓋已在高出海面萬尺以上。空氣稀薄。呼吸自艱。此處日本名之曰胸突八丁。八丁者八合目也。胸突氣喘也。言至八合目必氣喘者。表其登不易也。一說胸突謂石突及胸。表斜面之急而攀登不易云。兩說皆通。而此處之險。可以知矣。八合之石室。於六合目得遙望及之。約過半途。再望隱約如初。大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之想。其

實兩地相去無多。以難行故覺路遙耳。愈行愈乏。足力已盡。雖欲鼓勇速行。無如蹣跚不得逞。顧守之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此其時乎。守之唯唯無他語。心中一有苦楚之想。覺萬事索然寡歡。俯瞰歸客。連袂下山。不覺心羨。然一轉移間。覺不達目的誓不中廢。鼓勇前進。且憩且止。而八合目之石室至。歷階而昇。凡十餘級。力弱而益恨其級之高。左足升而右足不隨之上。右足上而左足且不得舉。支杖力掙。久之始盡。用力之竭。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入室。吁。吁。仰臥。久之稍適。出表視之。已一時半。暑覺寒。從僕以午餐進。自中食場一飯而後。已歷時四。故暑覺腹空。膳冷而肴粗。不可多食。室有老者病。山僧爲之持呪。高聲朗誦。久之無效。山巔氣候寒冽。方自盛暑中來。途中力乏而忽遇寒氣。極易感疾。入室之際。守之君面色蒼白。手冷如冰。屢言不適。亟出寶丹飲之。休良久始愈。出望室外。細雨如織。環虹燦然。寒風削面。幾不可抗。乃進室圍爐取煖焉。雖無寒暑表以

險之。溫度約在華氏四十度左右。未幾再行。自此與北口道合。行客匯集。途中不復寥落。足力疲極。阻勉從事。傾度不減前道。而石骨較少。萎頓之餘。不堪馳逐。從僕亦力勸勿急。謂至此不幸罹疾。則進退維谷矣。遂行憩參半。與同寓二人互爲起止。談笑間略忘勞頓。時細雨濛濛。乍斷乍續。久之達九合目。有神社焉。行客過此。例須祈禱。從僕來語笑允之。與香資數文。授以紙幡一旒。恭立神前。僧手旛持咒。喃喃不解所誦。諦聽之。大意祈一身幸福而已。誦畢。以旛繞各人頂。以驅不吉。願行棄旛門外。例不攜歸云。非好逢場作戲。蓋不欲見惡其國人。亦入境問俗之微意也。自此而上。距頂已近。仰望山巔神社。隱約可見。若當氣銳力強之際。不難頃刻及之。願至此實趑趄不能少進。竟有力不能行者。則以帶繫腰間。令人曳之而進。如牽牛然。形容偃蹇。殊堪捧腹。當此力盡筋疲之際。不覺有感於戰爭。旅順圍攻之戰。日兵襲諸險。而大受創夷者。良非無故。守者櫻山固守。攻

者跋涉仰攻。一逸一勞。相去何啻天壤。使守者靜待來攻。以徒手相搏。亦不難以一敵十。況有利器之操耶。久之有階級至。僉曰達矣。達矣。昂首仰視。已及廟門。不覺狂喜。乃賈勇直前。力登至頂。而大呼萬歲。難攻不落之堅城。困戰苦鬪之終竟。得以克有忍耐堅毅之力者。天下無不可成之事也。歷來行旅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然欲一登一萬二千尺之巨峯。而笑傲乎雲霄之上。豈安坐所能致耶。心中之快。不可言喻。乃與守之執手互祝曰。願一生處事。猶登是峯。出表。針指三時半。計登程來經十時半。入社盥手致敬。出巾杖蓋神璽。視其文曰。登山紀念頂上之印。出就茶舍。附近有天文台設焉。家屋聚築。宛如村市。自去年來。設有郵局。電報電話皆備。乃出郵片數十枚。紛致諸友。亦一紀念焉。憩半時許。出登噴火口。周環華里六。深邃不可測。時雲霧迷漫。不良於遐矚。寒風刺骨。手足幾僵。蓋盛暑之時。而隆冬其令矣。四顧冥濛。一白。大氣混茫。雲乎霧乎。雨乎。幾不可

判從僕請曰。有寫真者在。盍攝影以誌紀念。余頷之。守之曰。霧濃雨密。其能佳乎。余慨然曰。人生百年。知已有幾。風塵僕僕。得櫛風沐雨。而相提攜於驚岩怪石之間。勇同其壯。堅同其忍。一往而直前。得知己如斯。蓋亦難能而可貴者矣。且也。人事變幻靡常。從何懸擬。各人歷史。各有不同。若以直綫譬之。則此數日。正彼此兩直綫之交點也。而此日此時。正交點中心之又中。過此以往。祇有相離之日。而少接近之時。得交點如斯。蓋亦難能而可貴者矣。即使事有難知。而復有相交之點。則不知在何年月日。此山何山。登山何易。過此少年英壯之期。而謂尙能驅其老骨。飄其皓髮。相攜而復爲馮婦耶。則登山如今日。蓋亦難能而可貴者矣。嗚呼。光陰過客。人生逆旅。撮影哉。奚計工拙。紀念云爾。乃筭蹻杖。作倚嶽吞天之勢。守之倚余足。從僕侍坐。影成而題其額曰。靈嶽鴻泥。

歸途 下山速度。約抵登山三分之一。蓋一以路由山

背一則道出谷中。背多石骨。谷盡灰沙。石骨堅。措足較易。故登山所宜。沙灰鬆。步武得速。歸途必取。若謬爲倒置。兩不爲利矣。攝影畢。已四時餘。以上山之時計之。歸至山麓。約當日晡。乃急急振歸鞭。谷道陡急。沙滑足不可止。初未馴。覺步步有傾跌之虞。旣而乘勢疾步。則反穩而速。足着地。前溜可尺。步武寬濶。較常幾倍。行走速度。一分間約百六十步之譜。每步以一米突三計之。則一分間可行二百米突。亦可謂速矣。行速而傾跌愈易。幸滿路黑沙。不致負傷。然目注足前。不敢稍懈。遇障則越。路險則緩。但聞足下沙聲。耳畔風聲。其他不暇目擊也。路曲折作之字狀。每逢折處。則駐足稍休。行未幾。仰顧頂峯。已高入雲表矣。行愈前而路愈陡。亂石錯雜。暗驚其險。乃相警戒。緩行焉。過此路益陡。步無可緩。而曲折益多。路外崗岩爭聳。鉅簇森然。步雖疾。於曲折處。必力抑不使外越。正轉灣疾行。忽聞背後步聲。疾甚。回眸急視。則守之飛奔而下。力不能制。衝入亂石中矣。駭然

失聲。心爲之震。幸跌坐平石。未致受傷。然虛驚飽受矣。相與少休再行。而曲折較少。驚弓之鳥。不能不時相顧。行無幾。而路又陡。忽覺守之步武頓速。恐蹈前轍。急蹶之以身。而兩人俱仆。起行。見路旁有巨石。就而憩焉。遙望六合。目隱約可見。陡急之處。適當八合目也。自此而下。不復有險。仰望山頂。又重雲深鎖矣。急行久之。始抵六合目。室中行客滿坐。視表約五時半。歐人數名。結隊來此。率子弟數人。其商家乎。抑何日語之熟也。易履再行。兩脚微痛。以日暮途遙。而歸心如矢。頃之夕陽隔山。晚景蒼茫。越雲切神社。而道入森林。抵中食場。已上燈時矣。就茶室略憩。體疲足痛。相對默不一語。再發。則林深菁密。黑不辨路。老樹屹然怒立。如山精木魅。攔攔人而喚者。狀至可怖。蟠根起伏。觸足膚痛欲裂。以從僕爲嚮道。接踵相隨。至刈休。略坐復行。足軟幾不可步。強自振作。精神稍復。溯杖直前。借步行來。不辨路之高低險易。足力已竭。稍觸障礙。立仆。林愈深而黑愈甚。星斗

無光。萬籟俱寂。行久之。不得一休憩之所。忽焉燈火一星。閃爍林際。彷彿遙聞犬吠之聲。心頭頓喜。以爲山麓之馬返至矣。望燈火疾馳。忽接忽離。久之不得近。轉瞬倏復不見。正遲疑間。途一折而歸。客二三。方提燈前行。步遲故得及之。就燈同行。惡其步緩。越而過之。來自燈光。目益昏黑。力行良久。馬返尙遙。方知見燈光而聞犬吠。乃自想像中來。途中易履者屢。至此襖底綻裂。膚擦石沙。痛不可忍。腿酸脚軟。力幾不支。一低徊則儼然又以雄心自振。痛苦頓忘。精神之係人也。如此久之。始達馬返。得坐而一休。於心大快。從僕來請曰。由此至寓。可賃馬車。爲速行節勞計。盍爲御者言之。時已七時餘。遂允之。憩有頃。提燈客亦自後至。乃同乘焉。路高低不一。車搖搖震撼。睡爲之痛。嘗聞來自北地者。談驢車狀。恒爲捧腹。不圖今日亦得領教也。行一時餘。抵寓。則萬家燈火。市廛殷闐。又入人間世矣。回寓。曉餐入浴。一洗風塵。計五時發程。八時回寓。一往返經十五時。里程約在

華五十左右。一宵睡足醒來。窗外日遲遲矣。上午休息半日。下午辭寓。回御殿場驛。汽笛一聲。別靈峯而遠去。回睇頻願。見白雲橫帶。若以半幅絲巾。臨風招展。以表惜別者。一時風馳電掣。瞬息即渺。

此亡弟穎荃遺稿也。屬稿時方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其後三年畢業返國。民國肇造之頃。弟在甯垣有衆一旅。又越二載。而遽以疫歿。年才三十有二。平生懷抱百未一施。又不自知其年之促也。故夙未託諸文字。泯焉湮滅。傷已。偶檢其遺篋。得此一稿。爰屬弟婦童傳珊斟錄成帙。而以原蹟付紹姪珍藏。嗟夫。我弟乃僅藉此遊記留名於人間也。耶。然雖曰紀遊。其品性識量。有可得而覘者。則斯藁之偶存。或非無端也。

己未三月同懷兄清貽識

乙巳東遊日記

玉田張維蘭

乙巳四月。項城制府。令直隸各屬。選派紳士。赴日

本考察學校。邑尊周泌甫師。遂令劉君春甲與余同去。五月初五日。由津赴東。十月初九日。由東返津。凡五閱月。擇要記錄。其無足記者。付之闕如焉。

四月二十七日。由河頭乘火車。晚六鐘。至天津。

五月初一日。早十鐘。赴學務處。謁會辦盧木齋觀察。

初四日。早十鐘。赴督署。謁項城宮保。諄諄訓勉。謂時局

艱危。日俄開戰。東三省半遭蹂躪。父母妻子。顛沛流離。

現在德人又伺山東。直隸與兩處接壤。勢甚可危。諸生

到東。須專心考察。回國振興教育。不徒強國。並可保家

焉。十二鐘。回學務處。督辦嚴範孫京卿。又指示一切。謂

日本風俗。與中國不同。諸生到東。以整齊潔淨。安靜和

平為最要。晚兩鐘。回寓。

初五日。早九鐘。赴督署。照合影。十二鐘。回寓。整行裝。晚

七鐘。至老龍頭。乘火車。護送員為楊石門崑。王鳴臯大

鶴。皆東洋畢業生也。九鐘。至塘沽。大雨。寓長發客棧。

初六日。晚三鐘。乘小火輪。河不甚寬。河舶往來如織。出

大沽口。則巨海無涯矣。五鐘登大火輪。由護送員購定三等船票。自塘沽至神戶。日幣二十元。

初八日晚四鐘開行。十鐘風甚大。顛簸不已。同人多暈吐。

初九日早五鐘風定。晚六鐘至烟台停輪。烟台卽芝罘。與劉君春甲乘小舟登岸。九鐘回船。

初十日早八鐘風起。十二鐘開行。不甚簸蕩。在艙面遠眺。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轉於今日遇之。

十一日晚七鐘大霧。船行甚緩。屢放汽以警來船。

十二日早八鐘霧止。遠望濟州島。長約二百里。朝鮮南境也。晚七鐘船蕩甚。蓋黑水最深處矣。同人多嘔吐者。十二鐘船略平。

十三日早十鐘至長崎停輪。醫生乘汽船來驗病。在艙面略一診脈。防疫氣傳染也。長崎港蜿蜒數十里。入港徐行。見兩旁山色蒼翠。迎人古所謂三神山。是耶非耶。港盡處三面皆山。樓閣參差。依山傍麓。遠望若蜂房。晚

五鐘開行。

十四日早十一鐘至門司停輪。驗病如昨。乘小舟登岸。略一流覽。晚兩鐘回船。門司與馬關隔岸相對。馬關屬山陽道長門境。門司屬西海道豐前境。中間海面。不過三四里。真險隘也。過此卽入內海矣。五鐘開行。

十五日船行甚穩。沿途島嶼紛紜。爭奇競秀。如碧芙蓉倒映海面。真畫境也。西人謂東瀛山水。爲亞洲之冠。良然。晚十一鐘至神戶。驗病如前。

十六日早八鐘登岸。稅關檢驗行李。九鐘寓田中旅館。晚四鐘飲於宴瓊林。

十七日冒雨流覽一周。見街衢整潔。商業甚盛。至諏訪山。因雨未登。至中華會館。館主導觀各院。規模閉壯。左爲正廳。右爲天后宮。大門外有壬辰年李伯行星使撰聯。〔赤縣統皇圖。天下爲家。到此更徵中國盛。〕〔東鄰占樂土。太平無事。從今長保亞洲親。〕在正廳茶話片刻。詢知神戶華商約三千人。大阪約六百人。晚三鐘

回寓。十鐘乘火車。二等車票。日幣七元。十二鐘過大阪。電燈無數。照耀如白晝。過此頗覺困倦。因少睡焉。

十八日。過名古屋。豐橋。靜岡等處。皆停車片刻。穿暗洞十餘次。蓋鑿山以通道也。一路開窗遠眺。見山腰麓脚。溝洫縱橫。平疇甚渺。居民皆板屋。院無牆垣。間有編竹爲籬者。男女皆勤於工作。惟女子往往袒胸。男子往往上下無衣。股際略兜白布。殊不雅觀。晚五鐘至東京。直隸留學諸君。迎至新橋車站。六鐘。寓神田區旭樓旅館。十九日。梁祝香志宸。陳鶴衫光溥。並同鄉諸君均來。照料甚周。至。

二十一日。赴同鄉旅館。日本席地而坐。不設牀几。其坐也。兩膝據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後。蓋猶古制也。漢書賈誼傳。文帝不覺膝之前於席。三國志管甯傳。坐不箕股。當膝處皆穿。知兩漢猶是席地。高坐之設。興於六朝。盛於北宋。而通行於元。日本則沿古制而未改耳。二十三日。早九鐘。赴公使館。謁馬拱辰參贊。直隸學生。

歸參贊監督。

二十四日。移寓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二町目。二十一番地。常盤館。與春甲同寓樓上。每人房飯費。月十二元。樓之西爲某氏園林。園內雜花滿徑。細草如茵。松柏葱蔥。濃陰滴翠。每當開窗靜坐。覺涼風夕至。爽風朝來。饒有清趣。

二十六日。至上野公園。購券觀博物館。流覽一周。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擊。列品凡分五部。部又分區。書籍內有宋本玉篇。刻印精妙。金石內有光武賜委奴國王印。乃那珂郡掘地得之者。上古遺物內。有埃及古尸。乃二千五百年物。礦石內有象脛所變石。鯨魚所變石。甚奇詭。又購券觀圖書館。有宋本杜詩。宋本東坡全集。皆精妙。歸飲於味菴園。

二十七日。至九段坂。購券觀油畫。是畫爲奉天激戰。初入門。黑暗如夜。數武。緣梯而上。豁然開朗。見夫日俄兩軍。揮旗者。挽車者。放鎗者。點礮者。炸彈一落。血肉橫飛。

又見仰斃者。仆斃者。血流殷地。慘不可言。流覽一周。幾疑兩軍開戰。此身作壁上觀矣。

二十八日。早十鐘。赴麴町區富士見樓。直隸同鄉。開歡迎會也。

二十九日。晚一鐘。赴弘文學院。同班者三十六人。校長嘉納治五郎。到堂演說。詞意懇至。演畢。與梁祝香諸君商定功課。午前參觀。午後聽講。參觀分甲乙兩班。每星期觀兩處。聽講為教育學。教授法。管理法。法制經濟。地方制度。每星期共十八鐘。講教育學者為波多野貞之助。日本名家也。講教育制度者為增戶鶴吉。講教授管理者為大橋銅造。講法制經濟者為高橋端。講地方制度者為武田千代三郎。

六月初一日。早八鐘。觀小石川區盲聾學校。是校專教盲啞男女各生。共三百八人。分尋常技藝兩科。校長小西信八。導觀各教室。見其教盲之法。書用厚紙。以機器壓成凸文。以手摸書。隨摸隨讀。教啞之法。教習以粉書

黑板。逐字指示。並以身之俯仰。手之屈伸。口之翕張。目之顧盼。作種種狀態。啞生眉飛色舞。或舉手作勢。或張口欲語。窺其意頗能領悟。校長云。教盲生尚易。教啞生最難。又觀技藝。見盲生鼓風琴。清越可聽。又見男啞生之雕刻。女啞生之裁縫。皆極精妙。校內有吳華甫書（國無棄才）振貝子書（彌綸造化）各匾額。校長特為導觀。

初四日。早八鐘。觀小石川區女子師範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兩校在一處也。女子師範百九十八人。女子高等三百餘人。教習岡吉壽。導觀各室。先至圖書室。室內儲各種教科書。又有易詩周禮左傳史記莊子文選唐宋詩醇等書。至標本室。室內鳥獸蟲魚略備。皆敷以藥水。又觀各教室。有教音樂者。有教修身國語家事等科者。教音樂者。女教習鼓風琴。按譜自歌。女學生依韻以學之。疾徐輕重。偶有未譜。教習再歌以示之。教修身等科者。女教習書黑板。隨講隨問。知之者舉手。有不知者。教習

再爲詳說之。遠引之。無激色。無倦容。又觀自習室。室內皆矮几。几上瓶花。積郁。書卷森羅。又觀寢室。浴室。理髮室。皆極精潔。又觀體操場。男教習教之。女學生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依教習口號。步武整齊。又觀運動場。女教習。侑以風琴。女學生或進或退。或向或背。或似蹲而非蹲。或似跪而非跪。飛紫裙。舞長袖。身體靈敏。令人歎羨。又觀幼稚園。幼兒皆五六歲。以手相連。成一大圈。或踏步。或唱歌。欣欣有喜色。歸途觀小石川區植物園。以優待未購券。園內花木成行。千形百狀。五洲之產。搜羅殆徧。有溫室。皆熱帶產。有熱帶芭蕉。高丈餘。與中土頗異。在園內流覽一周。覺濃陰低覆。清風徐來。煩躁之心。爲之一爽。

初八日。早八鐘。觀京橋區商品陳列館。樓凡三重。流覽一周。目爲之炫。其中銅器。鐵器。漆器。陶器。以及綢緞紗布。無一不備。產於英法德美者。爲外國產。產於日本者。爲內國產。名目價額。皆一一標明。蓋以分其良楮。判其

低昂。並以考某物產於某國。某物銷於某國。又有輸入輸出表。察每年輸入若何。輸出若何。研究商業。可謂精矣。歸飲於會芳樓。

十一日。早八鐘。觀天文臺。臺在芝區。臺長出各圖以相示。有日圖。月圖。並木星。火星。及天玉海王各星圖。月圖甚夥。圖中或白而高。或黑而低。臺長云。白而高者山也。黑而低者海也。萬年前海中有水。今則水已枯矣。又云。火星上頗有動物。又有溝渠交互。亦一世界也。因導觀各儀器。望遠鏡二具。長約丈餘。形如巨噉。一以窺月星。一以窺南北極者。歸途觀增上寺。規模闊敞。祈禱者踵相接焉。

十五日。早八鐘。觀中央氣象臺。臺在皇城內。臺長導觀各處。一室置測雨測風測暴風測地震諸儀器。臺長云。遇有暴風。先期電告各海岸。又云。日本地震最多。故於地震尤注意。又導觀院內。有地中寒暖計。地面寒暖計。最高寒暖計。最低寒暖計。或埋置地中。或露置地上。旁

設電燈。以便夜間參考。此外另有驗雲標。雨量計數種。又導觀臺上。臺爲德川氏天主閣遺址。以巨石築成。甚高峻。上有石墩。墩上均刻子午綫。中有露臺。高聳若塔。上置風信計。風壓計。風力計。與臺下通以電綫。凡以測風雨。測寒暖也。是日門外揭示。某日雨。某日暴風。至日皆驗。

十六日。早七鐘。赴橫濱。橫濱南接太平洋。北接東京。爲水陸要衝。華商之流寓者。江浙閩粵皆有之。因至中國街。見街衢整潔。商業尙盛。晚三鐘。飲於成昌樓。九鐘回寓。

二十二日。早八鐘。觀目黑麥酒株式會社。是社即惠比壽也。日本麥酒。以此爲第一。資本一百三十萬元。每日出酒五萬四千瓶。銷行於本國及上海者甚廣。支配人高杉晉。導觀各處。見其蒸麥。釀酒。滌瓶。裝瓶。皆以機器爲之。機器甚大。購自德國。男女工五百餘人。寂無一語。惟聞機器作軋軋聲。又觀冰窖。堅冰皓皓。寒氣砭人肌

骨。覽未及半。冷不能支。是社在荏原郡。地勢清曠。頗擅林泉之勝。

二十五日。早八鐘。觀東京養育院。院在小石川區。收養者凡六種。曰窮民。曰行旅病人。曰棄兒。曰遺兒。曰迷兒。曰感化生。窮民皆衰老無衣食者。行旅病人。則旁無親屬者。棄兒則私生子。棄之隘巷者。遺兒則親屬皆亡。家無依賴者。迷兒則幼齡迷失者。感化生則少年頑梗者。院內有醫局。藥局。浴室。寢室。幼童室。幼女室。男女病室。男女健康室。患病者入病室。病愈者入健康室。棄兒。看護婦乳養之。遺兒。迷兒。看護婦撫育之。滿六歲卽入小學。卒業後卽學工業。此日本所以無凍餒無游蕩歟。

二十七日。武田先生講地方自治。言日本惟選舉議員。尙多流弊。每臨選舉。往往有行賄以買人心者。然甲用一千元。乙必用二千元。乙之出資既鉅。乙之得票必多。然甲之黨絕不甘心於乙。必置之死地而後已。或刃其胸。或剖其腹。或投之谿澗。種種慘狀。不可思議。先生曾

任縣知事。必目視其狀。始言之。鑿鑿以日本之文明。選舉尙如此。吁。可畏也。

二十八日。早十鐘。赴公使館。恭祝萬壽。楊星垣欽使。及參贊諸君。酬應臻至。

二十九日。接同鄉來信。七月內停止參觀。

七月初一日。至東明館。觀天皇皇后諸人御影。天皇名睦仁。皇后名美子。從一位公爵一條忠香之第三女。天皇五十六歲。皇后五十八歲。皇太子名嘉仁。皇太子妃名節子。從一位大勳位公爵九條道孝之第四女。皇太子二十七歲。皇太子妃二十二歲。

初三日。至上野公園。購券觀動物院。鳥之屬有鶴。鸕。鴈。鷺。鸞。鸚。鵡。火雞。駝鳥之類。獸之屬有虎。豹。獅。象。熊。鹿。猿。狐。羚羊。駝羊之類。獅面如人。毛如黃犬。與內地之圖畫迥異。紀文達公筆記。謂其昂首一鳴。如無數銅鈺。陡然合擊。驗之果然。又觀不忍池。池內荷花盛開。與楊柳樓臺。互相輝映。洵勝境也。俗亦號小西湖。

初六日。觀芝區公園。與上野相似。又購券觀德川氏曆代墓。殿宇林立。殿內雕金刻翠。倍見輝煌。神龜前設列几案。其墓或在殿後。或在殿旁。砌以巨石。作八角形。磨礱極細。又登愛宕山。石磴約數百級。中懸鐵索。攀援而上。山不甚高。而眺覽絕佳。

初七日。至淺草公園。購券觀動物院。勝於上野。是院有獬豸狀如猿。又似猩猩。又有鱷魚。長約丈餘。形如蜥蜴。又購券觀水族館。築室爲池。以玻璃爲壁。池內細鱗巨壳。詭狀殊形。不可殫述。有海驢者。獸其身首。魚其四肢。別築水池。池內貯巨石。石皆有孔。是物在池內。形如穿梭。出水長鳴。其聲大而遠。寒帶產物也。又觀淺草寺。院宇宏濶。遊人如織。祈禱甚盛。

十一日。閱日本國志。日本當維新以前。美艦俄船。迭來劫盟。其始鎖港攘夷之論。舉國囂然。其後一敗於馬關。再敗於鹿兒島。於是幡然改圖。舉凡兵法。刑律。學校。租稅。無一不取法於西人。甚至改正朔。易服色。亦惟西人

之是效。卒能以七零八落之國。與歐美列邦。並立於世界。真哉日本。國之所以強也。

十二日。過大藏省。明治六年。大隈重信為大藏省事務總裁。始作會計豫算表。決算表。豫算者。計一歲之內。應用若干。應徵若干。於事前普告之。決算者。計一歲之內。實徵若干。實用若干。於事後昭示之。其收納有定程。其支銷有定數。取之於民。仍布之於民。此小民所以交相信也。

十六日。過遞信省。日本行政。內閣總理大臣為首。其下為外務。內務。大藏。陸軍。海軍。司法。文部。農商務。遞信。凡九省。

十八日。雨。日本全國。分為三府。一廳。四十三縣。廳設於北海道。東京府。大阪府。京都府。設府知事。其餘各縣。皆設縣知事。府與縣。無上下之階級。

十九日。雨。日本皆席地。客至脫履。戶外。肅入而坐。曲禮所謂戶外有二履者。於此見之。蓋自徐福東來。周秦之

制。頗流入於彼邦。其後遣唐之使。冠蓋相望。上自朝儀。下至民俗。又無一不摹仿唐人。是以中國之古制。至今猶可考見耳。

二十日。雨。日本之臥被。旁有兩袖。被長九尺。臥則覆其上。更以其半覆足。即論語之寢衣也。蓋以其形如衣。故謂之寢衣。孔安國注。寢衣。今之被也。其說甚明。朱子則謂寢衣為齋戒所用。則語涉臆斷矣。

二十一日。雨。日本每食。人各一几。几方尺許。足高四五寸。上有四周。每食。女婢以兩手捧之。即古之案也。說文。案。几屬。急就篇。楸杆案。顏師古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考工記。案十有二寸。鄭康成注。棗栗實於器。乃加於案。漢書外戚傳。許后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後漢書梁鴻傳。妻為具食。盤案齊眉。知古人皆持案以進食。今彼邦之制。正相符合。兩窗多暇。因歷引諸說以證之。

二十二日。雨。日本普通衣服。稱為和服。圓領大袖。不用

鈕扣蓋漢唐舊制也。

二十三日。雨。日本風俗。男子好蓄鬚髯。年未三十。卽已蓄鬚髯。又使其末向上。作翹然之勢。女子好傅脂粉。襟廣微露胸。肩脊亦不盡掩。亦傅粉如其面。殆習俗然也。二十四日。雨。凡大雨七日。日本多雨。自入彼邦以來。晴曦晃耀者。不過十餘日。餘則或陰或雨。抑或細雨濛濛。如烟如霧。豈近海之故耶。

二十六日。至淺草公園。購券登凌雲閣。凡十二層。憶在大梁登鐵塔。僅至三層。今直登絕頂。不覺其危。則建築得法也。俯視全京。氣象殊旺。

二十七日。至上野公園。又購券觀動物院。見白鷺各鸚鵡。毛羽修潔。因思隴山鸚鵡。問上皇安否。久放山林。不忘恩遇。鸚鵡亦靈物也。

二十八日。觀靖國神社。卽招魂社也。有川上大將銅像。巍然獨立。氣象雄偉。

二十九日。觀日比谷公園。有噴水管。四面噴洩。如跳珠。

瀉玉。致爲可觀。園內則怪石竦松。引人入勝。

八月初三日。早八鐘。至東京府觀度量衡檢定所。日本度量衡。有畫一之制。度量衡之原器。農商務大臣掌之。依此原器。製檢定原器。使府縣各官掌之。凡民間所造之度量衡。必經檢定。合者印一定字。不合則令修改。印改字。蓋有定制也。

初六日。早八鐘。觀北豐島郡西原農事試驗場。場內水稻陸稻。分植百餘叢。餘若豆。黍。茶。蔗。烟草。藍草。以及各種穀蔬。皆一一分植。又觀蠶桑講習所。技師林驛作。晤談片刻。知養蠶之法。每日每時。測晴乾陰雨。及風之方向。與蠶之食度。以驗繭之造就。因導觀標本室。室內備眠蠶病蠶諸模型。又備各種繭子。有中國繭子百餘種。各國繭子百餘種。皆標明何產。又觀養蠶室。時蠶事已罷。無可觀。又觀繅絲室。皆女學生。一色白衣。其機輪用蒸汽力。其湯鑊用自來水。繅出之絲。光明溫潤。又觀桑畦。皆去其舊枝。以生新枝。枝葉頗豐茂焉。

初九日。早八鐘。觀麴町區富士見小學校。是校男女各生千三百人。分尋常高等兩科。校長橫須賀純。導觀各教室。一室教國文。教員持書誦之。諸生聽之。諸生誦之。教員聽之。問解文義否。乃皆舉手。餘室或教算術。或教理科。男女各教員。皆言溫氣和。從容不迫。又觀幼稚園。見其兩人並行。不亂一步。保姆或導前。或隨後。保育幼兒。宛如慈母。是校不甚壯麗。某君云。學科之教授。以是校爲最優。學舍之創建。亦以是校爲最早焉。

十三日。早八鐘。觀日本橋區常盤小學校。是校男女各生千二百人。分尋常高等兩科。日本橋區財力殷富。是校又多士族子女。故樓閣崇閎。衣裳美華。校長水野浩。導觀各教室。一室教地理。女教習示以地圖。某通某處。某稱某名。歷歷指點。餘室或男教習。或女教習。教法略同。男女各生。皆沈潛端正。無私語。無旁窺。一室設御座。以備天皇臨幸。歸途觀三越吳服店。百貨臚陳。新奇奪目。有繡貨數種。深淺遠近。以油漆之法施之。尺幅中一

望無際。而其價則甚昂焉。

十五日。晚八鐘。與徐品卿。劉我九。飲於風樂園。時冰輪正滿。品卿賦七律二首。余依韻和之。盡歡而罷。徐君名俊英。饒陽人。劉君名祐齡。武清人。

十六日。早八鐘。觀赤坂區青山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校。師範生四百餘人。小學校六百餘人。某君導觀各處。講堂甚寬大。可容三百人。食堂亦極閎敞。時將午餐。每人飯一桶。鹹菜鹹魚數斤。罩以鐵絲籠。精潔特甚。寢室自習室。亦整潔無比。又觀各教室。教法與他處略同。又觀小學校。見其或教員授課。而教生旁觀。或教生授課。而教員指點。蓋附屬小學校者。爲師範生練習教授方法也。又觀圖書室。標本室。藥品室。銃器室。均極完整。是校創於明治六年。至二十四年遷地改建。共費二十八萬六千一百八十九元。

二十日。早八鐘。觀本鄉區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高等女學校。小學校。幼稚園。是校各有校長。先觀幼稚

園見幼兒唱歌。手舞足蹈。皆能整齊。羣兒歡甚。又觀小學校。見其或男女合教。或男女分教。几椅適合身體。又觀高等女學校。見其或二學年。或四學年。女教習霽色和顏。從容啓迪。又觀女子高等師範。未見功課。觀音樂室。室內置大風琴。女學生前後列坐。女教習按琴一聲。女學生皆起立。女教習按譜自歌。女學生各手一冊。依譜以學之。高下疾徐。無不中節。又觀運動場。女學生作穿花之戲。女教習俯以風琴。足音與琴音。一一相合。又觀自習室。室內可容五百人。兩人一案。一色電燈。案上書卷森羅。一塵不染。又觀寢室。浴室。盥漱室。亦精潔無比。女學生皆十七歲以上。未定婚者。今日卒業。明日即充教習。盡二年義務。方許定婚。校長高嶺秀夫。接待甚殷。並贈以章程數冊。

是日無功課。因導觀聖廟。首爲入德門。次杏壇。又次爲大成殿。中供聖像。及顏曾思孟四像。龕各有門。導者特爲啓視。日本當西晉時。百濟博士王仁。始獻論語。其後百濟又遣博士段揚爾。於是始傳五經。及通使隋唐。文教大備。易書三禮。毛詩。春秋左氏傳。皆立之學官。大學國學。以歲時祀孔子。諡曰文宣王。配以先師顏淵。蓋仿唐制也。至德川幕府。尊孔子益篤。特建先聖祠於江戶。即是廟也。是廟輪奐俱美。凡高等師範畢業。必至是行禮焉。

二十七日。早八鐘。觀本鄉區醫科大學。一室置木器。形如棺而較大。內置男二女一。皆已剖腹。腸肺外露。浸以酒精。皮肉作淡白色。旁列玻璃瓶。瓶內或隻手。或隻足。或手連臂者。或足連股者。或剝皮。或露筋。浸以酒精。均作淡白色。余心悸。不敢卒觀。又導觀五臟六腑及胎兒等類。余婉詞謝之。

三十日。早八鐘。至麴町區觀東京地方裁判所。控訴院。

大審院。三者在一處也。房宇皆西式。崇閣深邃。殆無倫比。日本地方官。但與辦地方之事。理案件。定罪名。皆歸裁判所。區裁判所。決民間小事。稍大。則決於地方裁判所。如不服。則控之控訴院。再不服。則訴之大審院。大審院。祇東京一處。控訴院。則東京。大坂。長崎。名古屋。仙臺。函館。廣島。凡七處。地方裁判所。府縣各一區。裁判所。凡三百十處。是日由某君導觀。先觀地方裁判所。一室甚大。內設長案三。如摺扇式。中一案列坐三問官。右爲檢事。主搜索證據。左爲書記。主登錄口供。問官三人。仍是一人審訊。原被告均立在下。面問官坐者爲辯護士。辯護士後。隔以短欄。有靠背長椅。皆旁聽者。余與諸同人。略坐片刻。歸途觀貴族院衆議院。即上下兩議院也。亦崇閣無比。貴族院有天皇便殿。肩鎖甚嚴。導者特爲啓視。四壁懸黃幔。中間一几一椅。別無陳設。其開議處。上設天皇御座。坐處頗高。其下爲議長座。坐處較低。餘三面如半月形。以次遞高。有靠背短椅。約三百餘。皆拱

向議席。衆議院形式略同。貴族院以皇族華族及勳選議員爲之。衆議院以國民所選舉之議員爲之。每歲由勅令召集。兩議院同時開議。議定上之天皇。由天皇裁可。

九月初四日。早八鐘。觀本鄉區音樂學校。是校專教音樂。一室置大風琴。乃攻旅順得諸俄國者。留此以作紀念。一室男女合教。分左右立。此邊學歌。則彼邊少息。餘室皆男女生自習。室各一人。

初七日。早八鐘。至北豐島郡觀巢鴨監獄。獄共三百間。皆左右相對。每間例住六人。室內臥具盥器皆備。有電器燈。有自來水管。室外各懸木牌。上半書姓名。終日蓋覆。不使人見。以養其羞恥。下半書號數。以便查考。早起即入工場。工場凡六所。有鐵工。木工。竹工。皮工。織工。縫工。及刷印各工。犯皆縶衣。分列靜坐。各治其業。儼然一大工場。不知爲監獄也。其飯米四成。麥六成。必與獄官先嘗。然後傳食各犯。此外有浴室。以滌垢穢。又有運動

場以消鬱結。宜西人欽佩。稱爲文明之化歟。

十一日。早八鐘。觀小石川區黑田小學校。是校男女各生五百餘人。分尋常高等兩科。校長片山喜十郎。導觀各教室。一室教圖畫。教習畫於黑板。兒童按其用筆之先後習之。又示以染色之法。配色之法。兒童皆能爲之。以色筆畫於紙上。教習輪流更正之。是校規模簡略。無標本等室。而依山築室。隨山勢爲高低。曲徑迴環。亦饒有幽趣。

十四日。早八鐘。觀日本橋區有馬小學校。是校男女各生千一百人。分尋常高等兩科。校長山崎彥八。導觀各教室。一室教作文。題爲歡迎英艦。是時英日合盟。故以此命題也。餘室教法略同。日本學制。男女三歲至六歲。均入幼稚園。教育皆女子。教科分四門。遊戲。唱歌。談話。手技。有家庭教育者不入。貧不能入者聽之。七歲入尋常小學校。四年畢業。此四年。無論貧富男女。一律入學。不入學者。罪其父母。謂之強迫教育。教科分六門。修身。

國語。算術。體操。爲正教科。圖畫。音樂。爲隨意科。女子則加裁縫。十一歲入高等小學校。四年畢業。教科分十門。於六門外。加歷史。地理。英語。理科。女子仍加裁縫。此後男子入中學校。五年畢業。女子入高等女學校。四年畢業。男子教科。於十門外。加漢文。化學。法制。經濟。女子教科。於十門外。加家事。裁縫。此中小各學校之大略也。其餘詳細章程。另有錄本。茲不贅。

十八日。觀琦玉縣女子師範學校。及高等女學校。男子師範學校。及中學校。早八鐘。自淺草乘火車。是日陰雨。一路見稻畦。豆隴。盡入晚秋。加以涼雲漠漠。野水潺潺。秋色秋聲。彌動故鄉之感。九鐘。至琦玉縣。觀女子師範。校長大久保介壽。接待甚殷。欸以茶點。因導觀各教室。教法與東京略同。又觀圖書室。標本室。浴室。寢室。自習室。食堂。禮堂。宏敞精潔。亦與東京無異。教員坂本勝藏。以七絕索和。余各和二首。又觀男子師範。一室教漢文。乃武鄉侯出師表。自臣自布衣。至遂許先帝。以馳驅。書。

蜜黑板。以東文之法解之。又觀中學校。天陰日暮。僅略觀其形式。晚八鐘回寓。

二十日。與同邑孫潤甫。袁香樹諸君。照合影。孫君名慶澤。留學第一高等。袁君名栢。留學法政。杏邨方伯之侄。二十一日。早八鐘。觀深川區商船學校。是校專習駕駛之術。分航海機關兩科。某君導觀各處。觀製圖室。試驗室。圖書器械。雛形各室。均極完整。學生午前至講室。午後至船上。窺其宗旨。雖曰商船。實海軍之豫備艦。與兵船相表裏也。日本自明治四年。始立文部省。專司學務。劃全國爲八大學區。五年創師範學校於東京。六年又於宮城大阪等處。各設師範學校。其後愈推愈廣。愈研愈精。至於今。普通有普通之學。專門有專門之學。惟普通也。故人人知學。惟專門也。故文有文學。法有法學。農有農學。工有工學。商有商學。兵有兵學。醫有醫學。學校之隆。蓋駸駸與歐美比。噫。盛矣。

二十三日。赴同鄉旅館。日本雖文明之國。其陋俗亦有

未盡革者。男女皆不袴。但圍帛布。夏令工人力夫。上下裸體。疊布二寸闊。自前兜至尻後。逐逐往來。不以爲恥。女子往往袒胸。並赤其下體。臍下略圍白布。時或於門內取盆以浴。殊不避人。浴室雖男女有分。而女子浴室。男子亦能窺見。此彼國之亟宜改良者。

二十五日。晚七鐘。至新橋車站。十鐘。乘火車。

二十六日。晚五鐘。至神戶。寓田中旅館。

二十七日。早十鐘。登諏訪山。神戶背山面海。由海濱至山麓。以次遞高。是山初上爲曲徑。遮以竹欄。再上爲平地。有亭翼然。樸雅可愛。再上爲古廟。廟不甚高。而精潔特甚。俯視全塵。歷歷在目。再上山勢甚陡。余賈勇而登。直凌絕頂。覺天爲之寬。地爲之闊。遙望海天相接。浩浩無涯。每當清風徐來。有飄飄凌雲之概。歸飲於杏香樓。二十八日。早八鐘。登輪船。十鐘開行。

二十九日。晚兩鐘。至馬關。停輪。乘小舟登岸。先至赤間宮。見院宇清潔。建築甚古。又至春帆樓。觀李文忠公訂

約處內有文忠公贈佐藤先生詩（髦年秉節赴東瀛。

顯化干戈見太平。盟約重申同富弼。伏戎一擊鄙荆卿。

奇才擢國君無敵。妙手回春我更生。待乞寶星邀上賞。

綠章歸去遂通明。又有文忠公及伯行星使小像。日

人均用照片懸之壁上。八鐘回船。

十月初一日。早四鐘開行。晚五鐘過對馬島。

初二日。晚五鐘微雨。十鐘風甚大。浪與船齊。

初三日。風仍大。顛簸愈甚。余堅臥不動。雖未嘔吐。已力

不能支矣。晚十二鐘船略平。

初四日。晚三鐘至烟台。停輪。乘小舟登岸。與同人暢飲。

九鐘回船。

初五日。早六鐘開行。

初六日。早五鐘至大沽口。風甚大。小輪不能出口。停泊

兩日。

初八日。晚十鐘至塘沽。寓長春客棧。

初九日。早九鐘乘火車。十一鐘至天津。

日本觀察談

王桐齡

一 渤海黃海玄海之比較 瀨戶內海之風景

山陽鐵道之風景

渤海居黃河白河下游。水雜泥沙。色黃。令人厭。黃海之水色碧綠。甚美觀。令人愛。玄海之水色深灰。如淡墨。令人怕。

瀨戶內海。長不過千里。最寬處不過百里。最窄處不到十里。輪船行其中。雖有風亦不大搖動。實一鑊形之揚子江也。然左抱本州之山陽道。右環四國。兩岸樹木葱籠。遠山高高下下。明淨如畫。中間水色碧綠。澄徹如鏡。較之揚子江之風景。似猶過之。

日本山陽道鐵路。背山面海。蜿蜒曲折。穿山洞而過。山上樹木葱籠。隆冬不彫。風景絕麗。

在船上終日食不甘味。一離船上火車。則如出籠之鳥。雖便當（日本車站上所賣之冷飯）壽司（亦冷飯。但前者用木盒盛。另外附以菜。此則將菜圍於飯內。混

合食之。亦嚼之津津有餘味矣。

二 京都寺院之莊嚴 京都御所之樸素 京

都市街之峭直 京都之氣候 京都盜賊之

稀少 京都古風之保存 京都女子之職業

京都寺院極多。最大者爲東本願寺。西本願寺。皆木造房屋。其正殿之宏壯。類似太和保和殿。願皆朴素。無著色者。與北京廟宇之金碧輝煌者。大不同也。

京都御所。係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故宮。歷史上有名之清涼殿。紫宸殿。皆在內。式樣頗類中國。牆僅及肩。牆以黃土和灰塗抹。類似中國北京所用之滑秸泥。殿頂門頂。多覆以草或木片。有茅茨土堦之遺風焉。

京都市街。係桓武天皇時代建置。規模宏大。摹倣長安。端正峭直。不似東京之蜿蜒曲折也。東京舊爲侯國。古稱江戶城。係太田道灌所築。至德川氏初年。始爲大將軍幕府駐在地。明治維新以後。始爲京城。其市街皆係自由發達。不似京都市街。先有規畫。然後始着手建築。

也。

京都四圍皆山。日光遲出早入。故冬日氣候常陰寒。東京爲本洲境內第一大平原。四圍皆不見山。大風起時。毫無障蔽。寒氣劇烈。然平時受日光最易。且距海最近。常有海洋氣候來調和。故冬日氣候雖寒而不陰沈。京都冬天雖冷。然夏天並不涼爽。因四圍皆山。不易通風故也。

京都吉田町一帶人家。夜不閉雨戶。（卽窗外之雨打日本窗係活的。可以隨便拆卸。非閉雨打。不能嚴緊也。）據中國留學生云。『京都之賊。皆在市內繁盛之地出沒。此間皆窮學生。無可偷也。』余以爲畢竟專門以賊爲業者少。學生雖窮。然三元五元十元八元之金錢。總有。若在北京。則夜不能安枕矣。

京都古帝都。萬事皆有古風。房屋用舊式。歐風者少。男子穿和服者多。穿洋服者少。婦人梳九齒（太太頭）島田（姑娘頭）銀杏遙（普通頭已嫁未嫁俱可梳

者多。梳廂髮（西洋式頭。女官。女教員。女學生。女新聞記者。女會社員。女醫。看護婦。產科婦等。皆梳之。取其最省時間。中國謂之東洋頭）者少。惟近來朝鮮風輸入。婦人往往梳朝鮮式中國式之頭。小姑娘亦有穿襪者。然又肥又短。不似中國襪之輕便也。

京都以美人出產地著名。藝妓娼妓甚多。淫風之流行。在東京以上。又接近神戶大阪。為日本中部工商業之中心點。故在京都住家。僱女僕極難。蓋有色者作妓女。有力者作勞動者。手巧者作女工。此三者皆不合格。而又在家不能維持生活者。始肯作女僕也。在東京僱女僕。往往僱着受過中等教育。且有相當姿色之人。在京都則絕無此事也。

三 著者在東京之生活狀態 一部分留學生之生活狀態

住小客店。門無簾。窗無紙。食無肉。寢無枕。坐無棹。無椅。終日鞠躬屈膝。在帶來之破書箱上。寫信看報作日記。

此等狀況。二十年前作措大時。飽經營過。不意留學十年。服官十年。仍欲還我本來面目。再嘗呂蒙正坐窰風味。或謂余好儉。余豈真好儉哉。有使我不得不儉者耳。一笑。

東京物價人工。較之我國北京。約貴四五倍。生活程度之高。雖不及歐美各國都會。而貨幣價值之跌落。彷彿似之。留日學生學費之低廉。為各國冠。實不足以維持生活。與其政府花錢。令學生在此受窮。不如直撻了當。竟派赴歐美各國。較為有益也。

途中遇中國學生。往往衣服襤褸。形容醜。步履蹣跚。頗現出老大病夫狀態。獨女學生一律着中國衣服。輕巧靈便。穿街越巷。形容活潑。頗足以代表我國一部分青年狀態。畢竟英雄勝於英雄也。

中國學生。不好洗澡。不好洗衣服。不好拆洗被褥。不好刷皮鞋。而尤為匪夷所思者。則包脚布等類之文明裝飾品。雖在外國。猶必用之。二十世紀之社會。女子盛倡

天足之時。男子猶作此等裝束。亦可謂不進化也矣。余所寓之神田某小館。不幸皆中國客人。偶一開門。香風輒撲鼻而來。則衣服被褥之垢味。包脚布之臭味。與夫痰涎唾沫鼻涕煙灰等攪雜之氣味也。以此等不愛潔淨之人。而雜居於最好潔淨之日本國。然則彼之輕蔑我也。其又奚尤。

連日訪問東京帝國大學舊授業師。與第一高等學校舊授業師。皆云近年中國之學生與畢業生。或成績甚好。胸中爲之一快。

中國纏足婦人。在日本住下宿屋。不能洗澡。不能出門。而日本風俗。進大門後。必須脫鞋。其房屋之構造。法室內地板上。滿鋪敷稻草之厚涼蓆。即在其上寢食。竟無濼足之餘地。奉勸留學諸君。苟夫人非天足。而自己又無意租房住家。竟不如不借眷之爲愈。免使夫人受許多苦惱也。

四 東京北京之比較

(甲) 工業之比較 交通機關之比較

東京爲生產地。北京爲消費地。東京爲工商業之中心。點。其人忙。自朝至暮。起居飲食。皆有一定時間。莫敢怠惰。北京爲政客遨遊之地。旗人聚養之場。新式英雌與拆白黨出沒之區。其人閑。晝非近午不起。夜非過子不睡。凡茶園。飯館。妓寮。各種娛樂場。以及馬車。汽車。人力車等。種種設備。皆爲此輩快樂或便利而設。時間雖有一定。而實不能一定也。

東京物價騰貴。而工場商場。以及各小賣店。貨物常豐。盈入其門。彌望皆是。除去行坐臥處以外。幾無隙地。北京物價較爲低廉。而工場絕無。商場亦有限。僅有小賣店。貨物常缺乏。蓋一則以供全國消費。且出其緒餘。在世界商場。與外國貨物競爭。一則僅供本城消費。而崇文門稅太重。城外貨價。較城裏低廉。凡輕巧靈便。能由城外攜入之貨物。皆不願在城裏購置。至於大宗發行。行消外省之事。更屬絕無。僅有北京商務。所以終古不

能振興也。

北京商業地。不過前門大街。大柵欄。鮮魚口。打磨廠。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牌樓。及後門大街十數處耳。東京十五區。每區內類乎此者。何止四五處。總全數計之。至少亦有數十處也。

近來東京市與市外之町村。房屋街道多已連接。幅員之寥廓。較之現在北京。約加一倍以上。而官吏教員學生商人工人以及何種勞動者。在市內就職。在市外住宿者。實繁有徒。朝去暮歸。往返各止數十里。然而不以爲苦者。則市有電車。（東京電車爲東京市所經營。非個人或一公司之私有事業也。）之力也。若在北京。則終日時間。俱消耗於途中矣。

（乙） 房屋街道之比較 天氣之比較 火災多寡之比較

北京內城住房。院落宏敞。外城院落狹窄。因內城爲旗人住居地。外城爲商業地。又爲漢人雜居地故也。東京

住房。院落狹窄。較之北京外城且又甚焉。因地皮昂貴。遠過於北京故也。北京舊式住房房間大。新式住房房間小。因舊式者多係從前旗人自蓋自住。爲自己便利起見。不怕費錢。新式者多係吃瓦片之人。（北京土話謂專以蓋房租人爲業者也。）以營利爲目的。既可有磚瓦木料工夫。又可省他屋。而租價多係按間數計算。亦不少租錢故也。東京舊式住房房間小。新式住房房間大。因舊式者係日本本來面目。新式者多加入歐風故也。北京住房。用磚瓦建築。不怕風雨。不怕火。建築稍堅牢者。往往支持數百年。東京住房。用木板建築。既怕風雨。尤怕火。普通房屋。不過支持數十年耳。余在北京十年。每年失火之事。多亦不過數十次。在東京十年。每年失火之事。平均何止數百次。蓋每天總有幾次也。北京爲舊式都會。街道之正直。遠過於東京。而寬大不及之。東京爲自由發達之新式都會。街道寬濶。遠過於北京。電車汽車馬車人力車貨車大車可以縱橫來往。不

至於衝突。而地勢高高下下。壑山垣谷。因高就低。街道爲地勢所限。彎環曲折。不如北京之峭直也。北京蓋房。房基多用石灰。房子一荒廢。地皮亦不能再長植物。黃河南北之舊大都會。若定縣。正定。順德。彰德等名城。除去十字通衢以外。往往爲碎磚破瓦所埋沒。荒烟蔓草。一望淒涼。適宜於狐兔之出沒。不適宜於穀菽之繁殖。則歷代相傳之建築法使之然也。東京房屋。除去西式洋房以外。房基一概不用石灰。下鋪以石。上豎以木。再鋪以板。而房基成矣。故論牢固之程度。遠遜於中國。然地味卻不受損傷。將來房屋若有移動時。其地仍可播種也。

北京房屋。多作口字形。上房廂房之間。廂房倒座之間。俱有天井。名曰四合。其房屋之宏大者。亦不過幾個四合合成。名曰三進四進。東小小房屋作一字形。或灣尺形。有時作丁字形。或凸字形。凹字形。大一點之房屋。亦作口字形。而無天井。再大者則作日字形。或目字形。係

兩口字形相連者。亦無天井。北京院落。在房子中間。房子後牆外。多無院落。東京則房子周圍必有院落也。東京天氣嚴寒時。類似北京陰歷十月十一月之交。冰雖結而不厚。雪雖降而即消。不似北京之繒纒無溫也。然其房屋之構造法。通風太易。室內又絕對不便生煤火。故室外之溫度。雖較北京稍高。室內之溫度。則遠不如北京矣。

北京房屋。房間大。牆壁厚。容空氣較多。陽光不易射入。故夏天較爲涼爽。東京房間小。牆壁薄。陽光一射到底。連牆俱曬透。故夏天殊苦炎熱。

北京多風。東京多雨。北京常塵沙撲面。東京常泥濘沒踝。俱足令人喚奈何也。

東京多雨多火。一雨輒連綿十餘日。一火輒延燒數十百家。財產損失。動輒以數十百萬計。而鄉房屋多以木爲牆。以茅覆頂。尤容易兆火。一遇火災。動輒傾家敗產。余常謂中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與亂兵土匪強盜共之。

日本人民之生命財產。與火共之。誠然誠然。

(丙) 娛樂地之比較

北京娛樂地。只有茶園。飯館。妓院。及販賣鴉片之高等私娼下處。或賭博俱樂部而已。區區一陶然亭。小坑淺水。幾莖蘆花。在今日視之。曾無一瞬之價值。在當年已足稱勝地矣。農事試驗場。差強人意。然距城較遠。來往不便。入門券價值太昂。非有時間有金錢者不能常去。是爲貴族公園。非平民公園也。中央公園地點近矣。然係妓女與拆白黨出沒之區。良家子苦之。學者更不敢過問矣。城南遊藝園。新世界。絃管嘈雜。歌舞亂作。甚囂塵上。其俗惡尤在茶園飯館以上。無惑乎中國人日沈溺於下等快樂。無高尚思想也。東京之娛樂地。除去上野公園。日比谷公園。芝公園。淺草公園。九段坂上之靖國神社。上野之博物館。動物園。小石川之植物園。深川公園。下谷公園。清水谷公園。星岡公園。係終年開放。任人觀覽。不收入門票價者外。(博物館。動物園。略收

票價。其數甚微。)其餘應時按節賞心樂事之勝地。則正三月間龜井戶。木下川。蒲田。大森之梅園。三月間市川。越谷之桃園。四月間上野。七段坂。赤坂見附。半藏門。江戸川。飛鳥山。向島。荒川。小金井之櫻花。五月間大久保之躑躅園。堀切之菖蒲園。堀井戶。奉所。四目之藤蘿。六月間本所。四月之牡丹園。及下谷之朝顏。(即牽牛花)七月間上野。不忍池之荷花。八月間向島。百花園之秋草。柏木。華洲園之西方蓮。根津神社之桂花。九月間園子坂。淺草。向島之菊花壇。十月間瀧野川。飛鳥山。海晏寺之紅葉。皆東京市內及附近著名勝境。出京一游。則名山勝水。海水浴場。溫泉浴場。到處皆是。高尚之快樂甚多。何必定往茶園飯館也。日本中流以上人腦筋多清醒。中國人多昏悶。余謂兩國國民不同之點。非惟修養時綽有關係。即消遣時亦有莫大關係也。

(丁) 官吏生活狀態之比較 中等以上家庭生活狀態之比較 一般人民生活狀態

之比較 飲食之比較

北京官吏。晝閑夜忙。上午十點始起床。過午始上衙門。喝茶。閱報。談天。消遣數小時。已到下衙門之時矣。而晚上呼朋喚友。吃酒。打牌。聽戲。嫖娼。吸鴉片。非過子夜不能回家。且有徹夜不能回家者。東京官吏。晝忙夜閑。上午九點卽上衙門。一連忙到下午三四點鐘始下衙門。回家以後。自由消遣。除去讀書閱報吃飯睡覺談天以外。仍有餘暇料理家務。除去同學同寅同鄉開會以外。無所謂應酬也。

日本儉樸。中等人家。每日旦晚炊飯二次。中飯則吃冷飯也。人口簡單之家庭。只作早飯一次。午晚俱吃冷飯也。惟旅館。公寓。大商號。大工場。有寄宿舍之學校。人口衆多之家庭。每日作三次飯耳。

普通開會或請客。不過二三菜。多亦不過四菜。取其果腹而已。不從中國之糜餼也。

官吏上衙門。教員上學校。商人上公司。工人上工場。皆

由家中用小鐵盒自帶冷飯涼菜。名曰便當。其儉樸爲可敬也。

東京人吃米飯者居多數。吃麥飯或麵包者居少數。吃雜糧者則絕無也。北京人吃米飯者較爲少數。吃小麥粉者較爲多數。下流社會之人。多吃雜糧。不似東京之勞動者及工人與男女僕等。每飯非白米不飽也。中國揚子江西江閩江流域人民吃稻米。黃河流域南部吃小麥粉。北部吃小米及玉蜀黍。遼河松花江流域吃高粱米。故偶有一種穀類歉收。尙不至於全國大恐慌也。日本全國皆吃米。鄉間麵包絕跡。僅有少數人吃麥飯及甘藷。故米價一長。則全國生活狀態。頓現恐慌。大正七年。所以有鬧米荒之舉。到處飢民殺人放火。搶老米店。燒巡警署。政府不得已。遂至以武力鎮壓也。東京人吃煮飯。不多添水。不去湯。故精華不走。飯香而養料多。北京人吃蒸飯。煮半熟後。去湯再蒸。精華全去。只餘糟粕。味同嚼豆腐渣。粗惡不適口。又毫無滋養料。

故在東京吃米飯。能支持時間。在北京吃米飯。轉瞬即飢。不能耐久也。

中國西洋菜好用肉。日本菜好用魚。中國西洋菜好用油鹽香料調和。日本菜好用糖與醬油調和。中國西洋菜好熟吃。日本菜好冷吃。故中國西洋菜香而適口。日本菜又甜又腥又冷。食之輒作三日嘔也。

中國飯廳廚房。油氣太重。日本食堂賄所。（即廚房）

腥氣太重。蒙古包。膻氣太重。俱足令人生厭。

北京冬天。室內溫暖。室外寒冷。故一般人民消遣方法。好在室內圍爐取暖。吃酒打牌。東京冬天。室內寒冷。室外反有時較爲溫暖。（午前午後陽光正足時）故一般人民消遣方法。好在室外運動。

朝鮮人惰懶。日本人勤勉。朝鮮人好安逸。日本人好勞動。朝鮮人得錢。即偷閑靜養。日本人得錢。即及時行樂。故日本勞動者。能拚亦能花。朝鮮勞動者。不願多拚。亦不敢多花。余謂日本人性質。類似天津人。朝鮮人性質。

類似北京人。

中國富貴人家。動輒用男女僕各數人。日本富貴人家。男僕絕少。而女僕亦不甚多。非日本生活程度高。乃中國經濟狀態低之故也。日本工商業俱發達。尋常工人及勞動者。日可得工金二元五角至五元。月可得金百元以上。男子手巧者作工人。有力者作勞動者。謀生之路甚多。因而男僕工價甚昂。非惟富貴人家不敢多用。即官衙學校銀行會社。亦何嘗敢多用也。中國工商業俱不發達。工人及勞動者。無事可作。無職業可就。下流社會未受過教育之人。除去受人使喚及賺主人錢以外。又一無所能。每月得工價大洋二三元。即情願勉強將就。富貴人家。又何憚而不多用也。

日本中等以上人家。好用書生。亦主管洒掃應門。或上街買物。對於主人主婦。亦稱旦那（即老爺）與樣（即太太）。又不受工錢。而由主人供給其衣食住及學費。且每日須勻出時間。令彼在學校上課。此位置界乎

僕與子弟之間。大抵多係主人本家或親友之子弟。用外人者較少。此位置絕優。凡無力求學者。僅可由此出身。其中發迹作大人物者亦不少。不似本國之窮本家窮親戚子弟。倚傍富貴親友。終日遊手好閑充少爺也。書生並不限定男子。用女子者亦有之。多半係學生也。中等社會人家。皆係太太下廚房。用女僕絕少。用男僕者則絕無也。東京中等社會人家。家家有自來水管。有陰溝。用淨水方便。棄穢水亦容易。米鋪。麵鋪。魚鋪。肉鋪。青菜床。油鹽店。麵包鋪。牛乳鋪。每天必遣跑外夥計。向主顧家。問今日用何物。隨即遣學徒送到。不似北京中等人家。每日晨起。必須遣廚子或老媽上街購置日用品也。東京家家有電燈。較之北京點煤油燈者省手續。家家有煤氣管。（日本名瓦斯。中國名自來火。可以作飯煮菜燒茶。並可以取暖。）較之北京生煤火者。亦省手續。故雖男女僕絕少。並不顯十分不方便也。

（戊）植物之比較 隆冬不彫之植物 瓜果

類 水菜類 日本之國華

北京隆冬不彫之植物。只有松柏三種。竹子須生長南。糖下。梅花迎春花須收藏溫室內。否則不能生存。這云不彫。東京隆冬不彫之植物。約有數十種。嚴寒時猶有紅豆。山茶花。梅花。點染雪景。甚美觀也。日本蜜柑。酸味多。糖分少。不及中國蜜柑。萍果之甜。日本梨與西瓜。甜瓜。水分多。糖分少。亦遠不及中國之甜。

日本終年常有之水菜。為白蘿蔔。白菜。雖有。然中空。無菜心。遠不及北京白菜之肥美也。惟洋白菜甚多。味尚適口。

日本瓜果水菜類。味皆不美。土多沙石。地味薄也。中國瓜果水菜類。味皆美。地肥沃。土性厚也。近來日本桃實梨實。體積漸大。蜜柑亦無核。此皆科學發達之效果也。我國農學。全不講求。僅恃得天者厚。豈持久計耶。

中國以桃花為薄命美人之代表。日本以櫻花為美人

之代表。實則桃花色頗濃艷。瓣亦複雜。自開至落。可以經過一月以上。且多數能結子。味頗甘美。不得謂之薄命美人。櫻花色粉白。瓣單純。僅以花多爲勝。自開至落。不過一星期。盛開不過二三日。初開時色粉白如初破瓜之碧玉。過一二日。色純白。如二十許之淡妝女子。再過一二日。色灰白如三十歲以上之孀婦。再過一二日。色焦黃。如五十歲以上之未亡人。待死而已。無可觀也。櫻花時節。在陽曆四月初旬。每日非風卽雨。且間有雨雪時。往往第一日往觀。花尙含苞未放。經過徹夜風雨。至次日往觀。花已半彫謝矣。此花有子不育。不能入口。運命之短。至於如此。此真所謂薄命美人也。

中國以桃花譬美人之顏色。日本以櫻花譬美人之顏色。實則美人顏色。果如桃花。未免失之太紅。果如櫻花。則粉白勻停。乃真絕色也。英國以睡蓮 (Victoria) 爲國華。取其女皇之名也。法國以百合爲國華。其國舊皇室徽章也。日本以櫻花爲國華。取其繁艷。且驟開驟落。

毫無留戀。頗有烈士殺身成仁之意。與大和魂宗旨合也。余以爲日本國運果如櫻花。則不崇朝而興者。亦不旋踵而滅。符堅拿坡命之天下。甚非所望於東鄰也。中國無國華。若勉強比附之。則牡丹近似。因人人存陞官發財思想。口頭心頭。總不離富貴二字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三

日本遊記附朝鮮

日鮮旅行記

靖江張援

民國八年四月十五日。由寧寓整理行裝。乘午後二時二十分滬甯車。過錫。晤友公展於榮氏女學校。是日錫地賽會。舉國若狂。而公展獨候我清談。並贈指畫二幅。伴我旅行。讀之愛不忍釋。

十六日。上午十一點二十八分。乘車向滬行。公展送至車中而別。抵滬。住惠中旅館。晤次山頌周惠堂含章諸兄。知周遊券已購。計日幣一百二十六元六十九錢。定十八日附春日丸放洋。晚。同事黃君譜齋。招飲於某家。十七日上午。往英大馬路。購旅行必需品數件。午膳於一枝香。季公融五約也。融五告予以讀書心得。並談及青年與國家關係。予謂欲救中國。在多數青年之自覺。而尤在非青年却有青年志趣者之自覺。覺人散後。同

至商務印書館。購書籍地圖數種。晚。同事陸君秉淵。招飲於倚虹樓。

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至虹口日本郵船會社。附春日丸。該船載重三千四百九十一噸。船主名五野經三。員役盡日人。無一外國籍。午後一時啓旋。江干送別。日人爲多。而回首江中。輪艘亦多揚旭日之旗。欲求五色旗。幾不可得。一若已至他國口岸。然爲之太息。

十九日。舟經黑水洋。駛行甚速。浪花四濺。若噴銀雪。奇觀也。海闊天空中。得此足破岑寂。午後。風較大。惠堂不慣海行。未晚。餽而臥。予散步甲板上。心氣較爽。

二十日。星期。上午三時。抵長崎。長崎爲中日往來第一口岸。港闊水深。商船雲集。六時。日醫官驗病訖。登岸寓福島屋。少息。往訪馮領事錫之。便道至廣馬場等處一遊。因爲華僑所集居也。午餐於四海樓。餐畢返寓。馮領事介紹王君一林來晤談。因知日本最近暴富情形。但予不羨人之富有資財。實羨人之富有愛國心。反觀我

國患亦不在民窮而在心窮。心窮則縱有資財亦不過如某地某華僑積資既巨即入日籍耳。可嘆孰甚。王君現留學此間醫學校。導觀繁盛市街及大德國而別。晚間日日新聞記者村上千代治來訪。鼓吹大亞細亞主義。故語多親善。予以親善須兩方均誠意答之。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福島屋主出畫冊屬題。九時往領事館。由周主事鏡清偕往勝山尋常小學校參觀。此校係長崎市立。經費年三千餘元。學生共一千三百二十餘人。教員二十一人。校長貞方猛。人尙和藹。室中懸有始終一誠意五字。據云大正所書。與之談話。擇要記如下。

日本義務教育六年。畢業後可入補習學校。長崎市內現有補習學校五所。大致工商兩種。市外則皆農。雖爲趨重職業而修身一科尤爲注意。

學費每人每月一角五分。如兄弟二人則弟祇收八分。以示鼓勵。

歐戰後。注重理化。以日本理化知識尙較西洋幼稚也。

訓練以忠君愛國爲主。但愛國須自愛鄉始。故以鄉土史鄉土地理教之。旋觀其鄉土室中。羅列各種產物及輸出入表甚詳。

午後至市立商業學校。校長羽生久安。導觀各教室。亦尙殷勤。旋至華僑設立之時中學校。校附於孔子廟內。向時福建與三江人。格不相入。自馮領事熱心聯合。竭力整頓。現已一致。成績亦略有可觀。學生見予等多脫帽行敬禮。因其經費困難。共捐五十元助之。李教員子良兼日本高等商業學校中國語教員。與談教育界近況。有足爲日本病而勿促問所不及考察者。晚馮領事約西餐。餐畢返寓。發致陳君爲藩孫君翔仲函於東京。

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乘汽車向神戶行。領事館員毛君梅生送至車中而別。沿途岡巒起伏。非蒼翠之森林。

即實碧相間。有若階級之山田。可視其國無曠土矣。午後六時。抵門司。當渡海至馬關。馬關阨內海咽喉。當交通衝要。甲午敗後。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即在此間。割地償金議和。吾人至此。能不慨然。由馬關仍乘汽車。車中遇廣島縣知事某。言辭之間。頗露官僚氣。然精神的而非腐敗的。是亦與我國不同者也。

二十三日。上午八時二十分。抵神戶。神戶爲日本都會。亦爲通商要港。崇樓峻宇。規模均較長崎爲大。予等住榮町西村旅館。訪榎領事不值。蔣隨習領事亦未出見。晤其館員某君。允明日介紹參觀各校。午後。至布引須磨等地遊覽。布引以瀑布名。須磨以公園著。皆風景絕佳處也。返至中華會館及三江商業會議所小坐。過文濤君來晤談。過君現留學高等商業學校。爲友人饒美介姪。雖初會如見故人。晚遊繁盛街市。及三宮神社內之商品陳列所。郭君永康。終日招待。心頗感之。

二十四日。上午九時。過君來旅館。携有兵庫縣觀學券。

佐寅之助之介紹。書遂同往高等商業學校參觀。此校直轄於文部省。校長一人。教授二十八人。助教三人。書記六人。均由文部省直轄專任。注重外國語。故有我國及英美法德等外國教師。生徒八百數十人。我國留學者。凡十四人。晤其校長水島鐵也。知歐戰後對於國外貿易。非常注意。現有豪商某。知將來商戰之必劇烈也。特捐資五十萬。以三十萬建築。二十萬供研究之用。予佩其願力。予尤羨其愛國熱忱。旋至兵庫縣立第一中學校。觀其上理化及修身課。修身講信用二字。頗見精神。生徒一律軍服。尤見其軍國民主義焉。

午後觀縣立高等女學校。此校注重裁縫及家事。生徒共約七百人。公共運動畢。即掃除校內各地。其勤勉可知。校長篠原辰次郎。溫厚長者。招待甚殷。分贈十周紀念帖等件。予以公展之新體畫冊報之。晚七時許。乘汽車向東京行。

統計兵庫縣中。參觀其學校僅三處。而調查其青年團

體數有二千六百七十之多。會員之受補習教育者計四萬餘人。圖書館及巡回文庫公立有四十三所。私立有一百二十二所。反觀我國。我者不免相形見絀。

二十五日清晨。車過富士山。遙望山巔。瑩然積雪。九時抵東京。李君祖模先候於車站。偕至本鄉區之本鄉館住焉。與談日本近況。知生活程度日高。貧富階級懸殊。前途殊可危。因思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數語。固無論中外古今也。出外散步。見市廛稠密。建設輝煌。迥非昔比。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雇人力車。偕惠堂往赤坂區留日學生監督處。晤江監督及徐冀揚同學。往返僅數里。車資需一元。百物騰貴。可見一般。遇陸君規亮。知南京高等師範八十餘人。已抵此間。晚七時。至銀座大街風月堂西餐。冀揚約也。銀座當四會之區。殷繁為東京冠。列壓於市者。概富商巨賈。貨物以綢緞衣料為夥。漆器次之。糖與魚苔等又次之。陳列品物。多有用最新法者。其

商業知識之進步。誠為可驚。而其社會之日趨奢侈。亦大可見矣。返寓後。江蘇同鄉會沈醉風幹事來晤談。先是翔仲蔚文兩兄亦來。未值。

二十七日。星期。上午八時。移寓神田區旭樓本店。午後遊上野公園。園內遍植櫻花。雜以古栢。是時櫻雖殘落。而躑躅盛開。尙覺可觀。先至動物園。見所飼鳥獸。無足記者。既至博物館。此館建築。純仿歐式。除舊有陳列品外。有神谷傳兵衛寄贈之七寶。玉石。堆朱。印材。銅器。陶磁器。等六百六十餘件。特別陳列。以供衆覽。就中我國製者甚多。亦不知其何自得來。後至淺草公園。此園雖為前代古跡。有莊嚴之蘭若。及高大之浮屠。然第見其游人之多。風俗之陋而已。不足觀也。晚返寓。翔仲蔚文冀揚諸兄。及朱宏之。張挹春。袁亞雄。熊繼常。陳劍嘯諸弟。皆來晤談。是日訪聞所得。有足記者。近年日本學生。多有以目力近視。可免兵役。為幸福者。據此則所謂軍國民主義。將來恐不易持久。

每屆櫻花假。青年男女。放浪高歌。種種不規則行爲。畢
現無忌。因在此期中。警察不加干涉故也。據此則所謂
道德者。不過法律足以範之。教育功效云乎哉。

二十八日。上午九時。往東京府青山師範學校參觀。校
長瀧澤菊太郎。談話過一小時。全校有本科生三百餘
人。預科生八十人。預科僅免學費。本科則學膳宿費全
免。觀其上地理科。黑板書支那二字。下註中華民國四
小字。而加以括弧。支那雖非惡稱。顧何以不直舉我國
名。或謂由於習慣。或謂是卽司馬昭之心。並引某大野
心家。謂欲亡人國。必先亡其名稱以爲證。然耶否耶。午
後。往帝國教育會。晤職員某君。知其某國教育家。正在
研究義務教育。擬由六年加至八年。返廬。同鄉屠君公
覆來晤談。並商定參觀日期。挹春諸弟。約晚膳於會芳
樓。

二十九日。上午九時。沈醉風孫威德兩君。偕往女子高
等師範學校參觀。此校附屬。有幼稚園。小學校及高等

女學校三部。觀其幼稚生。或量沙。或畫地。皆於室外樹
蔭下爲之。室內則有唱歌遊戲手工等課。並有携兩生
在一室。個性訓話者。辦理頗見精神。次觀小學校。有學
生一級。齊集一土山。採紅白躑躅研究。最後教師發問。
正其誤否。特別設備。則有兒童圖書館。兒童博物館。理
科教室。手工教室等。至高等學校及師範學校。設備亦
均詳備。導觀者以漢文國語教員山岸德平。最爲熱心。
午後參觀共立女子職業學校。此校注重裁縫刺繡。造
花編物烹調洗濯六科目。而選習裁縫者尤多。生徒共
有二千人。某導觀者云。皆預備爲人良妻賢母。故授以
適切之技藝。旋至教育博物館。雖無甚可觀。而設於孔
廟內。吾人入入德門。進杏壇。至大成殿。儼見孔子之道
本無外也。返廬後。陳君爲藩來晤談。連日觀察社會情
形。得其優點有二。

(一)無曠土。山間除森林外。多梯爲田。平原更不待言。
(二)無遊民。全國不見茶室。行人往來。多有目的。絕少

犯閒字病者。

三十日。上午八時。爲便利計。又移寓於菊富士ホテル。陳君通叔。同至王子蠶絲學校參觀。午後。往上野觀美術學校。屠君公覆偕焉。此校爲日本美術教育之中心。分日本畫。西洋畫。雕刻。鑄造。金工。漆工。圖案。製版。臨時寫真。圖畫師範。等科。西洋畫教室。寫裸體女子。裸體者高坐於前。生徒圍而實習。塑造室中。亦列裸體男形數具。殆卽黃任之先生所謂非裸體則肌肉之構造不顯。無從肖其真美歟。雖然。美則美矣。對於教育上及社會上。究何所取。吾尙未之知也。便道至松坂屋吳服店。游覽一周。晚餐於會芳樓。陳君爲藩約也。席間記所聞如左。

日本最近調查。東京全市。祇二人不識字。均有殘疾者。全國無賭博。某校教員。偶犯此禁。卽被解職處分。天皇神聖。不可侵犯。故各學校訓練。第一在忠君。在毋忘皇恩。但現已有人研究其位置。究竟當在六千萬人

民之中。抑當在六千萬人民之上。

新思想的出版物。如過激主義。馬克史主義。社會主義等。現雖不少流行。但最關重要者。朝出版。夕卽爲政府暗中買盡。

五月一日。爲靖國神社五十週紀念。各校放假。同人有往遊者。該社直轄於陸海軍省。祀維新以來。死於國事之忠臣義士。陳列品物。多死士所遺。及中日一役。所取得我國之槍砲等。彼之戰利品。卽我之國恥紀念品也。向會見之。今吾不欲觀之矣。上午十時。高島平三郎先生來電話。遂偕伯奮公。覆惠堂。頌周次山。含章諸君往。先生年已六旬。而精神如四十餘人。足見其修養功深。十四年前。予臥病帝國大學附屬入澤內科病院。時蒙先生照拂。此次奉訪。道感謝焉。贈以宜興陶器數件。先生亦出最近著作。分予各人。詢其日本今後之教育。答謂日本古代師中國。近代師西歐。今後當使國民。咸有自尊心。既談及中國。據先生之意。當注重社會。彼國社

會現恐受過激派影響。故政府爲緩和計。派有聲望者十人。分往各地講演。先生卽其一也。午後一時。求是學社。假神田中國青年會。開臨時講演大會。特請日本法學博士吉野作造先生。講演最近三年間平和之底潮。大致謂此次歐戰。無論何國。並無勝利可言。占勝利者。不過少數之政治家及資本家耳。然平民之在軍隊者。已不知多少。供彼輩犧牲。故此少數之政治家及資本家。因一時野心。卽足爲真正平和之障礙。斯言也。予深味之。但未識彼國民聽之。果作何感想耳。三時許。往游三越吳服店及日比谷公園。園居東京市之中心。交通便利。游人衆多。

二日。上午九時。參觀高等工業學校。校分七科。曰染織及色染機織分科。曰應用化學。曰建築。曰電氣及電氣機械電氣化學分科。曰蠶業。曰機械。曰工業圖案。觀其工場研究室。實驗室。分析室等。皆承同鄉之學於此者。一一說明。此校之我國留學生。凡三百人。約占生徒總

數五分之一。說者謂振興工業。必先造就人才。此校之二百人。一旦畢業歸國。苟能盡用其所學。則我國工業發達。當可操左券。蓋原料之富。久名於世。祇待專門家之運用科學功能耳。卽如應用化學中。最關重要之曹達。日本甚缺乏。我蒙古則多天然產。亦其一端也。午膳於陸君紹雲廬。因距工校最近也。往第三中學校。天雨到遲。未及參觀而返。

三日。上午八時。須君日長來寓。偕往東京市外帝國農科大學。參觀此校規模甚大。分農學。農藝化學。林學。獸醫學。水產學。五科。另置農學。林學。獸醫學。三科。是日因大隈侯到校演說。故事務所忙甚。遇同鄉張君自牧。顧君震吉。導觀農場。農具置場。溫室。農學教室。林學教室。標本器械室。養蠶室等。因時晏。卽由張君備日本料理。在其校內午膳。歸過神田區。購書籍數種而返。

四日。星期。上午。屠君公覆等。偕至神田購書籍數種。午後二時。挹春諸弟。約攝影留紀念。三時。江蘇同鄉諸君。

開歡迎會於神田中國青年會。首由沈醉風幹事報告。既由全國留學生代表王君希天演說最近所受種種刺激。予代表同人致謝辭。並表示對於青年有莫大希望。故首望青年之自尊自愛。而尤望我社會之尊愛青年。至於教育制度原有良否。苟行之者。真具血心。莫不收效。否則縱竊他人良法。而敷衍做去。不見精神。亦死教育耳。試問於人何益。於國何補。

今日中國危險極矣。舊道德已墮落無遺。新道德又破碎輸入。當此之時。非注重人格不可。人格云者。即孟子之所謂大丈夫。必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可爲人。方可與言救國。

人之謀我亦已久矣。但予不患人之謀我。實患我之不能自謀。故時至今日。吾人第一步。即當自覺。能自覺矣。即當對於惡社會。謀所以自拔。對於現世界。謀所以自衛。而回顧國人。方自殺之不遑也。此吾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散會後。譙諸同鄉於會芳樓。

五日上午九時。參觀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小學。此校建設雖舊。而實彼國師範教育之中心。注重體育與訓練。頗見功效。晤其小學主事佐佐木吉三郎。而教授稻葉彥六。導觀各處。甚爲熱心。午饌於翔仲兄寓之民興館。便道至小石川之植物園。中途有賣朝日新聞號外者。購而讀之。題爲北京排日暴動。內容乃我大學生千餘人。擊曹宅。毀章身。予不禁大聲曰。此正氣也。何言暴動。此我國內事也。更何得牽及排日。嗚呼。數年來民氣銷沈極矣。得此一激。不啻萌孽之生。但望無牛羊從而牧之。斯可矣。

六日上午。往神田。見沿途燈彩。皆預備明日祝皇太子成年。而坐地售報者。莫不大書支那之排日熱等字樣。返寓。知此間留學界。因明日國恥紀念。籌備開會。往商江監督。監督知其困難。已電請辭職。並和日警對於我等。頗爲注意。爰成詩一律。附書留別高島先生。定即晚

七時三十分乘汽車向西京行。醉風公覆甘長威德。文祖模與吾少惠諸兄。挹春亞雄繼常諸弟。均至車站。話別。車中無事。閱報載彼國人對於此次朝鮮獨立事。已籌及善後方法。其最要之一條。即滿朝鮮人個人之慾望。嗚呼。國家不存。個人何有。而世人竟有祇圖個人慾望。不顧國家存亡者。不亦大可哀哉。

七日上午七時抵西京。周君日省先候於車站。偕至菊水館寓焉。西京爲日本舊都會。附近多古蹟名勝。午後周君偕同鄉王鐵君翁。嘯滄陳劍秋三君來。遂往遊清水寺。圓山公園。知恩院。岡崎公園。及由琵琶湖來之疏水。インクライン。皆名所也。疏水中有陸隆起。約數十丈。蓋所以緩水勢也。上置鐵練。以便行舟。是日爲彼國

六大都市青年團概況

皇太子成年。慶賀者沿途提燈。絡繹不絕。電車亦加燈彩。而我國則爲國恥紀念日。且恐東京留學界必有事。故發生。誠所謂彼之榮我之辱。彼之樂我之憂也。

八日上午九時。參觀京都市立錦林尋常小學校。及錦林第二小學。校長北甚一郎招待頗殷。所謂第二者。即女子部也。兩校生徒。各千數百人。均不收學費。至四年則選各級之秀者。另成一級。是爲秀才教育。十一時。京都市主事兼視學巖西真乘文學士來訪。遂同至帝國大學學生集合所午餐。王周翁三君作東道主焉。席間與巖西談話。知其研究社會學。現正從事於青年團。因得知日本六大都市之青年團概況。列表附後。午後參觀大學之理工科。晚七時十八分。乘汽車向馬關行。

名稱	團體數	團員數	維持法
東京市	四	七七五名	經費 七九四圓

京都市	一三五	二四・〇〇〇名	經費補助金	一・〇〇〇〇圓 五・〇〇〇〇圓
大坂市	一四六	二九・六二〇名	經費	三・八八六圓
橫濱市	二四	三・五六一名	經費	一・五八五圓 一・八九四圓
神戶市	三〇	五・九九〇名	經費	二二・三三一圓
名古屋市	七	一・四五二名	經費	三七三圓 八六圓

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抵馬關。即乘對馬丸渡海。丸爲開釜連絡船之一。歸鐵道院經營。爾地特設棧橋。行旅便之。船中稽查甚嚴。遇金某於甲板。知爲朝鮮人。觀其眉宇。若有深憂。雖能操日語。而不敢多言。是時出日本境。入朝鮮海峽矣。波平如鏡。在船中將連日觀察所得。抽象與我國比較之。記如左。

日本政治統一的。我國則一盤散沙。

日本人民勤動的。我國則無所容心。總莫不勞而獲。

日本教育精神的。我國則敷衍塞責。非不活潑。即不經濟。更進而分別言之。義務教育。日本早已普及。我國今何如。小學教員。日本頗爲優待。我國今何如。皆當特別注意者也。附記日本優待教員之點有四。

一、年功加俸。凡小學校教員。在同一府縣內之市町村立小學校。勤績至五年以上。地方官認爲成績佳良者。得給年功加俸。而勤務於尋常小學之本科正教員。及單級學校者。得給特別加俸。

- 一、退隱料 凡在職滿十五年以上。因年老或傷疾而退隱者得給之。
- 一、扶助料 凡在職十五年以上。因而死亡者。其遺族有受扶助料之權利。
- 一、無服兵義務。

釜山府居住日本人戶口三年表

年次	戶數	人口		合計
		男	女	
大正三年	七・一一五	一四・四七九	一三・七七五	二八・二五四
同四年	七・三六九	一五・三五五	一四・五三五	二九・八九〇
同五年	七・三三三	一四・九九二	一三・九五〇	二八・九四二

釜山府居住朝鮮人戶口三年表

年次	戶數	人口		合計
		男	女	

晚九時二十分。抵釜山。即寓釜山驛ホテル。式分歐美歐式較廉。每人計四元五角。詢附近名勝。知有龍頭山公園。龍尾山神社。東萊溫泉。海雲台溫泉。牧之島溫泉。釜山鎮城趾。巨剎梵魚寺等處。調查附近居民。得表如左。

大正三年	六〇九八	一三・六六九	一二・九八四	二六・六五三
同四年	六四九二	一四・三九六	一二・九九六	二七・二九二
同五年	七五三四	一六・九五八	一五・六〇九	三二・五六七

據右表觀之。日人之居住釜山者。已駸駸乎駕鮮人之上。亡國民族之危。於此可見。

十日。上午七時。出外遊覽。見各街市。均列町及丁目名。而各種株式會社。若水產。若烟草。若酒造。若食糧品。若獸畜養屠。無一非日人勢力。所謂鮮人者。第見多數苦力。攘往熙來。負戴於道路耳。我國商店。數甚寥寥。觀其情狀。恐難久居。九時。往訪柯領事鴻烈。十一時。乘京釜線汽車。向漢城行。柯領事派周通譯山中。送至車站。並發電漢城總領事館。屬招待焉。車過大站八。曰草梁。三浪津。大邱。秋風嶺。太田。成歡。永登浦。龍山。成歡為中日一役之古戰場。最為著名。沿途見鮮民村落。咸有日人

踪跡。一種苦樂不平等情形。自不可掩。嗚呼。臥榻之旁。他人鼾睡。朝鮮前車。可不鑒耶。

晚七時五十分。抵漢城南大門。漢城四面皆山。東駱駝。西仁王。北白岳。南南山。為李朝五百年來故都。今總督府及我國總領事館在焉。黃領事候於車站。介紹寓附近之二見旅館。時適大雨。為抱不安。黃公字雲深。上海人。十一日。星期。上午九時。偕同人往領事館。館為袁世凱所經營。規模甚大。中有百年銀杏一株。及各種花木。富總領事因刺激告病假。晤雲深領事與茗談。遂偕遊朝鮮總督府所管之商品陳列館。記其關於農林者如左。

一、殖林之進展。(大正元年二千三百十七萬本)

(又五年八千七百一十一萬本)

一、植桑之面積。(大正元年四千餘町步) (六年

一萬八千餘町步)

一、產繭之比較。(大正元年三萬石) (又六年六

萬石)

一、畜牛之比較。(大正二年一百二十一萬一千零

一十一頭)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四千六百零

九頭)

午後往觀吳武壯公祠。公爲皖之廬江人。韓長慶字小軒。清光緒壬午。由廣東水師提督。移鎮朝鮮。勘定內亂。我國之名將也。祠址在城東隅。雖不甚大。而開窗見山。層巒聳翠。風景尙佳。旋至白岳山麓之景福宮。宮爲李太祖所建。後被燬於豐臣秀吉。費數年歲月始復竣工。正門顏曰光化。結構壯美。正殿曰勤政殿。朱欄玉座。猶可想見當年氣象。其旁思政修政各殿。天地玄黃各庫。

均尙完好。其西有慶會樓。花崗石柱。四十八本。建築尤宏壯。樓前一水澄碧。昔日之蓮池也。金君雲圃云。李太王在位時。最喜遊此。言之不勝興亡之感。修政殿中。現正陳列西域品。係日本京都本願寺大谷光瑞三度至我新疆所蒐集者。我國亦不少佛弟子。具此願力者。誰耶。光化門內。現正大興土木。蓋總督府行將遷入也。嗟乎。數百年休養之地。一旦任人棲息盤據。而不敢過問。又何怪鮮人過此。輒唏噓不已哉。他若慶運宮與昌德宮。向亦許人縱覽。最近因獨立風潮。禁開放焉。便道至李王家美術工場。其間陳列。概係舊品。品物無多。亦無足觀者。晚餐於明月館。雲深領事約也。館有二。本店在光化門外。此次天道教主孫秉義。卽在其間宣言獨立。支店爲李完用舊府。予等往焉。園林清幽。短衣長裙之妓生。歌舞其中者不一而足。誠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矣。雜記所訪聞者如左。

李王現居昌德宮之動物園中。雖依併合條約。有歲費

供給。然每一出入。必由所謂李王職者經過。不得自由。李完用自賣國後。即深居不出。出必向警署告知去處。故家雖多金。而行動不能自由。賣國者亦可以鑒矣。

鮮民遠行。必報警署。許而後可。即往來國內亦然。舊時書籍。多被焚禁。歷史如大東紀年等。尤爲禁品。此無他。將使其人民。不知有國家耳。

高麗參本爲鮮人生息大宗。分紅白二種。現紅參已歸日政府專賣。鮮人固有之利。不得享矣。

水原地方。宣言獨立。因傷一警。被焚八村。我僑民亦有被殃及者。人道云乎哉。

我國某使。前過漢城。外事局僅派員持局長一名刺。登車訪問。朝鮮銀行。亦僅備葡萄酒二瓶。或謂事過情遷。不過如此。

記者曰。國無民氣。國乃滅亡。朝鮮之亡。原因固甚複雜。而當併合之初。絕少投袂起者。其無民氣可知。今者痛苦極矣。赤手宣言獨立。識者雖惜其已晚。而猶足博多

數同情。甚矣民氣之不可一日無也。而回顧我國。反有摧抑之報。嗚呼。吾爲此懼。

十二日上午八時。領事館員金君來。偕至京城高等普通學校之附屬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之附屬普通學校參觀。此地教育。大別有二。一專爲日本人所設置。分小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專修學校、簡易實業專修學校五種。即彼所謂內地人之教育也。朝鮮人之教育。除實業學校及簡易實業學校外。概稱普通學校。校長盡日人。職視內地加一等。教授用日語。鮮語雖有普通學校。無史地科目。以視日本小學校。最重此二科者。實迥不相同焉。

記者曰。日本小學之注重史地。所以啟發其國民。使有愛護國家之思想。實一國命運之所繫也。反之則必泯滅人之國家思想。使與己同化。教育之力。不亦大可畏哉。因憶黃任之先生所著東南洋之新教育。載日本帝國大學文科學長上田萬年氏游中國。有中國教科。不

注重本國史。使人民知有國家。所用歷史。大都日本。亟起注意。尤願教授史地者。多留心國家要政。以激發人所編云云。嗚呼。吾爲此懼。願我國之主學校教育者。國民志氣。勿徒抄襲外人所編。是爲至要。

最近五年普通學校一覽

年次	學校數	教員數		學生數	
		日人	鮮人	男	女
大正三年	三八二	四八七	一・二八〇	五一・九六八	四・九六八
同四年	三九七	五四二	一・三二四	五五・九一七	五・八一六
同五年	四二一	五九六	一・四二五	六四・六八六	七・一六八
同六年	四四一	六三四	一・五三八	七二・七六八	九・〇七七
同七年	四六二	六九四	一・六二〇	七六・八九八	一〇・四八一

午後往中央試驗所。及ハ子ヲ公服一游。園內有塔十也。三句。是字書作自。既至趙公隨堂家。公善居室。爲漢三層。大理石爲之。參觀朝鮮人家庭。先至金君處。見一城冠。自其客房。以及廚所。雖不能寬宏。而頗有結構。與小橫幅。爲黃任之先生書。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較之。諱。知猶是從二品勳五等也。望其貌。知爲坐享幸福。

最愛和平者。未幾。主人出絹索題。予口占一五絕應之。
 晚請雲深領事。小酌大觀園。是日。至各書舖。見鮮人所
 著書。無有新出版者。有亦必註朝鮮總督府警務總監
 府認可等字樣。可知其出版不得自由。予購圃隱集及
 二十一都懷古詩各一部。并得大東紀年一書。最爲可
 貴。

另記所調查事項如左。
 (土地) 朝鮮半島。最適於農。向時所謂一斗落一日
 耕者。從無精確之調查。自日本併合後。以二千四十餘
 萬元之經費。計畫此事。現已告竣。總計土地面積。四百
 八十七萬千七十一町步。嗟乎。我有土地不能自理。此
 卽鮮之所以滅亡也。附列耕地面積表如左。

道	畚	畑	合	計
京畿道	一九九・八二四・五 _町	一八八・四五六・六 _町	三八八・二八一・一 _町	
忠清北道	七〇・八八〇・五	八九・四四七・三	一六〇・三二七・八	
忠清南道	一六〇・六四〇・五	八二・六八〇・七	二四三・三二一・二	
全羅北道	一二五・四三二・九	三八・九四〇・二	一六四・三七三・一	
全羅南道	一三七・七四一・七	一〇五・四〇九・三	二四三・一五一・〇	
慶尙北道	一八七・五四七・一	二〇一・九五八・二	三八九・五〇五・三	
慶尙南道	一六一・六九五・五	一一七・五七五・一	二七九・二七〇・六	

黃海道	一一六〇二五・七	三五一・八四八九・八	四六七・八七五・五
平安南道	六二・五〇二・一	三一七・三一八・三	三七九・八二〇・四
平安北道	五三・〇二六・二	二八七・〇六六・五	三四〇・〇九二・七
江原道	七七・九七二・一	二五〇・五五〇・二	三二八・五二二・三
咸鏡南道	三四・二四八・三	二一六・六〇四・七	二五〇・八五三・〇
咸鏡北道	六・七九六・五	一六二・七六三・五	一六九・五六〇・〇
總計	一・三九四・三三三・六	二・四一〇・六二〇・四	三・八〇四・九五四・〇

(人口) 朝鮮人口向稱二千萬。最近調查僅一千六百萬。蓋生業凋敝。民不聊生故也。舉凡工商農林鑛諸事業。概歸日人掌握。鮮人之堪從事者。大多被日人驅之以勞動。而不敢違。主客易位。勞逸懸殊。鮮人之不平。豈無故哉。分別比較之如左表。

(一) 現住人口累年比較表

年	人 口				合 計
	日 本 人	朝 鮮 人	中 國 人	他 外 國 人	
					數

大正元年	三三三・七三九	一四・五六六・六三三	一五・五二七	一・〇七二	一四・八二七・一〇二
同二年	二七二・五九一	一五・一六九・五三三	一六・三三二	一・二二七	一五・四五六・八六三
同三年	三九二・三二七	一五・六三〇・七三〇	一六・八八四	一・二四二	一五・九三九・九六二
同四年	三〇三・六九九	一五・九七七・六三〇	一五・九六八	一・二三三	一六・二七六・三八九
同五年	三三〇・九三九	一六・三〇九・一七九	一六・九〇四	一・二〇八	一六・六四八・二三九
同六年	三三三・四五六	一六・六二七・四三一	一七・九六七	一・二四三	一六・九六八・九九七

(二) 現住人口職業分別表

人口

年	農林畜業	工業	商業及交通業	公務及自由業者	其他業者	無職業者	合計
大正四年	四四・六四九	三〇・三九八	八八・六五三	七九・二〇二	四四・七三〇	二七・二二六	三〇三・六九九
同五年	四六・五四九	三六・九三三	九二・六五一	九六・五五四	三三・九〇六	二二・二五五	三三〇・九九九
同六年	四八・八九八	四四・三三八	九六・三三六	八九・〇六四	四二・一六九	二二・六五九	三三三・四五六
大正四年	二四・〇二七・二八二	一九二・七〇九	八二四・七四四	一七七・三三五	五三六・一七三	二二八・四四六	一五九・九七九・六三〇

人		人		人		人		人	
外國人		外國人		外國人		外國人		外國人	
同	五年	二四・九〇・六七七	三六一・〇三六	九四・三三三	二六・三七六	四八・三四四	二〇八・四五四	一六・三〇九・一七九	
同	六年	二四・三三・二九五	三三七・五九〇	九七五・九〇三	三三五・八三八	四四四・九九九	二七〇・八九六	二七六・七四三	
大正	四年	二・二一〇	九八一	六七四	九四九	五七五	四九九	一七・一〇〇	
同	五年	二・六六一	二六〇三	八・八二八	一四三六	二・二四八	三四六	一八・〇二二	
同	六年	二・七三四	三〇三三	九・七九五	一・一九二	二・〇三六	三〇一	一九・一一〇	

(稅則) 日本現時對於朝鮮所課國家稅有十四種。曰地稅。曰市街稅。曰戶稅。曰家屋稅。曰酒稅。曰煙草稅。曰關稅。曰噸稅。曰鹽稅。曰鑛稅。曰漁業稅。曰船稅。曰人參稅。曰登錄稅是也。所課地方稅有三種。一地方費賦課金。各道主管。一府稅。府尹主管。一面費。面長主管。面爲朝鮮最下級之行政區劃。受府尹郡守之指揮監督者也。

十三日。上午九時五十分。乘京義線汽車。向新義州行。黃領事潘主事及金君芸圃。咸至車站話別。並發電新

義州領事館。屬保護。所過大站六。曰龍山。開城。新幕。黃州。平壤。定州。平壤據大城。山瀕大同江。朝鮮之要害也。甲午之役。我軍大敗於此。有箕子陵。箕子井等古蹟。予以未及下車。一往觀瞻爲憾。車近新義州。日本軍警盤詰四次。最後必欲以不甚純熟之中國語相問答。窺其意。若惟恐鮮人之假裝他道者然。予以駐寧日領事保護書示之。始去不復來。噫。亡國人固可哀。弱國人亦可憐矣。晚九時零八分。抵新義州。許張兩領事同至車中晤談。張公字孝樓。江陰人。遂偕過鴨綠江。住安東縣境。

之安東館。安東瀕鴨綠江下流。中日戰役。曾爲日軍所佔領。日俄之戰。日軍亦占據之。後依清光緒二十九年

中美通商條約。開爲通商市場。而日人自架橋鴨綠江後。長驅直入。早視爲勢力圈。市街分新舊。新市街即日人所經營。家屋櫛比。儼然東洋風式矣。附近名勝。以元寶山爲最著。日人向開爲公園。派兵駐守。今已讓歸我有。另注其精神於鎮江山。嗟呼。大好河山。與人共之。予遊至此。不遑復爲朝鮮哀焉。

十四日。上午八時。孝樓領事及陳主事伯謹來。偕遊元寶山。進口有橋。顏曰大同。曲折而上。過桃園。至杏花村。再上過蟠窟蟠橋。至聽濤軒。對軒有亭。曰翼然。最高處。則爲讀書亭。登高一望。有名之鴨綠江。滾滾自東北來。隔岸河山。固依然在也。午餐於杏花村。孝樓領事作東道主焉。此山點綴既工。而遍植柞林。尤能生利。聞皆安東縣知事陳公所經營。陳字漱六。宜興人。在東頗有政聲。蓋其第一不要錢。第二任至何處。不用一私人。求之

現代官場。誠不可多得。適已回魯。未得一晤談。殊爲憾事。午後至日本所經營之鎮江山一遊。人工雖勝。而尙不免斧鑿痕。中有表忠碑。爲關東都督大島義昌所書。昔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吾不禁感慨係之。晚中國銀行章伯可行長。招飲於鴨江春。席間。知陳知事所創之商業儲蓄公會。規則甚佳。信用亦著。故該縣金融。不至全操於正金朝鮮諸銀行之手。嗟乎。我國經濟。受制於人也久矣。近且有外人管理我國財政之警告。安得各地方。咸有有實力有信用之熱心家。出而提倡組織民立銀行。使民間窖藏廢置。或散漫零拾之資本。盡能生利。盡爲有用。是固一地方之福。抑亦救國之唯一要件也。十時二十分。乘安奉線汽車。向奉天行。所過著名車站。五曰五龍背。鳳凰城。雞冠山。橋頭。本溪湖。十五日。上午七時。抵奉天。寓悅來棧。棧雖不甚清潔。然至本國境。卽不願再住日旅館。九時。往大北關交通銀

行訪靖江同鄉徐吟甫行長。十一時雇人力車出北門。遊昭陵。昭陵者清太宗文皇帝之靈廟也。與東陵永陵共稱三陵。宮殿黃碧。樹木幽深。徘徊久之。返至城內繁盛市街。街路廣闊。巨商大賈甚多。晚餐於德馨樓。吟甫約也。餐畢出城。乘鐵道馬車回寓。此類馬車。向行日本於內地。今其地多通電車。淘汰而移至此間。日租界。以便行旅。卽此一端。亦足覘社會程度。

在奉一日。未及參觀學校。而調查日本所謂南滿洲教育。實令人驚。有小學校。公學堂。普通學堂。高等學堂。關東都督府中學校。關東都督府高等女學校。旅順工科學堂等。而私立學校。則有東洋協會學旅順語學校。南滿洲工業學校。東洋協會大連商業學校。南滿醫學學校。以及各私立實業補習學校等。注意經營。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我不能自爲謀。人卽起而謀之。教育其一端也。悲夫。

十六日。上午七時二十分。乘京奉車。沿途盡美麗田園。

蓋自長白山以西。直至山海關。原田隴。土壤膏腴。所謂關東原隴也。晚八時二十分。抵山海關。寓裕通客棧。散步城外市街。見不少日人商店。所幸日本老頭紙幣。可用於安東奉天者。至此除日商外。不克通行。

十七日。上午八時。雇人力車往遊角山。山距關城六里。途多磚石。顛簸不平。高約三里許。坡陀曲折。尤不易行。上將及半。有避雨亭。建於兩坡對峙之一小峯上。再上路旁一古松。松下巨石二三。遊人憩焉。更上至棲賢寺前。臨風小立。見渤海之滔滔。而臨榆咫尺。亦第見沉沉萬屋。入寺。道士烹茶款客。並贈我秦磚一大塊。由寺後萬級登絕頂。卽萬里長城。城牆甚固。氣象殊雄。洵我國古代之巨工也。

按薊北諸山。自居庸而東。綿互千里。列如屏障。而長城卽因其形勢。蜿蜒至角山。折而南下。直趨海涯。山與海相去十餘里間。卽山海關城。所謂天下第一關者是也。五字相傳爲嚴嵩所書。不知確否。返至城中。購得王莽

錢一古磁杯二。留爲紀念。晚十時二十分。乘車向北京行。

十八日。星期。上午十時二十分。抵都門。寓西河沿中西旅館。午後訪融五於國民公報館。少息。即遊中央公園。是日北京各學校。齊集先農壇。焚燬日貨。觀者雲從。十九日。上午大雨。訪後歷前諸親友。

二十日。葛君醒樓。雇汽油車。約遊頤和園。同行者有五。丹仲及予等五人。園距京城西二十餘里。周圍十三里。水旱十三門。勝境所在。則萬壽山昆明湖也。觀其布置。網則分爲山前路。山後路。目則分爲八大處。六小處。將其沿革。則創始於清乾隆初年。有好山園清漪園等名。至咸豐十一年。因廣東鴉片交涉。爲英法聯軍所火。重修於光緒十四年。始改今名。至二十六年。又因拳匪之禍。俄意英三國駐軍年餘。復大狼籍。今之建設。乃光緒二十九年。以葺治。民國三年始售與。人民得遊覽焉。嗟乎。竭萬姓之力。供一人之欲。專制君主之所爲。決不

容於今之世者。理固然也。歸途。便至中央農事試驗場。即向稱萬牲園者一遊。晚。伯強亮儕溯初志。先諸公。招飲於瑞記滇黔飯莊。

附記頤和園勝境

- (甲) 八大處
- (一) 諧趣園所屬。 函遠室 閱新樓 知魚橋 清琴峽 赤城霞起閣
 - (二) 東宮門所屬。 仁壽殿
 - (三) 玉瀾堂所屬。 夕佳樓 知春亭
 - (四) 樂壽堂。
 - (五) 德和園所屬。 大戲臺
 - (六) 排雲殿所屬。 佛香閣 寶雲閣 雲松巢 邵寓 國花臺
 - (七) 石丈亭所屬。 清宴舫 (又名石舫以其爲大理石所建也)
 - (八) 南湖所屬。 廣潤靈雨祠 廓如亭 綉漪

橋 暢觀堂 治鏡閣 鳳凰墩 藻鑑堂

景明樓 月波樓 涵虛堂 鑑遠堂 十

七孔橋 嵐翠間 東堤

六小處

(一) 景福閣所屬。蒼亭 如意莊 自在莊

(二) 智慧海所屬。部洲

(三) 畫中遊所屬。愛山樓 湖山真意

(四) 聽鶴館。

(五) 延清賞所屬。貝闕

(六) 養雲軒所屬。福蔭軒 含新亭 長廊

二十一日。上午八時。王君玉樹來寓晤談。午後。觀劇於中和園。孫君子涵約晚饌。席間。蔣君談財政。總括於困難在兵費一言。聞之慨然。是日此間中等以上各學校。一致罷課。因想我國社會。現惟三種人。腦筋最潔淨。亦最易結合。一商。一工。一即學生。學生既熱忱愛國。激而罷課。繼起者必為商工無疑。至於朝三暮四。蠅營狗苟。

之徒。雖非國賊。亦國蠹耳。夫復何言。

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偕頌周含章。往訪梁公伯強。旋至教育部。適袁觀瀾次長公出。晤蔣君竹莊。沈君商者。與略談。是日于志昂次長約午饌。席散。陸君才甫。偕遊古物陳列所。進西華門。入武英殿。觀各種古物。有非東京博物館所可同日語者。晚膳於濟南春。孫君子遠約也。同時丹仲果人兩君。招飲於廣和居。予來京數日。與諸親友。相見甚歡。但既無學校可觀。空氣又頗覺不潔。正擬作歸計。而凌君植支。由寧來電促回。遂定明日早車行。

二十三日。上午八時三十五分。乘京奉車南行。融五次。山頤周諸兄。送至車站而別。過天津。換乘津浦車。連日遊覽及酬應。車中無事。正藉可休息。晚來睡去。不覺已曉過徐州。

二十四日。午後一時。至浦口。渡江。雇馬車返寓。

旅行日韓日記

劉崇本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二十日。直隸第二師範學校奉省令派教員赴日本考察學務。並就便到江浙等省參觀。校長劉君委予任其事。

二十四日。本校開職員會議。調查事項如左。

一中小教員如學力不足。應利用何機會及何方法補習。

一師範畢業。如恐不能勝任教職。應如何補習。

一教科書材料及鐘點。大約同於日本。不知彼能依限完畢否。如能完畢。是否詳略有分。

一博物及農業實習。宜用何機會。方能收實益而不誤正課。

一手工圖畫。宜如何教授。方能應用於實業。

一學校衛生。宜如何設備。方能使寄宿生免罹疾病。

一閱書室之自動。宜利用何機會。始能引起興味。

一博物院宜用何法組織。方能使一般社會得利用之。以收間接教育之利益。

按上列各條。皆就學校中普通缺點。及進行上所感困難。設為問題。至末條則保定方有博物院之設。其組織方法。正苦無所取法也。

二十八日。校長以王君直軒。素嫻日語。兼任教育功課。因由校備資。一併呈送赴日。是日同事諸友。設席饒余等。余有留別詩。

是日以行期已屆。乃令族侄文貴。送眷回里。

二十九日。早十鐘。偕王君直軒。及第四師校教員劉君甫卿。購票赴津。每票三元一角。時交通票尙能乘車用也。十二鐘至良鄉驛。望昊天塔。有詩。

下午二鐘至豐台。換車東行。由落堡至楊村。約數十里。軌道東田畝。猶沒水中。京津地方多苦旱。獨此苦潦。亦可憫也。六鐘抵天津新站。（住黃緯路利源公司。）

過落堡。路側屋後。桃花盛開。漁舟泊其下。寂寞長途。得此亦可喜也。為賦絕句一首。

三十日。詣省公署教育科。科長劉君鐸。聲發給川資二

百四十元。是日晤天津模範小校教員呂君子珍名錦。亦東遊者。並代余等購洋服。換日幣。計國幣八十五元七角。換日幣。號老頭票者一百元。晚八鐘。井衛卿君名守文。直隸高師畢業。現充教育科員。來訪。十鐘。科長劉君來訪。委囑調查事項。凡十條。詳余等報告書中。並云。日本駐津總領事松平恒雄。願爲參觀介紹。且訂餞席。以刻下日本方持中日親善主義也。

五月初一日。購提包及零用物件。

初二日。赴第一師校訪同行陳君子靈。訂行期。十鐘同呂子珍赴第一模範小學。參觀圖畫。修身。算術。各科。校長劉君竺生名寶慈。天津人。誠懇樸實。身着短衣。職員學生化之。雖居城市。略無習染。是可法也。是日午前十一鐘。隨科長劉君。科員劉光斗君。赴日本俱樂部。松平君設席。派繙譯官及池步氏。並原田俊三郎。招待。席次松平君致祝詞。略謂諸君此行。卽中日親善主義之實行。且日本教育。向由中國輸入。能取而施之中國。是爲

至盼。科長致答詞。余有卽席口占七律一章。以誌感謝。詩見報告書。是日同行者八人。由保來者。余三人外。有第二模範小學校校長劉君宗海。名清江。望都人。在天津者。呂子珍。陳子靈外。有李君體乾。李君紹先。時余等新著洋服。時形局促。原田俊三郎云。著洋服不慣。易招非笑。諸君如至敝國。宜著貴國衣服。爲是。時同人心疑其言。然未有以易其說也。席畢。導觀俱樂部中公園。有打毬部。圍基部。圖畫館。戲館。及居留民會議場。場中置會員表。約三百餘人。大半係中國姓名。聞係住居日本租界中。年納捐稅三百元以上者。得有選舉權。夫日人以居留地。猶知興辦自治如此。且能吸收我國人民入彼國籍。如此。而謂我國政府不失其民。吾不信也。初三日。省長朱公傳見訓話。是日下午。赴廣和樓觀劇。六鐘。劉竺生君。送酒席至寓所。餞行。初四日。晚十一鐘半。由老車站。乘京奉車。衛卿光斗送別。天陰微雨。

初五日。晚七鐘到奉天南關。住悅來棧。此行車價八元七角五分。棧房飯費七角。是日過寧遠。有弔孫文忠詩。

初六日。由安奉路買日本通車票。用洋十元零九角八鐘十分啟行。下午四鐘抵安東。營業者多日商。房屋亦多洋式。唯遙視縣署國旗飄颺而已。午飯畢。換車赴朝鮮。

按安奉路權。盡入日人之手。乘客多係日人。且多婦孺。提攜保抱。絡繹不絕。蓋皆以我東三省爲殖民地也。沿路驛站。亦多日人營業。最大驛站。爲本溪湖。有中日合辦煤鐵公司。計職員中人八十名。日人百三十人。工人約二千五百人。站旁一小支路。入東北山中。曰廟兒溝。專運煤鐵。又東有雞冠山。日人甚多。山洞隧道甚大。路軌徑行山洞外。多傍山麓。曲折傾斜。下臨溪水。駛行甚緩。路線所經。皆係亂山。略無林木。時方初夏。猶似初春。唯紫荊花盛開而已。余有詩紀其事。

是日晚六鐘過鴨綠江橋。橋東卽朝鮮義州。隔衣帶水。寬約里許。橋成後交通甚便。而天險去矣。

初七日。五鐘三十五分。天甫明。過汝山。大院君之墓在焉。路旁居人皆草屋。戶甚低。俯身入。且多無窗牖。如暗室然。戶外卽田野。無庭院。不知韓人何以能鬱鬱久居此也。路旁之山。新種松樹。高僅丈許。或二三尺。聞係日韓合併後。森林局所種。十年後材木當不可勝用矣。沿途多稻田。灌溉甚便。八鐘至朝鮮京城南大門。署曰崇禮門。住笑福旅館。

早食畢。持松平領事介紹書。詣朝鮮總督府。府在城內東山絕頂。俯瞰全城。韓宮適當其下。頗擅形勝。時外事課方會食。暫入接待室少坐。壁間懸朝鮮林業圖。全境之山。分配紅黃二色。以爲已成林及未成林之表識。其已成林之山。約占十分之七。三五年後。當無濯濯者矣。始悟所見之山。徧植林木。蓋日本政府提倡之力所致也。

未久。外事課長久水三郎接見。遂介紹於學務課長。課長室狹。立談約一小時。凡朝鮮教育之計畫。學校之系統。教育之機關。以及參觀之秩序。無不井井有條。略無官場驕惰廢閣之習氣。以此從政。何政不修。以此圖功。何功不就。彼視官如安樂窩者。何從夢見耶。談畢。立派視學員山忠氏。按開列參觀學校之順序。引導視察云。朝鮮總督府職官。皆軍服佩刀。視學員亦然。卽此地學校職員。亦無不然。窺其意蓋以震懾韓人。且防意外也。是日下午一鐘。參觀日出。公立尋常小學校。該校有事務分擔表。教務係二人。庶務係六人。校具係六人。衛生係二人。用度係二人。參觀畢。山忠氏云。貴國視察員侯君馬君等。昨日藉貴國領事館委員陳秉錫爲繙譯。到此參觀。頗能得力。余當爲諸君介紹。以備明日參觀也。余等以爲中國人見中國官。必由外人介紹。有辱國體。乃辭山忠氏。徑赴駐韓領事館。館內有兩等小學校。蓋爲華僑子弟設者。時已休課。無由觀其教授。然講室凝

塵寸許。桌椅殘毀。視內地學校。腐敗尤甚。爲之嘆息者久之。及領事官某公出見。足履綴五綵線。傲睨偃蹇。率爾問曰。諸君來意云何。余等具以實告。某公云。既有山忠氏導觀。可無用領事館繙譯。且國際上皆平等。不得以總督府職官。命令我國領事。此大辱國。其意蓋以同行者不通日語。無人繙譯。且先詣朝鮮總督府。後詣本國領事館。爲不知禮實。則余等不知朝鮮尙有我國領事。非有意輕視。且恐由山忠氏介紹。尤爲失禮。故爾私謁也。奈某公神氣驕慢。不可嚮邇。乃不辭而出。且有申申而言者。領事亦無如何也。初八日。早食畢。侯君紹先。馬君千里來寓云。領事館委員陳君秉錫。從山忠氏繼至矣。余等以爲方觸領事之怒。不允派遣繙譯。今何前倨而後恭也。俄而山忠氏偕陳君至。寒暄畢。陳君乃代賃人力車。從事參觀矣。先是由領事館歸。同行陳子靈。恐官紳衝突。貽笑外人。陰託侯紹先等赴領事館調和。且表明同人心跡。故有此舉。

是日參觀之學校有四。一爲京城高等普通學校。二高等學校附屬之普通學校。該校月例行事表。水曜。定例職員會。月曜。服裝檢閱。每學期第四週土曜。行大清潔法。第一三兩週土曜。學用品檢閱。臨時規律檢閱。學年會。三京城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到該校時已近午。卽在該校購辦當食。辦當者如中國便飯。法用薄木片折作方盒二。各有底蓋。一貯米飯。一貯魚肉菜蔬。並有小木箸。皆經消毒者。日本車站多有之。頗便行旅。食畢。校長太田秀穗。出女生製成明信片六枚。分與同行人。上繪朝鮮冠婚喪祭之人物儀式。令各出銅元六枚。云此項代價。作爲女生旅行及紀念費用。每六枚一組。祇贏銅元一枚也。該校刺繡陳列所。有朝鮮冠婚喪祭之儀式模型。其人物較常人略小。服裝與世人無異。頗足覘風俗之一斑矣。四爲京城工業專門學校。該校附設自營園。由畢業生出資營業。各以所學得之技能。同力合作。由本校指導補助之。

下午四鐘。陳君秉銀導觀李王家美術工場。李王者朝鮮廢帝。日本授以王爵者也。其美術品皆朝鮮製。大約銅器玉器磁器。及硯墨首飾居多。每件俱係價目。以婦人主其事。四鐘半。學務課長。邀集參觀團。開茶話會於教育俱樂部。該部舊爲法國駐韓公使館。規模宏壯。日韓合併後。無所用之。因售之日本。內有圖書室。及朝鮮產物陳列室。凡古今物品。以及一草蓆一柳籠。無不注明產地。卽此可知該處工業狀況。而施相當之教育。未幾凡參觀學校之校長。及視學員俱至。座間課長報告目下朝鮮教育之計畫。及學校維持費。與擴充之數。并云諸公參觀後。各作若何感想。且貴國教育現狀若何。諸君將來之施設若何。某君答以吾國教育幼稚。同於朝鮮。以目下朝鮮之教育施之。頗爲適宜云云。其詞雖直。同人以其自比於朝鮮。有失國體。深滋不悅。遂不懽而散。歸寓時已七鐘。

時以急赴日本。遂買東京通票。乘車夜行。同行之天津系陳子靈四人。從此遂分手。

初九日黎明抵釜山。乘伊崎丸渡對馬峽。約有八小時。抵下關時。已下午五鐘餘矣。

是日以昨夜乘車未得安寢。及登舟過海峽。流甚急。又值大風顛簸殊甚。同行者眩暈嘔吐。幾不能興。余食後亦蟄伏不敢出也。登岸後疲極。因就伊藤旅館宿焉。

是日渡對馬峽。有絕句一首。

初十日早起買真空瓶一只。用洋一元二角云。注滾水可熱至二十四小時。故彼邦稱魔法壺云。九鐘又買加快車票登車赴東京。前購通票。由朝鮮京城抵東京。中間可下車遊覽。用至十日。皆有效。既買快票。兼程而進。晝夜不舍矣。

沿途驛站。均書明里數。每至一站。必有人報告站名。所以促乘客之注意也。唯站名皆假名字。又每站必有木牌書名所案內。所稱名所。如名勝古蹟之類。但一佛寺。

一古墓。皆為名所。視吾國之禪林陸墓。狹小不可並論。唯繕修整潔。不任摧殘剝落。可以發人思古幽情耳。路

線所經。西部多麥稻櫻竹。東部麥稻外。兼有蠶豆茶。及果樹。其種稻之地。兼種蓮花草。雙子葉植物也。色如蓮。將播稻時。刈草浸稻畦中。以為肥料。又系崎尾道二站。間有製鹽場。地斥鹵。宿麥芄芄。非農事至精。奚足語此。又梨樹多用棚架。果初成時。包以紙。防蟲也。

十一日十鐘。車過富士山南。東北望約十餘里。高出羣峯。上積雪皚皚。赤日下射。煙雲渺靄。因有詩。

是日十二鐘抵橫濱。大雨不及東京十餘里。遠望軌道。東。萬國旂飄揚。觀者如堵。並有飛艇迴翔。高不過十丈。蓋遠東運動會猶未閉會也。下午一鐘抵東京車站。交行李脚行。乘人力車赴神田區。至美土代町若松旅館宿焉。

十二日。訪留學生經理員徐君廷瑾投公文。徐君字潤璠。蠡縣人。直隸高等師範學校卒業生。今又在東京高

師畢業者也。住小石川區大塚窪町杜陵館。

十三日移住小石川區大塚窪町第三東鄉館。以居近經理員。便於接洽也。是日經理員代余等投文留學監督彭公。彭公名清鵬。前留學日本。廣東人。曉八鐘。氏家謙曹來訪。氏家東京人。曾充河南高等學校理科教員。與直軒爲同事。云方今歐戰。一理科戰爭耳。德飛機爲唯一武器。英人近發明一種自行車。可駕機關鎗。追擊之。又歐戰事起。本邦去年入款約八萬萬元云。

十四日訪經理員徐君。時陳子靈李體乾呂子珍李紹先亦寓杜陵館。因議聘覓繙譯。及分組參觀事。徐君云。滄州王君字南復。東京高工卒業。刻方見習。日語純熟。交河高君仲三。清河陸軍中學生。革命成功後。由山西資送留學。刻方預備日語。人頗誠實。參觀師範者。可由王君繙譯。參觀小學者。委託高君可也。如欲參觀某學校。則持留學監督介紹公函。立赴某校。又聞文部省接駐津領事公函。已通知各學校準備引導。參觀時當蒙

優待也。

是日下午遊上野公園。時值東京方開五十年奠都博覽會。以爲明治遷都東京五十週年紀念。是日遊人如織。摩肩擊轂。園內幾無容足處。余等乃即園內博物館參觀。先爲書畫室。室內清潔。易履而入。中懸元明清及日人墨蹟。旁爲佛畫及觀世音屏風。署曰國寶。再進爲玉器陶器室。多吾國清宮陳設。疑卽庚子歲所失者。再次爲動植礦物及歷史地理標本室。大而鯨魚駝鳥。古而石斧鐵甲。無不備具。以及漢代之古鏡。凡數百種。皆署以朝代。在吾國亦未見有若是之多者。此外又有蒙古高麗非美土人之人物家屋之模型。談史地者足資考鏡焉。未幾日暮。乃就園外牛鳥舖食。生蕎麥。牛鳥者。雜煮牛肉及水陸各鳥肉也。生蕎麥如吾北方蕎麥。河漏可拌肉滷食。亦可兼原湯也。晚九鐘就上野活動寫真館觀新劇。所演故事。爲迷失之兒童。寄養一人家。屢遭斥罵。悲楚動人。及後觀博覽會。母子相遇。相持而泣。

坐客皆爲之墮淚。方開幕之前。奏軍樂。聲頗悲壯。既而人影往來。動作一如生人。其問答皆有人暗中代之。開幕時萬頭攢聚。較吾國大戲園人數尤衆。然寂無聲響。閉目靜坐。一似閱其無人。蓋恐亂語妨人觀聽。有害公共秩序也。

十五日。向後順一郎。東京人。曾充河南高師教員。王君直軒爲之助教者數年。至是來訪。余以其爲教育家。因舉本校及教育科長委查事件問之。答詞如左。

一。教科書不能依限完畢之過。一由教材無詳密之規定。教員任意選材。其細目並未作好。一由繁簡無擇。凡易明瞭者。宜使學生自由研究。唯難明瞭處。加以講解。則進行速而無不完之虞矣。

二。師範畢業不勝教職者。及落第者。暑假補習。（按朝鮮高等普通學校校長亦有此說）

三。每月必有通俗講話會。借東京各區學校爲之。其講員無定。臨時選派。如有戰事。則請軍人演說。

四。東京府每區高等小學校。必附設圖書館。多通俗文字。任人觀覽。若帝國圖書館。規模宏大。非通俗教育也。

五。公共運動場。公園有之。但公園少。故運動場亦不足用。前此學校操場開放。課完之後。他兒童亦可入內運動。一時甚盛。但人之大小不一。監督甚難。一年之後。遂以中止。然此猶非主要原因也。東京人口驟增。至不能容。故有二部教授。以實行義務教育。終日無課暇之時。此不能開放之主因也。

六。日本教科書。小學國定。中學皆檢定。距今十五年前。反對國定制之說甚行。今則教科書雖由文部省編定。必先徵意見於帝國教育會會員。文部省提出質問案。會員可發表意見。隨時改正。二者接洽。故無衝突。此近今情形也。近對於教科內容有反對者。如小學漢字三千有以爲多者。亦有以爲少者。文部採集衆說。故無反對帝國制者。但可發

生議論耳。

七學校林。東京市無之外縣多有。如欲調查。赴文部省觀其造表。可得大概。

八文部省之組織。宜由公使館覓取。

是日下午。同學李襄甫來訪。襄甫豐潤人。向在保定高師速成班畢業。後爲北洋法政教員。今來入東京私立法政大學者。人極勤樸。坐談約二小時。錄其可探者。

一圖書館 日本每區必有圖書館。附於小學。閱者

自下午課畢。閱至九鐘。如芳林圖書館。於左近張廣告。招人入閱。惟不許外國人閱覽。上野國立圖書館。不禁也。凡閱者不論何人。納一錢。自早七鐘至晚九鐘。閉門。閱時不准談話及睡眠。眠則有人推醒。飢渴可自買飯食。許談話。但不設坐。恐久坐妨讀書也。藏書甚多。每月新出之書。添設一架。每年新書不下千種。

二教員遊歷 日本每一小學。必有不住功課之教

員二人。出外研究學問。或入高級學校聽講。或入會研究。中學以上。至假期中。每派教員遊歷研究。半年後回校授課。續由二人再出外研究。如西京大學法科。已有教員四人。去年赴歐洲者。至高等工業學校。每年必派教員二人赴歐研究。

三公共秩序 入園觀劇。除賣物者無一人談話。若小學兒童。從無怒罵。忿鬪各事。入公園中。亦不採摘果蔬。可以見教育之一斑矣。

四軍官教育 日本仕官學校卒業後。可爲隊官。俟入營數年。由將帥薦舉。始得入武備大學。與聞戰略。下此不得知也。如私以戰略授人。卽以軍法從事。然則吾國入仕官學校者。僅一隊官資格耳。往往升爲將帥。詎能勝任。又日本各軍官。每日必上講室研究學術。且須習各國普通用語。

十六日由繙譯員王南復。持留學監督介紹書。赴東京女子高等師範校參觀。該校高師班本科。有中國畢業

生五人。目下留學者八人。是日師範部正值旅行。乃即該校幼穉園及尋常小學高等小學參觀云。幼穉園有秋千架。胡遊架上有六椅子。

接待員云。旅行隨教科書進行。至一定時期即爲之。如採取植物。即須外出也。旅行凡自此至彼。中間可資參考之地。必須記明。該校有如蘭會。教員及學員出資。該學校贈學校一覽表。每人一冊。繪葉書。每人一分。繪葉書。即繪畫之明信片。

尋常小學。男多竹木。女生無之。手工材料。一二三學年同。四五六六年同。一年之中。春秋四季各不同。

十七日。早四鐘。地震。驚醒余等。宿樓上。醒時。聞門窗習習作聲。漸覺搖動。如身在舟中者。約二十分鐘。然房屋器具無恙也。唯報紙載靜岡縣大震。煙突多傾倒者。是日預定參觀豐島師範學校。因同人邀聽佐佐木一演說。乃不果。演說大概具報告書中。茲記其詳細者。如云。換氣採光之法。在西洋則樓閣毗連。房屋櫛比。門

窗多用玻璃。而東洋則樓房少。院宇濶。窗又糊紙。其光線足用。空氣亦流通。何須拘泥。又教員宜注意者。在養成兒童之學習慾望。即爲何而欲讀書及學算也。兒童之名譽心。宜養成而利用之。至近今一般流行自學輔導主義。則不可用。蓋兒童不能自學。何用輔導。

十八日。赴豐島師範學校參觀。豐島位於東京之西北。約八九華里。由小石川乘電車北行。至盡頭處。下車西二百步許。上高坂。乘市外電車。路旁多種二麥。約十分鐘。抵豐島。房屋漸多。居民成聚。及至。聞喇叭聲。蓋八鐘上課矣。校長御園生。坐談未久。命三宅氏接待。三宅曾任河南高等學校教員。與王君直軒友善。並爲余等購備點心。及支那料理。即中國飯食。如是者。凡四日。意氣殷勤。甚可感也。下午參觀至七鐘。回寓。

十九日。午前。參觀四年生國語。題目爲杜鵑多俳句。及中國杜鵑詩句。教員板書如左。
夜入翠煙啼。畫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宋范仲淹)

春殘杜宇愁。越客思悠悠。雨歇孤村暮。花飛遠水頭。微風聲漸咽。高樹血應流。因此頻回首。家山隔幾州。(明李中)

教員令學生各舉杜鵑之異名。曰蜀魄。杜鵑。杜宇。子規。時鳥。不如歸。早苗鳥。杳手鳥等。下堂後該教員就余等請批評。余雖稍嫻詩法。以不通日語遜謝焉。

二十日參觀習字。教員卽三宅氏。上課時先發前課閱過之字。本課臨行草帖凡六字。曰克己謙讓廉潔。以粉筆及毛筆臨寫於後壁黑板上。教員批評。有大小輕重偏左偏右等字。是日午前第四時回寓。以星期六日午後不上課也。課畢三宅求詩於王直軒。余代答焉。

二十一日。星期。乘電車赴神田區。買故書。十二鐘赴神田區源順號中國飯店。公宴經理員翻譯員等。是日休課。中國留學者多羣飲於此。號嘔歌舞。不醉無歸。洵足樂也。

二十二日。參觀豐島附屬小學校。該校有清肅王女公子。子十許歲。教員命向余等行禮而退。肅王名善者。國變後盡室偕行。避居日本豐島左近。

參觀畢回接待室。見壁間有師範畢業生石井梅光錄日人詠富士山詩。其和作用原韻。

是日十二鐘。三宅氏又買飯餉余等。因囑同人各函本校職員。人書對聯中堂。或寸楷一紙。以備暑假展覽會懸挂。藉資仿效。蓋彼邦特重漢字也。是日發校信。囑同事從速書寫。郵寄該校云。

二十三日。王君南復爲陳子靈購物品。乃隨高君仲三參觀麴町曉星小學校。麴町區近日本王宮。多貴族所居。該小學學生多係貴冑。聞有前外部大臣子亦在內。且橫濱大阪長崎北海道富商子弟亦與焉。聞學膳雜費月需十四五元。各級皆有法語。蓋爲外交及互市儲才也。校長法人卜福氏。現充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學款亦由法國國家供給。該校建築極爲宏壯。學生

均西洋服。其號房則爲日人。且攜眷焉。此我國所不許也。

二十四日。北洋大學教員留學政治科磁縣李溥神經病發。自戕未死。同鄉青年會要王君南復爲看護。不及引導。劉王二君乃參觀錦華小學校。聞校長高羽幸。鑰人極精明。頗好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其教育之主張。在使兒童實行意志之命令。該校手工有特別之主張。卽所謂錦華式之加工手工也。加工者使歷年之手工。加工繁雜。加弱固。蓋卽錦上添華之義。此所以命名也。

二十五日。早七鐘半。由大塚窪町出發。凡四換車而至青山。遂赴青山師範學校。該校久以謝絕參觀著。又值校長某出外視察小學。僅觀其設備而已。

是日卽在青山西洋料理館食午飯。午後參觀青山附屬小學校。以無人引導。約二小時而歸。

二十六日。參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各設備約二小時而畢。歷史標本室。有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戰利品。化學

講室約容百二十人。特設天秤室。聞其房基均用塞門德土。築約五尺深。令其穩重。不易震動。蓋天平架稍一傾倒。不便取准也。其物理儀器室。有輕便小鐵道。適於試驗室。便於運搬也。圖書室司書一人。中外圖書約八萬種。編置架上。某架置某書。各登於簿。閱時按簿卽架上檢取。法頗便利。至於衛生則置校醫及看護婦各一人。學生有病就校醫診斷。如認爲重要。卽送醫院療養。輕則在校靜養。一二日卽愈。不特設養病室也。又每教室廊下及通行路側。均有該校畢業生照片。附注各人供職略歷。大抵皆廁身教育界者。亦可見該校在教育界上之勢力矣。至於武術。除柔道劍道。又有弓道。蓋習弓矢者。是日十鐘。我國中學校長參觀團李倬章等。亦偕徐經理員參觀至。乃與之參觀該校附屬中學之英語算術二門。是日爲星期六號。下午例無功課。遂回寓。二十七日。星期。高師附屬中學開運動會。余以大便秘結。服日本妙通丸。大瀉七八次。病不能往。劉王二君往觀。

焉。聞該會均係學生準備。該職員稍作運動。如來寶助興味而已。其指揮評判。皆學生任之。亦可見其富於自治能力矣。是日午後四鐘。參觀東京教育博物館。館長棚橋源太郎外出。該館參觀規則。四鐘以後依例閉館。招待員以余等持留學監督介紹書。乃引入杏壇門。門寬十一間。深三間。內爲大成殿。有聖像及四配像。供以木龕。云係二百五十年前。由我國運往者。其教育品即在殿內陳列。並有日本古代學校及師生誦讀模型。及維新前後所讀書籍。皆在焉。引導員云。本館原爲教育圖書館。故多學校成績。現正增築館舍。將來改爲自然的圖書館。可爲一般人研究自然物所利用。出杏壇門。見有鯨魚頭骨。約長七八尺。高可三四尺。上覆木棚。蓋以供動物學者之研究云。

二十八日。參觀高師附屬小學校。凡分三部。第一部爲連續中學者。貴族子弟多入之。第二部爲都市教育之模範。第三部爲村落教育之模範。又有補助學校。專收

低能兒。是日參觀第二部及第三部。

二十九日。參觀高師附屬小學校第一部及補助學校。是日午後經理員及繙譯員。就神田漢陽樓飯店。爲余等餞別。店主人廣東某氏。留日有年矣。

三十日。偕劉王二君。復赴錦華小學校參觀。午後參觀團公宴經理員及繙譯員。並合照作紀念。是日朝日新聞號外。報稱段總理罷職後。倪嗣冲獨立。張作霖張懷芝助之。政府令馮國璋張勳討之。同人聞之。均失色。劉宗海君乃先與中學參觀團相率作歸計矣。

三十一日。參觀泰明尋常小學校。該校位於皇宮之北。約半里許。校長高橋氏。注重禮法。朝禮訓話。每日行之。約用十分鐘。每月宣讀勅諭。每入講室參觀。則教員令兒童行禮。有披帶者。問之。則值日生也。裁縫講室。全用高座。異於他校。參觀畢。赴日比谷公園參觀。入門有會議場。中一亭用鐵鍊封鎖。環設坐椅。均在風日中。不移動。開係明治維新初次開會所設。今特留爲紀念也。會

議場前面即公共運動場。場內徧布砂礫以避雨後泥濘。且易吸收水分。外周有橢圓形明水道一條。約半尺深。此外有魚池。中有噴水仙鶴銅鑄。水從口出。又有大鳥籠二。一野鳥。一水鳥。餘多花木竹樹。各分界段。每至一處。則有長椅以供休息。其西部列旅順防海大礮一架。坐南向北。上有說明書。云明治三十七年得之俄國。要塞第二礮台海防之物。

六月初一日收拾行裝。以書籍多不便攜帶。乃交中川運送店代運至天津。交教育科代領。並請徐君潤璠向日本文部索介紹書。以便沿途參觀學校。

初二日。清算房飯費。下午四鐘乘車赴兵庫縣。出東京約四五里。路旁有板屋二間。署曰自動車學校。屋外即平野。學者於此練習。聞一星期內包管學好。如此細事亦必須學。無怪彼邦乘車者快且穩也。

初三日。午前六鐘抵神戶。即兵庫縣駐神戶驛前菊水旅館。神戶華商約二千人。有我國領事館。余等鑑於朝

鮮領事之事。早食後即訪我國領事。求為參觀之介紹。領事名鏡。字滌笙。籍姓江蘇人。曾充直隸提學司科員。座間云。本日星期。縣廳例不見客。明日當為諸君介紹。談畢。出遊堂德山。山有保安林。松柏甚多。有姬路小林區。告止云。禁止以火入山。凡落葉柴草土石。不許採取。土地樹木。不許損傷。林內標識。不許撤毀。移轉污損。山口有三森大神社。社屋三間。約如小土地廟。署曰光國大明神。光明大明神。光德大明神。旁屋二間。尤狹小。不足容一人坐。旁有狐形銜草。身披紅布之土偶。已缺一耳。簷下均有香爐。及米豆供物。門上懸稻草繩。尾大頭小如錐。並白紙條摺疊成條。如挂紙錢。塔下有三鳥居。形如中國牌坊。旁立二柱。上橫一木。云鳥居者。蓋野鳥所栖也。上繫紅布數條。書某年月日某人奉納。大抵婦女因病愈施捨者。是日並遊神戶西北之長谷川。觀瀑布。其一在下。流短而廣。土人呼為布引雌瀧。一在山頂。行里許。方至。流長而狹。曰布引雄瀧。並有照片。市之作

紀念焉。

是日下午。參觀神戶華強兩等小學校。該校設在神戶市。中山手通市街名也。專爲教育華僑子弟。教科書一遵我國部令。校長關應鑾君。導觀各室。至。以是日星期。無由觀其教授。亦遺憾也。

初四日。從秘書詣兵庫縣。縣知事以日本親王閱兵姬路。親往接待。由該縣教育科長出而招待。除贈介紹書外。並贈兵庫縣教育一覽表各一部。

是日下午。從領事館主事李君家駟字鐵生。係座師李柳溪先生從弟。乘電車。赴御影町。御影在神戶東。大阪西。參觀御影師範學校。校長外出。參觀二小時而返。初五日。午前八鐘。余三人又赴該校附屬小學校參觀。主任亦不在。遂辭出。是日午後四鐘。赴姬路。凡十四站而至。

初六日。參觀姬路師範學校。時奉天金州人尹生繼善留學於此。午後四鐘。邀遊姬山公園。園口有日俄戰役

奪獲一碼機關砲一架。山上有白鷺城。一曰天守閣。豐臣秀吉築。買券入焉。城旁有石曰鷹姥石。覆以竹籠。云野鷹銜石置此者。城築於日本天正九年。始凡三層。厥後池州輝正增築五層。外觀五重。內容實則七重。第二重有金塑大鳳鳥。旁署御奉祝典。第七重社守護之神。高二十四間。并有照片。其下有菊井。北爲八代城。閣上有望遠鏡。出貨每一分。時約銅元十枚。

初七日。乘車東行百餘里。抵明石。參觀明石女子師範學校。該校附屬小學校主任及川平治。著有分團式動的教育法。亦當代之教育家也。是日天氣酷熱。乃赴海濱望淡路島。休息。至下午四鐘。始返姬路。

初八日。乘快車赴廣島。時午前八鐘四十分也。十一鐘至岡山。少停。時麥已收穫。麥莖均束而曝於日下。蓋以備草帽辦用也。午後三鐘。抵廣島驛。前中村旅館。晚訪直隸留學生劉君敬輿等。時值大雨。天黑迷路。雖有門牌。不辨番號。乃詣警察署。警察按番號導余等至國泰

寺町元吉方。晤敬輿等。警察始返。坐談二小時。歸寓。雨濤未止也。

初九日。同鄉留學劉敬輿。陳韻岩。薛燮之。焦範章。趙子豐等來訪。邀遊比治山公園。山上有御便殿。甲午之役。明治天皇駐蹕之地。久不臨幸。門窗均有鐵架。風護之。殿前有魚池。金魚長二尺。不畏人。時櫻花結實。紅如櫻桃。而小。不可食。

初十日。星期。十一日。參觀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校。高師附設教育館。余等參觀畢。即在館中食午飯。聞亦從飯店買來者。每人用銅元十六枚。

十二日。參觀廣島縣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校。十三日。參觀荒神町小學校。該校在廣島市。日本初興學校時立。校長梅田金米。導余等赴廣島市外之矢賀村。參觀矢賀小學校。歸途經岩嶽山。山有藏原吉永墓。旁懸木牌。詳列該氏功德。蓋亦墓表之類。山上有禪宗

五祖弘忍大師廟。廟之小。僅可容膝。旁一僧坐。一婦人跪而誦經。聞此地奉佛者甚多。是日晚。敬輿等置酒宴余等。其居停主人并招藝妓侑酒。一年三十許。彈三弦而歌。一十許歲。搗鼓舞蹈。約二小時而散。

十四日。晚十一鐘。乘車赴長崎。旅館主人贈紙扇。送至車站。車行始分手。

十五日。早五鐘抵下關。乘輪船渡門司海峽。換車。行至鳥栖站。忘換車。隨赴鹿島。越久留米及荒木二站。始知已誤。乃入站。候西行車。約二小時。乃附車復返鳥栖。午後二鐘至道崎。改乘快車。沿途多僧侶。皆著青袈裟。黃口青鞋。五鐘至長崎。宿嶺南樓旅館。館主廣東人。有二女。皆日本產。出侍客。頗殷勤。同行有戲摩其醫者。以後遂不復至。蓋彼雖生長東邦。猶守我國禮俗。不似彼邦旅店下女。可以任人調笑也。聞此地華僑約一千數百人。有數世不歸者。

十六日大雨。

十七日又雨。如是者三晝夜乃止。此處枇杷甚多。食之甚甘。

十八日。下午四鐘。乘八幡丸西渡。是日天陰不雨。且風力甚微。而船身甚大。略無顛簸。三等船票七元五角。十九日。在舟中沐浴。十二鐘。船主出留聲機演劇。並出糕點餉客。蓋將以索酒資也。

二十日。八鐘。至吳淞口候潮。以船身大不能駛進。午後一鐘。抵上海黃浦灣。有洋員驗訖。乘馬車住泰安棧樓上。

二十一日。持入覽券。赴商務印書館參觀。館多樓房。皆由昇降機上下。

二十二日。乘車赴杭州。沿途多水田種稻。高地則多桑。是日下午住杭城外湖濱旅館。下瞰湖水。如在几下。下臨大道。道西爲湖濱公園。門聯云。與衆共之。以和爲貴。及是時也。其樂無窮。公園爲湖之東岸。遊船多泊於此。二十三日。爲舊歷端午節。遊人特盛。余等亦買舟。徧遊

孤山白堤。蘇堤。蘇小墓。雷峯塔。保叔塔。諸名勝。陸宣公墓。及岳王墓。岳墳遊人尤多。墓前列翁仲六。下有秦檜鐵像。而秋瑾墓。徐錫麟墓亦在焉。是日得二絕句。

二十四日。星期。購買杭扇及西湖風景片。西湖楹聯各書。晚遊外湖。登葛嶺。相傳葛洪所居。山上有鍊丹臺。近人重修。署曰初陽臺。登此可望東海。

二十五日。八鐘。參觀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及附屬小學校。校爲舊貢院。局勢宏敞。城內多僧。有袈裟店及木魚店。可以知佛教之盛矣。至街道則多狹隘。河流入城。多小石橋。其條石如階。高下陡絕。不便行車。故無馬車。雖人力車亦必提挈而上。是以行人多用肩輿。或乘驢。以彼處無馬也。是日下午七鐘。仍回上海。寓泰安棧。

二十六日。參觀上海江蘇第二師範及附屬小學校。晚遊大馬路。買佛經數種。

二十七日。乘車赴蘇州。寓閭門外德源旅館。是日遊城內元妙觀。內有三清殿。獨存。餘被火災灰燼而已。購

新五代史及震川文集。城內街道。一如杭州。因賃肩輿回寓。行五六里。用錢三角。城內繁勝。多賣戲班行頭。是以領戲班主。多赴此製衣箱也。城內有滄浪亭。門閉不得入。悵望而已。又有秦伯祠。亦未及往。

二十八日。參觀江蘇第一師範及附屬小學校。校係紫陽書院改建。

二十九日。擬赴無錫參觀江蘇第三師範學校。因行李重滯。乃決計由無錫回。再乘車。經無錫以至江寧。雖汽車多一往返。而行行李則少一搬運。其勞費正相等也。早七鐘登車。十鐘至無錫。巡詣第三師校。校長顧君倬。字述之。與直隸第二師範校長劉君有舊。見余等至。有如故舊。是日即在該校用午飯。下午擬遊惠山。以天雨而止。是晚仍返蘇州。

三十日。早九鐘。盡携行李赴江寧。下午二鐘抵下關。住天寶棧樓面城。西北隅之盧龍山。上有瞰台。俗名獅子山。與江北老虎山相對。由江寧東至上海為滬寧鐵路。

沿路經無錫常州。自此以西。始有如北方土築之墳。以東至杭州。則多用邱墓。置棺地上。以瓦砌如棺形。甚或露置地上者有之。占土田甚多。久亦同歸零落。良可歎也。漸西漸多。豆漸少。冬青樹。蓋由此而東至上海。南抵杭州。除種桑外。唯稻秧密布。竹林之外。唯冬青最多耳。葉綠而不甚高。夏日作小白花。甚可愛。自丹陽以西。皆土山。穿山洞至鎮江丹徒。過此山漸高矣。江寧城外。晚間多螢火。

七月一日。星期日。乘汽車赴憲兵司令部。登陳君清江。陳君安新縣人。與劉甫卿有舊。時為副官。是日乘馬車遊莫愁湖。荷葉亭亭。垂柳裊裊。洵勝境也。飲茶畢。出遊秦淮河。泊畫船甚多。滿載妓樂。然亦祇如京津坤脚戲園而已。登南城雨花臺。買五色小石。上有方孝孺墓。北有洋人火葬場。南下有茶館。署曰天下第二泉。泉在店內。味頗甘冽。歸途登北極閣。閣在山頂。辛亥革命時。張勳據以禦南軍。南軍據鐘山。砲擊之。閣頗殘毀。事平道。

士稍加修葺。不復如前日壯麗矣。

初二日。赴江蘇第四師範學校參觀。時以天熱休課。僅觀附屬小學校而已。是日赴狀元境江南書局購書數部。

初三日。微開復辟信。急覓報章。一考其實。然卒不可得。下午三鐘。乃約直軒甫。聊渡江北。夜十一鐘。至徐州。直軒因事赴開封。從此換車。余與甫卿遂北。

初四日。早五鐘。至泰山下。時大雨初霽。山色如畫。余以行急。咫尺間未由登覽。良可惜也。下午二鐘。至馬廠。第八師列隊車站。徑行登車。執定武軍下。一時辮髮者皆股票無人色。持免票乘車者。亦均被捕。憶居天寶棧時。棧主人屢持軍用免票。堅請余買。且允減價。當時若貪小利。能免此次之飽受虛驚也難矣。及至搜畢。乃放行。擬津埠已五鐘矣。下車寓醒華旅館。晚訪教育科長。面稟委託調查事件。

初五日。擬回本校。時段總司令已與定武軍開仗。京津

鐵路自萬莊左近。已被掘斷。至初六日。乃與甫卿及其族人伯中。買舟西上。至藥王廟。聞府河無水。不能上駛。乃別趁舟入大清河。至初八日。至龍灣村。下船。步行回家。

十一日。赴古莊頭僱船。畝安州下船。步行宿臧村。距保定三十里。十二日至校。時以北京兵亂。已於月之五號放假矣。小住五日。仍歸家。時保定以西。大雨。舟行無阻矣。

遊朝鮮雜記

王桐齡

一 鴨綠江橋

鴨綠江西岸有稅關。為中日兩國檢查貨物之地。鴨綠江橋甚長。中間鋪枕木。上敷鐵軌。行火車。兩旁鋪枕木。上敷木板。行人。鐵路與人路分界之處。及人路之兩旁。俱有鐵欄杆遮護。較之京漢鐵路黃河橋。設備較為完備。(黃河橋有火車行路。無人行路)每日晨夕。中日朝鮮小販。行商。勞動者。農民。東來西去。經過此橋。

清甚夥。日人在江東江西兩岸橋畔。設巡警派出所。檢
查行人。對於中國人。檢查極寬。不過問其往作何事。隨
卽放行。如二人結伴同行。則答話必須一致。否則不準
通過。對於朝鮮人。檢查極嚴。須帶有警廳允許出境護
照。始準通路。否則扣留。卽使帶有護照。答話稍有參差。
仍將護照沒收。處以拘留刑也。

二 朝鮮人之性質 朝鮮人之體魄

日本人滿面精明氣。朝鮮人滿面忠厚氣。日本民氣發
揚。朝鮮民氣隱忍。征服之國民。與被征服之國民。其性
格自不同也。

朝鮮人富於猜疑心。陰險心。此亦弱者之恒有性也。
朝鮮人貯蓄心最薄弱。因王政時代。官吏、富商、豪農。致
富至若干萬以上者。政府得沒收其百分之數十。故一
般人民。俱有一今朝有酒今朝醉。思想。不顧將來也。
朝鮮人力車夫。得錢數一日之酒飯資。卽回家高臥。雖
與以多金不動也。若在天津。則有錢卽勞動。雖赴湯蹈

火不辭。違論時間也。

日本人好及時行樂。飲酒看花宿娼之事。習爲故常。社
會上不以爲非。故貯蓄心亦薄弱。然日本人好勞動。得
錢卽花。性質頗似天津人。不似朝鮮一般人民之惰懶
也。

日本人身體矮小。朝鮮人身體高大。女子之強健。不弱
於男子。遠非中國婦人所能及也。

三 朝鮮人之運搬方法及運搬器具

中國日本行商小販及勞動者。荷物以肩擔。朝鮮人以
背負。就外觀上言之。似乎以肩擔者靈便。以背負者笨
拙。然而以肩擔者。其支點在一肩。費力較多。形勢較爲
危險。以背負者。其支點在兩肩。一背。費力較省。且形勢
較爲穩妥也。

在京城路遇朝鮮人。以木架夾一大豬。負於肩上。入城
販賣。其豬之重量。至少亦有中國京稱一百七八十斤。
其負荷力之強。實爲驚異。

朝鮮人販賣稻草柴薪。俱用背負。高出於人頭四五尺。遙望只見薪動。不見人行。或用驢馱。則高出於驢背七八尺。遙望似柴梁自己移動。絕不知其下尙有驢也。

朝鮮女人運搬物件。以頭承之。頂上先帶一布製綿圈。約略使頭周圍與頂平。然後將物件放上。目不下視。行甚穩便。大約一木桶水或三個紹興酒（以三爲數使周圍重量平均只有二個則重量偏著兩邊不能頂也）之重量。頂之走路裕加也。

在平壤坐人力車。已托旅館主人僱妥朝鮮車夫。旋被日本車夫攘奪買賣以去。被征服之國民。雖勞動職業。亦不敢與人爭也。

京城人民甚忙。街上往來之男女。多步履矯健。無安步當車如中國者。蓋工場已創立。教育已開始。人民多有定職業。不能如北京旗人之游手好閒也。

四 朝鮮人之服裝

朝鮮男子。剪髮者甚多。椎髻者亦不少。蓋舊習慣一時

難遽剷除也。婦人所梳之頭。前分西瓜頂（北方方言謂髮向兩邊分開也）後擰麻花頭（北方方言謂將髮分成幾股捻作麻花形然後總梳爲圓頭也）頗似北京之時世妝女子。梳辮亦頗似北京大姐。

朝鮮人承箕子遺風。色尙白。夏天着白色夏布衣。冬天着白色絨衣。似於黑色吸收太陽熱度之理。全未了解也。

朝鮮男女皆着褲。惟下口太肥大。形勢擁腫。男子大衣長至膝以下。比中國長袍稍短。運動較爲靈便。女子之上衣長至胸。兩乳垂至衣外。小兒吃乳不用解衣。無論貧富皆着裙不着大衣。裙束在胸前。全身衣服皆白。乍觀之極似中國舊戲上金山寺斷橋亭等劇白蛇之裝束。

朝鮮男子所帶之帽。形似西式大禮帽而小。只能覆頂。不能及額。用馬尾織成。以帶繫於下額。勞動者不帶帽。只帶網巾。用黑絲織成。形似中國舊式女子所帶之昭

君套繫於額上。以收斂短髮。與中國舊式戲劇所用之網巾相似。乍觀之。極似唱殺狗之曹莊。

朝鮮上等人所用之雨帽。用油紙竹子糊成。形似中國雨繖而無柄。帶於帽上。以禦雨。惟形式大小。只能覆頭。不能覆肩。下等人所用之雨帽。用草編成。中高周圍下。形似蝸牛殼。形式甚大。可以覆及肩背。途中遇暴雨時。蹲踞於地。可以籠罩全身。

朝鮮人無冬無夏。皆着綿襪。上等人着絲襪。形勢窄小尖峭。雖無纏足習慣。料其中亦必有許多做作。蓋我輩普通人之足。絕不能穿故也。勞動者着草鞋。下有草底。上有麻圈。周圍拴以麻繩。與日本草鞋形勢迥異。夏天不着襪。雨天着木屐。形似小船。中間低。兩頭峭。與日本之木屐形勢亦迥異。

五 朝鮮人之房屋

中國多磚房。日本多木房。朝鮮多草房。日本房之簡便。已爲吾輩所驚異。然猶有可取者。曰清潔也。朝鮮房屋

建築法。普通人家用木作架。上覆以草頂。周圍環以草籬。外塗以泥。而屋成矣。無院落。無牆壁。引火極易。防盜極難。鄉間建築皆如此。不論貧富也。都市之中。稍華麗之房屋。皆有小院落。院有大門二扇。類似北京車門。左開右閉。開者爲人出入之所。閉者以供大小便之用。每逢客人入門。主人照例讓客解手。大門之外。尿管橫流。小巷之中。行人不踏臭泥。不能通過。穢濁殊甚。近來日人極端干涉。通都大邑。此等習慣已廢止矣。院內住房。爲口字形。頗似北京之四合房。而無天井。四圍皆有迴廊。有窗無戶。廊下脫鞋。由窗出入。窗臺約高尺餘。室內地上皆鋪石板。上敷以最厚之高麗紙。西北角一間爲廚房。其下燒火。其煙可達室內全部之地板下。冬天溫暖。夏天蒸熱。室內無牀無炕。以地板代炕。無高棹。無椅。以矮几代桌。以鋪墊代椅。後有靠枕。盤膝而坐。几旁有唾壺一。尿壺二。上皆有蓋。或有用紅藍花磁者。我輩初見時。猶以爲點心盒或茶葉罐也。主客坐談久。可以隨

意取尿壺小便。與中國南省人之坐馬桶無異。不以爲怪也。街上官廁所絕少。出門時必須在旅館內小解。否則出門以後。除去公園博物館以外。必須在商店或人家覓地解手。殊費周折也。

六 朝鮮人之飲食

日本人早午晚三餐。皆白米飯。菜多用魚。頗似中國南方生活。朝鮮人中等以上者吃白米飯。中等以下者吃雜糧。無一定度數。每早晨作飯一次。每人分與一大銅碗。隨意取食。最普通之菜爲醃辣菜。每年陰歷九月間。取白菜若干。加鹽及香料辣料封置甕中。至十二月間。開封即可食矣。其上等者每鋪白菜一層。隔以萍果、火腿、醃魚各一層。其物含酒精甚多。初食時又臭又辣。不能下咽。食過一二十日。則又香又甜。每飯非此不飽矣。朝鮮人過年節時。以此物送親友。富家或醃一二百甕。取其容易攪置。不至於腐爛故也。

七 朝鮮之官妓

朝鮮從前無妓女。只有官妓百餘人。皆國王女樂官也。午前十點入朝。伺候國王用膳時奏樂。午後二點下朝。三點上衙門。五點下衙門。回寓。七點出門。自由營業。其衙門曰教坊院。長官係二品大員。亦妓女也。其屬官皆妓女。品級自三品至七品。年歲自十餘歲起。卽入院學習。至二十四五歲。卽到停年期。照例應告老從良。朝鮮宮禁甚嚴。妓女絕無入宮者。貴戚大臣。亦無娶妓女作夫人者。其官妓致仕後。多嫁與自己品級相當之官員作妻。

朝鮮舊無馬車。一品大員坐轎。二品以下四品以上官員騎驢。五品以下步行。獨教坊院官員上朝時。朝服玉帶。乘轎。下朝後。裝束與尋常婦人同。自由營業時。出入不乘轎。攜帶頭着綠頭巾之男僕一名。陽爲龜奴。陰爲父桿。凡客人叫條子時。必須有人紹介。否則不應酬。表面上係講交情。非爲金錢也。其纏頭金第一次八元。此後用幾何法遞進。加至百倍爲止。(第二次十六元第

三次三十二元第四次六十四元。再喚則不索纏頭矣。取費極奢。故嫖客極少。其陪酒時。官妓坐上座。客傍坐。主人下座。官妓先把靈一巡。清歌一闋。乃就席待飲。不終席而去。

八 朝鮮之氣候 京義京釜鐵路之比較 朝

鮮之山

朝鮮北部多風。南部多雨。北部寒冷。南部溫暖。北部毗連滿洲。爲大陸氣候。南部接近日本。爲海洋氣候也。京義鐵路兩旁。村落不整。多草房。開城爲後高麗時代之京城。亦荒涼特甚。車站亦卑小狹隘。無繁華者。京釜鐵路兩旁多稻田。村落較爲繁盛。土多紅色。含鐵質甚多。

朝鮮境內之山。多新栽之小樹。雖不如日本境內之繁茂。猶勝於中國之荒涼也。

高麗近狀

鐵 樵

日本自併合高麗以還。頗多所改革。而高麗人則亟亟

保守其故態。凡日人之措施。無能軟動之。且益引起其厭憎。吾遊茲土。見種種事皆顛倒錯亂。可謂好惡拂人之性者。其人民鄙塞。無以異於昔者。在現世界中。根性頑鈍。不足受文明鞭策。此其首屈一指矣。

日人經營此土。可謂獅子搏兔。其計畫之偉大。進行之神速。有可驚者。計是邦之易主。纔數年耳。而城郭改觀。人民非是。每入一繁盛都會。輒見坦蕩之街衢。精美之建築。闐闐輝煌。萬彙亭毒。木鞋閣閣之新主人。多乃無算。繼此以往。更閱數年。縱有丁令其人。化鶴歸來。將無由省識舊時風景矣。又其兩都會之間。築四牡並行之康衢。或鐵路。鐵路工程。大半在進行中。電線已密布如蛛網。又有礦產多處。皆已著手開採。而蠶桑木棉。凡原野可耕種地。已無處無之。據確實調查。日人之移殖來此者。已達五十萬人以上。而凡一官職有尺寸之柄。與夫交通機關。如郵電等。皆彼短小精悍之新主掌之。是其謂爲高麗。毋寧謂之日本。蓋高麗者。歷史上之國

名。而現在之地名也。雖然。文明事業。所占之面積。特四分之一耳。苟一考察其土著之生活。則高麗亡國一重公案。幾令人盡忘之。彼等事業上。既無絲毫之進步。精神上亦無若何痛苦之表示。直如桃花源人之不知有漢。此則爲吾歐人所不及料者。卽其首都漢城中人。亦無在不有此現象。凡平坦之道路。便利之鐵軌。壯麗之建築。及郵便電燈種種。皆非高麗人所喜。彼等恒冷靜其頭腦。以熟視無覩遇之。其服式仍舊制寬博而長之外褂。以白色竹布爲之。冠不規則之帽。巍然隆起。其式樣殊覺無所取義。非帛非布。以黑色馬尾爲之。其種種風俗。仍舊時。當日人未至之日。彼高等社會之婦女。終歲足趾不踰閣。苟不得已而出者。則以夜。且須驅逐行路之男子。今日所異者。特無權力禁止行人耳。其宗教仍舊式。所崇拜者爲山神。神之祠宇。恒在山足道旁。高不盈丈。而齋牲禮往祈福者。相望於道也。

世紀。觀其陳列之形式。如讀東方民族史之畫圖。以乾草或稻莖爲褥。著地鋪之。方廣不盈丈。白色大衣之商人。陳種種賣品於上。而蹲踞其旁。手烟管長數尺。徐徐吸之。容色莊敬。如對大賓。然凡貿易較及錘銖。斷斷議價。此固東方閭閻中習見之事。高麗獨否。每市物購者。或以爲昂。肆主人則返其物於故處。危坐吸烟。更不作一語。其弛弛之顏色。若惟恐買客之不速去者。以故市中幾不聞人語。此其故自吾西方人觀之。頗索解無從也。全市中不見有婦女。則其國俗固以錮閉女子爲禮教者。雖下等社會婦女。亦深藏罕見。此其特色耳。市中有塵肆攤肆。塵肆中人。類端居多暇。攤肆卽彼以糞糞鋪地者。其商品爲食物。爲器皿。爲布。若衣。若冠。若草鞋。爲烟草與土產之酒。酒以米汁和麴發酵釀成之。全市所有止此。無他長物矣。無論塵肆攤肆。無有貨兩種商品以上者。而所貯又絕少。苟一次購物。在一打以上。則非但不爲店人所歡迎。而轉遭白眼。蓋多購則罄其所

有不能給。是有意譏侮也。是故操奇計贏之事。爲彼等腦筋中不具之知識。土人有格言曰。需物之量。苟多宜。分數次以買之。匪夷所思已。

每日之晨。街衢中爲大羣之牛馬所充塞。更有多數苦力負薪以行。蓋皆來自鄉間求售者也。負薪人之狀。至奇。薪爲帶黃葉之樹枝。其負之之器。名（極乾）爲一種木架。縛之於背。置薪其上也。高麗人之用此物以爲運輸。蓋數百年於茲。每一男子。縛極乾於背。能負重至五百磅之多。五百磅樹枝之體積。可以專車。今以一人負之。於是巍然而高。龐然而大。橫闊五六尺。高出於其頭上者至六七尺。脫此等人。辛苦積錢。久之。其力足購一馬。則弛其所負之薪。儘量裝載於馬背。馬之負薪者。其背上堆置高至八尺。黃色枝葉之下垂者。蔽其體。僅露頭與蹄尾。驟觀之。如柴堆之自行然。繼此以往。辛苦積錢。又久之。其力當可購一車。然彼等則不敢有此奢望。蓋以馬拖車之知識。爲彼等夢想所不到也。脫此

等苦力爲外人所雇。使搬運室中陳設。則衣櫥臥榻。不可捆載者。彼亦強負之於背。或人力不能勝。則以牛馬馱之。牛馬之脊隆起。不適於置物。則用繩索無算。縱橫牢繫之。曾於漢城之火車站。見兩人提一馬。以箱籠數事置馬背。而強事捆縛。蓋運之至旅館者。爲狀至不規則。其愚駭直令人憐憫。此等苦力。亦有一總機關。如吾歐之有挑駁公司。惟此機關之年齡。實地球上之異聞。溯其創始之日。乃遠在千五百年以前云。其大多數人。民專業運輸。終其身不知人間世有他項事業。惟知負重於背。越陌度阡。自甲地以至乙地。朝朝暮暮。積年累月。自少壯以至老死。嘻。難已。

雖高麗人頑固性成。凡外國文明。不喜摹仿。而於廣告一事。意必取法日本。凡一店肆開張。或有特別貨物求售與貴人。有事布告。則雇人負廣告。行於通衢。略如日人賣藥伎倆。第彼等所用者。非木板而爲旗幟。其說明之法。書畫並用。畫尤多。五色燦爛。圖其目的物之形狀。

人負一旗以趨。有多至十餘旗者。旗愈多。觀者益注意也。

自表面觀之。日人之居此。似乎土客雜處。無虞無詐者。其實劣敗人種。嘗爲征服者所震懾。彼高麗人雖劣。固尙有其自己之魂靈者。此事吾觀於其人民之好音樂而知之。其樂器最普通者。爲木質方形。而有多數之弦索。其音略似風琴。每一地戶口之多。如吾歐教區者。必有所謂音樂研究會。每會中輒見此不知名之樂器。漢城中有土人所設之樂器肆。規模可觀。其中所有種類至多。有若桶者。有若鼓者。有作三角形。若獸形者。工作頗精緻。又有銅質之鑼。與竹製簫管。吾爲之攝一影。凡東方樂音。其聲調多不入耳。高麗亦然。每值諸器並奏。繁響動地。心神爲之不寧。然吾曾於薄暮。散步於山巔。水涯間。有笛聲自遠而至。其音悲涼婉轉。令人悽愴。其亡國之後。傷心人爲此乎。抑自昔而然耶。

吾嘗游途中。見有所謂椅橋者。妙繪圖傾。軒軒高舉者。

爲貴官所坐。爲木質之椅。椅兩旁附長竿各一。竿端繫繩。上復橫較短之木槩。置木槩於肩。上者爲昇夫。蓋如是。則行動時可不動搖。昇夫八人皆黑衣。其白衣者爲衛士。此貴官殆從甲縣赴乙縣者。故須衛侍。其坐褥爲雪豹之皮。此豹皮乃貴族之標幟。非其人不得僭用。當日人未占領此土時。此貴顯之地位。可以金錢購得之。買者爲平民。賣者爲政府。生涯頗不寂寞。彼擲金錢以獵高位者。既得高位。則亟亟思收回其資本。於是巧立名目。以事聚斂。或羅織周內。以收沒國人財產。至亡國之日。殆已搜刮淨盡。自入日人掌握。此等稅政。始一掃空之所可異者。此邦易主。纔數年耳。前此舉國饑寒。民無蓋藏。今則以富厚自豪者。無慮數千人。彼等皆從事企業。支出不貲。未嘗以阮囊羞澀聞也。

高麗官宰之裁判訟事。恒於其公署之天井中執行之。人民可任意入觀。略不禁止。吾因得攝影。其規則惟判官得坐。餘人皆立。被裁判者則跪伏。高麗之折獄。無公

理可言。直至亡國之際。其黑幕猶未揭去。每遇刑事訴訟。其人苟判官認爲有罪。則無復有置喙餘地。若稍事抗辯。嚴刑隨之。雖含冤負屈。亦自誣服。無如何也。而訟而得直者。必其財力有以致之。賄賂之進。恒明目張膽。蓋羞惡之心。已爲習慣所消滅。富人苟涉訟。則忍痛金。貧人涉訟。斯忍痛皮肉。不暇怨官宰。最可笑者。有時監獄患人滿。則擇囚之貧者。故授之隙。俾自遁去。不問罪惡輕重。亦無須贖鍰。此等情形。頗與支那相似。雖支那已著意圖新。吾觀於此。猶憶其歷史上之陳迹也。土人釘馬掌。其法亦至拙劣。以繩縛馬腹。懸之於梁。俾微便。使前後各一足。略可著地。更縛其一足於柱。餘一足。一人奮力持之。一人蹲踞於地。持鎚打蹄鐵。此馬之痛苦難堪可知。又彼等治此。不知藉火力作用。惟以大鎚力擊之。苟舊蹄鐵已敝。易以新者。則就固有之釘孔。入以更大之釘。皆有馬者自爲之。無鐵匠專業此者。則馬亦不幸而有高麗主人也。

高麗之教育。前此歷史若何。吾不暇深考。若在最近數年前。則有所謂大學校。校中學生夥多。學級無算。然僅有大學之名。若考其課程。則吾歐幼稚院中所有者。亦廁雜其間。不可謂非怪象也。今則兩等小學。隨在遇之。此事當感謝日人。而耶穌傳道會之功。亦有足多者。此等小學。夏日門闔洞開。其內容。行道之人皆見之。學童衣潔淨之白衣。席地趺坐。治課程絕勤。頗有索解不得者。何以東方人之讀書。必大聲唸誦。高麗之學童。亦無一人違此公例者。旅客之來是邦。第聞羣兒喧噪如蟬鳴者。即可知附近有學塾也。此等學童。其品性才能。視日本之小學生。或當有間。然以吾所見者言之。類皆聰穎耐勞。富自治力。能忍耐攻苦。是必爲跨竈之佳子弟無疑。每一學塾。童子數十。先生一人。長幹之烟管。莊敬之顏色。殆高麗人視爲國粹者。第見其正襟危坐。聽學徒之高唱。烟縷繞繞。頗略無倦容。

其俗亦早婚。婚嫁時期。大都十二齡至十五齡。女子有

笄年猶待字者。則國人以為不祥。其婚約之訂結。為事絕奇。似乎男子或女子之家族。人人有評騰可否之權。而本人獨無之。蓋婚約之主動。非兩夫婦之自身。而為其父母及諸姑伯叔也。此未婚夫婦而為佳偶。則色然而喜者。亦為其父母與諸伯叔。高麗人之家政。男女之別絕嚴。其屋舍之構造。常分前後兩宅。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截然而分。七歲以上之男女。乃不得同席。以故雖兄妹亦絕少相見之時。其他可知已。是故婚媾之初步。必為兩家父母之感情結合。舍此無他道也。其為事頗直捷了當。無宗教上之儀式。亦無法律上必具之條件。吉日既屆。男子乃束髮於頂而加冠。此事為是日第一儀注。由戚族中之贊禮者為之。蓋高麗之童子。皆有豚尾垂於腦後。束髮於頂。加以冠。是為成人。既冠之人。雖齒僅十二齡。不得與平時竹馬交遊。從事嬉戲。紙為蹴鞠等事。皆不復為。而廁身於前輩父執之間。其社會中無所謂獨身主義。苟不娶則不加冠。雖年事至五十

六十。仍垂豚尾於腦後。不得享成人所有諸權利。苟有過誤。人亦以童駭宥之。弗苛責也。婚禮之舉行頗簡單。僅兩新人行相見禮及交拜禮。皆由戚族為之指導。所謂相見禮者。彼此相視而已。自吾人之理想言之。此兩夫婦者。無論他日為靜好。或交謫。而當此結婚既成之日。始為第一次之相見。以目中人。證意中人。彼此必有甚難堪者。苟非工於掩著之人當此。吾以為非笑則哭耳。行禮既竟。乃張筵。筵中所有餅餌糖果。名色頗多。其餘則為不可名之肴饌。其餅餌之形式。頗有可觀。筵讌既畢。新人則為人導入洞房。繼此以往。新嫁娘遂如獄囚之被羈。畢生歲月。皆消耗於所謂洞房之中。其俗女人無名。人之言及之者。不曰某某之妻。必曰某某之母。而其夫之招之。則用兩字。此兩字譯其意義。則上一字為來。下一字為語助。此則可為噴飯者也。至若女子之權利。直無足道矣。前此此半島國中。共養陸軍八千人以上。今則悉受管

轉於日本軍官軍隊之編制與操法。皆除舊更新古制之軍械廢棄。而代以新式快槍。且以時訓練。無或間斷。是新主人者。誠能無忝厥職者矣。國中軍官。吾於其演武場中見之。帽作圓形。飾以烏羽。衣服詭異。殆仍彼祖宗之遺制者。此劣敗之民族。前此固未嘗以武力見知於世界。然要亦非易與者。觀於江下礮臺。與美人爭証之役。抵死抗拒。至棄其拙劣之器械。徒手肉薄。是當時已稍露圭角也。

吾謂高麗人多倒行逆施。觀其土木之工作。則前言洵非誣。彼等造屋。輒先置屋頂。屋頂既竣。然後造牆。又不知梯級之作用。其由平地登屋。則架一坡斜之橫木。以爲階。磚瓦與灰。皆從此傳遞。又其屋雖木質。而構造乃不用釘。凡兩板相合處。挖凹凸之槽。互相銜切。而以鳩尾楔固之。爲狀拙劣可憐。如舊衣之經縫補者。高麗農婦之一種雨具。恰如蝸牛之負壳。就其被服之狀言之。可名之爲雨帽。龐然而大。經可三四尺。極臃腫

醜陋之致。然彼等限於智慧。殆無以易之也。此物掩護頸項肩背。以至腰際。彼等恒於田間工作時用之。若值驟雨。則負風蹲踞於地。上衣下裳。皆可勿濕云。

高麗人食量最大。驟遇之鮮有不驚其胃力之強者。以吾所見。殆無一不倍常人所食。及究其致此之由。則彼族慈母之愛其子。輒儘量予以餅餌糖果。而不稍限制。是習慣已於兒童時成之。由來已漸。宜其有此矣。以故食物之店。隨處皆是。旅客於此中。可以得村醪。若各種飲饌。飯與豆腐與肉與雞。皆有之。有一事與吾歐人之嗜好略同。卽野讌是也。彼邦最流行之宴客。恒於郊野或山林勝處。且有召歌妓伶人者。土人呼伶人音如（技生）。其所演略如日本人之所謂技師。每值此等宴會。村店中人乃大忙。呼嘯從事。殆口與手足均勞動耶。民間之遊戲品有兩種。其一爲紙鳶。其二爲弓矢。吾見有背負箭壺者。彼族善射者也。此等武器。在今日已爲考古者之材料。詎彼中造詣至精者。弓強弩勁。其技能

乃能落飛鳥。死脫兔。化朽腐爲神奇。其才力良可驚。然此等人。乃不爲上等社會所齒。身懷絕技。力能致虎豹熊鹿。乃不能博彼中走肉行尸之青眼。此亦好惡拂性之有力證據也。習俗既視獵者等於輿臺。於是自好者不爲爲之。皆飢寒所驅迫耳。其射獵之法。恒用鳥獸皮革飾。屢鼎置之林麓。以賺生物。又有一種專事獵虎之人。輒於深山大澤中尋生活。而所恃武器。弓矢外。僅備有用火繩。然放之鐵銃而已。完好之虎皮。價值絕昂。虎之牙爪與血。亦可值錢。蓋彼中貴重藥品也。彼等謂食虎心一枚。雖甚儒怯。終立變爲壯士云。

此篇所述。可謂喜笑怒罵。淋漓盡致矣。吾觀西文記載。凡關於國際者。頗不肯輕率著筆。脫高麗至。今未亡。則本篇措辭。必稍留餘地。不至如是之甚。嘗聞吾國人奮激之談。有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雅。譯是篇既竟。不覺憮然太息。曰。亡國之民。可爲而不可爲也。吾文謏陋不足道。第推測西人心理。

倚亦足資觀感。不僅供茶餘酒後遺興之需。或譯者自誌。

天笑傑作
近史小說

留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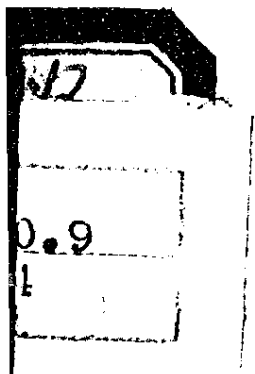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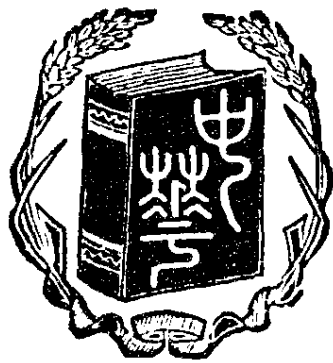
一二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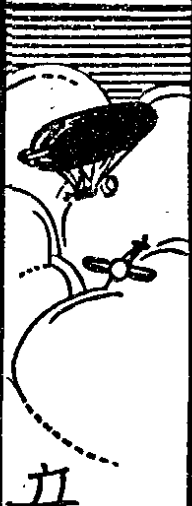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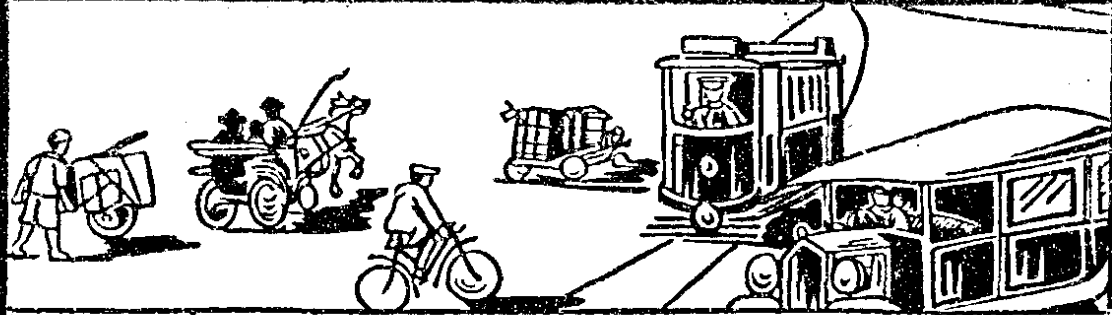
每集價五角

三四集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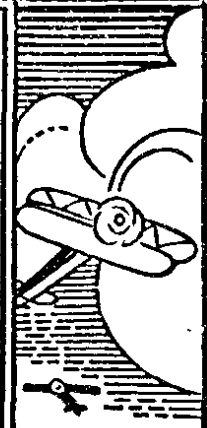
此書以梅蘭芳爲主人翁先敘梅郎家世次敘梅郎得名而將清季至現在十數年之政治外交遺聞軼事依次敘入光復詳情以及民國數大案均深悉其真相調訪其祕密於歷次政變兵禍之由來尤能明其癥結所在書中有偉人有政客有軍閥有遺老有名士有美人善善惡惡奇奇怪怪無不因此書而披露天笑先生爲此書南北奔走十餘次或四處探訪或實地調查或諮詢當事或搜尋案牘整理結構成此一書期爲中華民國有系統之歷史固不僅在章回小說中放一異彩也

中華書局發行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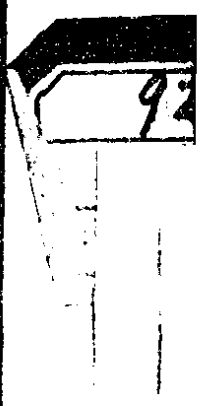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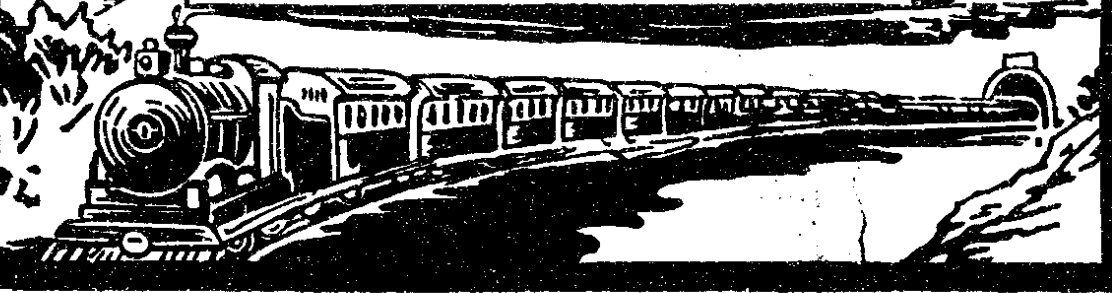


時余

國外遊記彙刊

第二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5495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四

日本遊記

台灣遊記

南皮張遵旭

國五年四月三日曇風。

8 前十時電詢大坂商船公司。知新高丸本日進口。轉

61 汪君子實。決定今日東裝起身赴台。蓋由福州至台

88 雖係定期航路。然因交通不便。輪船之進出口。有時

62 更。余等既決定坐新高丸。遂至省長廳長及各科辭

06 十一時許。同汪君乘馬車到將軍署告辭。經福新街

3 塢尾。時則第一中學校校長王君梅堂。師範學校校

長林君一謬。實業教育兩科同事。毛君植周。林君獲我。

陳君桂屏。聶君達之。王君碧溪。吳君育庭。張君韶九。先

後來船相送。一一握別。少頃。沈君節如亦到。蓋將軍所

派之代表。與吾等相約同行者也。二時利華小輪船由

台江展輪。三時半至馬江。登新高丸。船長為石川義定

君。船之噸數為二千四百八十八噸餘。蓋航

船也。該船到閩。載有豆餅鐵條木材等項商品。近

卸貨。小船蟬集。晚飯後。看時事寫真。及東京畫報。多係

去春三月間。中日交涉時所發行。目之所觸。追念吾國

積弱之原因。以致受人侮辱。不禁感慨係之。是日在船

中。商定旅行日程表如下。

三四兩日船中。

五六兩日住台北。

七八九等日。在台北調查共進會會前準備情形。

得暇往淡水一遊。

十十一兩日。在台北參觀共進會。

十二至十五等日。往台中。嘉義台南打狗等處。

十六日回台北。

十七日起。在臺北調查共進會設備情形。

十一時就寢。

四日曇。

A 010128

午前十時起。在船遊覽。是日天仙戲班。應臺灣共進會之召。亦乘該船前往演劇。八時許。令人先後登船。坐臥於甲板上。辮髮垂垂。形態醜醜。令人生厭。演劇在東西各國。於社會教育上。本占重大之勢力。舉動言談。皆足資人觀感。豈有若是之醜醜耶。是日十時五十分。新高丸展輪東行。風平浪靜。一路山河。都堪入畫。午飯後。登甲板遠眺。兩岸景色尤佳。二時許。船體漸搖。歸室臥息。夜間幸平穩。

五日曇

三時半。停輪基隆港外。待海港檢疫所檢驗。天明。總督府派來代表。技師野呂寧君。暨小林河村兩事務官。秘書課木村君。外事課森永君。關口長之翻官。及林薇閣君。所派事務員陳培煥君等。登船相送。少頃。船入口。同登岸。先到大坂商船會社基隆出張所。晤支店長白莊司芳之助君。基隆廳長三上喜千藏君。握手言歡。乘八時特別急行列車赴臺北。同時五十分抵臺北。台紳林

薇閣君許丙君陳培煥君。協贊會招待委員楊君林君。鐵道旅館主人柏能君。均來迎。因由停車場乘車至鐵道旅館。見街衢之宏敞。房屋之整齊。交通之發達。衛生及諸般設備之完全。實出乎吾人思議之上。予住樓上第十四號。汪君住九號房。沈君往十二號房。休息片刻。客散。即電達將軍省長。報告抵台情形。午飯後。余等三人同出。至附近散步。晚乘汽動車赴大稻埕。春風得意。樓。應林君薇閣之招。同坐者除余等三人及主人外。有泉州鹽務總局正局長何崧齡君。廈門鹽務總局副局長徐模君。許丙君。河村徹君。小林音八君。關口長之君。九時散座。仍乘汽動車回寓。僕人送來總督請帖三紙。約予等明晚六時赴邸晚宴。

六日晴

午前十時起。九時關口君來訪。九時五十分。同乘汽動車赴總督官邸。訪總督安東貞美君。溫和可敬。年逾五十。兩鬢皆白。有長者風。談話約二十分鐘。大概云台灣

與福建有特別之關係。兩國人須時相往來。諸君此行。極爲歡迎。尙望以後常臨敝地。可以互相增長見識。疎通意見云云。予等答詞致謝。出訪民政長官下村宏君。以表謝意。下村君隨出書冊。乞予等作書。書畢。與辭。到民政部。警察署。財務局。通信局等處。旋至共進會事務所。晤事務部長高田元治郎君。見其處理會務。忙碌異常。如臨大敵。予等匆匆數語。卽行退出。十二時歸寓午餐。午後二時半。關口君復來。同車至營林局。鐵道部專賣局等處。謁見主管各官員。旋卽歸寓休息。三時同汪君至台北醫院。晤院長稻垣長次郎君。因汪君詢問治療牙疾方法也。歸寓。又約沈君同赴大稻埕建昌後街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訪林薇閣君。五時半。又乘自動車赴總督官邸晚餐會。主客凡二十人。我國人幾居其半。林鶴壽君。林薇閣君。辜顯榮君。許君。何君。徐君等皆在座。八時散會。告辭歸寓。得許使來電。同時拍電。報告在台優承待遇各情形。事畢。余等同至旅館近傍散步。

七日晴。

午前九時。總督官房外事課森永信光君。總督府技師掘內政一君。關口君同來。代予等訂旅行日程。並云總督特派掘內君。與予等同赴南部。十時許。余等同出至勸業會第一會場。卽爲新建之台灣總督府。共五層。高凡一百八十尺。地下室爲事務室。餘皆充陳列室。各部皆粗具規模。從事裝飾。設備布置。紛至沓來。忙碌情形。聞出品總數。已達四萬九千五百四十一點之多。會場全部。均得恣意參觀。十二時歸寓。午餐畢。復至第二會場。參觀南洋館。蕃俗館。機械館。各館之布置。大部分亦已完全。茲紀其要點如下。南洋館之內部。裝飾極爲美麗。如我國福州。廈門。上海。漢口。廣東。汕頭。香港等之出品。點數已達二千有餘。如茶。生絲。錫器。麻布。絹布。漆器。刺繡。彫刻品。木工品。玉類。文房具。蜜餞。食物等。星羅棋布。頗足以資觀覽。惟此項商品。僅投少數人之嗜好。其組織又皆小規模耳。其他有北婆羅洲各種建築造船。

用木材。橡皮。蒲葵。椰子。檳榔。各種熱帶植物。菲律賓部中。陳列木材。烟草。椰實。橡皮。單寧。染料。松脂。貝殼。羊毛。穀類植物。纖維。蕨。葛等類。及南洋一帶各種土人用具。壁上懸有風俗畫。如馬來半島之採錫。土拉區島土人舞踊。土人吸水用竹筒。爪哇人裸體生活狀態。其他如森林橋梁道路等件。纖悉俱備。若有時間。從容以研究之。則南洋物產風俗。可知梗概。所惜者。予等行踪甚急。無暇及此耳。蕃俗館中陳列物品。尤為吾人所罕見。罕聞。其蕃人油畫。彫刻。木椽。木板。畫。粗率淺陋。一望而知。為未開化人類之製造品。茲舉其要者而言。如木刻神像。全島各社蕃人生活狀態。蕃地風景等。又有蕃人飲具。用粗木製成。平鑽兩孔。凡蕃人親密者。則執此器兩人共飲。此外有蕃人禮裝。家屋。穀舍。武器（銃砲。概係西班牙人占領台灣時代所輸入者）。火藥。機械。鉢。瓿。鹿角獸皮。及各種裝飾品。均網羅其間。但不見蕃族文字之出品。詢諸館人。云蕃人向無文字。計數則用結

繩。商賈尙在物物交換時代。亦無貨幣。經濟幼稚。可想而知。本島之蕃族。依其進化之程度。可分為熟蕃。化蕃。生蕃三種。生蕃由其言語習慣系統上。可分為台壓兒。塞塞。佗。浦濃。茲臥。排宋。阿迷。壓迷。七種。其分布之地域。約一二·五〇方里。大小社數約六百七十二。人口約一二九·〇〇〇。每社各有其領域。其生活狀態。為數百之小部落焉。機械館內。陳列各種原動機。發電機。電氣諸器具。暨製造染織各機械。旋到第一會場分館內。陳列日本內地商品。開點數。達至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八點。原定陳列於第一會場者。嗣因點數過多。難以收容。故臨時增設分館以充之。閱畢回寓。台北廳長加福。豐次君來訪。並告余等以外間謠言。今為保護旅次安全起見。特派警衛二人。隨同。余等力辭不獲。因以一笑置之。然彼等之熱心。亦可感也。旋談及此次勸業會之目的。一為發達工商業。一使一般日本人。知台灣內地經營之成績如此。設備之完全如此。各種機關。已日趨

發達。無非引起日本人多移住此地。以實行其殖民政
策也。噫。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國亡種滅。其原因結果。卽
在此也。並云該會經費。係由大正四年度。地方行政費
項下。支出二十五萬元。五年度二十五萬元。各處之寄
附金約十八萬元。其他有市之費用。及各地之費用。個
人出品之費用。統計之該會總經費。將來須百萬元之
譜。予因詢台灣之歲入年約若干。告以年約五千五百
餘萬元云。台北廳長去後。余同汪沈二君至港邊街辜
顯榮君宅訪問。談及我國當此歐戰千古未遇之時機。
猶不能發展海外貿易。振興內地產業。發達國民經濟。
殊屬可惜。予等詢問我國商人目下情形若何。據言一
無保護。又無機關。能力資本。盡付缺如。將漸次消滅矣。
余不禁慨然。語畢。興辭。到丸新館晚餐。

八日晴。

早起閱報。藉悉廣東於六日宣布獨立。我國各地不穩
之狀態。滿載報紙。遙對祖國。悵然而悲。八時半。堀內君

來。同至工業講習所。晤所長矢口玉五郎君。引往參觀
鍛工場。電氣工場。鑄工場。板金工場。木工場等。據言本
所常年經費。四千六百元。專以養成工藝實際上之職
工爲目的。但時勢之要求。人文之進步。漸有設立高等
工業機關之必要。本所將來之計畫。亦注意於此云云。
又到農事試驗場。晤場長鈴木真言君。先將本場設立
之目的及經過歷史。並將各種蟲害之研究防備。耕牛
之改良改種。農業上各種之施設。爲余等一一縷述。其
內部要分爲種藝部。農藝化學部。昆蟲部。植物病理部。
畜產部。教育部。庶務部。該場試驗成績及研究調查之
件。隨時有出版物。分布當業者。以供參考。共出版之數
已將及百種。談畢。引至各室場參觀。最後至殖產局附
屬養蠶所。旋乘車到台北水源地。建築宏壯。屋式爲扇
形。純仿羅馬式。背面負山。滿目葱蘢。氣勢偉壯。據稱工
事費用。凡百九十萬元。由唧筒裝置室。沈澱池。濾過池。
靜水貯溜池等。順次察看。現時給水月數。已有二萬五

千五百餘戶。並設備將來可供給五萬戶以上之給水。云。由此歸寓已二時半。始進午餐。餐後台北警務課長布來半次郎君來。云昨日謠言純係風說。可請寬懷等語。然予等從未掛念及此也。三時至博物館。建築宏麗古雅。亦仿羅馬式。該館係由兒玉總督暨後藤民政長官之同志者捐助巨金而成。故命曰紀念博物館。據云建築費凡二十八萬元。去年七月始行開館。內容約分農產地質動物昆蟲風俗產業礦物工業參考品及本島風俗歷史等。樓上懸有漢文大清國讓渡台灣全島於日本條約原文。外人視之。以為莫大之光榮。吾人見之。不覺潸然涕出也。樓下陳列遺額古匾多方。及殘缺之虎旗。舉人報單。及各種我國舊有物品。稍有知識者。見之能無痛心。出博物館後。到台北廳長宅訪問。不遇。歸寓。台灣日日新聞記者佛林國君來訪。台北廳警部今井昌治君來。告余等日前謠言。經調查之結果。確無其事。即撤去警衛云云。予申謝之後。至為愉快。晚食後。

同黃作楫君出街散步。十時許歸館休息。九日晴。寒煖計平均在六十度上下。氣候甚佳。七時許。堀內政一君許丙君廈門台灣公會幹事李奎璧君。先後來寓。許李二君均係淡水人。故欲同行。藉盡地主之誼。因同到停車場。乘八時行列車。見沿路新植樹木。保護極形周密。八時五十五分。到淡水。過淡水區長役場。淡水市場等處。街市之建築形式。市場之人語諳諳。仍沿中國習氣。女子多纏足。形極可慘。至今猶不知改。殊可痛也。旋至台北廳農會支會。晤淡水支廳長中間光太郎君。談及市場大略。該布戶數約二千三百戶。人口約一萬九。九時余等同乘村雲小輪。遊覽港內。風平浪靜。氣候溫和。極目四望。天與水接。行約十餘分。登淡水號泥揚機。該機係大坂所造。價值十五萬三千元。平均一時間。可取沙百噸。若增加其速力。可取二百噸。及泥管之裝置。可深達二十四英尺。噸數一百九十六。閱畢。復乘小輪。

中間君告以淡水河之交通。係由艋舺大稻埕漸移於淡水港。常有清時代。該港輸出輸入。極形頻繁。至基隆打狗築港以後。漸移至彼矣。現該港時時從事疏濬。四千噸之船。可以自由出入。惟貿易之大部分。移於基隆。此地僅餘我國泉州福州廈門等處入口之舊式帆船而已。年約九百餘艘。但全島關稅三分之二。則由該港收取。緣輸入物品。多係中國人消費之物。件故也。輸入商品。除日用雜貨外。以磁器及木材爲大宗。輸出則爲石炭。船之出入。雖無一定時期。大概自三四月至七八月間。往來爲多。船體有白黑兩色之別。白色者係泉州船。黑色者係福州船云。嗣到舊礮台閱覽。令人生弔古之感。此處爲昔日之水雷營。或謂係水雷局。蓋係海軍用地。登岸遙望礮台之傍。題保固東瀛四大字。聞係舊礮台之大門。復行三百餘步。入礮壘。門額一方。題北門鎖鑰四字。右書光緒二十年季春中浣之吉等字。左書合肥劉銘傳題等字。回憶中法之役。戰守情形。猶能想

見。今者躬來憑弔。大有今昔盛衰之感。爲之徘徊而不能去。沈思恍惚。如有所失。回望祖國。奔濤澎湃之中。情難自遣。嗣於壁上檢得壁磚兩方。携回作茲遊紀念。十時二十五分。辭出。見對岸有山。曰觀音山。山之後。又有高山遙峙。頗似日本內地之富士山。據云俗稱曰淡水富士。復登船過紅毛城（一名滬尾城）此處係三百年前。西班牙人據此地時。建築礮台。今僅留一洋房。英領事署在焉。至稅關登岸。到旅具檢查室。見本室旅具檢查者。係檢查由我國南部所來之旅客。本室之標本。除小數有價值之物品外。其餘多係中國舊式日用物品。擇其要者而言。如福州之陶器。平和縣之煙業等。由此至竿蓁林（土名鼻仔頭）有洋式房屋。景色極佳。地瀕海。宜於商業。該處洋房。係三十年前。某西人爲貿易而設。今則歸黃東茂君所有。到門。晤黃君。頗善英語。原籍係廣東。今則入淡水籍矣。黃君承林薇閣君之屬。爲余等預備晝食。再辭不獲。東道情殷。深足感謝。午餐

畢。因趕赴汽車。勿勿告別。路過竿蓁林莊。許丙君之宅在焉。予始意甚欲入觀。藉資問候。因時間勿迫。遂與諸君握別。時已十二時二十八分矣。同時五十二分抵北投。換乘人力車來北投公共浴場。該處山清水秀。空氣宜人。清風徐徐。撲面而來。滿山林木。一望青葱。使人心神一快。浴後。主人出紀念帖乞余等留題。三時沿山繞至停車場。乘三時五十四分車。過士林驛。殖產局園藝試驗場在焉。由此出發。遙望台灣神社。圓山公園。一一在目。四時二十五分。抵台北。即歸鐵道旅館。

十日曇

九時許。同汪沈二君。乘自動車赴第一會場。是日行開館式。其次第如下。

一 來賓著席。

一 會長開館辭。

一 總督閣下式辭。

一 來賓祝辭。

一 立食。

一 事務部長引導館內巡覽。

一 右終了隨意至第二會場觀覽。

來賓絡繹入座。十時安東總督臨場。先由高田事務部長宣布行開館式。下村會長讀申文。安東總督讀式辭。其次則為廳長總代務贊會長出品人總代諸君朗讀祝辭。最後為台北市民總代之演說。式終。入別室立食。主賓舉觴為祝。旋分別入館遊覽。所有陳列。已漸就完備矣。時大雨傾盆。會場旗幟。為新雨一洗。倍覺鮮妍。本擬再赴第二會場遊覽。因雨而止。二時歸寓。訪後藤新平君於本寓。台灣日日新聞記者益子逞輔君來訪。檢點行裝。為明日赴南部旅行之預備。預定旅行日程表如下。

十一日。午前九時五分。台北出發。午後二時抵台中。參觀帽子製造所。米穀乾燥機。公園農園等處。住春田館。

十二日。午前九時五十五分。台中出發。午後二時。抵嘉義參觀製材所。竹器傳習所。護謨苗圃。住日之出館。

十三日。午前五時三十八分。嘉義出發。十時抵阿緘。參觀台灣製糖會社工場。血清作業所。午後二時三十分。阿緘出發。三時四十五分。抵打狗。參觀築港。往春田旅館。

十四日。午前五時五十分。打狗出發。向大目降行。正午新市出發。往安平港。歸參觀台南市中。開山神社。赤崁樓。衙遺跡所。孔子廟等處。住四春園旅館。

十五日。午前九時五十分。台南出發。經過安平鎮。參觀日本台灣製茶會社。歸台北。

十一日晴。

午前八時半。由鐵道旅館出發。除予等三人外。尚有堀內君同行。乘九時零五分急行列車南下。過桃園驛。

桃園新竹境內。多我國廣東移民居此。警務課長山內小籐二君出迎。過安平驛。日本台灣製茶株式會社在焉。聞係專造紅茶。年約四十萬觔左右。多輸運俄國。由車牕中遙望。擬南歸時。來此參觀。今日直往台中。台中之位置。東接蕃地及南投廳。西面海。南隔嘉義。北界新竹。面積百四十七方里。戶數十一萬七百五十餘。人口五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餘。境內有大安大甲大肚濁水西螺諸大溪。縱橫貫流。灌溉極便。地質肥沃。物產豐富。甲於全島。米糖尤為大宗。其他如果實林。投樹畜產。水產。暨其他各種林業。皆日趨發達。檢其統計之數。逐年增加。此固由於天然之美利。然非國民之毅力經營。計畫深遠。曷克臻此。回顧我國寶藏山積。而國民蟄伏於多年腐敗政治之下。隱忍苟活。不識時局之變遷。大勢之趨向。坐棄厚利。良可嘆也。午後二時。到台中。庶務課長佐佐木忠藏君。警部態井才吉君。通譯楊松君。均來停車場相送。余乘人力車到春田館。少憩。由楊君

導至台中公園。園之面積宏敞。山光明媚。樹色葱蘢。真佳境也。聞清光緒十一年。台撫劉銘傳。請改台灣爲行省。以此地爲省城。鳩集巨金。建築城壁。工事未竣。移駐臺北云。旋到物產陳列所參觀。樓下爲本島物產。如木材南投燒（有名陶器產地）林投帽等。林投帽爲台中之特產。明治三十六年。始從事製造。逐年發展。爾來歐美市場。亦有聲價。明治四十四年之輸出額。已超過百五十萬元。後因製造不精。聲價頓減。去年四月。依照同業組合法。設立大甲帽蓆同業組合。選擇精品輸出。嚴禁不良之製造。漸次恢復其原有之信用。將來該品之聲價。實不可限量也。（林投係樹名。大甲係地名。但大甲係蘭草主要產地。故名曰大甲蘭。俗名蓆草。又名三角蘭。草能製帽。故名曰大甲帽。蘭草又能製蓆。我國俗稱臺灣蓆。卽蘭草所製也。）

（附記）林投樹高七尺許。葉長六尺許。幅三寸餘。生長極易。該草種類。凡三百餘種。林投其一也。其

編物用之材料。卽用該樹葉之纖維。然必須漂白。後始能使用。製出之品。除夏帽外。尙可製錢包。及日本人用之木屐。名片夾。煙捲盒。婦人用提包等。該樹不獨纖維有此功用。於海濱河岸植之。能防沙礫。又能爲防風林。此樹並非臺灣固有。乃日人由南洋移植於此。大甲蘭係草本。葉三角形。長四尺許。細長如普通草類。除製帽蓆外。尙可製各種小形器具。不必漂白。卽用蘭草之原色。以上兩種。於纖維工業上。均占極重要之地位。閩省天氣溫。和。上質肥沃。如移種之。必能成功。添出一種莫大之利源也。我國雷州肇慶所出之包蓆。俗呼爲廣東草。此草專編包裹砂糖用之包蓆。往時由廣東運往日本。年不下二千萬枚。金額則近二百萬元。近時日人移植臺灣。成績頗嘉。日見發達。我國人。事事無人研究講求。坐失天然美利。殊可惜也。樓上陳列爲日本內地商品。如名古屋之七寶燒。京都

之絹織物等。並懸有舊額一方。題曰民歌三善。亦係吾國遺物。明治四十一年十月。臺灣縱貫鐵道全通式。自基隆至打狗計長二百四十六哩八分。其他有專用鐵道。私設鐵道。輕便鐵道。手押鐵道等。密如蛛網。在臺中舉行。始作此繁華之基礎。所謂交通便利。都市始可發展。此其證也。繼到農會。見招待室中。滿懸圖表。如本邦地方別米產表。養牛一覽。養豚改良之效果。第一次米種改良事業。原種交換成績表等。一覽而知該會職員之熱心。提倡農業。余等稍息片刻。出參觀牛舍。農舍。豚舍。花園等。由此至水源工場。所謂水源工場者。因該市附近。無適宜之水源。地。遂開鑿水源井。（水質天然極佳云）以之供給全市。蓋水為市場發達必要之條件。故設備急急如此也。其設備方法。即建一高數十尺之貯水塔。依唧筒裝置。由水源井汲水貯諸塔中。再供給市內。該水塔可貯四萬立方尺之水。其工事費。凡二十二萬元。以鑿井而作水源地。誠世界上最新理想。

之組織也。旋到米穀乾燥所。米穀檢查所。及附設帽子檢查所等處。其檢查之目的。即督促改良。防備濫造。觀畢。歸館晚食後。楊君松來。邀予等散步。旋到博愛醫院。晤院長張蠡生君。為余等置酒。再辭不獲。客地銜杯。往往惹起一種概念。予力謝不飲。因子實兄善詩。並邀詩人黃之清君。張子端君等來就席。故國遺民之感。不禁交縈於腦中。舉座無言。默默相對。似各有無限感傷者。時汪君有詩曰。海外一樽酒。天涯諸弟兄。離懷不可說。應有故鄉情。時則十一時已過。予再四興辭。始得主人允許。別後依依不捨。其情境至今猶鐫余衷曲。覺悲歡離合之間。不能以筆墨罄述於萬一也。

十二日曇

朝八時。臺中廳長三村三平君。熊井君。楊君先後來寓。坐片刻。同出到臺中廳。繼乘九時五十五分車出發。三君均送至車站。慇懃告別。是日氣候溫暖。沿途植物繁盛之似熱帶風景。午後二時。抵嘉義。嘉義廳屬古賀公

儀君。嘉義廳通譯陳安恭君。及多數台灣人民出迎。至停車場。一致謝。乘車至日乃出旅館。台灣南部。除臺南外。嘉義卽其次之繁華都會也。交通四達。爲附近一帶商業之中心。有阿里山。距此僅四十二哩。該山有大檜林。其伐木製材等事業。皆屬於總督府之營林局經營。據云檜材有徑二十二呎。高百三十五呎者。樹齡近二千年。謂之神木。遊覽既畢。余等旋到嘉義製材工場參觀。規模宏大。除動力室外。有乾燥室。鋸機室。製材室等。鋸機有橫鋸。圓鋸。帶鋸等。據云發動機之速力。一分鐘能旋轉三千六百回。雖巨木大材。或縱或橫。或厚或薄。轉瞬間卽可成功。嘗聞閩省內地。巨材大木。到處盡是。惜交通不便。無人經營。坐棄厚利。殊爲惋惜。到場參觀之時。悉由場長引導說明。閱畢辭出。到神社公園及護謨苗圃等處。卽歸館。七時赴埤圳聯合事務所。（埤圳者爲灌溉田園所設水路溜地之總稱也。該處事業係屬舊有日人領臺後發布公共埤圳規則。除公共埤

圳及設埤圳外。尙有官設埤圳。極意經營。不遺餘力。云）當地紳商歡迎會。在座者除予等三人。及堀內古賀兩君外。主人爲嘉義區區長徐杰夫君。及陳際唐君。蘇育奇君。陳老英君。賴尙文君。黃明讓君。張元榮君。莊伯容君。林穰君。莊啓鏞君。陳登元君。林玉昆君。林君係寧德縣人。能國語。年六十餘歲。據云渡臺已四十餘年矣。主客酬酢。情意殷勤。九時散。座中有臺灣人某君語注君曰。同胞無限感。盡在不言中。予聞之爲之慘然。歸館料理瑣事。休息。因明日尙須早起也。

十三日晴

乘午前五時四十分車南下。嘉義庶務課長及當地紳商等至車站相送。聞嘉義附近有吳鳳廟。清乾隆時。吳爲蕃社通事。撫蕃四十餘年。蕃人甚愛戴之。惟蕃俗每以殺人爲榮。（今猶如此）又歲祭必誠人首爲牲。吳不忍力阻之。而蕃人索人首如故。吳知終不能免。遂與蕃人約。如期吳以身踐。事後始知爲吳。吳歿後。蕃社大

疫死者甚衆。蕃人悔懼。誓革此俗。設廟祀吳。後人至今祀之。予等因時促。未及往觀。十時三十五分。到打狗。工部出張所長筒井丑太郎君。打狗支廳長本回正已君出迎。略語寒暄。即換乘汽車赴阿緞。由打狗抵阿緞。僅十五哩。三分過三塊厝鳳山後庄九曲堂六塊厝五驛抵阿緞。阿緞市街戶數千餘。人口五千餘。爲極南地方代表之市街也。阿緞廳財務課長古本廣允君。臺灣銀行出張所長石村理則君。警部瀧澤豐吉君。參事兼區長蘇雲英君等。均出迎。即到阿緞市場。見其陳列蔬菜果物。多熱帶產。有向所未見者。市場之設備。極形完備。其目的及效果。要分爲三。第一以價廉物潔之食物。供給市民。第二節省時間。並消除賣買雙方種種之不利。第三可常常保持物價之均平。場外有飲食店。係中

國人組織。人烟稠密。與中國同。不過整齊潔淨較勝耳。予因詢檢查飲食店方法。瀧澤君曰。第一人之檢查。第二水之檢查。第三鍋之檢查。並注意防腐劑之濫用。爲重要之事項。因此地係屬熱帶。瘟疫發生。傳染最易。故市場食物之檢查。極爲嚴密。云旋到血清作業所。晤所長高澤壽君。告以往時因牛疫傳染耕牛病死之慘狀。及農民損失情形。出寫真數頁。相示。並云當牛疫流行之時。有將病牛密賣。或將死牛密埋等弊。防其傳染。甚非易事。後經苦心研究。當傳染病發生之時。對於移動耕牛。訂立取締規則。即以一定時日。下地地點。受技術員之檢查。付與康健之憑證後。給以耳標。始得移動。一面以血清分布各處。注射疫牛。始漸遠。獸疫預防之目的。其最近之成績如次。

年	次	發生頭數	撲殺頭數	斃死頭數
大正元年		三・三三九	三・二五二	七六

二	年	八二三·	七九五·	三八·
三	年	一·二一九	一·一三九	八〇·
四	年	一八一·	一七五·	六·

按之現在。牛疫幾乎全熄。於經濟上。得多大之利益。農民又各得安心耕種。誠為吾等近來最可喜之事云云。吾鄉夏秋之交。亦時有獸疫發生。（如牛疫、雞疫）奈鄉人不諳預防之法。官府又不為之講求。鄉民或感於迷信。坐任蔓延。聽諸天命。以致農業經濟上之損失。其數目以億萬計。不過無精詳統計。世鮮知耳。嗣到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參觀。晤喜多島二郎君。並導余等參觀各工廠。其製糖機之種類及順序。約而言之。如壓榨機、清靜釜、沈澱槽、結晶罐、分密機等。規模宏大。其資本與實力。可占東洋糖業第一位。試舉該公司最要之點如下。次查該會社係于明治三十三年。台灣總督府極力保護。以一百萬元之資本。創立開始。其後逐年擴張。現資

本金。號稱二千七百五十萬元之巨額。其實以各項財產統計。已超過此數。（如公司所有地一項。其投資額與時價之差額。已超過百數十萬元。此其一例也）工場共有數處。如橋仔頭、後壁、林車路、塹灣、裏三、埃店、鳳山等處。除製粗糖外。兼管精製糖及酒精。（酒精為製糖副產物）甘蔗之耕種。採取皆用新式機械。公司專有鐵道。延長四百哩有奇。汽車貨車輛數。在二千以上。專有汽艇、舢舨。四十餘隻。公司自有（土地所有權）耕地。約一萬五千餘甲。（一甲當我國十五畝餘）目下一晝夜之製糖能力。（指甘蔗壓榨能力）實有七千三百噸。幾占臺灣全島製糖總能力三分之一。蓋該島目下各公司之製糖總能力。實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噸。

也。

(附記)台灣製行事業極盛。資本豐富。占產業上重要之地位。茲舉其資本金在百萬元以上之製糖公司如次。

- 一 台灣製糖公司 二千七百五十萬元
- 二 大日本製糖公司 一千二百萬元
- 三 鹽水港製糖公司 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元
- 四 東洋製糖公司 一千一百萬元
- 五 新高製糖公司 五百萬元
- 六 台南製糖公司 三百萬元
- 七 明治製糖公司 一百二十萬元

此種雄大魄力。排除障礙。卒達其成功之目的。吾不能不深欽佩也。參觀畢。主人出紙帖。乞予等作書紀念。書畢。到觀山亭午餐。蓋阿猴廳長。早爲予等準備者也。席次主人起述歡迎辭。予申謝答辭。飯後。出水菓以供客。詢其名曰木瓜。頗似吾鄉之甜瓜。然此爲木本所生。味

頗甘美。蓋熱帶佳果也。飯後。到阿猴廳。表謝盛意。乃到停車場。見本地人源源而來。環視予等。互相稱道。似以中國人到此地。甚爲罕見。默揣其意。又似於吾等有無窮之希望也。

(附記)蓋自割臺後。內地人與臺灣人。幾斷絕關係。中國固未嘗特派官員。來此慰問視察。即私人來此遊歷者亦尠。故此次予等到此。傳聞各地紳民。異常感動。予深盼政府。日後時加注意。私人方面。則宜組織團體。時來視察。彼此借鑑。獲益定非淺鮮。

蘇君雲英。則操土語。余不能與之接談。雖同處四小時之久。不過僅點頭而已。殊爲憾事。二時三十分。余乘火車回打狗。打狗工部技手中村武夫君來迎下車。即信步至港邊。觀懸空運轉機運載砂糖。(係啼兒佛阿式荷揚機)該機藉水力電氣之原動力。而爲之動作。每日約可起貨千噸。其建築費用。凡三十二萬元云。旋

乘鹿兒島丸在港內遊覽。同時登岸。憑高遠眺。海水浮沈。遠與天接。見對岸舊礮臺。參差隱約。半屬破壞。傍有舊式鐵礮一尊。觸目傷心。不禁有故宮禾黍之感也。是夜息春田館。

(附記)打狗港與北部基隆港對峙。爲南部唯一之吞吐口。往時港口極淺。幾與大洋隔絕。明治三十二年。後藤民政長官。南巡至此。認爲必要。派員調查。當時因基隆築港。經費浩繁。同時支出。不無困難。遂暫終止。其後明治三十七年。鐵道部着手陸上之設備。同時調查臺灣南部適當港灣之議。復興。時值日俄戰終。臺灣糖業。輸出愈增。事業繁盛。時勢要求。築港猶覺必要。遂於明治四十一年。定議起築。預定六年竣工。經費凡四百七十三萬三千元云。着手後。未及一年。臺灣南部之產業。異常發達。惹起世上一般之輿論。遂由大正二年起。爲擴張工事。復追加預算費。一千二百七十八萬

四千元。以十二年竣工之延長計畫。兩傍築防波堤。以禦風波。港內面積。凡三十六萬坪。功成後。以每年可出入九十萬噸之主要貨物爲標準。並可停泊重量萬噸以下之船舶十艘之設備云。該港每年輸出砂糖。在四億七千萬斤以上。每百斤之價值。以十六元計算。徵稅五元。計總稅約可得二千三百五十萬元左右。此爲該港輸出品之大宗。待築港告成。諸般設備完竣後。其繁盛非吾人預料所能及者也。打狗不獨爲臺灣重要之商港。其風光亦極優美。據云有旗山夕照。猿峯夜雨。江港歸帆。苓洲晴嵐。埕埔曉鷺。戊樓秋月。鼓灣濤聲。江村漁歌之八景云。

十四日晴。

發致劍星休負希仲暨淑蕙四君各一片。乘午前八時三十五分快車北行。是日本擬赴大目降。參觀甘蔗試驗場。因事不果。火車出發時。本田正已君。鐸木直之助

君春田館主人等。均到停車場相送。車往臺南。臺南爲該島最古之都會。現時戶數一萬六千七百餘。人口六萬千九百五十餘。商業交通極爲繁盛。實爲南部天然之首都。此次車抵臺南。因與豫定時間。稍有變更。故地方官未及派人引導。余等雇車到公園遊覽。池臺竹木。結構宜人。樹林陰蔭。頗饒雅趣。聞設備經費。凡十七萬元。當吾民國元年。始着手布置。預計明年三月。全部竣工。由此乘車。交道多半爲國中舊式市街。人口多係中國遺民。門外對聯尙有國恩家慶福喜等字。而國旗則盡改爲旭日矣。可痛也。是日天氣炎熱。余心益覺不快。行約二十分。到明延平郡王祠。（明治三十年正月日人改稱曰開山神社。廟式則儼然日本風矣。）有奉旨祀典匾額。左右題擊天關地兩石額。入門左右爲張萬里甘輝兩將軍祠。正廳之東。爲東廡及儀仗所。西爲西廡及祭器所。後院爲寧靖郡王祠。太妃祠。監國祠。院中有延平王遺愛之梅。正堂額曰力挽回瀾。對面額曰前

無古人。東西兩廡。安置延平王部將百十四人之神位。皆明時殉難諸烈士也。瞻仰典型。肅然起敬。各處聯額極多。不能徧記。惟憶西廡門聯曰。「返日共揮戈。滄海樓船拚轉戰。」「餘生皆裹革。」「秋風甲馬倘來歸。」余等旋到農園亭中。休憩。見城上雉堞參差。鼓樓聳立。蕭疏古木。點綴其間。大有風景不殊。舉目山河之感。余等旋謁孔子廟。門額題曰全臺首學。內部有朱子祠。文昌閣。鄉賢祠。節孝祠。文籍庫。禮樂器庫等。明倫堂內有忠孝節義四大字。刻諸壁上。並懸有國朝舉人題名錄。臥碑石彫聖廟全圖。木刻大學之道全文。登堂觀感。足使吾人發思古之幽情。現在孔廟改爲公學校。（公學校者專爲教育臺灣人而設）時正教授國語。見黑板上書。

大日本帝國

尊々國體

美子々國風

教員發問。諸生爭相對答。解講吾等應如何尊重國體。應如何愛慕國風。噫。國語之重要如此。然純爲化民根本上之問題。深足畏也。（予於一九一〇年曾往朝鮮參觀京城各學校。亦皆注意于此。）周覽大成殿。中置室聖先師之位。景象蕭條。蓋已廢祀久矣。廟傍舊有海東書院。今已傾圮。又訪故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遺址。及博物院。陳列內外各項標本。因時間迫促。未能一一瀏覽。惟見壁上懸有劉永福民主國時代發行之虎形舊郵票二張。（一原價五毛。色係淡紅。一張原價三毛。色係淡綠。）因予素日酷好此物。故特別注意也。旋到臺南廳。訪事務官川中子安治郎。以表謝意。辭出。到四春園午餐。一時許。向山千代藏君來。同乘車至赤嵌樓。此蓋爲二百六十餘年前。和蘭人據此所構造者也。現充臺南陸軍衛戍醫院。門額題曰蓬壺書院。登樓一望。可見市街全景。又至臺南市場參觀。換乘輕便手押鐵道。赴安平港。安平距臺南僅四哩。爲鄭成功上陸之地。

也。昔時葡萄牙人羨慕附近之形勢。稱曰美島。中法戰後。開爲商港。爲泉廈一帶貿易之要津。近來港內漸爲泥沙所淤積。其繁華漸次移於打狗。下車至稅關訪問。見竹筏停泊門首。（以竹筏作船體。中置一木筒爲土人運客交通之具。）同關員到擇蘭極呵城。此亦爲二百八十餘年前。和蘭人所築。今全部損壞。僅留其殘跡。現改充安平稅關支署長宿舍。余造訪署長。不遇。其夫人出爲接待。乃取原道回臺南。臺南爲臺灣隸屬中國時。最先開闢之地。故各種古物遺跡。一望皆是。良可嘆也。歸寓臺南東區長許廷光君。同書記許南琳君。新聞記者連雅堂君。相繼來訪。余旋同高島虎雄君。赴臺南。舊知事官邸晚餐會。在座者除予等三人。暨堀內君外。臺南廳長枝德二君。臺灣銀行支店長藤本夏生君。事務官高島虎雄君。財務課長西岡健之君。臺南醫院長氏原均一君。辰馬商會店主河東富次君。愛生堂藥房主人高島鈴三郎君。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村上

玉吉君。三十四銀行佐野政清君。辯護士高橋常吉君。川原義太郎君。佐佐木紀綱君。臺南廳參事林霽川君。參事楊鵬搏君。參事陳鴻鳴君。皆在主人之列。酒酣。臺南廳長枝德二君。起述歡迎詞。予致答詞。九時散。歸寓。十五日晴。

乘午前九時五十分急行車歸臺北。廳長枝德二君等均出相送。後藤男爵亦乘此車北歸。是以每逢車行抵站。該區域之紳商官民學校團體多到站歡迎。其中本島紳商。多着中國衣服。但既無馬褂。亦無長衫。短衣露頂。甚不雅觀。衣襟上多佩日本政府勳章獎章。敷衍因循。仍如舊態。可悲孰甚。沿路居民。皆懸旭日國旗。深山荒村之間。亦有旭日旗影。飄揚其間。耳濡目染。實傷我心。奈何奈何。午後曇。過臺中。熱度頓減。七時半。抵臺北。仍住鐵道旅館。晚飯後。檢點行李。十一時休息。大風。十六日半晴風。

六時起。黃琛君。朝鮮人。法學士李達君來訪。十時許。至

停車場。因日本閣院宮同其王妃由東京來臺。余等相往迎接。位列於外國領事之間。日本人出迎者甚盛。街衢充滿。然整齊肅敬。蓋日人對於皇室之尊敬。另具一副精神。亦國勢使之然也。下午。出至勸業會第一會場參觀。茲記其要點如次。第一階入口。所陳列為穀菽類。〈以米類為最多。約千數百種〉。纖維植物類。〈如黃麻。苧麻。鳳梨。蘭草。林投。棉。楮。皮。芭。蔗。萱。棕。枳。等〉。蠶業室。砂糖室。統計圖表。滿懸廊下。統計中。或為實物統計。或為普通統計。或懸各種照片。各具所長。極有趣味。慘澹經營。可嘉也。次則為澎湖。島。嘉義。南投。蓮花。港。臺。東。桃園。各廳之陳列室。第二階第一室。為臺中廳之出品。如大甲帽之實地製作。次為宜蘭廳之樟木製材出品。海產物等。次為阿緬廳及臺南廳之陳列部。第三階為朝鮮出品。次為關東都督府出品。次為教育室及學術室。並有大坂每日新聞出版製作順序。實物一覽。餘如東京郵船。大坂商船之廣告陳列等。不一而足。第四階

陳列專賣局之出品。如樟腦阿片烟草等。次爲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生徒製作品。研究所陳列木材與化學的應用之出品。（研究所研究之效果極有可觀其中國藥材之研究成績極佳。蓋中國藥材品質均可製成藥水或藥粉爲西藥特無人研究。選擇不良耳。又如防白蟻劑等頗具成效。白蟻形似蠅。惟翼較長。色灰白。能飛善鑽。木房書籍等項多爲所蝕。壞閩省地濕。聞時有白蟻之害。惜無人利用此藥耳。）通信局之陳列室內。設置一厝天之臺灣全島模型。本島蕃人昔時通信遞送模型。澎湖島模型。鐵道部陳列車輛及鐵道應用器具模型等。統而言之。第一二兩階之全部。係陳列本島生產品。第三階之陳列。除日本內地之一部分外。爲各殖民地之出品。關東亦在其中。（按關東爲我國完全領土。今同列於日本殖民地。可恥亦可恨也。）第四階係陳列島內各官廳之參考出品。旋到第二館內之南洋館。菲律賓農舍。生蕃人家等處。參觀機械館及蕃

俗館。因時間已過。均已閉鎖。予等因就會場晚餐。飯後繞至賣店觀覽。大家各購土品少許。復到大秘密館。（觀者由岩窟而入。見一深井約十數丈。井底坐一美人。光彩玲瓏。他如海底美人。空中美人等。係依光線反射作用製成。甚覺有趣。）上天仙戲園。臺灣吃茶店等處。十時許。雇車歸寓。

十七日晴。

予等既決定乘湖北丸歸國。九時許。同沈汪二君。乘人力車至林薇閣君宅。臺北廳長官邸。總督府警視總督官邸。民政長官官邸告辭。除與林君晤談外。餘僅留一片。緣伊等皆忙於閣院宮殿下之奉迎故也。午餐後。同汪君至鯤溟會館。訪福州觀光團諸君。復訪林景商君。歸寓。檢點行裝。八時至東蒼芳。應林薇閣君之邀。十時許。歸寓。

十八日晴。

清晨。汪君接福密。藉悉許省長辭職。奉令晉京。九時半。

往公園參列開會式。其秩序如下。

一出品人參列。

一來賓參列。

一親王臨式場。

一共進會長開會詞。

一親王令旨。(全體敬禮)

一總督奉答。

一來賓祝詞。

一親王退場。

一全體退席。

會場即設於新公園內之運動場。故來賓雖有三千人之多。因地場廣闊。反似疎落也。十時開會。下村會長朗讀開會辭。並開院宮令旨。安東總督答詞。其他如來賓祝辭等甚多。不及備載。並有廈門道道尹汪守珍氏所派代表林培堃代讀祝辭。

十二時許散會。歸寓。午後四時許。赴第二會場協贊會。

園遊會之召。其順序如下。(一)五時參集。(烟火三發)。(二)五時半餘興開始。(烟火三發)。(三)藝妓手踊中國戲。龍燈。獅子舞。(三)模擬店開始。(烟火三發)。(四)種種餘興。極覺有趣。筆難盡述。九時許。林君輅存邀至醉香樓飲。十時散歸寓。因總督安東貞美君送來木器等件。又忙於裝置。至一時始料理清楚。就寢。

十九日晴。

午前六時起。乘七時五十五分急行列車赴基隆。野呂君森永君堀內君許君林輅存君林培堃君曾厚坤君均先後來停車場相送。一一握手而別。同行者為總督府代表關口君。林徽閣君代表張園君。八時五十分到基隆。基隆支廳長派員出為招待。到大坂商船公司支店。少憩。即乘第一高砂小輪船。到水族館。由鎌田彌十郎君說明。館內約分淡水水槽。鹹水水槽。兩種。飼養鱒。鰻。鰻等魚類。又有海底植物。如珊瑚。海松等。配置其間。繼到海港檢疫所。復到仙人洞。洞內有海外洞天。別有天。

地諸石刻。洞極古。鄉人俗傳可通汕頭。其實非也。由此

登湖北丸。送行者各舉觴爲禮而去。時午前十一時半

也。開口君在船午餐後亦告別。此處青山環繞。碧水連

天。因政治時代之變遷。而山川陵谷亦隨而更易矣。殊

深慨惜。余等所坐之湖北丸。清潔寬敞。計二千六百一

十餘噸。船長爲山家三良君。福州觀光團諸君及黃琛

君。洪禮修君等。均同舟歸國。船中頗不寂寞。午後四時

鐘聲鏗鏘。披衣四顧。見船已出帆矣。夜靜若江輪。然四

時許。停輪福州口外待潮。

二十日晴。

風平浪靜。九時許拔錨入口。見軍艦斷續停泊江心。似

有警備。迎面適逢招商局輪船海晏出口。該料入船中

必有相識者。試揮手招呼。果有答者。嗣查節使許公政

務廳長姜君。胡君等皆乘此船赴滬者。彼此可望不可

即。昂勝悵惘。午後一時到馬尾。即換乘海光丸到塢尾。

三時許。由新碼頭雇車回署。計余自離閩臺灣。參觀臺

灣勸業共進會。迄回閩之日。前後凡十八日也。

遊台北府記

閩縣劉秉綸

千九百十九年。即福州協和大學校成立之第三年。校

中教職員。籌選學生出外旅行。以增智識。廣眼界。蓋仿

美國大學例也。若以五人爲限。旅費一項。初議由校津

貼。後因此等臨時費。無從籌劃。遂以漢文獎賞之欸。撥

用。而漢文獎賞之制。因以取消。予於大學成立之第一

期。已得漢文獎賞者也。及選在五人之列。人頗有以爲

言者。然選擇既定。無從改易。遂於千九百十九年正月

廿五號。與美國人二。及自費前往者二。共九人赴臺。其

始美人倪樂善。在日多年。頗與日人聯絡。及來閩。與駐

閩日人亦善。故得東瀛學校校長野上英一之介紹。是

夜八點。登大坂小輪船。過數分鐘。遂啓碇。時值潮落。未

半里。船已擱淺。乃各自買舟往馬江。予以匆促。故誤登

日人所僱之小舟。日人大怒。幾以拳足惠賜。予不達日

語。在旁同人。亦無術應付。予見勢不佳。亟再登小輪船。

日人猶咆哮不止。予美人及予友登他舟者已過半。時惟忍氣吞聲而已。然心中自此生無限感觸。蓋以中國人在中國境內。日人敢橫行如此。實吾生之一大紀念也。是夜二點到馬江。登湖北丸輪船。見先予往者尙未到。以爲已在房艙內。尋覓不獲。遇後詢其故。乃知後僱之夾板船。又攔淺故也。及天明始見倪君。同日人至。該日人向船主特別通融。得一等艙位。蓋予等所買者三等船票也。須臾船啟碇。停泊閩安。及下午二點。遂出長門。過五虎。直向臺灣進發。是日陰雨霏霏。不能遠望。惟長門口爲全閩要塞。故必欲登艙面一覽爲快。忽見海晏輪船尾隨其後。是日適爲大學莊才偉主理回美之日。搭該船赴滬。同人俱登艙面。脫帽致敬。究因相隔太遠。遙致惜別之意而已。無何風起浪湧。予亦不能再留艙面。明日二點抵基隆港。港口有壩壩外波濤洶湧。內則平靜異常。港口對岸不及十數丈。洵稱天險。吾有以知昔鄭成功據臺灣之退可以守。法蘭西攻基隆之所

以不得逞也。港之周圍不甚大。有輪船十數艘。停泊港內。大抵皆在二千噸以上。此航業發達之明證也。其餘船隻半爲中國式。船一下碇。卽有海關人員登船驗護。照驗畢。尙須各買旅行憑據。一紙十仙。歸時又被收還。後船泊近海關碼頭。人人爭登陸。擁擠非常有頃。日民政署特派譯官越村長次來船迎迓。到海關暫歇。見關中人員無一西人。雜其間者。日人與南美人俱登樓上。吾人七人則坐在樓下。過一刻之久。始下。與吾人并無套語。以表歡迎。由該處赴臺北。查驗極嚴。予等以參觀團故免驗。行數武。卽近車站。約四點啟行。適春雨初晴。沿途風景絕佳。樹林茂盛。然大好河山。已落他人之手。能無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感乎。道上見有運煤者。修路者。皆臺人。無何穿山而過。其洞頗長。行五分鐘始出。在車中始與該日人略談。日人頗善英語。後知更長德語。又粗識法文。予除英語外。亦略知德法二國文字。聞其言。心愈慕其人。問其德文會讀幾年。答一朋友教

投數月後。自修三年。問其比英語更善否。則曰好的多。且云。一千九百十四年。經政府派定前往德國。爲公使署譯員。以對德宣戰中止。現吾日人。不准言德語。否則政府有罰。下午五句鐘抵臺北。見街道寬廣。屋宇整齊。無一破屋頽舍。雜其間者。回思廿五年前之臺灣。與今日較。其相去當何如耶。途次。同人有問臺中故事者。日人不欲言。且曰。君華人也。吾之欲言者。必君所不忍聽者。遂止。行數百步。抵太陽旅館。館爲日人所開。頗受歡迎。以學生故。減日金三百。每日只收實錢日金一圓。廿仙招待。爲日婦。館中整潔非常。地鋪草席。入則先脫鞋於外。無何。日人越村辭去。館中遂備飯。食品皆我國所有。惟生魚。頗不適口。每人一小棹。大約一方尺。食物皆置於其上。坐地而食。日婦二人。跪在地下添飯。每至先跪而後問焉。飯後時已八句鐘。適越村君又至。遂與之往街市遊覽。街中光明如晝。商店料理店。大抵皆日人所設。福州人營業於臺北最繁盛之區者。僅見四戶。所

賣又皆日貨。易言之。卽日本之代理店而已。問其故。則曰。中國貨入口稅重。例如酒一瓶。須稅一元。故連華貨。鮮有不虧本者。吾儕營業於此多年。所以不改途者。隨生活上之便利故也。念八號遂正式往各處參觀。皆日人越村長次爲介。蓋彼由日政府特別給假一星期故也。首入初等國語學校。投以野上先生名刺。是年該校學生人數。有臺人八百四十八。日人七十七。入學者學費豁免。惟須先受試驗。六年畢業。學生皆爲男人。談話間。授以香烟。視之皆日本國貨。并非英美煙公司所製者。往他校亦如之。其保存國貨爲何如乎。然予誓絕烟酒者也。視後遂却之。後引入動物學室。內有一鼈殼。長四尺。濶二尺。洵爲罕見。日人云。在臺實行強迫教育。入學者有百份之八十五。七歲爲學齡。校內宿舍寬敞。最大者。內有眠床二十七個。學生每禮拜須作手工二點鐘。臺人日人及土人。可在同班教授。該校甚大。方圍佔有九萬方尺。設立於念三年以前。畢業生已有二千七

百三十五。壁上懸有自強不息。或誠心服務等字。（按自強不息四字。幾無校無之。以下不贅述。）日人之自勵精神可見矣。觀畢。贈章程數本。後入商業學校。學生人數二百人。又入中學校。人數八百人。皆爲日人。臺人不得入焉。蓋臺人不准受中學學識故也。西人一教授英文。聯一幅。有日人所書七絕一首。其詩云。（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塔前梧葉已秋聲。）書法似趙松雪。又有奉君忘私。奉國忘家等字。使學生不忘自勉。學生只有三年級或四年兩級。始作手工。後入動物園。園中草木。頗有可觀。園內附設一商品陳列所。貨物皆美麗奪目。有日婦看守焉。時已旁午。遂順路而歸。過民政署。署爲前清總督衙門。毫無改築。一切門柱。皆漆黑色。門神戶尉。亦不毀除。知其所以示紀念也。入署後。遂延兩美人入坐。吾人則或立於庭。或立於階。咸有慚色。所見者則辦事人員。在署內往來而已。臺人一二。皆聽差也。出後。入福州人所開之飯

店。因館中一日。只有早晚兩飯故也。下午參觀臺灣醫院。該校設立已十載。產畢業生四百三十九人。校中教員。有畢業於德國者。聞人前有畢業於其校者。有尙在其校肄業者。以同鄉之誼。是夜派人詢云。若有購買物件。苦語言不通者。願盡傳譯之義務。蓋該處語言。除日語外。皆吾國漳泉土音也。校中儀器周備。一教員引入一試驗室。見人頭骨有數百個。排在架上。女人頭。男人頭。胎兒。及已得各種病症之肺葉甚多。皆浸在火油中。最奇者爲一殮尸。高可尺許。衣紅衣。手面皆蠶。藏在玻璃內。此大抵爲數十年以上之富家小孩。與埃及古代之香油殮尸（Mummy）同。醫校對面爲臺北醫院。院凡九座。尙未竣工。建築費需日金三百萬元。院中有升降梯。電機解剖時。用以殺室中微生蟲者。又有埃格斯光線等（X-ray）皆福州醫院中所未見。日人閉窗戶試驗。以示吾人。吾人以手視之。指骨皆見。入院時。先脫鞋於門外。一臺人守之。其清潔不待言可知矣。

是日英國所設立之神學校校長莫氏。特約前往。故遂由醫院往該校。學生十餘人。立門外歡迎。特備茶點招待。該校不甚發達。因日人施強迫教育。實行同化主義故也。茶話後。登樓四望。遙見前清城門。尙巍然相對。然後知此又日人之所以示紀念也。在日人固無日不見此舊址。以示得之於清國。在吾人則到處動黍黍之悲。途次細思。幾乎淚下。英人告予等曰。刻君等所觀之醫院。實遠東最大醫院之一也。灣臺物質上之進步。非常迅速。雖東京不及焉。蓋東京改革之後。纔廿餘年耳。同時美人亦言曰。苟到臺灣旅行。不必再往日本。蓋市道商店。無一不與日本同。上海實不及焉。予雖未往上海。日本作比較的之參觀。亦頗信其言。嗚呼。日人以廿餘年之苦心改革。使臺灣之進步若此。我政府能不愧絃乎。以上皆參觀之第一日也。其明日往女子公學校。該校學生九百餘人。裝飾儉素。大半皆東洋式。壁上懸有去華就實四字。爲其訓也。課程爲家庭科學編組之類。

六年畢業。又有特別教育室。專教愛國二字。束金每年一圓。書籍自備。人人皆可入學。觀畢更入第一公學校。學生有一千三百餘人。六年畢業。入校門即見荒怠相。誠四字。鄰近爲附屬女學校。是年學生二百零八人。所學爲造花刺繡之類。教授者爲日婦。束修每年日金六元五角。下午至博物院。該院創設于一千九百十五年。有日婦在內看守。院中礦物虫鳥魚蛇之類甚多。頗足研究。其餘古物。大抵多鄭成功或前清督撫文件。生蕃所造木舟。及爪哇土人玩物刀劍等亦夥。院中立一石像。駕石馬。或云即首入臺灣之日人。樓上中央。用紫色雲母石鋪地。建築極固。人民可自由入院參觀。院後爲公園。園中有噴水池。紀念碑。真能令人一見。而知日本爲隆盛之邦。公園對面即太陽館。遊畢遂歸。此參觀之第二日也。是日同人由日人旅館。移入臺人所開之集英館。入該館後。有日偵探來往不絕。日人防備之嚴。真出人意料之外。有臺中人蔡國珍者。能操官音。予不知

其爲偵探與之坐談半點之久。盡將臺人在閩之無惡不作告之。且罵其爲涼血動物。毫無祖國之念。蔡某唯唯。投刺而去。後雖無甚事。然深悔言之不慎。此羈旅之人。不可不知也。第三日。往觀臺灣土人俗稱生蕃。地在臺北府之東南。相離約六十里。早晨五點。由太陽館起行。僱車 (Pushing Car) 數輛。車循鐵軌而行。非常迅速。推者爲臺人。走廿里始步行。行數里。近生蕃邊界。有日警駐焉。繞山而行。渡溪三次。溪爲淡水江之源。西流入海。水皆綠色。山中林木茂盛。此又日人對於森林經營甚力之明證。行約及半。有電光廠。旁有瀑布。水聲聞數里。風景絕佳。廠中機器。則買自德國柏林。由此而進。山路愈崎嶇。過一鐵索橋。空懸於兩山之間。長約廿餘丈。下臨十餘丈。沿途有小河。河旁盡洋灰築造。水勢頗急。河不甚濶。可躍而過。再渡一溪。有貯水池數口。此日人造水電之機關也。行數武。有一墓道。爲日人與生蕃戰死於其地者。再繞山而進。始遠見草舍一二。孤立山

中。日人告予等曰。此卽生蕃屋也。頃之。忽見生蕃一人。在山樵探。長髮垂肩。頭帶一環。見予等。逆睹不忍去。蓋同行者爲中日美三國人。服裝各異故也。再行里許。過一生蕃舍。一生蕃婦。懷小孩。立草舍前。其面有黥行。描綠色。與非洲或南洋土人同。由此而進。山勢愈高。下臨無地。予不敢俯視。只斜身而行。至一生蕃村落。時已十二句鐘。該處有小學校。專教生蕃兒女。校前又有一鐵索橋。堅長不如前至者。予等過橋。至一小店休息。生蕃見予等。至互相呼引。到者數十人。身穿一輕衫。圍以紅布。長髮赤足。下似不穿褲。不知生蕃何其獨耐寒也。男女長幼多吸煙。日人以香煙贈之。皆大喜。對面有一山。見生蕃出沒其間。然同行者已疲倦。不能再進一步矣。食茶餅後。卽歸。再過小學校。適值生蕃上課。遂入觀焉。教授者爲日人。放生蕃亦有能操日語者。學生十餘人。在班亦赤足如恒。俗稱之爲半開化。其面貌甚似華人。使非面黥描綠色。恐不能辨其爲生蕃也。予告同人曰。

此卽上古之遺民也。所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者。觀此可想而見矣。及抵臺北。天已昏黑。所過華人村落。多聞鳴炮之聲。門楣春帖新黏。蓋知其猶奉陰歷也。是夜。日政府寄贈管理臺灣土人英文報告書各一冊。

Report on the Control of the Ceberigines in Formo

（*多*）閱之始知臺灣土人。共分九部落。性質風俗習慣。語言各異。互相爲仇。人數約共十二萬。佔土地七千一百四十方里。大小計六百七十一村。予所觀者爲泰野族（*Taiyal Tribe*）該族有三萬人。佔地方二千九百七十七方里。性野蠻。以斬首爲能。有辯駁問題。則凡會先得人頭者。必從其主張。兒童及長。未得一人頭。則不能與成人者同會。惟在南方三部落。已由漁獵而進爲耕稼。故比北方各族。更爲文明。計日人與華人。自千八百九十六年。至千九百九年。間被殺者四千二百四十一人。受傷者一千五百七十六。日人設警站一百二十三。學校十七。以上一千九百十一年之報告也。第四日往

專賣局。局之對面爲樟腦廠。廠甚大。機器精良。令人一入而知其實業發達。廠之鄰地。不知爲何機關。吾人不得入。未解其故。適西風撲面。若有鴉片味者。度其必爲製造鴉片。專賣華人。故不准參觀。由是改往監獄。審司出而招待。同人各登姓名于參觀簿。後遂往觀各處。犯人各囚一室。室長約六七尺。濶約四五尺。極清潔。有受課期間。屆時數十人同聚一室。教授者爲日人。又有工藝室。每室二三十人。造椅棹籐籃之類甚多。旁有一日人看管。見予等及審司過。則跪地一拜。彼等若不自知其爲犯人者。或日人不甚虐待故也。由監獄至科學研究所。一切化學儀器皆新奇。每一室則有一二日人。坐中研究。或試驗。絕非腐敗似中國人者。比下午往動物園。搭鐵道車行。一刻始到。園在一小山。面臨淡水江。中有虎豹熊獅猿狐猩猩。及一切珍禽異獸甚夥。吾然後知日政府對於臺灣之設施。幾無微不至也。第五日往日人禮拜堂。是日爲陰歷正月初一。除日人商店門戶。

皆緊閉。該堂不甚大。聽講者只數十人。此亦基督教在臺不發達之明證。說經爲日人。曾畢業于美國。惜講解皆不達其意。吾人祇如木偶人而已。下午入謁臺灣總督。其衙署華麗無比。園中有一噴水池。噴水過於屋頂。美人告予曰。卽歐西之王宮殿。亦不過此。民政署與之相較。未免相形見絀。日人之重軍閥。不亦可見乎。總督年約六十餘。留學法國十餘年。似不長於口才。立於火爐旁。無一語。惟左右頗示歡迎之意。及出。贈餅各一匣。言別而去。其明日。束裝歸閩。送至車站者十餘人。英人莫氏亦在焉。鞠躬畢。遂別。日政府所派之越村長次。送至基隆關口。一概免驗。甫登船。卽與日人起衝突。蓋湖北丸輪船三等艙。共分兩旁。其一專以待日人。華人皆不得與之同住。同人不識。將物件誤放其處。幸又蒙特別優待。以三等票入一等艙。遂以無事。至門口。華人聽差。拒不得入。美人問曰。子卽船主乎。答曰。非也。美人曰。苟非船主。勿言。聽差慚而退。噫。此亦吾國人之奴隸。

性使然也。不然。旣知己之日人之允准矣。何爲如是。五句鐘出口赴閩。紅日初升。抵閩江口。約下午一句鐘。抵馬江。予等計駐臺七日。其中晴雨參半。惟氣候溫和。尙無衣裘之必要。比福州較暖。其初欲同由臺北往打狗。穿臺灣全境。美人以臺北爲臺灣精華所會萃。臺中臺南打狗等處。皆不及遠甚。故無前往之必要。乃止。大抵此行。最足以感懷者有八。吾國海關人員多西人。無異共同管理國。至臺灣海關。則無一西人插足其間。此不能無感者一。抵基隆見貨物山積。此有以知其實業之發達。吾國輸出。旣不及輸入。且爲東西各國之銷貨場。利源外溢。民困國貧。此不能無感者二。臺灣廿餘年間。鐵道貫南北。交通之便。自不待言。吾國雖有鐵道。半皆外國資本。卽吾閩之漳廈鐵路。僅築數十里。已不能繼續。省城之福馬鐵路。不知籌劃幾年矣。終不能興工。比之臺灣爲何如。此不能無感者三。臺北以叢爾之區。學校林立。學生人數。動以千計。生番亦受教育。未始不可。

謂之化及蠻貊。吾國則區區教育費。時至無着。今之當道。猶以摧殘全國教育爲務。此不能無感者四。入民政部。入總督府。不會見一台灣人。插身政界。亡國之民。真不如喪家之狗。不知吾國賣國政府。有悟覺否也。此不能無感者五。言路政則街衢寬敞。生蕃之地。亦有修築者。言電政則電光遍全城。夕明如晝。電杆密如蛛網。電費便宜。不及福州之半。臺人各安其居。似無怨色。日人之苦心經營。未始不足以爲法。而吾國官僚政客。則惟權利是爭。不能利民。反以殃民。以視日人。真不容於誅。使今日臺灣。尙爲中國之臺灣。其黑暗必如故也。此不能無感者六。臺灣每瓶之酒。入口稅須一元。其間接抵制外貨。保護商民。實無微不至。吾國則有值百抽五。及食品免稅之條例。商民受無形打擊。洋貨則非常暢銷。欲加稅。又受各國之掣肘。商業掃地。萬劫不復。此不能無感者七。臺灣爲福州門戶。有唇齒之依。竟入日人之手。使數百萬華胄。皆淪爲奴隸。至受中學學識而不能。欲

入非日人所設之學校。必經政府之許可。此不能無感者八。後之遊臺灣者。倘亦表同情于我乎。時民國八年二月五號記。
臺灣遊記

鐵樵

Frank Otto Koch (著 謝生原譯)

遊歷家苛憚入涉遠。不願舍文明區域。入非洲或南美之腹地。而又樂與蠻族周旋。考察其生活狀況。則遊臺灣最佳矣。臺灣位置。近中國海岸。一八九五年。日本以戰勝得之。短小精悍之木鞋兒。其新主人也。東海岸有繁盛市場。港埠之形勢絕勝。街衢修飭。塵肆整齊。學校教堂。電燈。自來水。皆有之。鐵道復縱橫密布郊關之內。田園村舍。秩序井然。略具歐美文明氣象。距其地有極凶悍之蠻族。文野之程度。相去不啻萬里。而居處之地。段則近若比隣。此亦宇內之奇觀矣。蠻族居深林密菁中。與日人所經營之莊嚴世界。相去僅數英里。其俗以獵人頭爲人生首務。余夙聞之日人。因其地產樟腦。入

山採取。輒爲蠻人所殺。因設計征服之。其手段至辣。聚而殲。所不恤也。日人得臺灣後。駸駸乎握全地球樟腦專賣權。大利所在。人所共趨。德人則出一種人造樟腦。名曰辛石。Sulphur。以相競爭。日人患之。圖蠻族乃益亟。樟腦之爲物。惟臺灣有之。（前日本南部亦產樟腦。以培植不善而絕。）而最盛之產地。卽蠻族生息之區。例以匹夫懷璧。象齒焚身。蠻人不幸居此利藪。他日雖滅種。何由怨天尤人哉。

臺灣之地。大如撒丁。Sardinia。哥塞牙。Corticea。撒丁。縱長英里二百三十五。橫七十五。面積英方里萬三千八百九十三。蠻族占有其半。日人工值絕廉。人給六辨士。或八辨士已足。需人雖多。不難一呼而集。若招人入山。伐樹蒸膠。則鮮有應者。日人固以勇聞于世。第蠻人匿伏僻處。伺人過而取其頭。不墜不止。不得不望而却步也。不得已賄其酋長。然受攻擊自若。蒸溜器常爲毀壞。嗣偵知彼等以殺人爲天職。不可理喻。近年乃以

陸軍環其四面。設一警備綫。築壘守之。步步爲營。漸漸進逼。其預定之時期。爲十二年。軍費爲一百萬磅。準此預算。一紀而後。蠻人無噍類矣。余欲考其他種真相。因往遊焉。

一九一三年春。余在基隆。Atsugi。登陸。是爲日人殖民地之首府。臺灣北面沿海岸之市場也。徧謁日本官吏。告以來意。得遊歷護照。乃附火車至島之南部。折入腹地。至所謂警備綫處。以有護照故。得隨意遊行於沿綫各地。時或冒險入蠻界。頗得見所未見焉。

此島在千五百念六年。爲西班牙所有。至一六四二年。荷蘭人逐之。屬荷蘭。越十九年。中國海盜高星楷者（譯音）逐荷蘭人而據其地。自稱臺灣王。（按此島最先占有者爲林道乾。「明世宗時代」其次爲琉球人。「熹宗時代」嗣屬日本。後見逐於荷人。荷人復爲鄭成功所逐。此處謂先屬西班牙及海盜高星楷皆誤。）一六八二年。中國滅之。改爲行省。至中日之戰。割臺灣

以媾和。遂屬日本。三十九年矣。自十六世紀以來。五易其主。能無忝爲主人者。厥惟日人。方其初得此島時。全島在蠻族若海盜之勢力範圍中。荆天棘地。中國久已無法處之。以故不甚愛惜。有之如石田。棄之如敝屣。當

時航海者。不幸漂流至此。卽無生理。一八四二年。英國船名愛痕者。在湯姆塞西南岸毀壞。全船七十五人。無生還者。又一八五〇年。英船名噴脫勒者。在臺灣南岸遇險。船中人甫至岸。卽被擒。其頭皆爲蠻人之勝利品。一八六〇年。有美船洛孚者。在太口（譯音）觸礁。一八七一年。日本漁船在南岸毀壞。船中五十四人。皆爲屠戮。如此類者。不勝枚舉。今忽於此中。現華嚴世界。是日人華路檻縷之功。爲足多也。

日人經營臺灣之最初步。建多數之燈塔。以保護航海者。島濱有地名南角。形勢最險惡。其地之蠻族曰配王。亦最殘忍。此處有特別燈塔。置機關砲。四面有窗。塔身係鐵製。堅若金城。內貯糧及水。並各種軍需品。倉猝被

圍守者。可以無懼。塔外有平屋。皆塔相通。行廊溪護。以鐵甲。四圍繞以石城。城有雉堞。其外有濠。布以鐵網。儼然一礮臺。其先有裝十八磅彈丸之快礮兩尊。迨吾遊歷時。蠻人已被驅入內地。此塔已廢。礮亦撤去矣。

蠻人以血肉之軀。熟睡於硝烟彈雨之下。至今日。其生屬性。方言習慣系統各方面。知其中分爲九族。不相郵而相讐。其軀幹甚短小。皮作棕黃色。髮理而直。略似馬來人。其村莊之建築物。殊寥寥。且甚猥敗。亦有酋長而無權略。知結團體者。不足百分之一。類皆獨活。頗乏倚賴根性。因此亦無服從觀念。若施以壓力。則仇視之。似亦知恩怨。日人或中國人與遇。無倖免者。偶見白人。雖不修東道禮。亦不加害。蓋日本與中國。一再用兵。服征勦。仇怨深入。其軀體甚敏疾。林攀援。穿椅渡淵。不讓猿猴。九族中最強大者。爲亞脫亞爾。Atayals。有衆三萬人。占地二千五百英方里。位置在島之北部。探險者畏

之。莫敢問津。其人皆黥面。花紋頗工。細。臺灣土著。號爲
鯨面野人。其俗喪葬婚禮。皆設祭。祭品以人頭。同俗爭
訟不能決。則獵人頭。先得者直之。童子成人之辨。亦視
能得人頭與否爲準。苟終身不得者。雖老死亦童子。反
是幼稚齒亦成人也。其出獵人頭。常三五爲羣。携鎗及
糧。伏邊界近路之林中。伺人之過。出而襲擊。鄰近有伐
樹蒸樟腦者。恒乘人不備。猝然掩至。脫數日不獲一人。
則寂伏不動。不得不止。其凶殘與忍耐均可驚。以故日
本工人。每年輒死傷數百人。此中人雖無文化。固非易
與哉。

蠻族所占地。既多樟樹。又富金鑛。以故日人益不惜以
生命相博。計所有樟樹。約一百萬株。年伐萬株。得樟腦
三百萬磅。樟腦油二百萬磅。足供全世界一年之用。若
百萬株。足供全世界百年之用。若更經日人以造林法
栽植之。自可繼續無窮。製造之法。用樟樹劈成小片。置
蒸溜器中煮之。迨既結晶。碎而篩之。是爲粗胚。更經第

二次蒸煮。而樟腦始成。製粗胚在森谷附近。以粗胚更
製之。則在市塵間。兩種之製造場。達八千處以上。遊歷
其地。觸目皆是也。

最強大之亞脫亞爾族。今爲日人逼處山中。四圍之警
備綫。長三百英里。強起烏之西部臺南諾。Dainanon
經中央山脈之蠻地。至奧頓河 Shimon 之上遊。折而
西南。至石子門 Sakima 絕泰國根河 Takolo 折
而南。歷縣三。曰多思。曰興子州。曰泰楚。皆蠻地。一再登
山涉水。迄南縣 Naho 之達州塞河 Dakushi 終
焉。沿線駐武裝之巡警。實陸軍也。線之形式。爲一孔道。
廣六尺許。或在線中。或在山巔。遇河流則架橋梁。或置
渡船以通之。其有急流峭壁之山澗。則施以鐵線。或藤
製之懸橋。每相距百二十碼。設警備所。所有巡警二人
或四人。每四五所。則有警備支站。號令所從出也。支站
有電話。有快鎗巨礮。有濠有鐵網。亦有埋地雷備擊襲
者。巡警日夜輪值。例不得解甲。防禦之嚴。視軍人臨敵。

殆猶過之。凡鄰蠻族之村市。及因事入蠻族之人。皆負保護之責。蠻人則不准越雷池一步。然蠻悍且狡。恒擇防範稍疏處。深夜掩襲。比鄰所來救。而所中人被殺殆盡。此等事殆習見不鮮。計一九一二年中。與蠻人接仗可三百次。有慶戰至數日者。亦劇烈已。日人語我自一九〇三年來。防禦線相機進逼者。已七十次。其中五十次得近邊蠻人之許可。較易爲力。餘則純任兵力進逼之。先必詳細探路。披荆棘。踰山嶺。又須避蠻人攻擊。爲道至苦。常有全隊覆沒者。第二步則爲築線建堡壘。每築線建壘。必經猛烈之攻擊。本年（一九一三年）築島北部某線長二十七英里半。經時百又七日。與蠻人接仗至二百七十二次云。

贈而富。一九二年。忽叛變。率蠻人攻南索。（鎮名）幸鎮長偵知之。預爲之備。五十日始平。一九五年至六年。採樟人死者逾六百人。木商及土著百五十人。一九八年冬。蠻酋誘土人之爲巡警者反。秩序大亂。歷數月乃復。採樟人死數百。蒸溜器毀者尤多。又有被捕虜而勒贖者。一九十年。又大暴動。勢甚于前。海軍登陸助平之。以上所述。皆亞脫亞爾族之戰史。其他方面之警備線。無延長過五十英里者。南部諸族。或已皈依。或無反抗能力。則不設備。間有設郵傳機關。郵卒則土人充之。蠻善獵。獵以鎗。或長矛。矛爲竹製。長六尺或七尺。其鏃長八九寸。人各佩一刀。無時或去身。又善捕魚。其法用毒草根製麻醉性之汁。傾入河中。魚飲之。卽麻木浮水面。乃以手或叉取之。蠻有船。爲一種竹筏。划以長橈。船身刻花紋。蠻人登船必舁水。熟練者。雖在急流中亦甚敏捷。蓋不知槳板之爲用也。所食爲稷及米。衣爲芭蕉或芋蓀織成之粗布。其俗喜視婦女。尙平等。同族不自

相殘。人類異于禽獸之點。已略具梗概。惟其獵人頭。不知怨道。此所以爲蠻人歟。亞脫亞爾族繁盛處。有草房。以柱架之。去地可二丈許。爲新婚度蜜月所。婦生子而寡者。不得再醮。謂宜撫遺孤。以學生爲不祥。至縛嬰兒于樹。尸體腐爛。飼鳥爲焉。亦知敬老尊祖。視老人老婦如巫覡。謂有神異之權力。族中教禮。老者掌之。亞脫亞爾及配王兩族人。以密林爲祖先靈魂之居所。凡在指定之處。一草一木。不得毀損。雖嗜殺。然畏鬼。以病爲鬼作祟。以夢爲鬼與人交接。亞脫亞爾族。以供獻人頭可祛除冤鬼。故祭祀必用之。此外離奇之風俗。想尙不少。愧余未能盡知。今以樟腦之故。介紹其秘密于世界。洵人種學者大好之研究場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四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五

俄屬西卑利亞遊記

海參崴旅居記

于去疾

海參崴吾吉林舊壤也。自淪于俄。吾國人遂以俄土視之。于其歷史地理風俗政教。曾無記之者。滋可慨矣。予以民國五年來遊是邦。慨江山之非我。索故實于同人。歷時一年。竟成短冊。刊布報端。或亦有心人。所不棄乎。江都于去疾識。

海參崴之位置及交通 海參崴在東清鐵道之南端。日本海北岸唯一之良軍港。其地當北緯四十三度。東經十五度十六度之間。左撫黑龍灣。右臨大彼得爾。南至日本長崎經三千餘里。西至朝鮮元山約一千三百餘里。至釜山二千一百餘里。更西南而至吾國上海約四千五百餘里。至煙臺亦如之。以須繞行朝鮮半島之南端也。由海參崴溯圖們江亦可至琿春。小汽船往來

甚多。至海參崴登陸。乘車北行。約五小時至雙城子。俄名尼哥拉斯克。由此而北沿興凱湖。越刀畢河。循烏蘇里江。至哈巴羅甫喀。華名伯力。俄屬遠東四省總督駐在地也。是為烏蘇里鐵道。由雙城子而西。循綏芬河。經五站入吾國境。長驅而西北。直抵滿洲里。接西北利亞鐵道。是為東清鐵道。雙城子一地。實兩綫之交點。軍事之要區。俄人恒駐重兵守之。

軍港之形勢 崴港之形勢。在東亞實首屈一指。港以外羣島散布。作天然之屏風。港內左環右繞。四面皆高山。陡峻如壁。樹木叢雜。望之隱隱有人其間。礮臺密布。船由一狹口入。山上之人。俯瞰下方。如數掌紋。隨時隨地。可以下擊。若山下望上。則但見高峯插天。不知其人居何處也。港內水深勢濶。數萬噸之巨艦。可以隨時往來。不為潮汐所限。冬令雖極寒時。只結薄冰。不足為船行患。以余所經。若大連若青島若崴海衛若大沽。其形勢皆不如此之雄壯。金城湯池。非我所有。惜哉。

申俄命名之異義。海參崴之名。吾國所錫也。崴字之義。爲高爲峻。楚辭軫石崴崴。崴字之見於古文始此。是吾人未嘗不知其地之形勢佳勝。不知者特昏瞶之清政府耳。海參爲日本海特產。崴所產者尤佳。故吾人特錫以此三字之佳名。而其地之物產形勢。俱可概見。至俄人之名此地。則不曰海參崴。而曰烏拉底窩斯托克。Иркутск。吾始以爲卽逡譯海參崴之名。及詢之俄人。乃大不然。烏拉底者。俄之墨斯科人。成犯罪流西伯利亞。始發見海參崴之形勢。歸而言於國人。於是探測者紛至沓來。卒攫其地而去。追思功首。乃以烏拉底之名名之。更爲鑄銅象於西山之顛。若窩托斯克。則東方之意。此中俄命名之異義也。嗚呼。人以一罪犯。而能爲國家發見軍事要區。我政府乃以所固有者拱手讓人之賢愚。其相去固若是乎。

海參崴割讓之歷史。海參崴之割讓也。其事在清咸豐八年。先是俄人乘我有洪楊之役。知朝廷方疲命於

南。必不能致力於北。乃盡力迫我改定邊界。咸豐七年。愛琿約定。黑龍江北岸歸俄。烏蘇里江兩岸。爲兩國公共之地。及英法聯軍。北犯京師。清廷更與結北京條約。其間奔走調停。實俄公使衣枯拿疾之力。事成索報。清乃割烏蘇里江以東二千七百里之地於俄。藉口購礮。以避他國之干涉。嗚呼。礮所以禦敵。禦敵所以保土地也。今無故而喪地數千里。然則購礮亦何用哉。此與今之結軍械借款條約者。復何以異。海參崴由此入俄。吳大澂之逸事。割讓之後。主持劃界事者。清廷所派爲吳大澂。吳文人也。不習邊事。日惟飲酒徵歌。自鳴風雅。有譯員麥沁者。俄人也。其母爲粵產。麥黃髮黑睛。乃自稱華人。媚吳甚至。因以沙令酒瓶中獻吳。遍及其從者。於是劃界之事。一任麥之所爲。原議以綏芬河爲界者。遂一放而至圖們江口矣。海物碎金。南唐以餌趙普者。俄人乃亦效之耶。茲事余親聞之。蓬萊吳君。吳僑歲近五十年。其言當不誣。

海參崴之街市及人口。海參崴昔屬吉林琿春廳。六十年前。一海濱荒港。人跡稀少。惟每年夏秋之間。漁人麇集。過此則茹屋數間。漁人之土著者居之。今則帆檣如林。艦舶如織。六街三市。輪奐巍峨。鐵道電車。往來靈捷。樂園酒館。中外咸備。全埠人口約三十萬。近以歐戰之殷。俄之商人遂官。率視此間爲安樂土。攜其眷屬。自彼得格勒墨斯科赤塔等處而來者。踵接於道。華人之僑居者。據民國四年。卽西歷一千九百十五年。俄東海濱省巡撫報告。男約七萬五千餘人。女四千餘人。佔海參崴全埠居民四分之一而弱。三分之一而強。其他各國僑民。以日本爲最多。願纔萬餘人。俄之守兵合海陸軍計五千餘人。

要塞形勢之防護。余旅居崴埠約一年。遍走街市。欲覓一精細形勢全圖。杳不可得。俄法無論何人。非奉政府之命令。而私以測量器望遠鏡攝影器等物。窺探海港要害者。處無期徒刑。若在宣布戒嚴時。或竟處死刑。

其於要塞形勢之保護。何等縝密。迴思吾國江海與區。任人出入。甚至軍事輿圖。亦以外人所測者爲枕中秘本。抑何度量之寬宏乃爾耶。

華僑之職業及鄉土。吾不言旅崴華人七八萬耶。其中百分之九十爲工人。彼等自稱爲賣老頓袋。思之莫名其義。繼見海濱作工者。率以頂負物。或者卽此義歟。其餘業海貨者。業洋貨者。設旅館者。營雜業者。約百分之七八。若女子四五千人。其中什九操女閩業。僑民以山東人爲最多。約居百分之九十五。而山東人又多爲登萊青三府人。其餘百分之五。則奉吉黑者有之。燕趙者有之。蘇浙閩廣者亦有之。他省人則更少。間有一二不足數矣。

中國駐崴之官吏。吾國政府以旅崴僑民之衆也。始派一商務委員駐其地。經理華僑之事。繼則改爲總領事。其下有副總領事。隨習領事主事等數員。備員而已。莫能爲僑民謀利益。爭國體也。弱國無外交。此在他方

面人言之則可。若身當外交樽俎者。亦以此言爲避責地。奈之何其不知羞耶。余居歲時。總領事爲吳縣陸仲般君。遇事頗能曲諒僑民之苦。其持躬尤謹飭。歌場妓館。從未見領事館中人足跡。庸中佼佼。亦難得矣。領事館外。只一吉黑官鹽轉運局局員三四人。經理由營口運來之官鹽。更由東清鐵道轉運吉黑各處。所謂中國駐歲之官吏。如是而已。

入境時搜檢之苛。世界各國禁令之苛。當無俄國若者。人之自外來也。無論其爲本國人外國人。以車來以舟來。無不須受關吏之檢驗。而於吾華人則尤苛。余來歲以舟行。時則孟秋。暑氣猶盛。舟將至歲。見舟客紛紛啓箱篋。取衣着之。單夾紗棉。重疊於體。望之臃腫若死人。自棺中出者。余大笑不可仰。詢其故。則俄人例禁旅客以新衣物入其國中。人厭其煩。乃着之於體。以示一身之外無長物。履則足着之外。可再備一雙。惟須足底有泥。否則以新物論。其罰十倍於所值。有一形似工人

者。纏湖縐半匹於腰間。爲所搜得。立判罰二百八十盧布。其暴虐亦可謂猛於虎矣。余所攜囊篋頗多。以有中俄特別護照。且預於起程之先。卽電託駐歲總領事派員照料。故未蒙搜檢之惠。然猶目眈眈若虎狼焉。

人票 外人入俄境者。除於起程處所向交涉使署請領護照外。抵居留地後。又須向俄警察官署請領登陸證。華人謂之人票。亦謂之小賬。詳載本人年齡籍貫職業住所居留年限身體強弱長短。並粘象片於上。一一核對無誤。始準登陸。登陸後。又須照象。又須請票。其繁重一一如前。蓋前者爲登陸證。無之則不能登陸。後者爲居留證。無之則不能居留。此證須藏之貼身。坐臥不離。日間可以隨意游行。入夜則各歸宿所。罔敢或越。（宿娼者不在此例。然亦須有證。）例如一巷中甲號之人。偶宿乙號。不爲警察所知。則已。苟其知之。則罪戾立至。或禁之獄。或罰以錢。無得免者。

更官 閱者至此。得勿疑吾言之過乎。俄羅斯偵探。縱

極著名於世界。亦何能爬羅搜剔。至於人之臥榻。不知俄人立法。凡外國人居留處。其司里門之啓閉者。皆爲俄人。謂之更官。故一巷之中。某家來一人。某家購一物。彼無不知之。蓋隱然一巷之監督。其工值居住。則取之巷中人。平均負擔焉。

警察之特權。前云入境時搜檢之苛矣。猶未盡也。俄之警察有特別權。隨時可以入人家搜檢。平時禁令本極森嚴。況值戰爭。其政益酷。酒類鎗械類金銀硬幣類。皆禁民收藏。警察之入人家。驅其人於一室。以一人守之。餘則翻倒箱篋。如取如攜。此時卽非禁品。亦隨禁品以俱去矣。而此等苛政施之吾華人獨多。

盧布之價值。俄自戰後。軍費支絀。日以濫發紙幣爲事。其盧布一枚。昔值吾華規元銀九錢五分者。余在歲時。乃僅二錢有奇。今乃降至一錢一二分。其幣在現金缺乏。硬幣毫無。雖十戈比五戈比之微。亦以紙幣代之。價值既微。印刷益劣。僞造者充塞於市。而俄之幣制。乃

陷於萬劫不能復返之地。然在其國內。則絕無低昂。一盧布固猶是百戈比也。百戈比卽抵一盧布也。蓋各國貨幣。皆有固定之價值。對外雖有時漲縮。而國內則制定之後。卽不容任意低昂。今日英之金磅。僅值吾華銀八元有奇。然在英國。則猶是二十先令。未聞值十九先令十八先令也。吾國中交京鈔自停兌以後。日益低落。明明大書一元者。乃僅能作五六角之用。名實不符。蓋視俄人之幣制。猶能行於國內者。更有慚色矣。

店肆之等第。俄之店肆。以納捐多寡分等級。有所謂一號票二號票者。除特禁品物。無不許售。三號票以下。則不許置阿拉盛。阿拉盛者尺也。卽不許售賣布疋綢呢之意。每家門上。釘一鉄皮。上書肆主姓名。及納捐等第。識俄文者一望而知。無待尋問。

報紙之禁閱。旅歲華僑。知讀報者。百不得五。識俄文者。尙時取俄文報閱之。然其目光則僅注於商業狀況。以謀利爲專一目的。其留心世界大勢及本國時事者。

百不得一矣。若華字報則僅有俄人在哈爾濱發行之機關報曰遠東報者。可以入境。餘則無之。聞不獨戰時爲然。卽平時亦復如是。余居歲時。三兩日輒一至領事署。閱北京上海各華字報。蓋惟領事署有此特權也。領事署之不能建築。言及領事署。余滋悲矣。署屋一幢。賃之俄人。逼狹殊甚。其門內尙有商號一家。與之同處。聞昔年本購有土地。預備建築。而俄人施行新法。謂他國人不得於其國內有土地所有權。禁不聽築。遂亦置之。然英美日德諸國領事署。固堂哉皇哉。自築之也。迴視吾國北京。有所謂使館界者。匪惟自築館屋。且禁吾華人築屋於其間。外而各埠領事。各處教堂。孰不自購地而築之。匡廬莫干。鷄公北戴。國中名勝。且強半爲外人居留。烏乎。強弱之異。固如是乎。

俄人之禁我國旗。余居俄時。適遇新歲。徧觀街市。除一領事署外。無懸國旗者。大異之。詢諸老人。則云昔年本可華俄國旗交叉互植。自民國四年袁世凱有洪憲

之謀。俄人謂中國已復君主。不能再植共和之旗。遂以警察署之強權。迫華僑盡去國旗。而以俄旗代之。吾華人不願植俄旗。遂并懸旗之舉而廢之。西人以國旗代表國家。有侮之者。視爲不共戴天之恨。清道光廿年鴉片之戰。其禍卽始於廣東官吏之擅拔英旗。而我國之外交家。曾於此事熟視而無睹也。烏乎。

歲埠稅令之變遷。海參崴埠之初開也。俄人爲振興商務計。公開爲無稅口岸。迨後商賈日集。貿易日盛。俄人見日人之獲豐也。遂罷無稅之令。中國商務委員李蘭舟氏曾創華貨免稅之議。陳於俄政府。俄政府許之。未四月。日人將援例以請。遂又廢之。今華貨入口者。大率爲茶葉。麵粉。豬牛羊肉。凍鷄。鴨生。鷄卵。毛竹。及他種日用品。供吾華僑之日用而已。俄人無需之也。歐戰開後。俄之工廠半廢。西方貨源日絀。而歲埠以地遠戰爭。故人口反日增。月盛。於是日貨驟增。利市三倍。遊於五都之市。見夫熙來攘往者。無非爲日人謀銷貨之方。環

燦陸離者。無非木履兒製造之品。而俄僑民七八萬人。公然仰人之餘瀝。以爲生活。烏乎恥哉。

歲埠華僑智識之騷敵。余之未至歲也。熟聞南洋華僑謀國之忠。任事之勇。以爲歲之僑民亦若是也。乃至而詢其居人。則華僑無會館以爲集合所也。無學校以教育其子弟也。無報紙以傳播文明而主張公道也。七八萬人。漫如散沙。各私其私。各利其利。獲則捆載以歸。敗則推埋爲盜。蓋無一人有殖民之思焉。余大憂之。詢謀再三。知辦報之舉。在今日戰時。決爲俄人所反對。姑置緩圖。集合機關。則華人本有所謂協助會者。今雖窳敗。若得智者擴張而改良之。其作用功效。猶勝於會館。惟學校一端。實爲最急。乃議興之。

華僑學校之議興及其籌備。俄之教育。本遜歐美。加以戰時人皆赴戰。學校益零落不振。平日鄙薄吾華人。禁不與同校。然尙可通融。至是則益爲摒絕。以學生之額有定。多一華人卽少一俄人也。我僑民強半子身來。

此。然猶有三千餘之兒童。急待教育。余奔走於諸富僑之門者月餘。口瘡舌焦。始獲同意。具呈於俄總督干達基。幸以吾總領事陸君仲般之力。蒙其批准。當時計畫欲立國民小學十所。所容三百人。商業甲乙種學校各一所。以教其曾受教育而資質優秀者。以養成商業競爭之人材。更有餘力。則多立半日學校或夜課學校。以教成人之失學者。協助會中籌有基本金三萬盧布。餘擬募之諸商。此事籌備於民國五年十月。預計次年三月開辦。款已籌矣。事已具矣。乃屆時而俄之革命忽興。數萬僑民。一時鳥飛兔走。生命維危。更何暇顧及興學。遠謀宏慮。頓作空花。吾華僑之不幸。固如是夫。亦可悲矣。聞陸仲般言。日人於一千九百零七年。卽呈請俄官擬設日僑小學。俄人遷延靳吝。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始許之。今吾華僑乃以數月之期。蒙其批准。不可謂非吾華僑之幸也。然而敗矣。

華僑協助會成立之歷史及其性質權力 余前不贅

有所謂協助會者乎。度讀者當延頸以盼吾言其性質及成立之歷史矣。然試執一會居崴埠之華工。問彼間有所謂協助會者乎。彼將應之曰無也。若問以總商會。有諸。則皆將應之曰有。蓋總商會者。吾國人自定之名辭。仿內地之名以名之也。自俄人命名之本義言之。則爲華僑協助會。協助云者。助俄官以理全埠之事之義。其權力甚大。能至畜武裝衛兵。華俄各半。以捕匪類。會中自有審訊員。雖俄人而華人用之。每獲人犯。由審訊員訊問後。其有罪者。送俄警署執行。無則釋之。與俄警署同負保衛地方之責。至保護華僑發展商業。猶會中餘事。日人居崴者。羨之妬之。極力謀組織。一日僑公會。規模一仿華會舊章。而俄人訖不之許。豈俄人獨厚吾華人也。豈非以崴埠華人。獨占多數。商業既盛。流品日雜。滿洲之紅鬍馬賊。山東之沿海積盜。遂屢足其間。殺人越貨之事。日十餘起。俄人既不勝其煩。乃不得不分其權於我華人。俾其自爲清查。自爲治理。此華僑協助會之所由來。亦各國所無之先例也。其會中有總理協理書記諸名目。皆由華人自舉。呈報俄總督署備案。其始非僅限商人一途。凡旅崴華僑。皆得入會。皆能得選舉權。被選舉權。乃行之日久。一二富商。假藉名義。轉以俄人而欺歷良善之同胞。加以我國人素無正當結社立會之思想。遂益放任其責。會中事務。永爲少數人所把持。俄人知之。則漸削其權。今已形存而神止矣。嗚乎。是誰之咎歟。

俄政之橫暴 俄政之橫暴。世人固早知之矣。惟其真相。仍有爲世人未深知者。予初至。即注意於此。然亦罕得要領。某日偶遇俄報館記者。與談報館事。彼詢予曰。貴國亦有干涉言論。封閉報館。或罰鍰之事乎。曰。今日尙有之。曰。政府欲處罰報館。亦先通知之乎。曰。固也。曰。通知之矣。復准其辯訴乎。曰。是安得不許。彼喟然曰。若是則愈於吾國多矣。吾國政府處罰報館。曾無准許辯訴之事。即以敝館論。今年甫三月。已受三十盧布之罰。

鏹二次矣。吾人但一見遠東總督政罰鏹令下。卽刻照數籌繳。不敢抗辯。並不敢請示得罪之由。苟一反唇。則二次之罰隨之。甚或且遭封禁。吾人爲維持報館計。但求滄出版。他非所計也。嗚呼。曾謂二十世紀中。尙有如斯之政令乎。

俄官之貪婪。俄人政令嚴苛。既如以上所述者。然秘密黨之活動。盜匪之橫行。以及種種作奸犯科之事。反甚於他國。其故何在。則官吏之貪婪。尸其咎矣。俄之官吏。無論大小。鮮不受賂。且其慾壑富伸縮力。滄于髡之酒。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俄人之賂。一錢不嫌其少。百萬不嫌其多。每有輪船抵歲。其船主必備盛肴美酒。延關吏登舟痛飲。再進以埃及雪茄煙數枝。媵以盧布若干枚。則舟中私貨。無論若干。可以自由攜取矣。俄人禁賭甚嚴。而吾華人僑居是邦者。賭風甚熾。有一次予與藥材商三人作雀戲。方戰之殷。忽靴聲囊囊。一戎裝警官。推門直入。予大驚。乃主人袖出盧布五枚。塞入其袋。更

拍肩而語。彼已作鷓鴣笑。揮手令予等續戰。且作壁上觀矣。聞其職如吾國之警佐也。中東鐵路無票乘車者。其待遇較優於有票之客。雖二等車中亦有之。其他兵役可以賄免也。賦稅可以賄減也。全國上下。政以賄成。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

俄人之畏意。歐戰禍開。俄以獨力支拒東戰場。死人不可勝計。海參崴爲彼之東方樂土。避難者咸居焉。而巡行其市。舍軍警外。壯夫不多。至於市肆之中。列座作商賈者。非羣雌粥粥。卽斑白老人。亦可覘其戰禍之烈矣。予初至歲時。市中恒有俄兵毆人之事。大率豫徵之。兵避死無術。乃故於鬧市中。警察林立之處。兇毆途人。致傷甚重。又故不行。以待警察之逮捕。裁判命下。監禁若干年。而彼欣欣然相慶不死矣。其後俄軍官知之。改定法令。毆人於市者。雖新兵立發前敵。於是市中戢然。行人安步。無復襲擊之慮矣。某次兵車將發。突有少婦百餘人。奔臥軌道。意將阻車之行。警察驅之不去。汽笛

一鳴。飄輪齊發。此百餘人。竟玉隕香銷。先爲陣上健兒。驅狐狸於地下。杜工部兵車行。無此慘也。又有一次。徵兵千餘。車抵雙城子。忽羣下車臥地不起。擊以槍尾不動。殺一二以示儆。仍不動。且言甯死國內。不死沙場。屍骨尙得安葬也。押送者無術。不知從何處覓得醇酒數十桶。邀衆痛飲。曰。今夕與諸君盡一醉。明日俱東歸耳。衆大喜。以禁酒久。茲觀佳釀。不覺俱大醉。既醉則驅之入車。馴如羊豕矣。

俄人貧富之比較。自歐戰一開。海參崴一隅。遂爲俄人東方極樂園。達官富商咸集於此。每當夕陽西下。公園中士女成羣。鴛鴦燕陀。極盡綺靡。及晚間十時。軍樂一奏。劇場齊開。摩托車嗚嗚而至。其中寶氣珠光。眩人心目。幾忘世界方在肉薄大戰中矣。然試一觀所謂貧民窟者。其現狀果何如耶。隆冬之際。攝氏寒暑表降至零度。下卅餘度。海水結冰。堅任車馬。吾人擁重裘。猶不敢當風立。彼俄羅斯之貧民。無老少無男女。裹薄片之

衣裳。躑躅街頭。遇行客予以一二戈比。則受而謝焉。蓋凍餒而死者比比也。於此貧民窟中。每有學者演說。掌聲雷動。革命之基。基於是矣。

虛無黨之勢力。俄之秘密黨極複雜。其名繁多。以吾國人僅知其有虛無黨。故吾舉虛無黨。以爲秘密黨之代表焉。俄以困於專制虐政。故民黨日盛。積百餘年之勢力。經若干次之失敗。始得成功。方予居俄時。距大革命之爆發。曾不一年。故其勢力。膨脹特甚。街頭巷尾。茗肆劇場。公然談論。不知忌諱。窺其中人材。有官僚政客。有警察軍人。亦有婦人女子。蓋隱然已具一社會雛形。剷除階級制度。予嘗私詢素識俄人爲藥材商者曰。子等公然談黨事。不懼警察之干涉乎。其人笑曰。時至今日。警察懼吾等之早發耳。豈復能云干涉。且彼中同志極多。更何干涉之足云。予於是知俄之大革命。真岌岌乎不可以終日矣。

俄歷及節令 世界各國。凡以文明稱者。無不用一千

五百七十二年格勒華理第十三大教主所改之新曆。一歲之日有定數。一月之日有定數。歲整而月齊。無論法令財政教育軍事。俱無不便。故吾民國成立。首以更曆爲先。誠急務也。獨俄人以不宗新教之故。并曆而不改。大率每月與太陽曆相差約十二三日。其每月之十四日。恒爲他國次月之一日。其閏年之法。乃與他國同。世界各國中行此曆者。僅俄羅斯及巴爾幹半島之斯拉夫種族而已。

俄國節令之多。爲各國冠。除每年五十二星期及年節聖誕俄皇壽日外。復有無數節令。凡遇節日。工商罷市以嬉。蓋一年中幾去其三分之一矣。如是而欲其商務之興。教育之盛。其可得耶。

交通之腐敗。中東鐵路之車輛。除西比利亞大通車。乘客較少。車亦較美。其餘尋常客車。率皆污穢黯敝。予旅客以不堪。三等車固無論矣。卽所謂頭二等者。亦復如是。至車行之顛蕩不甯。尤爲罕見。說者謂坡度太高。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五 俄屬西卑利亞

則車行自難安適。然吾國京綏正太二路。其坡度尤高於中東。而旅客初無如是之苦。則仍司機者之咎也。吾友曾君景南。工程家也。謂中東路工甚劣。枕木不腐而不易。土方傾圮而不修。鐵軌空鬆。車行卽易震蕩。其言確有見地。至於車役之婪索。檢查之留難。猶其餘事也。嘗有某君。乘中東車赴墨斯科。至哈爾濱下車訪友。不覺逾時。車開已久。某君行篋中。携有重要文件。斯時形神暴躁。計無可出。而站長乃妙想天開。索二百盧布之賂。專電呼倫貝爾。留車不行。另以手搖壓車。送某君至呼庫。竟得登車。某君告人。以爲生平奇事也。

郵局中人。鮮能通他國語言文字。故書函之屬。不以俄文者。每有誤投之患。有一次海運鹽船。將抵歲埠。轉運局中所存運票。不敷裝運。屢電長春總局。皆云久已交郵。往郵局問之。則瞠目不答。予不得已。往謁陸仲殷君。請爲設法查詢。陸遣領事館一俄雇員。偕予往查。至則詰問良久。其局長指室隅一堆印刷物曰。彼中各國印

海參崴旅居記

一一

刷物甚多。自往檢之可也。依其言。果得之於堆中。檢其發寄月日。至此已三星期。又有公文二件。亦於故紙堆中得之。詢其不即分送之故。則云須待軍事檢查員檢查訖。始可分送。然予等查得之後。逕携以出。彼亦不問。則彼之所謂軍事檢查。亦欺人之談耳。

故其俗亦敝。劇場茗館。一見目成。即可攜手偕行。借浴室爲陽臺。春風一度。姓氏不知。明日相逢。又同陌路矣。教育不興。人格日降。是可悲也。

俄遊雜憶

諤聲

俄國之教育及風俗。俄之教育末事也。平均百人中讀書者不足三十人。其教育宗旨。務以尊君愛國爲一事。而又不欲使其甚解。故教育之途。遂益趨黑闇而不可救。然有志之士。私立學堂。則又大倡社會主義。極端與政府反對。官吏始而嚴禁。繼以甚多也。亦遂聽之。俄民大率慷慨粗豪。勇於私鬥。一言不合。拔刀相向。電車中亦嘗遇之。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交情既定。生死不渝。有古俠士風。非如木屐兒之專利罔義也。其人好酒成天性。下等之人。終日所入。俱付酒家。枵腹露體。勿顧也。俄之女子。白晰嬌好。其生於高家。素山一帶者。黑髮黑睛。長身玉立。居然吾國美人。特眼微凹耳。女教不昌。

朔風凜冽。六街寂靜。遙念重帷深閨中。必有炙羊羔。圍獸爐。重裘風兜。猶號寒者。願彼赤足薄衣。噓氣拉車之夫。又何人哉。因憶五年之冬。漫遊西伯利亞道中。驅車中夜。雪片片劈面作散花舞。冒衣袖手以行。輒生郊寒島瘦之嘆。光陰荏苒。迄今四載矣。景物不殊。河山有感。遠東風雲。方澎湃於寒夜蕭瑟之時。西伯利亞。殆其導線。寒窗岑寂。無可消遣。而觸悵前塵。已如夢境。因就所能憶者。述錄一二。聊誌雪泥鴻爪云爾。

漫遊西伯利亞最難堪者。爲路之不平。汽船之搖動。火車之砰震。驟車之顛跌。雖屬路政之不修。而俄人耐勞特性。於斯可證。然此等困苦。係不能免者。游人於遊歷

時候。尤當擇定春去夏來之際。享盡風光明媚之福。不然。不但不能享遊歷之樂。抑且陷於諸多不便之處。余作此遊時。適當歲暮。時遍地皆雪。寒風砭骨。即乘車亦須緊閉其門。車中空氣。惟俄人能受之。若夏則苦雨。街道不易行。蚊蟲到處皆是。即居民亦莫不布帳焉。路線之選擇。亦關緊要。凡從歐洲東去。或自亞而歐。波蘭華沙一線。切當改避。是線換車常在深夜。且關員搜查。非常騷擾。游人至此。多嘆行路之艱難。諾德快車（No. double）取價甚苛。乘客至亞歷山大（Alexandria）站時受阻留。諸多不便。蓋是處適為交界地也。是亦為乘西伯利亞火車者所不可不知。

法人李來白著俄國誌。有言曰。俄國之與吾人相隔者。非僅道路之遙遠。其人民之風俗習慣。其言語文字之奇特。實為之障。政治與宗教之迥殊。又其餘者也。余未出發之前。在天津租界之俄商道勝銀行。購買匯票羅布票等。以供途中之用。當時以將勾留哈爾濱之意。告

該行執事某。而該執事勸余切勿停留該地。謂旅館中之下役。均舊日之刑事犯。恐為所算。又司各蘭醫生某。當西伯利亞鐵路火車開駛載運搭客時。從滿州歷西伯利亞鐵路返國。告人曰。余敢告遊客之乘西伯利亞火車者。除莫斯科及聖彼得堡兩地外。不可稍作勾留。又美國女士某。從莫斯科抵北京。嘗對人言曰。西伯利亞無可觀之處。所見者惟土屋而已。

俄國文字。非常完備。能使人無詞不達意之嘆。為世界文字中之最富者。故俄國書籍。一經譯成他文。則失去其原書之特色。文字如此。言語亦然。惟稍難學習。蓋俄人言語。自成一派。不如英法德三國言語之流行也。某年余乘汽船過太平洋。有俄人某。身體壯大。聲音雄亮。一日。一美國婦人竟對言曰。汝能否講話稍低。而俄人罔然不知。凡漫遊俄境之人。每以手指腳劃代語。友人稱初曾言於余曰。余前遊歷西伯利亞。至某地。欲購蛋。鄉人不曉。余忽咳吐。鄉人會言。即以蛋進。

余既習開漫遊俄境之種種困難。遂學習俄語。以備不時之需。每遇俄人。卽向之習練。後竟因之不致受困。蓋西伯利亞之都會。如伊克斯等。其旅館中人。祇會說俄語。而市中商店。則更不可問矣。間有諳英德法等語之俄人。雜居其中。然漫遊之客。不易遇之也。

哈爾濱俄界。有地名比列斯丹者。中有希臘教堂一所。名聖蘇非亞。高而大。余得奉天英教士介紹書。得入觀該堂。堂主持乃俄教士包丹那夫。爲人和藹可親。導余週閱堂中陳列品。有名畫多幅。皆康斯坦及那葛洛教主所贈者。中一幅。繪當時基夫左近之列巴地方人民洗禮情狀。紀元九百八十八年。是處爲耶教傳入俄境之始。圖中繪偶像被拋及人民怨慌情形。描畫殆盡。有神名伯南者。銀首金鬚。爲教中人從鬼跳峯拋下。鬼跳峯今尙存。蘭伯曾記基夫人無男無女。無老無少。皆聽法列特麻命令。跳入河下洗浴。而希臘教牧師。則立岸上誦經。

余常於闊大之馬路上。見男女乘俄式車。皆男子緊挾婦人。使其弗跌。道路之平坦與否。於斯可知道。道上婦女多穿高掌自睡鞋。其爲赴跳舞會耶。抑無別於四季耶。則非余所知矣。西伯利亞鐵路。逐日有火車一次。往來太平洋烏拉爾之間。快車每星期三次。一自海參威直達莫斯科及聖彼得堡。一由聖彼得堡經莫斯科。開往司之車。佔一次。其餘則帝國快車居多。據余觀之。萬國公司之快車。有招待員。能操英德法俄四國言語。車價昂貴。乘客紛雜。車中頗不清潔。此種事。總公司聞之。自必查辦。憶往日加拿大太平洋公司（卽昌興公司）之汽船。每有種種不可思議之匿名信片。發現於餐單上。後經人告發。總公司派員查辦。至於今日。該公司汽船上餐食之良美。無有出於其右者矣。帝國快車速率。與萬國公司車同。惟車費較廉。有招待能通德法俄三國言語。車中異常清潔。乘客無擁擠之

弊。快車中頭二等乘客。皆同在一餐房飲食。有睡車。半爲頭等。半爲二等。中有路。自首至尾。以便往來。其頂上有空架。係容放行李者。路旁有椅。接近窗門。可以自由開合。

俄皇尼古拉第二。當爲太子時。於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在海參威行西伯利亞鐵路掘土禮。其建築費。共需三百九十兆美金。常年用費二十五兆。全路以一俄里爲一段。段有看守人携眷居之。看守人之責任。在查看所管段內路線。有無損壞。凡繁重之段。曲折多者。看守之人。較他段爲多。自木斯克至烏拉爾。看守之人。數達四千餘。遊客過時。每有男女手執號旗。立於路旁。頗令人注目。

千八百八十年。英人在印度。已有鐵路一萬里。是時俄國在亞洲。尙未有鐵路半里。今則自太平洋海岸以達歐洲。縱橫萬里。皆俄人之建築物矣。

日俄之役。俄交通大臣基科夫。親出而管轄西伯利亞

鐵路。以伊克斯克爲中央部。基氏曾在美國實習路政。有年。故辦理甚爲得手。沿途分線及車站。一時增多。無數。使俄軍之運輸。異常快捷。世界各國。莫不稱羨。和議告成。俄政府特加以優遇。基氏秘書華來列。曾記基氏某日。囑工程司趕築車站於某處。後出巡。察閱沿路車站時。忽問下屬。何以在某站未停。下屬答以夜間駛過。基氏卽查里數表。知有不符。傳令回車再閱。車至時。該處車站。尙未完工。大怒。乃嚴責工程司及下屬。不數日。是處車站。乃告成矣。

西伯利亞鐵道極東之車站。爲海參威。俄人名之曰筆列德和斯托。 *Penkotsk* 東方皇后之謂也。與海參威相對者。爲高加索省之筆列德高加斯。 *Atkandras*。西方防軍之城也。海參威某街。有海軍提督尼羅爾斯。科銅像。旁有俄帝尼古拉一世誌語曰。俄國國旗飛升之處。永無解下之日。車站中有一大柱。內刻「海參威至聖彼得堡九千九百二十二俄里」數字。

西伯利亞無勾留之價值。前已言之矣。然則無怪他人之過而不入。有著作家某。從海參威抵莫斯科。或詢以曾否至多木斯克。彼答曰。在火車上一見之。噫。遊客之輕視西伯利亞。可謂甚矣。夫多木斯克城者。乃西伯利亞之首都。離車站約六十英里。有支路以接連之。遊客至此。每見白木樹成林。景緻天然。罔不嘆該地之風光清氣。西伯利亞都會多與車站相隔頗遠。或謂俄政府築該路時。有意如是者。

外人之評論西伯利亞。雖屬如此。然仍不足以阻余漫遊之志。蓋俄國乃世界上最奇異之國。久爲余所注意。故無日不整備行旅。以快旅遊。且不履俄國土地則已。苟若履之。決不能如他人之乘快車。稍作過目觀者。一則欲觀察俄國經營東亞之情狀。再則便中考查其風土人情。而余之最主要目的。則欲觀俄京聖彼得堡二物。一爲聖經新約真蹟。一爲尼古浦爾古瓶。二者乃世界上最有名之古人遺物也。

聖經新約真蹟。藏於國家藏書樓。封以黃布。書爲帝斯真多夫附誌。以證是書之真確。至尼古浦爾古瓶。藏於考古院。院門外有重兵護守。進門時須先向護兵傳遞來意。卽有一官員服制服者。導引入觀。是瓶光彩極佳。一望而知爲奇物。考諸歷史。瓶爲俄國東南部之雪德生游牧族人。製於亞歷山大年間者。蓋數千年之遺物也。余自北京乘京榆快車。先抵昌黎。火車抵站時。乘客紛紛。攬運行李。如木箱。手包。雀籠。手車等類。皆亂集於月台上。更有婦人小兒。互相叫喚聲音。嘈雜不可少耐。而水菓擔亦往來不絕。昌黎出產。以水菓爲最優美。年來美國農務省。曾派員至此考查。採有核桃種歸國。昌黎出各水菓。以柿子葡萄兩類爲最。柿有乾製者。輸出他省。葡萄種類極優。自冬間迄四五月。皆有出售。昌黎而上。萬里長城。偉然在目。伯思華著文豪莊生傳。言莊常欲一遊萬里長城。以擴眼界。每於談話間。均言

及之。其渴想有如是者。一日與西人談及。西人告渠曰。余以有子女。正須教養。不然。余亦願作長城之遊。一快眼福。莊曰。然則君以此即能使子女他日彰名於世界乎。一人之魄力。與一人之好奇性質。常遺留於其子女身上。君苟有長城之遊。異日子女長大。人見之者。必曰。此曾遊長城某君之子女也。豈無榮譽哉。

文豪之言如此。則長城之價值可知。其工程之偉大。可比諸巴比崙之空中花園。埃及之金字塔。長城依山高下。綿互萬里。劃中國與蒙滿之界。東走山海關。而入於海。當秦始皇築此城時。以極野蠻之苛政而歛役。死於役者。以百千萬計。外人常因中國說書中有孟姜女傳。嘆中國女子之貞潔。

麥甘密著俄國失敗史。有言曰。奉天一地。不獨一見而知爲戰敗史上之大紀念。益且覺俄國受挫之甚。東北二百英里。即吉林俄兵從哈爾濱敗走回西伯利亞之道也。當奉天失守之際。吉林恐慌殊甚。蓋人人深知俄

兵將取道吉林。而入海參威。效當年敗拿破崙於莫斯科。故策人之信之者。比比皆是。蓋以俄兵之聲勢。決不至爲日本所敗也。

余自山海關早飯後。於八時乘京奉火車出發。六時三十五分抵奉天。京奉直達快車。每星期祇一次。千九百零八年。其收入盈四百萬元。以一部分充京張一線之建築費。路軌之寬闊。恰與歐美鐵路同。凡四英尺八寸半。西伯利亞鐵路軌寬五英尺。日本則祇三英尺半耳。俄國古爲雪鐵恩人之地。有達利亞名將者。統大軍侵入。俄人退入深林間。以逸待勞。卒敗之。數百年後。俄將羅斯托平效之。焚莫斯科而棄之。以斷法兵糧食。得敗拿破崙而速其亡。今吾人觀滿洲一役。俄兵之退出者。亦豈知俄人不引用此計乎。而白廉威爾所著之『東亞將來之戰爭』。格連納之『大俄國誌』。雪伯蘭之『俄國盛衰記』。麥甘密之『俄國失敗記』。咸謂中國大夢醒後。日俄兩國。必爲中國逐出滿洲之外。

乘南滿火車往哈爾濱。清晨五時。抵寬城子。遂換坐俄

國東清鐵路火車。是路長百七十五英里。乃西伯利亞

鐵路之支線。早起換車。天氣寒凍。車中污穢。器具不全。

令人生長。然尙得開水泡茶以解渴。亦一幸事。啟窗一

望。而日俄欲得南滿之故。已在目前。昔美西戰事既畢。

西班牙之議和代表。赴巴黎簽約。所行無他。惟簽約而

已。約簽後。古巴。菲律賓。列濱之地。已不翼而飛出

西班牙勢力之外。所謂非人力所能爲也。今日俄之視

滿洲。亦猶當日美國之視上三地也。

是日下午三時。車抵哈爾濱。哈爾濱者。俄國罪犯逋逃

之淵藪也。世界各大國禁令之嚴。壓制之深。莫俄羅斯

若。蓋俄國者。實世界第一之專制國也。人民痛心疾首。

久有所圖。惟以俄國間諜其靈敏。乃至不可思議。苟黨

人企謀。被政府微有覺察。必至不免。故凡不能容納於

莫斯科聖彼得堡者。乃相率而之哈爾濱。俄國革命黨

派。通國共分爲二十大部。有本部支部小支部之措置。

今連類錄之如下。

(一) 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二) 社會革命黨。

(三) 波蘭社會黨。(四) 猶太人一般勞動合黨。

(五) 利洞亞似牙及波蘭社會民主黨。(六) 波

蘭布露列他利亞附頭(平民)社會黨。(七) 劉

亞尼亞社會民主黨。(八) 劉亞尼亞社會民主勞

動聯合黨。(九) 劉亞尼亞社會民主聯合黨。(十)

(芬蘭勞動黨。(十一) 地方社會聯合黨。(十二)

(地方革命聯合黨。(十三) 自歐爾血亞社會革

命聯合黨。(十四) 亞爾眉尼亞社會民主勞動黨。

(十五) 白俄大革命黨。(十六) 自由聯合俄國

憲政黨。(十七) 波蘭國民同盟黨。(十八) 芬蘭

活動委員執行部。(十九) 亞爾眉尼亞革命聯合

黨。(二十) 回回教徒同盟黨。

二十世紀之世界。平民政治之潮流。日見澎湃。而壓制愈深。反抗愈烈。故吾國革命成功後之一二年。俄即繼起。

迄於今日。乃克有成。余既記俄國革命黨派二十部。而前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八次被刺事。亦頗足爲世界專制魔王之借鏡。特並錄之。一則以利用專制者適足以反殺其身。二則以知俄國革命黨之仁苦停辛。其來蓋有漸也。（第一次）千八百六十六年帝乘車出游。忽有發銃擊帝者。工人某奪銃還擊。帝德之。編工人入貴族部。賜其祿秩。而帝無恙。（第二次）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六日。法蘭西開博覽會於巴黎。帝與法帝拿破崙三世同車。俄帝二子從。忽有發銃擊帝者。中馬馬斃。將發第二彈。彈腔驟裂。遂被縛。而帝無恙。（第三次）未詳。（第四次）未詳。（第五次）千八百七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帝方至外務省。比及門外。虛無黨人肅露淑。忽逼近帝前。數試狙擊。帝僅受微傷。肅氏就縛。而帝無恙。（第六次）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帝巡遊莫斯科。方自鐵道乘車發。俄京虛無黨人於距莫斯科數里外。旁鑿隧道。屈曲通坑於鐵軌之下。置電

火其上。待焉。帝深有戒。先以運物列車往。列車發聲吐烟。黨員以爲帝車也。電觸伏發。列車飛空。而帝無恙。（第七次）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十七日。帝方居冬宮。虛無黨員潛於食殿下。裝置地雷。將以晚餐時弑帝。帝平日食有常時。是日過時未至。電爆發死者五十餘人。而帝無恙。（第八次）帝方出觀兵。忽於車中聞破裂聲。急推車窗。着彈裂上衣。關戶且出。恟恟間。次彈又至。直投帝足。此時第一彈烟未全滅。加以次彈硝烟。咫尺不辨。烟滅。警吏馳至。則帝尙仰臥破車旁。兩足盡裂。血出胸間。顏作青色。乃命從者返帝於冬宮。而獲投丸者二人。歸。一人曰。帝其崩乎。警吏遲所答。一人曰。余以是知帝果死矣。迺同聲大呼曰。嗚呼。俄民萬歲。嗚呼。俄民萬歲。乃行僧禮。餽十字刑。又互接吻。遂就刑。翌日新帝卽位。忽於臥榻之側。發見虛無黨書。書曰。『自今六禮拜間。當制定俄羅斯憲法。否則行且殺爾。』可謂厲矣。中國本部之人。每年春間之往滿洲者。不下數十萬人。

及歲聿云暮。則回家與兒女輩度歲。來來往往。如流水之無涯。有北往者。有南行者。與雁羣無少異。京奉火車。且特減低車費。以鼓勵後輩之拓植事業。而汽船公司亦然。每由山東北境。載運工人至滿洲。取費甚廉。

哈爾濱發達之迅速。頗似美國西境之地。千八百九十七年。有俄國武員二人。乘馬而入。立帳於曠野。今則居民達八萬人矣。日俄之役。俄國兵隊之過此者。凡一百萬名。馬二十五萬匹。城分三段。一為新俄界。在車站之東。一為舊俄界。在松花江沿岸。一為中國地。在北部。

余抵哈爾濱後。乘驛車至大旅館。館與車站斜對。中有一房。頗寬大而清潔。房中貼有住宿章程。印以英俄德法四國文字。內附各種另費表。如毛巾一角五分。枕袋二角。白布氈二角。洋燭一支。二角。皮皂一塊。四角。浴盆一元等。此種惡習。本部各大旅館。如杭州之清泰惠中。南京之第一樓。北京之中西金臺等。均有之。不圖俄國旅館亦復如是。余住一房間。除飯食外。每日房費雜費。

約五羅布半。大餐室另有價目表。祇俄法兩文而已。聞此價目表。並非定價。有時館主因人定價。午膳一羅布。余晚膳後。館主相邀看電光影戲。余以途中辛苦辭之。余始知滿洲與西伯利亞之間。旅館中常有電光影戲。附以跳舞。以助旅客興致。後幸余所宿之房。相距甚遠。清夢不致為所擾。後至多木斯克時亦然。

車站外有大路。沿路高大房屋。不可計數。有希臘教堂一所。內部明亮。空氣通達。此路中頗多大商店。路旁有樹木。排列成行。離站不遠之處。即道勝銀行所在。該行職員。除俄語外。能講英語德語。格連納著『大俄國誌』。曾言此行之設。係協助東清鐵道之建築。其成立之時。適俄伯爵希斯文運動美資本家。購買俄國公債票五千萬金元云云。銀行門外。有俄兵一名看守。肩負來福鎗。腰環短銃。往來巡行。余友某西人戲謂余曰。此護衛之兵。一若意皇每年祭祀先烈之情形。無以異也。蓋祭加里波的將軍以典。有鳴槍之舉。數年之前。海參威

舉行閱操。以紀念俄帝登極。操後。各武員均得三品酒一杯。而兵士不得飲較一。乃武員忽發令兵士高呼『俄帝乃金國之帝』者三聲。而兵士則靜然不動。噫。當日之情形。苟一為深憶。當猶在吾人耳目中。俄將古魯伯金。於日俄戰後。著『俄國陸軍之與日俄戰事』一書。其第一編第二百九十六頁有云。信仰上帝。忠戴君主。愛護祖國。此三事為前日俄國人之特性。故使軍人聽號令。不畏死。今則人民之特性。已受搖動。因而傳染軍人矣。是書後為俄國政府禁止發行。而今日勞農政府。且日趨於深固。專制君主。日暮途窮。古魯伯金苟生存於今日。更當作何感想耶。

林三處地方之麵粉廠。所出麵粉。日俄和議告成。日足供貝加爾湖以東之俄國兵隊需用云云。即斯言也。可見麵粉產額之豐富矣。

中國地在俄國地二里餘之外。余步行而往。途中青草遍地叢生。境內有衙署。有廟宇。有店舖。有宣講所。一如內地各行省之城市。所異者。四圍皆歐式氣象而已。

伊米遜有言曰。鐵路之鐵。如術人之根。能伸縮水陸之熱力。信哉此言。前俄國內閣總理懷得氏曾告人曰。俄國為陸困之國。欲開闢利源。非築鐵路不可。英德兩國以汽船交通。而致國勢於富強。俄國則以鐵路代之。歐州大陸。若鐵路四布。其交通之便。足以勝航海之汽船。嗚呼。就上言觀察之。斯拉夫民族之雄心若揭矣。

寬城子者。長春之土名也。屬吉林省。地為南北滿之中樞。今設府治。南滿鐵道與西伯利亞鐵道兩車站。會合於此。長春以南。南滿安奉諸鐵道沿線。均用日幣。語言鐘點。亦無不取給於日本。即諸大站旅館。如長春。大連。

千金寨。奉天等處。亦俱爲南滿鐵道會社所經營。長春大和旅館。卽其一也。自長春而北。則又改用俄羅斯俄語言貨幣鐘點矣。我國自開商埠。卽在兩鐵道附屬地之外。馬路電燈。俱已開辦。商埠巡警。亦可差強人意。城鄉人口約十餘萬。日本人之居留於此者。約五千人。貿易貨品。以糧豆爲大宗。

自長春至哈爾濱（車站名秦家崗）之一等車票。計俄幣九盧布四十戈比。東清鐵路之一等車室。較優於南滿。每兩人合居一室。有戶可以啓用。早晨六句鐘開車。九時抵張家灣。下午三時抵哈爾濱秦家崗車站。東清鐵路停車章程。停時鳴鐘一下。旅客可以下車散步。鳴鐘二下。則皆登車。再五分鐘三下。車行。故凡自長春抵哈爾濱者。咸於張家灣下車就食。以鐵路公司立法之善。下車不虞誤事也。

伯利亞鐵道之支線既成。商務日漸輻輳。旅客亦日趨於繁盛。迨至今日。遂成東北一大商埠。西伯利亞鐵道支線（卽東清鐵道）實橫貫於哈爾濱之中心。在鐵道南者曰道裏。北曰道外。道外鐵道附屬地之外。有地一區。其初本爲濱臨松花江之淤灘。日久沖積。加以築築。遂成街市。最繁盛處。名曰傅家甸。稍後冷落者。曰四家子。屬吉林省。設濱江廳治焉。仰首而望。松花江之鐵橋。如空際垂虹。渡松花江爲黑龍江境。傅家甸設有國家銀行。郵政局。巡警局。習藝所。小學校。防疫醫院。松黑兩江郵船局等。人口約二萬。以直魯客民爲多。外人亦雜居之。

俄人築西伯利亞鐵道之支線。曰東方鐵道。橫貫三省。沿路交涉。於扼要諸站。設交涉分局以處理之。而於哈爾濱。設奉天吉林黑龍江三鐵路交涉局。以總其成。局中費用。由東方鐵道任之。日俄戰後。俄割長春以南之鐵道與日本。東方鐵道遂分爲二。日人所治者曰南滿。

俄人所治者曰東清。東清鐵道之範圍。既不及於奉天。奉天一局。遂亦裁去。鐵道公司。因以所節經費。創遠東報。爲其機關焉。

傅家甸之中國警察。其腐敗實不堪言狀。白晝行於街市。尙能見之。一至夜十二時後。則皆不知去向。大約其職務已委託『犬』代理矣。街市電燈。均於十二時熄滅。欲求盜賊之不橫行。自不可得。由傅家甸往道裏。四周地甚荒僻。殺人越貨案件。視爲家常便飯。警察局亦明知之而無可如何。每日下午八時後。派馬巡四兵。巡行該地。至十二時。卽行撤回。盜乃應時而起。故該地居民。心常慄慄。日影稍西。相戒裹足。而俄國警察。表面似較中國警察爲嚴整。然其腐敗。初不下於中國。聞友人言。某歲百斯篤疫症流行時。租界防範極嚴。華人入此。殊不易易。然苟以一盧布。暗置俄國警察掌中。則通行固無稍阻碍也。秦家崗之活動寫真館。平時常受警察取締。然夜十二時後。警察不復顧問。而所演影片。則皆

爲秘戲圖矣。全埠鬚匪極多。華匪俄匪。互相勾結。盜劫之事。無日無之。故哈爾濱與其謂之曰『大商埠』。毋甯謂之曰『大盜窟』之爲宜也。

余寓哈爾濱大旅館時。鄰室之旅客。曰蒂爾斯夫者。俄京聖彼得堡之日日新聞社通信記者也。蒂氏於新聞學。極有研究。曾著一書。曰『新世界之新聞學』。風行世界。其時適以調查哈爾濱某項事。留哈與余談甚洽。蒂氏言中華之文明。乃無一有新聞學識之記者。故國情不能抒展於外。殊爲可惜。君（指余）何不專意研究。四五年後。必於貴國國際上。大有裨益。余極表示謝意。蒂氏又以我國政局垂詢。余輒答非所問。蓋其時政治漩渦。實不足爲外人道。故願卑之無甚高論也。余因本入國問禁入境問俗之義。詢以俄國風土人情。蒂氏一一置答。頗爲詳晰。又爲余道俄人之迷信種種。惜余當時未將蒂氏所言。一一筆錄。茲僅就能憶者約略記之。油煎之魚。爲傳染痘瘡之媒介。遇牝豬引豚。卽

爲吉祥。灰爐自火中迸出者。非錢囊卽棺槨（意謂非大吉卽大凶）。家畜不安。乃地震之預兆。野兔奔過而來者不祥。蜘蛛蟻伏於果殼中。爲熱病痊愈之徵。蟋蟀能降百祥。傷之者不利。豬嚼柴而奔。則天將雨。犬以足抓門。爲死亡之警信。小孩搖籃空時。人若搖之。則小孩有災厄。鼠所噬之食物。人食之。能致喉痛。乳婢浴牛乳後。若不洗手。則牛乳自乾。獾豬被獵。或因時卽發怒。而將其刺毛亂射。漁人若計算其當日所得魚數。則是日不能復得魚矣。鴉鳴之聲數。爲奇則天陰。偶則天晴。無論大小鼠。於晚間嚙人衣服。則禍在眉睫。驢背十字形交錯處之毛。能醫百日咳病。惟病愈則驢死。貓頰面奔。則天將雨。貓颯則新嫁娘有喜事。天將陰雨。則蟻忙碌異常。蟻卵能消滅溺愛之情。蜜蜂羣集於枯樹。則其家於十二個月內。必死一人。他家養之蜜蜂。彷彿來集於住宅者不祥。燕巢屋上。其家吉祥。殺之則凶。羣

燕高飛。天晴之徵。低飛則雨。大木槌（俗稱死表因其預兆死亡也）發爆聲。爲死人預兆。蒂氏曾游歷英法日德諸國。於各國狀況。知之極詳。時舉其奇異而有趣味者。娓娓爲余陳述。惜余健忘。不能憶也。惟倫敦水晶宮內容。頗足以爲我國國際增光。不可不記。蒂氏之言曰。倫敦水晶宮中。有中國博覽會。一陳設極華美。其尤特色者。爲假設之中國城市。每一城市。雇用華工六十人。各事其事。有華式劇場。一茶肆。一餐館。一餐館之中。純用華人食品。如燕窩。魚翅。田雞。豬肉。以及各種筍蔬之類。無一不備。劇場之角色。以千計。英國男女名優。多與其列。所演之劇。略分三節。第一節。演十七世紀滿人入關之狀況。第二節。演清廷第一次接見各公使之情景。第三節。演辛亥革命戰史。戰場景象逼真。而於焚殺搶掠諸慘狀。尤極爲摹寫。演至停頓處。又插入跳舞諸戲。以引起觀者興趣。其第一節中。有蜿蜒三百英尺之神龍。出沒場中。尤爲奇觀。其演第

三節時。戰場一切布置。皆親與革命戰事之華人爲之。宜其維妙維肖矣。前此歐美劇場。間有摹狀吾國歷史與社會者。大都意含諷刺。適足增恥。今何幸革命壯劇。出現於倫敦舞臺。爲五色國旗。增光不少。蒂氏之言。故樂書之。

自哈爾濱至華爾加 *Orsk* 河之散馬拉 *Saratov*

站。試乘帝國二等快車。初意擬換頭等。後見事事異常滿意。遂亦任之。車費七十二羅布八戈比半。自購票日起。四十日內均可使用。余自哈爾濱至伊克斯克。自泰加 *Тайга* 至散馬拉。一路均得全間睡房。每房有牀四張。上下各二。床頂有架。可放零碎物件。余將下床作睡覺用。上二張則安放物件。床旁有小桌。置有電燈。車頂亦有一燈。房門旁有電鈴。掣之卽有侍者來。帝國快車頭二等之別。僅在床之多寡與地氈而已。頭等有床二。二等則四。頭等地上鋪氈。二等則席。餐房之布置。異常精美。有鮮花。有紙花。有琴。琴旁有聖書。俄人每餐必稍

首再拜。然後就食。車中餐食。尙爲優美。俄人飲茶。與吾國同。每飯後大飲一次。且時在餐房內渴飲。如吾國之茶館然。俄人舉動。似極重累。飯後長坐不去。起身時先昂其首。次手次足。然後全身云。

火車每在站停二十分鐘。旅客得優游於月臺上。以瞭望四方風景。每見男男女女。或布列人。或蒙古人。或探金者。或阿爾太山之礦工。或俄國僑民。或難居西比利亞之政治犯。種種不一。令人觸目驚心。稍一回顧。見乎吾輩同行之旅客。四方皆有。不覺心焉有感。嗟乎。數十年前。此非一片荒蕪地耶。今則市鎮密布。村落整然。斯拉夫民族之拓植毅力。不可不佩也。

在哈爾濱車站。更有一事。不能不引起余之感觸者。如朝鮮統監伊藤博文之被刺是也。據哈友張君毓清告余。伊藤被刺之處。距余等立而待車之處。僅隔丈許。當時彼實親見之。伊藤下車。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駐哈各外交官。咸爭趨爲禮。於此擾攘酬酢間。驟聞槍聲數響。

卽聞有人呼刺客。當時俄虛無黨聲勢頗盛。而俄財政大臣考可胙夫。與伊藤同車偕來。故刺客之傳。羣疑爲考可胙夫爲黨人所擊。初不料受擊者卽爲一刹那間。趾高氣揚之伊藤博文也。旋見有一人。爲多數人高高舉起。手揮白巾。作朝鮮語。大呼萬歲。於是始知被刺者。非考可胙夫。而爲伊藤博文。又見一俄國武員。身軀偉岸。胸襟間滿佩徽章。遽聞此變。戰慄不已。至於癱瘓地上。由數衛卒扶之而歸。亦趣聞也。

凡重要車站。多有俄文招貼。上書開水二字。高懸站上。游客可任意取用。不取水價。蓋此係政府所設。專備開墾之人用者。月臺之旁。有水菓。鮮蛋。菜蔬。麵包。等物出售。價亦甚廉。站旁有鄉人成羣。手持牛乳。黑麪包出售。頗與滬杭道上相同。惟價由政府規定。不得高抬。以較之美國種種食物。有『托辣斯』把持者。不可同日語也。沿途車站。均有酒店。酒店不但售餐。兼售食物。櫃前有開水鍋。遊客得購用之。取價僅數角而已。

西伯利亞中一切貿易。均由政府監督之。在美國中各項藥品。頗佔極大勢力。在西伯利亞則否。無論何種醫藥用品。非得醫生之憑照。不能發售。猶憶每年夏間。余勾留海參威旅館中。以夜間苦鼠。不得安眠。一日途中。適見發售鼠藥招貼。因往購買。乃店主告余。非得醫生憑照。該店不能出售。雖然。慎則慎矣。果以之施於『酒令』。則全國人民。當皆享法律限制之利益。蓋俄國之酒。爲政府專賣品。人民之沉湎於此者。不可勝數。德人萬雪伯來著『俄國盛衰記』。有云。俄政府以售酒收入之淨盈百分之一。充作勸戒飲酒之經費。果爾。則狐狸狐摺。安望其有成功哉。美人塔虎脫所著『西伯利亞遊記』。言憶少時在布樂忌廉作耶蘇聖誕集會。互較家長所賜之物品。一同學忽曰。余父贈余以『雪茄一盒』。至此已覺失言。蓋是日爲星期日。教堂中例不許吃烟也。因續言曰。『惜余不吃煙』云云。自是而後。吾人常以『余父贈余以雪茄一盒。惜余不吃煙』。

一言互相談笑。噫。爲尊長者。亦當知所戒矣。萬氏復有言曰。據酒稅收入觀之。每年增收甚旺。凡十年間。所增不下百分之三十。千九百零九年。此稅達二百七十五兆美金。足敷海陸兩軍之費用云云。

美國人麥甘密。曾隨俄軍觀戰。謂俄國軍醫。遇有傷兵。送至必問之曰。是否飲醉。某日有傷兵入院。與醫士談。某武員在奉天戰功。及在鐵嶺救護砲隊出走情形。言當時某武員若何身陷重地。若何苦戰。乃醫士忽問曰。彼曾否飲醉。嗚呼。是何言歟。而俄人之沉湎於酒。於斯可見。

汪破園辛亥遊記。由哈爾濱至莫斯科道中。載有一節。曰。傅君義年。從食堂車中。購得明信片一紙。所印碑碣。俄人嘗以是炫人。固我國之奇恥大辱也。庚子之亂。俄兵佔我甯古塔城。寧古塔副都統訥蔭者。古滿洲世僕。奴隸根性。得自遺傳者也。乃爲俄將立碑記功。以博其歡。碑成。時俄將遲切科夫。已爲海參威行政長官。訥蔭

乃越萬山。輦送威埠。以獻。遲切科夫。乍不敢受。以問俄皇。俄皇亦謂不應受之。會遲切科夫去任。此碑遂委於海參威。碑文不知何人所撰。凡三百六十字。並譯成俄文。鐫之碑陰。其原文曰。『夫值甲伐星馳之日。而能以禁殺爲心。當寅威凱奏之餘。而能以招懷爲事。俾百姓各安其業。一城奠厥攸居。此其人求之於中國。不爲罕聞。而求之於外洋。實所稀有。乃不意今得之大俄國東海濱省巡撫遲公焉。公爲俄疆名宦。海隅舊臣。於本年夏。陡有拳匪倡亂。釁構鄰邦。公乃統節制之師。翊戈電舉。擁貔貅之衆。鐵騎風馳。竟以八月初旬。據塔斯時也。觀山城之烽燧。襁負塞途。聞火氣之砰轟。哭聲遍野。以爲敵人入境。玉石難免俱焚。而況言語不通。華民安必無恙。豈敢期其不肆殺戮。城中安堵如故哉。而公則不嗜殺人。而能濟衆。其始則軍容甚盛。闐若雷霆。其終則愷澤旁流。霈如雨露。緝盜賊以安民業。百廢俱興。開闢倉以救民飢。萬家食德。他若設養疾之所。以理民痼。建

義塾之坊。以便民學。在施其恩者。固已無懷不至。而受其惠者。行見有口皆碑矣。予等幸被涵容。得依光彩。是翁矍鑠。堪比功建壺頭。都督仁慈。難禁碑留峴首。忻此日干戈已戢。俾寰宇羣登衽席之安。冀將來和睦恒修。幸吾輩共享昇平之福也。是爲記。其下尙有『署理寧古塔副都統訥蔭率闔屬官員舖商等建光緒二

十六年十二月吉日立』三十一字。及商舖之名二十九家。今則此三十一字。已不知爲何人鑿去。然吾國之奇恥大辱。固永不能湔滌也。云云。余以此等明信片。極可爲吾國國恥之大紀念。乃以之詢侍者。有購買否。侍者以無對。及後詢之汪君。始悉此種明信片。在萬國公司車。乃有出售。余所乘者。帝國快車也。

離哈爾濱第一晚。已覺空氣寒冷。瞬息之間。麥田已過。哈地麥田。與美國文尼蘇達。及達科德兩省者相若。忽火車多加配一車頭。然後漸向興安嶺而上。該嶺之寒氣。較同一高度者。猶爲凜冽。據格連納所著之『大俄

國志』云。興安嶺寒度。有時低至攝氏表二十一度之下。此間之樹木。以松樹爲最特色。張家口以外之蒙古高原。皆有之。曾有人探往美國與海與省之奧白連大。學考驗云云。與瑞士國最高大山所產者同。夫瑞士國之山。天氣嚴寒。植物在其中能爭存者。惟此類之松樹而已。

火車至興安嶺。先循小山。漫然而上。漸至大山之傍。有站一名。『成吉斯汗』。余驟睹之。不覺心有所感。蓋此四字者。我國歷史上之偉大人物也。今余何幸而至其故居。啟窗視之。見游牧人驅牲口。往來於此者。不知凡幾。回憶歷史所載。當時『成吉斯汗』。集合是間之强悍游牧。竟能竊中原而侵歐屬。其人之勇悍有謀。誠不可思議也。

成吉斯汗。能以其武力蹂躪中原。及歐州東部。東自太平洋起。迄巴爾幹之丹惱河。北自北冰洋。而達喜馬耶山。當時蒙古人之聲勢。震動世界。歐洲人有談虎色變。

之慨。然其侵併力。祇達東方而已。非司克有言曰。有侵估而無結合力者。其程度常低於古之羅馬。今之俄羅斯。故今之能稱爲世界強國者。團結力有以致之也。據非司克觀之。則成吉思汗之程度。尙不及羅馬人與俄羅斯人矣。

西伯利亞地方險峻。曠無人烟。成吉思汗率其蠻族。踏破荒原。征服中央亞細亞。及斯拉夫族之領土。使歐洲薩遜種人。爲之奔走駭汗而相告曰。黃禍黃禍。至於今日文明之世。野心政治家。亦引用黃禍一語。以鼓動其自哲同種。而排斥黃色種人。此非成吉思汗之威耶。故成吉思汗之武勇。當時固不可思議也。余流覽興安嶺之際。益覺成吉思汗之偉大。實可比於西方之亞歷山大。亞氏嘗言曰。天無二神。地無二國。成吉思汗。殆亦具此思想者。

六百年之前。成吉思汗及其族人。備嘗艱辛。始得越興安嶺。今余一庸人耳。乃得安然乘火車而越之。俯仰古

今。不勝今昔之感矣。

下午六時三十分。車過昂昂溪驛。距驛十五里。土名卜魁。卽黑龍江省之省城齊齊哈爾也。有齊昂輕便鐵道可通。更西而至大興安嶺隧道。及海拉爾驛。俱於夜夢中經過。降海拉爾驛。更十五俄里。爲呼倫貝爾。呼倫道駐焉。其地蒙漢雜居。爲邊疆要地。

英國地理學會會長佛來斯富云。印人有言曰。愛山者。愛之至上也。故瑞士國之詩人騷客。癖好山水。三四百年前。世界大美術家。罔不以畫山爲惟一之快事。基爾白著『美術之興山水』一書。曾述美術家之繪畫。其名著多係繪山。脫德名畫。則其一也。山之美質。既如上所述。則興安嶺者。豈能過目而忽之哉。

余過興安嶺之際。見夫俄國殖民之向東而來者。不知凡幾。憶成吉思汗之世。黃種西去。人數以千百萬計。今日乃適得其反。嗚呼。會幾何時。而世界之風雲。乃自西而東矣。近今俄人之殖民遠東者。每年不下百萬。大哉。

此數。余不知數十年後之西伯利亞。將若何繁盛也。

俄國人受蒙古人之蹂躪。其於歐洲他國。拿破倫曾言及之。俄國多爾格親王。謂俄國如一大厦。然表面雖似歐式。而裏面盡屬亞洲制度。俄官好穿歐式制服。然措施政事。與滿蒙人無少異云云。歷史家基本有言曰。俄國兩首都。莫斯科與基夫。Plov 均為蒙古人有所毀。然其遺跡。不若其國中專制遺毒之深印於人腦筋中也。俄人有所謂『欽底域』Tchindok 者。如我國帝制時代之所謂欽賜然。欽字。本彼得大帝引用蒙古語。而施之於俄國政界。數百年之後。尙未能去之。俄國之人民。苦於專制亦久矣。夫『欽底域』者。專指貴族而言之。不論其出身。不論其學問。不論其貧賤。俄帝得自由封之。千八百八十五年。在亞歷山大之世。忽下諭撤銷全國法律官。而以武員代之。俄國政治。遂由『五分之一的法治』而變成『完全的軍閥』。此種武員。皆無法律智識。望其有利於民。又何異於緣木求魚。我國

專制之世。雖有貴族及權勢之橫行。然開科取士。表面上尙賦以議論政事之權。若俄國則並此而無之。不甯惟是。且其貴族亦分黨派。凡十四級。以屬於軍界者為最雄於勢力。蓋俄國之精神。全注於陸軍。人民自二十一至四十三歲。均有當兵義務。職是之故。自由也。教育也。人權也。遂無所聞於俄人耳目中矣。宗教家比查之言曰。信教自由。起於教育。俄國人民。能識字者。祇百分之三。政府所設學校。僅數二百萬。學徒之用。然全國人口。佔一百三十兆。故教育普及。僅達於貴族之一部分而已。

俄貴族中。除軍界一派外。其最雄於勢力者。惟希臘教徒。其主教祇聽命於俄帝。自彼得大帝後已然。主教之下。於牧師。雖由俄帝指派。主教有管轄之權。是教中之黑暗腐敗。不堪言狀。烏克沙爾伯爵有言曰。無論回人。或信神權者。或猶太人。若願入耶教。可任意投入希臘教堂。該教有例。凡牧師有信徒達千人。主教即陞賞之。

賜之以十字架及金帛等。傳教育每至一村。並不講演教理。但對村人曰。余此來係邀汝輩入『皇帝之希臘教』。皇帝爲世界上最偉大之帝。希臘教又爲宗教中之最美備者。汝一旦入教。則警察將保護汝。法官將偏袒汝。星期日。余將復來此處。接受汝輩爲吾信徒。屆時。余屬賜汝每人十字架各一具。內衣各一件等。以爲汝輩信仰之證云云。希臘教之牧師。無人不娶妻。例所使然。苟其妻亡。其人不得再爲牧師。須終身困於執役。故爲牧師者。無敢不善視其妻也。俄人有諺曰。『樂莫樂於牧師之妻。』卽是之謂也。大文豪托爾斯太之從弟詹密德。曾充主教十五年。其爲人素不信仰上帝。而俄帝竟簡之充主教。則希臘教之價值可知矣。繼其後者爲柏比登那雪夫。是君著有『俄國政治家之罪言』。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出版。柏氏之言曰。近世政治學理想之最荒謬者。莫若人民之無上權一說。所謂人民之無上權者。意卽凡權皆由人民發生。根據於國民公意云。

云。嗚呼。此種奇異之言。論可以代表希臘教之真義矣。柏氏染指於俄政府。凡二十五年。其摧殘自由。殺戮非希臘教人。不知凡幾。故今日俄國人民。言念柏氏。猶有餘痛焉。俄國虐政中。最慘無人道者。莫若希臘教主。彼雖爲宗教家。無日不見其在俄帝冬宮。遊覽園景。手執禱文。常吟唔自誦。裝成一副假面目。不知者以其爲聖人教主。一年中住居雪治夫寺之日多。日中除跪叩飲食外。無他事。昔俄帝伊溫。見某僧。僧授之以生肉。伊曰。余耶教人也。誦期內不食肉。僧曰。汝雖不食畜肉。惟汝飲耶教徒之血。食耶教徒之肉。豈不更甚乎。斯言也。可以贈教主矣。昔耶教言行傳中。有蘇羅其人。頗似希臘教之教主。其人酷信上帝。但所行皆背道。心目中以爲所事者上帝也。教主柏比唐那雪夫。曾謂托爾斯太曰。汝所信者。懦弱愛人之救主。我所主張者。有權有力之救主也。蒙古人之信教。較俄國人爲優。俄人華來斯氏之俄國

誌一書。曾證明之。華氏云。昔元二帝。設耶教堂。禮延牧師講道。其子且參預聖經頂禮。卽滿人在一千二百六十一年間。亦准俄教士傳教。且凡傳教之輩。皆豁免租稅。蒙古人與滿洲人。皆無神教也。而乃優禮教士。無所不至。以視俄之希臘教。仇視外教。虐待教徒者。相去何詎萬里耶。

余自哈爾濱起程後。時推窗外望。見火車所過之處。時而高山。時而森林。極目遠眺。橫隔萬里。出哈爾濱二日。過一洞。洞口有數字。曰「此去到大洋」。及西過。則書「此去到大西洋」六字。

第三日上午十時。抵滿洲里站。已近俄境矣。中俄國界。距停車場尙有十八俄里。然中俄稅關。則設於此。在滿洲境內之鐵道。亦卽以此站爲終點。地屬臚濱府。居民約四千人。俄人居此者。商民鐵道員役。亦約四千人。而哥薩克騎兵。則達六千人以上。站旁有煤礦一。產煤不多。而煤層甚厚。亦爲俄人所探。中國稅關收入。年約十

八萬兩。正稅占三分之二。照中俄通商條約。中俄國界一百里內無稅。而軍用路用之一切物品食料。概行免稅。稅關收入之日盛。職是故也。

俄例。無論內外國人。出入國境。均須有合式之護照。由關吏簽驗放行。聞對其本國人之出境者。查驗尤嚴。蓋其國民多不懌於政府之所爲。國內警吏密布。偵探嚴。有所運動。必求諸國門之外。哈爾濱通逃。故彼查驗其本國人之出境。尤苛嚴於查驗外國人之入境也。查驗旅客時。一切行李。均由行李車上。運至站中一巨室內。由官員查看。任意拋擲。余未出行時。有人告余以携箱之不便。故余一切行李。均以皮袋盛之。得不致大受騷擾。後抵聖彼得堡。將皮袋售去。另購一俄國大木箱載之。同車有某俄人夫婦二人。暇時與余閒談。一日將到關站。懇余代匿雪茄烟一箱。余知俄國違警律極嚴。故不之允。而俄人亦不改其常度。及抵站。關員來查。覺余床墊下有異。以竹試之。旋囑余起坐。余應之。關

員卽揭開床墊。見書一冊。知有誤。用白筆書「驗過」兩字而去。

十一時車行。遵國境西線。達後貝加爾線。迤邐入俄境矣。一望平原。絕無樹木。惟今日稍見人烟車馬耳。天氣極寒。地上積雪不少。至次日早餐後。漸見小山原野。及驢駝牲畜。並有多數蒙人。乘馬絕荒而走。下午五時三十分。過波里亞斯克。至此始見樹末。惟亦不甚高大。

數日後。將到貝加爾湖抵一站。名丹州。行李又復受關員查驗。時在夜深。非常擾累。遊客至此。每候檢查後始睡。然關員至余房檢查。並不十分苛求。是夜余已早睡。鐘鳴二點二十分。忽聞敲門聲。余亟啟而視之。則關員也。余用俄語告之曰。余中國人也。至俄國遊歷。並示以奉天交涉使所給經駐奉俄領事簽字之護照。關員卽垂首而去。

余漫遊西伯利亞時。每於夜間見火光燭天。熊熊升起。飛冲霄漢。詢諸土人。知爲野火。據土人云。西伯利亞森

林密布。時時着火。一經風力助虐。其勢猛不可壓。惟有任其自滅而已。每每數十里之遙。盡成灰燼。然起火之由。鮮有知者。大約係火車駛過時。火星遺落所致。西伯利亞荒野之區。皆有赤楊。生長其間。法地理學家來格拉斯。謂中俄交界之地。赤楊漸次蔓延。實爲俄國東侵之朕兆。然耶否耶。抑不幸而言中耶。天演公例。凡一物滋生於一地。漸繁殖於他處。則舊植之處。將轉漸稀少。試以河流改通之證據而例之。凡一岸潰崩。對岸必積。昔太古之世。埃及地方盛植荷。故烏列斯大帝。每於夏間。與將士納涼於塘沼之間。大有公子調冰佳人雪藕絲之象。且埃及人尤好以蓮子奉神。今則景象全非。惟中日兩國。尙盛植荷。日本各大松林。皆以荷爲必植之物。吾國人每以蓮子作羹。其味之鮮美。且遠勝於魚翅燕窩等物。至若白松亦然。昔瑞士國之愛爾柏山。其最高之處。滿植白松。獵者見之。每多採松子。携至山下。售與旅館中遊客。是時白松之繁盛可知矣。今則巍然尙

存者。惟三四株而已。繁植滿古高原矣。赤楊舊本盛生於美洲各地。紅印人每以之作舟。近漸不見。惟西伯利亞中。乃無處無之。赤楊者。俄人愛之。如我國人之竹焉。俄人以其皮作顏料。染皮革。成俄國著名之出品。白楊樹葉。可作藥料。其幹。足爲匠人造家具之用。俄人冬間。每以楊枝代煤。赤楊樹生長最繁。西伯利亞中。幾盡布密。故俄人得任意砍之作薪。無顧惜也。俄國火車。竟有以薪代煤者。亦可見其森林之盛矣。

俄人經營西伯利亞。僅閱若干寒暑耳。乃其西部之盛況。竟有一日千里之勢。論人口之繁殖。前六年內新增。已視原數加百分之三十四。現有人數。合得二百四十萬名之多。移殖人民。較前更加百分之九十一。最重要之亞克摩僭斯克。塞密巴拉敦斯克兩省。（均在土耳其斯坦以北。位於西伯利亞西南隅。）境內已墾之地。在一九〇七年間。僅得四十三俄萬頃。（譯音當作臺前頃。俄頃合中國一百七十八畝弱。）至一九一二年。

已得百四十萬俄頃。而論農業上之進步。更有畜牧一端。六年以來。復增百分之七十。與上所述。大有同軌並趨之概。西伯利亞鐵道幹線。所載乘客總數。一九〇七年分。共得九十三萬一千八百二十人。一九一二年分。已達三百萬人。西部西伯利亞郵電收入之增加。更由五十萬盧布。增至一萬一千一百五十萬盧布。工業與工藝。雖不能追踵西伯利亞殖民之軌。而突飛猛進。未來希望。正無限量。今則西伯利亞之牛油。已成大宗輸出品。在英國市場。確能占其位置矣。而各地畜牧事業。亦頗可觀。毛骨肌臟之輸出額。據前年所增額數。約在二千萬左右云。

遊歷家嘗謂貝加爾湖之東。爲西伯利亞最富庶之區。實業繁興。清晨九時。火車未到貝加爾湖之濱。先抵一站。名曰赤塔。Oymyakon 貝加爾之首都也。憶前有德國武弁多人。護送戍兵至北京。曾在此流覽風景。及抵天津後。將途中所見。登諸德文報上。謂赤塔一地。景緻天然。

頗似德國歷加爾河之海達爾白。北京斯密斯教士。曾兩過赤塔。謂夏間酷熱之時。最合作避暑之地。且古跡甚多。是處有一天道。曰「婦女街」。蓋紀念千八百二十五年時之慘事也。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革命黨在聖彼得保起事。旋失敗。被疑者。有貴族多名。經俄帝判定往西伯利亞服役。各貴族之婦人。均携子女相隨。以故大文學家尼格沙有「俄國婦女」一詩。述俄國婦女之矢志也。是處居民約萬二千人。有學校甚多。男女俱備。且有看護專科學校一所。博物院。及華俄道勝銀行支店。暨國家行政局所。罔不齊備。當時余本擬在赤塔勾留數日。乃據俄政府所發行之「西伯利亞指南」云。赤塔祇有旅店兩所。每日旅費二盧布等語。遂不果留。

俘者。華兵解之往北京。時彼得大帝在位。特派專使赴北京。專使抵後。見城之東北。有俄人居焉。因考查之。知爲前日之俘虜。已爲吾國編成軍隊。作御衛軍矣。時吾國康熙朝也。嗚呼。今何如哉。回憶前塵。不堪回首矣。沿阿穆爾河約三百英里。有地名科莫拉。Komsa者。山峯上築有鐵質十字架。數十里外。莫不見之。當此架落成之日。主行開幕禮者。爲俄男爵高夫脫。其演說詞第一句曰。「權不在於力。而在於愛。」噫。是何言耶。回首千九百年之後。海關泡俄兵。殺華人以數千計。是地離科莫拉。僅約百里。同位置於阿穆爾河沿岸。俄人之舉場。可謂汚此俄十字架多矣。

經過雅布魯諾山脈。爲西伯利亞鐵道拔海最高之處。高凡三千五百英尺。較興安嶺僅低百尺耳。然不似興安嶺之陡峻。依山沿坡。屈曲可行。遍山皆森林。景象幽絕。次過伊里克。始見耕地。沿途積雪逾寸。此一帶森林甚富。天然美材。徒供燃料。殊可惜也。

火車向貝加爾湖上時。到一站名曰華先烏丁斯克。

Bevchikovo 位置在烏達 *Uda* 與雪令加 *Ussuriysk*

兩河相界之間。爲貝加爾湖山脈中之首都。有華俄道勝銀行支店焉。京張鐵路。將在此處與西伯利亞線合。目下京張鐵路。由北京至張家口。僅八小時。將來沿庫倫。恰克圖。而至華先烏丁斯克。果如是。則北京通歐洲之路程。必可減短數日。試一閱地圖。即可知矣。華先烏丁斯克。舊爲戈壁沙漠之通道。亦爲俄商輸運華茶入俄境所必經之道也。沿阿穆爾河十五英里。右山左水。風景絕佳。山迴路轉。車穿森林而出。已達雪令加河。有大橋梁。長一千八百十六尺。臨流一望。心地爲之清涼。由華先烏丁斯克至雪令加。約一百英里。水陸皆通。雪令加地多古遺跡。千八百十八年。有英國教士二人。傳道於此。鮮有知者。千八百四十一年。始回國。然此三十餘年之間。其功已大彰於世。聖經之得以譯成蒙文者。胥二教士之力也。遂使後人之佈教傳道者。得行之於

蒙古沙漠之間矣。

是夜火車。忽上忽下。余知已到貝加爾山脈矣。天未明。火車抵米蘇維亞 *Misoulya* 站。一無所觀。惟見山巔積雪。紫紫峯峯。峙立如監獄之看護兵。然米蘇維亞。位置在貝加爾湖沿岸。湖面高於海凡千五百英尺。景致天然。當天甫黎明之際。晨光熹微。山頂積雪。與湖面水影相照。令人蕭然有出塵之概。除北美及非洲之大湖外。貝加爾湖。乃地球上淡水湖中之最大者。欲知其大小。試一比較之。則得其詳矣。貝加爾湖。廣與英吉利等。其最深之處。有一英里之多。水色清綠。產魚極盛。又有鱒。爲世界上獨一無二之區。南北長一千二百華里。東西寬一百五十華里。中國舊籍。稱曰北海。亦曰白海。元代亦有稱爲菊海者。相傳蘇武牧羊。卽在此水之濱。一水漣漪。四山環繞。鐵道作沿岸迴環線。車繞湖行。如坐舟中。憶汪破圍。曾有詩紀之。湖上鐵道。千九百零五年始落成。未落成之前。湖上輸運。以破冰船爲之。船凡

二艘。俄政府購諸英國。著名威斯托郎廠。船艙能容貨車二十五輛。引擎有馬力二千七百五十匹。機一動。湖面之冰。無論厚薄若何。均崩然成粉碎。

貝加爾湖之南界。俱係大山。高峯峙立。漸向北而斜。其低處多屬沙灘。若意大利之列維亞拉焉。火車軌道之駁岸。甚堅固。初鐵道之未動工也。時人多謂駁岸一遇大雨。必有傾塌之患。後竟不然。由米蘇維亞站至貝加爾站。車行甚慢。約十小時。歷山洞凡八十餘處。當年工程之艱鉅。概可想見。

火車抵貝加爾後。遂改沿恩格拉河北岸。而向伊克斯克進發。此河長約千餘里。流入葉尼西河。河水之清。殆如歐州瑞士之來恩河焉。恩格拉河。其源出自貝加爾湖。而來恩河亦出自瑞士之利民湖。盡同爲湖水之出洩也。

地球上最利便行船之內地。無有過於西伯利亞者。特世人鮮知之耳。自貝加爾湖至恩格拉河。而入葉尼西

河。出支河格斯。經運河。至烏比河之支流克脫河。入烏比河。過伊鐵斯。及圖布爾湖。可直抵烏拉爾嶺之坡。然此亦不過西伯利亞一萬五千里河流中之一部份而已。其運輸之力。北足以達北冰洋。南至阿爾太山。據俄國政府調查表而觀。每年汽船。歷各河道。以輸運殖民於西伯利亞者。較火車爲猶衆。英國東方政治學家潑廉威爾曰。俄國殖民於西伯利亞。其運輸之利便。以烏比及伊俄斯兩河爲最。葉尼西河次之。自千八百九十七年起。至千九百零四年止。其間每年之輸入。平均達二十萬人。而由火車運入者。僅十萬人。故日俄戰事告終。俄將科魯柏金。在所著之『日俄戰記』上宣言曰。俄國不欲他日戰勝則已。苟欲之。則非極意整頓河道。以利輸運。決不能有所希望云云。

在伊克斯克道中。無意間遇俄文學家奧格林氏。奧氏於哲學及教育均極有研究。曾以『哲學教育的觀察』一書。馳譽世界。凡屬稍有學識者。莫不知奧氏之爲

人。余前讀奧氏學說。頗多羨慕。今邂逅遇之。殊引爲深幸。初以俄語通寒暄。奧氏談鋒極健。娓娓而談。毫無倦容。其言論多屬於教育原理。及哲學觀察。其最足以引州客之注意者。則奧氏之世界川河將涸談是也。奧氏謂余之世紀。川河水量。均甚滿足。今日漸次減少。雖僅就歐洲而論。其言鑿鑿可徵。茲錄其大略如下。自千九

一驚。法國地方之氣候。自此歷史以來。漸次變化。爲有識者所共知。考其原因。蓋由山林之採伐不絕。溝渠之開鑿日增。空氣無所受其溼潤。復蔽以土地之範圍。水分因以縮小。而蒸氣之作用。相繼而起。故降雨之量。日見減少。則將來川河之乾涸。勢所必然也。

三年降雨季（春夏兩季）以來。歐洲之雨量。遞次減少。遂生雨量減少之問題。觀過去十年間之雨量。總計以較最近十年間。則知之矣。又法國氣象調查委員。最近研究。知降雨與氣候有密切之關係。不見夫瑞士山中。谿流水量之減少乎。蓋其谿流由積雪溶解。降而成渠。今也水量減少。其雪之少降。毋庸置疑也。又喀曠大學之地。文教習比哥特氏。嘗以諾門地地方。發見無數河床。昔也滾滾滔滔。而今安在。祇有一河。尙未全沒。然亦僅有一部分。其上部則無蹤可尋。此非雨量減少之確証乎。故自比哥特氏發見河床後。法國之科學上。爲之

奧氏於各國教育狀況。考察極爲詳晰。而於女子教育。尤爲注意。嘗一一爲余詳述之。其言曰。美國夙開大學門戶。女子得受高等教育。故美國之膺學位者。難更僕數。法國各科大學之講義。不問男女。皆得與聞。凡有相當資格之女子。悉得與男子同膺登錄爲學位之候補者。英國喀姆布列基大學之待女子。必備某條件。方得聽各科之講義。又倭克斯吾特大學。亦同。其他大學。皆有授學位之女子者。德國女子得入哲學科爲聽講生。唯不得錄爲正科生。至法科及醫科。女子亦有聽講之權。且有數大學女子。得授學位者。奧國女子亦得入哲學科爲聽講生。匈牙利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女子始

得入哲學科及醫科樂學科。爲聽講生。意大利男女同等。但必依同一之條件。方得入學。授與學位。比利時自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始許男女同等。依同一之條件。肄業大學。授與學位。然私立之魯維曠舊教大學。尙不許女子肄業也。

丹麥自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始許男女同權。依同一之條件入學肄業。授與學位。瑞典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女子始得爲醫科大學之正科生。授與學位。近又許女子入法科及哲學科肄業。云。腦威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始許女子入各分科大學肄業。授與學位。瑞士有許女子爲正科生。與男子同者。有僅許爲聽講生者。至科利哈大學。則許女子爲大學教授。云。西班牙男女同等。凡依同一之條件。皆得入學肄業。但女子之在大學者。甚寥寥耳。和蘭男女同等。凡得依同一之條件。入學肄業。授與學位。希臘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始許女子入學。授與學位。奧氏述各國女子教育狀況。既畢。乃更作爲

重言申明之辭曰。俄國壓制女子。不得入大學肄業。唯有一二大學。許女子習齒科及藥學科而已。言次。不勝其憤慨不平之意。噫。俄政府專制之怨毒。入人深矣。今日過激黨所以澎湃全國。一發而不可遏止者。謂非政府有意醞釀而激盪之歟。

俄人多富於陰忍沉鬱之特性。故少年流於自殺者頗多。前年某宗教學校內。有十一歲與十四歲之少年。因受教師之叱責。兩人羞憤不欲生。竟携手往鐵道軌間。以圖一死。又基愛夫有十六歲之少年。因有不規則之行爲。經學校之察出。令其退學。亦憤而自殺焉。蓋強毅不屈。隱忍輕生。爲俄人之特性也。

白列沙食之『世界遊記』載伊克斯克「*Иксак*」地方。警察寥落若晨星。逃犯與盜賊充衢。每日太陽西下。街上卽無行人。夜間行路。須沿途呼叫。使巡街之犬不至追逐。云云。白氏之遊記。爲普通在外遊歷者必携之書。言伊地之黑暗。必較他人爲詳。然尤有甚者。則威

廉格連來氏之的是也。威氏曰。西伯利亞之地。雖至首都如多木斯克。伊克斯克。加爾伯羅夫士基等處。亦非樂土。街上路燈稀少。入夜。惡犬四出噬人。較諸土耳其首都康士坦丁。有過之無不及。謀殺搶掠等事。無處無之。有種暴徒。專於夜間出人不意。以繩索勒斃行人。取其財物。棄屍路上云云。

數年前余在海參崴時。亦嘗親睹以上種種之黑暗事。但近十年來。西伯利亞各地上之進化。已非昔比。英人干都爾曾言曰。地球上不安穩之地。豈祇西伯利亞哉。倫敦。紐約。巴黎等處之暴徒。明目張膽。橫行遍地。奪人財物。算人性命。其於西伯利亞。何止千百倍。余試舉一二案以證之。千九百零九年。巴黎有拋鐵以奪行路人之珍貴物件者。千九百十年。紐約大富豪安德魯格林。在其宅傍。被人銃斃。同年銀行大家那爾典。爲女盜腰劍於途。諸如此類。不知凡幾。

在伊克斯克下車後。即另夜車及行李車。跟隨店夥之自由車。追逐而行。沿途車馬不見。行人稀少。故余等之車。得以任意馳騁。此間雖日間亦寥寂如是。惟假日則稍形熱鬧。抵旅館下車。有館主出迎道左。邀余載選擇寓室。每至一室。均見聖母像掛於一角。窗門多外向。似頗清潔。余住於東隅一百零四號房間。有睡榻二。衣櫥。桶。樹。妝臺。各一。夜間電燈照耀。此外。上有絨製坐椅等。又有寫字檯。上陳文具。房之左隅。有德國式煖爐一具。鑪以磚製。上蓋白瓦。高等天花板。下有門。能調和溫度。此俄特產也。西伯利亞中旅館。雖修整房間。不遺餘力。然對於常用瑣件。則不甚注意。如鋪床之白毯。每床祇一張。憶今日大名鼎鼎之布加筆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氏。幼時在美國遊學。成爲笑柄。蓋氏初入學。見睡室每床有白毯二。不知所措。第一夜。睡於二毯之下。第二夜。睡於上。第三夜。見衆人皆匿其中。乃知上下各一。噫。俄國人之智。乃僅足用一毯乎。抑豈效愛爾蘭人之故事耶。吾聞諸人言。愛人舊禮。凡人死。其親屬

每以一白毯包之。

余要求旅館主人多加一白毯。主人取費每日二角。因與之理討頗多無理。後遇常往來西伯利亞之商人詢之。始知是間旅館。凡另件均收價甚苛。如香皂。每一小塊。竟須價四角。幸余行李中多備此等物件。不致受其苛征。旅館中每一房間。必有俄法文之價目表。食物亦然。在西伯利亞地方各旅館皆然。此係政府取締之故。使不擾及行客。余所住之房間。每日價五羅布。惟送餐入房。不另取費。旅館房屋。係木築者。外有一種青苔。如油漆焉。旅館主人云。冬日足以辟寒。離旅館不遠。有最新式之旅館二。惟取值甚奢。較余輩所居者多一倍。此間最鬧熱之處。有路德教室一所。其式與德國薩遜利等地方相同。故德國人過此。每矚立其前。脫冠起敬。大有懷念祖國之狀。堂中有風琴一。爲西伯利亞全境教堂之所無。希臘教堂無風琴。雖至手琴亦無一具。夫唱聖教。須有音樂以扶助之。始能引起人誠感之心。

今希臘教中人。見不及此。亦可異矣。余聞旅館主人言。路德教堂主持。學問淵深。凡遇旅行晉謁者。莫不優禮有加。以是午餐後。余步行而往。至則有女侍歡迎道左。迨余而入。坐余於招待室中。不一時而主持出。互道契闊。主持言去年有四華人。自中國抵此間。勾留多日。言時以伯德加氏所著之「西伯利亞誌」一書示余。上鈐「著者贈本」四字。始知是書中之「伊克斯克」一章。卽主持之作也。主持雖綜理一切。煩冗特甚。然時以優禮待客之來謁者。對於余之詢問。罔不周詳以答。以故此地風景人情。稍得領略。據云。此間人口約有四萬七千左右。實爲西伯利亞之中心點。彼本波爾的省人。受教育於多爾伯大學。設鐸此間。已逾八年。每星期日講道一次。以三種語言傳之。夏間常設教於阿穆爾沿岸之蠻族間。能說土語數十種。有妻並女二。適回故鄉省親矣。

伊克斯克一地。在世界文明史上。亦頗占重要之位置。

蓋世界第一之大發明家非納氏。實產生於斯也。非氏發明之物品。共計二十四種。其博得「發明世之王」

之徽號。良非無因。而在伊克斯克所發明試驗有效果

者。有十八種。則伊克斯克者。不可謂非俄國人材之產

地也。非氏發明之物品。摘述於下 (一) 新式航海

救命器。此器係採用救命之浮標。為最新發明者。此浮

標投之海中。能發火光二道。其燄上騰。至數尺之高。歷

時不滅。黑夜用之。甚為便利。 (二) 夜間軍用地圖。能

於夜間。不藉燈光。閱之瞭為指掌。聞此圖係用燐質。以

化學法印成者。故夜間能自發光。且歷久其光不滅。洵

為奇異。 (三) 固體空氣。以新鮮空氣。製成爲圓形體。

可藏之於箱而攜帶之。此體投入水中。即溶解而放出

純粹之養氣。若坑廁及空氣腐敗之處。皆不可不携。 (

四) 人造紅寶石。所造者色澤及硬度。均與真正之紅

寶石無異。製造之法。先溶解粘土。與酸化格諾米堯姆。

於數千度高熱之酸水。素瓦斯之吹管中。急冷之。即與

天然紅寶石。截而磨之者無異。其最初所得者。重五磅。製造用費六百弗云。

西伯利亞之今昔觀

香 谷

今夏因日本有遣兵西伯利亞之議。遂引世人對於此素稱荒僻之區。亦特別注意。故吾將該處今日之實況。詳細論列。以供留心時局者之觀覽焉。

世之談地誌者。每多拘守舊聞。對於遼闊闕僻之地。因其交通未便。遊跡罕及之故。以致所持見解。仍是數十年前。陳腐不堪之舊說。與現時所有之情形。迥不相符。即如美國東部之人。多有以爲美之西部。仍係紅種盤據之域者。不知其昨是而今非矣。於本國遠地。猶如是。況於異邦者哉。雖以今日電報之發達。消息之靈通。新聞傳播之迅速。大異於曩時。遊記載籍之詳贍。遠勝於曩昔。而世人依然狃於成見。寧信故籍。竟置今昔變遷不同之情勢。于罔聞罔視之列焉。又如中國由君主改建共和。已七載于茲。其政治習俗。視昔迥殊。而近年美

國畫報之諷中國人也。仍繪辮髮後垂，不知中人士多已剪髮。豚尾之謂。可施諸清朝。不可施諸民國也。夫對于聲息常通交往頻繁之國。謬誤猶且如此。又何怪乎一聞西伯利亞之名。仍視爲荒涼幽黯之區。慘烈恐怖之境哉。

俄政府之據有西伯利亞也。二三十年以前。專以是地爲流徒罪犯之藪。其處置之殘酷。遍見于各國說部。俄政府意在懲罰所惡。不惜出以嚴苛。事或有然。及至今日。試查現居西伯利亞之流徒。其所受之困苦。除氣候寒凜。屬于天然者外。曷嘗有較在美洲僑亞及在澳大利亞之流徒所受者。爲更重乎。不過西伯利亞流徒之中。多有冤遭不白。致罹法網。播遷邊鄙者。然罕有受苛虐之待遇者。其見繫于軍臺。亦僅如他國獄中之囚犯而已。

所可異者。俄國流犯。多工於作僞。是其特色耳。其行固可誅。其才殊可驚也。茲述二事以爲徵焉。俄政府之紙幣。其印板刻工至巧。本難仿造。蓋其字跡之紋理極細。而細紋之中。復具載懲罰作僞者之律條。防弊之術。可謂周且密矣。而十年之前。竟至僞鈔充斥。遍於國內。流通數月。尙未發覺。其模仿之精。於斯可見。其後卒至敗露者。尙由於作僞者蔑視俄政府之無人。不足以覺察其假票也。乃於鈔中字紋之內。應具懲罰作僞律條之處。故易爲獎勵發覺者之諛文焉。又如俄國銀幣在西伯利亞亦有僞造者。流行數載。後經被查出。緣作僞者於假幣中稜紋內。隱含極精細之俄文義。曰此赤塔銀工之匠意也。蓋欲藉此自炫其技耳。不謂竟因此露厥破綻而自投法網也。

西伯利亞之政治犯。所受待遇。較刑事犯尤爲寬大。其流於該地也。略無拘禁。可以操業自由。或作礦工。或爲農夫。聽其自擇。以能謀生。且旣以革命之故。獲罪於政府。其人多屬國中不羈之士。其才亦皆超越恒庸。被放極邊。以啓山林。爲西比利亞之前途。樹文明之基礎。故

西伯利亞人民之程度。視俄國內地猶若較高。且取內地人民所遭各種苦况。與西伯利亞以平均衡量之。在歐者又何曾有比在亞者為稍遜乎。試觀會遊西伯利亞者之評論。每於該地人士有揚諛之詞。可以知其梗概矣。

惟是西伯利亞氣候之寒冽。無可為諱。每逢冬令。白雪彌望。冷風刺骨。極北則片木寸草。亦不能生。惟有廣漠無根之冰原而已。其嚴寒可畏。無地或似之者。故迫近北極之區。不特現時無殖民之希望。即數百年後。猶恐不遑及此。綜計西伯利亞之面積。約在四百萬方英里。而居民之數。僅達一千三百萬。且多散處河道沿岸。即已築鐵路左右之地。是其荒廢者尙廣。然若就其南部而言。地勢之宜於墾植。實較北美加拿大為優。統觀環球白人之所在。尙有未闢之土乎。惟北西伯利亞一隅。猶饒有白人殖民之餘地。留以待捷足者之先登耳。迨鐵道修築漸廣。交通稍便。且得穩固政府為之主。則以

西伯利亞地利之優厚。決不難與美國之西部及加拿大相抗衡。在發展迅速上爭其雄長也。以言西伯利亞發展之途。舍礦業林業而外。厥惟農業。農業既興。則商務隨之。現時西伯利亞已墾之地。雖僅東鱗西爪。然其所用之農器。為數已夥。故販賣農器於是地。為其業務之興盛。已有可觀。而輸入此器之製造廠。要推美國為先驅。是以該地收割機器。多由美國某工廠供給之。西伯利亞之礦產。亦多貨棄於地。近年所開。不過勒拿河畔之諸金鑛而已。所出金額雖多。而斯業之重要。尙不及該地之奶油。特操奶油之業者。大半非俄人本籍。而落於丹麥人之手。蓋丹麥人夙以善製奶油稱。此其自然之勢也。西伯利亞之奶油。約達六百家。大都在荷慕斯克及托穆斯克二城左近。每年出口之額。計五萬噸。運銷於挪威瑞典英德等國焉。是以西伯利亞今日之狀況。頗與西美一二十年前似。仍以牧業為大宗。與奶油相伴之出產。有牛油牛皮等。在歐戰

以前常銷行於德國。俄人之在西伯利亞者。亦如中國人在飼鴨一道。頗稱擅長。不惟善育。尤精烹調。故烤鴨一物。爲俄國食品中之上乘。而西伯利亞人嗜之特甚。試乘西伯利亞火車。則所經諸站。必見持燒鴨以售於乘客。爲數不勝指屈。烤鴨特口腹之資耳。而鴨毛實爲該處出口貨之大端也。西伯利亞牧羊亦繁。若腸之需。要未嘗受戰事之影響。致銷路爲之末減。即美國一處。當去歲間。美商在西伯利亞各市。購辦鹽漬羊腸。運回以爲裝製香腸之用。擁擠之甚。至使船舶貨倉。不足裝載。而改作行李包裹。以期速運。雖納費較重。亦所不惜也。

西伯利亞農產物中。首推小麥。戰事以前。種植此項之田。增加甚多。良由該地雖偏居高緯度。夏季爲日固寡。而白晝殊長。日出早在三鐘。日落晚至八鐘。其光線照物之熱力。既久長如是。故植物生長之速度。幾與熱帶相埒也。

或有以西伯利亞之地。多有未經測探視爲可異。不知以蕃爪哇一島（在加拿大之西）之微。英國經營已久。而其地猶有未勘者。於西伯利亞又何怪其然乎。在百年以前。吾美之地。纔一未啟之荒林而已。今則何如矣。西伯利亞之在今日。亦猶美國之在百年前耳。其林域極爲廣博。松柏居其大半。他種木材亦備。惟人罕有窮其境界者。且因交通阻隔。轉運無方。故斧斤不及。而棟梁委於僻壤。殊爲可惜耳。然數十年以後。未始非大利所在之藪也。俄國政府。昔日已早見及此矣。當日俄之役。俄國政府。對於鴨綠江沿岸探木之權利。竭力主張者。正爲將來啟發西伯利亞林業之地步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六

中亞細亞遊記

中亞細亞探檢記

林有壬譯

倭列爾斯坦者有名之中亞細亞探檢者也。顧曩時初次探檢。未免疏略。倭氏欲成其未竟之業。遂決意廣續探檢。爰于一九一五年七月六日。辦攜行裝。即將預定自喀喇崑崙嶺往印度之駱駝荷物八十個。包裝完備。而後自喀什噶爾首塗焉。然是時崑崙山脈融雪正盛。荷物之護送甚難。因遣耑司荷物之辣伊巴哈達。拉魯及星格四氏。先自穆斯塔格嶺登程。往勘喀什噶爾河源一帶連互之巍巍雪嶺。期以完成支那土耳其斯坦間之地理的調查。而倭氏則乘間往烏路格阿特峠之東南山地。從事於許多之緊急調查。於七月十九日。經過雪嶺焉。抑倭氏當青年之時。即有志于橫斷阿姆河北方之俄嶺帕米爾。詳細考察。茲因其地尙有一部分

未經踏查。于是更越其北方之支那帕米爾。而橫經特蘭斯阿賴山脈（一作薩阿賴嶺）並走訪駐防俄嶺帕米爾之牙格諾大佐。暢談一切。牙氏之東洋學問。造詣極深。倭氏遂因其周匝之助力。而獲得預期以上之調查成績。

倭氏此番探檢之目的固多。而解決中亞細亞間歷史上之疑問。亦其一也。職是之故。特往阿姆河支流之阿賴大河谷。調查一周。是行也。既獲得拉馬里那氏之推羅記錄。又查得薩內斯國。爲古代綢緞商人必經道路。抑又爲拔克德里亞東土耳其斯坦間獨一無二之通路。而倭氏之駱駝隊。亦將經過其地云。

倭氏自是復自阿姆河之最上流。通過南方姆克河。魯善河。及舒格蘭河之分水嶺。途中屢見吉里吉斯人之幕帳。而由此往突尼麻斯河之途中。會經過冰河之山脉。考此山脉。即形成帕米爾之西北支脈者。其間情形。爲詳細之調查者。蓋自倭氏始也。自是而達屹立于巴

爾坦河上之突基克丘陵。此丘陵亦稱格爾加斯。爲古義蘭民族之部落。

其後倭氏更經過巴爾坦峽谷。此地一九一〇年。曾遭劇烈之地震。形成多數之火斷層。河谷俱因之破壞。又有一山崩塌。填塞河水。致使薩內斯帕米爾之地。成爲一大高山湖。長五十有五哩。一行諸人。行經其間。幾歷危險。艱苦備嘗。然終得達雅什爾庫爾湖。亦云幸已。惟其然也。在其地考察所及。獲益亦極大。略舉二端。則新成大湖之成因。實與由洪水而成之雅什爾庫爾湖之成因。絕無二致。證跡瞭然。一也。當攀登阿里求帕米爾時之視察。及其後在該山下之舒格蘭大主谷之視察。俱足以大擴聞見。二也。抑此地方。自西紀七百四十九年。高仙芝帕米爾戰役以來。支那疆域。遂膨脹至阿姆河及巴達克山云。

其後倭氏復經過白休革姆巴斯。而逾越拔海萬五千呎之高地。繼而復經維多尼亞湖之豐穰廣漠境域。以

達于阿姆河水源之大帕爾山支脈。此地爲著名之西藏法師玄奘。及馬哥波羅烏得等大旅行家。遊踪所至。頗爲著名。

倭氏既過阿姆河。遂抵瓦罕。瓦罕者。古爲拔克德里亞。印度及支那領中亞細亞間之要道。於此途中。獲得多數學術上之智識。其最重要者。厥爲荒廢城寨之精密視察。是等城寨。皆位於丘陵上。殆爲摩罕默德勃興時之築造。而與古代印度遂西亞（遂西亞爲黑海之北及北部亞細亞中亞細亞古代之遊牧人種）*Scythia* 或沙森朝興盛之時相同。其地當時人口之稠密。遠勝今日。徵諸遺跡。昭昭然也。

瓦罕耕地。拔海凡八千呎乃至一萬呎。其間植物葱鬱。綠霧森森。大有歡迎吾人之意。固溯嚮所經過之帕米爾高原。荒涼滿目。益覺此地之趣味濃深矣。而爲其南方所屏蔽之興都庫什山嶺。輝光所映。尤使此地顯其偉觀云。

倭氏於瓦罕之研究。歷時半月。即九月之上半月也。繼而更往阿姆河北方之大灣曲地域。從事調查。並在喀爾克之本營。訪牙格諾大佐。而後達舒格蘭河谷。此河谷夙爲中央阿姆河流域之支那人及古代摩罕默德人藏籍所傳。其地居民。閉關自守。與世隔絕。其體質風俗。建築術等。俱尙保存舊世界之特性云。其後倭氏自坑特河谷。更越一萬六千呎以上之高地。又過希坦姆冰河。而抵魯善。倭氏考察此地。蓄志多年。故茲者調查特詳。惟巴達克山之波狀高原上。山勢極爲豪壯。殊屬巨觀。此番未及踏查。爲一憾事也。

魯善河之溪谷。狹隘而黑暗。經過甚難。計於此暗中摸索而攀緣者。凡歷二日。始漸見尖銳之岩峯。通過此間。復達阿姆河谷之少闊處。此地爲阿姆河全谷中最難逼近之所。其間居民。全然爲高山式狀貌。倭氏於其容貌之美。深致驚歎云。

自是橫斷阿丟得冰河。而進向達爾瓦茲之亞斯草拉

姆及完治谷。此地屬布哈爾之阿米爾（意爲國王）

領土。其居民之外貌及風俗等。愈進北方。愈與土耳其民族相類。其間有山徑曰昔韃格者。有多數裂罅之冰河在焉。倭氏一行至此。幸尙未爲雪所深蔽。又其途中。有格德尼拉夫突者。卡拉迭康大河谷也。倭氏在卡拉迭康。亦嘗發見古代綢緞商人至拔克德里亞之通路。抑此地昔者曾經吉里吉斯人之侵入。後遇大基克族移住斯土者之反抗。遂被驅逐。倭氏自是更至遐爾薩布士（即查里）而經過古代索革基阿拉河所灌溉之沃地。以抵撒馬爾罕之鐵路車站。時十月二十二日也。願倭氏此行。自出喀什噶爾山脉計之。爲時兩月。行程約千七百哩。

倭氏在撒馬爾罕及布哈爾。勾留數日。視察蒙古時代之大紀念碑。然後遵外裏海鐵道。而抵阿斯哈巴得。蓋欲往波斯一遊也。

十一月四日。抵馬什得。訪駐哥刺森之英國總領事海

格大佐。備受歡迎。此時得電。謂曩者裝運之大包裹百八十三件。已運到喀什噶爾。毫未損失。

波斯與阿富汗斯坦國境毗連處。有地曰塞伊斯坦。倭氏嚮者曾經調查。然尙欲一遊。且因欲從事測量起見。別尋路徑。十一月十一日。自馬什得首途。前往路伊哈佛。其間皆山路。人跡罕至。艱險備嘗。其後復取道于平。行波斯阿富汗斯坦國境之直路。而出邦登。是爲往賽伊斯坦之最直路徑。其間五百餘哩。歷時二旬。平面測量（四哩分一吋之縮尺）業已歲事。顧是時適值歐戰方興。哥刺森地方。頗受影響。然尙未因之而遇困難也。

倭氏在學生時代。卽抱一大志願。擬於塞伊斯坦間之多數廢墟中。發見印度佛教之伊蘭及近東希臘前衛時代之遺物。（卽薩克拉之遺物）且觀於希里綿得河最終盆地之種種地形。比較而研究之。因知其與羅布泊附近之三角洲。顯有類似之點。然則倭氏之考察

塞伊斯坦。頗具深意。於茲可見矣。

此外獲益之處尙甚多。卽如會見駐塞伊斯坦及喀英之英國領事普利獨克氏。備受優遇。且普氏洞悉彼中情形。獲其助力不少。又與在塞伊斯坦之教士聯絡。一氣調查印度地理。亦大奏厥功。

抑猶有證明者。卽庫里克瓦嘉丘陵之斜面。其旁有多數沼澤。其上有一廣漠廢墟。而此廢墟。卽佛教靈地之遺物也。又伊蘭地方中。未嘗經外人足跡之塞伊斯坦。爲摩罕默德人之特別靈地。今猶爲地方的頂禮地。保存如初。亦此行而證明者也。

倭氏此行。又嘗於石造建築物之背後。發見顯著之畫壁。並於希臘式最巨殿堂之廊下。亦發見畫壁。觀於是等紀念物。可知中亞細亞及極東之佛教藝術。與印度西北地域之希臘佛教藝術。頗多互相發明之點。而就其荒廢之建築術考之。亦多顯與雷同之處。凡茲諸端。俱極饒趣味。又倭氏並自其南方沙漠。發見古代遺物。

多種。且此地方中。有一處受希里綿得支流之灌溉者。其地貌與羅布泊北方之乾燥三角洲頗相類似。其風化作用。殊爲激烈。即砂塵磨擦所及。竟使平地凹陷二十餘呎。惟岩屑掩蔽之地表。不受其影響耳。而其被侵蝕之段。丘陵隆起於地平上。恰知烏地蓋屬有史以前之遺物云。

倭氏於是等地方。不惟發見土器及石器。並尋獲銅器時代之紀念物。又其沙漠地方。有一部分。爲摩罕默德人之廢墟。因河水復活之變遷。其地味延至近世。猶甚肥沃。亦此行考證而得者。

倭氏又於根德伊西內之鹽類盆地中。發見古代屯營地。並發見意外之古物。又千九百十七年。倭氏嘗於通亨沙漠中。發見古代支那之長城遺跡。茲者更沿此長城。而發見石灰岩所造之塞伊斯坦長城遺蹟。其防禦境界地之屯營。其狀亦彼此相類。即侵蝕之段。丘上。每距半哩乃至一哩半。必有一所。固斑斑可考也。

據考古學及此度考察情形證之。則此古代境界線之建設也。當在耶穌紀元之初期。而此長城之建設。蓋因保護希里綿得三角洲之耕地。且防禦南方遊牧民族之來襲者。核其形狀。頗與支那甘肅省之境界線（西紀百年時建築）相類。而此境界線。乃防禦土耳其人之侵略者。今兩相比較而研究之。誠頗饒興味之事也。抑羅馬帝國。因保護北方及近東之沼澤而建築之石灰岩長城。頗與支那人所築造之長城。有相互輝映之觀。若彼塞伊斯坦之城塞。其足認爲一大武裝與否。尙待他日之研究耳。

千九百十六年。倭氏始過歸波斯賽伊斯坦之土人居處。因欲調查其地各荒廢遺跡。勾留數週。據現今希里綿得三角洲之地理的狀態觀之。則波斯塞伊斯坦之古跡。當俱發生於中世摩罕默德教起源之後云。又倭氏嘗因定時氾濫之二個痕跡。見陶器等古代製作品。其上均有阿喇馬克（係巴勒斯垣東北已古代人種

名文字云)

此地曩有亨利莫克瑪洪者。嘗於多數之廢墟中。發見塞伊斯坦之阿富汗部落。倭氏擬往視察。竟因故未能如願。遂不得已而思其次。卽往遊普利獨克斯少佐之人類學的採集品陳列所。然後過返沙漠之南部。更就荒廢屯營之遺跡。及有關其地居民之掘發物。多所考察。極有裨益。而於古代石灰岩長城。亦調查完竣。

二月初旬。倭氏又實地踏查。距今二十年前維也亞船長所經過之地。約四百餘哩。而後過歸印度。此行頗饒特殊之趣味焉。何則。蓋通過紀元前百一十年間所設羅布沙漠之古道路。視察昔時之狀態。綦詳於以知古代商業擴張。及行政上勢力之消長何如。又通過廢滅凡千六百年之無水荒地。以上二路。其地理歷史。頗相類似。調查所獲。殊足以償其跋涉之艱苦而有餘也。其後倭氏遂往奴什乞。(在卑路支東北境)少作休息。復遵鐵路旅行。特里及德希拉登(在特里東北)

等路。考察一切。爲將來著作資料之準備。今番旅行。係一九一三年七月。自喀什噶爾起程。預計須二年又七個月之時日云。

喜馬拉耶西部之觀測 史廷颺譯

日本中川源三郎曰。余於去歲赴印度。將欲探查生平未履之境。遂由印度至西藏之北。日跋涉於北緯三十三四度之高山間。兼測高層之氣象。天氣象之測候。海陸不同。海上最易。陸地最難。況高溪河谷。地形之變化無窮乎。余欲探知其真相。備氣象學稽考之材料。乃攜帶氣象觀測器數種。如高山用之空盒晴雨計。測高寒暖計。普通寒暖計。吸氣乾溼球。寒暖計。賽克斯當度之懷中日時計。皆備焉。每日三次(午前七時。午後二時。六時)測驗。復以目力識其現象。以考查植物之分布。今示其概要如左。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由斯利那哈爾。至伊布格。斯利那哈爾。爲印度北境之樂園。由此前進。溯賽爾木

河南下。經葉拉弁巴。多阿凱巴爾。以達於伊布格。計行程六十哩。路雖平坦。而雨後泥濘。步履維艱。五日始達。彌迦什羅。土族之土木房屋。沿途散列。遙與山林連接。波普拉。爲其地之特產。松胡桃樺杏林檎。皆極繁茂。麥玉蜀黍煙草蕎麥。亦可收穫云。

此地位於喜馬拉耶西麓之高原。海拔六千呎。河流縱橫。空氣冷濕。雖盛夏亦不酷熱。是誠山地之氣候也。余首途時。正值酷暑。而氣溫（攝氏以下同）僅升至二十度。南西之風。多捲砂塵而起。懸測高寒。暖計於山麓。見氣壓六百二十七耗。氣溫正午二十度。伊布格之旁。氣壓六百耗以下。氣溫十七度。水溫五度。

七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過馬爾崗峠。經瓦爾多灣峽谷。而達於泊度科爾。自伊布格北。漸近喜馬拉耶連峯之西端。森林繁茂。阪路迂曲。達馬爾崗頂。爲花崗岩質之石原。雜草繁生。彌望無際。最高者一萬二千呎。雖未達恆雪綫。而斷崖峭直。聳出雲表。俯視瓦爾多灣。連山

相迫。有賽多蘭斯。邦耶斯。綿生崖側。沿流北上。約行十五哩。至錫庫奈斯村。村在峻嶺之北。已出恆雪綫上。由是北行東折。至巴昔拉木山麓。則樹木不生。雜草亦漸稀少矣。

過馬爾崗峠時。陰雲四布。細雨濛濛。衣履俱溼。氣溫降至九度以下。冷氣襲人。下瓦爾多灣。則日光燦朗。透出雲層。氣壓五百六十耗。氣溫十六度。至錫庫奈斯。則片雲皆無。復行數哩。達於泊度科爾之麓。氣壓五耗。氣溫九度。海拔一萬四千呎。冷風侵肌。不堪久佇也。

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四日。過泊度科爾冰河。至祇爾桑科。由泊度科爾山麓前進。至泊度科爾冰河。寬約六哩餘。白氣氤氳。簾條滿目。唯見突兀高峯。連亙天半。行道之苦。筆難盡述。幸而天朗氣清。午後二時。至山頂。氣壓四百六十耗。氣溫六度。出測高寒。暖計觀之。海拔一萬四千五百呎。是地在北緯三十四底。西經七十五度五十二分之間也。更進下齊蘭河。至祇爾。留二日。祇

爾者。拉托克族之村落。雜有迦什彌羅族人。言語風俗。各自殊異。樹本惟柳與波普拉。及二三種之灌木而已。土人多以牧羊爲業。亦有務農者。地臨桑科河。四圍連山。蜿蜿蜒蜒。僅西南面可通出入。午前雲霧迷漫。不見日光。午後天晴。而南西風強。沿岸吹來。挾塵揚沙。天空盡呈灰色。入夜平定。其日常之狀態如此。

由祇爾河北上。委蛇山側。間行至哈爾。路徑崎嶇。祇通單騎。有小村落。點綴其間。植物僅見灌木楊柳。亦不甚高。氣壓五百五十耗。氣溫二十度以下。

八月五日至十三日。由哈爾格爾。經牟爾邊庫。哈爾布。而達於拉馬右爾。哈爾格爾者。拉托克人之街市也。戶口三百家。有郵便電信。爲新疆印度往來之通路。每日商隊四五起。貨車數十。出入崑崙之腹。惟氣候乾燥。時有大風揚沙。日午時氣溫三十度。

前行至牟爾邊庫。天氣清明。晝間稍涼。入夜加甚。又前行過哈爾布。道路窄狹。僅可步行。街市兩側。積以駝馬

之糞。污穢不可向邇。午後西南風暴至。天地昏黑。日中氣溫升至三十二度。夜間降至十六度。

八月十日至十四日。由哈爾溪至雷。哈爾溪者。印度河沿岸之一小村落也。戶口蕭條。殆無足觀。沿河有綠樹點綴。柳胡桃杏林檎。散植於村落之附近。渡印度河。卷雲現於東方。流入東北。漸次變爲層雲。掩蔽日光。成暈。未幾西風大至。雷雨將發。氣溫午後二時。達於三十二度。

循印度河東行。經米納抵雷。概屬山間紙地。平野廣闊。水源不竭。麥田桑圃。與柳林相連接。氣候頗覺溫和。八月十五日至九月五日。滯留於雷。余自斯利那哈出發。計二十四日。漸達喜馬拉耶之西部。連峯四繞。印度河流舒緩。灌溉適宜。土地稱上腴焉。街市在河北之山腹中。爲拉托克人通商之要區。有前國王之城堞遺址。存立於小山頂上。自外觀之。頗見整齊。而內部不潔。無美術之裝飾。城外有石壁。厚約三四尺。高百數十尺。

上積以土。大雨之際。時虞崩壞。商品有茶。毛皮張類。由拉薩。嘎里格達。運輸而來。歐人之旅居者。僅匡米遙那等十數人。亦有會堂病院。

余欲從此地東渡西藏。匡米遙那。椰揄之。不得已逗留三週。然藉以觀測氣候。亦佳事也。今略誌其一。二。自

抵此地後。經二三日。適有低氣壓通過。雨雪紛飛。由十八日早降雨。連夜不止。翌日少歇。而山巔之上。亂雲繚繞如綿如絮。頗為奇觀。然無風。雲向無定。晴雨計。降至五百二耗。入低氣壓之後。面冷氣倍急。其觀測之成績。表示如左。

時 刻	氣 壓 (耗)	氣 溫 (攝○)	最 多 風 向	晴	曇	雨
午前七時	五一二八	一〇・七	靜	一七	一	四
午後二時	五一〇四	一九・九	南	一八	一	三
午後六時	五一〇七	一三・三	南	一六	一	五

九月三日至十四日。由雷至黑米次。歸於哈爾格爾。居雷既久。而匡米遙那又他往。欲調查班公湖附近之地。此湖為西藏轄境。禁止行旅之往來。乃以參觀黑米次寺院為名。沿印度河東進。為邏者所阻。不果行。亦憾事也。

黑米次寺院。去雷東南二十哩。在印度河左岸。旁有支流小水。山阿數十武。中建高台。佛堂在焉。旁羅舍宇。祀大喇嘛偶像。諸僧築居。阪側。不與土人雜處。余既至此。則宿於黑米次之默那斯他利。土地高燥。氣溫稍低。霖雨初霽。冷氣頓加。日中寒暑表至二十度而止。

九月六日。由黑米次返。仍沿印度河至雷。江岸之上。砂磧廣闊。水流舒緩。寬或一二里。兩岸樹木稀少。僅見雜草繁生。由雷歸哈爾格爾。爲克什米爾之通路。商販往來。絡繹不絕。有風從河谷吹來。捲塵揚沙。畧帶秋意。實爲此地之特別氣象。朝日未昇。冷風拂拂。峯頭冰雪。皆成烟霞之色。既而日上三竿。則煙霞隨風飄蕩。化爲天半浮雲。此則山間晴朗之候也。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日。由哈爾格爾。經多拉斯河。溯祇爾。越邊次油呌。由哈爾格爾取別路。沿多拉斯河之溪流。西行十七里。至多拉斯村。四周環以連峯。海拔一萬呎。樹木絕無。僅見雜草繁生。又尋間道。越翁巴次泊呌。亂雲來襲。瞑不見人。忽雪霰紛飛。則余旅行中初遇之景也。於時九月十六日。午後二時。氣壓四百六十三。耗氣溫降冰點下。

既下呌。則由桑科河直奔祇爾。轉溯祇爾河。越苞庫次呌。天氣已晴。然強風挾水蒸氣騰上。化爲濃霧。時時降

霰。雖無冰河。而地面積雪。冷氣亦不可當。自此沿桑科河東進十八哩。達札利多次克河。流闊而緩。渡河見奈甯嶺。迤邐南向。道雖不平。然無峻阪之危。溪流廣闊。適於牧場。羊牛徧野。植物但見楊柳灌木而已。更進越邊次油呌。上奈孔嶺。於時雪滿長途。加以冰河傾流。危險殊甚。復迂道南東方。跋涉頗爲困頓。冰河名敦蘭得蘭。有冰柱下垂。銀屏屹立。日光映射。輝照人目。頗呈美觀。至嶺上最高處。海拔一萬六千尺。氣壓四百七十二。耗其北側之氣溫。已降至冰點下十度。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由藏斯哈爾。過烏奔昔呌之大冰河。越邊次由呌。循溪流南東行。過河布利村。抵藏斯哈爾。山溪雖多。而樹木不生。連峯之間。冰河縱橫。藏斯哈爾村邊。河水逸出。浸潤山麓之砂地。然多結冰。因天街晴朗。氣候尙爲溫和。寒暖計六度。風勢從南東來。飄忽震盪。激揚於砂原之間。時有小旋風繞之。亦奇觀也。由此步向南西。路漸險峻。達烏奔昔嶺之北麓。

又見西風掠冰河之上。與行步相先後。殊爲困難。至阿
幾留二日而行。途多險。冰河連綴流下。積雪沒脛。數
十步一休息。呼吸迫切。疲勞實甚。是日宿於冰河之隈。
寒氣凜烈。實有墮指裂膚之虞。氣溫降至冰點下十度。
翌早。乘犛牛登最高峯。達於一萬七千呎之地。檢氣壓
計。降至四百耗而停止。測高寒暖計已結冰。皆不適用。
故不能測其高度。真憾事也。然是時雲散天空。日光映
雪。景色倍佳。興趣勃勃。惟晴雪因風吹下。時眩人目。稍
不便於觀覽耳。當余過嶺時。峯之南面積雪比北面爲
多。

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四日。由松紀幼木。至克什度華爾。
下烏弁昔嶺。達於松紀幼木。山麓間有小村落。人種
習俗。多屬印度教徒。用迦什彌羅培。有駐防之兵士。保
護寶石。兼稽查旅客之行踪。氣壓五百耗內外。氣溫四
度。或至冰點下五度。渡布度那河。南行西折。山麓漸生
樹木。有松。胡桃等。惟中腹以上。積雪不消。尙有冰河類

流。至哈打爾。亦有駐防兵一小隊。守護瑞那河口。自此
河上流產蘇斐亞紅寶石。試檢其流出之岩石。多硬玉
質之粗岩。及混入石英之水成巖。抵齊魯疊。早晨快晴。
午後雲霧四起。天地昏暗。未幾驟雨。雨過天霽。更南行。
至阿他利。爲霞多拉。巴次克兩河合流之處。買舟經過。
雖遇急雨。未誤行程。亦快事也。是時氣壓漸次高昇。至
六百三十五耗。氣溫昇至七度。

更向前進。高峯深谷。巍然。擱葛而登。絕藤而下。一
朝失足。千仞墜落。蜀道之難。未足方其萬一也。如是者
二日。行二十哩。至哈打爾村。氣候漸類平原。然巖石突
兀。地味礪瘠。植物之生長者絕少。惟溪谷低處。賽多蘭
鐵嗽利亞之類。尙爲繁植云。

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由克什度華爾。歸於斯利那
哈爾。出哈打爾。道路稍平。至克什度華爾附近。山脊
顯露。村落星散。克什度華爾街市。長約四里。寬約二哩。
南舖林立。郵便亦通。果樹繁茂。宜於遊觀。兼之風日晴

明。天無片雲。心氣爲之爽快。檢寒暖計。氣溫在十二度內外。

由此西北行。過馬哈默達。赴新格蘭峠。道路雖險。因跋涉已慣。初不覺其困難也。越此峠。氣壓減爲五百九十。耗氣溫六度。惟薄暮之時。雪風由嶺上吹來。寒氣猶重。再西過多蘇。漸類平地。氣候氣溫。昇至十度內外。森林豐富。從古曾無斧斤之入。雜木之枯立倒朽者甚夥。由阿凱巴爾乘舟。經葉拉弁巴多。以歸於斯利那哈爾。

以上探檢喜馬拉耶西部之主脈。其連峯之奈孔嶺。亦達一萬數千呎。曾不見前人足跡。余既至此。雖於高地氣候。難以揭示其真極。然與日本同高度之山嶽比較。卽知天氣變化。亦不甚遽急。蓋連峯重疊。未享海洋溫溼之風。故水氣凝結之作用。必待冰雪融解。然後散而上升。其勢亦較舒緩也。計余遊歷日數。共八十七日。其間天氣之變化。列表於左。

快晴 二二日	晴 二六日	越奚馬拉耶至 拉托克地方……	快晴 一二日	晴 二〇日
曇 二一日	雨 一八日		曇 一七日	雨雪 一〇日

又氣溫一日三次之測驗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朝	一一・〇	五・〇	八・〇		
午	二〇・九	一五・〇	一五・〇		

高峯之溫度變化。不見甚劇。特跋涉冰河時。常遇低溫。其最低溫不過冰點下十五度。最高溫亦有達三十四度之時。蓋山嶺之氣溫。概以風爲支配。冰雪上之溫度。無甚低降。惟溪谷低地。則變化頗劇。雲雨。由盛夏五月初秋。恰爲此地之雨期。濛濛之象。殆不斷絕。大雨則概粗粒。且時有間歇。與溫帶地方盛夏之雷雨相似。惟降落之時。多在黃昏及夜間。甚爲可異。前在雷時。由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三日。屢有降雨。雨量雖未踰百耗。然彼方實爲罕見。據匡米遙那言。是等大雨。在三年前。所未曾睹。市中屋宇崩壞者。不可勝數。城外石壁亦陷落一部。然則其少雨可知已。

霜雪。地位既在恒雪線上。九月十六日。在烏巴布。初見霰。二十日。下印度河。冰霜凝結。如此氣象。在日本高山地方。亦所罕見也。

論喜馬拉耶之南西部地方之真相。殆近於沙漠。非礫。不毛之急斜地。卽爲巉巖突兀之高峯。故非萬呎以下之地。植物概不繁殖。雖在恒雪線下之山腹。常有冰河之傾流。除苔蘚外。雜草亦不易生。是以植物之採取者少也。

英領印度旅行談

林 壬譯

日本工學士野間譽雄君。邇在東京地學協會之常會。講演其調查英領印度工商業之情形。載諸彼中地學雜誌之論說欄。謂邇年以來。世界列強工商之業。靡弗蒸蒸日上。顧其所以如斯者。雖出於教育之功。而調查一事。關係亦至重要。茲爲所述印度事情。頗有足資參証者。野間氏自客夏遊歷英領印度。至本年歲初歸國。此度旅行目的。專調查日印貿易狀況。並圖推廣日貨銷路之法。故其所講演。偏重商業。旁及旅行時之聞見。

當首途之前。調查路程捷徑。凡欲週遊印度。必先至哥倫坡。以達於士的可倫。夫然後往麻打拉薩。更抵維薩哥巴坦。橫斷鐵亢高原而至孟買。由是徧歷內地。乃至加爾各答。是爲印度旅行之最捷徑也。野間氏初擬遵此程途。迨啟行之際。氣正熱。而麻打拉薩尤甚。因一易方針。由哥倫坡直達孟買。勾留匝月。既以調查日印商務情形。又使身體馴習其氣候焉。既至此地。再欲視察維薩哥巴坦。及麻打拉薩。則諸多弗便。是則野間氏所抱憾者矣。

野間氏初由孟買起行。進入內地。先至亞麥達巴得。次至喀喇支。次拉合爾。次阿木喇昔爾。次希牟拉。次特里。更由特里而至阿革拉。而科尼普爾。而拉克羅。更前進。經阿拉哈巴。班拿勒斯。格亞等處。而抵加爾各答。由此至大吉嶺。數度往還。然後更趨蘭貢。東歸日本。是行也。於英領印度之觀察。殆已得其大體矣。茲就其所歷重要都會之情形述之。

印度西海岸都會。首推孟買。其一切景況。非常發達。如市街之寬廣。屋宇之壯麗。商業之殷盛等。在在令人驚詫。現在人口。計九十七萬餘。各種教徒皆有焉。尤以亨芝教徒爲最多。占百分之五十以上。餘若瑪阿米且人。有十六七萬。其他如布希結絨。阿利安等。其宗教者。亦羣居焉。而其中最出色者。厥爲布希族。此族居孟買者。不過五萬人。推爲印度最進化之種族。儀客優秀。頗似英國人。彼等以孟買爲根據之地。散居於他都會者。不多。學問精進。生計富裕。其日常用品。多由亨芝族暨瑪阿米且人製造而售與之。貴重之物。則用日本品。每當夕陽西下。金風扇涼。則乘腳踏車馬車。馳騁海岸。以納涼。鮮衣華服。翩翩然動人觀賞也。其服飾之材料。多爲輸自中國。日本。及歐羅巴之絲織物。

孟買居民之情狀。如上所述。更語其貿易。則輸出輸入之額。亞於加爾各答。據千九百十一年至十二年之統計。出入總額。七億八千萬元。其中四億五千萬。乃由

孟買輸出各國者。餘三億三千萬元。則輸入孟買者也。以品物言。孟買輸出者。棉爲第一。（印度之棉業以孟買爲中央市場）其他輸出之重要者。有棉織物。錳等輸入之品。爲綢緞布疋雜貨之類。

孟買商業既如此。更言工業。則印度紡織業最盛之處。亦推孟買。有若刺繡金屬細工彫刻木器以及染業等。俱稱盛焉。

由孟買而至亞麥達巴得。是處在沙巴瑪基河左岸。人口約二十一萬五千。市街環以古壁。嘗爲西部印度之最大都會。當時稱曰享脫斯坦。號爲世界最華麗之地。古代建築物存留尙多。亞於特里及阿革拉之壯麗。彫刻精巧。凡旅行印度者。未有不至亞麥達巴得一遊者也。是處工商業亦盛。以言工業。有紡紗織布等大工場。工藝品以金絲銀絲織物。譽稱。餘若金銀細工刺繡彫刻染業等。亦殊發達。輸入亦盛。其中日貨雖不甚夥。然亞麥達巴得之商人。頗願銷售日貨。野間氏因勢利導。

且代爲介紹。使之與日本人從事貿易。

由亞麥達巴得而至喀喇支。是處亦爲通商口岸。較有新氣象焉。其規模亞於孟買。及加爾各答。爲信地州之首府。人口約十六萬。市街在印度河口大達之西北隅。距孟買四百八十三海里。距雅典千四百三十七海里。距倫敦六千七十七海里。試比較喀喇支及孟買與英國之距離。則喀喇支爲縮短二百一海里。且以波斯灣一方面言。喀喇支亦視孟買爲近。故邇年開爲商埠。貿易亦較發達。前年英國航船抵是港者。據稱視孟買近二百海里。印度政府。近日發鉅資。建築港灣。陸路亦加修造。盡力於海陸之聯絡。規模宏闊。將來殷盛。可預卜也。其後又往旁遮普。及喀什米爾一遊。是等地方。出口之貨。實多於孟買。如小麥及種子等。輸出外國及孟買者。厥數頗鉅。因欲使喀喇支商埠之發達。凡貨物多由此出口。又加爾各答之印度政廳。已徙於特里。是因其至喀喇支近於孟買故也。喀喇支又近乎英國。故英國

貨物之進口。皆經喀喇支而入特里。然則喀喇支一港。將來日臻發達也。必矣。現在貿易。雖不逮加爾各答及孟買。然將來必可與之頡頏。有謂孟買貿易。且將全爲喀喇支所奪者。或不盡然。要之喀喇支將來之興盛。可斷言也。現在喀喇支港。有日本雜貨舖二。開張未久。局面極隘。然則研究日貨輸入之道。誠未可緩耳。

喀喇支左近之地。魚類蕃息。尤多特產。漁業極盛。兼有鹽利。運售印度各地。而如信地倭伊脫。尤以產魚著稱。其小魚之不中食者。則儲爲肥料。殆無盡藏。野間氏在喀喇支時。曾勸其以是等魚類。輸往日本。爲肥料。以興利源。其他如小麥。棉羊毛。種子。穀類。染料。生皮。生絲。鐵礦等。亦皆以喀喇支輸出爲大宗。其輸出英國。法國。威尼斯。及波斯等地。厥額極鉅。其物價頗廉。於孟買及加爾各答。又喀喇支左近所產之米。厥味良美。其居民之生活情形。亦殊簡易。

喀喇支之氣候。平均爲華氏七十七度。曩時惟千九百

一年五月。號稱極燠。昇至百十六度。通常溫度最低者爲一月。降至四十度。若以孟買喀喇支之氣候。兩相比較。則當野間氏在喀喇支時。適爲十月下浣。其溫度視孟買稍高。惟當印度河口近傍。沙塵太多。市廛之上。林樹之間。輕風微動。一望體體。恍置身塞門德工場之情景。故以衛生言。不如孟買也。

由喀喇支至拉合爾。行程須三十六小時。此間多沙漠。汽車中塵沙縈繞。拂之不去。旅行者最不快也。拉合爾爲旁遮普州首府。人口二十三萬。氣候視喀喇支稍低。商工業均不甚發達。宛似日本京都之氣象。然其人民生計富裕。邇來景況日增。發達。屋宇多用歐式。頗稱壯麗。大旅館中。裝飾品。日用品。日貨頗居多數。惟市肆間未見有售日貨者。聞彼中商民頗以日本貨物之繁富爲奇。有某旅館之印度商人。數年前曾渡扶桑。徧歷各處。研究日貨之可銷行印度者。此商人近已於所開之旅館中。附設專售日本雜貨舖。於旅館四處。陳設日貨。

藉作廣告。法至善也。願此人向本販賣日本綢疋。今所開雜貨鋪。規模頗大。於十一月四日開市。野間氏欣然往觀之。

由拉合爾至阿木刺昔爾。途中糜時一旬鐘許。是處商工業並盛。工業如絲織物。金銀細工。刺繡等。最爲發達。印度各地產物。以是處爲販賣之中樞。各國貨物。亦復不少。日本之絲織物。乃由孟買輸入者。中國之絲茶。銷場亦鉅。

由阿木刺昔爾至希牟拉。是處爲加爾各答屬境。印度政廳及各國領事館。每以夏期徙居於此。以辦公。蓋一避暑地。非貿易場也。野間氏以十一月十日至此地。日本領事館。尙未返加爾各答。因往拜謁之。考希牟拉在拔海八千英尺之嘉哥山上。是時氣候最佳。當野間氏在阿木刺昔爾時。猶苦炎燠。一入此間。卽涼爽宜人。不似日本秋令氣候之蒸熱也。登山時。由鐵道汽車層累而上。曾見櫻樹繽紛。與日本彼岸櫻花。同一氣象。餘若

盛開之菊。成熟之橘。發篋之竹。隨在而有。比登上。且能遠矚喜馬拉耶山之雪景。四時佳興。頃刻間皆現於前。誠勝地也。

由希牟拉往特里。坐汽車須十小時而至。特里爲印度京都中央之大都會也。人口二十三萬餘。享之人占百分之五十五。餘爲瑪阿米且人。工商業甚盛。印度政廳移居之所。距舊市街約十英里。向者繁盛商場。今已荒廢。殆成曠野。而別造臨時市街。工作甚忙。惟此區域頗狹小。前年印皇加冕典禮。卽於茲舉行。開將來擴充市場。仍須與舊市街相連接。工藝品。以金銀細工。象牙細工。金銀絲刺繡。陶器見稱。又有紡織麵粉製糖等工場。野間氏滯在特里四五日。卽往阿革拉。阿革拉在米木拿河右岸。人口十八萬餘。商務甚盛。日貨亦頗有焉。其脫基摩呵寺。純以大理石建築。宏壯華麗。世界第一。來印度者。靡弗往遊焉。

由阿革拉至科尼普爾。是處位於北印度之中央部。在

岡基斯河右岸。人口十九萬。享芝人居多數。實爲印度工業最盛之區。如紡織。棉布。工業。麵粉。工場。均稱最盛。尤以維多奈黎孔巴尼製革公司爲巨擘。世界之最大製革廠也。製靴之業亦甚盛。其他各種製造工場。無不有焉。是處又爲產棉要地。採買棉花。多由於此。

野間氏於科尼普爾及拉克羅之間。屢次往還。拉克羅人口二十六萬。享芝人占四分之一。市街整潔。商業亦盛。惟無大工場。手工的工業。若染業。銀細工。小鐵爐。尙屬不少。而以製造印度式之偶人爲著名。

由拉克羅至阿拉哈巴。是爲聯合州之首府。在米木拿河左岸。人口十六萬餘。數年前曾開博覽會一次。

由阿拉哈巴至班拿勒斯。是爲印度宗教上最著名之區。（俗稱喀希。華麗之義也。）在岡基斯河畔。人口三十萬餘。享芝人居其半。布辣曼人三萬餘。願班拿勒斯市街。本在距現今市街約四五英里之處。其地曰沙納脫。古者釋迦初開悟。卽由布達格亞而參沙納脫。演說

教義。其時得弟子五人。故是處號爲印度佛教靈地之一。今尙有古寺院在其中。佛像亦多古物。惟殿宇頹敗矣。宗教中人至印度。未有不參沙納脫者。印度人苟有餘裕。卽往參之。故班拿勒斯市塵殷盛。貴重之貨甚多。日本綢緞。亦頗銷售。其製造品。其雲肩。綢疋。及號爲斬坎佈之刺繡品等。而以銅絲細工。最爲著名。

由班拿勒斯至格亞。是爲一小鎮耳。人口僅五萬餘。商業上無足觀者。距釋尊開悟地之佈達格亞。約七英里。由格亞至加爾各答。英領印度之首府也。是處在呼格里河河口上遊之畔。人口百萬。享芝人殆占百分之六十。瑪阿米旦人。占百分之二十五。餘爲克利基安人及糾斯人等。商業之盛。推爲印度各港中首屈一指。工業以黃麻製品稱最。呼格里河畔。黃麻製造會社。鱗次櫛比。其輸出殆全由加爾各答。他如茶。阿片。種子。穀類。皮革。籃。生絲。石炭。等。皆爲輸出品之大宗。邇來鐵貨。且輸出日本焉。其輸入品之重要者。爲棉布。機器。車輛。油類。

砂糖等。日本貨物雜貨爲最。將來頗有推廣之望云。自時厥後。於加爾各答與大吉嶺之間。數次往還。由加爾各答至大吉嶺。途中需一晝夜。是處拔海約九千尺。然乘坐汽車。頗極愉快。能見喜馬拉耶之挾弗勒斯山峯。來此觀光者。實繁有徒。其風俗與印度之別處。迥焉不同。蓋近乎西藏之風俗。西藏人來此者甚夥。故銷行貨物。亦與別處不同。野間氏至是處。爲十一月下旬。印度向少雨水。是日適落雨。氣候殊寒。（無雨時溫度亦降）華氏表爲三十七度。凡從加爾各答游人。雖極爲禦寒之備。到此則寒威凜烈。仍莫能堪。夜中非火不溫。夫印度之地。概苦炎燠。顧亦有如斯酷寒之所。殊堪詫異。大吉嶺每值星期開市。買賣之人。麇集焉。茲因降雨。頗見蕭索。又加爾各答在十二月上浣。氣候恰如日本秋令。朝衣冬服。晝頗和暖。

比野間氏到時。適未開礦。不獲參觀。在此過十二月望。遂首途歸國矣。野間氏此度旅行。所觀印度各都會之狀況。如上所述。雖甚簡略。亦可窺其大凡矣。願其所到之區。悉由鐵道查現在印度鐵道。都三萬二千餘英里。其中廣軌（軌條相距五英尺）者一萬八千英里。狹軌（英度三尺三寸八分三）者一萬二千六百英里。卽如希牟拉及大吉嶺拔海八九千尺之高。亦敷設鐵道。野間氏初以爲旅行印度。道路往來。不知若何艱難。至是見其鐵道縱橫。殊出意料。貨物之輸出輸入。兩獲其便。將來之興盛。正未有艾也。鐵路沿線。隨在皆有西式飯店。絕無弗便。惟車站無夫役。行李上下。須自行搬運。且旅行內地。言語不通。諸多困難。故須僱用印度人。能通英語者。爲之代役。各旅館皆有之。然欲與商人交際。則又非善操亨芝語者。不能暢談。最妙者。惟僱一善操亨芝語之僕人。其工價頗廉。

日需一盧比。約合銀七角。彼等已極滿意。蓋生活程度極低。每日食費。不過需銀八分或一角餘耳。是時野間氏僱用之僕。善操英語。原非賤役。然輒隨宿飯店廊下。勤敏耐勞之風。實可驚異。

旅行印度。雖苦炎燠。然視遊歷歐美者。別饒趣味。卽如宗教之情形。建築之宏壯。彫刻之精巧。在在令人心曠神怡。且有鳥獸草木。娛悅眼簾。致足樂也。如在孟買地方。雖甚繁華。然或所居之旅館。距市稍遠。而隣於山。則時有孔雀飛翔空際。璀璨奪目。備極美觀。此外色彩華麗之鳥。不一而足。在特里者亦然。蓋由印度迷信宗教。與物無競。故鳥類蕃滋而不畏人也。又鐵路沿線。常見鶴及鴻雁翔集。而亞齊達巴得。暨希牟拉山林之中。獼猴成羣。持餌而至。猿卽來食。趣味絕好。至印度與各國貿易之情況。據千九百十一年至十二年統計。其輸出輸入總額。爲二十八億六千七百萬元。由印度輸出者。十五億餘圓。由外國輸入者。十二億餘

元。輸出超過輸入。凡三億餘元。此項貿易額中。英國最占多數。計九億餘元。德國二億餘元。美國一億八千萬元。中國一億七千萬元。日本一億三千四百萬元。而由印度輸出日本者。爲一億一千一百萬元。日本輸入印度者。僅二千三百萬元而已。更一究其輸入日本之貨物。棉占九千萬餘元。米一千萬餘元。僅此二項。已逾一億元矣。至日本輸入印度者。綢緞爲最。約居八百萬元。次爲銅及火柴之類。要之日本輸出印度者。遠不逮印度輸入之額。相形見絀。殊難補救也。

暹羅風俗談

功溥

予僑居暹羅。濫竽僑胞教席有年矣。暇輒留心該國內情及僑民狀況。對於其政教風俗。博訪周咨。有所得卽錄入日記。積久遂成巨帙。今撮其尤要者。爲國內同胞言之。

暹羅本分爲二國。曰暹曰羅。十七世紀中葉。始合并爲一。稱曰暹羅。十八世紀之初。攝王位者爲我國廣東潮

州府人鄭某。當時稱鄭王。詎不再傳。又爲暹人所得。距今已二百餘年矣。暹人中興後。至今王爲五代。故其編修國史。亦由中興之主起。於華人攝政事。諱莫如深。然鄭王遺跡。現尙有存。卽鄭王寺是也。寺內附以陵寢。土人名之曰「窟」。形如塔。高可七八丈。矗立雲端。鋪以金色細瓦。若魚鱗之櫛比然。遠望之。燦爛奪目。

國教爲佛教。全國之民。鮮有不經一度之披雍者。或三年或三月則還俗。雖尊如國王。亦須皈依佛法。受戒爲弟子。蓋其國俗使然也。若過三年後。仍不出寺。則須捨身事佛。終身爲僧侶。然還俗者實居多數。故國中之舊寺院。觸目皆是。一寺所占之面積。爲地輒數畝。現多已改爲學校。非若前此之無用矣。僧侶之袈裟。爲一長闊而大之黃袍。故古有黃袍國之名。出行時亦鮮有冠履者。跣足而已。每日晨光曦微。草露未乾。則蹠蹠道左。身黃袍。挾大壳。遍求施主。施與而土人之富者。則每早必在屋外。具陳白飯。生果。鹹蛋。加列等物以俟之。其來去

時。施主必合十以致敬。而僧侶則不言謝也。一僧之所獲。多者可似十人。除自食外。犬也。遊民也。咸食其餽。餘以故遊民常藉僧侶爲生。遊民之多。全球當以暹羅爲最矣。

暹羅前五年尙未禁賭。花會番攤。皆爲華僑所承辦。每年餉在千萬匹外。賭館名曰「寶廊」。以木支搭成廊。中設一大席。橫直一丈有奇。開者買者。席地環坐。千金一擲。無吝色。四旁則陳小席數十。以承受小賭博。肩背相摩。男女雜。賭注之豪。尤以暹婦爲最焉。晚間則電光吐燄。遊人如鯽。投買花會者尤多。有以夜夢之徵兆爲憑者。每日開彩二次。故中彩者亦多。至數萬金。華僑之嗜賭破家。流落異鄉者。到處皆是也。距今四年前。政府厲行禁賭。花會之風已絕。而私窟聚賭。則皆爲不肯華僑所設。寄籍外國爲護符。然亦時有破獲。人贓並獲者。則永遠監禁。或遞解回國。終其身不許再履暹也。全國人口。合居留者計。據暹政府發表統計。約八百萬。

華僑約占百萬。其他各國僑民。共約數十萬。但我國因未嘗與之訂立商約。派遣駐使。故調查亦難得確數。其中如華父暹母所生之子。皆作暹民論。若並此項計之。當在百萬以上矣。華僑約分廣肇。潮州。海南。福建。客籍。五幫。尤以潮人占多數。次則海南。廣肇。福建。客籍。及其他。娶暹婦者。亦以潮人爲多。福建海南次之。所生之子。與華人無異。非若純粹暹種之膚黑瘦弱也。華父暹母所生之子。名曰「十一點」。幼時爲暹俗所化。讀暹書。講暹語。耳染目濡。久之。直不知自身之爲華人。更有嘗毀華人爲亡國奴者。抑亦不思之甚矣。然華僑雖身居異域。而愛國愛鄉之心。實未嘗少殺。當民國成立之初。歸國從戎。捐資助餉者。頗不乏其人。卽土生華僑。亦以自認華人爲榮幸。惜夫執政者。憤憤一任其自生自滅。經僑民再三呼籲。仍不設置公使以保護之。爲可惜耳。土地面積。與我國四川省略相等。處於法屬安南英屬緬甸之間。自前王遊歷返國。內政大爲振新。興教育。關

馬路。修市政。辦警察。與練水陸軍。他如郵政。電報。鐵路。礦山等。亦均應有盡有。卓然可觀。非若我國執政者之慳慳無生氣也。陸軍專以對外。大戰時加入戰團。亦嘗派兵赴歐。非若我國之宣而不戰也。陸軍分虎賁兵。民兵兩種。確數若干。極守秘密。海軍則只有一二淺水戰艦。略具形式而已。文字由字種數十互譯。頗顯淺。且言文合一。故男女皆識字。兒童無男女。至六歲時卽入蒙學讀書。不數月可朗朗上口矣。蒙學設在各寺內。教者讀者皆席地。中小學校所在皆有。大學全國凡五所。華僑子弟。亦可在各校肄業。蓋欲同化我國民也。若欲其資送留學外國。則必須經其大學畢業。且認爲暹籍人。回國時必須服務於其國。不能楚材晉用也。留學生返國。必授以位置。頗重視之。非如我國之投閒置散。今王亦曾留學英國。云各學生上課。罕有乘車者。赤足短褲。企領西服。朝日初出。則挾冊匆匆赴校。回視我國學生。長其衣。蠟其髮。托克其鏡。只顧美觀者。誠有上下牀之

別。警察名「馬打」。顧問爲英人某。辦理甚善。故治安上不虞有他。出巡站岡時。鮮有攜槍自衛者。偏僻小路。警察亦必巡至。

京城曰「曼谷」。英文曰「Bangkok」。除二三華人街。皆馬路通達。闊在一百英尺以外。兩旁列樹成行。電車則在路旁。爲外人所承辦。摩托車編號至千數以上。馬車。手車。單車。絡繹於道。烈日高照。行人來往。多以車代步。王城馬路地名曰「三星」。此處五路平行。一望無際。人行路上。樹平如傘。下則芳草如茵。日暮時驅車遊游。如入山陰道上。大可以一灑胸中積塊。此馬路蓋係仿法京巴黎式建築云。路盡處爲前王銅像所在。巍峨高聳。戎服乘騎。栩栩欲活。蓋前王功德在民。修明內政。故立此以資紀念也。

暹羅地處熱帶。溫度常在攝氏表八十度。陰歷三四月。則高遠百度。但入夜後海風徐來。不覺驅入黑甜鄉矣。罕有苦熱不寐者。十一月則溫度略降。微有北風。然亦

以夾衣禦寒而已。

出產以米及柚木爲大宗。銷流金山。星州。香港。廣東等埠。大小木絞約六十餘家。除英人所設數家外。皆爲華僑所開。木絞數十家。華僑占其大半。礮米鋸木。皆以機器行之。每間米木絞。資本自數十萬至百萬。地既屬熱帶。益以土地膏腴。不虞風水爲災。故田禾果木。所生獨多。檳榔椰子。其尤著者也。生果之最美者。爲留連。芒果。天竹。香蕉等。甘香味美。大可與廣東之丹荔媲美。

暹人男女老少。皆剪髮。初到埠者。自其背後見之。撲朔迷離。雌雄莫辨也。紳政學界。上衣作白斜企領。下則圍以綢幔。長襪過膝。皮革其履。手行杖。袖金錶。無寒暑皆戴氈帽。中流以下。赤其上體。全身只水幔一條而已。全國國民。除少數軍政學農各界而外。俱無業遊民。工商兩途。絕無僅有。小賣買則以婦女爲之。故常有靠其妻爲生活者。上等婦女服裝。上體乳幔之外。加以日貨之輕綢。下亦圍以水幔。踝膝外露。足登拖鞋。多攜一檳榔。

盒自隨。蓋男女皆食檳榔也。十餘年前。以食至牙黑如漆者爲尙。今此風略遜矣。下等婦女。則赤其上身。只用一白布帶。略掩其乳旁。亦頗好金銀寶石等裝飾。暹人家庭。上流者固多渠渠夏屋。西式暹式參半。中下之家。則以柚木支柱爲屋。地鋪以板。睡坐席地而已。亦有坐褥者。衣服食物。頗爲清潔。婦女酷愛照相。屋中懸相。樂也。六坤戲（卽暹羅戲）及影戲場。爲其國民娛樂所。影戲場大埠一隅。數逾十。六坤戲多演吾國三國志故事。樂器與中土異。亦頗動聽。食飯時不用刀叉匙箸。而用右手拈取佐膳。愛食加列及辛辣之品。男女發育甚早。十三四歲結婚者。比比皆是。其種性之衰弱。良有以也。又可以不經父母媒妁而結婚。乍合乍離。視爲等閒。不如我國之鄭重其禮。然淫風亦不大盛。所可異者。兄弟姊妹。都可成婚。是猶未脫野蠻之習耳。獸類如大象。鱷魚等甚多。野象一經馴服。則倩土人事之。是曰象奴。專管其冲涼飲食等事。其性馴甚。聽象奴之驅使。巨

大之木材。多以象搬運。且能知人意。通性靈。有欲騎之者。非由象奴問准不可。男子則曲其前足。以便人拾級而登。婦女則由其後足而上焉。壁虎烏鴉等。亦甚蕃殖。西山日落。烏鴉噪晚。棲息之處。千百成羣。蓋警律禁人彈擊也。土地略帶鬆浮。掘數尺可卽見水。故全國尠有三層以上之房屋。富室及公共機關局所等建築。力仿歐西。大埠商店。衡宇相望。最熱鬧者。首推新噤叻路。公廊路。中國式之三聘街。皆設中國商號。身履其中。彷彿如在內地也。全國中暹人商店。直若鳳毛麟角。有之則爲暹婦之小賣。除數十號西人大公司及日本十數商號外。皆爲華人開設。貿易以銀爲本位。鑲錢爲附幣。每元稱曰「匹」。重四錢。可換銅元一百枚。或十鑲幣。紙幣信用甚大。爲國家所發行。自一匹而至千匹。均有雖花紋。草率亦罕有。且能當其額面之價值。從無加減價等幣。可見其信用之廣也。每歲華人及暹人均須納身稅六匹。逾期加罰一匹。身稅紙出入必携。

路過檢查。無以應付。則帶局究罰。有錢則再納。無則充當苦工。一月作抵。華僑居是邦者百萬。是每歲供給六百萬匹於其政府也。十年前曾經一度反對納身稅之風潮。劇烈殊甚。罷市三日。全國騷然。惜仍不能達其目的。有三寶佛寺及睡佛寺。三寶佛高可十丈。小指之長。可與人齊。全身金色奪目。睡佛橫睡殿中。長有十四丈四尺。浴佛節日。參拜者闐溢其中。香煙氤氳。中人欲嘔。尊如暹王。亦必赴寺頂禮焉。暹王頗好出遊街路。扈從極少。多乘摩托車。或則慢車游行。藉以觀市況察民情。華僑教育。近年來發達異常。可抱樂觀。潮州則有新民南英等校。客籍則有進德學校。廣肇則有明德坤德男女校。福建則有培元學校。每校學生。皆百數十人。款項充足。建設完備。辦理一照祖國教育部定章。若教員則聘自內地。惜夫學董黨派分歧。風潮時起。然曾經畢業高等小學者。則不下百數十人矣。現暹政府恐僑民子弟一入學校。必為我吸收。已失之國民。故下取締華人

學校令。不遵者則勒令停閉。觀其法令之酷。無非欲我讀暹文。入暹籍。甘心歸化而已。幸今日尙未執行。此亦僑胞子弟之福也。

伊魯的斯宮遊記

伊魯約斯宮。自土皇哈美被逐後。重門封鎖。久無人迹。他國之使臣。或許一遊而已。有一日承內部長官之招。許報館職員均得參閱。余因亦瞻其盛。而成此篇。

入宮記

實驗之奇異。與虛構之奇異不同。不意今日余竟置身於奇異實驗之中。余於伊魯的斯宮。逐件推敲。始知土前皇哈美之爲人。多疑善怯。胸無主宰。固一妄人也。然甚謫。人民稍有請求。必多方以阻止之。歷觀伊魯的斯宮諸室。三十年間土耳其之歷史。令人觸緒而來。且勿言其宮室之奉財源之富。即舉一事言之。屋角假設蛛網。均以金絲爲之。而蜘蛛所吐之沫。則或爲真珠。或爲寶石。其窮奢極欲如此。或曰。此固非真者。寶石係僞造。

殊亦非真。第內府長官報銷之價值。則必數倍於真者耳。卽此可知哈美固爲人日日作弄而已。乃不知也。宮門口甬道作斜坦形。古俗蘇丹（卽土王）將有事於回廟。必須經由此路。熟習其禮拜五祭典者皆知之。迨及門口。則路又作斜上之形。口有老兵數人。列作一行。專管啟閉轉欄。及售園票。客有購得者。有白褂之阿爾盤銀人。及綠布包頭之阿拉伯人。來作導遊。凡入宮必須經由此門而入。過此向右轉。時遇內監宮女無數。地鋪黃沙。再進一門。則見有白色兩層樓之洋房。中用飛橋作爲過渡。聯接兩處。兩所洋房。一爲戲場。一爲漢宮。卽伊魯的斯宮之中心點。亦卽土京之中心點也。

建造品

抵該處。導者將兩門封條揭下。余隨衆公使而入。祇見一大客堂。其中傢具陳設無多。余不甚滿意。亟欲一推其究竟。然細視其構造之法。知非尋常匠自所能者。再進廻旋數次。令人目迷五色。如房室如過路。如樓梯多

不可數。聞哈美所居。時刻易地。凡哈美欲易一處。則必將以前所居之房堵塞。路徑塞斷。窓戶擊損。始肯搬遷。明日遷一處。又復如此。伊魯的斯宮竟不能尋得哈美究居何處也。

建築品

入宮有一盤旋屈曲之室。使人必蜿蜒而行。令人頓起戰慄。知此獨夫畏懼衆人之有由。而亦知因此衆人以畏此獨夫焉。觀其門戶無一洞闕者。足徵其心緒甚不願爲他人所窺見。故卽一迴廊。亦無有作直行者。在其寢宮之後。有曰米棟宮者。從前爲德皇所建。前廊寬廣。內容亦甚華美。然聞土皇哈美於此數年間。除國宴外。從未一抵其處。至伊魯的斯宮中諸室。余觀祇有兩間。可號爲大者。然哈美亦不甚入。近十年來。哈美從未臥床。喜倒睡於沙法中。而置足於椅。有時此室。有時彼室。一夜之中。易地三四焉。宮中房屋雖多。而路徑祇有一條。地震之後。哈美令將門戶全行用泥堵塞。故宮內

大道有時兩人竟不能並肩而過。哈美終夜作防敵狀。有時衷甲而坐。似處處有手鎗在其左右者。其開通花園之門。內爲鐵門鐵門。外有警兵看守。

寶藏

此日伊魯的斯宮中。寶貨無多。如寶石珍片。各宮中所存已寥寥可數。惟在西蘭宮中。尋獲中國古磁及掛氈無數。其餘所遺。均係巨笨之物。不甚適觀。中有大象骨二具。外包以銀。爲前已革海諦總督所貢。又日本大花瓶數件。悉係新式。過此又另入一室。中所陳設。爲美術品。有希臘銅鼎二。並十七世紀之畫圖兩幅。一樓爲法國古式。並有中國之碗。金藍相間。所謂景泰藍者。近是。另一廂所懸畫。有十二幅。意態生動。云係賣品。又德開宮中。亦高懸各國君王小像。在國皇之旁。有土國水陸軍各模樣。並有土德兩皇相見之影片。壁上畫土德軍形。聞從前畫時。各軍士之服色。應紅應藍。均照其當時服式。不稍參差。

書室

宮中祇三室。收拾清潔。第一爲會客處。第二卽哈美之書室。室中藏手抄之書及像片無數。各國君王貴族半身之像具備。土國所有之戰艦。亦有映片。室內有大書架二。英法德文書籍具備。余取一英文書展視。印刷既鮮明。中間有點畫。有校勘。似曾閱過者。余意土皇村野如鄉人。決不肯留心如此。或者其宮中內官及備顧問者。得參閱秘籍耳。在室中間。設一黃色彌陀榻。旁置一几。備置咖啡手鎗等件。室角有花緞門帘兩處。內置面架等件。另有兩木板架。滿置軍器。如手鎗汽鎗均備。其執手處爲純金。爲玳瑁。形式甚佳。輕年之土人。入伊魯的斯宮。將軍器四處拖散在浴室中。卽檢得裝彈之手鎗兩枝。惟大概多已收拾。以防危險。然在室中尙檢得手鎗兩枝。並有鋼質堅甲兩付。第三室卽土皇在此室中。爲土兵所圍。聞驅逐之信者。室中尙留存香烟廢紙無數。亦有零物。似爲勝軍所搜檢而留貽者。牆之右角

掛一錢袋。下爲哈美之寶座。後有簾低垂。揭簾進視。中懸一畫甚奇。畫內哈美在船中。另有六垂髯者。作迫欲登岸之狀。而岸上有六美女。均作裸體形。另有似獸非獸。尾角具備者。雜其間。噫。哈美亦人主也。何爲而懸此畫乎。

自出國庫後。遍歷宮中諸僻道。凡所見所聞。無不新奇可喜。至第六室。有內侍數人。宮女數人。鋪地爲床。悉臥於地板。至牲園。見名馬一匹。貓狗無數。有鸚鵡二頭。係從前哈美所心愛者。其尾與喙均微向右偏。有一架。滿懸土皇之衣。有新有舊。此外緞疋絨布堆積滿地。再入一秘室。廢紙堆集室中。檢視皆係要聞。內有一紙。係土耳其駐英公使報告。謂倫敦人聞亞米尼人被屠。大爲忿怒。正開會聚議。又有木板數架。皆土皇平日供奉之藥物。聞此室中寶物甚多。已被政府取去無數云。閱畢遂出。



湖光山色
佳景宜人
絮伴同遊
誠樂事也
攜以圖籍
加以參證
尤增興趣

袖 西湖遊記 附遊 指南

本書首近人西湖遊記四篇，次遊覽指南，內載西湖古蹟、名勝、西湖遊程，皆分西湖、及孤山、北山、南山、江干、吳山、西溪諸路。其餘如杭州之著名商品，酒飯館旅館，及遊湖之舟楫雇價，茶點酬資，枕餘汽車，滬杭鐵路，各價目，亦皆備載。末附杭州軍政學商各界地址，及電話號碼。布面精裝一冊定價四角

五 彩 西 湖 風 景
明 信 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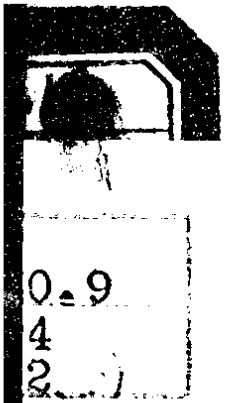
全 套 十 八 張 五 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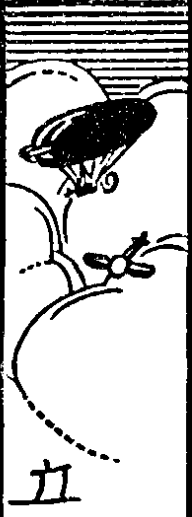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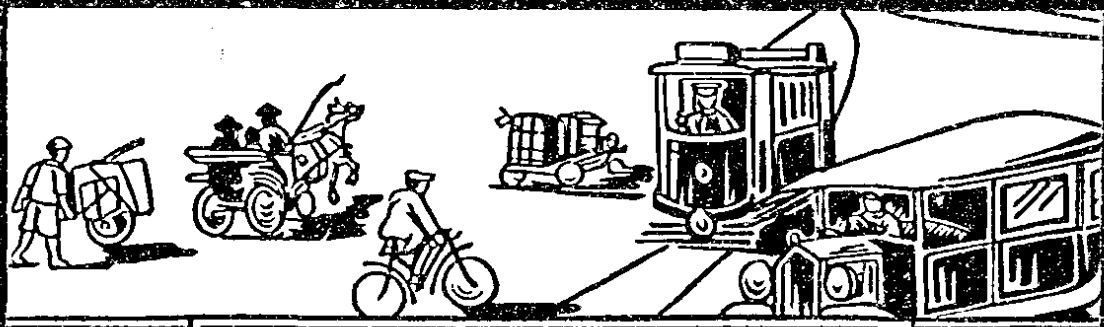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杭 州 西 湖 全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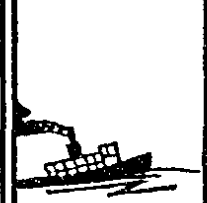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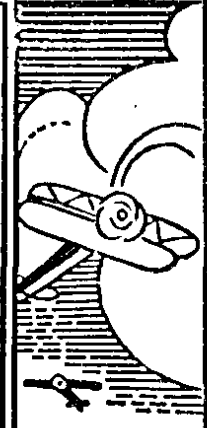
彩 印 一 幅 三 角

本 圖 係 最 近 查 繪 湖 濱 街 道 凡 山 街 道 橋 樑 不 備 者 均 經 補 充 此 圖 指 掌 瞭 如 指 掌





五



時余

國外遊記彙刊

第三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54952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七

南洋羣島遊記

馬來半島遊記

帥叔慶

大中華民國六年一月二日。應友人之電招。由滬乘法

郵船阿查斯號 *Aethos* 赴新加坡。 *Orango* 五日

抵港。乘公司輪渡上岸。到先施公司屋頂花園遊覽。旋

即下船。當日下午四時展輪。開往安南之海防。 *Hiep*

六日抵埠。以裝煤炭故。停泊二日。余上岸遊覽二

日。巡警並不索驗護照。該埠地當半熱帶。故氣候祇有

六十餘度。其道路甚修整。且兩旁徧植樹木。純係法國

氣象。道旁又有輪船出入口之揭示牌。詳載開行時日。

市政優良。不讓滬濱。商會之內。開闢佈告處一間。徧貼

報紙。歐戰圖畫。輪船火車開行時刻表。商況及地圖等

物。余至該會。按海防地圖而索驥。得至中國街一遊。購

風景片紙烟火柴等物而回。吸法國紙烟。紙灰不揚。擦

法國火柴。聲音不響。余頗好之。船於八日開行。

會安。 *Jourane* 適值天雨。故未上岸。當日下午

開行。十日抵西貢。 (安南首府) *Orango* 亦以

貨故。停泊二日。該埠緯綫較南。故氣候炎熱。余忽患牙

痛及痢症。停泊之第一日。上岸理髮。並觀活動影戲。購

風景片數事而歸。影戲開演時間約一時許。於精神上

身體上固覺有益。然影片無甚足觀。且賣價昂貴。殊於

公眾娛樂。不甚相宜。十二日乃開往新加坡。十七日抵

埠。即雇馬車赴旅店。而車夫索價至三元之多。余以碼

頭无他車故。即允之。車至半途。車夫謂余曰。入口者之

行李。例須由海關檢查。若先生肯出半元。即可免驗云。

余亦首肯之。將抵旅店時。余忽見車上貼有英文之價

目單。單上載明此係三等馬車。每小時車價六角五分。

既抵旅店。余探時表視之。計算由碼頭至旅店。不過三

十分左右。余即謂旅店主人曰。請代付車費銀六角五

分。查關費五角。車夫不肯。余告以故。彼始恍然。卒以旅

A 010129



店主人之代求。准給車費一元而去。車夫欺人。一至於此。脫非稍知英文。則喫虧又在所不免矣。旨矣哉吾友張君稱英語之為世界語也。

當日下午一時。乘輪赴馬六甲。 *Malacca* 翌晨抵埠。

乘舢板上岸。訪同學汪君企予等。詎汪君已赴新加坡。即電汪君。定翌晨乘早車到新。

晚間抵新。汪君已在火車站迎候。即同乘馬車至其寓所。

新加坡一名星洲。又名石叻。位於馬來半島南之一小島。為海峽殖民地（人皆稱之曰三州府） *Straits Settlements* 之首府。南洋之中心點也。英王派總督

駐其地。中西報紙不下十餘種。西報之最著名者為海峽時報 *Straits Times* 中報計有四。即國民日報。總

匯新報。叻報。振南報是也。國民日報為國民黨之機關報。振南報為保皇黨之機關報。兩報之論調。各貫澈其黨綱。常相水火。日報及馬來報。亦有數種。日報以南洋

日日新聞為最。鼓吹南進主義甚力。新加坡三字。在馬來語之意義為獅坡。緣開闢時。在河旁發見一獅。因以為名。

馬來半島 *Nalay Peninsula* 計分為六部。

一、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首府新加坡

Singapore

甲、新加坡州 *Singapore* 州會新加坡 *Singapore Town*.

Singapore Town.

乙、馬六甲州 *Malacca* 州會馬六甲 *Malacca Town*.

Town.

丙、檳榔嶼州 *Penang* 州會檳榔嶼 *Penang F. Town*

此外尚有特別區域三

a 大恩亭斯 *Dindings* 長官駐在地未詳

b 惠蘭斯爾 *Province Wellesle* 長官駐

在地不蘭 *Prai*

。玻璃市 *Petis* 長官駐在地甘加 *Ka*

Bar

以上三特別區域。歸海峽殖民地管轄。

二馬來聯邦。(一稱四州府) Federated Malay

States 首府吉隆坡 Kuala Lumpur

甲雪蘭莪州 Selangor 州會吉隆坡 Kuala

Lumpur

乙霹靂州 Perak 州會太平 Taiping

丙芙蓉州 Negri Sembilan 州會芙蓉 Seremban

丁彭亨州 Pahang 州會馬慶立阜 Kuala

Lips

三柔佛 Johore 首府柔佛 Johore Bahru

四丁加奴 Terengganu 首府丁加奴 Kuala Terengganu

五吉蘭丹 Kelantan 首府各打龍魯 Kota

Bahru

Bahru

Bahru

六鷄打 Kedah 首府阿拉斯打 Alor Star

馬來半島之海岸綫計有一千一百餘英里之多。其西部較東部為曲折。

馬來半島之氣候高至八十餘度。低至七十餘度。每年分為二季。三月至八月為旱季。雨水稀少。氣候燥熱。九月至翌年二月為溼季。每日下午必雨。無二三日不雨者。東部冬季之氣候較涼。因受中國寒風之所致。

土產為橡皮。椰子。咖啡。檳榔等。又有錫礦。錫及橡皮出產之價額。每年幾達數百萬萬元。一般人之生活大半繫於此。刻下面團團之資本家。均由開礦植橡而發財。

橡樹本產於南美巴西 Bahia 之巴拉 Para 地方。初由英人赴巴。收拾橡子運英。轉寄星洲。以經時太久。枯死者多。繼由新加坡植物園派人往拾。攜回試植。發育頗盛。於是廣招工人。開闢荒地。種植之。四五十年來。馬來半島所產之橡皮。占全世界產額百分之六十。且其銷路較之南美所產者為更易。緣南美工值較大。橡

皮價格較昂之故也。

馬來半島之各州。除海峽殖民地外。各有馬來王曰蘇丹。Sultan

海峽殖民地。純係殖民地性質。總督處理軍民各事。馬六甲檳榔嶼。另派省長二人管理之。

馬來聯邦。係英之保護國。其國旗為虎旗。因馬來半島為世界產虎之著名地也。新加坡總督於每州派一參政司。管理各事。

以上二部。新加坡總督於每州設一華民政務司。專管華民事務。

柔佛亦為英之保護國。其國旗為半月形。與土耳其國旗同。國王留學英國。頗英明。郵票所印之像。即國王也。鷄打丁加奴。吉蘭丹。均為英之保護國。原屬暹羅。馬來聯邦之大鐵路。Federalized Malay States Railways 由新加坡起。至暹羅之首府盤谷 Bangkok 為止。長約七百英里。偏於西部。經過柔佛馬六甲芙蓉吉隆坡

怡保 (霹靂商埠) Teluk Anson (人皆稱之曰大霹靂) 太平 (人皆稱之曰小霹靂) 不蘭。鐵路總局。設在吉隆坡。吉隆坡之車站。附設有車站旅館。建築宏麗。據云為亞洲第一。怡保車站亦如之。惟規模略小。該鐵路計有支綫十三。

新加坡總督於吉隆坡設馬來聯邦總參政司一人。管轄四州府行政機關。每年於議事廳開會一次。屆時請四州府之蘇丹蒞會。由總參政司報告全年之預算決算。實權操諸英人。蘇丹不過畫諾而已。

馬來半島計有華僑百餘萬。閩人居十分之四。粵人居十分之六。然考其二省人之南來。則閩人較為先也。馬來人之數。亦約百餘萬。試遊馬來半島各埠。商業實業。均操諸華僑之手。馬人則性情懶惰。有職業來者。祇居少數。但其生活之簡單。雖無職業。亦可以所有不動產之資。入為養生之資也。

蘭佛爾氏 Raffles 者。開闢新加坡之鼻祖。東印度公

司之書記也。英政府特於星洲之海邊製其銅像。以資紀念。查開闢星洲在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今年適值百周。

新加坡吉隆坡之博物院。及藏書樓。規模宏壯。博物院陳列馬來半島之動植礦。及各種模型。藏書樓中關於紀載馬來半島之書籍甚多。

旅居半島之日人日多一日。出版之書籍亦日多一日。反觀華僑。則紀載馬來半島各事之書。寥寥若晨星。

馬來鷄爲世界各處鷄種之純種。身軀強壯。能飛越丈餘高之牆。蓋尙含有半野性也。半島地處熱帶。鷄之發育甚速。馬來人家無不養鷄。

馬來人信奉回教。星期五爲馬來人之星期日。凡會到過。謨汗。默德。坎。慕者。必戴白帽而歸。以示榮幸。每逢新年。則數日不飲食。男女之成年者。必赴回教堂行割禮。據云。由回教師用刀割開陰莖之皮。及陰戶之唇。歷一星期即愈。馬來人視爲畢生之大事。

馬來人性甚愚。對於計算尤甚。余在柔佛麻坡。見（麻坡二字在馬來語之意義爲花故。又稱之曰花江）赴郵局購十分郵票四。四分郵票五。二分郵票四。合計銀六角八分。付以一圓待找。乃郵局執事人付余一角之紙幣十張。余詢其故。彼曰。請付余六角八分。余即付以銀七角。彼又付余銅元十枚。余即予以銅元八枚。而始畢事。以郵局之執事人尙如此。何況其他。半島之教育。以海峽殖民地爲最發達。馬來聯邦次之。柔佛又次之。丁加奴。雞打。吉蘭丹。幾無教育之可言。較之菲列賓教育之發達。不啻霄壤。蓋記者前在菲任筆政時。曾參觀馬尼拉各校也。椰樹之高者。有四五丈。採集椰子時。則攀緣而上。此本熱帶人之慣技。而近來華僑能此者日多。英國植物學家。現用特別栽培之法。使椰子樹幹不長。便於採集。且省費用。又近來馬來人常教孫升木。以採集之。椰子栽培後。經七年可收穫。

馬來人及印度人。係由未開化而至於半開化之過渡
時代之人類。故其發音。亦未達于開化之域。如讀 *Sup*
片。為 *Sup* 等。為 *Sup* 等等是也。

馬來語文甚簡易。學語言三月。即可與人交際。而文則
須六月。馬來文之出版物。寥若晨星。

馬來人之魔術。據一般人言。異常靈驗。麻坡有車夫某
甲。赴海濱洗浴。被鱷魚吞去。後其友人。屢馬來魔術家
赴海濱念咒語。念畢。鱷魚即浮出水面。遊至海濱。魔術
家取而剖之。其腹內尚有一肢云。

吉隆坡有華文報一家。曰益羣報。提倡民生主義。檳榔
嶼有華文報二家。曰光華日報。曰檳城報。其論調之水
火。亦與星州國民振南同。

華僑教育。自光復以後。蒸蒸日上。英屬華僑教育總會
設於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檳榔嶼。均設有州教育會。茲
將馬來半島校數。約記如左。

海峽殖民地

新加坡	男校十七	女校七
檳榔嶼	男校十二	女校一
馬六甲	男校一	女校一
馬來聯邦		
霹靂	男校二十三	女校一
雪蘭莪	男校三十一	女校二
彭亨	男校八	
芙蓉	男校五	
丁加奴	男校一	柔佛 男校四
吉蘭丹	男校一	雞打 男校一

馬來半島實業振興。故生計頗裕。如盜竊之案。尙少。
半島市政修明。首推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次之。柔佛
又次之。丁加奴。吉蘭丹。雞打。最下。境內馬路四通八達。
汽車自由車等。賴以交通。故雖交通不便之地。亦有馬
路可通車。較之國內北方。不啻霄壤。
半島交通事業。日形發達。馬來聯邦之大鐵路。最關重

要電報郵政所在皆有。而長距離電話尤便商人。

半島妓館林立。但隨意居住。無規定之地點。于風化不無有害。某處妓館之右。即係學校。妓女之國籍。以本國者爲多。日本者次之。

營跳舞業之馬來歌妓。人家有喜慶事。每招之來。其跳舞之態度。滯笨異常。較之歐美人。真有天壤之別。蓋其知識程度。不過如此也。

馬來聯邦鐵路之車費。頭等每人每哩一分餘。二等每人每哩七釐餘。三等每人每哩四釐。行李則免費。但無收據。若欲註冊。每件須納費一角。可得收據。大車站有寄物處。可以寄存物件。每件每日納費一角。其餘詳情。載於袖珍小冊內。各車站均有出售。每冊一角。

小汽船之船費。頭等每人每哩六分。三等每人每哩三分。

馬車之車費。二輪者雇用八小時。價洋一元五角。四輪者則需洋二元矣。

人力車有一等二等二種。一等者每小時價洋五角。每半哩價洋一角。二等者則減半之。

半島氣候。一日中有春夏二種之天氣。早晚則春秋。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則有夏季氣象。無論何人。每日必行一次或二次之冷水浴。以保健康。否則或易致病。故馬來人稱水爲神。蓋其可以保人生之安甯也。

半島各埠。華僑之俱樂部日多。而會館及書報社亦林立。故團結力尙不薄弱。惟閩粵二省人操語言至十五種之多。語言不統一。感情上不免隔閡。因此而不能結一大團體。殊有關於我中國僑人之利害。鄙意欲精強有力之團體。非提倡國語不可。

國內所用之教科書。用於南洋學校。大不適宜。若有熱心改革南洋教育者。集合同志。創設南洋編譯社於新加坡。延聘各科學家。專編南洋教科書。及各科書籍。並發行雜誌等出版物。則華僑之文化。或可由是而進也。余之主張設南洋編譯社也。純以謀進南洋華僑之文

化爲前提。今之言論。不過欲促國內外文學家科學家及華僑之注意。深願救國之士。鼓吹而提倡之。毅力而實行之。以發展僑人之教育。增進僑人之文化。是則鄙人所馨香禱祝者也。

余之南來。純爲教育事業。計在星州居二月。雪蘭義居一年。彭亨居八月。柔佛國麻坡六月。刻居雪蘭義萬前撓三育學校。

後計算。已三年於茲矣。目擊南洋華僑之出版物絕無。僅有大擬發宏願。從事於南洋之著述。現擬編譯一書。名曰「南洋概況」。

星洲概況

阮鵝洲女士

余性好遠遊。曩讀地理。聆悉南洋天氣和暖。僑民衆多。島嶼羣立。風景絕佳。余爲之欣羨不已。頗欲親臨其境。而苦無相當機會。迨畢業後。得星洲女校之聘。余卽欣然允諾。遂于民國八年九月。乘英船 (Zigzag) 遠遊于數千里之外。舶行四日而抵香港。寄旋一晝夜。香港

者。珠江之屏蔽也。四面臨水。羣山環繞。商務繁盛。人煙稠密。水則萬檣林立。輪舶密佈。山則房屋層列。自麓及巔。有鐵軌可以通車。夜間仰望。燈若明星。燦爛可觀。俯視水面。波平如鏡。燈光倒映水中。金碧輝煌。演成奇景。況若別有天地。風景幽雅。莫與比倫。前清鴉片之役。割讓于英。是故治理之權。操于他人掌中。良可痛也。舟自此開駛。越四五日而抵星洲。整裝登岸。趁車赴校。該校學生多而教員少。故余每週授課。約有二十六小時。終日碌碌。無片刻暇。任事以來。倏經數載。用將該處概況。略叙數端。

人民 星洲土人。均係馬來民族。自明時華人葉來關斯島後。華僑漸增。勢力漸大。迨西歷一千八百十九年。英人據爲領土。而向有之土民。則日就淘汰。華僑之勢力。日見衰弱。利權日被剝削。華僑以閩粵人爲最多。江蘇人則寥寥無幾。近來日僑甚多。當歐戰之際。日人藉口保護。駐有軍艦數艘。自五四運動發生後。華僑同心

協力抵制日貨。日僑商業大受影響。我閩粵僑胞。不論男女。皆勇敢剛直。耐苦忍勞。不畏艱難。勤于工作。從事商業。故商業無論大小。獲利均厚。即車夫工人。每日亦能得一二元之出息。惟星洲生活程度之高。小戶人家。每月用度。亦需四五十元。（其銀幣之價值視金鎊爲漲落）房屋租價。異常昂貴。數倍於上海。華僑富者甚多。自數百萬至數千萬不等。大半以商業起家。開礦植林。亦已致富。富人多在山上及海邊。建築西式房屋。與外人爲鄰。山不甚高。汽車可通。余在校中。每逢星期日及放假之時。學生常雇汽車。邀至其家。宴會聚談。居家每日兩餐。上午在十時左右。下午在五時左右。服飾種種不同。男子之在學界者。一律西裝。工商則多服黑色短衣。若逢新年。則止等之人。均衣長衫馬褂。女子衣服。閩粵各異。閩女崇尚奢華。喜服紅綠之衣。粵人衣尚樸素。喜衣黑白二色之服。馬來人則衣長而大。既無領。又無襟。通年赤足。食飯用手。而不用箸。（華人名之吉林

人）不服衣褲。僅以紗布圍蔽腹部而已。膚黑如炭。體瘦而矮。唇紅齒白。面有花紋。狀如泥人。驟見之殊爲驚駭。

氣候 星洲乃一小島也。屹立海中。地居熱帶。冬不寒而夏不暖。當春秋二分間。則晝熱而夜涼。過此乃仍和順。平均在攝氏八十五度左右。蓋因海洋之調劑力所致。若遇黃梅天氣。異常潮濕。易生種種疾病。天時長短。無甚差別。清晨六時而日出。晚間六時而日沒。僑民每日必須沖涼二次。當上午七時。下午三時。行之最爲相宜。否則不合衛生。

物產 土產以橡樹椰樹爲大宗。礦產以錫爲最著。海產以魚翅。海參。鮑魚。魷魚。墨魚。淡菜。花米。江瑤柱等爲最盛。水果有紅毛丹。水翁。香蕉。橙。橘。波羅蜜。甘蔗之屬。言語 星地僑民龐雜。言語彼此參差。大抵最普通者爲馬來語。（吃飯曰麥格奶西）（速行曰茄浪。喇格史。一元曰混大賴）我閩粵僑胞。不論男女。均能操習數

種語言。(馬來語。英語。閩粵語。)近年來華僑各校均設國語一科。他日回國與人交際。可無隔閡之慮矣。

據聞三月即可畢業云。僑民對於家庭教育。不甚講求。蓋皆從事工商故也。

教育 近十數年。華僑均知興學育才。為當務之急。故華僑所設之學校。男女共有三十四所。男校以華僑中學道南養正啓發各校為最優。女校以南華南洋中華華僑為最著。(均附設師範科)各校設備及教授。大抵與國內學校相同。惟各校經費。均為華僑富商所供給。組織校董。選舉總理。故治理之權。操于總理掌中。校長僅握教授機關而已。各校每逢國恥日。孔子聖誕。及國慶紀念日。均停課開會。雙十節晚間。各校學生均提燈遊行。頗足動人觀感。中外僑民。雜集道旁。華人見而鼓掌助興。外人見而嘖嘖稱善。既足以表示慶祝之熱忱。又可以引起外人之贊嘆。余謂一年之樂。無有逾于是日矣。英人學校亦甚多。學生亦頗發達。僑民子女大都讀書。即僕役亦能觀淺近書籍。馬來人亦設有學校。惟不及華校之多耳。馬來文字。與英文相似。形如蚯蚓。

星洲扼東西洋航路之咽喉。為歐亞兩洲貿易之中樞。船舶爭集。商賈輻輳。誠海外唯一之良商埠。我國最善之殖民地也。我僑胞雖久居異鄉。而其心仍拳拳于祖國。凡對於國內募捐賑饑。以及學校籌款等事項。莫不解囊樂助。就中以何仲英。陳嘉庚。張永福。陳敬賢。徐統雄。陸鶴壽諸先生。尤為熱心。華校之所以林立於星洲者。大半由諸先生之功也。去歲七月。各校均被英人註冊條例。頗為嚴厲。華僑雖屢派代表。一面與英人交涉。一面至華府求援。而終屬無效。我政府漠然不稍援助。置之不聞。袖手旁觀。坐待成敗。以為土地遼遠。鞭長莫及。內顧尚慮不周。無暇論其外事。而不知南洋羣島者。乃我南方之屏蔽。英屬華僑者。乃僑民之較有勢力者也。苟欲鞏固我南方之疆圉。則華僑之保護。宜視為當今之急務。況我僑胞。衣於斯。食於斯。生長於

斯幾乎與彼同化矣。今尙有祖國觀念者。乃教育之功也。今之教育前途。不知何若。吾國內同胞。有良策以維繫之乎。是則余所深望已。

南遊錄

林開煌

予於丁未年南遊南洋之爪哇。居其地三年。頗有閱歷。惜荷例苛。而予又爲語言不通所窘。未敢遍歷羣島。悉其內容。聊以一得之見。聞筆之於書。所記詳於爪哇。蓋予居是獨久。而餘埠特船所經過。不敢以不實不盡之說。供臆斷焉。

南洋羣島。以星加坡爲中樞。若婆羅洲。西里伯。則在星加坡之東。若蘇門答刺。則在星加坡之西。若檳榔嶼。若大小霹靂。則在星加坡之西北。爪哇則在星加坡之南。水程之距離。最遠者不出四日。故星加坡既爲南洋羣島之中樞。又爲西人東來之孔道。市面之繁盛。數倍於香港。惟其地孤懸海中。并無土產。特商業上之一大棧房。沿海風浪頗大。四面雖有山。而無環抱拱衛之勢。此

其不及香港也。英人以爲東方海軍之良港。實名不稱其實云。

星加坡之繁盛。固不待言。其教育亦頗發展。英人所開學堂。最大者曰清真書院。僑民之就學者。多至三千餘人。華僑所立道南學堂。亦尙壯碩。由此買船。三日至爪哇。

爪哇在南緯六度至九度止。經線在倫敦子午線偏東一百零六度至一百一十四度半止。全島面積。共五萬餘方哩。如鰻魚形。橫臥海洋中。海口之向北者。有四。向南者。一。西北角曰八打威。地最著名。荷之設總督駐此。爲荷屬行政之總機關。逆車曰井里汶。有荷之軍艦駐焉。中北角曰三寶壟。明三寶太監曾率艦至其地。襲執巫曾。故名。今其勝跡尙有三寶洞一所。內祀三寶君。香火極盛。予閱其碑誌。云三寶君王姓。與前代鄭和絕不相類。噫。五髯鬚杜十姨之。以訛傳訛。無識者類皆如此。亦無責焉。東北角曰泗丁抹。今爲商業之中心。三寶壟

八打威皆不及焉。向南一帶海岸線徑直。絕無佳灣良港。沿海礁石極多。風濤險惡。惟之拉雜一港。爲荷商輪所往來。由此可通奧斯達利亞。

全島分爲二十四區。內地商埠。則以梭羅日惹爲最。二大埠皆有爪哇之前王在焉。王擁虛位。荷人爲之越俎代謀。地方上布畫整齊。實爲全島冠。卽以路政論。雖星加坡尙不及。八打威三寶壟無論矣。梭羅有公園博物院等。日惹有故王之水宮。皆鉅製也。其餘八十餘埠。華人或數千或數百。分屬於二十四區。亦無不通汽車電車之轍焉。

鐵路由泗丁抹至八打威。成一直徑。幹路長六百餘哩。二日可到。枝路則離披四達。往來略便。水利則溝渠縱橫。以達於海。惟爪地無大河巨川。澗溪水流喘急。缺航運之利。荷人於山坡渠流之地。則兩旁築堤。堅實耐久。數十步卽一灣曲。狀如弓形。以殺水勢。經數灣則鑿渠較大。使水有容納。其流自緩。沿渠設閘。以便宣洩。如遇

地形陡落者。則鑿水路如梯形。使水流逐層瀉下。不至損壞隄身。荷人治水之學。爲世界所重。洵不虛也。吾國歷年水旱頻仍。死亡枕藉。議捐議賑。徒爲事後之防維。何尙不如西人之治國地也。

爪哇正當赤道之下。其天時之熱。自不必言。然較之星加坡及婆羅洲之坤甸馬乘蘇門搭刺之巴丹日麗等處。氣候猶適。沿海各埠。熱汽薰蒸。然亦不過八十八度。至內地則風和日暖。恒如閩廣之八九月。雨量平均計。常年均在二十寸以外。不減印度洋沿海一帶。蓋海風挾海洋之潮溼。以吹落於山頂。致雨自易。春季下午無日不雨。必至夜分始止。冬季少差。然從無五日不雨者。所以全島雨水充足。土脈膏腴。物產紛紜。爲馬來西亞羣島之腴壤。風則赤道以下爲無風帶。故海口終年無颶風。非如菲律賓羣島之適當風區也。惟爪地之風常含毒質。不知不覺之中。偶然感觸。卽生疾病。雖生長其地者。亦畏之如虎。惟多行冷水浴。卽可已疾病。故爪

地有風爲鬼水爲藥之謠。非虛語也。

熱帶之下。植物生長力至大且速。樹木枝葉繁茂。爲常綠樹。耕作物則產珠米。木棉。咖啡。甘蔗。烟草。椰實。檳榔。芭蕉等。動物多體格壯大而兇猛者。因其地力肥厚。一歲數穫。故產米亦多。烟草則裝運出口。製成捲煙。消售各地。爲數甚夥。華僑以此致富。十居八九焉。甘蔗可以製糖。椰實可以爲油。爲大宗之土產。巫來由人種。智識卑下。貨棄於地。不能出其所有。以售於荷人。必待華人爲之代售。而華人卽以此居間獲利。噫。人之智識相越。固如是哉。

當清嘉慶二十五年間。英人以爪哇。易馬來半島。（卽今之星加坡。檳榔嶼。及大小霹靂等埠）而荷人始得有爪哇。全島之侵略權。然斯時荷人之在爪哇。勢力固未盛也。一千八百七十年。爪哇之兩王。兄弟相閱。俱請兵於荷。荷人遂一舉而并亡之。全境盡歸於荷人之手。二十年前。始敷設鐵路。今則幹路枝路。徧全島矣。

荷人既有爪哇。於八打威。特設總督一員。以統轄全島。并控制婆羅洲。西里伯。蘇門答刺。及其餘各島。所謂荷人東方殖民地之副王。分爪島爲二十四區。區設一總長。華名呼爲柵主。如華之知府。總理一區之政。而直轄於總督。其下尙有荷官數人。巫來由官數人。巫官有統轄巫來由種人及華人。印度人之權。惟事事須稟承荷官。得荷官之訓示。巫來由官特供其指揮而已。華僑之長。最大者曰馬腰。惟八打威。泗水。抹三寶壟。蘇羅四埠。有之。次曰甲必丹。次曰公司。次曰甲頭。絲牽繩連。有條不紊。最尊之馬腰。其爵秩尙次於土酋。而對於華僑。則得有無上之權力。爲虎作倂。反噬同胞。荷人創法以斂束華人。而彼等則爲之變本加厲。且又擅作威福焉。其中固亦有深明大義者。但矢人函人。擇術一定。其居心遂不得不隨之轉移云。

爪哇兵額不可考。其提督一員。駐於馬吉壟埠。其統轄荷兵。不過三千餘人。其餘各大埠。雖有設兵。然不多也。

荷人募土人之雄健者爲兵。而兵目則皆荷人爲之。其餉精之給予。大約土人應募者。先給銀六百盾。此後入伍。每星期給銀七盾半。五年退伍。給半餉終身。而荷之兵目則四倍之。然土兵雖衣飾鮮明。槍械精利。而粗懦愚蠢。難以爲用。臨戰之際。所是恃者。惟荷兵而已。

荷人既滅爪哇。其取締前王也。則每年給俸二百四十萬盾。公費在內。仍使設官置屬。貴如王者。蓋借是以維繫人心也。王之護衛親兵數百。管隊者則用荷官。教以洋式兵操。非不步伐整齊。槍械嶄新。然所用之槍。均不準裝配子藥。特存之以耀外觀耳。爪王欲往他埠。例須向該埠荷官請一路照。荷官給照後。卽一面派兵護衛。一面知會所過別埠之荷官。妥爲照料。蓋明曰優待。實則陰防之也。路照祇用四星期之久。過期則須電請荷官。得荷官之允准。方可逗留。如未得允准。而逗留不歸。則荷官例得執王而下之於獄。科以若干日圍禁之罪。蓋平日王殿設座有二。一正一側。王坐正座。側座則荷

官坐之。名義爲降一等。然天下事有事實卽無名義。事實之不存。名義何有焉。故王若犯荷人之律例。則荷官得代表荷王而逕行其罰。爪哇之君。向日威福自尊。淫刑以逞。至荷人柄政。則一切刑律。均爲減輕。惟警察之政。則頗整齊而嚴肅。每埠監獄。動逾千人。作奸犯科者。輕則罰金。重則入獄。令嚴威重。所以道不拾遺。戶不外閉也。

荷人之徵稅於土人也。其法尙未深考。其對於華僑也。身有稅。屋有稅。器用狗馬皆有稅。身稅視其所入之多寡爲等差。房屋則十分稅二。器用如電車馬車獨脚車之類。每年均須納稅。畜狗馬亦然。所最不平者。則華僑歿後無子。家產盡數充公。夫遺產國有。固爲荷律。然非所論於僑民。我國人刑律未明。與外人交涉。動多失敗。況以海外之棲流。而對茲法網嚴密之政府。此所以動遭乾沒。多至億萬。亦無所控訴也。荷人之對待華僑。尙有路照一節。最爲野蠻。凡外國屬地登岸之時。必驗

有國家護照與否。此其通例。惟荷屬則不然。華人之登岸也。既加以極苛之驗稅。復索保人。方准居留客店。巡士隨之行。如取要犯。既詢其所往之埠。以申報於荷官。然後荷官移咨於所往之埠。該埠荷官則飭該地之馬腰甲必丹等查之。馬腰甲必丹報曰可。然後荷官以公文答覆華人。至此始得起身赴所往之埠。然歷時至少已半月矣。入境既難。出境亦大不易。出境者必先赴該地馬腰甲必丹公堂。請一踏照。申明欲由某海口往某處。一經指定。不能更換。後乃量身稱重。相度五官四肢。登載於紙。既到海口。又須呈報荷官。將此紙查驗。驗畢無訛。方另換出口文憑。可准其行。其欲由甲埠運於乙埠也。必由馬腰甲必丹呈報荷官。經兩方允准方可。其費事略如登岸入境之時。其生長該處及久客者。皆由馬腰甲必丹呈請荷官。荷官呈請總督。總督另給一照。號曰王字。有王字方為荷人。允准居留之華人。否則過六閱月。即須另請路照。不請者計日科罰。既有王字。

方可立年字。有年字。則荷屬各埠。可以隨意來往矣。然年字一年一換。非一成不變也。未有年字之人。欲由甲埠以往乙埠。則須赴荷官處請給路照。無路照隨意行動者。一經發覺。或科罰二十五盾。或入刑獄。惟所魚肉。又華人冠婚喪祭一切舉動。均須向荷官報明。蓋二十人以上之集合。即可召警兵之干涉也。荷人既得爪哇。不能用也。蓋巫來由人種。程度過卑。其居處習慣。均極污穢。歐人不能與之直接。乃假手於華人焉。華人既具有勤勉耐苦之性質。復富於冒險進取之精神。故全島之山嶽水涯。莫不有華人之車轍足跡。既收巫來由之土產。以運賣於荷人。復收荷人之製造品。以行銷於巫來由。其居間分利極厚。故三四十年前。華僑亦乎而來者。今則無不佔有中之富。而得有室家妻孥之樂。今爪哇華僑之人口。切實調查。數已七十餘萬。人多利分。計贏之利。已不如從前。即荷人之寓此。其數亦陡增數倍。珍寶廢食。勢所不免。如包辦鴉片與

舖之業。昔爲華人所專利者。今則逐漸收回自辦。又荷人既得爪哇。則視爪哇人尙爲主體。華人特爲客體。欲斂財於爪哇。當自富其民。以荷人經濟學之精。豈有不知其理。故日謀所以開通爪哇人。保護爪哇人。使之能直接與荷人交通。近日爪哇人亦自設公司。營運土貨。以行銷於荷人者。已有數家。他日若風靡而從。則吾僑民尙有立足地乎。昔日之販運。其獲利也恆一倍至二三倍。今則十分之中。略取一焉。其故非他。僑民無團結力。其收入也。惟恐貨歉而錢荒。遂競趨於高價。其賣出。惟恐錢歉而貨荒。又競趨於低價。與昔日情形。適成爲反比例。此生計所由日艱也。然華人之營業。固有煙草。椰油。蔗糖。洋貨等。如能開設公司。以求壟斷。則資本既雄。貨可由吾高下。無傾軋之患。其獲利多矣。是在開風氣而提倡者之能得其人也。

荷人寓爪哇者。設學堂甚多有官立私立兩種。八年畢業。升入中學。中學惟三寶壟八打威泗丁抹有之。十年

前不准華人入中學。卽高等小學。亦有定額。華人丁此。遂無教育之可言。數年前爪哇學務奮興。中華學堂林立。各埠華童。在荷學者。均願入中華學堂。於是荷人始慨然謀所以操吾教育權。以破壞吾教育之前途者。其用心很驚。實令人不得不慮。荷既悔從前學堂所以待華人者失之過苛。於是遂易之寬大。近日擬於各埠。備設華人學堂。科學外兼課漢文。畢業後并與以出身之路。三寶壟蘇羅有數處。已經開辦。其餘限五年一律編成。夫荷人何愛於華僑。今忽不惜巨貲。爲吾代謀教育。司馬昭之心。行路皆知矣。至於爪哇學堂。專課爪哇學生。荷人華人之貧者。亦有入學。宗旨在教以言語文法。及粗淺數學。專爲謀生奴隸而設。屬地之教育。宜如此矣。中華學堂。其創辦也。在距今十五年前。八打威首先成立。其後各埠靡然從之。前粵督岑西林派汪君鳳翔爲南洋視學員。爲之提倡一切。前江督端方橋復設暨南學堂。專課華僑子弟。於是學生之回暨南者。每年必

有數十學堂經費開辦時則視本埠之提倡他埠之樂助。至維持費皆苦無着落。一切費用。惟靠諸學費。以學費所入。抵學堂所出。必自不敷。則不得不增加學費。以爲維持。然學費增。貧者遂因以廢學。此亦學堂阻礙之一端也。

爪哇人僱值較華人爲賤。故僑童之乳母。均用爪哇人。自小習於爪語。遂有以成童之年。而尙不能通漳語廣語者。一旦教以國語。自見扞隔不入。故每級必設繙譯。然繙譯於國文國語一道。其精者又鳳毛麟角。此教授上所以難圖進步也。

爪哇巫來由種人。其風俗之侏儻奇詭。紀之實足令人發噱。因其無足研究。茲不具錄。華人之風。則雜人爪哇人華人三原素而成。一特別之觀。其居室之美。衣服之製。享用之華。一切步武荷人。至休暇之時。則略採爪哇之習。婦女平日妝服。略同爪哇。若冠婚喪葬。則必用中國儀式。雖有去國數傳。而猶操土風。不忘祖臘。我國民

保守之特質。亦大有足取也。

華人女權。較內地爲尊。而其女人亦能各事生業。自立門戶。不必依賴男子。一朝反目。訴之荷官。婚約即可立毀。迴波伯婦之歌。所以家絃而戶誦也。惟於家政學一科。則又有足取。華童孩提至於成人。飲食衣服日用一切。均出之母貲。所以華童之於母。較重於父。所謂父尊而母親云。

僑民習慣好清潔。雖婦女童稚。日必一浴。房室器具。整理必清淨。衣服必齊楚。性質直負氣。易與爲善。亦易與爲惡。其待人接物。恭敬有禮。而等威秩序。分別尤嚴。後輩在長者之前。必端拱側聽。有言必應曰唯。其有喜慶。賓朋列座。行炙斟酒。司煙執役者。均用其子弟。不需僕役。

音樂除西洋樂外。則有爪哇樂。其器具僅有金木二種。名曰扛桁。貴者價數千金。然其音微弱。聞之淒然。亡國之音也。華人宴會。必有扛桁。再佳者曰朗吟。卽加一巫

妓靚妝歌舞而耽此者或與之互舞如西俗之跳舞在座者擊掌和之其賞賚之費至少十盾

各埠均有岩孫街猶華言空地也百戲雜陳電燈如晝常年俱有電戲馬戲人戲頗足寓目荷人則盛行跳舞會電燈甫上其俱樂部處男女雜宴奏披亞那屢舞倦偕行客在旁觀之亦所不禁性尤嗜酒酒館中什八雜坐與酣以往歌唱喧呶旁若無人華人在他席雖心厭之無如何也

邇年以來軍艦數巡荷人之對華人頗相注意又學堂多設僑民之程度亦繼長增高故其對待情形較前稍爲敬禮對於爪人則呵斥之鞭扑之如驅牛馬不少憫悼優等人種戰敗劣等人種據其地奴其人亦世界之公例吾觀爪哇人不禁爲之汗流浹背矣

爪哇旅行談

李志敏譯

本篇爲日本理學士奈佐忠行氏於明治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在東京地學協會席上所講演之筆記

也。

今晚諸君聽遜鄙人蒞會將以聞爪哇之情形也然鄙人南洋旅行爲昨年事況在爪哇羈居最暫前後不過三星期自西徂東略爲涉獵所搜集材料亦無多恐不足以滿諸君意目下關於南洋之事凡百調查雜著漸由外務省陸續出版此外各種新聞亦屢屢揭載南洋羣島之事以誘導國民思想此次鄙人所演述者不過大體而已諸君若願聞其詳請俟諸異日

南洋羣島中先即蘭領印度言之（蘭領即荷蘭領土之意）自蘇門答臘而爪哇復蔓延以至新幾內亞此新幾內亞者其東方上半屬德（按今屬澳洲管理）下半屬英隣其西者曰西里伯斯曰婆羅洲其中自以爪哇爲最要然以面積論爪哇則極狹不過五萬平方哩此外各地有六十八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平方哩故爪哇面積爲極狹然人口以居爪哇者爲最衆蘭領東印度人口共三千八百萬而爪哇則有三千萬以上其

他散居各地者。猶未足八百萬。以五萬平方哩之地。而容三千萬以上之人口。不爲不稠密矣。而其原因則起於地形種種之關係。蓋爪哇多平地。且土性肥饒。檢其地質。則屬於最新之時代。多火山質。婆羅洲當別論。若自蘇門答臘以至其左近。皆火山系也。蘇門答臘已發見之火山。有九十以上。則爪哇百四十以上。火山系由西而東。蜿蜒不絕。灰土時飛。或由火山地方。逆出河流。因而土地豐沃。爪哇南方。山海銜接。若北方則平原蕩蕩。最適農耕。又其內部。常容受自山間流出之肥料。地性豐饒。此北方人口。所以較地處爲稠密也。總之爪哇有二特點。其一爲土地豐饒。其一卽多火山。成種種之形勢。景緻美麗。各地之人。多來遊眺。東方之山。其極高者。至海拔一萬二千三百尺。南洋羣島之屬於荷蘭也。爲日尙淺。然博爾提幾斯人等。入其地則最早。當千五百九十五年。頃。船舶四艘。由荷蘭到此。博爾提幾斯人等。遂振其勢力。其後東印度公司成立。一時南洋羣

島。歸其掌握。東印度公司之後。遂受荷蘭政府之監督。原來都會。本在東方安博依拿地方。千六百十九年。乃移至巴達維亞。當千八百十一年。頃。英國人曾一度到此。握有地方主權。蓋其時拿坂崙之勢力。雄振歐洲。併荷蘭爲法屬。英兵遂來南洋。攻擊蘭領各島。當時占據而支配之者。卽英國之威聲。炫赫名拉斯爾者。其人也。千八百十四年。時。荷蘭復獨立。此地遂又歸蘭領。然確實爲荷蘭屬地者。猶不若是之古也。原來爪哇附近地方。名斯拉喀爾達。久庫加喀爾達等。土人中有王。勢力根據最深。現在尙有貴族遺裔。由荷蘭政府。年年與以相當之俸給。若梭羅或久庫加等地方。卽其類也。土人之王。以其俸給。謀自衛。得養少數之軍隊。前述二地之主權。由王自行支配。荷蘭官吏。不過虛監督之位而已。梭羅王與久庫加王。曾爲反抗荷蘭。釀成戰事。故現雖名爲荷蘭政府。其實乃使王轄制土人。荷蘭政府。居中監督。卽與其直接支配土人。毋甯使其會長代治之之

爲妙。唯爪哇一隅。除梭羅。久庫加二地外。荷人置總督。有直轄之勢。此外若蘇門答臘等。皆注重酋長支配土人。荷蘭政府不直接爲之也。

梭羅與久庫加兩地土人比較爲多。頗與日本情形相類。梭羅王之出行也。亦猶日本古代之王者氣象。槍劍列於前。王則覆以寶蓋。爪哇之中。此兩地最似日本。其中等以上之人。腰間多帶短劍。有尙武風。故荷蘭對於爪哇。特定行政方針。不能以治理他處之眼光相待。

白人種一方面觀之。統爪哇雖有三千萬人口。而歐洲人不過六萬五千。其散居各島者。亦不過一萬六千人。合計全數。歐洲人八萬餘而已。荷蘭人。德意志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就中自以荷蘭人爲獨多。若支那人者。不止爪哇一方面。此外各島。亦最有勢力。大富豪所在。皆是類自祖父時代移來。多不通支那語。時以馬來語相交還。在爪哇馬特拉者。三十萬人。其他各島有二十七八萬人。蘭領印度總計不下六十萬人。雖不必皆爲

富家。然亦占大部分。懿歎盛哉。其中支那人。與普通漢族異。蓋生活狀態。儼然歐風者。頗不少也。

亞拉比亞人之居於爪哇者。二萬人。散居各島者。一萬人。亞拉比亞人在彼處亦頗有勢力。蓋宗教上之關係。然耳。謂彼處原有所溫都教者。來自印度。一時頗盛。溫都時代之寺院古跡。今日尙多存在。以石刻成種種神像。一見而知爲溫都時代之遺物。其後亞拉比亞人。闖入南洋。大改其宗旨。遂變爲崇信摩哈默特之宗教。彼處土人。常以麥加之行。爲彼一生志望。麥加爲回教發源地。受苦難。蕩家財。在所不辭。迷信如此。故亞拉比亞人最有勢力。惟其如是。彼處曆書。有普通之歐洲太陽曆。支那之陰曆。與亞拉比亞曆三種并行。此外印度人亦多移入。總之除歐洲人外。支那人。亞拉比亞人。印度人。在蘭領印度各島。最爲有力。爪哇尤甚。日本人自權力上言之。與歐人同。若自勢力上觀察。殊微弱不足數。近來日本人數。略見加增。在爪哇者五百人。蘇門

答臘五百十一人。婆羅洲之西部及東南部百九十二人。西里伯島亦有日本人足跡。西里伯之南方有馬喀沙港。對於東方之新幾內亞。成交通之中心點。其處有日本人六十七人。此則見於領事之報告。他處不詳。新幾內亞之西南方面。多產真珠或鼈甲。日本人之來此者。大約以採取真珠鼈甲爲業。有一種之見。可作扣鈕用者。日本名爲塔喀斯貝。亦產自西里伯。新幾內亞等處。頗於海產物有關係。今日本製造扣鈕。多取材於彼處。其聚集於神戶大坂者。類彼處之產物也。

爪哇氣候。以接近赤道之故。自然多熱。極寒之月。與極熱之月。其間溫度。所差無幾。極熱月之平均溫度。與極寒月之平均溫度相較。在巴達維亞地方。僅差攝氏一度。然一日之內。晝與早晚之間。大有差異。日中則暑氣酷蒸。早晚乃涼風蕭灑。巴達維亞。在極暑之月。大商店恆自日中時歇業兩句鐘。其暑氣之猛烈。概可想見矣。一年之中。分雨季與乾季。六月天氣最好。由六月至九

月。降雨不甚多。由十二月至三月。爲降雨季。夏季雨少。冬季雨多。卽降雨最多之時。僅能繼續至一句鐘以上。蓋時降時止。與他處雨季不同。氣候雖至極熱。大雨一至。爽氣頓呈。故非爲常人理想之酷熱也。然晝中太陽。殊不可當。故土人跣足而行。而頭上常披手巾等物。瘧疾與熱病。所在流行。然因之致命者甚少。與海岸接觸地方。瘧疾常有。其接於海岸者。稱舊市街。離海岸稍遠者。爲新市街。舊市街殷實繁盛。日中爲市。及入夜分。則赴新市街就寢。總督駐在之所。距海岸尤遠。由巴達維亞港。汽車須開行一句半鐘始達。由巴達維亞東行。通過巴丁地方。漸登高原。天氣頓爽。再東行則又熱。地之高下。與氣候寒暑之相關。有如是者。蘭領印度。土地豐饒。農業極發達。米年產二次。其他若砂糖。若茶。若咖啡。與其他種之農產物。不勝枚舉。例如東方之斯拉巴亞地方。砂糖出產最多。其工司有百二十八所。詳細名稱。皆見之於每年砂糖報告書。此外東

方產物。有香料胡椒。秦椒及各種藥材等。土人以米爲常食。食時用蒸氣熱之。農家則於米食之外。復食玉蜀黍。食物之副品。或野菜。或魚鳥。豚肉。爲摩哈默特教之所禁。故絕對屏棄不用。果品除椰子之外。種類尤多。早餐多食搭皮倭喀。爲一種之芋類。

南洋林業發達最盛。極目羣山。無一現童禿狀者。自新嘉坡航海南行。雖小島亦林木葱鬱。蔚然可觀。提苦之木。用以造船。初則購自暹羅。今則資於本地。又產所謂雄球拿樹者。製造規那鹽之原料。卽由其皮取之。此類生產亦極盛。

鑛物在蘭領印度。生產頗豐。尤以錫爲最著。錫山之地質。爲花岡岩。與其他之火山岩噴出之地。錫多產於其附近。然鑛脈甚少。多細碎如砂。其著名生產處。爲版喀。畢利槓及南方新凱撲。或蘇門答臘與婆羅洲之間。版喀地方。係政府所經營。畢利槓則私人公司事業。著手之初。由政府許可。而必須交納其利益之八分之五於

政府。新凱撲之錫山。現爲倫憂王所租借。而支那人對於此種事業。近頗竭力經營。錫之鑛石一部分。或混入倭耳弗拉木質。然不等之物。絕不能○，四%以上。精煉之法甚簡單。并加入鐵鉛。亦不過至金體之○，四%。石炭在爪哇。雖少有出產。然性質不良。因之鐵路。上常使用薪木。惟最急行之汽車。猶用石炭。蘇門答臘一帶。則生產優等石炭。若倭木畢令炭田。（蘇門答臘之巴單地方）灰質最少。熱量爲七千七百四十之數。煤油則產自爪哇之林般。及斯拉巴亞地方。若蘇門答臘之東方阿提耶葩林般。婆羅洲之可提。皆爲煤油生產地。煤油事業前途。甚有發達之望。彼處羅耶耳達提公司。極有勢力。此外若奪耳奪雷煤油公司。則盡人所知。卽其性質觀之。一部分似美國之貧斯耳脫尼亞（Pencilvania）油。一部分似俄羅斯油。蓋兼兩國煤油性質而有之也。惟比重稍輕。爪哇蘇門答臘油。多含有資金或燈油質。婆羅洲油則稍重。重油與蠟油生產極

多。由此觀之。頗與食斯爾脫尼亞油之性質相似。計獲有煤油採掘許可權者。在爪哇共有二十八所。

爪哇有種種製造品。或編竹。或製籠。或織物。皆極簡單者。不能造優良品。木綿織物。皆仰外國輸入。而在該島色染。至木綿之原料。仍由荷蘭及英吉利輸入。質極精緻。造成後。或可與日本品比肩。亦未可量。其色染之順序如何。卽先將外國綿布。用水洗滌。然後欲其透通也。則塗以油。少混槍秦（化學上之物品）於蠟中。以其溶開物。揮寫於綿布之上。凡塗蠟處。色皆不能染。所染者。皆其白處也。然後依次色染。各附以記號。手續繁雜。故價值亦因之高貴。頭巾者。蒙頭之物。尙白色。與日本包袱同。土人入家時。亦用巾蒙其頭。此外身體服用之物。半分異色。質極精巧。價值亦貴。又有背負之布。或負小兒。或負行李。其鎖貨亦最暢。織物自外國輸入。中有種種帶色品。至於金屬製造品。於尼凱爾加入鐵中之物。以一種之酸類造成模樣。又能以銅類鑄造花瓶等。

木貨則有種種彫刻品。磁器亦生產。惟不甚著名。總之爪哇產物。仍應以農業首屈一指也。

關於貿易各事。無多贅言。今據千九百九年之貿易表觀之。入口貨值二億八千六十四萬古爾頓。出口貨值四億五千五百九萬古爾頓。貨物輸出巨額。幾及輸入品之兩倍。檢其內容。砂糖咖啡之外。又有各種之鑛物類。與蘇門答臘煙草。來日本者。以砂糖爲最著。明治四十三年。由日本輸出至爪哇。總額三百十三萬元。由爪哇輸入日本。價額千八百八十八萬元。輸出品爲洋傘。洋火。羽二重。（一種之蠶絲織物。爲日本輸出之最要品。每年通商運命。皆視此物爲轉移。）肌衣。縮綿浴巾等。輸入品則砂糖。煤油。棉。橡皮等。

貨幣以古爾頓爲單位。當日本貨八十二錢。所取單位頗低。市場不止古爾頓之銀貨。又有爪哇銀行發出之紙幣。以廣流通之用。銀貨則僞造者甚多。雖至小之形。

亦必一一檢驗其真偽。紙幣現猶無此弊。

土人生活程度甚低。若自日本南行彼處。天氣和暖。衣服不必多備。食物以產米之故。日本人食用頗適。惟房賃稍貴。對於紳富之家。徵取尤苛。寄宿西洋人所經營之旅館。一夜宿賃並食物。費六古爾頓。約六圓之數。支那人則一夜宿賃一古爾頓。加算食物費。倍之而已。

即交通言之。由日本赴新加坡。再由新加坡換乘荷蘭船。或法蘭西船。德意志船。由新加坡至巴達維亞。約需二晝夜之久。由巴達維亞赴斯拉巴亞。汽車一日半可達。(夜分不開行)船舶航行。以斯拉巴亞為基點。由此而馬喀撒。而西里伯。或婆羅洲之東面。均有航路可通。若赴婆羅洲之彭其亞那可埠。仍以取道新加坡為便。

安汶州調查記

蔥汗

長。浪花飛濺之罅。但見婆頓之埠。聳立於迷茫隱約之間。及過務羅島 (Borob) 折而東南。暫見海靜山青之處。即荷蘭人東征之第二根據地也。數百年來英荷葡三國東洋海上權爭奪史。上有名之安汶是也。

安汶 (Amboine Ambon) 小島也。合附近諸小島稱安汶羣島。地當東經一百二十八度與南緯三度半之間。面積雖不及爪哇轄屬馬度拉島三分之一。然軍艦之輪番碇泊。不讓沙網 (Saba) 居蘇島之北端。乃海軍港也。實望嘉錫以東第一重地。查安汶之譯音不一。如阿賀衣拿。安波那。暗杯那。皆是。前臨班達海 (Banda Zee) 向西南引一直線。則為的摩爾島。東對巴布亞 (新基內亞) 西與西里伯遠峙。向北隅一羣帶水。則為蔥蔥鬱鬱之西蘭島焉。

自望嘉錫 (Macassar) 航海而東。放眼海上。天水漾

安汶氣候和暖。據荷政廳之調查。長年平均不出八十八度內外。四季微風拂拂。雖屬班達海風力最強之附近。而輪航之穩靜。宛如琉璃世界。雨量極多。驟雨一來。暑

氣全消。夜間景色清涼。與吾閩八九月相彷彿。居民從無苦暑之嘆也。

地爲 Etico Teimnor 兩半島聯成。形如鐵鉗。島上崗巒起伏。疊積隆崇。由東北而西南。有 G. Sol Houtoe 山高凡一千零二十四呎。西北有 G. Wala Wan 山。中間凹入處。水量淵深。碧波如鏡。乃來往船之舶寄碇處。其西南端建有燈臺一座。夜間光明燦燦。光可及二十七哩之遙。陸上道路。全島皆通。有三等三等之分。惟一等路尙未敷設。一等道路之預算爲五碼半。二等四碼。三等三碼。統計約三百哩。海上交通。極其便利。自此西行往望嘉錫六百哩。泗水 (Soembaja) 爪哇第一大商埠也。華僑三萬餘。一千哩。武敦 (Boton) 四百十六哩。底富 (Tibe) 百二十哩。加也里 (Kajeli) 八十哩。沙那那 (Sana) 簡那低轄地也。一百七十二哩。西南行往峇釐陵 (Boobalang) 峇里島北岸之商港。八百四十哩。安班瀾 (Amgenon) 琅博克

。西岸有海電通峇里釐陵。八百二十哩。松巴窪 (Soembowa) 在琅博克島之東。駐亞絲實玲 (官名) 出產咖啡。椰子。華僑百餘。六百一十六哩。北行往老威 (Taiwei) 屬簡那底州。下同。一百九十二哩。峇津 (Botjon) 二百四十八哩。簡那低 (Temote) 八十二哩。駐黎實憐 (州長) 有海電可通西里伯之萬鴉老。華僑數百。瓦耶武拉 (Wojobato) 四百四十八哩。牙禮拉 (Tolera) 四百二十哩。多迷羅 (Tobolo) 四百二十八哩。武利 (Boeli) 三百八十八哩。東北行蘇浪 (Sorong) 三百二十八哩。又折東行往線落可里 (Memokoeari) 五百四十四哩。瓦麗 (Waleto) 八百四十八哩。查荷屬各地之建設。無線電報。藉以互通消息者。計蘇門答臘有沙網。爪哇有巴達維亞。泗水。施廚文多 (Schoorido) 地在東爪哇北岸。與馬度拉島相對。婆羅洲有峇釐把板。在東岸。有煤油廠。打拉干 (亦在東岸小島也。有豐富之煤

油礦)的摩爾有沽邦。而摩鹿加羣島。則僅本地有焉。本島自昔本爲葡萄牙之殖民地。故葡人得販香料運往歐洲。獲莫大之利。當時荷人極羨慕之。惟未譚東航之詳細航線。卒以一艦隊橫印度洋而東。不幸全隊覆沒。越三十餘載。荷人復組織四大船艦。而以哥氏(Corke's Houthon)爲之長。由荷京亞摩士得登開航。衝長風。破怒浪。經非洲之好望角。橫印度洋。飽嘗艱困。罄十四閱月之韶光。始到巽他海峽。抵爪哇西端曼丹之海口。爲荷人入東印度羣島之紀元。於是而經界東方之基礎始定。時西歷一五九六年也。不久又有

Von Woerwijk Von Heemskerck Von Neck 等。再

由爪哇東航。以尋香料原產地爲惟一之目的者。最後竟得摩鹿加羣島。於是所得之利益。較前倍蓰。因得在附近之西蘭。安汶。務羅。及班達羣島等。採運多之數丁香。檳榔。等香料。然尙受葡人之制限。其時班達。簡那底兩處。已留駐若干商人。設立若干辦事處。向該處土人

收買蘆積。蓋所以使後來之荷蘭船。能以小數之時間。得滿載榮歸荷蘭國。故亞摩士得登之大商巨賈。咸獲極美滿之利源。而 Von Woerwijk 等之受其國人之歡迎也。自無容贅述。一六〇二年。更設立世界有名之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是荷蘭勢力。駸駸焉有一日千里之勢。遂與英人連合。擊破西葡艦隊於摩鹿加羣島之附近焉。

此後又有○人名 Von Hogen 其人者。周巡摩鹿加羣島。至安汶。得與安汶領袖面訂條約。永駐該島及附近各島之特權。而對於該島土人。有負完全保護生命財產之義務。然從此百年來所垂涎之香料問題。亦得載入條約中。而該島及附近各島之土人。從此亦得自由與荷人交易丁香及其他物產。當是時也。荷人亦已建築城郭。規模偉大。城壁崇宏。而名之曰 Kastel Von Vorne。譯其意則遠方之王宮也。而 Von Hogen 氏特派委二十七名之荷人。留駐該此。盡力以經營之。此

即荷人在東印度獲得第一次之土地權。亦即荷人確實管有該島政權之嚆矢也。

荷人既得上列之權利。設於曼丹之根據地。遂漸次移於本島。并置都督以統轄之。荷文所謂 Gouverneur

者是也。至一六〇五年間。竟用嚴苛之手段。將島中葡人盡數驅逐。而該島各領袖。胥願舉誓。決將領土交與荷人。彼得以自由管轄而指揮之。并訂約所有之香料。僅得售諸荷人所設之東印度公司。壟斷利權。斯其一也。而該公司之營業。亦以丁香。栲栳。胡椒爲目的。而此諸物。摩鹿加羣島既爲原產地。價格又受該公司之制限。自然格外低廉。多數荷人。非該公司之有關係者。亦起而私營此諸種香料之營業。越後該公司遂不能享受如前之大利益。於是該公司遂思善良之法。以挽救之一。減少丁香與栲栳之樹數。以減其出產額。二。凡有不遵該公司之營業法則者。罰以挖目之罪。此外在安汶及若干小島。得以種植丁香。萬蘭羣島。僅可栽培栲

栲。其他各島。均嚴禁栽培。其嚴苛酷罰。有如此者。自此種嚴苛政策頒行以後。士民之失業無依者。充塞途中。生靈塗炭。逃者逃。逐者逐。於是素稱黃金之香林。均成荒蕪。悽愴之景。到處皆是。

荷蘭既以無人道之苛政。施諸土人。土人遂有革命之舉。屢與該公司反抗。血戰至數年之久。始克恢復秩序。Toeloe Koboi 氏者。即革命運動之領袖也。

一六一五年之頃。英人曾一度殖民於此。然不久爲荷人所占領。而行苛酷手段。虐殺英國僑民。本島遂時爲荷屬。時爲英屬。波瀾迭起。歷史甚長。即該島人民。飽嘗艱困憔悴不堪之時代也。至一七八〇年以來。英以荷助北美叛亂爲理由。對荷宣戰。當時怪傑之拿破崙。既蹂躪歐洲。荷蘭竟爲其屈服。於是英人賴氏 (Sir S. Onford Boffes) 者。察有機可乘。乃登山渡海。而奔印度。謁總督敏氏。建議速取荷之屬地。總督嘉許之。大修戰備。一八〇一年。賴氏領戰艦九十艘。攻擊巴達維

亞。一戰成功。降荷總督。得荷地而歸英治。安汶等島。已於一七九六年先而占領之。未幾荷蘭爲法國所合併。東印度同時亦移入法人之手。而成爲法屬。繼又爲英人所占領。至一八一六年。荷蘭脫法國之羈絆而獨立。乃與英國互相提攜。於是荷屬各島。卽爲荷蘭勢力所範圍。而安汶旣復成荷屬。對香料之政策。亦復嚴加限制焉。此卽本島數百年來歷史之大概。而吾謂安汶數百年前三國在東洋海上霸權之爭奪地。亦卽荷人昔時侵略南洋之第二根據地者。蓋有故也。

瀕海口左岸。有英人所建築舊砲臺之遺址。名曰 *Victoria*。是可證明本島前曾屬隸英國焉。

行政機關。荷政府置黎寶燐 *Resident* 卽理事官。

一員。以聯絡中央。而統治安汶。西蘭。西部巴布亞。南部巴布亞。亞羅。喀噠。及打林峇計七邑。統稱爲安汶州。其次有亞絲寶玲（卽副理事官）秘書官。戶籍官各一員。戶籍官專司住民之死亡。婚嫁。家產等事。又有土

人地方審判廳。以荷人爲審判長。凡稍重大之民刑訴訟事。在此廳審判之。此外關於吾僑者。有雷玲蘭甲必丹各直接管理吾僑。而以人頭稅所收百分之八。爲其政費。此則荷人駕輕就熟之慣練政策也。武官以 *Bombardier* 爲最大。下置土兵百名鎮守之。全州人口

稀疏。平均一平方啟羅邁當。尙在一人以下。據政廳確實之調查。計歐人二千三百。華人千四百。亞刺伯九百。土人三十五萬。其他東方民族一百人。統計全屬。有三十五萬四千七百人。土人屬馬來支之阿夫能族。面黑。黝。髮短縮。性勇悍。言語與爪哇及馬來語迥異。能守規律。與西里伯之萬鴉老及的摩爾之沾那土人。同稱爲荷屬土人之先開化者。多入荷籍。得受同等之待遇。故當兵執役於外者。實繁有徒。宗基督教。原基督教。東漸時。初以摩鹿加諸島爲根據。次第傳入爪哇。西里伯。蘇門答臘諸島。而本島則又屬諸摩鹿加羣島之範圍焉。吾僑之僑居本埠者。數約六百餘人。不幸歧分兩派。來

自祖國者居半數。多業商。頗富愛國思想。埠中諸熱心家。以爲當此世界競爭之時代。非教育無由強國。乃於民國元年。公設培德學校。學生可五十名。僑生別分一派。與祖國來者之同胞。幾如冰炭。多入西籍。約占十分之七。十年來爲尤甚。醉心歐化。飲食起居。模仿西洋。交際多用巫語。已不知己身之所自來矣。其婦女喜婚荷人。其子弟多習荷文。進入中華學校者。殆如九牛之一毛。然彼等所習之荷文。並非高大宏深之學識。但求餬口足矣。其職業之高者。惟書記員及公署諸雜務耳。而於商業一途。渺無所知。埠建於灣之南岸。即 *Boero* 半島之西北境。街衢整潔。屋宇雲連。商旅輻輳。貨物山積。土人住屋多茅舍草廬。離地高數尺。物產以丁香。豆蔻爲最多。檳榔。椰干。點馬土。皮類。貝類。鹿茸等次之。尤以金簪鞋爲特色。出產品概由蘭荷公司輪船運入。望嘉錫。泗水等處。有荷立土人師範學校 (*Kweek School*)。一。自一九〇九年。起。定學生額數爲一百名。爲荷屬

各島六師範學校之一。其年限本爲六年。畢業者。今已改爲五年。凡願進此校者。須有在 *Hollonsch Inland-School* 肄業。得有四年之證書。學徒均屬土人子弟中之優秀者。每名入學。由荷政府給津貼費十盾。畢業後。有得充教員之資格焉。其次有 *Antonsche Bercendool* 學校。及其他小學校。駐教育科長一員。以統轄西里伯以東大小各島之教育事業。

埠中有識之士。憂吾僑民氣之渙散。知非團結不足以當外侮。於是有書報社之組織。

社設於培德學校內。其基本銀。概由本校總理及校董等贊助勸募。業經於去年九月十九日開成立大會。並當衆選舉孫君莊伯爲正社長。陳君雲推爲副社長焉。

二

務羅島 (*Boero*) 或譯布魯。或譯未羅。東隔馬尼龍海峽 (*S. monipo*) 而望西蘭島。面積較勿里洞 (或譯比利敦。在蘇門答臘與婆羅洲之間) 大。爲香料羣島

之一。亦即安汶州所轄極西之分一邑也。地未開拓。全島峯巒屹峙。山脈蜿蜒。尤以西岸之他馬戶山爲高。凡二一七五呎。巉岩峭立。上瀟雲霄。有湖曰 *Pono*。在島之中央。物產豐碩。沿岸一色青翠。均爲椰林。故椰干之產額特多。白樹油亦不少。餘如白藤。點馬土。鹿皮。鹿角。海參等皆有。南岸有地曰智甫。或譯底富。(*Tifoo*)。據

三

實勿羅島。或譯薩葩盧亞。或譯澀勿瀨。(*Sapanea*)

河之口。行政官有 *Postholder* 以管理之。由此汽船往安汶百二十哩。船費一等十八盾。武敦四百十六哩。一等位四十四盾。望嘉錫五百零四哩。一等位七十四盾。加伊里九十六哩。加伊里。或譯卡熱里。居島東北岸之卡熱里灣內。前後左右。孤峯突兀。形勢極佳。有英國所建舊礮臺遺址。本島向亦隸屬英國也。其東島嶼大小不一。星羅棋布。以接西蘭島之西端。其間成一海峽。曰馬尼葩。以馬尼葩島而得名。水量淵深。爲航路所必經地。建有燈臺一座。光力及二十四哩。航行者便焉。

也。駐 *Faschebber* 以治全島。往安汶凡七十六哩。

小島也。形如英文之 *H* 字。島中邱陵起伏。商埠在南岸。西隔安汶僅五十二哩。北臨西蘭海峽。距一衣帶水。而望西蘭島之阿馬灰衣。合附近之奴薩老特。(*Nossa Toet*)。哈盧卡。(*Harokoe*)。P. Molana) 等小島而稱實勿羅區。行政官有君的黎一員。註實勿羅埠。有審判廳廳長。以安汶之審判長兼充之。土人教育有 *Grasewide School* 學校。學生甚多。係荷政府所設立者。華僑數十。物產以丁香爲最多。椰干次之。交通往安汶五十二哩。萬蘭九十六哩。陸路北通 *Nolo* 南通 *Poor*。

Namlea 居加伊里之北。距離僅八哩。憑岸遠眺。屋宇

哈盧卡在實勿羅島與安汶之間。島中多山。華僑極少。物產同實勿羅。由南岸之 *Ora* 起。緣西北兩岸。有路

可抵 *Bootaline* 埠。奴薩老特在實勿羅東南。相距僅十餘哩。面積不及哈盧卡岸之半。孤峯獨峙。沿島有路可通。土人僅數千人耳。

P. Molans 狹長之小島也。在實勿羅海峽中流。住民極稀云。

四

班達海者。荷屬海中風濤之險惡者也。以班達羣島得名。班達羣島。或譯板大。或譯萬蘭。位安汶之東南。大小共九島。均為珊瑚礁所成。中以 *Banda Tonto* 為最大。居南。形屈曲如V字之左斜。萬蘭島障其北。羣島之首埠在焉。行政為分邑。註君的黎以統治之。有審判廳。同實勿羅。島周百華里。遍野綠林。概為荳蔻之樹。故荳蔻每年輸出數約百萬盾。椰干丁香等亦繁。水道分北西二口。北口有二小島障之。而成天然之裏海。其間水量極深。可碇泊巨輪。為由望嘉錫或泗水來往亞羅漢洲等處航路所必經。故航線如織。左近有古農亞比島。

上有火山。峻立高巔。凡六百五十八呎。島西有 *P. Ar* 及 *P. Boon* 等三小島。東南有 *P. Roengain* 島。各島均有山。○沿土人居之。由此往安汶百三十二哩。購賤百五十哩。泗水千零八十哩。錫江六百九十二哩。比汝百五十二哩。

五

西蘭 (*Ceram*) 或譯賽拉姆。在巴布亞之西。安汶實勿羅萬蘭諸島北方之屏障。亦即摩鹿加南部羣島中之最大者。島中山脈綿亘。邱陵起伏。如南岸之 *Piraja* 山。高達二千餘呎。河則以東部之 *Nesivere* 河為最長。住民東部均宗回教之史奴派。而語言亦較別部為差。物產有椰干。點馬土。碩莪。玳瑁。尖尾螺。鹿茸。鹿皮。鹿角。海參。海菜等。尤以椰干為最多。行政為郡。分四邑。比羅。或譯比汝。在本島西南岸之大灣內。安汶實勿羅障其前。汽舟出入稱便。由此往哇海百九十二哩。亞嗎漢七十二哩。其東大山橫亘。有高達千二百餘呎者。駐亞

絲質玲一員。以統治全島。土人入耶穌教者頗多。有荷立土人學校。

哇海一名瓦黑。居島之北岸。南負 *Moerkele* 山。高凡千八百呎。左右一帶。滿目蒼翠。概成椰林。爲島中產椰之首地。行政官駐有君的力及牙沙灰脈各一員。由此往安汶二百哩。

阿馬灰衣。或譯亞馬海。或譯亞嗎後。居南岸。其行政官有牙沙灰脈 *Wahge* 山在其西。隔岸而峙。高凡千九百呎。產椰次於哇海埠。離此東行三十二哩。有地曰達汝底埋衣。富有煤油礦。

西蘭東部。合散布東南成一直線之西蘭拉汚及俄南（格色）羣島。稱爲邑。大小約二十餘島。行政官有牙沙灰脈。

六

亞羅羣島 (*Aroe Islands*) 或譯阿盧。或譯亞汝。係荷屬東部之小島嶼。苟非產珠。斷不爲世人注目。大小

約三十島。而以 *P. Wolkan* *P. Trangsa* *P. Kobroo* 等較大。面積凡三千方哩。在巴布亞西南八十哩。南隔又亞佛拉海而望澳大利亞。合散布其西之喀噫羣島。地質上均爲珊瑚礁所結成。首埠在西北之哇馬島。名曰喀務 (*Dobo*)。或譯毒忽。住民多土番。日本人三百。華僑人數亦不少。行政爲郡。駐君的力一員。有審判廳長。以駐在官兼充。又有華人雷珍蘭。以管華僑。荷屬各地貿易表中有四百二十萬盾之貝類。亞羅海中。所產者占其大半。螺殼海參亦繁。島上多椰。巉岩層崖。罅裂處多燕表。又有霧鳥 (極樂鳥) 羽極佳。歐戰之前。優者每弋里可值千七八百盾。下者亦值三四百盾。鳥翎黃金色。可爲婦女首飾冠。銷歐美二洲。一九一三年。美政府以奢侈品宜行杜絕。遂禁阻進口。歐洲則法國人最好之云。日本人之居此者。多以拾採真珠貝類爲業。全島共有六大公司。小者不知凡幾。查最小資本須數千盾。計採集船一隻。潛水者一名。或二名。開貝者一

名。掌持繩者一名。普通水夫數名。器具須送風唧筒。送風橡皮管。冑甲。潛水衣。裏衣。靴。及其他之附屬品。且須完納採集許可稅。及採集區域借貸稅等。此種事業。爲極冒險。潛水者苟非身體健壯。不克勝任。因受海水之壓迫。屢損健康。多患麻痺症。與關節病。吾僑之業此者。數亦非尠。數年前土番變亂。吾僑被其所害者。至今宛猶未白。土番性凶惡。未開化。武器有刀。矛。弓箭。其箭之發射。頗爲精銳。交通上爲入澳大利亞航路所必經。故鱗鱗巨艦之寄泊港中者。月至少六艘。計往 Port Parry 五百四十八哩。日曜島六百三十二哩。(Port Moresby 九百八十四哩。悉尼(雪梨)二千四百哩。新金山二千九百七十六哩。

亞羅羣島與澳大利亞之間。有小島生異狀草焉。能食獸類。人因呼之曰食獸草。草狀如蘭而大。葉長丈餘。花大如盤。多鬚。中有香甜液露。味旨如酒。可供飲料。故土人以酒目之。若獸類誤觸此草。遂爲所捲。俄而衆葉環包。重重疊疊。如巨索之束縛然。雖甚猛之獅遇之。亦罕得脫者。既久。葉漸張開。而所束住之動物。血液點滴。自葉流下。久之。遂被消化於無形。云。據動物學家取而解剖之。見其草本有菓形類之小蟲。蠕蠕蠢動。寄生樹枝。動物之屬。偶然一觸。則捲而食之。如食物之入胃焉。

七

喀噫羣島 (Kei Islands) 一名羈衣。又稱怯義。散布於亞羅羣島之西。合大怯義 Great Kei 小怯義 Little Kei 等島而成。大小數十島。其中成一海峽。西則水量甚深。達六千五百零五尺。於是體地構造。島上生物之潛飛動植。東西亦多迥異。故近世地理學家。定爲澳亞二洲之分界線。行政爲邑。首埠曰廚亞老。居羣島之中央。成爲內海。交通甚便。往格色百六十哩。萬蘭二百零八哩。駐君的力一員。以統轄羣島。出產有海參。柴抽貝類等。海參乾製法。先以活海參置淡水中。煮四分至二十分鐘。因類而異。乃藏入泥沙中。去其污質。以提得至

美之味爲目的。攪動多時。性轉堅韌。卽取出乾製之日。光曬乾者爲上品。惟費時較久。倘天時不晴。且易變壞。故多以火焙烘者。然質味較遜云。換拉 (Hela) 一名尼刺特。在其東。航程可二十四哩。爲其轄埠之一。產尖尾螺海參等。往黎莽緞 (Telingsloewan) 百二十哩。萬蘭二百零八哩。

八

打林羣馬島 (Telingsloewan) 別稱知茂拉律。或譯的摩爾老特羣島。位於的摩爾之東北。亞羅羣島之西南。各島多山。以占底拿島 (Teinber Jai) 爲最大島。居中。色刺魯島次之。居其西南端。Tarat 又次之。位於東北角。餘皆彈丸小島。散布西北方。又有峇密 (Baber) 羣島 (巴拜爾) 羅列於其西。行政爲邑。有牙沙灰一員。以統治羣島。駐倭列列特埠 (Oheh) 地居占底拿島之南岸。一名三秧拉幾 (Santala) 地產椰子海參。汽船由此西南行十二哩抵換老灣埠。

居色刺魯島之東北岸。產海參貝類黃柴等。由此西行百零八哩至低八。地居峇密島之西岸。出產椰子黃柴尖尾螺等。拉栗 (Tarat) 一名黎莽緞 (勒林蠻) 簡稱禮鄰。位於羣島東北。由低八往百六十八哩。由此往亞羅百七十六哩。物產有椰子海參黃柴尖尾螺等。上紀諸埠。均有吾僑之足跡。多者十餘。少則三數不等。世人但謂凡陽光所照及處。無不有英國旗章。余則以爲海水所及處。無不有吾國之僑民也。可乎。

九

荷屬巴布亞西南部。東界英屬巴布亞。北有大山脈。由東而西。Carstensz Veak 高凡萬五千七百零六呎。Wilhelmina Peak 高凡萬五千四百二十呎。全島河流。以此部最多。西南有斐迪亨利島。住民種族複雜。有巴布亞人。乃野蠻民族。屬黑色人種。軀幹長大。皮膚黑而略帶褐色。毛髮卷縮。恰如羊毛。本島之名巴布亞者。亦此以也。其顏寬額平。眉秀而眼下垂。鼻大唇厚。顎骨

突出見者憎之。不用金銀。辟食五穀。嗜烟草成癮。得鐵器爲珍寶。好食禽獸蟲魚之肉。時亦食人。而鱷魚肉尤爲其所嗜。見鱷魚游泳於海岸淺水處。則羣趨下水以捕之。其數或七八人。或數十人不等。鱷魚力大勢猛。致傷手足。間或被所吞噬。雖有生命之虞。不顧也。既得則欣欣然有喜色。拉之出水。乃各以刀分割。提帶歸家。而生啖之。或略以火燒之。在彼等謂爲無上佳饌云。境內森林密生。富有用材木。有極樂鳥。鴨嘴獸。袋鼠。珍珠海鼠。極樂鳥。歐人名曰義鳥。或名小鳳凰。華人稱霧鳥。簡稱雀。其羽毛色澤之華麗。常鳥莫與京也。種類甚多。由雌雄及年齡之歧異。形色羽色各不相類。此鳥大如雀。尾長。羽毛異彩奇色。美麗而有光澤。性善合羣。每羣數約三四十。一鳥王統率之。鳥王較別者尤爲華美無倫。羽尾亦較他鳥爲長。王死餘衆不忍去。而常集其周圍。故歐人以義鳥稱之。其卵孵化時。以雄鳥任之。雌鳥特於休息時間爲之代替。實異於他類。雄鳥喙爪銳利。有

如戈矛。身具種種色彩。喙藍。爪紅紫。頰綠。鼻黑。翻絨。兩腋下挺生長羽。張之彷彿如錦扇。長約尺餘。歐戰前每隻值銀五六十盾。雌鳥無長羽。弋人不慕之。雌雄每會聚林樾。開翼舞鳴。聲音清越。弋者須覓土人爲引導。擊時驚飛四逸。旋復飛回原處。舞鳴如初。十不失一。有赤霧鳥。比翼鳥。亦屬此類。歐人喜用其羽毛爲裝飾品。荷政府恐其種類之滅絕。特設限制之法律。弋者須領允許狀方可。且課以重稅。一年中六閱月禁止射擊。使其種族之繁殖也。其射擊之器不一。或弓箭。或鎗炮。英屬境內厲禁射擊。違則罰金十二鎊。有琉璃鳥。野雞之一類。造巢至巨。中實多數樹葉。巢頂穿穴爲門。雌鳥由此產卵二三。然不必其母爲之孵化。俟樹葉腐敗。則溫度漸高。自能孵化也。首埠曰嗎老隔 (Marauke) 或譯馬羅基。或譯脈羅計。又因地爲新開闢。距今不過十九年。故又稱新州府。地瀕馬羅基河口而居。斐迪禮亨利島遙峙其西。水量頗深。可泊巨輪。交通上爲荷屬航路

東盡處。由此往亞羅正百哩。安汶八百三十二哩。船費往安汶一等位百三十八盾。三等位四十一盾。四方。亞羅一等位六十八盾。三等位二十盾。四方。二等位無有焉。行政爲郡。駐亞絲實珍一員。以管理一切。年俸凡九千盾。以上諸埠。船權均爲荷蘭輪船公司（俗稱小公）所專。有出產以椰子爲大宗。點嗎土亦弗少。點嗎土可造漆料。並爲各種角器之代用品。鳥羽一項。產額匪鮮。多銷歐美。以織造婦女衣帽。或裝成活動如生之標本。富家巨室。用以陳設廳堂。點綴園林。極爲燦爛奪目。

十

巴布亞西部。賤賤（*Eng Eng* 或譯僕僕）其首都也。瀕岸而居。三面負山。南臨海灣。前帶一島。形勢殊要。島名浮羅班讓。（譯意長島）上建燈塔。以便輪船之出入。光明燦爛。照及十六海里。由此開往萬蘭百八十里。安汶二百八十里。錫江八百六十四哩。泗水千二百四十哩。氣候溼熱。雨量豐沛。平野之部。常陰雲不晴。多

熱病脚氣病。極不適於衛生。而降雨之多。夜中尤甚。實殖民上一大障害也。居民土番爲多。面黑形醜。毛髮垂直。作水波狀。亦有捲縮者。其種族極爲複雜。以巴布亞人最多。爲野蠻民族。男女均裸體爲恆。惟交通稍便處。始僅以樹葉樹皮或各種介殼遮其私處。身體則施以各種彩色。以文身爲美。頂上多掛圓石以爲美觀。性慍悍好殺。多殺異類者以爲榮。所割之頭。懸諸屋房。以示威猛。或以盤貯之。任其腐爛流汁。有客至。以汁請之。謂可壯胆。又常殺豬以血塗染於額。以表同族之意。見人有異己者。則攫殺而爭啖之。婦人多缺左手中指。未知何意。但孩童等無缺指者。足知長成後始割去也。而其耳之上截。長時亦皆無有焉。多妻之風最熾。男子求婚。自彼等視之。與竊取攫奪者無異。親屬之來干涉者。則斃之以挺。女子不願。亦以挺享之。鞭笞敲扑。均當順受。無何等罪名。亦可出賣。或殺斃之。從無有人爲之保護者。以爲此固其丈夫事。與他人無涉也。常用器具多石

製。居住有地上。樹上。及水上之別。居地上者。建土屋。距地約十尺。攀繩而上。屋中分兩進。一養牲口。一作人居。牲口多猪。極污臭。居樹上者。擇高長之樹幹。就分枝處。橫施木片。作一粗糙之基。再於其上結椽及棟。而葺茅焉。居水上者。得避各種猛獸毒蟲之害。而於屋中可以捕魚。空氣流通。得殺暑氣。而又便於不潔物之排洩也。島中生物類。澳大利亞產。有霧鳥。袋鼠等動物。木材。栲栳。椰。點馬士。貝類。海參。尚有金銀。鑄物。蘊藏於巖。山谷中者。未行開採。行政上為郡。而置諸安汶州之治下。駐亞絲寶玲以指揮一切。有審判廳。廳長以亞絲寶玲兼為之云。

玲沙埠華僑之狀況

發端 蘇門答拉為世界第五大島。面積十六萬七千四百七十四英方里。與大不列顛及日本合併諸羣島之面積相埒。地廣人稀。土壤膏腴。而玲沙又為該島東部最新闢之商場。沃野千里。水土甚佳。地價極廉。實業

家大展驥足之所。農牧最適宜之區也。亟書此以供我僑胞之研求。

歷史 玲沙為荷屬蘇島亞齊府轄之一縣治也。前此以荷官之計畫疎漏。目的不定。屢經播遷。華僑頗受損失。是以發達極為遲滯。自一千九百零九年始奠定開埠於此。建築碼頭。趕造鐵路。交通既便。商務雲集。區區一隅之荒野。八年前後之暑刻。西商店由二十餘間。躍而增至二百餘。零星茅舍。變為渠渠夏屋。戲院兩座。製電磨粟諸機廠。相繼成立。苟非因數年來歐戰之影響。則進步當不止此。據當局所云。該地之交通便利。田野森林礦產均富。數十年後。當駕棉蘭而上之。非謬言也。

地理 位置在東經九十九度北緯四度之交點。該管區域約五百餘方哩。東瀕麻刺甲海峽。西接哥羅連山。南連瓜勝新邦。北連恰里。東北距檳城約十六句鐘之海程。港灣澄深。不論何時。可容巨船之出入。由碼頭達

市鎮。路程九哩。鐵軌可通。陸上交通汽車之幹路。始自本島極北之亞齊。經士吉里。司馬委。怡里。抵本埠。再南抵勿絲董。計程七百九十餘哩。自勿絲董至火水山之鐵軌。不日可相銜接。則可直達沙灣矣。鐵軌所經。馬路亦相輔並行。故道旁開闢之地。及小村市。亦漸增加。蠢惰如鹿豕之土人。現亦稍知種植矣。

政治 南洋羣島之土著。以亞齊人爲最懷悍。立國甚早。率奉回教。荷人之戰取斯土。雖已經百餘年。而叛服靡常。揭竿時聞。其蟄居深山大澤者。迄今尙未屈服。而商埠之荷人。幾乎無年不慘遭暗殺。故荷人不得不擁戴其酋長。以資鎮攝。並給其各村長。以土產稅之征收。及土地之自由權。該處荷官對待華僑之政策。似較他處略寬。蓋欲藉此以招致勤勞之華人。繁榮此寥寂之境焉。但隨身須帶居留字。越縣須領護照。及警察裁判權等例。尙未改良。（上列諸件。於爪亞島一帶。經已改訂矣。）揣其意。蓋以棉埠諸煙園苦力（俗名豬仔）

甚夥。恐被逃脫耳。將來能否禁止此損傷國體慘無人道之販賣人口惡俗與否。惟在我政府之留心。與夫國民之自覺。而運動促進此種政策之主動力。舍僑界而誰乎。黑奴之沉淪。林肯且拚命救之。況我同胞之溺此深淵。日受慘酷者。不知凡幾。吾輩又安能坐視乎。

埠況 本埠僑寓華人之丁壯。現計九百九十四名。連婦孺計之。約二千餘人。再合該屬各村市計之。總數計八千餘人。土著爲亞齊人。邇年以來。頗受馴化。大變其頑蠻之性。較北部之土民。尤爲柔順。故向來。視此爲畏途者。今已蜂擁而來。吾僑寓此。多半經營商業。事農牧者。甚爲小數。除江蘇上海之美仁公司以外。範圍皆甚狹小。工界僅有司建築土木匠。及些小半工商之店戶。並起卸之苦力而已。人力車夫。前亦有之。後以僑人相戒不坐。今已絕跡。土產以胡椒爲最多。樹膠次之。柴皮木炭藤椰之屬。又次之。餘皆零星不足數也。礦產之已開採者。祇有煤油。用自流管輸至火水山。而煉煉出口。

焉。入口貨以食料布匹爲大宗。餘如各種雜貨亦皆有之。

風教 美國人李多馬博士。曾著論謂華人足跡所至。雖窮鄉僻壤。靡不帶偶像邪魔。與之俱至。十室之邑。便有佛廟。余讀其言。嘗深嘆同胞受迷信之毒。盤入頭腦。牢不可破。乃不料今日得身履無木偶無庵廟。專制神力所不及之乾淨土。此玲沙僑界。所足以自豪。而堪爲各大埠模範者也。矧僑此之民。因不求媚鬼神。不費迷信用款。惟致力職業。專意自助。祛一切倚賴性。故其營業上之發展甚驟。居處又安。並無所謂陰魂餓鬼之糾纏。迷信之徒。其亦可以返矣。自民國紀元前二年。方君文良陳君鏡秋來此。介紹同盟會員。傳播共和種子。及辛亥八月二十七日。大同書報社。於以建設中華學校。亦接踵成立。而商場亦一律改用陽歷。自是以來。團體漸固。省界觀念亦漸除。但礙於方言不通。寸衷難達。故積習舊見。尙不能一掃而空之。實際之進步有限。人類

之希望無涯。此所以美中猶有缺陷也。而匡救之術。亦在速傳播普通國語。增長愛國熱忱而已。謂余不信。則請觀本埠學校諸生。雖閩粵參半。然因習用普通語。禁用方言之故。感情融洽。並無省界之畛隔。其效果蓋可知已。本處學校。與報社聯絡。併在一所。職員經濟。皆無區別。經費之來源。由月損貨捐兩種。月捐由各熱心家自認。年約一千盾左右。貨捐由出入口各貨。每件抽銀二仙。總計年約三千盾左右。建築費。小半由前清時預擬欲建祖師庵之公款移充。大半由於埠僑界樂捐。而校址則由荷政府贈送。計費銀八千餘盾。式爲兩層樓。下層分三間。中爲報社。左右爲課室。上分四間。爲教員書記宿舍及課室一所。後爲廚房校役室及浴所廁所。等。中隔大天井。爲女生操場。前而場地與左邊。將爲學校園。右爲操場。一切佈置。頗稱適用。惟操場尙嫌太窄耳。學生無寄宿舍。學費一概不取。民國元年開辦時。學生只三十餘名。現已增至八十六名。計五班。分爲兩級。

高等二年班十一名。國民一年班三十五名。合爲一級。國民四年班十八名。三年班九名。二年班十三名。合爲一級。教員二名。每週授課三十小時。除英文外。各科悉用普通話教授云。余此次之調查。因時間短促。無暇作詳晰之報告。拉雜書此。掛漏之處。尙且不免。遑論修詞。閱者諒之。至本埠尙有我國上海人所開之種植場。規模甚大。佔地數萬畝。樹膠椰樹蔗丕煙葉等。皆有種植。頗足供實業家參考資料焉。

亞羅亞羣島誌

邱思漢

亞羅亞羣島 (Arca Islands) 俗稱南北龜。大小約

二十島。星羅棋布於麻刺甲海峽之中。馬來半島西岸之波瑞典顯埠 (巴雙港口) 之西是也。各島之面積不一。咸屹然立於海中。石壁嶙峋。孤峯突兀。海潮遇之。波濤洶湧。中爲裏海水。量深溥。澄澈見底。遊魚歷歷可數。島中石罅。多植椰林。彷彿太平洋中之珊瑚島。其東大海中有燈塔 Oke Farthou Bank Light 爲英

屬海峽殖民地政府所建設。航線必經之要道也。此地自昔本爲班年 (地名。在蘇門答刺島東岸) 蜜來蘇丹之領域。因爭境界。釀起戰爭。後班年蘇丹爲碩頂 (Sul) 蘇丹 (碩頂地名。亦在蘇島東部。扼西亞克河中流。碩頂王國之首都也。早爲荷蘭所吞併。蘇丹僅存虛位而已) 所戰敗。遂被攘奪。而置諸蘇島東海濱省峇眼埠 (此地華僑凡一萬人多業魚。月可產數萬担) 之轄屬。然彈丸荒島。並未加以開拓。僅存海盜之窟穴耳。其間物產豐富。海中如珊瑚。花石。海參。鱉。龜。鯊魚。鯨魚等。觸目皆是。又多燕窩。年可出數千盾。石類更繁。皆花紋細皎。而有光澤者。取以磨刀。極佳。燕窩質白而潔。每兩較他埠產者價高數盾。島中雖有此莫大之利源。乃竟無人染指。近來某番人酋長向政府租借。年納相當之租金。及龜卵燕窩各若干。以爲貢品。於是會長特派番人多名。按月輪當。以收島中之利源。惟番人智識淺薄。不知所用。或因深居海中。無法收捕。遂棄

貨於地焉。

北龜島居北。爲羣島中最大者。島東巒嶂高聳。嵯峨突兀。峭峻難登。去年荷屬政府。曾建燈塔於其上。以保航行者之安全。島西地勢斜欹。沿岸白沙平鋪。蘇瓦數里。如鋪白練。此地亦即龜鼈之產卵處也。風靜波平時。見水平而龜鼈浮遊上下。數以萬計。鯨魚高噴水柱。如瀑布之懸空也。龜鼈大者重可數百斤。夜上沙坡。挖成巨窟。以數小時間而產卵。其中一窟至少一百二十枚。上覆以沙。其卵之形狀。殆如雞卵。殼軟而韌。如小皮球之失氣而不能圓者。然煮之卵白不堅。殼亦如故。亦特性也。其輸入於亞沙漠班年等處者。爲數極多。每百枚約值銀三盾。取法於天曉時。或携筐。或帶鐵鑿。循水溪行。見白沙之有異跡者。乃以鐵鑿插入。驗其有無黏痕。然後挖開白沙。人蹲沙上。拾而置諸筐中。每日一次。可得千餘枚。至二千枚不等。既畢。將卵洗滌。曝以日而藏之。可耐月餘之久。

南龜。乃合南部各小島嶼之稱。亦皆爲石質所成。小崗疊積。崎嶇峭立。石洞中或罅裂處。燕多築巢。其間。其巢即燕窩。所謂羣島產燕窩者。亦惟此耳。番人之取燕窩也。須攀登礮石中。如虎攀。如猿揉。或擢秀而難登。則攀繩以上之。狀極險。偶一不慎。則身體粉碎矣。或深入洞中。前者持炬。後者持鏟。而取燕窩。每三四月約一次焉。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七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八

南洋羣島遊記

旅行菲律賓見聞錄

拳拳

菲律賓自屬美後。極力經營。商業日盛。有東方紐約之稱。吾鄉父老。商於是者。多強予一遊。於民國三年夏。附泉廈小輪至廈門。然遊歷菲律賓。固非若遊歷英荷各屬。可以挈我良伴。鼓輪前往也。吾於未由廈起行之先。將述種種困難。爲後遊者告焉。

自禁工之例發生。凡遊美屬者。必先向華官（廈有交涉司管理此事）請給護照。送與所駐美領事簽號。如美領事以其人不合遊歷資格。則惟有望洋興嗟已耳。予費洋銀二十三元。向廈交涉司請給護照。卽往鼓浪嶼。以備美領事面問。廈門爲南洋與我國交通孔道。美屬因少華工。其工價比英荷各屬四五倍而強。故勞動工人恒有冒通商遊歷。以僥倖一試者。美領事爲慎重。

起見。多方盤詰。遇有稱文人學士者。則出題面試。彼中幕友。漢文程度。又極有限。聞曾有一孝廉。經出題面試。以體格稍形粗豪。卽疑爲勞動家假冒。而以不合格駁回。某孝廉辨無可辨。垂頭喪氣。徒呼倒運而已。予往還二次。門者皆拒以領事事忙。不獲見客。最後托某譯員周旋。始得一面。領事按護照中所填履歷職業。一一詢問。予以有畢業文憑。得免面試。不然。苟文字與諸幕友無緣。必重生一番周折矣。

由廈直達菲。有臨安泰生二汽船。予將首途時。旅客居停。爲購泰生一等艙票。該船不過三千餘噸。一等房艙共十二號。外爲大餐廳。一等搭客男女幼孩。共八十餘名。蓋搭客有新舊之別。新客如予。遊歷等是也。舊客又有工商之別。當菲屬西班牙時代之華工。至今又無自營商號。凡欲回華者。將居留字向海關換取工照。住華只限一年。過期該字卽作無效。往時祇能附三等艙。若有商號之華人。回華時給以商照。不限年月。往來自由。

且可携眷偕行。必居頭等房艙。此非美政府頗有成例也。不過船公司與旅館互相授意。自訂為不成文法。以多取利而已。（凡欲買船單。必持護照為憑。以杜偷渡之弊。故誰工誰商。皆知其詳。）以十二號之房艙。備八十餘搭客之鋪位。則其鬱逼可知。故大餐廳中之長椅。且於爭據為一席地者。船將拔錨時。搭客皆雁立左右。美領事偕醫生上船。逐名查驗身體。有無病症。三等艙之搭客。且羣驅而入浴船焉。（浴船者。乃汽船公司所備。如大杉板形。不安置機器。）舟出港後。水波不揚。海面如鏡。行二晝夜。即見乙魯羔山。（*Thosathouit*）

（*Thosathouit* 菲律賓濱北部之大山脈也）舟循山旁而行。幾成並行線。中有老於經歷者。隨處指點。如見某處燈塔。即知離岷當有幾海里。明日何時可到。某山某埠。住華僑若干。某地某社。為彼少年浪跡之所。談鋒一開。如水瀉。三峽滔滔不竭。惜皆不脫迷信範圍。全無團體思想。以數百年來華僑潛蓄之勢力。反使彼後來白人。事事駕

而上之者。不可謂非無故也。

船將入口時。距岷里吶首府四十英里之遙。有所謂月悅微里者。（*Harvey*）美政府在山旁築一防疫所。先期衛生局得屢發生鼠疫之電。凡匠船到埠。不能即時登岸。須先在防疫所中。居留五日或七日。待醫生診驗。恐帶有暴烈之百斯託種子。散布岷中也。防疫所建築於海濱。（俗謂之水厝）汽船傍岸時。凡搭客必將衣箱內所有。寫號點交船主。用蒸氣炊之。使微生蟲盡死。故搭客登岸。不能帶一絲一縷。赤條條驅入浴室洗澡。稱染文雅氣習者。無不面赤耳紅。靚為莫大恥辱。若女搭客由女醫生管轄。則不能知其究竟如何矣。防疫所之建築。空氣光線。皆甚講究。前後關大曠地。細草茵茵。圍以木欄。受禁之搭客。不能越出欄以外。周圍樹木陰翳。鳥鳴格磔。可謂洗盡俗慮。至今日旅居岷里吶首府。終日未聞車驕。馬得得。而大工廠烟筒之濃烟。瀰空氣中。回想當年（*Thosathouit*）山靜似古。日長

如年之情景。真有不可多得者也。所中搭客。醫生每日查驗身體一次。如有病者。則須再拘留調治。屆時不能隨衆登岸。行旅中無可消遣。大都三五成羣。作棉蒲之戲。叫囂終夜。必待老成者爲制止。至若有益身體上之運動或遊戲。則全不知講究。嗟哉華僑。毋怪外人之輕視也。

一星期之禁例期滿。醫生查驗訖。全數搭客。驅登小汽輪。行四點餘。抵岷里吶口岸。關員逐名點訖。并尋搜身體行李。有無私帶違禁之物。舊客以護照換取居留字。新客則必總醫生相驗。有無目痧之病。據云。此病亦傳染最易。且最劇烈。在病者平時亦不知其有無。經醫驗後。指其爲有眼痧病者。則不容一日居留。否則亦必自請入醫館調治。予先聞斯言。深爲兢兢。幸驗後給以無病証據。關員始許登岸遊歷。由厦至此。種種困難。始行告終。然亦增予閱歷不少。予將更述遊歷爲所見。聞餉我同胞焉。

當荒榛未闢。首先來此地。教土人以簡單耕種工藝。智識者。厥惟華人。故至今菲人家用器。名詞。有與漳泉語混合者甚多。使當日國家。知行殖民政策。則菲律賓。可爲今日我國之外府。然政治上之勢力。雖操自白人。而商業上之霸權。則仍操自我華人。大概此地華人商業。可以爲三等第一等者。即收買土產。輸往歐美各國。各業中之超出者。糖業爲炳記公司。木業爲吳投戈。絲業（Hollig）爲楊孫。烟草業爲林爲亨等。此十數家。皆有數百萬資本爲經營。其次則爲布業。并 *W. R. L.* 此等商業。乃販買歐美各時式貨。凡用諸物皆用之。 *Basal Atlasco*。其最著名者也。再次則爲雜貨業。七萬餘之華僑。業此者幾佔三分之二。商業既如此其盛。故如 *Rosa vestrictstool. isostrecting wssstreet* 諸街。皆純爲華人商號。一遇國家大慶典日。五色國旗。處處飄揚。慶慰其爲白人殖民地。我輩乃託人宇下者也。在昔菲人混沌未鑿。且又生長熱帶。懶於經營。全無積

蓄思想。至工商業上智識。則更毫無夢見。我華人學識上之程度。與彼固不相伯仲。惟勤儉二字。堪謂至優美之天性。故有目不識丁。無一毫憑藉。以白手造成數百萬家資。而團團作大富翁者。不乏其人。由是遂養成尊重勞動鄙薄文人之習慣。意謂滿腹經綸。在此地不過司筆札。年金數百已耳。焉有大發達之希望。某也家財百萬。某也產業雲連。皆目不識字。一若腹有詩書。反足爲發財之累。然非人教育發達。智識日進。今之視昔。幾不可以道里計。今後我華商。苟再能以目不識丁白手成家者。余則未之敢信。華僑不特勤儉爲優美之天性。且更富於冒險性。如窮鄉僻壤所居住者。皆爲半開化之民族。蠻惡之性。猶未盡除。華人之作小店經營者（發售柴米油鹽之類）以有厚利可圖。多設是地。造成富翁者有之。生命被戕者亦有之。利之所在。害且不顧。爲智爲愚。吾不敢遽下斷語矣。

三。而閩人又皆泉漳人。泉漳各鄉鎮。類多聚族而居。家人父子外。惟同姓血統之觀念。視爲最相密切。故雖族居外洋。去家千里。而木本水源。彌益關懷。由是有一姓會之組織。如吳姓爲讓德堂。黃姓爲江夏堂。施姓爲臨澗堂。林姓爲西河堂等。其族小人。稀不能自成一會者。則合數姓結爲一會。如關張趙馬則。根據於三國演義之五虎將。黃姓不與者。以堪獨樹一幟也。各一姓會。皆無擴充進步之思想。或爲發展文明之競爭。不過以彼姓如是。我姓亦當如是。爲謀相抵制之計。嗟夫。萍飄異地。何不結合一團體。亦免貽外人以散沙之譏乎。一姓會之外。有商會。爲大資本家所組成。有善舉公所。由華僑各大小商戶。每月劇金。創辦華人醫院。及諸善舉事業。他如營木業者。有木幫。營米業者。有米幫。營布業者。有布幫。大小團體。計四十餘名目。惟教育會。一年來始行成立。皆各會派員組成。專謀教育之進行。將來其惟此會。最著成效乎。後進居上。吾將拭目俟之。

商業上金錢勢力。既爲華僑所獨佔。即各會開議時發言者之價值。亦視金錢勢力爲轉移。有獨抱高超見解。自維金錢勢力。屈於末席。秘而不宣者。有登臺激昂。言驚四座。衆笑爲老生常談。即拙於金錢勢力故也。故一會之會長。必金錢勢力最厚者。所提議案。幾無不可通過。所謂議事員之名目。不過居贊成地位而已。

所謂華僑具勤儉二字之美德。不僅見諸苦力勞動。彼身擁百十萬之大資本家。一聞禮拜寺鐘響八下。即入鳥未申 *Office* 視事。至下午四點始休。在昔隸西班牙時代。更崇尚樸質。區區一白洋布襪。且視爲非份。當時有華人三付半襪之謠。即甲必丹。副甲必丹。管理華人身稅之財政官。始敢穿襪。華醫有時穿襪。有時則否。自民國成立。剪髮風行。始將舊式服制。變爲洋襪革履。然衣褲大率以白斜文布爲之。（熱帶之地長年可穿此服）而老成者已時發江河日下。習爲奢侈之歎矣。

勞働之備金。無論爲書記。爲苦力。舉其普通者言之。每年皆有千金。而食宿等費。又皆取給於店東。使稍知積蓄。大概三年即可回唐。（華人指內地皆曰唐山。歸家曰回唐）常有外地充苦力。故鄉則廣置田宅。爲長子孫計者比比也。

烟賭之禁。雷厲風行。嫖之一途。則自西班牙管轄時。甲必丹陳最戈。（華商名下。皆掇以〇〇二字。閩語譯之爲戈。尊之之詞也。）有華女不得爲娼之禁。至今華僑猶相與遵守。有欲營此業者。則羣相鄙棄。不爲社會所齒。近則日妓盛行。別營香巢於 *Saloon*。地方幽僻。樹木陰涼。有所謂美人酒樓。華人酒樓。分門分戶。黃白種之嫖客。不相混雜。夕陽西下時。車水馬龍。如入山陰道上。而珠簾閃爍。羣花列坐廳中。聽客選擇。華僑因此傾家蕩產者。亦有其人。然稍顧名譽者。則視爲畏途。較之我國繁盛商埠。以叫局逛窯。爲循例應酬者。則又略勝一籌矣。

華僑文明機關。如學校報館。十數年前。即已萌芽。因當時樸實無華。競致力於金錢界。所謂報館學校。不過偶受外界激刺。人云亦云耳。近則菲人教育進步。大有一日千里。與白人并駕齊驅之勢。我華僑稍以開通自命者。羣知優勝劣敗。不能逆此進化之潮流。於是以推廣教育相號召。一二年來。公立中西學校。日夜課學生。大形發達。成績亦佳。惜限於校地。不能多容。而籌華僑公學之計畫。遂應時而起。計建築費。認股者已二十萬金。（董其事者為華僑教育會）地址購定。不日可興工建築。校中預備組織中等商業。及高初小學各班。按學業以次遞升。校舍可容學生五百餘人。并於適中地點。并外埠各處。多設初等小學。每年經費。照所納美國營業稅。加抽百分之四。計每年可得五萬餘金。其計畫可謂遠大。華僑文明生機。其起點於此乎。

視金錢之勢力為轉移。其年齡或相伯仲。或反倒置。可不必論。此事菲俗亦極盛行。Collaoine Colladre（我之子女。拜他人為誼父母者。其相稱謂準此）之密切關係。更重於親串戚友。而各禮拜寺之僧侶。亦視此洗禮錢。為每年入款大宗。美人管轄菲律賓之政策。洵欲扶持其獨立。非如英荷對於南洋各殖民地。視為牛馬奴隸。有種種不平等待遇。其開章明義。即以擴充教育。改造菲人固有之腦筋。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以前。（菲律賓以千八百九十九年脫離西班牙）猶是狂榛時代也。今則南至蘇洛（Mindanao）北至明屹（Batavia）雖窮鄉僻壤之間。皆設立半日學校。有年齡及格之兒童而不學者。則警察入家勸導其父母。教員皆由峴里明督學局派往。以收整齊劃一之效。其教員發達如此。故雖以負販什物之小童。其英語筆算。皆甚純熟。非若前日之蠢如鹿豕矣。（聞之老於峴中者云。昔日菲人。極不知講求生計。如上

午購米二升。午餐後猶餘米三分之一。則持此餘者。換購糖品果餌。夜餐之米。待日晡時再購。算法亦不講究。百以上之乘法分法。即全茫然。使三人合賣一土產。必待華商爲之按多寡而分攤之。而華商又往往於中取贏。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行政機關最高級之官吏。本皆操自美人。自民主黨選舉得勝。菲駐美代表圭順氏 (Quinn) 日與此黨聯絡。故有鐘氏獨立議案之提出。夏里信 (Haring) 督菲之任命。夏氏排菲。大改前督福氏 (共和黨) 政策。除海關稅務司外。最高級之行政官吏。菲人居其半。美人居其半。由是美人閒散者多。一旦無可位置。至有行李蕭條。欲歸不得。窮困無聊。拍賣家器以度日者。宦海浮沉。人事滄桑。世界無論何國。固有同此浩歎者。美人經營菲島。教育而外。首重路政。鐵道線如極北之明屹 (Battlo) 在羣山重疊中。一遇殘冬。非裘不煖。昔時荒涼寂寞。爲蠻族出沒之所者。 (菲島有一種半

開化之民族名曰) Koro。一二年來。汽車直抵山麓。再進則爲摩託車路。緣險峻道。人煙叢集。中西巨商。皆爭擇地築別墅。一遇盛夏。來此地作寓公者。皆政界商界之巨子。儼有歐洲瑞士山中風味。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更舉行嘉年華會。火車費祇收半價。爲遊客之提倡。將來商業林業。定蒸蒸日上焉。

鐵路而外。爲摩託車路。凡鐵道所能到者。必另築摩託車路。幾成爲並行線。一則便利行旅之交通。一以收軍事上指臂之效果。其寓意蓋甚深也。一千九百十三年。開菲律賓物品出產會。美術品中之油漆部。繪各處道路。今昔比較。昔也羊腸。今也康莊。競爭進步之思想。令人油然而生。至若街衢中之電車馬車牛車等路。亦皆四通八達。不形擁擠。十數年來。氓希叻一隅。修築道路。費每年平均幾近五百萬。然交通既便。商業日以繁盛。地稅日以加增。間接得其利益者。其數豈勝計哉。旅行菲律賓各島。有一事最合人道主義者。則不見有

人力車之蹤跡也。聞父老云。數年前亦曾散見於各處。有一西人以傘柄擊車夫。誤傷面部。血流淋漓。全島車夫。因此罷工。相約不更作此牛馬生涯。人謂菲人團體力之堅固。予因此則與生活程度大有關係耳。

英荷各屬華商居留其地者。皆受不平等之待遇。甲必丹種種名目。即藉華人治華人之政策。而爲虎作倀者。恆假其淫威。以虐待同胞。遊泗水星洲之地。見各國之居留僑商。惟我華僑。幾與本地土人受同一之虐待。滿腔傷心。淚真堪爲彼輩一灑也。若在菲之美政府。則異是。不論爲美人。菲人。歐人。日人。華人。皆受治於同一法律之下。無所謂甲必丹制度也。（屬西班牙時。華人亦自舉甲必丹。三年一任。及美管轄。其例始除。）凡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皆受判斷於初級審判。不服則可上控。辯護士事事藉法律爲解決。故華僑與歐美人訴訟。因理直而勝。并取得賠償費者。時聞其事。即或因居留問題。（美例。凡承襲商業。須未成年時來菲。方許給以居

留字。可來往自由。華僑有以已成年。冒爲未成年者。海關管不許其居留。）亦可向地方審判廳。控告海關人員。彼亦必派員到堂對質。一若視爲尋常之事。全不因此挾恨。蓋彼視官爲國家服務。非藉官以妄作威福也。司法獨立一言。諸文明國視爲金科玉律。若美人則更能體會入微者。昔華僑中有某某兩會。積不相能。我國某領事。以其日事爭鬥。有擾亂華商秩序。密請福總督。拘會中要人。發配回華。該會不服。延請辯護士。向法院控告。非督違法。該總督自以有統治濬服全權。三數華人。擾亂地方秩序。應可自由拘配。法庭則以若有犯罪行爲。未經司法判決。可由總督自行定罪。則焉用設此法庭。兩相爭執。各訴之華盛頓政府。菲督終屈服於法庭。其尊重司法如此。故彼屈服專制政府之民族。恆願一履斯地。以吐納文明空氣也。

美人素以富聞於世界。然對於職守則甚勤。自奉則甚儉。無論爲官商各界。除休假日外。皆以每早八點入辦

事所下午五點休息。至青年美婦。步行街衢中。購買輕便物件。皆手自提攜。不藉僕婦。當夫曉鐘一動。朝曦初上。審判廳上之推事檢察。原被告之辯護士。皆與勞働工人同坐一電車中。於節儉之中。寓平等精神。曾不以此爲稍損其尊嚴。聞屬西班牙時代。一推事之排場。幾尊同神聖。非有四輪包車。前列衛兵。則不輕易出門。堂廉深遠。賄賂公行。終釀成革命風潮者。非無故也。

黃冠黃衣之警察。皆軀幹雄偉。一望而令人生畏。然惟車馬叢雜之處。散見一二。以指揮秩序。蓋彼不行站崗制度。故警察若有若無。若暗探則四處密佈。專偵察買賣違禁物。(如鴉片嗎啡等) 并刺探作奸犯科之盜賊。聞美人初治菲時。外埠盜風甚熾。劫殺掠奪案。日有數起。有數大偵探家。託爲失業美人。往外埠盜賊出沒處。開設私窩。收買贖物。由是講盜奉爲盟主。藉作護符。不二年。各盜藏匿之所。如掌上蠟紋。警兵一至。無一漏網。盜風自是少戢云。

菲律賓之民族。皆混合種也。其與西班牙混合者。俗謂之 *Mestizo*。今日在政學界負有時譽者。多屬於此輩。其與漢人混合者。俗謂之 *Mestizo*。則富有金錢之勢力。爲各埠之大地主者。其他若本地之 *Tagalog* 族。客籍之 *Visaya* 族。則膚色紅褐。智識簡單。皆作負販苦力生涯。證以優勝劣敗之公例。將日漸漸滅矣。然有一事。最增予惆悵者。吾人遊英荷各屬。凡華僑娶有胡婦之客生子。皆自認爲中華大國民。而置母族於不顧。予觀於菲律賓。則不然。則華僑客生子。皆薄父族而重母族。聞屬西班牙時代。俗侶勢力最大。其處心積慮。欲間華人與菲人之感情。并以殺華人商務上之特權。故恆對大衆。宣佈中國人種種污穢。中國人種種腐敗。中國人爲輪廻道中畜類所降生。故頭上有尾。爲此荒謬之言論。時貫輸於不識不知之腦中。遂引起菲人鄙薄華人之習慣。故雖彼客生子。明明以華人血統關係。承襲乃翁數十萬百萬千萬之產業。而圖

作大資本家。一再傳而後。即不承認爲華人。亦不屑語華語。甚且舉華人種種惡慣習以相譏笑。漢兒學得胡兒語。登上城頭罵漢兒。予誦斯言。愈望華僑擴充教育。不可稍緩矣。

鬥雞爲菲人固有習慣。美政府屢欲懸爲厲禁。因羣起反對。始訂每星期日一次。屆期鬥雞場外。車馬擁擠異常。不知者皆疑爲特別盛會。華僑勞動家。因此喪資者比比。近因美國在菲發行每日報。（該日報反對菲律賓獨立案。）譏菲地各政黨爲鬪雞政客。菲人引爲大辱。由是上流社會人士。大爲斂跡。而下流勞動家。則仍如故焉。

菲人體育發達。亦屬可駭可愕之事。春秋佳日。星期餘閒。凡廣場隙地。皆以皮球爲一運動品。（球戲以 Basketball Basket Ball 爲多數）魄體既強。自僥進取之雄心。將來國際上佔一重要地位者。皆基此體育中來。（現任夏督之言）斯言誠不誣也。彼經理皮毬業者。

亦時懸銀盃爲得勝者之紀念品。一則提倡體育。一則招徠生意。兩利兼收。計莫便於此者。

文明國民之職業。惟醫生律師。最爲高尚。蓋醫生可保衛生命。律師爲擁護法律。人民皆望而生敬。視爲有直

接關係。時勢所趨。故近來菲人畢業於醫科法科者。年

以百計。Alboroto（西班牙語）之招牌。街衢中觸

目皆是。然供過於求。又不免生優勝劣敗之公例。不得

志而困頓無聊者。亦大有人焉。自獨立案提出。熱心時

局之政客。以合全菲羣島計。凡開墾堪耕種之地。尙未

滿十分之三。天然膏腴之沃壤。棄而不闢。而糧食一道。

反坐待外地之輸入。利權外溢。何可勝言。於是籌設農

林學校於各埠。各日報雜誌。亦時以改良農業相號召。

今則農林大學畢業者。已有兩屆。種植公司。墾荒公司。

日漸擴充。其組織如此。進行而不中輟。不十年。全菲糧

食。可無仰給外地矣。

菲人好客。爲其天性。凡佳節盛會。皆喜邀集親朋。言笑

一堂晏飲之後必繼以跳舞雖鬻繩樞之人家亦時聞有 *Orgueta* (跳舞時所作之樂) 之聲。至若洗禮結婚則更視爲畢生大典。非良朋貴臨則不足以爲門閭光。且非人宴客有一奇俗。凡一份請帖必多備十份。食位蓋凡作客者多喜邀彼侶伴。聯袂偕來。藉示交情親密。恆有滿座來賓。全與主人素未謀面。必待二二三熟客一一介紹。賓主始握手問訊。交換名片。華人娶有菲婦者。中戶人家。每年宴客費亦必列爲大宗。出款云。西班牙教權最重。迷信亦最深。非人乘其遺毒。剷除未盡。各市鎮鄉村之禮拜寺。輪流慶典。幾佔全年光陰。五分之一屆期軍樂前導。高招偶像。遊行所管轄之地點。如中國閩省。每年境主都爺必出巡四境一次。藉資鎮壓者也。老婦小兒皆手燃白燭。長跪道旁。默頌聖經以祈福。紅男綠女則競尙新妝。游覽一周。卽預赴今夜親朋宴會。耗財廢時。莫此爲甚。而信教自由。美政府固不禁也。

耶穌聖誕。爲歲終令節。一星期前。凡親朋戚屬。各互送禮物。賀年之名信片。亦必於聖誕前由郵局寄呈。此二三日間。身荷皮袋。履聲囊囊之郵丁。無非爲送信忙。彼青年男女。情絲已牽。則更搜羅精緻名信片。作將來結婚紀念計。消售此項信片。亦爲年終一大宗營業。十二月三十號。爲利撒 *Jose Rizal* 紀念日。利撒生長菲島。留學歐洲。以醫科大學畢業。目擊西政府專制暴虐。民不堪命。日發揮民族民權主義。喚醒同胞。爲西政府所捕。卽以是日就義。由是革命風潮。日以磅礴。卒逐西人而謀自立。今全菲統治權。雖歸之美人。然扶助獨立之義聲。美人已宣言在前。較之屬西人時代。菲人所享受之幸福。相去已不啻霄壤。故菲人之崇拜利撒。如美人之崇拜華盛頓。紀念日百業休息。各學校。各社會。各團體。皆整隊到利撒紀念碑下。繞行一週。三色之獨立旗。沿途飄揚。(美政府特許菲人是日高飄三色獨立旗。卽革命時之旗章也。) 而乘涼地 *Shiloh* (

利撒紀念牌建築此地。車水馬龍。幾無插足之地也。十二月三十一日。菲人家庭。皆與高米烈。作送舊迎新之預備。美人在 *Lyceum* 設立公共跳舞場。無論何國士女。皆可入場跳舞。夜餐後。沿街遊人。熙熙攘攘。或爲滑稽裝束。互擲紙花。以爲樂。禮拜寺鐘響十二。則各工廠。各汽船。皆長吹汽笛。家居之兒女。亦敲動鑼鼓。喧譁叫囂之聲。至天明始止。博之老於此地者。則曰。美人治菲後。特設此制。無他。爲送舊迎新新儀注耳。嘉年華會 *Carnival* 發源於羅馬。歐洲各大都會。皆有行之。美治菲後。一九〇九年。創設於菲首府岷希納。由是年年行之。未開幕以前。先有選舉女皇之運動。 *Colisvaljeon* 會場。佈置在乘涼地 *Shim* 周圍。一英里。開幕之日。無論團體個人。皆可自由裝束。列爲游街隊。而以學校學生爲最多。皆飾爲歷史及野蠻時代人物。以博觀者之發噱。女皇乘轎與前行。各隊繼之。自開幕至閉幕。共九夜。場中羅列菲屬各地出產品。凡

屬私家奇怪人物。亦可先納租金。參與陳列。觀者必納資二角或五角不等。入嘉年華會遊觀者。人納入場券資二角。每年該會佈告。此項之收入。恒出十萬餘金。則會中盛況。可想而知。凡入會場之士女。無論爲舊識。爲新交。爲素未謀面。皆可互擲紙花。以相問訊。鬼面鬼衣之怪裝。更觸目皆是。粉墨登場。全異本來面目。華英字典譯 *Carnival* 爲聖狂節。誠哉全菲士女。如飲狂泉。此幾日中。幾若別成一世界者。（嘉年華會詳細狀況。見伍秩庸先生改輯菲律賓演賽會記。茲不更贅。）美人經營菲島。道路修整。既如上所述。又深慮商民無處消閒也。更就海邊填築乘涼地方。十數英里。關外內馬路二圈。各路可容十輛摩托車并行。中晝畦分區。遍植細草。置無數沙發椅。備遊人休憩。每當夕陽西下。軍樂悠揚。（每夜軍樂在此奏技二小時）即鞭絲帽影。男女聯翩。清風徐來。塵襟頓爽。儼然一天然公園也。利撒銅像。屹立道旁。大理石牌。高聳雲際。遊人或供獻生

花。或止步留連。無他。崇拜英雄之心。到此自覺油然而生耳。乘涼地。南爲海陸軍俱樂部。地勢清涼。建築寬敞。必海陸軍中重要人物。始有會員資格。北爲岷希納旅館。Merrimotel。美商合股開設。資本美金五十萬元。菲島中有名建築物也。在此寄宿者。多爲西來富商。樓高六層。末層佈置花園。登最高一層以遠眺。青蒼萬疊。奔赴眼底。附近之城市樓閣。皆若縮小其結構。而大工廠之煙筒。時吐濃煙。蜿蜒空際。喧譁煩惱中。乃有清曠幽澗之一境。誠不可多得也。

安知匏洛 Atipolo。距岷希納首府三十英里。羣山錯雜。古木蕭蕭。居民架木爲屋。結草爲廬。猶未脫樸樸時代也。羣村適中之點。建一禮拜寺。五六月間。每星期皆建設道場。迎神出遊。菲人華僑。或則三五成羣。或則攜眷偕行。來作此地寓公。名爲避暑場。實則一銷金窟也。蓋地處幽僻。偵探警察。皆不注意。而鴉片賭博。遂應華人菲人之需求。（菲人性極好博）而徧設各處。竹

簾草樓中。呼么喝六。拇戰猜拳。通宵達旦。聲震戶外。倦則席地爲榻。香煙吐霧。藉資消遣。外人欲知中國下流社會怪現狀。即此可爲代表矣。經營烟博營業者。名曰獨厝（華人住）。者。展拜該地禮拜寺。皆以白。此爲生活者。亦有數十家云。

是地西班牙人視爲化外。不甚經營。昔日行旅之代步。俗名老淵。Daly。純爲住番時代用品。今時猶有存者。美政府爲利便行客計。開築摩託車路。由岷希納起程。一點鐘可到火車公司。更披荆斬棘。敷設鐵路。法國人亦在山頂開設旅館。Atipol Hotel。由是時屆盛夏。華僑無大無小。咸籌一宗旅行。Atipolo。之盤費。中西上等社會人士。到彼亦有棲息地。天然之山色湖山。極堪流連。明屹 Bario。而外。堪爲首屈一指矣。菲律賓羣島。合大小百數十島而成。星羅棋布。地處熱帶。土壤肥美。天然出產物。又極豐富。以數十年美人之

極力教導。農工商業。日進未已。他日樹獨立之幟。自由之花。亦堪爲南洋各民族。放一異彩矣。予所遊之岷希納首府。不過佔全菲十分之一。他爲怡朗。Holo。宿務。Orolo。禮智。Teyto。加狗那。Cargazal。蘇祿。Sulu。亦皆有商埠。予將更邀我良朋。鼓棹一遊焉。

暑假多暇。欲避暑北方明屹。續吾舊遊。因朋儕中多有事務。欲行未果。聞南方各島。富於天然物產。亦思一往觀察。而明屹之行。漸置從緩。然南方水途遼遠。非朝發可夕至也。適舊雨吳君有三寶顏 Zailib Oailaa 之行。邀予同往。遂購船票。備行裝。再作征夫。

五月廿七號乘 *Maralanco* 汽船名 *Rollins*。頭號票五十七元五角。予與吳君同宿一房。鋪位頗寬敞。下午四點拔錨啟行。清風徐來。波平如鏡。數年帆行各處。今日可謂第一安適矣。頭號房艙中。有外國人數人。或往宿務 *Orolo* 或往三寶顏 *Zailibosjal*。予斯時忽起一舊感觸。凡由香港駛行內地。如太古輪船及海

忌利仕公司輪船。其頭號房艙。皆分爲兩截。一專寓外國人。布置招待。皆特別周到。一寓中國人。事事敷衍塞責而已。雖有時中國頭號房艙搭客過多。亦不能借寓外國人房艙。若恐中國人無福消受者。若在菲島駛往各地之輪船。中國人與外國人。皆同其優待。是豈我國洋買辦對於外國人。故行此例外巴結歟。舟中有一西班牙教士。相與問訊。彼云在閩南漳州傳教十八年。閩南方言。極爲純熟。中國書念過多年。歷史上著名人物。亦略知其大概。對於中國最近之狀況。菲島數十年來之滄桑。及現世界人士對於宗教之觀念。談鋒一開。滔滔不竭。亦可謂老於閱歷矣。舟中得此長談。頗慰寂寞。計行四十小時。即抵宿務 *Orolo*。宿務爲菲島商務之中心。與外國通商口岸之一。出產以糖爲大宗。呵馬加（蘇）椰乾次之。入口以米爲大宗。道路清潔。交通便利。住華僑三千餘人。商務上貿易華僑佔有百分之八十。以金順昌吳協珍允泉興捷勝

四商號爲最大。其餘皆經營雜貨。質言之。商務上勢力。可謂完全握於華僑手也。

該埠華僑公衆機關。有中華會館。卽商會性質。又有閱書報社。今年始建中華學校。教員三人。學生八十餘名。其經費皆由諸華僑特別捐與經常捐補助。因暑假學生皆未上課。祇觀其課室操場。種種籌備。頗爲完善。將來灌輸文明。爲僑民放一異彩者。其殆基於此歟。

有一街名中國街。商店二十餘號。其建築云在九十餘年前。純粹中國閩南小市鎮商鋪形式。聞之故老相傳。當日該埠在狂榛時代。土人居處草廬中。視此中國式之商鋪。儼若絕大建築物。曾幾何時。已在淘汰之列。可知拘守舊章。難圖存於此競爭潮流中也。外國婦女在商店中謀生計。如掌櫃抄寫招待諸職。在菲律賓中。已爲數見不鮮。若我中國婦女。一到此處。皆蟄伏樓中。不敢露面。更何論乎職業。以予所見。惟宿務某君之妻。可謂染文明風氣矣。某君熱心社會事業。其店中事務。皆

其妻代爲經理。是日予過其店。見其穿戴非婦裝束。指揮店夥。有條不紊。且善操菲島方言。某君得奔走外事。無內顧憂者。皆賴此賢內助也。

華僑疾病。大半忌食西藥。凡貧苦無依。不幸罹病。更視西人所設公衆醫院如牢獄。蓋恐死後受解剖也。由是華僑公衆醫院之事業以起。卽專收羅貧苦無依者。代爲調治。其調治之法。概用中醫。名目非不善也。然醫院以病人爲主體。首當注意者。卽在選擇醫士。華僑各處醫院。對於聘請主任醫士。皆取其月修省而肯半盡義務者。爲最合格。夫醫士以行醫爲職業。肯犧牲權利以普濟羣生者。斯人固不數觀。就使有心濟世之君子。願施術以活人。此亦當出其自己熱誠。若戀此爲鵠。幾何不濫竽充數乎。宿務華僑醫院。規模宏大。中懸胡鼎三君大像。若云辦理得法。則難言矣。

船駐宿務。不過十小時而已。匆匆行程。未得暢覽一切。甚恨事也。晚飯登船。十點拔錨起程。因是日忙碌。故十

點半時即就牀酣睡。夜夢沉沉。越早八點。即到郎望牙地矣。

郎望牙地 *Davao* 在宿務之南。亦南方一巨島也。地方寬廣。居民甚稀。無屈曲之海岸線。以泊巨艦。惟四月至九月。風平浪靜。舟楫尚可往來。過此則白浪掀天。暗礁四伏。行旅視爲畏途。故商業未盛。地方不大發達。該地住華僑四百餘人。雜貨商店三十餘號。出產物糖爲大宗。椰乾次之。華僑收買土產。運到岷希納 *Mindanao* 卽由岷希納購買米糧雜貨。運往該埠。以應土人需用。其貿易主權。咸執自華人之手。其公共機關。爲閱書報社。每星期皆有演說。對於國事。甚爲注意。寄身數千里蠻荒中。猶眷眷不忘宗邦。雖謂我國民無國家思想哉。

美政府在該處各鄉村。開設初等學校。以培養國民。幾於無處無之。華僑子弟入其中肄業者亦多。教員則皆由岷希納督學局派充。今日土人稍知講生計者。不可

謂非得教育效果也。

十二點鐘。船欲拔錨起程。午飯後急登舟。行一晝夜。卽徐循棉蘭光 *Medan* 山脈而行。羣山在目。滿望青蒼。自然之生氣。洵足以爽朗襟懷。幾忘却海行苦也。卅一號清早八點。船抵三寶顏 *Solo* 棉蘭光爲菲律賓南方之一省。三寶顏卽其首府也。是地羣山重疊。皆爲參天之古木。所佔據一絕大森林之區域。菲島將來一大富源也。美政府近始注意及此。省長設於三寶顏。民政廳。裁判廳。警察。稅關。市政局。各機關。整頓皆臻完備。又有官產局。專辦理開墾事務。其屬於人民公共事業。有菜市。有醫院。有公園。街衢清潔。公衆衛生。亦甚講究。電燈局已從事植杆架綫。自來水亦將安置鐵管。一年後必更有大進步也。

鐵道。電車路。雖未萌芽。然道路修整。摩托車亦可以四通八達。絕無阻隘之患。披榛斬棘。變蠻荒爲文明。美人可謂善於經營矣。然可耕之地。其開闢者。尙未達百分

之五也。

棉蘭羌省一帶。其司法行政各機關。美人雖設官分治。然不過握其大綱而已。其條分縷析。土人各自爲政。猶戴會長性質。其地民族甚爲複雜。大別之有三。曰土番。Nativo 曰摩洛。Moros 曰樹紋絡。Sulhalos 土番。即半開化之民族。其婚喪禮節。事事模仿文明制度。安居有廬舍。蔽體有衣裳。死後有棺木。結婚則入禮拜堂。一二優秀者。且知出洋留學。以開通自命。其會長名雷示林。Luis 爲華僑林勇之客生子。故猶襲父姓。三寶顏之土番。皆歸彼管轄。而受監督於棉蘭羌省長。我華僑皆呼之爲三寶顏王。彼雖含有中國血統。然不諳華語。生平亦未受中國教育。且諱言彼爲中國人。與華僑感情甚薄。月俸彬銀伍百元。因交遊甚廣。用度闊綽。故入不敷出。恒藉其父遺產以自給。

摩洛。居處皆在水邊。依海爲生活。惟遷徙無定。儼若部落時代。其裝束與土番絕殊。男女五六歲時。猶一種不

掛皮膚黧黑。成人者下體惟圍以短布。上體則暴露。日中婦人服制。與男子略同。面上好傅白粉。畫濃眉。兩牙黑如漆。因檳榔不離口故也。見生人則走匿樹後。或舉物自蔽其體。蓋相形見絀。勢所不免。其猶知人世間有所謂羞恥也。

所謂半開化之土番。婚嫁概重自由。行一夫一妻之神怪制度。若摩洛則男婚女嫁。皆憑媒妁爲介紹。聘金亦爭長論短。如購物品。新婚之夜。新娘之母。當隨女到男家。留宿帳外。迨至夜闌人靜。必聞帳內呼阿母……岳母……之聲。其母始退出戶外。謂一對小夫妻。已承認爲配偶。外家擔保之責任。從此釋其仔肩。若無此種呼聲。則其女必非完璧。明早即賦他離矣。不幸女已無母。不知此項差事。將以何人代庖也。

其稍稱富厚者。亦廣納姬妾。以分任職業。蓋彼視蓄姬妾。若僱傭性質。爲表示其富厚。甚有一夫而御數妻。夫死則瓜分其家財。另擇配偶。親族中所不能過問。較賣

履分香之故事。更爲直截簡當。彼處民族。無論爲土番。爲摩洛。爲樹敏洛。皆極看重中國人。以其多財善賈。聞深山窮谷中之土人。有見中國人而羅拜者。此予未目見也。有友人引余及吳君入摩洛社。其會長欣然出迎。引觀各處草舍。架竹爲樑。草覆其上。內容高僅及頂。日用器具。亦甚簡單。當稻田收穫時。鑿木爲臼。削木爲杵。置粟其中。人手一杵以舂之。家無爐灶。飢時斬巨竹一節。置米并水其中。塞以竹葉。拾野草殘枝。燃火燒之。其火煌煌。不頃刻而飯成矣。或包以芭蕉葉。亦可代竹節之用。想彼渾渾噩噩。猶未知鐵之用途也。

人死不用棺槨。用白布緊繫其屍。埋之山穴中。以石子及砂土填平之。培植草木於其上。親屬時往葬處展拜。冀其默佑。

樹敏洛。居處皆在山中。故俗呼曰山番。其生活狀態。較摩洛爲進步。據故老流傳。謂樹敏洛乃中國混血種。五百餘年前。中國人航行南洋各處。船遭颶風。漂流至此。

糧食既盡。方向又迷。生還無望。不得已暫寓此間。日與土人習熟。遂與番女結褵。後遂漸繁殖。竟成今日之樹敏洛民族。斯說雖不可據爲鐵證。然其身材面相。并頭髮目珠。皆酷肖中國人。不過皮膚受日光薰灼。稍帶褐色。惜我國古時。無小說大家。表揚其事。不然。所謂荒島漂流記諸冒險小說。歐人或將譯自東方也。

山番與華僑。感情極厚。時有往來酬酢諸事。予等由友人介紹。入山番社。樹木陰翳。雞犬相聞。男女下身穿短褲。足不着履。或露上體而不穿衣。其會長聞予等至。甚表歡迎。引坐竹樓中。命小孩往山中呼其妻。俄頃五六婦人。牽手齊來。始知會長亦多妻也。或炊飯。或殺雞。先以雞子咖啡。Coffee。款客。予等山行半日。正患飢渴。略飲咖啡。剝食雞子。甚覺適口。惟見樓之四周。皆圍以三尺高下之瓷甕。予怪而問之。始知山番以瓷甕爲惟一貴重品。噫。世界各處。習俗之嗜好。可謂無奇不有矣。且視瓷甕之多寡。即可相其資產之有無。而瓷甕尤以

五色參差者爲貴。華僑中以販賣瓷甕起家者比比也。其婚姻之禮節。與摩洛相同。惟納采之日。必以瓷甕八個爲聘禮。若無瓷甕。卽不得娶妻。瓷甕以外。又以二十五彬元爲保證金。苟他日夫厭棄糟糠。欲求離異。則此二十五元。必爲女家所取消。若婦不甘貧賤。亦有要求離異之權。此二十五元。必仍奉還夫家。或且加給息金焉。飯既成熟。山肴野蔌。雜然前陳。不用刀叉。以手代箸。未幾。出一圓口短甕。各人前放一中空之小簾。主人去甕口之封。則藏釀貯滿。各人以簾之一端入甕。一端就口吸飲。其味清涼。若我中國紹興酒。其製酒之法。以薏米精參雜貯甕中。另以白米製柚鋪置其上。後引入清水。覆以青草。四十日後。卽可饗客。飲後再加以清水。直至酒味淡薄而後已。然非有嘉賓戾止。則無此盛設。予等今日得享此口福。不可謂非意外遭逢。

無處販賣。恒就其地焚之。以作肥料。不論爲春季爲秋季。以粟或玉蜀黍種之地中。亦不必再專耕耘。坐待三四月後。卽可收穫。予見其一芭蕉樹。高不滿五尺。樹上所結果實。有香蕉三百餘顆。其重量母幹幾不能載。椰子亦最易繁殖。培植四五年後。卽可得利。其椰園謂之椰社。華僑久居其地者。常廣僱土人。伐木闢地。種植椰子。計每株年可生利三四元。使種千株之椰子。其資不過幾百元。四五年後。卽可建竹樓於椰社中。家人父子。不事生計。坐待收穫。在此青山碧水間。長享清閒幸福。雖南面無此樂矣。彼菲人近亦師此意而行之。故近來椰乾出產。日有進步。予等乘涼車遊於沿海一帶。幾四小時之久。載道濃陰。無非得椰樹之餘蔭。友人隨處指而相告曰。某也三寶顏王父遺產也。某也華僑某富翁新購之椰社也。幾若嘆賞不置者。

海物亦盛。摩洛卽依此爲生活。一小洋。可購七八寸長之魚七八尾。供過於求。或曝爲魚乾。輸往他處。日人在

是地捕魚爲業者甚衆。美政府惡其擅厚利。且奪土人生計也。故與訂限制之條約。真珠之出產。幾隨處皆有。摩洛不知其爲珍貴品也。恒以賤價求售。聞嘗持有直徑尺餘之貝殼。呈美潤之光澤。真珠卽附着於殼壁。其所兌換者。不過米一斗雜物數事而已。日本人以採珠爲業者。有二百餘人。其賤者售之華僑。其稍珍貴者。皆運往日本云。

綜之是地農業。漁業。森林業。畜牧業。皆可經營。誠天然無盡之寶藏。徒以土人不識。猶在草昧時代。且椰風橫雨中。生計充裕。家無凍餒之憂。腦筋中祇知得過且過。何由生未來之遠謀。彼白人非不思。敢此寶藏也。然華人旣禁。以歐美人士程度之高尙。對此開墾事業。謀畫指導則有餘。忍勞耐苦則不足。此黃金秘庫。所以猶封禁未盡開也。

三寶顏駐華僑七千餘人。幾駕宿務而倍之。然商業不發達。在華僑中首稱巨擘者。爲石君。石君亦泉人。十餘

歲浪跡是邦。現年五十餘。計惟少時回國一次。令親戚已半就凋零。在顏地與番女結婚。生殖子女甚多。皆操番語。習俗禮節。如該處土人。卽石君亦幾與同化。腦筋中祖國觀念。諒如電光石火。少閃卽熄。是地華僑公共事業。皆望石君出爲提倡。其如石君厭聞外事。何故商會。學校。醫院。全未着手經營。惟有說書報社。爲一線文明生機而已。且其地所駐華僑。過半數爲走客。吾將一述走客行路難。俾天涯遊子。同洒一掬傷心淚也。

菲律賓自經美人管轄後。援引禁工例。惟舊有之華工。始得居留。後者旣難爲繼。則所居留之華工。備值逐漸高增。普通概算。年有一千金以上。漳泉各處。實業不發達。出產物亦甚缺乏。國民生計。日以凋敝。見夫小呂宋客（漳泉俗語）華屋良田。誇耀親朋。彼亦猶是一勞勸家耳。何渡此一衣帶水。卽無異登仙。菲律賓其殆一黃金窟。俯拾卽是乎。由是百端計劃。爲暗渡之舉。或則假充水手。或則埋藏煤船。以達其目的。

凡廈門或香港駛往菲律賓之輪船。啓行時。須請該地所駐領事。查驗搭客及船中人員若干。電達海關。船已到地。其搭客。海關以小輪船載到水厝。（華僑俗稱）逐名查對像片。以護照換給居留字。其船中人員。入口及出口時。皆有點驗。其始走客。或有藏匿船中。俟夜間人靜。始駕小舟登岸。後爲偵探查悉。故外埠船到地時。水上警察。日夜巡邏。一以防禁走漏違禁物。一以稽察走客。其貨箱或煤艙。皆派員詳細查察。走客或欲避一時耳目。埋藏煤堆中。悶結而死者。亦不乏人。故能達其目的者。十無一二。於是改換方針。冒險而走。三寶顏。予友張君。亦過來人之一。爲予述其經歷如左。（以下皆張君之言）

予以一九〇五年。向福州領事請給通商護照。一經登岸。即取得居留字據。（禁華工條例官商遊歷。教員學生不禁在內）但初到。商情未諳。祇得依人門戶。作書記以謀生。二年後。予家有信促

予歸。斯時條例。凡以通商資格來。者。回唐時。須已成立商號。始肯給以出口護照。（現時此例已除）而商號必先向政府存案。非可張冠李戴。予既無可設法。遂匆匆回國。

家事擱擋既畢。予又作出洋之想。初來廈門。欲假充水手。蓋予本有居留字據。但能登岸。即不費事。而船中辦事人。向予索費四百金。予無以應。遂與二三鄉人。預計走三寶顏以入口。先到香港。適香港直達仙打根 *Salt Town* 之輪船已開。在旅館坐候一星期。抑鬱莫可名狀。由香港船行五日。始到仙打根。予所搭者爲三等船。

仙打根 *Salt Town* 南洋英領之一。在北婆羅洲之東。一通商口岸也。距三寶顏有二三百海里。水程。大火輪二十餘點鐘可到。每星期皆有客貨往還。予等既爲走客。何福得附此等輪船。蓋三寶顏美關稽查外埠來往輪船之嚴厲。猶無殊於暹

希納也。予到仙打根。暫寄身旅館。旅館爲廈人所設。似專辦理走客手續者。（四五年來走客平均年有五六百）寓中先有十餘人在。皆與予等同志。天涯行客。得此知己。未免意外親熱。旅館主謂予等曰。近日走客日多。即在仙打根。美國亦佈滿偵探。從事暗察。無事以少出門爲佳。嗟夫。予等勞勩家耳。卽到非島。猶必用盡汗血。始換得金錢。何乃比之國家。當恐慌時代。防範革命黨人。更爲周密。美人何太不憚煩乎。

三日後。旅館主告予。一切佈置。皆已周到。每人向英屬地政府領取探木字據。（英領土人。可給領字據。向棉蘭羌一帶探木。惟有限定日期。不得逾越。）卽預備在仙打根爲美探破獲之抵塞者。客頭包船費及伙食費三十元。以今夜首途。予亦不知以何船行也。是夜十點飽食後。同伴者十二人。由客頭一人。帶予等下船。向海岸偏僻處進行。將

近海灘。泥水阻焉。予乃脫履而行。巨沙刺入足底。痛不成步。徒行百餘碼。則一獨木小舟在焉。舟長約二丈。深闊皆三尺餘。船首安置淡水一巨甕。舟首尾左右舷水平線上。各橫插二小竹。縱縛一巨竹。離舷二尺餘。以備風浪大時。不使傾覆。二摩洛張席大之草帆以待。予駭然曰。駕此小舟。以乘長風破駭浪。其不葬身魚腹者幾希。客頭笑曰。月來由此等船渡登彼岸。已有數百。予欲待萬餘噸之大輪船。安坐頭等艙。恐此非其時矣。予見同行者皆無異言。且思離家將近一月。費用亦已告盡。親朋皆以滿載榮歸爲預祝。豈有自此折回之理。不冒險亦不成爲丈夫。遂決意登船。坐此船底。僅足屈身而臥。欸乃一聲。此獨木小舟。遂放乎中流。同行者皆默默無聲。蓋守客頭之命令。恐偵探追跡而至也。

舟行三點餘。泊一小島之下。以待天明。舟小人滿。

路一轉身。舟卽傾斜。同行中皆互相問里貫家屬。以度此沉沉之光陰。五點後天色微明。客頭餉子等以乾饌。舟再鼓楫前進。是日風浪不驚。海面微有皺紋。海鷗出沒無定。遊魚時呼氣水百。一幅絕妙天然畫圖。予默計此行雖屬冒險。誠擴充眼界不少。惟屈坐舟中。不能起行散步。甚爲抑鬱耳。二晝夜後。至一小島。島周三英里餘。產龜甚盛。俗名之曰龜嶼。船到此處。裝置淡水。予等登岸一行。藉運動氣血。島之中有草屋三四。摩洛五六人。華僑一。寄居是島。以捕龜卵爲業。海邊荒島。居民絕無。我華僑竟敢以孑然一身。與全未開化之摩洛結伴。冒險爲其天然性歟。抑逼於生計也。

本來從仙打根走三寶顏者。皆由蘇洛 *Solo* 登岸。予是行適因蘇洛佈滿偵探。一二月來。破獲走客不少。故客頭改變方針。欲直走三寶顏。水程較遠。且非熟路。予等聽其獨議。獨斷。全不知有所爭執。舟行龜嶼後。海中濃霧重重。幸予所坐者。爲獨木舟。觸礁遇險之事。可不必慮。及濃霧散後。西北風又起。驚濤怒潮。競立排擊。我舟因其勢。以起落正爲落葉。因狂風而飛舞。渺滄海之一粟。哀我生之須臾。此二語可爲予當日大寫真也。

迨風浪稍靜。方向旣迷。舟中又無指南針。乃依星斗之位置。再駛回龜嶼。登岸與是地華人相晤。始知予等往還。已經過五日夜矣。

斯時全舟之人。皆無一萌退志。蓋身旣投入艱難旋渦中。愈不能半途而廢。舟再出龜嶼後。萬里汪洋。茫無涯涘。百餘碼外。時見大魚出沒。就目力所及。測之。或三四丈。或五六丈。怒吼之聲。有如牛喘。以予舟與比較。所謂大魚吞舟者。斯卽足以當之。摩洛謂此種大魚。數見不鮮。彼現身水面。頭倒插入水中者。卽禮拜天神之形式也。然大風雨恐又將至矣。予深笑其愚。而又恐其後言。或中。是夜三

更後。天黑如墨。大風忽起。細雨霏霏。天明雨勢更大。公衆以一張破帆爲禦雨具。二摩洛則直立雨中。若將以雨代冷水浴。此皆爲菲律賓普通民族習慣。不特摩洛然也。未幾布帆溼透。乃去之。共露坐雨中。備極艱辛。莫可名狀。同行有某君。年四十餘。深恨此行爲債家所逼。致蹈此險。時發切齒之聲。幾欲手刃債家而甘心。予曰。勉之。菲律賓濱在望矣。使他日面團團作富家翁時。恐將感彼不置。衆人皆笑。夜來風雨旣過。舟中水積盈尺。衆人以手擲水向船外。始稍可屈身假寐。幸從此風雨不再肆威。而太陽當空。炎烈異常。脫去衣服。蒙於頭上。呼吸始稍自由。不然。腦血。慙矣。嗟夫。以一葉扁舟。徜徉於青天碧海。生死之念。早已置之度外。惟飢則食。臥則倦。亦不知何日可到。似覺萬念都灰。一日。客頭拍手曰。此燈塔出現。距三寶顏祇半日程。予等聞言。正爲哥倫布航行大洋西。忽見草根

菓實自水面來。皆精神活潑。得意洋洋。客頭曰。此行本預算六天。或七天可到。因大霧所迷。致多逗留海面五天。予等航海未慣。在予視之。此行無所謂危險。預計天晚從僻處登岸。予等恨不早揮太陽使西落。屆時方傍岸。忽聞岸上有大聲呼。似爲美人口氣。而革履聲。囊。漸逼漸近。噫。偵探來矣。客頭急揮予等蜷伏舟中。予曰。醜婦難免見翁姑。旣被破獲。按律發配回唐而已。并非宣布死刑。再鬱臥舟中。不且悶死乎。予方挺身而立。二偵探既至。以巨掌強按予肩。使伏舟中。若恐再爲他人見者。客頭與密議十分鐘餘。授百二十元之銀幣。偵探始去。登岸後。客頭導予等行五六英里。宿某華僑商店內。該店東爲予近鄉人。他鄉舊雨。異常親熱。予對鏡自顧。形容枯槁。衣服襤褸不堪。大異本來面目。默默計十五日海程。有如隔世。予深服客頭之經歷深。全未見其稍變常度。是夜困倦

既極友不成。寐休息三天。附汽船來。岷希納後。聞同行中有大病者。幸不致命。予體魄素健。自經此行。亦日就衰耗。嗟夫。金錢勞人。人自勞乎。（張君之言至此止）

然以予所聞。從仙打根走三寶顏。或在多雨之期。則更艱辛萬狀。故有一登岸即發劇病。無親族為照料。鄰身異域者。往往而有。有時行至半途。淡水蟹為風浪衝破。則以衣袖作盃。迎雨水解渴。或長途無雨。口渴淡不堪。則行皮膚吸水法。以衣服浸海水。然後穿於身上。飲料如此。食物缺乏。更可想見。近有走客劫擄王爺船一事。述之亦堪發劇。

閩南風俗。迷信最深。一遇時疫盛行。不從衛生上着意改良。各鄉恒有男巫。乩童。任意造謠。謂今年玉皇大帝。派某王爺為代表。巡視下界各地方。名曰代天巡狩。各鄉人口。常減若干。某處鼠疫發作。死人如麻。即某王爺駐蹕時也。此等無稽之談。不特鄉愚為其

所欺。即在中流社會。或讀書講學者。亦不敢有持異議。於是羣扶都主。或社公為主人。另闢行台。肆筵設席。以犒勞之。犒勞既畢。則造紙船。或布船。或木船。（此等區別。視其鄉貧富。與人口多寡。并死亡劇烈與否而定。）送王爺游行他處。為布船紙船。則船中器具。皆以紙布為之。如為木船。則一切應用之需。如柴米淡水。指南針。事事皆備。山居之鄉。則以火焚化之。濱海之鄉。則送往海中。任其漂流。船中一絲一毫。生人不得妄取。恐干王爺之怒。則性命在俄頃間也。南洋若新加坡。仙打根。諸華島。雖日吸文明空氣。仍未改故鄉陋習。犒王送船之事。每年或間年行之。有載仙打根走客之獨木舟。駛至中流。淡水食物。皆為狂波捲送海底。舟人已一日夜不飲不食。自計必作海中餓殍。葬身魚腹。乃於絕處逢生。見水平線上有點黑影。急駛往就之。則彩船也。（閩俗呼王爺船為彩船）衆急登其上。搬運柴米淡水。飲食之料。既備。

舟中人賴以不死。使果神有靈也。亦可謂具濟世婆心。不專若世俗所傳。以滅人口爲主義矣。彼等他日滿載而歸。不知如何烹羊餼羔。以答神庥也。（華僑回家時。以發財爲天所賜。皆有謝天盛舉。）

駐三寶顏之華僑。據最近調查。無居留字據者。有四千餘人。美政府近來對於此等走客。（無居留字據者。俗皆呼之曰走客。）另定辦法。一經查獲。罰款二十五元。則不驅逐回華。惟准予駐三寶顏。不許轉徙他埠。其無款者。則罰作苦工四個月。推美人之用心。蓋以棉蘭羌一帶。天然膏腴之地。全未開闢。將利用華人作先鋒隊。無如華人之走此路者。勞勸工人。佔其多數。此輩腦筋簡單。焉有聯合團體。從事開墾之能力。且既到此地。卽謀購換客生子之字據。（凡華僑客生子。皆另有字據。出入口可以自由。長居是邦。不欲轉往他國。則居留字之有無。不甚關係。走客恒向本人購買。以襲其名。）備往岷希納等處經營。然

客生子之字據。本極有限。又甚居奇。故不得不暫依人門戶。以待時機。後來者既日以多。則供過於求。備值自日以跌落。祇求衣食有賴而已。發財之宏願。則暫埋沒腦海中。俟之異日。所幸新晉江木廠開辦。華僑始多一謀生路也。

新晉江距三寶顏。小輪船行十點鐘可到。屬於棉蘭羌之一部。新晉江何以名。福建晉江吳克誠君所經營而名也。該地爲一大森林。本無居人。惟有少數摩洛。寄居沿海一帶。捕魚爲業。吳君世營木業於岷希納。爲華僑中富有新思想之人物。久有擴充木業之計畫。適南方各地。美政府許人斬伐材木。以便後來耕種。吳君遂躬赴是地。考察一切。當時惟一華人老於是地者相隨。夜則寄居摩洛草屋中。佩巨斧以護身。日則以摩洛爲鄉導。披荆入山。查察該地所產木料甚富。且合時用。歸岷後。招集五十萬股本。與政府訂二十年開採專利。且可繼續。政府祇取發售木料

之營業稅而已。隨向美國購辦最新式斬木機器。築造碼頭。爲泊巨船。時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事也。予與吳君過其地。其木廠依山面海。改造碼頭。同時可容三巨艦。以運載木料出口。就海濱爲屯木場。以便搬運。由碼頭行百餘碼。有高二層洋樓。卽其辦事所。距辦事二百餘碼。安置斬木機器。牆壁上摹寫大字曰新晉江鋸廠。CITI Kolgasa Mill 工人往深山砍木。用水牛。或用輕便鐵路。運到廠中。欲裁成爲鐵路枕木。爲家用棟樑。或其他有用材料。皆用汽機剪製。木料一到廠內。其移徙行動。皆用機力。不用人工。其運動之神速。在外國人到此參觀者。皆嘖嘖稱道。不置。棉蘭羌一帶。在美人合資開設木廠十餘處。以新晉江爲最出色。現役華工一千五百餘。日木工四百餘。該地土著二千餘。各有工頭爲督率。并建宿舍。爲傭工棲宿。按部就班。不相混處。夜來華工宿舍中。時聞簫絃之聲。不覺鄉思重繞腦際矣。計每日可栽

成之木料十萬餘尺。香廣廈門等處。皆設售木廠。經美國工程師試驗。謂該廠所出之木料。甚合鐵路枕木之用。其進步之速。一日千里。華僑合資事業。其卽於此肇其基乎。

濱海一帶。又最宜畜牧。吳君相擇水草最富之地。圍以木柵。周四五里。購牛種百餘頭。放置其中。以生以殖。將來亦一大利源也。

三寶顏之南。爲蘇綠。亦非屬地。予未到其地。聞華僑云。其蘇丹有統治全埠之權。美人初來菲時。對於南方未開化之民族。恐其聚衆反抗。先從蘇祿登岸。師英國治仙打根之故智。與蘇丹訂立條約。每月與養老金五百元。蘇洛全埠統治權。歸美人代理。而蘇丹之爲蘇丹。仍無失其尊嚴。故今日猶行此制度。未廢。

蘇丹好賭。且好中國式之賭法。華僑常合資與對場。蘇丹十賭九輸。輸必盡興而後快。苟彼未盡興。遽告

中止。則深恨其人無良。終身不再與賭。是亦蠻族中一趣聞也。

住新晉江一星期。暑假已過。吳君職業所逼。遂與附輪回岷。計此行旅費百五十元。而增予閱歷不少。其組合公司。從事開墾。此等計畫。時現諸腦海。不置云。

小呂宋遊記

雲 漱

小呂宋卽菲律賓。Philippine。位臺灣之南。屬亞細亞洲。島嶼林立。故名羣島。首府曰岷希納。Manila。

自經美人管轄。年舉行嘉年華會。Carnival。舊友吳君。邀予往是海一遊。吳君僑居彼處有年。風土民情。甚爲熟識。予久懷岷山中之行。今藉彼良朋。示我周行。欣幸奚似。遂備行裝。籌旅費。計日首途。

民國四年十二月一號。赴安海。(閩南市鎮)有小輪直達廈門。船長不過五丈。闊二丈有餘。聞經廈門洋關規定。祇許其載客八十。(廈門往來內地輪船。皆掛外國旗。洋關有干涉之權。)今載客二百以外。則其鬱逼

可知。後來者無位可坐。據一立足地而已。計廈門小輪常川走安海者。共有五船。旅客往還。平均日有四百。近并合爲一大同盟。日以一船輪流往還。每日所得載資。五船均分。一履船中。卽有一種污穢之氣。逼人欲嘔。不知經幾個月。不事掃除矣。自予航行各處。最令人困厭生畏者。莫如坐此安廈小輪。蓋船小人多。搭客又多。數泉南下流社會人。任意吐唾。沿途喧譁。其船中一般輿論。不侈談械鬪。卽誇張迎神。耳目所觸者。無非齷齪空氣。幸惟四小時之水程。然此四小時中。比四日更難過矣。

船既入港。船主囑無坐位搭客。蜷伏船中。蓋恐洋關查驗。以載客多受罰也。無何碧眼紫髮之關員至。略一巡視。卽點首簽字。由是諸杉板蠶集船邊。以渡搭客登岸。廈門划杉板載客。爲陳吳紀三大姓專利。他人不許插足。辛亥之秋。因爭載搭客。大起械鬥。斃擊數命。鉛丸落日本駐廈之戰艦。日人向廈道嚴重交涉。官吏大起恐

憤始強爲調和息事。聽其各據碼頭。如提督渡頭。打鐵路頭。海關等。皆其勢力範圍。划杉板人。又皆蠻惡異常。一語不合。卽攘臂用武。同舟有一搭客。不堪其欺凌。報以惡聲。卽以手中竹篙。爲當頭一棒。且言欲推沉水中。以同伴力勸而後止。異鄉客人。惟有忍氣吞聲。何處鳴其不平。計由小輪載到碼頭。不過百餘碼。每人一角。行李多者。另外加貼。若遇風雨。或上燈時。則載費由其任意規定。搭客所不能爭論。到碼頭時。搬運行李入客棧。亦爲三大姓獨佔權利。每件近則半角。遠則一角。搭客不能自己攜帶。廈門爲通商口岸。駐是地之官廳。有道尹。有知事。有警察。有兵隊。乃任若輩如此橫行。曾不爲稍事整飭。豈真積重難返歟。

駐廈旅館一宿。該旅館專招呼來往小呂宋之華僑。俗呼曰呂宋館。有七十餘所。經理者泉人爲多。凡旅客往。帳一切盤費。當之百五十餘元。皆歸旅館代理。到帳後。始寄還。不立字據。全憑信用。經營此項生意者。至少必

有五萬元資本。近因歐戰影響。帳中生計退落。旅客一去。爽約不還者亦多。旅館遂大受打擊矣。

越早八點後。往廈交涉司處。請給護照。署中人謂去年嘉年華會開幕。美政府欲收羅中國物產與會。故對於中國人士。願往參觀者。極悉歡迎。帳督於廣州廈門諸處。發付特別護照。美領事稍爲詢問年歲貫籍。卽簽號准行。全不留難。計去年華人到帳參觀者。有五百餘人。護照中限定四個月。卽當離帳。乃屆期不還者。猶有百餘人。多半經營勞動職業。海關查悉。請警察爲驅逐。此百餘人中。有二十餘人。合請辯護士向法院提起訴訟。謂來時既特別歡迎。去時乃用驅逐手段。爲東道者。不應如是。且彼視察各處風景。其興未盡。不遑歸也。裁判官不欲強究。准予再留。如是可謂賓主之間。大起衝突。故今年帳中海關。電達駐廈領事。請其對於參觀嘉年華會之華人。當嚴爲取締云云。

予進謁交涉員。重申請給護照之議。交涉員視予身格

行動。有合參觀資格。遂許爲辦照。送交美領事。越二日也。

予渡鼓浪嶼。赴美領事署。以備領事詢問。門者告以領事無暇。次日再往。又告以無暇。予曰。敢問何時有暇。門者瞋目曰。此問非予所能答。僅報到二次。便如許著急。呂宋豈易行耶。噫。我國通商口岸。普通社會。恒視洋人若神聖。受其僱傭者。更爲意氣揚揚。不可響邇。此閩人卽足代表一切矣。予歸後。乃託某君向領事先容。見面時畧問數語。予學幾句粗淺英語。遂於此時一試。領事以予非勞動家。循例簽字。至此小呂宋之行。始可決定。廈門直達小呂宋。前有二汽船。船主爲英國某公司。自歐戰開始。卽調一船駛行別埠。僅有一船。何日啟行。遙無定。乃預計迂道香港。予以往來於香港汕頭廈門福州者。爲德忌利仕輪船。三等客艙。甚爲寬敞。且由廈至香。不過四十餘小時。頭等艙索價三十元。予嫌其貴。遂決計附三等艙行。豈料爲惜幾十元。幾惹一場大病。敢告旅行人。寧可節省衣食。斷不可吝此頭號房艙費。

登船後。三號客艙。搭客無多。予與吳君同據二席地方。自幸籌劃得法。金錢不投之虛牝。四點既屆。拔錨啓行。臥閱小說。以資消遣。未幾沉沉睡去。天明。汕頭至矣。諸杉板。彙集船邊。各苦力上船。爭搬運行李。叫囂之聲。耳鼓爲震。予等將舖蓋包好。放置於行李箱上。而以之代椅。遇有欲強搬運下小船者。搖手堅拒而已。諸苦力既去。而販賣錫器並雜貨者。又絡繹不絕。予曾聞汕頭盜賊甚盛。常假充販賣雜貨。以攘奪過客行李。予用是益有戒心。僵坐幾三四小時。全不敢移動。午飯後。船將鼓輪再行。予心稍慰。以爲從此到香。不過一夜水程。再溫小說。重續舊夢。吾國國恥大紀念地。去此匪遙矣。予方展舖蓋。安置行李。忽由艙面上跳下二十餘人。手各挾草蓆一捆。持白粉在板上亂畫。行至予前。將余舖蓋搬至數步外。欲與理論。而言語難通。未幾三百餘名搭客。羣擁而上。行李搬置艙中。幾同山積。始知彼挾購

佔位者。皆旅館中人。因搭客甚多。一席位可轉售一元。異鄉行客。不得不以退讓爲省事。予乃與吳君搬置舖。蓋行李於艙面。預備一夜露宿。

二更後。狂風忽起。細雨霏霏。予用斗篷纏身。蒙頭而臥。未幾雨大如注。鋪蓋斗篷。盡皆濕透。衣服淋漓不堪。予等計議。不急尋一乾淨所。以予等體魄。臥此狂風雨中。病魔必追踪而至。乃移置舖以廚房前。同行者四五人。踞坐其中。藉避風雨。予平素患暈船。所幸當夜風激波湧。船身簸搖而行。坐如常。並不覺其苦也。越日八點至香港。

香港以一荒島。孤懸海中。自經英人竭力經營。數十年來。竟握歐亞航路之樞紐。英人世界的眼光。誠非我國民所能夢見。然以我國大好山河。其與政治商業有絕大關係。有已爲外人割讓或租借者。有未經割讓租借。而外人思藉端交涉。攫我主權者。披地圖而默數。誠不知其凡幾。夫豈獨一香港哉。駐香華僑。廣東人爲多。福

建人次之。皆經營商業。苦力祇居少數。小住三日。無暇詳爲觀察。特舉一二關於華人者言之。

鴉片賭博。非文明國所絕端禁絕者乎。港中賭風盛行。商場中。以是興業者。時聞其人。而鴉片更明目張膽。大肆吞吐。全不干涉。蓋港政府對我華人。苟不擾其自安秩序。則一切迷信習慣。腐敗行爲。皆聽華人自謀。

南洋烟禁之地。其輸入鴉片。比常貨利市十倍。商人視爲奇貨可居。百端計畫偷運方法。卽以香港爲總機關。特派專員。長駐香港。以收買鴉片。輸往禁地。凡特派員。皆有紅利可分。手面甚闊綽。排酒開廳。時鬚影衣香。目迷五色。一夜之費。以數百計。以吾輩寒酸之眼光視之。誠舌橋不能下也。

駐港華僑起居飲食。踵事奢華。其應酬局。亦儼有滬上風味。普通局例。酬金一元。三文錢登一級樓梯之價值。(香港地價高貴。洋樓最高者。有四五層。不皆附設電梯。每層樓二十餘級。使在上層宴客。叫局妓女。往還

升降。合計有三百餘級。故老於香港者。有三文錢登一級。樓梯之謔。彼鴛鴦燕燕。生計亦甚艱難矣。

少年血氣方剛。奔走江湖。恒不免逢場作劇。置身脂粉叢中。此猶可說也。乃予見有父兄率子弟赴朋儕宴會。其十二三歲之兒童。亦就筵上持紙條。大書特書。召妓侑酒。父兄不特不加呵禁。且爲介紹某妓招呼周到。某妓品格高尚。謂欲練習其慣性。使他日應酬場中。目中有妓。心中無妓歟。如是則北里誌。繁華夢。亦無妨列爲教科矣。

凡初往小呂宋之旅客。由香港出口。必請駐港西醫檢驗。無眼痧病。美領事方准蓋印放行。平時呂宋旅館（專旅居小呂宋華僑）與醫生聯絡一氣。檢驗結果。十有九皆有眼痧病。必央託旅館中人。延醫調治。其醫費或一百元。或八十元。或六十元。不等。此固得之傳聞。未敢據爲信史。蓋予以參觀嘉年華會資格。美政府頗有特別條例。無須檢驗眼痧病也。

由香港至岷希納 *Manila*。每星期郵船往還二次。頭號房船五十二元。予此來爲參觀嘉年華會。屬於遊歷性質。非頭號房艙。亦大損失中國士大夫面。遂以十二月十三日附輪啟行。船行三十小時後。氣候逐漸溫和。身上重裘。漸脫漸盡。憶昔陳弢盦先生南洋息力詩句。「秋紈猶有報恩時」。一晝夜餘之差異。我國南方。猶非裘不暖。此誠非扇不涼矣。

船將入岷希納灣 *Manila Bay*。岸傍有一石。長五六丈。影似蓮花座上之觀音。與來舟打照面。華僑呼爲觀音石。且謂觀音面朝北。故華人身居海外。恆戀戀家園。菩薩與有靈焉。此等迷信。不值一笑。然談之者固津津有味也。

岷希納灣之左爲溪嶼口砲臺 *Cape Point*。國防上重要之地位。美政府駐重兵於此。一八九九年之役。此砲臺爲美軍所佔領。旋以巨砲二響。轟擊岷希納。其右岸爲月也微里 *Manila*。卽旅客之防疫所。（華僑

謂之水厝。因近來我國南部諸通商口岸。春夏之交。鼠疫發生。爲甚劇烈。岷中衛生局。恐旅客帶有百斯篤種子。傳播於此清淨世界。欲遽斷絕交通。則於商務諸多未便。於是另籌防衛方法。距岷希納三十餘海里而遙。擇月也微里之地。背山面海。建築防疫所。岷中衛生局。一接駐中國領事何埠鼠疫發生之報告。卽請海關開頒禁港之命令。凡船自中國地來者。其搭客須先駐防疫所七日。由醫生查驗全船搭客。無一染危險病者。始准登岸同行。吳君於一九一一年陰歷五月來岷。適丁禁港期內。駐防疫所七日。發其陳篋中月也微里七日記。特錄之。俾知天涯遊子。艱辛備嘗焉。（下爲吳君日記以陰歷記事。因我國當時尙未改用陽歷。故仍其舊）

五月十一日。船入岷希納灣。傍月也微里。予到廈門。卽知有禁港事。特以予兄急須到岷料理商務。開禁之期。又遙遙未定。故迫不及待。船泊後。一切

行李。及身上衣服。皆寫號檢交醫生隨員。彼用蒸氣炊之。使微生蟲盡死。卽一手巾。亦不許攜帶。上下體赤條條。一絲不挂。幸衆人皆如此。彼此相對。默默含笑而已。就搭客人數。分爲四隊。（隊十餘人）逐隊驅入浴室。該室甚爲寬敞。同時可容三十人。以自來水澆頂。清爽無極。浴畢。各人領回應用衣服。并隨身不可缺之器具。醫生既逐名查驗身體。并於臂上種牛痘。斯時船卽離岸。駛入岷希納。交還郵件。并各商家貨物。

防疫所之建築。規模甚大。空氣光線。亦極合宜。惟日用器具。甚爲簡單。如鍋。鑪。碗。箸之類。皆不大備。所之四週。用木板隔分數室。就壁間支木爲床。張帆布以作席。每床堪睡一人。全所可容三百餘人。若旅客無多。亦不甚喧擾。所之外。開一大場。以便運動。圍以木柵。限以鉛線。旅客不許越過一步。柵以外則無數參天古木。清

徐來襟懷爲爽。鳥鳴蟬吟似斷似續。使依此結廬。長作寓公。亦一世外桃源。無如僑商以營利爲目的。非馳逐繁盛市場。營業何由推廣。故無人得享此清福。四點後在場中散步半小時。六時已屆。執役於所中之菲人。以稀粥並乾菜根進。甚不適口。同行之人。公議自明日始。請之醫生。公派數人。同執役人料理伙食。旅客有四五人。自承願任廚子之役者。九點登床。而鄰室有圍坐談故鄉瑣事者。嬉笑罵怒。聒耳難眠。予急以絨氈蒙首。久之人聲漸寂。予亦沉沉入睡鄉矣。

五月十二日五點。予卽離床。盥洗已畢。往場中散步。時朝曦未上。海風拂面。遠望二三漁舟。浮沉水面。同行有老於氓中者。謂氓中皆日人。彼以捕魚爲業。甚敢冒險。故得利較菲人爲厚。美人深忌之。備極防範。恐其藉捕魚爲名。窺探海灣要地。夫彼木鞋兒之用心。固久垂涎於氓希納羣島。以爲可

與臺灣聯絡一氣。聞凡來氓賣藥捕魚者。皆其軍界中要人也。

八點。醫生到所中。逐人查驗身體。爲陳昨議得其許。可然地方幽僻。無處可另購食物。卽白米亦極有限。聊爲充飢而已。食後各人自滌食器。收藏所住室內。以免食時匆忙。午飯後倦甚。予欲倚床小睡。予兄謂旅客初到此處。午睡非宜。予守其戒。與二三同行者閑談。氓中趣事。爲消磨此空山歲月。六點飯後。九點登床。就枕卽寢。較昨夜爲安適也。

五月十三日。六點離床。盥洗未畢。衆人已催食早飯。八點。醫生再來查驗各人身體。出步場中。有菲人手持生魚數尾。在柵外叫賣。方釣自海邊者。予出小洋八角。購得五尾。以備午餐。衆人見之。爭出再購。午餐有飯有魚。覺甚適口。二點後。同行中有作擲蒲戲。不知何故。竟起口角。幾欲攘臂。幸有老成者出爲呵止。華僑之所以見侮於人者。此卽其

也。六點夜飯。八點後。余取網籃中瀛寰全誌一觀。睡魔卽由書中介紹而來。予急起到場中散步。并行深呼吸。時明月在天。萬籟無聲。而鄉思又繞腦際。想家人中。必有對此明月。而計游子行程者。九點半。入室安睡。

五月十四日。五點半離床。六點半早飯。八點半醫生再來查驗各人身體。所中有先予等四日而至者三十餘人。限期已滿。經醫生逐日查驗。全數不染。有危險病。簽字准予登岸。欲行者喜氣洋洋。如釋重負。未行者則望塵勿及。視彼等若登仙。究之小住此間。不過時有醫生查驗。稍不自由。究亦無大苦也。午飯後。予閱魯濱孫荒島漂流記。同室者皆識字無多。而喜聞海外軼事。咸慙慙予爲講述。予指陳其大概。衆皆側耳傾聽。終有笑而問者曰。豈真此事。恐爲讀書人所臆造。予曰。世界上理想所能到者。卽發生此事實。姑無論其有無。但願

作如是觀。自足增無限冒險精神。夜飯後。聞有因午睡不適。而發寒熱。同行者或爲摩擦。或爲診視。關切之情。有如家人。且向來慣例。同舟之人。有一人染病。須待其人安全無恙。同行者始准登岸。若有發生意外。則必全船之人。發遣回華。故同人對此大起恐慌。

五月十五日。六點離床。卽詢問病者現狀。知已能坐立矣。八點。醫生再來查驗。幸不發生何等疑問。同行者皆慶有天幸。午後三點。有在場中角力爲戲者。予視旁觀中。有華童十數人。予擇十二人。招其齊集場中。教以立正……左轉……右轉……開步走……爲柔軟體操之預備。又分十二人爲二隊。演競走奪標之遊戲。同行圍觀者。皆拍掌稱善。堅囑明日當再行之。謂必有此消遣法。方易了此狂狴生涯。予乘機爲陳學校之利益。凡有子弟。須使入學讀書。方有良善之品學。健全之身體。他

日人材輩出。國勢日強。後來之狂狷生涯。自可消滅無形。六點夜飯。後與予兄略道家事。十點安睡。五月十六日。六點離床。細雨濛濛。早飯後而止。醫生再到查驗。九點後。昨日練習體操之華童。已齊集場中。有二未成年者。願再加入。予笑許之。先授以初步柔軟體操。繼爲捉迷藏之戲。觀者皆興高采烈。笑聲滿場。儼若小學校開運動會時也。十一點餘。始宣告休息。午飯後。檢網籃中火山報仇記。觀之。是書予在船中。已閱上卷。今續閱下卷。一氣看完。呼吸爲塞。予觀小說。每犯此弊。然亦是書之感人深也。五點後到場中散步。晚飯時。同行者皆自相詰誡。謂今夜寢食。須加意檢束。勿因一人發生意外。致累大衆。再逗遛。八點後。予將此一二日非應用物件。收置箱內。聞鄰舍有唱遠望家鄉者。（此爲閩南曲名。戲劇中演北宋一名宦。被囚金廷時所唱。曲文甚佳。聲聲是思君憶母。字字從血。

性中流出。聞昔時一華僑。離家十餘年。營業發達。娶有非婦。已不復作故園之夢。然堂上白髮。閨中少婦。固猶無恙也。有一同鄉新客。漸來寄託。宇下一夜枯寂無聊。高唱遠望家鄉一齣。該華僑聞而動情。二三日。摒擋就緒。遂挈其鄉人返家。且贈以五百金爲旅費。是亦華僑中一段趣談也。故至今此曲在華僑。幾於無人不曉云。同人皆附和之。予笑謂之曰。予日課授體操。子夜課授音樂。防疫所中。儼然華僑學校矣。十點安睡。五月十七日。四點餘即醒。五點離床。蓋今日限期已滿。心甚逼切。亦無暇再事休息。早飯後收拾鋪蓋。八點已響。醫生來爲末次之查驗。醫生向衆人舉手曰。恭喜……諸君無恙……予等如逢赦詔。急推行李於門外。未幾小輪傍岸。醫生點名。依序登舟。行李鋪蓋。則另置貨艙內。因到地須受海關查驗。舟小人多。斯時惟求一坐位。亦不計其他。蓋

船略一展輪。氓希納已在望矣。而予之月也微里。七日記亦將自此擱筆。（吳君日記至此止）

美政府之禁港條例。如是在我華僑中身受者。則詆其有意虐待。原情者則稱其慎重衛生。平心論之。我國個人衛生。公衆衛生。全非講究。當癘疫盛行之時。又不自設法撲滅。任愚民演迎神賽會諸惡習。名欲禳災。實則愈鬧愈劇。何怪外人視我國民。幾若爲百斯篤介紹物。一履其地。卽危險百出。不得不設法禁止也。至若驗取鉤蟲之惡例。（一九一二年。卽民國元年。四五月間。氓希納忽發生驗取鉤蟲之事。凡從中國出發之輪船。其搭客須由醫生查驗有無鉤蟲之病。其驗法以銅絲浸藥水。在火中燒紅。從穀道中刺入。然後抽出試驗。有華僑林某。年老不堪。因此喪身。同舟之女搭客。亦欲施以此法。幸合衆聲明。寧願附原船回華。不願受此奇辱。美醫生不能強。竟聽其登岸。此可謂威武不能屈。爲我中國女界生色者。全埠華僑。以斯例若行。氓埠焉有

立足地。由是聯合各團體。電請北京外交部。並駐美公使。與嚴重交涉。必嚴除此例而後已。美醫逼於衆怒。始解爲三等艙客驗糞之例。凡船到地時。頭等艙客。可由律師擔保上岸。三等艙客。則給以瀉藥一包。玻璃瓶一個。大便後。自檢糞塊少許。藏之瓶中。聽醫生化驗。至今日。此例又時行時止。則真以獸道待我。（聞印度英政府。以此法查驗水牛腹內有無鉤蟲。旋亦廢止。此則不可不與嚴重交涉者也。

予既登岸。關員循例查問。亦無留難等事。予旋住吳君行中。屈指離家。已半月餘矣。

小呂宋自我國明啟禎間。卽隸屬西班牙。土人居處。習慣。半染西班牙遺風。各鄉村市鎮。無不建設禮拜堂。崇奉天主。在氓希納埠中。有名三茂石田者。San Soto。一禮拜寺。高十丈餘。占地數畝。牆壁棟樑。皆用生鐵鑄成。不參入一片之木石材料。鐘樓高插雲際。早夜一發巨響。則聲聞數里。視此鉅工。則可想見當日天

主教勢力之雄厚矣。

菲人呼僧侶曰巴禮。其實巴禮 *Padre* 西稱父之謂也。僧侶強菲人尊以是稱。則其肆惡作威可知。僧侶有白衣黑衣二教。白衣者勢尊。有干預行政之權。對於菲人感情甚惡。故終釀成革命之風潮。自菲地主權改移。祇以晨鐘暮鼓度其餘年。撫今思昔。得無滄桑之感。

岷依納城 *Manila City* 重建於一七八二年。周不過二英里。城垣高二丈餘。闊可倍之。城之四周繞以長濠。儼若我國閉關時代政策。據堅城深池。自號無敵於天下也。城中禮拜寺林立。建築雕刻。備極華麗。門外關地爲園。古木凌霄。細草如茵。園中銅像屹立。皆某某僧正之紀念品也。各寺僧侶。其較有資本者。則以辦學爲營業。蓋菲地方言。以西班牙語爲普通。凡政界商界。能操西班牙語者。較英語更爲出色。當行。故大商家之子弟。無論爲菲人。爲華僑。皆不惜年費五六百金。肄業於僧侶所設之學校。而學費之收入。遂爲歲入一大宗。較我

國所謂和唱和障。登場作劇。結歡喜緣者。不猶彼善於此乎。

城中禮拜寺而外。司法立法行政各機關在焉。高樓崇屋。則爲政界人員。公餘退宿之所。城門狹小。同時不能容兩車往還。因交通未便。故營業不振。 (商場皆在城外) 今美人填平城濠。拆毀城牆。爲敷設電車並摩托車路。城中漸臻繁盛矣。

凡旅客一到岷中。莫不首遊崙禮沓 *Lungsod* 海濱乘涼地。而公民之俱樂部也。是地本爲汪洋大海。夜泊漁舟二三。荒涼寂寞。無人顧問。美人來菲。即首先經營是地。用最新式填海機。與海競爭領土。海若戰敗。甘俯首退處二英里外。美人擇適中之點。建設一乘涼地。碧草滿地。惟步行者得入。並安放沙發椅無數。以備行人休息。電燈四照。墜針可拾。中有一亭。翼然獨峙。下午七點後。軍樂悠揚。以娛遊客。園之外。關馬路三大圈。 (內圈中圈近日更築外圈) 其馬路之修廣。同時可容五

輛摩托車並行。每當夕陽西下時。車水馬龍。絡繹不絕。此間風味。大如山陰道上。而碧草場中。時有青年男女。安步當車。以呼吸海邊新鮮空氣。小兒女則三五成羣。作種種有趣味之遊戲。每夜遊客以萬計。皆熙熙攘攘。不聞有叫囂之聲。外國兒童。自解行動。即具有活潑天機。不見學齷齪行爲。家庭教育。可見一斑。若在我國有此勝境。則必有無數鳩形鵠面。鶉衣百結者。爲點綴風景。而呼兄喚弟。罵兒之聲。必更囁嚅不堪矣。

三吧洛 Sampaloo。距商場有四英里而遙。日妓賣淫地也。日妓住所。本逼近商場。與居民雜處。諸鄰近訴之市政廳。謂其有傷風化。美政府爲別營香巢於三吧洛。修築道路。直接商場。使便交通。仙源有路。問津者不患迷道矣。屋之前後。垂楊細竹。別饒風趣。夜飯八點後。綠幕珠簾間。粉黛雜陳。日本妓館。前進皆闢爲大廳。八點後諸妓羅列廳中。聽客選擇。廳之前門。皆掛綠幕。以珠簾繞其窗。欲爲推廣營業起見。恒先於夕陽西斜

時。濃粧艷服。馳車遍遊華人所駐市場。莫怪彼迷途一入者。終不知還也。

三吧洛一隅。計駐日妓近百人。其住所不曰妓館而曰酒樓。專招徠美人者。曰美國酒樓。專招徠華人者。曰中國酒樓。各樹一幟。不相混雜。若非人則視爲無國籍之民族。來則揮之門外。不容其插足。聞此項夜度資。匯往日本者。歲有四十萬。彼扶桑政客。謂經營南洋。即藉娘子軍作先鋒隊。言之若得意不置。誠哉其不欺人也。狎妓冶遊。華僑視爲踰檢敗德。故三吧洛之行。稍顧名譽者不爲也。其足供旅客消遣之處。舍崙禮沓而外。厥惟影戲園。統計峴希納有影戲園八十處。惟 *Lark Empire Shows* 四戲園。每星期皆有輸入歐美最新影片。及偵探戰爭諸劇。爲一般社會所歡迎。一週開演之期。則刊登廣告。普通座位二角。特別座位五角。計自下午三點。演至十一點。可連翻四五次。一劇既終。恒有女優歌舞。或新式幻術。以助雅興。二十仙之價值。

誠無上消閒品也。

十二月三十號爲菲律賓革命偉人利撒 *Loe Pineda* 紀念日。利撒爲中國之混血種（其祖中國人）留學歐洲。以醫科大學畢業。目擊西政府專橫。僧侶肆虐。哀我三千餘萬同胞。日處水深火熱之中。乃著書立說。以提倡民權。恢復自由。其出版物風行遠近。幾於家喻戶曉。大爲西政府所忌。捕送諸獄。迨革命軍起。全菲響應。大僧正強要求處以死刑。卽於十二月三十號就義。當縛赴刑場。從容如平時。勉同胞必以達到最終之目的而後已。不二年而西班牙之毒蝕盡除。至今讀革命者推爲元勳。凡日用貨物。用利撒商標。皆不脛而走。其爲社會崇拜可知矣。一九一二年改葬於崙禮沓。美政府撥公款二十萬。爲建銅像其上。每至紀念日。則百工休息。萬人空巷。各社會各團體各學校。爭以自由車或摩托車。裝飾花卉。繞其墓一周。其尊崇也如此。可稱菲律賓歷史中空前之人物矣。然予猶慶利撒之死得其時。

彼亞基那度 *Aguinaldo* 與利撒同事。因革命軍中首領。菲律賓共和政府第一屆備選總統也。事後爲反對黨所攻擊。不容於衆。致置身閒散。今使利撒猶在其爲毀爲譽。正未可知耳。

舊歷既除。而運動選舉女皇之事開始矣。民主政府。何以有女皇。嘉年華會中女皇也。女皇因選舉而出世。其選舉手續。有初選。有覆選。無論爲小家碧玉。陌上羅敷。不分門第。不限財產。不問種族。質言之。凡居菲律賓之女子。卽有被選之資格。初選之時。以各報館爲投票區。此一月中。日購報一份。卽有投一票之權。（各報預留空格。閱者可剪下。寫被選人姓名。用無記名選舉法。惟甲報所發之選舉票。不得投之乙報。）各報日宣佈某女士得票若干。初選既終。各報以得票最多數者一名。呈送嘉年華會。凡佔嘉年華會中一股份者。卽有覆選之權。年納彬元拾元。卽有嘉年華會股東之資格。故多購股份。乞靈金錢。爲運動選舉之不二法門。

會場佈置於乘涼地。面積約三十噠克。二月六號開幕。各學校社團。皆先列隊遊街。然後入會。其遊街隊可分爲三部。(甲)兵隊。陸軍有騎兵步兵輜重兵。而殿以海軍。共二千餘人。(乙)假裝隊。或扮古裝。或穿野服。或狀禽獸諸形。時而列隊整齊。時而參差錯綜。有奏西樂。有奏土樂。有吹紙筒。有演口技。若者執干戈。若者持旗幟。真所謂無奇不有。非筆墨所能形容。(丙)花車隊。以摩托車或四輪馬車飾花卉爲山林樓閣鳥獸諸狀。爭奇鬪巧。備極鮮妍。會場之對面。建有鑑閱臺。評判員列坐於此。得其賞識者。或錫以銀杯。或錫以徽章。觀者途塞。舉國若狂。遊客入場。例須納銀二角。(孩童一角)購券一紙。其爲新奇景物。則別在一室。欲往觀者。當另納資焉。茲就所見者。列舉如下。

(一)摩托車打球隊。B.B.就會場內開一大場。有輕便摩托車四輛。立於對敵方面。放球場中。一人駛車。一人執球板。往來馳逐。勢若驟風急雨。稍有不慎。

立即顛覆。以球入壘門者爲勝。每夜觀者座爲之滿。看資分三等。一元五角。二角。

(二)跳舞臺。作羅馬古宮式。開幕後舉行女皇加冕禮。裙屐少年。粉白黛綠。古粧時服。隨意跳舞。有戴假面具者。有施朱塗墨者。奇形怪狀。目迷五色。十點後。女皇駕臨。儀衛甚盛。從者銅冠鐵甲。氣象肅穆。男子入場券五元。得帶女子五人。予因友人贈一股東特別券。得免納費。

(三)中國戲。上海女伶十二人。福州男伶五十餘人。入場券分三等。三元。二元。一元。所演者。武劇爲溪皇莊。長坂坡。情劇爲買胭脂。殺子報。未能標新立異。西人好奇者。亦喜往一觀。往往不終劇而去。亦可見其格不相入矣。

(四)日本戲。女人一。男人五。專演踏繩擲刀及諸幻術。如我國走江湖賣藝者。每點鐘演一次。入場券五角。二角。其得資獨厚。

(五)走馬環遊。如中國式之走馬燈。旋轉機一駕。配木馬數十座。機動即旋轉作走馬狀。中附有樂器。機動則樂自奏。婦人女子爭趨之。每坐五分鐘。納一角。

(六)狂波泛舟。插木爲柱。聯以電機。中豎一大圓圈。離地丈餘。可梯而上。週五丈餘。沿週置放安樂椅。電機一動。則圈自旋轉。作傾斜狀。如舟在大海中。遇狂風暴浪者。西婦常抱小兒坐其上。殆以練習乘風破浪習慣。歟。納資一角。小兒免費。其餘若三足鷄。二足豬。大頭兒。矮婦人。西國戲等。門外皆大書特書。且故爲奇形怪狀之圖畫。以引人入觀。究之與門外所書。名實不相副者。甚多。不盡可信也。

會場內遊觀之人。作奇怪裝束者。居其大半。不特後生小子。粉墨登場。競相戲樂。即中年之男子婦人。亦復戴假面具。爲滑稽行動。以博觀者一粲。而且人人手攜一布袋。中貯紙花。Cigarettes。不問爲生客。爲舊交。一相逢。即互擲紙花作問訊。更有惡作劇者。則乘人不覺。撒入

眼中或口內。此施之青年婦女爲多。即家屬在後相隨。亦祇付之一笑。不能責以狎侮婦人。而且風氣所趨。女子以有人戲擲紙花者爲樂。或且故意擲人。以受人還報。髮上無紙花。則必自傷爲無鹽嫗母。故不足博男子一顧。對諸女伴。甚覺有愧色也。

紙花之價值。每袋重量一基羅。售銀五角。嘉年華會連續九夜。至末夜。會場內紙花鋪地。積有六七寸高。行之如履厚氈。此項由美國輸入。歲約值美金十萬元。僅供此數夜之一擲。閉幕後。該會佈告收入券費共十七萬六千有奇。則合其他之消費計之。其數當不在百萬下也。

岷希納不特海岸線曲折。堪爲海軍與商業良港。其腹地有巴石河。Paco River。發源於羣山叢壑中。曲折迂迴。經過商場各要地。而入於海。支流亦縱橫密布。如周身脈絡。舟楫往還。極其利便。繁盛市場。距海岸祇半英里。海邊築一長堤。伸入海中。長幾五英里。有時海中

風濤陡起。堤內仍安靜如常。可寄泊絕大商艦。自經美國管轄後。商業一項。蒸蒸日上。據今年三月海關佈告。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五年。此十六年中。美菲交易總數。由美國運來之貨。共值美金二百零一兆元。由菲島運往美國者。值美金二百八十兆元。更由一八九八年。上溯一八八二年。此十六年中。美國運來者。值美金二百餘萬元。由菲島運往美國者。值美金一百二十萬元。可見經營屬地之方針。以經濟侵入爲第一要着。他如德國數年來輸入之貨。亦幾與英國並駕齊驅。（屬西班牙時代。惟英國輸入最多。西班牙次之。）若日本則因善摹仿歐美貨樣。價值又極便宜。故於入口貨。近亦佔一重要部份。惟我久握商權之華僑。全爲他人作轉輸機關。販賣祖國貨者。百無一二。良可慨也。其第一原因。爲中國銷來外洋者。以絲綢爲大宗。當出口時。既節節加征。而非島稅關。對於絲綢之稅率。百元之價值。須納稅五十元。成本既貴。銷售自難。（菲人購物。祇求目

前適用。而價值又必極其便宜。至耐久與否。非所問也。故日本貨最合消用。）第二原因。則內地諸製造廠。墨守舊章。不能揣菲地風俗習慣。爲迎合需要者之心理。有此二因。彼商人以營利爲目的。孰肯販運不合消路之貨。以博愛國美名哉。去年嘉年華會開幕。滬上伍廷芳。王文典諸先生。運載出品四千餘件。到會陳列。歐美及菲地士女。對之甚表歡迎。又聯合諸華商。討論推廣國貨辦法。第一計畫。擬陳請我國政府。減輕出口稅率。并組織菲滬輪船公司。至今已閱一年。仍未聞有何頭緒。惟王文典君與華僑蔡君。在上海合組隆泉公司。與岷希納諸布商聯合。或者就此立其始基。將來漸謀擴充乎。

美人經營菲律賓。謂欲取得海軍根據地。謀伸勢力於亞東。此誠莫可爲諱。然一證以波蘭印度安南朝鮮之慘劇。則美人對菲律賓。固無異英之對坎拿大。且確有扶持獨立之苦衷。並非存利彼土地之野心。試想三十

年前之菲律賓。荒榛滿目。穢蕪不治。居民架木爲屋。結草爲廬。人羣庸魯。猶未脫離混沌時代。西班牙政府。日用愚民政策。祇以引導迷信。忠事主人。爲治菲惟一目的。故普通男子。以商業智識。求其能識百位以上之

吏。則美人居其半。菲人亦居其半。比之屬西班牙時代。以區區穿戴西裝。猶須得政府承認。并加納身稅。其相去真不可道里計矣。

加減乘除者。實罕觀。故僑伏於異族專制政府之下。三百餘年。若牛馬然。視引重致遠。爲天職。略不聞其呻吟聲也。今則諸通商口岸。悉爲繁盛市場。兒童已遠就學年齡。皆受有相當教育。外而各鄉村各州府。Province 有居聚及二十五家以上者。卽爲設小學校一所。教育幾乎普及矣。小學以上。有中學。有高等專門。有分科大學。其專爲培植教師人才者。則有師範學校。可容男女學生三千餘人。其富有資力者。則又自備學費。留學歐美。夫一國之盛衰。全視教育之興廢。菲律賓一小島耳。其發達也若此。謂非美人誘導輔掖之功得乎。

英荷各屬。有馬腰甲必丹之制度。蓋創此不平等之法。律專以待遇土人。及與土人同等之中國人也。今觀美政府之治菲。無論對於歐美人。對於菲人。卽對於素爲白人輕視之華僑。亦惟入口時。因禁工條例所束縛。查禁不得不嚴。至旅居其境內。則一律平等。全無軒輊。不然。我人之生活程度。就清潔一事論。已最足取憎於人。無可爲諱。然不聞另訂苛法。嚴爲限制。爲上海某公園。犬與中國人不許入之創例。吾度華僑所住地。得與歐美人享受平等法律之待遇。舍美政府統治權外。茫茫世界。恐無第二處也。

菲律賓總督。開府氓希納。有統治全菲之權。然司法獨立。爲文明國通例。凡民事刑事。皆歸裁判所斷決。不受高級行政官廳之干涉。非若南洋英荷各屬殖民地總

督有無上特權。對於土人及華人。可以命令代法律。託爲一時權宜計劃。故以區區遣配僑民之事。不經法庭承諾。盡號。總督亦無可如何。其事爲何。即民國元年冬。南洋發起抵制日貨。小呂宋最爲激烈。其機關曰救國社。先請俄中諸華商。開會討論抵制辦法。衆皆贊同。並當場派員起草。章程極爲嚴厲。後有背約偷運日貨。以博厚利。社中值理人。欲按章懲罰。彼偷運者不願。訴之某領事。某領事欲聯合中日感情。以抵制爲有碍邦交。遂面謁俄總督。請救國社干涉商人貿易。有擾亂商場秩序。請將首事人驅逐出境云云。總督即時命警察捕交領事。發配回華。社中人急請辯護士向法院起訴。總督屈於法律。始收回成命。由是變爲刑事訴訟。聞後開庭數次。推事竟判首事諸人無罪云。

能起。彼軍官下車相與扶持。曾不因此而失其尊嚴。若在我後進之共和國。以一縣知事出門。前呼後擁。鄉愚走避不及。有不指爲冒犯虎威。薄責示懲者幸矣。美人居室。壁間喜陳列中國古代物品。如弓箭。盃中之類。愈陳舊則愈寶貴。下至竹笠。簑衣。亦掛之。應接室中以炫客。則誠莫名其妙矣。美婦則喜穿中國刺繡品。如戲劇中女服。得其一襲。則珍若拱璧。惟觀劇或赴宴會時。跳舞時。則不見有穿此等服制。常特別禮服。以誇示朋輩。即陳舊不堪。亦不甘棄置。故華僑有以刺繡品相餽送。則視爲特別感情。無限歡謝矣。

菲律濱過去主人翁爲西班牙。現在之主人翁爲合衆國。然昔時汽船未經發明。由歐洲來者。又須繞道好望角。風濤險惡。經年始達。而與中國不過一衣帶水之隔。其首先航海抵此。斬荆披棘。櫛風沐雨。烈山澤。驅蟲獸。教土人以耕種智識。輸入種種日用物。爲今日文明之基礎者。則固我富有絕大冒險性之華僑也。彼歷史上。

之記載。信而有徵者無論矣。卽以今日菲人家用物品。爲鎖匙豆醬木屐類。皆相沿呼以漳泉鄉音。且其地真正之士著。膚色黃褐。身體短小。腦筋簡單。作事怠惰。已處天演淘汰之列。其能於二十世紀舞臺稍露頭角。稱爲政商兩界人物。除少數西班牙半種外。皆我黃帝子孫之血統。不過當中國盛行科舉時代。海外又無適當教育。徒使日薰陶於椰風檳雨之中。語言風俗。漸與土著同化。久而久之。數典忘祖。一遇華人。反歷舉種種舊俗。如小脚也。辮髮也。爲相訕笑。詰爲何國籍人。稍有家族思想者。則曰我 *Chingsemistizo* 也。(中國混血種之稱)過於開通者。則曰我 *Filipino* 也。一若自承爲中國人。卽有無限恥辱者。夫中國具有國家之資格也。菲律賓濱爲他人之藩屬也。乃甘割棄其國籍。掉首不顧。此中原因。稍有世界眼光者。可想而知矣。非人近來對於政治眼光。大概各具特見。故其中政客。不能融爲一爐而化之。分別門戶。各謀進行。其生張約

分三派。一曰獨立派。日向美政府要求獨立。並運動華盛頓議院。提出獨立議案。在美京發行獨立週報。以鼓動美國人士。對於菲律賓之獨立。一致贊成。此派欲以優柔和平之手段。達到獨立自主之目的。二曰穩健派。以菲島介居強鄰。無一噸戰艦。堪作國家後盾。就使美政府不忘一八九九年之宣言。(美人初入菲時。宣言驅逐西班牙政府。扶助菲律賓他日獨立)援古巴之成例。還我統治權。而強鄰窺伺。一旦借端啟釁。終何以善其後。必也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後可言獨立。三曰親日派。此派與穩健派立於反對地位。而亦詆第一派之主張錯誤。卽謀借日本爲後援。以激烈手段。驅逐美人。建一菲律賓共和國。與同洲同種之大和民族。共相提攜。三者主張。各有卓見。其愛國狂熱。令人欽佩。我輩他鄉遊子。何敢作隔靴搔癢之論調。妄爲軒輊。所可慮者。全菲土地膏腴。物產豐富。北部咬牙煙 *Calcutta* 與台灣相望。日人視爲南洋第一寶藏。國際上無道德。

謂有扶助其獨立之誠心。相與提携。作東亞主人。日人之用心。誠令人不能無疑。

菲人居處飲食。皆自成風氣。惟富厚家屬。或政界要人。住居繁盛市場之中。力趨時尚。居處有洋樓。服飾改西裝。惟男子有之。女子則否。三餐用刀叉。幾若與歐美同化。若村鄉居民。飲食也。以手代箸。居處也。木樓三楹。竹葉作壁。Nipa（草名）為瓦。家人父子同居一室。不床不幔。樓下闢為雞埭馬廄。日之夕矣。則閉門高臥。儼若蠻荒中羲皇上人。

菲婦服飾。甚為奇特。下拖曳地之長裙。上身外衫。則兩袖作鳴蟬振翼狀。（其質以本地出產之苧布織之）冰膚雪肌。隱約可見。聞數年前。曾有提倡女子改服西裝之議。以某報記者極力反對。謂委棄本地物產。而銷用外貨。利權外溢。國內生計。必大受打擊。故今雖政商各界要人。與歐美人士。日有酬酢。其女眷之服制。全不改本來面目也。

菲人迷信。深染西班牙舊習。前既言之。當夫禮拜期屆。晨妝初罷。則招集女伴。步往禮拜寺。參謁天主。聽僧侶說法。俗謂之看彌撒。Nipa 服飾黃紅青紫。參差不等。如熱帶大蝶。羣出尋芳。令人目迷五色。

我國宴客之酒筵。稍究飲食者。皆謂不合衛生。一則逐盤食物。放置席中。來賓匙箸交加。大足為微生物傳染之媒介。一則物品過多。杯盤狼籍。雖有嘉肴旨酒。亦令人坐久生厭。然以予在小呂宋所觀。則美人菲人。對於中國式之筵席。皆甚表歡迎。得一份之請帖。則招朋呼類。連袂偕來。舉杯握箸。得意揚揚。若視為口腹有幸。始得享此勝會。僉謂中國厨役。烹飪極嘉。且屢有變換。非若西菜僅以火腿牛肉火雞。視為不二法門也。是即以區區飲食論。我國亦非無特長可取。患在不能改良而已。

天下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然尤莫甚於死別。菲人死喪之事。不能過二十四小時。即須埋葬。若遇小兒夭殤。

則全家至親。皆不哭泣。將死兒盛飾衣服。陳之榻中。親戚鄰里。來相弔唁者。環立榻前。更有若優婆模樣。手撥胡琴。口唱鄉歌。入夜則圍坐飲嚼。羣起歌舞。斯真所謂弔者大悅。問何以俗尚如斯。則謂小兒入世未久。天真爛漫。生平未作罪惡。一瞑目後。靈魂即歸天堂。故朋儕輩特諱言弔而言賀。嗟夫。唱此說者。其殆爲殺天下慈父母之悲乎。

華僑之來此土者。以有清之初而漸盛。當鄭氏半壁江山。繫朱明一髮千鈞之寄。部下健兒。多屬漳泉子弟。迨金廈不守。退而經略台灣。官吏逐戶敲詐。蔓延株連。老弱繫縲。丁壯則亡命海外。小呂宋即通逃藪之一地。故旅菲華僑。除少數廣東人外。皆爲漳泉人。他省人千百中不得一二焉。然當時商業未興。傭金月惟三四元。雖比爪哇檳榔嶼諸地。相距較近。而往還皆以蚊甲

Mosca 船。(現華僑中有駐此經過五十餘年者。談當日出洋情形。在廈門附搭蚊甲船。順風揚帆。則五日可

到。設遇逆風。則一二個月水程。意中事也。)設非因頓無聊。誰肯爲此冒險之行。非若今日內地士夫。視若樂郊之適。爭以一履此地爲快也。

華僑三萬有奇。散處羣島者。數幾倍之。其轉運土產。販輸外貨。華僑皆握有商業上之特權。各國商人。皆須仰我鼻息者也。(據稅關布告。每年商場營業稅。華僑佔其七。菲人及各國僑商佔其三。又民國元年冬。華僑抵制消售日貨。三個月。日本各商家及各製造局。損失一百餘萬。)試一驅車出遊。凡仙查其釐 *St. John's*。 *Calo Negro*。 洲仔岸 范倫亞 *J. Jung* 後街亞 *Calo Negro*。 洲仔岸

Passo。 溪仔婆 *Crab*。 諸繁盛街市。皆我商業範圍地。計大小商店三千號。百萬以上之資本三十餘家。而散處羣島。收買土產與土人雜居者。猶不論焉。

華僑財力。既如此雄厚。然起居作事。仍以勤儉爲惟一之天職。蓋三四十年前之華僑。非椎埋屠狗之雄。即途窮數奇之子。一肩行李。兩袖清風。赴此蠻荒炎熱之區。

日與艱難困苦相搏戰。不知幾經手胼足胝。始克面團團作富家翁。由是父詔其子。子詔其孫。皆以勤儉爲要訣。故華僑中遊食無業者。千不得一焉。而挾妓叫局。更視爲敗壞家聲。朋儕中必交相勸誡焉。（今年三月華字民號報。揭登某俱樂部召妓侑酒事。該部會員。視爲無上奇辱。急登報辯白。）

華僑雖日吸文明空氣。論其學問。則惟西文程度。略具皮毛。於商場中談話。對答自如者。卽具有發財資格。至於漢文程度。則幾與金錢成反比例。所謂手握數百萬財產之富翁。愈在幼稚時代。今風氣亦略轉矣。目擊非人進步。功在教育。羣知爲後人謀識字之幸福。建築校舍。推廣教育。已萬衆一聲。同謀進行。究之富商子弟。仍重視西班牙教育。以其收效甚速。且置身商場中。可爲應用利器。惟中人之家。及貧而無資者。始僕僕炎熱中。領受祖國教育。爲他日保存國粹地步。（所謂保存國粹。非他寫家信抄簿記也。）

報館爲社會教育。灌輸文明利器。岷埠報館。開始於十年前之益友新聞。繼之者爲建鐸新聞。當時銷售不過四五百份。以費重難支。皆不周歲而短命。民國紀元後。公理報。民號報。中華日報。（後改爲新福建報。）相繼出世。各報銷售。皆在千份以上。聞民國三年。公理報因登載宋案事。袁大總統委駐菲領事。向菲政府提起訴訟。謂其毀謗名譽。該報內容。本極平常。所有新聞。皆剪自滬報。因仇家過事。鋪張指爲民黨機關。鼓吹第三次革命。甚爲激烈。故袁氏痛心疾首。必欲推倒之。而甘心然以一國元首。竟不能包容海外一小報館。小題大做。大惹起美菲人士之訕笑。後在法庭對簿十餘次。美推事竟判記者無罪。是亦將來海外報界一段趣聞也。滿盤散砂。貽笑外人。此爲華僑之通病。故以旅居岷埠三萬餘之華僑。竟有七十餘之團體。以家族關係論。則大姓有一姓會。小姓有雜姓會。以營業關係論。則米商有團。布商有團。木商有團。推至於布鞋商。皮鞋商。雜貨

商亦無不結有團體。非有研究營業之進行。作商業之競爭。大概視一偶像爲盟主。一年一度之大慶典。日以大飲大嚼爲最大目的耳。

二十世紀民權潮流。日益磅礴。華僑受外界之激刺。對於祖國內政。亦甚關懷。然亦非有一致之主張也。大約可分三派。一曰騎牆派。此派最占多數。其主張以商人目的在營業。我輩非政客。國事非所問也。但期故鄉閭閻不擾。室家相安。則君主可也。民主可也。一曰富翁派。此派以某商會爲中堅。事事持穩健態度。僉謂中國不可再演破壞慘劇。能統治中國者。舍天武神能之大總統。其將誰屬。一曰非富翁派。此派以閱書報社爲中堅。帝制未發生以前。卽力持改革主義。期造真正共和政府。兩派積不相能。富翁派指非富翁派爲匪徒。非富翁派詆富翁派爲涼血。聞去年政府派員來岷。發售民國四年國內公債票。適革命黨某首領亦來岷。發售軍債票。兩派四出運動。廣爲招徠。其結果國債票發售二十

餘萬。而非富翁派。人人竭其汗血之資。亦湊認二十萬元之數。其愛國熱誠。可謂各具理由。惟今則中國幸不爲一姓私產物。國內素不相容之政客。亦且各化除其畛域。吾願一般華僑。當本其愛國熱誠。破除成見。其能造福祖國者。正未有艾也。

安知波洛 *Alipho*。在叢山羣壑中。茅屋數十家。居民以農爲業。無古代之遺跡。亦無近世之名勝。惟一天主堂峙立其中。二百年前建築物也。樓閣寬敞。自五月一號起。每九日。卽建設道場一次。俗謂之 *Festacion*。連續九次。僧侶藉以斂錢。美非士女及華僑眷屬。幾無人不。到該地一遊。或信宿卽還。或長住累月。當此大暑期內。得二三知己。高坐茅屋竹樓中。該地皆以茅爲屋。編竹作樓。無洋式建築物。剖飲椰子漿。以解午渴。亦一大快事也。

明屹 *Benpet*。在岷希納之北部。爲菲律賓濱最高之地。其氣候與香港略同。鐵道由岷直達山麓。距岷有八

小時車程。頭號車票往還三十一元餘。予以三月四號。與三友人往是地。汽車抵山麓。即乘摩托車。（摩托車乃鐵路公司所附設。購頭號票者。不另加費。）就山峯低處。宛轉開路。作螺旋行。故登峯造極。爲履平地。羣山中地勢廣濶。鬱成平原。村落稠密。樹林陰翳。若在夏季。遊客紛集。更爲繁盛。是地聚華僑三百餘。皆廣東人。以旅館洗衣爲業者。居過半數。餘則經營雜貨商店。予宿華人開設之旅館。每日夜宿膳費五元。夜半北風驟起。非綿被不暖。旅館主謂予。此間必至夏季。山明水秀。鳥語花香。岷中官商各界鉅子。咸來此處作寓公。得此點綴。風景始有可觀。若此時則冷風打窗。市鎮蕭條。索然無味也。予因行篋中盡是夏衣。禦寒無具。遂以明日還。預計夏季廣續吾遊焉。

菲律賓百震亭 *Esperanza* 瀑布記

蔣維喬

菲律賓有著名之瀑布。在百震亭。其地距馬尼拉九十

五英里。有鐵道可通。余於民國六年二月。偕考察教育諸君。赴露思班諾斯參觀大學農林科。其地距百震亭祇十五英里。因欲往遊。同人中多畏其險。不願往。獨黃君任之毅然決去。傅君煥光。林科之留學生也。亦願從。乃克成行。遂宿于露思班諾斯。明日黎明。乘汽車過行。歷二小時餘至焉。百震亭雖一小鎮。然街衢平坦。市肆整潔。據黃君任之言。酷似南美洲也。自車站行。不半里。至河畔。雇獨木舟。舟土名龐扛。 *Pangang*。列木爲之。兩端尖。較我國南方之脚划船。尙小一倍。中置兩摺竹榻。僅可坐客一人。舟子二人。一坐船首。一坐船尾。前後划槳。余等三人各乘其一。將行時。舟子云。必須先至客店租賃雨衣帽及鞋。否則中途衣服必盡濕。余等未之深信。漫應之曰。行矣。即濕何妨。遂解維。自百震亭河下游。溯莫隔達比 *Magdalo*。河東南行。少頃。即遇險灘。水湧如沸。舟人入水推輓其舟而過。浪花濺入。衣爲之濕。始信舟子之言非虛也。一灘甫過。而第二灘復至。水

益沸。浪益湧。於是乃解去外衣袴褶。置提包中。祇餘裏衣袴。與波浪肉薄。然一路兩峽壁立。愈轉愈深。樹木倒懸。其間作濃綠色。鳴鳥上下。如迎異客。河水紆迴。皆碧色。險灘則礁石矗立。小者如拳如斧。大者如牛如象。水激其間。悉化泡沫。作白色。令人優美之情。壯美之情。一時交迸。至足樂也。所遇險灘凡七。愈上愈險。而景亦益奇。最險之灘。礁石益多而巨。水皆作旋渦。余等則登岸履亂石間。蒼苔極滑。幾不能舉步。迨舟人放空舟渡灘。則悉棄衣履於石畔。再登舟。如是渡七灘後。而第一瀑布突現眼前矣。瀑勢自峭壁懸空而下。砰轟之聲。可聞數里。頗似雁蕩之大龍湫。而奇險則過之。觀玩既久。並以手鏡攝影。乃促舟子前進。欲窮第二瀑之勝。舟子不許。謂第二瀑非至三月水淺時不能上。余等再三強之。則云昔有美國人亦因不諳地勢。頑強自恃。必欲觀第二瀑。逆流而上。人與舟俱碎於旋渦中。意其以危詞恐駭也。則告之曰。予等好奇。非畏死者。舟子皆曰。君等不

畏死。吾儕不能不愛其生命。焉能從。卒無如何。乃返。返時順流而下。行駛絕迅。過灘不必推挽。趁水勢波亂。礁間若行所無事。而舟之兩舷。駭浪拍人。則較來時益甚。周身爲沫。可謂淋漓盡致。至來時解衣處取衣。而不能着也。險灘既過。放棹中流。傅君與舟子閑談。則皆畢業於小學者。中有一人。於水道地勢。皆甚了了。其言頗可聽。故記之。其言曰。百震亨河。自北至東南。共長四啓羅米。突。自下流沿莫隔達比河。至第一瀑布。必過險灘七。自第一瀑至第二瀑。長二啓羅米。突。又須過險灘四。第一瀑高百米。突。闊五米。突。第二瀑高六十米。突。闊十米。突。是則第一瀑長而狹。第二瀑短而闊也。莫隔達比河。狹處十米。突。寬處二十米。突。深處十五米。突。淺處祇三米。突。三月水小時。方可看第二瀑。今爲二月。非其時也。兩峽峭壁。高處一百米。突。濕季瀑大。乾季瀑較小。獨木舟。每艇二十五斐金。至三十五斐金。長六米。突。寬不及一米。突。祇可用六個月。約十二次。因過灘與礁石摩擦。

損壞極易也。百震亨河此類小艇。共十隻至二十隻。操舟非極有經驗者。不能執此業。因淺灘亂礁間。多極深之旋渦。偶一傾覆。人與船俱不能出也。市長規定。遊人至第一瀑者。每舟斐金三元。至第二瀑者。每舟四元。無零費。可見市政之周密矣。歸時一路爲炎日所逼。濕衣亦乾。十二時半抵岸。乃重整衣履。至市中旅館午餐。館雖小而精潔。菜亦可口。人各斐金一元。是日適爲星期。便道往鬪鷄場。一覽斐人舊俗。其地寬廣如大劇場。門外車馬填塞。其內臨時攤物求售者。魚肉蔬菜皆備。喧擾爲市塵。鬪鷄場四周有柵欄。觀者環如堵牆。鬪鷄者與公正人在柵中。鬪時二人各挾一雞。初各握其雞之首。使兩者逼視。繼乃撮其頸毛。令他雞啄其頸。蓋激之使怒也。互啄數次。兩雞各大怒。乃縱于場中。各呆立蓄勢。突起奮鬪。愈鬪愈厲。但聞鼓掌聲喧呼聲不斷。而勝負分矣。勝負之數。以十圓至百圓爲度云。觀畢。乘汽車回馬尼拉。傅君至露思班諾斯下車。與余等別。余與黃

君回馬尼拉。時已滿市燈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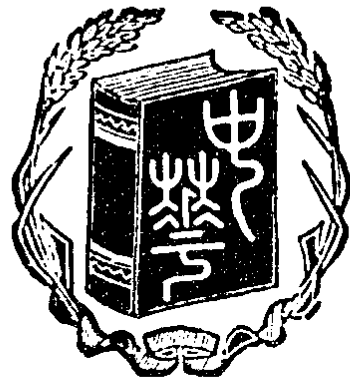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八終

江亢虎南遊迴想記

江亢虎編 全一冊 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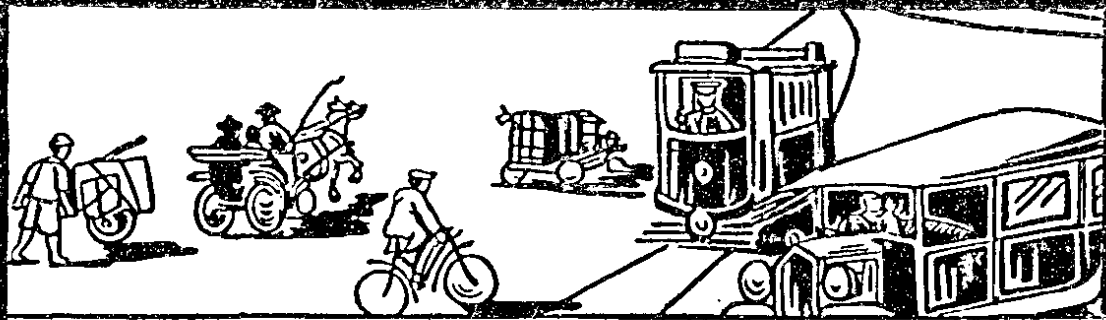
江亢虎博士，學術文章，海內外所共知。癸亥甲子之際，旅行南洋羣島及各國各屬，歷星加坡、檳榔嶼、吉隆坡、柔佛、巴生、仰光、盤谷、西貢、馬尼拉等埠，所至撫拾政問，觀察風俗，尤注意華僑實業與教育。歸舟六晝夜間，草迴想記八萬餘言，於國勢陵夷，僑氓疾苦，痛乎言之，蓋才學識三者兼長，從文字間自然流露，不可作尋常遊記讀也。

中華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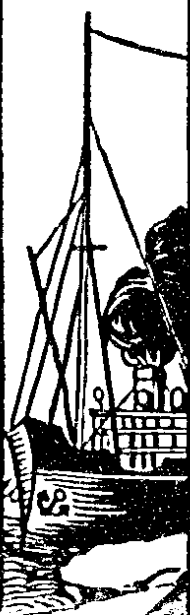


12

0.9
1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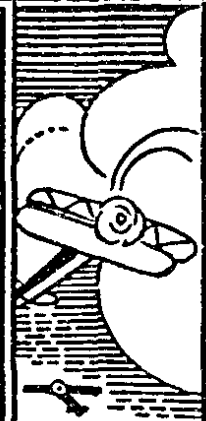
五



國外遊記彙刊

第四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時余



新 世 紀 叢 書

新 疆 遊 記

謝彬著 一厚册 一元二角

書係日記體。計費時四百廿七日，行程四萬六千餘里，足跡所經，觀察所及，將廣大富源未經開發之新疆，凡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置，……等詳載靡遺。且於財政劃界等問題，條陳意見；山川河流，相沿為地理家所錯誤者，亦經謝氏訂正不少。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九

南洋羣島遊記

考察菲律賓濱教育記(節錄)

陳言 向道成 趙綸士
丁德 史浩然 陳繼環

菲律賓遊程日記



9 332 0662 3

民國八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二時。會同江蘇第二農業
校長王契華君舜成。第一工業學校長陳吉生君有豐。
省視學費樸庵君玄韜。江陰縣勸學員陳伯鈞君啟猷。
由上海新關碼頭乘小輪至吳淞。上俄羅斯皇后號郵
船。六時許開行。同船有斐律師薛敏老君。斐下議院議
長奧斯曼諾君。 *Serges Asmèna*

二十三日。上午七時。抵斐律濱首都馬尼拉。副領事李
照松君。及留學斐大學杜礎雲君定友來迎。到領事館。
總領事桂東原君植及其夫人。招待備至。是夕宿華僑
賓三記旅館。

二十四日上午。到僑商自辦之中西學校。華僑教育會
(會所附設中西學校內) 華僑商會。善舉公所。華僑
公學。公理報等處。下午。桂領事導謁斐副總督兼公治
部長美人葉特。 *Yeator*。其秘書長斐人愛爾保體

Albert 親導吾等到教育局。晤局長美人碧墨。 *Bewley*
副局長斐人奧西亞斯。 *Agos* 為商訂參觀學校日程。
并通知各校。

二十五日。參觀水族館。
二十六日。星期。參觀科學局。
二十七日。愛爾保體及奧西亞斯導觀師範學校。

二十八日上午。奧西亞斯導觀聖他克蘭拉國民學校。
Santa Clara Primary School 湯度高等小學校。
Lanto Intermediate School 下午。參觀工藝學校。

二十九日上午。參觀聖恩台斯 *San Andres* 國民學
校。圖書館。下午七時。赴中西學校歡迎會。

三十日。是日為斐律濱之旗節。斐人懸掛國旗。蓋最近

0-0259 #08094

得美政府之許可者。本日下午二時。於師範學校操場。最舉行升旗式。凡菲地各界人士。均持旗遊行。歡呼慶祝。菲人對於獨立問題。現正積極進行。此其一端也。

三十一日上午。參觀梅雪克 *Meco* 國民學校。該校教師。卽有菲律賓國旗之演講。其利用機會。培養兒童愛國思想。於此可見一斑。下午。參觀馬尼拉中學。歐米達 *Ermita* 高等小學校。

十一月一日。參觀農政局局長菲人郝乃特 *Horn*。

Day 繼至森林局。局長美人斐斯却 *Fischer*。

二日星期。留學菲大學中國學生。開歡迎會於中西學校。在領事館晚餐。

三日。赴露斯班諾斯 *Luzon* 參觀林科大學。農科大學。吾國留學林科者。丁君茂海。李君彥松。林君鑑英。招待甚殷。當地僑商約三十人。開會歡迎。比去其地。已燈火滿街矣。露距馬尼拉六十五克羅米突。約一百三十華里。乘摩托車。二時許卽達。

四日。浩然言德。到工商局。局員導觀商品陳列所。道成維環。往師範學校。綸士赴牧紐司 *MINDON* 參觀中呂宋農業學校 *Central Luzon Agriculture School*。牧距馬尼拉一百五十九克羅米突。約三百華里。晨七時登摩托車。十一時卽達。下午由牧赴柏柵 *Baguio*。中途參觀肯把 *Quimba* 國民學校。四時許到羅沙里斯 *Rosales*。當地僑民三百餘人。歡迎周至。堅留宿於蔡姓米廠。廠中舂米全用機械。資本計五十餘萬。五日上午。言道成維環。再往湯度高等小學。順道至師範學校。取手工圖樣。與體育教員談話。浩然再往工藝學校。調查工廠。下午。李副領事導引同人參觀紐扣工場。市政廳。綸士七時由羅沙里斯啟行。十一時到栢柵。參觀乙種農業學校。天文臺。當地僑民百餘。連夜召集開會歡迎。

六日上午。言道成維環。再往聖他克蘭拉國民學校。德浩然。參觀格米拉烟草工廠。油場。下午。同由市政廳工

糧科長副科長親駕摩托車導觀屠宰場。自來水井自來水池。湯度國民學校與馬比利 *Mabine* 高等小學。建築。綸士由栢枸反馬尼拉。迂道到板加弄 *Baguio* 省。參觀新造省公署。夜二時始抵旅寓。

七日。農政局導觀家畜試驗場於阿拉磅 *Alabang*。

八日。再往森林局。訪局長美人斐斯却 *Arthur F. Fischer*。

演說懇至。尤痛心於吾國內訌也。夜留菲全體學生開歡迎會於領事館。

九日。星期。參觀西班牙人所設博物院。

十日。綸士參觀衛生局。隔離醫院。餘均到牧紐司參觀。

中呂宋農業學校。中途參觀栢拉根工藝學校 *Palawan Trade School*。

下午七時。華僑教育會開歡迎會於東方俱樂部。

十一日。菲大學教授福建黃開宗君。中西學校教員于以同君。導觀商業學校。美術學校。私立中央女子學校。

下午。參觀教育工藝販賣所。

十二日上午。參觀大學。下午參觀統計局。局長菲人韋理莫 *Villamor* 即大學校長也。下午言德訪下議院議長奧斯曼諾。

十三日上午。參觀教育局。并訪奧西亞斯氏談話。下午再往大學。

十四日。赴內湖省全省華僑組織之和平會之歡迎會於聖他克羅斯 *Santa Cruz* 即內湖省會。距馬尼拉

一百二十克羅米突。同行有桂領事。李副領事。領事館諸職員。華僑教育會。及公理報諸君。菲政府派愛爾保

體同行。導觀學校。共乘摩托車六輛。午前九時許出發。午後二時半到。中經聖栢羅 *San Polo* 僑商五十餘

人。自辦有中和團體會小學校。拉克拉 *Magdalena* 僑商四十餘人。馬打提拉 *Magdalena* 僑商七十餘人。三

處華僑。均開歡迎會。以摩托車音樂隊出迎於數里之外。燃放花爆至夥。蓋僑商皆具愛國熱忱。見國人至。遂

不覺其歡欣之甚也。平和會設議。且徧延該省聞人。省

長亦至。三時半。內湖省學區監美人李烏特君。Lagot
導觀中學校。乙種工業學校。百震亭 Pagana 高等
小學校。

十五日七時。赴百震亭華僑歡迎會。並觀瀑布。歡譙之
盛。一如昨日。午後二時。反馬尼拉。途中由李烏特君親
駕摩托車。導觀里里阿中央小學校。（中央小學爲國
民高等均備者）Lili. Central School 聖栢羅中
央小學校。

十六日。星期休息。

十七日。亞洲皇后號郵船。原定本日到馬尼拉。守候終
日未至。

十八日。道成。綸士維環。偕觀馬比利高等小學校。黎沙
國民學校。

十九日。除綸士外。皆到衛生局。并參觀隔離醫院。

二十日。李副領事偕謁總督美人哈列孫君。Harrison
并赴各華僑公共機關辭行。順道參觀華僑自辦之普

智國民學校。

二十一日。監季獻君。予以同君。導觀華僑自辦之崇仁
醫院。華僑公墓。

二十二日正午。上亞洲皇后號。夜十一時開行。

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船抵香港。登岸。商務印書館王君

武君招飲。夜乘金山船赴廣州。十時開行。

二十五日上午六時。到廣州。觀觀高等師範。值廣州各
校學生皆罷課。因三大公司事。與警察廳長魏邦平衝
突故也。

二十六日晨七時半。乘廣州火車反香港。十一時半到。

二十七日。復上亞洲皇后號。十二時開行。

二十九日午後二時。到吳淞。

附記 赴菲手續。與赴美國同。請領護照甚繁難。茲
以同人經過情形。爲續遊者告。到滬後。持省長公文。
至交涉使署。附繳四寸相片三張。填報履歷。始取得
到美領事館介紹書。美領事館查問甚嚴。必需店保。

經寰球學生會朱少屏君負責。始允填護照。繳相片一張。填訖後。再到交涉署。交交涉員簽字。繳印花稅照費四元。交涉員簽字後。再到領事館。始給向船公。司買票介紹函。得函後。首先請西醫檢查身體。繳檢查費十元。相片兩張。得有醫生證書後。始能購得船票。除船價外。繳丁稅八元。（回國後可索回）再將船票送領事署。并繳印花稅美金一元。然後領事簽名護照。手續始畢。

菲律賓概論

（上略）菲島之有教育。自美人治菲始。美人治菲。距今纔二十有二年。以極短之時間。而其教育普及。幾遍羣島。進步之速。成績之優。殊可驚嘆。試考其發達之原因。與夫精神之所在。曰切實而已。曰適用而已。蓋菲島教育。固為美人所施。而美人非以美國教育施之於菲島也。殆體察非人之歷史風俗。而參合其社會之需要。為之補其偏而救其弊。以造成一純粹菲島之教育而

已。（中略）故考察其教育。必自其政教風俗始。請就見聞所及。紀其大略焉。

歷史（上略）菲人在我國秦漢時代。已行朝貢。固為美國歷史學家所公認。而林旺鄭和之事。尤膾炙於人口。林旺為閩人。十四世紀時。航海到菲。為之烈山澤。驅猛獸。教之稼穡。菲人乃得由游牧時代。進而為農事時代。明成祖時。鄭和以木造戰船數十艘。歷遊南洋諸島。遠及阿非利加洲東岸。軍容嚴盛。遐邇懾服。凡南洋諸國。無不朝貢。菲貢距我國最近。其朝貢當亦最先。如我國史冊所載之蘇祿。Sulu。即非地南部之一大島。其明徵也。故西人統治以前之菲史。可稱之曰中國人開化時代。

西人之發見是島者。曰麥澤倫。Magellan。時在一五二一年。為有明嘉靖時代。首登之島。為宿務。Cebu。以傳布天主教。說服其土人。漸欲以兵力壓服其鄰島。未竟全功。而死於馬克坦。Mactan。之役。西人繼復遣派

重軍次第收服各島。夷而縣之。設統治機關於宿務。一五七十年。始移治於馬尼拉。Zambo 其政體爲專制。

治理之權。全屬軍府。普行軍法。是謂軍政時期。爲時二

其政策爲愚民。故其時僧侶則倡導迷信。政治則賄賂公行。雖有黎茄士比 Legaspi 達士馬林 Dasmariñas 二督之苦心經營。終不能得菲人之心服。至十八世紀末。民權思想。由新大陸渡太平洋而東。遂激動菲人之革命。黎沙 Real 倡其始。安禮士 Andres 亞其那度 Agunaldo 等繼之。爭戰之事。幾徧全島。適美西有古巴之交涉。東方軍艦。以菲島爲爭戰地。竟爲美人所佔。領。其後締結巴黎條約。美人遂以菲金四千萬元之交換。完全得有菲島。所謂西人統治時代。遂於是告終。（下略）

美人之管有菲島。始於一八九八年。距今僅二十二年。可名之曰美人統治時代。於此時代內。又可分爲三時期。曰軍政時期。曰約法時期。曰瓊司法律時期。美人入菲伊始。西人軍隊。尙未盡撤。菲人革命猶未盡息。是以

一千九百年間。美政府始派專員至菲。訂立行政條例。組織分權制度。頒布菲律賓約法。設總督於馬尼拉。代行軍府職權。惟其時菲人尙無完全之立法權。其立法部爲委員會。地方會二者。委員會。會員九人。美五人。菲四人。其會長則菲總督兼任之。地方會之議員。完全爲菲人所組織。其稅額及身分之限制。則取締極嚴。兩會雖行使上下院之職權。而議決之案。則必須經美國國會通過。始能成立。蓋是時菲人治事能力薄弱。法律知識幼稚。故美人對菲。乃有此特別之制度。至一千九百十六年。瓊司法律案。通過於美國國會。其約法之效力。遂止。故此時期。可名之曰約法時期。瓊司法律案。爲美議員瓊司所提出。其大旨爲促進菲島之獨立。予菲人以完全之立法權。行政官吏。除總督副總督外。得任用菲人。地方行政官。概由民選。俾造成

一完全共和國雛形。頒行至今。爲時三年矣。故此時期。可名之曰瓊司法律時期。(後略)

地理 菲律賓居我國之東南。東面太平洋。西瀕中國海。其位置在北緯五度與二十二度之間。全境計三千餘島。然有居民者。僅三百餘島也。面積十二萬方里。以呂宋 Luzon 島爲最大。明達羅 Mindanao 次之。撒馬 Tamar 內革羅 Negras 判南 Panay 拍來黃 Palawan 明道路 Mindoro 來脫 Leyte 宿務 Cebu 婆賀 Bohol 馬斯拔脫 Masbate 又次之。境內多火山。近年已不甚爲患。海中間有颶風。其大山於呂宋東北部有塞拉馬山 Sierra Madre Mt. 西北部有加拉巴洛山 Caraballo Mt. 皆自北而南。蔚成卡茄因河流域。其南部則有三巴里山 Zambales 斜貫其間。其大河以卡茄因河 Cagayan 爲最巨。亞果河 Agno River 巴失格河 Pasig River 亦著名之河流也。馬尼拉 Manila 爲其首區。卽政府駐在地。居呂宋島

之西南部。海程二日可抵我國之香港。四日達長崎。二十日左右抵舊金山。其氣候在熱帶各地爲最佳。晝暖而夜涼。日長而夜短。無酷暑煩熱。其平均溫度。爲攝氏表八十度。歲分乾濕二季。東北二部恒相反。卽因恒風而定。十一月後爲東北風。其時東部爲雨季。西部爲乾季。四月後爲西南風。其時雨季在西部。乾季則在東部。自十二月至四月。爲西部一年最佳之日。五六兩月較熱。然馬尼拉仍涼爽如常。每歲濕季。陰雨亦較他島稍殺。全數惟東北部多雨。或有連陰至數月之久者。其大商埠爲馬尼拉 Manila 伊路伊路 Iloilo 宿務 Cebu 三寶顏 Zamboanga 而馬尼拉尤其中心也。其地均居全島之西南部。蓋菲島東北部無屈曲之海岸線。沿岸且多暗礁。無泊船之地。而西南方面。島嶼錯列。良港天然。故爲商埠最宜之地也。人民 菲島人民。據近年之調查。已達一千一百萬人口。大半皆混血種也。島中最初之主人。爲利革黎道族。

Mestizas 爲黑種之一。今北呂宋高山中。尙或有其踪跡。繼利族而來者。曰巫來由族。Negritos。雖子姓繁殖。垂數百年之久。而因華人之開化。西人之統治。與之通婚有年。至於今日。殆無純粹之民族可言。故欲知菲島之人種。僅可以下列三類分之。(一)野族。(二)基督教族。(三)回教族。

野族爲巫利二族之合種。類皆知識單簡。而體格則甚雄偉。居呂宋北部深山中。近經美人施以相當之教育。已能從事耕稼。而漸有國家思想矣。

基督教族。有爲中國混血種者。有爲西班牙混血種者。以其悉爲基督教徒。故名之。今日有完全菲島國民資格。而嶄然露其頭角於政治學商各界。爲將來獨立國之主人翁者。皆爲此族。其中尤以中國混血種爲最多。或謂菲國會之議員。計有百分之七十餘。爲中國種。其政學紳商各界諸名人。亦間有自述其祖若父之歷史家世無稍諱者。

回教族。居明達羅蘇祿部各省。悉奉回教。其地不利耕種。在昔人民無可治生。每多流爲海盜者。後經西人武力之督治。美人教育之勸導。乃改事漁業。今中央特設專部治理之。

文化 菲律賓自受西班牙統治之後。始有文化可言。其舊有數種不完全文字。字母自十四至十七。寫法均自下而上。自右而左。初無紙墨。錄記公事。乃用鐵尖或木尖。畫於蕉葉之上。以保存匪易。故流傳於今者亦甚少。余等參觀其公共圖書館時。館長曾以二葉見示。字體亦尙整齊。此等文字。在今日不過供博古家一種陳列品而已。今日通行於菲島之語言文字。可分爲三種。(一)西班牙文。菲之都市社會。今猶盛行。菲國會議場言論。亦沿用西語。各省法庭。均西文英文并用之。蓋今去西班牙時代。猶未遠也。(二)英語。爲今之最通行者。青年學子。及政界聞人多操之。是則美人教育爲之也。菲島爲統一語言。計定英語爲國語。故各校壁間。

大都懸有『說英語』數字之方牌。小學校極注意英語課。有生徒受課十八週。即能操課堂應用語言者。菲之舊派人。雖常持反對論調。然土語簡單過甚。不足以代表意思。不能與英語抗也。(三)土語種類頗多。於呂宋島最流行者。曰他加羅。菲之西北部土人及各地普通社會均操之。然能西語或英語者。又皆舍之不用。非地文件布告。往往有印成三種文字者。先英文。次西文。次土語。土語類以羅馬音拚其音。非真有所謂他加羅之文字也。

宗教 美人稱菲律賓為東方基督教之勢力範圍。其信徒幾達人民總數百分之九十。按基督教之入菲。始於西人統治時代。蓋西人既賴宗教之力。而有菲島。且當時歐洲教王之權力。遠出各國國王之上。凡政權所及之地。亦即宗教勢力所至之處。故總督與大僧正。同時銜西王之命。任菲島居守之責。政教之關係。極為密切。大僧正且握有裁判權。設立宗教裁判所。得拘禁各

罪犯於禮拜寺。權力之大。有時總督且為之屈。積威之下。基督教乃風行於一時。其時惟南方之摩洛部。即今明達羅蘇祿等省。獨奉其回教如故。雖屢次壓以武力。僅得其統治權為止。未能易其宗教之信仰也。然其信教之數。不及基督教遠甚。

自美人治菲以後。易武力以勸導。基督教乃益見昌大。唯西人所傳者為舊教。即我國所稱之天主教。是美人所傳者為新教。即我國所稱之耶穌教。是美人主張信教自由。故兩教得並行於菲。至明蘇部則仍奉回教。美人亦不加干涉也。(後略)

風俗 美人統治菲律賓。凡二十有二年。其於菲地原有風俗。一無改革。蓋美人極尊重人民之自由也。然菲人受美人教育既久。無形中亦漸浸染美風。而西班牙舊俗。亦尚遺留於其間。國中婚禮。均於教堂舉行。其俗重女輕男。婚姻之制。男必贅於女家。我華人之娶菲女者。子女財產。往往隨之異籍。職是之故。子女成婚後。大

半與父母異居。以成年後不能自立門戶爲恥。自由結婚之風。雖亦盛行於菲。然非經中學畢業之男女。其訂婚仍須得家長之許可。蓋於自由之中。加以知識之限制也。其俗弔喪不爲戚容。弔喪者恒於喪家尋種種偷樂。作終夜之笑譚。以慰其家屬。間有攜樂器者。幼孺喪葬。儀從特盛。老死者則喪儀簡略。送葬者亦寥寥也。其意謂老死爲天然之蛻化。無所用其哀感。若青春年少。事業無窮。一旦夭折。最堪爲社會悲悼。故豐其喪儀。以誌哀思。其中蓋有鼓舞青年人進取之作用在也。菲地各大市鎮。均畫有公共墓地。公墓之建築。以馬尼拉北部爲最。墓門之外。植大樹數百章。濃陰掩映。滿目清涼。與公共游息場無異。墓首各裝塑古神像一二尊。雜種花草數事。間有建塔墓頂者。塑像繪圖。均極雅潔。其俗以歲之十月一日爲亡魂節。與我國清明節略同。惟其展墓以夜。屆時公墓一律裝置電燈。荒煙蔓草間。星火爛然。亦奇觀也。菲人最善音樂。家稍裕。必備樂器。有暇

則習之。西人論菲律賓音樂爲世界第二。非過譽也。跳舞之風極盛。菲之村鎮。類皆有跳舞場。每值假期。士女跳舞。歡笑諧謔。佐以樂歌。中夜始散。又有私立跳舞場。可以半元至數元之菲金。臨時雇得女子跳舞。其雇金多寡。一視女子姿首爲等差焉。此種受雇之婦女。直與賣笑無異。菲俗之至不善者也。近年社會教育改良。此風已稍殺矣。菲地男子。服裝至簡陋。殊不適於文明交際。故近年中上流社會。已悉易西服。其女子之衣。上衫下裙。衫爲極鬆之蘇紗所製。背膊畢現。領袖高幾及頂。如展翅然。裙後幅曳地。逮數尺。行路時。必以手提之。圖雞爲菲地陋習。然非星期日與政府許可之地。不能設圖雞場也。菲地男女。無不酷嗜煙草。俗傳該處有魔鬼。往往至人家攫食嬰兒。惟煙草灰能辟除之云。

政治 菲島政治制度。胚胎於美國三權鼎立。統系分明。儼然一共和國之雛形也。今分述其現行制度如下。

(一) 立法機關 菲島立法機關。採兩院制。上院曰

參議院。下院曰衆議院。參院議員額定二十四人。由十二選舉區選出之。區各一人。除第十二區議員由總督

選任外。悉依法票選。衆院議員額定九十人。其八十一人由各省選舉區選出之。區各一人。其餘九人由總督於各特別區委任之。(一)高山省三人。(二)留華維亞省一人。(三)明達羅蘇祿部五人。兩院議員均菲人。(中略)其任期參院六年。每三年改選半數。下院三年。期滿則全部改選。其會議期間爲每年十月。其會議地點爲馬尼拉。(下略)

兩院議案。每年應報告於美國國會考察之。雖兩院通過之法案。無須先取美國國會之同意。然美國會不同意之案。得議決取銷之。(下略)

兩院議員於出席本院外。并得選舉二人出席於美國國會。其名義爲駐美委員。其任期亦三年。以每三年之四月四日爲瓜代之期。其年俸旅費由美政府支給之。駐美委員出席美國會時。於關涉菲島之事。得加入討

論之。但不得與於表決之數。此亦美人優待菲人之一端也。

(二)行政機關 總督爲菲島行政首領。副總督副之。均由美大總統於美人中任命之。且須經美國會之同意。其政務分六部。曰公治部。曰內務部。曰財政部。曰司法部。曰農政部。曰工商交通部。部之下爲局。隸於公治部者。曰教育局。曰衛生局。曰驗船局。隸於內務局者。曰內政局。曰警備隊。曰公立醫院。曰理蠻局。曰孤兒局。隸於財政部者。曰關稅局。曰內地稅務局。曰會計局。曰印刷局。隸於司法部者。曰司法局。曰獄務局。曰圖書館。隸於農政部者。曰農政局。曰森林局。曰公地局。曰科學局。曰天文局。隸於工商交通部者。曰工務局。曰郵務局。曰供給局。曰勞工局。曰工商局。於分隸各部之局外。有直接於總督之局二。曰公職局。曰審計局。(下略)

中央對於各省政務。有收集權制者。有採分權制者。如各省地方行政。則純由各省自主之。中央不過任指導

之責。其餘如教育稅務等。於中央有直接關係者。則由中央設專官於各省會。同省行政官掌理之。(下略)

(三) 司法機關 菲島司法機關。分爲三級。曰大審院。猶我國之大理院也。曰地方法院。猶我國之地方廳也。曰初級法院。猶我國之初級廳也。初級法院。更分爲治安法院。特別省區法院。馬尼拉市法院。(後略)

凡民刑訴訟。有應以治安法院爲初審機關者。有應以地方法院爲初審機關者。均以法規規定之。其不服治安法院判決者。得上诉于地方法院。不服地方法院判決者。得上诉于大審院。此組織情形。與各國大致相同者也。惟菲大審院。雖名義上爲菲島終審之機關。然美國大審院。對於菲院所判決之事。經人民之上訴。有時得受理并撤銷之。凡訴訟事實之關涉於美國憲法現行法者。債務訴訟在五萬元以上者。均得上诉于美大審院。此蓋參合美國各州司法制度而訂此一種特例也。省政 菲律賓全部。分爲四十五省。其開化有先後。人

民有文野。故其地方行政制度。亦因之而不同。約可分爲三種。(一) 開化省。(二) 未開化省。(三) 明達羅蘇祿部各省。

開化省數爲二十三。設省長。財政長。檢察長。估稅長。各一人。省長由本省選舉人選舉之。(下略)

省有省會。即以本省省長爲會長。更由本省選舉人依法選舉二人爲議員。其職務與我國各縣自治會同。其性質卽省自治會也。

開化省有區域較小。政務較簡。而附屬於就近大省者。曰副省。副省有四。設副省長一人。亦間有設副財政官者。副省長職權。與各省省長同。除執行本副省政務外。得出席於所屬省分之省議會。

未開化省爲數十一。具行政制度異於開化省者有二。(一) 省長副省長。除明道路 *Mindoro*。省省長由民選外。均由總督任命之。省財政長。恒兼估稅長。及省會祕書。高山省檢察長。且兼充柏柁市檢察官。(二)

省會議員三人。其二人爲省長及財政長。民選議員僅一人。在高山省議員。且由總督任命之。

明達羅蘇祿部七省。則於三寶顏設明蘇行政總部。設部長一人。秘書長。檢察長。財政長。特別委員。各一人。均由總督取菲參院之同意任命之。中央駐部之官吏。有學區監。工程監。衛生官。其執行政務。須受明蘇行政部之監督。部設政務會一。會長卽部長。會員爲本部行政各官。

各省設省長一。秘書兼財政長一。均由總部長任用之。須經總督之許可。其省會組織法。與未開化省同。駐省之特別官吏。爲總部委任之學區監。至檢察工程衛生各事宜。均由中央派駐總部各專官兼任之。

區政 菲島各省之下。有分爲數自治區者。有分爲數鎮者。其政務因其所屬爲開化省或未開化省之不同。而有所差別焉。開化省各分爲若干自治區。區設區長。副區長各一人。由本區選舉人依法選舉之。任期三年。

區設財政長一人。由省財政長委用之。

區設區自治會。其議員自八人至十八人。視本區選民人數多寡而定之。各自治會議員。均由各區選舉人依法選出之。任期三年。（下略）

未開化省。各分爲若干鎮。鎮行政官之員額職務任期。均與開化省各區同。鎮設鎮自治會。其議會每村選出一人。與開化省各區會議員之員額。根據於選民數者。情形稍有不同耳。

明達羅蘇祿部七省。分各自治區。與開化省同。惟區長不由民選。由總督任命之。區會爲正副區長及各村選出之議員組織之。（下略）

鎮之外有新墾殖地。蓋菲島農事。猶爲幼稚時代。菲當軸者現倡拓殖政策。移民於未開化等省。從事墾殖。聚族而居。漸成村落。故有所謂新墾殖地者也。各該省農民。居留既久。事務漸煩。卽由所屬之省政府。各派專員董理之。其職權與各鎮長同。

市政 馬尼拉。柏杓。爲菲島特別市。蓋一爲首區。一爲陪京。故各有特別市政廳及市會之組織焉。馬尼拉市政廳。設市長一人。全廳事務。分五科掌理之。一工程科。二警務科。三司法科。四消防科。五教育科。科設科長。均由總督任命之。除教育科直隸於教育局長外。均受市長之監督。

市有市會。設議員十人。由全市選舉之。任期三年。

柏杓。爲菲島北部名山。高出海面四千英尺。氣候涼爽。景物清幽。中央政府擬於此建設行署。爲盛夏辦公地。故有陪京之稱。然非政府常年駐在地也。故事務較簡於馬尼拉。而體制亦稍殺焉。

市廳一。設市長副市長各一人。全廳事務。不分科。不設科長。但由中央任命工程檢察警政各專員一駐市。爲市長之佐治官。無消防專官。以全市房屋。均爲石製。不虞火患也。無教育專官。以教育事宜。由高山省學區區兼理之也。

市會職權。與馬尼拉市會同。惟議員名額較少。合正副市長。僅會員五人。其中尙有一人。爲總督所任命者。民選者僅二人而已。

市會外。更由本市土民乙高羅族人。Hogho。組織一會議機關。議事員五人。由市長委任。市會議員一人。爲之長。凡市會議案。由該會長宣布於會議機關後。採集多數議事員之意見。轉達於市會。或各行政官討論之。蓋柏杓山本爲乙高羅族人居留地。市會立法。應以乙高羅人利益爲前提。而乙高羅人智識幼稚。實無立法能力。可以列席市會。故爲之特設一會議機關。以宣達其意見。供市會之採擇。俾所立新法。不至與乙族人有所扞格之虞。且使乙族人得藉此增進其才識。爲將來自治之預備。

實業 南洋各島。均居熱帶。土地肥沃者居多。菲律賓亦然。故極利於農業。其農產品爲稻。蔗。玉蜀黍。椰子。甘蔗。烟葉。龍舌蘭。朱古力等類。惟其全部開墾地。尙不及

總面積百分之二十。農事仍爲幼稚時代。美人在菲。廣建農業學校。普設農業銀行。獎進移民事業。其從事農政。不遺餘力。將來菲地農業之發展。誠未有艾也。菲之西北部。森林極富。據工商局去年之調查報告。林區面積至七萬八千方里。森林局近年更從事造林於西南各島。以期推廣林業。所出木材。以烏木紅木爲最佳。其市場商品。舊皆歐美舶來貨。自歐戰發生後。德奧貨物來源停滯。日貨乃乘隙而入。四五年間。銷場之大。幾駕歐美貨物而上之。近復派有專員駐菲。調查商業狀況。敷設兩大銀行。更於外省組織各種植公司。轉運蘇椰等出產。供給本國工藝之材料。其規模頗遠大也。惟菲地雖外貨充斥。而出產豐富。其出口貨價值總數。猶比較進口貨爲多。據一九一八年之工商局調查報告。其出口貨以蘇椰子油。糖。煙。等爲大宗。價值總數爲二萬七千三十八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元。進口貨爲棉。米。銅。鐵。機器。化學用品。等。價值總數爲一萬九千七百十九

萬八千四百二十三元。其出口貨價值總數尙超過進口貨七千三百十九萬五百四十一元。菲地工廠。有油。糖。烟。鈕扣。鋸木。等廠。雖多爲外國人經營之事業。而菲島工業教育。日在積極進行之中。終必有發皇之一日也。

交通。菲律賓交通之便利。可謂達於極點矣。美人治菲伊始。他務未遑。首注意者二事。一爲訂定教育條例。一卽利便交通也。二十二年以來。經營交通事業。不遺餘力。今日自馬尼拉至各省各區鎮。甚至極邊遠之小村堡。莫不有寬廣之馬路。可通汽車馬車之行駛。於河則有精製之橋梁。於山則有盤繞之道路。大河可通舟行。則行駛以小輪。通都可敷鐵軌。則行駛以火車。近更從事於飛行事業。於交通事業。可謂應有盡有矣。同人曾至馬京南部之露斯班諾區。參觀農林科大學。爲程一百數十里。二句鐘而達。其地濱內湖。可通小輪。馬京火車。復通過市右。馬路更平直如砥也。又嘗至中呂宋

一省。并繞道不打根省。爲程幾三百里。亦五旬鐘而達。曾遊內湖省。繞道各區鎮。經過高山多處。山路曲折盤旋。兩旁柳林蠶天。如行圖畫中。使人不知有旅行之苦。交通之便利。至於如此。

菲律賓教育行政

考察一國教育。必先知其教育行政之統系。與其機關組織之方法。網領既得。始便研究其教育內容。菲島教育猛進。其精神全在教育行政獨立。今略舉於下。

公治部（教育行政屬之）公治部爲全島教育行政最高機關。部長由副總督兼任。有秘書三人。書記一人。其下設三局。除教育局外。尚有衛生局。驗船局。

教育局 菲律賓教育行政。設於一千九百零一年。置局長一人。第一第二副局長各一人。其下設總務部。及實業。庶務。會計。產業。記錄。普通教育六科。各置科長一人。（中略）此外設普通視學專科視學及巡迴教員多人。是爲中央教育行政。

學區 菲律賓普通行政區域。分全島爲四十五省。至教育行政學區。全島分爲四十區。區置區監一人。直隸於教育局。不屬於所在之省長範圍。每一學區。恒爲一省。亦有合二小省爲一區者。馬尼拉特設一區。學區監爲市政廳中之教育科長。直接於教育局。明達羅蘇祿二部。尙未開化。合設一區。（下略）

學段 菲律賓省行政之下。已開化者名爲自治區。未開化者稱市區。又有新墾殖地。共分三種。學區之下。則統名學段。置管教員一人。直隸於學區監。又有特別管教員。每一學區。設二三人。管理各校專科事項。（如農工商體育等）直隸於學區監。不屬於各學段。

教育宗旨 菲律賓教育宗旨有七。（一）求語言之統一。以促國家之統一。（二）減少不識字之國民。以養成有教育之公民。（三）實施道德教育。以確立國基。（四）提倡運動遊技。以增進體力與精神。（五）注重工藝教育。以養成個人經濟獨立。（六）灌輸農

業學識。以發達農產。(七)提倡家事教育。以改良家庭。

學制 菲律賓小學校。國民四年。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大學最短期二年。最多者七年。

分科 (一)小學校 小學校分爲普通農業工業科。

(下略) (二)中等學校 中等學校分爲普通中學。師範。農業。工業。商業。測量。航海。七類。(下略) (三)

大學 (詳後)

中央學校 菲律賓中央學校。係教育局直接管理。多

設於都城馬尼拉。如菲律賓師範學校。工藝學校。商業學校。航海學校。盲啞學校。及中呂宋農業學校。宿務

新設之師範學校。以上學校。除盲啞爲特殊教

育外。餘多爲中等程度。凡開辦一校。均有特別目的。以期造就專門人材。各校設備完全。用樹全島之模範。

省立學校 每一學區。必設中學一所。或設其他特別學校。考其種類。(一)工業學校。(二)農業學校。(三)

(三)農夫學校。(四)墾殖學校。視各省財力。任設一

二所。關於工藝者。亦有僅設工廠。令中學及高小生徒。前往實習。藉以撙節經費者。中等學校。直隸於學區監。亦間有高等小學隸於學區監者。

區學校 區學校直隸於管教員。凡一學段。必管轄數區鎮。每區鎮必有一學校之統係。必各有一中央學校。至鄉村學校。有特設校長者。有合數校共設一校長者。高小學校校長。恒用國民學校校長兼任。亦間有特設校長者。

全島中等學校及高等小學校。全數四分之一。皆直隸於學區監。高等小學校四分之三。及鄉村國民學校。均直隸於管教員。

教員 教員分爲三類。(一)中央教員。(二)省教員。(三)區教員。

中央教員。由教育局依公職任用條例委任之。呈報於公治部。大半爲學區監所推薦者。省教員由學區監委

任之。但須得教育局之許可。區教員由管教員推薦。學區監委任之。各教員每日授課五時。每週至少五日。不得兼授他校功課。(下略)

教育會 每一自治區。設教育會一所。會員額數四人至六人。由學區監定之。自治會長。在職務上應為會員之一。其他會員。半數由自治會選舉。半數由學區監委任。兩項會員中。均限定有女會員一人。

教育經費 教育經費。分為三種。(一)中央教育費。(二)省教育費。(三)區教育費。據一九一七年統計報告。中央教育費五百一十七萬七千元。省教育費四十三萬一千元。區教育費三百六十一萬五千元。共為九百二十二萬三千元。

經費來源。約分四種。(一)人丁稅。(二)土地稅。(三)內地稅。(四)進口稅。菲島立法院。於一九一八年第一千七百八十二號議案。議決於五年內教育經費增加至三千萬元。(即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

民國八年至民國十二年)

學校教員學生數 菲律賓小學至大學。均男女同校。高等小學。男女分班授課。中學以上。男女同班。總數男生佔十分之六。女生佔十分之四。據一九一八年統計報告。國民學校四千三百七十一所。高等小學校五百一十五所。中等學校五十所。農夫學校一百三十八所。教員總數為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三人。內有美國教員三百六十八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統計報告。一年內非教員增加一千二百九十六人。美教員減少三十八人。)學生總數為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八人。學校圖書館一千七百三十所。圖書卷數二十二萬五千七百零五卷。平均每館一千三百餘卷。學校園四千零三十三所。家庭園(家庭園係學生在家種殖者。校園面積。每生寬一米突。長三米突。家園須大於校園四倍。)十萬三千六百六十八所。園藝展覽會一千三百四十處。農業學生墾殖地八百三十八海格。合華畝

二萬二千五百七十畝。(下略)

菲律賓師範教育及小學教育

(甲) 師範教育 (上略) 美人得菲後。首先注重教育。國民教育尤為注重。故一九〇一年。美國委員會所定議案。有創辦師範學校於馬尼拉。以期造就菲島良好教師一條。現有之師範學校。於是成立。查現在菲律賓濱全島。除宿務省。Cebu 北乙魯高省。Iloilo 外。

於一九一七年。各發十五萬菲金。開辦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再發四十萬菲金。擴充上開兩校。并另創辦兩師範外。惟馬尼拉師範學校。開辦較久。但是校自一九〇二年成立後。直隸教育局辦理。煞費經營。已成菲律賓最有名之學校。宗旨及科目詳說於下。是校初辦時。曾附設法律。醫學。看護。等科。與師範教育。殊少關係。至一九〇九年。始大加改革。趨重師範方面。(中略) 現行制度。更欲教養學生。各有完全之專長。為將來職業上應用之預備。分科於下。(一) 普通科。(二) 工藝

科。(三) 家事科。均四年畢業。(四) 體育科。二年畢業。(五) 校長教員養成科。一年畢業。(後略)

其授課時間。最多者不過二十六小時。最小者或不及二十小時。蓋其功課單簡切實。(中略) 不過示學生以門徑。而深造有得。必須自動。周歷菲島中小各學校。無不有適當之圖書室。就中以師範圖書室所收藏為最宏富。每一學生每學期須自選閱書數冊。閱書心得。每週必作文一篇。送校評閱。懸按其得失。較我國學生日日拘坐課堂為如何。

再參觀其教授。幾全用問答式。絕少注入者。地理歷史多用掛圖。博物物理。隨時教授。二者合而為一。見其講授植物。學生均就實物。一面用顯微鏡考察。一面作圖。其教授之切實。又如此。至男生手工。女生裁縫烹飪之實事求是。更可想見。

學生自動事業及體育。學生自動事業。分演說。音樂。運動。娛樂。旅行等。但均須由校長許可。各派教員指示。

(後略)

校舍及女生寄宿舍 (上略) 現在校舍。建築宏大。如△形。三層樓房。其中有各級普通教室。物理實驗室。博物實驗室。女生烹飪室。女生裁縫室。女生刺繡室。圖書教室。監工教室等。凡四十二間。除教室外。有大禮堂一所。可容千人。藏書一千部。關於教育方面之雜誌四十餘種。居△形之凹處。爲運動場。面積甚大。共計建築費凡四十五萬菲金。男生概通學。惟女生設寄宿舍。在學校右旁。建築□形之三層樓房。費菲金三十萬元。堅固宏敞。可以想見。(後略)

同人到菲第一次參觀。卽爲是校。由教育部秘書長愛爾保體。教育局副局長奧西亞斯。爲導。相伴終日。愛氏每到一堂。必爲數分鐘之演說。多就所授課程爲勸勵之語。可見其行政與學校極能聯絡也。校長美人安納女士。Anna Donaldson 髮已白。步履甚健。招待甚至令人佩服。現有女生二百五十八。男生二百六十二。共

五百二十人。教師美人二十五。菲人二十四。共四十九人。(後略)

(乙) 小學教育 考一九一八年統計。全島在學兒童爲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八人。據稱都市教育已經普及。鄉村受教育者。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如馬尼拉高等小學九處。有學生五千三百四十七人。國民學校二十五處。有學生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二十一萬人口之都市。而有小學生二萬七千餘人。可斷定其教育之普及與否矣。而其議會猶以每當學期開始。額滿見遺之學生。尙居多數爲憾。於去年十二月通過推廣小學議案。於經常教育費外。增加三千萬元。專事推廣小學。期以五年之間。所有兒童。皆須入學。吾人在馬尼拉市中。所見賣報及爲人刷鞋之兒童。類操純熟之英語。且亦略解世界大勢。問之。皆小學生徒也。十年以後。此輩皆菲島社會中堅分子。十五年或二十年後。菲島將無不學之人。請條舉其小學教育內容於下。

編制（一）國民學校四年。高等小學三年。高小分普通科。家政及家庭技藝科。農業科。工業科。從前尚有師範科。現已廢止。通常國民高小皆分校。而學級則合兩等而統計之。如高等三年稱爲第五第六第七年級。鄉間間有兩等合校者。稱中央學校。（二）學級人數。一年至三年。每級學生至多不得過六十人。四年至七年。每級至多不得過五十人。（高小以上至多不得過五十人）

設備（一）校舍菲島社會生活簡單。鄉人住屋尤陋。但吾人遊其外省時。於椰林茅舍間。見簇新之校舍。無論城鄉。一校能容千人以上者。數見不鮮。就馬尼拉言。國民學校平均每校爲八百八十人以上。高等小學平均爲五百九十人以上。新建馬比利高等小學校舍。凡教室二十六所。費二十萬元。湯度國民學校。校舍費十七萬元。市政廳曾派員導往參觀。云校舍可用二百年。其規模宏大。堅固可想。教室寬九米突。長七米突。由教

育局規定。全國一律。除教室外。僅有校長辦事室。圖書室。一無他餘屋。無圍牆。新建築形式多爲口形。（二）操場。面積均甚大。全校會操之外。尙綽有餘地。在內湖省所參觀之三小學。均建築於面湖之山麓。風景至佳。操場則就山凹處爲之。綠草如茵。中有直徑跑道。圓周跑道。其學區長云。四山之凸處。均開運動會時之來賓席也。（三）工作地。如爲高等小學。均有木工工廠。烹飪室。校園（四）教室內設備。各級教室。皆有圖書櫃。收貯兒童所閱書冊。并教授用實物。圖書張掛甚多。雖鄉間亦然。盆植花草。皆學生自種者。教師預備訂正。即在室內。除講桌外。并另設一書桌。無講臺。墨板甚多。學生之對面牆上皆滿。清潔精緻。萬非吾國普通學校所能及。（下略）

訓練。形式方面（一）朝會。各級自開。令學生講演故事。或唱歌。涵養德性於娛樂之中。而又養成其自勵之習慣。（二）早操。每日九時或十時休息時間

前十分行之。各校不一。余等曾一見於湯度高等小學。早操時間至。鳴下課鐘。各級皆排班於教室門口。其時

另有年長兒童數人。持鼓樂就總出口處成列奏樂。於是各級兒童。應節魚貫而前。男女各占操場之一方。級各一列。教師監視其旁。立既定。一生就適中地點。橫置木箱而立其上。爲指揮者。再鳴鼓。指揮者應鼓聲而運動。全場隨之。是校凡三十七學級。共有男生千人。女生七百五十人。教師四十四人。皆同時手起足落。極整齊一致。令人嘆爲觀止。蓋所以養成合羣與有規律之習慣。固不僅爲運動而已。（中略）至技能科之工作。則使兒童習於勞動。高等二年男生園藝。每生在校種地一方。長三米。寬一米。突。而在家所種植之地。須四倍之。女生在校烹飪裁縫。以應用於家庭爲主。且可自帶材料到校。爲家庭製作。烹飪出品。并卽在校出售。如上午休息時間。全校兒童。多集烹飪室外之廣欄前。購取食物。所至各校。殆盡如是。教師亦有購者。則食於烹

飪室旁之一室內。梅雪克小學曾延吾輩入室小食。亦殊可口。（下略）

養護 梅雪克小學。有教育局專派牙醫一人。爲兒童修補牙齒。吾等在小學中。時時遇見手提藥囊之醫士。或來種牛痘者。或來檢查眼病者。卽此一端。可概其餘。教師 凡學校之成績。卽教師之成績。菲島小學教師。實有美德可表出者二端。（一）能信仰教育爲神聖事業。終身以之。所遇小學教師。對於教育與國家關係之重要。多言之津津。極信仰教育之萬能。亦如耶教徒之信仰上帝。故其畢生樂育。毫無他務。有不可及。（二）能勤苦懇切。對於兒童前途。負完全責任。無論爲國民級任。高小科任。皆不僅以授兒童之知識爲盡禮。而德育之訓練。體育之養護。併肩以一身。國民學校。每級僅一級任教師。任一切科目。高小之科任教師。每週亦在二十小時以上。教師每日必先兒童三十分鐘到校。預備黑板上教材。每日下課。必監視服務學生一切整

理清潔後始能出校。(下略)

以上皆言一般開化地之教育。如明達羅蘇祿等未甚開化之地。教育尙未得人民之了解。則學校常與醫院合辦。由教育衛生兩局合辦者十七處。由教育局獨辦者九處。去診病人在三萬以上。因使其信仰教育。捐助學校。此亦推廣邊遠教育之一法也。

再菲島男女同校。女教師漸多。國民學校。女教師尤多。此我女界所應奮興而注意者。

菲律賓之職業教育

(上格) 美國對於菲律賓之教育。究以何主旨。如何進行。不外兩大主義。一曰講求職業生活。二曰提高生活程度。其提高非人生活程度者。一以洗脫榛狃之習。二以增其文明幸福之慾望。俾可振興社會。凡百事業。然若不在根本上講求職業生活。則分利愈多。生利者愈少。慾望徒增。無相當之生產力以扶其後。將全國盡成蠶民。其害亦有不可勝言者。我國正坐此弊也。菲律

濱副總督葉脫氏 Yeates 爲言曰。幸哉吾美國之對於菲律賓教育。得循適當之正軌。未嘗趨入誤途。葉脫君即兼教育部長。爲言如此。其意卽上所云云也。不禁增吾人之殷憂矣。今試分述菲律賓教育。對於職業生活。如何講求。如何進行。先略述普通教育中之關於職業教育。然後分述各科之專門教育。菲律賓教育之足以令人驚歎者。端在教育局之能統一全島教育。教育局設六科。第一卽爲實業教育科。科又分爲四股。曰圖案股。曰刺綉編織股。曰販賣股。曰實業管理股。自初等小學卽授職業課。高等小學分設農工商及家事科。中學亦分設農工商家事等科。對於能升學之學生。授普通課。其不能升學者。教以職業。(下畧)

嘗參觀聖他克蘭拉初等小學 Santa Clara Primery School 圖書室。有成績品。厨陳列學生工藝品。有麻籐製盤類籃類數種。皆精絕。附有學校圖。每男生一名。分地長四米。寬一米。女生實習縫紉。

參觀湯度高等小學 Tando Intermediate School 三年級女生實習刺綉。列坐實習室。靜心工作。女教師監視指教。綉品皆佳。女生每日實習課八十分。實習爲刺綉縫緞烹飪等項。材料由學校購辦。製品送教育局售出。學生亦可自辦材料。其製品則自行携回。第二年級女生實習烹飪。烹飪室分爲二部。一爲教授室。教師教以烹具用法。原料用量等項。有鑲製量杯。外劃數碼。用以量原料。一爲烹飪室。中間置大臺。上置煤氣爐十個。大臺旁周有案几六張。鐵紗厨一座。以及烹飪用具咸備。實習時學生一班分爲二組。每組二十五人。一組在教授室習用具。他組實行烹飪。互換操作。原料由學校購辦。製成食品。卽售與本校學生。此校運動場甚廣。烹飪室與教室。中隔運動場。遙遙相對。參觀時適值上午十點半鐘。全校學生行休息運動。運動畢。學生多往售食處購食。此售食處。卽在烹飪室前面。橫列長几。實習烹飪之女生。運製成食品。一一盛以小皿售出。秩序井然。

然其樂融融也。男生木工實習場。有大工作臺十。每臺四人。一切用具悉納器具室。實習時。教師令一生入室。發交各生。受者先報名。用畢仍還納室內。壁上張掛各器具製造順序標本。一一編定號數。材料均由學校購辦。製成品多歸學校留用。或售出。(下畧)

初等小學及高等學皆有小學校園一所。參觀菲律賓濱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其學校園卽在嘉年華會場之旁。關地甚廣。有一主任教師。指揮耕作。出菜圃區劃圖。及各生實習日誌。示余等。某生任何區。所種何物。每日實習事項。均一一詳記。所種概爲蔬菜之類。數十小學生。儼若農場農夫也。

以上惟就小學之普通科述之。已足見其如何注重職業教育矣。尙有分科制。高等小學工科課程。爲木工或鐵工工場作業。第一年每日二小時。二三年每日三小時。第三年並習估計。并於課外練習商業實踐。此等學校。實卽職工學校。製品頗佳。其畢業生甚爲社會所需。

要。不思無職業。欲升學者。更可入工藝學校。

曾參觀拍拉根工藝學校。 Bulacan Trade School

是校即高等小學工科也。儼然一木工廠。每日一二三年級。輪流實習。木工八十分鐘。圖畫八十分鐘。餘在近旁高等小學及中學習普通課。本校重要設備如下。帶

鋸 (Band Saw) 一。鉋床 (Planer) 一。圓鋸機 (Circular Saw) 一。平屑機 (Sharpener) 一。磨刀石 (Grinding Stone) 一。十八馬力石油發動機 (Engine) 一。鉋屑機 (Flaner grinding machine) 一。車床 (六呎) 一。具四呎一具。鑿削機 (Shaping machine) 一。彫擊機 (Carving machine) 一。工作

台二十具。木工用具。每生一副。現在學生六十名。第一年簡單工作。第二三年則機械工作。校內桌椅。皆為學生所創。現正受他處定製桌橙甚多。

高等小學之農科學校。即乙種農業學校。全島現有十二所。此種學校所授之課。英文算術與普通科同。餘悉

為農業課。農業課時間。每星期約二百分鐘。一二年三年皆同。農田耕作。每日二小時。亦一二三年皆同。即半日上課。半日工作。且須習木工。鐵工。及修整。或製造農具。等工。如第一年習木工及修整農具。第二年習鐵工及製造農具。第三年則行試驗室的實驗。此等工作及實驗。即斟酌在陰雨時以代農田耕作也。此外有拓殖學校。全島百十七所。專對於未開化地方人民。施以農業教育。

中等工業學校最著者。為菲律賓工藝學校。校設馬尼利市 (中略) 現分科八。即木工。鐵工。建築。機械。畫。機械。預備科。摩托車修理科。測量科。均四年畢業。另設摩托車駕駛科。六個月卒業 (下略)

機械畫科。此科有特別教室。備有製圖桌。製圖板。丁字規。比例尺。儀器。各二百五十具。以備學生應用。此等製圖用具。均貯置匣中。由級長收管。如有損失。概照原值賠償。印藍紙器具。購置全副。晒藍紙木框六隻。足

敷學生每日晒印藍紙圖二百五十張之用。(下略)

鐵工科 本校實習工廠。不外木工。鐵工。二部。故當述此科之先。必略敘鐵工部之設備。鐵工場設備能容學生四十名。栓上作業場。能容五十名。機械工作場。能容六十名。(下略)

鐵工科前三年在校內工廠實習。第四年出外工作。嘗參觀斯校鐵工廠學生。三兩為組。或製齒輪。或製螺旋。或鑽孔於鐵板。其鍛工場燥熱異常。學生習之。殊不為苦。不似吾國學生之嬌惰也。(下略)

機械預備科 此科專為升入菲律賓濱大學工科者之預備科。須高等小學畢業。且數學程度較優者。方得入學。(下略)

定置機關科 此科前三年同鐵工科。但第四年專重機械用法。實習蒸汽機。油汽機。發電機。電動機。摩托機。唧筒等。(下略)

摩托車駕駛科 入此科。須年在十八歲以上。身體

健全無目疾。英語爛熟。修業期限。概自六個月至八個月。畢業考試。用口試及實行駕駛。以定優劣。學生考三次不及格者退學。

木工科 此科除工廠實習外。須兼習製圖。(下略)

建築科 此科除工廠實習外。須兼習自在畫。用器畫。(下略) 參觀此校時。本校新添築校舍。尙未竣工。頗宏敞。多數學生。正俯身梁上。接合梁柱。校長為言。皆本校建築科學生所建築也。

測量科 欲入此科者。須修了本校本科第二年普通課程。且數學成績較優者。方可入學。第一年第二年午。前在校上課。午後在外實習。第三第四第五學年完全在外實習。由丈地局管理。實習可月得工資二十菲金。實習二年。如合格。可月得三十菲金。第三年可月得五十菲金。第四年可月得六十菲金。第五年可月得七十菲金。期滿試驗。如能實擔任測量。可年得千二百菲金。菲島之農圃事業。最為注重。故學校中多置有田園。為

學校實習之用。而中等以上學校。聘有專員。以資教授。凡有田園之學校。農圃課程。每年延長為十二個月。自訂此延期新章以來。歲產之額。較多百分之四十云。（下略）

中學農業學校。全島九所。最著者為中呂宋農業學校。

Central Luzon Agricultural School 設於牧紐司。

Hunon 此地。在未開校以前。本荒漠無居人。現校地領有三百六十七海格。式（合中國六千二百四十三畝餘）。除本校學生耕種外。招有佃戶。去歲收穫得四萬九千菲金云。參觀是校時。校長去馬尼拉。由主任美人查斯氏 Otago 接見。具道本校組織。并導引參觀各部。現學生六百名。分為三科。一。速成科。一年畢業。皆中央派送入學。畢業後辦理乙種農業學校。二。初級科。初等小學畢業生入之。三年畢業。均普通課程。惟每學期授農學書一冊。三。高級科。高等小學畢業生。或畢業於本校初級科者入之。四年畢業。普通課與中學同。惟每

學期授農學書一冊。畢業後可充任乙種農業學校校長。所授農學書。第一年蔬菜。第二年家畜。第三年昆蟲。第四年普通植物。以上三科。均每日半日上課。半日實習。

學生實習組織。分為五等。一。學生農夫。二。學生工人。三。官費學生。四。官費師範生。五。自費學生。（下略）

菲律賓商業學校。即中等商業學校。校址在馬尼拉。本校創立於一九零四年。初名為馬尼拉商業學校。至一九零八年。因各省學生來學日多。遂易今名。當時課程。為打字法。簿記學。速記法。及電報法。至一九一一年。郵務局設立電報學校。本校電報科遂停止。至一九一二年。設速記法專修科。一年畢業。中學畢業生入之。其時學生程度。除速記法專修科外。均同高等小學。一九一三年。始改為中等商業學校。入校資格。限中學一年肄業生。凡中學修業一年以上者。得入本校普通商業科。或速記科。但入簿記速記二科者。英文數學程度。尤為

較優。速記法專修科。限中學畢業生。(下略)

本校學生畢業後。出外就事。可任司賬員。書記。速記生。打字生。商業教員。謄譯生。店夥等職。月得薪頗優。初任事之第一年。月薪四十元至六十元。畢業生百分之九十充任公職。揆諸社會需要。此項人才之急。幾有不敷供給之勢。故本校每年入學學生。人數頗多。而畢業生甚少。即因半途已爲人聘去就職也。

校中有商品陳列室。羅置菲地著名產物。如帽。拖鞋。籃。麻。麥。豆。稻。玉。蜀。黍。魚。果。物。之。類。分。類。陳。列。外。國。產。物。或與菲地有關係者。亦略有陳列。藉資比較。

菲律賓濱航海學校。設立馬尼拉。菲律賓濱由三千餘島合成。已開闢者有三百餘島。非賴航運。無由交通。泥四面。瀕海。國際往來。非大興航業。不足以圖發展。菲政府設立斯校。每次招生錄取三十人。入校資格。須中學修業二學年。或有同等學力。年在十六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者。如曾執海上事業者。投考入學。可聲明偏重何科。

(下略)

航務科限三年半畢業。課程前二年重理論。後一年半重實習。學生在航海實習時期。得受相當薪金。學生分初級高級。(下略)

菲律賓大學

菲律賓大學。創始於一千九百〇八年。爲菲律賓青年男女教授高等專門學術及技藝。俾將來能任菲律賓之高等事業。大學獨立。不屬於菲政府六部中何部。有大學董事會董治之。

大學分文科。教育科。法科。醫科。農科。工科。獸醫科。各科長。屬於大學校長之下。此外大學所屬各學校。有熱帶醫藥學校。牙醫學校。藥學校。看護學校。森林學校。美術學校。音樂學校。以上各科及各校。惟農科及森林學校。設在內湖省露斯班諾斯。其餘均設立於馬尼拉。除法科外。凡中學畢業生。皆可入學。但欲入醫科及工科者。須先入預科。其餘入法科者。須文科畢業生。或有

同等學力。自一千九百〇八年創辦以來。已有三千餘學生。去歲開學以前。畢業生得膺學位者。已三百七十名。不限國籍年齡宗教男女皆可入學。試就大學各科分述之如下。

文科。文科係一千九一〇年設立。分爲初等科高等科。初等科二年畢業。分法預科。商預科。工預科。醫預科。高等科由初等科畢業。或有同等學力者。方可入學。三年畢業。得文學士學位。

化學科。四年畢業。稱理學士。再進研究科一年。稱化學碩士。

商科。一九一六年始設。二年畢業。稱商學士。

生物學科。四年畢業。稱理學士。再進研究科一年。稱學碩士。

圖書科。四年畢業。稱圖書學士。

政治科。一九一八年始創立。四年畢業。稱政學士。

教育科。三年畢業。稱教育學士。再進研究科一年。稱教

育碩士。

大學附屬中學。一九一六年設立。與大學教育科極相關聯。蓋教育科學生。即在附屬中學練習教授也。

醫科。菲律賓醫學教育。起原於一九〇五年之菲律賓醫藥協會。一九〇七年。菲政府乃設立醫學校。一九〇八年。遂費五十萬菲金。建築公共醫院。更以二十五萬菲金。新建醫學校。一九一〇年竣工。遂改稱醫科大學。公共醫院爲宏大之最新式。鉄筋混凝土建築。尤注重傳染病之研究。如肺結核。天然痘。虎疫。鼠疫。及其他難治之傳染病。最注重研究。設病床三百。以待急性難治病者之治療。醫科大學。科長管之。醫科大學教職員。均盡職於公共醫院。卽爲醫科學生臨床實習之所。其修業年限。內外醫學五年。畢業後得醫學博士學位。熱帶醫學及公衆衛生七年。須先修了醫科四年。再入熱帶醫學科一年。得熱帶醫學博士學位。再入公衆衛生科二年。得公衆衛生博士學位。學亦分二種。一。三年畢

業得藥學畢業證書。一四年畢業。得藥學士學位。（下略）

牙醫學校。入學資格。同醫科大學。四年畢業。經大學會議。推舉大學董事會認可。得授牙醫博士學位。（下略）

農科大學。創立於一九〇九年。為菲大學各科中最先開辦者。校舍在馬桂林 *Manquilins* 山下。距露斯班諾司 *Los Baños* 東村。三啓羅米突。校領地一二七海格忒 *Hectars*（約中國二千畝）土地沃衍。宜各種植物。由馬尼拉至此地。有水陸兩路可通。陸路火車。每日三次。又有大路可直通摩托車。距馬尼拉約四十英里。乘摩托車二小時抵此。（下略）

獸醫科創立於一九一〇年。修業期限五年。畢業後得獸醫博士學位。（下略）

森林學校。即菲律賓大學之林拉。一九一〇年開辦。屬於森林局。本校學生皆官費。有志入本校者。先向所肄

業中學之學區長提出志願書。請其轉呈教育局長。並同時通知森林局長。教育局允許後。可通知森林局長。由森林局長派送入學。畢業後。亦由森林局長派往各地方服務森林事業。外國學士留學本校者。年納百五十菲金之學費。中國留學本校學生三人。丁君茂海（浙江）林君鑑英（福建）李君彥松（湖北）三君皆刻苦勵學。余等抵此校時。三君短衣木屐。殷勤相見。隨本校長導余等周覽全林所在。加以懇切之說明。其刻苦求學之狀。溢於言表。聞三君成績皆優。丁君屢試第一。明年畢業。頗為校長所篤愛。丁君導余等參觀森林局時。森林局長亦甚加贊美。言此等學生。求之非人中不可得也。又有蕪湖夏君。已畢業本校。余等抵馬尼拉之日。曾晤一面。伊即於其日乘俄國皇后號返國。聞夏君畢業時。上一意見書於森林局長。大為局長所賞識。堅留在菲服務。厚給俸金。復優給以此次返國川資。相約月餘回菲。未識夏君。果見屏於國內。仍返菲否。

校址在馬桂山間。與農科連屬。森林試驗場一千二百五十英里。十年前荆棘遍地。荒草沒人。今則直幹蔽天。下無野草。各種樹木。皆按其科屬標識之。

校長爲言闢林之法。先宜植生長甚速之木。殺除地草。然後漸易他樹。本地如馬漢根 *Malibang* 及伊必 *Ipilip* 等。皆生長甚速。日光爲所遮蔽。則地草不能生長。故本地林場。先多植此樹。

樹木種子。按植物分類法。用玻璃瓶貯之。其中以一種鐵樹種子最大。長約六英尺。各種樹木。編號劃區。學生分任種植。每生各有樹木標本一套。就其紋理。辯別種類。令實地對照。

校中搜集本地鳥類。製爲標本。已數十種。

本校課程。有四年畢業。又有二年畢業。中學畢業生入之。二年畢業者。授以畢業證書。四年畢業者。授以森林理士學之學位。(下略)

工科 一九一〇年開辦。初設土木工程科。中學畢業

生入之。五年畢業。一九一一年改設預科二年。本科四年。一九一四年。又改定章程。以四年畢業爲原則。授以工程理士之學位。願續修第五年課程者。授以工程碩士之學位。其六年畢業制。亦同時改訂。願入六年畢業科者。首二年入文科。畢業時授以文學士學位。再入工科四年。修了第五年者。授以工程理士之學位。修了六年者。授以工程碩士之學位。一九一五年。大學評議會議決。增設機械科。電氣科。礦科。三科。與土木工程科同。四年畢業。亦有五年制。六年制。入五年畢業科者。自始卽入工科。入六年畢業科者。先入文科二年。然後再入本科。其授學位。與土木工程科同。(下略)

法科 創於一九一一年。中學畢業生入之。一九一三年。定三年畢業科。及四年畢業科。一九一七年。又廢止三年畢業科。以四年畢業爲原則。先入文科之法預科。二年畢業。得文學士學位。再入法本科。又設五年畢業科。專爲政府各部及其他有職務者而設。畢業後。均授

以法學士學位。

美術學校一九〇九年開辦。分圖畫。彫刻。銅板。三科。入學不限資格。各科五年畢業。但畢業時。仍視其成績合格與否。既畢業一科。若再習他科。二年即可畢業。

菲島教育。偏重實用方向。在在實事求是。菲人對於教育。信仰亦深。特以初開之人民。智識程度尚低。衣食住未感困難。一般國民。與致娛樂。故其學問嗜好。仍趨向文法方面。殆亦初開之地。此項人才。需要孔多。而社會實業。尙未形發達。多數國民。未能努力及此歟。美人對非教育。一以開發菲人職業爲目的。力矯菲人往昔偷惰之弊。今則教育規模大具。移風易俗。立懦廉頑。將不數年。駸駸乎入盛軌矣。

菲律賓體育

菲律賓之體育。非管稱雄於遠東運動會中者乎。然此其選手運動。不得謂體育成績盡於此。其真成績。則在體育普及。至所謂體育普及。一方則所有學校於鍛煉

學生身體之中。而寓有提倡衛生之意。即學校有體育教師。並有看護之醫生。而體育教師與看護者。尤常聯絡進行。此種體育。可謂爲合乎生理之體育也。一方則學校運動種類。注重團體的。并注重比賽的。團體期以恒久。其效果在予學生以平均之發育。然無比賽的。則趣味必減。效能不出。故運動會之組織。菲人舉行甚多。規則甚備。而於一般受教育者之體質。不得謂無影響也。

考菲島教育法規。體育爲主要課之一。無論何級學生。每日至少須運動三十分鐘或四十五分鐘。但其種類。由指導員按個人身體而施。不得妄加劇烈動作。反害發育。

運動會之組織。分學段運動會。學區運動會。學區聯合運動會。大運動會。四種。大運動會。即開於馬尼拉者。其運動員。不僅屬於學生各界。即外國人均可加入。各種運動會。每年分期舉行。務使精於運動者。得以顯耀其

身手。而一般人民。因此而益自鍛鍊。(下略)

據教育局報告。宿務省有一學生。撐竿跳高至十一尺八寸又四分之一。擲鐵餅遠至一百〇八尺十寸。已超出從前運動之標準矣。吾國亦為遠東運動會之一員。其將如何興起耶。

參觀所及各機關

科學局 科學局隸農政部。亦菲律賓行政機關之一。同人等經該長曼脫 Moller 之導引。得參觀其全部。茲就所見聞者順序記之。

圖書館 菲大學圖書館。科學生即以此為實習地。館藏圖書四千二百五十餘卷。雜誌四百餘種。百科全書有英法西班牙文三種。書籍編製法極精審。有一書編製目錄至數十頁者。另有美國國家圖書館書目全部。陳列館中。以供參考。其書架上均附以熱氣管。於每一定時間運用之。以避潮濕。管理手續亦極完善。

植物標本室 陳列各種植物標本極富。各學校之需

要。類皆取給於此。凡一植物。必附以說明。於各國同種之植物。亦均有比較之解釋。儲藏法亦極良好。其最古標本。有遠在六百年以前者。

動物標本室 各種動物標本。俱陳列玻璃櫥中。其初製者。分類貯以特製之白鐵箱。使濕空氣不易滲入。並隨時於各地交換新產品。

飲料水試驗室 馬尼拉市飲水。均於一定之時間。送此室試驗。室中有顯微鏡二。蓋專供檢視飲料水之用也。

標本圖書室 凡標本製成後。均送此室摹繪。其已繪成者。裝訂巨冊。並於每圖之後。附以說明。以期永久保存標本之真相。

標本攝影室 專供各種動植物標本攝影之用。其用意與標本圖書略同。室中陳列各種標本影片。都二萬一千餘種。

植物病患試驗室 室中搜集各種有病患之植物。如

一莖一葉。生有微斑或蟲傷等。均詳記其病患狀況。分別研究救濟方法。曼脫君爲余等言。菲島加非一物。出產本多。近年因蟲患。此項收成。日形減少。至市間用者。全爲外貨。故講求除患之法甚急也。

食物試驗室 室中置分析器。隨時分析食物成分。布告人民。俾知所取擇。

霍亂病試驗室 室中置顯微鏡多具。檢視霍亂病人之血。詳察其病狀及受病後之變化。以供醫學上之研究。

血清製造室 製造血清痘苗。供全島治病之用。聞每月發出約二萬餘瓶。

植物標本製造室 室中專製植物標本。製成後。卽送植物標本室儲藏。

度量衡檢定室 凡全島所備之度量衡器具。均送此核定。然後施用。

水產標本室 室壁貯活水。養本島所產鱗魚數種。玻

璃櫥內藏製成之標本多種。

礦產標本室 陳列本島各礦石及已開各礦。并所用機器之模型。

飼蠶室 蠶種與中國略同。非地氣候溫暖。四時均可飼蠶。參觀時。蠶有成繭者。有食葉者。蠶成繭時。不用篋承以盒。盒中分格。蠶卽成繭格中。日本飼蠶法亦如是也。繭小而薄。不及我國所產遠甚。成熟期亦較短。

賽門德土檢驗室 凡菲島各廠製造之賽門德土。或自外部運來者。均須送室試驗後。始得發售。

以上各室。均經曼脫君於導觀時。略爲陳述。中途尙經過藥水製造室。有機化學室。無機化學室。化學藥品室。化學材料室。馬室。猴室。小動物室。高壓蒸溜器室。血清製瓶室。血清冷藏室。電力室等處。具組織之精備如此。參觀之餘。覺其有特點二。(一)切要。局中各室陳列之標本。研究之學術。均爲菲島社會需要最切者。非他處科學院修陳博古之物品。高深之科學。爲誇耀於觀

者可比。(二)經濟以一行政公所而包含各種科學之機關。若一一分立。其經費增加。當不止數倍於此也。以我中國土地之大。物產之博。此等局所。自不適用於中央。然各省區正可仿辦也。

森林局

菲律賓東北部林木極富。西南部則甚缺少。宿務一島。幾全部無一森林。致雨量每多缺候。故美人近年於林政極為注重。因為森林局之設。局隸農政部。辦事處為兩層西式樓屋。樓上為辦公室。下層廣列各種木材。籐竹標本。暨森林副產品。如樹膠等類甚夥。以形式觀之。與其名之為行政公署。不如稱之為木類營業機關。室中央置假山一座。其半數以海草。以代表森林。山下阡陌羅布。溝渠縱橫。試注水山巔。則清水自山足流入溝渠。灌溉田中。井然有序。其半則為砂磧所構成。注水其上。則挾泥沙以俱下。山足遂多不毛之地。蓋所以表示森林之效用也。(局長斐斯卻贈余等假山說明書各一份)

菲島森林。日在推廣與調查中。故測繪地圖。為局中要務之一。地圖科辦事員。幾無日不繪新圖。蓋羣島林木之調查。尙未竣事。而推廣之區。又增進不已。則森林地圖。自應日新而月異也。

局長斐斯却。美人。熟於我國內情。為同人等演說森林之利益。及我中國振興林業之必要。甚詳切。至可感也。(下略)

農政局

農政局亦農政部之統屬機關。局設正局長二人。副局長二人。局務分設各科股掌理之。其關於農事試驗事項。現辦有試驗場三處。(一)一普通農事試驗場。(二)水牛試驗場。(三)家畜試驗場。局長郝乃特君。為予等言。菲島今日正從事於拓殖政策。故局中於農民貸款及資遣移民二事。極為注意也。(下略)

衛生局

衛生局爲公治部管轄機關之一。掌全島衛生事宜。局設局長副局長各一人。均須具有醫科專門學校畢業之資格。并業醫有年。著有盛名者。方得充任。全島設衛生監視處五所。分處三十六所。（中略）其副局長某君爲余等言。往年恒多疫症。近因衛生事宜。積極進行。已日形減少。麻瘋一症。本爲熱帶之傳染病。近年於馬尼拉特設隔離病院治理之。其瘋症最重者。送某小島特別瘋症院診治之。治愈者無算。新發生者已不多。足見衛生一道。不可不講云。

馬尼拉隔離病院

隔離病院。就西班牙二百年前之古屋改造并添建之。衛生局副局長某君曾導余等一往參觀。順次記其內容如下。

診病室設於樓上。爲輕微瘋症就診之所。診病室之旁。有輕微瘋症人養病室多間。

瘋症隔離室 男女各一所。均建於空院中。中央有遊息室。兩旁均寢室。

廢病室 男女分居室中。不盡皆病人。凡貧苦衰老無力生活者。亦得入室居住。終養天年。

瘋人室 男女各一所。均爲樓屋。瘋狂最甚者。以特室羈禁之。

傳染病隔離室 凡患傳染者入之。入室及出室時。所用物品。均須消毒。

痘症室。瘡毒室。均新建者。

圖書館

菲律賓各學校。類皆設有圖書館。據一九一八年之調查。其總數已達一千七百三十所。較上年增設六百四十六所。此皆供學生課餘之參考者也。其供社會之瀏覽者。於科學局則有科學局圖書館。於各省則有省圖書館。而中央圖書館之組織。更著有社會教育之特點焉。

中央圖書館。隸司法部。藏書四萬餘卷。有閱書室四。每日入館閱書者。平均爲八百餘人。尚有借書室。儲藏普通書籍多種。供人借閱。有各國公文室。搜藏各國公文。件甚富。有汗牛充棟之觀。有古書室。藏有菲島初次出版之英文書。及古之西班牙書籍多種。更附以各國報章書籍之記載菲事者。而傷兵紀念室。黎沙紀念室。古物保藏室。尤爲全館精意之所在。

傷兵紀念室。一八九八年西美之役。爲美人統治菲島之關鍵。尤爲西人脫離西政府專制政體之大紀念。誠非人所當沒齒不忘者也。其時美人之死。於是役者。實繁有徒。飲水思源。則馬革裹尸之戰士。其功固不可沒者。故館中特設是室。搜集各戰士平生所閱之書籍。儲藏室中。以爲紀念。

黎沙紀念室。黎沙。西班牙時代革命大家也。業牙醫。工著述。惡西政府之暴虐。鼓吹革命。不遺餘力。爲西政府所殺。自黎沙遭戮後。革命軍遂踵起於菲島全部。適

值西美之役。竟脫西政府之羈絆。而受美人之統治。漸有獨立之希望。故菲人之崇拜黎沙。不啻帝天。美人亦極力提倡之。凡中央公園。各省會公地。無不立有黎沙石像。各校則黎沙小像。與華盛頓攝影。並懸於圖書室中。其崇拜可謂至於極矣。故中央圖書館。亦設一紀念室。室中有黎沙家藏書籍。係以數千元向黎氏家屬購來者。有黎沙爲人診病用之椅。有其書記馬比利（M. B.）之椅及懸榻。有黎氏家內之木柱。及爲黎氏鑄像時收捐之銀櫃。皆所以表景仰也。

古物保藏室。室中多革命時代之用品。如兵器。紙幣。郵票等類。尙有革命旗一面。雖陳舊不堪。而保藏甚至。此旗今時已經菲人請求美政府許可爲國旗矣。黎沙之重要紀念品亦夥。如黎氏親筆小說文稿。（館中以二萬五千元購得者）德國遊記稿。臨刑時遺囑。均密藏室中。其崇拜英雄以引起人民愛國之觀念。意良深也。

水族館

水族館建設於古城外廢礮臺中。就礮臺內西壁。建覆廊。沿廊牆壁。上半部設水櫃二十七個。近壁一面。蒙以厚玻璃片。納魚其中。分海水淡水二部。人可入玻片沿壁觀之。櫃之外方爲傾斜式。故光線得自櫃中。由玻片透入廊內。其陳列式係仿諸美國水族館。現陳列之魚類。雖僅二十二種。要皆顏色美麗。形狀奇特。爲海內所不經見者。館中建築工程。雖不甚大。而位置尙妥適。且以古代之廢城。舉辦有用之事業。誠可謂利用廢物矣。入觀者須納菲洋二角。每日上午九時起至十二時止。下午自二時起至六時止。任聽人民購票入內遊觀。星期日則至夜九時方閉門。

比利泌監獄

菲律賓監獄。爲美人應用最進步之學說。以施之菲島。實非監獄。殆爲感化院。故屬於教育部。此在西班牙時代。爲一舊式陰森黑暗之牢屋。今日則成莊嚴華潔之

獄舍。以今例昔。殆若天堂。現在全國中。在監者約七千人。其中五千人。在比利泌監獄。尙有至他處從事勞役者。一年平均在監中約二千五六百人。分住於宏潔之獄舍。教讀書。教職業。施以誨訓。且從事體操之訓練。使出獄後。造成一完全之良民。監獄有附屬醫院。極注重衛生。囚人日課。朝五點鐘起牀。六點二十分鐘早餐。自七點鐘作工。十一點三十分歸舍。四點四十五分運動。五點鐘晚餐。五點三十分入浴。自六點三十分至八點夜學。自八點鐘至八點四十分娛樂。九點鐘就寢。儼同學校。在監人依其品行分爲三等。著用三種衣服。而分其全部每二十四人爲一組。而以品行百點之囚徒爲其監督者。職業分爲鍛工。機械製造。車製造。金銀細工。製藍。製家具。繪畫。木工。製靴。洋鐵細工。製肥皂。製鈕扣。製食物。製麵包。洗濯等。其製品在監獄中設販賣所。公衆可在此臨時購買。又可預爲定購。在監人一日之費用。平均菲金三角一分。工場之經濟收入二萬六千元。

支出十二萬元。每日四點半鐘運動。任人觀覽。以菲金一角購入場券。通過大門二重。登望樓。可縱覽全獄二千七百人。之體操。體操時。先由七十名囚徒之音樂隊。奏美國國歌。出場。望樓上。管理人打號鐘。各囚徒由各宿舍魚貫而出。其手皆持食器。聞第二次號鐘。則置食器於地上。一時開始體操。由他方有數十人之假裝兵隊。將校率之出場。此等假裝將校。亦同爲囚徒。將校拔劍。兵士持鎗。從將校之指揮。行種種之教練。此監獄最初之計畫者。爲現今馬尼拉英文報社主筆某氏。此監獄之外。在巴灣島。有囚徒殖民地。彼處全與普通農夫受同一之待遇。此監獄及於囚徒之效果。雖非一朝一夕所能斷定。然其設備之計畫。不可不謂之周備也。

烟草工廠 紐扣工廠 製油工廠

格密拉 *Genial* 烟草工廠。一八九九年創立。資本一百萬。工人一千六百人。廠長托律塔氏 *H. S. T. S.* 接待甚殷。工場建築四層樓。下層捲紙烟機五十架。二層

樓。手工捲紙烟。三層樓。手工捲呂宋烟。四層樓。整理烟葉。以手工或機器除烟葉筋及裝置成品。捲紙烟機。每架一分鐘出一百支。手工捲紙烟。多爲女工。烟支較長。其捲作甚速。每人一日可作百五十包。每包二十五支。工資每千包十六元八角。烟支次長者。每千包二十三元一角。女工包烟。非常純熟。每包二十五支。一盈握卽包入紙中。不須更數。每日自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可包三千包。約得工資二元。手工捲呂宋烟。每日出一萬五千支。工資以支數計。烟支大者。每千支二三元五角。烟支小者。每千支十七元。烟草工場。自股東以及職工。悉以菲人組織之。此可爲民間事業之最大者。紐扣工場。係太平公司之一部。廠長美人。工人二百三十人。美國製之機械百餘臺。其製造手續。先切取螺壳。成小圓片。旋磨之。更旋磨扣面。成凹形。次鑽孔。最後漂白。其分扣之厚薄之法。以扣傾入平斜安置之雙轉輪上。此轉輪由上至下漸細。故雙轉輪間。距離漸大。扣之

薄者。在雙轉輪上方離縫小處落下。厚者漸至下方離縫大處落下。依次落入轉輪下之各受器中。全場均用小機器。不須大設備。螺介壳爲菲地生產之大宗。日本紐扣之原料。均購自菲律賓。切取必要之部分。運往日本。

製油工廠。爲馬尼拉第一之大工場。其要部概守秘密。謝絕參觀。故余等兩處往訪。未得觀覽。此工場專製椰子榨。油工場機器數十臺。工場外有大油池。現貯油二萬餘噸。一日之製出額。約百二十噸。但菲島爲珊瑚礁石灰岩。無良水。本廠用水。不得已用海水。以機器淨製之。

華僑狀況

觀於我華僑在菲律賓之事業。然後知我國人冒險性之富。團結力之強。愛國心之熱。與夫建設之偉大。氣概之勇往。誠足以自豪也。今於報告菲律賓濱教育之餘。請述我華僑之狀況。

華僑之居留菲島者。垂數百有餘年矣。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其締造之艱難。進行之堅苦。蓋大有歷史在林旺之事。已詳述於菲島概論中。茲不贅。當述李春芳陳謙善二事。

李春芳於西班牙統治時代。目擊西人之橫暴。率海上健兒。沿呂宋北部而侵入馬京。以一匹夫而與一國抗。聲勢所及。至全京爲驚。雖事敗垂成。而其豪氣英先。猶常存後人心目間也。西史於李氏戰事。固大書特書曰。某年月日。中國海盜某氏。侵擾馬京。爲西軍所撲滅。噫。李春芳之是否爲我國之海盜。吾固不暇爲之辨也。彼麥澤倫氏。率數十之衆。登宿務。說會長。侵鄰島。而死於馬克坦之役。使無西政府遣重軍爲後盾。夷菲島而縣之。則麥澤倫氏亦何以自異於李氏哉。陳謙善。閩人也。生十八世紀末。見義勇爲。僑胞奉之爲領袖。其時爲西人治菲最黑暗之時代。吸脂吮膏。擇肥而噬。首必及我華人。陳氏身當其間。禦侮折衝。百出其

技。恒爲救濟於無影。我華僑於暴政之下。得有一息之生氣者。陳氏力也。相傳某年有西總督某氏。聞陳氏名而惡之。於銜命之初。卽存中傷之意。下車伊始。更時爲屬吏道之。祇以陳氏之律身。無隙可乘也。無何。華人有抗捐之舉。西總督雖臨以嚴刑。攝以兵力。不能屈。總督夫人某氏。時受有陳氏賄。遂爲之說於總督。允爲減輕稅額。經陳氏之一諾。不崇朝而款集。自是以後。西人遂敬畏陳氏。益不敢輕侮華僑。我僑民得安居樂業者。垂數十年。其魄力之宏。手腕之妙。雖大外交家不是過。今華僑醫院及公墓禮堂間。皆建有陳氏像。將以垂紀念於無窮。蓋今日華僑所辦之公益事業。如善舉公所。崇仁醫院。公墓。種種。皆陳氏手創者也。

由林旺李陳二氏之歷史觀之。則我僑胞之堅苦卓絕。困難備嘗。以有今日一部分之勢力於菲島者。豈偶然哉。況林旺李陳之事。特犖犖大者耳。其他或協助菲人肩革命之重任。或名盛當時。樹鄉村之聞望。或卜築一

廬。於商界稱巨擘者。更僕不能盡也。

華人今日之在菲島者。約七萬餘人。以馬尼拉爲最多。其商業全島島十分之七。去年納菲政府值百抽一之營業稅達五百萬元。則其營業總數。當在五萬萬元以上也。其富力則家產值七百萬元以上者三四家。五百萬元者六七家。三百萬元者數十家。一二百萬元者甚夥。其工業則有大鋸木廠三。資本約在一百萬元以上。其公共機關。有華僑教育會。商會。善舉公所。廣東會館。華僑俱樂部。其學校則有中西學校。閩南學校。普智學校。華僑公學。突亞婆中西分校。愛國學校。宿務中華學校。怡朗乙種商業學校。仙答洛中和學校。聖公會華僑女公學。其教育經費。由菲政府稅局爲代徵。僑胞商業附加稅二厘。馬尼拉一市。每年卽達五萬元。其組織之報紙。有公理報。平民日報。民號報。其公益事業。有崇仁醫院。華僑公墓。普閱書報社。其握有全島商業上之特權。而建設公共事業之多如此。不特此也。同人此次遊

菲島各省。有北至北呂宋高山省者。有南至南呂宋內湖省者。過小村堡無算。無一村堡不設有我華人之村店者。又嘗赴各地我僑胞之歡迎會矣。與會者我僑民之外。有其他之行政長官。暨士夫聞人。我僑胞與之晉接一堂。情義之洽。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其平日之善於交際可知。誰謂我國人不知國民外交哉。

夫我華僑之在菲島。非有政府爲之保護也。非有尺寸爲憑藉也。然持其一手一足之烈。而與蠻荒之土族。暴虐之西人。相抗衡於商戰漩渦中。卒獲最後之勝利。樹勢力於全島貿易界。既大而且久者。非具有冒險之精神。成城之衆志。曷克臻此。吾故曰。觀於我華僑在菲之事業。可以知我國人冒險性之富。團結力之強。與建設之偉大。氣概之勇往也。至其關心國事之切。及此次歡迎會之盛設。情義之真誠。更足見其愛國心之懇摯。迥非他國人所能及者。此吾尤敢爲我國人豪也。

雖然。吾有不能不爲我華僑前途憂也。華僑在菲。以轉

運歐美貨物。採集菲島土產爲恒業。自歐戰以還。德奧貨來源停滯。日貨遂乘隙而入。五年之間。組織兩大銀行及蔗類椰子公司。並派有專員駐菲。調查商業。其積極經營。可謂不遺餘力矣。日人在菲之商業。愈興。則我華僑之商業。將日見衰落。聞今日商業。已由十分之七。退至十分之六矣。此吾爲我華僑所經營之商業作前途憂也。非人未受美人教育以前。知識簡單。不能與外人作直接之交涉。我華人遂得握有轉運之特權。近年非人教育普及。知識日增。已起有取而代之之心。日人更從中有挑撥之詞。排華之論。已微有見端。使不早爲聯絡之方。恐必有參商之日。此吾爲華僑所居留之地。位作前途憂也。菲島學校林立。每年畢業學生。不可數計。我華僑子弟。則受學於中等以上學校者。既絕無而僅有。卽自辦之高等小學畢業者。亦爲數寥寥。他人之進步以尺。我則不能以寸。將何以並存於智識競爭之世乎。此吾爲我華僑教育之情形。作前途憂也。華僑報

紙與內地聲氣不通。其所登載者。非某省捐稅煩重。卽某省盜賊橫行。遂相戒不敢回國。其娶有菲女者。更無論矣。數傳而後。祖國遂忘。此吾爲我華僑國家之觀念。作前途憂也。

何以解此憂。曰。其責不在華僑。而在我國人。於華僑之教育。則由國家爲設法。獎進之。於華僑之商業。則由國家爲設法。保護之。於菲島之人民。則由我國國家爲設法。聯絡之。於國內之消息。時由國內新聞界爲設法。傳布之。是在我國人一舉手之勞耳。夫我國人不欲我國之爭存於世界也。則亦已矣。藉曰欲之。則振興實業。擴張國外貿易。必爲首務。南洋羣島者。我國人擴張國外貿易之根據地也。由菲島而西。有爪哇。婆羅洲。新加坡。蘇門答臘。各島。由菲島而南。則有澳洲。紐西蘭。等處。華僑總數達數百萬人以上。太平印度二洋之間。我華僑固有之商權。不可謂不大。未來之希望。不可謂不多。我國人有欲鞏固華僑現在之地位。以發展我國家將來之

勢力者乎。請自菲律賓濱始矣。

記菲旗

旅菲之八日。值菲人有懸旗之慶典。菲人名之曰旗日。Flag Day。是日也。各界人士。均列隊遊行。歡呼慶祝。海濱大道間。汽車幾接軌而聯軸。公園之遊人極夥。紅男綠女。白叟黃童。摩肩錯趾。舉欣欣然有喜色。可謂極一時之盛也。已考菲人有旗。始於一八九八年。波連他域革命之役。其時所謂旗者。不過紅布一幅。畫三五字而已。紅色之布。用表衛國義民之血也。首一五字。作榮譽解。次一五字。作尊敬解。三五字。作軍人解。是年末於甲必地拉克。改用第二旗。卽今日採用爲國旗者也。惟是時之旗。爲尖角形。今改用方式耳。其旗爲三色。上藍下紅。於近桿處綴一三角形。中畫一日輪。輪內加一人面。日旁射出光線八條。繞日輪者。更有明星三粒。其意以爲藍色者。表建國人民心地之清潔也。紅色者。表其血忱也。三星者。呂宋。明達羅。味西。三大島也。加以日輪

者。表前途如日之光明也。八光線者。指馬尼拉。甲必地。內湖。八打雁。紐華衣斯夏。庶朗。布拉競。板板架。八地也。惟是旗一見於菲島革命時代。而美人統治以後。廢置於中央圖書館古物保藏室中者。於茲二十有餘年矣。今年始由菲國會請願美政府批准。得懸用於羣島本部以內。自今伊始。菲人雖非獨立國家。而已有獨立之國旗。雖對外仍以美旗爲國徵。而本部以內。得有一三色彩爛之旗。與美國花旗。相輝映於市廛林薄間。未嘗非促進人民獨立之一助。而美人之卽予允許。尤足以表示其承認菲島獨立之誠心。此誠菲人士之大可慶祝者也。

遊柏柵山記 Baguio 趙綸士

柏柵山在呂宋島北端。去馬尼拉約六百華里而弱。余來斐。領事桂東原先生數數稱道。十一月四日。因赴牧紐司參觀中呂宋農業學校之便。往遊焉。是山初爲未開化土人所都。一千九百〇五年。時塔虎托尙未爲總

統。以美政府委託來斐視察。塔氏體胖患斐地炎熱。由醫士某導之至。亟樂之。爲電美國務卿。於是是山遂膾炙人口而工作興焉。余以五日晨九時乘汽車由山麓登。至十一時半始造山上市鎮法。蓋山高不過四千餘尺。而車行二時許。計山徑之長。約六十華里矣。自山麓登。沿途設防。看守之者。車行上下。每到一處。守者輒以電話詢前途有來車否。車之行止聽焉。以防衝突。守者居處。輒識其地。已高出地平若干尺。至起止處。且征通過稅。自山麓登。路皆修治。蜿蜒曲折於二山之間。深澗中隔。則通以鐵製之橋。爲數十餘。其長五六丈或十餘丈不等。車行絕巘。羣峯夾道。障開屏合。森列攢蹙。姿態千萬。林木尤蔚鬱。間懸飛瀑。下墮蝠谷。泉聲與蟬聲相答和。絕似把玩石谷巨幅。青綠山水。心怡神曠。而不覺其身歷之已高矣。自山麓登。至三千尺以上。路較陡。熱帶無松。至此始見。蓋山上之氣候已較平地爲溫和。回視來徑。殆真羊腸九曲。西人譬以雨夜電光閃動。雲中

金蛇萬道。謂爲電光路。又謂爲螺旋路。比旣登。壤地平衍廣濶。馬路四達。因山勢構西式屋宇。無慮千百所。上下間廁。蔽映於峯巒松林之間。下連草色葱綠。中現紅黃圖案畫或英文單字。蓋以雜卉屬植而成。入望如畫。固一新式之都市也。斐地西人。率以爲休遊之所。前斐政府且擬於每年四五月暑假期間來此辦公而未果。故山上已建有政府辦公處。總督府。並備租與官吏遊客之屋數百幢。爲優待教員。亦建有避暑之廣廈。美戍兵數百。營屋之前。并爲兵士家室建住宅。精繕一如公廨。他如郵政電話電報電燈關於公共需要之設置。無不備。美人自課子弟。立有學校。爲土人設者。則有農業小學一所（如吾國乙種實業）注重種植蔬菜。聞斐地蔬菜素少。華僑頗專其利。故是校肆力於此。至風景最勝處。爲羅馬戲場。三面依山。逶迤砌階級。可坐三千人。中凹處則爲舞臺。高松四映。芳草如氍毹。精潔絕無纖塵。極天工人巧之勝。山之絕頂處爲氣象臺。云可望見

中國海。余登時。適雲漫足下。尋丈外茫無所見。余以汽車周遊半日。僅得大凡如此。尙未遍窮其勝。因以嘆美人治斐。何其誠摯博愛若此。今斐之青年英進之士。亦自振奮不甘後於人。卽此一山之盛。可概其著著爭先矣。反瞻故國。僅言東南。此種山水。所在多有。匡廬黃山。無論矣。國家曾不加以毫末思慮。稍事點綴。徒令吾民憔悴於烽烟鶴唳之中。而思適彼樂土。（近福建移家至斐者甚多）此可爲撫事興悲也已。有華僑百餘人。占其地商業百分之九十九。除華肆外。僅日本店二。土人則無之。僑民見吾等至。深夜開會歡迎。堅請演說。蓋惟斐人教育日進。正籌辦學校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九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

大洋洲遊記

紀薩摩亞羣島

秦汝欽

(舊屬德今歸新西蘭管理)

形勢與疆域 薩摩羣島 Samoa Tuese 一名水夫羣島。Schiffor Tuese 位於南太平洋。自西經線一百六十八度至一百七十三度。自南緯線十三度二十四分至十四度二十六分。計島嶼五。其形勢自西迤邐而東。曰沙威。Savaii 曰烏撲路。Upolu 曰拖拖衣拉。Tutuila 曰麻奴亞。Manoa 曰羅利。Rosa 五島之中。以沙威為最大。面積方一千六百九十一基羅邁當。烏撲路在沙威之東南。兩島相距十五海里。面積方八百六十八基羅邁當。是島之東南。為拖拖衣拉。面積方一百三十五基羅邁當。又東為麻奴亞。是島係集三小島而成。曰桃塢。Tapa 曰屋羅新加。Alofiaga 曰屋

夫。Ofo 桃塢面積方四十二基羅邁當。屋羅新加方十五基羅邁當。屋夫方二十三基羅邁當。又東南行為羅利計兩小島。惟其海底暗礁。已相連屬成迴環形。其附屬於烏撲路者。尚有兩小島曰阿波里麻。Apoli 面積方四。七基羅邁當。曰馬諾諾。Manono 面積方八。五基羅邁當。沙威島最高之峯。約五千英尺。有舊火山一。曰毛烏加非。Mafuaga 新火山一。曰普雷山。Mt. Pele 於一千九百十三年火燄始熄。沙威之主埠曰薩福托。Safotu 在島之北。烏撲路之主埠曰阿比亞。Apia 亦濱北岸。舊時土王之所都也。由是而東。有要港曰薩路亞法塔。Sualafata 為德國海軍駐在地。拖拖衣拉之主埠曰彭架彭架。Pasopaso。在島之南岸。峻嶺迴環。港灣深邃。為天然之軍港。美國海軍及總督駐焉。麻奴亞之主埠曰桃塢。在島之西。沙威居民一萬三千人。烏撲路居民一萬七千五百人。

亞波里麻居民三百人。馬諾諾居民八百人。共計德屬土民三萬一千人。美屬三島計四千餘人。

沿革

薩摩舊有土王。統治全島。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始歸英德美三國保護。八十九年。三國在柏林續訂條約。認其自主。嗣因土人結黨爭立。日事搆兵。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三國遂定議分據全島。以靖內亂。晝拖拖衣拉麻奴亞與羅剎歸美。而以沙威與烏撲路畀德。德人復割舊有沙羅摩羣 Salomo 之靴衣司算爾 Clongool 衣薩勃拉 Usaballa 愛加特 Higgade Insoh 阿洛 Aro 及所屬各小島與英。德人此舉。得不償失。其所得薩摩兩島。面積僅二千五百七十二方基羅邁當。而沙羅摩各島之面積。達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方基羅邁當。其所失計九千三百七十三方基羅邁當。蓋德人於南太平洋。本無殖民地。欲藉此以擴張其勢力於南太平洋。故寧割多島以易之。自此改革之後。即將沙羅摩羣島

所餘之蒲加英飛爾 Buginvils 蒲卡 Bika 與他三小島。隸屬畢斯馬克羣島矣。

種族及風俗 薩摩島人民。出自美拉內西亞族。(據

傳說島中有人未及百年) 髮黑膚色棕。歐人未至之前。尚有啖人之事。迄今尙有二三。曾啖人者存焉。

男女婚嫁。均必先期以魚骨刺膚。染鱈魚汁爲文。自腰際至膝。均刺染焉。是爲成人。大禮。必廣延戚友。共相宴賀。然痛楚萬狀。輾轉臥蓐者十數日也。

初無衣服。男女皆羸。遇事則結草爲裙。以蔽下體。自西人運入布匹。始易用有花各種色布。以爲裙。復以狗牙編貝等編成篋積。懸挂腰間。以爲雅觀。男則取樹葉編頸圈懸頂際。女則取織小螺殼。聯結懸挂。以爲美飾。

飲食之屬。採蕉實椰子芋頭古盧(粵人謂之麵包果)等生食爲常。間有灼石煨之以爲熟食。魚肉之類。亦用此法熟之。惟不事洗濯。一任其攜鱗戴毛者。

宴會之事。則設帳於空場。相聚席地而飲。酒酣耳熱。歌

舞雜作。所具物品。不外蕉實芋頭猪肉數種。惟均煨熟。其酒名卡華。係取一種草根。搗爛成漿。和之以水。味淡而少帶藥味。

婚嫁則戚屬往賀者。各以蒲席圍腰間。（蒲席編織甚細至貴者一領值中銀百餘元）因以遺焉。喪葬則往弔者亦遺以席。下窆時以掩敷棺焉。

房屋葺以椰蕉等葉。其形或圓或長。圓酷類吾國茅亭。內無間隔。外無門牖。戶牖周圍懸此粗席。以蔽烈風驟雨。屋內地鋪海中碎石。加席其上。闔家坐臥。聚處一字。器具大者用木。小者用椰殼。無刀斧之屬。所製器皿。則以石片攪磨。亦無取火之具。取堅木相摩。以取火耳。刮取樹皮。與水搗和。傾置板上。槌以木杵。製成類似紙張之物。篇幅長短寬狹不等。塗色以上。以作帘幕。几榻及一切飾品。

昔時凡服物食品。均取給於本島。故無金銀貨幣。有時僅以海貝。摩平一面。以當泉幣。其風俗頗向大同。飲食

各品。隨地可以取給。毫無畛域之見。暮夜隨地可以寄宿。如有所獲。必分給家族戚友。即自歐人入境後。或有服務公署。及充警士傭工者。亦以所得。勻給他人。自一千九百零三年。德人招華工赴島工作。漸開竊攘奸淫之風。土人漸多尤效者。暮夜寄宿之事。竟嚴拒而且設禁焉。

島民雖俗尚大同。然秉性好鬪。各部落之仇視甚深。十數年前。各部落日事爭鬪。對壘之時。則各以黑炭塗面。刀矛之外。復用巨石時搏擊。各島間亦時相衝突。則各具戰船。載石相擊。故其投石之技。幾無人不能。亦無擊不中也。

島民性最懶惰。不喜工作。終日遊戲而已。蓋其初島中人民。衣食之屬。隨時隨地。可以取給。故無藉乎工作。既久而遂成習慣。即偶有出事傭工者。大都朝作夕歸。不受強迫。是以歐人赴島墾植。不得不別求工作之徒焉。語言與文字。本島語言屬馬來玻利內西亞語。族無

文字。歐人至象其音。繫以字母。遂為該島文字。凡遇政
府政令詞訟及教會本島報。均利用焉。

氣候。本島水土和平。氣候常如我國五六月。日
中熱度約當華氏寒暑表九十四五度。惟早夜涼爽。每
降至七十度上下。海風廻環。空氣甚為流通。無煙瘴之
患。

常年雨期。每在三四月間。惟時雨時晴。連陰不霽者絕
少。夜露甚濃。日落之後。即見露點。以手探之。若細雨濛
濛然。故所有植物。不事灌溉。自能滋長。此為本島特有
之利益。

交通。本島西南。距英屬之菲濟島 *Fiji* 之色瓦。

Beva 六百零五海里。由此至澳洲之雪梨 *Sydney*

一千七百四十三海里。南距東加 *Tonga* 四百六十

七海里。由此至紐絲綸之屋倫 *Nukunono* 一千一百

○一海里。北距檀香山二千二百四十海里。

其與雪梨屋倫交通。計有商船兩艘。一名 *Tongha* 載

重四千三百三十五噸。一名 *Aha*。載重三千四百四
十四噸。互相往來於薩摩亞屋倫間。經過斐濟東加
等處。每月一次。

其他尚有往來於舊金山雪梨間之商船兩艘。亦經本
島。停泊於彭架彭架。亦每月各抵該部一次。一為 *So-*
homa。一為 *Ventura*。均載重萬噸。

該公司本有意繞道阿比亞埠。而與德政府商訂合
同。未能妥協。故僅至彭架彭架。而與阿埠往來之貨
品。另由小輪駁運。

其與中國汕頭。惟招工之時。有船往來。或年一次。或兩
年一次。其船不過千餘噸。專備載新工赴島。及期滿回
國者也。

阿比亞埠有小輪船兩艘。一載重五百五十二噸。已
為大雨衝撞破壞中斷。一載重一百〇五噸。往來東
加及彭架彭架等處。

其往來沿海一帶。則另有小電船數艘。其載重自五噸

望二十五噸近來德國柏林議院已決議自本年十月一日後政府每年補助北德謹堡輪船公司三百五十萬深克俾增添商船航行於太平洋及東亞如殖民地。

此事因是年歐戰發生尙未實行。註附

行政 本島當英法美共同保護之時三國皆設有領事。至之千九百年定議分據德國政府裁去領事改設總督統治所屬全島事務。其次復設有秘書長裁判長知事測量員等官。革去土王名號改稱大會受總督節制。招工後另設有華工委員專掌華工工場事宜。沙威島另設有知事。

本島復設有議事廳。以總督爲議長。議員額設十二人。以二年爲任期。職官中如秘書長裁判測量員等均列入議席。其餘八人則由本島歐美僑民充選。從前本不約定用何國語言。自一千九百十二年十二月一日爲重行選舉議員之期。當選者均係德人而不諳德語者均不入選矣。

其餘官設局所。復有總裁判所一。警署一。華工委員署一。關稅一。船政廳一。工務局一。教育所一。天文臺一。郵政局一。醫院一。

禁令 海外各地幾無處無華人蹤跡。蓋華人之具遠畧之特性。久爲世界所稱許。故如薩摩島之孤懸於南太平洋。氣候之炎熱。地方之硯瘠。而竟不憚跋涉。於數十年前已有來島經商者。惟當時尙得自由。自德人分據本島。遂於一千九百〇三年（前清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一日。頒布華人禁例。

自此例頒布之後。遂定議赴中國訥頭。招募華工。來島開墾。而第一期華工。於是年冬間抵島。九百〇五年招募第二期華工。九百〇六年招募第三期。九百〇八年招募第四期。九百〇九年招募第五期。九百十一年招募第六期。九百十三年招募第七期。每期以三年爲限。期滿後如不願繼續爲傭工者。則連遠回華。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六日。薩督蘇士頒布華工條例。

二十四款。其間大都關於僱主傭工應守規則。自本條實行之後。強暴傭主。遂藉端以苛待華工。凡關於民法者。均以刑法從事矣。

本島法律。凡關於土人訴訟之事。另構茅舍如土人屋宇。原被告均席地而坐。從前華人有訴訟之事。亦與土人一律辦理。因從前列華人於有色人種也。其後經駐德使臣力爭修改。於始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六日。頒行華人人格條例。其條文謂在薩摩島之中國人。照德國藩屬例第四款及第七款。不作土人看待等語。嗣後遇有華人涉訟。逕赴裁判所而設座焉。然其條文詞氣。不謂與歐美人一律看待。而必曰不與土人看待。其間仍不能與白人無軒輊也。且華工遇訴訟之事。先須經過華工委員署。得該署之許可。方可移案至裁判公署。其間含冤莫伸者。仍比比皆是也。

財政 薩摩本島已開墾者。尙不及十分之一。故歲入不敷歲出。一切政費。仍賴中央按濟。

宗教與教育 本島無宗教人民。惟信仰歐美各教。有倫敦傳道會。澳洲海吐提司（法式）傳道會。羅馬基督教傳道會。美國多妻教傳道會等學校。除德國國立學校外。各傳道會均有設立焉。

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 設立於一千八百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居各教之先。故其會徒亦最多。計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茲縷述其分布各島之情形。

烏撲落島

馬路亞區域 教堂與學校相連屬者計十所。尙有國民師範馬校學生一百〇七人。就中四十一人已娶者。而其妻同就學焉。幼稚園及幼稚手工學校學生六十二人。教授德文。

雷烏路摩瓦區域 教堂及學校計二十所。高等小學兼實習農藝大木工木器工簡單冶工鞣皮工。教授德文。學生一百餘人。尙有兒童學校。

阿丕亞區域 教堂及學校計三十九所。係兒童學校。

教授德文。

法雷亞利利區域 教堂及學校計三十三所。係兒童學校。

拍拍島打區域 居民女子高等學校。教授德文。女學生計一百〇三人。

沙威島

土亞西非區域 教堂與學校計三十三所。係兒童學校。另有中央德語日間學校。

馬打島埠區域 教堂與學校計二十五所。係兒童學校。另有中央德語日學校。

澳洲梅吐提司傳道會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Australasia 設立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於沙威島。薩吐排脫亞有兒童及女子高等

學校。木工學校。沙威之加蓋馬雷有兒童學校。教授德文。烏撲落與馬奴奴有居民之初級師範學校。六十八

羅馬基督教傳道會設立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八日。烏撲落與沙威。及美屬之拖拖衣拉。均有教堂與學校。

月八日。烏撲落與沙威。及美屬之拖拖衣拉。均有教堂與學校。

多妻教傳道會 *Mormone* 於烏沙兩島均有教堂。沙威有居民公學在法西多戴。教授德文。一千九百十三年開始。烏撲落之聖尼阿多之學校開始於一千九百十五年。阿丕亞亦議設學校焉。

學校以阿丕亞之德意志帝國政府學校為最大。此校創始於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名為特別學校。至一千九百十三年。始改政府學校。其學科有德語外國語（英語）

本島土民學校。創立於一千九百〇九年。其學科有薩摩語外國語（德語）

倫敦傳道會所設之土民學校。名為薩摩學校。教授薩摩語與德語。創立於一千九百十二年。

羅馬基督教設立之馬里斯得兄弟特別學堂。內設兩部。一部為白人與半白人。一部為薩摩人。每部分三級。

每級分兩班。學科以德語為主課。英語每星期僅數小時矣。學生平均數目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阿丕亞遊藝俱樂部初由德國總督蘇夫與蘇士主持一切。設有會長副會長書記會計員及各種辦事員。

德人協會 設有會長副會長書記掌圖書員助理員等。

阿丕亞軍事協會 設有會長副會長書記會計員等。

交通協會 設有會長副會長書記會計員等。

文學協會 設有會長副會長。掌圖書會計員等。

德國女子協會 專研究各殖民地看護事務。設有會長副會長書記副書記會計副會計等。

物產 本島植物以椰樹為大宗。其餘如楮古拉樹膠。卡華樹。波羅等為數無多。尚有咖啡。昔年尚盛。繼因需工過鉅。不復栽植矣。

動物無可言所。凡島內之雞犬牛馬等。無一非外國輸入。

海產則魚翅海參尚多。惟其質甚劣。遠不如南洋所產者。尚有玳瑁珊瑚之屬。島民取玳瑁為戒指為手釧。嵌以金銀字母。及他項花紋。珊瑚有紅黑白三種。均如樹葉筋絡精美無倫。然無大枝者。白者雖有大枝。惟美麗遠遜於他二種。故亦不甚寶貴焉。

椰子收後。曬乾裝運至英國雪梨 Sydney 及德國漢堡 Hamburg 等處。軋油以製燭等物。

本島墾植之事。經始於三十年前。沙威島計有工場六所。烏撥路島計有大工場六小工場四十餘所。各工場中以德國商業墾植公司經營最早。資本亦最厚。蓋該公司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在德國漢堡招集股本二百七十萬馬克。來島經商。從事種植畜牧。共購地一萬三千二百英畝。其餘五工場。俱在倫敦柏林雪梨等處。湊集股本一百二十餘萬馬克。於一千九百〇二三年之間設立公司。各置地五六千英畝。此外小工場則由二三人合辦。或一人獨辦。亦有一面開墾。一面仍從

事商業及其他職務者。

茲將一千九百十二年之前。各項物產價值詳列如次。

一椰樹分乾椰肉與椰子兩種。椰樹栽後。須四五年始有收成。每年每枝約得椰子百個。可得乾肉四十磅。本島市價每噸約值英金十六磅。倫敦市價每噸約值自二十三鎊五先令。至二十七鎊七先令。

一楮古拉樹共有三種。一為尋常楮古拉。一為帕拉楮古拉。一磨為蘭希楮古拉。其給實大小及皮質均不相同。栽後二三年始有收成。每年兩熟。每次每株收乾楮古拉仁約二三磅。五年後可收至十磅。本島市價每一百二十磅值五十六馬克。而倫敦市價則自六十先令至八十五先令。

一卡華樹強一千九百〇九年以前無從考查。

尚有波羅公司有地二千英畝之譜。專植波羅。設廠以製乾溼兩種罐頭。行銷各埠。

風景 本島叢巒疊嶂。草木榛榛。無景色之可言。惟怕

怕西 Papasee 之瀑布與拉奴都湖。Tanora See 尚足以供游覽。

拉奴都湖距阿丕亞埠四十英里。位於至高點。係火山口。火熄後積水而成。故深而無低。德政府於湖周築屋七八楹。以備游人住宿。凡寢室餐室廚屋牀具餐具桌椅等。以及寒暑風雨各表。無不畢備。沿周復設鐵椅等以資休憩。湖中畜養金魚甚夥。亦有舟楫。以備游人盪游湖中。

自英人占據後。赴湖道塗。漸致荆塞。而湖上各屋。均為英兵毀壞。牆壁上污塗無遺。所有室中器具。偷竊一空。湖魚亦半為網之而去。世人徒羨稱西人從軍者之文明。誠未知何所見而云然。附註

華僑及華工 本島華僑甚少。當三國保護之時。即僑寓其間。大都係閩廣人。計開設中西雜貨店者八人。製造馬車者一人。業裁縫者三人。業木工者二人。其資本大者二三萬圓。少者數千元。自德人頒布禁華人入境

經商之例。而華僑遂裹足不前矣。

華工亦以廣東人居多。間亦有福建湖南江西浙江者。於一千九百〇三年始由汕頭應募來島耕作。所訂合同。以三年為限。期滿後由第二次招工船運回。其願續訂合同者。聽其留島。計自招工以來。迄今留島之華工共二千二百八十二名。

第五期以前之華工。安分者尚多。六七兩期流品較雜。粵俗本嗜賭。復經華工委員署之華通譯公提倡。每於星期六晚星期日及中西節期。招集華工。開設博場。凡赴賭者。每十馬克抽一馬克。本島政府知而勿禁。蓋利盡金輸盡。可強迫賤值。續訂合同。留島作工也。此風既啟。後來者遂步其故武。而華商亦效尤焉。

華工所得工資。本屬無幾。賭博之外。復或因事經官署議罰。故能積工資運回中國。幾絕無僅有。甚至有因賭傾資而自盡者。亦有向僱工借貸。許以續訂合同之時。按月扣償者。僱主利其如是。既省重行招募之費。定

例每招華工一名。雇主須償川資等費三百五十馬克。復可遇事挾制。然華工嗜賭如命。趨之若鶩。明知身墮術中。而不悔悟。故華人來島傭工。徒以剝喪人權。毀壞名譽於本國窮黎。無少裨益也。

其他僑工。本島除華工之外。其他僑工。惟有斐濟土人與紐幾尼 *New Guinea* 之土人。斐濟人均係自由傭工。紐幾尼土人來自德屬紐幾尼。在招華工之前。係由德國商業墾植公司招載而來。專在該公司工作。供以衣食。每月一給。至三年期滿。每人則給以大紅布裙一幅。木箱一具。刀斧數事。遣送回島。該土人等無不歡欣鼓舞而去。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一

英吉利遊記

英倫遊記

失名

英倫各鄉地勢之異。與其土質氣候及天然景物之瑰異。能勝之者僅數國耳。其富有歷史上與蘊有趣味之軼事。勝之者實寡。

吾人登涂浮河岸。羣山東峙。礮壘巍踞其上。有英羅（英國與羅馬）式礮臺禮拜堂。

小住一二日於涂浮河上。殊當。蓋此古塵探幽之舉。足以沾引征人之戀愛故實。以償滯留強境之時日。港灣亦勝佳。海軍處之隄圩。封其灣口。於大道上。可見梅僧第醫院之浮屠及其廳事。（十三世紀中之遺蹟）第爲接待各國香侶而建。其峭岸坦阜。使此海陬成一最足怡引人之浴所。

吾此從涂浮河至甘德堡。總主教（即英倫主教長）

駐錫地也。與總主教座堂連接者。爲一學校。校爲亨利第八所創立。又禮拜堂一。伊利沙伯皇后爲法避難之新教徒而建也。公共建築物之供人樂道者。言之須數小時。昔宓德總主教爲人暗殺之地。亦在於此。（在一千一百七十年間）其墓爲香侶及各界信士之憑弔者。垂三世紀。詩人趙算於十四世紀中。曾咏示吾等以一佳妙之衆香侶形態。

吾人繼至倫敦。城爲英都。世界最大之城也。泰晤時河貫分其中。爲商務孔道。遊客之探奇者。多登倫敦塔。其地爲英藏寶之所。此豎岩爲該撒仇立。盍司所建。政治罪惡之演於此。舞臺者夥矣。其證據猶可於壁中覓得之。距塔無一石地。（猶吾國書中所言之箭地也）有皇家鑄銀局。此局於一千八百〇五年建立於聖馬利之雪史端甘修道院之舊址。爲英倫唯一之鑄造金銀幣廠所。再遊。當至聖保羅堂。堂據一舊禮拜堂基上。建於六百十年中。聖保羅堂之特點。因其莊樸無華。與

夫極佳之構配。公園與公共花園。均可列入世界最壯麗之花園中。交通運輸之法。則以各種馬車及火車。數多而廉。諸街商務之繁劇。較路中異式之建築物。尤為顯著。（意即該處商務殷繁而各商號之屋則不甚華麗）其最整麗者。為麗金壁。軼鑲寶美琪。三街。街最長者。為奧克司夫。橫亘城中。迄於城之兩極。

居倫敦城中。人可得有許多愉快之時日。或緬懷佳景於附城。或享泰晤時河上之遨遊。華映紗堡為最幽趣之地。英諸皇之宮與其斑剝之蟻垣。及宏闊之御道在焉。其四周景物。悉蘊佳趣。附近有杓。過之為伊敦學校。亨利第六所創。時在一千四百四十一年間也。駕輕就近。止於梵及尼埃河濱。此為最足怡人之地也。此間有西方大鐵路。其站即在於此。吾人由此可至奧克司夫城。有名之大學在焉。此城景物之優美。令人目觀難忘。其浮屠傑閣。形式各異。樹蔭之幽徑。靜妍之校園。淪漣之山谷。如環之羣山。總此景物。萃成此奧克司夫。為英

倫諸城中。最奇美之一。其圖書館創於一千六百〇二年。凡合衆國所出之書。該館得受藏之。

萊雪斯揣城。去都會九十七英里。吾航路中所經之第一要地也。其市建築頗佳。在沙雅河之兩岸。此為英發祥古地。李却第三曾經此道。赴波斯洗斯之慶戰。旋葬於法倫雪司修道院中。

道中第二勝地。為腦丁菴城。六百年前之工業重城也。此為奧克賴德李却於一千七百六十六年間發明其紡織機之地。是城恐為前撒爾的克殖民地。其初見重於第九世紀。馬驅伯爵帖沒羅傑。與愛德華第二之寡妻。蕭賽芭雷。曾於此地。為愛德華第三所擒。時在一千三百三十年中。其市位於斜坡上。高出於屈倫德河。雖其舊街狹而不整。然新者則廣坦。且有許多廣廈。其中如美麗之新禮拜堂。但今所特欲記者。則為羅馬教堂。聖巴拿巴禮拜堂。建於一千八百四十二年。

黑爾為重要海口之一。位於與其一同名之河西。新石

之街道寬廣整齊。富族之別墅。錦綴郊野。長隄則供閒
愉之散步。一九八六十年間。該城市長建一公園於
城中。維多利亞皇后及其偶之白石像在焉。像高大如
人。聳立園中。黑爾爲合衆國之第三海口。能超越其上
者。祇倫敦與利物浦耳。其城於拿門（北人）戰勝之
前。固已儼然存在。當愛德華第三在位之時。此城於一
千三百五十九年間。會供給船十六艘。水手四百六十
六人。爲戰法之軍隊。

廣續吾程。經約克府。抵其府城。是城以其河景勝麗名。
約克城。據奧斯福司兩河之會。呈有古代氣象。街美而
窄。垣古而殘。禮拜堂與其他屋宇。饒有美術趣旨。此爲
古羅馬在英之軍事重鎮。亦大本營地也。帝皇中之首
居是城者。爲亞決列王。時彼適於一百念年間。來英巡
遊。屈累司君士坦丁司薨於此城。時爲三百〇六年之
七月。其子大君士坦丁。卽以此受職爲羅馬皇。
泰洪河旁之新壘城。係屬北恩倫郡。地據泰洪河北岸。

是吾人當注意者。蓋子海重鎮。在河南岸。有三橋與新
壘接。新壘之繁盛。因其地位便利。且在河流之上遊。且
其鄰地有極大之煤礦。

吾人旅程。次當及脫惠河上之潘克城。此爲英倫四古
城之一。而此古城殊足與人緬懷古史之心。蓋此地爲
昔史告得人與撒克遜人。攘奪陸遜久戰之地也。

愛丁堡。爲蘇格蘭故都。吾人暫駐之地也。城容作炮臺
形。其中屋宇之年代。殊隔不一。其最古者爲聖馬茄雷
德小禮拜堂。此乃一趣美之遺蹟。屬於馬茄雷德皇后
之幼子大衛第一。中有數室。爲攝政后馬立第苟斯。與
其女曼蘿絲刀德皇后所居。又有一室。昔蘇格蘭之乾
母司第六。與英倫之乾母司第一。曾誕正生其中。皇宮
爲乾母司第四與乾母司第五所建。其一部分。中國馬
利皇后之宮。於一千五百六十六年。曾爲暗殺李查之
凶犯所踞。此間有紀念碑像。爲此城點綴。其中最著者。
爲史告忒華爾德像。像由公衆捐款而建。由此觀之。愛

丁堡實足與歐洲諸名城相伯仲矣。

於一小時一刻後。吾人已身在合蘭使加城。是城與前城（愛丁堡）異。其歷史甚簡短。至其真正之歷史。卽爲彼商務實業上歷史。然其歷史祇及於前世紀之初時。蓋彼時英倫與蘇格蘭。曾合力喚起羣黎務商之心。使之實行。至其前事則不能追誌也。此城人煙之稠密。僅亞於倫敦。英國人口最繁之城也。

乘小汽輪。至此兩法特。此爲吾人行經埃爾蘭時所欲遊覽之第一城市也。在十六世紀初。此地爲一漁釣之鄉。但其後至十八世紀。遂爲人稠華物之市。且爲埃爾蘭北部商務與製造之中心點矣。其建築之綺麗。固不足資誇耀。蓋因其人民之咸深注神於商業也。

吾人入內地。至李斯德郡之郎福特鎮。其舊名爲歐斯法特。人云此市佔聖伯屈立克之徒聖意斯德所建修道院之基上。

吾人次至德白林。埃爾蘭之都城也。立甫河自西而東。

貫其中心。其橋梁皆與街連接。自北而南。成無數修長之路線。是城至佳之碧巷。爲薩克維爾街。

自埃爾蘭之都城至賴立克。其程爲一百二十英里。相傳此間於第五世紀中。聖伯屈立克曾經蒞止。其禮拜堂作十字形。其式爲囑特款式。此式爲堂之特點。堂建於一千一百八十年。

方吾人赴皇后鎮時。當一謁高克。無幾時前。猶知此地爲埃爾蘭之第二城。願近則其居民財產與商務。均爲比爾法斯得超而勝之矣。

行十三英里。至皇后鎮。初名高克之克。無雄據於港上之高坡。因其氣候溫和。病者多來此遊。有遊散場一。其長逾里。與萊煦白六克浴所相接。

更遊當至諸湖。湖在埃爾蘭者甚多。但時不吾予。吾人重登輪船。經世界重要之海口利物浦而返英倫矣。利物浦船塢之設備。世無與倫比。其郊外有無數華美之居屋。其中之拱頂式者。卽聖喬治堂。是可爲近代建築。

界之至美標本。

欠斯德爲欠斯府府城。羅馬故都也。中有四街。分城爲四區。至此吾人須一遊。辯羅文腦橋。蓋除滕紐河上一橋外。在歐洲此爲最巨。

由此行一短程。吾人可至卡迭夫。(在惠耳斯島)其於歷史上殊著名。其古垣城門及聖馬利亞古舊之禮拜堂。已悉爲海若所毀。

小泛不列顛海峽。載吾人至不列司德爾城。城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間。爲英人與美人汽船交通之第一航埠也。

至其天氣之溫和適宜。實爲排斯城之蔭所致。城中有泉。泉水極有益於人。蓋此爲英倫最怡緻之避暑地也。薩兒司堡。吾航路中之第二名城也。其鎮據四河之會。南恩伯與海口。在戴司德河口之南岸。著自拿門民族戰勝時。此海口有一最佳之天然港灣。且有潮汐之便。益更有無數頽殘城垣。在昔李却第二時所建。大西洋

輪船公司之一。由此發軔。若以日來遊行之速。計七日內可至紐約。

經蘇倫德時。可見英吉利海峽中之衛德小島。島以其氣候溫和與至美之子然風景得名。爲英國貴族遊覽處。考華司。聞腦。與賴第。皆爲著名避暑地之在海濱者。其高出於衆者。爲奧史彭。維多利亞皇后避暑地也。

Easter Holidays 遊記 彥之

吾國每年冬至後一百五日至一百六日。合在清明節前二日。約陰歷三月初或陽歷四月初。有所謂「寒食」者。和西洋的 Easter Holidays 相彷彿。稍微不同的地方。不過介之推沒有耶和華的勢力大。因而他的紀念亦就不若後一個的普遍。

相傳晉文公焚林求介之推。之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禁人是日舉火。故後世有「寒食」之俗。(說見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耶穌教國 Easter Day 是紀念耶穌復活日的。在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圓或以後之第

一個月圓之後的第一個禮拜日。這個禮拜日的上一個禮拜五爲 Good Friday 是紀念耶穌釘死在十字街的。Easter 放假三天。前後各一天。Good Friday 放假一天。接連起來共總是四天的假。簡稱之曰 Easter Holidays。我們「寒食」時候和 Easter 相去不遠。意味亦有些相同。寒食和「清明」緊接。不過「清明」和寒食毫不相干。商務印書館袖珍英漢辭林把 *Easter* 翻做清明節。照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一版）真無意識極了。

今年（一九二一）的 Easter Holidays 自三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四天。耶穌教的國家各色人等都要放假休息幾天。學校裏的春假大概亦從這個時候起。不過時間較長久一些。別的人上了工。我們當學生的還沒玩足興呢。當這幾天。一部分的火車特別減價。專預備大家出去旅行玩玩。叫做 Excursion Train。冬天的時候萬物皆蟄。人亦和睡下的一樣。天氣嚴冷。

又風又雪。頓在家裏。門亦不出。真悶死人。春天一來。好萬物皆有了生意。死的又鮮活起來。蟄下的亦都驚動起來了。這個時候人亦自然要挺起胸膛來。抬高了步。走到曠野裏。深呼吸幾下子。換口新空氣。說不出的快活。

倫敦大學的春假自 Good Friday 的前一個禮拜五（二月十八日）起。直到四月二十。共合有伍個禮拜的日子。此地的幾位朋友約會好出去旅行。最不如意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的經濟全不寬裕。不能夠痛快淋漓的遊玩。約會的是劉君光一。陳君劍修。傅君孟真。陳君通伯。丁君渭津。張君道藩等。不過不能回回全。有的少這位。有的短那位。祇是我和劉君光一是回回到的。亦有時臨時加入幾位不約而至者。

G. Wallas 說 Professor Gilbert Murray 所給的證據材料最有價值。因爲他不單是整理心理學家。他是第一道手直接由各家的傳記和著作中得來的。

見 Great Society 百四十三頁。第二段括弧裏的注解。我看親身經驗到。眼見到。耳聞到。手拿到。證據材料。比較傳記著作中得來的。還要更有價值。傳記著作究竟是第二道手。所以我嘗說旅行和化學實驗室的工作有同等的價值。圖書館裏的工作算第二等。墨家論知識有三種。「傳受之聞也。方不瘞。說也。身觀焉。親也。」在我看第三種「親知」最有價值。我們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拿「聞」「說」兩種來補「親」的不足。因為我們個人的生命有限。要知道已往的事情。不得不看歷史。世界的地域太廣。要明白別處的事情。不得不借助傳說。但若無「親知」作一種基礎。「聞」「說」都是很危險的。很容易受他們的騙。譬如把一塊黑板給瞎子說是紅的。他何從辨別真偽。請再讀下一段。

倫敦之南六英里（自倫敦橋 London Bridge 算起）有一座水晶宮（Crystal Palace）。完全是鐵和

玻璃造起來的。在七十年以前建築費倒用了百五十萬磅。其偉大美麗。就可想而知了。在兩個月之前。那時我剛到倫敦。某一個禮拜日。徐君志摩。劉君光。一邀陳君博生和我。一同去逛水晶宮。電車火車坐了一大陣子。好容易走到。呵。禮拜日不開門。這是我們萬想不到的。豈有遊覽的地方。禮拜日而關門的呢。誰知我們這中國習慣養成的腦筋。在英國不適用。果然過了幾天。我買了一份「遊覽時間表」。上頭說的很明白。水晶宮除禮拜日外。夏天上午十點開到下午十點。冬天到下午七點。學校春假的第一天（三月十八日）劉君光。一陳君博生。我們三個又去了。（此時徐志摩君到巴黎去迎他的夫人。）這天是禮拜五。不是禮拜日了。我們四點四十分到的。你猜。他五點就要關門。二十分鐘。逛偌大一個地方。自然不夠。一個先令的入門費。我們也捨不得化。結果又冤枉了一趟。問其原因。是戰時海軍部佔據了這個地方。現在還未曾完全恢復。戰前

狀況。推想和文字傳說的價值不過如此。無怪乎王仲任論衡力駁文書之不足憑呢。

Good Friday 劉君光一陳君通伯丁君渭津我們四個去玩 South Endorsea (海岸南端) 此地。在倫敦之東。約五十英里。正當泰晤士河 (Thames) 入海之口。從倫敦坐火車去。整走一點半鐘。我們那一天去時。火車特別減價。來回四個先令。

五十英里來回百英里。合三百華里。四先令合兩元華幣。中國就津浦火車而論。每百八十里大洋一元。這是普通價格。並非減費數月。比較起來。四先令來回百英里。並不算便宜。但是我們要知道。拿相隔三萬里的中英兩國來比較。須把件件事情算在裏頭。不能單獨提出一件來說。英國樣樣東西都是貴的。平均計算。一般的生活程度。要不止三倍于中國。一個先令有時還當不得中國一毛錢用呢。所以無論拿什麼兩樣東西作比較。科學上的一條原則。不要忘掉了。Ceteris Paribus

Pos (其他均等)

South Endorsea 實在英國東海岸上。何以叫做「海岸南端」。惟其是東海岸。所以才有南端。若是南海岸。那便祇有東西端。而無南北端了。站在英國東海岸的較北之部。向南亦祇可望到泰晤士河口。再往南入了英吉利海峽。便又是東西相望。而不是南北了。所以泰晤士河口的北岸。卻名為「海岸南端」。地圖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早九點半從 Liverpool Station 上車。十一點正到沿路的田園風光和海濱上的景致。我不是詩家。畫家。文學家。不能描寫出來。給大家共賞。任憑大家責備。我自私罷了。

從海濱回頭來的車。晚八點開。我們七點就得回到站旁吃晚飯。唉呀。海濱一帶不是水了。一望無限的泥沙。河口對岸亦是如此。祇有當中一道像綫似的是水。——大概就是泰晤士河的正流了。一英里多長的 River

(埠頭) 足有四分之三在泥裏。據說這是「高潮」——嚴格的說是「沙」。但習慣已通稱曰「潮」。——退了。才現出來的泥沙。我們剛到的時候。看見水裏頭長着樹。我就不十分明白。有許多小建築物。我還以為是燈塔。潮水一退。都現了原形。樹木原來不生在水當中。是在沙坡上。許多小建築物全是些碑碣。亦不是燈塔。我第一次在海濱上看潮水。所以被他迷混着了。而且我當時還不知道是潮水。以為就是海水的常態呢。

人事的社會和自然界受同樣自然律的支配。當某一種潮流正盛的時候。那真是波濤洶湧。勢不可遏。鬧得你頭昏眼花。莫名其妙。退後一想。或爭過回想。真不過是一灘泥沙。

Easter Eve 和 Easter 兩天 (三月二十五二十六)
(倫敦附近有雪。天氣甚冷。沒出去。 Easter Monday
(二十七) 遊 Reading (弱丁) 原來約會的

陳君劍修劉君光一我們三個。當天陳君遲到了五分鐘。誤了車。第二次車趕去。我們又沒碰到。所以祇劉君我們兩個。

這次我們是往西走。不是往東走了。是探泰晤士的上游。不是看他的入海口了。弱丁在倫敦正西。牛津 (Oxford) 以大學著名) 在弱丁之北。而倫敦之西北。以路程計。弱丁約在倫敦牛津之中間 (弱丁牛津在一條火車道上)。倫敦弱丁牛津三城同在泰晤士河道上。差不多把他平分做三段。弱丁去倫敦路程約五十英里。亦是一點半的火車。但直徑距離。不過三十英里上下。弱丁是 Bath (薄柯斯) 州的都城。開往弱丁的車早九時半從 Paddington 站開起。我和劉君兩個坐地洞車 (Underground) 到站。大鐘上兩個指頭已成了平直線。票房門口的客人還不下二三百。拚命挨到二十五分鐘才買到票。車雖然還沒有關。可是已經上不去。東一張。西一望。站臺上客人

總還有一百好幾沒得車上。笛子一響。車要開了。兩個空房間門子一開。大衆一擁而上。擠進去了。平素坐十二個人的一個房位。此刻椅座搬開。跔下了四十個客人。好不熱鬧。却並不覺擠得苦。

車一開。心才定了。光一兄說。「剛才你看見沒。兩個空房間貼着 *Reserved* 保留。那是什麼意思。」「唉。我起先以爲是人家專包的車呢。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兩間房。」我繼續着又說。「這恐怕是管車的一種手法。若不是闖起這兩間房來。後來的連現在跔的地位亦找不上呢。英國人計算的真是經濟極了。——最少數的車裝最多數的人。美國人一定不這樣窮打算。有的是車擠滿了再添掛呀。何必弄這些「鬼吹燈」。倒覺得瑣屑小氣。」

一路上好風景都沒能夠看。因爲玻璃窗全在鼻子下頭。又彎不得腰。（英法日本三國的火車全不及中國的高大。）我們講了一路子笑話。我講一個——「二

位斜眼審判官。同時訊問三個犯人。甲。乙。丙。問甲。「你什麼名字。」乙。「James, Sir。」「誰問你來。」丙。「我並沒說一個字呀。」光一兄。「一位傳教數的牧師一天和他夫人閒談天。說起來。假使世界上人人都信了耶穌教。講了人道。那便無國界。無東西。無內外了。豈不幸福。旁邊站了他的十一歲的孩子。在高等小學校還沒有畢業哩。喜得他手舞足踏的叫起來。「我亦相信耶穌教。我亦講人道。最好沒有了。」牧師訝然問他的兒子。「你懂得耶穌教嗎。你曉得人道的意思嗎。」「自然我曉得他好。」兒子不等他父親說完便答曰。「不分國界。不分東西。我豈不是不要再學那討厭的地理了嗎。」

弱丁在英國內部亦是上十萬居民的一個都會。不過我們在倫敦住慣了的人。看他並不算什麼。我們下火車。最先到圖書館查地圖。計算最經濟的玩法。當天我們總共玩了六處。——（一）美術陳列館。（二）修

道院遺跡。(三)公園。(四)泰晤士河搖船。(五)附近鄉村。(六)Caversham 水閘。中間用過一次中飯。一次晚茶。弱丁以餅乾著名。城東 *Finely And Palmer's Company* 要算英國第一家餅乾廠。可惜在放假期中。我們不得進去參觀。

弱丁是很帶存古意味的一個小城。有許多的點使我們看見回想到中古世紀去。美術陳列館裏。十九是 *Norman Conquest* 以前的些古玩。絕少近代的物品。我們吃晚茶的一家小茶館。倒亦別緻。裏外全是古式。連窗子上玻璃都是出土的貨。牆壁上掛了幾副古劍。弓矢之類的古董。我們置身其間。恍若回復了英國十六七世紀的生活。和在倫敦 *Piccadilly* (北京的(大柵欄)) 兩下裏比較起來。簡直不像在同一個世界上。給我們印象尤深的是修道院的遺址 (*Reading Abbey Intruder*) 我和劉君兩個走到裏邊徘徊不置。想念當日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宗教全盛時代是種

什麼情形。十六七世紀新舊教之爭。政教之爭的時候。又是種什麼情形。讀了幾年的西洋史。不及這一刻工夫感受的印象深刻。

八百年前 (當吾國宋徽宗時) 英王亨利第一 (*Henry I*) 爲黑衣僧 (*monks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建造此修道院。自一二一四百年以來。凡英國之政治宗教。莫不與此道院有密切之關係。至于弱丁州的發展。那是更不用說的。直到英王亨利第八時代——一五三九。約當明嘉靖間——那時候羅馬教皇 (*Pope*) 的威權已失。 *Hugh Haringdon* 還排起院長的架子。和時王反抗。結果亨利把他捕拿起來。宣告了死刑。就在他自己的院門口把他車裂了。現在修道院的殘跡。便是三二八年之前亨利捉拿末一個院長時用的砲火打毀的剩餘。弱丁州政府把這些殘址完全保留着。讓世人憑弔。諸君。你們遊逛過北京西直門外的圓明園嗎。當時胸中起種什麼感想。

我們幾次鄉下旅行又得到一條見識。便是英國人重工商輕農業已經達到極點。像日本亦是島國。亦是工商立國。而他同時並不忽視田地。坐在火車上四下望出。一方一方的稻田和棋盤格一般。整理的非常精緻。英國則不然。城市之外。除非是有幾塊種菜蔬的墾地。一大片一大片的全是青草場。五穀很少見。英格蘭雖說還好。蘇格蘭尤甚。簡直是他們打獵的範圍。他們好像是想與其種地。不如到殖民地或其他不發展的國家裏經商多掙幾文。而且費力又小。於是國內的田地成了他們的牧場。和夏天風涼的地方。據託爾斯泰計算。如果英國把土地全墾起來種五穀。並不必仰給外來的糧食就可以生活。現在的英國。假使大戰德國得勢把他封鎖起來。不兩個禮拜就可以把他們餓死。這是多麼大的差。自一九一四以來。倫敦物價漲落所差之大有不可思議者。平素不見怎樣。當緊迫時候工商國的一般居民確不如農業國民舒服。

過了二十六日。Easter Holidays 算完了。有職業的人該做什麼工作的就做什麼工作去。單便宜了我們學生。尤其是大學生。假期還長得很呢。

三月三十日牛津和環橋 (Cambridge) 兩大學賽船 (Boat Race)。自一八二九。九十二年。以來兩大學曾經賽過七十三次。其中有一次牛津的划頭漿人把槳折了 (一八七七)。有一次兩下的船都翻了 (一九二二)。七十一次當中。統計牛津勝三十九次。環橋三十二次。不過最近幾次却全是環橋勝。今年從

Downy 逆泰晤士河而上四英里至 Hoveley。到標界的時候環橋超過牛津整口一船。他們賽船最長的時常用過三十六分鐘 (一八三六年。紀錄第二次) 最短十八分二十九秒 (一九一一年。紀錄第六十八次) 今年用十九分四十五秒。

英國大學中。學校生活最有趣味的要算牛津環橋兩個最好。溪敦大學。除了你在課堂上聽講之外。他給你

發生很小的關係。

單論賽船這件事簡單的很。原來沒甚稀奇。不過倫敦市民都認爲很重大的一件事體。二十九號夜裏和三十當天早晨的報紙全用特別大字廣告這件事體。賽船是下午五點起二十分鐘止。你看自下午一點起各電車汽電上都擁擠不堪的些人往 Putney Mortlake 和 Hammersmith 三處進發去看大學生的賽船遊戲——Hammersmith 在起止兩點中間。有鐵橋。汽車皆繞過之。賽船水程四英里。兩岸相加爲八英里。平均以五行計算。五八爲四十英里。此外還有三座鐵橋。上河兩岸的樓房上。烏鴉鴉的全站滿了人。還有許多汽車跟在仲裁人的船 (Carpenter's) 後邊看呢。總算起來。怕沒有十五萬以上的人呢。這樣簡單的事體。何以能引動一般市民的注意。却不無可以尋味的地方。

倫敦日知錄報 (Daily Chronicle) 載這段事體。末

尾幾句很有趣味。Prince of Wales (皇儲) 曾是牛大的學生。而 Duke of York 和 Prince Henry

却全是環大出來的。當天他們都同在仲裁人船上跟着看。雖是弟兄。他們此刻心裏各各希望母校得勝。倒不免成了很激烈的對手。我幻想。假使北京北洋兩大學在天津白河裏賽起船來。京津火車特別減價。天津北京兩處市民皆傾城往觀。當時我亦跟在仲裁人的船上。我還是希望那一個勝呢。北洋大學。北京大學。北洋大學譬如我小時的乳母。北京大學好像我青年時的情人。假使她們兩個打起網球來。下起圍棋來。對起台球來——隨便什麼遊戲。我到底盼望那個勝呢。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一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二

法蘭西遊記

在法國暑假旅行的雜記 仍可

我自到了法國。便住在巴黎。今年暑假。很想到鄉下旅行。看看除了巴黎首都的表面。那鄉間裏子上的情形。又怎麼樣。七月十九日。我就趁晚班火車。到西南方一個海邊。叫作納若舍的地方。因我有幾位朋友在此作工。趁此旅行當中。與他們聚會些時。亦算難得的樂事。並且有他們久住在此。我到了。除自己觀察外。還可問問。所以有幾處離巴黎不遠的名勝風景。我都不去。却跑到這隔巴黎有半天火車路程。一個不著名的海邊。不過想那有名的風景去處。就是面子地方。他總得格外經營。我是一定要看他裏面的情形。才知他文明的真象。不是單看着巴黎的房屋宏麗。人物整齊。就算得他是文明的。

火車到了納若舍。我剛出車站。就見一個獨足男子。兩脇下支着兩根木杖。穿着完全的軍裝。胸前佩一個戰勝的鐵徽章。把軍帽翻轉捧在手裏。依靠了車站的門立着。面上現出很可憐的樣子。向過往的人要錢。我看了很是稀奇。法國這次打了勝仗。何以還有這樣一個軍人。

走到車站門外。便遇着我的朋友來接。一人把行李送回他們寓所。其餘的人。就領我到海邊公園去。這公園臨着海面。樹木甚繁茂。地方極大。是此處唯一的休養地方。風景亦頗可觀。我從車站出來。走了一段街。到了公園。看得最多的。就是裝假手。接木足的男子。與披黑紗穿寡婦衣裳的女人。雖是殘廢男子與寡婦。隨處都有。不算奇怪。但是我從前却未見這樣的多。那公園中的公共長椅上。一椅可坐四五人。差不多每一椅。便有寡婦。或手足不全的男子。一人。這那裏是平常的現象呢。

歇了一天。我的朋友。便領我去參觀他們的工廠。原來他們不在一處。是分在三個廠作工。一個是製化學原料。兩個是造船廠。我都一一去過。這三個廠雖算不得大也。每廠容有男女六七百工人。我對此最詫異的。就是這些工人。不是五十歲以外。已老將老之人。便是十六七歲以內的小孩。以外便是些女人。年壯力強的男子。卻很少見。爲什麼現在的工人。盡是老的幼的。沒有壯的。呵。記得從前。他們豈不是爲保持正道公理。驅逐強權暴力。拚命去了嗎。那知他們的血。染了郊土。骨堆成了土坯。那強權暴力。卻還絲毫未損。仍然存在。正道公理。不因他們灌溉了無量的鮮血。便生長出來。所得的結果。不過驟增許多殘廢人與寡婦。可憐他們現在還歡呼打了勝仗。

法國的法律。凡是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算是在學齡期間。定要強迫入學校的。但我在納若舍。看見很多學齡期中的兒童。終日在工廠中。作那種粗重勞苦的工

作。這些兒童的形狀。直同中國的乞兒一樣。大都衣服破爛。形容黧黑。有的戴的又大又破。兵士不要了的軍帽。有的單穿着露出足指的鞋子。都現出很可憐的樣子。我看實不解。何以法國的普及教育。及不到這些兒童身上。強迫教育。強不了鄉間的兒童。何以這些兒童。小小年紀。就陷入那種悲慘痛苦的勞動生活。有人說。這是生活的問題。這種現象。各國都有。不過比較中國的窮小孩。不去作工。單靠乞討的。要強多了。我說不然。凡是一個國家。既有一部兒童。陷於失學悲苦的境界。就是這個國家的組織。還有缺點。不能有什麼分別。說那種失學的兒童。要較好些。又有人說。兒童作工。是戰後暫時的現象。不是永久的。我說。那嗎。戰後有這種現象。當初打仗時。他們想到否。

我的朋友又向我說。他們工廠中。也有好些十二三歲的小孩作散工。個些小孩。也同成人。有一樣的嗜好。他們也把牲犧了青年光陰。摧殘了嫩稚體力。所換來的

有限工資。分一部分去買香烟吸。一般成人對此不但不可憐他。還有一個工頭。看見一個作工小孩要吸煙。便遞火柴與他。又我每天在街上。和公園中。所見的吸煙小孩。也很不少。雖這些小孩。都是失學窮苦的。若那受過教育的。就大大不同。但是這些窮苦小孩。因社會上的限制。與他們接近的人。都是獎勵和造成他們作惡的。他們的環境。都是惡空氣。他們若要從失學。進到求學。由悲苦人生。變成正當人生。那是難如上天的。這就是生活與階級作祟。窮苦人的窮苦。所以大半是世代相襲的。我在納若舍住了二十多天。所見所聞的。都與從前在巴黎的聞見不同。巴黎所聞見的。是我們在國內時聽說的法國。納若舍也是法國。却事事不是從前所聽的法國樣子。這樣看來。法國是多年的共和國。並且是現在的強國。文明國。他的國民。還不是人人都得了幸福。這也難怪。因為他們是在現今所謂的文明國家的下面。

巴黎旅行

效彭譯

第一節 首途

漫遊歐洲諸國。輪船火車之便。筆難盡述。余客歲赴英。偷纏滯半載。今夏客中無事。擬有巴黎之行。志向已決。遂以三鎊三仙令三辨士。(約當中國銀圓二十一圓餘)購中等客票。從午後九時出發。至翌晨九時半抵法京。見聞所存。無非翻新花樣。為東亞人士所罕見。而交通機關。密如蛛網。誠令人艷羨不置也。

赴巴黎之前一日。予自付適彼樂國。本無事多所籌備。然有大費躊躇者。則以不諳法語故。彼此之間。諸多扞格。固極其困難事也。第以行期已迫。宜思一救急之法。詢之旅館主人。假得英法會話一冊。予獲此書。珍逾拱璧。擇其中必要之語。一一復習。緣予數年前。曾習過法語。非目不識丁者可比。諺云。閑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雖曰欲速不達。然臨渴掘井。亦不無少有裨益也。

日手一編。百讀不厭。恨不擲長繩。天半。繫此西歸落日。

也。唯予馬齒加長。老大徒傷。過目輒忘。已不能博聞強記。徬徨再四。計無所出。不得已出最下之策。仿八股家夾帶成法。將法語錄入日記簿中。俾平時可舟車便覽。至與人接談時。不妨探囊而出。以爲對證古本之用也。茲擇其所記者。舉例如左。

- 一○○有麼
- 二○○共有若干
- 三○○給我罷
- 四○○開到○○處之電車現在何處
- 五○○這是到○○去的電車嗎
- 六○○就在○○請下車罷

.....

凡日常用語。有此類者。無不搜羅殆盡。他如從一至五十。十五。二十。三十。……以至百千萬兆。亦約畧記之。此等數目名稱。相當於錢或圓者。則代以散奇姆與弗蘭。(按卽法語之錢或圓)蓋普通名詞。及日用短語。尙

不難記臆。予終日口中布拉布拉。宛如念佛誦經。不求深解。但未讀之先。必稍明其意義。由此循序漸進。庶不至格格不入。將來應對周旋之際。縱或張冠李戴。闕非所答。而自旁觀見之。依然對答如流。夫亦足以自豪矣。夕陽西下。晚餐既畢。匆匆赴停車場。時距開車尙早。徘徊道左。購新聞紙讀之。有友人倉卒前來。謂據天文臺報告。今夜四時許。海上風濤大作。逆料航行於英法海峽間者。必嘔吐狼籍。遠不逮汽車安適。無何。汽笛一聲。車已抵站。予遂與友人別。携手提皮包。一登車。逕去。窗外新月如鐮。銀河皎潔。而四圍暗黑。茫無所見。忽焉東方既白。所過之地。風景絕佳。時或煙樹朦朧。農家三五。一瞬即逝。過眼成空。時見製造工廠。煙突凌霄。機聲未作。軌道之旁。有職工數人。徐步偕行。但聞口中喃喃。不知作何語者。蓋彼巴黎市民。素以朝寢聞。而村落人家。亦非無鷄鳴而起者也。一轉瞬間。汽車震動之聲。忽然停止。予正欲問行抵何

處車中人已紛紛下其必爲巴黎之停車場可知矣。車站之旁馬車御者人多如鯽無不殷殷勸駕予初至其地既不辨東西南朔似未敢遽與輕車熟路者并駕而齊驅也。予之所指爲目的地者卽凱旋門是然徒知其名未履其地誠恐咫尺千里無從問津於是急入待客室。出其所携地圖一一翻閱訖終未審凱旋門之所在。恐有許多地名亦爲圖中所未載者方自嘆天涯孤客。僂僂何之。忽一老者至。近予前握手爲禮。予操法語問之曰。濱雷布安格累。(按此卽君能操英語否之意)老者答曰。僕病未能也。予又手指地圖問凱旋門由何處可去。老者但以法語答之。予本非解人。唯面面相視。予又操英語。彼終不解其意。彼又操法語。予更不知其所云爲何。雙方問答。莫名究竟。予急則智生。乃以鉛筆作勢。老者會其意。若示予以車站居凱旋門之東。予始依樣葫蘆。畧辨方向。由是舉一反三。當不難頭頭是道。予因起而向老者致辭曰。「邁爾希」。(按卽敬謝之意)

意)老者亦與予欣然握別而去。

匆匆出門。方向無定。萍踪飄泊。幾不知托足何方矣。唯是介紹無人。徒使望洋興嘆。而辭不達意。儼同問道於盲。行行復行行。遙見有一旅館。時立其前。門口立一黃色人。似與予爲同種。乃近前詢其里居。叩其姓氏。知渠本一富商。居留法國幾三十寒暑。數年前營旅館業。今已娶西洋婦人。不復作歸國之想矣。予既知旅館主人與予有桑梓之誼。予甚樂居此。而主人又款予甚殷。且僕役中有解英語者。斯時予之心中。其愉快爲何如也。

第二節 拿破崙及哥過特遊覽場

予決計居此旅館。午餐既畢。主人示予以遊覽日程。第一爲拿破崙墓。予問主人宜何時去。主人曰。欲去則速去。過三時則墓門閉矣。予聞其言。隨押電鈴。命僕人急喚馬車至。主人又告予。巴黎馬車價值頗廉。市中路無遠近。索資僅一弗有半。予既成竹在胸。便欣然登車。逕去遊行街市。極一時之樂。俄而車停於壯麗建築之前。

徐步而下。則百餘年前。喧傳於西土之大人。物其遺骸。宛然在目焉。遊人相聚而言曰。此建築之中。卽爲拿破崙墓。墓之大體。爲正方形。建築之上。載以圓頂。表面塗黃金色。能從遠方見之。入其中。則圓頂之下。有一大圓凹洞。相傳爲拿破崙之葬處。四壁嵌花崗石。彫刻之精。安置之巧。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巡行至墓石背後。有一石刻。其文字云。「余甚願葬於塞魯河畔。常在余最愛之法國國民中間。」蓋此語卽拿破崙之口吻也。予遊至此。時將入暮。夕陽斜照於玻璃窗上。益增建築之美麗。與紐約市哈特孫河畔之格蘭脫將軍墓。遙遙相對。可謂無獨有偶。然格蘭脫將軍之墓。全部用白色大理石。以言雄麗之點。則拿破崙墓當占優勝焉。墓之背面。有廢兵院。卽老朽軍人之保養所也。尚有武器博物館。附設于其內。所陳列者。皆歐洲古代之甲冑。刀劍。槍炮。馬具。軍樂器等。品物之繁。不可勝記。卽昔時東亞之軍器軍服。亦有採入者。真洋洋乎大觀也。

世界大都會中。所稱爲最廣大最精美之遊覽場者。端推來過特爲首屈一指。彼帕墨爾斯登氏。以倫敦之慈拉法爾格爾。誇爲歐洲第一之遊覽地。此不過數十年前事耳。至今日勢異情遷。雖極誇大之英國人。亦不敢以慈拉法爾格爾。與法京之哥過特。相提而并論。則哥過特之宏壯。爲何如乎。場之中央。有一大尖塔。係從埃及取來者。臺石一枚。重二萬餘斤。尖塔由一石製成。重五萬餘斤。與紐約中央公園之尖塔。倫敦烏庫他利亞隄之尖塔。成鼎足之勢。并稱爲三姊妹焉。又有大噴泉二。場之四方。排列女神銅像。皆法國八大市府所表彰者。拾級而登。憑高四望。東隔邱雷利宮殿之花園。可望見羅維博物館。西通霞遮利街。可望見凱旋門。北通羅亞爾市街。可望見摩特雷大寺院。南隔塞魯河。可望見平民議院。及拿破崙墓之金色圓頂。然此不過一鱗半爪。掛漏必多。加之西方一隅。樹木蒼蒼。直接巴黎公園。尤有山陰道上。目不暇接之勢。恐滯南山之竹。不足

以一一記之。但見公園之中。時有紳士淑女。盛裝美服。肥馬輕車。絡驛道上。如蜂擁蟻集焉。矧憶百餘年前。法國革命之際。路易第十六世。及皇后瑪利。始崇奉安脫哇賴特。而絕二千人生命。迨拿破崙沒落時。歐洲聯合軍。趨入巴黎。曾以尖塔屹立之處。用爲野營。近四十餘年前。普魯士軍隊。復入巴黎。亦以此地爲野營。撫今追昔。不禁感慨係之矣。

第三節 凱旋門及阿非爾塔

予雖初履法境。然對於法人。不能無鄙視之心者。以其人口之稀少。殖民地之衰弱。製造工業之發達。遠不逮英美與德。且天然富源甚少。人氣輕薄。政治紛更。今日一革命。明日一革命。殆成爲法國通病焉。回憶百數十年前。法國全盛時代。及今思之。不過黃粱一夢耳。設今世紀之終。瀕於零落之境。與西班牙處同一地位。亦吾人意中事也。然予由英倫赴法國。足跡所至。眼簾所接。其街衢之清潔。屋宇之宏壯。有不得不令人驚駭者。誠

以巴黎固不亞英京倫敦也。昔拿破崙氏爲達軍事上之目的。創爲拿破崙式街道。四通八達。以凱旋門爲焦點。凱旋門高闊各十餘丈。角上有最高石門。建築費不下四百萬元。有種種精巧彫刻。如瑪爾孫將軍之葬式。及法軍與歐洲聯合軍對抵形狀。歷歷在目。宛然如生。此皆法國戰史上所最著之事件也。

出凱旋門。行未數武。有清高之地。呈半月形。臨塞魯河畔者。曰脫羅卡特羅殿。中有一塔。旁列諸塔。形如兩翼。從半月形一端。延至彼端。其長有半里許。從塔上遠眺。可見市之內外。其人煙稠密。氣象森嚴。不愧爲有名之大都市。建築物之前。有庭園一方。越塞魯河。卽達阿非爾塔。鐵脊高聳。有燈臺距其前。高至百丈餘。較美國華盛頓府之塔。尤高至一倍以上。凡遊人登是塔者。必出資三弗。購其遊覽券。予之好奇心頗重。此時并不吝惜區區小費。蓋欲藉此以一擴眼界也。登高望遠。固人生之樂事。矧塔內有升降機三級。并不

費舉步之勞。每級撫梯一次。固非聯絡一致者。第一級面積甚大。其間有劇場。有餐室。有各種商店。蓋登峯造極之人。視及遠方。能達五十哩。予遊是塔之日。天氣晴和。景物秀麗。遙見市之內外。如一幅絕妙畫圖。彼塞魯河中。波平如鏡。光芒萬丈。形同白練。俯瞰地下牛馬。如匍匐之螻蟻焉。

第四節 露布爾博物館及寺院

遊巴黎者。無不知有名之博物館。館中司閽者。皆口操英語。以指導遊客。予詢以遊資幾何。彼答云。四弗。予訝而言曰。得不太昂耶。彼云。館中面積廣大。步行之地。足有四哩以上。僅此區區。四弗亦何昂之有。予聆此言。默記予於此地遊覽一周。非歷二時半不可。於時蹣跚獨行。由此達彼。五光十色。陳列滿前。有彫刻自埃及來者。多排置樓下。躡級而登。見古畫累累。多出名人手筆。予但知其珍重。而不知其所以然。緣予本孤陋寡聞。多未經寓目之物。故不能加以評論。聞諸指導人言。此博物

館者。本元王之舊宮。其裝飾美麗。迥異尋常。而金銀寶玉之屬。多所陳設。固不足爲之深怪也。圖畫之中。有尤妙者。非予之崇拜西人。實其畫法精善。確爲東洋人所未及。固不能爲流俗人道耳。觀覽既畢。卽出博物館。時已亭午。草草營食事。復左折過羅扶橋。隱見大理院之建築。談羅扶橋之歷史者。固饒有興味。不得不爲贅述之。蓋人行近此橋時。必於白馬僧人及兵士同時相遇。予欲實驗此言。故竚立以待。俄見白馬先至。有兵士二人尾其後。無何而僧人來矣。予雖迷信此語。第恐偶然之事。初不值識者一笑。復前行至露克散布爾博物館。入其中。亦有名畫無算。但其時時更改。變象孔多。溯厥理由。因此館原名爲預備館。館中多陳列當時畫家名筆。迨畫家物故後。公認其畫爲稀有珍物。則移於露維爾博物館。永久藏之。不令散失。或移徙等事。是露克散布爾博物館中。一有隙地。以新進畫家之物補之。由是新舊交替。不啻爲送往迎來之一機關焉。

出博物館之庭園。有宏壯寺院。與倫敦聖派爾之大伽藍相似。其中葬諸大偉人之骸骨。如蘆梭。福爾太爾。及被暗殺之大統領卡爾等。與聖波爾之諾耳遜。威林頓。戈爾德諸人之營葬處。又可等量而齊觀。予素有好奇心。欲將關於墓地之一切事物。窮其根底。行至墓前。光線暗黑。欲行而止者。再指導之人。雖爲予言之。然殊無條理。且語氣間微露輕忽之意。予悉隱忍而不與之較。且語且行。心滋不悅。且遊人愈積愈多。但聞其哇啾哇啾之聲。不絕於耳。令人生厭。此固聖波爾處所未曾見。彼處光線既足。指導者能以嚴肅口吻。徐徐說明。雖有遊人。然靜肅無嘩。由是於見雄邱墓之旁。亦可見英法兩國國民之態度也。

更行至克爾尼博物館之側。窺其內容。則所蒐集之古。浙燦然并陳。無一非珍奇玩物也。巴黎之建築。其新美者。與倫敦異。唯此古物陳列館。與英國如出一轍。其後園有羅馬時代之浴場。至今尙留遺跡。並有同時聖壇。

之紀念場。皆足以惹起遊人之注意者。

第五節 公園

巴黎人士。優焉遊焉。所認爲公共愉樂地者。曰巴特布倫公園。由凱旋門經過一通衢。俄見森林鬱然。卽其地也。午前十時以後。至日之方中。則車馬喧闐。遊人如織。迨夕陽西下。人影漸亂。三三五五。散步其間者。更不知凡幾。若當溽暑之時。藉此以消長夏。尤爲一絕好場所焉。

此森林者。昔也用爲採取材木之地。今也闢爲與民同樂之場。其運命實與法國歷史相始終焉。當歐洲聯軍進攻時。盤根錯節之材。斬伐已無遺類。牛山濯濯。滿目淒涼。及王政復古。更從事造林。雨潤日暄。重沾恩澤。厥後普魯士軍。復蹂躪其地。幾經浩劫。再挫生機。一長一消。滄桑更變。彼巴黎市之屢遭兵燹。寺院官署。頻消沉於狼烟烽火中者。殆同歸數定。豈僅此茂林修竹。獨蒙革命餘波哉。

森林之中。有水聲潺潺。遊人涉足至此。皆流連忘返。幾以身臨武林盛境焉。林中紆迴曲折。往往誤入迷津。予之濡滯於此者。已費若干小時。乃舍此仍尋故道。急赴歸途。但見煙樹蒼茫。樓臺高下。風景入妙。人地全殊。展覽地圖。已不知身在何處。寸心忐忑。道左徘徊。急欲覓一指南車焉。無何。辭鱗鱗然。電車至矣。予急操法語。詢車掌曰。「帕累布安格雷」車。掌置而不答。但搖首而已。斯時予計已窮。忽一男子謂予曰。英語乎。予畧能言之。予亦不暇叩其姓名。卽出地圖示之。問予現處何地。渠以手指地圖曰。卽此處也。予始恍然大悟。蓋此處距森林已遠。漸入邊鄙之地。幸遇彼人。示以歸路。遂乘電車。返至哥過特之地。爲時已近黃昏矣。

第六節 露脫達姆古寺及其附近地

露脫達姆者。巴黎最有名之古寺也。自歷史上言之。其事頗多興趣。席間之廣。足容二萬餘人。乍見其形。與倫敦維斯脫敏斯達寺院相似。然其實際。則比較稍小。距

今已閱七百年。時以修繕。窗玻璃尤美甚。革命之際。屢遭摧折。屈指數十年前。曾爲軍團駐屯之所。雖未全燬於火。而彫刻等物。已損失過半。非復如曩時之壯觀矣。

古寺之對岸。有市政廳一所。其建築之宏大。規模之壯麗。糜費以一千萬元計。裝飾之費。約在百萬元以上。四壁所安置像龕。皆巴黎知名之士。市政廳之附近。有巴斯奇猶街。車馬往還。四通八達。街中有紀念碑一。高度及十餘丈。其圓錐柱上。有自由銅像。一手擎炬。以照及萬方。一手提鎮。以喻解除奴隸服從之意。緣此地始爲城砦。次爲牢獄。當大革命之頃。有無數暴徒。首先破壞此獄。至今尤飽稱此事。嗣後凡遇革命之變。此地無不流血者也。

第七節 貝爾沙幽宮殿

貝爾沙幽宮殿。遊巴黎者。靡不知之。予抵此甫三日。除遊覽露布爾博物館。哥過特遊覽地。凱旋門等處外。其

犧牲於此宮殿者。已盡一日之長。蓋宮殿距城市十五
六哩。有汽車電車之便。予未悉汽車價值。故乘電車至
其地。從露布爾博物館前出發。直抵貝爾沙幽宮殿。予
乘電車時。但開車掌口中派拉派拉。作法語不絕。予獨
不解其意。斯時乘車者。皆手持車票。而車掌時讀五十
六五十七等號數。迨車抵站時。予下車參拜貝爾沙幽
宮殿。相傳爲路易第十四世建築。彼時歐洲文化。以法
蘭西爲中心。因其地卑溼。不假天然風景。專以人工造
作。獨擅勝場。卒能宏壯雄麗若此。吁。盛矣。

路易第十四世時代。無鐵道之敷設。無汽船之往來。交
通隔絕。與今日情形大異。聞其宮殿材料。且無遠弗屆。
其最美麗之大理石。係來自意大利國。面積之大。延亘
四大通衢。殿內陳列繪畫。皆出自古人名筆。徵之歷史。
此建築與法國亦有關係焉。其最著之點。即路易第十
四世崩駕。第十五世誕生。皆在此處。至大革命時。即路
易第十六世。此宮殿橫被侵奪。後更用爲兵器製造所。

歐洲聯軍侵入時。復爲普魯士軍所占。迨拿破崙沒落
後。漸漸恢復。自路易第十八世以降。彼三代帝王。皆以
此地爲皇居。至拿破崙第三世。亦以此地歡迎英國女
皇維多利亞。最後普法戰爭失敗時。爲德軍所據。德軍
退後。卻爾大統領。又駐驛於此。其中有庭園別墅。閑靜
異常。迄今拿破崙之御床。歷代帝王之風車。尙保存其
中。藉供衆覽焉。

第八節 巴黎之名物

入國問境。自古已然。巴黎爲著名首都。其風尙奢靡。不
言可喻。第觀其寺院莊嚴。夕陽如畫。其他劇場林立。美
人如玉。而咖啡館更觸目皆是。予嘗讀法國某種記事。
書中所敘述。皆屬咖啡與劇場。市上所設咖啡館。不獨
賣咖啡已也。且沽美酒。店前皆排列坐椅。行人過此。多
停車而飲。以啤酒及葡萄酒居多數。初遊其地者。往往
傳爲美談。然法人則司空見慣。毫不介意。予聞之。法人
云。彼等午後二時。鮮有不食咖啡者。故法人有咖啡之

癖。與英人之好家庭娛樂。初不必強同。然其習性所以異者。巴黎之產葡萄酒及咖啡。久已著名於世界者也。劇場之多。酣歌醉舞。建物之大。鱗次櫛比。若格蘭特。若阿比拉。皆其特色也。所異者。法國政府有獎勵劇道之舉。每年從法國府庫。額撥若干補助金。以加惠伶人。雖清末之頤和園。日夜笙歌。未聞創此豪舉。劇場之內。光輝燦爛。如入不夜城中。其演劇之工細。殆非予所敢妄加評論者也。

第九節 巴黎之夜

巴黎之景色。晝不如夜。其市中最繁盛街道。從摩特雷寺院。經過阿派拉劇場。及共和十字街。至拔斯奇猶街。故予乘輿而往。樂而不倦。甘作長夜之遊。兩旁之咖啡店。異常忙碌。行人往來於道者。三五成羣。絡繹不絕。至阿派拉劇場後。巡覽一周。復由橫街轉折。行至劇場背後。此地行人稀少。如晨星之寥落。予急欲覓一介紹之人。以爲之指導。遂執一人而問曰。君能指導我乎。渠答

之曰。可。並問予能操英語。緣予問彼時。乃用英語也。余於英語一道。粗得門徑。不似法語之毫無頭緒。乃信口答之曰。約司！約司！梭！由是彼此二人。以極淺之英語相酬答。但其詞近瑣細。殊無復述之價值。予與彼並肩徐行。低聲向彼人曰。汝能導予至花柳場一遊乎。彼人初作驚訝狀。繼則笑而不答。行至一處。有多人環堵而視。詢之則賣畫者也。予復詢以所賣何畫。彼答曰。春畫。以予旅行之外國人。爲見此新聞之事。真英美所未有也。

第十節 法人之風尚

予前遊美國時。見美國男女體格皆小。尤以婦人爲最。英國人亦然。予遊英國鄉間。曾實驗其事。但倫敦之人。比美國人種更小。此人人所知也。法國原爲由其人種全體比英國人小。予遊倫敦以終。敢下一斷言曰。美國婦人。美者實尠。欲明其故。請剖解研究之。從來美國婦人以愛嬌二字。爲其特長。而美麗則不足。視之英國風

姿當退避三舍也。迨抵巴黎。見婦人姿容。果爲當世冠。試設一極淺之喻。若謂英國婦人爲田野之花。則法國婦人當爲庭園之花。因法國婦人之善於修飾。久喧傳於人口。如傅粉一事。則最著之例也。

法國餐館之中。其上品食物。皆有定價。予留巴黎時。所居者不過無名之旅館。至法國式之料理。不敢輕於嘗試。平時飲食。務從菲薄。早餐僅咖啡與麪包數事。且巴黎人有朝眠習慣。文人學士。每朝必寢至十二時。予居旅館中。不得不詰早而起。所以然者。爲早膳而起也。而午膳及晚膳。俱嫌其過晏。實亦一困難之事。

某日行至霞遮利街。信步入一食館。問侍者善英語否。衆皆曰不能。予思既入其室。又不便舍而他出。且腹中飢甚。乃就坐。命取菜單來。單中皆法文。閱之不甚了了。見其中有一字。似與英語羊肉相近。卽命取來。執意持來時。並非羊肉。乃一種蜆。具吸物。予姑試之。其味良佳。後任彼添入酒肴。鷄肉果物等。既醉且飽。共給以三弗。

而去。

復行近阿斯瑪街。與美希濃街交叉之處。有霞克披亞銅像在焉。英人評之曰。論其形式。非不美也。特以法蘭西之威嚴與權力。均不足以表示。終不免爲一文弱之詩人而已。此實法人之一缺點也。

法國政治。朝更夕改。讀其歷史者。類能知之。蓋法人於社會上。雖極微細之事。皆喜輕舉妄動。故政治的變動。實社會人心之反響。試舉一例言之。如司法省前拿破崙銅像。屹立於圓錐之上。高出雲際。望之儼然。後因大破俄埃之軍。更鑄千二百挺鐵砲。以爲戰勝紀念。然拿破崙失敗時。旋撤去銅像。改鑄顯理第四世之像。復於羅扶橋畔。另鑄拿破崙之像。自王政改革。共和告成。奇雷利之宮殿。棄如敝屣。人民悉變賣之。其民氣之輕浮。可知矣。

英國雕刻。多獅子形。其威風凜凜。誠壯觀也。試觀智拉華爾格爾街頭。有訥耳遜水師提督銅像。其四隅各立

雄大石刻。見者無不稱道。然易地以觀。法國所雕刻之獅子。絕無威嚴可畏。若悉數爲女獅子然。英雄之氣。消於無形。但其裸體美人畫。與大理石神女像。可謂天下獨步。爲英國所未見也。

世之評論法人者。謂其有婦人女子之風。證以予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殊覺其言不謬。其他人情風俗。尙未能悉數考查。則以予居巴黎時。不過一週間。而歐洲戰事忽起。法國亦參與其列。予於是急整歸裝。乘風破浪。過返祖國。抵岸時。鄉音未改。風景依然。乃瞻衡宇。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舉家燕樂。樂也何如。然一回溯昨日之遊。覺印象猶在腦中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三

德意志遊記

密興十日記

宋春舫

密興（或譯門占）是在德國的南方。爲巴威路的首都。

吾到密興來游歷的緣故。因爲人家時常對我說。「自從大戰以後。德國北方。同德國南方的情形。完全不同。」德國的北方。吾是約畧領教過了。他們「窮凶極惡」的情形。已經記在我日記裏頭了。現在既然到了歐洲呢。德國的南方。倒不可不去觀察一下子。

吾到密興的時候。正是 Fasching（跳舞節）的時節。密興的 Fasching。以前是很著名。與法國尼司（Nice）的 Carnaval 不相上下。

這一邊正在與高彩烈摩拳擦掌的預備開跳舞會。那邊巴黎會議。也正在那裏提出對德戰後賠償損失的

條件來。這個消息傳到密興。本地政府。立刻出了一條告示。禁止跳舞。告示上所說。「無非是現在法國對德提出非常苛刻的條件。吾輩正應臥薪嘗膽。不可從事嬉遊」云云。

平日在 Fasching 的時候。到了下午。滿街都是帶假面具。穿了紅綠衣衫。跳來跳去的。在那裏尋人胡鬧。這張告示下來之後。吾始終沒有瞧見過一張假面具。吾覺得德國南方人的腦筋。也無非同德國北方人一樣的。無非是服從政府軍人主義的變相罷咧。眼見得 Fasching 是沒有望了。吾就回到旅館裏來睡覺。睡到半夜。忽然聽得滿街上都是唱 Deutschland neber Alles 及 Wacht Rhein 的聲音。

說起軍人主義。有人同我說。「以前普魯士的軍人主義。現在都移到巴威畧來了。你不看 Fortwaffnung 的問題麼。他們政府的態度。何等強硬。」這個問題呢。吾在密興住得不久。也不願意去下什麼批評。不過吾看

他們街道上站立了許多巡警。帶了白銅盔兒。都很有些赳赳武夫的氣象。

密興的美術。是向來著名的。吾因為屢次在意大利古畫看得太多。所以這一次上密興來。立意專門去看新派的畫。吾先去看丁許多 *Kunstgaleria*。內中也很有幾張著名的畫。（吾說「著名」並沒有說「好」）

如 *Paul Klee* 及 *Koltschka* 都是近來在德國很負時望的畫家。後來吾又同了一個藝術批評家去看 *Kubin* 的賽會。*Kubin* 也是新表現主義派的一個健將。在這個賽會裏。人家把他從幼小的時候到現在所畫的東西都陳列了出來。內中我所最賞識的是一「死鬼殺人者」的一張畫。因為頗有點「亞化」在裏頭。

德國小說。除了封面以外。向來是沒有插畫的。可是現在有許多小說。都請了畫家。畫幾張應景的畫。放在裏頭。這個恐怕也是「亞化」罷。

我因為氣管發炎的緣故。所以晚上不出去看戲。在密興住了十天。祇看了 *Hasenleier* 的一本新脫稿的戲。講到德國的戲曲。極有研究的價值。我將來一定要做幾篇文章來介紹。

講到德國現在政黨的情形。同去年又畧有變動了。獨立社會民主黨 *unabhängige* 已經分裂了。Dannie（以前柏林 *Vorwärts* 報的主筆。在大戰爭的時候。彼曾經同 *Karl Liebknecht* 刊發 *Spartakusbuletin* 報）*Walter Stoecker*（*Koeln Volkszeitung* 主筆）因為主張德國加入第三國際的緣故。同了他的「帶同志。併到共產黨的裏頭去了。至於 *Orphen*（國會議員）*Hilferding*（柏林 *Freiheit* 報的主筆。他所著的 *Finanz Kapital* 是馬克思「資本論」以後第一名著）一輩人。他們仍舊想維持舊黨。社會民主黨分裂的緣故。都是受了李寧二十一條的影響。不獨德國如此。全歐各國。凡有社會黨的。却都免不了。

此種現象。

社會黨以外。還有德意志民黨及德意志國民黨。都是傾向復辟的。普魯士在二月二十三號。要選舉國會議員了。各政黨都準備選舉運動。該兩黨選舉的演說中。大都表示不滿意於現在政局。極力贊成復辟。該兩黨向來不承認近來國內種種的不幸為戰敗的結果。反以為風紀墮落。經濟險惡。小兒肺病的增加。及萊因河左岸之受人躡藉。無不由於萬惡的革命而來。現在要去補救。祇有復辟的一法。恢復向來黑白紅三色的國旗。及高唱 Deutschland ueber Alles。德國纔不至完全失望哩……

德國旅行記

張星烺

予留學柏林大學。從身理化學家阿伯特哈爾敦。Aberthalden 研究有機化學。辛亥春。哈雷大學校。延阿伯君為身理化正教習。君臨行與吾約。隨往哈雷研究。余諾之。未幾。暑假將盡。擬由柏林起身赴哈雷。然余

往年每屆夏期。輒旅行。一則增知識而廣見聞。古人云。百聞不如一見。閉戶讀他人遊歷之書。誠不若身親其境之感觸。皆真也。二則足增長他日辦事之閱歷。故余最喜旅行也。今夏因他事羈身。未獲遠遊。殊屬恨事。仍當擇附近勝地一遊。以消吾好遊之慾望也。

西九月二十號（中七月二十八日）晨。由柏林買車起程。行李書籍。胥由柏林。隨送至哈雷火車站。貯物處。存收。余則中途至維敦堡 Wittenberg 下車。畧為流覽古跡。追弔英雄焉。維敦堡距柏林火車行程一點半鐘而已。地方狹小。人口僅二萬左右。除余欲追弔之英雄而外。殆無足觀也。市中道路崎嶇。兩旁房屋。均非偉麗華瞻。街衢亦不甚清潔。中國人之來斯鎮者。吾知其寥寥無幾。恐以余為第一人矣。

維敦堡者。路德新教發源之地也。考瑪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生於西歷一千四百八十三年十一月十號。夜間十點至十一點鐘（因路德為世界新歷史最有

誕係之人物。故其誕生年月日時。不厭詳註。產地在哈雷西。愛斯雷本。Eisleben。當時一村落而已。今爲小鎮。人口約二萬左右。其父爲農夫。有時亦受傭探礦。與其母均甚勤儉。故家境漸裕。瑪丁既長。入學。先至曼斯肥特。Mansfeld。馬特堡。Eisenach。既而至愛生那哈。一五零一年。入愛佑福特大學。Erfurt。 (現此大學已無) 學哲學法政等科。既卒業。得學位。忽變宗旨。投身該地奧古斯都寺廟。削髮爲僧。其父甚不悅。朋友亦皆勸阻。而瑪丁宗旨不爲之變。蓋厭苦家庭騷擾。校規謹嚴。始出此耳。一五零八年。某友介紹於薩格森王佛烈大力。Kurfürst Friedrich。被聘爲維敦堡大學哲學教授。 (現與哈雷大學合併) 當時維敦堡鎮人口僅三百餘戶。大學學生不過百餘人。而維敦堡。遂由是變爲瑪丁之第二家鄉焉。一五一一年。遊羅馬。得窺加特力教規。歸而潛心聖經。未幾。升爲維敦堡之宗教師。得宗教學博士。

日耳曼民俗。世界所稱最爲勇敢者也。勇敢之民。不獨長於戰陣。卽作事畫謀。講學論理。類能開前人所不能爲。道他人所不敢道。蓋民勇則體健。體健則腦富。復灌之以教育。使周知世務。則其人必思想偉大。魄力宏遠。驚天動地之事業。往往因之而起矣。吾觀於路德而有感乎大人物者。不獨戰陣英勇。行爲言語。莫不有辟易千人之觀。蓋路德之勇。非小勇也。卽孟子所謂大勇。千萬人不畏者也。當中世紀羅馬教皇威權極盛之時。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凡有血氣之倫。莫不敬若神明。畏若雷霆。戰兢股慄。弗敢仰視。教皇喜。則其人廻翔九天。罪惡滌盡。教皇怒。則其人永墮地獄。身首分離。其威權之大。振古以來。世界上未有倫比者也。觀於顯理四世。得罪教皇。跌足履雪。踵至其庭。暴立三晝夜。始見寬宥。可想見教皇之權勢矣。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之道也。教皇之威。旣臻極點。後起者益濫用之。卒至激起人民之惡感。路德時。羅馬城

有聖彼得大教堂之建築。窮極奢麗。耗費巨金。民力匱竭。捐助弗濟。於是憑空結撰。誣騙民財。遣使四方。散贖罪之券。出資購買者。生平罪惡。盡化烏有。號令既出。迷信深者。固受愚弄。而稍具知識之人。莫不窺其用心。鄙其詭詐。謂非教皇所宜出。乃行之既久。怒忍聲吞。卒無大聲疾呼。反顏相抗者。以壓力過重。一般民庶。斷無能勵斯勇敢也。

維敦大學規則。每禮拜五日。宗教家有演講者。必先將題目揭曉。以備週知。千五百十七年。十月三十一號。星期五午時。路德將所欲討論之九十五條要旨。釘於堡市之禮拜堂門首。攻擊教皇利阿十世。Pape's Lex 及賣票使者泰則爾。Johann Tetzel。此即新世界之第一曙光。戰敗教皇之第一利器也。自此以後。遂分爲路德新教。與加特力舊教兩大宗派。前此之種種科學思想。爲宗教阻障。弗進者。由是胥得發生。而後來百餘年宗教大戰爭。亦於是時伏其緒。故此十五條要旨之

揭出。誠與世界新歷史有莫大之關係也。（九十五條要旨。今姑不錄。而大旨固已畧見）

從維敦堡車站。坐市車往城中。至市場下車。居市中央者。爲地方政廳。頽垣古屋。老朽已極。殊不足觀。故未入覽。廳前設銅像二。右卽路德。左爲梅蘭哈敦。蓋路德在維敦大學時之同事。生平最知己之友也。路德事業。梅君贊助之力爲多。名雖次於路德。而輔成宗教改革之功。要亦不得而泯滅之也。

離政廳西行數十武。路德教堂在焉。Luther Kirche。聞者導余入。指示一切。詢教堂之初設。已五百年於茲矣。先則薩格森歷代王陵。皆置於此。卽保護路德之弗勒得力大王墓亦在焉。堂內有壇。壇下列二墓。居右者卽路德墓。考路德係一五四六年。卒於原鄉愛斯雷本。後人更移其骨於此。而爲之墓。左者仍爲梅蘭哈敦。Melancthon。梅於一五六零年。卒於維敦堡。人以其爲路德至友。故陪葬焉。墓上用銅版鐫字爲誌。余又見路

德墓頂戴花園一。詢之闈者。謂係前德皇來此。憑弔前賢。不勝感佩。故親置花園。以表其追慕之意云爾。

已而移步堂左。見設銅門一。導者曰。斯門也。卽路德釘其九十五條要旨之門也。當時係木門。後於一七六零年。爲回祿所燬。至一八五八年。普王弗勒得力威廉第四。欲存古跡。乃築此門。代木以銅。以垂不朽。卽斯門也。門高十尺。上端繪耶穌釘死圖。其足下卽繪路德及梅蘭哈敦二人。圖之左右。繪保護路德之二王。佛烈大力

Friedrich der Weise 及約翰 Johann der Kaust-

er。圖下至門底。刻九十五條要旨。余進而讀之。皆拉丁文。蓋仍錄路德原文也。余乃向導者。用四十分錢。購一德文譯本。及堂內之寫影信片數張。以作紀念焉。復給導者酒資一馬克。乃辭出。既出。時將晚二鐘。於是復至政廳旁飯店用膳。該飯店名阿格思脫。維敦堡最佳之酒飯館也。余入座。店役趨至。給余紅酒半瓶。視之。嗅之。尙稱佳品。乃傾壺獨酌。聊滌煩襟。少作沈吟。

舉酒欲飲。見杯底隱約有物。若綠蟬然。審而視之。塵埃泛泛可掬也。無何。役人持鷄至。不禁諦視之。噫。營營來止。粒粒若豆。不爲鷄口。寧殉鷄肋。是胡爲者。蓋內附三死蠅焉。余大失所望。呼役人至。使換他物。杯中濁酒。勉強沾唇。畧嘗數片饅頭。及換物至。復啖數口。付帳而出。文明國人。竟有如此不清潔之飯店。亦奇矣。然偏僻小鎮。固亦難事事求適也。遊歷者。唯當自謹慎。尤須注意於飲食衛生耳。

既出飯店。相東步行數分鐘。至路德舊時寓所。保存至今。初無變動。入內觀覽。須納費五十分。有女役導余入。縱覽一切。初入一室。見內藏油畫甚多。均係有關於路德並宗教改革者。此外路德當日所刊書籍。駢羅几案。手札真迹。累牘連篇。藏用玻璃箱。復至一室。見所藏者。俱路德夫妻遺物。若路德所用磁杯。及其妻之手指金環等。又一室藏路德譯經草稿。蓋路德夙工文學。而其時聖經胥拉丁文。普通日耳曼人。通者絕少。故牧師宜

講。任意變遷。人莫之知。路德病焉。於是決意譯成德文。爰考是時。德國社會。不重本國之文。唯拉丁文是尚。通拉丁文者。上流人也。行本國文者。下流人也。人人心目中。俱以聖經爲上流人所宜讀。何須譯爲德文。路德則手自譯成。以別開生面。於是一般社會。均得以閱覽聖經。而影響於德國文學者。亦復匪淺。迄今路德譯本。依然爲德文中之先正典型也。余在柏林大學時。曾聞教習某君云。世界各國文辭。多好爲左氏浮夸。唯德亦然。欲求一文辭簡古。實事求是者。僅瑪丁路德。及俾士馬克而已。女役復導余入一室。卽路德之臥室也。桌椅火爐。依然完好。惟地板破壞已極。女役云。他室地板。均新修者。唯此保存舊狀耳。故余所踐之地板。卽三百六十餘年前。路德所同踐之地板也。路德屋西數武。卽梅蘭哈敦之屋也。余以行期促。未暇入覽。然梅君著作。已於路德屋內。窺見一斑矣。可從畧也。

斯特門。St. Marien 外植大橡樹一株。相傳卽路德焚教皇權利書。及破門令之處也。先是路德攻擊教皇。不遺餘力。教皇乃處以破門之罪。並命各地。焚路德文字。無遺留。路德聞之。遂議焚教皇權利書。破門令。以相報。而慮各地。或未遵教皇命。焚其文。旣而得確耗。並聞萊布齊。Leipzig 及墨塞堡。Merseburg 二地。教皇亦遣人搜焚其書。如是路德與梅蘭哈敦謀。決行前議。梅君於先一日。在維敦堡教堂發表。約全堂學生。及左袒路德學說者。咸來集會。翌晨。卽一五二零年十二月十號也。會集數百人。行焚書禮。路德乃將教皇權利書。及破門令。次第付火。用拉丁語呼曰。因汝使聖經不清。故火來燒汝也。同時路之學生。譏笑教皇者。有之。罵教皇者。有之。於是舉左袒教皇之文字。悉搜集而投諸火。此又一大事也。蓋以前從無敢焚教皇權利書。及其令文者。自此以後。路雷乃永與教皇分道揚鑣矣。是日晚四點二十分。復上火車往哈雷。車行一點半鐘。

卽至。余一人在車中。復追思路德宗教上革命。其影響之及於世界歷史者甚大。試觀路德而後。歐洲各種科學始昌。前此受教皇阻障。思想不發達者。今則奇談異說。聞不勝聞矣。此路德第一大功也。現今世界最強國。皆信路德新教者。北歐諸國。文明程度。遠勝南歐。卽如西半球之美國。亦偏重新教。凡信羅馬加特力教者。必不得選爲總統也。南歐信加特力教之國。皆有不振之勢。卽如號稱頭等國之法蘭西。亦有日就衰微之兆。此中必大有原因在焉。今姑略述一二。至於是否有當。則尙俟之他日研究也。

(甲) 政治宗教不分之弊 國家教育權。僧侶得掌之。夫僧侶何知。豈可使之掌教權乎。此近來法國政府。所以有驅逐僧侶。奪其教權之事也。

(乙) 學術宗教不分之弊 夫宗教。教人道德者也。學術。啓人智慧者也。二者分途。而皆有益於人類者也。而按其性質。因風馬牛不相及也。乃加特力教

不悟及此。好事干涉新理新說。如哥白尼 Copernicus 及格里理阿 Galileo 發明地球繞日。及地球自轉。教皇以爲不利於其教。而並禁止之。近世達爾文之進化論出。而加特力教又阻障之。此皆於宗教無損。而好起風波者也。浸假而其說妄。則自然淘汰矣。浸假而其說真。又豈加特力教徒所能阻乎。吾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以來。講學者除註解語錄而外。尠所發明。悠悠二千年。名賢碩學。孰非儒教之奴隸也。蓋不奴隸。固不得入聖廟者也。

路德生平爲人。尤有足取者。彼爲鄉村農夫之子。及名震各國時。仍不忘少時所識鄉村諸友。時與之通信往來。殷殷道故。路德嘗對人言。彼乃一農夫之子孫。毫不隱諱。斯在中國不足奇也。蓋中國社會。無封建貴族制度者久矣。人人皆以起自布衣爲榮也。光武帝之與嚴光。唐太宗之與長孫無忌。自少爲布衣交。而史官美之。明太祖示諭屢云。朕本淮右布衣。而大明皇陵碑文。且

親爲叙耕田起家之苦。諸葛亮上表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雖在帝王丞相。固不以農耕爲恥也。而石達開有詩云。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可以知中國人之平等心理矣。其以起家寒微爲恥者。皆勢利之徒也。歐洲社會與中國不同。人人皆以有爵位有名號爲榮。在聚會宴飲時。尤爲斤斤計較。有博士銜者。必須呼之爲博士。有教授職者。Professor 必須呼之爲教授。有顧問職者。Peleinat 必須呼之爲顧問。不若是。則其人不樂之狀。形於顏色矣。至於家有爵位。如公侯伯子男者。尤必須以其爵位呼之。不若是。則其人以爲存心侵侮。婦女家擁巨資。莫不欲嫁有爵位者。雖貧困無學之人。苟襲有祖先爵位。則富家婦女。皆爭之如鶩。何則。嫁彼之後。自己亦得享有爵位。有爵位則社會重之。無爵位。雖家擁萬萬。而人亦輕之。此所以歐洲舊時貴族。襲有爵位者。如波蘭人也。俄國人也。德國人也。奧國人也。匈牙利人也。意大利人也。西班牙人也。英國人

也。甚至朝家已亡。而仍強擁其虛爵者。如法國往代之貴族。蘇格蘭已往之貴族。皆往美國誇耀其爵位。以哄娶美國富家之女子。女得享男之爵位。男得用女之財產。世界上所謂兩相兼利者也。而德國人常呼美國富家女子爲金錢公主。Dollar Princess 良有以也。英雄豪邁如拿破崙者。及爲帝時。亦不得不棄其精練之妻約瑟芬。Josephine 而另娶歐洲最古貴族奧國哈伯斯堡皇族 Hapsburg 公主瑪利魯易斯。Marie Louise 當時雖爲帝王。而社會上皆鄙之爲村夫。故不得不不出此不名譽之事。以自廁於貴族之列。此與呂公不以女與沛令。而嫁之劉季者。其相去何啻霄壤也。至哈雷時。已將六點。在火車站旁。覓一旅館。每宿房價三馬克。次日先卽哈雷城遊玩一周。兼以視察何處住寓爲佳。哈雷城人口約十七萬餘。地居薩雷河 Saale 畔。亦一製造市場也。城不甚大。有繁盛街市四五條。皆在南半。北部則多住家。地方雅靜。空氣清潔。再稍西北。

有附郭市。曰吉必希斯旦。Giebichstein 地方亦好。然房屋實不悅吾目。大學堂在市中心。建築不甚佳。醫學堂在城東部。屋宇宏麗。不下於柏林也。而吾之將來試驗室。亦在斯焉。哈雷大學堂。最著名科目。係農學及經濟二門。學生有二千五百人上下。半爲農務學生也。城內小巷狹窄甚多。皆不甚清潔。

下午覓住所。經歷六七家。均房佳價廉。在柏林價值四五十馬克者。此僅二十五六馬克而已。然其房之大缺點。卽內無浴室是也。又數家。並煤氣燈亦無之。皆石油燈。亦一缺點也。終而覓得一屋。在太子街 Kronprinzen Str. 及哈敦伯街 Hardenberg 交口。房內有浴處。甚爲便利。房兩間。月僅四十八馬克而已。房窗外皆空地也。離吾窓外數百武。有一教堂。建於高埠之上。堂有鐘樓。余房內寫字桌。可望見其大鐘時刻。卽余閉窗時。其鐘響之音波。亦足以盪吾耳鼓。地方清潔。空氣尤佳。房主婦待人尤溫和。誠佳寓所也。

哈雷地方。小山甚多。薩雷河畔。森林相聚。成天然之花園。傍河則楊柳成行。心目爽然。吉必烈斯旦。有動物園。動物甚多。皆集自四方各國者。該園在小山上。觀者須納費五十分。園內山頂。築起高塔。登之則哈雷全城。皆在眼底。繞山一周。約須半鐘。其西面可瞰山麓。薩雷河甚小。不能行大船。而小艇甚多。用供遊人。真能利用天然力者也。若中國人則錦繡山河。不能利用。及爲外人所攫取。一加經營。便百利橫生。又對之瞭然自悔。可慨也夫。

哈雷附近。殆無名勝。可供遊覽。寓所覓定後。次日往萊布齊城遊歷。快車行半鐘而至。車站距城甚遠。復無旅舍。乃坐電車。至城內熱鬧處。尋蔡先生鶴卿寓所。既見。坐談良久。至午膳後。卽在蔡寓樓下。租一房。每日價一馬克半。兩寓相近。蔡君在三層樓。余在二層樓也。晤談甚便。蔡君在萊布齊大學。研究哲學。近又潛心美術學。室內美術學書。盈几滿案。余不覺觸物生感。感夫吾國

之人。夙乏美術思想。若蔡先生者。真鳳毛麟角矣。

夫吾中國人有二種精神。弗若歐人一尙武精神。一美術精神也。此二者皆人類所必具者。上等人種之別於下等人類者。亦以此也。尙武之事。吾於去年遊記嘗論之矣。吾中國尙武之地。如蒙古秦隴淮西一帶。皆民風強悍。同氣同袍。固已名著古今矣。余近來詳覽元初意大利馬可波羅遊記。有深印吾腦之二處焉。馬可波羅至臨城（山東境近徐州豐沛交界處）其記中曰：
by are good soldiers 一語譯曰：「此方之人。皆精兵悍卒也。」至蘇州而深斥其地之人及蠻子國（南京）等處。無軍人尙武之精神。以至爲蒙古大汗所滅云云。此非馬可波羅妄言也。即使吾人今日比較徐州蘇州之民風。其優劣之點。當昭然可辨。（使馬可復生。吾當勸之。使改爲淮泗流域之人。皆精兵悍卒。蓋不僅臨城一驛之人如此。所有江蘇之淮徐海。安徽之潁鳳泗。山東之曹兗沂。河南之陳歸光等境。皆勇猛非凡也。想

馬可亦並非僅指臨城一小驛而言也。）不然。徐州古爲產生帝王之地。豈皆偶然無故。僥倖以成功乎。其尙武名譽。固久已焜耀於中外矣。今春德人克老遂（Krauss）爲中俄交涉事。作論登報。痛罵中國本部十八省之人。無尙武精神。彼殆未深考中國十八省民風不同。民氣互異。特含混以罵耳。（克老遂之文。余曾譯登於上海神州日報三月二十四及二十五兩日。蓋借惡口以喚醒國人也。）十八省並非人人皆庸懦畏死。如克老遂所言也。克老遂固亦嘗讚蒙古人有強勁陸軍之資格矣。是則余去年所謂中國有三處尙武之地。一爲蒙古。二爲淮泗一帶。三爲秦隴。淮泗則六百餘年前。亦已有歐人與余表同意矣。蒙古人亦有人承認之。爲良陸軍矣。至於秦隴二省。使稍知中國歷史及研究民俗者。亦必謂不下於徐蒙。此亦見吾去歲所論者。非書生迂議也。故尙武之事。吾人尙可於通國之中。選擇數處。以誇耀於外人之前。至論美術。吾雖愛國。不敢過

譽賦詩繪畫臨字。遊山玩水。爲中國文人高尚遠俗之事。是亦中國之美術也。拉胡琴。彈琵琶。唱十八摸。此中國人之音樂也。刻石塑像。此中國人之彫刻也。夫賦詩臨字。爲中國文人特長之美術。自不可與比較之例。其餘數端。較之他國博物院之所藏。真覺赧顏無地。矧音樂彫刻。尤有上下床之別耶。余於去年遊記之中。曾謂以面貌美惡定人種優劣爲不公。且黃人中固亦有面美者也。雖然。亦有不可諱之事焉。此唯久羈外國。或與外人常相往還者知之。黃白兩羣中。美者幾何。醜者幾何。吾人果盡去種族國界之偏見。用真正美術思想評論之。必曰曰種男女較黃種美者多矣。同學日本某君嘗與余論娶西婦之利弊。余不以娶西婦爲然。渠亦如之。因相與論東西風俗習慣大不相同之點。且吾與該日人更有相同之美術觀念焉。如吾以白種女子較黃種美。渠亦然之。然則黃種以白種爲美者。豈亦公例乎。吾想黃色白色。孰美孰惡。亦難定論。中國人。日本人。朝

鮮人。歐美人。皆以貌白爲美。而印度人則以黃面爲美。此蔡先生爲余言之。故僅就顏色論之。美惡出於心理。優劣固難定矣。黃人五官位置。不若白人端整。四肢骨節。長短比例。又不若白人齊一。斯誠難爲隱諱者也。且黃白兩種。除印度人。美術觀念。同處甚多。斯亦奇矣。如女子以貌白爲佳。中國女子用粉黛胭脂。皆避黃色也。一也。鼻骨宜略高。中國人均不喜鼻骨陷下或太高。二也。眼眶宜略大。三也。至五官端正。骨節比例齊一。更不待論矣。所以中國人留學歐美者。多悅慕白種女子。斯其爲美術觀念上相同之點也。近來人種家考查亞洲白種遺跡。謂有中國史以前。北方爲白種居地。漢西域三十六國中。白種之國甚多。其班班有考者。則堅昆烏孫也。唐平西突厥。置四州。隸安西都護府。亦有無數白人在內。日本海之蝦夷。據云亦白種也。英國人約翰斯敦 Sir J. H. Johnston 近判人種問題。登之康敦博拉報 Contemporary 亦持此

說唯其謂中國人鼻高者。係白種人之後。則論太無據矣。漢史亦言大秦人長大美好。可見中國人在漢時已慕西人美矣。是觀念相同。在上世已然也。然黃白兩種觀念。其有不同之處。白種人觀女子全體。黃種則注重面部。他處弗注意也。甚至有將面部包裹。僅露面目。如土耳其女子者。白種自希臘羅馬至今。名家雕刻美女石像。無不全身裸露。維那斯 Venus 女神者。希臘所謂天下最美之代表也。其繪畫雕刻。罔弗裸體。可見西人注重全體。不在一部。中國前此有無美術觀念。吾不敢知。姑論近世雕刻學無之。油畫學無之。音樂程度低下不堪。建築學粗而不精。梨園所演。方之歐洲。判若天淵。凡所以開拓心胸。啟人高尚優美者。幾盡無之。吾國人欲爲上等人類乎。抑爲下等人類乎。苟欲爲上等人類。曷不急起而研究斯數學科乎。非洲黑人。太平洋羣島土人。皆下等人類也。面貌醜惡。方之黃人。遠不逮矣。而吾黃人之不逮白人。幾可以作如是觀也。豈無慚於

心乎。吾又與蔡君言。白人女子多美者。蓋自希臘以來。人人趨重美術。傳之數千年。而人種遂羣趨於美。蔡君甚然吾說。復指陳雌雄淘汰之理。歐人自由結婚。男女美者始相結合。醜惡者無人過問。於是乎美者傳而醜者斬。歷世既久。美種日增。而醜種日減焉。此自然之理。非妄言也。吾於歐洲各國之博物院。嘗見繪畫中有明時女子。衣裝頭飾。殊美麗。較之今日中國女子。短衣無裙者。優勝多矣。夫何今日婦女。服飾猥陋。無美術觀念。一至於此耶。假使中國人早知注意女子全身之美觀。又何至受纏足之苦耶。足小如中國女子。所謂美者。安在。步履艱難。身形受損。何益之有。野蠻之種。有將頭夾扁。有文身者。中國纏足。則亦類是。美術之關係最大者。卽人種身軀上之美惡也。吾國奈何不注重之乎。中國道學先生。聞吾之言。將謂爲怪誕不經。或詆爲荒謬。未可知也。吾請更言一最簡最淺之美術觀念。關於人身美惡者。夫兒童之齒。善爲保持。至壯時始能齊一整潔。

不然者。勢必內彎外曲矣。夫同一齒也。齊一整潔美乎。抑內彎外曲美乎。其必曰齊一整潔美也。以中國人之齒。較歐美人之齒。亦足爲美術思想高低之代表。中國唯不重美術觀念。故通國人皆無美齒也。卽小事推及全身。可悟白種人較黃種優美之故矣。

至晚與蔡君同往城西南之芭蕉園。 Palmengarten

飲茗聽音樂。時值星期日晚。故園中男女遊客。肩背相摩。而女子居其大半。芭蕉者。熱道下之產物也。德國地近寒帶。不生此樹。特從赤道諸地。移來草木多種。而芭蕉爲最多。故卽名芭蕉園也。各種草皆藏植於高大玻璃房內。房之四周。均設熱汽管。房內挂寒暑表數管。俾知房內熱度。與赤道下相等。房前大廳。卽飲茗聽音樂處也。所藏植物。任人觀覽。入園費每人一馬克。西人遊玩之法。奇想天開。觀於芭蕉園而知之矣。次日觀書業博物院。 Buchgewerbehans 萊布齊之最著名者三事。第一爲印書業。第二爲大學校。及附近多數之大小

戰場也。

書業博物院者。全國書賈之總會處也。凡各坊新出之書。皆先報告於此。更有各國故書。外間無從購買者。皆可使之代覓。院之最下層。貯各種印書印報之機器。排布廳內。縱人觀覽。有購買機器者。本院人卽將機器開動。指示用法。其旁復設種種光學上之試驗。解明印著顏色圖畫之理。樓上藏各種印成著色圖畫。每一房藏古登伯 Johann Gutenberg 發明活字版以來所印之書。皆用玻璃櫃寶藏之。內有古登伯發明活字版後所印之耶穌聖經一部。卽自一四五零年一四五五年間所印成者。蓋中國明初時也。觀其字蹟。尙甚清明。唯紙色已陳黃矣。同層又有一房。名古登伯房。房之上端。中間有古登伯石像。高大峙立。其不置花圈無數。蓋前數年德人開追古登伯五百年生辰紀念會時所留者。其像一手持木版。一手持刺刀。表其方刻字時之情態也。左右更有二半身石像。一爲發明速快印字機者克尼

格。Kaiser (卒於一八三三年) 一爲發明石印術者。賽奈肥爾資。Senfelder (卒於一八三四年) 全房之內。裝飾華麗非凡。所以表後人不忘古登佰利濟人羣社會之大發明也。

下午往觀種族戰爭紀念塔。Völkerschlacht Denkmal 此塔所以紀念一八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四日)之大血戰。即德國歷史所謂獨立戰爭。Börnschlag 是也。俄奧普三國合縱爲一。總數三十萬衆。拿破崙率法兵十五萬以拒之。兩軍之大戰。約二千尊左右。血戰四日。勝負始決。聯軍勝而拿破崙敗。自是以後。拿破崙無能爲力。遂被於愛爾巴小島。滑鐵盧之戰。亦僅勉爲困獸之鬪而已。蓋法國精銳。盡喪於征俄及此戰之役也。戰役既終。統計兩軍死傷。法國六萬人。俄國二萬一千人。奧國一萬四千人。普國一萬六千人。統計十一萬人。傷心慘目。莫是役若矣。紀念塔方在建築中。將備一九一三年行百年紀念之

大禮。已多半修完。僅塔尖未竣。出費三十分。買票登塔觀覽。有役人指引之。全塔均山石砌成。役人云。已用去三百餘萬馬克矣。費巨資以造斯塔。將以留紀念。使後世子孫。永勿忘祖先衝鋒冒矢出萬死以爭回自由獨立之功也。

塔東有小村曰湯堡。Thonberg 旁有小邱。邱上植樹。並建石碑一。即拿破崙指揮督戰處也。道旁有所謂君主邱 Monarchen-Hügel 者。相傳即十八日晚。俄奧普三國君主。得勝耗而互賀之地也。

塔北道旁逆旅。有名拿破崙紀念石 Gedenkstein 者。內藏拿破崙遺物。如劍茶杯等類甚多。壁上懸拿破崙照片無數。此外又藏同時戰役上有關係之人像片遺物甚多。復有拿破崙累次戰役之油畫無數。余購寫影信片數十張。以作紀念。

獨立戰爭者。普人謀所以脫拿破崙之壓力也。不惜孤注一擲。與法人一決雌雄。其間愛國熱誠之事。有足多

者今特舉數端以介紹於吾國。庶幾愛國之士。抱爲公之血性者。奮然而興起乎。

是時普國傾覆。兵費支絀。國人行開壇捐金之法。普本窮國。加以累次戰費。更爲窘苦。然一般貧民。愛國熱心。不可已也。或將廚房什物。交官典錢。或將打獵手鎗。交官給人爲軍器。出嫁婦人。或鬻其婚時指上金環。少女未婚者。亦割頭上捲髮充兵費。人心憤激。熱血捐輸。可謂至矣。

是時柏林爲法兵所據。皇宮傍法人設大礮一尊。以備土人。有粗莽鐵匠一名。突至礮邊。揮斧擊釘。釘入大礮後線門內。遂失其用。守礮法兵。羣起攻之。該匠奮鬪。擊殺法兵數人。力盡亦被殺焉。

柏萊斯老 *Bebel* 大學堂。有教習名斯得芬 *Prof.*

Stefan 者。在課堂內屢發抗拒法人之激論。事爲駐柏林法國公使所聞。卽責普國外部以不禁止之罪。外部致書斯得芬。請其留意焉。而斯得芬愛國之心。較保持

教習位置之念爲尤重。遂於次日號召學生。發表斯事。及其壯志。而繼之以痛哭。青年學生數百人。素愛斯得芬。見師如是。無不人人切齒。誓死報國。於是斯得芬乃編其學生。投入軍隊。師生卒共死國事焉。

柏林城四周關防甚嚴。羣出不便。而獨行逃至柏萊斯老大軍者。日日有之。時有洋恩 *Yon* 者。善各種練身術。私授其術於青年。以健人身。不取其費。人人愛之。至今德國練身場。猶奉洋恩爲先師。呼爲洋恩父 *Yon* 云。

晚歸與蔡君用膳畢。同往水晶戲園觀戲。至十一點歸寓。次日往觀博物院。無甚出色。草草而出。復與蔡君同往觀大學校。其建造甚古。於前年（卽一九零九年）

曾舉行五百年紀念典禮。各國人多來蒞會。蔡君時亦在此。余當時在柏林。雖知斯盛舉。以初自美來。德語未工。故未蒞會。亦恨事也。大學校正廳壁上有克林歐

Clint 所繪希臘文物圖。最精美。克林歐者。萊布齊

新起油畫家之健將也。前年舉行五百年紀念典禮。克君因繪斯圖以贈之。蓋以希臘者。歐洲之文明鼻祖也。而萊布齊大學。亦名播世界。故舉以相配。畫之最左邊起端。有裸體而立之女子。卽希臘最美之女神維那斯。Venus也。女面右而立於海濱巖石上。稍左有瞽目老翁。裸體坐地。雙手向空。仰面而歌者。詩人荷馬 Homer也。維那斯荷馬之間。裸體而坐者無數人。皆來聽荷馬詩歌者也。羣坐之中。非希臘人亦有之。克君意謂世界人類。皆來習希臘美術。人類文明進化。美術最先。而荷馬又爲希臘史中最古之人。故特畫荷馬。以爲美術之開山大師。歐人皆然其說。又次有二老並立。一衣黑袍。左手持書。右手捫心。哲學家柏拉圖也。柏拉圖 Plato之哲理。玄妙高尚。故衣黑袍。言其學難明也。持書者。所以著柏好著書。不重實驗也。捫心者。所以表柏君好談心性。不治物質諸學也。其旁有衣亮潔長袍。面向草木。一手指地者。柏氏之徒亞理斯多德 Aristotle也。亞

氏哲學。與柏氏相反。專治各種物質學。簡而易明。故衣明袍。手指地者。著其治地上之學也。畫之最右端。有身材短小之戰士。急步而入。戴胄佩劍。雙目注於亞氏者。馬其頓王亞力山德也。亞力斯多德背後一人。作伸手狀。乃亞力山德使者報王入也。亞理斯多德者。大王之師。王生平所最敬愛。故雙目注視。表其敬也。克林歐之旨。謂世界民族主義。發達最後。有民族主義。而後有國家戰爭。故繪大王於畫之盡端。斯畫歷三年始成。克氏生平之大著作也。

下午。與蔡君同往觀盧村 Lützen 古戰場。其地爲瑞典名王古斯達甫 Gustaf Adolf 戰死處。古斯達甫幼年。天才超衆。十七歲時。曾討叛者。父死不須攝政。親攬萬幾。內修政治。外闢疆土。波蘭不服。而奪其土地大半。時日耳曼各部。有三十年大戰爭。新教諸國。日漸失勢。諸邦乃請古斯達甫代拒奧國加特力教之壓迫。應其請。由瑞典渡海而南。擊敗奧名將鐵累 Tilly 僅一二

年間。幾征服日耳曼全境。南抵巴顏國之孟生城。奧京維也納。一日數驚。奧皇不得已。乃起用已黜名將瓦倫斯丹。Wallenstein 以禦瑞典。瓦倫斯丹者。當時人稱爲神將者也。然非古斯達甫天授英武之比。兩軍遇於盧村。瓦倫斯丹遣其偏將巴邦海姆 Pappenheim 走。雷古斯達甫聞而急擊之。瑞典右翼勝而左翼卻。古斯達甫馳馬而至。冀勵軍心。時值大霧。馳近敵營。馬首被敵。古左臂亦被擊去。又一彈中心死。瑞軍聞之益奮。遂敗瓦倫斯丹。奪回王屍。斯役也。瑞典雖勝而喪其名。王瓦倫斯丹素號神將。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今亦敗北。軍人崇拜欽仰之心。遂至消滅。自是厥後。瑞軍屢勝。而瓦倫戰功。終以不振。斯役也。於路德新教之行。大有關係焉。其地有石一塊。名爲瑞典石。Schweden Stein 卽王墜死處也。今修亭其上。四周用鐵欄圍之。亭後有教堂一。內有古斯達甫與馬丁路德石像相並立焉。考此戰在一六三二年冬十一月六號。古斯達甫死時年

三十八。其爲人幼善用兵。多權畧。待人寬厚。故甚得人。心。其征服日耳曼也。多數城邑。開門迎之。輒爲人除苛禁暴。其去也。男婦皆牽衣抱馬首以留之。至今德國。仍有古斯達甫會 Gustav Adolf Verein 存焉。欽仰其英資雄略。爲思想自由之戰爭。Geistfreisheits Kampf 殉身而死也。

瑞典石旁有飯館。入內坐息數鐘。店主婦普魯士兆境斯達丁 Städtin 人也。有四女焉。其店來客素少。偶來二三。皆鄉村人。平時上客多瑞典人。來觀其名王戰死處者。日本人偶有來者。（檢其來客名姓簿知之）中國人來此者。當以余與蔡君爲首矣。店中客少。余與蔡君。特請其長女及次女陪坐飲啤酒。皆年約二十歲左右。長女能操琴。次女坐繡枕布花。毫不以吾輩爲外人。而有所規避。相視若家人然。柔遠人。惠來賓。誠有上國之風矣。坐論至晚八點半鐘。天色已黑。始離店。乘火車回萊布齊。

歸與蔡君至酒館痛飲。不覺大醉。急歸寓所。已將夜二點矣。本擬次晨辭萊布齊。不料醒而頭眩大嘔。臥床終日。至晚始愈。樂極生悲。此之謂乎。因自誓此後不再飲煙。蔡君以溫言慰之。謂不可悔心如此之易也。

次日離萊布齊往野那。Jena。車行約二點鐘。午後一點至野那。小鎮也。城市甚古。市上街道皆迂曲狹小。有大學校一所。甚著名。余以時期太促。未入觀也。市有克耳萊斯玻璃店 Carl Zeiss 者。世界馳名。能製造科學上各種玻璃鏡。余步經其旁。亦以時促。不能入覽焉。午飯後。步至野那市後山上眺望。全境皆在目中矣。野那介兩山之間。由山上望之。見其市屋甚弗整齊。晚六點二十一分。復乘車往維瑪 Weimar 城。慢車行一鐘。乃至維瑪者。薩格司維瑪 Saxe-Weimar 大公國之都城也。城不甚大。人口在三萬左右。然地方優美。非野那比矣。卽有站旁客棧。竟一寓所。日價三馬克。維瑪所以著名者。緣其地爲德國文學之淵源也。百年

前大公爵查理奧古斯都 Karl August 在位時。招詩人荷德 Goethe 來遊。繼以之爲大臣。荷德居此。凡五十六年。死於一八三三年。其寓邸至今。德人慎爲寶藏。入邸觀覽。納費一馬克。邸內情狀。一如荷德在時。其生平所收集各種彫刻物品。油畫磁器。科學上之儀器。動植物之標本。皆藏置完固。有舊櫃藏其衣履。讀書室中。存所用各種書籍。書棹之壁上。懸有拿破崙小像二張。蓋荷德生時。最欽佩拿破崙之才武也。拿破崙在維瑪時。讀荷德詩文。深悅之。嘗欲與之同往巴黎。荷德辭之。十九世紀開幕時。歐洲之天授才人。蓋亦僅拿破崙與荷德二人而已。天授才人者。謂不學而能也。拿破崙起布衣。蹂躪全歐。用兵之奇才也。荷德於各種學術。無不通曉。詩文。繪畫。彫刻。解剖學。光學。電學。動植物學。皆極精研。又長於經營政事。當其少時。肄業萊布齊大學。復爲好遊者之第一人。聲色狗馬。無所不好。生平所愛之女友。有私情者不下十餘人。嘗與治花園女通。生子

已十六年。始行成婚禮。卽其妻克利斯香 *Christiana*

Vulpus 也。以學術淵博。思想情深。如苟德者。乃愛一

治花園之下女。娶之爲妻。不亦奇乎。雖然。不足奇也。情愛所鐘。固不必限於同等之男女。世間固有資金巨萬之女子。與貧窶馬夫私逃成婚者矣。德國社會。賤視私生子。故苟德終不得不與該女結婚者。爲其子計也。中國歷代文人。如苟德者。頗難其選。稍與相類者。亦謫仙東坡乎。然其博大。李蘇不如也。願苟德亦深服中國詩人。彼嘗讀譯本詩經。而對人言。意佳詞美。無誇張。無費辭。無情嗜。有類乎余所爲之文也。云云。苟德嘗作散文。篇名（威得苦情紀）*Leiden des Jungen Werthas*

者。蓋借威得昔時爲情而死之事。以隱寓自己嘗愛某女。而情根難斷之苦也。其文聲譽著於一時。有某商自中國歸。帶有磁杯。杯上繪其文中男女情事。苟德見而大悅。作詩自誇。謂其文名已見知於最遠之中國人也。惜夫苟德不生今日交通便利時代也。使生今日。彼將

親至中國。交遊中國之文人矣。

觀苟德之寓邸。畢復往觀詩人細柳 *Schiller* 寓所。細柳亦苟德同時人也。初與苟德相忌而不相能。已而甚相善。終爲心腹交。於一七八九年。承苟德之援引。爲鄰近野那大學校歷史兼哲學教習。至一八零一年辭退。居於維瑪。此卽其當時寓所也。寓內藏細柳遺物。多珍愛寶藏。亦如苟德之室也。唯其寓不及苟德之宏。是亦有故。蓋苟德之寓。乃大公爵所賜者。且彼爲薩格司維瑪之大臣也。細柳之寓。乃自租者。細柳家道不裕。藉賣文爲生。幸獲友朋之助。得以不困焉耳。

吾於此次遊歷。新發見德國人崇拜英雄之一種奇事。在萊布齊附近之『拿破崙紀念』名逆旅內。見藏有佛烈大力王 *Friedrich der Grossen* 魯意斯合 *Königin Lili* 等頭髮數莖。用玻璃盒慎重保藏。以作紀念。若見龍一鱗者然。今在維瑪苟德細柳之寓所。復見有用玻璃盒寶藏苟德夫婦及細柳夫婦之數莖髮者。噫。奇

矣。紀念英雄之物多矣。仍取其數髮。慎重保藏。以起後人之追慕。崇拜英雄之心。固無微弗至矣。

既而復往觀維蘭特之寓所。現爲某女氏所寓。故不得觀。維蘭特亦苟德同時人也。大公爵查禮與古斯都。

Maxi August 雅好文學。招當時著名文學家。羅而致之。維瑪。故如苟德。細柳。維蘭特。赫德爾。Hertel 等。及

其他文人。皆來是邦。極一時人才之盛。得大公爵之鼓勵。提倡德國文學史之發達。以斯時爲最。如苟德者在

德國文人中。空前絕後之偉人也。細柳之名亞之。迄今百年。固未聞有與苟德細柳齊名者。豈天下事皆賴提

倡而興乎。迴觀吾國亦有然者。中國民族最盛之期。莫如唐。文學（如古文唐詩）也。武藝（如劍法拳術）

也。繪畫（如吳道子）也。彫石（如昭陵六駿）也。小說（世傳唐人小說超異後代）也。皆有空前絕後之

概者。固賴太宗竭力提倡。更佐之以良善內治。一切內憂外患。皆爲掃除。所以人得專心於學術也。繼起者復

多賢主。弗墜先人之風。故得臻極盛也。而漢代之強。亦皆賴天子賢明。假漢唐天子。皆若晉惠昏愚。宋高懦弱。

則今日中國人。安能抵掌而談漢唐之武功文治也。蓋專制國家。不得不依賴聖神文武之天子也。卽德國之

所以能有今日者。亦賴普魯士霍恩差翰 Hohensolms 朝賢能君主五六作。疆土日闊。內政修明。外交

敏活。摧敗法奧二大國。而後得以聯合之也。吾嘗追想中國歷史上無數偉人。起自唐虞。迄於今日。上自帝王

下至庶人。其於中國文明事業。最有關係者。竊以爲三代上惟周公。三代下惟唐太宗二人而已。成周之盛。周

公爲之也。有唐之盛。太宗致之也。無斯二人。吾國亦安有今日。餘代因之。不過畧損益於其間耳。其次有關係

於中國文明者。其漢明帝之迎佛入中國乎。自佛教入中國。思想上。美術上。建築上。皆受絕大之影響。實爲漢

以前所未有。再次於中國文明有關係者。則明太祖之逐蒙古也。蒙古入主中國。定制儒與妓女同列。其賤士

也如此。使蒙古久居中國。則黃帝子孫。將胥爲遊牧之民矣。然則最害於中國文明者。何物也。其漢武帝之黜百家。明太祖之創八股乎。百家黜則種種科學。無進步矣。八股創則五六百年來士夫無限聰明才力。化歸無何有之鄉矣。

維蘭特之寓所。既不得觀。乃往觀赫德爾之寓所。現亦有人居住。唯其人乃年高牧師也。名斯賓納。Dr. W. H. Spinner 曾至中國上海。又嘗居日本五年。門內掛漢字碑帖一張。乃自日本某廟賚來者。見余甚欵洽。導觀其家所藏赫德爾之遺物。又指示其指上金環。謂卽赫德爾生時所戴者也。又示其書櫃內所藏英法德文各種有關中國之書。內有德人謀樓 Max Müller 所刊英文中國十三經。及中國歷史等。蓋亦高年博學之人也。余留名片。並告以余之住所。斯君欲將來請吾至維瑪演說中德之感情。余函應之。余思此事亦甚佳。爲一國外交及個人感情上之關係。固不可不連絡友

誼也。然究行之與否。則尙待之將來。是日晚五點三刻。由維瑪乘快車回哈雷。費時一點半。

留學德國之觀察

王光祈

僑居柏林與留寓外省之比較

近來吾國青年子。因國內教育破產多。紛紛赴海外留學。同時又因馬克匯價便宜。來德求學者更形踴躍。如此下去。則將來留德學界之發達。不難與留美留法學界爭美。惟是留美學界既自美國政府之提倡。留法學界復有李石曾諸人之努力。組織既甚完備。招待尤爲殷勤。爲留美留法學界發達之重要原因。至於留德學生。則多係自告奮勇。遠涉重洋。到德以後。又以人地生疏之故。何去何從。往往懷疑莫釋。卽如留德地點一項。在新來者不知德國情形。多齊集柏林一隅。以爲較易求學。其實此種思想。極爲錯誤。蓋德國文化。並非集中首都。京外各城。大都有其特色。故記者之意。以爲初來德國者。與其旅食京華。不如僑居各省。舉其利益。約有

四端。

第一。德國大學各有專長。譬如習數學者多往苟廷根（Göttingen）（德國數學泰斗多居於此）習哲學者多往馬波兒那（Marburg）（德國新康德派首領而居於此）習經濟者多往佛蘭克虎兒提（Frankfurt. A.）（該大學教授有著名經濟學者數人）此外各處大學皆莫不有其拿手好戲。故誠意求學者。初不必聚居柏林。（其所習科目非在柏林大學不可者。則當然爲例外）儘可前往京外各城。計其所得。或更有加。第二。柏林既係首都。生活自較他處爲貴。（然亦有例外。如來因流域各城是也。）如柏林每月需用一萬馬克者。在他處則只需七八千馬克。便可得同樣之生活。以記者旅行經驗而論。似乎南德意志各城。比較中北德意志各城爲廉。（聞南方巴燕首都門興（München）最便宜。但排外之風甚烈。恐不能久留。留亦不舒服。）至於德人性情。南方人較北方人爲活潑。與之相處較

易忘形。

第三。柏林雖係首都。而風景却遠不如京外各城。計記者所游各城。其風景之佳。皆遠在柏林以上。譬如哥本哈根（Copenhagen）與海德堡（Heidelberg）兩城。則立於兩山之間。更有小溪橫貫其中。山色水光。如臨畫譜。又如塞特哥特（Settegrot）則斜臥平蕪之上。此外各城。或在海邊。或臨河畔。要皆風景天然。宜於修養。而德國大學生最喜轉學。今年住此。明年寓彼。聞見既廣。得益愈多。此事對於吾輩外國人之觀風問俗者。尤感必要。

第四。柏林既係首都。五方雜處。風俗之壞。「冠於全國。引人墮落之事。處處皆有。柏林係有錢不夠用。」外省則多係「有錢無處用」。而且柏林中國人太多。應酬甚大。外省則多係獨居寡儔。來往較少。於時間上。經濟上。練習語言上。均極有益。尤有要者。吾國人之到德者。不但須求學業上之進步。而且須謀生活上之改造。若

就此點而論。尤應直接加入德國人之社會。而暫時與中國人之社會隔離。

有此四利。故記者極主張新來同學。僑居京外各城爲宜。德國共有普通大學二十三所。（研究數理醫學化學。哲學政治經濟等科者可以入此。工科大學十一所。（研究工業者可以入此。）茲將各學校所在地及其成立年代。照錄如下。以備參考。

普通大學二十三所

- 一 Berlin (一八一〇年)
 - 二 Bonn (一八一八年)
 - 三 Breslau (一七〇二年)
 - 四 Erlangen (一七四三年)
 - 五 Frankfurt A. M. (一九一四年)
 - 六 Freiburg (一四五七年)
 - 七 Gießen (一六〇七年)
 - 八 Göttingen (一七三七年)
 - 九 Gießen (一四五六年)
 - 十 Halle (一六九四年)
 - 十一 Hamburg (一九一九年)
 - 十二 Heidelberg (一三八六年)
 - 十三 Jena (一五五八年)
 - 十四 Kiel (一六六五年)
 - 十五 Köln (一九一九年)
 - 十六 Königsberg (一五四四年)
 - 十七 Leipzig (一四〇九年)
 - 十八 Marburg (一五二七年)
 - 十九 München (一八二六年)
 - 二十 Münster (一九〇二年)
 - 二十一 Rostock (一四一八年)
 - 二十二 Tübingen (一四七七年)
 - 二十三 Würzburg (一五八二年)
- 工科大學十一所

- 一 Rechen (一八七〇年)
 - 二 Berlin (一八八四年)
 - 三 Braunschweig (一八六二年)
 - 四 Breslau (一九一〇年)
 - 五 Danzig (一九〇四年)
 - 六 Darmstadt (一八六九年)
 - 七 Dresden (一八七七年)
 - 八 Hannover (一八七九年)
 - 九 Karlsruhe (一八六五年)
 - 十 München (一八六八年)
 - 十一 Stuttgart (一八六四年)
-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三終



屏聯條幅

裝飾送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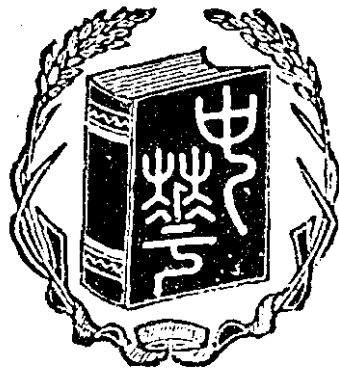
名人書畫

本局用新法鉛版玻璃版 精印明清
現代名人書畫之對聯屏條立軸條幅
部三百種 選擇之精 印刷之工
裝潢之雅 售價之廉 早已全國
馳名 推為獨步一時 花廳客堂書
房臥室懸掛者 無不應有盡有 送
喜禮 壽禮 年節禮 開張禮 尤
屬價廉物美 雅俗咸宜 較之自行
撰寫者 省力省費 更覺雅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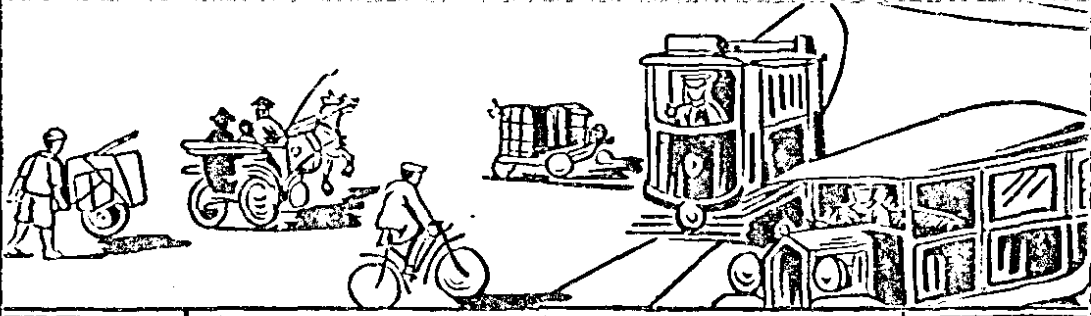
對聯每付值售
一元左右屏條
每堂僅售二元
至五元左右立
軸堂幅每張僅
售數角至二元
左右均已裱好
另有詳細目錄
函索即寄

中華書局發行

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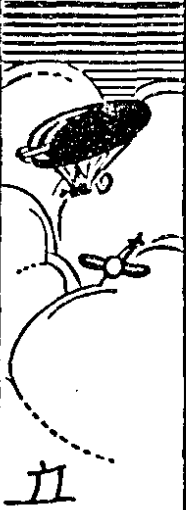
0.9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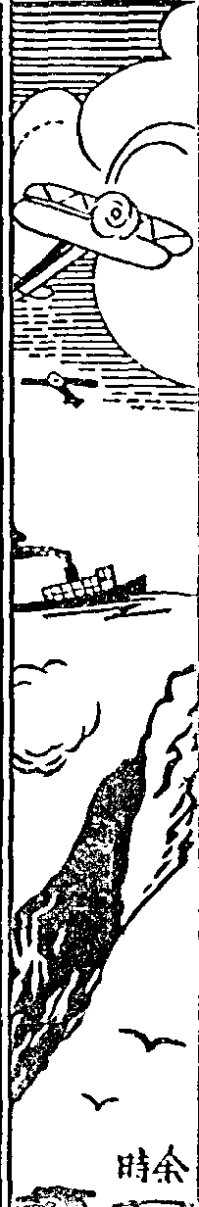
國外遊記彙刊

第五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五



時余



新遊記彙刊

正編八冊 定價三元
續編六冊 定價二元

特價六折
三千部為限

國內郵費正續
編各七分半日
本一角半外國
三角掛號費外
加

是書正續兩編。均照現行行政區域編次。分京兆、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察哈爾、蒙古、西藏、二十六門。有經過數省。而詳於途中之記述者。另闢長途一門以納之。全書於記述名勝之外。凡關於歷史、交通、實業、教育、礦產、動植物、風俗等靡不詳載。作者如王闓運、袁希濤、黃炎培、張相文、蔣維喬……等均當代名人。文筆條達。紀錄翔實。續編搜輯最近諸家遊記。豐富新穎。可作遊歷指南。可資史地參攷。可供閒居消遣。誠一舉而數善備焉。

中華書局發行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四

匈牙利遊記

匈牙利遊記

澍生原譯

鐵樵

自余接匈牙利人。類皆誠實。遇外人尤懇。勸間亦不循此例。然絕無而僅有。語言不通。則為覓舌人。欲遊某處。則為引導。搜採畫片。則多方相助。惟力是視。余遊歷海外。采風問俗。終年僕僕。不憚煩。接外國人至夥。卒無如匈牙利人之優待外賓者。洵難得矣。

余抵不達伯息之日。識一同寓婦人之精英語者。其明日婦來。謂將赴城中某處。知余欲往遊。邀與同車。欣然從之。不達伯息為匈之首都。其繁盛。英美人皆稱道之。城中街衢平坦整齊。市廛櫛比。行人如織。雕刻品之精者。在在遇之。有橋六架。多橫河上。工程精美。為他處所未有者。途中恒見以革帶係頸。懸籃於背。負以趨者。為狀頗創見。嗣乃知其俗如是。業小販沿途叫賣者。皆如

之籃中藏有糖果麵包等多許。不虞折頸絕吭也。其他與吾儕異致者。則為廣告。商肆窗間之玻璃。恒繪彩圖。肉肆五金肆。靴肆等。皆象物圖形。酒肆則繪玻璃巨觥。滿盛酒。泡沫儼然。奪繪華美。少作豪飲狀。咖啡店最多。入夜。座客恒滿。有音樂隊奏曲。其國多遊民。治音樂者。亦遊民之一種云。

不達伯息附近。有村名星各塔者。余于某日往遊。同寓之匈婦。為余舌人。星各塔去首都不遠。可謂匈之模範村。他處之建築風俗。皆取則於是也。村中皆平屋。無樓居者。牆白。瓦覆以荊茨。外圍木柵。柵有門。其內為廣場。場隅有井。井上設桔槔。比戶皆然。無或自異者。婦女衣長可蔽膝。而短袖。幾類半臂。胸際圍毛織巾。兩端繫背。後腰被間。腰絕巨。無纖纖楚楚者。則著袴多也。余曾見一婦著十八袴。袒裊多袴。殆彼中之高髻。廣袖。歟。男子下體亦臃腫。其袴以大幅布摺疊為之。類縐裙而厚。屨粗至三數圍。以杖扣之。殆不能痛也。

翌日。余更至一村。曰沙洛克薩。始見匈之遊民。其人居田野間。張小幕。幕外男婦童稚十餘人。席地高枕臥。時秋風砭骨。強半皆裸裎袒裼。聞有冬令嚴寒。亦復無衣無褐者。其童稚衣紅綠色布衣。男子亦然。衣紐絕巨。作銀色。婦人則編髮作豚尾。其端飾以銀錢。吾欲令其聚而攝影。堅不可許。以金錢始欣然。金錢之爲物。洵蠻貊可行者哉。余等皆操英語。突如其來。彼等驚顧愕眙。如山鹿之見人然。余伴告予。彼等竊竊私議。謂客之衣飾殊值錢。他無可取者。蓋奈伴御一手釧。上嵌鑽石多許。石雖小而閃爍炫目。宜彼等見金不見人也。遊民多貧苦。如吾攝影中第三圖（圖略）則固甚富有。壁間帷幕頗美觀。圓桌間之瓶。亦銀質者。其高臥桌後者。爲其羣之長。余至其前。彼欠伸道歉意。謂有病恐失迎。迺似亦非不知交際者矣。

匈牙利全國遊民。可二十萬人。居無定所。終年轉徙流離。大隊所過處。牛羊蔬菜。任意取携。值山僻中有隻身

行旅。則剝奪其衣服。或以毒針刺兩踝。二日即斃。無可救藥。以故遊民所聚處。左近村落皆戒嚴。其散而之四方者。爲人修補釜甑。亦復狗偷鼠竊。無人已權界。蠶蟲害馬。法律不足以繩之。有如此者。沙洛克薩所見。略似星各塔。惟村落較大。荷蘭人僑居於此。置購田產者頗多。生活亦發達。余欲覘其農業狀況。登高眺望。見有跨布屋頂。持遠鏡四矚者。異之。詣其前。嗣乃知爲護田者。其人見客無因而至。努目瞋視。嗣審余等志在攝影。乃自覺其可憎面目之不堪入畫。亟易其態度。圖中布屋乃馬廄。有馬一頭居其中。攝影時其人堅欲牽出。殆自矜其富歟。右方一物。形似神龜者。乃界牌云。

余逗留不達伯息數日。更至得伯新。匈牙利第三都會也。快車五小時而達。地勢窪下。多林藪大澤。民風樸鄙。去城二十五英里。有大牧場。面積三百方英里。而強。牛羊犬豕。繁息其間。牧場附近。有公園。在四十方英里之深林密菁中。景物殊幽邃。郊關平野間。禾黍累阡陌。



3 0662 9328 7

亦農業國也。其足引遊客注意者。為菜市街之兩邊。陳果蔬。魚肉。鷄鴨。麵包。麵包絕巨。每方丈許。一物主人守之。其主人女人也。購物者亦多女人。魚貫行街中。流目左右顧。余遊得伯新時。秋陽皜皜。彼等咸張傘蔭日。望之如長棚然。婦女之齒較長者。恒持長烟管。態度暇逸。御草帽。帽下襯以巾。下垂被肩際。殆帽式之流行者。其絮然負於背者。非他重物。僅一枚麵包耳。余在得伯新。得得一友。偕予遊鄉間。始見其所用牛車。牛角絕巨。每一車須牛二頭。常有數十乘連綴而行者。有小村曰梅。局泊於其地。值兩農人。兩人蓋父子。子絕肖其父。衣裳獸帽。及所負農具。無不同者。

3 去得伯新一日程。而至拉得托。匈牙利之高原也。所乘為公車。至迦撤站。例須換車。余以為尚遠。傍晚詢諸人。則已過三十里。急雇車折回。抵拉得托。晚九時矣。當余易車折回時。一少年操英語求附載。余喜諾。問所業。為拉得托某旅館書記。兼職甚多。交際頗廣。轉詢國籍。余

俱告之。因勸余遊蒲斯英。且為作介紹書。頗得其益。地日途程偶誤。亦塞翁失馬已。

蒲斯英為一市鎮。在拉得托西南佛格山谷間。火車六時至。其地有溫泉可浴。外人多知之。居是地者。為國洛法民族。其俗勤苦耐勞。土產甜菜為大宗。蓋用以製糖者。收穫時。婦女皆入田工作。其嬰兒有懸床。狀如布口袋。工作時貯兒於中。懸之樹間。在火車中眺望。見村莊叢樹下。有懸掛累累者。皆是也。此則外人見之。不能不詫為罕見者矣。其庖廚。冬日在室內。夏日則在室外。蓋畏其熱也。其在室中者。布置殊佳。可以炊爨。亦可當暖爐。惟如是。故夏日必置之戶外。司洛法族人。善良守法。為他人所勿如。然亦有敗類。其懲惡之法至佳。羅馬教堂前。有石柱矗立。柱跌有鐵環二。高至四五尺處。復有大鐵環一。有為鼠竊狗盜行為者。則鎖其足踝及軀體。於柱之鐵環間。而使持所竊物於手。暴其罪惡。犯者無管責之苦。而辱甚於管責。收效亦多於管責。洵良法哉。

柱間勒有銘語。譯意爲我不需若來。然若如枉顧。吾則欸留之耳。

余遊匈牙利。遇平民結婚者二次。新人之頭部。被紅黃色大幅綢。非帽非衣。其上有闊寸餘之帶多許。其長則自頂及踵。腰間繫白棉巾。至胸前作巨結。巾兩端下垂。與裙齊。蓋所以束多許帶。使勿爲風吹也。又有陪新女子三人。其衣亦多帶。著惠靈吞靴。新郎色莊。無得有喜色。其禮服與常人無異。惟靴製異耳。余曾至新人家。覘其婚禮。見遊民樂隊。奏樂於庭。親友咸集。新郎新婦出。人各飲酒一盃。新人則須赴教堂。於是新郎前導。男賓隨於後。樂隊繼之。約逾五十碼。新婦領女賓。樂隊繼之。其餘更有多人。或先之。或後之。若相護從者。則親朋鄰里之爲賀客者也。且至教堂。樂隊趨門之左右。側足駢立。作兩行。新郎新婦者昂然入。牧師讀聖經。兩人宣誓。言已。牧師則各加以同心結。降階出。新人之教母立門側。手持糕一方。新人過。予之。新人出。分其糕爲小塊。分

贈親友。俗尙謂糕分塊愈多。則齊眉偕老。唱隨愈久云。厥後新人慶弄璋。則教母者。須負大麵包。親往賀之。

匈牙利有著名之堡曰西墅。由蒲斯英附火車至法格力。然後雇馬車往。堡在山巔。曲折由小徑而登。程途殊迂遠。遊人至此。輒喘汗。所以著名者。非因景物幽勝。爲有慘酷歷史也。相傳一六二四年。山中有婦曰耶利薩伯。美而艷。彼欲常保其美艷。不知何所根據。謂女童血浴體則不老。於是以雇婢爲名。誘女童入堡殺之。前後幾六百人。後有女子入此。爲其情人偵知。冒險救出。其覆遂發。耶利薩伯卒瘐死云。余去蒲斯英至索而那鎮。有弗格山谷。名勝地也。自鎮至拉極。徑弗格河處。有異石。相傳能幻形。必徒行方得盡覽其勝。余往時。適大雨初霽。道中水深沒脛。背負攝影器二。鼎足架一。顛躓行泥淖中。困苦不言可喻。願景物之娛人耳目者。定償吾勞。衆山合沓中。嶺有晴雲。林有新綠。蒼翠之色。在襟袖間。婦女耕耘於山。田間懸床。歷歷可數。是殆天然佳

境人工不能造者。然愈進則愈異。迤邐至所謂異石處。不覺徘徊瞻顧。令人不能遽去也。

石能幻形。顧其性質專屬宗教。山中巨岩。巉然人立。多乃無算。其爲狀隨所意擬。謂似何物。無不酷肖。獸蹲者如祈禱之牧師。矗立者如僧衆。兀峙者如教堂之小塔。山峯之石。且能幻爲主教。作集會宣教狀。儀態宛然。見者且肅然起敬。特不能言耳。凡此固屬心理。然其所似者。乃限於宗教。亦可異也。此等異石。人行蹊徑中。可見者一英里許。截然止絕。佳之風景。繼之山輝川媚。道每折。景則改觀。移步換影。有非筆墨所能罄者。

行抵拉極。殊快意。擬餐後附四鐘汽車返索而那。詎拉極爲邦人避暑處。非盛夏則無塵肆。搜尋久之。方得果腹。既而徐步街衢間。值一司洛法人。和藹可親。又善英語。語予此間一年中。惟夏令爲盛。卽汽車今亦停駛過半。今日往索而那之車。須八時始開行也。余本擬是晚九時離索而那。是何能待。乃徒步過歸。

傍晚五時。抵索而那。渴甚思飲。過一旅館。門前立二人。見余于于來。操不純之英語相詢問。辭意似殷勤。余本思飲。乃昂然入。及視旅舍與附連之餐室。則皆洞黑如漆。門皆扃焉。余以髮種種。急欲修之。乃出而覓理髮肆。不得。街頭亦寂無人行。異之。急回余之旅館。亦復闕焉。無人。後入庖廚。則有一廚娘。朦朧睡爐側椅間。爐火已熄滅。余向廚娘索飲食。以手作勢示意。廚娘瞠目視余。一如向英人索法之肝油麵包。北美之記鴨。茫然都不解者。思用他法令會余意。忽門闢。一少年翩然入。衣服整潔。前此未見其人也。少年亦不解英語。然穎慧。審余手勢。卽導至鄰之咖啡肆。始得療饑渴。已乃集行李。晚八時半。擬附汽車去此岑寂之區。而車無從履。適少年又至。審余意。乃召一婢來。爲余肩皮篋。攝影器則自負之。既至車站。給以值。婢稱謝而去。索而那鎮既無貿易。又無處雇車。意他日必不如是。然余匆匆首途。未能探其究竟。亦一憾事。計是日非斷食節。更非祭日。豈市況

蕭索至如此乎。

翌晨更抵不達伯息。下午附車赴米蘇姑佛。匈京東鄙之村也。車行四時遠。得伯新某醫士嘗憇。余遊此。謂君苟往。斯此行無缺憾。此余所以往也。米蘇姑佛係平原土地肥饒。農產殊豐。風俗樸愿。男女皆勤苦耐勞。屋舍亦整潔。其衣製離奇。匪夷所思。廣袖幅帛。大乃無朋。管若下垂。袖則掃地。腕際最闊。裝飾最多。遍體用羊毛繡花作彩。胴衣色黑而短。附鈕三排。分置左右。腰繫黑色帶。長裙下垂。裙下半繡彩花者。禮拜日所御衣也。少年男婦。長裙恆不去身。帽黑色而軟。飾人造花或鳥羽。其大袴惠靈香靴。畧如他村。袴尙自製。繁費不易爲。恒於農隙或晚間製之。製袴有大木架。農家皆備。每製一袴。須線甚夥。此間婦女之衣。華麗反不若男子。且較簡便。以女子與男子較。男子則龐然臃腫。女衣袖窄而短。緊縛肩際。視男衣之寬博適相反。胸前之衣。多摺疊紋。加鈕扣。自腰以下。懸博帶。其俗女子非嫁不冠。新嫁娘

首飾有鍍金者。時或加以彩布或人造花。婦人普通之冠。形如圓錐。髮藏冠下。其覆絲巾者。爲出行必具之條件云。

余在米蘇姑佛時。有二女子。爲余通譯。二女蓋姊妹。嘗居美國。故操英語甚純。女子謂余。村中二富民將結婚。儀式甚盛。必有可觀。余等乃至新娘家。時庭中已集婦孺多人。皆禮服。即前所謂禮拜日服也。室中賓客頗多。有女賓數人。謂是厨娘。蹀躞往來無停趾。室無窗。黑暗已甚。竟不能攝影。數分鐘後。有遊民樂隊。至。悄然分坐庭中。各整其樂器。厨娘者。乃一手提壺酒。一手提麵包。分贈於衆。衆受而啗之。不足請益。益予之。饜而後止。旋有二車至。每輛駕三馬。馬繫一小旗於耳。首戴麵包。聞此車中運嫁裝者。米蘇姑佛之風俗。女出閣。母必贈以床若枕。枕大者一。小者六。此床枕專爲奩具。平日置不用也。是日之新娘。故富家女。床枕倍常數。又有二巨筒及他器用。二車爲滿焉。陪新者三人。其首飾至奇異。陪

新亦必新嫁娘。又侍婢多人。以盤承花。傍車徒行。

余携攝影器。先至禮拜堂。俟之。新郎至。態度略如蒲斯英所見。禮服簡單而華。襯衣有白色長袖。飾以繡花。裙甚短。質爲羊皮。下緣角圓。作□字形。其四圍亦飾羊毛。若流蘇然。外褂黑色。冠頂插烏羽。匈人習慣著外褂。恒置袖不用。新人亦然。踵至者爲新嫁娘。羣雌簇擁。以入衣禮服。戴大冠。堆人造花。高可十四英寸。望之巍巍然。手携白巾一方。此亦習慣。婦人赴教堂。常如是不獨行。婚禮然也。余通譯之女子。與新婚夫婦故相識。因得至其家攝影。余先新人往。庭中一方圍短籬。樂隊在其中。門內二老婦席地坐。置巨盆於膝。盛肉糜粥。舉而啜之。余去米蘇姑佛時。於旅館前見一車。駕牛四頭。牛角絕巨。余足迹徧世界。除在葡萄牙之阿坡多外。未嘗見有大如此者。

去米蘇姑佛至門楮。得禮拜一大市場攝影。門楮距俄境不遠。去加里細亞尤近。鎮中居民。幾盡猶太人。自加

里細亞來者。各種營業。皆歸其掌握。四鄰之民。亦係司洛法族。惟風尚與弗格山谷之司洛法族異。雖酷暑。男女亦著羊皮外褂。長可蔽膝。不知何所取義。居民皆務農。門楮市場。多果蔬雜糧。生活狀況。殊不寂寞云。

余於此忽值意外。事亦平淡。惟有背匈人優禮外賓之旨耳。余始懷介紹書謁市長。屢不得見。乃至警署。要求准余搜探畫片。蓋每至一村鎮。此等簡單之周旋。不可免也。不意警長遇我漠然。且令將攝影器二具。封存署內。而給余一收據。曰。明晨來署。事當解決也。

余按時往。不值。復往。復不值。其代表操英語曰。近鎮之堡壘。乃與俄接壤處。必特別警備。又曰。時如今日。吾等視外人皆如偵探。其往不達伯息。要求內務大臣給特許券。然後來取攝影器。余思自此至不達伯息。須一日程。無端多一往返。殊無謂。心惡之。而無如何。第三日晨。警長忽返。余攝影器。限余卽日出境。許之。而汽車須下午始開。乃派一兵尾余偵動靜。營兩至余寢室。旅館主

人及僕役。款之甚懇摯。余亦為攝一影。示無介蒂也。翌晨抵不達伯息。逕造英使館。述其事。派人至總警廳。請問理由。答稱外人遊敵國攝影。無須證券。惟有少數橋果堡壘。或禁止外人攝影。然今非其時。此係該警長誤會。殊為抱歉云云。由是言之。門楷之警長。辦公似過慎重。然行其職務。不足責也。時秋盡冬初。天氣寒暖不定。余逗留不達伯息數日。遂返英倫。

陂陞游驂記

鷓寄客

匈牙利首都陂陞 Budapest 為兩城歸併之和合城。猶之中國福建省會。合閩縣候官為閩侯。相傳古時山陂有石灰竈。陂突 Buda 字源。意即為竈。而對河陞市 Pest 之稱。源出斯烈夫語。Pec 意謂竈穴。兩字意義相重疊。猶之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釋其字義。實為白海湖。沿用既久。亦不以贅複為詬病。陂陞兩城如棋盤。以多瑙河 Donau 為界。陂突為老城。陂陀起伏間。有王宮及外交財政各部衙門。建立山頂。衙署附近。舍官

府吏役外。交通不甚殷繁。大有宮門冷落庭院無人之感。但自王宮後。憑欄下。矚樓臺燈火。氣象萬千。多瑙河彼岸之陂市。地勢甚低。正如壇陞。向前開展。陞市街道。第四區居中。五六七八九等區。環列其外。道路排列。作扇面形。閉目思之。如見蛤蜊。精華所萃。盡在乎此。而陂突城之第一第二第三等區。不過沙土間一頑石。相形之下。似大有分別也。匈京陂陞。夏季極熱。遊散道左。可聞香檳酒開瓶之聲。棲阜流民。Nigerhor 銅鈸提琴之演奏。甫息。聽眾鼓掌聲。連續如機關槍射擊。匈牙利之小麵包最精美。有長圓者。有作牛角形者。有似中國細點小雞蛋糕者。而以圓形之細麥 Zsemlye 麵包為尤著。奧國亦有纖柔之細麥麵包。(德文譯音為 Semmel) 然其製遠遜陂陞。調合咖啡之乳酥。與豐腴之盤餐。亦以陂陞為美。是以綜括言之。法京巴黎。最擅時裝。德京柏林。便於營業。奧京維也納。長於手工藝術。匈京陂陞。則惟娛樂為最適。陂陞雖經過激黨之大

變。有四種生活。依然如故。一爲浴場。二爲咖啡館。三爲總會。四爲雜劇。維也納之草場街。Prater-strasse 真可代表。波陀街市。平衢寬廣。如川渠春漲。盡爲娛樂事。所充塞。浴場。咖啡館。消夜場。棲羣族音樂演奏及雜劇等。靡不具備。

歐戰以前。奧匈原爲一國。匈京事物。頗多師承奧京。而略加轉變者。此亦觀察奧匈兩京極有趣味之資料也。奧京盤餐『稀溜炙』Wiener Schnitzel 最著名。而在匈京變爲辣肉。奧京娛樂地。有傀儡戲草場。而在匈京改稱城市山林。奧京張貼五彩廣告之圓柱。繽紛耀目。電車經行其間。如夜間娛樂場所之燈光。恒與車前電炬遙相映照。匈京亦有此場。惟於道旁長林圓柱間。加設紅色郵箱若干具。居中植立。如我國舊時民家當門而設之香案。然自更覺其熱鬧。又在維也納。城市中。心距多瑙河略遠。河岸清寂。僅用之爲浴場。而在波陸。多瑙河幾占城市繁盛區域四分之一。河畔大建築大

旅社林立。最足令人注目者爲議會。過客常言身抵柏林。不能不一乘地道電車。抵維也納。不能不一見聖臺望寺。St. Stephan Dom 而抵波陸。實不能不往議會一行。匈人士在咖啡館閒話。第一事論銀價。第二事卽及議會。所談者非世界大事。乃其自家門內事。議會旁聽席。坐上客當滿。人民諦聽各代議士爭論甚細心。惟外來之報館記者。深爲厭倦。有時從窗間遠矚多瑙河。各以己意。以匈京與他城比較。中一人言。此境似土耳其之君士坦丁。又一人言。極似義大利之宜下泊。以平心而論。第三人所言頗中肯。予今以波陸事物。略加解釋。所謂總會。卽不公開之咖啡館。有時似衛生館。并似戲樂雜陳之客喜廬。Café。其內附設寫字室。閱書報室。餐室。糖餅店。理髮店等。若讀者諸君。欲令此總會中。再添卸衣間。遊泳池。藥浴房。打彈子房。修指匠。修脚匠等。卽化爲匈牙利式之浴

場矣。其所謂浴場者。建置方法。直如大旅社。餐館咖啡館。郵局而外。並備宿舍。助以園亭樂黨。令人居之。逾年不倦。凡自此等浴場出門時。新燙衣服。新剪髮。儼然成一新生子。他地所不易得也。今波陸城首屈一指之陸

市秣稼商業銀行。Pesti Magyar Kereskedelmi

Bank 卽爲一大浴場。改造而成。光華美麗。勝過倫敦

英倫銀行。遊波陸者。如能一履其門。雖未享受浴場閑

福。亦能想見彼都浴場之大規模。綜括言之。波陸城市

之盛。實合議會總會咖啡館浴場四者而成。此四者。又

彼此相關連。可得謂之甚巧矣。

匈京最著之礦水浴。在兩城中央之麻姬島。Marshe

Disget 島以王姬得名。王姬終身不嫁。就島上一禮拜

寺爲尼。樂善濟貧。並常爲人療病。匈民感其惠。尊之爲

聖麻姬。神功令德。千古常留。其爲婦孺傳誦。又可聯想

及於中國之麻姑仙。外客抵匈京。心目間接觸最多者。

爲波陸特產汽水之麻姬。Marshe 牌號。千百年匈牙利

利。動人感念之人物。剩此一麻姑。猶彼四十八洲北美合衆國。隨處可見之面影。祇其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人生幻忽。天理循環。爲善最樂。於茲益信。

捷克斯洛伐克遊記

伯弟遊驛記

鷓寄客

東部歐洲。羣雄分立。五方雜處。自經世界大戰而後。更

有開基創業之「捷克」「斯烈夫」Czechoslova-

nia 兩聯國。與改絃更張之塞爾維 Serbia 赫爾發

Ervaska 爽爾華 Slovenia 三聯國。民族色彩判

然明瞭。捷克都「百納」Praha 斯烈夫都伯弟斯烈

夫。Bratislava 塞都白鄂。Bocchni 赫都陟谷。

Nagreb 爽都露濮。Ljubljana 各有其歌詩史傳。報

章書籍。積時已久。成見甚深。對於外方民族。恒以其所

特有之語言文字。炫異鳴高。視我中國二萬萬方里。四

萬萬人民。同種同文。亘千百年而無間隙者。不可以道

里計。

近數年間。旅游東歐最感不便之事。一爲國境繁複。行裝檢查。損時費力。二爲民情浮薄。金錢主義。漸由北美洲傳遍全世界。三爲民族語言。互存畛域。舊有地名。半經竄易。最可異者。如斯烈夫首府。德文名迫堡。Praschitz。匈牙利文名波永。Posszony。斯烈夫文名伯弟斯烈夫。Brodská。意謂「斯烈夫族之兄弟」。英法等語。又不知變作何等字形。有時購車票向某地。竟不知前站作何稱謂。佶屈聲牙。無奇不有。

伯弟昔時處境極恬靜。查閱大字曲。所以詮解「伯弟」者。謂其地有故宮遺址。大禮拜寺。電車汽浴場等。並有兩家醫院。與一種大希望。大希望一語。至竟何所取義。今尙不得而知。惟就大戰後情形論。今之伯弟城。眼前事物。確乎漸見增盛。其地臨多瑙河。Dona 爲內河一商港。有船舶幾艘。水手幾名。貨棧幾間。並有由捷克斯烈夫中央政府特地分設之內務部衙門。臨江開

府。儼然爲「東方門戶」。捷克爲東歐物力最富之新邦。伯弟附近。平疇沃壤。農牧豐贍。彼此聯合。無在不呈欣欣向榮氣象。故城市間。閒散人聚。處之咖啡館減少。而忙碌建築之大銀行。忽見增多。車站近處空地。高樹。斯烈夫銀行 Slovanska Banka 新屋基之大木牌。大道轉角處隙地。盡爲各銀行新置業產。此等情形。適與深被重創。分離破碎之德奧諸城相反。

伯弟人士。喜製填鷲粟米之眉鬚麪捲。與杏仁面之牛角酥。在世界大戰以前。蟄處家園。飽嘗鄉味。每醉心於奧京維也納。匈京波隆。Brda-Pest 之繁華。而臨風響往。今則捷幣高漲。奧匈兩方。經濟窮蹙。區區伯弟一小城。大足以富利驕人。伯弟距奧京近。有電車可通。有捷幣一千古侖。卽足赴奧。昂然自命爲百萬家財之巨室。小城風俗。向甚簡樸。自進爲都府後。競趨繁縟。模仿奧匈捷三京時尚。無微不至。內河一商港。頓呈世界性質。如「早晨好」見面之詞。捷克語。斯烈夫語。德語。匈

語俱有所聞。又如報紙自百納城至者爲捷克文。居民不可不讀。而在本城發行者如德文邊驛 *Grenzpost* 。

日刊。匈文工報 *Munkás-díjat* 。斯烈夫文「斯烈夫政聞報」 *Slovanska Politika* 。俱爲家常必備之物。往年巴西報紙。譏刺某國僑民之不肯與人同化。謂其國寄居海外。衆僑商小兒上學。照巴西定律。應習葡文。爲實用計。應加習英文或法文。而又須兼習其本國文。如此用功。未免太苦。予則謂如「伯弟」城人民兼看數種文字之報紙。亦未免太勞矣。

伯弟城有一問題甚趣。卽何種民族在彼占多數也。捷克方面。謂匈民所占數目。不及全部人民百分之二十。匈牙利人方面。謂尙不止百分之二十。內地報紙。有時不易多得新資料。則借此問題。互相爭論。各張旗鼓。亦一時之盛也。城中自動車日來漸見增加。在平居無事時。居戶族派不同。往還頗鮮。有此車輛。正不知作何處用。惟在外國大人物蒞臨之時。則內務部大樓。重加洒

掃。居民整冠易服。相聚合款。接過客。如迎久別重逢之至親。良友。歡迎演說。大旨千篇一律。無非謂希望外來投資。俾得振興一切事業。此等奢望。未易速達。處此金錢主義時代。希望吸收外來現款。正不徒伯弟一城爲然。

伯弟有古堡。據小山之上。其形勢似龐然大物。迫壓全城。多瑙河環曲過其前。復有支流旁出。明漪清淺。修蔭婆娑。此中別饒幽趣。距河岸稍遠。原野間大道。可直達奧境之「下東山」站。 *Berg im Nector-Osterreich* 沿路盡胡桃樹。經秋結實。行人常採摘數枚以去。捷克斯烈夫境地利之隨處充積。殊令人徘徊繫戀。然一念過境時。關口查驗之苛。又不禁代彼遊客長歌行路難也。

丹麥遊記

丹麥森林觀察談

鄒宗孟

譯者按我國人士。近知林木之重要。大聲提倡。固不乏人。然實行組織會社。培養森林者。聞焉無聞。其所以遲疑觀望之故。殆未獲見林木之真益實利歟。嘗考林木之有益於人類。不第幹可爲棟樑。枝可爲柴薪。葉可以糞田已也。調和氣候。使雨暘詩若。易瘠土爲膏壤。亦惟林木是賴。如近來陝甘一帶。頻年旱荒。未始非該處人民。不知培養林木之結果。今閱是篇。亦可知興辦林業。烏可緩哉。

(上略)今以丹麥之瞿蘭地方而論。四百年前。瞿蘭人之毀伐森林。無異美民今日所爲。當時該半島之中。央及迤西一帶。土地本不甚膏腴。嗣因林木日衰。更變爲一片黑土黃沙之荒區。而住居該處之人民。亦不知林木有益於人生。非淺坐視其毀滅。不思挽救。後竟因土質日礮。出產日減。不得不離而他徙。迨十八世紀中葉。居民之遺留於該處者。寥若晨星。均依沿水道之一帶草地而居焉。馴至此種草地。亦因雨水稀少。水道日

涸。致有日就荒蕪之象。該處氣候。本溫和溼潤。至彼時則變爲乾燥酷熱。該半島之東海口。暨附近各地。本爲沃壤。嗣以林木之被毀。徒使土質日瘠。迨十八世紀。遂因林木之湮沒。而受其極危險之影響矣。

迨十九世紀。瞿蘭人民。恍然於土質之日瘠。良由於林木之湮滅。遂於西歷一八零五年。請政府頒諭禁阻。於是所有劫餘之零星林木。僅得保存。其已毀伐之處。則合資僱人復種。如是者幾六十年。而政府亦極力贊助。然其結果不甚良佳。蓋當時瞿蘭之東海口一帶。以土性之優美。經此一番培養。已林木葱鬱。麥苗遍野。而西中部一帶。仍極目黃沙而已。總計當時丹麥之全國土地。不毛如沙漠者。約五分之一。而開墾不完者。則較此尤廣也。

開墾荒原。培植森林。既屢屢無效。致該處人民。見徒耗金錢精力。於事無補。不免大失所望。然當人民正萌退志之際。有達耳加大佐者。爲軍事工程隊官。復喚起一

般人民注意此業。達君之爲人。精力才識。均超儕輩。而又熱心愛國。知欲爲此事。非可立觀其成。或即望其盈利。須引起人民之愛國心。方能有效。此時正值丹麥兵事之秋。適爲此舉之良好機會。蓋一八六四年。丹麥爲普國所敗。喪失許爾施漢斯汀二省。舉國喪氣。

達君遂乘國家創巨痛深。人心思奮之會。乃引起一般人民注意培養森林。恢復荒土。俾收桑榆之補。並於一八六六年。發起一丹麥墾荒會。並懇政府捐國帑相助。此會初時經費甚絀。後則年增一年。而私人捐款亦甚踴躍焉。

然人民之愛國心。既被激動。而浮沙荒土之上。宜以何種樹栽植。尙待研究。於是達君擇中歐洲之山松。Picea Montana

試植之。蓋山松雖遇風寒溫燥。不減其

蕃衍傳殖。且枝葉密布。濃蔭蓋地。足可滅絕荒地之野草。既而墾荒會。又發見山松爲培養附近杉樹之佳料。同一地也。如杉樹獨植。則枝幹發達。異常遲慢。如以之

接近山松種植。則發達極速。於是墾荒會遂基此理。立一種樹新則。以山松與杉樹雜種。山松一株。與杉樹一株。或數株。相換而種。各按土性之相宜而定焉。未幾。又發見山松固爲培養幼年杉樹之佳料。然杉樹生長極速。所佔面積甚大。其枝幹之發達。因與山松接近。未免爲其妨礙。乃試將山松在幼年時代。即以斫下。以規杉樹之生長如何。然其生長。仍活潑不減於從前。且蓬勃蒼鬱。繼長增高。似植於膏土之上焉。

此理爲達君之子達耳加克理斯慶所發明。其子固森林學家。受役於墾荒會。爲該會領袖之一。畢生從事於乃父所發起之事業焉。墾荒會自得此種樹新法後。遂以山松與杉樹相換而種。迫山松培養杉樹發達之工已成。乃將山松砍下。以其材料用作木棚。或燒作焦炭。及柏油之用。如是以金錢毅力。慘淡經營者。年繼一年。未嘗稍弛。而森林遂得漸次成立。荒土亦日趨於膏腴矣。

其所用之杉樹。概以白杉 *Picea falba* 與紅紅 *Picea*

mariana 二種。白杉係從北美洲移來。甚適於風多

之地栽用。蓋此樹之禦風力。較他樹為強。故森林之第

一層。以白杉與山松雜種。抵禦風力。而此層之後。則以

紅杉與山松雜種。其所用之山松。則為 *Pinus Montana*

na mainata 一類焉。故瞿蘭各地。均以松杉之森林。植

在四圍。如禦風之木柵然。中則以尋常秋落樹栽種。其

餘之空地。則種以薯芋。及他種穀類。每年收穫頗豐。蓋

各地之杉松森林成立後。荒地咸可耕種。即至礮瘠之

地。亦能穫收五穀。且不僅使天氣宜於種植也。而該地

之情形。亦絕然大變。昔本浮沙茫茫。飛禽走獸。復然絕

跡。今則林木之中。麋鹿充斥。山鳩野鴨。均靈集於此中。

丹麥自墾荒會成立後。全國土地。約有七分之一。（約

二千五百英方里）均由浮沙成爲膏壤。今丹麥墾荒

會之提倡費。由政府每年支助者。已達美金十三萬元。

而私人之踴躍助捐者。其數亦與之相埒。馴至鄉僻農

夫亦知種樹之益。凡稍有田地者。四圍莫不植以林木。而視爲至可寶之富藏焉。

昔人民之購買此種荒地者。概由於愛國之熱誠。並未存圖利之意。嗣後林木日益發達。土地日形膏腴。人口驟增。鐵道橫貫。由地所獲之利。倍蓰於所失。實出購者意料之外。即以柯寧一小村而論。此地位置於荒土之中央。在一八六六年時。民之住居該處者。不過四千人。今則已增至五千人矣。

瑞典及挪威遊記

北歐志異

孫經武輯

西歷一千九百零九年。夏間日本朝日新聞社。提倡周遊環球事。應者五十餘人。水乘舟。陸乘車。奔波歐美兩洲間。行抵俄京。要皆東歸。有安藤君者。獨留不去。遂又有拉普蘭之行。七月十日。乘船下涅窪河。兩岸船廠槌鐵之音。聒耳。廠內大艦之未成者。六艘。釘造頗形忙碌。

船出河口。重僅五六百噸。輕如浮水木葉。將橫絕波羅的海。掠瑞典諾威而過。探究極北拉普蘭一帶沿岸。意氣可謂豪矣。過克倫斯達特。此爲俄之北海軍港。海多島嶼。無島不有炮台。台皆露頂不掩。兩層三層。多開炮門。因島築堤。防波擁港。然其內可瞭望也。將抵芬蘭之路新福口。砲台適開砲。飛彈掠船側過。而落者兩三。每落一彈。簸水如柱。舟中人皆失色。始不知其爲何故。既而問之。則哥薩克砲隊。示威于芬蘭人也。蓋芬蘭人提議自治。俄政府便嗾議員。阻撓其議。芬蘭人怒。俄政府因使砲隊懾之耳。船入多島海。自芬蘭之阿勃口。至瑞典之斯突克和倫。約五百英里。海澄瀾穩。如泛舟湖中。有島無數。小如盆石。詭形異狀。點綴水面。有佳樹蔽之。間有瓦屋。輒房。逼近島岸。而無海潮衝齧之虞。行四十五六點時間。皆如此。似天造地設。出於有意結構者。俯仰恍惚。心懷爲之一快。既抵斯突克和倫。舍船登岸。瑞典人素警俄人。聞日人來。迎接甚洽。逆旅主人。乃取日國

旗高插屋上。已而來訪者門不絕踵。斯突克和倫之市。就港勢起造。曲曲彎彎。海浸街脚。市枕海口。屋樹樓台。粉牆丹壁。倒影入水。隱約如畫。宛同浮城幻市。吐自靈氣。雖僻在北歐。而清麗非他市可及。街路交通。多用電力。又多出植物。以故造船諸專家。久有名于世界。又地產良鐵。鍊成小刀亦最銳。瑞典西岸。有格奧伯爾克。爲商貨總匯之區。自斯突克達特。至格奧伯爾克。有兩道焉。一由鐵路。一由運河。行旅之不過急者。由運河爲妙。最多興趣。運河開渠造閘。蓄水行高。殊爲異觀。船式自與他處不同。搬運貨船。汽鍋在船尾。船腹可以裝卸。自在。有大山脈。全山皆巖石。山足處陷而爲谿。雪融水滿。盤旋而下。紆徐曲折。如蛇之行空。舟行其間。則後路之閘忽下水。俄長數尺。與前路之水相平。前路之閘乃開。如是者數次。船行漸高。已抵山腹。忽得一大湖。此爲威答倫湖。迨達湖心。又行兩山間。船漸行漸高。仍如前。遂入威涅倫湖。中湖面最大。高度亦達極點。盈盈一水平。

釋如鏡。乘客淺忘其爲船行水上者。西南角巖缺爲壑。水倒垂爲瀑布。此爲特羅爾哈奧瀑布。其水勢之大。如美之熊雅噶拉。大抵瑞典諾威。皆多山多湖。湖多在山間。其由高而下。勢如建瓴。穿巖衝崖。拔木轉石。爲飛湍。爲懸流。源遠者合水多。而容量益大。凡瑞典四大瀑布。此爲最。其水石相觸。飛珠噴霧。雄壯莫可比。喻洵爲天下偉觀。近人因勢利導。用其力置機器。發電氣。所謂特羅爾哈奧水力電氣廠者。卽是。船不能下瀑流。另開溝渠。通之。盤旋紆徐而下。如前登山時狀。遂達格奧伯爾克。格奧伯爾克。高于斯突克和倫數百尺。舟行趨高。非世界之一奇聞乎。由格奧伯爾克。再附海船。北向諾威之克里斯察尼亞。船主年七十三。斯堪提那比阿人。其國亦與俄爲世仇。聞日敗俄大喜。乃延至最高處。曰。此本船最良之地。以公爲日人之故。請以至此耳。因自言。余爲多島海上之老將。猶如貴國東鄉。我自少至今。過好望角。凡十三次。踰赤道線。不知幾次。年六十餘。入爲

輪船公司股東。仍兼船主。每晨六鐘。則起立。睥睨多島海上。指揮行舟。然未曾有覺一疲勞之日。予乃戲之曰。若然。則夜亦殆不眠乎。船主笑曰。我已七十三矣。永眠在邇。今日何貪眠爲。夜三更。抵克里斯察尼亞。待天明。登岸坐火車北赴。橫穿諾威半島。抵特羅尼安口。乃北海之濱也。有密克爾遜者。爲特羅尼安市長。旣提倡諾威獨立。頗有權略。德皇維廉。向囑駕樓。遊弋北海。密克爾遜。乃請至私邸。款待備至。遂得其聲援。不血一兵。成爲獨立國。使瑞典不得有言。且使列強認爲中立地。俾得永遠無事。籌畫皆出其手。故國人敬之如華盛頓。衆望歸焉。久爲首揆。近時患胃病。去劇就閑。現營海運之業。身爲董事。兼充經理。毫無仕紳習氣。與人無畛域。甚可親也。時適新造船成者二艘。皆重六千噸。命其一曰俾司馬克。其一曰克拉特斯頓。密克爾遜豈有所私淑此二人耶。蓋彼於其所慕之人。固不置彼此疆界也。又附商輪。向北海行。水天一望。無障礙物。聞由此至北

極無一陸地。沿岸則爲諸威之西北境。欸目荒寥。童山無樹。山陰白雪。成巖積狀。時七月二十日也。船將入普圖口。過北緯六十六度綫上。由此迤北。爲北極圈。歷瓦索。抵諾維克。諾維克。瑞典最北境也。迤北之地。皆拉普蘭人居之。又航向漢馬費斯特。漢馬費斯特。觀夜半之日。最有異趣。北極圈內。夏令太陽不沒。世界久聞其語。是行始得驗之矣。下午八點鐘。日光仍皎潔。入船室而臥。移時。船主敲扇而喚。遽然夢破。起至船頂。時七月二十五日子正。僅過五六分。海面無波。水色流金。滿天紅霞。如日沒時狀。鮮麗赫灼。奇光奪目。太陽在西。如斗大銅盤。爛爛有輝。外繞五彩暈。光華四射。水天無際。日約入水四寸餘。漸北漸昇。至二鐘時。遂昇三竿。向南而照。此地夏令太陽不由東出。由北而昇。午正高照人頭上。遂西斜。欲沒不沒。轉旋西北。太空四分之一。此亦奇矣。已抵馬漢費斯特。此爲環球極北市場。人口二千三百。市在雪山冰海中。時方盛暑。海雖不冰。然山頂皚皚如

銀鑄成。市廓多鬻白黑熊狐皮。太陽不沒。不分晝夜。執役者皆按鐘表。大抵下午八點就彼。至上午二點。或遲至正午左右。乃回。居一日。又去。抵諾斯克布。諾斯克布。歐洲最北海角也。有一大磐山。高一千零十七尺。色如灰鼠。萬古風濤。撲不可動。屹立自成海角。山上有白色字。相距二海里。尙可辨識。其大可知。聞德皇曾駕纜。至此。乃令兵丁大書記之。噫。德皇好大。無所不至。往往出人意表。此其一端。亦可以測其襟度也。故並記之。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五

俄羅斯遊記

游俄通信

天 我

今當追述游俄出境情狀。以見此行之難。出入蓋差相等也。余等向俄外部請領出境護照。在新年之第三日。風聞護照不易辦。遲早殊無定準。外部初以一星期爲約。屆期詢問。則再四展緩。無一日不一踵外部之門。彷彿循例衙參也者。其後非常執法處裁併內部。而外人出入。外部本有准駁之全權。乃護照直延至三月初始下。此兩閱月間。招待殷勤。供應周備。初無故意留難之迹。願滯滯如此。此可驚也。當護照未下。友人頗多揣測。余故知其無他。特推宕而已。護照既下。第一要事。卽往各經過國代表處簽字。余等自歐俄出境。須假道拉特。萬。立。特。威。及。波。蘭。三。新。建。國。以。入。德。國。此。三。國。者。皆。賴。協。約。國。之。翼。護。以。成。立。爲。防。禦。赤。潮。西。流。之。保。障。其。歲。

入大部。仰給於經過護照之簽字費。徵收重而取締嚴。手續尤爲累贅。每處奔走兩三次。報効數百萬盧布。德國代表。於入境事亦至斷斷。一恐共產主義之輸市。二患國內食料之匱乏。三忌外幣市價之高漲。故多方以齟齬之。中國又無正式代表在俄。舊領事畏禍而遠引。新領事知難而不來。華僑自俄請入德。幾於人人被抑。余等力爭得免。惟亦祇准在德逗遛十日。其實入境以後。儘可長期居留。此特掩耳盜鈴之故事耳。行裝既飭。外部送以專車。故在俄境及出俄境時。均通行無阻。特書籍文件。例不得自攜帶。先期交外部檢閱封識。另由郵差送遞。車爲頭等。廣博安適。惟無衾褥。無飲食。游人必挾行李。裹餼糧。如在西比利亞也。行一晝夜。抵層別施。Zoshk。爲赤俄西界。第一次關員檢驗時許。開車經過所謂『無人之境』。No-man's Land。卽俄德交鋒時戰壕也。行約三十分鐘。抵節路培。Zirupe。入拉特萬境。第二次關員檢驗。停車半日。乃行。又一晝夜。乃

抵拉特萬國都波答的海重鎮之立加市。Riga 自此換車夜十一時開行。約三時許出拉特萬國境。第三次關員檢驗。余等在莫斯科請該國代表簽字時。僅允限五日。計第四日即入其境。因換車停頓。第六日之丑初。乃出其境。關員因簽字時效已失。至此堅不放行。百計磋商。終無結果。於是同行過境各國男女。凡十五六人。皆執有同時簽字之護照者。一律驅逐出車。半夜中途。在一小站踉蹌而下。據關員言。必須由此折回立加。再請簽字。展限一日。余等佇立風露中。自夜二時至早八時。乃得趁慢車回立加。先赴該國外部。請其申。拒不收受。隨赴稅關。市政廳。特別簽字處。特別收費處。凡奔波四小時。經歷五機關。消費約華銀六七元。而後得此展限一日。出境之簽字。旅館食宿費。火車往返費。行李上下費。又數倍於此。生平足跡。幾半天下。此等怪事。未之前聞也。自此車行兩日。出入立特威。波蘭。德國。國境各二次。關員檢驗。合前共九次。中間在德國之愛孔市。

Eytkanner 換車。波蘭地帶。橫斷德國爲二。以直通波羅的海。此東部小德國。又夾于滅滅勒。Zemol 及且吉格。Gepko 兩中立區域間。國際關係之繁複。行旅通過之煩難。迥非尋常想像所及。沿途見聞。皆此諸國相傾相軋。相仇相輕之怪狀。小國如拉特萬。立特威。皆重建其國語國文。以自翹異。俄波德三國。則新讎舊怨。輾轉糾結。而不可解。人人有拔刀相向之心。回思十二年前。乘西比利亞通車。由巴里直達北京。如華胥夢矣。此次歐洲大戰。不啻抑全世界退步百年。以云大同。乃愈趨而愈遠。痛哉痛哉。所經各國。生活皆至高。而生計皆至困。立加市爲俄白黨遁逃藪。如吾國之哈爾濱。用費視西歐大都。會尤貴。一出俄境。覺商品之誘惑。金錢之消耗。令人感歎。資本萬能。資本亦萬惡也。資本主義。國家無責矣。共產發祥地之赤俄。經絕大破壞。絕大犧牲。而亦不免重尋故步。自蹈前車。天乎人乎。果何意乎。

俄國旅程瑣記

澹廬

勞農俄國因爲要實行共產主義。所以各國政府對之。差不多沒有不畏如蛇蝎。然而我到勞農俄國去走了。一趟。在勞農俄國京城裏面住了差不多有四個月。覺勞農俄國除了在經濟上設法把糧食由國家分配。和土地房屋以及一切生產的工具。收歸公有之外。並沒有什麼已經實行了共產主義的跡象。並且也並沒有什麼大可怕的地方。苟其以糧食由國家分配和土地房屋等收歸公有兩項爲可怕。我可以老實對諸君說。照我的觀察。俄國糧食由國家分配。自從開了市場以後。有進無退。至於土地房屋收歸公有也並沒有辦得澈底。這兩項即使辦得澈底。其實也並無可怕之處。何況還未能完全辦到。何怕之有呢。

但是各國的政府總是神經過敏。恐怕傳染着共產主義的病。所以當出入勞農俄國的人都帶着傳染病的微生蟲。防得非常嚴重。現在我把我所經歷到的出境的困難情形。和自從出境後一直到柏林的經過

的情形。述一段大概。報告於諸君。

勞農俄國現在實行中央集權。所以往往有小小一件事。非經過好幾個機關。隔許多時候。不能辦妥。（聽說舊俄帝國時代。辦事向來也極遲鈍。一天可以辦好的事。往往非十多天不能辦妥）我辦出境的手續。也辦了好多天。才辦完。出境的手續辦妥之後。我打算由莫斯科到利茄。從利茄（Riga）到利巴（Lithon）搭船赴英國。因爲利茄是拉脫維亞 Latvia 的都城。所以就去請駐在莫斯科的拉脫維亞領事在我護照上蓋章簽字。以便通過。但是拉脫維亞領事說。你必定先要得到英國領事的簽字。我們才能簽字。莫斯科沒有英領。所以特託陳總領事電達駐英領使代爲設法。請其給一回電。我本來不打算到德國。因爲等了許久回電不來。所以到德國代表處。懇其在我護照上簽字。他說你如要到德國。我必定先要電達政府請示之後。才能簽字。於是不得已擔任電費。請其拍電到柏林。過了

十天。杳無信息。於是請劉副領事同到代表處。懇其再發一電。駐莫斯科德代表通德英法俄四國文字言語。應酬很周到。當時就應允了。又過了一星期德代表方由電話託劉領事轉告說回電來了。答應了。可帶電費和簽字費去到他那裏蓋印簽字。

『拉脫維亞』和『里素亞尼亞』Lithuania 兩小國的領事。見我已得了德代表的簽字。於是也沒有話講了。簽了字了。但他們雖在我護照上簽了字。却都限期過他們的國境。限的日期很緊。於是託俄國外部設法車票出境。

俄外部招待很周到。我到彼得堡旅行的時候。不但車票不收我的錢。且並在那裏住了三次客寓。繳些官價。合中國錢計算只有幾分大洋。這一次出境。他們送我一張頭等車票。我並沒有化錢。這一次同一里素亞尼亞」的代表和紅十字會長同車出俄境。他們都講德語。我雖然曾學過一些德文。久已忘了。然聽他們說。却

還能了解幾分。我同他們講英語。他們也了解幾句。一路並不覺寂寞。並且車上有極清潔的被褥。很明亮的電燈。天氣又好。覺得異常暢快。在勞農俄國和拉脫維亞交界之處。有人上來查驗護照及行李。我因俄語不懂。多帶行李。恐怕發生困難。所以託俄外部的信差代帶二件。我去年出京的時候。曾購一百元法郎票。二百元金鎊和法郎的金錢。預備做游歷西歐的路費。俄國政府本來禁止把金錢帶出俄境。這次我說明是從中國帶來的。所以他們就通融辦理。許我如數帶去。並且為穩妥起見。他們命信差替我帶到利茄。

我於五月十九晚上車離莫斯科。念二早晨到利茄。到了利茄就住在一個旅館叫 Commerce Hotel。每天房錢八十盧布（拉脫維亞錢）合中幣八角。飯錢很貴。我仍舊保守兩餐主義。所以在利茄並未大費。信差代我帶的行李和錢囊。比我遲到利茄兩天。所以我在

利茄往了前後三天才動身。

利茄是拉脫維亞的都城。所以那裏氣象很好。照那裏的新條例。凡旅客帶錢出境都要一併到財部陳報登記並納稅。我因為帶些金鎊和法郎。故託棧內司事蒲拉考斯基 Ronald Brakowski 同到財部陳報。財部看見我的護照。知道我是本報通信員。所以財政總長親自接見。我就陳報我所帶的數目。他說你如不反對。則請你納百分之一的稅。我又問他一些當地的情形。因他很謙和。故我就照例的納了些稅。並沒有同他計論。

從利茄到柏林。要經過一點波蘭的國境。所以我又到駐利茄的波領事館。要求在我護照上給一個印 (Visa)。到各領事館要求簽字。所費都不很大。獨有波蘭領事索我美金十元的稅。他的理由是華人入境。目前尚無先例。故暫照美國國民入波境納稅的例照繳。這項買路錢未免太昂貴了。

我於五月念六號晚上車離利茄。所有出境的手續。都於念五日那天辦妥。念六號午旅館司事「蒲拉考斯基」說「你今天要動身了。此地的戲院和娛樂場都沒有去過。我今天沒事可陪你到市街走走。包一二個鐘點的馬車可以走遍全城名勝之地。」我問他包一二點鐘的車要多少錢。他說只要一二百盧布（拉脫維亞錢）（我一算和中幣一二元。所以就同他一遊全市。市分兩區。一區名舊城。區內都是極狹窄的小道。和數百年前舊建築物居多。舊建築物中以教堂為最多。此外還有許多礮臺。堞堡的遺址。都是中古時代的遺產。舊建築物中以「唐姆」教堂 (Dom Kircho) 和 Sharmhapter Hous 最特別。還存一個武士盧蘭 (Roland) 的銅像。這像左手執盾。右手擎一長槍。望之令人觸動懷古的盛念。還有一區名新城。區內大都是新式的建築物。道路也頗寬闊。並且有許多走道。(Bolvar) 都植花木。以故風景頗佳。此外還有幾個公

園一所美術陳列館。都是任人自由入覽。不像北京的中央公園。名爲公園。遊人還是須買入場券。還有一個皇家花園 (Kaiserlichen Garten) 現在也開放了。園內有株彼得大帝於一千七百二十一年手植的桑樹。大可兩抱。區內有一個極大的公共墳地。有幾個墳墓極講究。路人見道中過殯儀都脫帽。

我既到了利茄。本來想一望波蘭的海景。因爲從寓所到海邊。雇摩托車。來回要化一小時。所以未去。

旅館司事蒲拉考斯基是一個波蘭人。他說他在舊俄帝政時代是俄國的一個小官。現在窮了。所以在旅館裏管雜事並招待客人。他不大能講英語。他用德文和英文雜湊起來同我談話。我也懂得旅行歐洲大陸。能德法文者較方便。如能德法俄三國言語。則在歐洲大陸旅行更方便了。單懂英語究不足。

我問蒲拉考斯基。拉脫維亞的工業如何。他說。在歐戰以前大工廠較多。戰後則工廠凋落。數萬工人的工廠

現在沒有了。我寫到這里。我要報告我中國的士商階級 Bourgeoisie 注意二點。(一)無論國內的或國際的戰爭。都是發達產業的障礙。於士商階級和勞工都沒有利益。(二)對於別國帝國主義和經濟侵略的政策。若不能抵禦。不但本國的勞工受損害。即士商階級自身也差不多像被鐵鎖鎖住。不得解放。中國國民現在所苦的就是因爲政治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內有戰爭而不能防止。外有侵略主義而不能抗禦。故士商階級對於防止國內戰爭和抗禦別國經濟侵略的政策。應得和勞工携手協力。抵拒才是。我這個感想對不對。請我士商階級細細地想一想。

現在請繼續說我在利茄的見聞。我曾一問個財部裏一個書記。拉脫維亞和蘇維埃俄國的關係很親善嗎。和別國的外交關係怎樣。他說。拉脫維亞現在和蘇維埃俄國的關係很好。和別國也漸漸通商。商務上以與德國的關係爲最密。英法德伊波蘭等都有外交代表

的領事駐在此地。雖然英法德等還沒有承認拉脫維亞。與拉脫維亞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則已發生外交關係了。

在沿波蘭的海的一帶東方人很少。中國沒有僑民在利加。在利加雖有一個日本領事館。但日本人在拉脫維亞僑居的也極少。那裏僑民中以猶太人爲最多。因爲那裏東方人很少。所以我走到街市上很惹人注目。他們同我招呼都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並且我聽見街上在我旁邊和後面走的婦女童子都說日本人。原來現在勞農俄國的華僑。很不容易至西歐。而在南歐的華僑也不來北歐。他們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會有中國人光降。

在寒帶於春夏日長時有不夜的地方。彼得堡在日長的時候。雖在夜間。天亦不甚黑。利加在彼得堡之南。天黑也很遲。我於五月念六日晚十一時左右（赤俄的鐘點撥快三小時。而拉脫維亞則沒有撥快）上車天

還沒黑。我乘二等艙臺車。旅館司事因知我不懂俄語。德語。（拉脫維亞的人大都講德語。可見德國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舊時的勢力不小。）特託車站的執事安排我和一個英國人同房。所以在車上我却仍有閒談的機會。上車前車站上驗護照檢查行李。上車後又驗查護照。並檢查手提包查旅客所帶的錢數。我因在財部納過稅。執有收據。檢查員收了那收據。沒有檢查我的手提箱。站上賣票的和檢查行李的都是女人。念六晚上車後。我在車上和英國人談了兩小時才睡覺。我問他「你看那些拉脫維亞和里素亞尼亞小國。現在還偏向於俄國呢。還是偏向於協約國。」他說「現在他們因協約國有實力可援助他們。與德國有商務關係。自然稍偏向於英法德。將來俄國強了。他們恐怕要合併於俄國。變成俄國聯邦中的小邦。即如今他們也有許多人說我們將來要爲聯邦中的分子的。」是夜車雖顛簸很甚。我却安睡一覺。

第二日（卽念七）早晚十時到 Kovo。 （里素亞尼亞的大都會）那英國人下車了。隔房有一個人叫 Milena 也能講英法德語。他的同房的搭客也走了。於是

是他來同我談話。下午過了 Wirbain 站。就到

Olkmen 便是德國的境界了。於是等候換車。換車的時候。我最怕行李的麻煩。但是德國的脚夫很好。關上因看見我的行李上都有在利茄上驗過的記號。也並不來開看。那脚夫就替我去打行李票。我同 Milena

就到站上食堂去吃午膳。因為車上沒有食堂。是日。下午還沒有吃東西。所以不得不急急的去進午餐。我們到站上的時候。護照都拿去查驗。出稅關到站上食堂。經過一重小門。小門裏有人盤詰旅客。收索身邊所帶的東西。那檢查的人很粗。Milena 君用德語對他說我是中國一個通信員。請客氣些。他於是摸摸我的袋裏的東西就放我走。我們到了食堂吃完了。就去領回護照。那時脚夫已把行李票代我打好了。二等車票

也代我購好了。我的手提箱也替我放在車上了。我全沒有自己費心。喜出望外。我給他十幾個馬克酬勞。他還稱謝。

從亞伊特庫能 (Eidkmen) 等柏林。一二快車車票。票價一百九十個馬克。我二件行李過磅。到也化了同樣的價錢。我從中國到俄國的時候。因為知道在俄國不能買什麼東西。所以行李很多。這一次從莫斯科到西歐。我行李減少了許多。我的鋪蓋沒有帶。所有被褥都送給朋友。只留一床鴨毛褥。託秋白將來帶到中國。此外還有些書籍雜誌。也留在莫斯科。沒有都帶。所帶的除了皮大氅皮衣外。都是必需的衣服和書籍。然而重量已經不免太多。寄語遊歷歐洲的人。總是少帶行李為是。多帶了既是受累。又多花費。很不合算。

「亞伊特庫能」站旁的食物很貴。我同 Milena 兩個人各吃了一湯一菜以及幾個麪包。一杯咖啡。兩個人總共費了一百九十幾個馬克。物價騰貴想是由於

物質缺乏的原故。故從這一點看來。可見不但俄國物質缺乏。戰後別國也未嘗不感物質缺乏之痛苦。不過俄國因爲交通不良。大工業減少了許多。又被他國封鎖了好久。所以物質缺乏。較別國更甚一點罷了。

念七日下午四時。我就在「亞伊特庫能」站上車。四時半車就開了。所經過的地方都是德國東北方面的田疇。我看見沿鐵道的農村。牧場。心上不覺有許多感想。並且我想起在莫斯科的時候。有一回我同一位美國新聞記者談話。我問他將來全歐萬一發生劇烈的社會革命。則結果將怎樣。他說。「這却難言。不過恐怕又不免發生飢饉。添數百萬的餓殍呢。」現當食物騰貴。物質缺乏的時候。故我又想到世界農業國責任的重大。

和我同車走的 *Mignon* 君。他的目的地在法國。他買臥車票。就同我分開了。他勸我改坐頭等。我因次日早晨就可到柏林。所以沒有改。我坐在二等車裏。起初覺

得尙可對付。到了後來人滿了。不好了。在走道上也有許多人席地而坐了。我在坐位上絲毫不能動彈。後來又飢又渴。想把手提箱中所帶兩個熟鷄子。取來鼓腹。沒奈何我的手提箱上被旁人壓着好多件的重行李。車上連走道上也無隙地。那裏容我從容把箱取下。開箱取鷄子吃呢。後來過一個站。在車窗下買了一些櫻桃。方才解得渴來。

在車上時。刻刻有人來查護照。並驗車票。到了夜裏。差不多車中人也滿了。真是有些難受。當我倦極。倚在坐位上。倦眼朦朧的時候。還有幾次人來查驗護照。我於是不得不提起精神。因爲我覺得現在旅行。護照比什麼東西都重要。沒有護照。既不免進退失據。所以對於護照的保藏。不得不格外謹慎。我的護照上自從赤俄到柏林。凡有空白的地方。都蓋滿了印子。並且有好幾國的外交官所簽的字在上面。變成一張花花綠綠的紙頭了。

我在車上 對面坐有一夫一婦並帶了一個孩子。我看他們稍爲有點兒倨態對我。所以沒有同他們講話。到了第二天（念八日）清早他們忽然問我「你不是日本人。」我說我是中國的旅客。不知你們對於中國人的感情怎樣。那位女子就問我。你們中國會幫英法來打過我們嗎。我說中國會參加大戰。你不知道嗎。但是你們在戰時看見過有中國的兵士歐洲來打你們嗎。中國的參戰。不過表示反對你們軍國的主義。中國的人民愛好和平。對你們其實毫無惡感。你知道嗎。他說「請你恕我。我對於遠東的事情不大明白。」我又問他聽說協約方面要你們負重担。賠他們的臉。你們有點覺得負擔不起。確嗎。他說「的確是這樣。他們要縊死我們。要致我們的死命才快。但他們需要於我們的地方很多。我想他們決不能置我們於死地。即使要這樣。我想他們未必能成功。」言外似乎帶些怨毒之氣。到了七時。車就到了柏林。「富來特立克」街

的車站。我們也同下車。作別的時候。他的丈夫給我一張名片。並寫下了他在漢堡的住址。我方才知道他姓名是叫 Albert Bardet。那位 Albert Bardet 君又對我說「你如到漢堡旅行。請你到我家裏來談談。」對我表示一種好客的意思。

以上所記的是我從莫斯科一直到柏林一路上的見聞。我本來打算過「里素亞尼亞」和波蘭的時候。下車耽擱一两天。看看那裏的情形。只因他們只准我通過。不准我在他們國境逗留。所以不能如願。這也大約因爲他們嚴防共產主義的傳染。故不得不對於從莫斯科來的人留一點心。

我從中國到莫斯科。有瞿秋白李仲武兩君作伴。我從莫斯科到柏林。一個人單獨旅行。我們從赤塔至莫斯科一路的見聞。至今還未報告。如今我將秋白所做的尚沒有發表的一篇「自赤塔至莫斯科見聞記」節錄於後。以便國人知道我們一些經過西伯利亞的情

形。後。

附錄秋白筆記的「自赤塔至莫斯科」的見聞記於後。我們從赤塔見遠東國務總理克臘思諾史赤奈夫氏談話之後。於一月四日就動身。沿途郵便不通。所以沒有隻字報告。一月四日下午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派了一個火車頭送領事與我們出境。五日晚過上烏金斯克。聽見該地華僑會會長被警廳拘捕。我們的車停了一點多鐘就開。下文如何。却不得而知。所希望國內人注意的。就是旅俄華僑的苦況。但有隱微的原因在內。前在赤塔已經提及。現在且不多說。自赤塔而西。沿途風景頗佳。白雪迷漫。林木很盛。遠遠望去。祇見一片白銀似的平地。車行幾十里。難得看見幾所小木房子。古木槎枿。沿着土坡兩旁。宛然一幅王石谷的江干古樹圖。到一月六日

早七時。到遠東共和國及蘇維埃共和國交界地點。有人上來搜查。很麻煩了半天。十時抵美索瓦 (Mezovaya) 小站。上來三個中國人。求見總領事。具言苦狀。美索瓦共有中國人二百餘。多做苦工。每月得一舖特 (合中國三十斤) 麵。祇够半月吃。大半都想回國。特來問領事。並且要招集全數中國人來歡迎。總領事後來撫慰幾句。方才退去。沒有全數來。車行到此地。遠東所派火車頭要回去。司機夫上來要烟。我們送他幾枝。其時我們正在吃飯。就有許多俄國兵在窗外瞧。我們想現在恐怕偌大俄國裏面有我們這樣的好東西吃的人。只有有限的幾個。白米白麵在這些兵眼裏看來真是寶貴的東西。一月七日晨到貝加爾湖邊。行車經四十餘個山洞。湖面冰凍的地方。白浪如山。屹然不動。好像巖巖奇石。有的稍平的地方。又像水晶磚砌的地板。

不凍的地方。水色深藍。一片寒意。看看對岸。山雲不辨。其時天氣正陰。細微有些霧。景物真很有趣。未到西比利亞的人。再也看不見的。

七日下午抵伊爾庫次克。有二位檢查員上來。說是接着邊界來電。這輛車應當扣留檢查。當時劉領事立刻打電話給東方交涉員方才了事。八日我們進城去看東方特派交涉員葛朋（Gepov）沒有遇見。葛朋家裏有一個女郎。穿著很華麗的衣服。拿一大塊木材。自己不會劈。出來請他同院住的一個中國人替他代劈。我們初進勞農國。這是第一次看見勞農政治下的生活。我們因問那中國工人「此間生活怎樣」他只含糊說苦。他又同我們去找中國代理領事薛伯陶及黃弭凌君。兩位都是秋白仲武的同學。他們已經來我們車上來看過一次。這天剛巧遇見這工人。所以就同他去。薛黃二君是以前隨着朱邵陽領事由莫

斯科回國時經過此地。暫時留下的。因為還未經勞農政府正式承認。所以暫住在位中國醫生趙希古家裏。我們進去看時。屋子裏陳設得很講究。問起來。一切器具電燈房屋都是向公家租的。通共不滿五萬盧布。可是聽他們談起來。伊爾庫次克現時經濟狀況很壞。私人商業已經完全禁絕。什麼都沒有買。然而有人認識鄉下人來。仍舊可以偷着買些蔬菜雞子等。至於工人的口糧。約分三等。第一每月二十五斤。第二等二十斤。第三等十五斤。位置較高的官吏得「戰場口糧」每月四十五斤。或「前敵口糧」每月三十斤至四十斤。此外要有補充票可以得牛油糖等等。當時我和薛黃二君說了幾句就回車上。伊爾庫次克城裏的景象非常之淒涼。路上行人稀少。店舖的門沒有一家開的。祇見一片白雪而已。進城時要過一條河。中間有渡船。亦是政府辦的。故不收

費。

到九日上午方才交涉辦妥。葛朋派一人護送我們，我們的車就掛在郵便車上走。十一日過烏克

(Uk) 十二日傍晚過克拉史諾野爾斯克 (

Krasnoyarsk) 十四晚八時過諾沃尼各拉葉夫

司克 (Novo Nicolayevok) 十五下午抵白拉

屏司克 (Barninsk) 十六日才抵沃莫斯科

(Orsk)

到沃莫斯科站。我們下去一走。天氣異常之冷。一

出車站就看見一所蘇維埃初等小學。離站不遠

有一個市場。是俄國人私營賣買的所在。那地方

就一片空場上許多人站着。有的手裏拿着一二

包糖。二三盒俄國煙。有的手裏捧着幾塊黑麵包。

包着幾塊肉骨頭。人人都身上襤褸不堪。看着中

國人爭先來問要買什麼不要。我想知道他們的

市價。因此買了一包俄國煙 (二十支) 化了一

千七百五十盧盧。合中國錢一毛七分五厘。市場

上又遇一個中國人說。『此地華人有二千多。諾

沃尼各拉叶夫司克有四五百人。此地去年尚可

做小賣買。後來全行沒收強迫工作。每日給麵包

斤半。平時往往將市場上的人趕去做工。近時工

人稍多。所以沒有來趕。』他又說自己不願去作

工。現在祇是偷着做小賣買。勉強能圖一飽。這夜

車停着沒有走。領事所帶的糧食車。晚上被人扭

開鎖偷去十舖德麵。十七日夜半。車門又開。幸早

覺察。未曾丟失。真要小心。先是伊爾庫次克的東

方交涉員葛朋既派人護送。並且答應致電沃莫

斯克的西伯利亞長官史美爾諾夫 (Smerinov)

。溪說到莫斯科可以領食糧魚肉等。及至到了沃

莫斯科。却因糧食十分缺乏。領不到。直至十七日

晚間。才送來牛一頭。麪包幾塊。洋燭一大包。雞子

若干。總共付官價二千數百盧布。十八晚離沃莫

斯克。

由沃莫斯科往西本有兩條道。一經陝路屏司克 (Chechbinsk) 塞瑪拉 (Semara) 到莫斯科。一經埃克德菱蒲爾克 (Ekaterinburg) 復洛葛特 (Valogda) 經莫斯科到彼得城。這條叫北綫。我們走的是北綫。

十九日一早到伊塞姆 (Ishim) 二十日抵邱明 (Tiumen) 入歐俄境。晚一時四十分抵埃克德菱蒲爾克。此地礦產甚多。又是烏拉嶺西麓。從此車行逆坡直上。在山頂經過整整一天。才過完烏拉嶺。

二十一晨過郭爾同站。站長忽命補票。我們車上總共十一人。共化了七千三百八十盧布。這一站已在烏拉嶺頂上。一望長林稠密。四山松杉如屏。峯巒低昂。白雪輝映其間。風景絕佳。晌午又過一小站。有一個老人在鐵軌旁掘雪。二個小孩約七

八歲模樣也幫着攬雪塊。他們這種農村生活。真頗簡單。

一路行來。雖然沿途風景很好。不怕寂寞。而勞農政治下的生活還不曾一瞥。已經覺得他們有些窘象。居民人人似乎有些不舒的神態。想是物質生活民人太苦緣故。而精神方面也似有缺少訓練。迥乎不像西歐各國的文明氣象。并且我們遇見的一大半是無知識的。對於自己政府的施設。雖問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我們從赤塔到此一路沿站。沒見一個買東西的。然而西比利亞。西過烏拉嶺。入歐境以來。景象漸漸好起來。沿站的村落房屋也較整齊。往來的人。身上穿的衣服也較完整了。

二十二晚又過一小站。有一個村婦拿了一百枚雞子來要換鹽。不願意得錢。可惜我們帶的鹽太少。就給他三萬盧布買下來了。

二十三日過維亞脫加（Viatska）。此後每站都
有些東西買。二十日抵復洛葛特。從此折而向南。
六百餘俄里到莫斯科。（若一直往西四百七十
俄里就可到彼得城。）

二十五日晚十時五十分到莫斯科。雅洛史拉夫
司基站（Yaroslavl）這是一段長途旅行的
雜記。

出俄境與入俄境的大概情形都如上述。只因中國人
在大戰後自西比利亞入俄。再從俄國到西歐的人太
少。所以我們不憚瑣屑把這一次長途旅行的情形記
下。使國人知道出入赤俄的情形。不過秋白所記入俄
的情形。還是今年正月裏的事情。現在當然有些不同。
這是讀者須得留意的。我出俄境之前。適有孫中山一
派的一個人叫張公制到莫斯科。他說西比利亞鐵路
沿站。目前有東西買了。這也是蘇維埃政府准人民經
營小商業的當然的結果。俄國現在變化中。我們總望

他西伯利亞的交通漸漸好起來。亞俄的產業發達起
來。庶中俄將來漸漸好行經濟上的互助。我國在俄的
僑民。除做苦工的外。大都是經營小商的。當勞農政府
禁止賣買的時候。這般經營小商業者非常困苦。有時
儉做賣買。查出之後。便下大獄。出獄後則一無所有。更
覺困苦。我聽華僑會裏辦事的人說。目前關在大獄裏
的中國人雖不多。然却還是有的。現在勞農政府已准
經營小賣買。所以這般經營慣小商業者。似乎面上稍
有喜色。可是資本沒有。即欲經營賣買。也是困難。因此
便有許多人總想回國。國內知道旅俄僑況的人很少。
所以我要把華僑困難情形。也畧約的敘在此。希望
國人設法救濟援助。使他們不致流離失所才好。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五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六

意大利遊記

遊羅馬教王宮觀名畫記

女士 汪筱謝

羅馬以美術聞於全球。尤以雕刻油畫爲最。余初到此。卽至名處博物院游覽。石象油畫。美不勝舉。後又至教王宮。其油畫更爲全球冠。雖在今日。教王僻處一宮。勢力遠不及中古之世。然內外陳飾。仍過他宮。且第一美術品。卽藏於此。最足動人景仰之思也。此宏大之教王宮。由無數房屋聯合而成。亦非成於一時。實經歷代教王之修葺營造。及歷代名畫家雕刻家之經營。始克成就。故偉大壯麗。莫可倫比。

宮分三層。內有公署。有私宅。有博物院。世界最有價值之油畫與彫刻物。均在四圍走廊中。此廊包圍全宮。無異雉堞。羅馬教王之權勢。卽此可以想見矣。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十六 意大利 遊羅馬教王宮觀名畫記

余等初經一銅製城門。係在羅馬最大聖彼得教堂之右。守門衛隊。瑞士籍。著制服。顏色極鮮明。態度亦嚴整。此等制服。爲大畫家馬克安琪兒 Michael Angelo 所規定。衛隊均篤信宗教。故對於教王。聽命惟謹。進銅門。經一走廊。右爲大理石梯。梯石於一八六〇年時。爲教王巴司第九 Pius IX 所建。此梯直達教王居處。及油畫彫刻品陳列所。

余等未登梯時。先經一小徑。至一極大之王家梯下。梯爲教王宮內各梯中最有價值者。且由此可直達王宮。故以王家名。爲教王亞歷山大第七 Alexander 時之建築物。梯次係康司登脫 Constantine the Great 之石像。相傳康司登脫曾見天空現一十字架。故石像右臂高舉。向空際現驚奇之色。造此像者。爲卡伐利白奈氏 Lovolior Bernini 也。

再繞聖彼得禮拜堂而至教王花園。入門右轉。至售票處。在又一王家大理石梯之下。梯造於教王巴司第六

Pius VI 時分三段。初段有大石柱二十。右連藏書室。僅隔一紅大理石門。既登梯。即至希臘十字架室。梯旁均銅欄杆。白石柱。再進至埃及博物院。又經一百八十五碼長之走廊。兩旁均懸意國全盛時地圖。余等即至近世油畫室。右經一小梯。則為雪司登 *St. Pietro* 教堂之大門。

雪司登教堂。作長方形。長四十碼。闊十四碼。窗十有二。當四七三年。為教王雪司脫司第四 *Sixtus IV* 所造。故名。中有欄杆一排。上置石彫燭臺。臺內為方石柱。柱上刻腰線。為十五世紀最美麗之建築品。堂內聖臺。白石所成。四週鑲以五彩花石。此臺成於教王白笛克脫第八世 *Benedictus VIII* 臺左為教王座。兩旁多大椅。遇聖節。教王。大主教。主教。及牧師。均坐兩旁。參與典禮。自教王利阿第十三 *Leo XIII* 及巴司第十 *Pius X* 歿後。白笛克脫第十五 *Benedictus XV* 即於此禮拜堂中。被舉為教王。

教堂頂裝飾之油畫。均馬克安琪兒所繪。含有預備耶穌降生之意。其典故大半出於創世紀及舊約中畫各人之動作。異常明瞭。兩簷亦均繪有『先知者預言耶穌降世馬利亞即其母』之意像。四週牆脚。亦係馬克最有價值之油畫。堂中凹進處。或作三角形。或作半圓形。繪有耶穌先人。各各忍耐。以俟耶穌誕生之狀。堂頂油畫之命意。採自舊約。自天主之創造天地始。至拿河 *Noah* 酒醉止。繪聲繪影。能令人永遠不忘崇信宗教之心。茲略敘如下。

窗頂之右方。繪拿與 *Noah* (耶穌之祖猶太族之首領) 自埃及逃出後。在帳篷節祭天主。窗頂之左方。繪阿密拿大 *Amnahal* (善騎者) 守護舊約。

頂上之第一方。繪天主展其臂。分夜於畫。此畫之右。繪來皮雪白兒 *Lybian Sibyl* 活潑潑地。伸兩手向一書卷。此畫之左。繪先知及來米 *Jeremich* 默思將來。

耶路撒冷有可驚之事發現

屋頂之中央繪天主展兩臂四週繞以天使。天主以光明施於暗處。

左面繪天主命百草花果長滿全球。

第四圖繪天主創造各種魚類於水中。獸及蟲類於大陸。鳥類於天空。

第五圖繪天主身服長袍向亞丁。Adam 時亞丁裸體臥空地上。舉左手觸天主之手指。此係第一人於全球中信服天主者。

再屋頂之中央亞哇 Eve 已為天主自亞丁處携去。亞哇係第一婦人。歸向天主。其容貌美麗。舉止柔順。均能一一自畫中顯出。此畫之右繪一女子坐於椅上。先知預告此馬利亞即為耶穌之母。

第六圖繪亞丁被誘吃禁果。亞哇坐地上取蘋果而食。哇丁則拾自樹墜下之蘋果。此處亞哇更艷麗。世上婦女之美。均聚於一身。此圖之右一卒舉一刀逐亞丁亞

哇因其不守天主命故也

第七圖畫一祭台。多數人正在受刑。惟拿阿全家方祭天主。

第九圖拿阿仆地上。吸葡萄汁。三子聚而嘆其父之艱窘。

余等後至全世界最有價值之圖畫室。當馬克六十歲時始從事此圖。經四年而成。今懸堂中祭臺上方。圖中繪將來地球人類被審判之狀。當一五四一年聖誕節。此圖披露時羅馬全城人往觀者。咸嘆為世上傑品。圖正中繪耶穌坐於雲端（此即聖座）右為其母親。左為約翰。耶穌方審判世人。四圍繞以先知門徒等。又有童貞女及傳道被害諸人。種種在世間為信服天主故。受苦難之慘狀。其中復繪一安特羅 Andrew 背負十字架之像。

圖中右面繪諸聖人助西門。Simon 置十字架於其背上。

圖中最上面繪羣天使聚而讚頌耶穌爲救人之主。中有十字架。赫冕。耶穌被釘之木柱。及釘等。

圖之中部繪七天使。其中三人手執書卷。以示末日將至。其餘四人口吹喇叭。警告已死者。至耶穌前受審判。故各種死人均自墳墓中蜿蜒而出。有已成枯骨者。

再最上右面繪有多數聖人。升入空際。遇惡魔兩相爭戰。卒遇天使得救。左面繪惡魔及不信天主者。此等惡魔用各種毒刑施於人身。計此圖中。共有三百餘人。形態各異。爲馬克最佳之作品。惜保存不善。今已多次剝落。將來恐完全破碎。未可知也。

其餘三面牆壁上。共有畫十四幅。均爲名人手筆。畫中之意。亦取自新舊兩約中。繪摩西 *Moses* 之一生。及耶穌之事業。各圖俱完全無損。茲爲詳敘於下。

左壁第一幅。繪摩西領六十萬以撒列人。自埃及逃出。右壁第一幅。繪聖約翰爲耶穌受洗禮於約但河。此畫保守甚善。故顏色尙係初次所畫者。

左壁第二幅。繪摩西爲一猶太人復仇。因此猶太人被害於一埃及人之手。摩西又驅羣牧羊者。因其禁止摩西之妹汲水於井中也。

右壁第二幅。繪耶穌在沙漠受試探四十晝夜。及魔鬼之被敗而逃。

左壁第三幅。繪以撒列人經紅海。斯時紅海變成二高牆。因受摩西法術之故。追以撒列人之埃及兵。均溺死水中。

右壁第三幅。繪耶穌收彼得安特列爲門徒。此畫曾有人評爲完全無缺之油畫。三面壁上之畫。以此畫爲第一。

左壁第四幅。繪摩西毀棄舊法律。及授新法律於聚居沙漠野幕之衆人。

右壁第四幅。繪耶穌在山上溝道。後隨十二門徒。旁臥一癱者。經耶穌施醫而愈。此畫中耶穌似甚有權力。然異常溫善。

左壁第五幅繪反叛者謀害摩西及阿倫然卒遭天刑天發大光。地裂成塊。時阿倫方焚香獻天主也。

右壁第五幅繪彼得被舉為耶穌之副。此圖非一人所成。大約由四五人合繪。

左壁第六幅繪摩西之死。

右壁第六幅繪耶穌受難前之夜膳。猶太顯種種奸狀及耶穌禱於林中。

左壁第七幅繪摩西為天使埋葬。其地至今無人知之。右壁第七幅繪耶穌復活情形。聞原圖當十六世紀時。牆倒被毀。今所懸者為後人所補成。

余等自此經王家廳。此廳毘連雪司登及保林教堂前。此會一度用以接待教會專使。乃教王保羅第三 *Pope III*

所建。上首所懸之畫均係教王歷史。右方為利白脫 *Leopoldo* 之戰爭。亨利第四之退位。及一八三

五年脫奈司 *Frederic II* 之戰。下方為法來特來克第二 *Frederic II* 俯伏於亞力山大足下。此即威奈司之

聖馬克街之景也

余等由此廳至保林 *Pandino* 教堂。此堂當一五四〇

年時。為保羅第三所建。故名。左右二牆之油畫。均馬克安琪兒晚年所畫。係保羅講道及彼得被釘等故事。經

此堂之門。余等乃至公爵廳。實為一最美麗之招待室。成於亞力山第七時。牆上亦懸最有名之畫。

教王巴司第五 *Pope V* 之禮拜堂。圓屋頂上。裝飾極華美。中係羣天使。稍次為反叛之天使。降自天空。正中

為土皮阿 *Talpa* 之四種動作。伊葬已死之猶太人於奈奈弗 *Ninveh* 時。其子適被天使救出於一大

魚口中。後土皮阿與其妻即讚謝天主。以出伊等於險也。在長圓頂上。繪有翼之天使。其下為拉丁教堂中四

博士。此室中有五彩玻璃。窗上多繪人物。係名畫家及司脫 *St. Tins IX* 贈教王巴司第九者。 *Tins IX*

余等至近世油畫室。將四週所懸油畫。均名人手筆。圖中為歷代教王。如巴司第九 *Pius IX* 利亞第十三

Lo XIII 及巴司第十 P. B. X 等所勅封之聖人。余等至第一畫室。爲教王克利蒙 Clemens 第八世物。克利蒙寶座。四週有衛隊繞之。又繪五百二十七教士爲教捐軀。內中十四。係歐洲人。此室中均十九世紀物。

第一畫室之內室。屋頂繪教王巴司第五 P. B. V 彼

四講道之人所召。牆上懸近世最有名之油畫。其第一幅繪來及司 Benignus 爲來米 Rheims 之主教。右

手執一十字架。後隨歐州四名人。第一卽法王克老佛司。 Clovis 第二爲却立末。 Chasteunagne 第二路

易第九。第四模糊不能辨。又一幅繪教王白笛克十五 Benedictus XV 着白衣。外罩王服。兩肩纏以紫帶。貌極尊嚴。此室油畫。以此二幅爲最足珍。

第二內室。屋頂繪拉丁禮拜堂之四聖父。爲教王克來克雷第十三 Gregorius XIII 時物。其中一幅繪來

勿兒 Raphael 之葬禮。帶花冠。臥柩架上。備極奢華。

羣衆手執火炬前導。送至王墳。行葬禮。除教士以外。尙有羅馬長官。各類人民。最可注意者。卽彫刻家安而勃圖來。 Albert Dier 着黑衣。亦在送葬之列。聞此畫係教王巴司第十 P. B. X 送陳此室者。右面一幅繪數日本人大主教王爵等。及一法主教。致祭日本教士之在本國受害者。

自此處至第四室。室中央所懸之畫。繪土兵恢復維也納情狀。此事在一六八三年。畫中央爲普王約翰。帶多數士卒。與土兵戰。右爲奧兵首領。係公爵却而司。 Chastelerg Lourane 再右係維也納城。白鴿飛集普王首。兩軍血戰情形。幾躍躍欲動。

自此而至一室。畫中繪童貞女瑪利亞產生耶穌時情形。聞此畫係教王巴司第九 P. B. IX 命意。欲使人知瑪利確爲貞女。右方畫多敷教士。辨論瑪利亞究爲何人。最大牆上。繪教王巴司第九。着王服。講瑪利亞清潔受孕事。四週圍繞主教牧師等。此爲一八五四年十

二月八號事。其上作天空開闢狀。瑪利亞立空中。上下均護以玫瑰百合花。雲中復有彼得及保羅。著教士服。讀誦天主。右方繪一教士。驅逐人之不信瑪利亞者。至地獄中。第三幅繪巴司第九焚香祭瑪利亞。以金冠加其首。

再至來勿兒 Raphael 畫室。共分四座。為尼古拉司第五 Nicholas 時所造。用以為教會中聚會者。當一

五〇八年。來勿兒離勿老倫司 Florence 方二十五歲。受聘於教王求理第二 Julius 命作此畫。時教會中方辨論聖餐事。來勿兒卽以此為題。結果甚佳。此四室當教王克來蒙第七時 Clemens XII 曾遭兵燹。至克來蒙第十一 Clemens XI 時。重修整。然已殘缺不全矣。

來勿兒生於一四八三年之耶穌受難日。自幼卽受名畫家指導。及長。遂為羅馬第一畫家。伊之油畫。世稱無價之寶。故必懸於最有名之宮殿中。方稱適當。

其中一幅繪教王利亞第三 Leo III 及第四 Leo IV 時事。當八四七年。教王利亞第四在位。城中大火。聖彼得禮拜堂。幾被焚。教王在此惶急中。立宮前畫十字架。火立滅。人民無論男女。均長跪向天祈禱。其惶急恐懼之狀。畫中能一一顯出。此為來勿兒一生最足珍之作品。

此外油畫甚多。略列如下。

一為亞司的 Ostia 之戰圖。右為亞司的之城門。上插教王旗幟。近城處多數戰艦。方與土人海戰。圖左有多數兩手反縛之犯人。被拉至教王前。時利亞第九 Leo IX 坐海邊。視得勝者回城。

一為却而米 Charlemagne 之加冕。教王利亞第三 Leo III 以獎勵却而米故。於八百年耶穌聖誕日。在禮拜堂中為之加冕。並稱之為西方及羅馬之王。

一為聖禮之爭論。當時教會中正研究聖餐事。故此圖卽代表此事之情形。上方繪天主。四圍發亮光。及天使

稍下。中央繪耶穌舉兩手。露受傷處。示世人以舉手救人之景象。其右即馬利亞。左為受洗之約翰。手執十字架。耶穌座下。一白鴿。代表聖靈。兩面四天使。手執福音。兩旁均係已故之聖人等。圖之下方。為一白石祭臺。臺兩旁係主教教王牧師等。辯論聖禮事。聞人云。此畫雖來勿兒所繪。然亦集多數友人之商榷。始克臻此。

一為雅典 Athens 之學校。此圖為來勿兒三十歲時所成。圖中共有五十二人之多。狀態各殊。亦為來勿兒佳作。繪雅典一大學中。集異教哲學家。與門人辨論景象。上方二人。即不拉多 Plato 及阿拉司脫脫而 Aristotle。為此校之始創者。兩旁均為聽講之門徒。不拉多之右。余等能意注者。即亞力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也。又其他即為尼古末克司 Nicomachus 為音樂師二人。均不拉多之學生。右方五人。為蘇格拉底 Socrates 之學生。一為才奈方 Xenophon 一為安而雷白笛司 Alcibiades 圖中下方。繪臺琴奈司 Diogenes

與其木筒。方注意於一書。而其肩背後。則方有多數人辨論最烈。

一為奈司司山 Parnassos Mount 山頂。上座者。阿保羅。為諸神之首領。方彈琵琶。左右坐彼之姊妹九人。均異常美麗。阿保羅頭上。加花冠。下方繪四大詩家。亦帶花冠。第一即忽末 Homer 講伊特利 Jina 之詩。伊之後為唐戴 Dante 第三為維其而 Virgilio 兩目注唐戴之面。第四為雷弗來己身。

余等後至第三室。所繪為海利度來司 Heliodorus 自廟中被逐事。左方海利仆地上。一瓶仆於側。金錢均散於地上。其旁兩牧師。以鞭鞭之。圖之上方。一祭師跪臺旁。上燃七叉之金燭臺。臺前有婦女多人跪求焉。又一圖繪教王利亞 Leo the Great 與阿鐵拉 Athila 相會事。圖右為教王利亞。著王服。頭戴王冠。騎馬上。面向阿鐵拉。後隨兩衛兵。著紅衣紅帽。亦騎馬相隨。右面一人。執十字架。圖之左面。為匈兵。向前進行。似極速。且

帶恐懼狀。阿鐵拉又名天主之鞭。素反對宗教。亦現驚懼狀。似將自鞍上下墜者。聖保羅友聖彼得。則執刀飛空中。臨近教王處。并彷彿見鄉村已被匈兵毀壞然者。一爲寶散奈 *Polena* 之神跡。此爲一二六三年故事。牧師薄海明。因於聖經有疑意。特至羅馬游歷。欲得真諦。以解疑惑。至寶散奈。適一禮拜堂正在講道。牧師卽進堂聽講。忽見耶穌沐於血中。尙有小十字架形跡。剩於臺上。臺上繪教王求利第二 *St. Elia* 引歐本第四 *Dion* 跪而聽道事。圖成於求利第二時。亦來勿兒得意之作。

又一圖繪聖彼得自獄中被救事。天主命天使警醒彼。得於獄中。時獄中兩守兵方熟睡。圖左繪天使引彼得逃出。圖右繪守兵驚覺追逐狀。畫中之夜色月光。幾與真景無異。不能辨其爲畫傑作也。屋頂之油畫。亦來勿兒所繪。均取材於舊約中。一位于海利度司被逐之上。所繪者爲天主指示摩西帶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一位于寶散奈神跡之上。所繪者爲亞伯拉罕擬殺子獻天主事。一位于彼得被救之上。繪多數天使。上下飛舞。中爲天主及亞各。正在熟睡。此室地板。爲各種細石所嵌成。形式較優於他室。以余等眼光視之。實爲無價之工作也。

自此屋至康司脫聽 *Constantine* 室。此中油畫。爲來勿兒最後之作品。若天不絕其年。定能有多數之油畫。供獻於世。亦意中事。然旋於一五二〇年離世矣。惜哉。此室中油畫。一爲十字架顯現之異跡。時康司脫聽方訓練士卒。以備出兵。忽見天空現一十字架。及前此羅馬戰爭之故事。且望見現在之聖安琪兒橋。王墳。聖安琪兒城堡等。在隱約中。右爲聖彼得著王服。帶王冠。膝下置數鑰匙。又一爲康斯脫聽之戰觀。此圖可想見當時戰爭之劇烈。康司脫聽已得勝。驅末散脫司 *Maximian* 兵過底白河 *Danubius*。康司脫聽騎馬上。服金色王服。後隨馬隊。

三天使飛旋空中。其一手執大刀。威嚇未散。脫司兵。其首領著紫服金冠。伏馬上。馬不勝重。故墜水中。橋上爲敵兵。後追者爲康司脫兵。死者傷者。歷歷可辨。都絕作也。

又一爲康司脫聽之受洗禮。教王雪兒伐司脫第一 *Silvestro*。以水施康司脫聽頭上。康司脫聽裸半體。跪教王前。兩手置胸前。教王後有主教等。著聖服。參與此禮。

又一爲康司脫聽以羅馬全城獻教王。教王服聖服。坐禮拜堂中央。（此卽聖彼得禮拜堂）後立者均禮拜堂中牧師等。時教王受一金像及羅馬地圖於康司脫聽手。意卽封彼爲教王。及其後爲羅馬之主云。

再此室牆脚後。有多數石雕之畫片。一繪康司脫聽列營於羅馬城外。引得勝軍進城。一繪康司脫聽收撈未散脫兵之首級。掛槍尖上。一繪聖彼得及保羅顯現於康司脫聽時。適患癱疾。雪兒伐司脫以神術醫之。

余等於是至尼古拉司第五之禮拜堂。此堂爲尼古拉司私人講道所。建於十五世紀。中多名貴油畫。歷年既久。不免毀壞。經克來蒙第十一 *Clement XI* 及巴司第七 *Pius VII* 兩次重修。幾與初造時無異。

第一圖。繪聖彼得舉聖司蒂芬 *Stefano* 爲教會中第一貧民監督。

第二圖。繪司蒂芬救濟貧民孤兒寡婦等。

第三四圖。繪司蒂芬在人民前講道。又至大祭師前講。

第五圖。繪人民以石擲司蒂芬。司蒂芬禱於天。卽死於城外。此圖之右。爲聖老倫司 *St. Lawrence* 之生活。

分爲五幅。（一）教王封之爲貧民監督。（二）教王以財物給老倫司。作救濟貧民之用。（三）老倫司以財物散給孤寡。（四）聖老倫司被拘獄中。感化獄卒

信道。（五）老倫司受害。惜半身已被毀。

雪弗來之畫樓。在此頂上所見者。計有五十二種景物。

均採自舊約中。

第一廊繪天主送亮光造天地。分水分陸。造二大行星。造獸畜於地及海中。

第二廊繪天主告亞哇。及亞丁亞哇之受試探。旋自果園中被逐。

第三廊繪拿阿造木筏。停於山上。其妻及子。運畜類自木筏上至田中。并及拿阿祭天。

第四廊繪天主許亞伯拉罕 Abraham 以大家產。陸妻 Lots 成爲鹽俚。

第五廊繪天主顯現於亞散克 Isido。夢中命其留居於及米。Cifar

第六廊繪亞各以水餵羣羊。與其全家回加南。Cap

第七廊繪約瑟以夢境示其弟。並告法老。以其夢之奇異。

第八廊繪摩西被救於法老之女。時以色列人方出江

海。摩西擊石。衆水自此中流出。

第九廊繪天主顯現於摩西。希伯來人之祭金牛。及摩西之祈禱。

第十廊繪以色列人經約但河。Jordan 求來哥 Jerico。城傾倒。以加南地分給十二支派。以色列人。

第十一廊繪散末膏大衛爲猶太王。大衛得勝。進耶路撒冷城。

第十二廊繪掃羅門被膏爲土。及掃羅門造耶路撒冷廟。

第十三廊繪牧羊者。知耶穌降生。及耶穌受洗。并未次夜膳。

新教王宮爲巴司第十 Pils 時添造者。故油畫亦於是時加入。內共八大廳。牆懸水綵綉。每廳中多大窗。故觀畫者甚爲便利。兩大窗之間。有一廊。中有紅色大理石柱。爲巴司第十時物。係柏林雕刻家所造。第一室之油畫。出自最優等油畫學校西阿奈。Uffizi

在夫老倫司 Florence 及簿郎 Bologna 等地畫背襯綠色氈懸於牆上。其中最有名者爲救主被釘耶穌受審馬利亞及聖嬰。

第二室爲十四世紀時物。室右大半爲法老倫司校之出品。(一)爲馬利亞及二聖馬利亞坐椅上。一手執白玫瑰。一手抱耶穌。右爲聖徒末奈加 Pomina 左爲聖加瑟林 Caterina 此畫保存甚善。與新者無異。(二)爲聖尼古拉司之動作。將二幅油畫合置於一架中。(三)繪尼古拉司以三袋金錢擲於一貴族家中。以給其女。又一張爲尼古拉司以穀救百姓。且救一將沉之船。其旁有小幅畫多件。如馬利亞之死。耶穌之被釘。皆是此室中最有名之畫。爲教王雪司脫司第四 Sixtus IV 像。從前懸于舊教王宮內。畫教王雪司脫司像。後隨牧師等。在白德陸末 Bartholomaeus 前請安。王左右。一爲彼得。一爲求利。後即被舉爲教王之求利司第二。

此外又有聖海新司 Hyacinth 之異跡。凡四幅。作長方形。(一)尼古拉司 Nicholas 及以利沙白之子復活。(二)火焚之屋被救。(三)一女子死後復蘇。(四)海新司顯異跡於法雷克 Forthek 其他名作品之可舉者。略列如下。

一爲繪馬利亞之得消息。上方爲天堂。下爲草地。小水。救主坐缸中。耶穌坐雲端。雲作五彩。兩臂外伸。狀甚溫和。所著衣尤顯其尊嚴。

一幅繪馬利亞抱耶穌於胸前。作接吻狀。

一幅繪聖求羅末 Torone 在沙漠中。用一石自擊其胸。一獅臥於足下。

一幅繪馬利亞坐王座。以目注射白散羅末 Bartholomaeus 左爲求羅末。面向耶穌。以一梨給耶穌。故此圖亦名馬利亞及一梨。

一幅繪馬利亞家庭。馬利亞抱耶穌。其夫約瑟及聖加瑟林。

瑟林。

一 賄繪馬利亞座雲端。手抱耶穌。左爲約翰。此圖直徑幾二碼。

一時繪約翰受洗。上爲天主。四圍列六天使。此爲一五二四年時物。

第三室爲十四十五世紀物。自教王藏書室中取出而懸於此者。下列諸圖。均自室右方起。

一 爲馬利亞受冕圖。上方爲馬利亞升天。耶穌授冕像。四週繞以天使。下方爲諸教士禱告狀。以在馬利亞墓前。不見屍身故也。

二 爲耶穌被釘圖。耶穌在十字架上。前立馬利亞約翰。後可望見約但河。及耶路撒冷。上方繪數天使接耶穌狀。再上則繪耶穌升天狀。

三 爲馬槽圖。此圖表示耶穌生地。在一馬槽中。右爲一馬槽。左爲諸牧羊者。景極雅緻。

四 耶穌及其母圖。耶穌坐馬利亞身上。身著白衣。束腰帶。馬利亞著藍色衣。右肩背十字架。此圖係從舊教王

宮移此。

五 耶穌復活圖。上方繪復活情形。下方繪熟睡之守墓兵士。右一年輕者。實卽來勿兒自身。左一兵作預備逃避狀。係畫家不來具奴 *Peugetus* 之影。

六 耶穌被釘後圖。此圖繪耶穌被釘後。自十字架取下時情形。

此室游覽畢。卽見第四室之門。遠望可見來勿兒所繪耶穌之變化。 *Transfiguration* 今從左方記起。

一 馬利亞圖。爲來勿兒二十六歲時所作。上繪馬利亞坐雲端。耶穌坐其膝上。馬利亞著天藍色衣。四週繞以天使。下方左面爲來勿兒友人之像。其後爲求來哥。右爲約翰。中爲一天使。手捧樂器。

二 馬利亞加冕圖。亦爲來勿兒壯年時所畫。爲此室中最佳之作。繪馬利亞受冕。天使奏各種音樂。天色清朗可愛。下方繪諸門徒驚異狀。以墓中竟空無所有。且有玫瑰花等。生長其間也。

三馬利亞與四聖圖。此爲不來其奴最佳之作。繪馬利亞抱耶穌像。四聖立其旁。

四耶穌之變化。爲來勿兒最價值之油畫。世上殆無能出其右者。圖分兩方。上爲變化。下爲星期日之醫病。上方繪耶穌在雲中。全身光亮。過於日光。衣白於雪。左右爲摩西及以利亞三使徒。彼得。約翰。約各各臥山頂上。下方繪一年輕者。因受魔鬼引誘。由其父母獻於耶穌。第五室爲維納司 *Venice* 之油畫。其略如下。

一聖約各講道情形。足下坐維納司貴族父子二人。

二聖巴奈脫 *Bernardus* 手中執驅鬼棒。方驅一魔鬼。魔鬼目現火光。頭生兩角。全身黑色。

三繪馬利亞抱耶穌像。方聚集諸聖於前。一周身受箭傷者。爲聖色白司登 *Sebastianus*。

四繪聖左治 *George* 騎白馬上。手執長槍。擬刺一龍。時龍方臥於足下。上方一女子。跪而祈禱。以自險逃出也。左方多數人。出自茅屋中。助之使龍死。

五繪耶穌自十字架取下。其母及約翰。哭泣甚哀。六繪馬利亞家庭。馬利亞以一花給耶穌。聖約翰坐小羊上。右爲馬利亞之夫約瑟。

七繪聖海倫奈 *Helenus* 立十字架葬處。一天使指示之。故十字架卽於其中取出。

第六室爲十七世紀之油畫。均帶有馬克安琪兒之色彩。其連色之逼真。幾與馬克作品無異。茲列如下。

一爲馬利亞抱其子。顯親愛狀。頭上發圓光。足蹈五彩錦帶。爲教王巴司第九 *Pius IX* 所贈。

二爲聖求來 *Jesus* 之末次聖餐。爲法人所繪。時求來已七十八歲。坐地上。自牧師手中恭受聖餐。其神氣服式。均現年老之態。此教室在耶穌所生地。名羅撒利恒 *Bethlehem*。

三爲耶穌顯聖於多馬司。以手被釘處示之。後立彼得及二使徒。因多馬司 *Thomas* 不信耶穌復活也。四繪耶穌之先導約翰。顏色極明顯。

五繪二人以繩拉彼得。其首下墜。第三人以釘釘其足。六繪馬利亞跪地上。受消息。以將受孕也。七繪羅末而特。指示衆僧侶云。伊見一梯。高達於天。其弟兄在天上。身著白衣。自梯上升。圖爲荒地。惟一二橡樹而已。

第七八兩室。大半爲外國畫家所成。均係小圖畫。一爲聖彼得 Peter 被刺於二刺客。二爲英王佐治第四 George IV 著王服。其右臂置一紙上。紙之上方。書教王巴司第七 Pius VII 之名。三爲耶穌及其母。以戒子給加瑟林。四爲主教伊來末司。因不肯致祭海克利世 Hercules 致被害。五爲馬利亞在馬槽。以手捧耶穌。示牧羊者。

此次游教王宮。得觀此無數名畫。自慶眼福殊不薄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六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七

巴爾幹半島遊記

塞爾維亞觀

康有爲

(按塞爾維亞現合哥羅地亞斯拉窩尼亞及黑

山國稱南斯拉夫國)

往者吾自北冰海還。將遊澳洲。及歸省母。決捨宅去歐。乃以夏六月十八日。自瑞曲束裝。往歐東各國。十九夕八時後。到柏林。飲於茶園。大雨。十一時。易車入奧國。二十一日。至般摩論州。都會也。人民十一萬五千人。工廠製機器者甚多。此地頻經車場。賣酒壚。都似曾相識也。極目綠野。凡三易車。車場汚陋。甚矣奧之不治也。傍夕六時。至匈牙利京標德卑士。(即布達佩斯)宿焉。四年舊踪。不意再到。夜尋舊百戲園。則已毀改而易新者。茶館花園。遊冶不盛。曉遊王宮。再飯於瑪結烈公園。水木明瑟。但覺不比前遊之勝。蓋閱歷太多。故一切無觀。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十七 巴爾幹半島

塞爾維亞觀

一

也。二十二日午一時。乘汽車入塞爾維亞國。匈京環多饒河。(即多惱河)江山環擁。夕八時。過多饒河。始見一崗。築壘焉。自京外二千里。皆平原。麥已登場。極目無觀。但時有疏林。如驟車載貨。羊牧鞭塵。極似燕薊。而野中時連帳幕。蓋匈人猶存遊牧餘風。似吾蒙古部落。一出匈京。則歐土繁華之俗盡去。而亞洲之容起矣。原中多德之滑敦壁人。昔從十字軍戰。留居此者。阿連諸國。百物皆遠資於林柏。近取於標德卑士。故標德卑士之繁華。實爲結歐西之局者也。過是則邑居道路。風俗政藝。舉目皆異矣。吾向不解標德卑士。歌舞遊冶。繁麗絕出各都邑。乃至有小巴黎之目。今乃知爲阿連五國富人遊冶者之所聚。以其地近故也。汽車南入塞爾維亞。祇九時。直達布加利亞。祇一日。北入羅馬尼亞。祇一日。故總握阿連諸國之樂利也。

二十三日。夕十一時。抵塞爾維亞京。距匈京汽車十時耳。京名悲羅吉辣。(即貝爾格萊特)以其地之山名

也。吾遊地球。殆徧各國。惟未見如塞耳維亞之所以宅都者也。其都卽建於悲羅吉辣岡顛。自匈西來數千里。平野無寸山。至此突起岡巒。俯臨多饒河。河盤環數曲。中有四島。西北河曲。羈縻爲匈境。西南河曲。詩廉鎮爲奧城。隔河尺寸。界絕三國。皆屯兵焉。然奧匈以極邊兵。順流而東。塞都已震。不待破之。如稍破之。塞不國矣。昔奧將哀堅破此。遺跡尙存。如塞人犯奧匈。則去數千里之邊。其內地烽埃無驚焉。如之何其可都也。岡顛有城。如中國。皆兵房。盤道入城。道頗潔。綠柳青青。亦多花哇。有武庫及將軍駐署。頗壯。署前陳古礮頗多。有西一千六百五十七年奧國礮。亦有突厥礮。憑欄俯眺。方作曉操。河山表裏。沙水蒼茫。如立軍鎮。頗得形勝。惜乎其爲京邑也。然塞爾維亞之大觀與奇險。皆在是矣。昔屬羅馬地。猶有古墜道五百四十級。下蓄水。吾下之。陰森襲人。然羅馬人之能作大工。預防圍城。則吾中國不能及也。

武庫僅小室。如房然。亦藏其國古物。以鼓勵後人。亦可矜矣。塞爾維亞初自立時。僅號科士。今爲王矣。科士位在公下。今布加利亞之主。亦僅科士。中國譯以君爲最宜。德俾士麥保羅封科士。中國譯以親王。則大謬矣。其始封君美夷勒羽冠。印鑰旂多。旂以百數。有自立時所自製尺許礮。甚粗。乃嘉慶九年拒突厥者。有今王祖科士。嬌必多挖像。短而黃。蓋王曾自立耳。有一木刻鷹及座。稍精。只此一佳品耳。全京人民十餘萬。道泥濘。室屋卑污。亦復寥寥。惟王宮一街稍可觀。王宮三層。黃色頗麗。然臨街僅如一富家屋耳。往聞塞爾維亞內亂。弒君后。驚其異。今觀之。亂民一擁入室。卽可行弒。如我國鄉曲行劫富家。亦何難事。如以中國禁城之森嚴。廣大比之。則豈能頃刻成弒乎。故以中國人俗推外國。皆不類也。宮旁林木爲御園。亦如富家小園。其太子自兵衣。方偕一將官步自宮出。觀吾馬車。服岸異。以手相招。其遊戲如此。然已而使俄。則爲鄙世子來朝矣。小國情狀。

可笑如此。宮左爲外部署。甚小。藍色稍潔。旁爲銀行保險公司。最巨麗矣。銀行前有始封君美夷勸像。惟農部署與兵部署稍宏大。以在人居外。而塞爾維亞以兵爲國。故兵部權重而亦壯觀也。劍佩兵衣者。滿道相屬。不獨兵部署前。蓋塞爾維亞京。無工無商。只有兵也。然塞爾維亞民不過百萬。而養兵三四十萬。以兵爲國。民勞甚矣。然民之苦至矣。吾問議院遊之。則指兵部署旁。如一小茶館者是矣。其旗高麗。亦如茶帘也。塞爾維亞行一院制。無上院。高方約二丈。如陋鄉之鄉約。誠萬國所未見。有僧議員守此。出迎。能法語。蓋全塞學校士人皆讀法文也。正中懸今王彼得像。中設王座。農部及大僧凡三座。左右五座。以備大臣。大臣凡八部。議員百有六十人。几桌樸陋甚。地無毡。蓋開院僅四年。賃屋爲之。今繪圖營構。擬工程千萬。體或宏麗。未知何年能成耳。吾出入。兵皆舉槍致敬。蓋小國寡見遠人來遊故也。政黨甚多。大者凡三。蓋新立使然。

博物院乎。亦賃一泥築長方小室。極卑陋者。然但求備物。足以考證。增人民知識足矣。

所陳物皆塞爾維亞人種者。率草瓦木具。毡亦粗惡。惟金銀杯盤稍佳。蓋教物也。織繡金銀線。頗可觀。故女衣頗麗。新婦帶孔翠翎。銀錢纏頸。以多爲貴。富者或重至五十磅。腰懸五寸許大錢。惟足線履。或皮尖鞋。則甚粗矣。高髻亦纏錢。蓋二百年前之俗也。其人民紅布裹首。束腰披毡。如今墨西哥人。其門的內哥人。藍長衣。開襟。如中國袍式。或白布包面頸。小兒藏籃如笠。能以麪製諸器。以貯茶酒。又以麪作字。寫醫方。此最異物矣。有突厥刑具。置首木顛。甚慘。大概論之。與緬甸爪哇博物院相近。惟一古廟式。曰拉沙。甚壯麗。乃一千四百零四年遺型。是時塞爾維亞人種自立國。而未隸於突厥也。則製作頗佳矣。廟毀於突厥。塞爾維亞出斯拉夫種。而黃黑類西人。但眉多連而目圓耳。

遊其大學。開四十八年矣。當鬧市前三屋。在塞爾維亞。

爲麗壯矣。學生六百。教習七十。凡教三科。律學。哲學。工學。亦知所擇哉。塞爾維亞小國。百餘萬人。特如吾國一縣耳。而亦備一大學。談教育者。可以興矣。

遊弒王亞力山大。夫婦園寢廟。極小。右列諸神像。蓋希臘教式也。葬處有白石碑焉。有遺像。導者言王甚仁惠。民咸戴之。(中略)維塞爾亞之立王三世矣。始王美勒被廢。次卽此弒王。蓋同族立王。黨親各異。勢必相爭。故羅馬尼亞。布加利亞。皆迎王於外。羅馬尼亞。迎德阿論卜公之子爲王。布加利亞。迎德可逋可大侯之子爲王。非徒異國。且異種族焉。而希臘。迎立丹墨王子爲王。亦異國異族。至近之那威。近立丹墨王孫。是其國人。豈不能王。而必遠迎於外者。豈非以同族之相爭。更劇哉。夫立君以安民也。立君而爭殺。以亂害其民。則不知迎於外者。無權無黨。僅收其靖亂之益而已足也。此等異義。皆久經閱歷。乃得之。(中略)塞爾維亞民權甚盛。然王爲其本族人。又擁兵。故塞爾維亞王權。在阿連新

立諸國中爲最大。吾國人亦可鑒矣。

其王廟爲希臘教式。本遠不能比羅馬教式。况又小國乎。僅如吾國鄉曲祠堂耳。入門有其先君美勒像。士的凡像。殿中旁三坐金飾。王與后及大僧正坐者。殿前黑墊。爲王跪處。正殿列屏。神像甚多。雙燈下垂及地。然東教廟多類此。

公園据岡頗大。花畦林徑。青青噴泉。旁鐵床。遊人集焉。地盛暑。故人多遊者。

道皆粗石。尤泥濘。市以蓬作廊。如中國人民守故俗。衣尙多舊式。未盡行歐服。鞋軟織。

其稅八千五百萬。顛拿。卽佛郎也。當吾國三千萬兩。葛爾百餘萬人之國。而徵稅若此。民甚苦矣。極貧者人稅四佛郎。六先甜云。

然此小國極貧。而築宮費一兆四十萬。大學費一兆九十萬。則吾國未之及矣。今新卜築議院。擬費七兆云。塞爾維亞以兵立國。常兵四萬五千。戰時兵三十五萬。

幾居其國民三之一。夫民以幼稚婦女占五分之一。然則自老弱外。壯者幾盡。人皆兵矣。故帶劍塞途。而全國工廠商店無一。惟有農業。其教兵非精練。聞多法人軍械亦購自法。其兵伍欹斜倚嬾。不足觀也。然以蕞爾國自立。舍兵何恃。故近者與奧慶撲。雖北不屈。豈有萬里之大國如中華者。而畏人不敢言戰。豈非異事哉。

自塞爾維亞京城至布加利亞蘇非。三百八十啓羅邁。當車行十二時。車費五十顛拿。

塞爾維亞自立後。逐突厥人盡矣。道中亦未見一紅冠。布加利亞立國日淺。則未能也。嗚呼。勝敗無常。勝者少不自立。卽爲人逐。掃塵絕跡。乃如此也。故孔子曰。大哉天命無常。君子不可不戒懼。小人不可不勸勉。

塞爾維亞種族。初分裂爲無數之獨立小部落。其政治之結合。不知歷幾許艱難矣。十四紀中。統治於士提反達慎時。曾極隆盛。爲歐東之霸。自君士但丁那堡外。全併歐之東南部。然不能持久。旋滅於突厥。雖因突厥兵

力盛強。勢莫能禦。然塞人固有之性。薄弱好分離。亦有以自致之也。

塞爾維亞語。純爲斯拉夫語。亦略假用突厥語。其他國語之感化絕稀。而塞語包含門的內哥語。波士尼亞語。及古魯遜語。在道遼河。及西部多饒河南之地方。塞語蓋爲歐語中之一重要者矣。塞爾維亞語。與布加利亞語雖不同。然兩國各用其國語。亦能互通其意。塞爾維亞斯拉夫種也。而布加利亞。已全同化於斯拉夫。故容貌習俗體格。與塞爾維亞人無異。旅行者欲區別之。頗難矣。塞爾維亞爲突厥征服時。國中卓越勇毅之士。多退隱於波士尼亞。及門的內哥山谷之間。而歸宗回教。故現時塞爾維亞王國之平原。及其北部民。多爲塞爾維亞民中怯懦者之子孫。且貌圓扁。頗類蒙古種。或有相雜歟。僅觀塞爾維北部民風。不足以知塞人之特性也。

塞爾維亞之國民甚愚。寡經國大政治之思。而多向地

方分部之念。故民心既難一致。國亦最難統一。蓋與突厥異種。久僻邊方。無立國之觀念。感於其心。而舊本數部落。遂爲國性焉。

塞爾維亞人民。社會甚平等。無高卑等級。無貴族。真農民之國也。以視布加利亞。尙分貴族。似尤平等。然僦野喬愚。亦因之。故布人多文。易舉商工。而興學致治。塞之難舉工商興學。由此也。

塞人既業農爲主。富頗均。人羣極平等。北部農業尤盛。無尺寸曠土。多五穀。蔬菜園圃。多植梅。塞人製梅酒。佳絕。遠過我國之青梅酒焉。吾客中飲此。至樂。亦有故國之感也。惟塞人耕法簡陋。民性復惰。田圃之間。常見蔓草繁茂。道路亦穢積不除。蓋塞人腦中。無清潔完好之觀念也。（下略）

塞爾維亞國大原。土平沃。勤農多富。郊無荒野。民性簡易而質朴。不尙歐風。地僻無聞見。故富豪亦不奢侈。大會乘四輪馬車者。其至盛飾也。其民惟好飲酒。鄉曲寡

經驗。多談空想之政論。而不可實行者。

自塞京驅車而東。沃野千里。薺麥青青。百穀麻麥。繁茂極目。瓜菜極夥。西瓜尤美。地無崇山。而皆大原。故爲農國也。惟自農外。一無知識。民性情逸。嗜欲狹小。無深思遠謀。故國多產物。而不能爲商賈貿易。皆爲甸人所握。不能開礦。不能精製造。卽如養豬最多。而不能製火腿。以輸出外國。其塞民之用品。以最普通粗惡爲通行。故外國貨物。亦不甚消流。

塞爾維亞男女結婚。少有正禮。蓋其國民舊習。男尊而女卑。故男逸而女勞。凡艱苦困難之事。皆以屬諸婦女者。故父母亦貪女之能力。不肯出嫁。於是遲婚之俗盛焉。於是男女逃走。因以私婚者多焉。此與吾苗俗同。蓋猶未免於初民之遺歟。

塞爾維亞西部。有同居村落之制。男已婚者。則與一小屋。小屋廣聚。遂成一鄉。特不過數十人耳。其鄉長以村中耆老年至高者爲之。其權甚大。頗有專制權。其村人

婚姻與遷居爲彼所掌。鄉長死則副鄉老代司之。然必合議於前。鄉長之未亡人。乃可行事。最可異者。每鄉產業歸於村中。量丁口多少而均分之。有中國古井田。及唐世口分世業田之意。蓋地方千里。而人民百餘萬人。少地多使然。塞人之易於家給人足。在此也。然創此法者。必爲才哲之仁人。甚傾慕之。惜未得其名也。

南部絕少大都會。居民交易。有定時定地。若吾國之墟市焉。交易畢。相饗宴。佐以國歌。雜以跳舞。咏以通俗之史詩。和以一絃之琴聲。雖非甚悅耳。然尙近正。伶人亦多用瞽者。此吾東方國之俗皆然矣。

塞人亦如巴根各邦之俗。好作俗歌。俗歌雖簡寡而明快。意味感人甚深。近代文學。雖不甚發達。然其文學結構。不拘形式。而厚於感情。亦其特質也。

蒼麓遊驂記

鷓寄客

歐洲東部。民族繁複。小國分立。易啟爭端。嘗令人回想及於我華列戰時代。世界大戰爭告終以來。往昔被德

奧兩強國兼併之波蘭捷克等地。紛起建新邦。記者前遊南斯烈夫國之陟谷。Zagreb 露澳。Ljubiana 等郡邑。赫勞伐。Hrvat 爽鹵華。Slovence 諸民族。莫不以脫離奧屬。改歸塞爾維。成塞赫爽三合國。爲甚可喜。波蘭捷克之乘時獨立。彈冠相慶。更不待論。此皆以民族語言之關係。而寢成感情上離合向背之趨勢也。

獨彼割自奧地利併入羅美宜之黃楊木省。BEOGRAD 情形與上述各地不同。黃楊木省。原爲奧國一省。非若捷克波蘭之被強力制服者。奧德文化發達。人民智識程度。本視羅美宜爲進步。今黃楊木省以地勢關係。不能與奧相連屬。迫而被羅美宜兼併。其地人民。因浸潤日耳曼文化過深。其習性又與拉丁民族之輕易浮動者不相同。對於羅美宜步佳。BEOGRAD 首都人士。反存羞與噲伍之見。此事適與他國之以首都人士輕視外省人之成見相反。又詳稽黃楊木省各民族。羅匈人占最多數。約得三十五萬。羅美宜人占次多數。約三

十萬。猶太人十五萬。日耳曼人八萬。波蘭人三萬。但以語言文字。智識教育。同化於日耳曼族者過久。故其住民多數。咸操德語。街市廣告。無往非德文。與他地之一旦脫離德奧。德語所稀聞。德文所罕見者。又適相反。此可見文字關係。文化勢力。所影響於其國。其民者至大。如我中國。有上下五千年。東西南北二十二行省之統一文。字。誠屬至堪寶貴。非他國家他民族所能輕易想望者也。

黃楊木省首都名蒼麓。 *Cernahiti* 羅甸文 *Olomouc*

者。一望莽蒼。叢林深暗之貌。 *Dir* 者林也。其城在高阜間。古昔四周皆森林。一望莽蒼無盡。故曰蒼麓。黃楊木省之 *Bucovina* 一字。源出黃楊木 *Buchs* 因其地樹林。以黃楊木為最多。云。省會報紙。羅美宜文者祇兩種。一曰黃楊省民聲報。 *Glasul Bucovinei* 為政治黨機關。一曰正義報。 *Dreptatea* 為反對黨機關。德文日刊有五種。一前進報。 *Varwara* 二蒼麓晨報。 *Mo*

tsenblatt 三常報。 *Allgemeine Zeitung* 四民報。 *Daspolk* 五東猶太報。 *Ostjudische Zeitung* 其地屬羅美宜。而德文報反甚多。自亦一種特別現象。旅館之最大者。曰百麗都旅社。 *Hotel Bristol* 咖啡館之最大者。曰大咖啡館。 *Grand Cafe* 城市中心點曰環坊。 *Rings Platz* 儼然具德奧首都之模型。所不同者。其地商店牌號。旁注猶太文者之多。極似北美洲紐約東城。有時至誤認中國人為猶太人。殊堪失笑。每年夏季七月下旬。首府附近。舉行鵝羣浴。 *Bat Gansschotel* 難得之盛會也。臨時並發行小報一種。曰撥槽。 *Der Prut* 因此盛會。乃在撥槽河畔舉行。故以河名。名此報云。此報內容甚有趣。電報新聞諧文歪詩。色色俱備。如其中新聞之一節云。『往非洲就浴者。禁着浴衣。此項禁例。現仍繼續施行。』真笑談也。又如報尾一問題。大書『何物最勇敢。』下注答語云。有人焉。躍入撥槽河。腹平入水。背插香烟一株。其游泳也。

肅然而前。不作左右推納狀。其人非他。乃輪船也。此則直如我國蘭盆勝會之燈謎矣。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七終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十七 巴爾幹半島 塞爾維亞觀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八

瑞士遊記

瑞士境內阿爾卑斯山遊記

余等七人由貝賽爾乘火車。過無數之邱陵。而達阿爾卑斯山麓。各舍重大之行李。負肩囊。携雨器。架有色之眼鏡。以準備作遊山之舉焉。於是拾級而行。歷重重之岡嶺。中多美麗之林木。鬱鬱蒼蒼。大半爲胡桃。栲栗等樹。時余輩所處漸高。故氣候亦漸冷。回頭下眺。則見山谷之間。田疇交錯。屋舍儼然。牧草豐盈。葡萄蔓延。而往來於其間者。蓋此邦之農夫也。復屈曲而上。道傍松樅青青。鳥雀鳴於其中。芳草萋萋。牛羊集於其內。牧童樵叟之歌聲。陸續入耳。不覺遊興爲之益增也。再上數百步。則樹木均不見矣。惟灌木叢莽。觸目皆是。而點綴其中者。有薔薇。有躑躅。有無數奇形異色之花。莫不鮮妍可愛也。草亦繁茂。惟較短。鋪地若青氈。因其氣馥郁。故

牛羊均喜食之。余等至此。已高離海面八九千呎矣。時正盛夏。而陰寒有如嚴冬。所謂溫燠之時。亦不過日中數句鐘而已。舉頭四望。皎潔如銀。日間稍融之處。至暮仍凍合。寒風凜冽。空氣潮濕。常見白色之雲。飄然而下。致余輩如行於微雨之中。茫茫然莫能辨其上下四方也。幸而太陽驟現。則濃霧忽消。烟嵐四散。而余身亦漸感溫暖如初焉。迨近山巔之際。余等均殊疲倦。乃徐徐而升。空氣甚爲稀薄。不足以供呼吸。致喘息不止。余輩之足本輕便。而今加重矣。余輩之心本安舒。而今頻跳矣。羊腸鳥道。益見崎嶇。鄉導以長繩繫其腰。復繫於吾吾輩之腰。成單行而行。如此則一人或傾跌。而其餘者可挽之復起。不致有碎爲齏粉之虞。巉巖巨石。有若熊羆之蹲踞。有若猿猴之直立。有若虎豹之張爪撲人。千形萬像。不一而足。蓋所處愈高。而景亦愈奇。非特巖石爲然也。試止步遙望山下。則小邱低阜。碧如螺黛。其間湖沼紛紜。波光清麗。而四周積雪之峯巒對之。有若吾

人着白色之衣。向鏡而立。然谿澗之中。巨石峨峨。高有達千尺者。青青苔蘚。生於其上。其下則有乳色之水。冲刷而過。惟性甚冷。蓋從冰洞中出也。余等休憩之後。精神又暢舒。乃登一高峯。遙見數十里之內。岡陵起伏。白雪皚皚。若與天相接。雖人跡罕至之處。而涼亭小閣。亦時有所覩焉。至於冰河之中。則其景爲尤勝。冰河由冰塊雪片堆積谿谷間而成。其流動每日平均約二呎許。此種冰河。在瑞士境內。數凡數百。而最著者。則在白蘭克峯傍之顯摩尼谷中。谷內所聚之冰河。大者凡六十有。而細小者。猶不與焉。余輩過。退脫華要塞。而至顯摩尼。時已傍晚。乃宿於館舍中。次晨。朝曦初出。余等已至一冰牆之下。冰牆屹立如崇墉。四周皆堆石。鄉導斧冰爲階級狀。使余等陟之。扶冰緣雪。兩手幾殫。然終不稍懈。移時。余等已置身於一冰河之上矣。此冰河甚廣闊。冰塊石片。鋒利如刀劍。且多罅隙及洞穴。其深數十呎。數百呎不等。余等凭一大冰塊。俯而窺之。昏黑中見

其底。惟聞水聲潺潺。流於其下。頗堪悅耳。相距一箭之遙。有一小池。積雪將融。泉水瑩潔。余等渴甚。匍匐而下。掬冰水飲之。心脾頓爲之涼爽。既出。溯冰河而上。時所處之境。十分險巖。雖有繩互相聯絡。然猶恃有鋼杖。以堅持其身體。冰雪之上。漂石累累。深溝淺裂。苟非十分濶大者。余等未嘗不一躍而過之。然此非易事也。蓋偶一失足。卽至於殞其性命。况因繩索之相聯。或至人人俱有羸身雪窖之危。如一千八百二十年之事。其顯然可觀也。顯摩尼之冰河。余等既已流覽。謀特之拉冰海。亦窺其大略。於是循蜿蜒之徑。而登夫白蘭克高峯之上。峯在法瑞意三國之間。除高加索山外。歐洲諸山。當以此爲岱宗。巋然巖峙。距海面約一萬六千呎。余等至此。一若置身於雲霧之中。而上與神仙相周旋也。峯之側。有一寺。建築之材料。純爲巨石。寺僧頗和善。專以濟危。育苦爲事。有名之聖伯那大狗。卽象養於其中也。觀畢。乃乘有齒輪之汽車。直馳而東北。徧曆諸名峯之勝

景乃越十里長之聖哥薩達隧道而至阿爾卑斯山之陽。既覽孔摩及麥奇阿里諸湖之幽雅。遂復折而西。由新伯羅隧道乘四輪車。碗蜒屈曲而下。車中坐席甚高。非梯不能達。每輛六馬。馬項皆懸以鈴。鏘鏘可聽。車夫屢吹其角。似與馬項之鈴相唱和然。當余輩馳過村落之間。農夫農婦。莫不扶老携幼。夾道而觀也。

瑞士遊記

青 心

披世界地圖而覽之。星羅棋布。大小之國。以數十計。而試問最動吾人之興味者何國乎。則莫不曰瑞士也。瑞士者。世界之樂土。而歐洲之公園也。不佞平日神往於其地者久矣。今年盛暑。蒸人。余以往意大利之便。遂假道於此。以平時最神遊者。而今日得躬歷其地。喜可知也。入其國。即望見峨峨之高山。羣指曰。是阿爾卑斯山也。阿爾卑斯語意。即高山之謂。吾人聞其名。即已想見其崇峻。山中峯巒疊起。其高多在萬呎以上。白雪皚皚。如簦素冠。上與天齊。世稱之曰白峯。嚙是耶非耶。

吾至瑞士時。肩摩轂擊。遊人之多。殊出意料之外。凡山巖水濱。景物佳勝處。莫不有佳人才子。臨風攜手。徘徊於其間。聞每年夏季。來此避暑者。其數不下十萬。遊客既多。瑞士人對於羈縻旅人之設備。亦無微不至。山間鐵道。穿巖嶺。隨處興築。陟降殊便。旅館之多。其數計在一千四百以上。設於四千呎以上之高處者。約二百四十餘。承役者約一萬六千人。即細如旅行指南等書。亦爭奇炫異。觸手瞭瞭。使人顧而樂觀也。

吾遊裝甫卸。最先即往露漱淪。露漱淪。為露漱淪湖尾之一都會。人口約四萬餘。其市街之清潔。屋之壯麗。實不讓於歐西著名之都邑。臨湖一望。見其層簷飛閣。丹甍素壁。掩映於波光中者。皆為巨麗之旅館。湖西架二橋。一木一石。木橋中曲。狀如人字。二橋之間。復樹有石塔。塔為古之燈臺。繹露漱淪之文。意謂明燈。當即指此。亦湖名之所由來也。

露漱淪市街西北。公園在焉。甫入門。而目光已被攝於

巖壁間巨大之獅像。獅長二十八尺。雕縷精巧。氣象如生。聞出丹麥大雕刻家脫洛哇仁之手。瑞人之刻此像。緣百餘年前。法蘭西革命之際。普奧驅十萬人直抵巴黎。巴黎無人爲守。而王家侍者瑞士八百人。并力抵禦。不爲所屈。卒殉於難。後人欽其勇敢。爰雕刻巨獅之形。以表彰之。余瞻仰之下。穆然想見古之豪傑。特購一木雕之獅子。以爲紀念焉。

是夜正當七月之望。大好明月。不甘孤負。遂乘小汽船。再蕩於露漱淪湖之中央。時素月流天。片雲不飛。山影波光。挾微風而俱至。披襟當之。胸懷鬱然。環湖四面皆山。層巒疊嶂。均映於輕烟薄霧中。夜色旣深。青山亦沈沈入睡鄉矣。

四面之山。其峙於南方者。昆亞他斯山也。其駢列於東方者。凌辯斯脫山也。其北面之最高者。則爲烈吉山。山間燈光三五。若明若滅。憧憧樹影。翩如相迎。對此景色。渺不知身在何所。仰視明月。忽如夢醒。舟人亦喧呼曰。

已至美陔轟峽矣。迨渡過美陔轟峽。已近市街。燈火十里。繁如明星。

次日曉雨初晴。天色如墨。朋輩中有倡言入瑞士不登烈吉山。則此行爲虛者。余遂覓向导。鼓輿以行。導者予我以杖。杖橫銳鋼爲端。曰阿爾丕斯脫克。登山必需物也。

余先登乘覽船。繼乘登山鐵道。鐵道有三軌。中者設齒車。亦有齒輪。齒齒相嚙。可無傾覆之患。車行未久。卽已豁然開朗。以後愈行愈高。而景色亦愈奇幻。憑窗眺望。忽山忽水。使人應接不暇。忽而峨峨雪嶺。如白衣天女。飛翔雲際。忽而匹練橫空。晶濤洗滌。如神龍遊戲於銀海。忽而大河前橫。一泓波光。攝四圍山色。倒映水中。如博物院中巨大無匹之寫真畫。目炫心搖。五光十色。幸車行尙緩。得將途中所遇。盡入眼底。供吾飽覽也。

途中停車三次。時有村婦。笑面迎人。來售果物。并有賣高山植物者。余略購數事。納諸懷中。須臾。車已至山巔。

矣。山高海面五千四百呎。展眼四望。氣象萬千。露漱淪河。淳於西面。僅圓小如一荷池。環湖之山。皆稜稜排列。亂如鋸齒。南則山巒重疊。皆蒙積雪。其東北諸山。則盤錯糾繞。遙而望之。如披覽古拙之地圖也。

當時徘徊山中。遊目騁懷。實極生平湖山之大觀。同遊者均流連不忍遽去。既午。乃造山上旅館午餐。餐畢後。乘汽車下山。時大風忽起。林木震撼。湖間波濤洶湧。勢奪崖岸。雲中雷聲殷然。與鐵道車聲相應。已而大雨如注。打窗欲裂。電光閃爍中。顧視山湖。已變爲米家潑墨山水矣。同一景色。而數時之間。天竟變幻離奇。不惜大易其狀態。以餉吾遊客。是固山神有靈。而吾之眼福。亦非他人所可及也。

又次往馬透霍倫山。馬透霍倫山山尖。鋒鏘奇偉。如白刃穿空。鏡然而立。遊人徘徊其下者。莫不矯首而與仰止之感。每當朝夕。映射於日光中。尤復五色斑斕。不可方物。昔英國文豪萊斯經等。曾著有專書。讚美此山。其

價值亦可想見矣。

此雄偉峻拔之山巔。古來固有一人登臨絕頂。一覽衆山者乎。訪諸國人。輒曰未之前聞。當中古時。亦有壯男子欲攀臨之。以爲快者。而中途輒爲冰河與深谿所阻。廢然而返。欲續登者。亦懼而止。因此山下之人。以既無人能陟其巔。遂神視其山。而演爲種種之謠言。曰。是山之巔。實有世界昇天唯一之階級。凡人生平有善行者。易登以後。其魂靈卽昇登山上。仙遊於是。以遂其眺望故鄉素志焉。

是間又相傳有一遺事。云昔一獵師登山探險。突遇一羚羊。獵師欲發銃斃之。詎彈甫離口。而羊體忽叢生纖薄之羽翮。向山巔振翼飛去。說者遂附會其詞。云是乃山巔善人靈魂所象者。謠言既熾。登者愈鮮。直待英吉利阿爾卑斯俱樂部會員。作破天荒登山之舉。於是巖巖者始有人迹。而謠語亦稍熄矣。

余輒自念。此山先我而登者。已不知凡幾。今者鼓勇一登。覺乘危蹈險。其苦亦不讓前人。然陟登既難。一至山巔。其愉快得非尋常可比。

吾更於登山之暇。一訪僧菴。僧菴隨地而於菴中僧侶。蓋專爲救護旅客者。僧侶出行時。有犬隨行。曰培那兒。僧之救護旅客也。得犬之力最多。蓋山當冬季。降雪之厚。每達四十呎以上。旅客寒倦。輒覺難耐。不得不藉地作暫時之假寐。而無情之雪塊。輒崩騰其上。倏然成一小邱。犬遙見之。卽趨至其地。以前足掃除其身上之雪。更搖動其肩首。使之蘇醒。後嗥聲以聞僧侶。僧侶隨聲而至。乃脫犬項之小箱。出細瓶。傾白蘭地。注入旅客口中。聞每年垂斃之人。因此而獲救者。其數至不少云。

其次復登新波瀧山。山出海面約六千六百呎。是山百餘年前。交通梗塞。遊者甚稀。今則鐵道興築矣。山中通洞。密如蜂房。計架橋梁六百餘。隧道全長約十二哩。較杉谷塔山尤過之。實世界唯一之長隧道也。杉谷塔山

之鐵道。因峯勢危峻。未能敷築。乃創造螺旋狀之隧道。數處。實世界有名之建築物也。軌道悉遵舊時道路。故沿途眺望。左右咸宜。惟欲觀覽偉大之風景。則索瑟如車中婦。仍不若步行爲自由也。

是處山景之奇特。遠非他處可比。山腹道路。隨地高下。自爲階級。故遙望之。如城郭疊峙。縣延不斷。峽中上窺。則白雲遮山。如張天幕。而橋下崖際。則長懸數十丈之瀑布。奔騰澎湃。使人不能卒視。尤奇者。對此風景。正深瀏覽。而脚底隧道中。忽又飛出汽車之奇響。真異景也。再次遊復因斯他霍籠山。山高一萬四千呎。爲奧卑蘭特冰河之發源地。而有名之四大冰河。亦悉經流於此。故欲研究冰河者。舍此莫適。昔有金大爾君。有名之冰河研究家也。彼以河流極緩。平時不能見其流動。因以向岸之巨石。計其速力。迨四十年後。始發現流下五哩之終點。卽一日約流二呎。一年共流六百八十呎也。計其自山巔流至山麓。歲月之久。已不可計。實可謂太古

以來最久之旅行者矣。

冰河長流不已。兩岸巖石。日腹月削。卽傾頽隨流而下。而堆於冰河之兩側。是曰側堆石。堆於河中者。曰中堆石。中堆石。卽數條冰河合流之結果。故視中堆石之行數。卽得知冰河合流之有幾也。余於遠處下視。見河面坦蕩。其平如砥。追就近諦視。則凹凸磷磷。如聚無數玻璃之金字塔。縱橫其間。而此磷磷之中。更有極大之罅裂。中發青色。慘厲可怖。

瑞士農產不盛。全國僅三分之一。可爲耕地。故巖隙谷底。莫不盡力開拓。廣播農產物。初至其國者。見其田幅之小。犬牙相錯。多致疑訝。而瑞士之人。有事於田疇。不稍怡。妻子融融。均爲助力。猶見饑彼田畝之古風。山中牧場尤多。綠草葱籠之處。牛羊下來。而牧者之職。多爲女工。往往於山深林密中。見有壯碩女子。倚樹而繡者。卽牧婦也。

且農地既少。遂不得不於工商業上力求發達。以爲立

國之基本。故國中工藝各廠。遍地林立。出品之佳。亦爲世界所推重。凡山間瀑布。吾輩遊客。徘徊其下。嘆爲大觀者。而瑞士工廠。多藉之以代汽力。且國民特性。勤儉耐老。國境又與德法奧意諸大國接壤。品物一出。大腹賈輒輻載以去。其國中工業。凡織物。刺繡。絹織物。及金屬工業等。均爲主要輸出品。而尤於世界工業上。占有重要位置者。則時計也。聞其最近之輸出額。每年約值一億五千萬佛郎云。

瑞士山河。旣以供吾飽覽。更不可不造其首府。以爲吾遊之尾聲。瑞士首府曰伯羅尼。英語卽熊之意。故其地人民。凡於諸雕琢諸藻飾上。莫不模熊之形。以爲美觀。府之中央。樹一巨鐘。宏大奇麗。殆無其匹。而每歷一時。間。輒以本雕之熊。排列而示其時刻。其崇尚之風。視中國古語。所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者。殆又過之。熊旣爲風俗所重。而市中途樂。熊以娛遊客。遊踪所至。每見有巨大石穴。外懸短垣。畜熊其中。俾目視人也。市中百物

駢集。皆足娛目。而金木工雕刻之象熊者。則係是地之特產物。故遊人爭購。以爲歸贈親友之用云。

瑞西紀勝

西村天仇

瑞西湖山之勝。久冠歐洲。是行自意入瑞。竊喜得寓目其間。一千九百零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午時火車由意之美蘭北行。下午一點半鐘。過哥摩湖邊。湖水南決。流爲薄河。車上唯遙望湖光而已。環湖諸峯。皆高而峻。峯間或見高叢巨桷丹雘白堊者。相點綴。蓋避暑樓耳。而鐵道一線。由麓達頂。如登天梯。車愈北地愈高。過一隧道。爲意瑞交界。過隧則爲瑞西。有稅關焉。旣而駛入盧瓦諾湖中。蓋墊湖爲道。以通火車也。宛如明鏡。扉開左右。翠屏列於前後。亦美觀也。有兩圓山焉。全山皆石。若雙塔對峙狀。兩山間有瀑布甚大。自數百尺之高而降。分爲數層。隱見巖牆石壁之上。山腰架石橋穹窿成洞。洞下水洗橋脚。而下若懸白練於斷崖矣。對岸亦懸一瀑布。兩岸之水。落歸一壑。溪皆全石爲底。急湍若箭。奔

流沸白。前面山突兀天半。頂皆戴雪。近路繞安茲額尼哥山。若螺旋狀。左右紆屈而上。山上下瞰。來路蜿蜒脚下。溪逼水轉。無一不奇。有地道出。則瀑布自頂上下注。飛沫撲面。而山顛遙望一亭。懷透驛在三千三百英尺之高。右岸多層閣。亦避暑樓也。左岸之山叢林鬱茂。沿溪而行。愈行愈奇。約五點鐘。始到愛羅路驛。忽而山高。忽而雲湧。忽而又入大隧中。此爲散格薩特隧道。夫阿爾普斯山脈。天之所以割歐洲南北也。層巒疊嶂。壁立屏列。巖巖岬岬。摩空衝天。人智幾與天工爭勝。開鑿混沌。竅孔貫洞。化危爲夷。變塞爲通。故此間最多隧道。其最長爲興普倫十二英里。此其次也。長九英里而遙。寔爲南北分水嶺。上出則斯沮念特驛。檢測高儀器。指針方至一千七百適當矣。路漸下。至羅連沙。景趣酷似畫中妙境。峽束溪逼。上架石橋。老樹參差掩岸。左山有一小閣。閣北一峯突兀。南則層巒戴雪。白雲蒼勃。其間遠近濃淡。不畫自成。北瞰山足。鐵道屈折蜿蜒。兩層亦爲

螺旋狀。此行右轉向南。又入一隧。更左轉北行。過前路。下紆徐曲轉降山。沿北流水而行。溪水皆白。山上層巒。自此而北。山脈起伏一低一昂。或滿山皆草。圭角盡藏。蘊藉似君子者。或峯勢峻峭。山骨皆露。如塔將頹。如劍將舞。如壯夫被酒使氣。山皆花岡石。石層皴皴。天斧鬼鑿。如雕神仙。如圖山川。其高且大者。必有懸泉。或曲折。或直瀉。皆不知來源。而翠壁間。見白水倒垂。垂會溪中。爲一流。此爲峇斯川兩岸之山。無草木者。層巖累積。有草木者。必有人家。孤屋高軒。景緻甚佳。而山勢稍緩者。壑闢不遺餘力。山農之勞可想也。樹皆針葉雜木。絕無老杉古柏。雖缺蒼鬱之氣。而滿山翠綠。亦足以怡人目。余倚車窗而望。俯仰半日。忽而奇峯。忽而斷崖。左右顧盼。青山白水之間。應接不暇。路塞又開。既而斜照射山。半紅半紫。山容變幻。雲影浮動。吁。亦奇矣。一路溪山境界。極大。勢極奇怪。蓋通歐之南北。無過此者。洵爲天下之偉觀矣。

日來弗述略

李黛茜

瑞士日來弗 Geneva 爲萬國都府。湖水環曲。風物清佳。居瑞士之西南角。有法蘭西溫軟氣象。予自東歐寒地來游。不啻晴郊語燕。及秋尙有向陽之樂也。白山 Montblanc 爲日來弗近處著名山嶽。長年積雪。峭壁凌雲。每覺可望而不可即。自慙力薄。對於歐土廣博之學識。無自涉其藩籬。亦若居日來弗以望白山。徒深歎慕而已。

(一) 忠實起家之富豪 日來弗城附近最大名墅。爲祿喜女男爵 Baronne Rothschild 之百乃宜亭 Pavillon De Pregny 建置純仿意大利式園場。廣羅動植。真成美備。富麗獨出冠時之昂白山 Alps 衆香國友人嘗語予。謂全歐第一大富豪。百年以來。首推祿喜 Rothschild 氏。其先世曾設大銀行於德法交界之福郎府 Frankfurt 於英法與各首都銀行界。占大勢力。在英一支。則與皇族聯姻。在法一支。則爲男

僑。在與一支。則別業莊園。比擬皇室宮觀。相傳其創業者。僅爲一尋常猶太商家。居德國南方浩堡。Homburg。設小銀行。適值拿破崙窮兵黷武之秋。貴族顯宦。避難遠竄。以所蓄積倉卒投入。祿喜氏之銀行。迫拿破崙事敗。遠竄者相率言旋。祿喜氏即以各戶存款。及用此存款營業。曆年所得之利益。悉數歸還原主。原主莫不深感其信用之佳。止取本錢。不欲更取其營業所得之利益。而祿喜氏用此盈利。更營他事。乃成歐洲唯一之巨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惡感應。自爲因果。徵諸往事。正不獨我中國爲然也。

(二) 新聞史特有之創例 歐美出版界事業發達。較之我國社會無生氣。人民乏常識。固屬遠勝。但其流弊之深。直有爲我國夢想所弗及者。報章雜誌。文字冗長。語意繁贅。非若我國鴻文佳製之精粹醒目。簡潔省時。世界無論何種雜誌。除去科學圖畫等照版。騰錄據事直書者外。凡屬長篇著述。大抵有精義之佳作。至多

不過十分中一二分。報章以美國爲最發達。然因須張大其篇幅。便須張大其文詞。故所載新聞。百分中有七八十分。純係故意裝添。譬如有某訪員。遇英王乘馬出獵。祇須得寒暄一語之緣。便可草成一篇。入覲英王談話記。又如某女訪員。持刺投謁某公使夫人。祇須接見一回。在客廳逗留數分鐘。便可草成一篇。某夫人暢論某國社會情形之談論。最可笑者。如美國一小城中。因政客有左黨右黨之分。至少必須有兩種以上。乾燥無味之日報。若紐約等大城日報之最大者。至少便須有十種以上。小者更不可勝數。一日某處火車遇危。有某君於出事後數分鐘。親過其地。目視其情。及閱是日紐約各報所載。彼此各不相同。而與某君所見實情。反無一相合者。因歐美各國。無論爲報章爲雜誌。大多數以鋪張篇幅爲美觀。貴在離奇變幻。求冗長而不貴十分翔實。我中國之報章雜誌。近多改用白語文字。未得歐美日本新聞家離奇變幻之妙術。而先失中國舊時代

醒目省時之特長。誠一舉而兩失矣。瑞士國之蘿山。

Lausanne 全境五名城之一也。原有報館四家。一曰

新聞報。Feuille d'avis 二曰僉載。Gazette 三曰鑑

報。Revue 四曰壇報。Tribune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蘿

山開近東會議。篤信社會主義之印刷工役。故示懈弛。

致各報隨時感欲速不達之苦痛。在此緊要關頭。竟即

公議合併。每日出二張。以示永遠抵制。主筆房人員一

切仍舊。汰煩誌要。精彩畢呈。新刊曰蘿山報。Presse

Lausannoise 經於十一月十八日發行。第一號篇首

標明「新聞僉載鑑報壇報合併爲一」Feuille d'

Avis Gazette Rivue et Tribune de Lausanne

Femmes 字樣。此新聞史別開生面之創舉也。

(三)美色養生論 各種色彩。各具療治神經之功

用。以今神經病院試驗所得。謂治煩躁者。宜用強烈

之紅色。治愁苦者。宜用恬淡之天藍色。治暴怒者。宜用

綠色。此爲男子設法也。若婦人則不然。婦人之煩躁者。

以紫蘭花色治之。其愁苦者。以灰色或粉紅色治之。遇

暴怒者。則舍用綠色外。亦可以棕色療治。義大利某瘋

人院。嘗用色彩治病。以濟醫藥之窮。院中有三特別室。

一室畫幀。几椅桌布地毯之屬。全用紫色。一室全藍。一

室全紅。全紅之特別室。曾令一多愁不語之男子入居

之。三小時後。轉憂爲樂。又曾令病狂不欲食者。進此室。

在二十四小時後。大呼欲食。又以武瘋入居全藍之室。

二十四小時後。化爲安靜恬適。在全紫之一室。效用尤

爲顯著。遇煩躁者。僅令入居二十小時。便覺霍然全愈。

最近世界大戰告終。英吉利兵士大發神經者甚衆。大

抵以天藍色施治。至若兒童之神經病。祇須於衣服上

注意。煩躁者衣用紅色。或帶微紅之黃色。滯緩者衣用

藍色。或綠色之近於藍者。其病不難漸歸消滅也。又凡

歐美習慣。每年六月田家割草時。常有人患感冒。屢打

噴嚏。西名爲發草熱。其治療法。聞須携一美麗色彩之日傘。於陽光下張之。

光色下射。病者即可就痊云。

(四) 法詩人閒中清福 法國南境。有山村名六釜

Six Fours 者高出海面二百米達。Metres 空曠清

新。氣候溫暖。野草常綠。大有四時皆春意。相傳古代有六堡壘。在此憑高守險。因有六釜之稱。其地四周皆山石。不宜耕殖。攀登之勞。費時損力。村民以其不便。日後相率他徙。人烟漸息。僅餘東倒西歪之老屋頽垣。近忽有好事。擬爲法國貧詩人集款建新村。在一九二二年冬。即可結伴棲隱。其居民遺棄之破舊村舍。加工修葺。後。卽變爲諸大吟壇陶情遣興之雅室。誠妙法也。聞此舉實由兩種團體合力而成。一方由雅人深致之巨室。分任巨款。一方有志同道合之士。四出鼓吹提倡。在此大戰爭後之歐洲。人人想發橫財。因財迷而發生之危險迭出。因利令智昏。而造成之罪惡日多。道德廉恥。學術美感。漸隨世運潮流。同歸於盡。更何人復能進求精神上之修養者乎。法詩人空谷足音之來。未始非塵

昏擾攘中一服清涼散也。

瑞士縱覽記

昭實

試披歐羅巴洲之輿圖。東北面獨據一方者。爲俄羅斯。豐龐偉碩。如一大象。瑞士地位略西偏。其小乃如刺蝟。瑞士四境。西鄰法蘭西。東界奧地利。北連德意志。南接義大利。德奧爲日耳曼族。法義爲拉丁族。日耳曼與拉丁。實爲歐洲大陸最占勢力之民族。彼此恒居反對地位。而瑞士介乎其中。一國二十二郡。兼具三種色彩。能彼此不相抵觸。誠屬難能而可貴者。若日來弗。Geneve 若梟郡。Yand 若福利堡。Fribourg 若隈郡。Valais 若新郭。Neuchatel 五者爲法國瑞士。以其毗連法蘭西。人民大抵操法語。其中以日來弗之語音爲最正。日來弗三面皆法境。形勢頗奇特。其他四郡。距法較遠。故其所操法語。含有土音。不見十分純正。若泰新郡。Tlois 若葛黎郡。Grisson 二者爲義大利瑞士。以其最近義大利。人民大抵通義語。泰新郡之語音較佳。然

不十分純正。葛黎郡除用義文外。兼用臘丁文。若拔郡。

Basel 若羅那。 Bern 若鸞雀。 Thuzern 若周利。

Zurich 若渥旱。 Argau 若沱旱。 Thurgau 若安鉢

寺。 Appenzell 若瑞芝。 Schwyz 若林場下。 Unter-

walden 若葉梓墅。 Schaffhausen 若塢裏。 Uri 若

孤納。 Glaro 若淑樂士。 Solothurn 若聖迦。 St.

Gallen 若組格郡。 Zug 均為德國瑞士。其中以拔郡

之德文為最佳。四郡為瑞羅首都所在。全國行政。以此

為中心點。共有四種行政機關。一為聯邦行政院。○

rsell Federal 以七閣員成之。每任總統。即由此七人

中選出。二為參議院。 Conseil des Etats 有議員四

十八人。由各郡分配。三為衆議院。 Conseil National

由民衆分配。每二萬人中選來一人。共計一百八十九

人。四為大理院。 Tribunal Federal 共計正任十九人。

候補者九人。除中央政府外。每郡各有行政機關。其法

律則大同小異。如甲郡人民犯命案。按其定律。祇須監

禁在乙郡犯命案者。則須按律處死抵償。其服式亦每

郡有特異之點。世代相傳。由來甚久。其宗教非獨奉一

家。如日來弗。新郭。拔郡。渥旱。沱旱。淑樂士。聖迦。等處。有

奉基督教者。有奉天主教者。新舊參半。各從其便。如梟

郡。葛黎郡。羅那。周利。葉梓墅。等處。則奉基督教。如福

利堡。隈郡。泰新。鸞雀。安鉢。寺。瑞芝。林場下。塢裏。孤納。里

組格郡。等處。則奉天主教。二十二郡之中。以葛黎為

最大。羅那次之。組格郡為最小。日來弗次之。瑞士為製

造農業兼重之國。故天產豐厚。人工發展。梟郡。福利堡。

隈郡。泰新郡。羅那。林場下。皆為農產要區。渥旱。沱旱。兩

郡。水菓最馳名。每年葡萄一項。收穫甚富。用製葡萄酒。

運售各處。羅那。日來弗。周利。拔郡。為學術中心點。學校

教育事業。最為完備。周利。又為實業商務之中心點。出

品以繡貨綢緞為最著。工廠林立。而社會黨勢力甚盛。

日來弗。拔郡。銀行較多。聖迦郡。製造罐頭牛乳及繡花

細工針線。有牛乳廠數家。塢裏多喬木深林。新郭出灸

古栗糖。並製鐘表。羅那及日來弗亦以製表著稱。惟日來弗所製之表最爲精美。係用人工造成。名奢侈表。

Montre de Ligne 輪廓甚小。外飾鑽石。內部機器極精細。多費人工。故價甚巨。瑞士表店最大者有三家。所製之表。時刻準確。耐久合用。一瑣金。L'orcin 一采乃得。Neth 一和美嘉。Oreg 來游瑞士國者。每不能交臂失之。瑞士人民。勤於工作。憚於奢侈。平日家居無事。衣服非常儉素。食物亦甚簡單。其表面風俗習慣。各處微有不同。如法國瑞士。則其風俗略似法國。義大利瑞士。德國瑞士。一切生活狀況。與義或德不甚相殊。但細較之。彼瑞士人無法國之奢侈。無義大利之浮薄。無德國之強硬。固別成一種敦厚樸實之民族也。

日來弗考察談

昭實

瑞士國日來弗 Gönne 城。爲二十世紀全世界政治都府。常人臆測。必謂其人口面積。當與倫敦紐約巴黎等處。並駕齊驅。而不意其在瑞士小國。尙爲各名城中之較小者。而終至於左右世界全局。其中原因。固大有研究之價值也。請先言瑞士與環境各國關係。今日世界。無論爲美爲歐。爲大邦爲小國。人民畛域自封。莫不含有。一種至濃厚之國性。彼此偶有往還。各以其所特異。誇耀人前。以善意解釋之。此卽爲愛國心。若以惡意解釋。是爲一種偏見。惟瑞士國獨能免此。一以其所處地位適當。各方衝要之途。外國人士。紛至沓來。國人思想。受其轉動。遂不復有自行發展之文明。獨標異幟。宜其知有家鄉。不知有祖國也。二則普通言之。凡成爲一種國民者。其全部人民。自必一系相傳而下。以德爲喻。凡屬日耳曼族。其思想。其感情。其歌咏。其製造工作。莫不相同。故成其爲同一之文明。若瑞士國則同國籍者之民族言語。彼此不盡相同。而其文明。其思想。各趨向其言語相同之隣國。如德派瑞士。恒趨向德。義派瑞士。恒趨向義。日來弗屬法國派瑞士。恒趨向法。歐洲雖無瑞士之文明。而瑞士國獨具歐洲之文明。是以瑞士對

歐洲列強。有調和之能力。可從中作調處之人。爲瑞士計。爲歐洲計。誠兩得也。若此。蘇爾一瑞士。亦如其他大國。僅有一系傳下之文明。則其文明勢力至弱。小或竟漸歸滅絕。亦若未可逆料。而卒能以一小國左右世界大局者。正以其國性與文明。非若德法之單純。正以其能生息於歐洲文明大氣包含之中。乃能乘勢利用。而大有迴翔餘地。歐洲各國人民。非通法語。卽通德語。通德法語之多數國民。占勢力。瑞士人更占勢力。惟瑞士之勢力。非以軍隊。非以科學。非以文明與美術。而專在調和方面。無論何地何時。向世界各國。從中設法調和。乃上天賦與瑞士人民之唯一職務。乃瑞士全國人民所應特有之國家思想。乃日來弗城進爲世界都府之重要原則。

日來弗之稱。法文爲 *Geneve*。源出羅馬文「*Q*」 *Qena* 字。譯爲漢文。蓋湖口也。我國江西鄱陽湖有湖口縣。可與瑞士笠芒湖 *Lao Lemna* 畔之「湖口」東亞

西歐。遙遙相對。彼都雖無蘇東坡其人。與石鐘山記之妙文。然苟一誦英人薛柳 *Shelley* 之詩。一聆鳥橋 *Pont de Tlie* 附近湖水入洪河 *Rhone* 之聲。亦堪聊以解嘲。艷羨日來弗城作厲公之有清福也。世界各國名區。若紐約。若檀香山。若倫敦。若巴黎。或爲重大都府。或爲海道要衝。其爲各色人類所集合。尙不足異。若日來弗。僅歐洲內地一小城。居民戶口。不過十七萬一千七百人。其中本府人外郡人。與外國人數額。不甚相懸殊。大約各占三分之一。而外國人中法籍最多。義籍次之。德籍俄籍又次之。其餘遍全世界各國籍。幾乎應有盡有。英國大詩人探驪生 *Tennyson* 氏人類會議終將在日來弗舉行之願望。或者竟有實踐之一日。昔希臘雅典城。有大政治家泰密士 *Themistocles* 其人者。對衆演說。曾謂其一生本領。尙不設彈琵琶。而却能使小城鎮變大都府。今日來弗。惟見其日就發展。似乎瑞士國中。已產生無數之泰密士。較彼雅典更勝。

就曆史上而言。使日來弗漸發展之人。第一步當推歐洲各國。因事被迫逃亡轉徙之「遁客」。第二步爲般樂山水富擁金錢之「游客」。第三步方爲今日各國當軸代表一種勢力之「政客」。游客政客之至不足奇。惟遁客之至。實與歐洲宗教革新事業。留一絕大紀念。西曆一千九百零九年。爲世大界宗教家嘉爾文

Calvin 誕生後四百年。即嘉爾文大學創立之三百五十周年。瑞士人士曾聯全世界新教徒。就日來弗古城堡堅壁下。建立萬國紀念碑誌。Monument Internatio。正中爲四大宗教改革家。立像高逾十六英尺。其上大書「由黑暗見天日」Post Tenebras Lux 爲拉丁文。左右碑誌。各成一組。向左爲瑞士法蘭西荷蘭德意志四碑。向右爲蘇格蘭美利堅英吉利匈牙利四碑。兩碑之間。均設立像。碑之中段。深鐫歷史畫。止段列誌關於新教運動諸詔敕。各錄其本國原文。更向左或更向右四碑外。尙各有一碑。一誌新教運動開始之西曆

紀念。一誌瑞士宣佈宗教自由之年。萬國碑兩旁。各設大石礎。表示新教兩大柱石。其一路得。其一蓋慈溫Nepes也。游日來弗者。每抵大學校園場。即不能忘情於此。歐美各國人之心。理恒不免宗教思想相關。日來弗城在此革新事業之歷史紀念。自更增重其聲價矣。

日來弗人民。固均能自食其力者。此誠足爲世界各國各城鎮之良好楷模。惟其歷世相傳爲遁客之淵藪。故遁逃之客。有功於日來弗人民之生計者。尤非淺鮮。統算日來弗住民三分之二。倚鐘表爲生活。製表一業。自法國遁客傳入瑞士以來。三百五十年間。機件之良。爲今世界著稱。今日來弗人細工優美。處早爲法國人所弗及。打磨雕嵌。造詣精深。花樣色彩。意匠靈妙。甚至一鑰匙孔。亦復令人玩賞不置。推其能力所至。不僅善於造表。並善於作金匠製首飾。及成精美之紀念品。頗足迎合多金之游客。游客抵日來弗。有時兼購木刻小品。

一二事。如七巧板形小木匣。開闔關鍵。甚費巧思。雖非寶飾。亦足珍異。或謂日來弗人如毛栗。外觀尋常。而中實精美。察其手術。益堪徵信。

日來弗人之軀幹瘦長。既非若德派瑞士人之龐大豐肥。面色不甚白皙。已顯其血統相傳。實出法義兩國之南方。其面目修整。鼻梁尖直。一望知其非農夫而爲業鐘表匠之市民。有時徘徊過市。於兩三人之中。即可遇得一鐘表匠。一日法國某君行抵日來弗。於書肆遇一客。縱談法國文學派別。甚爲詳盡。及客離去。某君私叩書賈曰。適見大學教授。姓甚名誰。書賈答曰。此君鐘表匠也。日來弗遍地皆鐘表匠。殊出法人意外。然其鐘表匠額數。限制尙甚嚴厲。非本地人更不能得。凡幸而取得此資格者。不得輕以其術傳授於人。非有萬不得已之事。並不得移居出境。畢生勤力於此專門。入專校讀專書。殊甚忙迫。相傳日久。盡成精細巧妙之市民。其在工業界。儼然爲一特別階級。常滯瑞士之盧騷。Jog

Jacques Faisan 先人。亦一鐘表匠。因此證其源出真正日來弗籍之市民。亦大足以自豪云。

瑞士爲旅客之天國。居日來弗所得種種便利。概括言之。可以一物代兩物者。有五事焉。一曰大道旁步道。Soleil 菜販趨早市。陳置筠筐無數。行人便道光顧。可以代小菜場。二曰精印菜單。菜販不費分文。純由大公司製造。而送坐客。酒後茶前。恒與相接觸。可以代極便利之廣告招帖。三曰門前當路置花臺。樹下椿木爲圓樑。游人過而小憩。可代至小之公園。四曰戰後法比義之金錢。盡欲流入瑞士。無論利爾 Lira 佛郎 Franc 仍如戰前價格。一律相等。金赤琳琅。可代瑞士佛郎之紙幣。五曰瑞士郵政最可靠。一尋常信置入郵筒。準期護送。異常穩妥。可代他倍價之保險郵件。吾人卽此郵件一事。而與他國比較。已知瑞士對外信用之深。有非一朝一夕所能勉強學步者云。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八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九

非洲遊記

摩洛哥遊記

自近頃之交涉起。而摩洛哥遂復爲世界所注意。讀茲篇者。於摩洛哥之民情風土。亦可窺知其大概也。

摩洛哥之京城曰唐奇亞。以與吉伯勞德（西班牙海峽。自唐奇亞至此。輪舟約三小時半可達。）相接近之故。近年來稍受世界革新之影響。已變易其舊觀。然而變亦至微。此外濱海各邑。其人民之衣服居處風俗習尚。悉仍數千年相傳之舊例。而未嘗有絲毫改革。其城邑皆有垣壁以爲環繞。有城門以供出入。按諸天方夜談中所描述者。蓋毫無殊致。凡世界之新象。文明之勢力。所以傾覆邊蠻時代簡陋之生活。陳腐之俗尚。而爲之更迭替代者。彼摩洛哥人。乃毫末未嘗沾染。是故摩洛哥。以如是大國。除米黎拉至皮尼婆伊弗洛克之礦

場。有鐵路一道。以資交通外。其餘則自海濱至腹地。凡商貨之往來。無不藉駱駝之屬。以爲運載也。今惟唐奇亞城中。漸有旅館出見。而城內山坡之上。又有歐人所居之新式屋宇。以爲景色之點綴。然此亦不過如滄海之一粟而已。

遊人在摩京唐奇亞之輪埠登岸者。卽見有盈羣之驢夫。擁攘而前。圍繞於客之四周。爭求僱用。試策騎而進。遊於其狹隘之街道間。則知摩人之身世。雖稍稍效法歐西。而其古代之風尚。仍其居八九。其城垣之聳立。城門之洞開。與英王查理士時世遺軍據守時。初無稍異。迨將入市墟之先。則見有弄蛇之丐者一人。眇一目。踞坐於唐奇亞地勢最高處。一蛇盤繞其身。或嚙丐者之鼻。或齧丐者之舌。丐者輒吐其舌。故意誘使齧。既齧則往往堅持而弗釋。迨血來始已。然丐者初不以爲苦。且其術能束薪一紮。以口噓氣。而薪遂能熊火發。此爲摩國京城之特色。凡遊於唐奇亞之市者。必首觀此怪象。

也。

所謂市墟者。乃一寬大之曠場。摩洛哥種種之產品。均列此以求沽。歷市場入曠野。過摩洛哥皇之軍營。而折向唐奇亞之又一部份。則須入一既大且古之城門。入城後。觀摩京之監獄。及審判廳之正門。此審判廳即大法官鞠獄之所。其所謂司法者。真令人失笑。獄囚無不加有桎梏。其爲狀殊慘。至囚犯之飲食。則大都仰賴於慈善家之周給。城中街道逼仄。而行人擁擠異常。且驢騾駱駝之屬。滿載貨物。往來弗絕。其御人額汗如雨。見有阻者。輒大呼巴拉巴拉。猶言小心也。凡城鎮中之街道。其景象類如此。初不獨唐奇亞。唐奇亞氣候甚美。是亦與濱海各城鎮無異。日光晴朗。而有豪爽之空氣。以調和之。凡喜作野外遊者。洵以茲土爲最宜。自唐奇亞向西南行。由大西洋海岸而下。則爲喇喇希城。此城亦有垣墻環繞。並有一古礮台。俯瞰全邑。自斯巴德角（海角名）至此。約四十英里。昔日嘗爲葡萄

牙西班牙兩國相繼佔據。然摩人恢復。迄今亦已甚久。方千八百三十年時。奧國與摩皇失和。奧人即遣水軍登岸。意在奪取斯邑。然與軍備受重創。幾至無一生還者。先乎此者。有千七百六十五年法蘭西人之侵襲。後乎此者。有千八百六十年西班牙人之攻伐。然皆敗而歸。不能如志。喇喇拉之河曰弓矢河。（摩人稱爲華特爾哥斯）有極大砂礁。以爲捍衛。敵軍多以波濤洶湧之故。登陸甚難。是亦猶羅馬人之烈克澤河也。此間碇泊之所。寬曠而無掩蔽。與以外沿海摩屬各城鎮相似。喇巴脫城。在喇喇希之南。相距約百英里。亦摩洛哥一要鎮也。此城踞於巉巖之嶺。而臨於巴喇括河之上。渡河即薩里城所在。薩里與喇巴脫猶兄弟也。昔日著名之大盜。橫行於海面。而遠及於愛爾蘭。皆以薩里爲窟穴。魯濱遜飄流記中。自述身爲盜擄。供其鞭策。其擄之者。即薩里海盜也。迄今去古雖遠。而薩里之居民。仍以兇悍著。嚴禁異國人登臨其地。苟有往者。不遭其父兄

之輕薄。亦必受其子弟之凌侮。卽當本世紀初葉。彼小本經營之商賈。及懸曳海外之西班牙各村落。尙不免聞薩里之名而喪胆也。方千八百年時。各國大宗商業之赴摩者。薩里海盜。猶時出剽掠。或劫其貨品。或擄其商人。而勒令以貨爲贖焉。摩洛哥以駝毯著稱於世。而其製造業之中樞。則喇巴脫城是也。又摩洛哥歷代帝王之陵寢。亦大多在喇巴脫哥。

喀薩勃倫加者。摩洛哥人稱爲喀喇培達。此二名者。其意義同爲白鎮或白厦。自摩京唐奇亞啟行後。大都以此處爲息肩地。以非洲晴美之日光。試由海上一望此城。覺城中粉色之屋宇。與高之峻墻垣。適與上下一碧之天光水色。相形益顯。是則白鎮之名。信不誣也。此城創始之期。在十六世紀。由葡萄牙人就奧法（城名）古城改建者。適當摩洛哥海濱最膏腴之地。其北東南之面。環以大平原。今已漸施墾殖之功矣。葡人既去。此土乃復爲摩人所有。於十八世紀時。重加建築。並立礮

臺以資捍衛。其城垣高二十英尺。有門凡三。一曰喇巴武門。一曰麥拉該希門。一曰海門。是爲商業要地。行旅之出入者弗絕。及夜則依摩洛哥國俗。三門盡行扃閉。管鑰必交於巡撫。居民之安危。由巡撫司其責。人口在二萬左右。摩洛哥全國商業。以此爲中心點。故繁盛亦居各埠之首。其街道甚偏仄。而摩人之載運貨物。來往海港者。異常擁擠。蓋有肩摩轂擊之氣象焉。城垣之外。有一極鬧之市場。內地各種族之人民。均載其土貨。如穀粒。茴香。荳類。白蠟。水果等物。至此貿易。市場中有一說評話者。談唱以娛樂。一從者爲之奏樂。斯亦一點綴品也。凡駱駝驢騾之屬。到處皆是。而時或有武弁一人。跨高頭大馬。手執本地長鎗。或新式來福槍。往來道上。以資巡察焉。

麥石干城。亦葡萄牙人所創造。其時在十六世紀初葉。而偉大之石垣。摩天之巨堡。至今仍巋然存在。是可見葡人當日地位之鞏固矣。及十六世紀中葉。葡人以力

守茲土。故其精神財力。所耗實多。迨千七百六十九年。葡人捨之而去。遂復被摩洛哥所有。摩國沿海城鎮。自斯巴德土角至馬夾波。其間土地皆極膏腴。而麥石干一鎮。設遊歷者於三月間兩季將盡之時。登臨其地。則郊外田野之中。隨在皆有豐收之象。而同時又有遍地之野花。綿亘至數里之遙。如紫色之蝴蝶花。亦其一種風景。蓋至足觀也。惟此鎮風尚。亦絕係摩國舊習。絲毫未被歐風所沾染。摩國爲全世界天方教最盛之地。信教者異常狂熱。其清真寺皆深閉固局。俾歐洲人無由攔入。卽偶有入而瞻仰者。回教徒亦必作種種之禳解法。以爲有污聖地。凡沿海城鎮之居民。大都從事商業。藉以致富。然其自私自利自尊自大之心。亦非常牢固。惟邇來各城鎮漸見開關。准令外人通商。則其與他國人相習。而淡忘於無形。爲期要亦不遠矣。

沿河太拉斯大山之脈而居者。大都爲巴巴族人。此族渾渾噩噩。猶未脫於土番之習。是以迄今仍未與外界

相往來。間有歐洲人遊歷其地者。彼族輒起而抗拒。蓋猜忌之心過盛。故抗拒之勢。遂異常激烈也。不獨巴巴人爲然。卽摩洛哥全國礦業。亦概禁國人或外人染指。凡外國工程師或礦業家之往探者。莫不橫遭拘禁。或竟至傷其軀命也。

薩斐爲摩洛哥著名之古城。與麥拉該希城相距最近。由麥拉該希至此。約九十英里。故欲遊薩斐城者。自麥拉該希啟行爲最宜。薩斐亦沿海口岸之一。有城垣以爲之環繞。而其昔日之被奪於葡萄牙人。亦正與其他各口岸無異。葡人之據其地。事在千五百年。閱二十載。葡人欲守禦麥石干城。不遑兼顧。遂將此處之戍兵調離。而地乃復爲摩人所有。

由薩斐城乘汽船南向。船行五小時有半。抵麥加渡。無論由海上或由陸地。試遙望麥加渡。終覺其形勢甚雄。而風景又至美。蓋麥加渡據於高出海面之土角。其地勢甚平行。而同時又有巖石以爲之拱衛。城亦築以圍

道。大畧高拱於城頭。然歷年甚古。多鏽壞不堪。然放城
中屋宇。多係平頂式。然尖塔或高樓間起。巉如齒牙。且
純係白色。在日光下觀之。愈令人目眩。其與土角相對
者。當風雨之時。則大西洋之雄潮。滾滾而至。城之左側
有崇然而突者。皆淺色之砂邱。砂邱之後。皆矮叢樹或
灌木之類。自叢樹灌木再進至四十英里許。其形勢尊
嚴而宏碩者。則係阿達拉斯山之雪嶺也。

自茲而南至阿加頭而止。其沿海各城鎮中。凡相聚於
市墟。而往來於街道者。除摩洛哥巴巴族人之外。尚有
汀勃都人。蘇斯人。蘇滕之黑人。卽遠至西尼格爾。其人
民亦有來貿易者。而其容貌之獷悍。習尚之鄙野。亦每
下愈況。信乎摩洛哥亦一種族繁雜之國也。至於摩屬
猶太人。則隨在足以獨標一幟。沿海各城鎮中。無不各
有其蹤跡。以猶太人之遭蹂躪。被壓制。而猶能自樹立
若此。以摩洛哥人之善。嫌易猜。而猶太人獨能寄跡其
間。勿爲彼東道主所排斥。此則以其善於營殖之天才。

有出乎人意計之外者也。

凡茲所記。皆極簡短。且不過爲摩洛哥之一部分。然於
讀者要不爲無益也。

南非洲加勒哈利旅行記略

陸承賈譯

吾人欲探險加勒哈利沙漠。必經 *Mono Polio* 及

Banya 兩地。前者爲 *Bakwea* 之首府。後者則

Bangwaleto 之首府也。自上述兩地至加勒哈利內

部之 *Lehutu* 惟有兩路可行。而德境與 *Lehutu*

中間。卽吾人初次探入者。按之地圖。幾無名可指。余具

述自 *Mono Polio* 及 *Kanya* 入 *Lehutu* 之

道路。並及上述無名之地方。

在 *Kanya* 路上所經之地。如 *Sorelela* *Kooi* *Sek-*

Soma *Kalia* 各地。皆賴坎坑以取水。自 *Kalia* 至

Lehutu 則爲極長枯燥之地。約有百十英里之遙。

吾人消此長途。非乘牛車不可。然乘是種拙笨之牛車。

欲使之長驅經此枯燥之地。勢有不能。當吾人行二十哩路之程。必脫駕牛之輓。置之有水之地。使資休息。時逾兩日。方駕車啟行。故吾人自 *Lehututu* 出發。方及二十哩。已廢二晝夜之光陰。蓋凡旅行沙漠者。無不于夜間從事釐程。至于個人需用之飲料。則必預貯木桶。置之車底。携以同行。沿途俱埋有無數淺盆。當雨水之季。藉以盛水。行旅莫不稱便。 *Monopolole* 路上較之 *Kanya* 尤覺困難。因經過之地 *Metsemaitik* 及 *Luthi* 兩處有水。在 *Kanya* 地方有鹹水而已。在 *Kanye* 及 *Kakong* 中間之地方。包有大部平原。青草茂生。但在 *Kakong* 及 *Lehututu* 中間之地方。則多為稠密之森林。迤延與德境相屬。德境在經線二十度。以鐵棧為界。其一方誌以德人之標識。他方則誌以不列顛之標識焉。在 *Lehututu* 及 *Pamorland* 中間之地方。除雨季外。幾無水之可得。惟藉瓜類以解渴耳。瓜有二種。一為人力耕植所得者。名為 *Mekalan*

一為天然生成者。名為 *Mopane*。而後者復分兩種。雖形態無甚差異。而一則淡然無味。一則苦如金雞納霜。吾人無術以擇其甘苦。最善者切為薄片煮之。可得多量之瓜汁。然後取以製茶或咖啡。如無壺可用。則可將其頂部割去。插入汲筒。榨出其水。雜糖少許。亦頗不惡也。吾人歷盡 *Lehututu* 西南部。見沙堆起伏。到復一列。直至 *Nosop* 河為止。此河兩岸皆枯。河牀爆裂。中雜樹木。此種地方。多為野人 *Boetoto* 所據。驅其牛羊。以就瓜類蕃殖之區。余騎行自 *Kanu Chontsa* 經過 *Oken* 河。不過徒有河名。其實不過一片枯地耳。自 *Chontsa* 至 *Nagna* 湖。路甚平易。且有井水。並無燥渴之虞。在加勒哈利之居民。多為 *Mokalan* 及 *Masarwa* 人。亦有少許之 *Baralongs* 人。 *Mokalan* 人多為 *Bechuana* 種族之奴隸。此種居民。雖形狀儼悍。但賦性慈養。除欲得牛乳及飽嘗肉味外。幾不知人

間有尙他種生活。聚族繞井而居。或于瓜壠斗室。終日容其間。無今日之苦矣。

爲 Bechuana 人照料牛羊。採集皮革及駝鳥羽毛而已。至于 Masarwa 人則供 Nokolani 人之指使。因此輩居無定所。嘗隨畋獵而定行止。其智巧者能捕較小之獸類。取獸皮以獻其主人。此輩具有特殊之風俗。奇異之治療法。其治療法之最奇者。莫若治蛇咬症。此藥劑爲一小壁虎曝乾所成。如有人被嚙者。卽取此乾壁虎粉少許。摻入藥物內。將創痕上下部割開。揉藥于內。病者亦必飲加藥之水少許。則病未有不霍然若失者。余曾見有二人受蛇嚙幾斃矣。此藥一投。立能行動。間亦有割蛇之某部。吞入腹內以療疾者。亦有奇驗。Masarwa 人手足弱小。腹部極大。使之就食一定之處。不過數日。食料卽空。其遷徙靡常者。良有以也。其在加勒哈利獵取之獸類。大者如羚羊駝鳥等。其略小者如棕色貓銀狐松鼠等。餘則種類繁多。不勝枚舉。要之使加勒哈利富有水料。則將成遊牧之邦。吾人亦得從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十九終

竹簡齋版 二十四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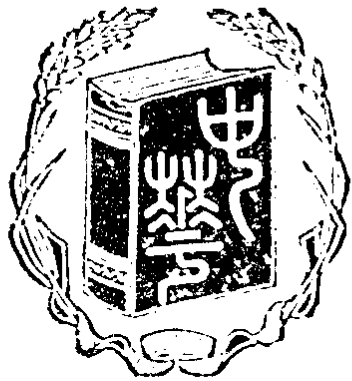
全書二百冊實價有光七十六元

二十四史
為研究歷
史及文學
者必備之
書本局得
竹簡齋影
印殿本原
底爰加工
精印四開
大本字跡
明晰加印
書根瀏覽
檢査攜帶
度藏均極
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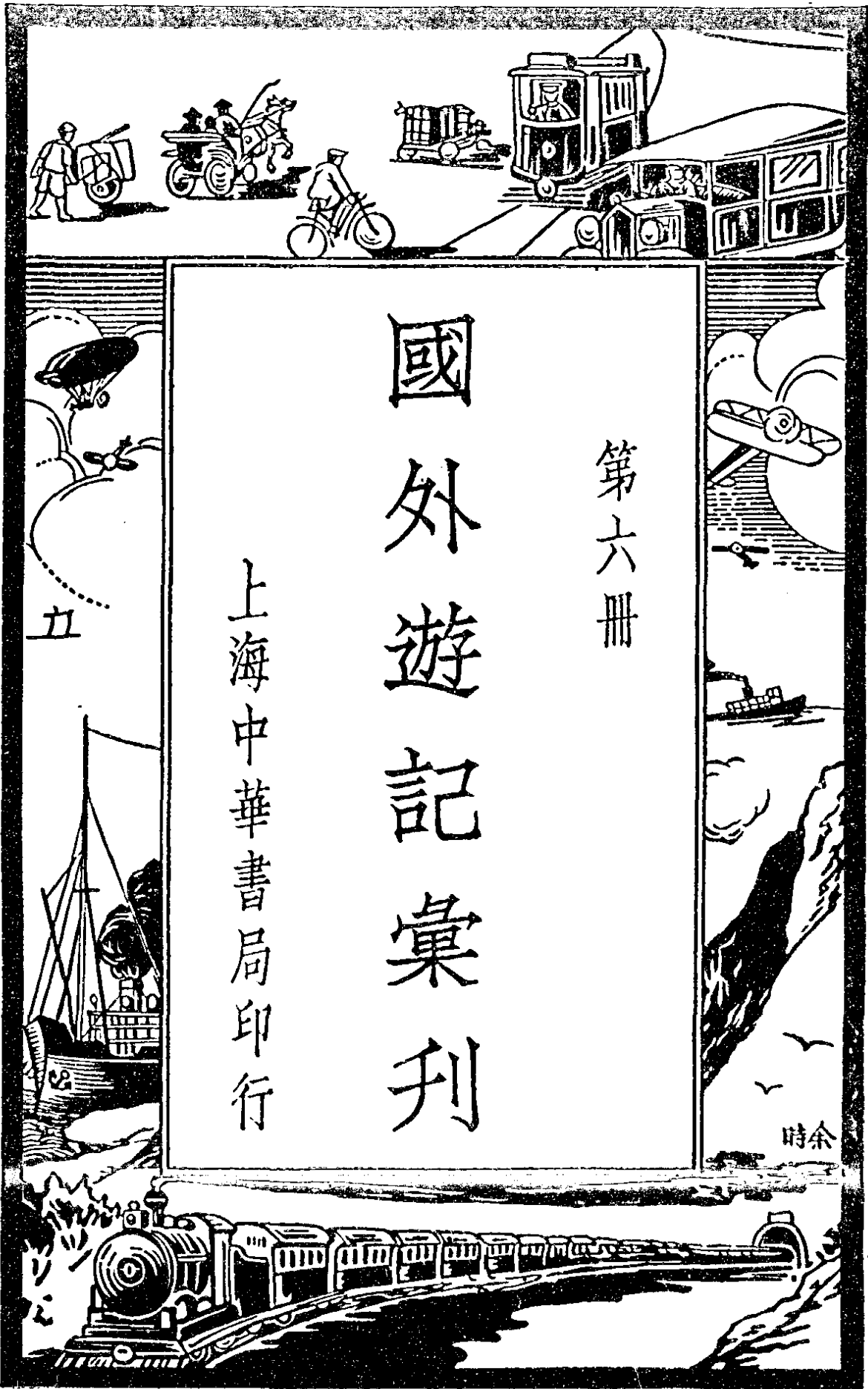
二十四史全目

元史	遼史	新五代史	新唐書	北史	隋書	北齊書	陳書	南齊書	晉書	後漢書	史記
二百冊	三冊	二冊	六冊	八冊	六冊	二冊	一冊	二冊	八冊	八冊	八冊
明史	金史	宋史	舊五代史	舊唐書	南史	周書	魏書	梁書	宋書	三國志	前漢書
二百冊	八冊	三十三冊	六冊	六冊	六冊	二冊	八冊	二冊	六冊	四冊	八冊

中華書局出版



0.9
4
5



國外遊記彙刊

第六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五

時余

中華書局精印

地圖

- | | | | | | | | | |
|--------|----------|------------|-----------------------|--------------|-----------|---------|----------|-------------|
| 最新南京地圖 | 最近上海全埠地圖 | 乙種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 甲種世界改造分國地圖 | 審定最新中華民國分省地圖 | 審定世界改造大地圖 | 中華民國大地圖 | 小學世界分國地圖 | 高小級中華民國分省地圖 |
| 彩印一大幅 | 彩印一大幅 | 附說明書全一冊 | 地圖一冊三十二幅
華英英華地名表一冊 | 附說明全一冊 | 彩印一大幅 | 彩印一大幅 | 全一冊 | 全一冊 |
| 裱工實五角 | 裱工實五角 | 六角 | 二元 | 一元六角 | 裱工實八角 | 一元二角 | 六角 | 六角 |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

美利堅遊記

旅北美碁崙日記

鑒 臣

吾國沒收德奧輪船。向歸海交兩部合管。今春海軍選
 國十人。分派華甲華丙華戊三船。襄助駕駛。兼習外海
 之航行。奉調華戊者。余及前海鷗艇長吳仲笏君。前武
 昌輪船二副徐季杰君。船主挪威國人。大副三副皆俄
 厄斯霍尼亞人。二副尼蘭人。管輪概屬英蘇格蘭人。多
 歷經歐戰。足跡遍天下。談瀛論戰。風發泉流。頗為動聽。
 此外皆華人。全船人數六十二。船長三百六十二尺。重
 七千噸。四月七日。由滬開行。十一日抵大沽口。裝煤載
 貨。十五日由沽開行。過日本海。出津輕海峽。渡太平洋。
 五月十日。抵北美西德爾口。逼逼埠。始悉西德爾發生
 德工風潮。遂折而南下。十一日傍晚。入哥倫布河。十點
 過阿斯拖力亞埠。停輪另換領港。時則燈光滿岸。魚火

橫江。澄波輝映。上下通明。海關來人查驗。聲甚嘈雜。終
 夜未寢。十一點半展輪。乃登望台值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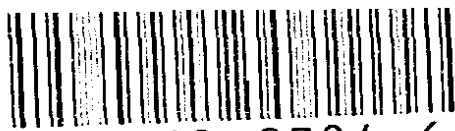
十二日晴。曉霧甚重。船倚左山行駛。水流甚急。江面寬
 約半英里。漁舟點點如星。綿延不絕。少馬斜月在天東。
 方漸白。青山入望。屋宇儼然。回憶洋中念日。未見一鳥。
 未遇一船。駭浪獺騰。寒霜冷雪。慘怖之狀。時呈眼簾。而
 今天朗氣清。水秀山明。心形倍爽。晨四點半寢。及起日
 已亭午。船傍碁崙之北。們爾色培噸米奴第四碼頭。距
 埠十五英里。海關來人查驗。極為嚴密。凡一小盒小篋。
 無不搜查。遇至下午。碁崙各報館訪員。先後來船訪問。
 對於吾華海軍三人。尤表親善。特請攝影。備刊報端。殷
 勤而別。華戊於下午一點起貨。五點停工。本日除船主
 外。餘人均未登岸。在船攝影。護照備用。蓋凡初抵美境
 外。須有海關護照。始可登岸。護照內填寫國籍姓名年
 歲。貼以二寸照片。印以指模。具同式護照二。一存海關。
 一存本人身畔。入國者例如是也。晚膳後。肅稟致藍海

軍總司令。修書致海軍公署副官處。諸同人補寫航洋日記千餘言。及寢。雞聲報曉矣。

十三日晴熱。早起閱俄勒岡晨報。詳載華戊輪船情形。洋洋數千言。題曰中華民國輪船第一次飛揚國旗於林崙船中。一豕一犬。莫不舉以爲異。吳君帶來百靈鳥。尤爲稀絕。上午在船監視工人起貨。此處工人時間。上午八點至十二點。下午一點至五點。每點工資一元。若在上午八點前。下午五點後。則每點工資一元半。工人尙怨歐戰後物價昂貴。薪工微薄。罷工風潮。時起時伏。司空見慣。不足爲異。下午取得護照。卽與吳徐兩君登岸遊。囑計飛浮於狂風怒濤間者。四十有餘日。及登陸。頗覺步履浮動。所歷鄉境。農耕於田。樹木葱蘢。洋房清雅。春和景明。願而樂之。約一英里。達聖約翰鎮郵局。凡普通函件。寄美國境內。每信二分。明信片一分。美國境外。每信五分。明信片二分。此處有電車通林崙。電車不分等級。不分遠近。每人六分。此外足供代步者。厥惟摩托車。

據所見號數。已在十萬以上。足見其盛矣。人乘馬車。乃於十年前淘汰淨盡。現僅見少數。用之架貨車而已。途遇粵人趙瑞芝君。邀至附近數華商處。先後坐談。已國人異國相遇。娓娓問訊。親如家人。據謂在此數十年。未見已國輪船到此也。既別。尋返。晚膳後洗浴畢。肅稟致慈親。修書致三兄。

十四日晴和。華戊自昨日起。晝夜督工起貨。本晨起畢。六點移靠塢西裝木。午膳後。與吳徐兩君登岸。擬訪領事。適遇林崙華商會會長李淇君。粵台山人。偕余友李嵩君。粵開平人。乘摩托車來此。相邀同赴林崙。車行近一小時。途歷名所。均蒙停車指示。哥崙布南。枝威廉姆特河。分林崙爲東西兩岸。相距約一千尺。有五橋相通。每橋建造費。美金二百餘萬元。各橋藉機械之力。均可移動。凡輪船駛過。各橋各有一定之汽笛爲號。臨時啟閉。由南而北。第一橋可以升起一段。自九十尺至一百六十尺。第二三兩橋。均係隨軸轉動。分東西



3 0662 9324 6

兩門。第四橋分上下兩層。上駛電車。下駛火車輪舟。過時。先起下段。及與上段疊接。再同升起。高至一百六十尺。第五橋則一段斷為二節。斜行升起。各與平面成一直角。凡動作開始時。橋上鈴響。橋端立即斷絕交通。過橋至西林崙第四街寶源公司。李洪君所辦。在此稍憩片時。乘車至第二橋中國領事署。訪領事。共談良久。領事梅伯顯字傑生。粵新南人。年七十歲。望之如四十許人。慷慨爽俠。藹然可親。旋李洪君之姪李沾。御摩托車。邀余等出遊。繞歷全埠。登西林崙哥時特蘭仔高山。廻環屈折。車行如飛。隱現林際。身入畫圖。蓋車行速度。隨地定限。每點鐘自十五英里至六十英里不等。繼復繞全埠而登東林崙特布盧山。附近有方池甚多。聞其水來自五十英里外。大帽峯之融雪。間有一池。噴水高至十餘丈。甚奇觀也。車返。適五點半。李洪君宴余等於南原酒樓。同席梅領事等共十一人。席罷。李君以摩托車相送。梅領事及李洪君女眷等共十餘人。亦另車同來。

到船坐叙片刻乃別。是夜肅稟致薩海軍總長。十五日。晴和。上午五點半。本船移靠西岸沙米盧裝木。下午。與吳兩徐君登岸。南行數十武。至靈敦。雇摩托車。赴西林崙第三街。約十英里。車費一元。共乘五人。抵街步遊。恆得見所未見。沿街於刷鞋店。高置椅位十餘。來者登座。伸足於踏板上。一則為之整潔。費一角五分。遠近街衢。豎有水管。上設形似茶盤。中安小杯四隻。高約人半。自來水從杯溢出。從盤中流入。川流不息。行人多俯飲者。貿易多屬女人。各種製造工作。藉機械之力。極為神速。旋歷一小菜場。異葉奇花。名多莫識。香蕉柑桔之屬。大可數倍吾華產。肉食俱用冰封玻璃盒內。惟牛油頗腥氣。觸人間有零星購食大菜者。末至某公園。坐憩片晌。仍雇摩托車返。本日購件。計費美金二十餘元。美自歐戰後。戰稅甚重。物價倍於曩昔。美幣以金為本位。近美政府吸收金磅甚緊。市面流通紙幣如常。輔助幣。是為一元。半元。二十五分。十分之銀幣。五分之鎊幣。

一分之銅幣。每元兌百分。最近時價。合墨洋九角五分。正晚折東邀請梅領事暨商會諸友。於十七日來船晚膳。

十六日晴暖。上午肅稟致何鏡秋師。下午煤行總經理於烈呼星君。邀同華戊船主。及余與吳徐兩君。共乘摩托車。至林崙。順至俄其街煤行。參觀陳列煤炭。式樣不下百種。均標明種類價格產地。經理復贈吾等遊戲片各一盒。分別各大公司之各廣告。各具一式。形色奇特。頗有深意。別經理後。與吳徐兩君。歷遊街衢。本日星期頗形靜凡。雇工各店歇市時間。平日自上午八點至下午六點。星期六於上午十一點為止。星期日一概閉市。沿街時見教徒聚集。露天演講。歷第二街北首。適遇梅領事於寶和號。在此遇粵人甚多。計僑居林崙華人近三千。皆粵人。西林崙第一街第二街北首。全屬華商。僑民多生長其地。或住此數十年者。吾國方言稠雜。縣自不同。吾雖粵人。梅音與省垣。復相懸絕。到此語言隔膜。

反覺操英語爲便。旋梅領事邀同至第七街。參觀俄勒岡旅館。該旅館爲梅領事自建。以二子卓榮君經理之。梅領事赤手來美。數十年之經營。遂爲此間之富豪。家資數百萬。皆動產。兼設有東方貿易公司。以三子啓明四子照及諸女經理之。一家無遊人。兼有其他公司數所。分設一帶。旅館供八樓。最低在地底。電光明亮。空氣清新。瓶置食品罐頭之屬。數百種。均在地底。各有房櫃。分別存貯。安排井然。極爲清潔。有中西大菜。有戲台。有跳舞音樂。地上光潔無倫。微塵不染。梅領事設西餐宴。吾等於此。同席爲巫理唐君及卓榮君等。食品多他處所無。如哥崙布河魚酸蛤草菓之屬。味美絕倫。席罷。卓榮君以摩托車相送回船。閱本日林崙各報。均已刊登余及吳徐兩君照片。及華戊船式。極爲明晰。夜修書寄北京雲健飛先生。

十七日晴暖。早膳後赴靈敦修髮。美金一元半。剪髮洗頭各半元。修臉整容各二角半。分門定價。由人自擇。下

午海關阿時不君來訪。餉以津酒。伊殊贊美不置。蓋此間酒禁甚嚴。惟外來船隻。携爲自由。不在禁例。晚六點。梅領事偕三子啓明君。應約至。李洪君等因事辭謝。未來。六點半入座。船主以下各員共陪叙。至八點而別。頃梅領事提及。凡輪船除來往通商口岸不計外。如赴他埠。必須有本國領事之護照。否則海關不准起貨。不可不知也。晚修書寄上海陳芬毅先生。

十八日晴涼。晨六點。展輪入威廉姆特河。傍東林崙木廠碼頭裝木。午。煤行總經理派伊黎君。御摩托車來。接余及吳徐兩君。至煤行。八樓美商會。坐談甚久。經理擬邀夜宴。余等適有梅領事之約。乃行辭謝。旋由副經理（卽總經理之兄）暨女眷一人。邀同吾等乘摩托車。往遊高路。是爲此間最著名勝。距埠四十英里。歷埠入鄉。景象清雅。約三十英里。沿哥崙布河而東。抵冕頂參謁室。下車遊覽。峯巒疊翠。河流縈迴。風景至佳。每值假日。遊者實繁。對岸屬華盛頓省界。此處專售風景畫。每

盒念張。價洋一元。繼復登車。沿山而東。繞入深林中。歷羅馬八字形路線。廻環屈曲如螺旋。迨出林傍山而前。沿河之鐵道。與旁山之馬路。忽離忽合。再十英里。先後凡見五瀑。初見者高二百二十五尺。峭壁峻峭。漸低漸突。瀑流甚急。懸空飛降。圍可十餘尺。次見者高二百四十二尺。自山廻繞而下。居民利用瀑布流勢。將高山所伐木塊。排放流中。順流而下。不費人力。復次高僅百餘尺。廣亦百尺。居民以新娘面幕名之。亦酷肖。再數里。所見高六百二十尺。如滾滾江河。自天奔流而下。隱現叢林間。乃下車步行。繞登山巔。山腰瀑布路頓處。小橋通左右。側立橋端。飛瀑盡入眼簾。奔騰澎湃。如急雨。如怒濤。浪花散佈。如微塵。如細雨。清寒浸浸。洵奇景也。山脚林中。設有茶座。以供遊人之憩息。俄復登車前進。末見一瀑。高二百零八尺。形似馬尾。因而命名。諸瀑悉發源於火帽峯之融雪。峯高一萬一千二百數十尺。長年見雪流之不盡也。車停。經理邀入馬尾瀑附近茶軒。飲冰

其淋。經理爲此間著名滑稽家。每一語令人絕倒。坐談片時。登車尋返。電掣雲移。車行絕速。七點半抵中國領事署。握別下車。隨由梅領事邀至東方貿易公司稍憩。旋往南京酒樓。領事宴吾等於此。並請商學界數十人相陪。中席用西式陳設。甚爲華美。以柑汁代酒。席半領事起而演說。略謂砵崙數十年來。未見中國輪船到此。今日菲席相賀。爲三君數萬里乘風破浪而來。使中華民國國旗。飛揚於砵崙。留空前之紀念。祝中華民國航務從此發達。言畢。舉杯相賀。衆皆鼓掌。吾等立即先後敬致謝忱。並報告此番吾海軍人員所以派登商船之因由。及此後應如何努力發展。必不負領事及諸君之盛意。於是接續起而演說者十餘人。席散回船。夜過午夜矣。

則二十五元。每點鐘飛行一百十英里。下午商會梁巫陳李四君來訪。二點與吳徐兩君乘摩托車至領事署談次。領事提及美國定章。凡船中辦事人數在五十以上者。必須裝置無線電。方許出口。至關於此項各種費用及用人等。必須概由租船者負擔。若由被租者負擔。彼必抬高租價。特囑將此代爲陳明本國主管機關。並請寄於關於在美進出口章程及租船合同。盡吾國輪船初航美境。各節均應按章辦理。以免引起後來之困難。四點領事邀同至愛普照相館攝影。與領事三子共七人。同拍半身者。是爲最近之時式。用電光攝影。五點另至德勿時照相館。僅領事與吾等同拍全身。坐立凡三種。拍後領事邀同至俄勒岡旅館晚膳。並備音樂。男女跳舞數十對。環圈而走。與音樂相和。膳畢。卓榮君諸昆仲。邀同乘摩托車出遊。向華盛頓省進發。過羅哈一帶住室。每家富逾美金五十萬。過此則三十萬之富室。約十英里。過蕃古窪橋。橋長半英里。到橋頭。須購票。每

車一角半。每人五分。至橋尾。有人收票。返亦如之。橋北屬華盛頓省界。與俄勒岡省適隔以哥崙布河。過華盛頓大街而東。見華盛頓大學。繼歷美兵營。綠樹叢濃。細草鋪氈。北爲官員宅室。南爲兵士住室。相向約三百碼。住室分數十坐。相距數十碼。中雜樹木。兵士住室之南。悉爲病院。景象清幽。遊罷回船。鐘鳴十下矣。燈下修書。寄租船處吳毓卿副監督。

二十日。陰涼。上午往游東林崙。沿街甚幽靜。蓋全埠之精華。萃集於西林崙。尤以第七街及華盛頓街爲繁盛。旅館。戲園。各大公司。林立於此。美國旗四十八星。表示全國四十八省。林崙屬俄勒岡省。面積九百萬方英里。居民三百萬人。東林崙縱橫各百餘街。西林崙橫百餘街。縱三十二街。達哥時特崗仔山而止。余甫至西林崙。適天雨。遽歸。下午。修書致交通部航政司租船處薩監督。傍晚。雨霽。譚楷君來訪。晚膳後。梅領事之夫人。暨諸女兒媳等十餘人。同啟明君來船。參觀畢。即行吳君之

百靈。自經各報贊揚。逐日有人來船探視。昨夜竟並鳥籠不知去向。報捕後。偵騎四出。本日各報均已登載。二十一日。晴涼。晨。覃慶勳君偕女友數人來訪。早膳後。續遊西林崙。各公司均有地底房屋。各家均有電話。月費僅二元半。其通話法不用報號。聽機列有數碼。撥動號數。即可直達通話處。西式房屋之優點。節地。皮。通。空氣。栽樹木。透日光。吾國房屋。從事改良。實遠勝之。且饒風景。美國最足令吾驚歎者。厥惟馬路之寬坦。鐵路之綵長。全國氣脉相通。無方不達。僅數十載之經營耳。吾天府之國。無物不備。卒以交通不便。內產不能外輸。反欲捨己求人。至足痛惜。倘能振興馬路。開裕國之泉源。則富強可計日而待也。下午。羅梁陳諸君。及李深君暨女眷五人。先後來訪。船中一豕一犬。咸欲一觀爲快。華戊到林崙以來。無論大小事件。逐日經各報之褒揚。引起全埠之注目。中西男女來訪者。日恒數起。每失之。相左。未獲晤談甚憾。本日船中無線電裝竣。電官二員。皆

美國人並增四管輪一員。英國人。

二十二日晴涼。晨華商溫姓女客數人來訪。早膳後赴西崙崙購應用各件。下午與吳徐兩君乘摩托車往訪梅領事告辭。領事贈所共拍照各三張。復設席旅館致餞。席後領事偕同諸子乘摩托車親送吾等至船。領事慷慨誠篤。和藹如春。無富貴驕矜之氣。良堪欽佩。本晚華戊裝木已竣。共二百七十二萬立方尺。定於明晨開返大沽。

二十三日晴。晨四點半。展輪出哥崙布河。渡太平洋。穿美柏林海。俄鄂霍次克海。入宗谷海峽。過日本海。繞濟川島而西。六月十七日抵大沽口。拋錨起木。二十三晚開行。越宿至秦皇島裝煤。會乘京奉車往山海關。乘騎歷遊天下第一關。萬里長城。角山關帝廟。玄陽洞。諸勝蹟。三十日由秦皇島開行。七月三日抵上海。舟停旬日。將有南洋羣島之行。時間迫促。瑣事紛繁。良友惠書。愧未詳覆。爰以林崙之游。先為敬報。余十年來走閩粵。居

長安。旅金陵。歷長江。所作日記。未嘗間斷。追維往事。吾心怦然。此番初赴北美。狂風怒濤中。雖晝夜勞神。備嘗艱苦。不復曩時之快樂。然起外人之欽佩。於國不辱。良堪自慰。所至以為憾者。恒遇美人相問。何以中國船而用外人為船主。余聞之愧焉。同人其勉之。

華盛頓七日記 心 危

民國十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時。由菲城 Philadelphia 程車行約四小時。抵華盛頓。假寓友人王君處。王君者華盛頓大學學生。擅中外魔術。初試演於校中。為彼邦人士所推重。繼則各大戲園競相延致。王君重違其議。於課餘時一試演。獲利不資。是知吾人之留學海外者。苟擅一藝。不患無自立之具也。是日由王君約遊華京各名勝。藉知大概。以為日後詳細瀏覽地步。華京街道清潔。布置尤佳。以國會議事堂為全城中心。分為東北東南西北西南四大區。街之南北行者。冠以數目字。如一街二街是也。其東西行者。則冠以英文字母。如 A 街

○街是也。橫貫各街者。有馬路。冠以各州州名。以本薛文義馬路爲最長。皆導源於國會議事堂。此其布置之大略也。若東西行及南北行之各街。則又別以區名。極易辨認。然猶未也。門牌號數。以兩街相距爲一百號。如三號五百號。則必在街三與五街交X之間。可一望而得矣。遊人之至華京者。費數小時。研察力。即可無迷途之患。郎芳氏 H. E. Ely (昔日建築華京工程師) 之遺惠。誠令人永矢不忘也。

五日早起。乘車出遊。初至動物園。園極小。不若紐約者遠甚。次驅車越喬治鎮。直至阿林登 Arlington 美國軍人國葬處也。石碣滿目。英魂何在。嚴肅蒼涼。油然而起故國之思。中有李將軍故宅。遊人暫憩於此。李將軍爲南北美戰時南方名將。大勢已去。解甲歸田。以促成統一。美人頌之至今。吾國軍閥。苟能有此覺悟。則統一之局。其庶幾乎。歸途經各國使館數十。以俄使館爲最壯麗。以中國使館爲最僻陋。雖暹邏不如。遑言其他。誠國

恥也。

六日早遊國會議事堂。以壯麗名聞世界者也。畫棟雕梁。幾非筆墨所能盡返。說者以美人儉於白宮。而豐於此。爲重視立法機關之證。雖屬臆測。頗爲至理。蓋美國三權鼎立。而此中實究其二。大理院與上下議院。均設於此。余往遊時。適值開會。故能於數小時內。遍覽立法司法各機關狀況。誠快事也。大理院僅有屋一間。作長方形。大可容一二百人。上設座九。爲院長懷德 Chief Justice 逝世未久。故中座罩以黑紗。以誌哀感。座前百餘席。皆爲當地律師設者。參觀者居最後。僅三十餘席而已。開庭儀式極簡單。奔走給事者。皆十餘齡童子。活潑可喜。此其特色也。參議院在其側。布置絕精。上設議長席。右爲共和黨議員席。左爲民主黨議員席。旁觀席在樓上。男女分座。余往時。正值開會議長副總統克勒內奇 Coolidge 端坐無語。兩黨議員到者不足三十人。(共有九十六人) 雖有演說。極少爭辯。

蓋各事均決於委員會。議會僅存形式。故精神略似委靡。非美人性有特異也。次往參觀衆議院。較參院爲大。席次亦遠過之。布置則大致相仿。議論雖現龐雜。而無爭鬥之事。則以各事亦均決於委員會也。距國會議事堂數十步。國會圖書館在焉。藏書之富。爲全國冠。有地道。國會議事堂遇開議時。議員需書參考。索之地道。瞬息可得。又藏有油畫甚多。中國書數萬卷。有宋板及明板書數卷。陳列於外。

七日往遊印刷局。政府公文鈔票。均於是印刷。入門有導者引觀各部分。層次井然。自排字至成書。需時極短。作工者亦不下數萬人云。附有發行所。凡政府公文。國會議案。及各委員會報告書。調查表。均印有單冊出賣。取價甚廉。誠參考利器也。次大美洲協會。及司密氏博物院。大美洲協會。由南北美商人釀資建造。以聯絡感情者也。入門後有廣院一方。雜置熱帶花鳥。上覆亮瓦。以蔽風雨。聞之導者。此南美私家庭宅式也。樓上有大

廳。備大宴會之用。西班牙公使。嘗設宴於此。導者引以爲榮。司密氏博物院。收藏雖富。絕無特異之品。惟此次歐戰戰利品頗多。構造精絕。此則差堪瀏覽者耳。下午二時。鼓餘興往遊佛能山。Mount Vernon 華盛頓故宅在焉。乘船經波多馬克湖。Potomac Lake 約一小時可達。山水清明。令人悠然作遐想。謁華翁墓。封植如新。則保守之功也。次觀華翁故宅。陳設一爲當年。雖一樹之微。莫不保其故態。甘棠之愛。何以加茲。余謂同行者曰。世之有皇帝夢者。當令其來此一行。同行者爲之點首不置。下山時遇見哈定夫人。羣起致敬。夫人亦答禮如儀。蓋亦爲展禮佛能山來也。八日早遊白宮。雖小而精。除總統臥室外。餘室均一律開放。任人參觀。若東閣。若藍室。若紅室。若綠室。均以其陳設之色而名。較之國會議事堂。遠遜矣。次遊海陸軍部。辦事員奔走忙碌。如一大公司。絕無官氣。參觀總長招待室而出。次遊財政部。大致如前。藏各國貨幣品甚

多。足資參考。金庫中所蓄尤富。現金數十萬萬。鈔票銀洋亦如之。惜以歐戰封閉。不能爲遊人增眼福矣。下午往觀波多馬克大瀑布。距華系十四英里。乘長途電車而往。水急勢險。有雲飛電掣之勢。旁有小山。荒絕若無人。居有廣告牌一。書粗俗不可辨。近視之。則紅人在山上演劇數字而已。余故好奇。且候車未至。乃跟蹤而往。初尙有小路可通。繼則榛莽遍地。攀涉而上。山巔有平地一弓。藉樹作棚。中列椅數十。閱無一人。知尙未開演。樹旁坐紅人三四。猙獰如圖畫。再觀所標演員姓名。若昔爲國王。若者爲宮妃。則盡皆紅人貴族也。種不自強。淪落如此。吾人觀之。能無凜懼。爰從中來。不忍卒觀。歸途猶有餘感也。

九日。往遊海軍製造廠。導者皆海軍下士。初以爲余日人。(美人對中國及日本不能辨別)辭意傲慢。經余婉爲說明。始肯導遊各處。中藏戰利品甚多。有巨炮一尊。名曰登。其歷史趣甚。茲略述之。即登造于法時一千

七百八十六年也。英法之戰。爲英人所獲。轉售於美。嗣以傷重。售諸海梯。Hull用以禦法。後又爲美人取回。裝諸軍艦。英美戰爭時。美艦強臂。以一船於亞羅海島獨敗英人。則即登之功也。強臂以傷重自沉。即登遂爲葡人所得。贈之美國。用作紀念。以一炮而歷百年之大戰。數易其主。卒合浦珠還。此外廠中尙有修理槍械機器多具。無勝可觀。轉至林肯博物院。美總統林肯畢命處也。林肯被刺之戲園。即在其旁。今已改作自來水廠矣。初林肯於戲園被刺後。即移至此小屋內。救治不及。畢命於此。而此小屋。隨與美國歷史相終始矣。現此小屋。已收歸國有。藏林肯手書及日用器具甚多。亦獎勵英魂之意也。

十日。余居華盛頓已七日矣。倦遊思返。早起檢點行裝。頗作歸計。下午汽笛一鳴。而余已在芝加高道上矣。

遊美京華盛頓記

徐廣德

賓雪佛街。爲華盛頓全市之中心點。東接喀畢德兒。魚

貫而西。度支部。外交部。海陸軍部。暨總統府各府第。均在焉。余先步遊賓雪佛街。繼乘遊覽汽車。環行全市。一週。遊覽汽車公司。美國各大城市均有之。專備遊客之用。獲利頗豐。車中雇有熟悉全城情景者。到處演講。或古跡。或名勝。或顯宦住址。或政務公庭。皆剖析詳明。娓娓動聽。在遊覽車中。最足令余感觸者。莫若街道之清潔一事。其構造之精巧。修理之整潔。砥平矢直。塵沙不揚。實爲見所未見。當車經總統府第時。美總統適自外歸來。身座車中。吾車中人對之。均脫帽致敬。彼亦脫帽答禮。下午。道經南北戰爭中之大將斯喀脫銅像處。銅像威風凜凜。氣蓋一世。週圍環以電燈及噴水管。石人石馬。參差林立。余就坐其旁兩小時。旣而便道就華盛頓記功塔近旁散步。地離塵市。風景清幽。心胸爲之一爽。

列室共五百間。走廊之由大利石築成者。長約兩英里。外交部居其南。陸軍部居其西。海軍部居其東。由司導人導引。首至第二層樓。其走廊週圍。均設有方玻璃匣。匣內中設各種海陸軍服式。暨南北戰爭（千八百六十一至五年）墨美戰爭（千八百四十六至八年）西班牙之役時旗幟兵器等。以誌紀念。折而南。外交總長休息室在焉。更南。爲外交總長接見各國使員室。此室內懸有華盛頓暨歷來著名之美總統數像。轉而至三層樓南首。外交部藏書庫在焉。庫內除藏有法政書籍五萬冊。外。最足爲彼美人所視爲寶藏者。則千七百七十六年之美利堅獨立宣告書也。此書原稿。由美國第三總統傑弗遜氏手筆繕成。置諸玻匣。在室之右旁。餘若干七百八十七年之憲法大綱。推舉華盛頓爲起義大元帥選舉狀原稿等。均藏諸室內之保險箱中。其走廊內陳列美國各式兵艦之模型。大小共數十艘。海軍部藏書室在第四層樓上。以其中多秘密要件。未克

就觀。午後走謁華盛頓紀功塔。塔在賓雪佛第十四街。高五十五丈五尺。週圍成一方形。深入雲霄。凡遊客之往華盛頓者。車離城二十餘里時。已見此塔。巍然直峙。

雲際。塔頂返照日光時。全城各處。皆得瞻其光采。而其品色一日數變。非天朗氣清時。則真面目不易得也。塔基週圍。每面闊共五十五尺。向上次第縮小。至頂上。則每面濶僅三十四尺矣。塔之全部均以細砂石砌成之。內部可分四十八層。每層各設電燈。余與同遊者乘升降機直達其巔。約費時二十分鐘。其最高一層。設有小窗兩扇。探首外望。全城遠近數十里。歷歷在目。令人翛然作塵外想。該塔初建時。美政府徵石於萬國。將各國所贈之石。築於塔之下層。余因欲觀各國所贈之石。步行而下。其中刻成我國文字者。計有兩具。一由福建某某等教士具名。讚揚華盛頓功德。一則草書兩行。字跡糊塗。不易辨認。考此塔建築史。倡議於千七百八十三年。經議院屢次提議。至千八百三十三年。建築華盛頓

紀功塔會所成立。始克從事建築。然因款項告罄。中輟數次。直至千八百八十五年二月。大工始克告竣。共費美金一百三十萬元云。

翌晨參觀中央博物院。院分新舊兩處。余所參觀者爲新院。屋共四層。其結構之精巧。陳設之華麗。舍紐約博物院外。全美莫能及也。各層所藏物品。不下數萬計。類別可分五目。曰地質部。曰動物部。曰植物部。曰人種部。曰古董部。

翌晨往遊喀別德兒。Capitol 喀別德兒者。意卽元首。乃指中央政府之最大辦事室。蓋謂此地爲一國元首所在也。屋分三座。中央爲美國最高審判廳。南爲上議院。北爲下議院。其後又有一座。爲藏書室。合名爲喀別德兒。上議院左旁。有所謂總統室者。建築頗形精緻。此室落成於總統林肯就任時。時蓋一八六〇年也。總統之來坐此室者。林肯爲第一人。美制總統除就任日讀誓詞。與夫每歲年終宣讀政府報告書外。不輕往喀別

德兒且即前往。而與法庭議院亦鮮通音問。蓋美國政體。自來嚴守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主義。立法司法行政三部。絕少聯絡故也。然自民主黨首領威爾遜氏就任後。旬日內即出席議院。提出所謂關稅修正案。當時國內各報均評論其事。咸謂除戰爭時代。總統得出席於議院。指論時局外。他實未有其例。蓋總統之不得出席於議院。在美國已視等不成文憲法。威氏此舉。宜彼國人所震駭也。顧威氏則謂立法行政不相爲謀。事實上必生阻礙。嘗著書痛詆美人墨守三權分立之弊。故就任後不數月。即因墨西哥內亂問題。親往議院發表政見。經議員全體贊同。一呈美國立法行政交通活潑之精神。昔日對之而震駭者。今轉而稱道之矣。

翌午驅車訪華盛頓故居。居名蒙脫佛郎。距華盛頓市約二十英里。四圍風景絕佳。氏初居是屋。從事農業。一七七六年。美人宣佈獨立。被舉爲大元帥。迨革命功成。兩任總統後。即返故居。與其夫人優遊終老。其後雖有

謀將此屋出售者。政府以華氏功在國家。當保存其遺產。以勵後進。因出資收歸國有。修整而擴充之。今其地址。周圍約有八十畝。室共三層。室內陳列者。半屬華氏任大元帥及總統時之故物。房屋之修葺。物件之保存。均由特派員專司之。屋旁有草園一所。園中花草。有爲華氏退居時所手植者。屋右約二百步許。華氏暨其夫人之墓在焉。歸途經小鎮亞歷山大利亞。司車人告余。謂華氏後裔。今尙有留居於此者。

翌日上午。參觀公務所四處。曰刊印紙券所。 Bureau of Engraving 曰農業部。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曰司邁司圖書館。 Smithsonian Institute 曰華盛頓郵政局。 Washington General Post Office

刊印紙券所。專印國家公務證書鈔票及國民銀行鈔票等。美國國家暨國民銀行所發鈔票。共有五種。一。國家綠背紙券。每張定價自十元至千元。二。金元兌換券。每張自十元至萬元。三。銀元兌換券。每

張自一元至百元。(四)國民銀行鈔票。每張自五元至百元。(五)度支部兌換券。每張自一元至壹元。

農業部內。多化學試驗室。有各種植物學專家。在內實驗各處地土性質。屋外有一大試驗場。農人可直接向部內詢問各項種植方法。遇有蟲患。可向該部求助。司邁斯圖書館。為司邁斯個人私產。氏臨終時。遺囑將生平所蒐集之書物。悉歸公有。氏為昔日美國大資本家之一。性好古物。購藏頗富。以故館內多名人書畫古董等物。中國日本物品之雜列其中者。為數亦夥。此館現與華盛頓國家齊名。

華盛頓郵政局格式。與美國他處各大市內所建設者相彷彿。惟以京都所在。規模故為宏大。

下午參觀政府書籍印刷所。共屋八層。凡屬政府種種文告。各部種種記錄。與夫議院通過案件。每日會議記錄等件。均由此所刊印發行。美制凡屬國家事件。由政府印刷所刊印者。除書冊頁數過多須收工本外。餘皆

任人索閱。不取分文。

翌晚參觀華盛頓圖書館。館為中央政府所設立。世界各種著名書籍。無一不備。屋共三層。周圍廣濶約數十丈。建築仿羅馬式。結構備極精緻。樓梯走廊等。均以大理石砌成之。屋內有窗千百餘扇。燈數千盞。華麗莊嚴。直令人對之震駭。中分讀書室。盲人讀書室。議員閱書室。閱報室等。第三層樓上。藏有雕刻繪畫等種種美術。館中藏書共有百三十萬餘冊。管理人某君云。若將館內書架接作一長行。約為四十四英里。其多可想見矣。

丙辰西美遊記

黃慎圖

旅行之始

(丙辰)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十三號。余等集合團體。作西美旅行團。伴為瑪璧珂夫君。(俄人文學博士。地質學博士)曾著「中國文學與文學比較」一書。行世。書用華法俄文合撰。君性和樂堅忍。識予久。嘗以德業相切磋。近復聯為秦晉好。威魯士君。(英人哲學

文學博士農林學學士)足跡遍五洲。豪爽無城府。能操華俄法德語。尤好吾國史乘。璧德女士(美術學士法國文學士)通英法語。粗習華文。慈祥嫻雅。不矜不伐。是即瑪璧珂夫之女弟也。孟實謙君(華容人清中書會畢業北洋法政湖北法文兩學校)恂恂儒雅。嘗助予從事記錄。其爲文質朴多精義。(癸丑)一千九百十三年秋。予撰「實業爲富強之本」一書。書用華俄法文。君爲予書後。洋洋灑灑。透澈肌理。頗爲拙著。生色。是役也。連予實成五人組。趁威理氏號。由香港出發。登艦後。潮正盛漲。人貨雜沓。聲等春雷。震撼靈府。懊懣難耐。七時四十五分啟旋。喧呶漸寂。氣候和煦。繁星嵌空。海天極目。蕩滌塵襟。了無餘滓。致足樂也。時艦上招待員啓予曰。將屆晚膳。亟歸室。御晚服出。值璧德兄妹攜手迎面來。互爲禮。聯翩入會食堂。主席爲艦長威廉氏。年五十外。鬚鬚繞頰。目光甚銳。面作櫻紅色。頭童齒豁。執禮甚恭。酬應諸客間。一再向予濫談。意似華人

雜處多國人士。酬酢中。應對談笑。了無隔閡。爲可訝者。言時頭顛簸無範。手足震顫。尤堪發噱。其狀類彈簧製之像生木偶。危立風前。更傾彼懸河之口。滔滔不息。予搗謙以謝其譽。乘間搜索其奇震之由來。知彼係沉湎麴蘖者。殆爲麥酒毒中於筋絡。喪失其肢體之制裁。致成被動。毒之驅策其官骸也。不殊於艦長之駕駛其艦。夫以閤船生命。託諸此公之手。亦云險矣。吁。杯中物之浸淫。其可畏也。乃如是。當予內訟時。威君與璧德似審予心理作用者。咸現忍俊不禁狀。餐後達船舷。領略海天空氣。次日二時許。促膝暢論。南北極冰魚之生息。侍者手銀盤。盛無線電至。亟展閱。電發自同學呂班南君。祝予此行。行以所得歸利祖國。予以電示儕輩。咸羨予多益友。晚十時。睡興正酣。滿船鼎沸。驚醒。急啓鍵出。適巡行艦役立衛隅。詳爲予述。方悉一華人投海。未及援救。已逐波神長逝。檢其行裝。衣物多襲。流行幣若干。尙遺有辭世書一函云。翌晨。艦長以函洩威爲介。倩予重

譯知死者名梁百材。係粵人。函中多憤激政治語。因以歷世爲慨嘆者久之。午後二時許。瀏覽海上新聞。興至適（報成於航行中所得各路無線電通訊資料龐雜。篇幅無定。凡關於戰爭海面輪船安危。氣候變遷。商業及金融漲落等。皆載之。報屬非賣品。每午後二時半出版。以快慰來客。夫處茫茫無際波濤中。隨在周知五洲大勢。法至善也。）忽覺脊柱如冰。腦海歷亂。殊難自持。時坐左壁德。右孟君。視予驟昏欲傾。急扶予歸室休息。計不省人事者三四日。未克起床者。日亦相等。艦上醫員爲一淺管家。似不辨羅疾何屬。幸團伴鎮定。暫守不藥。中醫之戒。輪流照料。更荷壁德任看護。衣不解帶。目不寧息者兩晝夜。次日黃昏四時半。方甦。壁屈一膝。頰首就榻。以柔荑之手。扶正吾頭。哽咽曰。君昨日迄今。暈迷不醒者。二十餘小時矣。現覺奚似。君氣息窒逼。失感。覺醫員辨症書。愴悅其詞。誠不足靠。君精醫學。天相吉人。幸略清醒。行以看護所得之爲情語。君曷自救。當

較彼僞爲。優珂等一致贊同。予亦以目微示許可。隨又暈去。迨夜半復甦。剛啓睫。接觸瞳神者。仍爲可敬之壁德。而予而坐。憔悴不勝。臉作慘白色。唇微翕張。嚶嚶啜泣。視予目啓。急以衣袖拭淚痕。歛爲歡容。就予慰藉。予焦渴極。索湯甚急。既飲漸安。壁重倡前議。力慫恿予處方。此剎那間。予雖未十分清醒。然自審厥疾之侵也。確屬脊神經與腦系交。當交感已未接續間。爲劇烈激刺力所窒。致被外邪攔入。擾亂其職司。陷於昏替。治當峻固本元。徐理其末。爰口授藥品藥量。洩爲調劑。服後如石沉大海。珠鮮速效。第三日。尙間迷間醒。醒時壁德慰予曰。君服藥以來。醒多暈少。氣息漸平。其未完全清醒者。當係腦元漸復。伏邪未清故。予頷之。深服其卓見。直至抵檀香山夏威儀島。同伴昇予入斐倫旅館之次日。始沐如天之幸。長日未暈。再三日。離病榻。體力漸復。又一日。病夫之態。已歸無何有之鄉矣。噫。以異國垂死之身。留滯海艦之中。飄泊汪洋之上。苟無誼比骨肉之良

朋。慈惻仁愛之。女伴。主張之。調護之。甯不索予於枯魚之肆哉。西諺曰。道德也。擇交也。實人生命脈之中樞也。斯言也。予不敏。終予之世。永鑄心版矣。

夏威夷島 (Hawaii, Honolulu)

二十二號晨。實爲予獲痊之次日。時鐘鳴十下。同伴喜予占勿藥。遊興奮發。正擬外出。突有不速之客。華道倫君。偕其女公子麗娜來訪。君屬團伴瑪璧珂夫之執友。故君之枉顧也。初非偶然。然吾儕得君。夏威夷島之實況。不啻掌上觀紋矣。君蓋英人。往者遊檀香山之日。值此島歸附美國版圖。君倡首入美籍。被舉爲本埠興業會董事。振作島務。成效卓著。旋充商會總理。其爲人也聰明渾厚。寧實際競爭。不屑私利壟斷。以故島之人咸仰其德望。鮮有疵之者。予等之遍遊島內也。藉君引導。凡足蹟所之。苟與事之實際有關者。必縷述其已往目前將來之狀況。述竟。必一再詳詢。尙有他問否。君之學養。概可知矣。旅行團遇彼賢地主。誠幸福哉。島位於太

平洋之中心點。四通八達。其航行線與各大商埠之海程距離。極其差等。茲將其距離之點列下。以資參考。

- 暹 春 Vladivostok. 三千七百二十一哩
- 香 港 Hong Kong. 四千九百六十一哩
- 橫 濱 Yokohama. 三千四百四十五哩
- 雪 梨 Sydney. 四千四百二十四哩
- 萬可華 Vancouver. 二千三百七十二哩
- 大海地 Tahiti. 二千三百八十九哩
- 舍 路 Seattle. 二千四百〇一哩
- 維露百 Valparaiso. 五千九百十六哩
- 里 蘇 Sanpedro. 二千三百三十二哩
- 山 匹 道 Sanpedro. 二千三百三十二哩
- 卡 羅 Callao. 五千一百四十七哩
- 砵 崙 Portland. 二千三百十八哩
- 山特高 San Diego. 二千二百八十哩
- 山 藩 市 San Francisco. 二千一百哩
- 迷 路 畔 Melbourne. 四千九百四十哩

沙連那 Salina Cruz 三千六百〇七哩

克魯市 Auckland. 三千八百五十哩

巴拿瑪 Panama. 四千六百六十五哩

小呂宋 Manila. 四千七百七十八哩

亞企保 Acapulco. 三千三百十哩

詳觀以上交通之點。島屬美國東西貿遷之最衝要口岸。殆無疑義。島內有天然之珠灣港。港形廻環。左右映帶。苟劃爲軍港。力足以制太平洋之生死。已由政府提倡。修作乾船塢。專備建造修葺輪船之用。沿海一帶。純就岸線之高下。築爲碼頭。以利上落。商艦連檣。貨倉林立。街道修潔。屋宇整齊。店鋪輝煌。百物輻輳。水電交備。更勿虞夜之暗與海之鹹也。熙來攘往者。咸心許是間。將與大西洋並駕齊驅。蓋其興起之點。端賴美洲與東方之商業轉輸爲盛衰。往者美屬百貨之由大洋輸出。習用帆船。駛經大西洋而趨東方。近已改裝汽船。舍遠圖近。逕達於此。起棧候銷。其趨於此者。有三利焉。(一)

路近。(二)費廉。(三)銷場易。以上三端。皆食本島與各大埠海程距離差等之賜也。華君言近五六年間。美屬各洲。暨坎拿大之遠足家來遊者接踵不絕。以故商業之起色。金融之活潑。誠有日就月將之勢。頃由議會提出討論。擬將本島作爲自由商埠。議果行者。不論何方運來之生貨。概沾免稅之益。彼有稅各屬之精思敏妙製造家。必舍其重負。而蒼萃於此。以從事其製生成熟之經營。將更促成是島爲太平洋獨一無二之工藝製造港也云云。島中人烟稠密。華人亦不少。生計屬於各業間。中以勞動家爲最盛。至躋於獨立經營者。則殊僅見。審其生活狀態。尙覺衣豐食足。略饒餘儲。是亦堪慰予衷者也。旅是間者足十日。華君悉予等明日離埠。越山特高。特盡地主誼。讌予等於私宅。在座主客二十三人。中以手創島中實業者爲最多數。杯酒言歡。履鳥交錯。異族良朋。坦懷酬酢。誠雅集也。次晨午前十一時三十分。離旅館。登三星號艦。安頓甫畢。卽見華君

携其女公子。姍姍而來。笑容可掬。向予道歉。忱。述歡送詞。並道昨晚其在諸友。爲職務時間所限。未遑躬送。深以爲憾。浼其代表致意云云。予圍由璧德女士代表。恭致答詞。更謝其指導之誼。詞竟。汽笛催人。殊難爲別。就中以麗娜與璧德之離情。尤爲淒切。於此無那間。君父女遲回其步。下梯去。予等亟趨船舷。排立。互以白巾拂颺。寄其留戀。直至人影迷離。目力不逮。始嗒然而返。展輪之次晨。海天如墨。苟無時計者。幾疑此午前九時半爲黑夜。艦員目注氣候表。面現憂懼狀。一再傳其鈴號。似戒備非常者。然予等見此景象。急歸會話廳。免擾其動作。此亦旅行家應備之常識也。鐘報十時。陡覺耳鼓雷鳴。若身陷丸中。隨其跌宕。初十餘分鐘。尙可勉強寧耐。少選。眼前金光閃爍。大好頭顱。驟遭顛頓。漸入眩暈。恍若膨脹。無倫空諸所有。飄搖欲墜。蕩泊失憑。臟腑復翻騰。輾轉欲罷不能。探喉而出者。皆尅化未純之資養料。愈嘔愈劇。似傾無盡之藏。歷時既久。擺簸愈甚。然已

吐無可吐。但作乾嘔。虛應故事而已。方幸風姨雖虐。其如我胸無宿物。何孰知有大謬不然者。彼怒吼之威。再接再厲。洶湧之勢。排山而來。其豔立也。拋吾艦於空。其迅逝也。墮吾艦於淵。往復起落之迅疾。更甚於足球隊之踢其球。試思個中人。經茲激盪。雖欲不吐。其可得乎。於是不期然而然之吐。又作矣。然此最後之吐。實爲吾有生以來第一次之慘吐也。緣所吐者。乃養成吾人剛毅果敢之胆質計耳。屈茲傾囊（胆囊）瀝瀝間。更不審其濟者作何狀。深以爲念。迨一舉首。東倒西歪之人。觸目皆是。踵頂相接。象如陳屍。一絲僅屬。蓋彼等爲暴虐強逼所吐之質料。尤甚於予。吁。彼不情之颺。誠作惡劇哉。晚七時半。澎湃掀播聲勢稍殺。再一時許。廳壁間正中之垂線針。恰如時計之指。於五六七時間。習於海面旅行者。當悉此屬風恬浪靜之報告也。予私衷欣忭。殊難遏止。正擬呈吾慰藉之詞於僂僂。詎一眨眼間。此極其寬敞之會話廳。已闕無其人焉。彼輩殆以風浪既

平生機幸復。咸趨浴室。行其清潔。予亦亟而遠引。此滿地狼籍之區。更衣櫛沐。是晚九時四十分。纔鳴膳鐘。就席後。座上客之視線。其注於餐碟也。如不共戴天者之虎視其仇。大有非囫圇吞下。不足以洩積恨之勢。又若此際肴饌之希罕。滋味之適口。烹自天廚。爲生平第一次。僅嘗者。雖方以予與壁德之飲食舒徐性。至此亦爲同化力所吸。隨波逐流。加入彼急進黨。(借用)作一激之行動。從事於眼手口淫成一片之豪啖矣。是役也。不及二十分鐘。十餘筮之食品。已如風捲殘雲。了無餘滓。誠怪現狀哉。翌日天氣和霽。海不揚波。微風習習。開拓心胸。直不知此屬炎暑流金之候者。艦員以昨爲風阻。意日峻增其推進力。以趣目的地。時夕照斜暉。曜於海面。作醺醉美人桃暈色。與東方滿望之蔚藍天。互呈妍麗。一若以此美景獎勵吾曹之壯遊者然。洵足樂也。艦之行行重行行也。而日亦落落復落落。海鷗南飛。巨鷹北逐。彼背道而馳者。殆將各謀其棲息。志非不同也。

正遊目間。普照大地。鞠育萬類之太陽。已逝至天之涯。趨地平線。入海角。跳宕於波光微皺間。蕩滌塵勞。爲世界倡休息先聲。以均勞逸。此一幅天然真趣畫。誠非濁世之自詡名畫家者。所繪之浴日圖。所可擬其萬一耳。八時欠十五分。汽笛嗚嗚者三。突於返照希微間。發現淡痕一抹。是卽吾儕渴望之嘉理仿離省之山特高也。嘉理仿離省之山特高 (San Diego, California) 夜九時十二分。抵山特高。有格烈旅館招待員。持該埠實業鉅子亨利(名)赫純(姓)名刺來。謂由赫君囑其歡迎者。將行李交代訖。卽卸舟登陸。乘其特備汽車。電掣風馳。瞬息已屆。該館經理瑪理氏。延入持名冊。請各註行踪姓氏。訖。隨導觀全館各部之設備。如辦事處也。會話廳也。閱書報室也。秘密室也。會食堂也。地球場。遊廊也。浴室也。游泳池也。彈子間也。牌戲室也。(撲克牌)屋頂花園也。網球場也。音樂同樂會也。影劇場也。美術賞鑑軒也。茶酒間也。旅行亭也。(亭設香檳椅十

排排四座。位置蜿蜒。以電力推運。極其有趣。凌空台也。（台凡四。東西各二。豎鐵杆。佈綱繩。東高西低。東低西高。以旋螺環收至極緊。使繩強直不垂。尷尬金屬輪挽於上。其運動也。以手牢握輪下之挽。足點踏處。藉滑車勢。由此端達彼端。迅如飛鳥。台建於十二層樓頂。繩之延長二百十二碼。距離地面三百十五尺。是種運動法名「凌空術」。予極端贊成。因其能養成人登高不虞危之膽量。牢握無或懈之指力故也。）動物園也。（內蓄珍禽異獸頗多。中以純白豕及六耳猿爲最特色。）予參觀既竟。深嘆創始者社會心理學之精到。否則其德智體三育間之佈置。斷不能如此之具備耳。旅館生涯。雖云小道。然對於社會進化。商業否泰。確有密切之影響。返觀內國客棧之劣。能勿慊然。閱吾遊記之與上述營業有關係者。曷勿省諸。溯是館之建築。爲平排三部式。左右外凸。中部內凹。占地面三十九畝八分七釐。營造費一百二十四萬美元。自地鑿游泳池。至屋頂凌

空台。爲十二層。內臥室七百六十三號。號凡一屋或二三室不等。能容旅客一千餘人。辦事員四十二。庶務員役七十三。廚司二十八。招待員二十四。每樓一層。輪值駐一招待員。敬備指導旅客之遊賞。舉凡客之需要也。鈴聲一鳴。侍者卽至。絕無倔強欺詐諸弊。予嘗一再試其誠僞。確屬始終勿渝。亦足見教育之於人。其力之偉矣。予等分居七層樓。四百十五號至十九號。人各一室。七月九號晨八時許。正憑窓流覽通衢上之實業徵逐。行人侍者。手福州彫漆盆。盛亨利赫純名刺來。立予輩後方。肅容啟白曰。客已候於會話廳矣。予等亟整衣出晤。赫君年五十外。全無暮氣。言詞懇摯。謂得華道倫君電。介其照應。並訂明晨七時半。遲予等於山特高農業總會出發遊覽。由威君代表團意。謝其惠而敬諾之。談次。君似繁劇無多暇。暑者。趣輪握吾曹手。辭去。午後三時。攝旅館影。資則效留紀念。晚間略談卽寢。以休養精神。准備遊時之揮發。翌朝五時半興。略事漱沐。聯翩升

遊戲場。行槓杆體操。以舒筋絡。立時入浴。七時欠十五分晨餐。餐既。理髮整容。御冠履。相繼出旅館。乘汽車詣農業總會。剛抵門。正七時半。赫君已祇候於室次。予輩亟脫冠。伸手與爲禮。禮畢。君導至會話室。介見該會協理邊士民君。邊英年玉立。器局老成。夫以二十餘齡之後進。獲膺協理。其人品學業。從可知矣。酬答竟。赫延至對面成績室參觀。室作長方形。壁間遍懸金銀獎章。獎憑。間以世界偉人像。四隅繞以玻璃壁櫥。內列籽種。植物標本。植物害蟲益蟲。農林利用器械。模型。藥品。及與農林有關係之禽畜等。充牣其中。君口講指畫。如數家珍。予等心領神會。嘆羨不遑。八時半。興辭邊君。赫挽璧德臂。速予等出。乘其專備汽車行。車爲三排式。客九人。裝製堅緻。機聲極靜。君謂是車爲美國最新出品。價埒舊式。而優異過之。行次。君語予等曰。不佞止是間者。十有九年。來時同志爲四人。組倡農林園藝事業。孜孜不息。時虞隕越。致違初願。君等試觀此間。一望無際青葱。

揖讓之田疇。泰半皆吾伴手創。仰邀天時五十。(五風十雨)地利。挹注。人力勤劬。年中所入二百八十餘萬元。除支銷租稅。工息。仰事俯育外。多所羨餘。惜同志者四。已損其三。剩予孤掌勞形。是誠缺憾。尤幸生平抱負。以興利崇善爲歸。守聖訓。種因之則。望後來者收其良果。差堪自慰耳。言下歎歎不置。予細味其說。益信古今來偉大事業。莫不從恒心艱苦中造成。世之慕快發財。妄冀俯拾即得者。盍猛省諸。赫繼曰。君等現遊之境。厥有特色多端。肯容置喙乎。予亟應曰。諾。君曰。山特高者。吾美人嘗尊之曰。獨立國。其所以膺茲偉譽者。亦自有故。蓋縣之面積。逾於律埃崙省 (Rhode Island) 三倍。較之最著名之瑪灑初舌省 (Massachusetts) 亦祇倍於本縣而已。若以地利和省 (Delaware) 律埃崙省。苛林比亞縣 (Columbia) 三名區。移於本縣間。本縣尙有盈餘地三千方哩有奇。不獨此也。地勢尤擅專長。寒燠平勻。土質腴美。景物清幽。人民樂業。舊歲西班牙當

代詩人漢福魯先生。旅遊是間。曾草樂土詩三章。至今傳誦。太平洋與本境。昆連得海面。平和氣候。獨多。至若境內。偏西。則峻嶺邱岡。綿互突兀。農產各物。勿論宜於寒帶。熱帶者。種植其間。莫不異常繁衍。由適間起行之點。達於常年積雪。崇山。爲時祇數旬。鐘之途程耳。本縣全境之出產品。爲牛羊。驢馬。野兔。獐。麝。山雞。麥。米。粟。蕎麥。葡萄。薯。芋。蘋果。梨。杏。李。橙。榴。檬。桑。椹。橄。欖。香。蕉。蜜。桃。荳。蔬。菜。瓜。類。等。木材。如。白。松。柚。木。檜。木。杉。櫻。柏。等。自雪山。根。以。達。嶺。頂。常。年。綠。雲。拂。颺。蒼。翠。欲。滴。計。已。墾。之。秧田。約。三。十。八。萬。餘。方。畝。蓄。牧。草。場。廣。更。數。倍。之。田。畝。價值。以。出。產。豐。蓄。爲。准。方。之。全。美。利。於。農。產。之。區。當。以。此爲。最。譬。如。美。東。時。新。所。尙。之。果。品。尙。未。萌。芽。本。縣。出。產。已。不。遠。數。千。里。運。至。各。處。供。其。所。需。且。色。味。並。佳。洵。非他。處。可。及。邇。來。十。餘。年。蠶。桑。之。術。愈。研。愈。精。（國人聽者）出。產。之。盛。舍。湖。州。外。（中國）決。不。甘。於。第。三。再十年。後。雖。躡。至。世界。最。富。之。產。絲。地。位。亦。殊。可。期。緣。此

地氣候之佳。無冬無夏。皆劑於平。不若他處。每爲節令所限者。所可同日語也。云云。汽車之行也。如風馳。赫君之口述也。如流水。予等五人。凝神靜聽。大類廟中泥偶。莫或轉移。其有動彈者。厥唯予與威君二人所執之自來墨水筆。行縮寫。着紙上。作戲蠶。訖葉聲而已。速記至此。車忽不前。赫曰。行程五小時矣。蓋休息謀午膳。予舉首。滿望綠屏蔽空。離地平數百碼上。危亭翼然。御者啟鍵。各先後下車。君充嚮導。引予等登高岡。轉山坳。越松嶺。穿茂林。渡曲澗。達葡萄架。架廣數畝。是卽剛所目擊。危亭後方之幽徑也。亭爲赫君別業。點綴天然。清幽絕俗。亭左修竹一叢。風篁類笛。架後澹澗。曲澗泉聲潺湲。松嶺後屏。虬籐右護。山是真山。水是真水。亭窓八扇。各佈殊方面。南置風琴一張。案上疊詩歌多集。架儲葡萄美酒。製自家釀。壁懸賢哲箴言。居常自勵。席間殺品無多。味皆可口。君更豪放高歌。浼壁德鼓琴相和。歌者固盡頓挫抑揚之奇。而撫者亦竭手揮目送之妙。計是暢

叙之延長也。幾兩點鐘。予等倩璧德代表致謝詞。君起立恭答。樂固不可盡也。然英雄兒女。道志相同。萬里波濤。一堂萃者。既具性靈。當然鼓舞。茲荷貴團雅教。留其餘歡。以待後會。是亦聖賢節制之遺意。予不敏。敬聞命矣云云。二時三十六分。各就更衣室。整飭訖。君陪同

下山。四時五十分。抵山特高海灣。(San Diego Bay)

灣爲本縣重要水產地。形橢圓。容納水量極大。四面山田物產蕃植。中屬活流。產海鮮尤夥。就中以沙典魚爲大宗。附近產橄欖油。供製罐頭之需。不虞缺乏。更餘多量輸出外國。不若他處製造一物。必集多方原料。始克告成者。可比上二種物產。每年輸出額爲三百餘萬元。灣南一帶之山場。礦產豐富。寶石尤多。如天藍石。紅寶石。翡翠。玉。紅品。瑪瑙。黃鑽。白玉等十餘種。採之不禁。用之不窮。每年出產多至三十餘兆元。遊畢。赫君留灣。以原車送予等歸縣。並相約明日再遊。殷勤而別。次晨。予等戒備裝束。於候赫臨。卽行出發。詎所謂來者。遲之又

久。竟無朕兆。延至九時。方得其手書。略謂爲要務所羈。不克伴遊。歉甚。特介紹邊士民君。十時晉謁。庖代引導云云。閱竟咸現失望色。如離哺之雛。鐘報十時。邊君果匆匆來。互禮畢。同乘旅館汽車。逕趨厭不利縣。

厭不利縣 (Imperial, California)

厭縣爲山特高所劃分者。當年沙漠郊墟。确瘠類死。爲農家業所唾棄。甚有淺識者。流嘗以若旣蓄有厭不利良田數萬畝。云胡不富爲。謔浪聞者。輒掩其耳。以爲不祥。旋經地質學家。與經驗老農。一再鑽研。決爲可救之荒。以人力補天之憾。着手疏通河流。芟蕪腴枯。灌溉栽培。不遺餘力。十年前所謂極目不毛。闕其無人之廣漠。今則化朽腐爲神奇。膏腴遍地。出產豐富。人煙稠密。商業如雲屯。如霧集矣。通常出品。除供給本縣外。每年輸出可一千餘萬元。至若棉花產出之盛。其額足以顛顛全球。今年又加種八萬四千英畝。以預算計。再五年後。總其一年之出產。足供全世界人類兩年布帛之需。而

有餘。英人之遊其間者。稱之曰棉花國。殆可想見其盛耳。據邊君道。厭之所以能崛起稱雄者。有其特異之點。多端在。非他處所可企及也。如水利也。他處田疇。多就天然川流。汲引灌溉。致多隔絕。向隅之憾。此則河道純由人力疏濬。故枝節環流。挹注田地。無偏枯之患。如交通也。彼人工造成之巴拿瑪。與此人工造成之厭。不利毗連至近。彼此提携。故交通上之便利。相得益彰。天時也。無節氣之束縛。氣候平和。冬溫夏清。故種植繁茂。人和也。不染他處澆漓之習。其睦隣如手足之親。對於實業。競尙提倡。涉於私鬪。人不齒數。以故實業褒獎案。月必多起。法庭爭執案。絕無僅有云。遊畢。折入萬非烈街。高林酒店。用午餐。該店之建築。極其樸實。裝飾雅淡。食品清潔。味殊適口。予以饑故。另添二盤。就中以炸竹雞爲最合火候。餐畢。四時四十五分。返轍。予座與邊君對邊。囁嚅向予曰。聞先生擅繪事。以中西兩法。冶爲一爐。家母酷嗜此道。敬求遊賞餘閒。賜畫一軸。藉愉萱堂。深

感五內。予以其純孝可風。敬允之。七時五分抵寓。以車送邊歸農會。是晚九時。集議進行地點。旋議決先遊羅士。爲技利士埠。(Los Angeles) 次屋崙。(Oakland) 次山藩市。(San Francisco) 次華盛頓省之舍路。(Seattle) 次托古糜。(Toconma) 次士卜看。(Spokane) 然後折回奧爾剛省之林崙。(Portland) 再定歸途。當由孟實謙君擬電稿。致夏威儀華道倫君。將行程次序報告。並謝其介赫之雅。十時半歸寢。晨五時二十分。與柳沐訖。進茶點。正有所思。璧德兄妹携手入。向予戲道。許願未償。甚於欠債。予曰。行將執筆。璧代予啓旅遊箱。箱製自巴黎。中儲簡便測量藥品。檢驗。剖割。攝影。圖畫。諸器具。予病時。嘗倩渠檢點。故知圖畫所需。在五層格。格出。置案頭右方。伸二十四寸素紙。以編釘壓紙加畫板上。斜倚案旁。促予從事。予之繪是畫也。以枯筆爲體。水彩爲用。參以徐青籐之適挺。爲點綴。竊前日所遊目之雪嶺危亭。真景爲藍本。而足成之。凡五小時方畢事。

而壁德之嗜痴也。尤有足多者。經此五小時之久。斜倚案旁。固分毫未動也。畫成。彼質予曰。君以全身力量。全副精神。注於筆端。一若恐不能穿透紙背者。此屬何故。予曰。女士若固精於美術者。第所到略有不同耳。茲承明問。敢佈其愚。蓋新法畫者。其寫真也。毫髮不爽。陰陽宛然。其隨意也。點染有致。層次可尋。此皆屬於新法畫之長也。而中法之畫。則不斤斤於形似。其運筆之始。澄思靜慮。意在筆先。下筆之際。雖一鉤一撇之微。亦必用其全力。而其終也。揮之灑之。理法之間。無不佈其精神於毫末。新法者肉多。中法者骨多。譬如攝影者所成之畫。不得謂爲不酷肖也。然其所攝者。完屬外貌。所謂形似也。至於中法之畫。誠如哲學家之求道。必於精力界。方可得其真髓。故中國之評畫曰。亦能畫馬窮殊相。曰。意到筆不到。曰。畫中有詩。曰。點睛飛去。是卽畫學家形似神似之生死關頭也。壁聽吾詞畢。爽然若失者。再十

時。赫純與邊士民同來。邀予等敘於農業會。予代表團意。道敞團決定午後二時乘車赴羅士爲技利士。現在倚裝待發。有負雅召。實深歉仄。願於返時。再圖良敘。赫曰。昨日之遊。不克追隨杖履。今日之譙。又爲時機所迫。可見人生行樂。貴於及時。言下不勝頹喪。釋審其意。甚欲尼吾儕之行。再盡一日之樂者。惜行期已定。難乎爲悔耳。予旋將所繪之畫奉邊君。邊與赫同閱。許爲精到之作。赫隨曰。君返時有暇。幸爲予賞繪一幅。以光陋室。予亟允之。時二時二十分行裝已檢畢。彼二君者。殊不言去。其爲送吾儕至車站。似無疑義。行李由旅館送去。予挽壁手。偕衆出。登汽車。不數分已屆站。輪聲隆隆。車頭已止。急登之。招待者以行李收據交代訖。車卽行。赫之道旁。高聲道。羅埠費烈君。爲予執友。會當電彼。介作地主。言次互招其手。達惜別意。

羅士爲技利士埠 (Los Angeles, California)

抵埠後。寓寬琴時旅館。四十三至四十七號。卸裝洗塵。

修飾畢。補用晚餐。十時四十分。歸室略坐。忽有侍者以指叩室門。予命之入。彼曰。有電話來。請出答。予就話機聽。蓋即費烈其人者之問訊也。渠道接赫純君。電後。適讌客於家。未能擺脫。致缺躬迎。請恕。並訂明晨七時後來晤云。二十四號。六時四十分。晨點畢。同處閱書室。流覽報章。侍者持名刺對威君道。有客來。威出。予等隨其後。客即費烈君。延入會話廳。互通名歸座。君曰。貴園不遠萬里而來。可謂蚩然足音。第未審今日即需出遊否。威以目視瑪璧珂夫道。敵同伴皆富於好動性者。承不遐棄。肯略拋光陰。導遊一匝。固所願也。費曰。十時前。須一往商會。規定市價。准十時二十分再來。十時前。特介予友丕拿君。暫代予役。敬備顧問。俟予來時。即行出發。諸君以爲何如。威曰。敬如尊命。言畢。君匆匆去。七時二十五分。果有丕拿其人者來。年三十許。顏色和霽。舉止率真。談不多詞。歡若平生。因費故。知予等欲先遊附近通衢。問即行否。予曰。請緩二三分鐘。予趣歸室。取攝影

箱出。結伴隨丕先後行。凡目之所接。種種式式。皆整飭有章。即公共建築一類。已足令人嘆賞不置。越一路也。抵一處也。丕靡不敘述周詳。遊屆九時半。予等敬謝其惠。旋辭去。茲將遊時所得記之如下。埠蓋處於嘉理。離省之西南。爲省中之最大埠。佔面積九十八哩。地平距水線一百八十呎。車路公司三家。電車之與附近鎮市交通者。其延長線一千二百餘哩。是亦轉輸便利之區也。街道整潔。風不揚塵。以他油（即煤黑油）築成者。扯直八十四哩。小石壓築者。五百哩。有奇。商店輝煌。厦屋櫛比。警政認真。盜賊絕跡。路燈明亮。如不夜之天。全埠建築。堅實而華。不若法國式之窮極鬼工。虛靡血汗者可比。丕君道。以近三年而論。建築費一宗。均達一千八百萬元以上云。十時歸旅館。略休息。費烈履聲橐橐而來。稍周旋。即同出發。道本埠之長也。兼通商出產而有之。今日之遊。當先詣山匹道灣。次石油最富之出產地。藉繞越途程之便。所有種植地產品之場所。亦可

見其大概矣。談次有二排式汽車止路隅。趣乘之。向山
匹道進發。未幾卽屆。下車携手同行。君指灣之形勢。歷
歷述其優異。予隨以縮寫記之。

山匹道灣 (San Pedro Bay)

灣位於羅埠南端。爲美境往來遠東之門戶。內有人工
造成石壩。壩長七千二百八十呎。水平面積三百七十
方英畝。水深三四丈至六七丈不等。船隻之寄旋於此
者。常年扯算。每日必有五十餘艘。本灣之輪駁。及往來
內地之郵船客渡等。不計貨物之起卸也。有起貨機。機
凡百十座。轉運也。有鐵路。枝幹貫通。不勞而成。非若他
處商港之喧鬧塞耳。起卸煩難者可比。遊次已十二時
半。入灣內之食館。用午餐。餐畢。一時十五分。出予立處。
正車路交叉點。兩面貨倉。綿延如長蛇。整齊若編貝。就
中段一倉。觸予目者。爲一百零二號。約略計其間數。當
在四百餘間矣。倉皆白鐵製。作長方形。內外塗紅漆。以
防銹蝕。每倉容積五千噸。費烈曰。此處貨倉公司之股

份。已漲至四倍十之七云。遊畢。返轍東向行。距灣七八
里。卽見蒼翠叢叢。紫紫欲墜。燦爛如錦。掩映生姿之菓
屬出產地。車由側道入。趨中線。紆迴繞東南出。其間澈
徑軟紅。枝柯揖讓。薰風轉折而來。綠蔭周遮。鮮隙。花香
果醇。彌留襟領間。令人欲醉。洵實業界之佳境也。歸途
時。費指道。彼一帶果林。每年出產。爲數甚鉅。祇就橄欖
油。橙。蘋果。杏等品。由本灣輸出者。已四百餘萬元云。五
時十七分。回寓。費約明日午後一時四十分。導遊石油
場。互握手。與辭而別。是晚同伴咸集。予室暢談。九時半。
別歸寢。次晨失曉。睡至六時四十分。方醒。晨餐畢。因午
前多暇。草家報。暨朋好慰問書。書凡二十七通。十時零
五分。方竣事。璧德約予同出購衣物。十一時半返。略談
卽就午餐。膳竟歸室。服遊裝。檢點殘稿。屆一時三十分。
亟鍵戶。約同伴出。正抵會話廳。與費烈君遇。互述午安。
費曰。已備專車來。請卽發。毋負此大好光陰也。予等魚
貫出。登車。君爲御。向南行。不二時。已屆目的地。地廣做

無倫。油池極夥。星羅棋布。井井有條。鐵桶堆若山邱。機器繁於亂繭。鉛管脚接如臟腑之流通。車路敷陳。類筋絡之往復。人衆事集。取精用宏。此富埒全球之產油地。已接觸於吾目。而增進吾之識見矣。幸何如之。茲述其狀況以餉同好。夫美之有石油也。嘉省爲盛。而嘉省又以羅埠爲最。綜每年之出產額。爲九十餘兆桶。桶容十二罐量。(指行銷中國之白鐵罐)較其價值。比本省產出之金鑽額。有過之無不及也。銷路以遠東之中國爲大宗。以日本海羣島暨內國機廠輪車爲副。蓋動機之用石油也。較用煤實廉泰半之費。故二十年來。埠中機廠之增加。已足與山藩市相頡頏。欲考是間機廠發達程序之迅速者。苟觀后列之表。當憬然悟於實業取材之關係矣。查一千九百零五年。機器製造品出場額。爲三十五兆元。一千九百十年。爲七十五兆元。一千九百十五年。爲一百四十五兆元。遊次費道此間之要點。已流覽無遺。氣味猛烈。盍歸休。旋登車。趨西北行。君遙

指前方曰。君等曷觀彼矗立雲表之層樓。其高殆與法之鐵塔埒。是卽奧還士電汽廠也。廠成於一千九百十二年秋。幾等全埠之公產。其爲用也。以水轉機。機製電。電行其職。吸引距離本埠二百六十海哩之水。環流本境。以故河道之流通也。田園之灌溉也。廠所之供給也。咸利賴焉。溯斯廠之興。全埠之種補品。一躍而增十餘倍。水利交通。商業亦因之而盛。人力之爲用也。誠偉矣哉。晚七時欠九分。抵寓。費君約明晚譙於其家。會有邀簡來。祈毋却云云。述畢。歡然而去。是晚夜膳後。同赴公園散步。十一時歸。睡魔降臨。卽就枕。翌晨晨餐後。檢點旅行箱。整飭衣履。稽核旅行費用畢。璧德手予之破襪一束。入曰。君之足力。殆無匹敵。前後未及三星期。一打之襪。已洞穿其九。茲費半日功。補好者只此六雙而已。幸恕予慢。予笑謝曰。屢擾針神。豈敢嫌緩。會當改良。急足病。以減女士之勞也。璧笑不可仰。曰。君誠勇於改過哉。正談笑間。午膳鐘鳴。予挽璧腕。同赴會食所。餐畢。正

枯坐無聊。侍者以銀製之碟。盛極整齊之信多封。至。殆即費烈君邀予等赴讌之約束也。四時許。予等聚議。行期。嗣議決。趁明日上午九時十五分車動身。晚七時十分。同赴費君席。席間多珍饈。味殊可口。客凡十四人。主賓酬酢。備極款洽。有座上客一面介黃白間。髮作棕黑色。態殊侷促。意似殷憂難釋者。蓋即某亡國巨富之遺民也。亦可憐哉。席撤。費導遊其後。園製亦精雅。微有不足者。略現人工造成之板滯相耳。屆十時。告別返寓。次晨九時。以電話辭費烈及丕拿行。檢點結算訖。赴車站。剛到車已止。登車交代行李。歸座位。手天空旅行記。以攝心神。著者爲法文豪杜世忙。理精法備。筆墨靈警。亦小說界中之翹楚也。行次。就膳車用午餐。四時四十分。抵屋崙。

屋崙埠 (Oakland, California.)

抵埠後。寓丹凌旅館之九十四至九十八號。卸裝櫛沐。整飭章服。訖。携同珂璧等。踰至會話室。正與該館經理

勸純遇。勸年四十八。身中材。左眶裝假眼。側其首作斜睨狀。先開笑口。施其問訊。似疑吾等爲機械家者。拉雜其詞曰。近日地價飛漲。創新事業者。殊難覓相當地點。予曰。某等遊客耳。無覓地位之必要。追問其飛漲與陡落。彼悶吾言。急搓其手者再。一若所思未就者。遽然曰。君等其爲五人組之大文豪旅行團乎。枉顧敝館。誠幸福哉。予曰。旅行團誠有之。大文豪則殊不稱。若何見而云然。彼曰。邇者報章記君等之新聞。殆無虛日。即君等駐足之旅館名。亦隨君等後。得以表彰于世。吾之所謂幸福者。職是故也。又曰。本處有一退卒少將。讀君等之行踪言論。渴欲識荆。會囑予曰。如五人組之旅行團。蒞止。請速寓書。必得當以報。予嘗應其請。會當走快信去。……言畢。詢予等所好。意殆介于飲博間。此亦旅館家之慣技耳。予應曰。好靜時少。好動時多。彼詞竭而退。是晚十時。即休息。十八號晨十時半。正戒備出遊。突來一不速客。名刺爲好佛。年六十外。禿頂美髯。體魄雄健。

目靜而光聲清且越。一望而知爲有內養之長者也。彼伸其手。復斂肅容道。不介而見。幸恕予莽。然予之晉謁也。初無他故。蓋欲暢聆高論。聊慰饑渴耳。予等聽畢。不禁肅然起敬。互握其手。允與爲友。斯人也。殆卽勸純所述之退職少將歟。談次。彼曰。貴團來遊。當需嚮導。某不敏。願濫膺其選。不審肯容。追隨鞭鐙否。予曰。得君慨助。快慰何如。好曰。仰荷優容。實愜初願。言次。以目視璧德曰。女士其卽行次海中。治愈慎圖博士失神病之醫博士乎。妙齡績學。愧殺鬚眉矣。璧顧予曰。此卽病者醫者。集於一身之人也。儂簡陋。何堪語此。不過于急逼間。偶行吾半部不全之看護術耳。是等風影之譽。當係老翁耳食之論也。好佛遺俯其首。未遑置答。剛欲有言。威對予曰。午膳鐘鳴矣。盍留好君午餐。好備遊賞也。好佛略不推辭。同赴會食堂就食。食竟。一時二十分。老人坐予椅。狂吸其旱烟斗。烟縷縷然。如雲龍之繚繞。意態殊適。一時三十分。因老人之導。節次遍遊全埠。先後凡四日。

老人殊無倦容。誠難能而可貴也。屋崙埠者。爲嘉理寬離省最要口岸之一。海旁有港。港縱二十七哩。四周環護。無罡風駭浪之虞。昨歲經議院之決議。准募公債二百五十萬元。從事淘刷港內之積淤。又得政府補助費一百十萬元。修葺港壩。埠有車路公司三家。軌道貫接全國。今年繼續集資二十兆。助轉輸上之擴充。商業家認爲良港。初非濫譽。埠之氣候。冷煖適宜。春爲五十五度。夏六十九。秋五十六。冬則四十九度耳。其工藝出產製造廠。凡一千五百二十三家。產額姑不具論。就中發給勞動社會之儲備。每年已達三千六百萬有奇。亦可想見其盛矣。夫工廠之蒼萃于此者。以費省而利溥。故機器之發動也。有由省而佈管地中。直接到廠之石油可用。用油之費七十五仙。足抵煤力二元半之效。所以成貨廉而銷售易。埠之燈光電力也。電公司凡三家。均藉西拿利華大山 (Sierra Nevada) 懸瀑之衝激力。以運機製電。故電之價廉而用宏。埠之人事也。居民四

十萬有奇。無東西中外之嫌。熙熙怡怡。以善其事。如一
千九百零六年四月。山藩市地震之災。余境顛覆。華僑
尤屬呼救無門。屋崙之官民。集資救濟。接納來此者。實
繁有徒。故中美人民和好之殷。洵非他埠可及。華人之
居留是間者。均藉勞力地利以養其生。更饒積蓄。以地
產暨銀行存款計。平均每人當有一千三百餘元餘儲。
云執筆至此。深幸吾同胞之僑居屋崙者。獨蒙優待。夫
優者劣惡之對待詞也。然則華人之留于他埠者。殆未
必全被美人之優待可知矣。嗚呼。國之不強。民亦隨之
而賤。誠痛心哉。晚八時。接好佛來書。約明日午前九時
來。謂有要事求教。予示之同人。咸不知所謂。二十三號
晨。同伴會議。決定乘八時夜車。赴山藩市。纔九時。好佛
手殘帙一巨束。匆匆入。互頌晨安畢。歸客座。開束。以鎮
紙歷冊角莊容向予曰。老夫不學。壯歲從戎。充步兵役。
前後三十餘年。身經戰陣。凡七次受傷。二十七創口。節
遞升轉。以至今職。是冊之蛇行蠹蝕者。皆予半生經歷。

之軍事紀錄也。十年前即擬成書。惟屢作屢輟。迄未就
緒。茲以退休林下。世外多閒。藉編輯為消遣。始刪潤歲
事。間嘗以之商榷當代聞人。亦多許為傑作。先生亦肯
瀏覽一過。代為斧削。以匡不逮乎。予承諾之。隨翻隨閱。
漸屈于畢。就中一段。直如天外奇峯。飛來突兀。蓋此段
者。乃予一千九百零八年。旅巴黎時。刊于軍事雜誌中
之一段談話也。文中引用有拿破崙用兵。以中國孫吳
為法之語。是語者。實出自拿破崙語錄。非虛捏也。好佛取
裁及此。亦云博矣。彼以目注予者。再曰。昨已疑先生即
屬此段談話之主人。茲不更信然乎。書不足污先生目。
中載多兵學表面語。間及將學者。亦稗而不純。今之所
欲求教者。惟中國將將之精粹耳。予喜其老而好學。未
死雄心。略將戒慎恐懼。兵凶戰危。虛虛實實。勝勝敗敗。
暨諸葛論為將之道。能剛能柔。能弱能強。不動如山。岳
行之如陰陽。無窮如天地之一段。敷為淺義。向彼述之。
已覺聞所未聞。興望洋之嘆矣。徐徐言曰。吾稿行將付

之祖龍一炬。免災棗梨。以誤後學也云云。好佛之服善

也爲此。誠難得哉。談次已十二時半。留共午餐。餐畢向

遊辭行語。彼曰。惜醫生戒予遠遊。不則必偕往山藩市

一行。藉中途之暇。亦可多聆教益也。言下留戀不置。予

曉之以終須一別之義。始黯然而別。曰。老夫不忍送諸

君行。幸恕予諷云。好行後。予等同出。購備零物乾饌等

遊行通衢一匝。回時五時欠十分。檢點行裝。略談于六

時半。拔早用晚膳。膳畢。赴站候車。車止。次第登。是晚爲

臥車。車殊適。十時抵埠。寓羅士憲君之私邸。君本埠人。

予予爲同學而兼心交。同伴蒞止。互通名。彼此相視。一

若似曾相識者。其亦道誼之電感歟。午餐會食時。君詢

予曰。是間之遊。即留幾時。予曰。多則一星期。少則三四

日耳。君曰。多年未聚首。正當促膝留連。暢傾胸臆。謀十

日醉。何言去之速也。聞之令人寡歡。予曰。遊畢再作計

較。是午一時半。君導吾曹遊濱海之金門港。製船廠等

山藩市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抵埠後。得羅士憲君之引導。遍遊全埠一周。凡四日方

畢事。山藩市者。爲美西最大最扼要之商埠。製造家。大

資本家。咸集焉。埠西太平洋。東連美大陸。輪船聯檣。商

賈屯聚。出品豐富。水陸交通。濱海貨倉。列如長城。有製

船塢多家。能造最大鋼甲戰艦。大小商船。暨飛機等。每

年平均。必有大船數艘下水。稍入。機廠林立。市街修潔。

樓宇煥然。埠端卽金門港。水綫最低時。尙能容世界頭

等艦出入。港內水道延長三十哩。故船隻之入港寄碇

也。無風濤之險。擁擠之虞。航海家嘗目之爲第一良港。

紀實也。山藩市處于美西之重要。無殊于美東之紐約

焉。華人之居留者。人數極衆。居處劃爲一區。曰華人街。

聞之羅君曰。本埠自遭一千九百〇六年地震鉅災。化

鬧市爲瓦礫場。雖民氣淬厲。節次興復。究不若前此殷

實云。埠中製造品出場額之富。律之全球工藝名區。亦

當首屈一指。茲將調查最確之製造品物名類。列之下

方。庶足覘彼邦人士對於實業之苦心孤詣矣。

計開 兵艦。潛水艇。水雷艦。驅逐艦。鋼甲艦。

飛船。鋼版。鐵版。鋼鉛銅鐵鎳絲繩。馬口鐵。

鑄字機器。鐵木製衣箱。鋼之原料。瓦鐵。樹

膠。樹膠物件。船帆。食鹽。螺旋釘溝渠金屬管。

革履。馬鞍。燈類。金屬羅布。絲線。銀器。

汽墊。探礦器具。石鹼。攝影器。車糖。硫磺。

暖室器具。測量器具。製革原料。鐵缸。內外

科檢驗解剖器具。光學器具。劇場品。氣候計。

光油。化學材料。玻璃。洗衣機器及洗衣之器具。

各項皮件。紡織材料。刀類。石灰。製酒藥品

及其器具。運水機。地圖。白雲石。人造石。船

上材料。火柴。藥品。冠類。大鏡類。車牀。鑽

牀。電車類及其附屬品。腳踏車及飛輪。芥辣。

各式鐵釘。商業記數機。石油燃燒用機。漆布。

油布。各等紙張。築路材料。建築打繕機械。眼

鏡原料。煉礦器械。塞漏膠。電報。電燈。電話。無線

電。各種器具及其附屬品。吸水機。毒鼠藥。照海

燈。藤料及藤製品。森林用品。牲畜飼養材料。

炮火藥料。牛膠。打米機器。磨粉機器。體育器

製。美法械像原料。農田器械。起重機。伐木機。

飼馬機。殺蟲藥。花木籽種。金銀器皿。象牙

器皿。彫刻器具。救火器具。罐頭食品。膠模泥。

衛生薰硫器。家用碗碟烹調刀砧類。旗幟原料。

蒸汽器。製酒器。毛皮類。挖泥機。開河機。

掘井機。炸藥類。肥田料。爆竹。果實收曬器。

煤汽燈。煤氣。各式酒。家用烹調爐。溫室爐。

電燈泡。電扇。電熨斗。麵粉。家私木器。針機。

奇巧電燈。警備電器。酸類。煖袋煖瓶。行水

力機。風力吸水機。軍用障礙物件。橋梁材料。

木匠機。紙煙。煙餅。烟絲。咖啡豆。板料羊毛。

牲畜。鮮果。通心粉。麥粉等。其餘多不勝書大

約對於實業。及人生利用品物。機器等件。似已無甚缺
略矣。誠工藝實業之大出場所也。七月一號。與辭羅士
靈君。至華盛頓省之舍路埠。

舍路埠 (Seattle, Washington.)

安抵後。寓埠之華特爾旅館。館之建築設備。與山特高
之格烈旅館相頡頏。伺應亦殊周到。予等之暢遊舍路
也。得館之經理曼頓君之力為多。茲以遊歷所獲。撮其
要點如后。舍路埠屬華盛頓省最繁盛鎮市。其交通之
便利。實為各埠交互點之的。以故輪船之往來遠東。亞
拉士克。及英之片斯魯浦者。其總機關咸駐於此。海岸
線極齊整。碼頭為二層式。尤利灣泊。車路之事業。有乞
加哥。天寅怕斯域。固烈那鎮。彌露獲技聖保羅。
保頓怕斯域。那頓怕斯域。等公司。至其辦事處。亦
以此地為中樞。居民三十一萬有奇。地產以森林。煤礦。
水產。工藝品。為大宗。煤礦場廣數千方哩。咸萃於埠之
左右百餘哩內。每年探出之數。越五百萬噸。工人七千

餘。附近又有鐵礦一區。出產亦極豐盛。森林葱鬱。目下
已成材者。約值四百兆。荷裁為板料。可值四千兆元。製
板機廠。凡九百六十餘家。工人九萬餘人。與此營業有
關係者。可十萬人。每年出山之板料。計平板四百三十
餘兆塊。瓦板六千九百餘兆方。普通板四千四百六十
餘兆呎。全林之值。以居民平均計之。每人應有三千餘
元之殖產矣。水產出場地。為飄節灣。年中出鮮魚之值。
可八九百萬元。漁父四千六百餘人。工值一百七十餘
萬。產品為鱉。三文。鱈。蚌。蝦。鯉。蟹。雜魚。
海虎。獺等。工藝廠凡三百餘家。出品值三十二
兆元。有奇。各路船隻之寄泊灣內者。每年約占三百餘
兆噸。貨物之輸入也。以米。麥。絲。茶。糖。靛。
香料。藥品為大宗。埠之工程。以人工機械之力。將全
境邱岡鏟平。又疏通天寅湖。華盛頓湖。而與木灣（指
飄節灣）相啣接。謀交通之便利。核其用費。幾等巴拿
瑪運河四十分之十五云。美人之興地利也。直以人力

奪天功。吾國何日。方得望其肩背乎。遊是間者。足四月。雖無賢地主。如華道倫之懇摯。赫純之豪爽。費烈之殷勤。好佛之傾倒。然以鎮日暢遊。接於目者。適於心。亦殊不寂寞耳。晚膳後。議定明晨趁早車。赴託古糜。談次。璧德以予夜間撰遊記。常手不停揮。今晚輟筆稍休。爲予歌俄儒孤烈芬高夫所製之人生幾何歌。以愉吾心志。同伴以履端拈地而和之。頗饒樂趣。十時各歸寢。次晨五時半。趕晨餐。隨出。緩步至車站。登車進發。

托古糜 (Toooma, Washington.)

七號午間。到托古糜。寓安仁時旅館。分居四十一至四十五號。卸裝出浴。服常服。詣會食廳。補用午膳。膳後開始出遊。綜全部之遊賞。凡四日。方蕙事。埠之特異點頗多。埠蓋創始於一千八百七十五六年間。先是居民寥寥。目下人數已達十六萬餘。埠界華省西北。飄節灣之內方。前臨大洋。後枕托古糜山。山高三哩餘。埠之名殆本於此。岸旁碼頭。整齊如矢。綿延十餘哩。貨棧櫛比。船

舶鱗織。水道交通。有輪船公司二十七家。航行線達於各洲。一千九百十五年。入口船隻。爲一千六百餘艘。陸地之交通。有車路公司四。分馳各方。路線延長四萬九千四百哩。水陸轉輸。暢行無阻。商務繁盛。工藝發達。共有機廠四百餘家。基本金三千八百餘萬元。舊年出品。價值五千六百萬之鉅。氣候平和。極熱不過八十度。極冷亦祇四十餘度耳。教育認真。學校林立。學童總數。爲一萬九千八百餘人。大學一所。建築精緻。校旁爲操場。場容三萬餘人。以縱隊操演。尙綽乎有餘裕。營造費十四萬元。是亦僅見之學校操場也。藏書樓。古今載籍。汗牛充棟。就中以唐寫本石室經。希臘托撒勞墨蹟遺文。及印度形書真迹。爲最特色。博物院。搜集古物。陸離斑駁。充牣其中。予伴皆有鱸魚嗜古癖。測覽徵索。費兩日心力。目力。綜其所獲。殊等於滄海之一粟。埠之景物。如公園。如獸園。皆饒雅趣。更有托古糜山之景。尤擅清奇。予等擬於明晨往遊。一覽其勝。十七號晨。遂乘車作

托古糜山之游。山距埠六十哩。四圍繞以倫理公園。一路接來電車極軌。(園口即車盡頭處)山巔屹峙。雪映生輝。(山頂常年積雪)亭榭參差。星羅有致。徑曲路折。柳暗花明。天朗氣清。風和日麗。古木千章。濃陰掩映。修竹成陣。綠影扶疏。好鳥枝頭。啾啾磔格。游魚波面。追逐浮沉。(以天然石窪爲池。蓄荇藻遊魚甚夥)怪石巖巖。極縹瘦透秀之妙。奇葩絢爛。盡幽香嬌媚之姿。洞漏一線光天。(洞內設椅桌石牀。任人休息。正中生成一隙。微露天光)難藏於密。池象半規新月。未屆於圖。(西人點景。多鑿圓池。此獨否)左有飛泉。噴射之高百尺。後爲懸澗。倒瀉之勢千尋。上架橫橋。平如一字。下臨絕壑。深等九幽。坡前細草如茵。游侶徘徊芳躅。嶺石奇峯列筍。文人點染筆詞。山明水秀。花好境奇。身入畫中。誠神怡而心曠。意在園外。亦志適以魂閒。人生幾何。得樂且樂。景物靡盡。止休歸休。游畢。已午後一時。四十分。興雖不淺。腹已中虛。即趨倫理園傍之石築餐館。

用午餐。食間。璧德兄妹戲問予曰。今日之游。誠賞心樂事。第天旣佈此美景。以愉人。人亦當搆好文。以藻飾。方不致山靈笑人也。未審先生腹稿成未。予曰。其如予筆拙。何。互相歡笑。出歸時。已五時五十分矣。是晚協商。准明日之士卜看。

士卜看 (Spokane, Washington.)

十五號午後。蒞埠。止伯連郎旅館。館之建築。純以鐵石構成。全無木料。即窗戶之微。亦均鐵製。地平砌以五色花磚。(即人工大理石磚)占地雖不廣。格局殊雅樸。亦奇構也。館之營業。爲兄弟公司。一切職務。手足妯娌分任之。聞之侍者云。彼四人者。居同爨。同營業。同房室。衣飾同。其游也。必同行。其返也。亦同返。作也。同作。息也。同息。以至一憂一喜。一嘔一笑。亦靡不同。其有不同者。惟四人四母耳。蓋彼同心理之兄弟。乃異母同父之手足也。予以彼友愛。故嘗就清談。覺其善氣迎人。丁茲澆漓之世。有人如此。無事煮豆燃箕之賦矣。居是間者。凡

一星期日間暢游。晚餐後。就彼美德者。徵本埠事實。以故所得較詳。茲將埠之歷史。暨近況。臚舉如后。士卜看。屬華盛頓。位於省之西北偏。先爲一小村落。創於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開埠後。商賈麇集。車路綿延。屋宇擴充。銀行。報館。機噐等。以次成立。居然成一巨鎮矣。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慘遭祝融。全埠一燼。人民之蕩產流離者。十之九。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再遭大火。前後共燬資產。數千萬。物力凋敝。幾不復振。幸民氣堅忍。再淬再厲。經營慘淡。以迄於今。較未焚前。勝已數十百倍。所謂天之厄人者。禍之卽所以福之也。世有抱興復繼絕之觀念者。盍以士卜看爲法乎。埠爲美西產麥最廣地。每年收成。約在一百六十餘兆元。森林茂密。白松尤多。目下存山木植。若裁爲板料。可得三十七萬兆呎。附近銀鉛礦極富。只就產鉛而論。實占全美十分之三五。畜牧繁殖。每年牲口輸出額。爲四十餘兆元。果實瓜菜五十餘兆元。卽牛乳一物之微。亦值九兆元。工藝廠凡一百八十

餘所。每年製出品物。價值一百四十餘兆元。居民十六萬有奇。以出產總額勻計。每年每人應有千餘元之收入。亦足見人民之殷實矣。埠之交通。街道延長九十八哩。界外二百八十餘哩。電車交互往來極便。電藉士卜看河急流之力發生。故電費尤廉。埠外鐵路公司。十二家。無遠無近。一舉足之勞。已可由此屆彼。雖無河海之利。然以腹地交通論。已獨擅其便矣。埠內建築。華美堅實。路燈光亮。警政修明。人民樂業。官僚奉公。景物清幽。生殖蕃茂。誠災餘之新樂園也。二十八號晚。晚餐後集議。決定明晨往奧爾剛省之林崙埠。次晨十時半。登車東行。行次璧德與一女士並肩坐。彼此交談。情殊愜洽。彷彿舊識。女士美人。婉麗其名。克明其姓。年二十二。生於奧省。父亞歷山大。克明爲森林公司之總理。因璧故。知予等五人組之游歷團。將趣林崙。渠向璧曰。此行爲同路。甚願納交貴友。以破中途岑寂。由璧互介。訖歸座。暢談。彼美人兮。對於中國風土歷史。社會狀態。詢之甚詳。

意似甚親吾國者。次日向予欲言又止者再。璧審辨其色。曉之曰。慎爾君爲信仰道德者。苟有相需。盡言無隱。曰。吾何需者。欲達吾之愛慕耳。吾之曾祖固華人。因事

來美。不二年。吾祖生。遂爲美人。祖妣羅士。於一千九百

〇八九兩年。不幸相繼棄養。彌留時。遺囑予父若母及

予兄妹曰。吾等合家皆美人。沐救主殊遇。躬享世界第一

等平和自由幸福。然聞之先人。系出中華粵省之順

德縣陳氏。世居陳村舊墟。累代殷富。以少年好奇。飄

洋赴英之愛爾蘭。娶曾祖妣。後來新地謀生計。以迄於

今。爾輩後人。當知水源木本。親其祖國。愛護同胞。毋負

諄囑云云。婉麗述畢。鎮靜其容。遽爾向予作粵語曰。鄉

里旋卽改操美語曰。吾之所能言者。舍此一句外。已無

繼後之語矣。此行回林。正欲追隨吾兄。多練幾句鄉談。

爲異日周旋鄉里地耳。蓋吾兄者。爲東莞先生之入室

其請。試商同伴。皆首肯。遂允之。誠奇遇哉。一號晨。車止非落市。托速予等下車。遙指西向一山曰。是卽吾家之森林場。言畢同下。

砵崙埠 (Portland, Oregon.)

行李安放車站。步行抵山根。婉麗止予等於山脚。飛步上岡。未幾卽見衫痕黛影。分拂而來。後隨男女三人。歡欣雀躍。疾趨而下。其迅如風。迨一轉睫。四人已止於予立之前。由婉介紹。互通名畢。克明向致作粵語曰。鄉親遠來。實慰生平。旋語吾伴曰。諸位惠然顧我。蓬蓽生輝矣。請卽上山。撲塵釋勞。再行暢叙。言旣先行。導予等轉折多岡。抵一廣場。中建二層式樓房一所。門前獵犬狂吠。狀類猛虎。嗣見主人接納。亦作搖尾歡迎狀。及門。克君肅予等入室。室之佈置。亦殊幽雅。坐定。行李已有人送來。克速予等入浴更衣。訖。進以極陳波打酒。潤渴。飲間。詢予等游中所得甚詳。徐徐曰。君等西美一週之游歷。信已探得驪珠矣。今日爲時已晚。從容晚膳。明晨

會當導游本山森林。及附近場所一匝也。晚餐後圍坐暢談。異邦鄉井。誼等家庭。彼父子者。殆優於繼述先志者也。次晨九時。克率其子芳崙。女婉麗。陪予等游於葱鬱挺秀之林中。觸於目者。皆參天合抱之材。雖漫山遍地。殊疏密適中。絕無離行越線之弊。亦足見其栽植時之心得矣。時克明語予等曰。此滿山之森林。是卽世界盛稱之奧爾剛木也。以之建造房屋。船隻器皿。莫不優於他木。因其質堅紋細耐久故。以全山之木。裁爲板料。可得三十萬兆方呎。若每年採伐五千兆呎。新陳代生。雖歷數百年。亦只見其蒼翠蔽空。未或稍減。真無盡之藏也。言次。以手遙指曰。彼新建之鐵路。已費一百兆。由哥林比亞達於新埠之產麥地。雖落成未久。成效已昭然若揭。據計學家言。路成後。不須五年。行見年有四百兆出產之新埠。見稱於世云。是日游畢。芳倫向予曰。鄉長。予屢擬回鄉。一謁宗祠。惟聞之人云。粵中盜賊如毛。擄人勒貨。執政者亦無如之何。果有其事乎。予曰。事誠

有之。此亦根於教育不普及故。彼聞之。慨嘆者再。翌日午後二時。婉辭克明等下山。之砵崙。寓杜士利旅館。館爲五層式。客幾滿。埠之繁盛。此其見端歟。以到遲故。次晨七時始出遊。途中搬來運去者。非麥卽麵粉。問雜他品。亦祇四分之一耳。茲以詳查所得記之。砵崙埠者。與東方最近之商埠也。水利以太平洋故。交通極便。除木植外。最富之產。卽麥與麵粉。常年產出之值。約二百兆元以上。牲畜乳品之多。埒於瑞典。果蔬輸出額。介於六七十兆間。附近畜牧場。爲華人所租者。尤廣。現有醃肉廠一所。製法仿金華。色味並佳。大爲白人歡迎。是亦一僅見之新事業也。埠中街道整潔。屋宇鱗比。百貨輻輳。金融活潑。水火交備。竊盜絕跡。報館二十餘家。消息極其靈確。市政經營得法。進步廻異尋常。獨缺於煤鐵兩品。相需甚殷。故每年二者之輸入。幾等出口額四分之一。一。五云。惜吾國人淡於實業觀念。不然。煤鐵爲國內無盡之藏。屆茲貿遷有無間。卽塞漏卮與大利之所在。

也。七月二十六號。西美旅行已畢。游記亦隨之告終。團
伴仍固結。自西徂東。趨琿春埠。沿西比利亞。入亞洲俄
羅斯。與是風廣漠相周旋。再由亞俄大陸而入歐俄。一
覽彼邦實況。以廣眼界。而西美之遊。則於此終。願閱吾
游記者。弗棄譴劣。毋以文字間求其長。當以遠大眼光。
一審彼共和國之實際。或亦多所裨補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一

美利堅遊記

渡美國意大利湖遊納格拉觀瀑布記

陳 荳

納格拉瀑布 Niagara 爲世界巨觀之一。予幼時讀地理。卽耳其名。常思一窮其勝以爲快。今夏自米希根 Michigan 至紐約。遂繞道水牛城 Buffalo。以償昔日宿願焉。蓋自米希根至紐約爲道三。其一取徑加拿大 Canada 直上。其二經克利佛倫 Cleveland 轉車。二者陸行距離相同。爲時亦相同。然加拿大取締華人極嚴。不先得護照。卽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檢查者聲勢之厲。尤與人以難堪。予去年游維克多利 Victoria B.C. 曾有經驗。故雅不欲復受此等閒氣。且時當伏夏。烈日當空。不良陸行。故決計取第三道。第三道者。由恩愛堡 Ann Arbor 搭車至地曲洛寒 Detroit 由

地曲洛寒乘舟渡意大利湖。Lakes Erie 至水牛城。換車至紐約。雖手續較繁。爲時稍多。然安適多矣。若言經費。水陸一也。同行者有番禺郭君德華。上海程君順元。二君均爲米希根大學同學。沿途得此良朋。寂寞頓解。時八月二十九日也。以十時離恩愛堡。十一時卽抵地曲洛寒。地曲洛寒爲米省第一大城。居民八十餘萬。予會一度至其地。其地多汽車廠。Ford Co. 福達總廠其一也。廠有工人四萬五千人。其規模可謂大矣。予等旣以行李等送至船埠。卽至中國境。以圖一飽。食肆陋甚。外人鮮相遇。而烹調部極可口。自予離美後。得飫故鄉佳餚者。此其第一次也。食畢。距啟旋之時尙早。因至某戲館。以消長晷。吾儕入戲館之目的有二。一因天熱不便奔走。二則以覘其地風尙之厚薄。蓋戲館營生。善迎合社會心理。言行之間。足覘其微。入境問俗。以游戲場中得之爲最易。戲畢至船埠。尙從容不迫。五時半始啟行。其船大小與

吾鄉行駛滬甯之新甯紹新北京相同。而置備辦法則迥異。以予所見。似較吾國爲優。因詳述之。以爲吾人取法焉。自地曲洛塞至水牛城。爲時須十五小時。取費一律三元。臥室另買。分甲乙二等。甲等又視房之大小。與陳式之精美而異。予等初定乙等一艙。費四元八角。只容二人。居大不及方丈。而又無窗。入內頓覺沉悶欲死。且尙有一人。不能安排。不得已乃改換甲等。甲等一艙。須十二元。然三人同居。亦同其價。艙內陳設極精美。艙分三間。銅床二。沙發一。梳妝臺一。桌椅數事。二間中以幙帷隔之。實一大間也。又一間爲廁所。盥洗與浴室。清潔異常。艙內電燈十餘盞。照耀如晝。地毯軟厚如着棉。儼如上等旅館。予等每人雖多費二元。安適則爲有生以來旅行所未有。甲等艙間祇十餘間。乙等艙大小一律。然有面外面內之別。冬季旅行。乙等艙亦已安適。蓋猶新甯紹之房艙。而較爲清潔也。船費三元。飲食不與焉。

船中會食所二處。一爲普通館。有侍者伺應。一爲自己服務式。所謂 *Caterers* 也。普通館價昂。而又有小帳等費。自己服務處簡廉。故乘客多趨焉。其餘尙有飲冰室。糖果店等。均所以便旅客者。司事以黑人爲多。每室均有電話。有所需。一呼卽來。然伺應之周到與否。亦視酒資之多寡爲衡。大約每人二角半已足。未有如吾均船資一元。酒資一元。猶受茶房之冷眼者。船分六層。最下層裝貨。二層帳房會食所等在焉。三層至五層均爲乘客房艙。六層放置救生船與船主室及眺望臺等。甲板極廣。置椅甚多。任旅客坐望湖景。不若甬船甲板。鋪蓋遍被。行走無隙地也。船之中身。在第五層。則有男子煙室。在第四層。則有音樂室。而寫信閱報處。又隨地皆有。樂聲悠揚中。幾令人忘其行旅之苦矣。是夕月色頗佳。予偕二友。坐甲板安樂椅中。縱談世事。而習習涼風。蕩水微漾。撲衣襟。爽極。閒坐至十一時餘。始就寢。次晨予較二友早興。整頓行裝。已至甲板憑欄賞湖上晨景。

時則紅日欲上。掛湖邊如銅鏡。映水作千紋錦。近日處雲有絳色。日漸上。雲色隨之變。俄頃間大地盡明。見沙鷗拍拍隨舟。上下覓食。知距岸不遠矣。八時三十分抵埠。旅客魚貫登。不爭先。故整而有序。西人旅行行李本不多。一皮夾外。無他物。不勞他人提携。非若吾國習慣。登岸時肩夫車夫。擁擠不堪也。予等至車棧。放置行李畢。即乘車至納格拉城。納格拉城者。瀑布所在地。地以瀑布名歟。抑瀑布以地名歟。則不可得而知矣。

是日天氣清朗。又爲星期日。游人極多。美國大城。均有游覽車。Sight Seeing Car。車大可乘三四十人。取費自一元至五六元不等。以地之遠近爲衡。并有向導。說明一切。故尤便外來之客。游納格拉之車。取費每人四元。是日游人既多。車不易得。予等乃自雇一輛。計費二十元。（自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開駛者熟悉其地。爲予等指示甚詳。先周遊水牛城之通衢。駛車者謂居民約四十萬人。工業極盛。蓋藉瀑布水力電力。得以

低廉也。通衢雖廣。終嫌塵垢。由是而至公園。公園廣約五百英畝。茂林豐草。景極清幽。而士女雲集戲球。尤點綴生趣不少。予等故使其車緩行。駛車者謂一九〇〇年。大美國展覽會。Pan America Exhibition。即舉行其地。建築猶有存在。予等雖未入內參觀。於叢林中。望見白屋櫺比。未嘗不歎其雄麗也。由公園至納格拉城。有廣道通焉。道平如砥。長計二十英里。車行其上。如履跑冰場。輕疾異常。故二十里長途。不四十分鐘至矣。納格拉城。居民三四萬人。藉游人之盛。而維其商業。地當美國加拿大交界。去瀑布所在地。不及一里。瀑布十之九在美境。十之一爲加屬。然在美國方面。不能得加境奇觀。故予等試入加境。曰試者。蓋明知其不許吾人入其境。而故爲嘗試也。兩國相接處。一長橋通焉。兩岸各有人守之。欲經其地。每人須納費一角。英美兩國人。只得一張允許入境券足矣。即日人亦然。吾人則必須護照爲質。予等忽遽中。未携護照。守者問華人乎。日人乎。

予等應曰。華人守者不可。

予等辯稱。予儕學生越境游歷。未有常居。加境爲工之心。法律獨不能通融乎。守者掀髯嘆曰。君等言之固成。法律如此。予無能爲力也。先是予等受人旨。謂君等可假充日人。守者當不致刁難。予等謂此何如事。而忍放棄祖國。游覽不成。則亦已耳。冒籍斷不爲也。至是遂驅車返。駛車者謂加境既不能去。曷駕小輪過瀑布之下乎。有陸界未必有水界也。予等危之。駛車者曰。小輪駛行已五十年。未嘗一遇危險。君等前去無慮也。予等從之。乃購票入。每人計七角半。小輪繫於峭壁下。行走極不便。幸有地道電梯。剎那間至矣。輪中備有雨衣多襲。備乘客取用。蓋近瀑布處。水沫飛濺。打衣襟盡濕。不得不有深厚之雨衣以禦之。又有雨帽。盡覆頭部。僅挖二孔通視線。全輪百餘人。黑衣黑冠。儼如水龍。羣立各相視。噤然失聲。巖輪處。距瀑布不及半里。逆水勢前進。行極遲緩。蓋瀑布有三。一曰馬蹄瀑。 Horse Shoe

以形似馬蹄而名。介加美兩國之境。其在美國

曰美國瀑。在加境曰加拿大瀑。上流匯意大利

多郎多 Take Torrens 兩湖之水。至納格拉

忽遇深淵。故水勢一瀉而莫擋。峭壁高約五六百尺。每

日流水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尺。加

拿大有電力廠三。均藉天然水力。美國無之。故未參觀

焉。恨事也。

下流水勢。卻極平衍。蘊爲納格拉河。駛車者謂可通舟

楫。輪近瀑布時。水聲如雷。轟四圍。一白無際。如懸練。如

瀉銀。浪花飛來如雨。毛骨爲寒。疑在冰天雪地中。予目

鏡着水。至不能清辨。若去鏡。益不能見一物。至馬蹄瀑

下。水勢湍急。舟乃不能前進。轉此回輪。迅速異常。至巖

輪處。依舊風清日朗。乃相率更衣。神氣大爽。同行有美

婦人三數。曩者粉面朱口。至是一變而爲青臉白唇。雖

寶鏡重開。朱粉新施。一時頗難復其舊觀。予等見其神

色。嗒然。頗堪失笑。循山麓間行。見山腰有十餘人。着黃

衣黃冠。携杖攀樹。造峯登極。當視遠人如蟻。向在深冬雪夜。此行稱奇勝焉。由是復乘電梯。至上岸已十二時。有奇。腹枵。乃至飲食館。午餐。飯後略購風景照相等數事。復駕車以窮上流之勝。首至其地之公園。公園蓋就天然風景。而略加人工點綴者。遠挹青峯。近瞰流泉。迥非他處。由完全人工建築者所可及。園則有望瀑布。臺。憑欄一眺。加拿大瀑。與馬蹄瀑。歷歷如在目前。程君順元携有攝影具。因攝數幀。以誌紀念。循是而至急瀨。所謂三姊妹島也。Three Sister Islands 三島各有石橋通焉。水極清湮。衝石而成。湍聲潺潺。與微風吹古木聲相應和也。既窮其勝。循舊徑駕車返。時方三時許。濛濛有雨意。道旁垂楊籠霧。野鳥爭鳴。更助清趣不淺。抵水牛城。將四時矣。晚十時。由快車至紐約。而此游之記止此。

美洲風俗趣談

半儂

崑山朱貢三學士。精數理。留美有年。嘗爲余述美洲社

會之習俗風尚。備書之餘。泚筆記之。亦足供談助也。貢三曰。美洲之生計至易。鮮有不能自給者。最苦之工。值每點鐘亦金圓二角五分。合華銀五角左右。故華僑之去美者。縱極貧。苟無意外事。不數年。即可小康。惟華僑以某省人爲多。彼輩匪特無自治或受治之能力。且爲喪辱國體貽羞同族之尤。余非敢厚誣彼輩也。試舉一事證之。彼輩之眼光至短。不信任銀行而維信任其枕。凡有餘資。悉藏諸枕下。以爲唯一妥善地。願性好賭。每值賭興勃發。則取枕下多時之儲蓄。以供一擲。雖盡勿悔。以是留學界談及某省僑民之枕。輒爲噴飯。彼輩又嗜阿片。並有私開燈吃者。而一二不肖西人。亦復趨之若鶩。故美人之面帶煙色者。日見其多。縱警署取締極嚴。亦屬無效。余嘗於某日行經某華人商店前。覺阿片之一臭。縷縷自戶隙透出。警士立其前不少顧。余初頗陰斥警士。謂爲覺而不察。失職莫甚。繼乃知華人之鼻。習於阿片。故阿片無所逃遁。警士無華人特殊之鼻。

故不覺也。

世人每以留學美國爲難事。謂歲需千金。苟非中人以上。罕能辦此。不知果屬求學心切。願爲苦學生者。去國時籌措五六百金可矣。此五六百金者。可以其半爲川資。其半則爲登岸後之交際費。可揮霍勿吝。逮此交際已盡。即可因所交識者。藉其力以取償數年之留學費。蓋留學費共括三事。曰學費。曰膳宿費。曰衣服零用費。爲學費計。可商諸校長。日爲校中執勞役十數分時。如掃地抹桌拭窗之類。即可爲免費生。爲食費計。可就校旁食店中執役。役有三。一爲侍者。缺最優。苦學生爭就之。每至食時。卽先期往。爲店中捧盤託羹。俟諸客食訖。店主以一飯爲酬。其次爲洗碗。役亦輕。惟不若侍者潔淨。然亦能得一飽。最劣爲拍地毯。率以每晨往。惟其事有類乎苦力。灰沙滿面。泥垢被體。學生恒不堪。然店主頗能諒人之苦。有願承斯乏者。飽食三餐外。尙可略給勞值。以每時金二角五分計。則是以食費而兼及衣服

零用費矣。若專爲衣服零用計。則近校亦不乏藥材雜貨文具等店。苟得適當之介紹人。可與店主特約。課餘之暇。日往店中執役一二小時。值以時計。頗不惡。簡人之旅費。綽乎有餘裕矣。余之留美也。半屬官費。半爲私費。每年官費逾期不發。私費亦不至大窘。因囑人函介入某藥肆爲夥。日執役兩小時。未幾衣食學費之外。左右兩錢袋亦頗覺其重矣。或謂美洲工值縱昂。然未必盡人而能得此美缺。以川資不足之苦學生。隻身赴萬里外。萬一不能得此工人之美缺。非流爲乞丐不止。此惡可爲訓者。不知工值昂者。其缺必易得。蓋美洲土本富沃。地無餘利。物無棄材。所缺者惟工人。故工人之於社會。效力之大。如貨物然。求過於供者。其價昂。供過於求者。其價廉。此自然之理也。吾華天時地利。均不亞於美。祇以人力未盡。坐使民生日蹙。國步日艱。豈非所謂自絕於天耶。或又謂學生縱苦。然執此賤役。得毋自失聲價。且喪國體。不知以學生而兼爲工人。在美已司空

見慣不特不以爲恥。抑且以爲榮。推其意。其一因社會既重工人。工人遂有神聖之目。勞力以易錢。不足恥也。其二則因以學生而執役以爲生。尤爲通人之所難能。故社會恒加以憐惜。況學生執役處。與普通工人不同。緣大學校學生衆多。自數百人以至一二千人不等。故每值開學。校舍附近。必有若干之新店發現。以供學生之所需。此等店中之主人。校中之學生也。主顧。校中之學生也。店夥。亦校中之學生也。故爲店夥者。無非與同學輩周旋。校外人不得而知也。值放假。學生星散。本國人回家。外國人亦相率赴他處旅行。此等商店。無貿易之可言。一朝而悉數閉歇者。恒事也。以是苦學生執役於此等店中。於計良得。然天下事有利者必不能無弊。恒有家資素豐之美國子弟。挾多金。受父母命。來校就學。日事酒肉徵逐。逮金已傾。則投身商店中。以爲不二之保險處。至次一學期。又挾金來。則揮霍如初。如是循環於店夥闊少之間。以度此四年之大學修業時代者。

頗不乏人也。惟彼輩之揮霍法。共有二種。一爲先吃後空。如前所述。一則先儉而後奢。適與前相反。美俗年必在繁盛之區。舉行……會一次（貢三會言是會之原名。惜事隔二月。半儂健忘。已忘之矣。會當問之。）會絕大入之者。多富紳豪賈。交際場中之時髦少年。亦趨之若鶩。惟費絕昂。入會者例必偕一女人。各百金。綜二人計之。約華銀四百元。學生之好自炫者。率於平時爲店夥以爲生。節其家中所給之學費。悉數報効。於是會。於以自儉於富紳。此等舉動。初惟美國學生有之。時至今日。中國之官費生。亦稍稍間津。茲事本非求學者所宜。然自有中國學生發現於此等高等交際場後。美人遂一改往時之傲態。不復輕視中國學生。且有特加敬禮者。豈亦所謂有失必有得歟。半儂乎。余意君聞余曾爲樂肆夥。必失笑。然余之可以令君失笑者。尤有甚於此。卽余嘗爲戲館之案目。爲時可一月也。余性嗜劇。有名角至。輒往觀。不計其資。然美

國之劇。與吾華不同。凡一劇團。僅有正角一。其餘均為配角。亦僅有一戲為生平之絕唱。故其演劇也。非若華人之繼續無間。大率流動性質。今日演於紐約。明晨即去而之華盛頓。而波士頓。而芝加哥。行蹤至無定。周而復始。為時可一年。此一年中演劇之日。不過十之一。而所演者。即其生平拿手好戲也。職是故。每至一處。先必於新聞紙大登廣告。使劇曲家有所籌備。使其人而聲價果高。廂位輒於一二星期前為人悉數定去。臨時前往者。僅餘椅位及立看而已。某年來一劇團。以演 Shakespeare 之 Hamlet 一劇名。是劇主角有二。一男一女。他團僅備其一。非男即女。是團則兼有其二。故聲價特高。廂位價漲至十二金圓。而戲迷猶奔走若狂。甚有自數百里外發電預定者。余本戲迷之一。於三星期前往購廂位券。院中司事辭曰。無。十日前已購罄。余曰。椅位如何。曰。亦已盡。屆時先生早些來。立看可也。余無奈。快快回。越三星期。蚤食而往。以一金圓購一立看券。

匆匆登樓。詎知僅及樓梯之半。已擁擠不能復行。非特不能一見彼大名鼎鼎之演員。且兼劇場之幕頂。亦不能望及。余憤甚。驅車回寓。寓中人咸局局笑。叩其故。曰。若欲觀劇。莫若為案目。余然其說。未幾果得一案目。缺每夕飽食往院。立門次。為院中司收票。幕啟觀劇。一如座客。且不慮座滿見遺。劇終人散。院中以一金圓為酬。可作車資或小食也。

美歐之劇。率分三種。曰 Dramma 悲劇也。曰 Comedy 滑稽之笑劇也。曰 Musical Comedy 歌舞劇也。其總名曰（半儂前所聞者科白之劇曰 Dramma 其分支有二。Comedy 喜劇也。Tragedy 悲劇也。Musical Comedy 為完全之歌舞劇。Opera 為歌白並用之劇。與頁三之說略異。）均屬宗旨正大。舉動雅馴者。尚有一種下流之劇。其名為……（半儂忘之矣）狀殊猥褻。類多女子去其外衣。為淫靡之舞蹈。甚或全裸其體。一絲不掛。所歌亦鄭衛聲。使中國之道學

家見之。莫不駭且走。卽彼邦上流人士。亦屏不寓目。然少年之放蕩者。則正以爲津津有味。此有心人之所以有文明日進世風日下之歎。而亦我文明古國之可以模質自誇者也。

吾華交際。往往一酒而費數十金。食費萬錢。古人以爲侈極。今人則等閒視之。生計不加裕。而生活程度。日見其高。國安得不窮。民安得不困。且也富者欲宴客。必設備二三日。貧者欲宴客。必去其一月俸金之半。或且過之。逮諸客畢集。主人已心力交困。況社會習俗。往往不能曲諒主人之苦心。或以不至爲客氣。致座客寥寥。賓主寡歡。或以遲至爲時髦。使先至枵腹以待。主人則坐立不安。僕役則呪罵備至。賓客則敢怒而不敢言。已而千呼萬喚。而彼時髦客人果至矣。則互推座位。須若干時。尊姓大名之刻板談話。須若干時。請請請之假客氣。須若干時。然後乃爲真正之宴會。此時使座客而素不相諗。或性質各不相若。則默然無語。果腹而外。殆無他

樂。幸而座客竟相諗矣。性質竟相若矣。則其所以爲樂者。亦不外猜拳使酒叫局胡鬧二端。宴罷。不相諗不相若者。索然歸。相諗相若者。除開煙盤。又麻雀。或相率打茶會外。亦別無樂趣。吾於此不得不以美洲之交際告君。

美洲交際之優點。卽會多而費少。意在敦誼。不在示奢。故苟於交際場中。賂事周旋者。每至星期六。不患無暢叙處。惟以茶會爲多。宴會絕少。若在夏日。則冰麒麟荷蘭水亦有會。蓋會之趣旨。初不爲口腹計。僅借此茶若冰麒麟若荷蘭水之美名。聯絡新舊之交好。消磨此一夕之餘暇。若欲放量饕餮。則有酒排間及大菜館。在固不必集衆人於一處。作無謂之牛飲也。美俗在招友赴宴會或茶會者。率於一星期前分致請柬。惟致柬必慎。設如共招十人。則此十人之年齡必相若。性情必相若。且必爲五男五女。相諗與否。可不必論。惟有應注意之點。卽使此五男五女均爲偶。Couple。 (卽五對夫婦)

則爲事殊簡。僅須出五柬。各署（某先生及其夫人）之名若爲奇 *Sing*。（卽未成婚者）則須備十柬。人各一柬。至主人之署名。則未婚者獨署。已婚者署偶。諸客得柬後。諸謝均須立時作覆。至遲不得出二日。俾主人有所預備。使既諾而臨時不至。或過時方至。主人必大窘。蓋衆賓齊集後。主人必一一互爲介紹。（此僅普通介紹。表明姓氏而已。）使諸客爲原有之偶。則各有其偶。不事更張。若諸客爲奇。則介紹之後。在十數分之時間內。可各擇其臨時之偶。相與晤談。逮五偶完成後。（卽十人而成五對）主人方請入席。談笑至樂。（半儂曰。此法較叫局爲佳。惟施諸中國。格不能行。卽半儂亦期以爲不可也。）畢。或跳舞。或爲種種之娛樂。均如主人之設備。夜闌盡歡而散。原有之偶。則同車歸。臨時之偶。亦同車。惟以男送女至家者爲常。反是者亦有之。此等交際。主則所費無多。客則各得其樂。且少年男女之婚姻。大率造端於此。吾故謂會多而費少。在

敦誼而不在示奢也。入肆飲酒。美人常有之。惟有異於吾華者二端。一爲有酒無殺。一爲輪流會鈔。輪流會鈔云者。謂如甲乙丙三人入肆共飲。則先由甲購酒一瓶。分作三杯。各飲其一。次由乙購一瓶。亦分三杯。又次而丙。又次而復及甲。循環互購。至衆人皆醉而止。嘗謂華人入酒肆。有三讓一爭之惡習。三讓者。入門讓先後。就座讓高下。點菜讓好否。一爭。卽搶會鈔之謂。往往有相讓而高聲狂吼。或掣肘牽裾。狀類相格者。亦有不名一錢。而亦假搶會鈔。及諸客甘讓其會鈔。則又瞠目結舌者。然則輪流會鈔。雖似示客實。亦老老實實。不失知己本色也。美人嗜菸。然值絕貴。上海時髦人所吸之佛及尼埃煙。美產也。小包值三角。然在美值乃大至金二角五分。合華五角。蓋彼邦實行烟草專賣制。寓禁於征。願出口稅甚輕。使土產不淹滯於本國。明乎此。則美貴華賤之原。因可知。彼政府之用心。亦可概見。又日本人亦嗜烟。然

所吸物係本國劣品。西貨取締惟嚴。故利權不致外溢。吾華效法歐美。往往利未得而害先見。即如紙煙一端。亦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吾語至此。吾有深慨。

美俗以女子腦筋脆弱。不堪煙之薰炙。故自愛者流。恆不於女子前吸煙。果煙癮不可耐。亦必先請命於女。女曰。可。方舉火。此舉頗文明。然亦有流弊。即煙會是也。煙會者。性質與宴會茶會同。惟不飲茶酒。而代之以烟。且祇請男而不請女。其意若曰。女子既惡烟。則烟會中。烟霧騰天之際。自不應有女子之足跡。此等皮相話。未始無理。然一般放浪之男子。每以外出時。夫妻偕行。而處處受其妻之節制爲苦。因思所以擺脫之。即假託烟會之名。隻身獨出。其妻莫奈何也。余友某嘗欲往觀下流之裸體戲。謂余曰。君外國人也。則君爲余妻言。謂今晚萬國學生會開烟會。可乎。余曰。諾。其妻果信。及晚。某以烟會名。脫身而出。得飽享下流戲之眼福。明日友來。某津津樂道昨晚之戲情。且虛言狀。初不虞其妻隔牆

竊聽也。友去。諍聲大作。余亦得其妻之譴責函。辭意嚴厲。自是而後。余不復敢妄言烟會矣。

余抵美時。總統搭虎脫將去任。舉國運動選舉。奔走如患狂熱症。而政界中人之最善視中國學生者。厥惟某氏。余不解其故。後聞人言。是人方運動爲駐華公使。余曰。信乎。然資格殊不逮。乃未幾果爲駐華公使矣。其運動手段。殆有非他人所能及者。

去年中國國會選舉之怪狀。想半儂猶能憶其一二也。美國之選舉運動。尤狂誕不可究詰。大總統無論矣。即小至一市長。其選舉時之魔力。亦可使全市人民。如釜上蟻。余嘗以武斷之口吻。別其運動手段爲三。一曰文字選舉。前之數日。凡新聞紙中連篇累牘者。運動選舉之論說也。市間五光十色。如劇場之海報者。運動選舉之廣告也。片片飛揚。堆積於家家門前。若拍賣破產貨者。運動選舉之傳單也。二曰口辯。凡自料有被舉之資格者。輒於選舉期前半年或數月。遍赴各區演說。一而

再。再而三。不辭勞瘁。不計資斧。此二種運動。雖屬昌言無忌。猶不失政客之聲價。若第三種之硬拉法。則吾不知其可。硬拉法者。卽選舉之日。更摩託車若干乘。周行於市。逐戶敲門。其主者出。則強之登車。一車既滿。乃駛入選舉場交卸。復出而拉第二車。吾對於此等舉動。嗤不勝嗤。笑不勝笑。卽波邦之自好者。亦不願置身選舉潮流中。恒先期去他處旅行。或屆期杜門不出。有敲門者。則囑僕以外出對。因知此等選舉。亦未必爲人民之公意。美國爲共和先進。猶不免於此。吾華國會議員之怪狀。固無足責也。惟美國黨爭。與選舉相終始。選舉既定。黨遂烏有。下次選舉。黨又復活。吾華黨爭。有永久性。質且於黨爭中。雜以私見。欲國不亂。烏可得乎。

貢三言至此。又略述美國政黨梗概。半儂以其無謂。雅不欲記之。而陷讀者之眼光於濁流。及後貢三以美國名伶小傳一冊見示。半儂展閱一過。贊不絕口。(其中以名伶之化粧造象。爲最特色。後當商之貢三。假來複

製銅版。以饜閱者。)又指一女伶曰。箇女郎貌誠佳。貢三曰。此女貌類華人。故吾人以爲佳。美人心目中則不然。美人之所謂佳者。卽眼欲大而深。故華婦粧飾施脂粉。美婦則於目際塗青色。使自遠觀之。若深陷者。半儂曰。然哉。吾譯小說。每見原文以大眼深眼野眼等字。肖美人。意其不倫。輒易他字。今乃知其所以然。且以知譯事之難也。然目之大而深者。莫若鬪體。美人心目中之美人。盡於枯冢中求之。相與一笑而散。

紐約見聞

徐寶謙

我到紐約。已經有三個月了。在這三個月裏邊。除讀書以外。也有不少的機會。去觀察社會的情形。觀察的結果。當然生出許多的感想。所以寫出來。作爲我同讀者的談話。

一 物質文明

紐約物質文明的發達。算是到家了。說樓罷。那胡而浮的高樓。共總有五十六層。刮大風的時候。樓頂震動。彷彿

佛同人搖頭一樣。但是決沒有倒坍的危險。（因為樓是鋼製的）其餘四五十層的樓。不知有多少。凡在紐約南邊過渡的人。回頭看這許多的高樓。彷彿同鳥籠似的。我的朋友張佩之却說。這不是鳥籠。是北方供佛的密供。說橋罷。那五。六。七。八。千尺的鐵橋。也有許多座。有的就掛在兩根鋼條下邊。橋上邊走的人。汽車。電車。空中電車。也不計數。你有趣沒有趣。至於那空中電車。地底電車。更是古怪。你坐在裏邊。彷彿起一種「上天堂入地獄」的感想。紐約本是一個瘦而且空的石頭島。兩三百年以前。有一位明保得用十塊錢從紅人手里買的。現在可不得了。人口已經增到五百萬。又沒有擴充的餘地。所以只能往上蓋很高的樓。但這也無濟於事。所以他們就想到「地底下天上頭」起來。地底本來是漆黑的。所以地底電車。都用電燈。紐約有兩個大火車站。一名大中央車站。一名盤紫維尼。也都在地底下。還有一個地底電車的大車站。叫泰晤士規阿。

呀。你到這些地方一看。來往的人。真是比螞蟻還多。再說街道罷。紐約的博老德維路。有四五十里長。聽說是世界最長的街道呢。還有一個第五愛文義路。我們常說「車如流水馬似龍」那邊的馬倒不多。但是汽車實在同流水一樣。車不停的時候。你要從十字街口過去。真是萬不容易。紐約的大商店。都是分部的。同上海永安先施一樣。但是規模可就大多了。至於公園。更是不少。有一個叫中央公園。我看他的面積。不在北京天壇以下呢。

凡游歷歐美各國。最使人觸目驚心的。自然是物質文明。然而物質文明。同精神文明。本有密切的關係。而且物質文明。一旦同精神文明隔離。就能生出許多的危險來。所以我們也不可不注意西方的精神文明。

二 精神文明

紐約是一個五方雜居的所在。其不能代表美國文化的精神。正同上海不能代表中國文化的精神一樣。但

是紐約有兩種精神上的勢力。實在有支配紐約居民生活的魄力。這兩種勢力是怎麼就是宗教同教育。

宗教 「基督教在美國實際上佔何種勢力」這個問題實在有研究的價值。反對基督教的人。看見紐約有七八百個教堂。每禮拜日赴堂守禮拜的人。不計其數。就要說出兩種反對的理由來。一這七八百個教堂所屬的宗派不同。彼此分門別戶。無非暴露基督教沒有統一的能力。二赴堂守禮拜。無非是社會的風俗。大多數的基督徒。不免有名無實。我對於以上兩種反對的理由。是極表同情的。雖然如此。我却承認基督教在美國的社會裏。有支配生活的能力。而且這兩種反對的理由。也不是完全充分。這裏也有幾個理由。

- 一。分門別戶。固然是宗教的大缺點。但是宗派的發生。也有歷史上的理由。宗教本是由個人良心上自由主張的東西。個人的秉性信仰。既是各不相同。美國又是一個自由的樂土。因此宗派自然就發生起來。等到既

成了宗派。又發生組織。宣傳。擁護的種種關係。所以宗派就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東西。演出宗教史上一幕大悲劇來。但近來時勢改變了。歐戰以後。美國的教會。頗有奮興覺悟的氣象。所以教會聯合的運動。也就應時發生。成效也頗可觀。我到美以後。會同許多牧師。談到教會聯合的問題。事實上雖有種種困難。但對於聯合的宗旨。是沒有人不表贊同的。二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在美國實在不少。無可諱言。所以然的緣故。不外兩端。一這些人從小由父母的意旨。領洗入教。自己對於宗教。並無許多獨立的思考。豐富的經驗。二美國物質文明。公共幸福。又都很發展。因此缺少外界的刺激。不以宗教為必需。話雖如此。基督教在美國。決不是一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試看美國教會。每年所用的經費。何等浩大。無非從各教友捐助而來。若基督教果係無足重輕。又何至於如此踴躍呢。況且據我的觀察。基督教在美國。實有四種特色。一美國雖無國教。却以

基督教的精神立國。開國以來的大人物。如華盛頓。林肯。羅斯福。威爾遜等等。都是真真實實的基督徒。二。這數十年來。海外傳道的事業。十分發達。這種人拋棄了國家親友。憑一腔熱血。到海外各國去做宣傳福音的工夫。其事業的成就。也許有限。但其用心。實在叫人佩服。況且這種海外傳教事業。其經費完全仰仗美國教友的自由供給。所以這海外傳教的事業發達。正足以表明美國教會不朽的精神。三。美國社會中。有許多為公眾謀幸福的團體。這種幸福團體。大多數由基督徒所主持。他們的苦心經營。正同董仲舒所說「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話相合。四。最緊要的。就是基督教的家庭。這一項可以說是美國基督教的神髓。我到美後。雖然只有三四月工夫。然而已有許多的機會。到這種家庭裏去。他們那裏快樂活潑。自由誠懇。好美術。好交際。喜學問。講道德的樂趣。真叫我佩服。所以我說這是美國基督教的神髓。

教育 美國十年前的學校教育。還是模仿德國。近來可是別開生面了。東部的大學。本以雅禮。哈華德。及普仁斯頓。鼎足而三。近來紐約的哥倫比亞。居然有超越絕塵的景況。該校去年統計。共有學生三萬人。內有中國學生一百五十人。可算是首屈一指的了。哥倫比亞師範院內。附設一個何拉斯曼小學。聽說係試驗杜威教授法唯一的地方。該校教授完全注重啟發兒童的本能。自動的天性。譬如教授地理。課題是「墨西哥的物產」。先由一兒童上臺。將墨西哥的物產。詳細說明。然後用活動電影。將物產演照一遍。至於教習。不過在旁觀察。除非有錯。決不輕易發言。這種辦法。真是有趣。學校教育以外。社會教育。最有主意的價值。報紙是一種社會教育的大勢力。美國人似乎沒有一個不看報紙的。報紙的價目。也實在輕廉。一天幾十頁的報。不過兩三分錢。但是報中的材料太多了。所以看報的。往往只看封面的要目及電報。看完了。就丟棄在一邊。這是美

國人耗廢的一端。報紙以外。圖書館博物院。公眾演說種種。也都是社會教育的利器。總而言之。美國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既然如此完備。又有良好的家庭。所以美國的國民。是沒有不受教育的。近來因為各國的移民。進境太多了。這些移民。有許多是未曾受過教育的。所以就發生了「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新事業。這種新事業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受教育。作美國有用的國民。

三 社交及生活

男女交際自由。是西洋文化同東洋文化不同的一點。美國社會裏。男女同校。固然是極平常的事。其餘如宴會。談話。跳舞。郊遊種種。男女都是極自由的。同東洋各國的彼此避忌。大不相同。在現在東西洋文明接近的時候。這個男女交際的問題。極有研究的價值。孔老先生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東洋的哲學。似乎說「男女雖是人的大欲。然而一不謹慎。就要生出不

道德的危險。所以不得不防範。所以說男女授受不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現在時勢雖然改變了。但是男女自由交際。仍是害多利少。為社會所不許的事。」西洋哲學。似乎說「不然。男女既是人的大欲。就應當利導。不應當防範。譬如洪水。若高築隄防。將來終有衝決的一日。況且人都有好奇的天性。要使他不管禁樹。除非採用開放主張。使他淡然忘懷。」所以對於這一點。東西洋的哲學。是根本上不同的。這種不同之點。處處都可以看出。譬如婦女的服飾。土耳其的婦女。連面貌都不肯讓人看見。這更不必說了。我曾記得去年在北京時。警廳因為近來婦女時髦的服裝。衣袖同裙子。太短小了。以為不雅觀。有礙風化。所以出示嚴禁。但我到美國以後。看見婦女的服裝。平時的衣袖裙子。固然比中國極時髦的更短更瘦。至於每逢宴會或跳舞的時候。婦女的手臂。頸。肩。胸。各部。也完全顯露。你說這是淫蕩的表示罷。我知道他們的輿論。決不承認這句話。再說跳

舞罷。豈止男女授受。連胸部腰部。互相貼近。你若指爲野蠻。他們更不答應。美術也是如此。裸體美人。是西洋畫中的高尚品。近來裸體畫。在中國也漸漸有人提倡了。我以爲裸體美人。完全是西洋哲學的產品。若拿東洋哲學的眼光來評量。決不能許爲上品。我因爲研究男女交際的問題。就得了三種意見。一。道德的行爲。沒有一定的標準。程度不同。習慣不同。時勢改變。道德的標準。也隨着改變。二。道德的標準。既是一個可以改變的東西。因此社會改造家。一方面應抱無限的樂觀。一方面應負絕大的責任。三。中國在這新舊過度的時代。應當怎樣。纔能兼收東西洋文明的長處。而不爲其短處所害。免生絕大的危險。這是我們所急不容緩。所應當研究的一個題目。

紐約的生活。算是很費的了。每日吃飯。只少須一美金。更困難的。就是住所。最普通的寓所（Apartment House）每天須美金一元。間量既小。日光空氣又不

足。真使人生一種不愉快的感想。其餘衣穿物用。也無一不貴。但地底電。而及報紙兩項。卻十分便宜。美國工人進項。較一大學普通教授更多。如木工每日可進六七金。至十金不等。平常住家傭僕。除飲食外。也可月進五十金。至百金。近來美國工人失業的很多。但住家傭僕。卻極不易雇。至於工人所以不肯作住家傭僕的緣故。無非因爲不自由。凡工人無論男女。每天上工廠。作八小時的工作。五點鐘散工以後。就可以到交際場中去應酬。尋找種種的娛樂。他們自由慣了。所以不肯到住家去受束縛。其實住家的傭僕。比較我國一月掙一兩元的工作。反少。譬如我二月間。曾在莽浮能某家小住。該家女僕。僅管做菜造飯。至於購買物件。收拾屋宇。都得主婦親自去做。所以美國中等人家。能有傭僕的極不多見。幸而物質文明發達。種種用品。如汽爐。電燈。自來水。以及去塵機。洗衣機。電熨斗。種種俱極方便。不然。這個住家用人的問題。真是無法解決呢。

四 有名人物

我到紐約以後。得聽許多名人的議論。見他們的豐采。真是萬幸。以下的四位。是我所隨時想起來的。

潘興將軍。北美青年協會公議中。潘興將軍頗誇獎青年會的工作。他是一個善於稽滑的。他演說的時候。「莊諧並出。令人解頤。」

艾迪生。是著名的電機發明家。人家叫他工藝界的妖怪。他也實在是個妖怪。他今年已經六十多歲了。聽說每天仍舊不過睡四五小時的工夫。一年到頭。也不會客。也不出外應酬。每天在他的試驗室中。試驗發明。那天我們到他的工廠去參觀的時候。他親自出來。同我們握手。這是他破例的優待呢。前些日子。這老頭兒。出了百五十幾道題。招考技師。大學校學生投考的甚多。取中的甚少。因此這老頭兒就高興起來。評論現時的新教育。引起一時教育界的議論。成了一段佳話。

萊門亞白 (Lyman Abbott) 是二十年前美國極有

名的牧師。至今仍是美國 Outlook 報的主筆。年紀快到九十了。仍有少年活潑的精神。他少年的時候。身體甚弱。然而他有極堅決的志意力。所以竟能勝過。可見事在人為呢。

司巴格 (S. P. C. C.) 對於社會主義。極有研究。俄國的情形。知道的最詳細。他認俄國鮑爾希維克主義。這幾年試驗的結果。是失敗。不是成功。

五 中美關係

比較的說。美國是我們中國今日最不私己最可靠的。一個朋友。所以我們在美國的中國人。無論是學界商界。政客平民。久住遊歷。都有代表中國文化聯絡美國國民感情的責任。況且從山東問題。加利福尼亞問題。發生以來。美國全國的輿論。大多數是排斥日人。親善中國。我們雖不願意對於鄰邦。抱一種幸災樂禍的淺見。但是對於美國國民傾向中國的感情。卻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不可輕易放過。原來美國國民。素來是不很

注意遠東的情形。向來他們對於中國感想。是極惡劣的。至於所以然惡劣的緣故。也有幾層。

一。洗衣匠。美國到處都有中國的洗衣匠。所以美國人心目中。以為中國人無非是洗衣匠。其實洗衣匠大半是誠樸耐勞的。不過因此美國人就以為中國人只能操作下等職業。

二。唐人街。凡大城邑裏。都有所謂唐人街（Chinatown）。

平心而論。我國人講衛生清潔自治的精神。自然較美國人稍差一些。唐人街中賭博鴉片娼妓等事。大概也在所不免。而且因為黨會的關係。有時也不免發生暗殺或訛詐等事。然而不講清潔。南歐的移民。大概比我國人更甚。至於嫖賭暗殺等事。文明各國社會中。也屢見不鮮。可是那些唯利自圖的商人。竟借此做出兩件極可惡的事來。一。拿紐約來說罷。每天傍晚。某街上有許多的大汽車。車上寫的就是「去看唐人街」幾個字。每車可坐十餘人。每人出美金一元。聽說

他們到唐人街的時候。竟有中國人引導到吸鴉片的地方去參觀。也聽說這種鴉片煙穴。有時是無恥的西婦。雇無恥的中國人扮演。借以謀利的。二。美國到處時常演照唐人街的活動電影。這種電影。無非描寫中國人訛詐殺人放火吸鴉片種種惡現形。聽說有時候製造這種電影。中國人不肯扮演。竟有愛我們太過的鄰邦友朋。代我們去扮演。好在他們國家不會出醜。他們也就樂得借此掙幾個錢。還可以替國家出一番力。說來真是可嘆。所可惜的。我國有許多旅美的商學界。也有許多的領事公使大人先生們。不能够在這個美國輿論大變的好機會裏。設法去除掉國家的污點。真是可痛。論到美國奸商。所以做這種事業的心理。我有一個美國朋友。曾對我作一個解釋。他說「他們作這種種。並非故意要毀壞中國人的名譽。無非因為別國不容易欺侮。中國太柔弱了。所以借此來達到他們的金錢主義。」我聽了。真叫我說不出話來。

三。書報 書報是介紹文化。解釋文化。傳達消息的利器。這是人人所知道的。從來美國人所看關於中國的書籍。十有八九都是傳教士所寫的。這些傳教士他們的用心雖然可取。所用的方法實在不合。因為他們要觸動美國人好施的感情。來維持擴充這傳教的事業。所以他們往往把中國的情形。中國人的心理。描寫的十分黑暗。使日月慘淡無光。這雖是他們的不是。但也不足深怪。因為發揚國光的重任。到底在我國留學生的肩膀上。可惜我國留學生所寫關於中國的書籍。更是屈指可數。留學生得學位的時候。自然有他們的論文。論文裏邊有許多是關係中國的。但是這些論文。雖然印成單行本。是沒有人購閱的。結果美國人既沒有好書可看。只能看壞的。我們自己不出力。專怪人家。人家又怪誰呢。講到報章。更難說了。美國各報記載中國的消息。是極少的。至於中國人在美國所辦的漢文報紙。在美國大概也有十幾家。這些報說起來也是可嘆。

第一。不是保皇黨的機關。就是國民黨的法螺。第二。有時也登幾個專電。不是孫文做總統的賀電。就是康聖人發生甚麼事。第三。國內的消息。是從國內報紙上所抄下來的。抄得又無系統。又不完備。我前些日子。同一個漢文報的主筆說到這個問題。他說「這些報紙。就是黨派相同。也決不能合併起來。成一個有力量的報紙。在中國專設訪員。」他又說「主漢文報的中國人。他們所注意的。是世界各國的消息。不是中國的消息。所以中國的消息。脫兩個月也無妨。世界各國的消息。脫兩天就不答應。」因以上種種原因。所以我到美國。只有三個月的工夫。彷彿離開中國已經有三年似的。有時雖承朋友寄來北京的晨報。或上海的英文彌勒評論。到底無濟於事。至於在美國多年的學生。那情形更可想而知。所以我希望三件事。一。留學生各盡所長。用著作或演說的工夫。來發揚國光。二。設法組織英文。或漢文的通信社。三。出一種專載時事的週刊。這種週

刊有幾種絕大的價值。一可以使海外的僑民知道祖國的情形。二使國內的國民對於時事得着一種有系統的記載。三可作將來歷史家的參考。我很希望商務印書館對於以上各事能有所盡力。

以下所記的就是我到紐約以後所見與中美親善有關係的一切事。

中國絲業委員 二月間紐約舉行絲業展覽會。中國的陳列品雖不能出人頭地。也還過得去。不過內中有一件事很可嘆息。就是委員中人數雖不多。竟鬧南北的意見。甚至於彼此不說話。無絲毫相體卹相幫助的。心安東的兩位代表。因不會英文。甚至於不敢到外邊去吃飯。美國絲商近來很願意幫助中國絲業發達。不久打算同華商合資在上海設立絲業揀驗廠。此事同中國絲業的前途必有莫大的關係呢。

雜碎館 在紐約大概有四百家。今年生意雖不十分興旺。也都可以支持。每天上午十一點鐘開門。第二天

上午二三點鐘關門。做工的時間。總在十五點鐘上下。他們英文都有限。這是留學生服務祖國同胞的一個好工場。

留學生 紐約中國留學生。大概在三三百人以上。（哥倫比亞一校有一百五十人）他們在這幾月內。曾辦以下各事。

一。Educational Night 這是一種交際會的性質。該晚到會的西人很多。會中由中國學生演唱曹操賣友故事。并有各種文藝演說。

二。籌賑委員會 屬哥倫比亞中國的學生會。該委員會曾經在紐約。花德。潑蘭。楊格。紐海文。蒙克來。華盛頓。各處。前後演唱木蘭新劇十次。總共得款萬餘金。此外也曾募得數千元。木蘭劇本。係哥倫比亞師範院張彭春君所著。很受美國人歡迎。

三。五四紀念會 該日有五四運動領袖段錫朋諸君演說。

中國留美學生。有一留美學生會。此外基督徒的學生。

還有一個單獨的機關。名叫 Chinese Strudites

Christian Association 這兩個機關。每年夏天。都分區舉行夏令會。

華僑青年會 近來頗有人提倡在紐約唐人街中。組織青年會。籌備委辦。已於去年舉定。大概不久就能變成事實。提倡三育。改良社會。發揚國光。也許就以此為起點呢。

合衆國漫遊記

紐約港。為世界港灣中至壯麗之一。其城有最大之商廈。儼若宏大之島塔。矗起水中。

吾人舟過自由碑。碑為法人贈與美者。即登陸。至攀德樓公園。園極幽麗。濱水為城之終點。

由此（即公園）得一佳景。即為一臥空之鐵道。其構造純以鐵橋建於柱上。柱高自十三尺至六十尺以上。不等。每日小火車頭之火車。載旅客過者。有五十萬人。

云。

前行至柏老匯路。見一小而圓之公園。名苞荅葛荅地。饒史蹟。其四圍在一千六百十四年間。為前紐約最初之殖民地。吾人過三位一體禮拜堂。堂對爾華街。美財賦之中心點也。街上有希臘式房屋。其入口處。綴有華盛頓大銅像。像正樹立於彼偉人。在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就美第一任總統宣誓之地。吾人更前行。即見有三角形之大建築物。總郵務局也。其北為市政廳。在一趣麗之公園中。其一面對鮑魯林吊橋之入口。橋鄰派克路。為城中重要新聞報館地。鮑魯林橋為吊橋中之最大者。世界瑰奇物之一也。

由市政廳上行。不一二英里。吾人即可於第五碧巷之畔。得見宥尼及梅狄生二區域。城中貴族之居在焉。湖中央公園前進。經聖伯屈立克巍大之座堂。堂飾作嘎錫克式。美洲禮拜堂中最佳麗之一也。著名之中央公園。其天然之景物固佳。然亦由於工人

與機械之功。

省立藝術博物館亦在於此。凡外國與美國藝術家所繪之諸彩畫均陳列其中。

於第四十二街中之大中央車站。吾人乘火車行二十分鐘。至黑僧河東岸。火車殊佳。適促供王子用。歐埃維敦。爲美國有名著作家歐維華盛頓之故里。彼嘗著西班牙記。及著名矮爾甘白雷皇宮。

移時吾人抵辯立生。此間有一小輪。乘之可渡黑僧至西點。彼處高據石岸上之屋宇。爲國立陸軍中學校舍。逾彼奇巍之羣山。復循黑僧河岸。不數里卽抵費虛開兒。在彼吾人更乘火車東行。經以製造銅器與時計獲盛名之華德保樓。及康腦脫客之省城蟹得夫。與美兵工廠所在之斯潑林費爾。最後至巴士頓。城爲美諸古城之一。建於一千六百二十三年。城建於一半島上。島伸入海港之中。居民咸肆力於教育事業。因此人多以此城爲美文學之策源地。

吾人離巴士頓。經華薩克隧道。若舍西尼山隧道外。此爲全世界隧道中之最修長者。車止於阿耳彭內。城有壯麗之商店。紐約之省會也。

阿耳彭內之北。爲激冽他茄泉。世界名勝地也。吾人越馬克葛雷敖山。將軍葛倫特曾終老於此。再進。經康伯倫湖。入加拿大境。進芒屈立耳城。城據一島上。在奧得華與聖老倫河之會。維多利亞橋橫亘聖老倫河上。長可二英里。使此城與大地之南相通接。溯奧得華河而上。行一百英里。至奧得華城。加拿大政府駐地也。屈郎多。爲加拿大城之一。據於一圓麗海灣之首。地在昂泰立夏湖西北岸。爲加拿大重要製造之地點。吾人由此乘火車。繞昂泰求夏之極西。經漢密頓。少上見尼辯雷瀑布正在面前。此雖不能爲天下最高之瀑布。然因其凜冽莊嚴。負有盛名。水瀉之聲。于四十英里外。時聽聞之。

登升降機。直經瀑布之下。細視介於峭壁水澗間之隙。

縛。若茫無止境。此隙罅名風穴。爲激浪薄氣。澎湃拚搏而成。至其奧理。實難於此數行中說明。且亦不能於數小時中卒讀。須費無數之日力。始能窮竟此奇異之天然學理。

吾人乘湖濱鐵路。循荻莉湖南岸。經托利大。此爲裝運農產物之大口岸。車止於芝加哥。爲美之第二大城。世界勃起諸奇城之一也。

芝加哥之發達史。讀之渾若諧語。一千八百零四年間。美政府曾建第逢堡於此。於一千八百三十年。此城共有房屋十二所。居民百人而已。一千八百八十年間。人數逾五十萬。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有一兆有半之居民。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有一次之大火。此爲近代所希有者。燬去房屋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所。災後。是城恢復極速。城遂改建爲一新式莊觀者。中有屋宇一座。高三十四層。在密紀甘路之公共圖書館。爲美國圖書館中之最佳者。

世界勸業會曾舉行第四百週關美紀念會於此。（指

芝加哥）時在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去芝加哥西南二百八十三英里。爲聖魯意斯。城屬蜜查立盍司省。居民有五十五萬人。城在蜜士失必河之灣處。該河商業上之貨物儲藏地也。

去聖魯意城西二百七十五英里。爲甘率司。城在蜜速立乎河旁。鐵道之中心點也。繼至華馬化城。爲尼白萊司加省之最大者。在胡敏省之氣養尼。吾人得一見落機山景。其積雪之巔。常誤以爲雲氣。去城不數英里。山漸高。吾車越彼花崗石巖之羣山。約三十英里。經積雪界。祇瞬息耳。

鹽湖城。爲摩門教徒（崇一夫多妻主義者）之居處。建築甚佳。街道坦濶。其交錯處作正角形。路蔭以樹。猶太人之禮神堂圓頂。觀光者見之。當與大龜壳之感。想堂可容客一萬三千人。城之殷富及其產業。足表昔摩門教主楊自立甘商業才幹之老練。至其結果。實較其

傳道爲優也。

沿大鹽湖濱西行。經大美沙漠。至薩克萊門他。此爲一氣候和快之鎮。克力夫尼亞省之都會也。地處一坦美之平原上。在薩克萊門他河畔。省中重要之建築品。爲哥倫布求蕙賽茲蓄贊助之像。

吾車下行至薩克萊門他河。與孫喬鄉河流域。曾一度至烏克倫保應忒。渡舊金山海灣。途次吾人得面鮑布所發現之太平洋。陶雷斯教會。於一千七百七十八年中。爲西班牙僧衆所建。爲城之一部。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間。教會之外部。始有居屋建興。其新殖民地名言伯皮納。此名於今十二年前。已改爲舊金山矣。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中。克力夫尼亞省發現金礦。是鎮遂由一千居民。於二年中增至二萬五千人。現其人口三十萬有強。此城之結構甚佳。房屋亦佳。城中有華人二萬。其居處名之爲華人區域。或大中華鎮。

乘車沿海行。經幽麗之巖谷。抵陸恩其兒。此爲一華夫

之城。於一千八百七十年間。爲西班牙人所居。名浦魯提雷立拿提陸恩其兒。

吾人更乘車。經克立夫尼亞富饒之南部。覽埃立松那境內奇壯之山色。至亥耳浦古鎮。在立乎葛倫德河岸。與在墨西哥之雪特權亞城相對。攤克雖史省屬也。居民之在此者。其語言品貌。多作西班牙人狀。

吾人乘南太平洋鐵道。經攤克雖史首省。至荷兒浮斯登大口岸。地在墨西哥海灣上。又經胡史東與魯意徐那之省城白登老客。下循蜜士失必河岸。至古奇之紐華奧利紅城。於一千七百十八年中。爲法蘭西所置。法與西班牙國互轄管之。至一千八百零三年間。此城與魯意徐亞那省同割讓於美。城之數部。先民之風俗體貌。依舊存在。與其他美諸城之普通潮流。爲一極有興味之對峙。

甘納兒街爲商務上之通衢。作巴立與碧巷式。市政廳與其他公共建築物。外貌殊壯麗。

紐華奧利紅於輸運及國外商務上之價值。與紐約城等。有時於其海口。可得船千艘。其中滿載棉糖麵粉等物。以分供世界。

吾人循墨西哥海灣之濱。可至馬必耳。城爲歐萊派馬省最大之城。亦其唯一之海口也。

去馬必耳。取道奔瘦苦雷。經福六立大北部。眺覽喬治省之白侖韋克。入撒維那城。此爲美諸名城之一。城據撒維那河上。美之第二出棉口岸也。

吾人繼訪在南卡路立那之謙兒司東。城臨挾許雷河。與苦般河之會。與大西洋近。此地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爲美內爭起事之地。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間。此間有可怖之地震。毀損財產甚鉅。次經惠民登北卡路立那李却奉。及前曾爲南方同盟之重城浮及尼亞。吾人入美京華盛頓。過彼名都之廣坦碧巷時。吾人當覺其負此盛名殊當。其最大之遊散地。爲奔雪兒浮尼亞碧巷。與克畢脫歐耳極處相交之

地。爲國會之議事堂。其圓頂爲全城最高大中之一。衆議院議員之堂。可謂爲世界最佳之立法院。其上議院亦在於此。

財政部之屋宇。倣雅典之敏媛阜女神（司知慧戰事藝術女神）廟而建。再上。吾人可至白宮。美總統辦公之住宅也。其四周無華麗之裝飾與儀式。蓋此爲遊人所難信料者也。人可自由入其地而近其室。無種種之禁阻。

華盛頓紀念碑。矗立於浦他梅哥河岸。高五百五十五英尺。

城（華盛頓）綴以英雄及政治家之銅像。恐是爲世界設構最善之城。

乘車行一小時半。吾人至白兒的末。城從白兒的末貴族名也。在拍炭古河上。因其公園與隙地多飾紀念碑。故目之爲紀念碑城。

非立特耳費亞。在第十老會河上。爲美故都。其面積在合

衆國爲最大之城長二十二英里。闊五英里至八英里。中有無數佳麗之民屋。及公共建築與旅館等。獨立廳爲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號宣布獨立簽約之地。中多勝蹟。有鐘一。曾鳴其自由之徽音。與夫彼重大之正義。布之大地。

非立特耳非亞之人口。1,000,000。位於美諸城中之第三。而其商務則列第四云。

阜雅萌德公園爲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百年博覽會會所。今尙遺屋數楹。若紀念物然。

越山九十英里。過紐乾愁省。至權叟城。乘舟僂紐約行。不覺吾身又在橫渡大西洋之舟中。正向吾鄉國進發也。於此極簡短之紀遊中。在此國中。已循環一週。彼之闊步孟進。實爲諸大國中之怪出。而其財力之宏富。足以供助全世界而有餘。

美國遊記

由變舉

余著志遊美。幾二十年。人事卒卒。迄未得遂。迨民

國八年秋。美友安德森君至滇。談及鄙意。安君力愆余行。爰於重陽前相偕赴滬。余以他事至北京。託安君代訂艙位。臘初得安君書。知已代購太平洋公司輪船。日本皇后號之艙位。票。并囑其門下士裘君昌運偕行。以免言語隔閡。時裘君新婚。亦恰好爲蜜月之旅行。約定余急南旋。偕裘君夫婦。於臘月初九日。由滬放洋。廿年宿願。一旦得償。其愉快固較他人爲倍。而中間幾經籌商預備。始爲成行。則斯遊亦良非易易也。

途中之狀況。輪船駁。友人解君叔平繆君延之等。送於碼頭。時船已離岸。惟拱手作別而已。出口數日。皆風平浪靜。起居甚適。詎出橫濱一日。傍晚。狂風大起。吼聲如雷。余初頗不置意。以爲航行大洋。亦意中所有事。靜臥以聽之。未幾。浪擊房窗。玻璃盡碎。冰直湧入艙中。灑灑不止。行李盡濕。欲臥不能。乃暫避入餐間。待至天明。另覓房艙移住。而風益怒。浪益高。船主通告搭客不

得再至船面。以防意外之危險。於是伏處艙中。但見浪高十餘丈。時越船頂而過。如置身潛艇中。然船身搖曳震盪。人盡眩暈。飲食不進。余尤困頓。十餘日後。始漸平靜。以除夕抵溫哥華埠。休息二日。復搭坎拿大火車。五晝夜而達紐約。中經落機大山。雪深數尺。寒威凜冽。所過鎮市都邑。未能遊覽。僅如電光影戲之一瞥而已。紐約爲美國經濟中心。交通便利。遂以此爲考查之中心點。由此先到華盛頓。仍與裘君夫婦偕。余携有唐少川先生之介紹書。往晤代辦公使容揆君。又留學生監督嚴君施君。均殷勤招待。指導一切。并云。致查教育團。袁次長希濤等十餘人。數日卽至。囑余等稍待。偕同參觀。尤較便利。余因先赴費城一遊。以電告之留學生姚君光裕。姚君畢業於香港大學機械科最優等。復至費城實習。又李君熾昌亦在此實習。二君皆余前任教育司時。考送出洋留學者也。裘君送余至費城。卽返華盛頓。而姚君又適病。住醫院中。住費城三日。皆李君左右之。

返華京日。適與袁君等考查團同車。自此一週間。參觀各學校各部。國會圖書館。度量衡平準局。海軍大學。教育局等處。皆與考查團偕。袁君以五十有四之年。宵寐晨興。孜孜考詢。終日不倦。并謂余曰。吾國內雖有南北之分。而對外則無二致。今君與余輩一行。共事考查。亦足表示吾人南北一致之意。立言最爲得體。惜余以時間無多。仍返紐約。未能同赴南省一遊。袁君則再赴歐洲。環地球一週。其志不尤壯耶。余返紐約後。得留學生盧君錫榮。董君澤。及女生李昂等之助。參觀各學校名勝。得美友湯卜生君。辛柏森君。愛埃君。瑞思逢君等之助。參觀各銀行商場工廠。均極詳晰。湯君等資本家。歡迎余夕。裘君以流利之英語。譯余演說詞。娓娓曲盡。湯君等頗極滿意。留紐約十餘日。復偕瑞君姚君至波斯頓。至哈佛。至紐海海。而返紐約。由紐約至巴付耳。觀奈加拉大瀑布。居留二日。始赴芝加哥。時董君已畢業。將返國。而有以利諾哀之行。約聚首於芝埠。至芝後拍電。

促之。越日卽至。芝遊旣畢。應美友芬樞夫人之邀。赴登付耳。留二日。乃徑赴桑港。時同學朱君兆莘。任舊金山總領事。得其介紹。赴士打克頓。老克可命。考迭士等處。考查時已暮春。遂搭中國號輪船歸國。抵滬。正清和望日也。

考察之概要。(一)政府大總統由普通選舉而來。一任三年。任滿被選。得連任。連任以二次爲限。除媾和宣戰等重大事件。須得國會之同意外。其各部總長。得由大總統遴選任命之。總統權力頗大。故世稱美國爲總統制。自開國以來。恒得名人爲總統。國度日以增進。說者謂係得普通選舉及總統制之時。然每屆選舉之時。全國洵洵。皆競爭於選舉。妨害公私事業甚大。內閣以外交。內務。財政。陸海軍。商工。農。郵傳等部組織而成。外交部總長。循例以國務卿兼之。副總統則兼參議院長。參衆兩院。合在一處。與總統所居白宮。相距不遠。外面亦作白色。議場二。形式無大異。惟衆議院議員旣較

多。苟值總統出席答覆。或開兩院聯合會時。合參議院議員列席於此。故院地較寬廣。仍苦不能容。乃將席前之寫字檯取銷。僅委員長左右。列長席二張。以便擱置案卷。參觀議會時。正值提議山東問題。得前駐華公使芮恩施君之介紹。與彼中要人一敘。芮君并爲詳述是日議決情形。情意殷渥。至可感也。全國四十八州。領土三州之下。爲市。爲城。爲縣。爲村。州長市長。均人民選舉。州有議會。與州長合居一署。美人統稱之曰喀卜特兒。州議會亦分上下兩院。城縣則董事五人。執行一切。州議會雖分兩院。惟所議之事。必兩院會合表決之。非如國會兩院。各有應行議決之特件也。地方之權特重。故各地機關之組織不同。法律亦異。雖婚姻田土。各地亦各有其不同之規定。其複雜可知。惟財政則由議會及各地方董事會。於每年年前議決徵收。稅則亦至不一。定。恆視其地之需用及市面情形。以爲增減。惟有一部。分縣之收入解於州。而市城則仍請領於縣。僅此一事。

市城受轄於縣。餘則各不相轄。一任地方之自由活動也。(二)實業。美之開國。不過百餘年。土地膏腴。蘊藏甚富。兼之人民富於堅忍特立之性。有好奇好勝之習。故能利用機械。發展物力。介乎東西兩大洋之間。銷途既廣。製造益宏。有航船鐵路。商務經濟。爲之運轉流通。有適當之政教號令。爲之保護促進。是以農工商業之發達甚速。內則有家給人足之盛況。外則操世界實業之樞紐。歐戰期間。物品需用。供給於協約國者。至多且廣。最後加入戰爭。遂定歐洲之局。而執和議牛耳。實業之效力。有如是者。(三)教育。教育事業。純任各地方自田發展。故中央政府。僅設一教育局。附於內務部。全國一萬萬一千數百萬人口。教育經費。已達十二萬萬之巨。受教育者。數達百分之八十。全國大學及高等專門。共六百八十餘所。公立中學。一萬八千餘所。師範學校。三百餘所。職業學校。六百餘所。就學兒童。約全國人百分之七。受滿八年義務教育者。約百分之四。政府及

各地方。對於教育。無不時時在研究改良之中。其現時所尤注重者。一爲體育。歐戰徵兵時。竟有百分之二十。身體不及標格。以是戰後益趨重體育。各校皆有體育場。各界人士。亦皆盡力提倡。女子體操。不亞於男子。小孩競爭。不讓於成人。一爲鄉村聯合學校。聯合僻靜各區。建一完全之學校。經費既充。則建築宏大。設備完全。教員薪金較厚。可得優良之教師。一爲注重四圍物產之教育。蓋教育與四圍不相應。於兒童之本能。及將來企圖之事業。無所裨益。故必使兒童所受教育。與所處之境遇相應。斯其本能發達之機會必多。而物產地力。亦可藉以逐漸開發無遺矣。數者似皆吾國所適宜仿行者也。

名勝之遊覽 美爲新造國。歷史上之陳蹟無多。除華盛頓。慕林肯舊宅。林肯堂。格蘭脫墓。波斯頓獨立戰爭紀念處。費城獨立堂。紐約自由神像。等數處外。名勝古蹟。尠有可紀者。然如華盛頓舊宅。紀念塔。紐約屋而屋

斯高樓。芝加哥公園。奈加拉大瀑布。或見人工建築之偉大。或具天然風景之壯觀。匪獨彼邦。炫稱抑為世界鮮見。足跡所經。為追述之。華盛頓舊宅。在波多馬克市。去城約十六英里。係其總統任滿時。優遊天年之所居。華歿後。至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已經其子孫售出。有安拔氏者。激動於心。謂開國元勳。不宜令其故居零落。乃倡捐銀一角。并號召全國兒童。各捐銀五仙。未久。即得銀四十萬元。乃收歸公有。而益加整理焉。宅內保存華君生時之用品。一一陳設。宅後有園。華君手植之花木。猶在。距宅數十武。即其夫婦之墓。前瀕波多河。林木葱蔚。草地整潔。小亭翼然。風景絕佳。頗似吾國五湖勝地。士女來遊者。常絡繹不絕。觀景懷人。其感想為何如也。紀念塔在華盛頓城中。建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高五百八十尺。每級嵌列塔成時各國致賀之國書。中國國書在第九級。二百二十尺處。由電機升至塔頂。望全城如掌上螺紋。四面有玻璃窗。開窗處在下望之。僅如一

小孔。全塔以磚造成。數十里外。即遙見白色高標。矗立雲表。誠巨觀也。紐約屋而屋斯高樓。高五十八層。七百九十三尺。各屋多係租與銀行公司居住。共用升降機二十八具。夜間以電光映射全樓。玲瓏光彩。五十英里以外。即見之。建築費共一千四百萬美金。屋主即初創五分一角。萬有店之屋。而屋斯氏也。芝加哥工廠極多。空氣不潔。故公家多造花園。以便人民之遊息。各公園常年經費七百五十萬。僅南部費亦二百五十萬。有總理。有視察員。有各部經理員。公園之主要部分。為公共休息室。有男女健身房。有閱書報室。有浴室。泳水場。球場。動物園。植物溫室。而動物之伺養。尤為周至。寒則有蒸汽管。病則有醫藥室。其他種種施設。皆極精美。美國公園之完善。蓋無如芝加哥者矣。特未知比黃石公園為何如。以時間所限。未能一往遊也。奈加拉大瀑布。距巴付落約五十餘里。乘摩托車一小時可達。對面為坎拿大境。中隔巨壑。即瀑布泉水所經流者。甫至壑邊。即

見白霧騰騰。珠沫飛濺。泉水直湧而下。高可數百尺。聲如震霆。達數里外。然猶係右側之瀑。過橋至坎拿大境。觀正面之瀑。全流豁然在目前。濶三里餘。高六百六十尺。流下時常作五色虹彩狀。風起雲湧。壯麗宏闊。誠宇宙之大觀矣。

一般之觀察。美人重平等。尙自由。夫人而知之矣。然其自由。乃自由於法律範圍之中。絕非漫無限制。例如言論出版。平日皆可自由。獨至有事故或戰爭時。則檢查報章及出版物。最爲嚴密。又如全國禁酒。全國禁娼。莫不服從遵守。此其人民程度之高。可以想見。火車上不分等級。酬酢往來。一律待遇。無貧富貴賤之見。此其平等之精神也。然富者高樓廣廈。貧者雖八口之家。亦被局促於一小室內。黑暗污濁。則貧富天然之分。無可如何者也。又尊重婦女太過。幾成重女輕男之習。不又與吾國之重男輕女。適成一反比例乎。至於其國人民。有數種之特性。爲增進國度之原因。(一)重獨立。雖

父母兄弟。恥相倚賴。然就學時。卽以獨立營生爲抱負。而父母亦不願多留遺產與子女。致養成其懶惰倚賴之習。是以人皆自奮。各業發展。而國力隨之。(二)不自滿。用一機械。辦一工廠。研究一種科學。絕不故步自封。必時思改良進步。以求登峯造極。是以時有所發明。以便民利用。(三)堅忍耐勞。凡經營一事。幾經困苦艱難。往往收最後之效果。雖紳士富翁。不憚工作。煤煙滿面。泥濘滿身。在所不顧。故能成就偉大之事業。(四)有秩序。隨時隨地。莫不秩序井然。而火車站。觀劇場。尤其顯見。買票之人。雖極衆多。皆魚貫相續。絕無爭先恐後。喧囂擁擠之弊。戲場中雖數千人在座。而毫無聲息。以視吾國之車站劇場。喧嘩擾擾。奚止上下床之別耶。(五)重衛生。個人衛生。公共衛生。皆極講求。是以人煙稠密之地。公共遊玩之場。殊少傳染流行之病。吾嘗謂人民程度之文野。可以有無秩序能否清潔二者判之。知此者當不以予言爲過也。

旅行雜述。自上海至橫濱。海程一千五百零七海里。由橫濱至舊金山。四千七百九十九海里。共六千三百零六里。中國公司船頭等艙位。約美金二百數十元。或三百餘元。美國公司船。需四五百元。若先至溫哥華。或西稚圖。再轉而至金山。船價相差無幾。不過略增至金山之車費而已。火車費一日夜約需三十元。連賃寢車及三餐費在內。與吾國相近。自金山至紐約。火車需五日夜始達。而自芝加哥至紐約一段。換車後行駛最速。每小時可行五十英里。旅館住宿費。自四五元至七八元。上等者二十餘元。除紐約芝加哥外。較爲廉減。三餐平均約每日四五元之間。亦有最儉。中晚兩餐。僅用一二元者。惟摩托車每小時仍需四五元。以其加斯林價雖較廉。而其人工則甚昂也。旅行之最要者。爲護照。衣服言語三事。上海美領事館。有專辦護照處。由江蘇交涉署。請取護照。至美領事處簽字。或徑由外交部給發特別護照。均可。至舊金山。經其檢疫員及移民局員來。

逐一查視過。與照無忤。即可登岸。登岸後再由稅關檢視行李箱篋畢。卽聽其所之。無復過問矣。如須經過坎拿大境。則護照上須爲敘明。以免至英屬地時。被其留難。衣服宜在上海製備。春夏衣褲各一套。晝夜禮服各一套。單夾外套各一襲。滬價既廉。物質亦美。若至美後。添製則價昂。兩倍有餘。外如襯衣。領帶。領結。均須多備。以備換用焉。言語不通。最爲困難。雖有良好之舌人相隨。然瑣屑細事。不能時時勞人也。故欲遊美。須先略識英文。或習說普通應用話數十句。較爲隨便。否則隨行之繙譯人員。宜加慎擇。庶無隔膜之患也。

遊美國塔虎脫農場記

穆湘珩

北美洲南部。塔克衰司市府之極南。離墨西哥海灣約二十里之遙。有塔虎脫農場焉。以科學之學識。策農事之進行。以故聲名藉甚。而獲利亦厚。余於去夏畢業後。往南部研究花果。聞其名心竊羨之。遂登車而往。凡寢食於是場者。越三星期。自總理葛林君。植棉部長愛爾

槐君（即前塔克萊司農工專修學校治田學校教授）牧牛部長湯林孫君及各部長司事暨機匠傭工無不詳加詢問。考其究竟。自問有所得。不敢自秘。歸而記之。以餉吾國人。且以資吾國大實業家之借鏡焉。當一千八百七十年間。有企業家三人。自中美而至南部。抵墨西哥海灣間而止。當是時。平沙無垠。人跡罕見。遂向美政府領得田三四十萬畝。運牛數千頭。而牧養於其間。名曰哥爾門福爾登牧場。惟交通不便。且諸企業家志雖有餘。而才力財力均不足以濟之。又無科學之農業知識。及整理法。忽忽二十年間。未能大展厥志。是時有秦登君者。銀行大家也。雄於資。亦擬謀實業於南部。遂與其塔虎脫君（即前美總統之介弟）及律師葛林君。合資購哥爾門福爾登牧場。而仍事牧牛。是時雖交通已便。而三君遠在東方。經營本業。且採用隨墾隨賣主義。雖獲利頗豐。而於農業物質之改良。尙未暇顧及焉。自秦登君物故後。其遺產均傳授於其獨養女

任受。當一千九百年之間。約計股份。塔虎脫及其夫人占七十四分。葛林君占二十分。餘四分。皆現屬之零星附股。而牧場之區域。僅存十萬英畝而已。塔葛二君。以隨墾隨賣主義。不足以言振興實業也。遂定植棉及工商業發展之政策。於是塔君在東方任經濟。葛君棄律師業。親駐牧場。總理其事。聘牧牛專家湯林孫君掌理牧牛部。內分兩小部。一為傳種牛。一為肉牛。其牛種有二。一為短角牛。一為歐福種。兼用土著牛。逐漸改良其肉質。牧羊部亦暫由湯林孫君兼理。嗣逐漸擴充。遂聘勃郎君為牧豬部長。蜜勒君為乳酪部長。治田學專家愛爾槐君為植棉部長。棉花出數較旺。子花轉運甚不合算。於是自設軋花廠。由勞伯次君主任之。兼收軋鄰近農家之子花。工人居民漸夥。而附近墨西哥海灣之地方。名曰考伯克力司梯。作為避暑地位。往來者亦衆。於是設電燈廠以助其長夜。設自來水廠以濟其灌溉。市口繁盛。肉食昂貴。於是設宰牲場。又以儲藏肉料不

可無冰也。設製冰廠。又花核數千墩。轉運費鉅也。設榨油廠。鍊油廠。運油又嫌費昂也。於是以牛油及花核油製成一種參雜物。如日用之白他油。裝貯錫罐。銷售全國。當余調查時。正農業極忙之際。其農場面積十萬英畝。內分植棉一萬四百畝。植玉蜀黍及菽粟等。約三千六百畝。牛一萬五千頭。羊五千頭。馬驢豬各千頭。乳牛三百頭。雇工五千人。其棉場長二十六英里。分四車站。曰秦登。曰塔虎脫。曰葛來各來。曰拋脫倫。當八九月間。自秦登至拋脫倫站。第見雪白之棉花。及蠕蠕之牲畜而已。此皆十年以來。塔葛二君及諸部長所苦心經營之成績也。自葛君總理以來。並未提息。歷年所得盈餘。均充擴充營業資本。余約略計算之。不動產每畝平均六十元。則田價得六百萬元。廠屋。棧房。汽機。市房。電線。自來水管。及牲畜等。約得四百萬。總共約得千萬左右。近更逐漸推廣植棉場。擬展至五萬畝而止。并籌畫紡織染布等廠。大約明歲起。可從事展拓。惟此場地。點位

於極南。美邦人士。以前鮮有知之者。自三四年前。美總統塔虎脫氏蒞臨後。名始大著。近年又頻受實業界鉅子之研求。靡不讚揚其發達之神速。且有採用其整理法。而作實業學校教科資料者。然美國農場牧場。大此十倍者尙多。今舍彼而述此者何哉。余詳加究察。得其致富之道九焉。爰縷述如下。以供吾國人之參考。

一。計謀深遠也。當葛君任事之始。以擴充植棉場爲起點。其後各場廠。因時制宜。次第建設。往往一場廠之設置。計畫於數年之前。而每星期復會議數次。而求發展事業之方法。整頓各部之程序。謀定後舉。故其建設也。無虛耗。而獲利也。愈豐厚。

二。用人得當也。各場廠主任部長。皆係畢業專門人才。出其所學。各司其事。爲事擇人。無覆餗尸位之譏。有措置咸宜之象。故成效速。

三。勤職守也。每晨八時至下午五時。各場廠長往來巡視。遇辦事之勤奮者獎之。怠忽者戒之。戒之而不悛者

退之。賞罰嚴明。無敢或懈。卽作全夜工者。按時更替。亦莫敢或遲其工作也。進退有定時。故工人咸以嬉戲曠職爲大戒。

四和衷共濟也。各司其事。則事權專而不相侵越。同事和藹如兄弟。卽各部長密商時。亦推誠布公。各抒所見。平時交相推許。交相勉勵。無傾軋虛詐之習。

五簿記清晰也。各部收支。均以部長簽字爲憑。各部簿記。分門別類。不容紊雜。卽植棉部。或八百畝爲一段。或一千二百畝爲一段之帳籍。亦由各段長主管。一律條分縷晰。故至年終結賬。不惟全部之盈絀。一望而知。卽分部分段之盈絀。亦一目了然。

六連帶貿易也。各部辦事之聯絡。固無待言。而各部所出之貨。設互相消納之法。不僅不假手於人。耗回扣及轉運之費。且無廢棄之物。是爲該場一大特色。譬如植棉部售花於軋廠。軋廠以花衣售於紗廠。花核售於油廠。油廠除運銷出口。或製造參雜物等外。以子花壳售

於植棉部。花子餅售於牧牛場。宰牲場收買本場之豬牛羊皮及蹄另售外。其血骨及臟腑等。均製成肥料。售之植棉部。他部大都類此。其交易均照市價計算。旣無低昂爭論之弊。復無外溢之利。廢棄之物。竹頭木屑。皆爲有用。此吾國所最宜注意者也。

七助長周備也。該場助長事業。除電燈及自來水外。有醫院以療治疾病。有學堂以啟迪愚蒙。有教堂以維繫道德。有銀行以周轉金融。有郵電局以便利交通。至如客棧雜貨店等。有裨日用者。無不畢備。皆由農場派人主持。故二十六英里之農場。儼若一小國也。農產物歲有羨餘。不依人以生活。居家傭工。咸有樂不思蜀之概。八學識充足也。各部廠均由專門人才主任。故其布置均臻完善。各種機器。均係最新而精良者。以科學的知識。機警的腦力。敏捷的手段。整理全場事務。宜其勃興也。

九堅忍不撓也。以上八者。雖爲該場致富之根本法。然

苟乏堅忍不撓之氣。亦安克臻此。溯其創辦之始。挫折頗夥。乃葛君等以爲辦大事者。挫折所恒有。是以專心致志。一意進行。不爲所屈。凡遇挫折。必研究其致挫之由。去其不善。以至於善。始克轉危爲安。轉敗爲勝。以有今日。人第知其獲利。而不知其耗心血。絞腦汁。慘淡經營。孜孜不倦者。蓋已十餘稔矣。

余述竟。於是知皮相的振興實業。不足與有爲也。塔虎脫農場獲利之原因。除農學的知識。固無可勉強外。餘皆吾國人所素知。且曾昌言者也。而吾國之實業。數年以來。仍無進步者何耶。蓋僅言之而未嘗施之實行。或行之而不力之故也。以人例我。空言無補。瞻念吾國。能無慨然。余自離祖國。倏已六年。自國體經此大改革後。社會經濟必起絕大之恐慌。此余所敢斷言者。欲回復國民之生活力。舍振興實業。其道末由。而外人成績昭著。良足爲吾國之導師者。尤章章如是。吾實業家其亦可以與矣。

檀香山觀察記

畢雲程

檀香山之天時地理物產及人口

華僑在檀香山商業上之勢力

十月十八日下午三時。余等在威爾遜總統船上。望見檀香山。便覺與在日本門司神戶及橫濱所見之山不同。日本各處之山。其樹木皆有整齊畫一之致。一望而知爲人工所造。檀香山之樹林。與日本同一茂盛。然參差高下。富有天然佳趣。此其所以不同也。五時抵埠後。即乘駐檀吾國領事譚君之汽車。赴海濱旅館。一路但見濃蔭徧地。綠樹繽紛。燈光數點。在樹林中射出。其間矮小而整潔之居屋。隱約可見。檀香山之房屋。除市街外。皆在叢樹之中。全體用木築成。鮮有用瓶瓦者。屋雖不大。而油漆甚佳。其精緻處過於日本。遠遠望之。殊覺其可愛也。

檀香山一名夏威夷。爲五大島及其他小島所聯合而成之羣島。居太平洋之中心。東距舊金山六千餘華里。

西距上海一萬餘華里。此次太平洋商務會議之地。名火奴魯魯。爲全島之首府。昔爲島王所居。現美國政府所派之檀香山總督及駐島海陸軍司令官皆在也。該島地處熱帶。四時天氣溫暖。無大寒酷暑。溫度最高八十七度。最低六十度。雨水甚多。時下時止。多熱帶植物。甚易生長。故花木繁盛。果實粗大。其最著名之物產。則爲甘蔗及波羅蜜。前亦產米。今多改種。工業祇有製糖及罐頭波羅蜜兩種。規模較大。此外因天氣溫暖。製冰工場亦尙發達。

檀香山之人口。全島共有二十三萬餘人。日本人有十二萬餘人。美國人及本地土人各三萬餘人。吾國人之僑居檀香山者約二萬餘人。其餘爲各國人。朝鮮人亦有五千餘人。日用品大半來自美國。中國雜貨亦不少。物價甚昂。上等中國菜一席。菜僅十大碗。並附水果等十碟。須美金四十元至六十元。洋服一襲。須美金五十元。在上海定製。祇須華銀四十元足矣。旅館每人每日

須美金三元半以上。西式早餐。須美金七角半。中餐一元。晚餐一元半。大抵物價比較上海。至少加一倍。或竟在一倍半以上。

檀香山之華僑。在歐戰以前。約五萬餘人。多有工作者。其後華工有去無來。遂逐年減少。現僅剩其半。惟現在華僑之在檀香山者。多上中社會之人。以經商爲大宗。職業。作工者僅五千人。各種商業。大半皆在華人之手。故華人在商業上。頗有勢力。有所謂米王者。卽華人中之一大米商也。惟華僑在此者。多歷年甚久。於本國情形。頗形隔膜。益以中國報紙。看客甚少。而英文報紙。頗有受某國之利用。傳播種種謠言。毀壞中國之名譽。華僑中之有識者。恒力闢其誣。如曾經留學美國之彭君。隸桐。爲現任中華商會董事。彭君林茂之子。此次代表商會招待余等。甚爲熱心。其人曾對於誣蔑中國之謠傳。努力加以辯正者也。余等到埠後。穆君之友何君錦堂及其夫人。卽來船迎接。何君曾留學美國。現任檀香

山自由銀行副總理。爲人和藹而處事幹練。代表團得其助力甚多。現在檀香山之華僑。聞有四十餘人。曾留學美國。及在檀檀島大學畢業。諸君當知華僑中大有人才也。華僑在檀香山既有商業上之勢力。而對於祖國。又極熱心。華貨在檀香山之銷路。當然大有推廣之餘地。惟華僑欲辦國貨。每苦無從著手。而國內商人。亦不知何處可以推銷其貨物。或竟誤託無信用之人。以致受意外之損失。兩地商情之隔閡。實爲推廣國貨之障礙。余等在此力勸檀香山華僑諸君。聯合團體。回國參觀一切。俾知國內近年來之種種進步。余等並希望國內商人亦聯合組織團體。出洋游歷。以廣見聞而資接洽。此實發展商務推廣國貨之要著也。

海濱旅館。濱海而築。佔地極大。茂林修櫺。青草如茵。其間客室數棟。散處樹蔭之中。不相聯屬。每棟獨立。有如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之教員住宅。每日清晨六時及下午三時。旅客皆至海中游泳。本地商民。亦有於此

時乘車來游泳者。余等五人。惟穆君留美時。曾習游泳之術。於是公務之暇。除趙君晉卿外。余等三人。偕同穆君。在此檀香山太平洋之海濱練習游泳。一二次後。已漸與波濤洶湧之海水相習。數日之後。當可更有進步也。

余等此行。所得最深刻之印象。吾國人體格之孱弱。實爲其最重要之一種。無論與何國比較。皆有遜色。夫體格之強弱。事業之成敗繫焉。強健之體格。不僅爲各種事業之基礎。且爲強國強種之基礎。余等沿途所見之日本人。美國人。歐洲各國人。無論男女老幼。皆身體強健。精力充滿。體育運動。習爲常事。心甚愧之。余等深覺中國人之聰明才智。不亞於人。惟體格不強。實大可憂。故到檀後。雖百事蝟集。異常繁冗。猶勉力偷片刻暇。在海中練習游泳。以爲強健身體之一助。國內同胞。倘能因以增加對於體育上之興味。而引起一種體育上之活動。則裨益吾國前途之進步。當非淺鮮也。（終）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二

加拿大遊記

加拿大北部遊記

陸承買譯

一千九百零十年二月二十五號。阿麗丁斯喀穆倫女士。Agnes Deans Camaro 以皇家地學會之邀。假

柏林敦花園 (Burlington Garden) 之劇場內。演說

加拿大北部探險情形。女士現僑寓英倫。為加拿大政府之代表。其職務係利用種種演說。陳述於聯合國各代表之前。其目的在揭示加拿大屬地之富源。及其重要情勢。此種知識。較之國內所得。尤為真確。

海軍上將魯益斯 (Sir Lewis Bannmont) 為臨時主席。當女士演說之先。將一千九百零八年女士旅行加拿大北部時所攝各種幻燈畫片。公示於衆。洵為此類講演點綴之特色。女士遊歷期僅六月。而所經地面約一萬英里之遙。大半皆窮鄉僻野。無聞於當世。女士

沿瑪肯琪河 (Mackenzie River) 直至其河口。由皮斯 (Peace River) 河。經小斯拉夫地方 (Lessellars) 而返。冰天雪地。觸景生情。此為旅行者第一次之成功。

陳列各種器具及象牙雕刻等物。此外有瑪肯琪 (Mac Kenzie) 三角洲內琉拿特謀提 (Nunatohn) 柯格摩力克額斯肯末 (Kogmolly Eskimo) 一地居民習用之衣服裝飾等。復採集瑪肯琪 (Mackenzie) 及皮斯 (Peace) 二地所出產之代表植物。皆一二設置。以供觀覽。

自額德孟頓 (Edmonton) (一稱錫地 The End of Steel) 啟程。可騎行百英里。六月初旬。抵阿沙伯斯卡 (Athabasca River) 由此至北極。大半利用舟楫。所經水程。即阿沙伯斯卡河 (Athabasca River) 斯拉夫河 (Slave River) 大斯拉夫湖 (Great Slave Lake) 水勢急湍之瑪肯琪河 (Mackenzie

River) 然後達北冰洋。藉赫得孫河公司。(Hudson Bay Company) 之保護而行。遊歷之人可參觀各站皮毛商之古代記錄。凡未經公布之礦山。摘記甚多。皆足以佐證佛蘭克林 (Sir John Franklin) 所述之故事。由科學上計畫。以發展加拿大之平原曠野。赫得孫公司。不藉實質之助。已完成其事。惟不能為地理上之探險耳。

在此北極沿邊。女士曾發現極有趣味之關鍵。與五十年前穆克魯兒 (M. Clure) 航行之半忘日 (Half Forgettendays) 相銜接。迴憶穆氏報告。謂在般克斯地方 (Bank Stand) 渠以紅色衣一幅。贈與額斯肯摩 (Estimo) 之一小女孩。此孩遂驚問曰。此係何種動物之皮耶。今女士經黑胥爾島 (Herschel Island) 捕鯨者之告述。得悉渠旅行前一年。有捕鯨船俄而格 (Oiga) 號之船長。曾與此小孩相晤。昔日年少。而今已成白髮老嫗矣。

女士所示各種照片。關於歷史地理最有價值者。即俄特穆克里德 (Fortneled) 之景色片是也。蓋此地久已湮沒弗聞。經女士第一次攝取其景緻而表彰之。幸何如也。由此遠達皮斯境上。亞力山大瑪肯琪氏 (Alexander MacKenzie) 於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停泊於此。亞氏是行。係發見太平洋岸之最終鵠的。故以朱色字勒黑石於大不列顛哥倫比亞海岸上。誌曰。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亞力山大瑪肯琪由加拿大陸行至此。瑪肯琪者。曾越重洋而至墨西哥洋海緯度以北。橫過亞美利加之第一人也。尤足以滿吾人意者。即赫得孫河公司。曾以小牌誌於此地。使古時支帳之處。不至無所標識也。

關於加拿大北極下部之遊牧。女士之議論。係持樂觀的態度。據報告稱有野牛一羣。(北美特產) 數約三百五十頭至五百頭。在斯拉夫河一帶。能自維持其生活。且有皇家西北騎警 (Royal Northwest Mounted

Police Booy) 一支隊保護之使免於森林中之野
狼。及俄特米司印第安 (The Fort Smith Indian)
人之擄殺。至於北方鹿 (即巴倫蘭德所產之馴鹿)
之數減少與否。尙無報告。大熊湖及大斯拉夫湖 (Great Bear and Great Slave Lakes) 之東北。有大
綿村。麋鹿仍棲息其間。女士謂此村遍生牧草。名曰巴
倫 (Barren) 意指其無樹木也。女士在皮斯河 (Peace River) 附近射獲一大鹿 (或稱麋鹿者有極
大之角) 阿沙伯斯湖內有重三十磅之鱒魚。躍起逐
蠅而食。大斯拉夫湖之北岸。可獵取最精美之鱒魚類。
漁人腐集焉。

老俄特西穆勃省 (Old Fort Simpson) 位於北緯
六十二度。其地發見記載甚多。有亞美利加北部圖書
館 (America's far best North Library) 在焉。其中存
留。有模塑遺物。亦有皮貨幫經理人之日記簿數種。皆
係記載往古云。

距瑪肯琪三角洲。北極之曲頭鯨。卽以是地爲桃源。若
非有禁止漁獵之期限在。則此類鯨魚。早已出北極生
活之外。每一浮水池內。有鯨鬚及鯨油網。若一捕獲。總
價值二千金磅以上。而今日瑪肯琪三角洲之捕鯨營
業。悉入於亞美利人之手。山佛蘭西斯哥 (San Fran-
cisco) 卽此項營業之集中部也。自一千八百九十
一年以來。捕獲鯨魚。共一千三百四十五頭。除油之分
量不計。而每頭之骨骼 (卽鯨鬚) 約重二千磅。每磅
價值金一鎊 (皆以舊時權量計算) 自加拿大海中
牧場 (Sea Pasture) 祕密運出之鯨魚。其價值在二
百五十萬金鎊以上。

皮莊商務。亦由太平洋北極。或北極太平洋航路而出。
女士估計總額出產。每年由捕鯨船輸出加拿大者。約
值金鎊三十萬。

大隴蘭德之農業。亦大有發展之望。北極圈內。野麻開
花。蔓延甚遠。北冰洋沿岸一帶。滋生秋金草及野薔薇

花佛俄特好望地。位於北極圈內。可種植馬鈴薯。萊蕪。

供開墾。就有二十分之一。已經耕耘云。

紅黃羅葡。美洲防風。在北緯五十八度四十分。阿莎伯

至於人所罕知者。即莎士喀齊安以北。阿莎伯斯卡斯

斯喀湖上之佛俄特齊蒲垣地。有格勒蘭斯僧院一座。

拉夫皮斯。諸河流域之間。尙有無人處理之地。其面積

其後有小園。所產之麥。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斐拿德

約一萬萬哀克之大。宜種第一等硬麥。其麥產可在莎

菲亞百年展覽會中。曾得最優評獎。赫得孫公司有一

士喀齊安境內之額德孟頓地。搭火車運出。而其他之

粉磨。設於皮斯河牧場內。在北緯五十八度三十分。十

木類麥類皮毛魚類油鹽煤等出產物。將來亦可於阿

年以來。即以搗碾麥粉爲專業。世人所共知者。加拿大

莎伯斯卡皮斯二地內。由鐵道輸出焉。皮斯河流域。有

西部。有一極大麥原。夾於大湖與大岩間。自合衆國北

地曰威爾米梁。其位置在北緯五十八度三十分。其地

界。以自莎士喀齊安河岸。約長一千英里。自加拿大太

青草常生。蓋屬叢林之區。其面積大於比利時。居民約

平洋鐵道建築以來。而此幽僻之高原。已成富饒之區

七百萬。此地繼續產麥。已三十年。二年前。一千哀克內

域。凡多平原曠野之省分。加拿大政府。即將產麥田莊。

可收麥三萬斗。（每斗即半斛）麥之收穫。自種子以

特爲開放。以誘勸人民來居。按上年美國農民。由亞美

迄收穫。需九十日。每二十四小時。受日光者。凡十有八

利加北部數州。移入加拿大者。其數已達十萬。而其地

時。故黃色之拉朶格麥。成熟最速也。

由英倫三島。及歐洲北部瘠貧諸國。不避波濤之險。而

自赫得孫河公司之住站南行。達皮斯境上。董維梗地。

來此麥原者。其人數亦相等。此平原內。占西部加拿大

過精神河。一帶沃土。而至大草原。大草原者。係概括之

海峽之地。有二萬萬哀克。（每哀克約中國六畝）可

名詞。給與面積約三千五百平方英里之幽僻鄉村也。

皮斯河之大草原。其最堪注目者。曰抱斯考勒。八月中旬。其地之青桿草。生長甚高。中可蔽覆馬匹。漿果葡萄。至九月尙不染霜。有和暖西風。飄流橫蕩於山之隘路。以調和萬物。蓋此地係野獸之極樂園也。野兔搜索皮額。而野貓及野狐。則追逐野兔。至熊則摘其漿果。如楊梅。懸鉤子。櫻桃之屬。以供其嚼味。

四月中旬。凡北緯五十六度之皮斯河沿岸。徧生雙瓶梅花。（或稱白頭翁）或白色。或紫色。頗壯點綴之觀。赫得孫希望及俄特聖約翰一帶之地。春間發生之物。較之東南數百里所產者。其發育期較早。四月陽春初放。暖氣射入。熱度漸增。迄八月中旬而止。迨乎十月。後爲生殖榮茂之期。使冬令而嚴寒。豈無裨益乎。蓋使吾人連於皮斯河麥穗之間。則夜夢亦殊暢快。此種麥穗。每束約有四五六粒不等。卽北美合衆國所產之昂特里俄麥。每束亦不過二粒至四粒耳。然則吾人於此有感想焉。夫全世界之穀類菜類。及偉大之民族。皆自中

央亞細亞產出。此已成往事。固無論已。而可異者。阿沙伯斯卡河及皮斯河流域之間。產物與人民。卽其西方之原形也。

巴拿馬遊記

遊巴拿馬運河記

錢智修

條頓人種。對於世界物質進步之成績。當以巴拿馬運河首屈一指。美國人創茲大業。克奏膚功。英人與德人實與有榮幸。以其屬在同種也。近來條頓人種。頗有故步自封之概。凡愉快之心理。與進取之精神。所以增進人生之樂觀者。殊爲缺乏。其傾向之目的。多屬於浮面。驚心動魄之事。殆不多見。然以愛清潔。知自治。與務實力之故。卒能使文明二字。闢一新義。其所以建設清教。闡揚福音。與首創廁舍者。亦以此耳。上文所述。於本題似不相涉。然世有遊客。既周歷南美之拉丁國家。更赴巴拿馬運河。一加考察。未有不恍然於其故者。

美人之獲得巴拿馬土股之管理權也。蓋亦犧牲少許之道德。初美國政府擬以金錢向可倫比亞共和國永遠租借運河應用之土地。其條件極寬。可政府初亦無反對之意。然因欲故為延宕。以待法國租借年限之滿。故對於條約之細則。常為無理之爭執。以法國租借年限一滿。則可倫比亞不特可為本國應得之償金。即應付與法國資本家之償金。亦可歸其所有也。未幾而可倫比亞之革命起。巴拿馬省宣告獨立。於是條約亦由茲而定。當時之革命。於美國及法國借地人。裨益至鉅。故世人頗疑其暗通線索。而美國之左袒革軍。尤為章灼。即可倫比亞軍隊之征伐革軍。被美所阻是已。夫巴拿馬省本為獨立之地。可倫比亞政府。又屢肆其虐待。波可大京城 *Boscofs* 距離至遠。巴人殆不能享其利益。而租稅之用於該省者。又至少。積是諸因。其憤懣不平而起圖革命者。固亦大符情理。然美國以與可倫比亞訂約不成。因假手於孱弱易制之人。而收漁人之利。

揆諸耶穌之教旨。有不得謂之正當者。即就政治上論之。亦殊不合。可倫比亞之政客。縱貪得無厭。顧安能妨礙地理上之更良者。美國既與新造之巴拿馬共和國訂約。遂獲得廣袤十哩橫跨土股之地帶。所謂「運河地帶」 *Canal Zone* 是也。巴國拉丁民族之城市。及可崙港 *Colon* 亦在範圍之內。惟不受治於美國管轄權之下。則由條約明定之。巴拿馬運河之工程。約分三事。一曰堤堰。坐落加東 *Cañon* 地方。所以截住恰葛爾河 *The River Chiriquies* 之水。使其流過二十四哩長之流域也。二曰海道。其長九哩。名曰喀里布拉港 *The Culebra Cut* 所以使河流得經過山脈也。三曰水閘。凡水之伸出處。與海道相接近者。均設一閘。其湖面之高。納距海平面七十九呎至八十五呎。航行船舶。須經過三閘。達此高度。再經過三閘。漸漸低下。據現時之預計。其所費時間。當不出三小時以外。更用瀉船架通過土股。土股約長五

十哩。最久亦不過十二小時。蓋皆據工學之原則以設置者。堤堰、港道及水閘。此三者皆吾人習見之工程。然其規模之宏大。則爲前此所未觀。湖內放入之水。預計當在一百六十四方哩。以此等廣袤之水面。而欲建築高達八十五呎之堤堰。其經營之艱困。亦可想見矣。中美各地方。頗多地震。該處似可免之。此項堤堰。誠宇宙之大觀也。堤堰之基址。闊約半哩。故堤頂雖高出海面一百零五呎。而斜坡不甚峻削。其堤心合砂石及粘土而成。而以水力機從上面注入之。堅固悠久。常能抵抗洪流之壓力而不敝。河流之中心。闊一哩有半。適有一低平之石山。因卽在山頂築一瀉水處。當雷雨爲患之際。河內之溢水必多。且有瀑布傾注瀉水處。然因水從石床衝出。故河道仍不至被蝕。且可用以發生電力。啓閉閘門。並發動運河所用之機器。蓋恰葛爾河實發生運河所用之動力。且灌注其河道者也。

水閘之建築。至爲鉅大。吾人入而考察。儼如金字塔之林立。閘門以鏤空之鐵製之。其厚七呎。門之下端不透水。故能浮於水面。以滅殺與閘壁相抵時之壓力。每一閘壁之頂。有電車軌道。一閘擬用電車四輛。曳進閘之船舶。船舶不須自用其汽力。與閘門相撞之事。可不至常見。前者蘇比利河湖 Lake Superior 與霍龍湖 Lake Michigan 間之大閘。曾有船舶相撞。損失至鉅。此預防之法。所以不容已也。其預防法凡三。(一)置橫鍊以壓力緊張之。如船舶傾側時。必提起鐵鍊橫於船首。(二)於每一水閘之進口。及高閘之下端。均置閘門二重。(三)每一閘路。常能以特別方法建築之。堤堰使與湖水隔斷。閘之總門。平時與閘壁之頂相齊。但仍可降下。且能放下銳板。使水不入。從海外觀之。如一鉅大之橋梁。矗立於天空焉。

建築水閘之基址時。有一特別之困難。閘之最下端。植於極深之沼澤。必海面八十呎下之浮泥。悉行移去。然後可以下樁。其法先將海水阻絕。再用浚泥機開濬至

底。至發見石質而後已。然當開濬喀里布拉港時。美國工程師。實不勝其棘手。該處港道。計長九哩。其平均深度。在一百呎至二百呎之間。顧有一處深至四百九十呎。其地勢之崎嶇。殆可想見。有數處爲石質。有數處則爲透明之色土。隨時混落。幾與浮砂無異。而此等地方。又適坐落於開濬最深之處。故堤堰亦極爲不穩。港道之側面。其最低者約四十呎。已成垂線形。而非陂陀。在地質堅固之處。固可減省開鑿之工程。而地質鬆浮之處。則危險滋甚。然雖復危險。而陡絕之勢。仍不能避。在熱帶大雨綿延之際。其泥質之潰落。一似鍋內之紅糖也。水邊之堤岸。時常變動。凹凸陷落。形勢嶽崎。故頗有數處。似天然之峽。而不類人爲之港道。現雖築成平底。然航行船舶。仍有被潰落之泥塊所阻者。有一缺口。其面積約廣四十七畝。其潰落之泥塊。均須移去。而工程亦益爲浩穰。說者謂引水入內以後。則藉水之傍壓力。堤岸可不致時潰。亦有謂此等結果。正如以沸水澆

糖菓者。要之數年以後。該港道之航行。非時時浚去其泥土不可。此則可斷言也。而從水中浚泥。較諸開鑿陸地。其工程自較容易。聞開鑿喀里布拉港。挖出之泥土。聚其全部。當有萬萬立方碼。此等泥土。有用以填設土地者。而尤以築防浪堤者爲多。堤長三哩。從運河之南端築起。所以防沿岸之波浪。而使之不至橫溢也。運河之成功。不在人力而在機器。其鐵鏟機之開鑿隄岸也。儼若有智識之動物。首用扛重機將鐵鏟放下。略一停頓。則展開鏟齒。銜泥以出。周圍旋轉。而傾注於火車中。其泥塊先以炸藥爆裂之。使成浮鬆。故終日間空氣常受震動。每鐵鏟機之旁。置一火車。計運泥至海之火車。每日在一百五十輛以上。運河之底。敷設鐵軌。可用升軌機轉動之。水閘之泥水工程。亦不用人力。閘壁之正在建築者。其上有分格之高塔。合磨機及扛重機而成。取火車所載之石塊及水門汀。混合而搗碎之。而徐徐置放於模板之內。蓋與蘇彝士運河之由人工開

鑿者。其巧拙優劣之不同。不可以道里計矣。然成功雖在機器。而管理機器之工人。仍在三萬以上。其中四千人爲美利堅人。所司者爲高等之事務。統名曰「金工」。以避種族之嫌疑。其薪水用美國金圓計。此外則名曰「銀工」。其薪水以巴拿馬銀圓計。適值美國金圓之半。此兩種貨幣。市場均通用。而大小又略相等。故新到之人。常有致疑於兌價之過低者。銀工之數。約二萬六千人。其來自歐洲者。以意大利人及北部西班牙人爲多。而其大多數。則爲英領牙買加 Jamaica 及特尼達 Trinidad 之黑人。據當時之預計。以爲如僱用南美之黑人。則因工價之高。將使美國棉花工之市價。受其運動。因決議僱用不列顛殖民地之人。蓋就運河之人工而論。實大半爲不列顛人之事業矣。印度人之在該處者。約數百人。大都從事於築堡。連河地帶內之戶口。其大部分以不列顛有色工人。及其家族構成之。巴拿馬城中聚族而居。人數至衆。可崙之市價。幾不見

他種人之足跡。自美國工程師主政以來。頗與英國公使和衷共濟。而英使馬雷脫君 Sir Claude Maxwell 熱心任事。尤令英人聞而色喜。初黑人之作工者。對於美國官吏。疑忌至深。罷工之舉。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有一日黑人咸疑食物有毒。至馬雷脫君親嘗之而後已。其得不列顛工人之信服。迥異尋常。凡印度人存款於領事館時。常有不取收條者。此非其明證也。各工人之食物。殆可謂由運河官吏供給之。可崙市之監督部設置之方。極爲詳備。中有鉅大之冷食倉。每日清晨。有火車從可崙市出發。裝運食物。經過工人聚居處。隨時卸下。餐館之食品。價極低廉。巴拿馬市及可崙市。均有新式之大旅館。由美國政府出資補助。運河官吏。多寓居其間。各旅館常聚集少年。定期舉行跳舞。所通行者。爲單步跳舞式。旅館之設。美國納稅人尤大感其便利。旅客之至者。千百成羣。人數甚衆。於是特施教育。以爲遊歷之助。如正當之指導。與定期之講演而已。

運河官吏。又有由國家備辦寄宿者。其屋以木材構造。廣廈千間。遍設防蚊之網帳。未婚者之臥房。稍嫌狹隘。而夫婦同居。則待遇極爲寬容。房外附設小花圃。因之居處頗覺軒暢。其賃值甚高。而其各項免費。亦爲久居印度者所未見。然近於浪費者。頗復不少。約計運河之用款。當不在八千萬鎊以下也。惟取諸美國納稅人之金錢。其多半仍爲美人所爲。所用機器。幾全由美人製造。食物則來自美國商店出售之。家具亦多屬美貨。所損失者。不過外國工人儲蓄之金錢耳。此等外國工人。多不願長處於美利堅國旗之下。實則美國政府。亦未必許其久留。蓋除巴拿馬市及可崙市外。運河地帶之內。惟運河之常務委員及現役軍人。始許其住居也。且美國之「金工」備值雖高。亦不願久於其職。其河工委員。每年幾更易其半數。此則有可異者。少年人往彼。志在得少許之經驗及金錢。以爲在本國之事業之憑藉。故未幾卽行過返。而服務於運動。將來又無年金可

得。雖任職二年。可得獎牌。亦惟實心辦事之人。受其鼓勵而已。至其主要職員。則皆服美國之軍役者。不列顛人之愛清潔。在北美合衆國。已成日用之常經。運河地帶之衛生事業。直可爲科學及成功之模範。在此小區域內。其衛生經費。已達三百萬鎊。吾人對於印度。其能具此等大度哉。當締結條約時。訂明巴拿馬及可崙兩市。仍歸巴拿馬共和國管理。但關於公共衛生之事件。美國得干涉之。運河官吏。對於是項條件。頗能善爲利用。兩市之街道。均鋪設齊整。房屋之不適衛生者。則拆毀之。又以美國債款。建設自來水廠。而由美國官吏徵收其課稅。雖最簡陋之房屋。亦有廁所及灌水浴池。蓋巴拿馬及可崙二市。已足爲清潔之模範。而與北美合衆國之都市抗衡矣。實力者。辦事之格言。美國衛生官於辦理該兩市之清潔事業也。從無遷就調停之意。不列顛之治印度。有體面人免到民事法庭之例。實爲美人所不解。而中南美之拉丁人種。所以不愛戴

其北鄰者。亦卽由於此。以其無實力辦事之習慣也。使美人能如德國人。知溫和手段之價值。以固結其民心。則拉丁人種親愛之熱度。未有不增長者。運河地帶之林藪。現均與民房相隔絕。流水及積水。遍灑殺蟲之藥。各住宅中。盡置蚊帳。有數處則特設捕蚊員役。當余遊歷該處時。曾未見其一蚊。僅其時適天氣乾燥。故雖在印度。亦蚊患至少。若當雨水綿延之際。恐蚊類猶難絕跡也。蚊類之入屋。縱遊廊張掛網帳。亦難阻絕其途徑。故近來衛生條例。咸注重於捕蚊。據醫學上之經驗。謂以此種方法。除去室內之蚊類。則雖水池及溝渠不灑藥水。而瘡疾亦必甚少。蚊帳及蠅網。於防病之功用固鉅。而帳外之空氣。則因而惡濁。是及捕蚊之法。有利無弊矣。從前該土股之內。黃熱病極盛。近則已完全消滅。雖患瘡疾而入醫院者。每年尚不下數千人。然使與法國公司之已事。一爲比較。則數年以後。必能杜絕瘡疾之種子。可斷言也。

巴拿馬之醫院。自法人傳下。屋用木材構造。依山而築。下臨巴拿馬灣。The Gulf of Panama 熱帶之風景。豁然在目。其設置之完善。大可爲熱帶各國醫學上之先導。而於現時通行之法。尤不憚加以改良。每日所用之金雞納霜。不下四十五格蘭姆。病人之就醫者。非回復正式熱度至五日之久。不許離床。病人面色發藍。以瀉利鹽治之。而於嬰疾則不甚注意。在印度及他處。病愈後而復發者。十人殆居其九。以此種劇性藥治之。或庶幾可免也。然非英國醫生之發明。則印度諸地方。且不知金雞納霜之功用。夫巴拿馬之情形。固非與印度盡同。熱帶之日光。極爲猛烈。而巴拿馬人則從不戴涼帽。以保護頭部。卽其顯證。使彼等不常暴於日光之下。其普通健康。當更有進步。該處暑症極少。然每年之一定時間。工人之請醫生診治者。殆及半數。蓋羣以醫院爲普通休息所也。工人偶覺不適。卽令其住院調理。雖不患病。每年間亦得在醫院爲兩星期之休養。使印度

之工人能如此注重衛生。詎非其英國工程師之大願者哉。

平民政治之國。於選擇辦事人。每多不適。願羅斯福之爲總統。獨能從美國陸軍中選任克負艱鉅之士。且能因材器使。各得其當。其眼光之銳敏。不亦深可欽佩哉。如大佐哥薩爾士 Colonel Goethalo 之任總司令。大佐高格士 Colonel Gorgas 之任衛生局長。大佐雪培脫 Colonel Sibert 之主加東開工程。莫不聲譽卓著。成績優美。而使英人有屬在同宗不勝榮幸之感。彼等既在任此大事。則竭盡心力以圖之。從無卑劣之思想。大西洋東岸之人。作事必待於催迫。而該處則不然。余嘗詢雪培脫。謂開工時之計畫。至工程進行後。其改正者幾何。彼即答曰。「吾人之計畫。幸得無誤。」印度政府嘗派英國某醫生考察巴拿馬之衛生方法。以半點鐘之時間。始能在醫院之防蚊地點內。捕獲蚊子數枚。該處之醫官。每引以爲樂也。

英人對於運河問題。與美國頗生異議。其理由果安在哉。竊謂吾人所當記者。凡有二事。一則英美條約。指尼加拉瓜 Nicaragua 通路。而不指巴拿馬也。當時尼加拉瓜通路爲人所注重。故吾人遂以海岸上之利益。謂美國之開運河。於世界船舶。皆將任其通行。約中之條件。泛指橫過土股之運河。以嚴格之解釋。而適用於巴拿馬運河。然吾人之在巴拿馬。向無何種之利益。使非與尼加拉瓜之問題相關。直無締結條約之理由矣。二則美人之開築運河。而欲得本國之利益。從實際上觀之。固不足深怪也。吾人每謂對於條約之爭議。不可不持以勇氣。然勇氣二字。至渡過大西洋以後。往往與狂愚相混。如美人責英人之對於條約。徒費唇舌。而該國則有其應爭之利益足矣。然以此種比較爲不當者。亦復不少。蓋美人持重之態度。固未必遠遜夫英人也。由今觀之。彼等之意見。似頗有理由。然則美國政府。定於約定之條件。又安知其不終出於服從耶。

運河之正式通航。尚須在十八月以後。然至今年之夏。兩注滿河道時。似已可行駛船舶。今者紐約之至舊金山。凡海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哩。至運河既開。可減去七千八百七十三哩。其至科羅 Calla。則可減去六千二百五十哩。至佛爾巴來索 Valparaiso。則可減去三千七百四十七哩。而以太平洋之地勢。極爲彎曲。故運河之開。尤於美國與亞洲通商之途徑大有裨益。紐約之船舶。經過運河以後。向南向北。均須經一大曲折。而巴拿馬之航路。則較經過蘇彝士河者爲至近。其至橫濱可減少三千二百八十一哩。至墨爾鉢恩 Melbourne。可減少二千八百二十二哩。惟沿赤道之船舶。則所減之路程殊少。紐約之至南洋羣島。其經過巴拿馬運河時。較諸經過蘇彝士運河。不過減去四十一哩。其至香港亦不過減去二百四十五哩而已。紐約商人之與秘魯。智利。澳洲。中國北部。及日本通商。均將大受運河之賜。卽英國商人。以蘇彝士河爲航路。而與新

錫蘭。澳洲。中國北部。及日本通商所享之便利。亦將消失。蓋現在倫敦之距此等地方。較紐約近一千哩。若運河一開。則紐約且較倫敦近二三千哩也。且美國之開築巴拿馬運河。其主旨恐不在商業。而在軍略。於派遣軍艦。既極便利。尤可將軍艦集中於東西海岸。將來一遇戰事。其可倚爲長城。自無疑義。至其他之利益。則不過相因而至者耳。運河之防務。極關重要。水閘兩端。均易受敵艦攻擊。加東地方之水閘。自海上觀之。尤瞭然可見。現在進口之處。正從事建築墩臺。吾人一爲預計。則運河地帶之內。似修有成兵二萬五千人。欲圖世界之企業。必須擔世界之責任。斯言誠足信也。

南美洲遊記

羅斯福遊歷南美記略

前兩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以雄才大略。見稱於時。美國擴張海軍。以致有今日之盛。實出於羅之政策。去年美

國選舉。羅以進步黨候選總統之資格。失敗而退。乃從事於南美洲之遊歷。探幽涉險。爲時凡七閱月。始倦遊而歸。羅氏此行。所履皆人跡不到之地。計其成績。爲發見新河流一。尋獲新人種一。獵得鳥類一千五百餘種。獸類五百餘種。其他鱗介昆蟲之屬。不可勝計。前此數歲。羅氏曾爲南非之探險。出其所得。以貢獻於世。裨益至非淺鮮。今此南美之遊歷。實爲探險之第二次成功也。羅氏所發見之新河流。在巴西國境之內。河道長一千英里。蜿蜒屈曲。北流入馬蹄賴河。其名曰呂杜威他。實大陸輿圖所未經見。蓋自來地理學中。從未知美洲南境。有此綿亘千里之河流也。沿河諸地。除茵陳（南洲人種名）野人以外。自古未有人跡。惟其下遊。曾見有採樹膠之白人。偶焉涉足。亦僅耳。羅氏此行。駕茵陳人小艇。曰坎奴（船名）溯河而上。窮厥河源。歷六十日。始得之。比其返也。僅三十六小時而達。則以河流湍急故也。其所沿河上下。初未見茵陳人之踪跡。祇兩度

聞其人聲耳。巴西少將連頓。奉其政府之命。與羅氏偕行。其所携獵犬一頭。竟爲茵陳人射死。其他同伴。有遇暗殺者。有不勝勞苦而病者。有以驚悸而發狂者。卽羅氏亦一次中暑。抱病極重。一次以操舟傷足。創發爲疽。至不復能起立。又以舟行濡滯。裹糧不足。忍飢節食。日僅半餐。本至糧盡計窮。則獵取猿子以爲食。比其歸國。羅氏之體量。已減輕五十五磅。其所經歷之艱苦。可知已。其所尋獲之新人種。在一深林之中。地名尙難確指。但知此人種程度卑劣。男女裸體。往來山林。無稍避忌。蓋其去禽獸尙未遠。雖謂之原人時代之人類。無不可也。其所操土語。乃至不一。計其區別。不下五百餘種。人類愈卑陋。語言愈複雜。亦世界公例然也。與羅氏偕行者。有格致學家兩人。一曰乍利。一曰瑪尼。其覓得之鳥獸鱗介昆蟲。多爲此兩大格致學家所未嘗夢見者。羅氏此行。本負紐約博物院之委任。今得此數千百種新

異之標準。歸而餉遺其國人。亦可謂博物學界之新紀元矣。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二終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二十二 南美洲 羅斯福游歷南美記略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三

南冰洋遊記

南極探險記

陸光宇譯

挪威國探險大家 Pearta

Amundson

原著

數世紀以來。從事於北極探險者。頗不乏人。而南極方面。則付闕如。洎乎輓近。始有經營之者。蓋當一千九百年之際。有英德法比利時蘇格蘭瑞典探險家。會組織探險隊數。共同努力。欲揭開南極中之霧幕。而顯其秘密。純屬科學上之考察。余之旅行。即以此為最終之鵠耳。

今夕為時甚促。凡前此一切探險情形。可增長吾人之智識者。不克罄述。僅就前此探險家從事考察之範圍。使吾人得依據以為着手者。略申論之。蓋吾人此行之目的。在直達南極。故最先應航行至極南。然後設立屯駐之所。惟此行無論取何道以進。必須乘機車則一也。

就余所知。南維多利亞地方 (South Victoria Land) 境內。英人已設冬令住站於瑪克麥而堵海峽 (McMundo Sound) 又據報紙稱。日本人已占領愛德華第七地方 (King Edward VII Land) 是則吾人更無所從事。不得已乃於南極之堡礁上。建立一棲息所。意在舍此二地外。更有所發現也。

南極中堡礁之最大者。曰羅斯堡 (The Ross Barrier) 介於南維多利亞地方 (South Victoria Land) 及愛德華第七地方 (Edward VII Land) 之間。其面積約四百五十里。一千八百四十一年羅斯氏 (Sir James Clark Ross) 初遇極大冰狀之物於此。彼怯於冒險。故不敢將二船名額勒巴斯 (Erskine) 特勒兒 (Terror) 者。駛近冰牆。牆高百尺許。為之阻止。不敢南行。然考驗此牆壁及其情形。尚可南駛。及經種種觀察。始知此堡非峭直之峻壁也。間為浦灣或小澳所劈裂。觀羅斯氏所製地圖內。有一海灣形在

西經一百六十四度。及南緯七十八度三十分之間。卽此堡也。其次之探險隊。達於此地者。曰南橫探險隊。 (The South Cross Expedition) 時在一千九百年。此隊所發見之海灣。與六十年前羅斯氏所見者無異。先由一小海灣登岸。厥名巴倫。 (Ballon Bight) 其東數英里有大海灣。由此攀援而上。卽現今視爲不能達到之地。以其阻礙南行也。

一千九百〇一年。翟斯卡溫黎 (Discovery) 沿此堡而南行。由各方面得徵實南橫探險隊前所考察者。此隊亦繼續至已發見之愛德華第七地方。其向則按羅斯氏司高特氏 (Scott) 亦由巴倫灣上岸。其觀察大海灣形之西部。與前之探險家。若出一轍焉。一千九百〇八年。霞克爾頓氏 (Shackelton) 乘黎模羅得船。 (Nimrod) 仍遵先行者之例。而達此堡。厥後察知前此爲障礙之處。已將巴倫灣之海岸線劈裂。且吸收西部之海灣。而新成一大海灣。名曰鯨魚灣。彼

最初欲由此上岸之計劃。已取消而不用。蓋以此地爲冬日屯駐之根據。殊形危險也。

就二圖而比較。則知羅斯圖上之海灣與鯨魚灣。確係二而一者也。雖其形狀稍有出入。然此海灣實已存在約七十年矣。因其依附接近之陸地海岸。而存在。則知其構造成形。實非偶然。此海灣者。卽吾儕選擇之活動區域也。距英人在瑪克麥兒堵之住站三百五十海哩。 (一百八十五基羅) 吾人殊覺與英人範圍相距甚遠。決不能妨礙之也。惟日人之在愛德華第七地方。按報告所稱。尙含糊不明。然吾人自信有一百海哩之距離。亦綽綽有餘矣。

吾儕之離挪威。係一千九百十年八月九號。乘蘭孫氏 (Nansen) 著名之船曰佛那漢 (Fram) 者。船上載挨斯基摩犬九十七頭。皆由格林蘭所得。有支用二年之糧食。瑪底那 (Madsen) 者。吾儕起程後初抵之口岸也。於此地準備各種需用品。足以供給長日海

程而達於羅斯堡。自挪威至鯨魚灣。約一萬六千海哩。
(二萬九千六百基羅)且無第二簡捷之徑。故預計
此行需時五月。佛那漢(船名)稱爲世界最堅固之
探險船。以其航行海面之久遠。益增其海上之價值。吾
儕曾過東北東南之海港。風值凶猛。怒號者四十日。大
霧蒙蔽者五十日。冰塊凝結者六十日。然幸無恙。於一
千九百十一年一月十四號。安抵羅斯堡。諸事皆愜心
快意也。

鯨魚灣之冰方裂。因此我儕得再往南駛。達於前此探
險家未至之區域。且見有形如茶壺之小隅。居一凸出
海角之後。自此隅將吾儕需用品移置堡上。較爲安全。
復因此處傾斜於冰海之面。故轎車由此上岸。尤爲便
利。吾儕既抵此地。最先應作之事。卽登此堡而察視其
周圍形勢如何。且欲先覓一適當地方。以安置吾儕所
携至之器具。自環境觀察。則確定一種設想。以爲此部
分之堡。係資賴於低下之地。然此堡外部牆垣所表

現者。確非平坦之面。則此地殊不大有妨害。蓋各處所
見。皆懸崕峭壁。中隔山谷。內儲極大冰邱。山脈起伏。略
有脊形。凡此種構造情形。決非始於近代。其時期必遠
在羅斯以前。皆易於察知。吾人最初計劃。擬建一住站。
距此堡邊岸約數英里。設使堡上所築之房屋破裂。亦
得此退步也。而其實不必如是。因初次考察。確已證實
此堡穩固無虞。距碇泊所二海里。(三基羅半)有一
小谷。足以蔽風。吾儕卽選定此地。爲冬令住所。次日始
下船。船中之物。卽建築房屋所用之材料。可供九人數年
之糧食。以及一切需用品。均須移岸上。吾儕始分爲船
上與岸上二組。在船上者。有船長蘭孫氏及其餘九人。
彼等曾駕駛此船。自冰中渡過而至不室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屬於岸上者。卽住於冬令住所。及
南行探險之人。船上者之職務。係將貨物由船中移置
冰上。再由岸上者將此貨物搬運至房屋中。其初吾人
對於此項工作。未有經驗。然爲時既久。人人皆熟習之。

於是船上及房屋諸事。進步甚速。此屋曰佛那模海姆。
(Framheim) 遂日見其擴大。迨一切供建築之材
料運至矣。於是富有經驗之二木師。名俄勒夫勃加朗
德 (Olav Bjaland) 葉而根斯塔伯兒德 (Torsten
Stabbernd) 者。始着手建築。此房舍原已築成。惟將
各部分接合而已。吾人深望此屋足以禦風雨而長存。
以其基地係由地下深掘四尺也。

一月二十八號。即吾儕抵岸之第四日。新屋落成。糧食
均已上岸。最大之勞動已過。則將來諸事。皆有希望。但
光陰可貴。在吾人善用之耳。嗣後岸上之組。復分爲二。
一則由船中搬運其餘需用品。其他則準備南行。以考
察四周之景象。並設一貨倉。二月十號。南行隊出發。人
四。犬八。橇車三輛。滿載糧食。是晨天氣佳勝。接吾人眼
簾者。一大雪平原也。皓然無限。四望靡涯。後即鯨魚灣
及最大特出之冰岬。在此海灣之極端。佛那模船停泊
所也。國旗升揚。乃與船中之同伴作別矣。能復相見否。

蓋不可知。大都至吾儕歸時。彼等或已離去。則計算程
途。相見之期。約在一年之後。遂握手話別。珍重再三。吾
儕第一次旅行此堡。必多有感觸。其地何似。橇車之運
行奚若。吾儕是否有適用之物。有曳拉之力。均須準備
至善。惟吾儕之裝具。與英人迥異。因吾人之仰賴。全在
乎犬與冰鞋雪靴也。

吾儕沿平滑之雪平原而行。十四號。抵南緯八十度。共
行八十五海哩。(一百六十基羅) 且再築一貨倉。內
儲重要糧食。以供春日南行之用。其重量係一千二百
伊白斯。(Ibs) 歸程共需二日。第一日行四十六海
哩。(七十五基羅) 次日五十海哩。(九十三基羅)
及至碇泊所。佛那模船已駛行矣。海灣景況。淒涼殊甚。
海狗企鵝。遂據此地而有之。吾儕之第一次行程。雖不
甚遠。頗屬重要。因此確知所用器具及曳拉之力均適
用。則此後選擇同等物品。決不至有意外之虞。惟在吾
人善用之耳。

居室未久。乃準備將貨倉向南移。時已二十二號。意在盡力移之於南。此次同行共八人。機車七輛。犬四十二頭。惟庖丁仍留室中。二十七號。踰南緯八十度之貨倉。倉中各物。均置於上層。三月四號。至南緯八十一度。儲積一千〇五十伊白斯糧食品於此。有三人自此返。其餘五人。仍繼續南行。三月八號。抵南緯八十二度。此處存儲食品。約一千二百五十伊白斯。於是吾儕五人皆返。二十二號。復抵家。當冬令之未至也。吾儕搬運新鮮海狗肉二千二百伊白斯。其他糧食品四百伊白斯。儲於南緯八十度之貨倉內。四月十一號。此次旅行已畢。凡一切經營貨倉之事。皆告終。蓋此時分儲於此三貨倉之糧食品。共有七千五百伊白斯云。

貨倉。且必使大具規模也。於此問題。討論甚多。厥後乃決定用標記橫斷於途中。不依普通情形而直截之也。乃以國旗一幅。置於途之右隅。蓋取東西方向。而以貨倉為中心點。凡有貨倉。皆準此情形辦理。貨倉之兩邊。相距約五海哩（九基羅）二旗間相距半英里（一基羅）旗上皆有標記。吾儕見之。即知貨倉所在之方向。及與相距幾何。此項計劃。確已證明有效。即在濃霧之中。亦能尋倉所在。指南針適當尺。即在此釐定。故均適用焉。

吾儕經營貨倉。頗有心得。不特能陸續往南搬運糧食。且有一番經驗。知何者係最重要。足以達吾儕南下之行也。各貨倉之最低溫度。在法倫表下五十度。須知溫度之考察。仍在夏季中。此實與吾人以嚴重之警告。故一切須準備就緒。所有機車。雖堅而甚拙。即知無危險。亦須磨擦之。使復嶄新。其他各項需用品。大抵皆用此法以須理也。

吾儕獵取海狗。其總量有一萬二千伊白斯。因此吾儕之糧食已足。且有餘以豢養此一百一十五頭犬。但此羣犬。吾儕須得預備一住所。共携來大帳十幅。足以居六十人。乃張幕於堡上。於每帳之後。下掘深雪六尺。俾犬舍之高約十八尺。其地板之直徑十五尺。建築此舍。務使廣闊。足以流通空氣。使犬不爲嚴霜所苦。果達此目的。即在冬令嚴寒之際。亦不見霜。而帳內仍舒暢和暖。每帳下可容犬十二頭。每人分組以管理之。

吾儕爲犬謀。既如是之周。乃轉而爲自身計。自然界曾與吾人以一臂之助。蓋以四月中。此屋已完全爲白雪所覆。初下之雪。穿鑿窟穴。與小屋相通。故吾儕得廣大場所。而無庸購取材料也。於是。有工作室。鍛鐵廠。縫紉室。包裹室。以及堆積煤木料油料等處。又有普通浴室等。雖冬令嚴寒風雪。吾儕不之苦也。

四月二十一號。日光已沉。而長夜漫漫。居於南極中人。無或幸免耳。惟吾儕遇此。亦無畏心。以有糧食足以支

持數年。房舍安適。空氣流通。燈光明照。煤爐和暖。且有精緻之浴所。若此者。洵屬一極完備之養病室也。一切修葺甫畢。乃從事準備春日旅行。各種器具。須修理而減少其重量。所有轎車。皆不適用。以其既重且拙。不便行於此平滑之地。每一轎車。其重量係一百五十伊白斯。製車匠白克朗德 (Balante) 特爲注意。故製車期裨適用。春日方至。而新造之車已竣工。其重量不過原車三分之一。以同一比例。吾儕將各物重量皆減少。此後最重要之事。在將旅行需用之糧食。裹束成包。此係隊長約翰生 (Captain Johnson) 冬日之事也。蓋莫不以精心爲之。共預備餅乾四萬二千枚。若此度冬。殊足樂也。人之體力。日益強健。吾儕同行。雖無醫生。而其實不需乎醫生也。

吾儕恆從事於氣象之觀察。其結果殊堪詫異。初信必過極惡劣之氣候。而實與意料相反。居住周年。不見暴風。其餘微風。多自東來。氣壓雖最低。而有常。寒暑表降

至法倫表零下十四度八（攝氏零下二十六度）大抵係一年之中和氣候。吾儕按之記載。此乃中和氣候之最低度也。一年中共有五月。其溫度常在法倫表零下五十八度（攝氏表零下五十度）八月十三號。吾儕所見最低溫度在法倫表零下七十二度二（攝氏表零下五十九度）南極光數見不鮮。各方面皆有之。其形式不一。光線極活動而不強。然亦有例外者在。非盡如是耳。

八月二十四號。日光復臨。冬令已過。吾儕所有一切需用品。早已布置就緒。惟待旭日初升。準備啓程耳。嗣後每日必察驗溫度之高下。若溫度尚在法倫表零下五十八度（攝氏表零下五十度）則仍不能行。迨至九月一號。溫度漸升。吾儕更阻勉從事。九月八號。溫度在法倫表零下三十一度。吾儕遂行。而此行爲時非久。因次日溫度忽降。數日之後。竟在法倫表零下七十二度。四（攝氏表零下五十八度）此種氣候。人類有衣服。

尚可支持時日。惟犬不能忍耐耳。故方至南緯八十度。不能前行。乃將一切糧食需用品。儲於前日貨倉之內。仍返佛那模海姆而居焉。

自冬令入春以來。乃係一氣候疑慮之時期。吾儕曾不知次日之變象。奚似前日之行。足資殷鑒。故須待春間氣候確定。然後再準備出發。九月二十四號。海狗始出冰面。春日之佳兆也。此種情形。吾人極表同意。蓋因勒加朗德。曾於是日。獵取海狗之肉。足以當新鮮食料。而羣犬尤喜食新鮮海蜇。故觀此春象。若亦甚滿意者。二十九號。復發現更顯著之徵兆。即海燕之飛舞也。廻翔屋周。人與犬見之。喜態可掬。而犬爲尤甚。往來追逐此鳥。若欲得其肉而甘心焉。當時情形。無異野戰。迄十月二十號。天氣大定。吾儕可以行矣。按原定計劃。即全體皆往南行。現已改變此旨矣。因知分爲二組。亦無危險。且所作事業較多。遂決定派三人東至愛德華第七地方。並考察該地情形。而其餘五人。則仍經營主要計劃。

卽向極體前行也。

十月二十號。佳日也。天氣清朗溫和。溫度在法倫表零下一度。同行五人。犬五十二頭。橇車四輛。形皆輕便。故前行甚速。羣犬樂於外出。不待鼓勵。

八十一度及八十二度之貨倉。其所儲糧食。足供一百二十日之用。起程後二日。幾遭不測之險。因勒加朗德之車。忽墜於一深穴中。前已經斯穴。但未介意耳。厥後伊得助而扶起。否則伊之棚帳及犬十三頭。將墮入深淵矣。

第四日。抵南緯八十度之貨倉。在此休息二日。與羣犬以新鮮海狗肉。使盡其食慾。及至八十度與八十一度之間。其他極平滑。雖微有起伏而無阻碍。介八十一度及八十三度間。情形頓殊。最初之十五英里。多曲折深坑。及緊壓之山脊。道途崎嶇。行路爲難。地面罅裂甚多。偶一不慎。失足其中。如此小段之路。凡經四次。前三次值濃霧之中。使吾儕不能見數碼以前之地。第四次始

遇天氣清明。故得觀目前之阻礙。及十一月五號。抵南緯八十二度之貨倉。諸事皆順適。使羣犬得最好休息。並獲多量食物。因此途逗遛二日。自八十度內走。吾儕已着手於沿途建築雪壘。用作歸途之目標也。共立一百五十雪壘。每壘成自六十大雪塊。共劈九千雪塊。此壘足以應吾儕之期望。因藉此可循原途而返也。

八十二度以南。其他較前尤平滑。故吾儕前進甚速。乃決定自此以南。每一度間。設立一貨倉。卽冒險爲之。亦可惟無時以安排橫斷標記於途中耳。然因有雪壘。足以標識所經之途。故吾儕殊滿意而信賴之也。且橇車由此愈輕便。羣犬必易於曳拉。在南緯八十三度中。吾儕見東西方向有陸地。此卽南維多利亞地方。或係其連續山脈向東西而行。如霞克黎頓圖中所繪者。此後見陸地愈分明。有一孤峯。較其下者愈宏大。高約一萬尺。至一萬五千尺。係一尖銳之圓錐體。恰似針形之矛戟也。如此壯麗森嚴之景象。前此未曾見也。其極頂則

暗黑而寒冽。冰川雪河。茫茫大荒。甚可懼也。十一月十一號。吾儕證實所見陸地。確係在南維多利亞地方。介於南緯八十六度及西經一百六十三度之間。與東向及東北向之山脈相遇。其山勢較南維多利亞地方之大山爲略低。山頂山二千尺至四千尺。卽爲最高之點。吾儕能見此山脈。向南緯八十四度而行。但不能見之於地平線上。十七號。抵此堡與陸地相接處。自離冬令住所以後。皆向南行。偉度係八十五度。而徑度係在一百六十五度之西。與陸地相接處。毫無阻難。惟有深淵間隔。略作波狀之起伏。蓋不足以阻吾儕之前進者。本來計劃。自佛那漢海姆。至極體直往南行而已。若非有天然之阻礙。決不變易此旨。設使成功。則吾儕必能探出新地。以爲地理上考察之助。

定之目的者。惟直向南行也。故不得利用此時機。乃於此地設立最重要之貨倉。內儲糧食。可供三十日之用。撬車四輛所載之糧食。亦能支持六十日。於是始上此高平原。第一段上升之途。乃在一傾斜雪覆之山旁。中有崎嶇難行之地。惟不甚險惡。故撬車尙能上曳。再前進則遇最短且最險之冰河。每車一輛。須用犬二十頭。始能曳進。然無論懸崖峻坂。有極大之困難。吾儕利用冰鞋。亦能攀揉而上也。第一夜支帳之處。高約二千尺。次日。越小冰河數支。而駐於四千尺高之地。第三日。不幸而下降二千尺。因見一大冰河。自東西而下。將吾儕上登之山。由南面孤峯而分裂。使吾儕驚駭不敢前行。下山程途甚速。轉瞬已至前述之大冰河。曰額克什爾海丕爾。(Axel Heibergs Thacian) 是夜也。吾儕住所。高海面約三千尺。次日循海丕爾冰河而上。乃最長之跋涉也。河中滿儲冰塊冰邱。其表面則小山。分裂深穴。吾儕欲避此廣濶之深壑。不得已繞道而行。此冰

河似久已停止行動者。吾人雖加意考察。亦不知其層床厚幾許。是夜吾儕支帳之地。四周景象甚佳。其高度約在海面上五千尺。此河面甚狹。介於二山之間。即佛黎得約府蘭孫 (Fridtjof Nansen) 及童皮羅克里脫凡爾孫 (Don Pedro Christophersen) 二山。其高均一萬五千尺。在河之西端。有山名俄勒印格爾斯脫德 (Ole Engelstad) 高約一萬三千尺。河面既如是狹隘。而吾儕所行之路。又多冰塊。且爲深隙所破裂。故前行頗多阻碍。次日。抵一略欹斜之高原。或即係霞克黎頓所描述者。是日羣犬工作甚佳。其優點爲吾儕所共許。誠以前日程途之勞。而今日尙能行十七海哩。(三十三基羅呎) 上升至五千六百尺。是夜所駐地。高一萬零六百尺。此時吾儕爲勢所迫。殺犬共二十四頭。蓋因氣候極惡。居此凡四日也。迨十一月二十六號。吾儕檢其遺骸。存之貨倉。新鮮糧食。皆儲於此。及吾儕返時。亦不致損壞也。是後連日暴風。雪片飛揚空中甚密。

使吾儕不能見四圍景象何如。所深悉者。惟下山甚速耳。然亦有雪花高飛之時。吾儕曾見高山在東。十一月二十八號。冒雪前進。逼近二形狀魁偉之山巔。向南北而行。此即吾儕在右方所僅見之二孤峯也。黑朗德哈森司山 (Helland Hansens Mountains) 高約九千尺。已完全爲雪壓覆。厥後竟爲一特著之地界標。次日暴風勢稍殺。日光照耀。光彩奪目。吾儕若轉至一新鄉異境。前途下向。則一大冰河。河東則山勢蜿蜒向東南西北二方而行。西則濃霧彌漫。覆蔽冰河。環境莫覩。吾人於魔冰河上 (The Devils Glacier) 以測高器量其高度。約在海面上八千尺。曰魔冰河者。意謂吾儕自布齊里 (Butchery) 而下降二千六百尺也。河上所見。毫無益趣。惟吾儕此後。仍須攀揉上升無疑也。乃設立一六日貨倉。然後繼續前行。是夜自宿所東望。見山脈景致極佳。此即前日所望最奇突之孤峯也。其高度約一萬二千尺。山頂爲圓形。係一分裂之冰河所覆。儼

若造物特因一時之怒而投冰塊於其上也是謂黑木爾哈森山 (Helmer Hansen Mountain) 亦一最良之地界標且有俄司卡兒唯司亭 (Oscar Wisings) 俄勒佛勒加朗德 (Oav Bjaland) 史維爾哈士兒 (Sverre Hassel) 諸山屏列與日光相映時呈黑白紅藍諸色相距弗遠有雄偉之山岳其高大足以氣吞雲霧此山維何即第一次發現之什佛黎爾森山 (The Nilsomountain) 也高達一萬五千尺越此魔冰河費時三日十二月一號始離此滿儲深滿穴谷之冰河吾儕此時所在地勢高約九千一百尺前面有一凍凝之海在雪霧中此係一欹斜之冰高原有無數圓邱爲之裝飾。踰此魔躍室 (The Davis's Dancingroom) 沿途少樂趣暴風自東南至繼而六出紛飛是種氣候無日不遇此外則無所見實則無物可觀也地下則爲深渠狀呈凹面行其上聲隆隆然儼若踐踏琵琶筒之底也吾儕經此惡劣之地不得不使步履輕捷蓋時虞

陷落耳。十二月六號按測高器及風雨表知吾儕已達最高度在海面上一萬零七百五十尺自此陸地上之高原已不復起乃至一最扁之平原高約八十八度二十五分自此而傾斜踰對邊在八十八度二十三分吾儕至霞克黎頓之極南即駐於八十八度二十五分間設最後之貨倉於此 (第十貨倉) 堆積糧食二百伊勃斯於是乃緩步下山此處地勢甚佳形極平坦無山阜之起伏。轎車前曳舒適異常氣候宜人故每日能行十五海里 (三十基羅呎) 前進毫無阻礙時間糧食均形充足於是不得不審慎勿使羣犬過勞十二月十一號吾儕達八十九度前途平坦氣候佳勝吾儕樹帳竿於雪地下六尺覺略無抵抗之者此足證明雪之下壓時常曼同樣之氣候或和婉之微風也蓋因天氣之變遷始而微風繼而暴風則必造成堅硬之層床吾人以竿插地時即可知矣。

由推測法觀察之。亦得同樣之結果。嗣後八日。吾儕進行。天氣佳勝。每日正午。吾儕略停頓。以測量日中緯度。而夜則觀察方位角。

十二月十三號。緯度達八十九度三十七分。由推測法觀察之。得八十九度三十八分。在八十八度二十五分間。得最好方位角之觀察。後此則無效。至最末之觀察。得極近似之結果。其變化常有一定。故吾儕每以八十八度二十五分爲標準的觀察。先是預定十二月十四日能達目的地。屆時果然。余覺不能多眠。早餐亦稍速。而晨興較前日稍早。日光照耀。微風徐來。快哉此境也。然余等未暇多談。人人心目中。威南望此無限之高原耳。忽有呼聲曰。止。此初遇之境也。此聲似贊歎之者。因長途至此已盡。而目的已達。有最大之高原。呈現於吾人眼簾之前。此乃人跡未經之地也。四顧茫然。無痕跡之可尋。於是吾儕手撫國旗。致敬而稱其地曰。哈肯王第七高原云。

及夜。三人繞營帳而行。其半徑長十海哩。(十八基羅呎)安插標記於此。其他二人。則居帳中。時時觀察日光。得八十九度五十五分。其結果異常圓滿。時間充足。氣候佳適。何不復考察真正之極體耶。十六號。移帳南行。駐於五海哩之外。諸事布置就緒。乃觀察是日二十四小時之變化。每小時。四人以六十度人製地平線觀察天象。離地平線之高度。此種觀察。將來那威大學。必能製出。卽以此帳地爲中心。以四海哩半(八基羅呎)作半徑畫圓。並作標記。自帳地向各方向出發。行四英哩。吾儕携來一小帳。欲以作標記者。及支設於此。那威國旗及佛那漢船旗。懸之帳頂。名是處曰坡爾海模。(Polheim)自氣候之情形而論。此帳存留於此。將來必經若干年。復爲探險者所駐足也。吾儕留一函致哈肯王第七者。報告吾儕所作之事業。凡復來是地者。必携此函而歸。尙留衣服數件。六十度人製地平線測高器各一套云。

十二月十七號。乃作歸計。由此至冬令住所之路程。以米達計算。共七百五十海哩。(一千四百基羅呎) 每日平均速度十海哩。(二十五基羅呎) 吾儕離此地時。尚有糧車二輛。犬十七頭。每日口糧充足。不似前此探險家。往往有乏食之虞。即犬糧亦有餘裕。而新鮮肉。尤大有補於羣犬也。

吾儕別坡爾海模而前進矣。初見國旗尙飄揚於空中。漸遠則不復見矣。此即吾人在南極之最後迴顧也。自發現哈肯王第七高原。以至與之相別。其間常見日光。因平均溫度。在法倫表零下十三度。(攝氏零下二十五度) 故頗覺暖適也。

歸途中之詳細情形。余不欲多述。恐聽者生厭也。惟略述一二有關係之點。沿途氣候皆佳。南緯八十六度間。有大山脈。互相連續。新發現之山脈。向東南而行。有孤峯環列。其高度自一萬至一萬五千尺。在南緯八十八度間。此山脈遂不見於地平線上。此山脈之全部。名曰

摩德女主山脈。(Queen Maud's Ranges) 長約四百六十海哩。(八百五十基羅呎)

總計之。貨倉共十處。所儲糧食。均極充足。悉運至南緯八十度而堆積焉。自八十六度以來。吾儕不需仰賴口糧。而每人所食。皆能隨意自足。一月二十五號。至冬令住所。蓋離此地。已九十九日矣。歸途共長七百五十海哩。(一千四百基羅呎) 共行三十九日。而無一日之休息。每日平均速度約十九海哩。(三十六基羅呎) 此時祇餘糧車二輛。犬十一頭。沿途吾儕並未助犬曳車。所有糧食。即肉磚餅乾牛奶粉及初古拉飲料。(此係用椰子核磨碎後加砂糖肉桂等物製成者) 其桂類雖不多。然足以滋養。適合所需也。

是時陸軍中尉勃勒斯措德 (Prestrud) 及其同伴二人。曾於鯨魚灣之東。或附近一帶。或卓著之功績。彼等抵司各特 (Scott) 所發見之愛德華地方。(King's Edwards' Land) 且證實司氏前日所見者。亞歷山

大諾山 (Alexandra Mountains) 全部雪覆。其山巔

北冰洋探險記

王衡譯

高一千二百尺。自東南突出。其北界有孤峯二。童然不毛。名曰司各特蘭勒特克斯 (Scotts Nunataks) 高約一千七百尺。此次探險隊之調查。於佛那海模之境。極有關係。據彼等觀察。謂鯨魚灣下面之地。仍爲雪所覆也。當吾儕前進欲達海岸時。船長蘭爾蓀及其同伴在佛那漠上。亦正從事工作。此行也。自料學上觀察之。或係最有價值。自布羅司額什至亞非利加。其洋面約八百海哩。必經海港六十。彼等曾環駛世界二次。途中殊甚勞苦。而多遇危險也。一千九百十一年秋。自冰洋面駛出。頗屬危險。同行者計十人。蓋經黑霧颶風旋風暴風流冰冰山等危境。卒化險爲夷。亦幸事耳。此十人者。於一千九百十一年二月十五號。揚那威之國旗而歡呼曰。吾人已達極南之地矣。

北冰洋遊記

此北冰洋探險隊長司帝芬氏八月二十二日之報告。載九月十八日紐約太晤士報。見之者均驚異欲絕。蓋自一千九百十四年四月七號。探險隊之一部。卽折回組織後援隊。僅留司帝芬氏及同伴者三人。嗣後未得氏隻字片言。世均以爲此四人咸葬身冰窖矣。而不知此富於勇敢百折不回之探險家。竟衝雪山破冰海而覓得新地也。(新地在北緯度七十七度四十三分西經度一百十五度四十三分)

二月上旬。余等自開來脫海角出發。同伴諸君。除余乃坎拿大產外。如司托克生君。如湯姆生君。如安掘立生君。均屬威人。至二月二十一日。抵耶而弗來海角。煤油忽告竭。由是不能前行。急專使至開來脫續購。至油至已四月五號矣。遂拔隊前進。向西北行。維以獵狗患足疾。故爲程甚遲。且所經之地。霧氣甚濃。有時積雪沒膝。

有時急水當道。爲路頗難。是以至四月二十六日。僅能達北緯度七十五度。是地離海約八英里。往察海水之深度。則自三百至四百米達耳。余等均由冰車至。冰厚五寸許。頗平實。不意中途竟遇水潭。車行急不能止。幾下陷而不起也。

冰車之行也甚速。一日余等渡一二十英里之大冰河。冰之厚約八英寸左右。平時甚易行。若風至或潮至。則浩大之冰塊。碎而成小屑。欲求安渡。頗非易事。在北緯度七十六度二十分。自五月一日至六日間。余等向南行者十一英里。向西行者十三英里。因水潭過多。故進行甚遲。三小時僅能渡五百碼。凡遇水潭處。余等製木排乘之。維全隊重量約千磅。遇大風時。此木排搖動欲覆。同伴諸君均苦之。而所帶之十三獵狗。其苦爲尤甚。自此以往。天氣漸熱。冰漸融解。險阻等愈多。余等向西之念頓消。更北行二十分。西南風甚力。冰塊乘流而下。不得已沾配脫力克島向南行。

未幾煤油又告罄。以海獺之油充之。方猶豫間。而鹿肉之備。狗食者亦盡。幸余等平日以獵熊相間。以充腹。故食糧尙餘二十許日。遂分之。以爲狗糧。至是余等又折以向北。雖濃霧潮氣。不利於行。不之顧也。至六月十五日。達探險家麥克林托克所訪得之曼爾維爾島。島之北極。有麥克林托克之記載。視之則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六月十五所記者也。

六月十八日。乃一絕大紀念日。蓋是日之晨。司托克生君在行帳旁。四丈高之冰塊上。遠望。隱約見東北有新地也。合隊之人。皆大歡喜。遂拔隊前行。至明晨而遂達所見之地矣。是地逆計之。距北緯度七十八度。西經度一百十七度。約十四英里許。余等遂冒險鼓氣以行。行者三日。抵北緯度七十七度四十三分。西經度一百十五度四十三分。以天熱冰融。不能再進。然遠望海岸線甚長。約百里許。百里以外。隱約見山脈四伏。又將五十里也。

由上所述。則探得之地。其大小可想而知。其地高低平坦不一。余等所到者低而平。若更東行。則漸高漸險矣。獸類甚多。除熊外。尤以野鹿爲盛。

時天已入夏。冰都融解。不利於探險。余等另探得數小島。後卽返。依漫爾維爾島南行。橫渡麥賽海灣。更由銀行島抵開來脫。八月八號抵家。安然無疾病也。

余等此行。以冰車下冰潭時爲最險。餘均無所苦。同隊諸君。皆未染微恙。所帶之諸獵狗。且更肥矣。余等行帳。悉如冰洋土人式。若蜂巢然。足以禦寒。除所備食糧之外。更用千磅之肉及油。此肉及油。取之於海獺者爲大半。煤油告竭時。且可以之代用。此外野鹿十七隻。海熊四隻。牛二隻。野味生香。雜然一飽。偶憶當日景象。心坎中快樂無與倫比也。

余等休息數月。更將啓程。擬多備糧食。探入冰地。不由銀行島以往。卽由配掘立克島而行。冀多得新地。爲國家增版圖也。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四

長途遊記

步行環遊全球記

梅魂

近聞美人冒險實開立士 Othert M. Kriesz 之演說。極佩彼邦人士之智勇。非如我國人民。於種種事業。墨守成規。故文化遠不逮人。良有以也。迺開君以區區一身。不避患難。立志步行環遊世界。其志可謂大矣。余藉課餘之暇。聽開君之自述。深以為幸。惟恨此次來滬。僅得其半。今余姑就其所述而筆之。聊代開君志鴻爪云爾。

余（開君自稱）美國哥羅拉度州 Colorado 人也。身體素強。尠疾病。於運動一科。極喜練習。而余之特長。惟賽跑耳。及冠後。嘗周遊世界二次。今因好勝。與某報館（記者忘其名）較勝負。以四十萬元為注。不能攜帶旅費。除水路外。步行全球。作第三次周遊。定六年往

返。余諾之。遂約伴三人。議定後一日為首途。日。余預備環遊圖一紙。最先至之城。為舊金山。San Francisco。更由舊金山乘輪渡洋。赴檀香山。Honolulu。船費每人須在百元以上。四人共計之。非四百餘元不能至也。時某報館印四人相片數百紙。分送各船。請一一注意。余無可如何。亦印百紙。賣與外人。預防他日無錢時。不致流落。是日余至某船船長處。求准免費。不允。於是謀渡洋之法。先至船上閒眺。乘間將三人藏煤艙中。艙僅容三人。滿貯貨物。余不得已。蹣跚船板上。繼思得一法。匿身救生艇內。至午夜。汽笛數聲。船身微動。向檀香山去矣。余樂甚。明日天明矣。覺飢火中燒。忽船長來。見余詫甚。詰曰。汝何人。何臥此。為余出而答曰。船長君識余乎。船長笑曰。汝何狡。日昨求我者。非汝也。耶。曰。唯。船長續曰。其他三人何在。余笑曰。安臥煤艙中。船長呼水手出之。未幾。三人同至餐室。越數日。舟抵檀香山。舍船登陸。出售像片。以往以食。晚間赴俱樂部。諸船長皆在。咸

笑曰。四人今又至此矣。復互戒曰。後不可帶彼至他處。一日船長不服。冷笑曰。君等無用。彼四人非微生物。豈有仙術。入船時能使人不知耶。

余聞斯語。急行至彼前曰。貴船開往何處。曰。長崎。

余曰。佳。余本欲往長崎。今必乘君船。言時手

入袋取一圖出曰。君等請視圖內預定之地。非長崎乎。

日船長微笑答曰。君如能乘余船。願贈百元。壯君行色。

旁立一美人。亦和曰。君等能乘日船。除日人贈百元外。

吾更贈四百元。余唯唯。美美人亦開往長崎之某船長

也。時余手復入袋。取四像片。付日船長曰。請詳視面貌。

不至誤收。言已。游戲數小時。出門歸寓。已萬籟俱寂。鐘

鳴十二下矣。

翌日雞唱後。即晨興。早登畢。入市購裝貨之大竹筐三

藏。三人筐內外裹以蔴袋。獨步至日船。乘機入。日人輒

笑却之。如是者三。可見船長已戒備矣。至晚。余思及化

裝。復入市購假鬚與黃色衣。余掛鬚畢。對鏡自笑曰。吾

年忽老矣。又入船。直至第一號艙中。見窗有紙條一。書愛迪生三字。適船上服役人來。見余詢名。曰。余名愛迪生。彼頷之。余續曰。余有行李在某旅館。速取來。須臾三

筐移至室。余付力金訖。出室觀船之各部及海景。九時

船行。余遙望兩岸。星星之火。照耀似千萬流螢。至十二

時。已離海入洋矣。遂赴餐室。而三人之所以不餓者。因

預貯餅乾於筐內故也。

第二日上午。船長遣人來查票。蓋定此室之主人愛迪

生。因室內有人。暫臥他艙一宵。今晨往詰船長。查票人

既至。謂余曰。君票安在。余戲彼曰。汝告船長。我無票之

人也。少頃船長來。責余曰。汝胡無禮。乃爾。余至此取下

假鬚。船長見余真面目。狂笑曰。狡哉君也。惜到船僅一

人耳。余笑指室內曰。君負矣。三人已同來。船長不信。入

余室。啟筐。三人出。咸笑而不止。船長默然而去。迨抵長

崎。共得五百元。住逆旅中十餘日。後。余已盡所存祇一

元。以四人計之。但能度一宵耳。余等謀食乏術。不得已

仍居逆旅中。

好夢方回。人聲嘈雜。腹中奇餓。饑火欲燒。時余等已晨。與余欲出售像片。念及彼邦與我國之感情。久成冰炭。雖求之無益也。余徘徊館內。見廳中供一佛。瞻仰久久。一婦人來。手捧銅盤。滿盛糕。至佛前。置桌上自去。蓋日人多迷信。此亦禮之一端。故必先供而後食也。余急中生智。見婦去後。即移入臥室。四人共食之。食盡。復置盤原處。少焉室外談話聲忽起。余出視之。不知何事。詢之再三。日人告余曰。糕偷去矣。置糕婦見余。與彼耳語可數分鐘。余不知其作何語。然以意度之。當言置糕時嘗見余也。余不待其言畢。曰。余見一奇事。頃見一泥佛食糕。日人諳英語者咸愕然。繼現喜色。婦亦眉目含春。大抵以爲吉祥之徵也。余見有機可乘。遂出像片求售。彼受而至婦處。授余日洋十元。並宣傳此事。日本諸賽跑家。知余善跑。請一決雌雄。余應之。四人屢戰屢勝。日人漸退。余思久居無益。遂北上至神戶。H.K.小住數日。

即渡洋至海參崴。Vladivostok 西北行達俄境西比利亞。Siberia 逢天旱。田內麥色青青。尙未成熟。無處可購糧食。遂食生麥。一友因之得疾卒。余瘞之。哀哉。征侶分飛矣。然此僅小受創耳。以後種種。更數十百倍慘於今日也。

余不能久住。三人共赴歐洲。先入德意志。Germany 德人待余等極優。余以演說售片二事度日。繼入比利時。一如德人。復入法蘭西。謁見某總督。談及步行環遊全球事。余曰。今擬經摩洛哥至非洲。總督笑曰。摩洛哥人民強悍。舉動野蠻。吾爲君等危。願勿往。余曰。必往。曰。君等肩無長槍。身無兵器。如往。死無疑也。余聞言。手入袋內。出手槍一。並指所提之皮篋曰。有此足矣。語至此。總督聽吾輩啟程。過西班牙。而至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 折東南行。達摩洛哥。欲經非洲北部。三人且行且議。分爲三段。相距五十碼。設遇敵戰爭時。一人被圍。二人可分二面夾攻。則敵必敗。知被圍者有

助手當相駭而遁。余先行。風餐露宿者月餘。一日忽逢敵。鶴立以待。土人十四五。以槍遙擊。幸皆未中。而余亦出手槍還擊。及十碼內。一土人擊刃突至。刃柄長五六尺。時一友聞槍擊聲。狂奔至土人後。舉槍射之。彈無虛發。而近處土人亦聞聲。負槍至。聚衆數百人。余等四面受敵。衆寡遠殊。雖皆槍中高手。然終難於取勝。友忽中彈倒地。余懼甚。強定神志以拒敵。而擊刃之士人奮勇突入。刃向余首進。余側身避之。猝以左手握刃柄。右手執槍笑曰。汝曹能殺余友。余獨不能殺汝曹乎。砰然一聲。洞其首。倒地死矣。衆見狀大駭。亂射而逃。余不幸一彈自耳上穿入。過頭部。受傷頗劇。土人散後。見余友大驚。蓋彼右手受刀斬。骨幾折。余謂彼曰。速行。往駐軍隊處。求醫士醫之。否則殆矣。遂奔五十餘里。至軍醫處。軍醫駭曰。傷勢如此沉重。尙能奔波。君等之神勇可見。余聆醫士言。始覺首手足三處之痛苦。閱五月。傷痊矣。已恢復原狀。憶及戰死之友。歎息者數日。靜養一旬。謝別

醫士東行抵瓜達夫伊海角。Cape Gardafui 乘輪至澳洲。自西而東。經中部。中部多沙漠。不便於步行。行約一星期。路上萬里赤地。人跡罕至。風起處沙隨之飛舞。一日水用盡。近數十里內。無湖無川。涓滴難覓。余友竟因此而死。所存者孤苦零仃。僅余一人耳。回憶約彼等來時。何多興若此。今則客死異地。聞之令人酸鼻。況余目見者乎。當是時。余幾痛不欲生。顧思及危境未去。仍向前進。余幸而尋得一小池。賴以不死。迨達東部。始乘舟入爪哇。境。爪哇者。澳洲西北小島也。其地之土人。更殘忍不可言。使摩洛哥土人見之。當自歎不能望其項背也。彼等實爲食人獸。較之虎狼。亦遠不及。蓋彼等具極智之腦。誘人入其家。待之如上賓。而於夜間殺之。彼處風俗。男子欲娶婦者。必取白種人之頭。携至婦前。以爲文定。且遇生子。婦月迎娶。出閣等喜事。必以白種人之頭手足爲禮物。彼等殺人。先斬手足。後割其首。並以爲殺一白種人。可抵土人五。故白種人

到此探險者。輒死於彼等手。凡此事實。皆余訊婦人而得。因余諳其土語。余既至。每親婦人。如見男子來。必遠立而握槍。某晚。余臥一土人家。屋以竹爲之。榻設竹籬旁。余坐久之。俟彼合家入睡。鄉後。乃熄燈就寢。置臥具牀下。未幾聞潛步聲。見籬外四土人。手持闊刃。由籬縫插入。囊囊有聲。刃斬竹牀。無何。彼等謂余已死矣。其明日。男子十餘人。咸遙立視余。見無恙。面呈驚懼色。至下午。一婦人嫻嫻來。欲與余談。余窺其步法。知有異。疑男子化裝。暗藏利刃。殺余。余擲皂一。探其俯身拾物之勢。果男子也。因婦女多拖長裙。故拾物時。二足必成叉狀。今此婦拾時。獨不然。余遂決定爲男子。擊槍指彼。操土話曰。惡奴。竟敢設計欺余。如不去。當餉汝彈。彼聞言。殼釐而遁。然婦女所以喜親余者。無他。愛余之假珠鏡子等物耳。爪哇多虎。余每殺之。住十餘日。共誅虎十有一。土人頗感余德云。

爪哇之北。有大島焉。曰婆羅洲。Borneo。地平易。行過

赤道。Equator 至新加坡。Singapore 進中國境。由香港赴廣州。達廈門福州等處。迄於今來海上。是游也。計行二萬四千九百六十英里。而費時不過三年餘耳。所恨者。良友三人。俱死殊方。不能同歸。適荷華人高誼。購片助我。然此行僅半。幸險處已去。今後雖費時日。步行不艱。一星期後。當游江寧。九江。重慶。經四川入西藏。而至歐洲。謁倫敦。渡大西洋。返美洲。而達余之目的也。

環遊世界記略

蔣夢芸

距今七年前。余曾航海周遊世界。是遊也。歷時五載。耗資八千金。足跡遍四洲。歷國二十三。路線長凡四萬英里。諸凡世界高山大川。名區勝地。向日之于書中見之。于畫中得之。而于夢寐中魂往而神遊之者。皆一一親歷其景。接于目而印諸腦。此遊之樂。殊無極也。惟猶有一遺憾者。則世人往往於遊筭所及。多詳記其遊歷狀況。以爲游後之紀念。並以作後人臥遊之資者。顧余則無之。有之。僅是篇所述一鱗半爪之紀略已耳。

一九一二年三月一日。余乘俄國華倫地菲力脫 *Vladimir*

Junior Fleet 號郵船。由上海出發赴海參崴。

Vladimir 是季氣候惡劣。航行最爲艱困。啓程時我乃健

忘。是以備受苦楚。船過日本之長崎 *Nagasaki* 時。停

泊八小時。是地爲日本著名商港之一。自我國東渡。必

首經此埠。港內水深可泊巨艦。商業極盛。風景亦佳。登

陸遊觀。神爲之暢。有流連不忍遽去之慨。舟抵海參崴。

余乃捨舟登陸。海參崴爲西伯利亞沿海唯一之商港。

面積雖狹小。不及他處遠甚。然在西伯利亞。則爲首屈

一指之大城矣。人口十萬。爲西伯利亞之首都。余寄宿

一宵。翌晨。去搭西伯利亞鐵道尋常慢車。向俄都彼得

格勒 *Petrograd* 及舊都莫斯科 *Moscow* 進發。

由此啓程往彼墨兩地。需十四晝夜方能達。路線既長。

所過又多廣漠原野。車輪顛撲。較之航行海洋。尤覺困

乏。所幸臥車之床位尙舒服。故余終日高臥。讀小說雜

誌。以自遣。時亦憑車窗以眺覽野景。願車行迅速。第見

雲烟沙鳥而已。同行二友。皆粵產。相與語鄉音。亦足減

長途寂寥。惟同車搭客數十人。能操粵粵者。除吾三人

外。無一人。外國語亦無一人能之。唯以默坐相對者十

四日。不能作一詞以周旋。言語不通。亦旅行之恨事也。

旅行此路線者。諳德法語。殊較英語爲便。蓋大多數中

外旅客。及火車侍者。多諳德法語。操英語者。則絕無而

僅有也。惟搭特別快車。則車中雇有熟諳各國文言之

譯員。專供旅客作舌人。雖不諳德法語者。亦不致有墜

旅行之苦。特就吾人觀之。普通遊歷家。殊以搭尋常慢

車爲宜。蓋慢車每過一站。必停輪半小時。或至數小時。

足供吾人之賞覽風景。而快車則否也。

閱十四日夜。乃抵俄羅斯之莫斯科。按莫斯科今爲

蘇維埃政府首都。莫斯科爲俄國舊都。極繁盛。全國

鐵路集中於此。北有森林。南有炭山。亦爲俄國織物之

中心市場。吾等駐此三日。得以飽覽名勝。第四日復乘

車前進。翌晨。抵芬蘭灣 (*G. of Finland*) 附近之新

都彼得格蘭。是城較莫斯科尤盛。人口亦較繁。爲俄國商業之中心市場。吾等下榻於此者兩週。設吾人夏日抵此者。則當居此較久。蓋是地實一絕佳之消夏處也。兩星期後。渡芬蘭灣（按芬蘭灣在今芬蘭及愛沙尼亞兩國之間）入瑞典國地。名斯德哥爾摩者（Stockholm）瑞典位於斯堪的維亞半島（Scandinavia Peninsula）之東。國內風景絕佳。尤以國都爲最。我等居此一星期。乃由此乘車往挪威。是地爲大西洋暖流所經過。故溫度甚高。冬季港灣可以自由出入。無水結者。沿岸產魚極富。爲世界三大魚場之一。國內山光水色。無不明媚。與瑞典同爲歐洲著名勝地。旅客過此。有流連數載不忍去者。國都格里士特阿拿（Christiania）城。較瑞典之斯德哥爾摩略小。爲林木魚類之輸出港。勝地也。居此四日。易乘郵船至丹麥之哥卑納給（Copenhagen）一著名工業地也。港內水深。足繫巨艦多艘。於軍事上亦占重要位置。風景略遜於斯格

爾地。惟面積大則過之。於是盤桓一星期。更搭車赴德意志之柏林。車早發而夕履此。沿途風景極佳。足以遣旅困。抵柏林後。下榻旅舍。柏林爲德意志之國都。亦歐洲有數之大城也。地跨易北河之支流。爲內地商業之中心地。且爲世界金融市場之一。壯麗繁華。甲於他地。有極大之公園。爲他國所僅有者。有無數大博物院及圖書館。收藏宏富。各國學者。咸來此研究學術。市街間有大小酒肆。均備有極佳之音樂。以娛來賓。每當月白風清之夜。把酒鼓琴。酒力未醒。琴調和暢。此其樂自同。凡異而德人之好樂嗜酒。亦可於此見之。余雖不喜酒。特嗜樂甚。故居此月餘。大半歲月。幾消磨此中。不知者或疑余有酒癖。實則余借此以聆佳音耳。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是焉。此外除流覽風景外。余等意往皇家博物院參觀者數日。第走馬看花。所得者僅焉。遊柏林後。復鼓車至維也納（Vienna）奧斯馬加（Austria-Hungary）之首都也。位於多腦河之畔。當內

地交通之衝。爲歐洲第四著名大城。華麗與法國之巴黎相彷彿。人或以小巴黎呼之。各地人士。來此遊歷者。踵相接。四時不絕。吾等居此僅三星期。深以未得久居爲憾。既遊維也納。乃更遊匈牙利之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是地亦爲有名大城之一。跨多腦河左右岸。有大鐵索橋相聯絡。奧斯馬加。爲奧地利及匈牙利二邦聯合而成。故是地屬維也納政府所管轄。惟亦有建築宏壯之議院。及華麗無倫之宮殿。吾等至此。已抵歐洲極東之國。因西返入意大利境。訪威內薩及米蘭。是兩地同爲繁華名城。米蘭扼倫巴多平原之中心。與中央歐羅巴貿易最盛。市街繁盛。一如法之巴黎。奧之維也納。亦有小巴黎之稱。爲意大利第二大城。威內薩則在威內薩灣（*G. of Venice*）之內。跨於羣島之上。市街如浮水面。居民出入。多以小艇代步。艇名（*Gondolas*）打槳水面。如履平地。仰視則雲霞掩映。俯視則水清可鑒。水天一色。葱林兩岸。帆檣樹影。同映於

波濤之中。又復雜以樓臺亭閣。如入圖畫。如入水晶宮中。曩觀圖畫。意謂威內薩之必不如圖畫。今乃知圖畫之遠不如威內薩也。暢遊一週。方轉舵入瑞士。瑞士爲羣山中一小國。阿爾卑斯山系（*The Alps*）亘於全國。土地高燥。氣候寒冷。山巔積雪。終年不消。山川秀麗。有世界大公園之稱。歐美諸邦人士之著名避暑地也。阿爾卑斯山地域錯綜。山勢皆非崇峻。故不碍交通。吾等駐於此山之正中。地名羅士倫（*Luzern*）亦瑞士之正中中心地也。橫阿爾卑斯山。鑿有隧道。通於地中海沿岸諸地。瑞士之隧道。本世界著名。其中最長之一。曰雪弄（*Simplon*）者。一端屬於瑞士。一端屬於意大利境。通過此隧道。需時半小時。而身已入異國矣。誠大建築品也。吾等居此月餘。附近諸名城。咸有吾等之足跡。離瑞士入法蘭西止於里昂（*Lyon*）在羅尼河育蠶地之中央。爲絹物之大產地。及大市場。各國進口之生絲。均集於此。吾曾購置綢緞織造品多種。價雖昂而

品絕精。他國不多見。由此至巴黎。有小輪可達。巴黎人皆知爲世界第一繁華大城。前人之曾遊是地者。莫不兼筆大書其繁華景象。初無容吾之點綴。或有名之爲世界大遊戲場。則名實尤相符。余居此極久。約六七星期之譜。次往倫敦。倫敦與巴黎。雖同爲世界大城。然其景象迥殊。身入巴黎。彷彿入上海之大遊戲場。而倫敦猶遊戲場中之商場也。一則無異錦繡世界。一則不啻大商店。船舶往來。舳艫相接。鐵路縱橫。密如蛛網。世界商貨。咸粹於此。吾人研究商業。不可不首來是地。泰晤士河畔之英蘭銀行。(The Bank of England) 握全世界金融之總樞紐。權力足以左右世界金融狀況。吾人得賭此城幸事也。市內綠威。(Greenwich) 有極古之天文臺。復有極著名之大博物院。足資吾人科學上之研究者夥焉。亦學者不可不至之地也。游英倫畢。渡海而至比利士之國。都不魯捨拉。(Brussels) 比利士工商業頗盛。有小英吉利之號。諸若礦

業。製鐵業。製造火器業。化學製造業。棉蕘紡織業等。無不聞名世界。於此參觀各項工廠。極有造於學業也。一星期後。吾等已入德意志國境。先至阿梅史禿召。(Aachen) 其地居民。喜服木製之履式。與曳鞋相彷彿。廣闊則倍之。一若東方日本人所用者。又其地多河道。與意大利之威內薩相似。特不如威內薩之出入必由船舶耳。次乃兼程赴漢堡。(Hamburg) 德意志之第一貿易港也。港口船舶。通航世界各地。同遊某君。卽由此搭輪返華。相與同遊一載餘。今忽言別。殊深悵鬱。余亦由此乘郵船赴南美。余之目的地。爲阿根廷共和國。船行三星期。乃至不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阿根廷之國都) 惟沿途曾經無數大城。故吾人得以乘機一瞻名勝。過西班牙及葡萄牙時。上陸之搭客及貨物較多。故停泊亦較久。惟西班牙各城。以偏於一隅。境地狹小。故景物不及葡萄牙之佳耳。余所乘之郵船。係航行歐美間之最大者。故起居極適。如

行平地。此次搭客約三千餘人。滿占上下四等艙位。每抵一城。必有數人登陸他去。惟分數不多。蓋大多以不宜諾斯艾利斯爲目的地也。船首先抵廷納利菲城（*Tenerife*）是城產極佳之果。味美而價廉。夙爲彼邦人士所稱道。惜船泊岸不及一小時。不及登陸購置。次至巴西之 *Rio de Janeiro*（里約熱內盧）停泊一日。是地產咖啡極盛。產額占世界第一。人口約一百萬。誠南美第一大城也。余曾登陸暢遊終日。入晚船復鼓輪前進。行五日。抵蒙得未的亞（*Montevideo*）烏拉圭（*Uruguay*）之首府也。肉業甚盛。南美東岸主要商港之一。搭客於此岸登陸者頗衆。兩小時後。船離埠。又復前進。少頃乃達不宜諾斯艾利斯。時則日猶未暮也。至此旅客咸捨舟登陸。余以夜色已深。因先投旅舍。翌晨往訪舊友某君。渠久商於此。設有巨肆。相見歡然。余遂客其家。且作久居計矣。

是地爲美洲第三大城。南美最大最重要之都會也。有人口二百萬人。繁盛亞於紐約芝加哥兩地。以全世界商業名城比較之。則居於第七位。故畜業最盛。每年平均產額居世界第二位。惟住民多操西班牙語。幾占全數十分之七八。全城華人寥寥無幾。嘗考其故。則是地偏居極南。華人知之者實鮮焉。有華人所設之商店。余居此極久。先四月專學習西班牙語。稍純熟。乃入當地國立某大學充秘書職。閱二年方他去。當暑假期日。學校休課。余頻往附近各地遊覽。若智利。烏拉圭。各地等。曾一度至法爾巴來索。并由此乘火車往散地牙哥（*Santiago*）（智利之國都）訪世界第二大山系安達斯山（*Andes Mts.*）是山高度離海面一萬二千尺。秀峯林立。風致絕優。歸時即越此山以返原地矣。盤桓於阿根廷二年後。復携笈他去。初乘郵船至里約熱內盧。余先時由歐渡美時。曾過此。未幾歐戰突起。全球鼎沸。乃轉道赴美之紐約。郵船航行海洋。中途寢不安枕。蓋恐敵艇之襲擊也。當其時協約國之商船被擊

而沈者。日有所聞。吾等徵天之幸。卒安抵紐約。自慶不置。抵紐約後。游三月。乃啟程。往其他名城旅行。如波士頓 Boston 非勒特而非亞 Philadelphia 等。遊覽殆遍。無意中遇中國舊友及門下數人。天涯遇故人。歡樂倍蓰。渠等掬誠招待。殷勤款留。不忍遽別。我心殊感。居留數星期。方啟程赴華盛頓。華盛頓爲美國中央政府所在地。面積雖不若他城廣大。然華麗中自有一種莊嚴氣象。有名建築品極夥。若議政廳 Capitol 白宮 White House 國會 Congress 等。甚著名也。游客至此。每不忍遽去。惟較之法京巴黎英京倫敦等。則生活迥殊矣。

離華盛頓先至芝加哥。是地爲美國第二大城。在密執安湖西南岸。水陸交通。均當衝要。肉類之交易最盛。有大屠宰場。無數風景。亦足以悅人。余居此四月餘。復至舊金山。車行三日有半。乃抵其地。適屆巴拿馬賽會。繁盛倍於往日。余暢遊二月後。至加釐福尼省。在此盤桓

年餘。屈指自上海出游以來。已五易寒暑。倦游知還。因整理行裝。乘輪返國。船行五星期。安抵香港。至此余之遊程始告終。時則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七日也。

亞歐橫斷記

陸費執

民國三年春。赴美遊學。得夏公使棣三往美就任之便。同行。取道歐洲。於三月三日晚九時四十五分。附京奉夜通車首途。同行者共二十餘人。夏公使眷屬隨員之外。有秘魯代辦吳公使子齊。駐英使署秘書吳和甫先生及河南官費生王君執卿。均坐頭等車。而王君與余同車室。室容兩人。上下兩榻。衾枕皆備。榻前一小桌。蒸汽管盤旋室內。窗以玻璃兩層爲之。可免窗櫺結冰之患。因室內蒸汽高殖。汽化爲水。敷內層。而外寒僅在外層。內層之水不遇寒度。則不凝結也。車既駛行。卽寢。翌日早。經北戴河。余曾遊之。背山臨海。風景佳妙。蓮峯山猶遙遙可望。八時抵山海關。長城在站之北。爲燕奉交界。昔時爲邊塞重鎮。長城邊牆皆起點於此。關外沿途

多山。大地茫茫。砂石岩質。不宜耕種。偶有颶風。則飛沙走石。咫尺不見。十時早餐。皆西式。二時經錦州。渡大凌河。三時四十分停溝帮子。有支道往營口大連。八時十五分抵奉天南滿車站。下車檢點行李。換乘南滿車。在此購柏林通票。二等臥車。價洋二百八十九元有奇。二等車室容四人。上下各二榻。被褥完具。盥室備手巾及肥皂。十一時三十分駛行。

五日早七時抵長春。換乘東清車。仍用通票。按號覓座。室內與南滿相仿。爲俄國世界公車。侍者皆俄人。稍知英語。八時開行。九時早餐。價五十五克。車內皆行俄幣。每盧布 Ruble 約合一元三角。而一盧布分爲一百克。Copeck 則合華幣一分三釐也。十二時午餐。菜四色。價一盧布二十五克。下午二時抵哈爾濱。卽吉林濱江縣。俄人勢力範圍地也。有客車兩輛。在此換掛。檢驗行李。交換車票。屆時氣候甚寒。堅冰在道。積雪未融。三時復行。六時晚餐。菜五色。價一盧布半。每日加飲料三

四十克。合計約四盧布。始可果腹。若在車站購食。一盧布已足。迨夜侍者來設臥具。其法以日間坐榻轉之。被褥卽貯其中。取出供寢。翌日上午十一時抵滿州里。屬黑龍江省。爲中俄交界。站旁積雪數尺。遠望山巔。磴磴耀目。稅關檢驗行李。及入境護照。中俄條約。載凡入境者。須備合格護照。方得放行。停二時而前進。自此以西。卽俄屬西比利亞。地名僅書俄文。無從記識。車行萬山中。或闕山道。懸崖斷壁。或盤山徑。羊腸蜿蜒。尤稱偉觀。行次日。但見道旁樹林蔭翳。皆松柏耐寒植物。體成圓錐。葉形如針。莖短而粗。圍抱參天。良材美木。悉資於是。火車所燃。皆木材。道旁民居皆木建。下午三時後。望見貝加爾湖。蒼水萬頃。覆以白雪。呈天空色。繞湖而行。右山左湖。中夜一時。至伊爾庫次克 Irkutsk 換車。有役夫來運行李。按號布置。頃刻竣事。在此檢時計。已三時餘。蓋車西行。每日晚一時。而時計則早。此因經度愈西。而日出愈晚也。旅行者不可不注意焉。

既換車後。三時駛行。道旁森林。漸臻濃密。而瑞雪錯雜。映以日光。燦爛悅目。莊舍漸多。山谷小坑。以木欄之。九日上午抵克拉斯那雅斯克。Krasnoarsk局廠甚多。東濱葉尼塞河。亦一大都會也。晚八時抵托爾加。Tolga距托木斯克 Tomsk 六十英里。停半時而行。中夜渡鄂水河。但聞隆隆之聲而已。次日午時。經干塞斯克 Krasulsk。下午三時五十分抵俄木斯克。爲西比利亞西部大都會。總督駐焉。俄設兩督於西比利亞。東督駐伊爾庫斯克。西督駐此。其西有河曰厄爾齊斯河 Irtysh。爲鄂比河支流。河旁有工廠。修理車件等品。附近農產豐富。有西比利亞倉庫之稱。居民多以畜牧爲業。產綿羊及馬。養犬以供獵用。又一日上午十時。抵支勒賓斯克 Toljaininsk。大都會也。鐵道在此分支。一由莫斯科往聖彼得堡。一由白爾摩往俄京。站旁有售珍品及玩具者。亦有以烏拉山石。琢成各種裝飾品者。其價自數克至數十盧比不等。再西行。則又爲森林。即

所謂烏拉山森林也。烏拉山爲亞歐分界嶺。鐵道盤旋而上。東旋西折。倏南忽北。樹林深邃。積雪皚皚。而溫度亦漸高。聞人言烏拉山巔。有一大石碑。高二丈餘。錐形。以白石爲之。東面書亞細亞。西面書歐羅巴。是亞歐兩洲之交界點。惟車行甚速。未曾親見。八時抵烏發。Dud。爲烏拉山根西之大城。與支勒賓斯克東西遙隔。自此溫度漸增。沿途冰雪徐臻融解。且雨而不雪。次晨八時。停薩馬拉 Samara。少頃前進。渡河長里餘。十時渡窩耳葛河 Volga。爲俄境第一大河。流入裏海。此其上流。水勢亦頗洪大。橋長一英里餘。凡十五環洞。歷時五六分。岸旁堅冰凝結。而中流已漸解。猶有行冰車於其上者。沿途此車甚多。行冰雪中。迅速無比。車以木爲之。底前圓而後平。如小兒之搖車。而截去其後股者。然以馬牛或糜曳之。平板滑堅。冰雪無阻力。自能疾行。亦深明物理之道也。渡河後折而沿河行。至西士拉城。在河之西岸。至是漸入盛地。村落漸多。草木萌芽。飯後抵一

站下車散步。婦孺多注視余輩。五時半至賓薩 Pans。禮拜寺塔高聳雲表。屋宇櫛比。市街四達。十三日晨抵都拉 Tula。若爲慢車。須在此換車。余等乘快車。故不爾。九時十分抵莫斯科第一站下車。

下車後。乘馬車往美特波旅館 Hotel Metropole。車

以雙馬駕之。可容四人。每輛價二盧布半。爲程約五六里。經市街甚多。沿途小兒目注而尾隨。呼夥計夥計之聲不絕。道路多以石塊鋪之。凸凹不平。惟甚寬廣。間有細沙灰築者。人行便道三合土甚粗。至旅館檢定房間。每日房價五盧布。可容二人。室方二丈餘。被褥椅檯皆備。並供信件用品。設電話兩架。以代電鈴。早餐七十五克。午餐一盧布二十五克。晚餐一盧布半。在莫斯科僅宿一宵。未能暢遊。所涉足者。故宮前。有大炮一尊。口徑二尺許。彈大圍抱。蓋法拿破崙敗走於莫斯科時所遺者也。炮旁有大鐘。高二丈餘。鐘前有亞歷山大象。莫斯科人民甚貧。沿途乞丐追隨。小攤列路旁。惟教堂內

則甚富麗。偶像多有以純金製者。其膜拜狀態。一如我國。後夏公使因德使館來人同行。無世界車票。余願與之易票。公使等先行。余與吳和甫先生次行。因易票之故。而在俄國本國車。同室者皆俄人及德人。言語不甚了了。車室陳列極劣。僅具坐榻。四人一室。夜則轉榻以眠。無被褥。幸蒸汽甚煖。不致凍死耳。盥室內無手巾肥皂。廁所無紙。侍者亦不周到。聊行假寐。及醒。則日高三丈矣。森林甚盛。冰雪漸少。晚抵瓦薩。爲波

蘭故都。俄南部巨城也。在此須換德車。下車乘馬車至維也納車站。余因本國車票。係由開利行。今改由亞歷山大。與吳君同行。棄舊票而購新票。爲價二十一盧布。車駛行後。交驗護照。五時經亞歷山大。爲德俄交界。以護照還余等。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抵柏林。至第四車站下車。站曰動物園。車站以玻璃爲天幕。頂作圓形。步行至動物園旅館。則夏公使已先在。代定臥室。每日房價德幣十一馬。

（德幣一馬合洋五角。一分合洋半分）食則早餐一馬半。午餐三馬。晚餐兩馬。計在柏林住十日。言語不通。人生地疏。對此世界文明中心之都城。不能暢遊。亦憾事也。柏林交通極便。有火車。分二三等。收值皆不計遠近。二等二十分。三等十分。電車不分等。次收十分。地道電車亦分二三等。價與火車同。行隧道中。外尚有汽車。馬車街車等。會步行經林登下車。Dunderden Linden 皆為古蹟。建築高三四層或五六層。磚石皆作黑綠色。而道旁大樹亦皆古色斑斕。礮五六尊。封口卸機。置道旁。名人帝王石像銅像甚多。旅館傍有動物園。園內有水族館。參觀者人收費一馬。全館為口字形。共三層。第一層為魚類。第二層介類。第三層蟲類。其建築法。以厚磚築牆。空其中部。內外兩面以玻璃嵌之。半注以水。貯以沙石。植以小樹或水藻等。有空氣管。以人力注放。空氣循環不息。魚行其中。鬚眉畢現。魚類分河水海水。河水部多常見者。海水部則奇形怪狀者甚多。輾體腔腸

以及下等原始。莫不粗具。而室中布置。皆如海中。魚游泳自適。竟忘身之在樊籠焉。介類有蛇。鳧。龜。以及蝦蟹等。有非洲大龜。背約方三尺。鱸魚長六七尺。室內掘小池。而植大樹於旁。蟲類養入玻璃籠。架置案上。最奇者。則樹葉蝶。色如嫩葉。能自蔽於人目。此所謂保護色也。尺蠖形如小枝。不可猝辨。此所謂擬態也。籠造法之最妙者。則為蜜蜂巢。巢扁立方形。以玻璃為壁。巢底啄一孔。連以玻璃長管。直達窗外。蜂之出入工作。皆可見之。而不得觸之。每年任其自作自食。此時適值冬盡。千百成羣。懸而自食其蜜。蠕蠕然動。館將隙處。以化石嵌之。若化石不可得其真者。則刻石或繪圖象之。以供參考之一助焉。

柏林有最大之商店。曰維爾太。猶太人某獨力資本經營之。出售貨品。不可枚舉。管理法尤稱完善。僱客在甲夥處檢定購品。而繳價於乙夥。單取發票。往丙處憑票取物。全肆凡四層。第一層為綢緞布疋類。上自中國綢

緞紗羅。下至最粗麻布皆備。衣則內衣外衣冠冕以及附屬品等。無不具備。第二層爲雜貨。皆爲一切應用器具雜件。中國之景泰藍瓷器。日本之竹編物。以及舊郵票錢幣等。亦有出售。有售書處。其所售之書。除東亞文字不備外。有德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希臘文拉丁文世界語等類。第三層爲器具。如木器竹器玉器漆器瓷器五金器等。其構造之巧妙。固不具論。卽材料亦皆豐富完美。第四層爲兒童玩具。凡世界狀態物。皆製雛形。以應兒童之求。亦可視爲各種製造之模形。不僅爲兒童之需用而已也。

柏林咖啡館甚多。暇時可以消遣。如吾國茶樓焉。間有奏雜技者。余曾往一處。每人收價一馬。有少年扶少女作翩翩舞。少女服跳舞衣。露胸及肘。櫻桃紅破玉縷白露。娜嬈旖旎。顧影自憐。少年服大禮拜服。亦修容整姿。有荷人演口技。及戲法。以雙足擊地。隨琴閱之節奏而高下。惟言語不諳。殊乏興味。

二十五日。早自柏林起程赴漢堡。Hamburg 火車二等價十七馬。下午一時抵漢堡。寓大西旅館。前臨易北河。舟隻往來。帆檣林立。殊饒風景。翌晨乘輪船公司特備汽車往海口。不另取資。海口濶克士哈文。Cuxhaven 濱易北河口。行兩時而至。有輪役來運行李。步行登輪。見迎以軍樂。船名維多利亞皇后。Kaiserin Augusta Victoria 屬於Hamburg Amerika Linie 漢堡美洲輪船公司。載重二萬三千噸。長七百呎。寬一百五十呎。高於水面五十四呎。共分八層。甲層爲冬園。培植奇花異卉於室內。兼售酒茶。備安樂椅及几數事。以待遊客。

園主人法籍。侍者亦多法人。多能數國語言。乙層爲辦事室。丙層爲閱報室。酒座寫字室。遊戲室。售物處。長廊。廊內置安樂椅數百具。丁層爲特等。價未詳。每人一室。備被褥。輦榻。衣櫥。圓桌。藤椅。盥具。電燈。電鈴。電話。電爐。衣鏡。冷熱水管。窗外有廊。可以散步。戊層爲頭等。價四

百六十馬。兩人一室。所備各物。除電話不備外。皆如特等。面積較小。窗圓形。臨水。窗外無廊。已層中段頭等。較戊層頭等稍遜。前端爲膳堂。後端爲二等。兩人一室。上下兩榻。僅具被褥。軟榻衣櫥。盥具。電燈。電鈴。面積甚小。僅足供起坐。膳堂則頭等皆小棹。二等皆長案。另有兒童膳堂。首尾最尖處。則爲三等。四人一室。無軟榻。尤稱狹小。庚層中心爲頭等。外爲二等。兩端爲三等。首尾尖處爲四等。四等無分室。每人據一榻而已。十二時午餐。按號覓坐。除例菜外。可按單點菜。皆不取資。三時午點。六時晚餐。吾等既登輪。尋得艙室。船即起碇。行北海中。翌日下午一時。泊南安波屯。在英倫南部。朴資木斯海港內。濱英吉利海峽。傳聞英吉利海峽最稱險惡。而今日則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水波不興。旭日空照。誠幸事也。有小汽舟迎送旅客。晚泊日爾布格。在法之西部。亦濱海峽。過此則爲大西洋矣。計在船十一日。而暈七日。終日偃臥。但聞風濤怒吼。機器鞴。險惡之時。則船身

搖蕩。坐立不寧。曾有一浪。濺入室內。行李皆爲之沾濡。平靜之時。則聞水聲潺潺而已。至抵岸之前二日。始得起行。散步甲板。開眺海上。頓覺神清氣爽。海鷗逐舟而行。較舟爲速。至最後之一日。晚餐較平時稍早。是爲餞別晚餐。桌布手巾皆換洗一新。以手巾製成各種花式。每人贈以花束兩軸。內貯花爆紙冠吹笛等玩具。冠類甚多。奇形怪狀。不一而足。在座者皆以紙冠冠之。菜單亦較精。而菜亦多。至八色。並奏音樂。菜至七道。電燈忽熄。侍者人捧一盤。盤內盛冰忌林。另以冰製成琉璃燈。燃燭其中。繞庭三匝。而電燈復明。乃以冰糖饌客。次日午前沿長島而行。午餐後入海港。二時泊驗疫所。醫生來船檢查。余等因公使預電知領事照料。故未被驗。舟仍前行。但見房屋櫛比。高矗雲霄。普通二十餘層最多。者乃至四十七層。上下升降機。分快慢班。如火車然。三時停紐約對岸船埠。曰霍潑鏗。Hoboken。紐約領事楊君來送。遂上岸。乘舟至渡頭渡河。其法以渡船繫泊

河干。與岸相平。汽車馳入渡舟。追泊彼岸。馳出。仍行平地。其法至善也。渡河後。入滿哈登旅館。Mendenhall

此旅館高十二層。余等居第三層。窗臨狹弄。不得日光。常燃電燈。殊非衛生之道。是晚楊領事宴吾儕於品珍樓。樓爲粵人經營。售中式酒席。規模亦頗洪大。所用器具多華產。紐約市中吾國餐館甚多。美人亦頗喜食之。翌日早餐後。往辨省車站。Pennsylvania 附火車。是站爲世界第一大站。悉以大石築成。不假磚木。月台在地道中。十一時開駛。出地道而又入河底隧道。聲隆隆然。下午二十分抵費城。昔之美都。今爲大城之一。沿途鄉間道途平坦。人烟稠密。汽車馳驅於隴畝之間。四時二十分。至波の木爾。爲都城最近之都城。五時二十分抵華盛頓。下車。暫住使館。時五月六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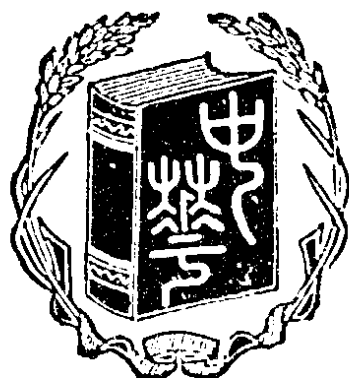
余記行程畢。更舉三端。以告讀者。在俄境內。必備合式護照。一也。入美境。驗疫甚苛。二也。自華赴美。東部取道歐洲。爲日較速。費用稍昂。三也。余得公使照料。故一切

安適。入美境。亦未驗疫。舟車均二等。而所費不過華幣六百元。如簡人旅行。必不能如是之安且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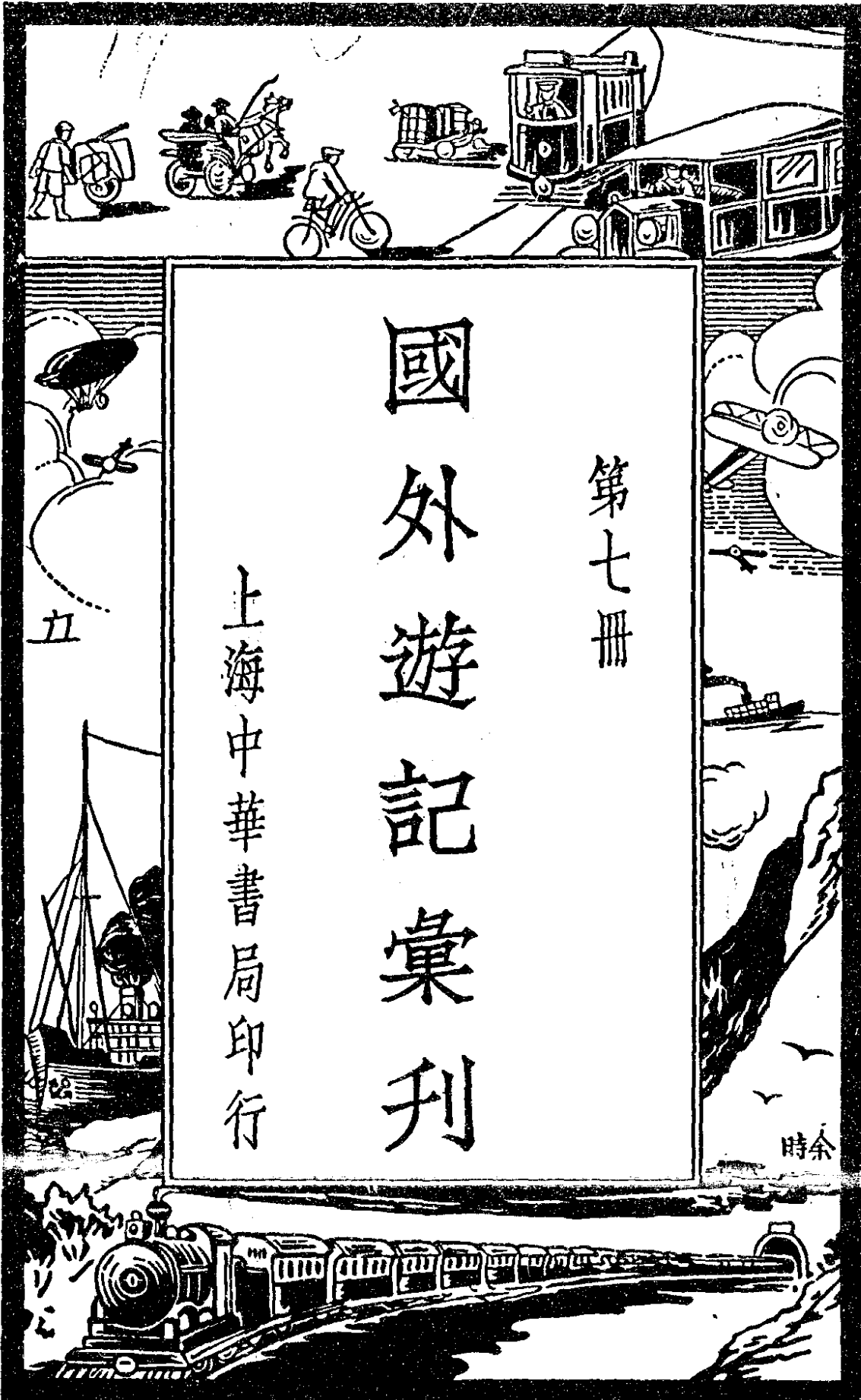
金 屬 版 精 印
 名 人 之 真 蹟
 臨 池 之 良 範

趙文敏(孟頫)妙嚴寺記楷書真蹟	一冊	五角
文待詔(徵明)滕王閣序真蹟	一冊	二角
祝枝山(允明)赤壁賦真蹟	一冊	三角五分
孫雪居(克弘)行楷真蹟	一冊	二角五分
王虛舟(樹)隸書千字文真蹟	一冊	三角五分
王虛舟(樹)鄧墓表真蹟	一冊	六角
翁覃溪(方綱)邱墓表真蹟	一冊	二角
翁覃溪(方綱)杏林雅集圖記真蹟	一冊	二角
翁覃溪(方綱)唐楷選目	一冊	五角
劉石菴(塘)行楷四種真蹟	一冊	四角五分
梁山舟(同書)祭弟文真蹟	一冊	三角五分
王夢樓(文治)顏氏壽序真蹟	一冊	一元
王夢樓(文治)周居士仙壽紋真蹟	一冊	六角
錢南園(澧)正氣歌真蹟	一冊	六角
陳曼生(鴻壽)許大夫誌真蹟	一冊	三角
王惕甫(芑孫)夫婦真蹟	一冊	三角
曹墨琴(貞秀)夫婦真蹟	一冊	三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0.9
1 2 3



國外遊記彙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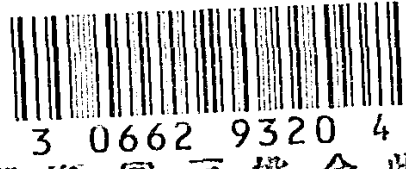
第七冊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五

時余

54-956



長途遊記

歐遊小記

汪筱謝

六月十二號雨晨七時離家至黃浦灘新關碼頭即登小輪。遇義國駐滬副領事法君 Ferrari 九時起旋至楊樹浦。易大輪日本號。屬義國脫利斯脫輪船公司者。此輪惟一頭等艙。余即招呼行李。至四號艙中。法君為余介紹船主。並託其格外照顧。當時行李均已上大輪。挑夫堅要余以六元相酬。余未許可。後詢一西人云。與三元已足。余即給與三元。然余尚以為太多。此等人異常刁詐。非余詢西人者。已大吃虧矣。艙中原係三床。因客少。故余獨占一艙。余之女僕亦同居艙中。九時半大船即開。駛行甚緩。一時中膳。侍僕均義人。或粵人。中餐係三餐一飯。水菓加非。其餘麵包牛油。照例均有。下午有多數義人詢余何往。余即告以至脫利斯脫。再到羅

馬渠

上岸為佳。因...

余亦以為然。後知此船載重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噸。為公司中最穩之船。雖遇風浪亦異常平穩。惟行緩耳。平均每週行二百餘里。且此次須多經數埠。故須兩月後始能到義。聞之殊嘆為日太長。繼思船所經處亦有可觀。故又不覺欣然而喜。四時茶點後。至艙外甲板上。與西人雜談。此船乘客甚少。頭艙惟十餘人而已。其餘散艙則有四五千。大半係猶太人。赴猶太者。聞均係富商。然伊等寧居散艙。無床無飯室。無休息室。所謂散艙者。非大艙實一大藏貨室耳。猶太人之吝嗇亦可見一斑矣。艙中各國人。德俄義法佔多數。中國惟余及女僕而已。船中普通用法語。英語亦可用。七時晚餐。一湯三餐。一點心。水菓加非。每日均如此。初嘗西餐。覺較上海飯店中者為佳。晚餐時照例需易衣。惟此船無跳舞等。故衣飾亦隨便。船中有音樂室。吸煙室。及藏書櫥等。晚餐後。坐甲板上閑談。十時始回艙。

A 010130

十六號晨。船進香港。自上海至此。海程八百餘里。香港係一島。四周均環以洋式房屋。有火車可直達九龍。島上山多高峯。以名維多利亞者為最高。山上均有樹木。亦有住屋。矮垣綿亘數里。風景甚佳。船下旋後。即有多數小船。載貨求售。多係銅器及福建漆器。精巧可愛。又有售鳥者亦不少。內以鸚鵡為最美麗。余購一籐椅。蓋船上必需品也。雖船中亦有可租用品。惟價較購為昂耳。下午與數西人乘小輪上岸。至先施公司購鞋粉一匣。及緞帶等零物。且登屋頂花園一遊。此處之先施公司。規模遠不及上海宏大。惟花園臨港。登樓一望。四周皆水。桅檣如林。使人心曠神怡。五時乘汽油船回。至大船。船主知旋風將至。故定明日開向西貢。晚間自船中遙望香港。燈光燦爛。明朗如晝。此處天氣。在七八十度之間。

二十二號晨。七時至西貢。自香港至此。潮浪稍大。初覺異常不適。二十號已習慣矣。船所停處。四周均係稻

田。土人男女服式皆同。色尚黑。田邊草屋數間。如中國鄉間風景。男女跣足。包頭。耕於田間。或有搖小船載水菓求售者。香蕉波羅蜜等。價廉物美。此處多產米。故所上之貨。以米為大宗。下午大雨。貨未上完。聞再二日始能畢事。自此處至西貢城。尚有陸路四里。故岸上備有汽車人力車。以便客人遊城者。自香港至此。約九百餘里。

二十七號至曼谷。為暹羅之京城。自西貢至此。僅六百餘里。此間氣候涼爽。惟每日必雨。天氣與香港無異。晨七時。大船即停。有小輪接送乘客。惟價甚昂。每人須費三鎊。且在小輪中。須經六小時。始能進口。故余未往。此處有土人來收應洗之衣服。因此船並無洗衣作。故止可到一埠後。送交洗衣處也。土人略似中國人種。膚色黝黑。服色則上係短衫。下圍一裙而已。大船停四日。所上土貨。仍係米。米粒大而長。較西貢者為佳。上米之工人多係中國人。且聞曼谷之土人。均頗好賭。吸鴉片。

者尤衆。故除政黨以外各種大商業均操於中國人之手。華僑在此致富者甚多。

七月五號晨七時。船進新嘉坡。自曼谷至此。海程八百八十餘里。氣候有時甚熱。有時則可着袷衣。每逢船停後。卽異常炎熱。人人皆揮汗如雨。惟余性怯寒。故反覺較上海六七月爲涼爽。十時。余偕女僕上岸。有汽車兜攬生意者。余卽僱一汽車。直至商務印書館分館。得遇邱君。卽托以代女僕覓船回上海。十二時。余方出商務書館。卽遇同船數西人。至一中國菜館。館名上海酒樓。菜並不佳。而價則昂。余嗜荔枝。食後詢知此物。須二元一磅。雖云物價騰貴。實則明係欺生人耳。及餐畢。價在十元以外。余等乘汽車遍遊鎮中。此地有電車。惟不清潔。故婦女乘者甚少。馬車式如上海。均漆綠色。人力車高而且大。作元寶式。座身大如馬車。故多男女二人並坐。在上海則以爲奇事。招人指摘矣。此處尤多牛車。兩牛並駕一車。所載均貨物。異常笨緩。余等遊鎮中後。又

至鄉村間。到處多植橡樹。花園則有中國式或西式者。其中樹木均甚高大。奇花異卉之外。更多橡樹。如此園林。中國必不能有之。下午四時。余等回至大船。共乘汽車四小時。價僅十二元。較上海爲廉也。

七月六號晨九時。一意人詢余尙擬至岸一遊否。余以未知女僕何日動身。故亦擬去一探。舢板至半途。卽遇大雨。余等復僱一汽車。先至意國郵船公司。雨大如注。半句鐘後稍霽。卽遊一公園。中多高坡。汽車可盤旋而上。惟下坡時甚危險。聞昨竟有一汽車自上下墜。全身被焚。幸並未傷人。然而險矣。離公園已十二時。雨仍未止。意人欲回大船。余亦覺甚憊。因卽回船午膳。

十二號晨。進爪哇之一埠。名疏羅排。Soerabaya。爲荷蘭之殖民地。初以爲在此須上二千噸白糖。繼知此處距糖廠甚遠。須再行四五十里。始能上貨。下午二時。余乘便上岸一遊。方自繩梯之舢板時。舢板忽離其位。余幾墜海中。賴一義人援余。故得不墜。幸矣。二時半至碼頭。

頭。余等擬覓一汽車。因聞至鎮中。尚有十餘里路也。徧覓不得。至四時。始見一大汽車。略如電車形。係公家汽車。余等即乘汽車至鎮中。在一公園稍息。後又僱車徧遊城中。街道甚狹。惟有一大街。中多大商店。如上海之南京路。鄉村風景甚佳。此處無人力車。惟汽車馬車。馬車甚劣。汽車則價昂。故多數均乘自行車。女子乘者尤多。大抵借此出風頭耳。晚間七時回船。已屆夜膳矣。自新嘉坡至此。共七百七十四里。天氣甚涼爽。

十三號。船行又至一埠。名布林哥。Probylugo。此處

早晚甚涼。可着薄棉。日中甚熱。較上海夏季爲甚。此地所上貨物。均係白糖。四日始能上畢。工人均爪哇土人。膚黑唇紅。聞懶於工作。實則土人知識淺陋。尙不知工作爲何事。惟知借以消磨光陰耳。余初未信。後見工人上貨。始知所言實真。蓋渠等作事甚懈。非有工頭監視。即唱歌吸烟。無絲毫工作精神也。

七月二十八號。晨九時。至哥倫布。Columbo。自布林

哥至此。已行十一日。共二百四十里。天氣炎熱。所奇者。經赤道時。則甚涼爽也。此十一日中。風浪甚大。浪高出船頂。故窗門須緊閉。不然。水即漏入矣。下午。與數西人上岸。多大商店。此處街道清潔。房屋高大。汽車電車。異常齊整。足以見英殖民地之異於他殖民地也。其地多產鑽石。真假難別。且土人索價甚昂。故不易購。余等在一酒樓中茶點後。又僱一汽車。在城中一遊。市場多水菓。購荔枝。價頗廉。土人膚色如墨。閒蕩街中。如無恒業者。

七月二十九號。下午。余又上岸。先在惠羅公司購零物。又在一店中茶點後。僱一馬車。馬車高而狹。甚不舒服。故又易汽車。先至一廟。土人謂須跣足始可進內。一西人即賂以先令。竟不受。故西人均跣足進廟。余未參與。後知此廟內容甚小。且甚污穢。並無可觀。不數里。又至一大廟。此人無他要求。故皆進內。中有一佛。高七十四尺。橫臥玻璃龕中。其他佛則與中國寺院中無異。惟所

供均鮮花。廟清潔而高大。余等出寺後至一小山。爲此地名勝。然無足觀也。

八月十四號至亞丁。Aden。自哥倫布至此。共二千一百里。竟經二星期始到。途中風浪極大。

八月十五號下午。全船幾覆。幸載貨重。故經半小時卽復原位。船主異常驚惶。餐室中林盤桌椅均倒。危險極矣。乘客亦有墜自椅中者。船行甚緩。每日在七八十里之間。且汽機每日必修理一次。故船泊亞丁時。余等均拍掌慶更生。亞丁並無可觀。多高山。作黃色。以近非洲沙漠故也。房屋多在海口。無花草樹木。聞已二年不雨矣。此地載重。多用駱駝。

八月十七號至麥散。Massan。係意之殖民地。故意國郵船到此。必停半日或一日。以便載貨也。自亞丁至此。共四百零六里。氣候甚熱。風來自非洲。故有風處反覺燥熱。且帶沙土。是晨竟地震。余於下午五時隨衆上岸。地土乾燥。聞亦數年不雨。鎮上有茶酒店。甚污穢。土人

多裸體臥簷下。沿路多售水果糖食者。蒼蠅集水果上。竟成黑色。生活程度。與中國內地無異。經地震後。大半房屋均毀。市店亦閉。居民飲食起居均在露天。間有新造房屋。亦毀壞殆盡。如經大戰者然。余等所經處。地土分裂。鎮西一山作白色。余誤爲雪。後知係鹽山。以鹽堆積而成。與大雪後無異也。鎮中無草木。然有一小園。多植蕉樹。色深綠。與別處不同。終日有人灌水。水價甚昂。茶一杯。須價半元。余等回大船後。覺甚熱。故夜中臥甲板上。多飲冷水。水亦不冷。均溫熱。此夜余未寐。因熱甚而燥也。且於下午遊鎮中。地燥風熱。以致足腿均痛。八月十八號晨四時。船忽大動。余等知係地震。水亦震盪。早餐後。余覺頭昏身熱。故上午坐臥均覺不安。且天氣更熱。下午忽腹痛。知係發痧。急服藥水。仍未愈。後向船役索冰。竟不許。因船中冰少。且此地無處購冰也。後經數種手續。始得一大塊。今日地震四次。房屋毀者更多。五時船啓碇。乃大欣慰。因余體弱。不耐炎暑也。

八月二十二號。至蘇伊士。此鎮與亞丁無異。自麥散至此。共九百六十四里。天氣涼爽。經法人管理。余等在此半日。即駛向寶賽。

八月二十四號晨。至寶賽。自蘇伊士至此。共八十七里。所經者爲蘇伊士運河。河係法人所開。故每船經此。須計所載貨之多少。客之多寡。出錢若干。大約貨每噸五法郎。每人十法郎。給與法公司。此公司設在寶賽。每日收入甚多。因每日必有船四五十經此也。運河狹如蘇州河。半途忽濶。以便來去船相等。不致互撞也。兩岸上作黃色。傳係沙漠堆積而成。堤常潰。必須終日修理。故河中多見起沙之機器。寶賽爲英人所經營。房屋街道。異常齊整。乘客頭客艙五人。散艙一二十人。在此上岸。赴猶太聖地。

八月二十九號晨。船至勃令地齊。係義國南方一埠。自寶賽至此。共九百三十五里。所經者爲地中海。天氣溫和。正如初秋景象。此處係一小海口。意輪往來於遠東。

者約經此地。內惟一大街。名 Cono Gaghbordi。大客店名 Grand Hotel International。余即上岸。赴此客店中暫息。街道高低不平。一如中國內地情形。居民晚餐後。坐於街上閒談。飲食衣服。均不及歐美北方人之清潔。

此次自上海起程。至勃令地齊。共經七十八日。余在上海時。曾詢公司人員。云六星期已可到脫利司脫。故乘此船。不然。寧待他船也。然船穩極。經印度洋時。風浪甚大。其震盪者。惟一二日耳。故無一人暈船。即余初次出洋。亦不覺其苦。所經埠多。故反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是以此七十八日。非虛度也。船中客僅二十餘人。然竟屬十一國之多。加中法意奧美德俄荷蘭安南猶太薄海米。是意人佔多數。性質亦最和平。其餘諸人。若談及國際問題。即各存意見。各欲顯己所長。揭人之短。曾憶自新加坡至哥倫布時。男客有比賽下棋之舉。是日吸烟室中。寂靜無聲。及賽畢。一法人第一。其妻謂余曰。吾

甚喜。余夫與一德人下棋。竟勝之。因余夫二弟。均歿於歐戰也。由此可見西人仇德之心。尙未消滅。且時時常存報復之念。余在此船。言語極慎。不然。易爲人輕視也。

四大陸遊記

自英美至荷蘭比利時法蘭西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乘日本丸離橫濱。航行三千六百哩。經布哇羣島之霍諾羅羅。六月十日冒濃霧。至金門灣外。曩自本船在霍諾羅羅上岸。因有三俄人患類似百斯篤。檢疫官命停船一星期。船客均拘禁於天人島。十七日得漸踏桑港之地。北美洲爲余初到之地。所謂揚克茲瑪之研究。惟日不足。訪蘇丹福篤大學。搭東行之火車。經芝加哥那亞卡拉。二十九日至紐約。由紐約經菲拉倍羅昆耶。入華盛頓。滯留二日。還紐約。七月五日。搭北德洛依篤公司之巨船威廉二世號。航行大西洋三千五百哩。十一日。在布黎瑪烏司上岸。直入倫敦。

八月四日。遊蘇格蘭。探斯古德及昆摩黎之遺跡。經庫藍司哥。再回倫敦。直越海峽。赴荷蘭之首都海夸。

海夸有日本公使館。過亞摩司倍魯泰謨。洛倍路泰謨之二商業都市。經比利時之安篤華甫。至普拉才羅。該處有大博覽會。遊覽數日。所得甚多。又就剛果之博物館。想像亞非利加經營之實狀。自普拉才路直入法京巴黎。時爲八月十二日。

巴黎亦爲會遊之地。淹留十日。於月之二十一日出發。乘特別快車。駛過南法蘭西。越畢雷尼司山。入西班牙。二十二日。抵國都摩篤黎篤。

西班牙

在巴一句之後。以月之二十一日辭法都。南向西班牙。繞盡於壁雷尼山脉之北端海之邊。過國境依倫站。過夏時之避暑地孫在哈司地安。至普羅古司之間。左右山岳重疊。過普羅古司。西南下而出卡司企路高原。四望廣闊。恰如在南俄之大平原。沿路無樹木。荒寥之光

景傷人心目。派拉篤黎篤市。爲比里二世之西班牙最盛時代之首府。今則除古倫哈司之國民紀念碑外。人口僅六萬。爲一高原中之寒村而已。過賽波哥衣耶。恩古里阿盧古市。直至瑪篤黎篤府。荒寥之光景一律。自巴黎至瑪篤黎篤。凡九百零三哩。快車三十二小時即到。至翌日（二十二日）夜半。抵西班牙國都。

西班牙首惹起旅客之感者。爲至國境第一站。懸有「法國之貨幣。概不通用」之通告。

鐵路之開。其廣狹與法國不同。因之往來必須換車。在此點劃國境。與俄國同。自中歐進東北俄國。所見之奇事。與進西南西班牙時同。開其之不同。所以示其他一切之不同。車室之不清潔。旅客之無限制。人在室中吐痰。除快車外。均不掛食車。因之須攜帶食糧。速力之遲緩。一小時不出十五哩（雖快車一小時亦僅能二十五哩左右）使人一越必雷尼。但見一切之設備。一切之程度。均低下。至皮路迦德（如兼憲兵與巡查兩職

之警邏）之武裝人。在火車中巡邏一切。殆至絕跡。曠昔在幹線剽盜之襲擊火車。脇迫旅客之事。時有所聞。鐵路辦事員之信用。亦在冰點以下。託送行李。往往失踪。數年前有一將軍。自亞路在希拉司至庫立那達。忽託送之貴重品。爲人盜去。經嚴重之詰責。始知係亞路在希拉司站員之所爲。以將軍之威。僅能取回之。若尋常人而能取回盜去之物者。殆無一人。今則託送此種行李。保險蓋印。由公司負責。惟費時間。且甚累煩。故至此邦者。多不肯攜帶行李。

第三著明惹起旅客之感者。爲沿路數百哩。不見有樹木。絕無可稱爲山林者。在國內僅有一堪能航行之願亞達路庫意哈河。因樹木缺乏。遂致水亦缺乏。因缺乏水。遂致土地成沙漠。收穫減少。次於樹木之缺乏。而映於旅客之眼簾者。爲土地之光景。家屋建築全爲中央亞細亞的。自瑪篤黎篤數百哩之光景。宛有如駛行南俄之大平原之感。已述於前。及

見某家屋市街之體裁。與其謂爲似南俄。寧謂其似中
央亞細亞。在摩魯人治下八百年。致帶有韃靼的色彩。
乃自然之理。沙漠的高原。帶土色之建築。與高聳於天
空之尖塔。一見卽知其爲中亞或波斯。況彼等雖放逐
摩魯人至國外。然八百年之歲月。彼等之中存有許多
摩魯的遺傳。服裝爲中世紀的。容貌爲東方的。使余接
觸於撒魯篤族烏斯海庫族等。想起往年中亞之遊。
更有不快之感。爲乞食之多。人若散步於瑪篤黎篤之
市街。必爲數十敝衣敝帽之徒所圍繞。乞取金錢。乞食
爲此邦之一階級。一千八百萬之人口中。未受教育者
居一千二百六十萬人。
瑪篤黎篤爲政治之中心。並爲西班牙最新之都市。位
於海拔二千一百三十呎之高原。四圍無樹木。缺乏河
水。市街不帶此邦特有之色彩。全爲歐洲式。其街衢（
除內市）之廣闊。建築之宏大。可名之爲小巴黎。此邦
固有之建築物。殊不多觀。

往遊瑪篤黎篤之人。有不可不往一觀者二處。王室之
武庫與繪畫陳列室是也。武庫在王室之構內。地亞路
斯五世及非利布二世之最盛時代。用其絕大之權力
與資力。蒐集而成。貴重之甲冑。刀劍等甚多。有歐洲第
一之稱。
入武庫。見陳有弗盧地能德及地亞路司五世非利布
二世畢柴洛等。歷代賢主名將所用之武器。均甚堅牢
巨大。展覽女伊柴海拉征服庫立那達時所用之甲冑。
地亞路司五世侵入地由尼司時所用之鎧。頓配篤洛
所用之戟。歷代小王子所用之武具等。尤令人想起昔
日尙武之精神。內有哥倫波所用之甲冑。甚巨大。重四
十一磅。入口有鎧二領。乃一千五百八十三年日本天
皇贈與非利布二世者。英法德奧等國。到處有宏大之
武庫。有繪畫陳列館。余則到處參觀之。
瑪篤黎篤之繪畫陳列館。屬於近代之創設。乃十八世
紀之末葉。地亞路司三世所建者。至最近而更擴張之。

其中所藏者多爲自古代至中古之繪畫。總之西班牙爲一歷史與技術之大博物館。到處有歷史與技術之紀念物及紀念地。其縮圖爲武庫與陳列館。

西班牙人爲飲水之人種。此邦產多量之葡萄酒。旅館之桌上常置有極美之葡萄酒。任客人取飲。不取分文。而人民多不喜飲酒。頗奇。且約有六萬平方哩之砂磧。故常缺乏水。而人民反多喜飲水。尤奇。一入此邦。則各處之火車站均有小童連呼「水！水！」倘旅客給以一二文。則彼給冷水與旅客。偶走入一咖啡店中。見四周之桌上。右置咖啡一碗。左置冷水一碗者。一百之桌上有九十九桌如此。

入國後使人起不快之感者。爲賭博癖。賭博爲國民的惡風之一。國內各處之市村均有販賣富籤之店。往街頭散步。到處均有販賣者。彼等於政治上無投票權。無勢力。因之無趣味。然富籤則上自參與國務之大官。握教會牛耳之高僧。下至市井之無賴漢。均好之。余散步

街頭。屢感不快者。爲乞食之強請。驚詫者。爲售報與售富籤之高叫聲。而更可驚者。則售報者之景象不及售富籤者之佳。

滯留三日。首都之遊覽止此。急於他往。幸有一星期僅三次之直達快車。乃於二十五日夜九時。辭該市。向葡萄牙而行。二十八日正午。抵首都黎司蓬。

葡萄牙

瑪篤黎篤與黎司蓬相距四百十二哩。掛有頭等車之特別快車。一星期來往三次。即僅須十四小時。已能達到。淹留於瑪篤黎篤府三日。二十五日午後九時。乘特別快車離瑪篤黎篤。至二十六日正午。已到黎司蓬。自瑪篤黎篤西至葡萄牙之國境。華倫地亞。約二百五十哩。所過之處。野無青草。僅見牧童撥牛背而追羊羣。此光景。以自卡斯地盧州至愛司篤雷瑪資拉州時爲最著。越西班牙之境而入葡萄牙領土。沿路之風光稍緩和。樹木亦較多。人家亦不少。衝達奇毓河之流域。接

近國猶黎司蓬時。益有此感。且一抵黎司蓬。笙德拉旅館樓上之人。出入者。悉能操英德之言語。休息室中。備有英法諸國之新聞雜誌。食桌亦佳。遠非瑪篤黎篤所能及。

至黎司蓬之明日。往遊國中第一勝景之琴德拉山。山離郊約十七哩之遠。爲葡王夏季之避暑地。山麓之離宮。太后居之。山頂之城。現玉居於其中。以避暑。王旗高懸於天空。四面護衛頗嚴。以示國主之尊嚴。

此邦之國民的英雄。以哈同願泰迦瑪爲第一人。故到處均有迦瑪之紀念。一日。在地學協會樓上之殖民陳列館中。見有大畫一幅。細視之。乃繪迦瑪初至印度迦盧迦德之光景者。迦瑪受愛瑪尼愛盧一世之知。率船四艘。出征之地點。爲海萊姆。距黎司蓬約一哩餘。古塔今由聳立該處。距具獨拉城約百步之處。有一山。山頂有迦瑪之鐵像。與摩魯之古寨。同爲過去之紀念物。葡國唯一之國技。爲鬪牛。人所共知。在十五六世紀時。

因鼓勵國民尙武之精神。雖上流貴族之間。亦多行此技。甚至帝王亦往往與平民較技。當時鬪技一次。死牛十餘頭。至十八世紀之中葉。始於瑪篤黎篤建一鬪牛場。任公衆觀覽。有以演鬪技爲職業者。鬪技之種類甚多。或自馬上行之。或徒步行之。不特無何等之興味。且其野蠻的行爲。令人見之生厭。在半島之人民。則覺有多大之興味。

黎司蓬之勝景。與君士坦丁堡及奈波盧司。堪稱爲世界之三都。與篤拉之絕景。詩家攏倫稱之爲「克洛里耶司愛的因」。古因布拉與亞丁士相較。屋樸路德港亦以勝景鳴。蔬菜及果樹之種類之多。亦冠絕於各國。如興篤拉山麓之莫才列篤庭篤庭園。無論送至某大國大都之中央。必無有能及之者。且不特陸上之植物多種。富於點綴。此間都市之勝景。卽水中之物。亦不讓於陸上之物。黎司蓬之魚市場。其種類之多。在全世界中。當推爲第一。

其波拉路泰路之天險

越太平洋。渡大西洋。經美英意比法之最近世的諸邦。過壁立尼山南之西班牙葡萄牙之中世的兩國。費日一百。行程一萬五千餘哩。漸至控大西地中海於左右。容歐亞兩洲於雙眸之裏。之當獅子岩下之一飯店中。

其波拉路泰路宇內之險。爲萬國必爭之地。兒童走卒均知其名。再叙述之。未免太愚。然親歷其境。乘馬以探其要害。又踞於千呎巖頭。而吞吐風雲。則二千年來爭奪之跡。不覺湧出於心頭。紀元七百十一年。泰麻士卡斯回教王國之亞非利加總督摩薩之勇將。曾橫過海峽。而築不可拔之堅壘於獅子巖千呎之頂上。長驅蹂躪壁立尼山南之全部。肇回教王國於歐南。由克海羅愛羅泰黎庫轉化而得今之其波拉路泰路之名以來。泰黎庫之鐵蹄印於此者已數百年。郎孫之威武不振。漸爲加特力王侯所蠶食。八百年之後。又損去最後之

殘壘。克列那搭。天運循環。自半島放逐回教徒。（即摩魯人）最後之殘徒十數萬。於加特力教主將之下。向北亞奔竄。抵泰里庫。正爲九百年後之事。經西班牙葡萄牙二國。到處見彼等盛時之遺跡。特訪賽必拉之亞路迦柴。（摩魯帝王之舊城治）其莊麗之建築。令人可驚。其文化遠勝於當年之耶教帝國。

昔菲尼奇耶人握地中海之海權時。此地與對面之亞皮拉卯角。均名「海路庫路司之柱」。此間爲太平洋之南之入口。以今之英法海峽爲北面之入口。後爲羅馬人之殖民地。爲古資司族所占。而竟移於摩魯司之時代。後至十四世紀之初。移入卡司地羅之手。未幾奪還之。然摩魯人之勢力。自半島一掃而空。歸入西班牙統一之下。乃自然之勢。至一千七百零四年。英法兩國交兵。爲英將路庫所略取。其後雖屢有西班牙法蘭西聯合軍之攻圍。然一千七百十五年之烏篤里篤平和條約。一千七百二十九年之賽必拉平和條約。均告結

於英之勝利。更自一千七百七十九年至八十三年。雖有法軍勇敢之攻擊。然英軍於愛利阿德之下。忍耐之。依烏哀羅山雅之平和條約。確實爲英國所有。爾來已一百三十餘年。爲大英國在地中海四要塞之首位。（合麻爾塔山甫拉司司哀慈三要塞而言）列國不復爭之。以至今日。

全島如一堡砦。如一殖民地。如一大監獄。悉以兵士軍艦。大礮及彈丸填充之。此島成自高一千三百餘呎。至一千五百餘呎。南北二哩。東西三分之二。二哩周圍。七哩之懸巖絕壁。狀如一倦伏之獅子。蟠屈於兩大洲兩大海之關門之雄姿。實不愧天下之險。偶立於南端之阿伊洛資哈之岬頭。而於模糊之間。望見亞非利亞加大沙漠。千呎之巖頭。到處有無數之礮門與要塞。

摩羅斯兒孫之國

劃歐亞兩大洲之其波拉路泰路海峽之最廣者。爲西班牙之篤拉甫亞爾迦岬。摩洛哥之司派路臺路岬間。

廣二十八哩。最狹者爲西班牙之芬塔瑪魯庫與摩洛哥之庫地洛司篤希里司間。僅八哩。潮急風烈。爲舟人之難關。爲其波拉路泰路與洛摩哥北端唯一之商港。往該國外務部與各國公使館所在地坦奇路。水程三十六哩。每一星期中有定期船往來三次。約三小時即到。余於九月一日早晨。坐此定期船至坦奇路。二日午後回來。搭奇海路借路柴號往。左角遙見亞非利加之一角克由泰。（西班牙領）過克海路摩撒。未幾。卽到坦奇路。法蘭西西班牙各停泊兵船一隻。取兩國對立之勢。冒巨浪就小船上岸。憩於英人經營之飯店中。迂回狹隘而不潔之街路。於大市場見土人之羣集。適該日爲市日。（一星期二次）得見數千之摩斯猶太人。亞拉伯人及此外各種族之風格。有渡撒哈拉之大沙漠而來之駱駝隊。有野蠻之哈魯哈魯族。是夜見街頭之光景。二日早晨。騎馬遊郊外。繞前撒魯丹隱棲之宮。轉訪摩魯斯之古城岩卡撒哈。見囚人之獄中生活。迂

迴海岸。了郊內郊外之大觀。

坦奇路可謂唯一之半歐都市。外人之足跡。殆爲此港所限。撒魯丹之居處。名富衰資。距此約八十哩。乘馬往須十日方到。往內地旅行。頗困難。該國特置外務部於此。各國公使亦均駐於此。然無路無車。且時有旅客爲人脅迫之事。而外人遂不敢深入內地。

在街頭或與珈琲店中及旅館中之僕役接洽。仔細考察彼等之智識性質。風采頗猛。坦奇路無可觀者。可觀者唯摩魯斯之生活狀態。尙多爲中世的是也。

北亞非利加

九月三日搭北德洛意德之毓露庫號而離其波拉路。泰路。東南航地中海四百餘海里。而至法國屬領亞露才黎亞之首府亞露才黎。在亞露才黎二日。西行二百六十餘里。而瞥見屋郎。迨返經露才黎而深入撒哈拉之漠地。於東南四百里皮司庫拉之屋西司。浴大漠之風沙。過君士坦丁。十一日抵地山尼司保護國之國

都地由尼司。滯留三日。更南下三百二十餘哩。行程遼遠。達漠熱中之汝伊洛伊。經東海岸之司甫亞資庫司。司烏睢二港。歸當市。爲日十六。行程一千九百〇七里。乃得視察亞露才黎亞地山尼司兩國之要樞。

經西班牙葡萄牙二國而見摩羅斯兒孫之國摩洛哥。過去之死骸。屢傷旅人之魂。及至亞露才黎亞地山尼司二州。始見回民已稍浴文明之光。心中爲之稍快。摩洛哥上戴撒魯丹。徒擁獨立之名。而民不能浴其惠。東隣之二州。一爲法國之領土。一爲其保護領。而人民生於現代之光明。宜其爲近世小邦之王。就大勢觀之。當救其民。必非僅強者之言。在現代之意味。亞露才黎亞爲八十年之新邦。地山尼司爲三十年之最新邦。前者於一千八百三十年爲法國所有。後者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受法國之保護。國命上均劃一新紀元。遊歷二州。兩相比較。有八十年與三十年之差。至何故一合併。一爲保護領。其間緣由甚長。茲略之。

旅行亞露才黎亞而惹起旅客之感者。交通機關之發達是也。除海岸之台路地方（即幅三十里至一百里長數百里之耕作地方）外。其他之大部分。悉爲高原與沙漠。無樹木。無耕地。人口稀少。所見者唯有亞拉伯之天幕生活與駱駝隊之往還而已。不拘於此荒寥之半沙漠之地。鐵路之延長。已達四千五百吉米突。聯絡國內之首要都市與港灣。南較東西兩端下而深入於撒哈拉沙漠。鐵路亦延長至二萬八千吉米突以上。國內到處均通都市。得自由駛行自動車。雖極荒僻之地。方亦不絕施行修繕工事。疏水橋梁之完全。令人可驚。電報電話之隨之發達。更無論矣。余旅行之皮司庫拉方面。已屬沙漠之域。聞再南數百吉米突。尙能通行自動車。

九百年之統計視之。屋德拉伊與地彭之谿谷。爲沙漠中之最好者。屋奇司之數三十八。井泉四百三十四。椰子樹五十一萬八千。其他之菓樹九萬。穀類五十五萬噸。人口一萬三千。所經過之土人之部落漸帶生色。荒原植有椰子樹。高原見有古盧庫屋康之疎林。此皆法人改良沙漠所致。

港灣之設備。亦甚整齊。亞露才黎屋朗必利樸畢兒等處。均泊有大船巨舶。水陸運輸。極爲便利。就中最足多者。爲對於土人之善政。

彼對於土人之保護。曾費特別之注意。無智之蠻民。亦知醫術衛生之必要。自大都小市以至內地之僻村。均設有許多之土人病院與施藥局。努力撲滅流行之眼病麻拉里亞等。成績甚佳。雖不知藥餌之爲何物之土人。亦覺其靈効卓著而漸漸入院。因之在官之保護之下。設立小規模之治療所。政所以保護獎勵之費用。特加入預算中。土人病院約有數百所。眼病因全國之大

部分均屬沙漠。致土人歐人均患之。故奉送洗藥以減少之。

彼殖民地通有之一弊害之土人。苦於高利貸之惡手。因之獎勵貯蓄組合之設立。現在已設之組合之數。爲二百。組合員六十萬人。資本額一千六百萬法郎之多。其處理全歸土人自己經營。除救濟鄉黨之貧困及不幸之人之外。並購入農具種物類以資土民農作之改良。因之近來飢饉之慘大爲減少。高利貸之弊亦大爲減少。

非特彼等之衛生或慈善的設備。且與以與白人相同之權利。亞露才黎亞之土人。亞拉伯摩魯迦皮路等回教民直至宗教之黑奴亦附與同等之權。卽裁判訴訟亦甚公平。絕對的防止土民之冤枉。

農工商務亦漸爲正則的發展。卽占領當時之貿易額不過八百法郎。一千八百六十年達於二億三千七百六十八萬法郎。一千八百八十年達於四億二千六百

三十二萬法郎。一千九百年達於五億五千六百五十五萬法郎。最近尤爲激增。至一千九百〇七年。達八億二千萬法郎。內輸入四億六千一百萬。輸出三億五千九百萬。輸出之大宗。爲葡萄酒小麥及烟草等。法國由此殖民地而得無限之酒與烟草等。

法領亞露才黎亞地由尼司兩州。爲極妙之避寒地。至其適於爲避寒地。一由於天然之氣候優秀。一由於該地多考古材料。能快樂旅人之魂。此因海峽浪巨。港灣之設備不完全。衛生狀幼稚之摩洛哥之坦奇路。年年激增旅客而知之。兩國之氣候大略相同。稱爲最健康之地。一年之平均溫度。爲六十四五度。雖在仲冬。日中降至四十八度以下者甚少。所謂其筮者。自十一月至十二月。據醫學家之研究。此地方最適於衛生。據最近之統計。在亞露才黎亞之歐人。患肺病而死者。爲四十與一之比例。在巴黎及倫敦。則爲五與一之比例。兩州之溫泉極多。約有數十處。其中最著名者。在亞露才黎

亞則有哈謨麻謨里亞。哈謨麻謨枚陸安。哈謨麻謨枚司古伍欽。哈謨麻謨撒拉並等。在地由尼司。則有哈謨麻謨里布。哈謨麻謨庫爾海。哈謨麻謨枚其泰。哈謨麻謨泰柴等。自羅馬時代卽有靈驗。凡古人經營之處。均有溫泉。如哈謨麻謨枚司古伍欽熱水。自火車窗中望之。於數十邁當之附近落下。狀如瀧。又沿線路而湧出於平地。若更完全此等溫泉之設備。則往該處養疴之客必更多。至於考古之材料。到處有之。僅在地謨卡資篤及拉謨海酒發掘之羅馬古蹟。已在龐培以上。卡路賽其之遺墟。不用說矣。兩州鐵路所經過之處。及自働車所經過之處。隨處有羅馬卡路賽其之遺跡。可得認篤路古亞拉伯時代之面影。

至土民之社會生活如下。亞拉伯之服裝。甚爲華麗。猶太人之服裝。亦頗奇異。其種類千差萬別。應接不遑。男子則戴紅色之帽。女子則被衣於頭上。亞拉伯騎手。則衣白色之衣。乘駿馬。馳於大沙漠之上。婦女則盛裝跨

驢背。徐行於荒寥之路上。猶太婦人之風采。亞拉伯婦人之服裝。均非詩的。均非繪畫之材料。若夫太陽將沒於無限大沙漠之彼方。斜陽橫射駱駝之額上。白衣之亞拉伯人。跪坐於沙上。望東方枚資卡爲夕時之禮拜。確可入畫。及入禮拜堂視之。多數之土民圍坐各處。或祈禱。或橫臥。或遊戲。彼等之意。以爲禮拜。則子孫能相繼入天堂。

沙漠中之亞拉伯人。張天幕。以猛犬看守四周。老父於燈火之下。以古藍語兒孫。此爲何等之仙境。亞拉伯街之珈琲店內。全是紅帽白衣之人。中有二三之樂手與四五之舞妓。演有名之腰舞。忘終日之苦。此爲何等之俗境。

國王住於拉麻路柴之宮殿中。宮在卡路賽其之後方。面海爲一勝地。哈蘆德地由尼斯。亦有宮殿。每一星期於月曜日。金曜日來地由尼斯觀政一次。余目擊二十餘名之亞拉伯兵與大官若干人。分乘馬車數輛。前後

擁護而入地。由尼司市之宮殿中。余當月明之時。不覺遊興頓起。乃驅自働車於卡路賽其之古都。弔彭尼哈盧。更馳數哩。而於拉麻路柴訪國王之宮殿。見國王居於三層樓上之一室中。亞拉伯樂隊。作一圓陣而奏樂。王則倚窗而與二三之侍臣談笑。廣小路有多數之白人與亞拉伯人。竊聽樂聲。聞人言。國王無夜不如是。既見其種族之生活狀態。當想像其如何與白人不同。其不同之處。一見新市街。即知。

新市街與土人街相近。乃新經營者。街衢廣濶而清潔。電車四通。自働車馬車絡繹不絕。其廣小路樹木鬱蒼。有噴水。有彭地。為其小公園者。有珈琲店。有雷司篤藍。設間間樂堂。街頭之店舖。不讓於歐洲都市之店舖。一入土人街。則光景完全一變。道路狹隘。往往兩側之屋棟相連。如往隧道然。電車自働車馬車等。固無由通行。即騎驢馬駱駝而行。亦殊不易。市以城砦為中心而建。者居多。城砦須勢據形勝。故位於高臺。市街多繞之為

畦。不然者。繞以城壁。與新市街劃開。土人街必有市場。市中市外。固多遠自漠邊依駝背而來。會於市日者。市日之市場。為研究亞拉伯生活之好機會。哈撒路則各市大小異其規模。其大者宜數十哩。街衢之空處。蓋以土壁。雖晝猶暗。商賈羣集。在街頭大聲疾呼。行競賣。雜沓熱鬧。不堪久居。試入店舖。則亞拉伯古代之刀劍古器。身上之裝飾品。以至舖物之類。均印半月之形。錄古藍之語。充滿回教趣味。其中頗有使人垂涎之物。次於卡司哈之宏大建築物。因為禮拜堂。尖塔高聳。為土人禮拜之聖場。除亞露才黎及其偕屋庫哈等二三禮拜堂之外。概不許其他教徒之窺見。如亞露才黎地由尼斯之新市街。設備完全。遠自海上望之。宛如歐洲繁華之都府。倘一離新市街而步入土人街。則全係亞拉伯之古風。舊態依然。倘入內地。則全為亞拉伯式。中古式。禮拜堂之著名者。亞露才黎市有二。均往一覽焉。其中之大其耶麻恩凱皮羅。（大禮拜堂之意）建於摩霍

枚資篤世紀之第四百零九年者。規模宏大。禮拜之徒。常集於此。爲宗務所而賣買古藍。大抵都市多於町村。多則數十。至少亦必有一處。惟大小之格式。各不相同。通北亞一帶。摩洛哥亞露才黎亞地由尼斯。而土民視爲最靈驗者。爲皮司庫拉附近之其僭屋夸哈。其僭屋夸哈爲在摩霍枚資篤後六十年。已於自埃及至摩洛哥北亞一帶。種植伊司拉謨之墳墓所在地。爲近來一千二百年間巡禮者禮拜之中心。巡禮其僭屋庫哈七次。其効驗與巡禮枚資卡一次同。居同等之地。位爲地由尼斯凱路安之禮拜堂。凱路安爲一大亞拉伯市。如大禮拜堂之規模。絕相類似。教民必欲一拜之者。今鐵路已直達此地。自地由尼斯至此。十數小時卽能到。

在亞露才黎亞羅馬時代遺跡之最大者。爲藍海柴及企慕卡資篤。在地由尼斯則首推卡路賽。其藍海柴及企慕卡資篤。赴皮司庫拉時。途中自巴篤那站往。至藍

海柴十一吉米突。至企慕卡資篤三十七吉米突。爲一條之大路。乘自働車往。來回約須五六分。是余當往皮司庫拉時。途中曾往訪之。

就中企慕卡資篤。如凱旋門。如劇場。如市場。如裁判所。如街衢。皆整然可見。已發掘之部分。已排列於龐培。更繼續發掘。期待完全古代羅馬之市街。得實現於今日。兩者均有博物館。均有發掘事務所。

卡路賽其爲紀元前八百年依菲尼其耶移民之手而築成者。市街忽繁榮。未幾。已成一大都城。周圍十二哩。其後屢經兵災。全市全成灰燼。今所殘存者。僅其一小部分而已。

旅客試曳杖於此二千年前之古帝京。自畢羅柴（卽最古之城砦）安飛大德路。裁判所。禮拜堂。洗禮所。以至羅馬時代之別莊道路。歷歷可指。卡路賽其時代所築之軍港商港並水道。使人想起當年之文化。舊城址之處。有路易之教會堂。以紀念路易者。教會堂之隣近。

有一博物館。往遊焉。其側有一旅館。上登焉。飲葡萄酒一杯。放眼四望。昔時大都府之規模。悉在咫尺之間。隔海而望哈謨麻謨之白街。又可依一條之長堤而認識相聯絡之地。由尼司。

圓形劇場之存在於今日者。以羅馬之古魯誼謨。樸資利爲最大。與之相伯仲且現存在者。當推愛羅俄謨之圓形劇場。愛羅俄謨位於地由尼司與司伍唯之中間。築於紀元後二百年者。昔時大都之跡。今化爲一荒村。僅一圓形劇場。如山然。拔羣凌空。於十里外卽得見之。劇場爲橢圓形。長於東西兩面。軸線長者四百八十九尺。短者四百零七尺。周圍一千二百尺。壁厚六十六尺。一時能收容觀客六萬餘人。

所謂沙漠之屋西司者。令人想起亞非利加亞刺昆亞之內地。余前年遊中央亞細亞而見枚路布及布哈拉之屋西司。橫斷卡拉夸謨之沙漠。渡飢原之野。然水氣之所在。見種種之樹木。甚不足以惹起余之好奇心。今

至亞非利加。入皮司庫拉。愛羅迦篤拉。卡甫撒等之屋西司。四望無限。盡係沙土。或帶赤色之粘土。不見青草一莖。亘兩三哩。或十數村。始有繁茂之椰子樹。冷泉湧出之處。土屋並列。又有無數之天幕繞之。駱駝隊壓空捲沙雲而來。始解屋西司之意味。皮司庫拉以下。余所過之處。爲大漠之北邊。雖不可云浴於撒哈拉之真正之風光。然登高長望。沙風自千里而至。脚底除散步外。無一青點。死海開展於眼前。頗能使人發生雄渾之氣概。余見橫過撒哈拉大沙漠而遠自蘇丹來之駱駝隊之野營。每熟視其風貌。此奴果越千里之死海而來乎。以屋西司爲沙漠之港。則駱駝實爲沙漠之舟。亞非利加之駱駝。不如亞細亞駱駝之有二溜骨。大抵僅有一溜。卽正則言之。非卡枚兒。乃篤洛枚泰里。（單駱駝）彼爲沙漠中唯一之舟。又爲亞拉伯之貴重財產。彼不特能運人運物。並能耕田牽車。而余並見駱駝能車水。如中國南方之牛然。且不特在沙漠之僻地見之。卽在

亞拉伯市街人家稠密之處。亦往往見之。巨大之駱駝。用眼罩掩蔽其雙眸。經亞拉伯兒童之一叱。卽不規則的行動。其不規則之體格。徐行闊步。畫一圓形。軸徑幾及一丈。宛如畫中之景。性從順。善服從。惟偶發怒。則狂奔。無論何人均不能支持之。

由是搭法國郵船。明朝當可抵英國地中海之要害瑪魯塔島。自瑪魯塔在奇奇里之其拉克由司港上岸。北過古羅馬之國。向德國而行。

地中海之武士島

踏北部亞非利加大一千七百餘哩。西至摩洛哥而浴於大西洋之怒濤。南衝撒哈拉之大沙漠。東臨篤利亞利之境。吸得漠邊之勁氣。月之二十一日午後四時。搭瑪路唯由地山尼司瑪魯達間之定期船卡魯唯奇號。（法國篤蘭司亞篤蘭地咨庫公司所有船）先離霍非利加。經瑪爾塔奇奇里。在意大利上埠。一直向德國而行。

北亞三州之地。法國人之經營地。亞拉伯族之所住。並爲古文明之一大博物館。頗適余意。暫留卽去。情實難捨。乃乘卡路唯奇號。依築於二千年前之運河而出地。由尼斯之內港。在眺卡路唯奇市之遺址。聖約翰寺之尖塔。橫貫白雲。使人想起二千年前之文明。亨尼哈羅爲曠古之驍將。赫赫之武勳。震動羅馬。然其末路。至流寓國外。空抱雄圖。而慨母國之衰滅。至仰毒而死。令人起無限感慨。思至此。乃走出船頭。時明月東升。明照狂波。悽愴之感。轉爲豪宕之景。令人想起海賊橫行之當時。明日（二十二日）拂曉。爲汽笛所驚而起。走上甲板。船已北過地中海一百七十餘哩。沿瑪魯達島而航行。在首港哈雷資泰之「庫雷德哈亞霍亞」投錨。時爲上午七時。

瑪魯達當地地中海之要衝。爲古來欲握地中海之制海權之邦國所必爭之地。現英國據以稱霸海上。因之要塞。檢出入之旅客頗嚴。思過其波拉路泰路。船必在

港內投錨。檢查員上船。一一詢問乘客之國籍姓名。用務等。不使有一人遺漏。余僅爲經過之漫遊客。故僅詢問國籍姓名。上陸後之住址與出發之時間。即放行。有一女士住瑪魯達劇場者。詢問頗嚴密。

上陸後。即訪尋名勝古跡。一覽總督府博物館等。更依島內唯一之狹軌鐵路訪位於島之中央之舊都。其秦海地亞（由哈雷資泰往約七哩）而觀覽撒拉孫人所築之城。若卡泰昆布等。該夜半乘匈牙利輪船公司亞篤黎亞號。向其其里島之其拉克由司而行。在瑪魯泰僅一日。而掌大之地。可見者已盡見之。

瑪魯達羣島。成自瑪魯達。古肅。古米諾。古米諾篤。四島嶼。在其其里南約五十六哩。距亞非利加海岸約一百八十七里。自地勢上言之。當屬於其其里。就中瑪魯達本島長二十哩。幅九哩半。面積約九十八平方哩。古肅長十哩。幅五哩半。古米諾長一哩半。幅一哩。又四分之

一。古米諾篤更小。島上直無一人。合計總面積約一百二十平方哩。瑪魯達之最高點。有八百四十餘呎。人口二十餘萬。自海上望之。岩石突兀。無些細之青色。上岸走入內地。滿目盡赭色之土砂。地瘠不適於農耕。人力能征服天然。到處殆無不可耕之地。氣候頗熱。五六月之交。收穫牧草或穀物之後。即栽培棉花。種植馬鈴薯者亦甚多。一年收穫二次。此外並出橙。蜂蜜。葡萄。無花菓。木棉。金銀絲。細土之製作盛行。又瑪魯達雷司亦爲有名之出產。

瑪魯達之人口。平均每一方哩。有二千以上。爲世界最稠密之處。其種族發源於芬其耶人。言語多爲意大利語。宗教有特別之勢力。平均每二十中有僧侶一人。到處均有寺院。因之其勢力強大。全島土地之四分之一。全屬僧侶所有。

見陳列於哈雷資泰博物館中之古器。始知在耶穌紀元前一千年。此島民已在銅器時代之文明。首港哈雷資泰人口約三萬。爲天然之良港。試登稅關上二百尺。

之高臺畢亞咨撒雷其那遊園瞰望之港之內外。在指顧之間。而日沒時之光景。尤爲壯絕。聖約翰寺院以紀念當時那伊篤之勇者。島主之居城。在市之中央。街頭往來之婦人。如回教徒。用黑色之布片掩蔽頭部。此島民信仰宗教之誠可知。島民之言語。類亞拉毗亞。

自意大利至德國

余在地中海之武士島。惹起多大之感興。乃於明日（二十三日）在其里島之其拉克由司上岸。往飯店中。於最初之食桌。先吃瑪卡洛尼之美味。覺身已入意大利之境。意大利爲古羅馬之地。乃歐洲文化之淵源。到處使滿足懷古之情。其拉克由司郊外。羅馬時代之遺跡極多。如圓形劇場。卡泰昆布。均爲旅人徘徊不忍去之地方。去其拉克由司。在卡泰古耶視察疏黃業。右望哀篤那火山之壯觀。自枚其那在甫愛里渡海峽。入意大利本土。北行經奈波羅斯。二十五日抵羅馬。在羅馬五日。日夕在市中市外訪尋名勝古蹟。並探索

新意大利之勃興之要素。經布洛倫斯海尼司。在米藍參觀國際飛行機競技會。橫過北部意大利之沃野。衝過瑞西之山國而入德國。經米瀛朋拉伊蒲地西。十月四日抵柏林。

大羅馬地亞沿岸之勝

在維也納八日。專準備巴爾幹之旅行。乘九日夜車出篤黎哀司篤港。以明晚到該處。即離奧國之首都。自唯一之商港篤黎哀司篤。浮於在歐洲沿岸之勝景。稱爲第一之亞篤黎亞地資庫之多。島海。沿大羅馬地亞州而南下。在卡泰洛灣上岸。越四千餘尺之險崖。而一瞥黑山國之首都。回返。自卡泰洛自奧匈國之新領土海路。唯古維那州至樸司尼亞州。遠窺塞土兩國之國境。橫匈牙利之南部。而過塞爾維亞。依尼希由之線。出爲前撒露丹之謫地。現爲土耳其新政府之發源所。之撒魯尼卡。抵君士坦丁堡。欲訪水路希臘之主府亞丁。離亞丁而往壁賴米資德國。自維也納至亞丁。爲時數十

日其間之狀況詳述於下。

維也納爲舊卡伊才路司塔資篤。柏林爲新卡伊才路司塔資篤。余在柏林亦一年。略盡其情。今比較兩國之國勢。相隔懸絕。柏林發展之速。令人驚駭。繞而檢其周圍。更衝南西方而自西耶洛資丁布路庫至華沙方面。其髮鬚日上之勢。又甚可驚。柏林實爲大陸之紐約。若舊卡伊才路司塔資篤。則舊態依然。惟民性溫良。不似柏林人之野蠻。身入維也納而旅人之心。爲之一安。一夜往觀劇。劇名「愛國之薔薇」。演者與劇場均非柏林所能及。余雖無評劇之資格。然就維也納之劇場與演者之技能而論。世界上唯巴黎可與之爭。柏林尙在第二。

乘九日夜七時二十分之特別快車。往篤黎哀司篤。自維也納經庫拉資至篤黎哀篤。三百六十七哩。費十一小時。至十日上午六時而到。換乘奧大利洛意篤公司之大羅馬地亞。沿岸航海船富林資樸彭洛海號。

篤黎愛司篤爲澳國唯一之商港。人均知之。一千三百八十二年屬於奧國。人口二十二萬。據前年之統計。船入港者一萬六百三十三。出港者一萬六百四十一。貨物之進入者五億四千萬庫洛奈。出口者四億六千萬庫洛奈。

篤黎哀司篤之爲澳領已五百二十餘年。意大利人占全分人口之七成五分。船之甲板上所揭示之廣告。意大利語居第一。次爲才羅霍庫洛亞德語。又次爲德語。最後乃附記英法二國之語。或竟無。

船出篤黎愛司篤未幾。此海內特有之暴風霍拉起。白浪屢上甲板。動搖甚。午前十一時入軍港霍拉。稍覺安息。霍拉者有「死風」之意。自大羅馬地亞之高山吹下。爲冬季之常風。自十月至四月。必有多少之霍拉。其激烈之時。則霍拉高出埠頭百尺。波浪上擊。繼霍拉而來者。爲其洛資古。其洛資古。爲該地特有之驟雨。余遭海上霍拉。乃上岸。上岸又遭其洛資古。卡泰洛之一日。

過於大雨之下。陸上之大雨。爲山頂之大雪。自卡泰洛越四千尺之高峯。在門岱奈庫洛之山中。爲尺餘之積雪所封鎖。霍拉其洛資古大雪。爲旅行黑山王國最苦者。

霍拉爲奧國海軍鎮守府之所在地。聳立於埠頭之圓形劇場。高七十九尺。直徑三百四十五尺。尺容二萬之觀客。抵船棧橋。目觀巨然之羅馬時代之遺物。上街見往來者。全係海陸軍人。礮臺。礮艦。兵器廠。爲完全之武裝市街。船出霍拉。因有細雨。加以霍拉船中之生活。至不愉快。經羅琴壁資古羅。薄暮。寄港於柴拉。爲大羅馬地亞州廳之所在地。

出柴拉。日全沒。不能貪遠望之快。入船室而臥。寄港唯海尼古。而達司巴拉篤。時正夜半。大風猶未止。曉起。船已抵庫拉霍薩埠頭。埠爲拉庫薩之出入港。余至此。乃得接觸此方面之勝景。而飽覽大羅馬地亞之勝景。船發庫拉霍薩。左向東南直下。而岬角之盡處。卽爲篤

司篤洛岬。乃霍資卡之入口。回岬。右眺礮台。入內海。海水滑如油。仰視則大羅馬地亞門岱奈庫洛之山勢。窮於此。最高六千尺之雪峯。巖然聳於眼前。內海曲折。作三大底。至卡司岱路拿霍。望古土耳其時代之堡壘。更北有司哈尼毓洛城。城門上有一千五百四十八年土耳其人所書之文字。

過卡司岱路拿霍。越企阿篤灣。渡最狹之峽水。而入最內部之卡泰路灣。兩岸之人家與山色。宛如一幅畫圖。足慰前日之疲乏。正午船抵卡泰洛埠頭。在水上首先瞥見者。爲矗立於市後高三千餘尺之高峯。全山以暗黑之巨岩造成。左眺海尼司時代之城壁。右有一條之道路。蜿蜒向空而去。其光景最爲雄渾。此上爲黑山國與其意劃界之處。山上山腹有礮臺數尊。此道自卡泰洛至首部。唯啓欽哀二十八哩。自水面起。越三千餘尺之高峯。而入山國。一下。更上四千餘尺之高。遶海拔二千一百尺之唯啓欽哀者。此爲唯一之車道。旅人得因

之而入數百年閉關自守全國皆兵之一獨立國。

上陸後即入城。憩於一小旅館中。宿於此城中一宵。自篤黎哀司篤至此。水路約四百九十海哩。經二十八小時而達。沿岸航海之船。不可謂不速。惟船資一日須六十庫洛奈。膳費另加。且船內之設備不完全。詢諸船員。船員答急行船。船價例昂。

出海濱。見黑山國人。與平日所聞者不同。腰間並不懸有何等之武器。訝而詢之。路人始知五十年前。山國之國公。在此地爲人所刺。自後凡黑山國人之入奧領者。悉將其武器留置於境外。

黑山王國

自卡泰洛至黑山王國之唯資欽哀之途有三。健脚者得越連山重疊之間。步達山國之首都。或乘二馬或四馬之馬車。羊腸新道而赴之。前者至速。亦須十二小時方得達到。後者僅六七小時即到。若乘每日開行一次之郵便自動車。遇快晴之好天氣。則三小時已能疾驅。

二十八哩。且僅須十庫洛奈之運費。即足乘馬車須費三四十庫洛奈。余即選用此最迅速最穩妥之自動車。午後一時半。早晨之驟雨稍止。車依期至埠頭。同乘之客四人。余則坐於前面之椅上。地位本狹小。兼堆積行李。致身體坐在車中。不能移動。出卡泰洛。過檜樹之疎林。直取道山路。小息於高七百六十尺之篤里尼泰之礮臺上。上羊腸之街道。在高一千六百尺之配路瑪庫礮臺。臺右左旋橫過古拉資泰礮臺。達約二千尺之高處。俯首下視。卡泰洛之小市。縮至拳大。霍資卡卡泰洛。均收於眼中。遙見亞篤黎亞地庫海之波濤。過奧國之哨營。大風大雪。自玻璃窗之破孔中吹入。直撲而上。因上至高處。空氣寒冷。况達於頂上。捲於黑雲脚下。不辨咫尺。正如乘雷驅空。由卡泰洛上約八哩。達三千尺之高處。尙未入黑山國之領域。既入領域。風漸弱。積雪深尺餘。向北方遙眺六千二百尺之峻嶺。古拉毘安卡間。於歧路中認見等於穴居之原始的石屋與牧羊之民。

一面向洛布地恩山之方向進行。更行三哩。達尼愛庫司村。遂於該村休息片時。

尼愛庫司爲中間之一站。現王誕生之地。其家屋在村之一端。較日本村莊上之房屋尤劣。成長於此寒村之王並王族。均軀幹強大。容貌秀麗。寶爲天然之賜。因欲使人表敬意。乃於站上設有關吏。以檢查旅客之行李。如各國境站所爲。蓋一通關之檢印。有一小旅館。名庫藍得旅館。除冷肉外。無一可上口者。

過尼愛庫司。車再向上坡。屢欲停車。出必死之力。始能繼續進行之自動車。至此因積雪甚深。致寸步不能前進。不得已。四人均下車。助御者自後推之。僅過數村。復停車。如是者三次。至日暮之時。漸達四千三百尺之庫利華企古資魯哀陸越頂上。息於一茅屋中。時半輪之明月。高懸天空。借月光四望。山岳重疊。山上之白雪。與天上之星雲相映。除同伴數人外。別無他物。淒涼之光景。令人見之悚然。

明治二十八年冬遊台灣之時。用劉銘傳所建設之汽車。自基隆向台北。途中達上坂而汽車不進。乃一同步。行自後推之。乘客自後面推行汽車。恐爲世上稀有之事。然一小時能疾驅五十哩以上之自動車。自後推行。亦屢遭見。山上之茅屋。有土酒二三種。各飲數杯。以除寒氣。原始的石屋床上。猶置短銃與刀劍各數件。可以察此國之國風矣。休息一小時。再欲開車。奈寒風峻烈。機械凍着。不易連轉。不得已且注油。且後推。約費二小時之力。始得開始運轉。由是下坂。少刻。下面見有燈火十數盞。大男小女。均狂喜指余言曰。「唯咨精哀！唯咨精哀！」彼等依燈火而得眺望國都之面影。精神百倍。大聲連唱國歌。余亦面露喜色。已達於海拔二千一百尺之山底。右望意大利公使館。左望奧國公使館。進塞咨精哀大街。投宿於庫藍篤旅館。時正夜八時。四時半常到之定期郵車。遲到三時半。既入旅館。始知毛布忘却於車中。急使人覓之。已不在。

乃告旅館主人。未幾取來。豈山中之人。亦有盜心乎。余素聞黑山國民之勇武。砥礪士節。有古司巴魯達之遺風。及親臨此地。始知世界各國共通之國費之多。端與生活困難。雖如桃源洞之嵒中。亦物價高騰。民無生色。苦課稅之重。至漸浸染惡風。近來往美國耕種之壯丁。已達五千。此等之徒在美國經驗奢侈之生活。獲多少之利益而歸。以誇耀於鄉黨者頗多。疇昔之美風。漸爲此等之惡空氣所化。教育不普及。魔痺青年子弟之良心。彼等如愛錢之乞丐。令人見之起惡感。

首都唯吝精哀。如前所述。在海拔二千一百尺之高臺。四圍爲自三千尺至六千尺之高峯所繞。平方地一哩。自高處俯瞰之。則如在池底。人口約三千。有大路二條。自西北通至東南。與大利俄羅斯之二公使館。爲市中之第一之大建築（較宮殿爲大）。對峙於東西兩端。宛如監視黑山國之首都之番犬。意大利公使館。隣於奧大利。土耳其公使館。隣於俄羅斯。不過一狹隘之平屋。

而已。旅館之側面。有德國之公使館。其東則爲王太子之新宮。其西則爲王之宮殿。宮殿之附近。有一處之建築。各部均聚集於其中。議事堂亦在其隣。近市之中央。有市場。市場之東北有兵營。兵營之右有劇場。圖書館及閱報室附焉。此劇場兼爲國會議事堂。劇場每禮拜開演二次。雖在議會開會中。晝間議國事。夜間觀劇。頗覺不便。新內閣之附近。有高等中學。由是有一狹路。可直達四千四百八十年創立之歷史的寺院。此爲前國公之居所。現僧正居之。管領全國之寺院。越公家之廟。墓。更登山。則有土耳其人所築之圓形塔。黑山國之民與土耳其戰而獲其首級。盡懸於塔上。此外女學校病院之數甚多。此爲首都之大觀。出陰雨之卡泰洛。而入國境。則積雪尺餘。雪中之首都。無何可觀者。自動車又不通。在山中之小村。過三日三夜。訪各公使。觀劇。晤大臣。與侍從長及與士官談話。試食土人菜飯。檢查土民生活。最後乃謁國王而表敬意。得可紀念之經驗與智。

識。

黑山國如其名所示。全國殆爲用暗黑色之石堆成之連山。不若自卡泰洛至唯咨精哀二十八哩間之有美景及真生物。爲可憐之瘦土。其民以牧畜爲唯一之產業。國之東南部。以撲篤古里資亞爲中心。及於土領之司奈塔利一帶及亞篤黎亞地庫沿岸。平地稍多。適於農耕。煙草。藥家畜。葡萄等一年之輸出。年約二百萬庫洛奈。

黑山國人出於塞爾維亞族。言語文字亦與塞爾維亞略同。風俗亦相似。稍混有意大利及土耳其之習俗。而成一種之國風。服裝爲中世的。富於赤青綠等之色彩。至於國王並官吏之正裝。更飾以金銀。以眩人目。彼等之容貌骨格。頗似山中之民。女子亦多力耕。暇因之。早老。難保青春之美。亦人生之慘事。

自唯咨精哀出司庫塔利湖畔。自維路哈路乘新成之輕便鐵路。出安知哈里港。由水路歸卡泰洛。亦爲一策。

因船輪聯絡之不充分。遂來意外之淹留。適遇一老翁。亦往卡泰洛者。有訪黑柴諸兵村之先約。兩人遂議定。合僱馬車一輛。（郵便自動車因積雪猶未溶。故不許人乘。）十五日早晨五時起。大雨傾盆。前三日間寒風。侵人肌骨。往來冰雪之上。夜來天氣驟暖而降雨。其變化令人可驚。兩人相擁同入車中。在雨雪交加之道路。約七小時半。小息於奈古西雅站。午後一時半。再入山下之兵村卡泰洛之舊客舍。因無船便。決計再泊一日。乃得半日之閒。

十六日天始晴。乃履約往訪亞泰米地卡戍營長。在馬上巡閱國境之堡壘。奈雨降不止。直於午後乘使船上。拉庫撒。經海路。唯古維那之首都莫司泰路。向撒拉哀。霍而行。

埃匈國之新領州

十一月十六日。如得卡泰洛師團司令部之特許。則欲偕亞泰米地卡同往里撒諾。乘馬檢視高山頂之堡壘。

視察國境防備之狀況。奈早晨雨雪交至。不能如願。遂於下午乘定期船。薄暮。船抵庫拉霍薩。乃僱馬車一輛。馳至爲舊小共和國之拉庫薩市之旅館中。此地有英國。土耳其。奧。匈。等國之領事館。散步街上。見店頭陳列之物。往來之人。多爲歐洲式。固似賽資欽哀卡泰洛之

荒寥。更上城壁。見共和時代選舉侯之舊城。眇小之城。周圍不過一里。十七日未明即起。登背後之山頂。俯瞰亞篤黎亞資庫之怒濤。回庫拉霍薩。九時半。乘往薩拉哀霍之火車。兩者相距一百六十八哩。自大羅馬地亞州橫過海路。唯古維那州。達霍司尼亞之首府。一日兩次。費時十三小時。

北方面之鐵路。爲有名之狹軌鐵路。開其（二尺五寸）離庫拉霍薩。直取山岳。俯瞰蓋甫拉之水源。蜿蜒上山。長九哩餘。高至一千尺。達大羅馬地亞。海路唯古維那兩州之境。見守兵一隊。冒雪演習發砲。邊境戍卒之勇。於此可知。至伍司古甫利愛站。在海拔一千二百尺

之上。由是進用石灰岩層而成之海路。唯古維那之卡路司篤地方。四望無青色。落寞之光景。與門岱奈庫洛之北部相同。過名僕僕撲僕里哀之豁谷之間。約十餘哩。進而入於那倫泰流域。午後三時。過海路唯古維那首府之莫斯泰路。

莫斯泰路挾那倫泰河。擴於丘陵之間。回教之尖塔。約有三十市街之裝飾。頗帶土耳其的色彩。位於海拔二百尺之比較的。低地。由是更過數哩。入那倫泰河之山峽。地漸高。風光益壯嚴。過地耶甫藍卡之兵村。至昆奇卡。海拔九百三十尺。由是成所謂齒輪鐵路。將汽罐車前後連結。達高三千尺之依璜站。此站爲海路唯古維那。霍司尼亞兩州之境。兩側一帶之山脈。卽黑海亞與篤黎亞地庫海之分水嶺。由是而西。則注於後者。東則入於前者。沿路充滿積雪。寒風刺骨。一入霍司尼亞州。連山森林甚多。所過之處。稍有村落。較諸前二州荒寥之光景。稍能慰旅客之魂。過依里奇哀溫泉。夜十時半

抵撒拉哀霍。宿於旅館之中。

霍司尼亞之面積。四萬一千九百八平方吉米突。海路
唯古維那九千一百十九平方吉米突。合計共五萬一
千零二十七平方吉米突。北接撒庫洛亞地恩司拉霍
尼恩兩州。西接大羅馬地亞。南東接門的奈庫洛。東隣
塞耳維亞。南東約六十吉米突之間。與土領山地耶咨
庫諾皮哈。撒盧相接。而海路唯古維那之地。大羅馬地
亞州。用庫雷庫及霍咨卡卡泰洛之二處中斷之。僅瀕
海爲人爲的割境。若此者殊不多觀。兩州均爲山岳地
方。霍司尼亞平均高二千二百尺。海路唯古維那高二
千六百尺。黑海與亞篤黎亞地庫之分水嶺中斷兩州。
冬夏寒暑之相差甚遠。海路唯古維那。一至夏季。全山
悉係岩層。無一樹一木。暑氣最難堪。因之兩州之人。不
過一百七十萬。

兩州之產物。以木材爲第一。產煙草砂糖。有石炭鹽。有
鐵。有銅。有滿迦鑽。政府先敷設鐵路。以便交通。其延長

及於一千三百吉米突。聯絡兩州之首要都市。東自塞
耳維亞之國境。及於土耳其之國境。出亞篤黎耶地庫
海者。既有二線。至國有鐵路之外。私營之森林鐵路。自
所在要樞之幹線之一地點。左右分派。其延長亦及於
數百吉米突。郵件通州內無不通之處。

一日經回教派議員克耶米路之指導。得參觀回教法
律學校。位於山腹。建築宏大。以回教法律爲主。教授一
般之法律地理歷史算術等。修業年限四年。每日授課
五小時。學生四十七人。每人每月給官費四十四庫洛
奈。教員七人。生徒悉住於寄宿舍內。每人一室。食堂休
息所浴室等之設備。無不完備。

敷物類之手細工。回教民視爲家庭工業。通回教各國。
以兩州爲最出名。兩州關於此之官立教習所。共有十
三所。女工三百六十餘名。其中雖回教女子占多數。然
卒業之後。各歸鄉里。在己宅中從事工作。政府關於此
事之費用。每年支出二十一萬五千庫洛奈。女工編成

之物。售出後所得之費。每年約可收入二十一萬八千餘庫洛奈。收支相抵。尚有餘。有教授窗簾桌衣製造法之教授所。生徒之總數及於一百五十名。有亞那篤利亞式。有土耳其式。有波斯式。又有霍司尼亞式。斯業之發達。逐漸進步。此外並有練習金物細工之學校。多收容回教之子弟。製造精巧之銀器銅器黃銅器鐵器木器等。校中每年所費之金額。約五萬八千餘庫洛奈。以上各學校之學生。概係官費。卒業後不負擔何等之義務。任其分布各地。以補助各學助工業之發達。不失為對於國民之一大慈善的設備。

霍司尼耶海路。唯古維那鐵路之狹軌。所謂山中鐵路。人皆知之。官線之外。因運搬木材。私立公司到處均於連山之間。鋪築森林鐵路。但知之者甚少。通過自拉庫薩至撒拉哀霍之一百七十七哩之幹線。而視察山中之一斑。再自撒拉哀霍至塞耳維亞及土耳其之國境之鐵道。在此州為第一之難工程。加以沿路之勝景。就

此二點而論。不特能冠此州。即世界已成之鐵路中。亦不多觀。二十二日午前六時四十五分（一日兩次）離該市。午後一時至土耳其國境之最端站伍哈資。乘往該府之火車。於八時半回。自撒拉哀霍至枚其哀其耶。一百一十一吉米突。由是分爲二線。一更過三十二吉米突。而達於塞耳維亞之國境哈魯台伊西台。一更隔四十二吉米突。而達於土耳其之國境。此延長合計共一百八十五吉米突。隧道之數一百。工事費一吉米突。須五十萬庫洛奈。沿路山又山。隧道又隧道。崖又崖。不見些細之平地。在蘇丹布路地資地站。達於全線中之最高點（三千一百餘尺）。自撒拉哀霍東十餘哩。縱不能稱爲森林。然東方沿路之連山。大抵多有森林。巨幹大木甚多。此日午前會降大雪。途中在柏拉資亞站。見衛兵於大雪之中。在山麓操練。在枚其哀其耶換車。未幾。達兩線之分歧點。見二隧道之分道。此鐵路工程之困難。空前絕後。一吉米突費金

五十萬元。此地除木材之外，無何等之產物。延長此鐵路，使聯絡於塞爾維亞或土耳其之莫那司地羅鐵路，以圖產業之發達。行客之便利，為兩國所嚴拒。

既到伍哈資站，見一基督教僧侶，自他客車下，想係宣傳福音於邊境之戍卒居民者。及午後雪止，再乘火車回一百之隧道。瞬時即遇見之。該夜再宿於撒拉哀霍客寓中。

二十四日為離開撒拉哀霍之日。早晨至霍司尼亞土地銀行支取旅費。支配人招待極為周到。正午時介紹余往海倫俱樂部。該俱樂部為撒拉霍司社交之大機關。為一極大之建築。讀書室、遊戲室、圖書館、食堂等，應有盡有。支配人一一以余之姓名介紹於列坐之人。同至食堂會食。一食僅需洋六角。西菜四種。葡萄酒半立得耳。不可謂不廉。座上之人有議員、有銀行員、有教師、有僧侶、有武官。

乘該夜十一時十五分開之火車。時二等客已滿。乃購

一等車票。走進車室。即臥。霍司尼亞耶鐵路一二等均兩座相連。而無臥床。

如前所記。霍司尼亞為森林之國。森林及其鐵路為林學者鐵路技師必往觀察之處。余欲一訪木材利用之大公司。乃於二十五日早晨五時半。在伍肅拉站下車。息於站前之小茶店中。有待天明。依森林鐵路走十六哩半。而至岱司利資村。經過霍司尼亞之山。裏山至此始見多少之平地。人家散在於沿道丘陵之中腹。此地一帶除新村落外。人口甚少。蓋彼處數百年來之習慣。與其住於平地上。甯可住於山中。且防禦上亦較便利。此不特霍司尼亞為然。即門台奈庫洛塞爾維亞土耳其布路卡利耶巴爾幹列邦之農牧之村落。皆如此。但彼之宗派不同。或雜居於村中。或互成一團。家內團結而抵抗外敵。子孫相受而不相和。下車後。乃示總督府之公文。昭利用會社之支配人。由一技師領導。巡視工場一週。此社會之總本店。在德國。

美國匈牙利等有工場十七處。僅此工場之資本金。已五百萬庫洛奈。由總督府租借之國有林之面積。數百平方吉米突。私設森林鐵路百五十吉米突。在山中之人夫一千。工場之職工六百人。專製木精木醋酸木炭

等。就中製出最多者爲木炭。至其方法極爲秘密。非有特別之介紹。不許一切外人入場參觀。假使即許入場參觀。然不與以何等之說明。創立已十四年。年額數百萬。年配當四分至一成以上。應用化學而以木材爲商品之道。雖漸次開展。然大規模之工場。要以該公司爲第一。在公司之食堂與役員團聚而食午餐。四時。仍回

離印地亞。未幾。至匈牙利之南端站。唯瑪林。隔一帶之

伍肅拉。於站前之旅館。以待北行之火車。於夜十一時。離伍肅拉。越霍司尼亞之境。而入匈牙利領土。在霍司那布洛資。爲下車。以待往塞爾維亞之火車。翌朝四時。天尙未明。火車離布洛資。爲匈牙利之平原。展開於眼前。有沃野千里之概。久蟄身於山間之僻境。心身不覺爲之一快。在並古地站下車。換車。至因岱亞站。再換車。

下車時。已爲午前十時。走入應接室。見有三四少婦圍坐一桌。嘻嘻而笑。余亦走近占一椅。彼等均不以黑奴視余。忽自外面走進一女子。驟見余。大叫黑奴。經余力辯。彼始知悟。瑪林。入塞爾維亞巡查之車中。須一檢旅券。已離唯瑪林。越唯配河上之鐵橋。迂回而達海路。夸拉德火車站。時已下午十二時半。此處除稅關檢查之外。並有捕吏檢查旅券。手記宿所姓名等。終冒大風雪。驅車於市之中央。而投宿於夸藍德旅館中。多腦爲歐洲之大河。經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等國。過塞爾維亞。布路卡利耶。羅馬尼亞之境。而入於黑海。明治三十四年之夏。曾自維也納。下此江。經匈牙利。塞爾維亞。至羅馬尼亞之地。由林唯海林。約七百哩。得細賞沿岸之風景。船至海路。夸拉德時。已在日沒之後。因明日即須出發。不能爲十

分之視察。上河頭之舊土耳其堡壘。俯視多腦之大江。遙見唯瑪林。顧視海路夸拉德之背景。形勢雄渾。多腦河畔之都市中居第一。維也納固爲歐陸之第三。太都雖卡倫海路比山上之景雄大。然河水之流於市北。不免平凡。布泰配司德。隔河而立河畔之宮城。非不壯觀。然終不如海路夸拉德城頭之遠望。乘今夕風雪已止。乃獨踞舊城頭。暢觀匈塞兩國。雄心不覺躍躍於胸中。多腦河畔之都。就形勝而言。當推海路夸拉德爲第一。但形勝固佳。惟爲歷代必爭之點。

巴爾幹之二邦

巴爾幹各國人民。其思想之誇大。自古已然。南斯拉夫頗似斯拉夫本家之質實。富於血氣。門岱奈庫洛布路卡利耶希臘。莫不如此。而塞爾維亞爲尤甚。彼等之夢想。在建設大塞爾維亞帝國。在司岱甫安資沙古帝國之再現。資沙爲塞爾維亞之國民的英雄。彼自一千三百三十一年至五十五年。接續二十四年。征服摩才篤

尼亞。亞路哈尼亞。岱咨撒里。北希臘。布路卡利耶。而爲巴爾幹統一之帝王。四十六年。自冠資亞路之稱號。由王國昇爲帝國。午餐後。至博物館。進樓上之繪畫陳列室。第一引人注意者。爲一帝爲諸臣所擁。欲戴王冠。係塞爾維亞畫工所繪。實寫資沙之資亞路卽位式者。引導之館員指示之。面有誇色。出街頭。過王宮之前。當年之王宮。今已化爲庭園。新宮巍然聳於其傍。王旗飄揚於中空。更佇立熟視之。庭園之一隅。有一小屋。戴十字架。聞諸傍人。爲舊王宮亞歷山大王與其妃篤拉卡。同爲其股肱之士官所弑。後新王必泰卽位。乃毀之。此卽其遺址也。

國中。山岳甚多。彷彿霍司尼亞。地中之石灰礦物等。未經開採者甚多。至於地上之森林。占全面積二成五分。以上。毛櫟爲主。櫟楓次之。果物亦爲該國之重要產物。森林約三分之二。屬於國有。已採伐者亦甚多。塞爾維亞東部之河川。產多量之砂金。仔細探查地中之富源。

則可更得意之掘出物。該國因瀕多腦之大江。與瑞西相合而爲歐洲唯一之海岸線國。能運貨物於中央市場。交通機關十分發達。

在海路庫拉篤二日入市之時。風雪雖晴。然午後又雨。至明日猶不放晴。不可言愉快。道路因久不修理。殊凹凸不平。加以雪後之泥。滑不堪行。而馬車又污穢不堪。不可言愉快。雖第一等之旅館。亦招待不親切。蝟集於食堂。或咖啡室之客。雖爲此市社交之中心人物。奈軍裝士官之看牌者甚多。且旅客中幾不見有一婦女。不可言愉快。

此種不愉快之海路庫拉篤。不如早去爲愈。乃於二十七日夜十一時十五分。乘火車往肅芬耶。余所購之票。乃二等睡車。照章二等睡車。每一節限客四人。四人之中。有一猶太人。所言盡係自私自利之事。令人聞之欲嘔。幸天未明。彼已在尼其由下車。同乘之。客均相顧有喜色。

尼其由爲塞爾維亞第二之都。人口二萬二千。雖爲南部塞爾維亞之商業上之中心。卽自軍事上言之。南控摩才篤尼亞。東制普魯迦里亞。爲最重要之地。故爲歷代必爭之地。自此地南下。得直達撒魯尼卡。自尼其由至必洛資篤之間。有所謂尼其耶華峽。爲全線中絕勝之地。九時入普魯迦里亞之境。在咨亞黎普羅資德車站。檢查手提物件。普魯迦里亞之稅關吏。待旅客頗平和。較優於其他之斯拉夫諸邦。然此處亦須檢查旅券。巡查之外。另有兵士領余至二重室中。要求一視旅券。余因已經巡查檢過。大聲斥之。彼所謂兵士者。默揖而去。事後思之。甚屬可笑。其初在維也納。有先就普魯迦里亞領事館檢查旅券之必要。惟四五年前。已將檢查旅券之例廢去。往來頗自由。又塞爾維亞領事館。亦然。較諸上次之巡遊。十分進步。心竊喜兩國官吏之漸文明。前在塞瑪林。有塞爾維亞巡查有檢查旅券之事。在海路庫拉篤車站。再呼余停止。檢查旅券。手記旅行

人投宿之旅館等。今又入普魯迦里亞。爲同樣之手續。僅云不須檢查旅券而已。入國之煩。依然如昔。在法領北部亞非利加。在摩洛哥。在門岱奈庫洛。余均未曾受檢查旅券之事。及至巴爾幹。始有此等之舉動。

過柴黎布洛資篤。而東歐羅巴標準時較中央歐羅巴標準時快一時。由是地勢漸高。至篤拉古孟站。達於海拔二千四百尺。爲在維也納君士坦丁堡全線之第二高處。(第一高處爲法加雷路站)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一月。塞爾維亞軍破普魯迦里亞兵於此。火車貫通戰跡。遙見紀念碑於雪中。下午一時。抵首都肅芬耶。後於定刻一時。

肅芬耶火車站之附近。家屋甚多。街道廣濶。下車後。卽投於夸藍德旅館中。出旅館。見王宮宮上之王旗。經公園出入於大劇場。博物館。又散步大街。探問風俗。駸駸日上之風氣。滿於市中。到處均有極大之建築。往來之人。多衣流行之服裝。且該地歷來爲要衝之地。溯其古。

則羅馬之篤拉羊帝。已認此地之形勝。阿來利安帝時。以此地爲新領州。達其耶枚其台拉尼耶之首府。君士坦丁大帝。亦激稱「木路岱伊卡(卽肅飛霞)爲余之羅馬」。故羅馬時代城壁之跡。猶有存者。

普魯迦里亞人所誇示於外人者。爲教育之普及是也。雖在撒路丹治下四百年之中。已到處設立宗教學校。而腐心於國民教育。其結果得繫一條之生氣。以至見今日之獨立。昔時之寺小屋式教育。爲生獨立之母。目下除多數之私立學校。宗教學校外。官立者幼稚園四十小學校。四千三百四十四中學校。十大學校。此外並設有技藝學校。盲啞學校。商業學校等。教育博物館。教育圖書館。實驗場等之外。通各村落。約有圖書館一千。以發達農民之智識。但在首都之街上。物色書店。就第一等之店而視之。除教科用書籍之外。至關於一般政治經濟之書籍。實寥寥無幾。連往三四家。均無專門書籍。

普魯迦里亞於三十年前。藉俄國之兵力而與土耳其戰。僅得蘇生。肅布蘭哀前之廣場。有一新成之俄帝亞歷山大二世馬上之銅像。高約二十二尺。脚下附有四名將之銅像。一尼古拉斯太公。一依夸那地富。一夸羅古伍。一司古海雷富。大書「救主亞歷山大二世帝」。進國立博物館。第一惹人注意者。爲蒲拉蒲那戰勝紀念碑之模型。中央有亞歷山大二世。左右爲依夸那地富與司古海雷富。肅布蘭哀前之銅像與蒲雷蒲那之紀念碑。乃所以表明建國之歷史。

晚餐後。觀地古依那之歌舞。又觀活動影戲。適演林肯被人暗殺之事。高潔如神之斯人。乃遇斯變。當時之狀況。宛如目覩。不堪寓目。二十九日早晨。踏雪往謁蘇丹。撲洛布之墓。回時。見騎兵在雪中操演。抵旅館後。乃收拾行李。於正午至火車站。乘往土耳其之特別快車。自百達配司特直達君士坦丁堡。除每日一次一星期三次之阿黎恩泰路愛克司布雷司外。此爲一號之直

達車。自海路夸拉至肅飛霞間之睡車。乘客已滿。自此地至土耳其者。因歸途有檢疫之煩。故乘客頓減。睡車中僅有女客二人。一人一室。心中爲之一安。至哈卡雷路而達全線之最高點。（海拔四千四百八十呎）積雪更深。入東羅尼亞之境。經比利模配路。漸近土耳其。四望不見雪。

已過東羅馬尼亞之境。夜半進土耳其之領域。因檢疫故。乃下車。用七八個之松火。僅辨黑白。待至十數分鐘。始換乘他車。有一土耳其紳士。進入余室中。語余曰。君士坦丁堡。因虎列拉。猶未完全撲滅。故自他車開來之車。至國境交界處。必須換車。至摩斯泰府亞巴其耶車站。土耳其之關吏。侵入檢查手提之物件。及旅券。惟余之行李。則未開看。

三十日早晨起床。已沿哀其安海而東行。過僑居君士坦丁堡外人之避暑地亞夸黎古意。衝過人家櫛比之間。左仰哀地耶肅霞大伽監。九時半。抵蘇丹布路車站。後

於定刻一時。又四十餘分。下車後。經人檢過旅券。將住處告知警吏。冒微雨。步行泥濘之街。渡金角灣。投於配拉街。夸洛芝凱路旅館。第一百零四號中。旅館甚高。在三層樓上。眺望各處。收金角灣於眼底。遙望君士坦丁全市之半。火車之遲到。在巴爾幹鐵路。視爲常事。由霍司那布羅咨篤換車次。夸及至海路篤拉登。遲於定刻一時。十一時十五分。當離海路拉庫篤。一日一次之直達車。延遲半小時始出發。肅飛霞旅館中之侍者。以延遲爲常事。雖開車時刻已至。猶留余不使出。一面用電話詢問車站人員。延遲若干時。答延遲一小時。遂後定刻一小時而往。及到君士坦丁。後於定刻一時。又四十餘分。

火車之遲到。爲巴爾幹之常事。此外更有當記者一事。如去維也納已一月。自篤黎哀司斯浮於海。忽遭海風。在卡泰洛上岸。又遇大雨。門岱奈庫洛。遇積雪。入霍司尼亞。非雪即雨。特由山中鐵路赴土耳其國境。遇非常

之風雪。不能向四面眺望。雖撒拉愛樸以北。亦非雪即雨。海路夸拉篤之大雪。肅飛霞之嚴寒。在卡泰洛上岸以來。沿路盡雪。自海路夸拉篤。經肅飛霞。至東羅馬尼亞之間。白雪滿地。入土耳其境。雖無雪。然連日下雨。僅天晴兩三日。一個月之雨雪。實爲旅客最惡之時期。且巴爾幹偏於南。以爲氣候必暖。故未曾充分注意於冬衣一事。及至該處。寒冷出人意外。特記之以告後之遊巴爾幹者。

離本國而有志西遊。親炙十八國之山川風物。爲時七個月。立於歐羅巴之東南端。隔一衣帶水。而望亞細亞大陸。於指顧之間。覺日本之近在目前。放浪天涯。以四海爲家之余。乃有以洲爲單位之慨。經亞美利加歐羅巴。渡亞非利加。復歸歐羅巴洲。今在其一端。有亞細亞。卽我故鄉。亞洲九億之生靈。盡我同胞之感。取出囊中之記事冊。計算行程。至此正二萬四千哩。且迂迴地球之大半。地球不亦小哉。十二月九日午後。乘便船經亞

丁而可直達埃及。至十四日早晨。身已在亞歷山大利亞港中。

土耳其

在土耳其之首都君士坦丁堡。於十二月九日午後四時。乘羅馬尼亞輪船公司之定期船達其耶號。離君士坦丁堡。十日午後四時。抵亞丁港外。因來自虎列拉流行地。停船二日。昔在桑港曾受一星期之禁錮。今又停船二日。而海上之空氣溫暖。宛如陽春四月。眼前距必來港而望見古希臘大帝國首都之遺跡。徐步甲板上。爲難得安息之好機會。

在君士坦丁堡。前五日連日淫雨。不能外出。後五日。天氣十分晴朗。了首都之大觀。

一日登卡拉泰高塔。大觀君府之全市。遙收亞細亞之大陸於雙眸之中。下塔。佇立架於金角灣之卡拉泰之新橋橋畔。而向四面顧望。自橋畔望蘇丹布路。望哈伊泰路。巴西耶。望司庫塔利。其光景之雄大。自不待言。林

立於橋之兩側。灣頭之輪船帆船小舟。約有數千百艘。兵艦橫於右側之江口。立橋上。觀往來之人。有入萬國人種博覽會場之感。有赤帽之人。有以白布包頭之人。有黑奴。有白人。有日本人。有泰路泰路人。有亞拉伯人。有亞美利加人。有希臘人。於數分時內。得目擊數十之人種。橋側有一咖啡店。暇時前往飲一杯之咖啡。以療渴。高加索地布利司之哈撒路。其光景雖稍相像。然人口不及君士坦丁堡之多。君府之人口。約一百十萬。入肅飛霞大禮拜堂。規模宏大。山白眉老僧指示伊司拉慕優勝之遺跡。又自此處遙望聳立雲表之新月之尖塔。令人想起東羅馬帝國以來之歷史。此塔爲地亞司地尼安所創造。當一千四百五十二年四月六日。摩霍枚資篤二世率二十萬之壯丁。自亞篤里耶諾布路進軍。包圍此都。當時希臘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提五千之希臘人。與三千之意大利援兵而抗之。經五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終以衆寡不敵。戰死於篤甫卡甫希。

門懸其首於肅飛霞寺院前之地亞司地尼安紀念柱上。摩霍枚丹之勝兵掠奪全市三日。就中最大之悲劇。爲肅飛霞寺院內之虐殺。亡國之民。求最後之隱場於此神聖之靈場。老弱男女麋集。無慈悲之摩霍枚丹。到場內斃男子三千。虜婦人小兒無算。或奴之。或售之。尖塔上之十字架被撤。而代以新月。爾來四百六十餘年矣。

一日偕國人自卡拉泰橋畔雇一小舟。觀覽兩岸之風景。深入灣內。有漁船無數。尺餘大之鯉魚。不絕落入舟中。詢之舟夫。始知十一月至一月。爲鯉魚之時期。平均一日可獲魚百頭。一頭可售銀二角四分左右。

金角灣之盡處。河流注之。樹木叢密。間有住戶。光景頗幽雅。樸司霍拉司海峽之遊行。更爲一倍之好光景。前年自屋借咨撒至君士坦丁。曾細覽兩岸之風光。此次與一友至對岸之哈伊泰路巴西耶。踏亞細亞大陸。而起歸故鄉之感。同時自己休息之建築物。爲亞那篤黎

亞鐵路之最後火車站。至夕陽已沒。猶未回。

法國在土耳其之勢力甚大。當余離海路庫拉篤時。旅館中人語余曰。火車站不用塞爾維亞之紙幣。最通行者爲法國之貨幣。本國之鐵路。不用本國之紙幣。亦一奇事。然法人勢力之大。亦可知矣。且此等地方之人民。與外人之通用語。非英語。非德語。乃法語。凡旅館中之枚尼由。輪船火車飯店之枚尼由。盡屬法語。官廳第二之公用語。亦爲法語。土人儘有不解他國之言語者。至法國語。則幾無一人不解之。

一日偕友人在村外散步。至布洛岱斯丹德派之墓地。君與最愛之妻子。不幸在此地客死。永眠於此。在墓前灑一掬之淚。後又往一處。有新墓二。均爲德人之墓。一爲德國陸軍大尉土國少佐某之墓。知係爲土軍所僱用之德國青年士官。其前約有一坪半之草地。有石標四個。圍以鐵條。而其中無墳墓。怪而詢之守墓之人。知一二月前新來一德國商人。抵此後。即購此地。以此志

赴海外。何事不成功。

賽拉瑪禮咨庫爲每遇金曜日。撒爾丹參拜宮外禮拜堂之盛式。往遊君士坦丁者。必不可不一覽焉。乃於十二月二日之金曜日正午。到篤路瑪哈庫企宮前。衛兵已自宮門整列於禮拜堂前數町之兩側。停止往來之行人。環觀之人。充滿途中。至十二時十分。新撒爾丹有近衛騎兵一隊。前後圍擁。侍從官員隨於後面。所過之處。兵士舉鎗爲禮。齊呼哈地其耶萬歲。撒爾丹微行舉手禮以答之。又望見余等外客。一一揖之。其式頗雄壯。但改革後。此等之儀式。極爲簡單。昔日之盛典。不可復見矣。

埃及

十二月九日往君士坦丁堡之羅馬尼之輪船達其耶號。因檢疫而假泊於希臘亞丁港外二晝夜。十二日午後拔錨。南航如鏡之多島。十三日右望庫黎德島。十四日早晨抵亞歷山。適過回教民大祭之海意賴謨。故港

內之船舶。均飾花彩。高懸埃及國旗。有英俄希臘土耳其各國之軍艦。德國大巡洋艦新入港。亦鳴礮慶祝。光景頗雄壯。下午四時上陸。

亞歷山港去今二千二百年前亞歷山大王所築。大王死。未幾。樸篤黎米君臨埃及。獎勵美術。設博物館。廣召文學之徒。一時爲文運之中心。同時爲當時世界商業上之樞區。其最繁榮之時代。人口在五十萬以上。絕世之美人克列阿巴德拉初演之百代英雄梯雅麗亞。司其查。與後演之安篤尼二劇。至今尙膾炙人口。納爾孫與萊臺意哈米廬頓握手。亦爲新奇之事實。龐培伊斃於此地。空留龐培伊塔。大拿破崙在此一敗。乃使豎子成名。今日之亞歷山。與其名爲埃及之市。寧名爲歐羅巴之市。亞拉毗亞區域。有棕櫚椰子樹。有舊城堡。有赤帽。有黑奴。不能謂其非亞非利加的。然以莫哈枚資篤亞利廣小路爲中心。而擴張於四方之市街。殆爲歐洲式。港灣之設備。船舶之去來。街頭之店鋪。往來

之行人。其服裝。其意匠。悉係歐化。抵旅館後。乘車往博物館。並往郊外探春色。檢古蹟。至莫哈枚資篤亞利廣小路。瞻仰亞利之銅像。

明日即十五日。午後離亞歷山。乘特別快車往卡伊洛。路長一百二十九哩。沿路不絕。望見棉花圃。砂糖畑。見亞拉伯之兒童。舉鋤耕種於青青之菜園中。過國中第三都丹泰。二渡那依路。薄暮至首都卡伊洛之中央火車站。下宿於凱伊希哈盧旅館中。

在卡伊洛一週間。或驅馬於撒哈拉漠域。而於壁拉密資篤。孟菲雅司。司芬庫司等處。探索五千年前之舊文明。或至卡里甫瑪摩路庫之墓。撒甫臺伊之城。探索中世紀之古蹟。或往博物館。圖書館。禮拜堂。宗教大學。考究摩霍枚丹之教義與文明。或至政廳。俱樂部。新聞社。學校。書店。協會。考察埃及之現狀。

在巴爾幹雨雪之裏過一月。天氣嚴寒。五體緊縮。及入南方之埃及。人均衣夏時之衣。戴夏時之帽。市內市外。

綠樹青草。時正繁茂。農夫在郊外播種。公園之中。百花燦爛。而朝夕之涼風透體。恰如四月中旬。冬日天寒。此國之人。毫不知之。

埃及之天氣。自十二月至三月。凡四月。此時正為冬之天國。因有此好時節。美之成金黨。以及歐之旅行家。均如燕趁暖而入此國。旅館日用品。旅費。均暴漲二成至五六成。使此物價騰高之國。一至此時。在世界為消費最多之遊覽也。每年來往之旅客。平均自二百萬至二百六十萬人。

卡伊洛。亞歷山。撰篤撒伊篤。亞司安。拉庫粟路。國中大都市。況之盛。均由於旅客之多所致。因之旅館之設備。旅行用具。娛樂機關之完全。不讓於歐洲大都。街頭往來之人。大抵非旅客。即為以旅客為主顧之商估。往訪書舖。二三家。材料山積。就中關於政治經濟等書籍之多。令人可驚。此等具有高等知識之人。始來購買之。高價政治書類。詢其售於何種之人。答均售於旅客。余在

亞歷山已驚庫資庫社規模之大。及來卡洛伊規模之大。益令人可驚。庫資庫備有那依路航行之旅客船數隻。並設有運送部。其勢力及於全埃及。庫資庫管理人之紹介狀。在國內旅行。効力極大。庫資庫社之有勢力。卽所以證明埃及爲旅客之國。此社之外。尙有許多之旅客處理所。冬之天國。有天國相當之設備。旅客對於此設備。當負擔設備相當之通過稅。

余以抵卡伊洛之明晨。乘火車南行二十哩。至海篤拉孫站下車。乘馬往西行。約哩餘。先至孟非司之古跡。見拉慕隹斯二世之石像。前後有旅客兩三排。穿過椰子樹。蹶沙而過撒哈拉村。探索亞拉伯之眞生活。由是入於漢中。於葬神牛之隹拉配伍謨。蓋諾司之璧拉密資篤。枚雷盧卡之慕。岱地之璧拉密資等篤處。或登高處而俯瞰大漠。或入地中而就五千年前之遺跡。以探索最古人類之文明。正午息於漢中之一茅屋。名瑪麗哀資篤哈烏司中。爲旅客之休息所。開携帶之行廚。在五

千年前之遺跡之間。午食。亦旅行中之一快事。食後。疾馳漢中七八哩。午後四時至規在之璧拉密資篤羣。廣傳於此世界者。爲此夸羅布。於司冰庫司之前。下馬跨駝肯而攝影。自卡伊洛至此。約五哩。乘電車四十分。卽到。又道路甚平坦。客人多乘自動車。璧拉密資篤之北。有一大旅館。旅客多集於此。璧拉密資篤之前。面司芬庫司之後方。夸拉尼資篤丁波盧之中。充滿黑白黃各國之人。妖婦則盛裝策馬而來。俗氣逼人。況亞拉伯之兒女。隨追客人之後而乞食。璧拉密資篤若有靈。見其子孫之墮落。必太息無已。仰視司芬庫司巨像。瞰視行人而帶嘲笑之容。

璧拉密資篤。司芬庫司。均爲人類最古之技術上之遺物。據二千三百五十年前之記者海洛德泰司之言。因建築大璧拉密資篤。每年動工三月。役人十萬。先因運搬材料築路一條。自里必楊山通至那依路。此等必要之準備工事。曾費去十年之歲月。經時二十年而璧拉

密資篤始築成。高四百三十八尺。面積八萬二千平方碼。積四十六方尺之石二百三十萬方而成。第二壁拉密資篤規模相仿。第三較小。猶高二百零四尺。小憩於三角塔下。枚那旅館之高樓中。見夕陽沒入沙漠中之大觀。

卡伊洛人口六十五萬餘。爲亞拉伯之根據地。就中世界各國各階級之人均有。伊司枚盧哈奇耶卡依洛等街。均呈歐洲大都之觀。一入土人街。則光景一變。純爲亞拉伯式。爲中古式。禮拜堂。宗教。學校。店舖。往來之客。亦悉爲亞拉伯式。中古式。

但旅客至此不可不一觀者。爲古卡伊洛之光景。卡黎甫之墓。瑪摩路庫之墳。撒拉進之古城。碧亞資哈路宗教大學之類。古甫篤人之古教會堂。在古卡伊洛。回教禮拜之最大且最美者。爲撒魯頓哈笙所建之卡米耶哈笙。尖塔高二百七十尺。爲卡伊洛數百禮拜堂中之最高者。迦米耶瑪耶裝篤餘。亦甚美麗。技術之巧妙。爲

他塔所不及。

卡里甫之墳墓中。以卡伊海伊及哈路資庫二者最有名。出哈笙禮拜堂。經過莫哈枚資篤亞利廣小路。則爲撒拉欽所築之城。迂回高壁之間而上。則達彼所築之禮拜堂。自堂後遠望之。收卡伊洛全部於眼底。遙見那依路之盡於天際。見壁拉密資漠之孤立於槌邊。較此更得領一倍之好眺望者。爲高聳於城背後之石炭層之丘陵。莫卡泰之頂上。步而上之。數百步即達。全山無一生草。惟有一禮拜堂。孤立於丘之一角。埃及博物館乃投資八萬法郎。成於十餘年前者。面積一萬四千三百三十平方碼。一入其中。五千年前之石器銅器之類。無論矣。卽五千年前之吾人類亦得接之。

亞拉伯時代之遺物。另有亞拉伯博物館。示亞拉伯文明之精華。聚彫刻。石細工。鐵細工。陶器。建築。意匠。等於一堂。該圖書館爲亞拉伯式之建築。亞拉伯博物館之

樓上卽圖書館。中藏三千年來蒐集之物。書籍之數約八萬部。中有三萬五千部。爲東方（卽亞拉毗耶土耳其波斯西里耶等）諸國之書籍。僅僅古藍已在三千部以上。波斯之裝飾典籍尤爲貴重。

展覽一過。回教各國歷代帝王之重寶與古藍聖典甚多。此外成於印度波斯土耳其中國亞拉毗那諸國之詩聖史家之手者頗多。因之得溯瑪霍枚丹文學之淵源。

又往亞資哈盧大學。該大學爲范米第特時代之撒爾丹摩依資之將古哈羅所建者。時在紀元後九百七十年。爲方形之大建築。非特在埃及一國。視爲最大之學校。並爲摩霍枚丹社會上最大之學府。由僧引導。過廣方形之內庭。入堂內。見有多數之學生。或祈禱。或默誦古藍。或橫臥於地上。辭大學。步出街頭。見土人所設之書店甚多。知爲摩霍枚誇文學之中心。埃及足誇爲世界最古之文明者。因有那依路河故也。

上下六千載。埃及依那依路河而繁榮。依那依路河而生活。將來亦然。世之遊埃及者。雖多浮舟於那依路河。然除古蹟之外。兩岸之風光。無足以悅彼等之兩目者。那依路河。其色濁。其流緩。未遇好機會之觀光客。不能解其爲名河。亦不得已也。

自四月起至五六月止。有時至七月初旬。卡伊洛河附近之水量漸次減少。若當卡伊洛之下流十五哩。因灌溉三角洲之夏期耕作。設有貯水堤。其水線之降下。固較是爲甚。防堤以下之二大支流。於水落時期。則爲兒童之遊戲場。除依運河而受灌溉之地域外。野外一帶。乾燥龜裂。空中充滿砂塵。氣象蕭條。宛如秋天。木葉黃落。動物失生色。天際無片雲。烈日當空。水氣乾盡。全土不化爲沙漠不止。至乾燥期之終。則人體疲勞益甚。水量逐日減少。無論貧富。均鵠望亞司安之報告。水量之增。不較遲於往年乎。增水之狀況。不類似於凶年乎。棉花不致枯死乎。斯

時希望之吉報，忽傳於全埃及。曰亞司安之水量增加數寸矣。次日又有同一之報告至。全國人民愁眉始開。不幸次日又有減水之報至。曰先之增水，不過為大洪水之先驅而已。希望與失望之報告，交相而至。一星期或二星期之後，真正之大洪水遽然而至。

亞司安之吉報後十日或十二日，卡伊洛府有增水之兆候。水勢初甚徐緩，漸次增加。水呈濁色。至八月中旬，所增之水，達二十呎。浮至摩堤上。又九月下旬之時，自下部沙漠地方之小丘上，遠望平野，那依路之二大支流，與無數之運河，以全速力奔騰之。附近一帶之地，化為無邊之湖水。昨為沙漠之國，今成水澤之鄉。人體回復健康。人心爽快。穀類家畜，均受生活之第一要素。河水雖濁，然能飲。能泳。鳶色之男子，浴於河畔。女子則臨河汲水。宛若一幅世界之活畫。

蘇丹

自埃及至蘇丹有二途。一沿那依路流域。一部乘火車。

而達首都卡羅芝摩。一部乘輪船而達卡羅芝摩。自蘇怡士河渡紅海。在霍篤司丹上岸。由此乘火車。余往時取道紅海。回時取道那依路。此一周行程二千八百二十一哩。為最短最捷之道路。卡羅芝摩距那依路之河口一千八百八十七哩。若欲上下那依路，則至少須行三千三百哩。卡羅芝摩。卡伊洛間聯絡特別快車及船。冬期每一星期三次。經紅海者。每一星期一次。余遂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離卡伊洛。駛行一百四十八哩。午後五時至蘇怡士河。即乘連絡船布林司亞巴司號往。

未幾拔錨南航八百二十四哩。於二十四日十一時抵霍篤蘇丹紅海之三晝夜。尙甚安靜。唯乘客多係下流社會之人。船內之設備亦甚粗末。此行使人心中殊不愉快。

船既抵霍篤蘇丹之棧橋，乃有人前來檢查行李、武器之外，携帶物之檢查極寬大。雖火車站亦不設蒲拉資。

篤福摩。以倉庫之一部。故置手提物件。佇立以待車至。英人曩選爲司亞肯港。爲蘇丹之出口。以司亞肯爲起點。至亞篤哈拉。雖建築長三百零五哩之紅海那依路。

自霍篤蘇丹至此。路長四百九十一哩。二十二小時即到。

連絡鐵路。至後乃發見霍篤蘇丹之良港灣。移出口於此。修築港灣。水陸運輸之設備完全。雖不能名爲良港。然能橫附巨船於棧橋。有數條之鐵路延長至埠頭相接。運搬機械倉庫等。亦略備。由是至亞篤哈拉。三百零一哩。乘特別快車往。十五小時即到。車室較歐洲廣大。因避沙塵。窗之上半用木板蔽之。因之稍有陰氣。中設有電氣風扇。並設有臺布路。

加之食車中之西餐。足以果腹。二十五日未明。已抵亞篤哈拉。四際茫茫。除平沙之外。不見一物。因漸近戈登之市。戈登之紀念甚多。爲古芬庫帝國之都市。至孫岱意。望見那依路對岸之枚臺瑪枚。沿路椰子樹漸多人。煙漸密。午後一時十五分。抵北卡路資謨。更進而渡青那依路。一時四十五分。得在戈登市中央火車站下車。

庫資庫社富於企業。置舟於那依路。以便旅客之觀光。出洋五元。卽能有夸藍德旅館之河岸坐至摩地及卡里甫亞十有四年間之蘇丹王國之首都屋馬資羅孟。細考其跡。兼得親炙黑人部落之光景。出洋六元。則得至凱雷里之戰場。回顧克資地奈路軍之作戰。更出四元。則得於青那依路十五哩間。一覽亞洛亞之舊基督教國首都之廢墟。出洋二元五角。得了觀戈登市之大觀。卡羅資摩之觀光。三日已足。然有金錢有空閑之時。間之人。更得南行。於水獺鱒魚河馬。於陸射猛獅巨象。此地之火車直通至二百哩上流之才那路。倘乘火車至才那路。取道白那依路而歸。亦一興事。昆篤克洛距此南一千零五十九哩。冬期每月有便船一次。往復二十五日。出資六百五十元。卽得往焉。昆篤殼洛。立於英領烏迦泰之最北端。由是或陸行。或水行。出維多利亞。

湖畔之恩泰海。由恩泰海渡布洛倫司港。由是依東部亞非利加鐵路。得至孟哈撒。自卡羅資摩至孟哈撒。約須六十日。方可到。旅費二千四五百元。

卡羅資摩與北卡羅資摩。隔一青那依路。屋摩資羅孟。隔資地島。自白青兩那依路之合流點。沿河岸而擴張於北三哩半。卡羅資摩之一萬八千三百。北卡羅資摩之三萬五千三百。阿摩資路孟之四萬二千八百。合計九萬六千四百。卡羅資摩爲改治的歐人街。北卡羅資摩爲工場地。阿摩資路孟爲土人街。官衙。官舍。學校。醫院。兵營等。多在卡羅資摩。北卡羅資摩。多爲工場倉庫之類。若夫阿摩資路孟。雖僅隔一水。然猶純爲亞非利加之土人街。黑白截然有別。馬地市自那依路合流點。沿左岸而擴於北三哩半。上岸抵舊保壘前。弔馬地卡里甫亞時代之遺跡。出中央市場。始有裸體之哈卡拉族。擊哈卡拉皮西雅。古華孟。古華雷等之亞拉伯族。擊西安地耶林。弗拉並之族。并混有少數之古甫篤族。白

人僅有一百之希臘人與十數之英人而已。市場之光景。使人起初入亞非利加中心之感。四顧均黑奴。眼光銳利。齒潔白。然黑人性柔順。毫無何等之危險。面卡里甫亞之舊居。而有廣場。自舊居之棟上四望之。能俯瞰全市。懸於戈登所居之白宮上之英埃兩國國旗。得用雙眼鏡望見之。

蘇丹地方之人口。自受馬地之虐政。十四年中。殺人如麻。加以饑饉惡疫。曾有八百五十萬。至克復軍入。不滿二百萬。平和十年之後。人口激增。今已在二百四十萬上。

在卡魯資謨五日。乃於二十九日夜。乘十時開之特別快車。三十日。身已過亞篤哈拉。抵海路哈車站。

一人占睡車一間。浴衣一枚。開電氣扇以解熱。橫臥而繙閱蘇丹經畧之史。起望窗外之大漠。有壺中天地長。乾坤我獨寬之概。且蘇丹之睡車。其室廣。有機。有長椅子。閉門。則無論何人不能內窺。全似船之克賽並。

自卡魯資謨至亞布哈枚資篤。共計三百四十五哩。北下那依路灌域。沿路有多少之青色。雖有人烟。然自亞布哈枚資篤至哈魯哈間二百三十哩。所謂擊比耶沙漠。爲一片之黃沙。無一青草。無一人家。有時丘陵處處。爲壁拉密資篤形。而突起於平沙之上。自車窗望之。沙漠幾若大海。丘陵宛如小島嶼。二百三十哩之間。有車站十處。雖欲冠以地名。奈無地名可冠。不得已以第一車站。第二車站。第十車站呼之。第四第六兩車站。幸掘

有深八十尺至一百尺之深潭。可得清水。此外之八車站。均無一滴之水。火車須自運飲料水。余見沙漠甚多。如蒙古。如中央亞細亞。如亞路才黎亞。如地由尼司。如埃及。然真有一望無限之概者。在擊比耶沙漠始見之。中國詩人所謂平沙萬里絕人煙者。對於此沙漠。始得形容之。自卡魯資謨。凡五百七十五哩。於三十日夜十時抵哈羅哈。那依路連絡船。已在埠頭待客。直下車。往事務所。取得船室之號牌。上船。船員云。因多淺灘。水面

暗黑。直至明日天尙未明時。仍未拔錨。乃進第十號室而眠。朝起爲明治四十三年之大晦日。船已開近亞甫其謨海路之古剎。船名蘇丹。爲蘇丹政府之官船。構造如揚子江上之客船。共計三層。上等室在最高樓。出船頭之甲板。坐於長椅子上。回顧那依路兩岸之灌域。呈青色。汲水之女。採草之男。水邊之牛車。以至土屋。椰子樹。米莫撒等。歷歷在目前。距河面十數間。或數十間。時起自河岸而有一片之白沙。連於大沙漠。那依路上流之灌域。極爲狹小。出人意外。灌域下至埃及。始及於數哩或數十哩。此日爲大晦日。然日中日光直射甲板。而水上毫無風。暑氣澈烈。不堪久立於甲板上。乃進柴朗。藉電氣風扇以解除暑氣。左右眺望亞甫其謨海路。借羅瑪瑪泰等三千年前之古蹟。日已沒。夕餐畢。靜坐。傍一德人云。再經三小時。卽新年矣。

正月元旦。飲赤葡萄酒一杯。未幾。抵亞司安之上流才拉盧。乃與德人同去蘇丹。續小舟。游壁雷之古址。

壁雷島。意大利之岱慕布路。現存於那依路河畔之建築中。有最巧最美之稱。名高世界。凡那依路之觀光客。均不可不前往一遊。長五百碼。廣一百六十碼。位於中流。全島用花崗造成。建築之巧。彫刻之美。與關於此島之神話的戀物語。同爲上下數千年數千萬人士感興之種。唯近年距島一哩餘之下流。築有貯水堤。所謂世界第一之亞司安泰謨是也。因之一年之中。有半年河水增加。洗滌全島之岸。水達於殿宇之礎石。若夫新計畫中之貯水堤。再高二十呎。則世界稀有之古建築。將全沒水中。故有主張移往他處者。

遊壁雷思。一觀此國五千年前之文化。乃乘火車至亞司安。午後。與德人同僱一土人之帆船。溯卡泰拉庫至亞司安泰謨之下。途中遇德國皇太子妃乘枚布拉華號船遊行此河中。

亞司安在上埃及之南端。余自蘇丹越過擊比亞。已入上埃及之地。人口一萬五千。爲埃及上流最繁華之都。會因一時瑪地之亂。與閉息之亞皮其尼耶及蘇丹方面之通商。繼續復活。加之爲那依路河畔第一之健康地。故通商之人。觀光之客。均聚集於此。各國均有領事駐在。

於於亞司安一夜。二日午前五時。與德人別。獨乘火車。於正午抵羅夸肅伍。羅夸肅伍。控古埃及歷代帝王之首都。才海於對岸。卡羅那資庫之大建築。僅在十町之北。市內之岱謨布路。亦頗宏大。欲仔細探索埃及之古文明者。不可不以此地爲中心。費數年或數月之光陰。以探索之。埃及之古蹟。以正在羅夸肅伍之四圍者爲第一。僅一覽壁拉密資篤門菲司。卽心滿意足。太失觀光之意義。不至此地。不能言見古之埃及。雖今日探索古跡之事業。日進月盛。新發見之事。時於報紙上見之。抵羅夸肅伍。直騎驢背。一巡卡魯那資庫。出河岸。見羅

夸肅伍丁波盧。又波河一瞥才海之古址。人須費數月。至遠亦須費數日方能閱畢。余則於半日閱盡。與見壁拉密資篤門非釐。卽以爲見埃及之古蹟之徒。相去不遠。

卽於該日乘夜車。於三日早晨三時歸卡伊洛。在卡伊洛三日。駛過埃及與蘇丹之內地。約三千哩。滯留於卡路資謨五日。卡伊洛十日。

戈登與蘇丹

二十五日正午。抵戈登。雇一黑奴。負行李。已則步行。橫過廣闊內有砂塵之卡羅資摩街。憩於夸藍特旅館中。該旅館面臨河岸。形勢頗佳。爲該市第一之大旅館。

午食後。冒九十餘度之暑熱。往總督官邸。入門。有一埃及兵。導余自右側上樓。刺入副官摩肯篤求大尉出。招待極殷勤。余因之而弔戈登將軍之死所。見將軍之遺物。纜導余自左側下樓。於一微暗之室中。見土軍所用之武器。其西南隅有一幅三尺高一尺五寸之長方石

板上刻「地耶路司喬治戈登死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數字。此正將軍死於岱路必司族之手不朽之紀念物。

出官邸。見將軍手植之巴拉樹。高丈許。與百花同繁茂。辭副官。出正門數十步。於公園之中央。見將軍之銅像。跨於一駱駝上。盛裝。戴土耳其帽。此銅像爲建於在地耶泰慕之近衛工兵隊本部外之銅像之原型。體軀瘦長。兩眼眺望南方。容貌溫和。無絲毫之愁容。不禁興奮。亦跨驢背高吟蓋世之歌。以驚往來之人。往郊外。探古壘之跡。遠至兩河合流之邊。夕陽沒入無限之沙漠中。淒涼壯絕。及歸已夜矣。

有克資奈羅將軍者。平生最痛惜戈登。又最愛慕戈登。曾出金一百三十餘萬。創立一戈登學校。以爲戈登將軍之紀念物。二十六日。午前八時半。余乃離旅館。赴對岸之屋摩資羅孟。詳細視察瑪地之遺址。卡黎富亞之家堡壘。牢獄。禮拜堂。奴隸賣買市場。哈撒路兵器庫等。

灣地及卡黎富亞時代之兵器庫。今爲政府之倉庫。往覽焉。瑪地慶殺必咨庫司將軍之大兵。而獲得之短銃小銃等之類甚多。有戈登將軍死後。自總督官邸獲得之將軍自用之馬車及各種之器械。又有將軍愛用之批阿拿。聞將軍不堪陣中之寂寞時。則彈此批阿拿以解悶。至卡黎富亞之家中視之。其浴室中猶存有黃銅之水管洗面器等。自將軍之官邸奪來者。浴室之隣近一室。其梁乃鐵製者。亦自官邸奪來者。窗戶等無不皆然。登屋上有方二三町之廣。廷四圍以高壁。全市在一望之中。又遙見卡路咨慕之總督官邸。卡黎富亞常上此高臺檢視兵之訓練。監視斯拉丁以下白人囚徒之狀況。引導之亞拉伯人語余曰。克資奈羅軍之占領此地。時僅爲一十八歲之青年。

自旅館門前至屋謨資羅孟上陸場。約有二哩。來往於那依路水之小蒸氣船。名泰哈拉。泰哈拉者。蘇丹土語清潔之意也。上下長江之流。遠望卡路資謨。屋謨資路

孟兩市。回想彼此。有身心與戈登同化之感。歸時。自甲板。上遙向南方。眺望無限之大沙漠。一縷之汽煙消滅於彼方之天空中。此汽船專自此地載旅客赴白那依路之上流塞那路者。每一星期。駛行一次。

埃及與蘇丹

七日早晨八時。在蘇怡士拔卡之奧國洛伊篤公司之輪船亞布里庫號。航行七百餘里。在紅海之中央。風輕浪穩。坐於船頭長椅上西望。已過埃及。沿蘇丹而南下。此時湧起於心頭者。爲埃及與蘇丹之比較。

旅行埃及及最不便者。命一事。託一物。必不可不與以巴庫其其雅。至一寺。訪一院。必須巴庫其其雅。無論往來時。或在門前。凡人所過之處。必有巴庫其其雅之聲。巴庫其其雅者。亞拉昆耶語「施與」之意味。卽所謂酒錢是也。雖不命以何事。僅僅往來。亦聞巴庫其其雅之聲。余常用下語以擊退之。卽「神當與汝」。彼等聞之。皆閉口而逃。

蘇丹則反是。自蘇怡士至檳篤蘇丹。在船中翻閱蘇丹官設鐵路之指南。末項載有「旅行蘇丹之客。對於彼等之勞力。除與以相當之酬報外。決不可依彼等之要求。給以酒錢。政府爲土人教育計。望於旅客堅守此章。」依總督之命而秘書官長署之。既上陸。走入火車中。亦有同樣之揭示。

印度

十一日早晨出紅海。左望亞刺昆亞之赭山。轉舵而航於東北。正午寄港於亞丁港。上陸。步登小丘。至望樓之下。日光直射。令人難堪。爲極不健康之地。見中國之苦工與肅瑪里人波斯人印度人亞刺昆亞人爲伍而作業。中國人之膨脹力。實可驚駭。

自亞丁至孟買海路一千六百六十哩。橫斷印度洋而觸於人之眼簾之陸地。僅有一距亞亞非利加之東端。峇亞路泰非岬一百五十哩之肅古拉篤島。此島爲海拔八千呎之高臺。面積約一千餘方哩。居民四千。首府

名泰瑪里泰。過肅古篤拉。四望唯大海。航行五晝夜。半始抵孟買。此港之光景。全爲歐洲式。自動車之數。達二千。商賈繁盛。人口在八十萬以上。

在孟買四日。最惹起人之感觸者。爲巴西人。巴西卽拜火教徒之在印度者。數約十萬。其一半在此地握商權。擁巨萬之資本。而經營大事業者頗多。無娼婦與乞丐。爲彼等所誇者。以共有財產收入。拯救同教徒之不幸者。不與外教徒結婚。維持特種之風。一日見彼等連死屍至。所謂沈默之塔。塔位於瑪拉巴丘之上。據形勝之地。境內地積頗廣。繞以高壁。庭內充滿花樹。其中凡五塔。最大者周圍二百七十六呎。高二十五呎。費金三十萬元。始築成。其他之四塔。各費金二十萬元。內外爲圓形之建物。中央有直徑五呎之井。繞之以壁。分內壁與外壁二層。內外壁之間。更有二個之圓壁。各相距二三尺。而成一廊。如有死人。男子則置於外壁。婦人則置於內壁。小兒則置於內壁之廊上。裸體置之。不出半小時。

有許多之兀鷲來食其肉。至肉盡全成骨爲止。

月之二十一日。離孟買。依夸雷篤。印第安。配寧奇雅拉。鐵路向東北行七百六十三哩。二十三日至古華利屋火車站。經友人之紹介。直乘馬車進宮城。宿於宮殿側之接待館中。以備謁見國王。

本館爲宏大之建築。余所占領者。爲寢室。化粧室。浴室。室中自電風扇。電燈。電話。以至筆墨紙張。無不全備。浴室分溫浴與水浴二處。食桌上置有上等之西餐。飲茶之後。由宮吏導往宮殿之樓上。樓下觀覽一切。樓下之大食堂。可容三百人。桌上有純銀製之軌道。有純銀之貨車數部。用電氣運轉軌上。以送煙草糖果等於衆客之前。樓上有圖書室。庭園全爲歐洲式。熱帶植物甚繁茂。又有大小之池。多數之宮殿。附屬家屋。隱見於樹林之中。宮城周圍九哩。可想見其規模之一斑。

是日爲星期日。故國王乘狩獵用自動車出遊郊外。國王專有之自動車。有三十五輛。獅子十頭。象五十四。每

一匹象。一月之食料。須一百四十盧布。僅僅象之飼養料。每月已占七千盧布。明晨。跨巨象。上古華黎屋之舊城。碧在山上遊覽一周。視察宮殿寺院佛像等之遺跡。城門胸壁到處有彫刻。佛像亦不少。

二十三日午後。離古華黎屋。駛過平原七十二哩。抵亞庫拉。爲莫古盧大帝國之一。憩於賽其羅旅館中。乘馬車而觀達企瑪哈盧墳墓。該墳墓乃其耶地耶彭大帝爲其愛后摩司哈其瑪哈路。費二十年之歲月與數千萬之財產。用大理石築成者。宏大華麗。在建築上在結構上。在回建築中。有宇內第一之稱。與西班牙夸雷那泰之亞路彭普拉。均爲好箇之大紀念物。登夸雷篤凱篤之頂。而了大觀。憩於庭之中央水池之畔。繼入墳墓之中。撫其耶彭與其愛后之墓石。日將沒。四邊之光景更雄壯。

翌日至亞夸拉城。見其耶其耶彭大帝其耶彭克路大帝等所建築之諸宮殿寺院。由是視印地瑪篤伍拉克墳

慕地耶。護枚希資篤等。

亞夸拉可觀之物甚多。因急於前進。乃於二十四日夕刻出發。夜半抵一百二十哩西北之岱利。憩於賽其路旅館中。岱利與亞夸拉均富於莫哥路王朝之記念。明晨先往觀城砦。其後更乘馬車至郊外十一哩之地。上印度第一之高塔。夸泰甫密那（二百三十八呎）之頂上。帖木兒陣營之跡。古岱利市等。歷歷可俯瞰。而指點之。在岱利一日。印多大之感。興於腦筋中。

余於中央亞細亞。則弔成吉思汗帖木兒之跡。於土耳其。埃及。則探瑪霍枚丹之文物。於西班牙之那雷那。才皮亞。則感摩魯人當年之隆盛。至岱利亞拉拉。則更懷一倍懷古之情。瑪霍枚丹之思想。雖為迷信的。且甚古陋。然瑪霍枚丹勇者之事蹟。使後人驚起者甚多。二十五夜。乘夜車離開岱利。明日二十六日七時。已抵芬地耶甫州之首都拉霍路。因在北方。故氣候漸涼。漸加窗外之風光。漸有入寒地之感。始衣冬衣。好食人肉。

之鷲鳥及其他美麗之禽鳥。鳴於樹間。現於卡西由米拉方面之喜馬拉耶之雪峯。高出雲表。過拉華路並岱洛並岱。沿道山岳漸多。越亞塔資塔城。渡印達司河。夜至西北邊境州之首府配西耶華路。

明日二十七日早晨。乘馬車向卡伊哈路。卡之嶮而行。途中觀軍隊之操練。見蠻族亞布利地司之部落。行十里半。而地耶摩魯篤。自配西耶華路至此。雖有火車可乘。然一日僅開一次。自地耶摩魯篤東北十五哩。雖築有軍事鐵路。然不許旅客乘坐。

卡伊哈魯。為有名之關所。為自中亞侵入印度必經之地。中亞與印度之交通。常由此來往。故英人於亞布利地司。每逢金曜日。火曜日。概不殺害行路之人。並許一般土民往來。除土民外。雖英人亦不許通行。其得有特別之許可狀者。亦僅得來往於卡之半途。亞黎枚喜愛咨篤。余得有特別之許可狀。故得抵卡。其許可狀上之文句如下。

一 許往來於亞黎枚喜哀咨篤。但必須於該日午後二時半以前。離枚喜哀咨篤而歸。

二 自地耶摩魯篤入峠。須在午前十一時半以前。

三 在地耶摩魯篤之卡伊哈魯拉伊甫路司事務所。出示許可狀。並於簿上簽名。

四 不可走入哨樓或保砦。

五 不可在卡伊哈路峠攝影。

除此二日外。僅有亞富利地司人。故通行日。無論來自阿富汗。來自印度。均須未明上峠。日未暮之時。即通過。以認明駱駝隊商之駱驛。

當進峠之時。哨兵俯瞰。並卡謨。舉鎗示敬。十二時。達二千七百餘尺之亞黎枚喜哀篤。由是以北。除土民外。絕對的不許通行。憩於河畔。開所携之行厨。午食。寒風刺人肌骨。外套之上。被以毛布。猶覺寒冷。夕刻歸配西耶華路。

在邊境州三日。惹起多大之感興。於二十八日夜。乘火

車。離配西耶華路。二十九日正午。在拉霍路換車。向東行。終日向北方眺望雪山。三十日午後一時。至合併州之主府亞拉哈巴資篤。投宿於站前之夸藍德旅館中。往博覽會場中。參觀一切。

三十一日午後出發。向並資之靈地。印度文學中心之海那雷司。適遇大祭日。旅客麇至。極為喧擾。加之因洛卡路資倫。遲於定刻三時。至夜半始至海那雷司火車站。遂宿於哈里司旅館中。

翌朝。驅車出迦奇司河畔。自孟克寺院古羅丁寺院天文台等。見並咨水浴之奇習。二日在郊外鹿野苑。弔釋尊之靈場。荒涼之光景。使人傷心。二千三百年前亞肅卡大王所建之寺院之遺跡。近年始發見。其側有博物館。陳列掘出之物。聊發幽光。古塔之鄰近。有一新築之其恩寺院。令人有佛法衰弱。一至於此之歎。

常夜離海那雷司。三日未明。在卡耶下車。於距離七哩遠之布泰卡耶。訪釋尊生佛之地。沿路菩提樹蒼蒼繁

盛令人想像佛陀當年之苦心。徘徊少時而返。乘夜車出發。四日抵卡路卡咨泰。寓於領事館中。

十四日離卡路卡咨泰。日暮而渡迦西司河時。適大月出。皓朗照濁水。光景雄大。在甲板上食晚餐。賞月未幾。到撒賴。由是爲狹軌鐵路。入山而上。蜿蜒之道。明日（十三日）肯欽地羊卡之雪峯（二萬八千一百五十六尺）近在眼前。正午至七千餘尺之高臺泰地林。宿於烏得蘭旅館中。食後。上背後之丘山。飽浴喜馬拉耶。連山雄大之氣。見日沒時之壯觀。

十五日早晨三時出旅館。上八千五百餘尺之虎山山頭。（距泰地林六哩）見日出之壯觀。望見世界第一高峯。哀布雷司篤。東方漸白。赤色之雲如帶。橫於連山之空。西方雲外之雪山。早爲日光映成紅色。日光漸上。月光漸薄。踞於頂上。飲一杯之寒珈琲。放眼四望。身在雲表。

喜馬拉耶山。那伊亞卡拉瀑布及埃及璧拉密資篤。三

者均爲世界之大偉觀。那依亞卡拉。尙不能稱爲世界第一大觀。璧拉密資篤雖大。然乃六千年前用人類之力造成者。亦不能以第一觀許之。喜馬拉耶之雪峯。雖莊嚴雄大。亦不能推爲宇內之第一。惟此山之景。其奇峭峻拔之點。雖不如自黑海面上望見之高加索連峯。至於孤峯兀立。俯瞰羣小。如在脚底之氣概。雖不如日本之富士及亞拉拉資篤。然當長一千五百哩。幅二百哩之大山脈之中心。自二萬尺至三萬尺之無數雪峯。展開於眼前之光景。不得不推爲天下第一。

泰地林郡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爲一英國士官所發見。爲世界有名之避暑地。

在孟買始上古天竺之國。入西北阿富汗之境。踏卡伊哈路之嶮。在莫古兒大帝國之舊都。弔其遺跡。在合併州之首府。觀博覽會。在海那雷司卡耶。詣佛陀之靈場。在古華里屋。爲土人王庭之賓。更進東北西藏之界。而仰喜馬拉耶之第一峯。行程三千八百哩。乃於十九日

離卡路卡咨泰。南航彭古路灣。暑氣漸烈。海上波浪甚平穩。乃絕好之航海時期。駛行七百八十海里。於二十日晚。寄泊於藍昆。

印度之面積一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餘方里。人口二億九千四百三十六萬餘。收容世界人類五分之一。於此大半島中。含有百餘種之種族。一百十八種之方言。自喜馬拉耶之雪國及於瑪夸拉之熱帶。其境域之大。包容之廣。居然一大陸。無一國能及之。

馬來半島

十九日乘亨卡拉號輪船。離卡路卡咨泰。二十一日。天尙未明。繞海角。過依拉華借河口。午後。進蘭昆河。黃水愈黃。四時在市之下流投錨。卽上岸。該處爲緬甸之首都。滯留二日。探訪巴古塔寺院。洛耶路湖等之名勝。於木村工場見象之作業。二十三日。轉乘泰拉號輪船。向必能而行。船客已滿。有購一等票而坐於二等室中者。同乘者之不顧公德。待遇之惡劣。殊屬罕觀。

向東南行。往彭古路灣。歷三晝夜。於二十六日早晨。在必能上岸。二十七日早晨。自埠頭至對岸之配拉伊。由自依馬來半島縱貫鐵路。上南下之途。

自配拉伊向南。如無椰子樹。必有橡樹林。米田菜園。散見各處。馬來人泰米路人中國人之茅屋。隱約於其中。見之。越泰伊並。進所謂其羊夸羅地方。千年之巨幹老木甚多。下則灌木雜草。極爲繁茂。自配拉伊至馬來聯合州之首府古伍藍樸。約二百四十哩。

二十七夜。在古伍藍樸下車。宿於日人開設之旅館中。二十八日早晨。出發。經奈夸黎米摩蘭。瑪拉資卡兩州。縱斷局霍路。卽於該夜安抵新嘉坡。由是乘荷蘭之便船。往瓜哇。

瓜哇

三月四日午後。乘巴凱資篤公司之輪船拉摩富山司。號往瓜哇。船室之設備。食桌之物。頗整齊清潔。距新嘉坡而南下。島嶼連接。樹木衆多。因在赤道直下。海上之

大氣不絕送涼風室。五日船沿司瑪篤拉之海岸而航行。六日晨起。已入丹其毓布里屋庫港。急整旅裝。船已抵埠。卽上岸。乘火車至巴達維亞。憩於尼岱路藍篤旅館中。

早餐後。散步街頭。此地溫浴甚少。普通多行冷水浴。外出歸或暑氣激烈之時。一日赴浴室數次。行冷水浴。喜食肉類。臥床除枕外。另備有長二尺餘形如圓枕之物。擁之而眠。英人名之爲達咨地華伊甫。

八日一浴之後。早餐過水田青青之間。八時至哈衣丁肅路。夸憩於海雷皮亞旅館中。哈衣丁肅路夸有稱爲世界第一之熱帶植物園。

植物園經數千年之經營。益行整頓。凡熱帶植物中之珍奇者。搜羅殆盡。就各樹木一一附以學名。以便學者之研究。洵不負世界第一之稱。

九日早晨。離哈衣丁肅路夸。換車二次。於午後二時半抵西部瓜哇。避暑之勝地卡洛資篤。憩於黃霍路夸旅

館中。沿路之風光。酷似日本。山岳重疊之間。水田相連。田之狀況。耕作之模樣。居民之風貌骨格。家屋家具。無一不似日本。

既進旅館。未幾有驟雨。每日午後必雨一二次。待天晴後。乃乘馬車至其巴那司山下。浴於靈泉。浴客既散。獨入浴槽。微吟低唱。有超脫於塵外之感。浴罷。逐晚涼而歸。引枕而眠。亦旅行中一快事也。

十日早晨。離卡洛資篤。午後二時。抵中部瓜哇土人州之首府其毓夸其耶。投於篤古旅館中。是日爲王朝之大祭日。附近之老幼男女數萬人。悉集於市中。

在其毓夸其耶一日。十一日往郊外樸路僕篤伍地方。探佛教之遺跡。樸路僕篤伍之石造大建築。爲一千年前之物。其面積可與埃及克才之大壁拉密資篤匹敵。自下層起。共分九段。刻有無數之佛像佛畫。真世界上可寶之物。夕刻。乃回旅館。

十二日早晨八時。離其毓夸其耶。十時抵肅路。宿於司

里露旅館中。適值大祭日。人民羣集於街中。觀活動影戲。演日俄戰爭之事。

十三日上午九時。偕友朋數人乘馬車至宮城。沿路觀者甚衆。宮城前之大廣場。有盛裝之官吏軍隊。整列於左右。余等外客及宮庭中重要之人物。則列席於樓上。撒路丹與理事官均南面。樓下則官吏學生軍隊向玉座而跪。午前十時起。或劍舞。或腰舞。有人一排。捧神饌出宮門。至摩霍枚丹寺院。內外諸人均有響應。

大祭之禮已終。乃辭理事官。乘午后三時之火車。於夕刻抵東部瓜哇之司拉哈耶。該處爲瓜哇第一之商港。在該處四日。尋訪市中市外之名勝。乃於十七日夕刻出埠頭。乘岱哀倫司號。向新嘉坡而行。在巴達維亞上岸。費時十二日。僅行六百五十餘哩。西東縱斷瓜哇。以盡其狀況。

於二十一日之午后。再至新嘉坡。憩於三井公司。由是或溯局霍路河而視日人經營之護謨植林也。或訪局

霍路政廳而察政務之狀況。東轉西走。乃於二十四日乘安藝丸號回國。

海上風浪平穩。航行三千餘哩。乃於二十九日寄港香港。三十日午后出發。四月一日通過台灣之淡水冲。左右眺望鹿兒島冲之諸島。四日早晨。望見海門嶽。卽於該夜抵神戶。

從上海經過法國到倫敦 彥之

從中國到倫敦原有三條道可走。一是乘火車過西伯利亞。出波羅底海到英國去。道上祇要兩星期的工夫。不過現在俄國還走不得。一是先到美國華盛頓或紐約。再到英國去。最快的時間有三十二天便够了。不過此道太費了。除非路過美國特別有事。或專爲遊歷的人。少有人取這條道。一是出中國海入印度洋。過紅海。蘇夷士運河。入地中海到法國之馬賽換火車。或不到馬賽。出地中海西口之直布羅陀海峽。直抵英國下船。亦未始不可。從中國到英國來的。以第三條道最爲普

通一則因爲省錢。二則因爲沿途靠岸的碼頭甚多。又可以多見到景緻。不過多耽擱些時間罷了。走這條道的沒有十分上等船。亦沒有十分快便的船。從上海到馬賽水程不及三萬華里。我們這次乘法船 *Cordillere* 來。盤走了三十五天工夫。據說在這條路線上算最快的呢。

到歐洲來的大半是走第三條道。而且有許多人做遊記。報告沿途的風土人情。現在我注意要說的是偏重在船上的生活。和一二特別之點。據我個人的眼光觀察。對於中國社會的前途很有重大的關係。

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從上海乘 *Cordillere* 到歐洲來的中國人有三十四人之多。像張溥泉汪精衛諸君到香港便下船到廣州去的當然不算在內。如果正當大戰時。載運華工三十四人還算很少數。到法國儉學或勤工儉學去的三十四人亦不算多。但這次

Cordillere 船上載的中國人既非華工。又沒有一個

是勤工儉學去的。那麼三十四人便不爲少數了。裏邊很有幾個特別之點。可以注意的。

平素和朋友們談天。嘗說。我預料中國在十年之內。要點綴上一點資本制度的色彩。是福是害另是一個問題。但事實上要往這個方向趨。這個資本制度的種子。我們可以到三處去尋。

一是現在的督軍和其他師長以上的武人。他們有錢。這是人所共知。他們雖無甚高的學識。但他們亦明白錢的來路不正。而且看到督軍亦不是子孫萬世之業。於是『妙想天開』想出一種『逆取順守』的法子來。至少在他們都是『順守』便是拿做督軍弄來的錢辦大規模的實業。舉個例。我知道最清楚的濟南的魯豐紗廠。在北方有數的大工廠。你猜股東是誰們。靳翼青。盧子嘉……他們有錢。事情容易辦。現在軍閥十年以內便都是中國的財閥。

一是在野的政客。他們多半都是屢次上台。而皆不曾

十分得意。於是決然從實業上下手。他們雖不像督軍們那般有錢。但却亦有些錢。而且因爲在社會上地位的關係。亦略爲有點信用。小商家亦樂於入股給他們。所以他們的事亦不十分難辦。至於他們是否誠心誠意的辦實業。或者最後的目的。仍在政治上的活動。都可以姑且不問。他們現在要辦實業。這是事實。

一是一般的趨向。現在一般青年相遇。到一塊談天。問起各人將來的志趣來。答語總是這四個字。『教育』、『實業』。若要問他將來作什麼官。他便怒形於色。以爲你侮辱了他。至於這種趨勢的起源和背影。以及於他的對不對。那是『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倫理學』的事情。我們此刻祇須明白一般人的心理都趨向到教育和實業方面去。我們再看從教育界轉入實業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這又是一種不可辯的事實。不過這一般窮念書的人。亦萬難得作到資本家。替上兩項人幫幫手罷了。

Corillere 上頭三十四個中國人當中。有三位是『海通公司』的代表。到歐洲去和海通公司的外國股東接洽。三位是貝季美君。施伯安君。賀延芳君。海通航業公司資本爲五千萬佛郎。由中比合辦。各出半數。中國方面由張季直主動。邀集漢口。天津。青島。各商業入股。張個人擔認全資本半數三分之二。卽一千六百萬佛郎。此事之動議。在前年（民國八年）徐新六君遊歐時。路過比利時。由比政府介紹與彼邦資本團體接洽之結果。

海通共有四隻船。其航線卽上文所列由中國到英國來之第三條路線。暫定駛行中比兩國之間。將來或可延長由中國到日本。由比利時而荷蘭。而德國。而英國。這條航線在商業上最爲重要。因爲他貫穿歐亞斐澳四洲。亞斐澳三洲供給原料。在歐洲製造。故商船航行此線。來往裝貨。均可滿載。而獲利亦厚。四隻船。兩隻較大。可容貨重八千噸。兩隻較小。六千噸。預料今秋皆可

入水。

現在海通公司籌備處設在上海九江路。將來正式成立總公司設北京。分設上海。經理二人。中比各一。船長暫皆用比人。將來中國有相當人材。亦可酌用。

與此航業公司聲氣相通而互相爲用的。同時還有一個公司發啟——即「海外貿易公司」是也。資本一千萬佛郎。亦是中比合辦。中國方面仍是張季直出頭領銜。不過比國方面另是換一幫人罷了。

現在張季直督辦吳淞商埠。因利乘便。將來這兩個公司一定可望發達。中國航業說起來簡直是沒有。現在祇是南京號。中國號。尼羅號。三隻船跑美洲。從香港到上海。過日本及檀香山達美國之舊金山。此外就是南洋羣島一帶。或有一二隻小貨船來往的。跑是中國人的。過新嘉坡時。聽華僑商會副會長說他們正在籌畫一個輪船公司。但不知幾時才可成立。海通公司或者要給中國航業界開個新紀元。

三十四個中國人當中。還有一個人。大家當然都知得清的。便是蔡子民先生。他遊歐的任務。和他對於中國教育前途的關係。全不必我說。他在船上一個月的生活。很有些地方可以教我們佩服而取法的。舉如下。

蔡先生遊歐考查教育。有兩點我們要先分辨明白。向來拿這類名義出洋遊歷的。不外兩種脚色。一是政府或其他公共團體派他出去考查某項事情。一是作爲一種下台地步出去玩玩。像某前次長說是出去考查教育。後來到了英國。丟了那麼大的臉。便是這一派。蔡先生不是下台。亦不是政府派他出去。

我和其他三十幾個人船上的生活。量船的時候是例外。平素的消遣總不外乎閒談天和看小說。有的時三五人聚在一起。「言不及義」的亂談。有時各人輪在「一把臥椅上。各自看他的小說。最普通的兩種是「水滸」和「紅樓夢」。古板老先生聽見。當然要罵我們是誨盜誨淫了。還有少數的幾位偶爾打打麻雀或撲

克。

試猜蔡先生幹些什麼呢。偶然談談天。看看小說。當然亦是不免。但這不過佔他十分之一二。從上海到西貢這六天裏頭他少許有點應酬。寫寫信啦等等。而且船上亦有些零星事件要安排安排。西貢到礮布堤十六天（九年十二月一日十六日）他做了些極用心思。我們大家都絕對不能做的事體。著了三篇稿子。（一）『中法學生』序（月刊名。西貢中法學校學生創辦。現在或已出版。）（二）中法學校三年級演說辭。（三）中法學校一二年級演說辭。以上三稿皆曾寄上海『時報』不知登刊與否。整理了七篇在湖南講演的稿子。（一）何謂文化。（二）美術的進化。（三）美學的進化。（四）美學的研究法。（五）美學與科學。（六）對於師範生的希望。（七）對於學生的希望。這七篇都抄過兩份。一份寄湖南。一份寄大學日刊發表——註明一句。兩份裏頭有一份是王慰真女

士抄的。她是安福罪魁丁士源的甥女。家庭革命避到法國去讀書的。從礮布堤起先生動手翻譯柏格森的『玄學導言』。這是他在上海答應過李石岑君爲『民鐸雜誌』的工作。你看蔡先生做的這些事情。是不到法國去辦政黨的。一種預備。（前外交次長代理部務。現中國駐法公使陳籙說『蔡子民到法國去辦政黨』——）

先生這種健強沈毅的精神。絕對的欽佩。但却引起我人生懷疑的思潮來。有一次晚上。大家正在舳板上玩。他老先生亦走近來。我向他說『我們開講演會。小陶君主席』。『我不擾亂你們的大局』說着。轉入頭等客室裏看書去了。陳百年先生說『蔡先生走不進我們的羣開黨』。小陶君是十六歲（現在十七歲了）的一位小朋友。名尙釗。當羣衆運動的時候。很在天津學生界出過風頭。船上的中國人因爲他小。都冠上一個『小』字招呼他。他父親和蔡先生是至交。已故。他

老兄把他託付給蔡先生帶到法國去讀書。他最好開玩笑。就是在蔡先生跟前規矩。所以他正在主席講演。蔡先生亦不進去。我們大家總是『尋開心』。所以老先生總是走不進我們的『羣開黨』。總是得工作。老先生到這等地步。豈不是不自由了嗎。豈不是入不進大眾社會了嗎。豈不是孤獨了嗎。在先生個人。或者自有他的樂趣。胡適之先生的詩。『情願不自由也算自由了』。

三十四個人當中。恰巧一半（十七個）是女的。據駐北京法國公使說。大批的女生到法國去留學。這算第一次。以前法國亦有中國的女留學生。不過都是零星星星的去的。有的隨她自己的父兄去。有的是隨她親戚去。從未有像這次之多。亦從未有像這次之單獨。不依父兄或親戚而去的。十七位女子可以分作兩幫。一是川廣幫。有十三位。她們大半是川廣兩省護法軍政府偉人的女兒。湖南的兩位。和那位王女士（見上）。

是和家庭奮鬥出去的。單個分析。有三位可以特別注意的。一位是劉清揚女士。學生界都知到她。不費我說。一位是主張自由戀愛鼎鼎大名的鄭毓秀女士。她從小到法國去。說一口很漂亮的法國話。幾次在巴黎出過風頭。她現在還算是學生。來回都坐頭等艙。好不闊氣。一位是沒有過丈夫的夫人。急卒想不起她的姓名來。年紀在三十上下。說一口很流利的英語。和刮刮叫的北京官話。卻是廣東人。亦還有些風姿。這便算難能而可貴了。我們最不能明白的是她『丈夫』忽然不要她了。亦不算離婚。簡直不承認給她是個夫婦。我們更最不能明白的是。她亦不會抗議過。她自己說是寡婦。丈夫死過了。大家能猜得着她去法國做什麼嗎。這幾條例至少據我個人觀察。確暗示一種極大的社會問題。我們要設法解決去。有一條原則我們要記在心頭——凡一種大的問題萌芽。祇有想法子去解決他。要按制他不發生不得。

我要給我們坐的這隻法國船 *Cordiere* 登個不要錢的負號廣告。此後凡是到歐洲來的，非萬不得已，切不可再乘他。他又大又小。大是年紀大。我現在已經上了一百的四分之一的線上去。他還比我大十歲呢。小是面積小。淨噸數才六千零二十一。船之重量分四種計算法：（一）排水量。（二）總噸數。每百立方尺算一噸。（三）淨噸數。總噸數除去鍋爐機器煤炭等所佔之地位。（四）貨噸數。船之浮力 *Carriage*。淨噸六千二十一。總噸數八千。排水量一萬一千噸。在大洋中要算小船了。船小了易得震動。自然不舒服。他如果小而不老還好。而又老。所以坐不得了。舊船上的機器都是上下起伏的。新機器全是盤旋而進。盤旋而進。不覺得船動。上下起伏起來。難過得很。言語形容不出。說個比方。比婦人們剛一受孕。嘔心要得還利害。坐船要大而且新的。二者不可得兼。或大成新。切不可上當。坐這『又大又小』的 *Cordiere*。

船上有一段事情可記。便是九年十二月十八夜裏的音樂會。那晚船過紅海。明月當空。水面如鏡。船行甚緩。像是停了的一般。據到過西湖的人說。風景不過如是。或尙有不於此處。設使有康君白情或俞君平伯同行。定然有一首詩好做。傍晚的時候。頭等艙板上早佈置妥了場所。用各國國旗結起彩棚。點綴上許多的電燈。中間高起一台。上邊放下一只鋼琴。八點半開幕。唱歌奏琴直到十點。可憐我整作了一點半鐘的『牛』。在一刻鐘休息時間。大家還都有一杯冰忌零和幾片餅乾吃。以後便繼續下去開彩。先是有二千張彩票賣出。每張兩個半佛郎。其中有七十二號彩。這原是船公司對於頭等客人的一種特別稅捐。為該船死亡水手遺族的恤金。在頭等客人能化得起一千元華幣坐船。當然不在乎這幾個佛郎。而且同時可以換取一種娛樂。在受者亦未嘗不可少許得點實惠。近來歐西各國對於旅行坐頭等位子的。取價特別增高。或用其他種種

方法抽他們的特別捐。藉此可以增加收入。以減輕貧苦者之擔負罷。我們中國呢。輪船沒有。就說火車。坐頭等的大半是免票。二等是丘八大爺。不免票硬坐。全量的擔負。却都放在三等客人身上了。開過彩。接着是彩品拍賣。買彩票的人原不在得這點小彩品。所以把他拍賣出去。仍以所得之值捐進去。值五佛郎的物品。有時竟拍賣到三百五百佛郎不止。出價的其實還是買彩票的這部份人。他們如此好玩。比輕輕的捐上幾百佛郎有趣些罷了。中國客人因為語言上困難。不便和他們拍買拍賣。最後頭等艙的八位先生以全體中國客人的名義。另外捐出一千佛郎來。

河不能行。在這條路線上沒有很大的船。這亦是一個原因。蘇夷士和巴拿馬比較。巴拿馬長不過蘇夷士三分之一。而工程却大。（在教育部應留學試驗時。曾有過這麼一個世界地理題。當時卻難倒了我。）巴拿馬運河兩界大洋水面相差八十尺。不能夠一往直下的修下去。中間經過許多的閘。以緩水勢。故工程費大。紅海和地中海水面相差不甚遠。中間無須用閘。故蘇夷士工程較小。

大家曉得日本西京有條疏水河。不。西京附近琵琶湖。日本著名名勝。產稻最富而質又最美。附近林業亦盛。而此湖以山為壁。高出海面二百四十尺。有奇。與外界隔阻不通。十數年前（遊日本日記不在手邊寫不出確數）東京大學工科一位畢業的學生計畫出這條疏水河。穿過三處山洞。最長的一處有三英里。自琵琶湖到西京。如高屋建瓴。順流而下。達西京城郊。水勢太急。舟不得渡。用電力將舟由陸地拖過。再下水而前。自

此運河成功。西京市民同時兼獲四利。(一)運輸。(二)灌溉。(三)水力電。(四)飲料。此河工程總不絕大(長不過十數英里)而絕奇特。我們祖先遺留下給我們修好的從北通州到杭州三千華里的一條運河。而今連較大的帆船都走不通了。世界上沒有如此大的古物陳列館。否則簡直的可以把老先生請進去。中國民族的犧牲精神。真大大的足以令人欽佩。就我從上海到馬賽的經驗。有兩件事可以貢獻給將來放洋的同學們作參考。(一)是護照上至少要英法兩國公使的簽字。如果要到歐洲的其他友邦去。自然還須要該國公使簽字。是不用說的。到美國去。簡單的很。無須乎這麼麻煩。(二)是預備最低度的行裝。能够多麼少便多麼少。千萬不要做上些到了外國便不適用或不合算的用品。而且千萬不要在北京治裝。上當的利害。要預備什麼東西。詳看去年『晨報』上傳君孟真的通信。我們這次同船的有幾位。陳百年先

生便是一個以為不到英國去。沒曾找英國公使簽字。半道上船靠岸的碼頭許多是英國屬地。上不得岸。大熱的天氣。枯守在船上。豈不難過。從上海到馬賽船靠岸的碼頭普通是六個。有時七個。香港。新嘉坡。錫蘭。蘇夷士屬英。祇有西貢。礮布堤屬法。若坐英國船。經過英國地方或者還要多一二處。

教育部考取留歐官費生。每名發給二百元的治裝費。五百元的川資。不要說二等艙。你猜三等多少錢。英金七十磅。我們去時整合四百元。現在五百元還不足呢。這還是單單從上海到馬賽的船價。一道上要。用不要。用從馬賽上岸。到留學地。要用不要。用。至於二百元之治裝。或不無伸縮餘地。錢不夠了。可以少做件衣服。結果下來。我這次從上海到倫敦自己賠墊了三百元。但是這番三等艙的風味。不是三百元那買得到。有相當機會。述說給大家聽聽。

半憂半慰的民國九年直送我們到巴黎。才 Good-Bye。

For ever。法國的鐵道真不好。遠遠不如我們津浦道。他兩根軌銜接的地方距離太寬。車輪碾過時異常不穩。又加上我們在馬賽祇憩了一夜。地中海的餘威猶存。一整天我祇用了一頓午餐。暈車最利害的像王慰真女士。僅吃兩片水果便算了。有人盛稱馬賽到巴黎沿路的風景。在我看還遠不及日本。

剛到巴黎和劉老老初進大觀園差不多。陳百年先生講劉老老還能說幾句話。像我們這「聽而不聞。說於無聲。」連劉老老都不如。有一夜和許楚僧王慰真我們四個去逛巴黎的「大柵欄」。觀光蠟人館。對了我們真進了大觀園。紅夢樓上不說嗎。「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笑嘻嘻的民國十年又接我到倫敦去。巴黎到倫敦祇要八個鐘頭。內中有一個至兩個鐘頭的輪渡。雖說是兩國首都。真是朝發而夕至。距離還不及我們北京到南京的一半。早十點在 Saint Lazare 和 周太玄李

幼椿諸位握別。下午六時在 Victoria 站傍的茶肆裏頭同傅孟真君用晚點心呢。

這五千字的一封信。費了四十天的工夫。貼足了一千元的郵資。把我由中國匯寄到倫敦。有許多英國人問我從中國來。走的那一條道。我便如此如彼的告訴他們。『Oh! Lsee, Tia. Suez.』我這封信可以說是

——『A Voyage From Shanghai to London Via,』
照英人的慣用語。用中文寫下來。又可以說是——『蘇夷士海行記。』

這是我輪船火車中的日記。截長補短寫成的。「人的思想是流動的。你如果不當時把他用文字記下。過時不見。再尋他不得。所以一枝筆和一片紙。要常常帶在身邊。」

北京——柏林

鮑裴胥

（鮑君為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教員。去年秋間赴德留學者。此篇係其抵德後所作。——記者）

這是從北京到柏林路中的旅行日記。用這二個地名來命名。示有一定的範圍。從北京到柏林的道路。或由陸地。或由海道。由陸地的。經東三省。西比利亞。俄羅斯。奧大利亞。而入德國。由海道的。經東海。南海。麻刺甲海峽。印度洋。紅海。蘇夷士運河。地中海。由意或法登岸。越瑞士而入德國。陸地的交通梗塞。故專記海道的。

北京

北京是我國的都城。在地理上。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關係。諸位都知道了。用不着我多講。在京應辦的事。就是請護照。如去行期遠的。儘可向外交部去請。中途可少些麻煩。否則在上海辦。三五天便可。各國領事的簽字也頗迅速。不過到有幾處地方多問幾句話罷了。護照上最要的是經過國的公使或領事簽字。否則不能入境。但遇着未有駐我國領事的國。可向經過國去辦。惟英國的公使或領事的簽字。決不可少的。

上海

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我和洪君伯容。虞君誠之。由北京動身。九時餘。到天津總站。改乘津浦車。車內非常擁擠。連坐位都難得。津浦車的壞。真可算得極頂了。我們受了一日夜的苦。二十五日早晨到上海。寓四馬路振華旅館。到三十一日纔上船。在這幾日內去看朋友和預備上船的事。怕他臨時改期。每日到天寶輪船公司去詢問。並拿來行李票數張。一種寫着『放在身邊的』字樣。一種放在貯藏室內的。這都要預先貼在行李上。並寫明床的號數。途中所用的錢。須在上海換妥。國幣過了香港就不通行。應換的錢。因所至國不同。或英磅。或法郎。或馬克。現在且說最通用的英磅。紙磅。一值國幣五元。或四元。價金磅。一值國幣六元餘。可多換金磅而少換紙磅。每一紙磅換仙令 (Shillings) 二十枚。仙令也有紙幣和銀幣的二種。更有二個半的。二個的。一個的。和半個的。

值六辨士。到香港便通用。法郎的價值我不知道。因為我未曾換過。馬克的現貨甚少。我們所帶的是一種匯票。每兩銀買三十個上下。比較上半年吃虧的多了。路上所用的。如罐頭水菜。應用藥品。茶壺。茶杯。藤椅等。都須在上海備好。坐三等或四等的更不可缺一。

光陰風吹似的過去。不知不覺間便到了三十一日。這日是我們出國的第一天。早起檢點行李。會同林君椿年。江君樹聲。向三馬路外灘去。九時到海關碼頭。上小輪船。行李有脚夫來招呼。十時開船。經一刻鐘。便到虹口。上載我們到歐洲的 *Lunssbruck*。上船時。水手們取去船票。領我們進艙。我和洪林江三君同房。虞君則與船上遇着的那君沈君同房。入房便有船役來招待和搬行李。房頗清潔。有一人一間的。二人一間的。四人一間的。房內設備。除床外。如衣櫃。洗衣具。坐椅。鏡子。電扇。電燈。手巾。玻璃杯。無不應有盡有。床上的墊褥厚而軟。惟被甚薄。自己必須備有厚毯方可。

十二點鐘到了。我們的 *Lunssbruck* 開始走他的遠路了。過半時。到吳淞口。回望黃浦江路。重樓熱鬧。不覺無限感想縈迴腦海中。船開了。覺無事可做。便去調查船內情形。大畧記在下面。

我們的輪船叫作 *Lunssbruck* 係意大利的郵船。本為奧國 *Trieste* 公司的客船。歐戰後。遂屬於意。載重一萬零九百噸。造於千九百十四年。航行未久。為意封置海濱。與敗屬意。遂以之運客。故船的構造和設備頗新。凡舊船所未有的。都設置無遺。現將全船分為四部。第一部為船首。第二部為頭等艙。第三部為機器房。第四部為船尾。即二等艙。若以層數分。可分為七八層。A層位船的最上位置。小艇。起重機。及通氣管。B層在A層下。在第二部為頭等艙的客廳。寫字室。臥室。及無線電室。第三部的貨艙出入口。船尾為二等艙客廳。及寫字室。各室的周圍。就是甲板。可以置椅。可以往來散步。

○層在B層下。距水面約丈餘。在第一部爲各種機品。第二部爲頭等艙的臥室。浴室。廁所。膳廳等。第三部爲廚房。機器房。及臥室。第四部爲工等艙的臥室。三等艙和廁所。D層更下。距水面僅數尺。在第一部爲貨艙臥室。第二部爲頭等艙臥室。浴室。醫室。廁所等。第三部爲貨艙。機器房。第四部爲二等艙的臥室。膳廳。浴室。廁所等。而行李則在E層。離水面二三尺。下面數層未去觀察。所以不能記載。現且將船中各部分記於下。

客廳 共有二。一爲頭等艙的。在B層。面積廣大。陳設佳麗。廳後爲吸煙室。廳左爲寫字室。右爲甬道。通吸煙室。道右爲酒店。一爲二等艙的。亦在A層。位於船尾。分前後二間。面積較小。陳設較遜。前間中置鋼琴。旁爲寫字臺。後間爲吸煙室。桌椅潔淨。都固定於甲板上。室頂設電扇及電燈。入夜通室光明。如琉璃世界。

臥室 都在C層。頭等艙的在船的第二部。有百三十三個床位。床較廣。電燈較多。他如衣櫃。坐椅。洗衣具。鏡

子。飲用水瓶。玻璃杯等。較二等室稍華麗。二等臥室在船尾。床位共四十餘個。房的面積較狹。設備較樸素。三等無房間。係通艙。在C層。各床椅桌等都要自備。餘更不必說了。與走上海及天津的輪船的通艙相同。不過通氣和採光稍好。最苦的每天太陽未上。水手們便來洗甲板。弄得滿地都濕。眠不安席。實在三等艙的船價和二等艙相差甚有限。而起居便有天壤之分。金錢的勢力真個可恨呵。

浴室 甚多。無論一二等設備相同。有男女的分別。室不甚廣。中置磁盆。附設冷熱水管。都用海水。室頂並設兩浴具。手巾肥皂海棉等均要自備。沐浴時間自上午六時起到下午十二時止。浴室外設洗臉盆。廁所及衣鏡等。

廁所 甚多。距臥室甚近。也有男女的分別。係Siphon式。二壁設有粗紙盒。衣鉤。扶手棒。電鈴。電燈等。室外也有洗臉具。衣鏡。手巾等。每日有僕役來收拾。灑消毒藥

水。

膳廳 面積大小有一定的。頭等艙的大。因頭等艙的客多。二等艙的較小。室中設長桌數行。上覆白布。旁設靠椅。桌椅的脚都固定在甲板上。室頂設電扇電燈。三等無膳廳。

船上的飲食 頭二等客的飲食相同。每日五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時至七時間。第二次爲早膳。在上午九時。第三次爲午膳。在下午一時。第四次在下午四時。第五次在下午七時。爲晚餐。每次先半小時鳴鑼。俾客預備。是謂預備鑼。至時再鳴鑼一次。則旅客和船上辦事員魚貫入餐室。各人位置以第一次爲準。以後不能再換。每一坐前有刀一。叉一。盤一。杯一。手巾一。手巾用時展開。畢則疊轉。以便再用。每週更換一次。桌上公共用品。如鹽。胡椒末。白糖。牛油。蒸溜水。醋。醬油。鹹菜。芥糊等。旅客均要力加保守清潔。同座有阿刺伯人。每次取鹽以匙入口。爲同伴所深惡。蒸溜水可隨意飲。如用飲汽水。

或酒類。可叫廚子取來。但須納費。至於每次的菜雖不能定。而菜數不變。第一次爲茶。或咖啡。麵包。牛油。早餐爲茶。或咖啡。菜二種。水果等。午餐菜三種。末爲牛酪。水菓。咖啡。第四次與第一次同。晚餐湯一菜。二點心（布丁。或水淇淋）一末爲水果。咖啡等。每次的麵包隨意吃完再添。當晚餐時。頭等客必須穿禮服（法國船和意國船稍寬）。二等客可隨意。甚至有穿便靴。著浴衣。而入膳廳的。有不帶領的。有不結領帶的。有不穿袜的。隨便得很。

甲板上的生活 甲板在B層。距水面高數丈。空氣清潔。每日除眠食外。可終日在此讀書。談笑。散步。小睡。遠眺。都適宜。大浪時更須在此呼吸新鮮空氣。以防嘔吐。在風浪平靜時。有繖歌長舞以取樂的。所以甲板上的生活。爲旅客最緊要的。最有趣的生活。坐椅須自備。如不及購置。可向船役租用。自上海至意大利。每椅租五仙令（合國幣一元餘）。椅背寫床位的號碼爲標記。

洗衣。污穢的衣服可交船役拿去洗。如船上有洗衣的。更便。價稍貴。布襯衫每件八辨士（十二辨士爲一仙令）汗衫褲每件六辨士。領每條五辨士。布褲每件一仙令。二辨士。稍貴。不會到三先令。綢的。法蘭絨的。羊毛的。價加倍。船上沒有洗衣的。未到埠時。先交船役拿去。手巾等類儘可自洗。

理髮。船上設有理髮室。陳設一如理髮舖。價乃三五仙令。

水類。船上用的水有二種。一爲用水。如浴水。係海水。有冷熱二種。洗臉水用淡水。每次船到埠均由岸上送來。一爲飲水。均淡水也。有冷熱二種。冷水爲蒸溜水。每室都有。（盛以玻璃瓶。用完可再取。）膳時用以代酒類。熱水係開水。須自備暖水壺方可。

貯藏室。在第四層。凡旅客不常用的行李。都可交船役放入。惟於行李票上要寫有 *Not Wanted on*

Voyage 的字樣。此室每日下午四時開。

災患。爲防災患。所以有小艇。救生圈。浮水帶。救火機器的設備。救生圈用軟木製。懸欄杆上。小艇共十四只。在A層甲板。浮水帶裝置甚巧。平時褶疊作枕。外蒙白布。不留心。每不注意。如遇不幸時。除去白布。便現出棕色的救生帶來。其形長方。中連開有圓孔的方布。帶的四周附有細繩。若將圓孔套在頸上。則帶的二端。下端至胸背部。將繩繫緊。卽身落水中。亦可苟延頃刻。救火機多掛於通行的地方。並標出特別記號。惹人注意。且說明他的用處。俾人人能應用。

船內衛生的設備。說船內的衛生。另有專書。我所講的是依觀察的結果。胡亂寫了出來的。

一換氣。船艙的高下不同。換氣法便有區別。分天然的和人工的二種。

天然的換氣。在窗壁或甲板上開小窗。使氣體易於出入。但船的下層艙壁不能開小窗。縱能開窗亦只備採光用。故換氣不充分。所以用人工的換氣法去補助。

人工的換氣。這是用種種器械使船內的空氣不致污穢。其法甚多。

(一) 導入法 用帆布製成金屬製的導風管。金屬製的形如圓筒。上端開口於甲板。作喇叭狀。應風的方。向。能。向。四。周。轉。動。下。端。深。入。下。層。船。艙。帆。布。製。的。則。縫。疊。如。張。翅。狀。懸。於。高。處。下。端。密。接。於。金。屬。製。圓。筒。上。

此外更有電氣換氣機。為換氣中最完全不過的。設於室頂一側。為長方形的小箱。中通電氣。到一定時便嗚嗚作響。滿室生風。我初上船時。夜間將室門關閉。不知風從何來。後加考察。始知從電氣換氣機來。每夜九時發電。翌晨六時止電。當風浪甚大。窗戶緊閉時。亦無窒塞之患矣。

(二) 排氣法 目的將艙內的污濁空氣及有害氣體排泄於外。

(三) 人工排氣法 裝設如導風管。防雨水或海水的侵入。上端不作漏斗狀。而為種種狀態。

(四) 自然排氣法 因成績不良。便不說他了。

(五) 採光 也分爲天然和人工的二種。

(一) 天然的採光法 專指艙內說。每室均有小圓窗或天窗。恐光線射入不充分。室壁塗成白色。但在下層。天然的採光法簡單的不能行。所以用人工的採光法。

(二) 人工的採光法 因天然的光線不能應用。便用此法。但發光體種類甚多。因其多有污穢空氣。和易發火災之弊。故專用電燈。在下層艙內。終日光明。否則便暗如黑夜了。

其他為防濕氣 於室頂多作成粗糙。艙壁用木製。

船病 我所說的船病。不是指在船內發生。而岸上不發生的。是指在船上易於發生的疾病。如飲食忽不新鮮。易生瘡疥。菜蔬陳腐。易生壞血病。運動不足。易發便秘。經過熱帶時。天氣太熱。易發日射病。和熱帶中風浪不寧。船身動蕩。易發船暈。光線刺戟太強。易發結膜炎。

(如印度洋及紅海等處。光線甚強。宜戴茶色眼鏡)

因視力強使用。易頭痛。因氣候劇變。易感冒(印度洋的氣候變化不定。稍不留心便感冒)在多血質的婦人。因船內生活不同。和震動而發月經異常。以上各病。不是人人都會發的。惟船暈一項。初次航海的或久未航海的。幾無不發現。且就着他的原因和預防法說。船暈。凡新航海的。百分之九十九患船暈。因其經過。可分為數期。初期患者。忽沈靜而不言語。前額疼痛。顏色蒼白。冷汗。上腹部有說不出的不快感。到第二期。初則流涎。繼乃嘔吐。吐多則胃內容完全吐出。甚則吐白色粘稠液和胆汁。或乾嘔。口唇發紫。眼球充血。心神不安。若到恢復期。漸就平復。

怎樣會船暈。各家所說不一。有說船身動搖身體及各部失其平衡的。

(船的動搖可分三種。一為上下的縱搖。二為左右的橫搖。三為縱橫動搖。以縱搖為易發)有說船身動搖。

內耳的半規管和淋巴受刺戟而起。有說因船身動搖。腦動脈收縮。惹起腦貧血而發惡心和嘔吐。有說船暈為器械的刺戟。由於一時性的內臟轉位。有說身體突然移動。發生平衡障礙。神經系統分子震動或發揚。上列諸說。言俱成理。現且不去分別他就是孰非。說一點預防法罷。

船暈怎樣預防。預防法甚多。比較有效的。於航海前數日。用緩下劑和臭素劑。法即前二三日服鹽類劑。後二日服臭素劑。上船後注意飲食和便通。臥室選船的中部。但適當選擇頗難。且因航路而異。如向歐洲的夏季。應擇船左側。因夏季太陽在北回歸綫。光線的刺戟較少。但印度洋的風向。在五月至十月多西南風。遇有大浪。則窗有閉塞之虞。再臥室位置有內外二列。外列窗向海。內列居中。通氣不便。外列的臥室通氣雖良。當停泊時。貨物上下和添煤。便不能開。故房的選擇。看船而異。勿使廁所。廚房。藏蓄室。貨艙內的臭氣逸入。常住

甲板上。若怕眼暈眩。可閉眼。或戴有色眼鏡。若上船時。日急促。不能預先服藥。可購藥劑。但藥劑甚多。攜帶不便。不若買錠劑。如上海科發藥房所售的船暈錠。惜未試驗。不知他的效果究竟如何。又遇風浪時。食後勿飲咖啡。可免嘔吐。總之。凡船暈的。不過初上船的幾天。覺得難受。以後便習慣了。遇着山大的浪。也不算什麼了。檢疫。防傳染病的傳播。對於輪船和火車。就須檢疫。輪港的檢疫。於未入港時。船醫檢驗船中有無傳染病。並調查旅客的衛生狀況。驗畢作報告書等。駐港的檢疫醫。上船將報告書給他。若無傳染病。則檢疫醫給無疫證書。船醫使命水手將入港時掛在桅上的二字旗

Quarantine (檢疫) 卽黃旗除去 (檢疫醫所乘的

船亦掛黃旗) 表明旅客可以上岸。若有傳染病。黃旗高揭桅尖。禁止旅客登岸。並將患者送去隔離病院。岸上有傳染病時。亦阻止旅客上岸。所謂傳染病是那幾宗呢。卽鼠疫。虎疫。黃熱病。爲最重。次之爲痘瘡。猩紅熱。

發疹傷寒。赤痢。傷寒等。其他有所謂健康證明書 (Bill of Health) 於未出國時。先到我們每去的國的領事館。經醫生檢驗康健的。許其上船。否則卽被禁止。這種手續。到歐洲不甚重要。到美國的檢查頗煩。如患虎眼 (Trachoma) 簡直的不能去。

船內的寄生忽對於旅客的危險。寄生船內的動物。如鼠。竈馬。蠅。蚊。臭蟲。蚤等等。我們船上的鼠和竈馬。比什麼都發達。到了晚上。便大搖大擺的出來。幸無傳染病發生。否則就危險啦。因爲他們是轉運病毒最好的媒介體。如鼠爲傳播鼠疫最好不過的動物。竈馬爲人類寄生蟲的中間宿主。且有關係於脚氣。壞血病及阿米巴性赤痢等症。臭蟲爲癩腦脊髓膜炎。癩病。鼠疫。皮膚病。回歸熱。結核。發疹。傷寒等病的間接傳染物。蠅爲虎疫。傷寒。赤痢等的媒介體。蚊爲黃熱病和瘧疾的媒介體。蚤亦爲傳播鼠疫的媒介體。看他們的軀幹何等細小。食物和巢穴何等簡便。似乎與人無關。但其害實

甚於洪水猛獸。

船上的鐘聲。每半小時打一次。其數與時數的關係如下。

○時半	四時半	八時半	一下
一時	五時	九時	二下
一時半	五時半	九時半	三下
二時	六時	十時	四下
二時半	六時半	十時半	五下
三時	七時	十一時	六下
三時半	七時半	十一時半	七下
四時	八時	十二時	八下

九月一日 今日浪甚大。坐立便覺眩暈。勉強下床。盥洗畢。仍轉臥。九時餘。勉強上甲板。十時後。浪更大。船身前後動搖。如劣馬一般。下午六時。風浪稍靜。飯畢。坐甲板上。雖眩暈。幸未嘔吐。

二日 風平浪靜。較昨日大不同。起居飲食如常。甲板

上便覺熱鬧許多。不似昨日的沈靜。

三日 海水更平。天氣漸熱。下午六時半到香港。先停港外。檢疫證明無疫。遂入港。并有警官上船驗護照。而我國人免驗。驗畢時已不早。不能上岸。只得倚欄遠望。滿山燈火輝煌。如星辰舒彩一般。兀自不歇的閃動。四日 早餐畢。與洪虞林耿諸君賃舢板上岸。每人船費香港洋二毛。遂至永安公司購物。及郵局寄信（距永安公司約半里餘。）下午一時回船。五時半開。剛起旋見潛水艇三艘。聽說從上海開來。現在沒有戰爭了。這種不祥之物居然運到遠東來。還是給人家廣廣見識呢。還是有別的用意呢。使人莫解。出港時。兩岸青山。峯巒壁立。曲徑紆迴。形勢險要。山頂築砲台。直指港口。這宗布置。能不使人興無限的感歎嗎。

香港（Hong Kong）為廣東省南方的小島。長十五基羅米達。闊七——八基羅米達。與九龍半島遙遙相對。本為我國土地。於道光二十二年讓與英國。初為一

荒島開闢經營。遂成巨埠。地勢背山面海。街市和房屋。依山而築。密如蜂窠。通途修潔。廣不及上海的大馬路。房屋多四五層。這因土地的限止。勢不得不然。交通便利。水有輪船。汽船。帆船。舢板。陸有摩托車。電車。馬車。人力車。電車有二種。一單層。一雙層。人力車亦二種。一為橡皮輪。數少。一為木輪。數多。居民盡我國人。西人甚少。貨幣用香港洋。每一紙磅換四元六角。一毛以上。都是紙幣。五仙的銀幣。形圓而小。一仙的有銅幣。國幣在此亦通用。郵局距碼頭甚近。另用香港郵票。信每封郵費四仙。明信片二仙。

九龍半島 在香港之北。相距甚近。設有輪渡。以便往來。我雖未上岸。在甲板上能望見大車站。即在海濱。帆船林立。屋宇如鱗。他的交通和商務。可以想見了。

五日 早晨浪大。九時後漸小。風從西南來。自昨日至今。午行一百八十海里。在北緯十九度二十三分。東經一百十三度四十三分。

六日 風平浪靜。天氣甚熱。人多在甲板上談笑。或看書。有西人某。坐在我們的旁邊。痰唾亂吐。不問清潔與否。公衆衛生的觀念。實在太薄弱了。倘為我國人。恐怕他們又要從旁非笑了。由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六十里。在北緯十五度五十一分。東經一百十一度七分。

七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二里。在北緯十二度二十九分。東經一百一十一度十二分。風平浪靜。如履平地。甲板上幾乎人滿。

八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五里。在北緯九度八分。東經一百〇九度四十八分。海面如昨日。夜間旅客在甲板上跳舞。看他們的體態。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心情。不知不覺間露出醜態。其中有一丘八爺。醜態畢露。一望而知其非善類。言語粗暴。舉止輕佻。令人生厭。他自己可是非常的高興。唉。丘八的出手。中外都是一樣的。

九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五里。在北緯五度

四十四分。東經百〇七度十三分。海面平靜如鏡。如行西子湖中。上午作數函。預備到新加坡時寄給朋友的。西洋婦女的裝置。有可取的。有不可取的。他們的衣服。胸部寬大。不似我國婦女。競尙束胸。束胸害及呼吸器。和血行器的甚大。這種惡習。不知何日纔能解放呢。西婦善束腰。其害甚於纏足。他們雖亦知弊。但爲美觀的緣故。便不惜犧牲身體。可以說以身殉美觀了。且喜着高踵的鞋。近來更喜着踵很高頭很尖橫徑很狹的鞋。走路時如我國的纏足婦女一般。爲美觀的緣故。也不問束縛與否。西人慣於評論他人。而自己的害處。毫不能改。反日加甚。不亦可笑。面塗粉。脣抹朱。本婦人的惡習。不意西婦更甚。自朝至夕。除眠食外。盡是裝飾。這宗人的目的也可以知道了。這宗惡習慣和裝飾。還望女同胞們設法防止。若成習俗。便不可救藥。

十日。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三哩。在北緯二度十二分。東經百〇四度五十三分。海面較昨日尤靜。下

午九時到新加坡。停泊港外。

十一日。經檢疫醫檢驗無疫。遂入港。停泊碼頭。先我們的船而停泊此地的甚多。大半爲貨船。日本船尤多。聽說日本船停泊時日不定。而他國的船舶不得過五日。不知真否。江君因患病。船上醫治不便。由其友黃君的介紹。下船入醫院去。船票由船主給證書。準下次乘 *Tristano Lloyd* 公司赴意。證書有限期間一年。對於航行毫無阻碍。江君客中患病。倍覺淒涼。而吾輩中途缺一良伴。亦頗悵悵。上午護照驗畢。遂與洪虞林耿邢沈諸君上岸。警察在梯上要查我們的護照。見已簽字。聽我們上岸。先到大馬路先施公司。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等處購物。繼至土庫街郵局寄信。土庫街離大馬路約二里。再至植物園遊覽。未及一匝。時已不早。遂赴張君之約。至中華館夜膳。夜至牛車水理髮。剪髮不洗頭四毛。洗頭加二毛。牛車水在大馬路附近。妓館酒館甚多。夜十一時返船。

十二日 天氣甚熱。下午三時開船。海面平靜無浪。同人夜集甲板上。談昨日新埠所見。新埠風俗最可注意者。就是妓館。門口懸燈結彩。鑼鼓喧天。香燭滿地。頗以爲怪。及詢他人。始知昨日是陰歷七月三十日。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本柔佛國地。清嘉慶間爲英所據。位馬來半島的南端。地勢南北長而東西狹。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距香港約一千四百四十哩。往來歐亞的船舶。必停泊於此。故商務頗盛。街道廣而整齊。道傍有深溝。爲下水（此地雨量甚多）及除污穢之用。每街必設垃圾桶數個。滿則由汽車來運。商業最盛的街市。爲大馬路及土庫街。輪船碼頭則在丹戎柏街。距大馬路約二三里。居民甚雜。別爲土着西人及我國人。土着卽馬來種。皮色黧黑。軀幹中等。顏貌頗似西人。睡凹鼻根。知識淺陋。蠢如鹿豕。男女皆蓄髮。赤足或穿木屐。不穿褲。而腰間有彩色的短裙。終年戴帽或纏布。在上流社會亦着衣

服。其式如學生的制服。襯衣特長。不納褲內。穿木屐或穿皮鞋。但不穿襪。若穿白色鞋時。露出外面的皮色。益發色黑。驟觀之如穿黑絲襪似的女子。束髮爲髻。喜戴花衣。如我國婦女的外套。（清代婦女外套）裙較長。彩色較艷。亦赤足。間穿木屐。手足都戴鐲。因貧富而異。其質。右鼻翼或二側穿一金環或銀環。上嵌寶石。以爲美觀。耳環大且多。喜塗脂粉。因塗布不勻。黑色愈形顯出。彷彿如戲劇中張翼德的花臉。尤喜香料。久聞令人欲嘔。負物皆以頂戴。飲食用手搏而無匙筷。房屋小陋。或結廬於水上。

我國僑民甚衆。因氣候不同而生活亦稍異。衣服樸素。勤勉而耐勞。婦女衣飾尙作數十年前的裝式。雖亦有時髦的。但甚少。男子亦多喜跣足。僑民中以福建人爲多。次爲廣東。言語因省而異。然多通英語。通英語而不能說本國話的。亦頗不少。物產以樹膠。錫。咖啡。香料。檳榔。甘蜜。胡椒。椰子爲最多。交通甚便。水有輪船。小汽船。

帆船。船板。陸有火車。電車。摩托車。馬車。人力車。牛車。人力車較大於別處。每乘可坐二人。馬車寬敞。可容四人。每小時新加坡洋四元。電車如香港。僅有單層的摩托車。有私人的和公共的二種。私人的清潔。公共的寬大。嘗見農夫和工人坐在車內。車外則懸他們的用具。這種現象。在國內看不到。貨幣與他處不同。一毛以上皆用紙幣。五仙銀質形圓而小。一仙銅質形方。舊式的形圓而小。外國貨幣亦通行。以美磅為最便。每一紙磅換新加坡洋八元九毛。新洋每元約合國幣半元上下。公園在市的盡處。離碼頭約四英里。面積甚大。中多植物園。我們去逛時。沿途盡是綠色的樹林。道路修潔。房屋整齊。車行數里。疑身已在園中。及詢車夫。知距園尚遠。林盡即園。入者無須購票。如坐摩托車。不必下車。植物多熱帶產。為溫帶所未見。長者數十丈。粗者數十圍。或猩紅如血。或滴翠如苔。清氣撲人。芬芳觸鼻。終歲長青。無枯死凋零之患。惜時已晏。不及徧觀大好名園。只

得待諸他日。匆匆乘車返。經陳列所。因時已不早。不能飽我眼福。良為可惜。

消遣處甚多。如電影慶懺新班等。而妓館則在牛車水一帶。報紙有英文及漢文二類。各有四種。漢文的如總匯新報。新國民日報。叻報。和震華報。均華僑創設。每份售新加坡洋一毛。學校有華僑設立的小學校十餘所。中學校及女子師範各一所。尚有演講所。每禮拜六晚演講。新埠之大。不及一縣。設立之學校。竟若是之多。回顧國內。經費困難。勢頗岌岌。觀新埠。能不愧死。其他有華民政務司和中華商務會。中華商務會在

Hill Street

總之新加坡一埠。華僑勢力甚大。試入其市。所遇者盡國人。土人不過供奔走之用。假無英國旗幟高懸。幾疑為吾國屬地。

十三日 晴。風微。舟平。左右皆岸。

十四日 上午七時到檳榔嶼。先泊港外。檢疫畢入港。

九時到頭等客廳驗護照。因停泊時間太短。未曾上岸。只得在甲板上遠望。下午二時開船向正西行。

檳榔嶼 (Penang)

檳榔嶼在北緯五度二十四分。東經百度二十一分。位馬來半島的西岸。與新加坡同隸於英。距新加坡約四百哩。地勢背山面海。風景與香港略同。而商務則不及香港。故船舶往來的停泊時間甚短。居民多馬來種。男子有束髻而加梳於其上者。後面宛如婦女。翻身則鬚眉如戟。儼然丈夫也。

十五日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十九哩。在北緯五度五十三分。東經九十六度四十二分。早晨遇雨。稍有風浪。蓋已入印度洋矣。

十六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六十哩。在北緯五度四十一分。東經九十二度二十分。今日風浪頗大。船身簸蕩。坐甲板上。看文鱗魚千百成羣。衝出水面。飛數尺。再入水。旋又飛出。如是者數次。則在尋丈外矣。二等旅

客多不整齊。中有夫婦。常作醜態者。尤為可惜。

十七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二哩。在北緯五度四十六分。東經八十八度三十六分。風從西南來。浪甚大。旅客中有刺伯人家屬。裝飾奇異。男子赤足圍短裙。雖着西服。而用領及領帶。襯衣不納於裙內。終年戴帽。婦人以巾蒙首。防他人窺視。滿面塗白粉。如新自粉袋中出。腳帶金鐲。污不穿襪。喜香粉。近人則香臭交迫。而見人則笑臉相迎。自謂盡禮。而人輒避去。他人偶用其物。返則嗅以鼻以為敬。終日窒居房中。飲食不入飯堂。叫廚役送入。怕叫喚不靈。常以食物或煙捲贈船役。船役利其物。亦樂為之用。金錢魔力。可謂大矣。

十八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七哩。在北緯五度四十六分。東經八十四度三十五分。風浪更大。幸已習慣。毫不覺苦。下午與阿刺伯人談話。知其到亞丁。他們的文字橫寫。而自右始。頗簡便。八時餘。有船名 *Imsta Amsterdam* 自西來。與吾舟相距甚近。於蒼茫

大海中遇之。不啻如良朋。旅客多揚手巾爲禮。

十九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哩。在北緯五度三十八分。東經八十一度二十分。風浪稍小。午後見海山隱約。露出水平線上。知己近陸。夜見燈火如星。忽明忽滅。蓋自燈塔射出。

二十日 上午五時到哥崙布。我們從夢中驚醒。急披衣到甲板上。看哥崙布到底是怎樣的。但夜色蒼茫。只見一堤燈火。因天氣太涼。進艙盥洗。七時到頭等客廳。驗護照。無英公使或領事的簽字。不許上岸。早餐後。與洪虞林耿諸君乘舢板登岸。每人給一先令。他們就快樂不得了。上岸後。竟引導人。至郵局寄信。繼賃摩托車。周遊街市。十二時餘歸船。下午八時。開出堤。便覺船身動搖。船停泊時。復有小販上船買賣。與香港新加坡檳榔嶼。要購物件。必須上岸者不同。

哥崙布 (Colombo)

哥崙布是錫蘭島西岸的大埠。在北緯六度五十五分。

東經七十九度五十一分。距檳榔嶼約一千二百八十七哩。初屬葡萄牙。繼屬荷蘭。清嘉慶初。則隸英。其隸英的歷史。請看課本圖的地理讀本。地勢平坦。無山。防海水衝擊。遂於海中築長堤。長里許。中斷。便船舶出入。輪船到埠。棧舟港中。依泊船位。置有一定次序。從堤向岸。分爲三列。每列可停數艘。先我們停泊的。已十餘艘。有兵船。貨船。客船等。欲上岸。須雇小船。自船至碼頭。行十分。乃至二十分鐘。碼頭建築頗好。有上下二層。下層三面臨水。各設埠頭數次。以便上下。上層如樓。後面通街。在出口的右側。有廁所和布告牌。上寫輪船名稱和出入的時日。左側有兌換處。居民甚雜。有印度人。馬來人。阿刺伯人。及西人。以印度人爲最多。皮色黑。軀幹中等。與上海所見的紅頭巡捕不同。服裝或如馬來人。街市寬廣。較新加坡清潔。二旁商舖皆西式。交通便利。有火車。電車。摩托車。馬車。牛車。人力車。電車單層。馬車少。摩托車每小時費十羅比。上岸時。車夫們便來招呼。如欲

遊覽。可竟引導人。其袖領皆綠色。並出執照爲證。每小時約二先令。貨幣通用羅比。每一紙幣換十一枚。一羅比以上均紙幣。半羅比銀質形圓。大如我國一仙銅幣。每羅比換小洋十枚。每一小洋換十仙。五仙鑲質形方。郵局離碼頭甚近。信每封一毛五仙。明信片六仙。出產甚富。如咖啡。椰子油。象牙。雕刻。紅寶石。黃玉。紫玉。綠玉。和茶葉等。水菓尤多。如椰子。香蕉。菠蘿。橙子。西皮等。價廉物美。旅行到此。不可不買。自此以西。便沒有好水菓了。

我們未上岸時。聽說哥崙布的風景。很近有坎第。中有關南來寺。藏如來真身。上岸後急欲一往。及詢引導人。始知該山距市數十哩。非一日不能往返。只得雇摩托車周遊全市。以消遊興。車行半時。到臥佛寺。面積雖狹。而清潔。入寺須脫鞋。室作回字形。外層的四壁繪油畫。逸如來的一生歷史。內室有佛一尊。長數丈。橫臥榻上。作酣眠狀。旁各有佛一尊。左坐右立。大如沙門。外塑金

甲力士二。右手執劍。而左手按獅。狀頗凶猛。內室外皆塑羅漢。或坐或立。作祈禱狀。遊畢。寺僧告訴我們。這寺爲印人 *Diddipenderis* 及其子婿所建。故畫其像於壁。以誌不忘。我們將出。適遇建此寺者之弟。由住持介紹。與之握手。人頗和藹可親。惟誤認我們爲日本人耳。出寺後。小兒爭乞銅幣。投以錢。則羣起爭奪。他們的生活也可憐呵。車行半時。所經街市多僻靜。房屋矮小。屋間隙處則植椰子。高數丈。橫枝上蔽烈日爲陰市。尋見海。下車隨土人至海濱。看洪濤怒浪。迎面奔來。遇石則聲如洪鐘。浪花四散。誠壯觀也。復購樹上的椰子食之。含汁甚富。盡五人量。始罄其所有。汁盡食肉。味香冽可口。假我久居此處。便日日將當作飲料了。遊畢回船。道經維船利亞公園。面積內容均不及新加坡。惟門外草地上用紫花栽成 *Victoria Park* 二字。較爲有趣。抵船時已正午。

遊畢了哥崙布。生出一宗感想。一此地的居民。有一種

生氣與新加坡人的氣象大異。我敢料他們的前途比馬來人有希望。二。旅居此地的我國人。幾如鳳毛麟角。

三。一週遇着一個賣紙花的。謀衣食於萬里之外。其耐勞耐勞的精神。實可欽敬。三。全市都用英語。我國文字。只在碼頭兌換所有金銀兌換處五個字。我國人的力量至此似絕。

二十一日 從昨夜開船至今午。走一四七哩。在北緯七度十九分。東經七十七度二十三分。船身稍動。夜坐甲板上。看月落。

二十二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七哩。在北緯十一度。東經七十三度七十一分。早起看日出。因雲間光綫返照。海水呈紅色。如在紅海。恐怕又認他爲紅海的原因了。十一時遇雨。雲蔽天空。海水如墨。

二十三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二哩。在北緯八度四十九分。東經六十九度四十一分。海水深藍色。空氣中含水分甚大。甲板坐椅均濕。箱篋皆潮。

二十四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哩。在北緯九度二十七分。東經六十五度五十分。風從西南來。天氣爽快。惜太潮濕。日光甚強。刺戟眼球頗烈。惜未帶有色的眼鏡。

二十五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一哩。在北緯十度四分。東經六十一度三十五分。風浪稍大。夜間月色分外光明。蓋已近中秋節了。同人議明日過中秋。十時歸寢。夢中被鼠驚醒。起視已逸。滅燈伏床側。俟其再至。移時復來。急掩以巾。遂被捉。納以小匣。投諸大海。洪林二君皆驚起。於是就起一個名字。叫作印度洋捕鼠。及我們再眠。鼠又結隊來。惜時已晏。任他東馳西馳。翻箱倒篋。且作睡鄉遊去。

二十六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二哩。在北緯十度五十分。東經五十七度三十四分。風浪甚大。船身動蕩尤烈。同伴均沈靜而不言語。只見大浪如山。擊船作巨響。昨夜商議今天過中秋。也作罷論。到了晚上。看

月色。餐海風。也算過了。同房有阿刺伯人。從哥崙布上船。到亞丁去的。臭氣迫人。唾涕滿地。早起不洗面。食畢用胰子洗齒。可厭得很。

二十七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一哩。在北緯十一度五十分。東經五十四度。風浪稍平。至正午又漸大。下午忽見海鳥甚多。飛翔水面。知近陸地。繼見海島頗高。遠望爲方形。若以經度衡之。約在東經五二三度間。

二十八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五哩。在北緯十二度二十分。東經四十九度四十六分。今日風浪忽然平靜。水天如鏡。舟平如砥。遠望大魚跳躍。海鳥迴翔於上。洵可樂也。下午有舟自亞丁來。離我們甚近。一見竟如久別的良好朋友。六時太陽西下。皎月東升。東西遙對。光彩各殊。映水成章。非常奇麗。可惜我不是畫師。將他描摹出來。可惜我不是詩人。將他寫了出來。這種奇觀的景致。只得印在我的腦中。不能作成詩畫。贈給我的

朋友。徒然辜負奈何。每日沐浴。多在早晨。今早離床稍遲。便趕不及了。只得移到晚上。忽見浴水中放出豆大的光彩。由一種小蟲發出。蟲大如虱。卵體圓。色白。略透明。頭及背部略作紅色。不放光時與水色同。光彩如螢光而較強。遇熱水或放水過急。光便滅。惜無顯微鏡。去仔細觀察。

二十九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哩。在北緯十二度四十分。東經四十五度三十五分。風微浪靜。天氣忽熱。單衣手扇。尚不能耐。上午見海山隱約。露出海面。知將到亞丁。午飯後。離山更近。窺以遠鏡。山石峻削。作赭赤色。蓋火山石也。船拐彎後。亞丁在望。先停港外。檢疫畢。入港。三時半下棧。四時上岸寄信。六時回船。夜十時起棧。上岸時不驗護照。小船費每人一先令。販賣的頗多。用舢板。不準上船。港內有沈舟一。已失其首。蓋遇險沈沒。再撈起來的。

亞丁在阿刺伯半島的西南隅。一八三八年爲英所佔。在北緯十二度五十二分。距哥崙布約二千〇九十四哩。地勢背山面海。扼紅海之口。山勢嶒峻。不生草木。英人復築礮臺於山頂。以爲防守。山麓卽市。商務蕭條。英人得之經營不遺餘力。街道廣而不潔。稍遇微風。則塵沙臭氣。交迫而來。市政不良。莫此爲甚。商店少。房屋矮陋。肆中陳列多歐貨。而招牌上則大書特書爲中國貨。及日本貨。客經門前則伸手邀客。顧不問其人之欲購與否也。

物產僅咖啡。煙草。及駝鳥羽而已。居民爲阿刺伯種及非洲人。阿刺伯人顏色軀幹似我國人。而多鬚髯。婦女以巾蒙首。赤足穿鼻。非洲人皮色如墨。視馬來人尤甚。而齒白如貝。男子首纏以巾。長尺餘。垂頸後。以爲美。奉回教。交通陸有摩托車。馬車。駝車。駝皆單峯。視雙爲小。馬頗強勁。所謂阿刺伯馬是也。水有輪船。小汽船。舢板。帆船。帆船作三角形。與他處異。貨幣用羅比。每一紙鎊

換十二枚。一羅比換阿奈 *Annas*。十六枚一阿奈。換四仙。羅比有紙幣和銀幣二種。銀幣形圓。大如半元的國幣。阿奈銀質。仙銅質。形圓。英幣亦通行。郵局在碼頭。的左側。距埠約數百步。信每封二個半阿奈。明信片每張一阿奈。下午五時後。則停止售票。

三十日 天氣甚熱。如盛夏。靜坐揮扇。汗尙不止。上午經哭海嶺 (*Babelmandeb*) 或 *Das Tor der*

Trage (淚門) 二岸高山。遙遙相對。海面甚狹。英人築礮臺於此。遣兵戍守。過此入紅海。二岸山峯。漸行漸遠。下午見荒島甚多。越海而北。遠望如橋梁。時見海鳥成羣。盤旋水上。蓋俟魚之躍出而獵取之。或隨舟而進。下視耽耽。投以麪包。則急下獵取。倦無所得。鳧水休息。入夜天氣尤熱。改穿中國服。頓覺爽快。不似從前束縛。因想我國衣服。若加改良。未始不爲世界上最合式的衣服。西服雖稱整齊。但戴領結。帶領。穿皮鞋。費時甚多。熱帶人種的衣服。又失之太簡。而中國服繁簡皆當。對

於衛生及美觀均頗適合。當我離北京時。毛君子震對
於我國衣服頗有改良的主張。未知現在已發表否。
十月一日 昨夜天氣甚熱。入室如進火坑。終夜未眠。
不待東方發白。便上甲板納涼。橫陳側臥。幾無隙地。蓋
昨夜均露宿於此。俟覓得一坐位。少坐。忽憶某旅行記
有紅海觀日出。景致頗佳的記事。我遂乘着此時。照例
看他一次。當太陽未出時。雲色青黑。漸變為黃。再變為
赤。及日上升。滿天雲彩。盡作紅色。返照水面。浮光躍金。
風吹波動。金蛇萬道。蜿蜒俱進。這種奇麗景致。決非筆
墨所能形容。日出後天氣更熱。海風如火。熱氣如蒸。回
憶經過新加坡時。尚沒有這樣的熱。
上午船向西行。兩岸沙地漸入視界。下午船離陸地漸
近。舟右則山巒壁立。高插雲天。舟左則海天相接。水色
紅綠。綠者如翠。紅者如血。紅綠相間。分外美麗。三時到
麻沙哇 (Massawa) 因停泊時短。未會上岸。
Massawa 爲非洲北岸 Eritria 的商埠。屬於意大利。

在北緯十五度三十七分。東經三十九度二十七分。距
亞丁約四百哩。背山臨水。山高峻。連亘數十里。不生草
木。市面蕭條。以其關於軍事。遂不得不重視之。凡意國
的郵船經行紅海。於此必暫停。居民爲非洲黑人。皮黑
齒白。衣服如阿刺伯人而長。外加背心。交通利器。有鐵
道。摩托車。駱駝。輪船。帆船等。言語用意大利語。貨幣亦
然。通用里兒 (Lira) 一里兒合我國銅元七枚。英鎊
亦通行。船停後。便有土人以烟捲獸皮上船求售。乞丐
則自岸泅水而來。傍船乞食。不得食則不去。下午六時
開船出港未遠。卽停泊。鳴笛甚急。繼見小舟三四。自遠
而來。及詢船中執事。始知有二黑人未納費。乃令其上
岸。客去船亦開。入夜在船尾看水路。水波如燐光。間作
淡赤色。爲從前所未見者。嗣見麻沙哇附近海面皆放
螢光。船所經之路。光尤明亮。不知何故。或謂月光反照。
然此時月上。或謂船中燈光的反照。亦不成理。思焉
久之。竟不得其故。

二日 從昨日至今午。行一百七十五里。在東經三十九度十五分。北緯十八度二十七分。天氣奇熱。汗出如瀉。皮脂和他種分泌排泄頗盛。一日洗面近十次。尚不潔。若隔三日不洗。便是劇場中的油臉。蓋因海上空氣及太陽光異於陸地。而影響於新陳代謝所致。下午益悶。蓋氣溫既高。氣壓尤大。體內水分不能充分排出之故。以前造船學未進步時。航行紅海中。易發日射病。及熱卒中。近來斯學進步。死者不常見矣。甲板欄杆。潮濕如遇雨。皮膚與衣服接觸處則發汗疹。入夜作奇癢。

紅海 Red Sea Rot Sea

舟離亞丁。經哭海頭而入紅海。紅海界在阿刺伯及非洲之間。南由亞丁通印度洋。北由蘇夷士運河通地中海。交通上的價值可謂大矣。至紅海之得名。其說甚衆。要皆推測之辭。不足深信。今收其說述之如下。有謂因 Pharmo 之戰流血甚多。海水染成紅色。故名紅海。或謂因兩岸赤熱的沙漠。返照海水呈赤色。或謂因太陽

光的照耀所致。或謂紅海之紅。實由紅色藻類發生於此處。此說似較近。因紅海之水仍藍色。間有色如血水者。但其區域甚狹。繼續而不連亘。若關於沙漠。不應若是之散漫。關於日光照耀。則印度之水亦嘗爲紅色。何獨取於此乎。

經紅海者無不苦熱。冬日溫度常超過攝氏二十六度。夏日更甚。即空氣的溫度亦甚高。但紅海離赤道遠。不似檳榔嶼新加坡之近赤道。而氣溫幾與之等何也。蓋界於阿刺伯及非洲二大沙漠之間。因風氣激蕩。熱氣與之俱來。氣溫亦因而變熱。

三日 風從東北來。天氣較涼。風浪雖大。船不動搖。若在印度洋中。恐已簸蕩不堪。這因紅海的深廣均不及印度洋。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哩。在北緯二十一度五十五分。東經三十七度二十九分。

早晨忽聞同船黑婦的死耗。或謂死於三小時以內。有中毒的可疑。黑婦爲印度人。與夫（西人）結婚僅三

日即出旅行度蜜月。衣服都麗。舉止闊綽。一望而知其爲富家子。病未及一日即死。人多疑之。船醫亦以其可疑。不以水葬。用棺貯之。送至蘇夷士解剖。但自此至蘇夷士尙有三日。當此炎熱時。復停留如此之久。恐已無及。此種處置。實不甚妥當。

水葬 旅客不幸死於中途。多用水葬。未葬先請死者。的關係人與之商議如何處置。如不用水葬。必須將屍體運回本處者。即令木工作棺（式與我國不同。前後皆平。從前看如□形）並用防腐注射。殮畢密封。移置船尾上層甲板。若用水葬。乃移屍體於甲板上。令小工作棺或帆布袋納屍其中。其上覆以與其國籍相當的國旗。於是移置船尾。至夜十二時設祭壇。令死者的關係人禮拜（他客均不許傍觀）屍體移到船傍。船主置弔詞。然後葬入水內。

四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八哩。在北緯二十五度十八分。東經三十五度三十八分。氣候涼爽。不似

前數日的熱。因風從東北來。若西南風就熱的了不得。因爲他由非洲沙漠來的。

五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七哩。在北緯二十八度二十分。東經三十三度十二分。天氣變涼。改穿夾衣。多在客廳內談笑。甲板上便寂寞許多。晨入蘇夷士灣。夾岸高山。峻嶒屹立。不生草木。都是沙石。下午十時半到蘇夷士。先停港外檢疫畢。即將黑婦的棺裝入小船上檢驗。黑婦的丈夫亦上岸去了。這個疑獄到底怎樣解決。尙不知道。因起貨和裝水直到三時才開船。我們因時候太晚。亦不上岸。只在甲板上用盡眼力。看夜色蒼茫中的蘇夷士（Suez）到底是怎樣的。還是如新加坡香港那樣背山面水。還是如哥倫布那樣繁盛。還是如亞丁這樣荒涼。目力既窮。除了一提燈火。滿天星光之外。毫無所見。只得就船上的小販買幾張風景片看看。聊以自遣耳。

六日 上午三時開船。四時入運河。河面尙廣。兩岸盡

是沙漠。間有茂草。下午四時到波賽。檢疫畢。卽雇船上岸。每人船費一先令。上岸後。隨引導人至郵局寄信。六時半回船。同艙有希臘人。在此下船。檢點行李。失去籐箱一隻。價值在二百磅以上。候向船上庶務說明。託他檢查。該庶務非但潦草從事。且說話中含有注意我國人之意。希臘人甚憤。便來告訴我們。遂由耿君向他們交涉。後由船中執事認罪道歉乃止。這樣的庶務未免太混帳了。已不能盡職。反得罪於旅客。所惡實甚。然而這宗現象與國勢大有關係。假遇他國人。他們便不敢得罪啦。咳。我們中國人到處都受人欺。是什麼緣故呢。夜十二時開船。正向西行。入地中海。

蘇夷士運河。蘇夷士運河介在菲亞二洲間。長八十七哩。北通地中海。南通紅海。北口卽波賽。南口卽蘇夷士。河面廣狹不同。廣處則水天一色。狹處則僅容一舟。二船相遇。則停其一。待他船過去。然後開駛。河的二邊。皆有浮標。左紅右黑白相間。防船過於近岸。二岸皆沙

漠。極目視之。毫無邊際。在岸旁用石砌成高堤。隔數丈。則有石柱。供繫船之用。北岸荒蕪。不見草木。南岸較肥沃。時見豐草成叢。柏樹成林。並見鐵道。電杆。無線電台。小屋等。鐵道自蘇夷士自達波賽。有時遠見黑烟一縷。自南而北。漸行漸近。轉瞬間便過去了。同伴中高興給他起一個名字叫作舟車競走。無線電台甚多。預先報告往來船隻或停或駛。未到波賽前五時。二岸盡爲大幕所蔽。知爲英兵戍守之地。左岸盡是營房馬匹。連綿十餘里。右岸爲軍用品堆積如山。亦連亘十餘里。船上的執事告訴我們說。此處軍用品搬運回國已將二年。至今尙留若是之多。計其兵數約在十萬以上了。此處尙有這樣多的兵。在歐洲戰場更不必說了。沿岸兵士見我們的船經過。或揚手巾。或脫帽。或舉手。或高聲置舞爲禮。旅客中亦揚手巾答之。

波賽

波賽位於北緯三十一度十六分。東經三十二度十九

分。是埃及的大商埠。扼蘇夷士運河北口。距蘇夷士八十七哩。距 *Port Said* 九百三十四哩。商務繁盛。居民約五百萬。多埃及人。次為阿刺伯人。及黑人。埃及人與歐洲人相似。男子服飾如阿刺伯人。而襯衣特長。幾如我國的長衫。頭戴無緣有纓的紅氈帽。赤足者少。女子衣飾似歐洲人。惟以網蒙首。不許他人窺視。這種惡習。不知何時才能解放呢。言語因交通便利。種類甚多。英、法、德、希臘、西班牙等國語都能說的。至少亦有二國的言語。街道雖廣。却頗污穢。滿地盡是細沙。房屋高大。出產以煙捲為大宗。真可謂價廉物美。有煙癖的到了此地無不歡迎。可惜我與烟無緣。辜負他不少。此地烟捲價雖賤。到歐洲不可多帶。因為法國、意大利等煙草進口稅甚重。郵政局離碼頭約半里餘。信每封十分。信片四分。貨幣通用英幣。買賣都以先令計算。當我們回船時。天色已黑。不能去看 *Thames* 的銅像。 *Thames* 是開蘇夷士運河的工程師。往來歐亞船舶。不繞道非

洲好望角。直經非洲北岸的。這都是他的功勞。

七日 晴白。昨日至今日走八十六哩。在北緯三十二度〇六分。東經三十一度〇三分。天氣涼爽。風浪雖小。動搖甚大。

八日 自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十六哩。在北〇三十三度二十七分。東經二十七度十分。風浪甚大。船動甚速。海水時時激入船中。甲板盡濕。天氣頗涼。改着冬衣。下午風浪稍小。甲板上亦覺開熱。

九日 自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三里。在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六分。東經二十二度五十七分。天晴。氣候溫暖。浪亦漸小。上午經希臘南方的 *Corinth* 或 *Crete* 島。島甚長。走四五時始盡。下午海面甚平。

十日 自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六十四哩。在北緯三十九度〇六分。東經十九度三十五分。今日風平浪靜。船行甚穩。如在蘇夷士運河中。右岸皆山。舟行甚速。今日是國慶紀念。不能和國內一樣的慶祝。只得在甲板上

西望默祝我中華民國萬歲而已。夜十一時。到意大利東南海岸。

檢查身體畢。已十二時。即搬行李下。搬到稅關檢查。我們七個人共有行李三十餘件。幸稅關只檢二三件便完。省得我們許多手脚。驗畢。雇車連行李到車站。離碼頭約一里有餘。到站時尙早。露立一夜。到東方將白。已倦怠不堪。這也是旅行風味之一。

十一日 五時購車票到羅馬。二等票每張一百十五個里耳 (Lira 一紙磅僅換六十個) 所有行李都用繩細好。加以鉛印。防車上被竊。故另納保險費四百個里耳。因爲行李太多。到五時十分尙未完畢。幸蒙站長允許特留十分鐘相待。我們上車後便開。沿途多橄欖樹及石田。到 Foggia 須換車。我們問檢查員如何換法。他含糊答應了數句。怎樣換法。終不明白。第二次來檢票時。我們私給他二十個里耳。他便殷勤得了不得。去叫他同伴將我們的行李搬到最末後的车上。並替

我們找好位置。告訴我們說這樣就算換車了。唉。金錢的勢力爲什麼有這樣大呢。到了 Foggia 已十一時。車停半時餘。我們下車買幾個黑麵包。麵包 Crocotti。幾刀醬肉。作爲午膳。可惜未曾帶水。弄得非常的口渴。幸同車內有個有細鬍子老太婆給我們一點水。便覺如得玉液似的。(歐洲南部某種女子唇生細鬍。我在車上看見的甚多。) 自 Foggia 北上到 Castel。盡是經過山洞甚多。短的走幾分鐘。長的十幾分鐘。自 Castel 以後。沿途稍平。夜十二時到羅馬寓 Fogal 旅館。房價每日二十個里耳。早餐五個里耳。午餐十五個里耳。晚餐二十個里耳。麵包質料便沒有船上那樣好。且有一定的限止啦。

羅馬

十二日 上午取出行李。虞君失去皮鞋二雙。食物七八罐。他種用物絲毫不取。箱外的鎖依然如故。後來仔細觀察。這箱未曾保險。所以被竊。當時以爲多事。到了

現在方纔知道這幾個錢不能不花。下午去換里耳。每磅可換八十五個。始知在 (Berlin) 換的大吃虧了。金磅只換九十一個。有時換百〇五個。銀仙簡直不用。到了現在。知道現金磅要少帶。已經帶來的在哥崙布以前用去不致吃虧。紙磅可多帶。無論何處都通行。不過我所講的只就千九百二十年而言。以後情形如何。我却不敢預料。下午與同行諸君到街市上買信紙信封等。

十三日 上午往動物園及陳列所參觀。陳列所內多裸體石像及名人的古畫。十二時到公使館謁王劭真公使。待遇頗優。並在使館午餐。下午三時。回旅館。便至街下散步。見各公所門口多以裸體像爲飾。

十四日 晨起與同行諸君雇車往遊 (Vatican) 教堂。規模雄壯。爲世界之最大教堂。下爲歷代教王之墓。上刻石像。或用五色細石嵌成肖像。驟視如彩色畫然。繼遊教王之宮。嵌畫場古物陳列所。出門已十二時。遂

赴飯館午餐。下午再遊各名勝。五時許返旅館。羅馬街道廣而不潔。均用石塊砌成。車行其上。栗六不平。二街交叉處。設噴水池。街道二旁有小方窖。中設水。爲洗道之用。平時上被鐵蓋。與路同平。這種布置便利。不害行人。頗可採用。較之用人力或灑水車灑水。利益甚大。

意大利貨幣通用利耳 (Lira) 自一里耳以上都是紙幣。一里耳換百個生的迷 (Centimite) 生的迷有四五種。十個的。二十個的。銀質。十個的。一個的。銅質。每一里耳依現在國幣計算。吃虧甚大。銀仙令簡直不用。我們帶來的。只得包了起來。藏在箱底了。交通頗便。火車之外。更有電車。摩托車。馬車。馬車只容二人。三人便覺擁擠。車多而價賤。沿路可雇。車費不必先說。看車上所裝的便知。羅馬爲古代名城。所以古蹟及名勝很多。可惜我們遊過的太少了。

Valley 教堂規模甚大。自動工至落成。費數百年的光陰。其雄壯可想而知。門外有石表一。高數丈。成自一石。據引導的說。來自埃及。自寺門到神龕。長八百六十六米。四壁皆以五色細石嵌成。教王的像或畫圖。驟視如彩色畫。每一幅畫至少費十餘年工夫始成。亦有謁嵌師一生的光陰。只成一幅的。在神龕外右方。有銅像一。入寺膜拜者必吻其趾以爲幸。歷時過久。已去其趾的一節矣。寺的中央。較他處凹下。爲第一個教皇的墓。外面陳設甚麗。即就欄杆上的一對小石柱說。已爲希世之寶。其餘可想而知。出寺後到教皇宮。宮在寺右。守兵着五色衣。持長柄斧。據導者說。守兵皆瑞士人。入宮後。所遇皆長鬚玄服的牧師。宮不甚雄壯。在宮左側有一座嵌五色石像的工場。石的彩色有三千餘種。自大塊作成細條。皆經一定手續。場中陳設已成及未成的畫片。並表明價目。以便出售。方寸之像。價至數百里耳。工場遊畢。入博物院。內分十數部。開閉有一定時間。欲

詳細觀察。非一星期不可。我們所看的。僅石像油畫二部。石像多千餘年前物。純用大理石琢成。毫無鑲嵌。其琢婦女則綽約閑靡。爾雅溫文。其琢勇士則筋肉起伏。經絡怒張。其琢怒馬則宛足鬱怒。盤桓不發。或矜容愛儀。洋洋習習。其神氣與生者無異。所接皆千餘年前物。其最可令人注意者。卽木乃伊。盛於大玻璃盒中。其外用粗布纏成。仍面部露於外。皮面黑而乾枯。齒牙亦成黑色。其一面部皮肉已無。骨及齒亦作黑色。埃及的古棺與他處異。形如凸。外則彫刻。飾以色彩。不細看幾誤爲琴盒了。

油畫陳列所在石像陳列所之旁。其陳設井然有序。初陳未有油畫時的漆畫。次陳未有遠景畫時的圖畫。再陳初用油畫的圖畫。其中有 *Beethoven* 氏的真跡數幅。他末年所畫的一幅亦在。臘氏爲油畫名家。死時僅三十七歲。荷天假之年。其造詣更不可言了。其餘各名家真跡頗多。惜不能盡記憶其名耳。更有一室專陳列

他國的名畫。

下午遊羅馬小山。惜忘其名。山上有意大利開國元勳的銅像。乘馬持鎗。狀頗威武。在此下望。全城在目。其餘六山繞城而立。羅馬城有七小山。故有七山城的名稱。據引導的說。自此至海。僅七十二基羅米突耳。下山後遊 St. Peter 寺。其大雖不及 Vatican 而功程之華麗。不在 Vatican 之下。寺中葬耶穌弟子聖保羅。St. Peter 故名。寺中多石柱。粗可三人合抱。皆自一石琢成。在寺門二側的石柱。形方而透明。若於對側點火。則隱約可見。樑上懸各教皇之像。其第二像的眼珠。由真金剛石嵌成。自下望之。則奕奕作光。若非導者說明。決不能留心及此。出寺後遊鬪獸場。

鬪獸場所謂 Coliseum 是也。圍牆高聳。萬戶千門。蔓草叢生。荒涼滿目。吾想當年羅馬人踞筵臺上。觀猛獸食耶教徒。以為樂。而今安在哉。場左卽 Forum 為羅馬盛時議事之場所。今則頽垣殘柱。埋歿於塵土中。而

為來者憑弔之區矣。再遊舊宮。其位置低於地面者數丈。銅駝荆棘。禾黍離離。回憶當年。令人悽絕。遊畢。驅車出城。往觀水道。其洞高大如城門。為昔年自海運水至羅馬之道也。再遊古礦。礦在地中。入者各持一燭。引導者在前說明。道旁空穴。密如蜂房。慘淡陰幽。不寒而慄。礦甚廣大。曲徑旁途。如有夾巷。苟無引導。必不能出入。礦里許。見有骸骨甚多。有時見壁上古畫。再前進則遊人蟻集。阻礙往來。近而觀之。見屍體二具。其一乃骨骼。其一骨骼就腐。長髮猶存。據導者云。皆千餘年前物。乃掘礦時所得者。遊未及半。燭已將殘。遂匆匆出礦。至礦門。忽睹天日。精神為之一爽。再驅車遊皇宮。其雄壯雖不及我國。而美麗過之。何者為王宴賜之所。何者為王休息之所。何者為王接外賓之所。何者為王對國民宣言之所。皆一一能寓目之。並聞導者言。歐戰時。曾作醫院。以住傷兵。今戰事已矣。供人遊覽耳。試思我國空宮。今猶重禁。無怪惹人起帝王之惡念也。

十五日 天氣稍涼。下午公使館送護照來。已經意外交部及瑞士公使簽字。每人出二十里耳。夜將行李送往車站。過磅。免得臨時忙碌。

十六日 上午八時五分由羅馬動身。二等車票自羅馬至瑞士 Bern。百三十五里耳。開車後。所經皆山嶺。故山洞頗多。沿途風景甚佳。井然有序。下午經過的地方。山漸少。地漸平。蓋將近梅蘭了。夜十二時到梅蘭 (Moland) 下車寓 Hotel Palace。

十七日 今晨大霧迷漫。將一個美麗的梅蘭都籠罩了。上午七時上車。七時二十五分開駛。車內頗清潔。與意大利南部的大不相同。沿途盡是高山深谷。山上多植葡萄。上午十一時到意大利北境的 Domodossola。即有巡警來拿護照。下車至站內檢查行李。這是出意大利國境的檢驗。下午一時半開車。到 Chivasso。由巡警送還護照。蓋着出境的圖章。從此改用電氣車頭。前後各一。預備經山洞用的。由 Orbassano 開車。過數分鐘。便進

Simplon 大山洞。洞長一萬九千八百〇三米。突。為世界最長的山洞。始於一八九八年。成於一九〇六年。費八千六百七十二萬法郎。(次於 Simplon 山洞的為 Gotthard 長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米。突。Lugger

長萬四千五百三十六米。突。等。其他長萬米突的山洞甚多。) 洞的出入口設紅綠燈。車行半小時始出洞。於洞中三分之二處。有車站。至此車畧停。並於洞壁。見有瑞士和意大利的國徽。這是二國交界的記號。因此知道洞南三分之二屬意大利。洞北三分之一屬瑞士。車出洞後。即瑞士的 Brig。此處居民約二千人。扼 Simplon 山洞的北口。至此暫停。檢驗護照及行李。這是入瑞士國境的檢驗。下車經地道換車。這車的陳設更清潔。二時三十五分開車。車上的辦事員總計不到五人。頗和藹。與我國津浦車一比。便有天壤之分了。自此北行。盤山而上。沿途高山已被白雪。下望山麓。楓葉猩紅。或經危崖。或臨絕壑。令人心胆皆寒。澗水橫

飛瀑布如練。下望山洞。小如杯碟。而車行速率如故。經過山洞尤甚。自 Comodosta 到 Seize 約數百里。其四分之三盡是山洞。若不用電氣車頭。則乘客將飽受煤矣。自 Seize 以後。車又盤旋而下。回望去山高入雲霄。從此之後。路較平坦。茂林豐草。牛羊成羣。牛頭繫以銅鈴。動則鏘鏘。如遠寺寒鐘。下午五時到瑞士京城 Bern。下車後。即寓 Hotel Krany。房費每日十二法郎。飲食在外。早餐一七五法郎。午餐五法郎。晚餐三個半法郎。

十八日 陰晴。上午十時餘到中國使館。往見汪公使。到十一時餘。尚未見到。只得回來。下午到瑞士警察署報到。要蓋印費五法郎。允許在瑞士住六個禮拜。再到德使館請簽字。德人歐君出來招待。一見我們是中國人。便說中國語。其誠懇十倍於同國人。他說君等到此本當從速簽字。以免延滯。但敝國外交部近頒入境章程。凡入德境。於德領事未簽字以前。先電致外交部。如

經允許。便可簽字。而電文往返至少須三四日。請諸位暫留數日。候覆電到來。即用電話通知。至於允許否。一層。請諸位不必介意。電文往返不過一宗手續耳。乃握手作別。他是外國人。不過到過我國。一見我們便如此親切。試看我國人對同國人如何。夜赴耿君續之夜膳。十一時始歸。

十九日 陰晴天涼。上午到商店內購手套。最次的尙售三個半法郎。如在國內。只值四五毛。可知瑞士的貨幣亦不賤。午刻請耿君午餐。並謝他沿途照顧。下午偕虞邢二君去看熊。熊爲瑞士京都最好的標記。如意大利的裸體像似的。所以各家什物或招牌多以熊作裝飾。回旅館時已六點鐘。

二十日 氣候較昨日稍暖。不見太陽。聽說到了冬天。見太陽的時候很少。因爲京都四面盡是高山。上午到街上散步。往來行人。幾無一個遊手。乞丐更不必說了。他們的社會於此可見一斑。

二十一日 今日天氣晴朗，便覺暢快若干。上午到公園內散步。並見世界郵政聯合紀念牌及瑞士最古的大鐘。下午無事。我便乘這閒暇的時間。將在 Bern 的情形記了一下。

Bern 是瑞士共和國的京城。居民有十一萬。Aare 河周流市內。市內有新舊二城。舊城僅四五條直街。及幾條橫街。新城則與之相連。最繁盛的街就是 Markt-Kirche。議院在城北。離公園甚近。歷史的陳列所在 Aare 河南岸。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冬季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開門。而星期日上午九點半至十二點。下午二時至四時。藏書樓在 Aare 南岸。內藏書三十五萬卷。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七時開放。星期六下午二時至五時。美術陳列館在城北位 Aare 河南岸。建於一八七九年。古畫甚多。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十二時半至五時開放。對面為天然陳列館。其中陳列的

物品。多關於阿爾卑山的礦產及地質。開放時間與歷史陳列館同。郵政局在火車站附近。每日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八時。Bern 大學在城西。位 Aare 西岸。規模頗大。中國使館在 Dahlbühlweg。德使館在 Bohlengasse 街三十一號。街上的交通。有電車。摩托車。和馬車。Bern 最通行的言語。首推德語。法語次之。貨幣通用法郎。每一紙磅換二十一個法郎。有紙幣和銀幣二種。銀幣的五法郎。大如國幣一元。以法國意大利比里斯和他自己本國的為通行。其他更有二法郎的。大如國幣半元。一法郎的。大如國幣二毛。更有半法郎。銀製。大如國幣一毛。紙幣亦有種種分別。

二十二日 陰晴。上午與林君到 Marktgasse 購書。書價甚貴。醫書雖甚多。而近來出版和再版的甚少。

二十三日 陰晴。早餐後。接德使館來電。知德外交部覆電已到。便與同行諸君步行到德使館請他簽字。付來往電費十一佛郎。每人各出護照費三十七個半佛

郎。聽說一年前只一個半法郎。半年前僅三個半法郎。現在漲了十倍。究其原因。無非阻止外人入境耳。下午與耿林二君至車站買票。因今日是星期六。買不到聯票。只能買車票。四時餘與林沈二君至車站交行李。免得明早匆促。

二十四日 陰晴。上午六時離床。六時半出旅館。斯時天尚朦朧。七時三分開車。與耿君握手而別。八時餘經 Litten 此地爲向 Bern 或 Aarau-zurich 或 Fasel 之中心點。住 Aare 河的二岸居民。一萬一千餘人。爲瑞士工業最盛之地。多機械及鞋的工廠。九時二十分到。

爲瑞士北境的大城。居民十一萬人。城跨萊茵河二岸。其大部在左岸。而其小部則在右岸。工廠甚多。城之南北各有一車站。南站爲瑞士鐵道的終點。北站爲入德的車站。所以我們到了南站便下車。取出行李。隨脚夫步行到北站。（步行約一小時）中經萊茵河。十時餘。

到北站買車票。二等車每人三十五個法郎。進站檢驗。照護。并問年歲生日和籍貫等。這是瑞士出境的檢查。倘出 Bern 時。不先到警察署去報告。到 Basel 便不能出境。須回警察署報告蓋印。方許出境。此處護照驗完。再經德國巡警檢驗。經二國的檢驗後。然後將行李搬到瑞士的稅關（同在一站相離僅咫尺耳）檢查。如帶有瑞士的貨幣食品等。便作違背法律論。如遇茶葉烟草綢料等。則加稅。幸虧我們都沒有帶。檢查的也不仔細。僅看一二隻箱就完了。又將行李搬到鄰櫃去檢查。這是入德國境的檢查。他看我們的行李甚多。一時也檢不完。他便告訴說。你們願在此地檢查呢。還是到柏林檢查呢。如到柏林去檢查。請你們將姓名寫在箱上。我們便知道他的意思。答應着到柏林去檢查。便將姓名寫好交他們過磅了。如箱內有貴重物件。可以保險。凡值一千法郎的出保險費十法郎。我們的行李很不值錢的。誰去出些冤錢呢。過磅後拿了行李票到

頭二等的待車室去休息了。室傍有飯館。可以吃飯吃汽水。和啤酒。等到一點三刻去上車。輛甚多。有到柏林的。有到 Frankfurt 的。有到 Leipzig 的。車外都寫得明明白白。我們是柏林去的。當然上到柏林去的車。車內陳設甚樸實。雖不及瑞士的車的新。而實用上頗合宜。三等車比我國津浦路的二等車還好。更有一種四等車。與津浦路的三等相同。每輛車劃作數間。每間有六個位置。預備坐位六人。二時五十五分開車。三時餘入德國境。六時左右經 Koblenz。七時在車上吃夜飯。四人要二百馬克。尚沒吃飽。菜蔬不良。與瑞士和意大利的車上飯一比。便大不同了。他們的食料困難。於此也可見了。

二十五日 昨夜甚涼。緊閉窗戶。着上冬衣。猶覺寒氣襲人。早晨經 Leipzig。自此以後。所經盡是樹林。上午九時便到了我們的目的地的柏林了。下車後見同學徐孫二兄在站。他鄉遇故友。歡悅自然不必言了。便由

孫君於車站附近 Königgrazer 街覓得一個旅館。叫作 Hotel Union。每間房價八十馬克。飯食不包。須自己下館子去。下午往謁周師。八時餘始乘火車回寓。

赴法日記

孫紹康

八號早一時由滿洲里開車。同人皆就寢。行半夜。早晨時睡起。抵一站。未知何名。蓋自滿洲里以南。每站皆書有中國字。此則僅書俄文故耳。天氣頗涼爽。恰如吉林二三月氣候。曠野無垠。多屬不毛。沙多水少。若無生機。然偶遇有水草處。即有無數牛馬駱駝。散放其間。行抵各站。皆有蒙人游行其間。首冠繩帽。鑲以白羊皮邊。身着紫袍。捲以馬蹄袖。穢污不堪。晚二時至外興安嶺山脈一帶。樹木漸多。然亦但有松樹與桃樹而已。過此復多平原。有蒙人逐水草游牧者。行一晝夜。山脈又起。鐵道盤旋於崎嶇之間。或開山道。或繞山麓。石崖壁立。廻若羊腸。居民雖無多。然比前稍稠矣。晚五時至納德里。晚餐。車停四十五分。夕陽西下。散步其間。頗助興味。

詢諸中國苦力。云該處華人盡直隸山東籍。約四十餘名。悉以勞動爲生活。復有一賣葱翁。年約七十餘。詢悉孫姓。山東濟南人。居此十餘年。自言將葬身於此。不得復歸家鄉。雖年就衰薄。幸猶能自謀糊口耳。言次淒楚。頗爲可憐。山叢中人戶數百。有墾田者。沿路綫俄人經營。不遺餘力。晚七時至格里木次。車停一小時。候快車過也。晚十一時過赤塔城。此處自鐵路通過後。商務漸盛。成一交通市場矣。其東北爲尼布楚。係清康熙年間中俄訂界約之處。因爲地理上有名之城。九號經過各地。森林繁茂。卽地理上所謂西比利亞之森林帶也。山巒積雪猶在。是亦氣候寒冷之一徵。沿途有新建木房。頗整潔。殆皆俄民所居。沿車站有客廳。廳內均設飯館。非常潔淨。行人可以隨意在此飲食。苟車停十五分。卽能下車用飯。惟每人須俄金五角。此行以不識俄文。甚爲困難。旅行歐洲者。苟取道西比利亞。非通俄文不可。蓋由亞洲至歐洲。平均須十七八日。而由

滿洲里（中俄分界處）至亞利山大（俄法分界處）橫斷全俄。卽須十三四日也。故旅費俄幣卽居四分之一。三晚五時至雜及格來烏。晚餐。車停九分。此處有中國苦力二百餘名。過此以西。則層巒重翠。山川頗幽雅。漸近貝加爾湖處。小湖沿亦多。同行者復有一浙江人。係往奧國營業。在日本之東京橫濱長崎大阪神戶門司等處營業者。多係浙江人。所以予甚欽佩該省人民。有遠遊之性質。能獨立生活也。十號早六時。至貝加爾湖畔。此湖爲世界有名之淡水湖也。成西南東北之狹長形。河流多聚於是一。片汪洋。浩無涯際。湖水與羣山接處。蒸氣飛騰。遙望如積雪在山。鐵道繞其西南端而行。鐵軌通處。正爲山與湖相接之點。所過皆開鑿山洞。或墊起湖底。沿線則林木森森。泉流潺潺。汽笛嗚嗚。從山谷反應。恰如在水上飛鳴。景色幽雅。可人之極。惟氣候覺寒。山中冰雪猶存。加以天氣陰霾。身際覺十分寒冷。繞湖畔。過山洞共五十。就中

以第九爲最長。湖水作淡綠色。岸邊甚淺。多釣童漁父。垂竿於湖畔。岸之高處。盡爲石灰。石工締造未竣。各處尙有無數工人。修築隄岸焉。或謂漢蘇武牧羊於北海。卽此處焉。早十一時至貝加爾站。正當湖之近旁。水深浪靜。桅檣矗立岸上。如海港之建築。復有小巡洋艦一艘。屯於港口。是處中國苦力仍不少。晚一時至依爾古次克。此爲貝加爾湖畔一大都會也。正當海參崴及莫斯科之中心。爲西比利亞重要之地點。總督駐焉。交通便利。商業甚繁盛。至此須換車。晚三時開。車甚狹小。只容三十餘人。至坐臥無地。擁擠極矣。過此村落頗多。人烟稠密。墾田者牧畜者亦不少。晚七時至一站。大村落也。有小兒作折腰。以口拾錢戲。復有老人全身纏以棉花。作驚人態。此等現象。皆係一種貧民。以乞錢爲目的。醜態百出。究非交通處文明國所應有也。

數巡查持槍圍繞前後。觀者皆不准前進。此等專制現象。於前清時代嘗見之。不意又見之於俄國矣。此站人烟稠密。街市宏闊。如都市然。一般下等人。多有呼夥計。夥計之聲。恰如手從日本歸。乘船行抵白河時。兩岸人多呼色古色古。（此語爲日本細君之意。中國譯傳爲極下等話矣。）是等不恭之語。大抵出於下等人之口。亦足見人民之無程度矣。晚三時至站。下車晚飯。七時至干斯克。大村落也。車停十六分。下車散步。時微雨。十二號早六時起床。時已抵葉尼塞河畔。河水甚大。鐵橋工程壯麗。此爲西比利亞三大河流之一也。（三大河流卽勒那河。葉尼塞河。俄比河是也。）傍西岸有一都市。名格爾斯那牙爾斯克。至此城車停一時十四分。同人皆下車早餐。站中苦力。盡蒙古人。中國人極罕。路上俄人。多有疑同人爲日本人。此行因無識俄文者。種種交涉。非常困難。惟俄國上等人。多有通法文或英文者。同人中許君。法文較佳。程君英文。亦能達意。因之稍

覺便利。至此一帶林木漸低。多楊樹。地頗肥沃。遍開鮮黃花。甚奇麗。沿途工人。如執旗者及運土者。多以女子膺之。比之吾國一般女子。專依賴男子爲生活者。差強耳。是晚就寢時。有四五人無臥台。後由一俄青年通法語。爲之交涉。始由他車騰出數位。沿途村落。皆有禮拜堂。無不建築華麗。蓋以西洋信教最篤故也。

十三號早六時至。婁包納。車停時許。起床洗面後。早餐用麵包一。茶一盃。是日所過各地多平原。墾田者較多。晚二時至那維尼格爾維斯克。停一小時許。下車晚餐。其時有俄女子數名入車站。麗服嬌態。步武翩翩。手提花籃。逢人爲之簪花。同人有給與洋三四毛者。多有至十元者。大抵出於慈善捐或公益捐也。晚三時至俄比河畔。（亦三大河流之一）水勢頗大。鐵橋凡七架。長二里許。兩岸土地沃饒。河之東南一大城池。名阿穆斯克。（譯音那維尼格爾維斯克）約有數萬戶。城內樓閣參差。遙望頗壯麗。至此西比利亞三大河流已經

其二矣。惟勒那居於極東。則非鐵道經過之地點。晚六時。車夫掃地。因同人食物。隨意拋棄。故滿地拉雜。竟爲車夫所干涉。同人咸不滿意。究以咎由自取。亦莫可如何。西洋習慣。首重自治。於旅行時。尤不可忽。良以一人卽國家之代表。在外人眼中之俄國。下等社會。亦復污穢不堪。羶氣逼人。偶一近之。實足令人生厭。反觀人之厭吾者。亦有同然。循是以求。前此人之干涉吾者。輕視吾者。只能自責。而不能責人也。日本人每笑吾中國人污穢之習慣。一則隨意吐痰。二則便溺後不洗手。三則不刷牙。推及世界人。不啻以中國人之污穢作爲笑柄矣。尙有種種爲人恥笑之處。不堪枚舉。是則改良習慣一事。亦國人所不能不注重者。西洋人亦頗講究歡迎送別二事。晚九時至一站。見有數十人。送一知友歸。當未上車之先。均互相行接吻禮。或溫慰。或談笑。親暱態度。愛情發露。開車後。女則揚巾。男則脫帽。以表歡送之忱。示保重之意。當知人離別時。往往生出一種淒涼感。

慨之心。斯亦人情之常也。十四號早九時。至歐穆斯克。都會也。車停時許。同人多有下車早餐者。當開車之前。有同行之四川人胡鏐鈞者。下車灌水。忽聞汽笛聲。乃張皇而返。其意蓋恐車開遺落也。孰意並非所乘之車。散行。旋有俄警一名。尾隨上車。竟將胡君逮捕。並取沒其行李。因之同人皆恐慌失措。莫知所爲。代表偕同通英法文者。前往與之交涉。俄警則非常強橫。質以何事。逮捕。彼云不知。惟奉有上官命令耳。遂遍搜行李衣服。並無私物。然亦不肯釋放。繼復將胡拘禁。使不與代表相見。後由衆議定暫留此四人。從事交涉。餘均乘車前往。乃同人中之激烈派。主張全體下車。未及通過。而車欲開矣。致移下行行李者二十三人。餘即乘車開赴莫斯科。下車之二十三人。尋得朝鮮人二名。通俄語復通華語。託其代爲交涉。亦無効。無已。遂分電外交部及駐俄公使。乃留三人候回電。餘二十人。即乘車於十九號抵莫斯科。又候三日。彼此竟復斷絕音問。先是在途中曾

遇中國人。云胡係因病被拘留者。究竟胡犯何罪。該警毫未發表。實不啻無辜逮捕也。嗚呼。以我堂堂中華民國之學生。竟致爲人任意逮捕。護照無効。逮捕無辭。是豈胡之一人羞。實中華民國之大辱也。最後由同人程君。親至聖彼得堡。見劉公使。始發電爲之交涉釋放。據胡云。在拘留時。俄警曾派來一通華語之人。前來盤詰甚詳。其意以爲胡似偵探軍隊者。逮捕大概卽此也。是則毫無證據。而形跡可疑四字逮捕者。身體自由之謂何。何物暴俄。竟藐視污辱人國。致於斯極耶。中國猶未云亡。竟以防範亡國奴之手段。以防範吾中國人。國體不振。動輒得咎。真可訴諸吾國內同胞。同聲一哭也已。在車停時間。同人有失去金絲眼鏡者。昔曾聞諸英人云。西比利亞線。俄人之小竊甚多。幾致防不勝防。觀此益信。晚二時至布哇哀屋。見一俄醉漢。行步張皇。言次顛倒。時有毆人之舉。行不數步。即橫臥一馬車之下。枕肱而眠。此種現象。一入俄境。屢見不一見。此人民酗酒

之風。殊非國家前途福也。

十五號早六時起。同人皆束裝行李。預作換車之準備。八時至柴里亞賓斯克。亦一繁盛之都市也。至此開赴莫斯科。須換車一次。在此又遇山東人三四名。係販賣綢緞於莫斯科。坐車回國者。車停時許。同人多有與該數人聚談者。俄人咸圍觀以爲奇。巡查驅逐之猶不去。亦太少見而多怪矣。十二時至烏拉山。此爲歐洲與亞洲分界之處。山勢不高。而聯綿不斷。足爲歐亞天然之分。各嶺鐵道。仍盤山而行。以免開鑿之難。甫至山麓。卽西風細雨。撲面東來。恰如歐洲風雨。漸及於亞洲者然。晚一時半至山之絕頂。有歐亞分界之白石碑一座。成錐體。高二丈餘。東面書亞細亞。西面書歐羅巴。過此至一站。名次爾道烏斯特買羅拉山。所出之石一塊。磨作卵形。譯音衣衷錯。以爲經過之紀念。又行不數分鐘。天氣忽然晴爽。亞洲猶雲霧朦朧。而歐都已青天白日矣。山之東西麓。林木繁茂。田地開闢。牧畜業尤盛。是

夜過烏發城。人烟稠密。貿易興盛。大都市也。蓋烏拉山東西根凡二都市。東爲柴里亞賓斯克。西卽烏發城也。十六號早六時起。是日天氣清和。九時至布古魯斯蘭特大村落。至此一帶。田地開闢。村落亦多。晚四時至薩麻拉。車停時許。晚餐畢。書明信片一寄家。述自滿洲里至薩麻拉一路情形。及胡被拘事。是晚有同車俄陸軍砲兵學生及工科大學學生五名。提議比試算術。乃有輕視吾國學生之概。繼由同人於張王謝諸君與之比算。所演題目均甚純熟。雖難記憶之三角公式。同人皆背誦如流者。因之俄學生轉輕視而爲欽佩矣。由是諸事皆資贊助。不復以白眼相戲。晚七時過窩瓦河。是河爲烏拉山西第一之大河也。水勢洶湧。船舶往來不絕。鐵橋凡十五架。長約四里餘。歷時八分。工程頗稱宏壯。南岸平原。土地肥沃。有大城名巴他給。在河之右岸。車停十五分。正當夜間經過。遙望燈火耀煌。如滿天星斗。反射於水面。車沿河之西岸而行。晚十時至色

一闌亦臨河畔。夜間燈光照耀。亦頗雅觀。汽船帆船。屯泊甚多。此河於北歐之交通上。著大影響焉。

十七號早六時至賓薩城。歷山嶺。頗爲壯麗。至此早餐麵包咖啡。晚五時至格拉爾什克。車停二小時晚餐。自過烏拉山。所經過各地。大城市大村落甚多。惟風景無甚差。予心意中並未覺有特異之感觸。余猶憶昨年赴日本。航大洋。過朝鮮半島。以東。遙望島嶼環列。漁舟棋布。隨波飄蕩。水天一色。兩岸林木鬱鬱蒼翠。天然一幅畫圖。迥非大陸氣象。不覺動異鄉之感觸。至歐陸不然。斯亦地勢與中國相同故歟。

十八號早一時起。束裝行李。預備至都拉換車。（快車不換直抵莫斯科）早四時至。同人皆搬運行李下車。換乘赴莫斯科之車。因至稍遲。車已開。僅有一人帶行李十件。隨車前往。因無票。同人皆焦急。詢諸站長。云無妨。至第二站無票。即令下車矣。先是同車有俄青年。頗殷勤。下車曾代同人交涉。將車說妥。嗣以同人行李太多。

多。言語不通。致悞時刻。未免有負好意。然先行之一人。猶賴其爲之代達。不然。又受其一侮辱矣。所至換車之處。連搬行李。脚行非常狡滑。并不照章取費。任意勒索。致令人異常生厭。日本鐵路之脚行。每件只索銅子二枚。決無額外勒索之弊。且車站亦秩序井然。非如俄國之雜亂無章。故旅行歐洲者。不如旅行日本之爲便利也。且日本車站。皆書以英文。旅行者苟有普通知識。卽不致迷途矣。晚一時至莫斯科。俄舊都也。城壯麗。建築宏大。遙望樓閣參差。工廠之烟突及禮拜堂。皆突出空際。如插雲霄。昔法國拿破崙擾亂歐洲時。曾帶兵五十萬圍攻此城。俄皇則堅壁清野以守。盡焚都城以去。卒乃大敗拿破崙。敵兵殺傷凍餓。死傷無算。掠得礮彈頗多。自是始率士民。遷都聖彼得堡焉。至車站時。遇有俄人之通法語者。爲之指導一切。始坐電車。同至旅館休息。旅館每人房料一元。茶飯自備。應酬不甚周到。所住者大抵爲三等客室也。午餐後發一信片。內述住莫斯科。

料情形。晚三時。與同人至大街散步。街市宏敞。建築高大。十之八九。係五六層樓房。電車馬車自動車。往來如織。車聲隆隆。恰如大風雨聲。偶聞之。則猶覺麻亂。日本東京之銀座街。以華麗稱。然比之於此。猶不及五分之一。蓋東洋之建築。究不如西洋也。同人至街市散步。恒有一般無賴兒童。或成人。呼以克帶斯克（中國人）或呼以日本斯克（日本人）更有呼以夥計夥計者。有笑諠態度。稍向其注目。復示一小指。口出惡言。此等行爲。討厭之極。在吾國人。猶有呼外國人爲洋鬼子者。其討厭也。想必有同然者。如此不道德不規矩之舉動。在言者不過出於一時之放浪。而於聽者則惹起非常之煩惱。是皆一般人民無教育之表徵。足爲國體羞者。晚六時。復由俄人之嚮導。遊覽俄皇故宮處。復有拿破崙之大礮一尊。爲當年與法戰爭之戰利品也。直徑有五六尺。彈丸大於斗。並有小礮及彈。堆積無數。又有一大銅鐘。置於台上。重有二百噸。爲世界第一大鐘。亞力

山第三之大銅像。建造則異常華麗。復有司乖必列夫騎馬之銅像。手執戰刀。親率士卒。高站於街頭。此乃與拿破崙戰時焚莫斯科之一將軍也。餘古蹟頗多。惜一時未及備覽。街市貧民。多有逢人要錢者。恰如北京之貧民。逢人即呼以爺爺之類。我國商人。有五六百名。多係山東人。負販綢緞者。亦有販茶商。暫居旅館者。其租自門市者。只綢緞商恒隆光一家。經理係山西人韓姓。在此營業已二十三年矣。現因俄稅關對於中國綢緞商入口。特別加稅。以示抵制。因之銷路不甚暢旺。獲利亦僅見餬口。擬於月內即關閉云。是日車站復到中國人三名。其一人已因病而死。俄警曾知會華商恆隆光。爲之收殮。死者係福建人。年二十一歲。曾在柏林僑居四年。此次因頭痛喉腫。不進飲食而死。嗚呼。以有用之青年。葬身數萬里外。斯人生之大不幸也。莫斯科爲東洋人赴歐必經之要路。且多中國人經商於此。會無傾軋事之設。致僑商爲人所制。行旅死亡道路。保護無人。苛

刻橫遭。嗚呼。同胞抑何不幸。而生此無知覺無感情放任之國家耶。

十九號晨起。微覺頭痛。亦不思飲食。蓋因旅行十餘日。勞碌困頓。飲食無節。致胃燥腦炫。虛火上升。至此已十三日未大便矣。予遂向同人取得瀉藥少許。煮水二盃服下。是日晚大腸內微覺行動。但異常乾燥。只大便一次。並未下瀉。當就眠時。頭痛如刺。昏迷顛倒。喉甚疼痛。又加以出發心切。大多數主張翌晨啓程。予因之且急且傷。困難至極。嗣因服痧藥十餘粒。略得睡臥一夜。二十號晨起。頭痛止。惟仍昏迷。口內苦甚。乃衝雞蛋水二盃。臥牀發汗如雨。孰意是晚同人中又有主張仍候代表一日。予心始泰然。是晚竟獲痊愈。從此飲食極加小心。且乘馬車赴街市遊覽。數小時歸。即就眠矣。二十一號同人開會議。因候代表久不到。恐川資不濟。困於旅中。遂決議是晚出發。夜五時束裝行李赴車站。有華商韓君招待一切。送至站中。晚六時即開車西上。

惟此段已買得坐位票每人一元二毛。坐位票者。即所謂快車也。既買有此票。按號尋覓坐次。他人絕無侵佔。且車亦清潔迅速。并無散人加雜其間。此票不分遠近。以至換車處爲無效。同人皆悔前此未買票矣。

二十二號早六時半起。天氣晴朗。精神爽快。惟清晨微寒耳。俄國氣候。大抵如斯。道傍樹以矮松。每逢村落。必有工場。俄民務農者最佔多數。工業尙未十分發達。工場多不在城池而在鄉間。良以民間農事畢。多歸工場作工也。十一時半午餐。僅飲水一盃。食麵包一小片。因虛火尙未十分消除。故對於飲食。仍不甚親切。然斯時獨思中國飲饌。此長日旅行者。共有之心理也。晚九時至瓦薩。此乃已滅亡之波蘭京城也。波蘭土地爲德俄奧三國所分。都城繁盛。街市整齊。燈光萬道。滿城如晝。惟是晚天氣陰霾。風雨忽作。若隱示人以已亡國之慘者。瓦薩正當俄之西南境。爲入法之要路。故車站異常麻亂。至此換車下行李後。直令初到者莫尋道路。脚行

操俄語。復似波蘭語。無有能識者。嗣有旅館接客者。操英語云。願爲向導上車。乃將行李運出車站。同人始悉爲其所欺。彼蓋欲至該旅館住宿焉。同人與之交涉。彼復強橫。後由同車之俄人。頗具血性。代抱不平。與之交涉。幾致決裂。復將巡查喚至。始揮之使去。此接客者嚴其態度。亦似波蘭人。狡詐非常。噫。豈亡國奴之性質。比比然歟。晚十一時由瓦薩開車。剪票者甚野蠻。每以惡聲厲語。威嚇乘車者。遞票稍遲。卽加謾罵。車行二十餘分。至一站。仍須換車。因忙未及詢何站名。買坐位票已無矣。候車良久。始由站長指定一特別狹小之車。坐位尙不足數。迫云睡臥。致行李堆積盈車。權擁擠以坐。是夜無眠。如入囚牢。天明皆困乏加病。辛苦極矣。鐵路至此。卽無臥車。長途旅行者。每每苦之。不獨我輩矣。

二十三號早八時至距利山大。此處爲俄德交界處。須換乘德國車。兌換德國錢。因過此買食物車票等。須皆用德幣故也。站中稍有秩序。乘車較潔淨。惟每室必容

八人。不免有擁擠之患。九時開車。十時半至道恩下行。李由德稅關檢驗。仍換車在此下車。同人有將行李隨意放置。或在車內食物者。致被德警干涉。一路中招人輕污之處。實令人不忍言。可爲傷心也已。雖云同人稍有不按規章之處。該警亦未免吹毛求疵。過事干涉。殊非國體之光也。至此雖買座位票。仍無寢台。赴柏林之車甚快。小站不停。可無須買坐位票矣。站中傭役衣服等較整潔。車中盥室廁所食堂。設置復完備。迥非俄國之穢污黑暗比也。惟過此站中無熱水。不如俄站中皆有熱水樓。任人灌取也。入德境。田地開闢。房屋清潔。山川樹木。多加以人工之修飾。氣象頗覺一新。所過各地。無高山。多低嶺。林木極盛。蓋文明國皆注重森林。雖田園宅第。無不栽種樹木。良以與衛生上農業上。有大關係焉。地理學家恒謂視林木之多寡。可以覘國脈之修短。斯言豈無謂乎。晚八時至德京柏林。爲世界有名之都市。夜間電燈煤氣燈。羅布如星斗。光明加白晝樓閣。

森森街市井井。紅男綠女。携手遨遊。車馬如織。縱橫道路。勝地名區。惜未能稍留時日。暢事遊觀耳。九時半由柏林開車。因同人散漫無紀。一時難以照顧。臨行致落三人。先是至柏林時。即遇一中國留學生胡君。爲之招待一切。得不致茫無頭緒。遺落者亦賴胡君爲之照料。於翌日送於車上。始開赴巴黎。此行人與物。屢有遺失。團體旅行。無一妥實嚮導。甚爲困難。車行一夜。因車內狹小未臥。只臥眠頃刻耳。

二十四號早五時。過一極繁盛之都城。未悉何名。蓋過柏林。名城甚多。沿途工場。幾乎所遇皆是。就中以製鐵者爲最多。德國工藝。年來異常發達。其所製之鐵。殆銷售於全世界。建築尤稱優美。各村落多係四五重樓房。無不几淨窗明。陳列花木。宜人風景。實助遊人之趣。真百度維新。確乎一新造之邦也。造鐵工場。規模均甚宏闊。歷年所棄煤灰。可以增厚地層。每逢工場。無不堆積成山。運送煤灰。均有升降機。移至山上。使用煤質。製造

鋼鐵。爲數之鉅。概可見矣。斯亦國家文明之徵也。晚三時至一站。車停驗行李。此入法界之稅關也。約二十分鐘。復乘原車開赴巴黎。晚七時至。在巴黎車站下車後。由豆腐公司段君。先往儉學會報知。同人皆在車站等候。至一小時餘。始由齊君宗祐及褚君等前來招待。遂率同人乘地道電車（電車行於地洞中）抵旅館休息焉。

二十五號算清一路帳目。理髮入浴。置辦應用物品。凡留法者將所帶款項。交與儉學會代辦。次日。同人即由本會介紹。送入各校肄業。較之投考進校。得便甚矣。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五終

中華書局發行

家庭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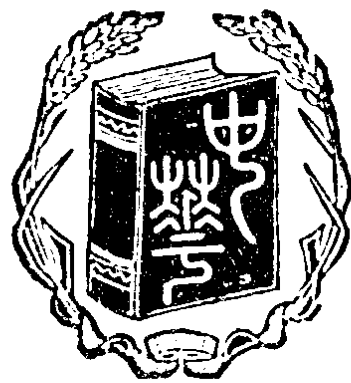
一冊
五角

本書條理清明，文字淺顯。凡家庭中之零星小點、葷菜、素菜之烹飪法，以及鹽貨、糟貨、醬貨、燻貨、糖貨、酒類、果類之製造法，無不言之綦詳，包羅無遺。主持家事者，固宜手各一篇；練習烹飪者，亦可借為參考。

家庭食譜

續編
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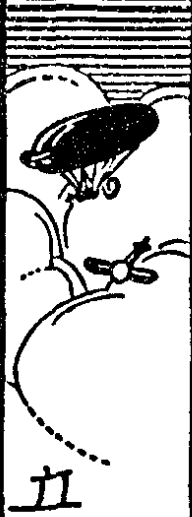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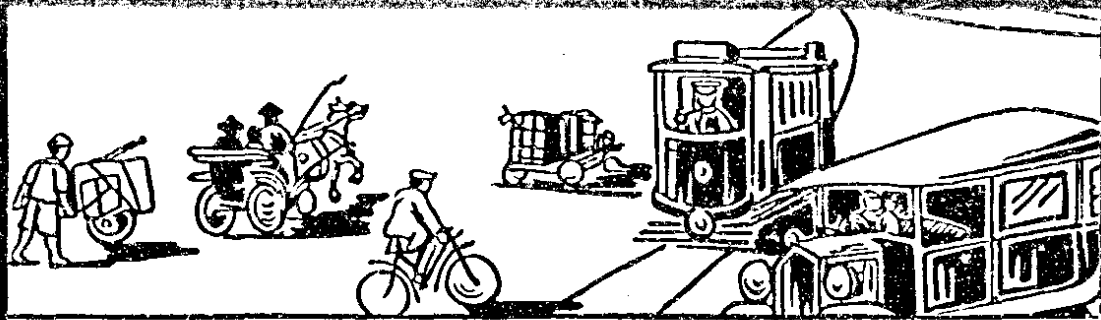
一冊
四角
一冊
五角



1954

9

10



五

國
外
遊
記
彙
刊

第
八
冊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時余



刪繁節要 + 時半功倍

文 學 精 華

分五零元八價定 + 種二十

古文辭類纂精華	蘇詩精華	杜詩精華	古今小品精華	文選精華	漢書精華	史記精華	戰國策精華	國語精華	穀梁傳精華	公羊傳精華	檀弓精華	淮南子精華	韓非子精華	荀子精華	孟子精華	列子精華	墨子精華	管子精華	莊子精華	老子精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續正編	一	一	二	二	八	八	三	二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四冊	二冊	二冊	五冊	三冊	一元二角	一元二角	四角半	三角	一角半	二角	二角	三角	二角半	二角	三角	一角半	一角半	二角半	四角	一角
角	角	角半	角	角	角	角	角半	角	角半	角	角	角	角半	角	角	角半	角半	角半	角	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六

長途遊記

遊美管見錄

吳興李善述

余於八年十一月八號離申。是日天雨。益增離別之苦。四時乘渡。送至吳淞口。上南京號。同行有張桂等君。送行者亦十餘人。船上布置精善。住艙均清潔。非常。張桂二君所住爲特別室。更覺華麗絕倫。余思乘此船渡太平洋。度必安適。非常。心中因之一快。輪舟於是晚十時啟碇。初行甚緩。余等固數日忙碌。倒頭即睡。預備明日上甲板。一觀海天風景。孰知事竟有與願相左者。次晨。余從夢中醒來。覺輪舟動搖甚劇。試起身。則頭昏胃翻。欲嘔吐者。再即思起洗面。亦不能。因仍眠床上。但覺船前後傾側。身隨之動。頗形不適。後聞初航海者必現此象。是日乘客能起身者。祇十之一二耳。同舟有舊友秦君。竟毫無痛苦。起居飲食。一若平時。問之則航海

已十一次。矣。由是可知萬事初起。必覺艱難。一經習慣。則安之若素。非獨航海爲然也。是日余嘔吐二次。祇食山芋一枚。余住二層樓。窗與水平。時風浪頗大。因不能啓。故艙中殊覺悶悶也。次日余勉強至張桂二君房。互相談笑。若乃稍減。

十一號舟抵日本橫濱。余等乃舍舟登陸。一觀帝國狀況。惟適經病暈。故上岸後。覺陸地亦似搖動。輪埠有華人自稱上海人阿炳者。願作嚮導。問之。知橫濱無可遊之處。因命陪至車站。購票乘長途電車。作東京遊。車內頗寬敞清潔。行亦甚速。約一時始達。沿途風景亦頗可人。惟屋宇園林。均甚矮小。宛如玩具。日人富摹倣性。惟求其神。不尙實際。於學習歐美文明亦然。吾人均知日貨銷華者。均好看而易損。今余至東京。沿路所見之建築等。亦復如是。此實日人一弱點也。既抵東京站。余等擬先往果腹。惟言語不通。而此地又無吾人。覺困難萬分。旋作手勢。命人力車。至中國菜館。因果腹焉。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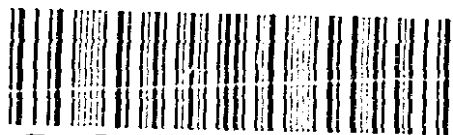
時其緩異常。路經皇城。見深溝高壘。頗具古風。形勢甚壯。而景緻亦佳。飯後擬往訪同鄉吳君。（時任事於東京漢治洋公司）先乘電車。繼以步行。宛轉問訊。迄不得至。蓋言語不通也。後遇一小學生。領余等往。並代問巡警。行半時始至。該童乃脫帽鞠躬而退。面無愠色。余感佩不置。此蓋教育之功也。吳君時養病在寓。因得晤面。他鄉知己。談笑頗得。吳君寓屋。布置頗清潔。惟矮小而無日光。頗不宜病者。聞蔡將軍松坡寓日。亦曾卜居於斯。今屋在人亡。不禁治然。吳君病不能伴余等遊。因代雇汽車。俾得週遊一週。惜爲時過短。車行又速。沿途所見。均過眼雲烟耳。

東京街市繁華。頗近上海。惟道路不平。車行搖撼非常。後聞吳君言。日人着木屐。大雨路軟。履行其上。每印深痕。故道路屢修屢壞。政府欲禁止穿屐。萬不能行。祇得置之不理。習俗之難移。及其影響。有如是者。外人遊日者。每以其道路不修爲病者。比比然也。時東京日比谷

公園。適開菊花展覽會。余等因駐足觀焉。百卉雜陳。色樣各異。花經人功。益增丰采。旋余等欲遊帝國美術院。因時晏未果。聞該院藏中國珍異極多。均吾國官吏用以結納者。吾國國粹。不能自保。而他人代保之。可歎。倦遊歸來。吳君已設宴相待。其同事孫君昆季。公畢返寓。因亦同餐。賓主縱談。樂而忘倦。幾忘身之在客途中也。晚九時。余等興辭。乘車返輪。次日又僕僕海上。作乘槎客矣。

舟離橫濱後。向東南行。時風浪漸大。而余等亦稍稍習於海。因時至甲板上。或臥椅觀書。同行學生。官私費共二十餘人。兼有數舊友。不約而過者。故頗不寂寞。甲板上。有臥椅。每人均可租一具。坐而閱書。或眺海景。愉快非凡。蓋地既寬放。空氣又鮮。自較艙中爲安。惟海景久亦生厭。遙望天涯。益增離懷。誦古人故鄉。邈千里。離懷積萬端。句不禁感慨係之。甲板上。有閱書室。在船首部。頗精美。內有書桌。可用以作書。西人於晚上。有在內跳

(1909)
394
2.8



舞者又有吸烟室。在船後部內有酒櫃。美洲頃禁售酒。故此次返美之西人。其嗜酒者。均於船上暢飲一番。有大腹賈。均無時不在此室也。華人嗜賭成癖。此次同渡之粵人。其上等者均以吸烟室為賭場。其三等艙客。不能入此室者。則在船甲板上作地賭。頗為外人所輕視。吾國近來賭博。愈行愈盛。將來之禍。恐不遜於鴉片也。吾輪自上海起行後。每日祇二十三小時許。大約縮短一小時。過十餘日。約在中途。船上鐘點與中國較。相差九、六小時。乃於某日（恐是十五號）多過一日（如八、十五號則船上二日。均為十五號）如此則反早華九、十八小時。過此日後。船上鐘點。仍差約三十小時。及至舊金山。與上海鐘。約差十二小時。以是東半球與西半球。夕夜互易矣。頃記者草此篇時。此間為六月三十晚九時。在中國則為六月三十號晨九時也。舟中每日三餐。菜雖乏鮮。然均甚豐富。四時後有茶點。一次。惟余等病海日多。不能多食。同舟有某君。竟足不

履餐室在舟二十餘日。所食祇餅乾耳。舟中每食鳴鑼。頗特別。遇風浪較大。傾側甚劇之際。則桌上均加有邊之桌面。防食具之傾跌也。惟遇此時。余等早臥床不能起矣。此次同舟華人甚衆。羣因西餐不合口味。特要求船主另給華食。蒙允許。余等得每日食華餐一次。雖係粵味。較西餐勝多多矣。舟離橫濱。越十一日。抵太平洋之檀香山。輪泊該島首都火奴魯魯。余等因又得作陸遊。該島名太平洋中之天臺。余等身歷其境。實覺言之非謬。蓋該島地近熱帶。冬煖而夏涼。余等至該島時。已十一月。而雜花生樹。宛如江南三月天氣。路既修潔。屋又巍大。加之樹影婆娑。細草遍野。全城實一公園。景緻之佳。余生平所未見也。人能卜居於斯。真不啻世外桃源。惟該處時有火山爆裂及地震之虞。未始非美中不足耳。該島既四面臨海。居民自然識水性。吾輪泊埠時。輪旁泳水者均浮水乞錢。若擲以錢。則羣下水底爭取之。首

無失一。至於海濱洗浴。更尋常事矣。火奴魯魯城。名勝處甚多。惜余走馬看花。忽促間不能領略一切。惟及遊拍理高原及水族館二處而已。

拍理高原。位羣山之頂。乘汽車迂遶而上。約一小時始達。其地寬畝。餘下視全城。均歷歷在目。遠望海濱。則波平如鏡。色作淺紅。頗可悅目。聞該處爲古戰場。某將軍曾追敵至是。盡推敵軍入山谷。亦一古跡也。上山之道。均甚平坦。兩旁古樹夾道。密蔽天日。車行其中。恍入仙境矣。

水族館。位海濱。屋雖不甚大。而四壁均以玻璃爲厨。上通日光。內蓄奇魚。形狀顏色不一。而同有漾藍。有金黃。有五綵。條理甚明。雖畫師亦不能描寫其萬一。詢奇觀也。該島氣候甚暖。故能產此奇魚。聞一移他處。每不能生。故該島之水族館。絕無僅有也。

檀香山爲合衆國屬地。美人經營於此。纔數十年。而卽成名城。頃該島爲太平洋中之重要區域。輪舟往來。均

在此稍作停留。商業頗發達。全島出產。以糖米及菠蘿蜜爲大宗。爲數頗鉅。各國人士。愛其風景。來小住者。亦不乏人。洵樂土也。

余等倦遊歸來。須臾。舟卽啓碇。以後風浪時大時小。惟安靜日多。頗稱安逸。同舟華人。並開會聯絡感情。惟各省言語各別。殊感不便。有一次。一粵人演說。余竟不能領略一字。吾國言語不統一。實一大病。此大半由各省交通不便之故。當道者宜注意及之。同舟西人。時開跳舞交誼等會。余等亦得躬逢其盛。頗稱熱鬧。舟中水手。時有水操。每於日四時舉行。蓋以防不虞。亦未雨綢繆之意也。

吾輪離檀香山七日。始抵美境之舊金山。未抵前數日。吾等亟整理行裝。預備上岸。同舟美人。欣然色喜。蓋離家近矣。余等雖離家愈遠。然目的地將達。亦不覺精神爲之一振。預備一觀朝夕。夢想之新大陸。况舟居既久。得陸自更足喜也。

翰未抵前數日。舟中管行李者。已代金山某轉運公司。向客兜攬生意。余等因即將行李點交。託其代運。彼即給號牌。如行李數。如此則上岸後。余等可不顧行李。逕至旅館。定奪後。再電話關照該轉運公司。將行李運至旅館。法至便也。

十一月三十號清晨。吾輪抵舊金山。泊焉。移時。醫生上船驗身。頭二等各祇巡視一週。惟三等客則查驗較詳耳。再一刻。移民局官吏來。中國駐金山公使亦蒞止焉。乘客均須經移民局官吏查驗護照。並盤問一切。費時甚久。美國之設移民局。蓋欲將他國人民之入其境者。加以紀載。以便一遇事。即便稽查。法至善也。

查驗既畢。余等即舍舟登陸。關吏並將行李查驗一過。應納稅者。在船填報告單。故此按單一查。甚為間便。查畢。凡欲渡美大陸至東部者。可向關吏索一憑證。則乘火車可帶二百五十鎊行李。不另納費。此蓋預料從他國渡海來者。必多行李也。

行李經查驗後。余乃得自由。因即離埠。與教育部派醫學生。同至華盛頓旅館。寓焉。華盛頓旅館。在金山為中等旅館。舍佈置頗精雅。惟其特異之點（與中國旅館較）則為館內之寂靜無聲。人居其內。幾疑屋中別無他人。侍者非經呼喚。不履住客之室。然一經呼喚。必給小帳。費亦不貲。譬客入旅館時。如將皮包命侍者携至房內。須給二角半。餘如呼水送信。亦必給錢如數。此風俗使然也。余所居室。臥床砌在壁內。臥時可按機則床自下。午時視之。則壁間一大境耳。此或因地位狹小。故有此發明也。

舊金山為美西方大埠。房屋高大。街道遼濶。其最大之街。有電車軌四行。餘可想見。路上行人。前後不絕。欲穿街尤難。余等住金山僅三日。無暇領畧名勝。十二月二號。余等即購車票。搭火車向東行矣。美國火車內容。與中國通行之二等車彷彿。惟余等所乘之長距離車（名 Pullman Car）則有臥榻。榻係

爾坐椅併合而成。上下各一。睡時有黑人代爲佈置。頗舒服。惟臥上榻者。須由梯而上。則稍不便。日中臥榻扯去。則與常車無異。乘 *Pullman* 車。例須先行定妥。並須加費。按號而坐。絕無紛亂狀也。車中有食車。可按時往餐。惟價略昂。車尾並有觀景車。暇時可入內坐觀沿途景緻。舒服非常。沿途如欲寄信發電。均隨客便。無不可也。

余車先數日所經。均高山峻嶺。時方雨雪。遍處銀白。景緻絕佳。車遇高山。則逾頂而過。遇小邱。則穿山洞。沿途所經山洞。不下數十。高山積雪過多者。則駕木爲棚。車行棚下。蓋所以防車軌之被雪沒而礙車行也。美國工程。在在可佩。而於鐵道一項。尤稱完善。全國鐵道。星羅棋布。交通之便。無出其右矣。此次余等從西邊橫跨大陸。至美東部。僅費六日。以路程計。當不亞自上海至四川。然從上海至成都。恐非月餘不達。從此可見我國交通之亟宜整理也。

余等車行。沿途所見。最足驚人者。則爲火車輪渡。及鹽河長橋二處。車經 *Carleton Street* 時。有大輪上有車軌。火車由陸馳入船上。分段停車軌後。輪即啓行。約一英里。輪抵彼岸。車乃仍由輪馳陸。車軌連貫而行。毫無爲難之處。人在車上。幾不知由輪穩渡也。鹽湖爲美出鹽首區。有長橋綿延十餘里。車行其上。經數十分點始達。亦一大工程也。聞鹽湖日落。爲美國奇景之一。且湖含有鹽質。性甚重。人墮水中。無下沉之患。故夏間人競往浴。亦一名勝也。經鹽湖車站時。有發售名片者。片角繫鹽一小囊。頗饒興味也。車中侍者。均係黑人。（卽美洲土人）觀之若均蠢鈍。然間亦有聰穎者。余此次在車。遇一黑人。（亦車中侍者）作字甚秀麗。可觀。伊謂有弟在耶魯大學肄業。伊知余等爲華人。乃亟問中國海陸軍強弱。彼謂中國爲世界有望之國。伊他日擬往中國入籍爲軍士云。其言雖不可恃。然觀其誠懇之狀。似非戲言者。余聞其言。頗

受感觸。蓋他人關心吾國事若是。而吾人竟不能滿其望。可慨也夫。

吾車於五號抵芝加哥。即在此易車。待之十時。僅及隨同行員。君至該處最大之分部商店名曰 *Big Boy* *Company* 者。午餐一次。芝加哥爲美最熱鬧之商埠。亦車輪匯集之區也。街道之擁擠。得未曾見。汽車行闌街。其緩甚於人力車。餘可想見矣。且該城工廠林立。故全城常在煙霧中。余甚不喜其地也。

車從芝加哥東行者。須直往紐約。余等至波士頓者。至 *Chicago* 又須換車一次。至六號晚。余等竟抵波士頓。是晚在旅館住宿一宵。次日即覓得住處。因遷居焉。水陸跋涉。至此乃告終結。計自上海至此。除在舊金山停留三日外。在途抵二十六日。所經已近地球之半。親近交通之便。洵可驚也。

遊美隨筆 時十·十七 宋達庵

余服務南通水利工程者。凡四年。民國九年夏。蒙齋師

派同江蘇運河工程局技正沈君季和。赴歐美考察水利工程。至上海中國郵船公司。預定艙位。即十年一月十六日所開駛之南京號船。茲已於二月八日。安抵新大陸矣。友人之函詢路中經過狀況。及手續者甚夥。不暇徧答。特由日記中摘錄一二。及個人感觸所及。拉雜寄此。用爲預備來美者作他山借鑒而已。

赴美第一步手續。即爲向領事館領取護照。此事之手續。頗覺麻煩。余與沈君季和。於啓行前一月。即赴申籌備一切。面呈督辦工程局公函。及退齋兩師私信。於一星期內。即將護照領得。茲將經過手續。畧述如下。

九年十二月四日。星期六。同沈君持公私函。赴靜安寺路江蘇交涉公署。晉謁交涉使許秋帆先生。先生與南通有素。且方自南通祝壽歸。頗示歡迎意。即將領照事面交第二科科長陳世光君辦理。當荷陳君約護照填好後。當來通知。同赴領事署簽字。以省手續。

五日星期日。辦理行裝及定做衣服。美國工值甚昂。故

衣服等價亦甚高。惟國內樣式多不值時。亦效所當然。天下事往往利弊互見。此亦一也。余買鐵箱皮箱各一事。定做冬春大衣各一件。黑厚呢常青呢灰色呢。嘸嘸絨衣各一身。並買軟硬領各一打。襯衫皮鞋等等。共計治裝約費銀四百元有奇。六日星期一。靜候交涉署之通知。以便同赴領署簽字。

七日星期二。下午。赴交涉署。探詢一切。當在書記處填寫遊美調查表一紙。載明名姓。年齡。籍貫。父名。職業。及介紹人姓名。並半身照相三紙。約明日上午十一時再去。

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赴交涉署。晤科長陳世光君。及科員楊小堂君。當予以空白護照一張。（一面中文。一面美文。）照相一紙。粘在護照英文面左角。已由交涉使在英文面簽字。命下午自赴美領事署簽字。由陳楊二君作函介紹。並為介紹驗身醫生蘭生君（Dr. Ranson）下午赴黃浦路美領事館遊美護照事務處。謁主任

沙由先生（Mr. Sawyer）面投介紹信。口問筆記。詳盡無遺。所問大致如下。（一）本人姓名。（二）資格。（三）志認。（四）年齡生辰。（五）身高。（六）從前作何事業。在何時何處。有若干年。（七）現在作何事。何時何處。有若干年。現住何處。（八）家長姓名。年齡職業。（九）妻子姓名。年齡。（十）家產若干。（十一）此次出去。備資若干。（十二）歸何人供給。（十三）不足。歸何人接濟。（十四）現在薪水若干。出去後仍有否。（十五）留美若干年。對於經費之詰問。尤為詳盡。問後即在護照騎縫處簽字。即繳印花稅美金十元。（天津關只一元。廣東須十五元。不知何別）護照發還。命仍返交涉署。清了中國方面手續。再去蓋印簽字。並須呈繳照片三張。

九日星期四。上午至九江路二十三號蘭生醫生處。由摩西醫生（Dr. Masie）驗身。首驗眼睛。沈君與余。幸均無肉沙之症。（Trachoma）按上下眼弦內。有紅點如

沙。粗細不一者。曰肉沙。甚易傳染。國人多患之。且多不自覺。考其致病之源。皆緣用不潔之公共手巾。或用眼過度等所致。美人極注意此症。有志遊美者。須注意之。平日以硼酸水洗眼。似有效。後在左臂種牛痘。約午後送糞去驗。驗後明晨可領證書。下午如約送去。即轉赴交涉署。當在護照中文方面。填寫一切。一如英文。並付印花稅墨銀四元。約在明日上午再去。

十日星期五。上午如約赴交涉署。護照已蓋印。中國方面手續。可謂了矣。出赴醫生處取證書。當付診費十元。下午持照赴領署。初以爲簽字後即可了事。孰知有不然者。沙由先生對於吾人旅費一層。頗致疑慮。意謂既由南通派去。何以南通無信致彼。須得一確實之保證。始可。余告以南通之信。已直接交交涉署。尊處當然以交涉署爲根據。即以交涉署爲保證可也。渠謂該署來信。對於旅費一層。未曾提及。故須得南通之信爲憑。余謂此甚易。請即電話一詢交署。當能得知底蘊。當由

楊小堂先生在電話中。確實證明。始予以定艙買票之證書。因思吾人雖經正式機關介紹。尚須受此周折。無怪私費學生。勤輒費數月光陰。視領照爲畏事也。艙位既定。遂於護照上簽字。而手續完矣。吾儕出國。於人無損。乃經醫生之考驗如此。領事館之盤詰如彼。美爲我友邦。其待遇尙若是。從未聞外人之來我國者。須經此同樣之手續也。弱國國民。身受者如是。不知亡國國民。其痛苦當復。何如言念。及此不禁。愴然。

以上所述。爲領照手續。以下爲途中經過情形。及此次個人見聞所及而已。南京號船。定十年一月十六日由滬啓行。余約沈君季和。於一星期前至申靜候。先一日同至九江路四川路角之中國郵船公司。探詢一切。知南京號已於今晨進口。現泊虹口太平路碼頭。約下午二時半。仍赴該公司買票驗身。屆時携欸復往。頭等船票。計美金三百四十八元。並須付人頭稅美金八元。除上次已付墨銀一百

元外。此次尙須繳墨銀五百七十二元八角半。前後共付墨銀六百七十二元八角半。復由船上醫生 (Ship Doctor) 覆驗身體。甚為簡單。僅視眼部而已。

聞船準明日下午一時開行。行李與人必須午前到船。云云。余與沈君所定之艙。為頭等第五十五號。十六日晨起。將着人將行李送去。計二件。即鐵箱皮箱是也。均貼該公司所發之行李票 (Cafe) 早膳後。即赴親友處辭行。十時半。由滬江第一臺啓行。走送者為老父及謝君冠生。張君琮佩。裘君配嶽。董君開章。張君信鳴等十餘人。裘君携有快鏡。即在船上攝一影。作惜別之紀念。一時許。船上音樂隊奏樂。於是送者均紛紛上岸。行者均鵠立船頭。各揮手致別意。西人某於船梯將下時。趨與其母若妻若子。在廣場中。頻頻接吻。一時離情別緒。湧上心頭。令人酸鼻。一時半。汽笛作鳴。鳴聲離機亦徐徐震動。船遂離岸。送者行者。均揮巾脫帽。作離別之表示。而歡迎聲。惜別聲。與音樂爆竹聲。互相雜

和。迨船至外白大橋掉頭後。始順流東下。四時後出口。船開後。船上即鳴鉦開飯。按例須編定座次。茲因時促。遂約晚餐歸坐。三時至五時。須赴管事者簽明座次。西餐均印成單。逐日更改。任人自擇。侍者供奔走而已。沈君與余對於西菜菜名。平素多不注意。一旦自行點菜。困難為何如。然環顧左右。蹙眉相向者。正不僅余與沈君已也。四時許。至管事處簽定座次。為第一次第四號。時間為早餐七時。中餐十二時。晚餐六時。均以鳴鑼為號。五十五號頭等艙為三舖。除沈君與余外。尚有廣東黃君曜寰。由南京高師麓科卒業。私費赴美求學者。十七日星期一。天晴。船行方位。為緯線三十一度。經線一百念五度五十六分。自昨至今午。共行二百五十哩。中國郵船公司。航行於太平洋。自華至美者。有船三艘。即南京號。中國號。尼羅號。是也。南京號船身鋼鐵。於一千九百十三年。建於美之紐舊塞城。長四百二十三呎。寬五十四呎。吃水十七呎。頭等艙位。凡一百二十三。二等

船位。凡一百三十三等。凡五百三十。計共載客七百五十三人。噸位爲八千二百六十二噸。除船位外。尚有閱書室。大餐室。吸煙室。浴室等。佈置設備。頗稱完善。國人於航海事業。多不注意。太平洋中。中國船僅此三艘。然統懸美國旗。求庇外人。不得已也。在船除閱書室外。多與人閒談。此次同行。有江蘇教育參觀團袁叔畬。賈季英。蔣省庵。蔣伯陽。吳芝庵。五先生。交通部鐵路調查員。顏德慶（携眷同行）及宗兒蘭佩。與官私費學生二十餘人。湖北王子春。督軍之子。及姪丙生。仲光。亦赴美讀書者。船向東行。地球隨向東轉。故每經經線一度時。時間即應有差。船上每夜半按照日間船行之速度。而撥早時間。故今日時表。較昨日上海時表。改早十五分鐘。十八日星期二。天晴。船行方位。緯線仍爲三十一度。經線則爲一百三十度四十五分。共行二百四十七哩。是日余得閒與袁叔畬先生談話。渠自謂於民國三四年間。即已注意吳淞商港。曾在日本考察橫大阪等築港

工程。據其視察結果。則工程上不同之點甚多。如日本之商港。因有颶風等關係。不得不注意於保岸工程。吳淞方面。則可不必。惟碼頭必須伸入深水。工程較巨耳。間與佩蘭兄閒談。渠任粵漢路工程科長。歷有年所。經驗極富。此次同顏局長視赴歐美。調查戰後鐵路情形。以一年爲期。廿年前彼與兄省庵（名希曾）同在上海讀書。今又與余同赴新大陸。機遇之巧。有如是者。下午四時。船員船役。齊集艙面。實演救火手續。人各有位。位各有事。秩序井然。至救生船歸復原處後。始散。聞每星期實演一次。夜九時至十時。有音樂隊。在艙面奏樂娛客。

十九日星期三。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三度三十分。經線一百三十六度零一分。共行三百十二哩。船駛入日平海界時。心房頗覺震動。且雜生憎惡之感。想膳堂食客頓減。艙面談笑聲亦較少。大率擁衾高臥。聽波濤作澎湃。消此岑寂時光耳。夜膳時。侍者告以明晨

早餐改早一時。因九時預計可至橫濱。八時當有日本醫生上船查驗也。晚晤檀香山僑商卓海先生。渠髮已頽白。而溫文誠懇。若飽嘗世故者。詢余曾備國旗徽章。以自別於彼國人否。蓋近來西美人士。頗不歡迎彼國人。而我國人甚與相似。在美人目中。頗難辨別。彼又云。國力不充。國民無論經營何事。均受人箝制。以偌大之中國。既多人口。且富物產。乃國際地位。遠不若蕞爾小邦。可恥孰甚焉。

二十日晨起甚早。橫濱在望矣。早餐後齊集集面。候日本醫生及海關之檢驗。八時許。兩小輪懸太陽旗破浪來。繫纜輪側。一醫生。一關員。緣梯而入。由三等而二等而頭等。船長告以人數。頭等各在艙面。排成雙行。遂點數一過而事畢矣。入人國門。卽有權以稽核之。此獨立國家之主權也。獨不解我國於吳淞入口之處。絕未聞有若何之設備。卽有亦操諸外人之手。太阿倒持。殊可痛也。

檢驗後。船卽駛入橫濱泊焉。橫濱之能稱深港。如今日者。全由人造。港外建於堵水工程。長虹如帶。環成半圓形。斷其中若干丈。爲輪船出入之口。其工程之在水面下者。一時不得詳。但見水面上齊鋪三合土塊。(Concrete) 狀如浚浦局吳淞口外所築之長堤。工程之巨。當可想見。船上宣佈明日上午十時開行。計在日本可留二十四小時。遂同馬君振堯輩十數人。作東京之遊。馬君皖籍。曾在日本留學。諳日語。足爲吾儕嚮導。步赴櫻木町車站。乘高架電車赴東京。高架電車者。大似火車。以電力主動。高出於地面丈餘。衝衢皆通。以岸橋。故有高架之名。每五分鐘開車一班。故極便利。二等車資。爲日銀一元。來回計一元八角。賣票多用女子。可見日人婦女職業之發達矣。上車後。經十五站而抵東京。需時五十分鐘。沿途山水。沃田彌望。鄉間街市。尤饒風趣。動人憶念。卽農家一二小椽。亦均清潔整齊。雖板牆紙窗。轉覺雅人深致也。旁午抵東京。東京

車站。建築頗雄壯。先赴日比谷公園。道經帝國大劇場。即去年梅蘭芳來東獻技之所。聞國人受邦人士歡迎之盛。當以梅氏首爲屈一指。公園園址不甚大。然極嚴肅整齊。士女來遊止者。相望於道。園後即日本皇宮。圍以深溝。壘石爲壁。氣象莊嚴。園之西爲議院。在園稍憩。略用茶點。繼參觀青年會。會中幹事馬君伯援。以吾儕時間有限。欲稍稍視察。決非步行所可從事。遂以汽車相紹介。聞每車四人。每日須日銀六元半。即於二時半出發。經上野公園。帝國大學。三越吳服店。轉而之馬君根堯之友人處。止焉。乘車疾馳。如走馬看花。所留印象。固極薄也。今則爲實地上之東洋鏡。領畧些須外表而已。雖不能爲日本下若何之判斷。然觀察所及。覽其年來進步之神速。地方之整齊。人民勤儉和藹。及警察電車管理。等均爲我國所不能望其項背者。（電車賣票者。均諳英語。並識中文。告以所至之處。必竭誠相待。）馬君友人何君惠泉。鄧君貫之。陳君季倫。殷殷款待。特

調鄉菜相餉。頗足新四日來之腸腹。食量爲之一振。飯後同赴夜市。猶有數年前北京正陽大街夜市狀況。日本路政。正在積極進行。每當雨後。路極溼滑。高底之木屐。猶盛行於東京也。十一時。仍乘高架電車返輪。二十一日星期五。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五度。十分。經線一百三十九度四十五分。至午行十八哩。晨醒聞嘈雜聲。蓋昨晚乘客多宿東京。刻始返輪。日人攜風景片及零件等。在艙面兜售。余買橫濱商港及碼頭風景圖一大幅。作旅行紀念。十時鳴鑼開船。何陳諸君均來送別。下午風浪甚大。船搖動更甚。不得已吞高岡君介紹之暈船丸二粒。（Moher Sills Sea Sick Pills）似覺有效。輪上閱書室。藏書三百餘卷。向侍者借閱一本。納銀兩元爲質。在艙面閱書。覺較艙內爲適。因空氣新鮮。且搖動亦較少。船上宣佈。自明日。可得無線電新聞。（Wireless News）如欲訂閱。每份需納費一角。

二十二日星期六。海風且雨。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五度。經線一百四十五度二十三分。共行二百九十七哩。船搖動甚。除閱書外。無所事時。徘徊甲板。仰觀水天一色。俯視浪花四濺。藉忘旅行之苦。夜與顏德慶先生談。渠謂以此次同船學生。盡共謀破此岑寂。遂設法組織談話會。定明晚舉行。

二十三日星期日。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四度零一分。經線一百五十六度四十八分。共行三百零六哩。上午與學生齊張諸君。磋商今夜談話會事。當荷全體贊成。并公請顏德慶卓海袁叔奮三先生演說。學生方面預備音樂及諧談助興。晚八時開會。到者約三十餘人。首由楊君丁酉奏中國月琴。（西人對於中國古樂極注意。諳此者如携樂器出洋。必受歡迎。）顏卓君等演說。多勗勵之辭。尤以顏君之一母忘爲中國人。并毋忘爲中國之君子人。數語。爲最膾炙動人。後由王孟君作諧談。全堂哄然。直至九時半始散。是夜適值月望。

月色皎潔。與水光相映。成暗銀色。良辰美景。更逢勝會。幾忘身之在異國矣。

二十四日星期一。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三度十九分。經線一百五十七度五十一分。共行三百零六哩。船上通告。凡自香港上船者。今日須至庶務處填寫姓名單。以備殖民局之檢驗。上海上船者。明日日本後日云。今日天氣溫和。海浪漸趨平靜。夜膳時。侍者謂明晚設備中國菜。願食者簽名。按船上西菜。實不過惡。惟久食此。似令人生厭耳。

二十五日星期二。陰晴。船行方位。緯線三十二度十五分。經線一百六十三度三十六分。共行三百哩。今日爲上海上船者填寫姓名單之期。至時之庶務處。示以謹照填寫各項如下。

(一) 姓名。(二) 年齡。(三) 籍貫。(四) 婚否。(五) 何處去。(六) 何事。(七) 行李幾件。(八) 美國通信處。船行方向。逐漸趨南。故天氣和暖。海波不興。

或讀或息。可樂也。晚膳改爲中菜。提早一時。一湯三盆。六人共餐。吾儕欣欣有喜色。國人之歡迎國菜。想與愛用國貨及愛護國家。同爲一種天性耳。

二十六日星期三。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一度十四分。經線一百六十九度十六分。共行三百哩。船上分給船客名姓單。計自香港上船者。凡一百零七人。自上海來者。計五十三人。自橫濱者。十三人。赴檀香山者。十人。除三等艙不計外。共有客一百八十一人。夜八時。開第二次談話會。有賈季英吳芝庵二先生演說。大抵勉以自治自動。及希望有強有力之政財。爲吾人之助。對外發展之後盾云。

二十七日星期四。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九度五十九分。經線一百七十五度零二分。共行三百一十一哩。風平浪靜。氣候溫和。今日已在經線一百七十餘度。預計明日。當由亞洲而轉入美洲矣。某君在便室遺失錢包一個。內貯金洋數十元。由侍者拾得。存庶務處。絲毫

未少。可風也。艙內安置清潔之冷水。以供客人解渴及洗濯之用。熱水必須向侍者索取。能養成冷水洗面及飲冷水等習慣。覺便利多多。每晚臨睡時。可將日間所穿之皮鞋。置於門外。侍者卽爲收去。上油刷淨。

對徑日晴 (Antipodal Day) 舟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七度四十一分。經線向東一百七十九度三十七分。共行三百十三哩。今午一時至二時。經過地球之子午綫一百八十度。故昨日爲東半球之星期四。今日爲西半球之星期四。吾人因以得同一之兩星期四。卽所謂對徑日是也。按地球分經緯線。以定各國之地位。直者爲經。橫者爲緯。以赤道爲起點。由赤道向北。至北極爲九十度。由赤道向南。至南極亦九十度。通過兩極一週。合計三百六十度。每度計六十海哩 (Sea Miles) 經線卽子午線。以倫敦格林威池天文臺爲起點。卽零度。由此向東一百八十度。爲東半球。向西一百八十度。爲西半球。地球繞日東轉。每二十四小時一次。故當東半球

向日爲晝。西半球卽背日爲夜。船向東行。每日依船行之速度。而縮短時間之鐘點。此卽數日來每夜船鐘撥早十五分二十分三十分不等之理也。昨日在東半球駛行。及過一百八十度。卽爲西半球。東半球之星期四方終。而西半球之星期四方始。故今日爲東西兩半球分界之日。亦卽吾人有兩次星期四之日。友人多致詰者。特詳誌之。

二十八日星期五。晴暖。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五度十九分。經線向西一百七十四度三十一分。共行三百十哩。天氣和暖。宛若初夏。船員船役。概易白衣。如夏季然。船上有外國剃頭者。價爲美金一元。（剪髮半元。修面二角半。洗頭二角半。共一元。）洗衣則每件二角。

二十九日星期六。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三度三十二分。經線一百六十九度零四分。共行三百十八哩。

閱 (Peking Trust) (北京風塵錄) 一書。書爲美

人所著。多詆中國政界之污點。著書時適天津老西開

交涉發生。其言曰。中國外交。純以敷衍了事。不論事之可能與否。必一再延宕。三四調停。以愈能延宕。爲愈見其外交手段之高。若加以強硬之態度。則必出於討價還價之一途。以敷衍門面。言之彌覺傷心也。

三十日星期日。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二度二十五分。經線一百六十三度五十分。共行二百九十七哩。夜間開第三次談話會。除音樂演說外。尙有顏雷二女士之唱歌。及鋼琴與拳術雙簧京調等。均極可觀。聞明日下午一時。可至檀香山。

三十一日星期一。天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一度十六分。經線一百五十七度五十七分。共行三百三十八哩。上午在閱書室作家書。歲聿之暮。遊子僉歸。而余方作征人。日向洋海討生活。回首西望。惟有遙祝一門康健而已。下午一時。抵檀香山島。山脈起伏。成半圓形。山麓洋房如櫛。工廠戶突。歷歷可數。誠一幅天然畫圖也。輪船停駛。候醫生來驗。聞三等艙有患天花者。醫生詳

加考察。并將三等客一一診視。有未經種痘者。與患天花者。一併送岸。約六七人。頭等艙客。仍排隊點數。彷彿若橫濱時。惟船因有疫。一時不得入口。暫泊江心。遙視檀香山。入夜全島電燈照耀。如火樹銀花。詢不夜城也。船上醫生宣言。謂明日上午八時。頭等客亦須檢驗。甚矣入人國之難也。

二月一日星期二。天晴。氣候和暖。如四五月。船泊埠。客均在船面靜候醫生。大好時光。作無謂之消磨。可惜也。時空中有飛艇。二汽球。一翱翔上下。高低任意。一若告以自由之可樂。十時許。醫生乘小輪。自檀埠來。命頭等客各歸寢室。袒裼以待。(女人因跳舞。故其牛痘往往種在腿上。是以不便在艙面公開。)挨室診視。苟有痘斑。即可過去。尙無苛求之處。三等艙則實行大掃除。以琉璃董艙。儼然視南京號船。爲有疫之輪焉。三時許。輪始放汽。向檀埠進發。四時許抵岸。卽有海關執事上輪。先將來檀各客。詢錄姓名住址。及來檀事業等。其上岸

閒遊者。於護照上。亦須經其簽字。故守候至五時餘。始得登陸。卽有人將護照收去。謂上輪時。仍在原處發還。輪今夜十二時開。故須於十一時赴關領出。同友人雇汽車一輛。作檀香山之遊。先至巴立 (Baile) 乃一山巔。前後均爲大洋。岩壁中嵌銅牌一。爲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大戰之紀念碑。兩面山坡。積尸累累。亦歷史上有價值之戰場也。沿坡綠草如茵。一碧無際。與大洋波光相掩映。英雄埋骨。少頃卽赴太平洋高峯 (Pointe Heulie) 路平如砥。棕欄椰子波羅蜜等。夾植道旁。薰風撲面。春氣襲人。幾令人忘所處者。爲歲暮冬殘。臘鼓聲中之太平洋彼岸也。盤山而上。曲徑通幽。綠林深處。但見三五住宅。羅列其間。屋多木建。式似日本。雖極矮小。然清潔幽雅。屋周植花卉。益增其天然風景。至山巔俯視。街市屋宇。歷歷可指。御者相告訴。謂若者爲昔日之皇宮。若者爲檀埠之俱樂部。爲學校。或旅舍。遙瞻遠矚。如霧裏看花。友人僉以立馬太平洋高峯。爲難能可貴。

均流連不忍去。迨返已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矣。旋至海濱（WALK: M: Beach）長年溫水。全埠男女。以此爲游泳之地。惜時晚不獲一見。岸畔有水旅館。入內參觀者。須出費兩角半。館成十字形。分若干室。中爲噴水池。室中之壁。實皆水櫃。而以玻璃。畜魚於中。任人參觀。凡太平洋中之魚。應有盡有。搜羅頗富。卽在中華館晚餐。鄉味頗覺可口。餐畢卽返。沿途買風景片及水菓等物。於十一時返船。於原處收回護照。迨夜一時。船啟行。二日星期三。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二度三十三分。經線一百五十五度五十分。共行一百四十二哩。檀香山風景之佳。實令人不能忘。聞其氣候。全年溫和。據歷年視察。大約最熱至八十五度。最冷至五十五度。不寒不熱。當可想見。全島人口。共二十五萬。日本已多至十一萬有奇。五倍於我。商務亦極發達。年有進步。頗引起美政府注意。土人似馬來種。面多黧黑。間音樂隊奏樂。西人女士。多有在船面跳舞者。

三日星期四。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五度四十七分。經線一百五十度五十三分。共行三百三十三哩。下午向庶務處領取行李報告單。每人將姓名及所携行李數目等填寫。除日用品外。須聲明有否携帶違禁物件。如香烟酒類等。不論多少。均須注明。（頭等艙可帶雪茄烟五十支。香烟三百支。逾此卽須納稅）對於檀埠水菓。稽查尤嚴。蓋美國憲法。載有專條。除波羅蜜外。不許檀埠水菓進口。因有熱帶微生蟲。足以遺害全國云。四日星期五。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二十八度二十七分。經線一百四十五度三十八分。共行三百二十三哩。採集應調查及注意各項水利工程。五日星期六。陰晴。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一度十九分。經線一百四十度十六分。共行三百二十九哩。天氣轉冷。彷彿若上海上船時。下午四時。船上音樂隊舉行音樂會於食堂。六日星期日。陰。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三度四十六分。

經線一百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共行三百二十九哩。整理日記。並修家書。

七日星期一。陰。船行方位。爲緯線三十五度五十九分。經線一百二十八度十七分。共行三百三十哩。今日爲陰歷大除夕。食堂徧懸萬國旗。並有小邊炮等娛客。海洋中聽爆竹聲。彷彿塞外聞笛。足以喚起吾人之思鄉心。是日整理行李。預備明日上岸。

八日星期二。晴。晨起後。卽向船上管事者。取轉運公司標頭票。註明姓名及所至目的地。及旅館等。繫於行李上。而折其一半爲證。十時許。船停舊金山外。候醫生及移民局執事。先驗三等艙。後及頭等。仍排隊點名。一過而已。午膳後。至殖民局簽字。分班進行。按照船上所定調查表。繳驗護照。並詢本人姓名。年齡。家庭狀況。一若在上海領照情形。後將護照收去。云俟全體了後。與上海來文核對無訛。卽可一一發還。遂閒坐許久。時青年會幹事李紹昌君。駐舊金山領事朱兆莘君。均來船幫

同料理。三時後。始得上岸。卽有人發還護照。行李已先搬上。按姓字第一字母。分件排列。當向海關人示以殖民局所簽之字。遂同彼至行李處。開箱檢驗。貼一小方塊紙。行李卽可由轉運公司起運。手續了矣。時加利福尼綢紋管公司。(California Wroughted Culverts) 出口部主任。Mr. Taw 以汽車來接。盛荷招待。卽往Hotel 旅館第六層六百五十一號。而吾出國情形。於此可暫告一段落矣。此後調查考察所得。均擬分別記載。茲先將路中經過情形。略述於此。

遊美記程

張宏祥

民國四年八月六日。乘波斯號郵船。自滬徂美。道經東瀛。以素畏海行。擬舍舟登陸。以火車間道橫濱。再附原輪東渡。八日晨。抵長崎。卽登岸。乘人力車。周行至諏訪神社。歷階而登。直至其巔。上有吾國甲午所失之巨砲。上鑄有肅毅伯李令劉佐禹監造字樣。並幼樹一。上大書特書併韓紀念。凡中日役殉難之士。皆列像位。以故

其國人至者。皆肅穆致敬。後經宮地。嶽神社。禹澤山等。均未登覽。過興福寺。寺蓋華人舊建。匾額皆吾國人所立。如履故鄉。原擬再至神戶。東京等處。乃據曾履其地者言。遂且舟可抵神戶。舟沿岸行。夜景絕佳。乃過返波斯船。夜舟過對馬海峽。馬關所在地也。兩岸燈火萬家。電光四射。舟中遠望。有如星河在天。

九日舟抵神戶。港道多活沙。奇險難行。非有領港者導行不可。故舟泊港外。以待幾鎮日。入晚。舟始行抵港。卽邂逅故鄉商人之營業。其地者謂神戶。以瀑布著。盡往一遊。卽承導往。繞道而上。山徑曲折。萬樹森列。俯瞰則波濤奔騰。一瀉千里。有雌雌兩瀧。雄者踞高。泉源聳湧而出。雌者處卑。承瀉而下。瀧前有亭翼然。立而仰觀。銀濤一閃。飛沫噴珠。蕩浩澎湃。氣象萬千。誠奇觀也。聞神戶全市之水。皆取給於是。而附近細流曲泉。莫不利用水力。以攝動機軸。其地幽雅淨潔。葺修得宜。祛除荆棘。不施丹鉛。蓋不欲以繁麗而傷幽勝者。

九日晚。乘快車之東北。越山穴十餘始達。蓋車行崎嶇間也。有友逐於途。餐後往靖國神社。日本戰爭紀念品所在地。有遊龍館者。羅列各種戰利品。卽青島一役戰爭紀念品亦在焉。惟值閉鎖。不得入。其陳列於外者。有各種青銅大礮。有重至數百斤者。又有中日及日俄戰役之殘礮。旁立礮彈。鑄字以記其事。並有我國靖遠來遠二軍艦吸風筒之殘片。再進有死難神位。日人至者。皆曲躬致禮。至其地。儼然有強國氣概。顧我則破礮殘艦。供人紀念。其知感慨何如。相與嗟歎而出。遂往淺草公園。行樂地也。歌舞臺榭。笙聲笛曲。情景爲之一變。至一劇場。方演彼國古劇。扮仙界裝束。嫵媚作霓裳舞。而所歌者。則鶯舌鶯囀。亦不知其爲何。吾友曰。京城雖繁華。未必可觀。且禁城以內。不能越雷池一步。惟隣近之鎌倉。獨以古蹟海景勝。明日盍往觀乎。余曰。諾。次日。乃乘快車之鎌倉。遊自宮天皇廟。有礮彈二。鑄文曰。中日之役。獲於威海衛之百尺涯。復至大異山。有青

劍大佛。高五丈餘。面徑八尺五。爲日本三大佛之一。蓋合奈良西京二大佛鼎足而三也。佛身內空。殆所謂佛心靈涵者歟。入內攀梯。登至佛肩。俗云。曾經佛身可爲仙。吾其仙乎。爲之一笑。過長谷寺。海光寺。皆倚山臨水。景色絕佳。其他古刹甚夥。因急欲一領江之島之勝景。時不我許。故皆經而未入。登車沿海行。岸畔漁戶牧童。遊水爲樂。俄達江之島。島離岸里許。架木爲橋。渡時有導者。求執役。稍付以資。登嵯歷頂。海貝螺殼。羅列街巷。曲折達一山穴。穴深可數十丈。厥口臨江。初數武。明瞭如白晝。漸幽闇。須秉燭入。有侍者。給燭於某神座前。得燭。予以資若干。卽秉燭作桃源遊。內有巨蟒遺體。靈石及塑像多座。據導者言。相傳由此洞可直達富士云。富士遠聳對江。如得天氣清明。其峯隱約可觀。島頂皆築樓茶肆。曾至其一。把盃臨江。有岳陽樓之大觀。暢游移時。樂而忘倦。至夜色蒼茫。始興盡而返。是晚宿日本逆旅中。翌晨再遊日比公園。尋乘汽車。至橫濱。領略市場。

風景。旋搭原輪東行。時十三日下午也。統計遊日本不過四日。而入邦覘政。其民好儉而勤。安陋而樸。自知其國版圖少。亟亟以圖強。不惜忍勞耐苦。安陋求簡。出其餘力。以經營路礦實業。國防軍備。愛國發於真誠。有足多者矣。

其道途雖非康坦如砥。而皆開闢交通。汽車電車。四方通達。橫濱東京及大阪之間。車電兩車。恆並軌齊驅。其車站司事。小者不過一二人。而秩序井然。卽賣票司機執役諸人。對於乘客多謙恭有禮。至商店貿易。更露顏藹色。以視滬上數店之叱呵譏詬。相較實若天壤。吾深望吾商界速自醒自覺。趨重商業道德。蓋吾國商店。往往司櫃者。據櫃傲視。甚或視客之可侮者。嘲之。視客之襁褓者。藐之。其所謂馳名之老店。更傲慢自高。是直無禮耳。吾來自滬。國內方揚聲提倡國貨。若不能於自能見到之弱點。而力矯奮改。則日言提倡。而利仍爲人攫。雖日言提倡國貨。而仍見其滯滯無效也。

吾見日本而敬之。亦驚之。日本者。誠中國之畏隣。亦中國之勁敵。國人其可漠然輕之乎。貧窶如汽電車之人。役。莫不人手報紙一紙。器具雜物。皆求自造自銷。廉以求廣。簡以求便。東京等處。其街市之陳列。皆本國之貨。舖戶則狹陋。一間者居多。以視滬上南京路。光怪陸離之大店舖。徒飾外觀。專售洋貨。吾誠自慚耳。其車站之月台。每寬長以利行客。而辦公處則僅居一隅。吾國則反是。辦公室務求宏敞。而置旅客於不顧。斯亦缺點之應改良者也。凡古刹寺院。皆修飾清潔。並有英文及本國文註其名稱歷史。以曉行人。車輛之往來於途也。極少邪詭詭譎之聲。男子多步行。鮮有乘車者。非兩足即電車而已。

又此次中國派四十餘學生至美。日報紙數日前即紀其事。並詳載各人所學之科。而斷以評曰。此次派美學生。以學工商兩界爲夥。學政治者祇一人。此輩學生果能學成以効力工商界。則支那之工商。誠爲可畏云云。

其知吾之周詳如此。蓋無時而不注意吾國之一舉一動也。吾國之經商。日本者有三幫。曰粵。曰閩。曰甬。因言語之不同。而聲氣感情。於以睽隔。一至國外。更覺統一國語之爲要。日本之兌換店。卽兩替屋。皆操之於華商。甬幫之手。華商在日。多娶日婦。所生子女。皆受日人教育。誠無利於祖國之事。數日間。受種種刺激。拉雜及之。深望祖國於統一言語。普及教育。便利交通。湔除惡習。等。着着履行。庶幾得以自存。否則積弱召侮。亡亦誰尤。十三下午。船由橫濱行。四顧茫茫。海天一色。惟時見鯨魚之噴沫。飛魚之潛躍而已。船自西而東。時間日行。變改。增加至十九日。過四十八度線。增加一天。故有兩十九日焉。直至二十二日。至檀香山。檀香山正埠雖小。整潔可愛。碧草淺濃。綠蔭繽紛。築舍南畝。得幽雅之樂。他國得一地。無不經之營之。井井可觀。而吾國則沃壤萬里。曾不之理。誰實爲之。而至於此。斯亦國人之急當醒起者也。聞之居檀華僑言。從前華僑在埠者。達五萬餘。

近年遂減至二萬餘。而日人之來檀者。則現竟達八萬有奇。日人與華人處處立於競爭地位。而彼每操其勝。來日方長。桑榆可補。他日中日工商國際之關係正多。國人正宜猛救進步。免致失敗也。

華人在檀者。以設水果雜貨糖食店及洗衣成衣作爲夥。蓋僅僅以手工及販賣洋貨爲生活。商業知識之薄弱。可見一斑。國人在外。無祖國教育。尋常已國人相晤。多用英語。此尤莫大之缺點。有華字報曰自由新報。頗詆現政府。舟抵埠。值星期。沿街多耶教宣道師。大聲疾呼。口講指畫。次日返水族院觀魚。形形色色。無奇不備。鱗色之斑斕。厥狀之奇特。非筆墨所能描。誠歎觀止。傳載公如棠觀魚。若此者。誠足觀焉。聞魚族院以意大利菜處爲最。此僅亞意大利耳。廿三由檀起旋。三十日始抵舊金山。二十九夜。船經金山金門灣外。得見巴拿馬賽會場之夜景。電光燭天。光芒萬丈。令人目眩神移。金山一埠。會焦於火。而今則崇樓高閣。相望於道。埠大於

上海數倍。道途則不甚清潔。有所謂中國市。或曰唐人街者。China Town 華僑多麀聚於此。約萬餘人。日人居留者。聞尙過之。留金山六日。入賽會場三日。猶未見其詳。吾國不乏紀述之著。茲不贅載。載亦不能盡也。惟中國館似太卑陋。出產品亦少。佈置未盡善。遠不及日本。爲可慨耳。側聞中國實業報聘團到美時。多有不甚知禮未盡儀節之處。傳聞之語。不知爲何。而國體之所係。後之遴選。正宜慎之又慎。蓋華人在美。多執工役。素爲美人所藐視。然猶以其工人而藐之。以爲若上等社會。必知禮達儀者。若亦不能滿其望。則將長貽其藐視耳。五日由金山乘車。橫北美洲。由太平洋之濱而直達大西洋之濱。計經海陸約三萬里。而海程占其二。卸裝匆促。泚筆雜記。愧未述其詳也。

太平洋海程記

柳報青

(錄四月二十日時事新報)

民國十年秋。余考取江西留美官費。余於是。由教職員

再轉爲學生矣。十一月將原任本省第二中學女子師範教職辭去。與同次考取本省官費生吳君有訓同行。赴滬。離省時。二中職教員及學生送至章門河干。大有依依惜別之慨。令人欲去不忍。欲留不能。爲之不釋者久之。抵滬後。寓法界典當街湘餘公報關行。行主胡君鏡清。高安人也。與余同省。與吳君且同縣。故待余二人甚優。寓行內二十餘日。由二馬路口黃浦灘路通濟隆代定二月十九日開往金山中國郵船公司之中國號郵船頭等艙位。並將衣物及一切行李購置就緒。復往駐滬美領事館對面西醫鮑文處。檢驗體格。大概美人所最忌者之病。爲痧眼及蛔蟲二種。驗時先看眼。並施種牛痘。後用火柴盒盛大糞少許。交醫生用放大鏡驗之。驗費每人爲國幣十元。余與吳君往驗時。醫生之門役。係一華人。用英語對余言。糞須呈美領事館另驗。每人須加費五元。余與吳君均不疑。如數給之。繼聞寰球學生會幹事許君兆豐言。驗糞並不必加費。以故吳君

復詣醫生處。蓋欲告以門役行騙事也。該役見余輩重來。心知有異。謝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君等亦華人。何必以華人之短。訴諸美人也。嗚呼。行爲如此。尙欲爲華人掩飾其短耶。余以其再三哀懇。令其原數償還。喻之以理而寢其事。歸至寓所。忽接到通濟隆報告。言香港海員因要求加薪。未遂所願。全體罷工。船留港未能開來。出國日期須無期延長。余不得已。羈留滬上者復一月。日與吳君談家常瑣事。看英文小說以消遣。三月十六日。赴郵船公司探聽消息。據執事者言。謂公司已雇甬人代粵水手。再過二日。諸君定可出國也。三月十八日上午七時。偕吳君至公司領船票。並候船上醫生來驗體格。直至下午一句半鐘。醫生二人始嫻嫻而來。僅將余輩眼簾翻視一次。不復再作他項之檢驗。驗畢返寓。將行李運至新關碼頭。乘小輪維多利亞號。往吳淞。五時半。抵吳淞口。遙見江海匯合處。有黑線一道。同行者皆指以相告曰。此卽中國號也。船旣可橫渡太平洋。

交通新舊兩世界。其體積自屬不小。靠船時。余仰首望其頂。帽幾爲之落。上船後。余與吳君及四川劉君雨若同寓十九號艙內。船上搭客。共計四百左右。頭等九十人。中國男生十八。女生五。商人七。朝鮮女生五。商人一。餘則全係西人。二等十餘人。大艙二百八十餘人。全係中國人。又幾全爲廣東人。類皆夾衣一襲。行李蕭條。或赴美工讀。或新赴美工作處。此排斥東方工人風潮之中。又不能得國家之保護。願敢毅然拋妻子。離鄉井。遠作重洋之遊。非大冒險家具有勇氣者不能也。然粵籍僑胞。足跡遍全球。富庶甲中國者。正由於此。六時晚膳。鳴鑼爲號。並有斐列濱樂隊。奏曲以怡衆情。席間陳設。新花芬芳可愛。餚饌盡係西國珍品。惟吾華人食之。不見其佳耳。船上設備極完美。甲板計分三層。上層爲機器室。及無線電報室。中間置自動鋼琴一。以印成樂片。投其中。卽能自奏。兩旁游廊。各寬一丈左右。備有藤椅。數百。費美金一元。卽可賃其一。高臥其上也。中層爲交

際廳。及廚房。吸烟室。船上執事人員之臥室亦在焉。交際廳。陳設極華麗。並有書籍供衆覽。下層爲頭等艙位。浴室及廁所亦在焉。下層之前後。卽船之頭尾。係二三等艙位及箱篋室。二三等搭客。絕不能與頭等通往來。另自成爲一團體。又高出甲板上。船首有房數間。則爲瞭望台及無線電台。乘客不能上。船上執事人員。除茶房外。自船長以至船員。皆屬美人。船之公司。名爲中國郵船公司。而船上反無中國人辦重要事。豈以中華民國之大。竟無善航海之國民耶。又船上搭客所享之權利。頭等較二三等。相差不知若干倍。幾若全船專爲頭等客而設。經濟勢力之予人。以不平。固如此其烈也。十二時。鳴鑼開船。其時余正散步甲板上。但見太平洋湯湯之水。與天相接。余願以洋爲樽。以水爲酒。敬祝少年中國。與中國少年。同臻進步也。十九日。天陰。船離海岸已遠。風浪漸作。頭頗昏暈。鄰室時聞吐嘔聲。余初猶能支持。繼因劉君大吐。引起同情。復見擾於查票員。遂亦

吐一次。是日睡至午後四時始起。晚餐後再吐一次。吳劉二君則堅臥艙內。如冬蟲入蟄焉。二十日晨起。天氣清爽。船甚平穩。散步甲板上。時見遠山蒼翠。島嶼羅列。於烟霧迷離中。儼若三島神山之虛。無縹緲風景。甚佳。歷三時始入一海港。蓋長崎也。入港時。船須停輪。以待礮臺下之醫生船來。醫生船來後。醫生與海軍士官及海上警察數人登船。船長示以載客之名單。及載物之貨單。然後醫生等按單檢視。並驗各乘客之護照。驗畢。船始得入港內。此獨立國之國權所在。凡世界各國。行使其國權。均不可放棄。惟吾國人則不顧國權。凡外國船隻入揚子江口時。吳淞礮臺下之醫生並不登船檢查。是以外人之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即間或醫生船來。而醫生亦屬外人。儼若中國在外人之掌握。余不禁爲國人羞之。余經日醫驗後。即用午膳。畢與同船者數人上岸。赴一中國飯店。茗談二小時。出再赴郵局。發家書及友函數件。買劣貨少許。蓋身在外國。對於日用品。

無法言抵制也。四時返船。於交際廳聽斐人奏樂。豁如也。船於二十一日晨六時開。本日風平浪靜。余坐甲板上。觀西人跳舞。西洋男女共處。作種種娛樂。非若吾國婦女一見男子。即作羞澀之態也。二十二日。水手於甲板上練習撲火救生。余嫌其舉動太遲鈍。竊意船上苟真發火。余之生命。固不能從若輩手中救出也。二十三日。上午十時。行抵橫濱。日人於此。對於西人。須檢查一切。對於華人。反不過問。非優待華人也。不過以西人之所以待日人者。待西人耳。聞諸同船某君云。前年曾有一日本郵船。載日人四百餘名赴美。及抵金山。移民局不准其登陸。日人即拍電訴諸日政府。日政府覆電云。全船回國。同時日政府另拍一電致美政府。謂美政府既不許日人在美洲登陸。自今而後。凡美人之來日。或經過日本者。當予以同樣之優待。美政府接電。即時道歉。並令四百餘人自由登陸。此後日人之赴美者。竟與白人受同一之待遇云云。吾希望吾國。亦於上海天津

各大商埠。設移民局。凡外國人入口時。必一一至移民局驗閱護照。登記其年齡籍貫職業。及其財產妻子。並其將來所作何事。在華留寓幾年。呈之內務部。使外國在中國有適當之保護。無越軌之行爲。此固有獨立國家之資格者。當由國會通過而執行之者也。余於午膳後。與同船數人。由橫濱搭電車赴東京。車雖三等。其整潔遠於上海天津之頭等矣。橫濱爲日本最大商埠。與東京之街市相連。電車往來。只需四十分鐘。余於前年畢業北京時。曾偕同學百餘人。遍遊日本名都大邑。此次重來。同學皆已風流雲散。雁渺魚沉。追思往昔。令人惆悵。有兼葭倚玉。知何日風雨懷人。各一天之感焉。余輩於下車後。由東京青年社幹事。引導赴日比谷公園一遊。是日適值日本初選運動。公園門首。軍警林立。公民遊行示威。送報者。携號外。高呼於道上。消行極遠。即人力車夫。皆爭購之。足見日人之關懷其國事。帝國主義。雖未打破。然其普通國民之程度。高出吾國多矣。余

輩格於軍警。不得其門而入。乃至上野公園。附近之米久料理館。食牛鍋一頓。其法以生牛肉一碟。及鐵鍋矮擺等件。陳諸食者之前。自煮自食。味尙鮮潔。大有此餐不可忘之慨。食畢。遊淺草公園。園內之裝置。頗似北京東安市場。粉白黛綠者。熙攘往來。粉香觸鼻。與池畔之花樹間之鳥。爭妍鬪媚。萬盞電燈。點綴其間。增遊人之餘興不少也。余去歲遊日本。未見有日本行乞者。乃今日於淺草公園內。見一跛者。扶杖而行。作哀懇狀。日人爭以銅元投之。殘廢之人。固無國蔑有。然具好身手而仍不能自食其力者。實非人類所當有。是又在有力者之爲平民謀生計耳。余輩出公園後。再由青年會幹事。引導赴站。乘車返橫濱。二十四日晨起。收檢衣物。回憶余在祖國時。不問爲形體上之修飾。今日身處異邦。卽爲吾國之代表。西人之視吾國者。必先視吾國之學生。是余之一言一動。西人之視聽集焉。卽吾國之名譽亦係焉。故宜謹慎將事。務求身體與心理。同其整理清潔。

使外人不敢輕視。此正余收檢衣物之本意也。船原定早六時開。因霧大。延至十一時。方得啟旋。未幾風浪俱惡。余於午晚二膳均未停止。蓋余殊不欲以風浪故。久廢余之飲食也。晚間海水打入艙內。余之被褥盡濕。不得已坐以待旦。取左傳閱之。以消此長夜。二十五日晨起。詣船中執事處。商易床位事。得其首肯。余於是遷入二號艙內。與廣東自費生朱君如滯同住。余在上層床位。所敷之被褥潔白如雪。不知因何故。適於衛生蟲之繁殖。蠶蚤臭蟲。皆視余爲其滋補品。余於電燈下捕殺無算。後遂不復有。一網打盡。余亦過於殘忍矣。二十六七兩日。風均大。浪均高。遊息甲板上。亦不甚舒焉。然見西洋小孩。反能作種種遊戲。其父母之善於教養也。可想見矣。二十八日。在甲板上打疊球。同船諸人。暈船者絕少。蓋上船既久。漸與風浪相習也。晚間洗澡一次。三月一日。風浪較小。氣溫亦漸高。無須着大衣。晚膳有比利時臘肉。及南海龜肉各一碟。臘肉味甚美。龜肉余不

敢食。同船之西人。則狼吞虎咽。甘之如飴。蜚螻甘蕪。蚬蜆土物。各有所好也。二日微風。與交通部所派官費生鄒君奎耀。徐君濟良。於甲板上各自言志。余謂吾之此行。但願得西洋之學問。不願效其奢華。不慕虛名。不求速成。務使學皆有用。歸餉祖國。是吾志也。鄒徐二君。皆深然之。晚十句鐘就寢。次日晨起。就沐。本日爲子午日。因經過經度百八十度。與英國格林威池子午線正對。故名地球繞日向東自轉。船又向東行。每日因船行之速度。而縮短時間之鐘點。於未經過百八十度以前。爲東半球之時間。及既經過百八十度以後。爲西半球之時間。此子午日之所由來也。昔人云。偷得人生半日閒。余輩於此。蓋偷得一日矣。三日與前南京教員浙江官費生姜崎君。討論國內中學校廢止考試。及大學改用原文教科書事。彼此各有出入。四日天氣更煖。余衣春衣矣。與鄒君於甲板上效西人之跳舞。以練習未嫻。不成步伐。五日五時卽起。遊行甲板上。有一西婦。竟先

余而起。見余至。笑而詢余之姓氏及籍貫。余一一詳告之。嗣復談氣候近聞等。以破岑寂。王荊公詩云。我若爲女人。喜歡見男子。西國婦女。殆皆荊公之化身也。六日六時起。風浪大作。浪高總在二丈以上。上層甲板亦被海水打濕。余於早餐後。吐嘔狼藉。午膳之菜。腥而且甜。不能下咽。西人仍是放量大嚼。有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之感焉。下午四時以後。風浪驟減。洋中島嶼。時隱時現。蓋夏威夷羣島也。夏威夷本檀香山之別稱。因面積較大。遂以是爲附近八島之總名。下午六時。船抵檀香山。時浮雲密布。山麓與錦霞相間。呈瑪瑙珍珠各色。山下則洋屋層疊。望之如海市蜃樓。蓋兼廬山西湖之勝矣。而彩虹復自天空長垂。儼若祖國之國旗。高懸空際。卽景生情。竊歎天然人工。皆奏其妙。雖合中西文人畫家之能事。恐不能描寫盡致也。六句鐘半。醫來驗身體及護照。一如長崎例。晚餐畢。偕同船者十一人。乘汽車遊行全島。街衢清潔。建築壯麗。林木蓊葱。多菠蘿椰

子棕栝之屬。夾道復蔓草羅列。百花怒放。嬌艷滿目。芬芳撲鼻。林間則電燈萬盞。各色皆備。時雖夏歷二月。野間卽聞蟋蟀及紡娘之鳴聲。吾國之頤和園及中央公園。固不能比擬其萬一也。島內商人。日人居百分之六十。粵人亦不少。然其統治權。則操之美人也。途中見四層樓房一。其高不過五丈。其大不及百間。聞係檀人之一公所。保險千年。建築費達美金二兆。可想見其內容之華美矣。其實檀香山者。直可謂之一大花園。西人稱之謂太平洋之樂園。誠不虛譽也。驅車至水族院。檀島之水族院。著名全世界。院址雖不甚大。然所畜之魚類百餘種。均係余輩前此所未見者。觀其形。則或如蝶。或如鴟。或三角。或五角。或如象鼻。或如僧帽。察其色。則全紅。或全綠。者有之。紅綠相間者有之。五色或數十色並具者有之。動物之生於海洋中者。其種類之多。於此可窺其一斑矣。遊畢。再往博物館。惜時已不早。館門皆鑿閉。悵然而返。回船後。視壁間寒暑表。爲八九十度。檀島

天氣四季如此。雖極畏寒畏熱之人居之。終年必無一日之覺苦也。吾甚願吾國內之博物學者。本其研究動植物之心來此一考察也。船於本晚十二時開。七日晨起。就一西人理髮。余之役西人。此爲第一次。僅將髮剪去。費美金半元。若洗頭並修容。其值當在美金一元以上。西人之生活程度。固若是其高也。八日。溫度較檀島略低。察西人之服裝。至爲奇異。服夏布衣者有人焉。服紡綢衣者有人焉。服狐皮衣貂皮衣者。亦有人焉。余輩學生。則爲之折中。服嗶嘰春衣。雖非成自國貨。猶是順環境以支配生理也。九日早膳。同船學生多未起。余食火腿及小米粥。烹調雖出自西人。頗合故國口味。爲之一飽。仍終日遊息甲板上。十日之食品。全係西餐。同人久厭其味。紛紜陳說。有欲改中餐者。余感祖國飢民遍野。多求嘗糴粕而不可得。余日飽梁肉。豈容再求其正味耶。十一日。西人多竹戰甲於板上。間有作葉子戲者。有一美人語余曰。津滬之美儔。多精於此。殆亦與吾國

官場習氣俱化也耶。十二日。七時起。預計明日可抵金山。余將一切行李。再整理一次。約同船學生。發無線電致舊金山中國總領事。請其於船抵埠時。前來照拂。晚同西人於交際廳內開音樂會。十三日。八時起。見美人一律着冬服。其婦孺且踴躍於甲板上。作種種之戲謔。蓋彼輩皆久離家鄉。今日無恙歸來。重睹國門。風景不殊。河山依舊。其愉快爲何如。若余輩中國學生。則感想正異於美人。余輩志切求學。因一人之知識有限。故入學校求之。又因一國之知識有限。故遠涉重洋來外國求之。他日歸國。改良祖國一切不妥之現象。發揚我真正民治之精神。俾我民國。永與世界各國。同臻進化之盛軌。實余輩之責任。然現正未敢以此自許。蓋於希望之中。寓有勉勵之意也。午後四時。船停於金門灣。遠望舊金山。萬棟高樓。依山成線。建築之齊整。無以復加。五時。醫生及移民官來查驗。不甚麻煩。稅關驗行李。對於學生。亦頗客氣。中國總領事來。談數語即去。余輩離船

後。吳姜鄒徐諸君。均轉車赴芝加哥及紐約而去。余與劉君。則因孟君壽椿及康君白情等之引導。往卜技利。劉君寓中國學生會。余寓 2206 Atherton Street Berkeley if D. S. A. 七千餘英里之水程。二十四晝夜之海洋生活。於以告終。時夏歷壬戌二月十五日也。

渡太平洋記

俞慶恩

余蓄志遊學外洋。數年於茲矣。苦無資。以平日醫金所入。銖積而寸累之。至壬子夏始得成行。八月十號。遂乘美公司蒙古利亞船。啓程往美國補習醫學。同行者徐君廣德。外刁君信德。楊君奎侯。伉儷朱君葆元。楊君魁麟。黃君錫恩。潘君文煥。均約翰學堂舊同學也。感情密切。有如兄弟。携手談心。不覺長途之寂寞矣。

十二日。舟泊日本之長崎。同人僱一導者。遊覽名勝。品茗於諏訪神社。見祈禱者拾級而上。脫鞋登殿。拍手匍匐。喃喃誦經。迷信頗深。耗光陰經濟於無何有之鄉。殆

亦中下等人所不可缺一階級也。余亦脫鞋步入殿中。瞻仰一周而下。離神社往茂木。茂木者。長崎名勝之一也。山徑崎嶇。巖谷聳伏。挽人力車者頗困憊。余等逢平原則車。遇磽确則步。及抵茂木。憩息半小時。飯於旅館。初嘗日本肴饌。別有風味。飯罷而返。是夜舟中裝煤運貨。中夜有聲。竟不得寐。

十四日。抵神戶。謁楠公廟。中藏大炮。自我旅順奪得之戰利品也。訪生田神社。社中亦有甲午戰爭時奪去之炮彈。吾國人如欲一雪此恥。其力圖之。又觀布引雌瀧。有名之瀑布也。品茗於瀧前之亭。一飲長流水。蕩滌塵俗。幾許矣。尚有布引雄瀧。距雌瀧數里遙。未往。遂訪大佛於能福寺。佛高數丈。佛腹空虛。背嵌玻璃。以導光入其中。廓乎有容。四面小佛無數。香燭環列。移時始出。頗有佛腹之量。而以佛心爲心也。時已過午。腹枵思食。至一日本飯店。食際。奎侯欲嘗桃。不知日語。遂秉筆書桃子二字。有同食之客。日人也。自任繙譯。來觀此紙。卽

書（牛若……吾妹……甚麗……君呼……一時間……五十四錢）等字。同人爲之噴飯。日文（子）字作女子之稱。因之而誤會。余等携有英日會話一小冊。閱悉日人稱桃爲（馬馬）以（馬馬）告之。乃忸怩而去。

十六日。到橫濱遊伊勢山。過太神宮。日本第一天皇會居於此。登山四眺。全埠在望。晚至市場。入書肆。購植物名彙一冊。日本地圖二冊。吾國中亦有注意扶桑形勝者乎。馨香祝之矣。

十七日。乘汽車往東京。遊於公園。因時間過促。未暇訪友。少頃卽返橫濱。離埠登舟。以待解纜。

連日徜徉於東瀛羣島間。考風問俗。以盡遊人之職。而感觸所及。有不能已於言者。日人之好潔淨。雖貧苦之家。一椽茅屋。而器具整理。不染纖塵。吾人視之。旣羨又慚矣。日人富於愛國心。及信任政府心。能負重稅而服從命令。故其興也勃焉。若以吾國民較之。大相逕庭矣。

一強一弱。職是故耳。日本教育普及。婦孺皆知。書店夥之。知英語者甚多。善於營業。欸待買客。至爲謙恭。亦吾人之所不及。特男子多詭詐。婦女多淫蕩。不可爲訓耳。其在上者。則以戰勝餘威。日肆雄心。昔伊藤曾謂今之朝鮮總督云。爾毋忌嫉吾才。吾老矣。僅欲取朝鮮。爾其努力圖支那。此吾國民所當書諸座右。而深自猛省。警惕者也。旅客沙威林君謂余云。八年前日人足跡徧歐美。人皆樂與之交。今則驕傲詭詐。層見迭出。人共憎之。苟有交易。願與華人接洽。不肯向倭族相徵逐。殆道德之關係也。

介乎亞美兩大陸之間者。非太平洋乎。聯絡中美兩共和國者。亦非太平洋乎。吾願太平洋之濱。共和進步。而同享太平也。

八月十六之晨。鐘鳴六下。汽機鼓動。汽笛如嘯。舟出橫濱。港入太平洋。浩浩蕩蕩。萬頃無垠。離陸愈遠。風愈急。而浪愈高。翌日（十九日）船身大震。封姨怒號。俯仰

傾側。搖撼無定。波濤洶湧。澎湃有聲。飛魚踴躍。海鳥翺翔。鯨魚偶現。刹那卽潛。海天以外。銀光閃爍。忽凹忽凸。時有時無。水花隨風飛灑。宛若雨絲。細察一浪之起。三色並呈。浪頭潔白似雪。浪脚色現深藍。中則介乎藍白之間。有美麗之碧綠色。夫水本無色。賴天空之色以爲色。其所以現三色者。殆天光映照之參差。與水質積氣之厚薄所致也。同伴患船暈者。頗不乏人。余與黃君徘徊於甲板之上。目視萬象。盡一日之樂。未爲所困。二十日。舟向東南行。風平浪靜。數日之後。有時水平如鏡。可以鑑人。有時舟行甚穩。如登陸地。有時水天一色。波紋如織。有時陽光四射。萬里無雲。此洋之所以稱太平也。舟向東行。日行千里。（三百四十英里左右）每晝夜祇有二十三小時零三十分。舟行第十五日。爲八月二十四號。至第十六日。行至北緯二十八度三十三分。東經百七十三度五十六分。是日名爲對足日。距格林威百八十度。立於此度之人。與格林威人之足相抵。故有

此名。是日仍作八月二十四號。否則與大陸之時日不符矣。此爲旅客自西徂東。獨有之光陰矣。

二十七日。抵檀香山。一天未見陸地。泊此島時。頗爲雀躍。舟甫繫纜。有教士麥立君登舟。來詢潘君文煥。並聲明係代表某君到埠歡迎。前偕吾儕至密爾學校。留膳參觀。時適暑假。校中僅有職員數人。校屋外。巒以山石砌成。屋中用板隔成小室。潔淨無塵埃。麥立君僱自動車一乘。專供余等往遊相里。相里者。高巖也。離校十英里。高一千三百英尺。巖下爲深谷。百年前曾長相戰於此。死者二千人。均墜入深谷。粉身碎骨而斃。至今枯骨狼藉。徒供游人之憑弔耳。柏里有紀念碑。余讀之而重有感焉。何則。夏威夷羣島。凡七。卓立太平洋中。爲航海家之休憩地。商人之貿易場。水線之憑藉所。主斯地者。初皆土皇酋長。若能聯成一邦。可執太平洋之總鍵。而左右世界之商業。詎白人垂涎已久。於一八九三年。奪其地。改民主。九十五年。土人議恢復。旋卽大敗。九

十八年改隸美國。今則土人漸少。恐數十年後。盡歸淘汰。而無噍類矣。考檀香山島。係夏威夷羣島之一。遊歷家名之爲太平洋中安樂窩。亦有以仙界比擬之者。蓋風景之美麗。氣候之溫和。水菓之富饒。此島可爲首屈一指。且土人和氣謙恭。歡迎來者。而錦繡江山。坐歸他族。國亡而種且滅。使我徒增無限悲慨也。麥立君殷勤備至。以素不相識之人。旣到船迎候。給膳供候。復約翌日遊覽之地。並託華崙君導引作伴。華崙君亦不爽約。二十八晨。登舟相邀。遊水族館。五色鱗介。離離奇奇。詢爲大觀。并參觀波羅蜜廠。專裝鐵罐。運至諸大陸。此爲檀島出產之大宗。廠中工人。上中下三等社會均有。最可敬者學生輩。趁此暑假。入廠作工。以兩月所得之工。值給一年之學費。年復一年。直至畢業。自立自助之能力。可謂高尚無匹矣。遊畢。麥立君與華崙君必欲送余等登舟。雖堅辭弗許。欸待迎送。宛若親戚故舊。余等深爲感激。或曰。彼因教中規則。故必爾爾。然亦難能而可

貴也。考密爾學校。係某君捐贈鉅款所立。專教檀島土人。高麗遺民與華僑子弟。嗚呼。創斯校者。有心人也。大慈善家也。吾人當猛省而馨香禱祝者。是日午刻。登舟解維。往東北行。海風甚厲。船身甚震。耳中僅聞汽機與濤頭衝擊聲。互相應答。旅客因長途無聊。選舉職員。立運動秩序單。實行跳舞競走諸遊戲。頗有條理而饒有興味。

九月一號晚間。開演說會。某教士演講教中之理。楊君魁麟演講革命之景象。保羅博士演講電理。謂世界萬物。悉係電所成。雜點質點。爲物質之至微。近來發明質點之內。可分析爲無數電點。故萬物均係電點所成云。楊君擅英文文學。長於演說。是夜西人聽者。莫不嘖嘖稱美。九月二日晚之大跳舞。男女混雜。履鳥交錯。蓋中西風俗。固大不同也。

九月三日下午。抵舊金山。自上海至此。計程二萬餘里。行二十四天。連對足日共二十五日也。乘長風。破萬里。

浪。渡此絕大之太平洋。登臨新進之新大陸。誠壯遊也。
不可以無記。故泚筆誌之如右。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六終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二十六 長途 渡太平洋記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七

長途遊記

南遊日記

崑山 余佩皋

(婦女雜誌二卷十一號)

皋於今夏偕湘陰周蕪君妹。應南洋婆羅洲山口洋中華女校之聘。乃乘法國郵船名鉢打士(譯音)者。同往該校。距粵西回里已二年矣。夔屈蓬門。久未見海洋之浩瀚。今乃乘風破浪。一爽心目。且見見聞。較之粵西風景。更覺不同。爰將途中所見。筆述於冊。以就正於祖國同胞。幸辱教之。

民國五年五月二十號晨。偕蕪妹攜行李。乘人力車至浦灘。由小汽船渡至楊樹浦。乃登法國郵船二等艙位。送行者為桂林龍伯純年伯。及汪千仞世叔。賴偉文君。賴彩梅女士等九人。購送客券。上小輪船。至可感也。時已將午。送行諸君。皆殷殷珍重而別。未幾汽笛一聲。船

已開駛。後即聞鈴聲。女侍者進房。請用午餐。遂偕蕪妹至餐室會食。值餐者為法國人所進之菜。以一大盤或一大盂盛之。送至客前。食與不食。或多或少。均隨客便。其菜除咖啡白蘭地。葡萄酒麵包外。有牛凍。牛片。牛排。山藥燒羊肉。綠豆酥。尖角麵。酥香蕉等。味頗佳。食後至第四層休憩室閒坐。室甚寬大。中所陳列。惟方桌皮椅而已。四時又至餐室用點。乃牛奶咖啡餅乾三色。食畢略遊散。覺精神倦極。回房少臥。不覺昏昏竟入睡鄉。正酣臥間。又聞鈴聲。時鐘報六下。已晚餐時矣。吾等因未運動。腹中甚飽。雅不欲食。未赴餐。而同行之馬陳二君及女侍。均以吾輩為暈浪。屢次來詢要稀飯否。以此時船身小有顛動故也。遂以有點心在房謝却之。放膽而睡。及醒已夜十二時矣。即起食餅乾少許。復睡。二十一號七時起身。即聞鳴鈴。遂至餐室用早餐。麵包牛奶咖啡而已。十時又鳴鈴。食午餐。余與蕪妹因早餐未久。未即去。至十一時四十分始往。餐畢已十二時矣。

同膳之西人。勸余等飯後不必進房。可竟至艙面遊散。藉資消化云云。余等遵其命。至樓上閒步十分鐘。即返因蕪妹口痛。須吹藥故也。吹後少睡以養神。余則抽箋搦管。追述昨日之事。然房中無桌。安能寫字。不得已將餅乾匣一隻。置膝上以代桌。此時船身搖動。不異急行之火車。致字跡之惡劣。甚於平時。四時用點後。復至艙面少坐。遙見帆船二艘。顛簸於驚濤駭浪中。殆漁船也。在吾儕觀之。覺彼等所操生涯。異常危險。然業此者則未嘗不怡然自得也。回艙後尋至浴室。甚寬暢。其內浴盆。脚盆。面盆。無一不備。有自來水。冷熱二管。裝於盆上。盆底有漏水機。啓閉自由。甚便利也。余等澡身。幾一小時。畢至餐室。用晚膳。後至休憩室。與蕪妹下象棋。觀局者爲粵人馬醴馨君。贛人盧田生君。二局未終。時已十下。遂回房。蕪妹吹藥後即睡。余則秉燭以爲記。十一時

二十二號。侍者來叩門。請用早餐。余始醒。視錶已七時

矣。急起身梳洗。覺溫度驟高。蓋華氏表已昇至七十六度。遂穿夾襖一襲。至餐室膳畢。間行艙面。吸新空氣。甚爽快。蓋此時船雖顛動。毫無暈浪之苦。故一切皆能從容自如也。至休憩室少坐。蕪妹嫌其空氣不足。出室散步。余則搦管記此。聞今晚可至香港。惟不進口。因夜中恐有不測也。十時用午餐畢。蕪妹至休憩室寫信。余則閱二南詩。續鈔以消遣。四時雨甚大。空氣漸瀾漫。幾不辨天水。而漁船十數艘。則仍飄搖於險浪之中。有頃雨漸止。望見一山孤立水面。問之粵人。則廣東之伶仃山也。以其獨立水面故名。晚餐後。赴浴室。浴畢就睡。二十三號。七時起身。船尙停海中。尋啟旋進香港口。九時抵埠。遂以昨日所書之函及日記。託馬醴馨君付郵。接鄧君克辛（介紹人之一）函云。十三號候一日。見輪影不來。悵悵而返。十四號有事返粵。特留字於此。午膳後。偕蕪妹並粵人陳君上岸。（有小汽船載客。每三時一次。可自由上下。不另取資。）步行約半小時。至一

公園名怡園。園依山勢。漸上漸高。異卉奇花。不知其名者。幾有數百種。仙人掌開杯大之黃花。其苞則微紅。蓋卽花辨之反面也。鐵樹棕櫚。亦皆開花。作穗形。色艷而形奇。習見之鳳仙。梔子。海棠等。一時並茂。亦爲罕事。荷花池中。蛙聲格格。毫不畏人。荷已著苞如球。而外國荷花。則已完全開放。白色黃心。瓣重臺而較吾國者略細。再上峯廻路轉。由一側道而進。有動物若干種。未見其異。故不錄。其路皆因山而築。或高或低。層見疊出。道左叢樹駢連。濃陰匝地。最高之處。遙望海灘。浪花如沫。一片白色。船身若鳧。浮於水面。遊興未闌。而足力已盡。不能舉步。稍憩。折回。覺異常難走。蓋下山之勢。更難於上山矣。半途僱轎至海旁。買水果扇子而回。時已五下。晚餐後倦極而睡。

二十四號。八時起身。梳洗甫畢。鄧君克辛來訪。晤談約半小時而去。十一時啟旋出口。房中甚熱。華氏表已昇至八十四度。食物將壞。遂晒之洗之。逾一時許。始至艙

面休息。見海水已易爲藍色。今日從香港出口時。上船之客。我國人則以廣東之潮州人爲多。男子着西裝。女人多赤脚而穿拖鞋。皮色黑黝。不異印人。（較船上服下役之安南人更黑）耳上之環。有長數寸者。其式略如棍棒。每坐必舉一足於椅之扶手上。而以雙手摩撫之。亦坐二等艙。會食時。此種惡習。仍不稍改。侍者恒怒之以目。甚有大聲以呼叱之者。噫。如此野蠻。誠無怪爲外人所輕視。觀之令人憤懣。九時半乃睡。

二十五號。早八十四度。午八十八度。晚八十六度。七時起身。熱極。梳洗時汗出如漿。早餐畢。忽至艙面游散。幸海風甚大。溽暑爲之一洗。十時半午餐後。又至艙面。既而至休憩室。與蕪妹對弈。四時茶點畢。赴浴室沐浴。畢。僅穿單衣一襲。晚餐後又乘涼。至九時就寢。

二十六號。晨八十五度。餘如昨。早餐後蕪妹沐浴。余獨至艙面。見海綿無數。飄搖於水面。隨浪浮沉。其色淡黃。焦黃不一。亦奇觀也。午後又至艙面。憑欄遠眺。此時波

平若鏡。忽覩一物。驟出水面。長約五六尺。倏然而逝。或曰此飛魚也。以其身具有二翅。能臨風飛舞。故名。有所謂八足魚者。亦浮出於水面。惜余不能細觀。以其僅一現而沒也。（此時蕪妹以在椅中閱小說故未見）又尋見一大脚魚。大與西園之鱷相似。聞明日將至西貢。且以裝衣上貨。須停數日云。

二十七號晨抵西貢。地屬法國。港口甚狹。兩岸阡陌交通。耕牛引轅。飲水河旁。農人三五。矗立遙望。船徐進。道甚迂。水濁作黃色。驟視之。恍若十年前進天津之沽口。其風景實無少異焉。行二時有半。始抵埠。船停碼頭。左側有花園。一周圍繞以短垣。叢樹陰森。青蒼可愛。環堵皆是。或曰此卽法國之船務機關也。屋宇軒爽。屋脊塑紅蛇二條。曲背昂首。作交鬪狀。隱約於疏枝繁葉間。且樹杪之上。綴以大紅之花。其色若火。尤覺鮮豔奪目。蓋余自香港至此。日惟見海水與青天。今驟觀此。又值新雨初霽。葉色益顯嬌美。真有愛不忍釋樂而忘倦之概。

二十八號早膳既畢。登樓遠眺。見兩岸所停之輪船。不知凡幾。惟屬法國者占多數。此地昔爲我國屬國。後爲法人攫而有之。今則儼然爲法境矣。遙見兵艦一艘。上懸五色國旗。殆我國之兵艦歟。對之。未免有今昔之感耳。土人衣着甚異。男子身穿短衣。下着五彩花洋布圍裙。（名曰柴瑣）聞此平常之材料耳。上等者則於紅緞上繡五彩花。間或盤以金線。其值每條銀數十番。其工之細。概可想見。足上並無鞋襪。露小腿七八寸。膚色之黑。素所罕見。以終歲暴露故也。聞深悉彼處民情者云。其他或男或女。無不赤足。雖會客赴宴。亦仍故態。女子僅於嫁時穿襪片刻。此外殆終身赤足。所穿之衣。長幾曳地。而膀極高。幾極胸部。褲屢畢露。袖極窄。隨臂之大小。幾無一線可通。頭兜黑布。（上等則於赴宴或遊覽時易以淺色之綢）褲則非藍非黑。不着裙。故及不及男子之美觀也。午後甚熱。艙面烈日薰蒸。致坐席不安。同舟有欲上岸納涼者。聞欲上岸。必至船主處。

簽字。否則偶爲巡警查出。須罰鍰五十金云。遂去見船主。則又不肯簽字。因甚悵悵。晚間稍涼。然房中甚熱。至十一時始睡。

二十九號早膳後。晤對房之陳君。始悉昨日有冒險登陸者。並無盤詰。又聞此例已除。至女客則本不在此例。午時午餐後。因與蕪妹上岸。先至白馬路之聯泰保險公司稍憩。（係同船之粵人李君與股者）至市一遊。見街衢甚闊而人甚稀。街之中有草地一方。周圍植以酸果子樹。其上結實纍纍。聞此地樹木終歲蒼翠云。其街市之寬暢及結構。則與上海法租界之北褚家橋略同。旁有洋房。矗立雲際。據云此法國店舖也。此時恰在午睡之際。故咸閉門而睡。須至午後二時半始開市云。車與滬上略同。火車。電車。汽車。自由車。馬車。黃包車。無一不備。惟裝行李。則用牛車。其制以二牛爲度。與滬上之垃圾車同。旋見黑雲片片。起自空際。行將下雨。遂忽忽返船。時僅二時餘耳。

三十號無事。至艙面。因起貨聲鬧。遂至休憩室。與蕪妹作小馬甲。聞此處波羅蜜甚賤。每個僅值銅元二枚。香蕉。香檳（粵人呼爲芒果）亦賤。又土產曰山查。大若蘋果。外殼紅紫。味澀入藥。內有白肉五瓣。如大蒜頭。味極甘。性清涼。（價每角二十個）上貨以玉蜀黍爲多。殆卽土產也。今日懸牌云。須三號啓艇。中途遲滯。甚覺煩悶。且與土人言語不同。錢幣不通。誠無法以遣此長日也。

三十一號。聞此處公園頗幽靜。擬往一遊。遂約同船之葛姓女客。於午刻同至大馬路聯泰公司少坐。李君卽託該公司職員陳君陪遊。（以我輩不通土語故也）園中花木。無香港之盛。而動物則較多。除虎豹外。如蛇。仙鶴。水獺等。指不勝屈。鶴嘴甚長。身白色。項澹灰。尾不長。色粉紅。甚美麗也。象極靈。通人語。令其跪則屈前足。向人叩首。畢。以鼻伸出欄外。向人索錢。投以銅元一枚。卽捲而送至象夫。象夫授以香蕉二枚。渠卽捲而送入。

口中食畢。又向人搖擺作乞憐狀。水獺身小若貓。圓頭圓臉。毛黑極滑。尾扁濶。腥臭異常。至其地者無不作惡。喜食生魚。守者以生魚半桶進。衆急前。各以前足抱一魚而食。如人之用手然。遊畢返船。已五時半矣。稍息。赴浴室沐浴畢。晚餐後至艙面略散。未幾即睡。

六月一號。熱甚。八十八度。余欲穿夏衫。而嫌領太高。遂攜針線至休憩室改製。午後閱乾隆南巡秘記數則。當時之窮奢極欲。靡所不至。專制時代人民之苦。亦云極矣。晚上葛姓女客來閒談云。明日將有法兵四百名上船。係調赴本國戰地。然渠等皆無意返國。而主將強迫之者。噫。當此之時。兵連禍結。萬國一轍。爲之民者。亦云苦矣。

二號。起略晏。梳洗畢。早餐之時已過。食餅乾少許。至艙面閒坐。未幾。午膳之鈴鳴矣。膳畢。沐浴。洗衣褲各一船。於明日啓行。故搭客來船者多。並有役夫等紛紛上船。余恐遺失物件。故在房中看守。熱甚。則與蕪妹交換至

艙面游散。至晚。人聲漸靜。遂至艙面眺搭客之上。船電燈之下。車馬如龍。誠可觀也。

三號。七時。船已起碇。早餐畢。至艙面。見兩岸屋宇。猶能望見。蓋尙未出口也。行約三四時。抵一處。岸上屋宇甚多。船隻亦頻頻往來。旋見一小輪。拖一小舟。向我船進發。須臾。我船驟停。有一西洋客。下小舟而去。惜我中國人。均不知該埠之名。爲缺憾耳。

四號。聞明日將至星加坡。爲整理什物者半日。午後赴休憩室。寫家信。預備明日登岸付郵也。晚餐畢。回房。將就寢。蕪妹坐矮椅上。理網籃。忽見其夏衫上有一蟲。形如蟋蟀。而尾無刺。余急爲之驅逐。不料其忽飛集余之大指拇上。猛力一刺。疼痛異常。急塗以頭皮之垢。越十分鐘。痛稍殺。歷二小時。痛始已。翌日視之。針孔顯然。數日不退云。

五號。五時即起。聞將抵埠。急急梳洗畢。赴餐室。侍者謂須至六時半始有茶。（指咖啡也）余問有開水否。蓋

桌上僅有麵包乳油二種故也。旋侍者拿淡茶牛乳來。遂飽餐之。食畢。僅六時耳。至繪面。見陸地已隱現於前。但霧甚重。故船即停輪。蓋恐霧中有差誤耳。歷三小時。霧漸開。船徐行。十一時抵岸。岸上風景。無異上海之黃浦灘。靠碼頭時。挑夫及棧夥。紛紛上船接客。余因回房守行李。且候人來接。須臾。一少年持陳榮光（順和泰棧主）名片。並帶脚夫一人來接。自言係榮光之弟。奉乃兄之命。來迎接云。又僱馬車一乘。送余等至棧房。車夫操馬來語。故我等莫之懂也。至則並非棧房。係榮光之住宅。乃格外優待。並不取資者。屋尙寬暢。榮光導其妻女弟媳來見。並言賴彩梅君電達。託彼招呼之意。並出賴炳文君之函。言如到坤。則可搭坤豐船往。彼已託其船主林文安君招呼一切矣。詢諸陳君。謂坤豐船今日甫到。大約後日始開。明晚上船不遲也。所遇之人。除陳君外。皆操粵語。十分中僅知其三四分而已。時正午。刻。爲伊等吃點心之時。粽子餛飩。已陳列。用畢。行李適

至。值天下雨。物件盡濕。遂引余至三層樓上。一室靠街。且甚寬暢。五時吃晚飯。飯畢。雨始止。遂僱馬車一輛。夾陳君之夫人。陪往十三行（街名）。萬永源取銀。蓋途中攜銀。恐有遺失。特託友人於相熟之鋪中劃交者也。取畢。遂驅車繞行街市一匝。路中景象。無異蘇州觀前街。惟店門前均有走廊。故街亦不覺其狹矣。至沿海。則馬路甚闊。道旁叢樹交覆。行人無炎熱之苦。且枝葉森森。下垂空際。景甚絕俗。此殆氣候終歲溫暖之故耳。其他人工所作。則無異上海之黃浦灘。盡興而返。時已七下。此地之裝束。女人多穿飾（安南讀作柴）瓊。如安南之男子然。而下流社會之男子。亦無不然。舉目一觀。但見大紅大綠之色。映於眼中。且人之赤足。不異安南。若出門拜客。僅穿拖鞋而已。晏居之時。則穿木屐。進房則實行赤足矣。屐式如日本。僅木版一塊。釘一皮帶而已。

六號。聞坤豐船於明日開往坤甸。故今日須上船也。梳

洗未畢。徐景庭（卽昨日接洽劃銀者）君來回看。午後赴吉寧街中華日報館看邱文紹君。未晤。又至大馬路中華國貨公司。晤莊希泉君。款接甚殷。遂託其兌換荷銀。以便赴坤之用。並探聽坤豐船能直達山洋口否。異鄉之人。遇此熱誠君子。關切周詳。甚可感也。晚飯後。坐小划至坤豐船上。船身甚小。余等所居者爲頭等官艙。共四間。二間爲船主及火長（船主爲林文安君。火長卽管船上機器之西人）所住。餘二間爲客房。余等卽居其一。

七號八時。猶未啓旋。侍者來請吃早飯。蓋此船之進膳。與新加坡同。每早八時吃飯。午間吃粥。晚五時晚餐。云。食畢。聞上貨聲甚鬧。至艙面。見貨尙未完。知不能啟行。悶甚。十時。貨聲頓絕。船始徐徐行。及出口。浪漸大。船身又小。不耐風浪。故較大船爲難受也。然尙能飲食如常。十二時吃粥一餐。五時吃晚飯。其菜每飯六葷。粥則三葷。一素。味均不佳。

八號早。勉強梳洗。覺船甚掀簸。頭暈暈然。將不能畢事。睡後。胸中躍躍然。幾致作惡。聞侍者來請吃早飯。則欲作嘔矣。心理學之作用。其影響蓋甚捷也。於是墊臥者。幾一晝夜。

九號早。覺舟行頓平。遂起身梳洗畢。出房用早飯。聞船主林君云。八時卽可到。惟值潮退之時。不能進口耳。問潮來約在何時。則云殆在夜半十二時。語甫畢而船已停。林君遂先乘小火輪進口。約明日早晨。同賴君炳文上船招呼云。余等悶極。據案作家書。午後忽起陣雷。奇響爲平日所未聞者。蓋在海中四無遮攔故也。夜十一時啓旋。一時抵岸。卽有荷官上船驗字。新客則每人收稅二十五盾。余等方高臥。聞門上有剝啄聲。蓋侍者來請。荷官已上船。須親去納稅云。遂至艙面。見荷官并馬來通事各一人。方據案驗字也。余二人卽納荷銀五十盾。而伊卽給收證各一紙。上注明明日尙須到關上。憑證填寫入口字也。

十號七時。船主林君。已偕賴炳文君上船。並帶脚夫數人。遂以行李付之。賴君道歉。謂不知船於半夜抵岸。致納稅一事。未能代爲照料云。上岸時見行李俱在。當由荷人及馬來人前來檢查一次。甚至鋪蓋網籃。亦須細細查看。聞其目的在查軍械。而偷稅之私貨。副之查畢。命人捆好。卽僱小舟二艘。一載行李而一坐人。赴關填字復由賴君介紹。寓於商董廖清霞家。此人爲商界巨擘。宅中一切陳設。均極華美。房屋亦寬暢。且花木甚多。惟膳所則不甚佳。食桌則用圓檯。漆以黑色之油。藏垢納污。甚不清潔。尤可異者。則主婦與廚娘竈婢。同桌而食。雖有尊客。亦無不然。廖君係奉耶穌教者。故每日夜必率其全家老幼。頌詩以禱。時有女醫士陳君淑觀（閩人）來訪。約明日到彼寓敘語。

十一號九時。有陳君之弟來。云係奉乃姊之命。特來引導者。遂同往。至則陳君已偕其妹淑倩君。候于門左。邂逅相遇。歡若故交。可謂異地得知音矣。旋在其家午膳。

膳後有德育女校教員張錢姚三君來敘話。知錢姚二君爲蘇州人。張君雖閩人。亦留學蘇校有年。遂歡然道該地風俗。今述其特點以下。以供讀記諸君之一鑒。此處中國僑民來此稍久者。則男女均不穿褲。而僅穿篩琅。聞此實馬來之裝束。彼等事事效法馬來。至文字亦學馬來。甚有不能道其中國之姓氏者。其稱中國曰唐山。中國人曰唐山人。中國衣飾曰唐人裝。或詢其爲何國人。往往瞠目不能答。尤可異者。稱人不曰一個。而曰一隻。如問人。君有少君幾位。則曰你有兒（讀作累）子幾隻。稱屋曰棚。問曰個。如問人。君有屋幾間。則曰你有棚幾個。哭則不曰哭而曰叫。如命小兒勿哭。則曰莫叫。莫叫。諸如此類。莫不令人捧腹。四時日光已西下。遂出散步。道旁樹木鬱葱。而以椰子樹及檳榔樹爲多。行至市中。正欲購物。天忽雨。遂繞道至德育女校。卽於校中晚餐。餐畢雨仍不止。適賴君炳文來。談學務者。幾二小時。錢張二君。懇其提倡幼稚園。以二君爲蘇州慕家

花園保姆科畢業者。故談其中經驗。娓娓不倦云。七時半。雨始歇。遂徒步回寓。（以該埠無車故也。）道中新雨初霽。沙泥之地。尤覺泥濘。雖行。及抵寓。已汗流浹背。狼狽不堪矣。

十二號十時半。陳君之弟又來。蓋本約今日至德育參觀上課。而其姊命弟來作導引者。余因欲午後去。遂謝却之。午膳後。天熱甚。頭痛殊劇。無意出行。坐客堂前洋台上。閱小說以爲遣。晚賴君來。謂錦隆船明日十時開往口洋。如入口字。明日早晨可領到。則可搭該船而往矣。余等遂畧檢行裝。以備明日之用。

十三號六時起。梳洗早膳畢。即往陳君處辭行。並道昨日失約之故。忽忽返寓。沐浴甫畢。而賴君已至。謂字已領著。今日即可起身矣。遂僱小舟一。載行李。人則徒步以往。路過德育。遂入憩焉。以該校即在碼頭之左近故也。須臾。陳君來送行。並送波羅蜜一大隻。且云此物口洋甚少。故以見遺耳。旋聞汽笛嗚嗚而鳴。陳姚錢張四

君送余等上船。此船船身。遠不及坤豐。且極污穢。僅有房艙一間。爲船主所居。今則讓與余等。誠莫大之情面也。旋此船移至關上停泊。賴君上船。謂在此等候已久。不意君等在彼上船。致失於招呼耳。船中一切。已託船主招待。如有所需。逕向渠說可也。並云俟船啟行後。當即打電話。（蓋坤甸至口洋僅有電話。而無電報。）至口洋報告。以備船到時來接。須臾。賴君去。船即開。十二時。吃粥一餐。出口後。船漸顛。回艙稍臥。風浪更大。船身搖擺。去水面僅三十度之銳角耳。什物作碎礮之聲。倒地者不知其數。正睡夢間。船身一側。忽一硬木算盤。望余嘴唇。砰上然打來。夢中驚醒。則嘴唇已腫。而流血不少矣。

十四號早。船已停於海中。遂由船主僱一小舟進口。至關上。抄查行李。一如坤甸。查畢。船主便上岸。徒步而去。及抵岸。則並無無人來招呼。余遂思得一策。即書一名片。遣路人送至賴清蘭家。請其速派人來接。須臾。人來知

校舍尙未修葺。乃導余等至一古姓家寓焉。午後黎南軒君來。謂其妻清蘭適感微恙。故未能來。頃間本已遣人赴關迎接。不意爲舟子搖差碼頭。致失招待。殊覺歉然。云乃議定兩星期後遷校。七月一號開學。此校創辦伊始。而報名者已達三四十人。至此地之人情風俗。則與坤甸略同。惟交通之便。則遠不如矣。而以地處僻壤。人民智識。未免閉塞淺陋。所通用之話。除廣東話外。則爲馬來話。其稱歷數則曰唐人歷。(即陰曆)曰荷蘭歷。(即陽曆)稱自己曰唐人。稱馬來人曰番人。見一西人。則不論何國。統曰稱荷蘭人。以其目光所及者。僅此三人而已。

南洋蠻界探險實記

日本菅野原夫原著

石渠譯

余以明治四十四年。孑然一身。囊空如洗。而就世界徒步旅行之道。至大正三年歸國。以歲月考之。則兩載有半也。以道路計之。則三萬五千英里也。舉凡中國南洋

印度等地。足跡殆徧。冒瘴雨。衝蠻烟。虎狼之區。鬼怪之界。數數爲毒蛇猛獸所追襲。而竟晏然無恙。獲慶生還。故國山河。重來眼底。此誠余意外之幸福。而亟欲一敘其顛末。以餉遺諸君者也。

中國辛亥革命時。我日本人之贊襄戎幕者。不知其幾輩也。而余亦此中之一分子。由南京而天津。而營口。吾輩莫不奮勇而前。惡戰苦鬪。天津之役。同志谷村君死之。(日本鹿兒島人)是最可痛心之事也。

翌年三月。南北和議既定。余乃宣言以滿洲大連。爲世界徒步旅行之起點。蓋自受南北血腥彈雨之洗禮而後。致使余之胆氣。愈剛愈大。出萬死而不顧一生矣。

時維五月。長日閑閑。突兀荒山。似孀然而含笑。余足跡所至。常不改我日出國人之本色。布服帷裳。芒鞋竹杖。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飄然而來。遊於大連。由是浪跡他鄉。萍踪無定。會有某義軍統領某氏。聲名赫奕。喧傳於遼瀋間。余乃爲其入幕之賓。贊襄一切。某氏者。當日

俄戰爭時。其威名由北滿而聞於我日本。且亦世界所共知之人物也。

人事變遷。何常之有。方余之轉徙而入奉天也。突焉如有鬼神來告。腦筋恍惚。髣髴聞聲曰。『日本人果欲徧遊此冰天雪窖之東三省乎。暖哉南國。暖哉南國。』由是而余胸中勃鬱之銳氣。爲之一挫。乃返大連。時余年二十有六。在東三省時。曾跋涉蒙古之一部份。

由大連經朝鮮。直穿九州。〔日本地名〕而至鹿兒島。弔吾戰友谷村君之墓。一坯黃土。俠骨長埋。亦惟臨風灑涕而已。既而越琉球臺灣中國南部等地。而大正二年二月。乃在南亞細亞之一隅。所號爲新嘉坡者。舍舟而登陸焉。

余自大連出發以來。至於是地。羸膝屢屨。始終一窮措大也。新嘉坡雖廣。而著草履。披布衣。戴破壞不堪之呢帽。以入其境者。在日本人中。當以余爲嚆矢。然余則手舞粗棒。並袒袖而露雙臂。濶步於通衢大道間。凡外人

土人以及我日本人。無不巨眼圓睜。聚觀如蟻。余固夙以豪傑自命。至是亦不覺目爲之眩。時也。阮囊羞澀。不名一錢。惟以售賣藥品及美術明信片自給。居有頃。我同胞忠告於余曰。『君之裝飾如此。或因之而遭災禍。亦未可知。盍急整其冠服耶。』且贈余西衣一襲。余由是改而爲南洋式之旅裝。萬里長征。居然就道矣。自新嘉坡深入馬來半島之西偏。出檳榔嶼港。而至對岸之蘇門塔臘。當經行烏丁樵林河畔時。有足述之一事焉。

烏丁樵林原有舟楫之便。然余所賴者。兩足而已。沿河一帶。多日人所經營之橡皮樹林。萬壑千峯。重重疊疊。余夜以繼日。深入其間。目所覩者。橡樹而外。則爲熱帶地方不知名之天然植物。森林蔽日。芳草連天。稍不注意。彼毒蛇猛獸。即將乘人之危。而薄人於險矣。華人之在其地採取野生橡汁者。就深林密菁中。各營小屋。以待猙獰可怖之物。與人接近。卽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而

撲殺之。蓋如兵家之設伏也。

深山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余至是已不能記其月日矣。某夕。夜色沈沈。無門投宿。乃向中國人之小屋。假一席之地。以度長宵。其人慨然諾之。

終日勞勞。精神委頓。一就枕而已。陶然熟睡。夢入華胥。固不計此身之在危險中也。迢迢深夜。萬籟無聲。草木呼吸之音。亦寂然而中止。突焉天崩地裂。響震山林。飛砂歟。走石歟。噫。此何聲也。胡爲乎來哉。余從夢中驚起。披衣出視。四顧無人。第見巨象十五六頭。迎面而來。張牙舞爪。吁嗟乎。此小屋。與屋中人之生命。必爲彼如白之雙足所踐踏。有玉碎之憂。而無瓦全之望矣。

回顧小屋之土人。則出敏捷手腕。以蘇布米袋之碎片。及種種引火物。澆以煤油而燃燒之。赤燄熊熊。光騰數丈。彼龐然之巨象。其形狀照入於眼球中。令人恐怖。無何而盡被擊退。獲慶更生。今日思之。覺全身毛髮。猶爲之不寒而慄也。

其次日爲天雨所阻。不果行。又次日。始向屋主道謝。而出一枝之借。沒齒難忘。況以救命恩人。其笑貌聲音。尤令我別後思之而不能置也。

由是攀絕磴。摩巖巖。雙足烟雲。一肩日月。不知道路之遠近也。深山之中。羣猿是宅。或攀援於樹杪。或跳躍於谿間。方漠然不以爲意。俄而呼羣引類。歸其巢穴。驟發爲猛獸怪鳥之音。震吾耳鼓。故與羣猿相格鬪。其事直不下數十起。夫亦足以自豪矣。

從檳榔嶼至蘇門塔臘之麥丹市。時蓋四月十三日也。由是遵陸而行。遂入亞齊州。此爲梟族棲息地。余幸得一崇拜日本之酋長。沿途引導。及披草萊。斬荆棘。深入而視察之。此酋長之住屋爲日本式。日本瓦木工人。常至其家爲之修葺。而土人之崇拜日本。尤爲吾人所樂道焉。

土人見日本人之至也。其敬仰之誠。直欲屈膝而拜伏於地。情關同種。爭相羅致。東家眠而西家食。頗有應接

不暇之虞。夫若曹之所以如是歡迎者。其原因蓋由於日俄戰爭名馳海外。固事之無待贅言者耳。

荷蘭人暴虐無道。雖在彼不知不識之輩。其腦筋中亦具有非常憤激之敵愾心。歐羅巴人。惟產於荷蘭者。髮最赤而眼最碧。若曹見之。輒生厭惡。而對於黑髮黑眼之日本人。則引爲同族。一致歡迎。此尤爲其絕大之原因也。

若曹所尤爲希望者。則「生活於日本之下」也。蓋其視荷蘭人如讎寇。相逢狹路。輒欲拔蠻刀而手刃之。是以該地之鐵道員郵務員。皆以荷蘭兵士充當。施行軍政。荷蘭人之部落。復密張鐵網。以防偷襲。其積不相能如此。

居留此地之日本人。多以賣藥爲業。有時亦運售日本雜貨。並無營大宗貿易者。此外則有娘子軍焉。娘子軍之賣笑生涯。固卑卑不足道。然其活動直凌駕乎男子以上。叢爾南洋之天地。日本女子。實較男子占其優勝。

我大和民族發展之先驅者。今日殆舍娘子軍莫與屬矣。諸君具有男性。對於此現象。其感觸爲何如。

數年前。日本郵船會社航行孟買之輪船。偶遭風險。駛入是地之脫羅庫斯買港。太陽旗幟。高可凌雲。亞齊族見之。驚曰。「日本軍艦。征伐蘇門塔臘矣。吾等其勿失此機。急起而應援之。」蓋其簡單之頭腦。欲一舉而屢殺荷人。由是千百成羣。向鐵道沿線。恣其襲擊。遂釀成荷人與蠻人之一大格鬪。荷兵死傷之數。蓋不可勝紀云。

蘭領之土兵。全爲西里伯斯島之穆拉脫人種。其人種之繁衍。相傳出自日本島原役之亡命者。風俗容貌。黑髮黑眼。想係含有大和民族之血液而然。且彼輩中間操日語。精神勇敢而活潑。尤有日本人之遺風焉。見日本人至。則土人喜極而歡迎之。曰。「吾等之祖先。日本人也。今之日本人。吾等之同胞也。若日本人來戰。則吾等當爲日本人之助。」土兵之言如是。不獨余一人

聞之。凡旅行此間者。皆嘗入於其耳也。非研究南洋之一好資料乎。

蘇門塔臘雖在赤道之下。然氣候涼爽。旅行其中。時須備毯毯三四條。方足應用。

蘇門塔臘之遊記。已告終矣。而當時尙有一逸事。請爲諸君述之。余嘗蒙會長之盛意。殷殷導引。深入亞齊州之科拉希般山。其地之日本人。僅一寫真師。而粉白黛綠之儔。以賣淫爲生活者。則不下數十人焉。夫亦可悲也已。

偶見一垂辮之華人。向日本少女。肆行非禮。余不覺勃然大怒。以所携粗棒。迎頭而痛擊之。無何。科拉希般金村華人數百名。齊聲詈罵。且持竿挾楯。轟湧而至。欲與余一決雌雄。險矣哉。幸余善擊劍。寫真師亦嘗習武技。於講道館。乃鼓勇而前曰。『支那人盍來乎。』余兩人遂與數百人爲敵。互相格鬪。正紛擾間。敵中之倒地者。已四五人。由是驚駭而逃。紛紛如鳥獸散。眞事之最爲

痛快者也。以後對於我日本人。亦惟有箝口結舌。勿復作捧日之思想耳。

譯者曰。是殆東方侏儒。夜郎自大之言耳。然人皆譏我爲病夫國。其亦讀此而猛省也歟。

既而余與寫真師。因毆擊華人。爲荷蘭政府所拘押。幸亞齊州之首府脫羅座斯。買有黑髮黑眼一女丈夫。武藤其姓。伊志子其名者。輕財仗義。豪俠過人。代納罰金五盧布。從獄吏之手。脫余兩人於縲紲。余復得伊志子之紹介。與亞齊會長。獲相親近。由是以之爲鄉導。而徧遊乎緝約爾山。余因改爲土人裝束。留心視察。未幾又被捕於荷蘭之守備隊。蓋入山才四日。已與會長同受偵探該國兵隊配置之嫌疑。而押送於首府脫羅庫斯買矣。

伊志子聞之。憤如烈火。再救余等出獄。余乃謝其稠疊之高情。而與會長亦豁然分袂。遂赴薩班島。是島也。當日俄戰爭時。波羅的海艦隊。嘗私屯煤炭於此者也。余

之旅行護照。在亞齊被拘時遺失。至是遂又遭拘留三日。旋押送於緬甸。

至緬甸之摩谷。以其時考之。則六月也。是地約有日本青年二百人。備於米井虎一郎氏。而爲壯快之真珠採取業。經營不懈。遠過歐人。一至其期。則採取船數十艘。舳艫相銜。帆檣相望。各懸太陽旗幟。飄舞而來。處相隔四千英里之異國異鄉。乃能使大和民族之精神。發揮盡致。此誠吾人所喜而不寐者矣。

仰光爲有名之米穀輸出港。其地日本人約四百餘。再陸行六百五十英里。而至緬甸舊都滿大來市。地勢平坦。山影全無。所入望者。一片水田而已。生長瘠地之日。本人能不對之而頓生欣羨乎。其土人皆利用天水。以資灌溉。而收穫獨豐。

緬甸與印度。皆爲英國官吏所留意監視之地。對於日本旅行者。防範殊嚴。其巡兵常從而尾隨之。余乃僞爲日本僧侶。掛錫於緬甸各寺院中。嗣有一高僧以佛像

爲贈。自是厥後。始倖逃官吏之目焉。

一望無垠。鮮明奪目者。非青青之水田耶。好雨初晴。曠日。日出。余隨荷鎗護送之兵士。周歷其間。致足樂也。地方富裕。故風俗奢華。其人民較之馬來蘇門塔臘等地。迥然不類。第一則勞動者身著綢服是也。

一九一二年。自日本輸入緬甸之物品。值銀七百萬圓。蓋其地大半用日本雜貨。銷路甚廣。由是言之。緬甸非日本之大市場。緬甸人非日本之大顧客乎。其全國皆奉佛教。苟關於釋迦之事。則金錢施捨。如湯水。如泥沙。如糞土。傾囊倒篋。而絲毫無所吝惜焉。英國官吏復獎勵其宗教。以爲愚民之具。此佛氏之所以日盛歟。

徒行八英里。直窮至雲南邊界。邊界附近之處。有地曰孟息者。氣候清涼。無冬無夏。皆與日本秋季相似。拾衣一襲。愉快非常。適此樂郊。不禁念故國之風情。而爲之怦然心動矣。米穀亦較之日本所產者。不甚差異。青樓中之女子。尤多來自扶桑。藉色藝以博金錢。使浪蝶游

蜂。團頭爭擲。是亦吸收外資之一法。習見於南洋諸島者也。

加爾各答。乃印度孟加拉州之首府。人口約六十餘萬。赫赫然一最大都會也。其地有日本領事館。余乃解征衣。卸行篋。流連風景。且住爲佳。計其時。則適當八月下旬。一年容易。又是秋風。已飽嘗客中況味矣。

余由是志在希馬拉亞。因先詣釋迦修業之舊地。曰格雅山。繼赴坎頗愛與卡庫奈賀諸地。以一觀印度之古戰場。夫印度之爲英國所併吞。中間經幾許波瀾。諸君固已知之有素矣。而此慘澹之孤城廢壘。偶焉爲東海遊子駐足之區。弔古傷今。能不歎歎欲絕。由加爾各答陸行八百五十英里。至翁巴拉。資斧稍足。時間以駱駝與象代步。

印度人對於自國宗派以外者。不給食物。卽欲假一飲水器。亦不可得。故余之不飲不食。幾及四日。困憊至不可名狀。印度人口總額共三萬萬。其種族別爲三十有

八。風俗不同。習慣各異。有令人不可思議者。而旅行至此。所尤爲困難之一事。則在無米爲炊。其他惟上流社會中人。方以米穀果腹。下此者不能得也。余惟恃麵包與罐頭食物。聊爲徒行之饑饉而已。余之至翁巴拉也。囊中已不名一錢。幸其時有日本女子數人。亦居是地。解囊相助。乃克成行。遂向希馬拉亞進發矣。

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豈是他鄉之客。是時也。余乃與彼姝者子。匆匆作別。跋涉長途。而感謝之情。猶時縈夢寐也。夫彼等躬操賤業。以賣色爲生涯。直無教育無智識之女子耳。然實與吾輩血脈相關。同屬大和民族。故其「日出國」之觀念。早深印於腦髓中。而須臾弗失。且「天皇」餘澤。在遠不遺。卽彼等亦心悅而誠服也久矣。彼等無仙無佛。所奉爲唯一之神者。則明治天皇遺像也。家家戶戶。無不什襲珍藏。此其一種敬仰之誠。幾銘心而刻骨矣。

每屆日本天皇節。則其地之兵士與巡丁。皆大歡喜。何以故。蓋是日日本女子之營業於斯者。千門萬戶。各懸掛天皇遺像。大張筵宴。長日爲歡。凡兵士巡丁。無不開懷而痛飲焉。

前在新嘉坡時。聞有某國水兵。見明治天皇遺像。不知其爲何人也。以杖指之曰。『此爲誰』娘子軍見之。非常憤激。同儕相集。羣加指斥。水兵大窘。至無端而惹起南洋一問題。真可謂咄咄怪事。彼等雖拙於文字。不能自書其姓氏。然往往解三四種之外國語。亦難能而可貴者也。

自安巴拿之前面曰喀爾喀者。通至希姆那。相距凡七十英里。有登山鐵路。其建築經費。多至二千萬盧布。隧道約一百有五。以氣候清涼之故。印度兵之大部分。皆屯駐於鐵道沿線。

印度之兵力。土兵十五萬。英兵七萬五千。悉以希姆那爲中心。而置營築寨於其地。軍司令部亦在焉。希姆那

據高可八千英尺之山腹。每年夏季。避暑客之去來者。凡四萬人。到此之途。乃沿鐵道而行。一路遙遙。從喀爾喀直達是處。當時因西藏交涉事件。中國與英國。會議於此。加爾各答之日本領事。亦留滯其間。至日本人之住此者。則惟建川氏一人。余自入希姆那以來。復擬漫遊西藏。經其介紹。遂獲與藏人會晤。然遷延至翌年五月。終未能通過二萬尺以上之高原。而旅行於焉中止。是亦生平之一大憾事也。

時維九月。且脫征衫。余恐或爲官吏所盤查。乃以土人爲引導。向層巒疊嶂之希姆那。徒步而登。鳥道羊腸。紆回曲折。舉頭一望。深入雲窩。而遙觀巖壑之間。則青青松柏中。有淺紅薄赤之櫻花。其氣芬芳。其色炫爛。滿山滿谷。無限風情。余離緒縈懷。其能勿對此而作故國之想。由是道旁竚立。若留連而弗忍去者。亦出於情之所不能自禁也。

希姆那街市中。有日本雜貨店。卽而視之。則經營者皆

土人蓋向神戶之支店販買貨物而藉以求什一之利也。其店前排列紅色之玩具以及雜貨織物等亦楚楚有致。

余曩者志在入藏而竟不果。於是橫穿達爾沙漠。擬由俾路芝斯坦而向波斯進發。時已十有一月。自日本言之則冬令也。行行復行行。目所見者一片沙海而已。余雖以駱駝代步。然經過其間。歷十數日之久。其能無馬煩而人倦歟。

至俾路芝斯坦之科棄塔。時在大正二年十二月十日。印度與俾路芝斯坦交界之地。駐有軍隊盤詰甚嚴。旅客經行必一一詢其姓氏。余之攜帶品中有手鎗一。遂又身受嫌疑。勢將繫獄。有長崎縣人佐藤富子者。居印度越三十年。卓然一女丈夫也。余得其營救。幸而獲免。他鄉作客。歲月蹉跎。不知不覺間。已屆大正三年之春。正月矣。余將入波斯。行至盤達拉巴士途中。困倦已極。急思休息。爰就路旁餘地。曲肱作枕。藉草爲茵。一刹那

間。好夢遽遺。恍入黑甜鄉裏。美哉睡乎。真所謂此間樂不思蜀已。

睡眠惺忪。開眸一望。則已翌日午前矣。村中土著之人環繞余身。喋喋議論。未幾而巡查者至。謂余非回教徒。何爲而至此。由是不問有無軍事偵探之嫌疑。卽行拘禁。一月三十一日。以兵艦押送至孟買。二月再押送至新嘉坡。

余此次旋歸故國。舉二年半所得之見聞。及一切艱難險阻之境。以普告世人。七月爲期。余又將辭母國而赴麻尼刺婆羅洲新幾尼等地。以考查前人所未至之番界焉。

環遊地球一周。歸而出其旅行日記。以公之於世者。此爲專門家之事。非余所敢望也。余之志願。在南洋番界所稱爲秘密國。或號爲世界寶庫。如婆羅洲新幾尼等地。冀一踏此野蠻人棲息之境。使山田長政（二百年前日本之至南洋者。以山田長政爲首屈一指）再出

現於大正天皇之世而已。以前之冒險。不得謂爲十分辛苦。蓋猶在文明國旅行也。今後當純然裝爲土人。拼將余骨。長埋異境。而不復歸正其首邱焉。至若途中記述。他時必更發表。以博諸君之一顧。嗚呼。數年以內。有在南洋一角。高揭我日本國旗者。諸君欲一識其人乎。小子何敢讓焉。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八

長途遊記

夏期歐洲旅行記 庚戌歲

留歐柏林大學校張星煊

余留學柏林。偶因暑假。乘興旅行。雖為期至促。所見靡多。然履跡所涉。率皆名勝之區。隨筆記之。以留鴻爪。並使不出戶庭者。亦稍足以知天下事也。

七月十二日（西八月十六日）早九時。由柏林車站。

賃三等車位。費十九馬克十分。七時抵科龍城（德名

Köln）（英名 Cologne）所經過者。為斯登達耳。

Stendal 漢奴飛。Hannover 明敦。Minden 哈姆。

Hamm 他脫蒙特。Darmund 伯克姆。Bochum

愛生。Essen 奪司堡。Duisberg 奪塞多甫。Diss-

eldorf 等站。自柏林至漢奴飛。皆一望平原。田疇村

落。較吾國無少異。迨過明敦。始見山。明敦哈姆之間。有

所謂討托堡山林 Teufelsberg 者。乃古戰場也。

史稱羅馬第一帝（與耶穌同時）與古斯都 Augustus

命大將瓦羅斯 Varrus 征日耳曼蠻族。至討

托堡森林中。乃為其會亞米牛司 Arminius 所敗。全

軍燬焉。瓦羅斯死之。至今德人言愛國保種之功者。必

首推亞米牛司。若不勝其愛慕之情者。蓋無此役之勝。

則日耳曼全部。必蓋歸羅馬。而條頓人種。將早屈服於

拉丁人種之下。而今英美德諸國之富強文明。恐亦無

由發見。求之中國。殆猶黃帝涿鹿之戰乎。

途過一山。其巔有德國前皇威廉一世石像。背倚古寺。

相傳為薩格遜酋長維都京德 Wittenberg 拜神處。其

事蓋在千餘年前矣。

至他脫蒙特。由車中外望。則烟通無數。煤氣蔽天。皆各

工廠也。就中有大鐵廠一座。車由其旁經過。見房內鐵

條。長至數十丈。如赤蛇橫空。令人目閃。沿萊因河各省。

Rheinland 工業最盛。愛生。即克虜伯廠所在。車過

其門。惜未入視。然屋舍雲連。烟霧塵起。工作之盛。可想見矣。

晚至科龍。亦一古城也。人口約四十三萬。繁盛冠萊因河各市。城內羅馬古跡。猶有存者。西歷五十一年。羅馬帝克老的斯 *Claudius* 御世時。其后亞格利比那

Agrippina 請建爲殖民地。帝許之。專爲禦邊老兵踐

更休息之所。中世紀商務甚旺。爲漢沙 *Hansa* 同盟

市府之一。十五世紀。富厚殷闐。殆爲日之方中。至十六

世紀間。漢沙同盟解體。科龍亦同時衰落。十八世紀之

終。隸法國。拿破崙敗後。乃歸普魯士。千八百十五年也。

科龍城之最大奇觀。莫如禮拜堂。創始於千二百四十

八年。工師苟哈德 *Meister Gerhard* 實董其役。然因

堂中神甫。與人民齟齬。以致或作或輟。經無數艱辛。至

千八百八十年。赫普魯士後。乃告厥成。凡費英金九十

萬鎊。可謂鉅矣。是年十月之望。前皇威廉一世舉行落

成禮。日耳曼列邦。皆爭遣子弟。奔走僭來。襄盛典焉。

次日早。賃車至亞亨城。 *Aachen* 價二馬克十分。行二時餘。方至。亞亨亦一古城也。中世紀法蘭克族盛時。會長多居此。至沙理曼大帝。遂建爲都城。八百十四年。帝崩。葬焉。今其陵在禮拜堂內。階下豐碑聳立。銘以拉丁文。 *Carolo Magno* 卽大帝瘞骨處也。

沙理曼大帝。於西紀八百年。教皇理阿 *Papst Leo*

爲加冕。尊爲西羅馬皇帝。時吾國唐德宗貞元十六年

也。其雄材大略。及享國之年。與秦皇相埒。而繼承先業。

發揮而光大之。則爲漢武帝。一統天下。威振胡越。始皇

之力也。始皇死而天下分崩。兼并西歐。驅除異類。沙理

曼之力也。漢理曼死而西歐復散。此其相類者也。漢武

帝罷百家。尊儒學。沙理曼崇尙耶穌。以君主之威。布行

宗教。此又其相類者也。漢武用兵三十餘年。以擊極盛

之匈奴。而沙理曼久戰於西班牙。以拒極強之阿拉伯。

復破討北方蠻種。此又其相類者也。一東一西。兩相對

時。亦歷史上之一奇矣。然受後人之崇拜。則大不同。秦

皇漢武。史家每並舉之。以爲窮兵黷武之戒。若沙理曼之英風偉略。歐人至今崇敬如神。此東西人士心理輿論之所由異也。亦今日東西勝負強弱之所由分也。憑弔沙理曼陵墓久之。復往觀地方政廳。廳之建築。純以石爲之。有卽用沙理曼帝故宮之遺物者。入廳費一馬克。上層皆張油畫。多記沙理曼遺事。略舉如下。

(一) 加冕卽帝位圖。帝白髯赤袍。帶劍而跪。回視教皇所持之帝冕。

(二) 崇奉耶教圖。帝克服薩克遜。使其會長維都京德本洗禮。圖中維都京德帶劍衣黃袍。屈一膝跪拱兩手。俯而視地。

(三) 戰勝阿拉伯圖。帝於西班牙克多華 *Cordoba* 地。大敗阿拉伯人。據鞍馬上。衣紅袍。左手執轡。右手揮劍。

(四) 傳位圖。帝傳帝冕於其子路易。

(五) 巴維亞圖。地在義大利。

(六) 帝之真像圖。名家杜柳 *Ulrich* 所繪。一手持劍。一手持傳國寶。氣度雄偉。真英主也。吾因是而有感於吾國觀相之術矣。相書所言。似不足信。然英雄之表。自與凡人有異。見於史書者。繁不勝舉。願引一端可矣。唐太宗方四歲。書生見之。以爲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濟世安民。其父遂採以爲名。太宗十六歲。 (以西歷計算) 卽破賊山西。救父於重圍。十七歲。定入咸陽大計。擊敗薛舉。十八歲。滅秦。斬薛仁果。二十歲。擊破宋金剛。劉武周等。又督諸軍伐鄭。二十一。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二。破走劉黑闥。二十六。卽帝位。遂成貞觀之治。考之世界雄主。亞歷山德十九始著名。古斯達甫 (瑞典名王) *Gustaf Adolf* 十七始著名。才能發越之早。未有如我國之唐太宗也。亞歷山德該撤沙理曼古斯達甫拿破崙等。視之有愧色矣。美人某君。嘗據面貌美醜以定人種之優

劣。願吾謂持條頓人種。以比非洲之里奴。信爲美矣。若合黃白二種對鏡觀之。未見城北徐公。果不如騶忌也。

繼往觀亞亨實業大學。此校建於千八百七十年。現有學生七百人左右。房屋極壯麗。化學院試驗室。皆佳。入門先見屏風牆一方。金書法人拉瓦洗 Lavoisier 瑞典人白齊留斯 Berzelius 二君之名於其上。蓋皆化學界中之偉人。有發明求數定量之大功者也。正教習二人。有機部爲白萊德 Bredt 以研究樟腦顯名。無機部爲克拉孫 Clasen 亦素有聲。分析化學尤所專長。然中國學生。竟無一人焉。

亞亨城歷史。固以沙理曼爲最著。然歷代日耳曼皇帝。嘗加冕於此。合而計之。凡三十七帝。亦猶吾國帝王卽位。常行封禪禮。管夷吾所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是也。

亞亨城復有天然硫磺溫泉。能療沈疴。當羅馬時已先

發見。今則四方之衆。每年來浴者。約四五百人。亞亨城中。街市迂曲狹小。有類中國。蓋古城皆然。然亞亨獨能清潔。無碍衛生。則非吾國城市所能及矣。

實業學堂旁有彭德門 Port Tor 者。十四世紀之遺物也。歷代修整。今仍巍然如魯靈光之獨存焉。由此處乘市車。可繞城一周。幅員不廣。居民僅十四萬餘耳。

住亞亨凡一日。次日賃車往比利時。以觀萬國博覽會也。車價五馬克五十分。行五時餘。至比京白盧塞耳。住二等客棧。房不甚佳。每日已需價十五佛郎。蓋因賽會人多。故百物騰貴也。下午往會場。入門費一佛郎。人物聯翩。如入寶山。每日觀者約二萬人。上下。聞四日前會場大火。焚去四分之一。英國部分。全城灰燼。法義皆焚去其半。共損失約一億七千萬馬克。綜觀會場布置。以德國部爲最。法次之。比又次之。荷蘭巴西亦佳。美國部多遊玩物。巡覽半日。中國部猶未見也。天將晚。徧問之。乃於洩瀉處見小屋一座。類鄉村土地廟然。其上懸有

龍旗始知此爲中國部也。規模狹小。非特不如德法遠。甚。卽去荷蘭諸小邦。尙不可以道里計。據友人云。公使某及隨員某。他公款過半。故建築僅如此。嗚呼。肥一己之私囊。置國恥於不顧。此輩可謂毫無心肝者矣。

次日往觀北京王宮。法部署。美術博物院。地方政廳。半日而畢。下午往觀滑鐵盧古戰場。離京城不遠。車行一小時卽到。荒烟蔓草。一無所見。中有土阜曰獅邱。Lion

Mount。英人所修以作紀念者也。納價一佛郎。乃得登之。有英人數輩。與余同登。武官某君爲指示當日形勢。蓋獅邱所在。卽連軍之中心點。元帥惠靈吞指揮督戰處也。邱下屋舍數椽。別有小院一所。藏鎗斃刀矛數十事。燭屢數枚。皆戰時所留遺者也。余因購布陣圖一幅。及寫影信片十餘張。考此戰距今凡九十五年。拿破崙一主英雄。以是役爲最終。殆猶項王之垓下乎。然其人雖敗。而威名赫赫。至今猶艷稱之。蓋歐洲帝王之由布衣崛起者。惟拿破崙一人而已。非若吾國之劉邦劉

備曹操劉裕朱元璋等之後。先濟美。此固足以見東方人之才力。不劣於西方。而亦由封建早廢。得以脫貴族層壓之力。故拿破崙之興。亦起於李夏留。Bonaparte廢除封建之後也。

北京費用較大。不欲久留。第三日卽賃車往荷蘭京城海牙府。住城南旅館。荷人雖自有語言文字。然幾於人能通德語。文字與德文。拚法雖不同。而聲音則相類。蓋荷亦日耳曼同種也。比國公署揭示。皆法文荷文並書。吾於法文素少研究。然就荷文觀之一見。已能了解。則與德文相似可知矣。

海牙府地方清雅靜穆。宜乎世人稱之爲歐羅巴之大村落也。Das Grote Dorf Europas 街四周皆廣直如砥如矢。類新築者。而王宮則踞其中間。近街頗狹。小曲折。王宮素無禁禦。平時皆任人縱觀。是日適英國之大使至。爲宣告新皇卽位之鉅典。荷宮備儀迎謁。故未得入內。外觀如中國縣署。前列有威廉靜 Willem

der Schweiger 騎馬石像。蓋今朝阿蘭治 Oranien

開創之祖也。威廉靜與西班牙王腓力二世同時。而西

班牙國勢最強。地跨歐美。荷比皆隸其版圖。惟北歐諸

國。路德新教勃興。腓力膏以兵。使改從舊教。民心大為

騷動。威廉與將軍愛格蒙 Egmout 霍恩 Horn 被舉

為代表。上書腓力請寬禁。腓力疑其助亂。私遣公爵阿

耳巴 Alva 往討之。許以便宜從事。欲盡殺新教徒。

愛格蒙及霍恩有勇無謀。惟威廉性沈默。多機智。阿耳

巴軍起。威廉已偵知之。告愛霍二將。欲與同走。二人不

信。威廉哭別之。獨之日耳曼求援。愛霍皆被殺。已而威

廉之援兵至。與荷蘭人合。共拒西班牙。血戰久之。大功

卒成。以是人民愛戴。推之為君。今王仍其子孫也。威廉

沈靜寡言笑。故諡之曰靜。

王宮前大街。直貫城之南北。宮北有大公園一所。名曰

威廉城之中。有大池。池邊餐館二家。頗宏大。對立美術

院二。所藏皆油畫。精美絕倫。

由海牙府而東北。約四五里。有小鎮。曰錫維寧恩。Dy-

leveningen 世界保和會之會所也。其地逼近海濱。

一路相通。列樹成行。濃陰芾覆。宛然一大森林。男女遊

客。紛至沓來。蓋荷國最佳之海浴處也。每夏浴客約三

萬以上。荷人德人最多。英美次之。浴期自西六月至九

月。而要以七月中至八月抄為繁夥。是時適為八月二

十間。故男女少長之遊於海邊者。殆不可以數計也。荷

人從岸邊建鐵橋一架。直入海中。可半里許。橋端接鐵

亭。足容數千人。亭中備有茶酒。兼設舞臺。客有合曹奏

樂者。樂聲嘹亮可聽。有於亭邊放花毬者。紙彈突入空

中。片片皆散為人馬形。亦奇而趣矣。鐵亭中見南洋羣

島土人數名。黑髮棕面。衣西裝。操荷語。蓋執役於酒館

者也。吾於市街上亦嘗遇之。大抵皆自南洋羣島來者。

住海牙二日。復賃車折回德國。至萊因河畔之哥百連

次城 Coblenz 早十一時開車。晚八時方至。車輛精美。

頗較德國為優。

海牙至哥百連次。途中所經。多名都大邑。抵埃特來希特。Nurecht。即換乘德國車。至愛美利支。Emmerich。始入德國境。沿萊因河而往。經維斯耳。Wesel。其對岸有上敦城。Kanten。者。建造頗古。傳言是城上古之王西格蒙。Sigmund。者。與其后西格林。Siegelinde。甚相愛。生子西格福利。Siegfried。狀貌異常兒。頗踴弛。喜談冒險事。年十三。好事益甚。遂逃去。聞七山米謨。Miner。善鑄劍。往師之。與人鬪。拳歐之。幾死。米謨心惡之。遣往山麓取物。山中多惡龍。嗜食人。遇之無倖免者。西格福利應命往。方摘樹枝。燃火爲樂。而龍忽現。張口怒吼。西格福利急持樹枝刺其口。龍益怒。以尾擊之。西格福利跳而免。轉架石擊龍殺之。馘其首。投諸火。已而龍首皆化爲血。盈盈滿地。適菩提樹上神雀作人言。教西格福利投身浴其血。可不爲他人所傷。西格福利從之。惟肩上一寸。屑爲墜落之菩提樹葉所覆。浴血未之及。乃歸見米謨。怒其害己也。殺之。急持良劍。擇善馬。

乘之而去。數日至一仙邸。四周皆火焰。逡巡不敢進。樹間神雀。又教以猛越之。當得仙女。西格福利躍馬而入。見邸內人物皆昏臥。迨窮其奧。果有美女。解眠榻上焉。西格福利心動。屈身而前。接其吻。女驚醒。亦安之。遂成夫婦。其女名曰白倫海達。Brunhilde。艷麗無比。西格福利愛戀溫柔。無復他念。久之。神雀復戒之曰。晏安煖毒。不可懷也。宜速去。往尼比龍恩國。Nibelungen。將得無量寶藏。西格福利遂別白倫海達。而至尼比龍恩。果立不世大功。其後與敵人戰。箭中其肩。正未浴龍血之處也。遂病創而死。日耳曼之古歌。有題爲尼比龍恩者。即記述此事者也。文章家往往引用之。遂成一古典。今歐人常語。凡萬端皆善。惟偶留罅隙。而致將來性命之憂者。皆謂之西格福利肩際之菩提葉云。

由維斯耳前進。經賽司堡及奪塞多甫。此二站皆來時之舊路也。晚六時至科龍城。行客多換車。走萊因河南岸。余以兩岸山水多同。可互相望也。遂仍之。行八時十

分餘。至哥百連次城。途中所經皆名蹟。而彭恩 *Bonn* 爲尤古。蓋建於羅馬之世。現有居民六萬餘。有大學一所。學生三千人。頗著時望。沿河而上。有所謂七山者。

Siebewerige 風景絕佳。所傳逸事。不可枚舉。今略述數節。以助遊興可乎。

上古之世。此間原爲渚水之湖。萊因河時時溢入。遂泛濫爲民患。於是共禱於神。請治之。一日果有偉丈夫七人。各負畚鍤而來。掘斷山脈。使水歸正流。而所掘之土。因積而成山阜七座。居民乃以鑛中所得之金寶酬神。迨偉人既去。居民恐其復來也。相與將七阜剝去。然七山之名。已由是傳於後世矣。

七山中有龍岩者。古時惡龍居之。頗爲人害。是時近方居民。皆日耳曼野蠻。勇而悍。而對河則耶穌教徒所居。日耳曼人時越河侵擾之。一日虜獲一少女。貌甚美。會長二人爭欲妻之。遂互鬥。僧人憫之。禱曰。寧以是女供諸龍。毋使耶教孽種間我族也。二會許之。旦日縛女繫

之洞口。女以金十字架示龍。龍遁。衆皆驚。謂上帝之呵護之也。遂反之。故主已而女僧牧師傳教於蠻人。終亦嫁於會長之年少者。

七山對岸有羅蘭峯 *Polandbeck* 者。亦名蹟也。沙理曼大帝好勇士。士多歸之。而以帝之侄羅蘭爲雄。愛之特甚。日者羅蘭出遊。至萊因河畔龍堡 *Drachenburg* 乃伯爵海力伯所居也。投刺求見。伯爵歡迎。以女海德公 *Hildegunde* 妻之。築甥館使居焉。旣而奉帝詔伐西班牙之回教徒。功最多。凱旋時羅蘭爲殿。至蘭賽瓦 *Roncesval* 遇伏。一軍殲焉。羅蘭獨脫。遁入鄉村。人皆傳其已死。舉國哀之。訃至海德公大恸。去髮爲尼。翌年春。羅蘭復出。會於寺中。然已爲尼。不可復還俗。兩相悲傷。未幾海德公死。葬寺中。羅蘭時徘徊於墓畔。亦僵死焉。舊蹟今尙在。後人嘗修之以誌情種云。

哥百連次城對岸。爲愛倫百拉特斯坦 *Ehrenbreitsberg* 背山面河。風景佳麗。居民約五千。河上有石橋

一船橋一。以接哥伯連次城。余抵站時。天已晚。不辨東西。乃覓馬車往城中。行人車馬。凡過橋。皆有稅。人二分。馬車每輛二十二分。雙馬車每輛二十九分。然人不以為苛也。凡萊因河諸橋。莫不然者。晚宿河旁旅館。價頗昂。英美人之於此。消夏者頗不乏。又有音樂學校一所。英國女子多留學者。

哥伯連次戶口五萬四千餘。又常備兵五千駐焉。地踞摩塞耳河 Moselle 萊因河之會口。形勢扼要。羅馬時已為兵衝。普法之戰。亦為德國之大本營屯駐處。哥伯連次者。羅馬文兩河交會之義也。

河之會口。德前皇威廉一世之石像在焉。由此而望對岸。愛倫城之全景。歷歷皆在目中。對岸岩石上有塞堡一所。重加修理。高出河面三百八十五尺。登而四望。近而哥伯連次。遠而摩塞耳河岸。皆若俯拾。即是者。堡蓋中世紀之遺蹟。千八百十六年曾重修之。次日上午。賃頭等船。往馬因次城 Mainz 票費凡

六馬克五十分。

河之兩岸。皆勝地名蹟。北岸則上蘭斯坦 Obelahn-

stein 百老八哈 Brudbach 聖郭好森 St. Goarhausen

羅來來 Larelei 攷伯 Carb 羅哈 Larch 尼豆

娃德 Niederwald 魯特斯哈姆 Rudesheim 哀脫

離 Eifel 比不立希 Bi ebrieh 南岸則甲牌倫

Napellen 博伯德 Boppard 聖郭 St. Goar 上

維塞耳 Oberwesel 巴哈拉哈 Bacharach 兵恩

Biegen 馬因次 Mainz 羣山走赴迤邐而來。常有

壁立千仞。勢欲墜下者。舟行其間。覺清風拂拂。清快異

常。其樂可知也。昔人所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者。今乃

新領畧之。

是行也。有足以發吾思古之幽情。據懷舊之蓄念者。其

惟尼豆娃德山上之大紀念塔乎。普勝法後。日耳曼列

邦混一。於是建塔以留紀念。經始於千八百七十七年。

一至八十三年乃成。共費一百十萬馬克。莊嚴巍煥。高出

雲表。吾於船舷上望見之。已不覺眉飛色舞矣。既由齒道而上。則山高於海面九百八十五尺。高於萊因河面七百四十尺。塔踞其巔。基高八十二尺。日耳曼女神像高三十四尺。右手捧帝冕。誌列邦之統一也。左手提寶劍。表新邦之威力也。塔基前方。鑄前皇威廉一世及列邦王侯將相諸像。像下銘國歌。皆示以戒守萊因河意。其旁二神。右主戰爭。手劍口喇叭。左則主和平。又下爲萊因 Rhens 及摩塞耳 Mosella 二神像。神以河名。示守土之職也。其左右二方。則刻出征時情景及凱旋時狀況。維妙維肖。無不栩栩欲活。所謂女神日耳曼 Kriegsgötin Germania 者。蓋司戰者也。今德國郵票。並印其像。所以鼓舞國人尙武之精神者至矣。吾與德人閒談。每問以是否舉國皆兵。或問吾曾否入伍。其知吾國近事者。則任意譏刺。吾亦無由置辨。然吾國今雖頽敗。尙武之地。固未嘗無之。如蒙古人之威懾歐洲。固無論矣。秦隴二省。風俗強悍。自古有關西出將之語。

三河六郡良家子。武功顯赫。史不勝書。至吾鄉淮泗一帶。則王霸雜出。帝賊同岑。舉其著者。如劉邦。項羽。曹操。劉裕。李昇。朱全忠。王潮。劉急。馬殷。王建。楊行密。郭子興。張士誠。朱元璋等。或一統。或割據。皆起自草茅。無尺土一民之藉。若韓信。曹參。絳灌。徐常。李鄧諸豪。則比之尋常土產。不足爲奇。况自海通以後。湘越閩廣。且多繼起者。苟作而用之。何渠不若彼耶。故吾以爲尙武之氣。固宜於普及全國。而選擇將才。要必於此數地取之。將來光復舊物。與白種人相見於生存競爭之場者。必此數地之人也。

馬因次有新舊二城。舊城在東。頗狹小。新城在西。平直廣坦。氣象一新。河邊多旅館。街市亦齊整。城內殆無可觀。惟地方政廳前。立有古登伯 Johann Gutenberg 石像。足以發人遐想焉。古登伯者。活字板之發明家也。据世俗傳言。謂千四百三十六年。馬因次人古登伯發明。是法。德人因爲之立像以紀其功。然吾常閱沈括夢

溪筆談確爲北宋慶曆時畢昇所發明。前於古登伯凡四百餘年。且其後蒙古統一歐亞。交通頻繁。未必不由中國傳入。故德人中亦多有疑之者。近有德友乃不惜重資。託吾爲購夢溪筆談一書。以爲研究之證佐。惟無論古登伯是否做自畢昇。而畢昇之名。皆當傳之千古而不朽。是則吾國人種。固非無功於世界之文明也。然德人於疑信參半之古登伯已崇拜之。表爲國光。若是而問之吾國讀書中人。殆鮮有能知畢昇之名者。此吾國之所以不競於西人歟。

留馬因次一日。卽賃車往南方之海德堡。Heidelberg 是地甚小。而世界聞名。一以山水佳麗而多古蹟。二以大學校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開創最早。爲南德科學之搖籃。日耳曼除維也納 Vienna 及拍拉格 Prag 二校外。此校爲最久。立於千三百八十六年。董其役者。爲魯伯特親王 Kuntibrt Rappeth 第一世。距今已五百二十四年。日耳曼大學。除維也納拍拉格

二校外。無有古於此者。最盛之期。在十六世紀十七世紀之間。迨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 之役起。爲法人所侵。僅延殘喘。千八百零四年。巴敦大公佛烈大力 Charles Frederick 恢復之。延四方名士爲都講。遂復舊觀。每期學生約千六百名。有長於物理學者。有長於哲學醫學者。而化學尤擅榮譽。如郭樸 Koppe 梅林 Meinel 克希何甫 Kirchhoff 彭生 Bunsen 維多馬佑 Victor Meyer 荷鐳山斯 Ostfins 霸佑 Baeyer 凱庫雷 Kekule 等。皆卓卓名家也。諸人現皆物故。惟荷君霸君尙存。而荷君適爲化學院長。講堂上有二石像。一爲彭生。一爲維多馬佑。彭生爲堂中教師五十餘年。至終其身。生平多所發明。而尤以創造析光鏡。及發明日星中之原素同於地球。二者爲特著。年老時。市中居民。少長無不識者。遇於道。人皆以手加額示敬禮焉。生徒衆多。遍於各國。君亡後。乃釀金爲建石像於山麓之劉坡街 Leopold Str 此數年前事也。維

多馬佑猶太人也。性聰穎。幼學。年十八。已得博士學位。然以用思過度。四十九歲得失眠也。苦之。遂仰藥死。然維君之身雖死。而其名已足千古不朽矣。今海德堡之化學院。猶其手自規畫者也。

今各大學中罰學生多以鑊。而海德堡大學獨罰禁黑獄。此其獨異者也。獄立於校內四層樓頂之小房。學生罰獄。量其過失。少則一日。多至數日。皆自繪其像於屋壁。示不忘。亦有自留其像片者。俾士馬克之姪。曾被禁留影獄門。自題其名曰伯爵俾士馬克之影。 *Crat. Bi-*

ograph 觀其四壁屋頂。塗鴉殆遍。大似凌烟閣圖寫功臣。欲追陪長孫房杜之列者。

海德堡之東山上。有古堡一所。建於千一百九十五年。宏壯如王居。然已半傾圮。又毀於雷者一座。十七世紀。爲法人毀其一隅。聞德人恐久而彫零。乃立會以保存之。會員每年出費三馬克。以爲葺修之用。吾之入觀也。納費二馬克。有女役導之。見酒桶一具。大可容酒二十

一萬二千四百二十立德。 *Huber*。桶側設梯。可升至其上。蓋用以犒飲軍士者也。兵士柏科 *Hilke*。石像立於其旁。聞其量每飲須啤酒十八杯。然則李白斗酒。殆不足多矣。女役又導觀其廚灶。釜特龐大。可熟全牛。又觀其臥室。精麗非常。旁有高亭。登之可見海德堡全市。則前王佛烈大力爲其后額里沙白 *Elisabeth* 而造者也。再至一房。藏古時刀矛弓矢。直與中國所用者無異。又有古殿一輪奐俱美。中儲油畫多幅。皆平生所未見者也。

海德堡地臨奈加河。 *Neckar* 介二山之間。戶口五萬餘。多奉新教。若猶太教人。則不許掌理政教。雖碩學如維多馬佑。亦不能不改宗。然其禮待外人頗優。日本人之留學者。凡二十餘。多半學醫。中國則無之。

留海德堡一日。乃乘車往瑞士之祖立希 *Zurich* 城。道經巴敦南鄙。所謂黑林 *Schwarzwald* 者。雜樹滿山。一碧無際。車行山中。過洞穴無數。當午至新恩 *Sil-*

Boen 換乘瑞士車。三時抵祖立希。瑞士國人兼用德法義三國文字。大旅館中。英文亦可通行。蓋瑞士本無固有文字。德文最通行。法文次之。義文又次之。故人常分瑞士爲三部。曰德國瑞士。Deutsche Schweiz 曰法國瑞士。Französische Schweiz 曰義國瑞士。Italienische Schweiz

瑞士者。歐洲著名之山湖國也。雲影天光。峯巒映美。余流覽於祖立希者凡三日。湖名亦如之。水色汪洋。長四十啟羅米突。寬處至四啟羅米突。四面環山。水深而清。北流入萊因湖。湖內則大輪小艇。往來如織。每值夕陽西下。則男女遊客。皆解衣磅礴。游泳波間。由甲板上眺之。但覺萬頭攢動。一若鳧鴨之出沒於荷藻中者。真奇觀也。余亦賃小艇一隻。每一小時值七十分。偕友人同乘。既可以領略湖光。兼可以強健體力。故俾斯馬克罷相後。每日必泛舟海上數時。歐美大學。且時舉賽船之會。觀者常至數十萬人。誠重之也。祖立希大學頗著名。

域內有博物院一所。多藏古代近湖居民遺物。

三日後。賃車赴魯支恩城。Luzern 卸裝畢。卽往訪陳君孝周。君浙之縹縣人。北洋大學同學友也。留學巴利已三年。得碩士學位。現來消夏。寓于山上。座中可俯視魯支恩全城。及左右湖山。坐談久之。導遊寓後古驅山林。Otschwald 山嶺有旅舍一。價極昂貴。流寓者多。英美富豪。義國外部大臣。亦暫住焉。其前廊內。任遊人憩息飲酒。且有音樂隊以娛行客。每位收資十分或二十分不等。此處眼界益廓。山益高曠。見益遼遠。雪山皚皚。如在目前。下山至湖邊。則見遊女如雲。衣紅被綠。戴花冠。曳長裙。望之飄飄然如入大羅仙境。再往紀念街 Denkmal Str 觀獅子紀念碑。Löwendenkmal 是碑就山石刻爲獅子。作中箭倒地狀。蓋所以紀念瑞士衛卒之死難于巴利者。千七百九十二年。法國革命鼎沸。亂民攻土樓利 Tullien 王宮。宮有瑞士衛卒七百六十人。將佐二十六人。拒之。衆寡不敵。皆戰死。無一

遺者。事後國人作塔以表之。以獅爲百獸之王。狀死難諸人之雄武也。

碑之右方。有油畫室一座。繪普法戰爭圖。是時法國敗兵。竄入瑞界。瑞人守中立法。解其軍裝。盡地主誼。爲之養傷。畫室作圓形。畫滿四周。連而爲一。并存載傷車一輛。而其畫手之妙。幾於不可方物。如人也。馬也。樹林也。風雲房舍也。色色俱工。直與身處戰場。無毫髮之差。室之中有台。登而觀之。則台下石粉。俱呈雪色。旁袤而與畫景相連。白氣濛濛。情態逼真。則又如冰天雪風。寒風凜凜。侵人也。其雪中人馬倒斃慘狀。使人不忍逼視。讀老杜從軍諸作。及昔人塞上諸詩。每怪吾國人之不武。然觀尼豆娃德及畫中所繪。知兵凶戰危。固人類所同慨也。此街之端。又有荒古時代之冰河遺跡。冰石相摩。能使石深凹。不知其經幾千萬年。深者乃凹至九米。突寬至八米。突散石無數。有凹凡三十二處。是又考求地質學者之標本者矣。

次晨買舟泛四林國湖。 Vierwaldstätter See 往福魯愛倫。 Fribourg 此城在四林國湖之東端。西與魯支恩相望。舟行歷二小時。凡經六埠。如梅根漢。 Megehenlorn 維吉斯。 Vevey 維刺瑞。 Yverdon 倍根力特。 Beckenried 苟騷。 Gersau 百路能。 Brunnau 皆暫停泊。船過維吉斯時。東望維刺瑞。儼若山窮水盡。疑無路矣。既至而南顧。則豁然開放。汪洋一片。至百路能。乃南折入歐耨湖。 Winter See 湖之東岸。山百路能起。有大路一條。通至福魯愛倫。廣坦寬平。如履坦道。蓋全用炸藥轟開巖。復以沙土鋪之者。舟抵福魯愛倫。乃登岸。午膳畢。步行往百路能。路旁萬石森立。傾側欲墜。方寸山路間。忽聞頂上轟然有聲。則拳石數十塊。迎面下墜。幸而先已仰視及之。乃急奔回。尾吾後者。男女數客。亦各爲惴惴也。嘗聞瑞士山行最爲危險。而雪山尤甚。時有大塊冰雪。隨石崩墜。埋沒人畜。故導者每戒行人。勿得高聲談笑。恐聲浪之激動也。驚魂稍定。買

勇前行。經一大道。復數武。至威廉德耳之紀念廟。 *Top*

Is. Fata 廟立於道中。踞湖旁之大石上。規模不大。僅小屋一椽。內藏油畫四幅。皆紀德耳氏拒奧事。而廟基石即德耳與奧督泛舟湖上。脫身潛遁處也。至晚。復回魯支恩用膳。與陳君約明日登利基山。 *Is.* 談至夜深。閱英報。知高麗爲日本所并。改爲朝鮮省。日皇且有遷都韓京意。棄島國而不居。可知其志不在小甯。不爲吾國危乎。

次日天雨。登山之約不遂。因買車往陰特拉肯。 *Thop.*

Palda (譯意介於湖間) 至百里洋次。 *Palda* 換船湖之兩岸。山巖壁立。與四林國湖相似。唯面積稍狹耳。船既抵陰特拉肯。停船登岸。覓寓用午膳。天仍大雨。乃衣雨衣。遊行市中。此地介於兩湖之間。且前後皆山。形勢逼仄。居民僅七千餘人。大街一條。頗清潔。兩岸皆滿植果樹。小街數條。則甚短。大街之西端。轉而南。數武即車站。又前數百步。轉東有小山。名懷鄉壁者。 *Hemip*

Wahlhuh 巖巖斗立。高七百米。突。瑞人以炸藥轟開。作一斜道。用鐵索以紆挽電車。每客需費八十分。余既登。見大酒館一座。男女遊客。相聚羣飲。酣歌恆舞於其中。女優數人。方作跳舞戲。睨視來客。若甚樂者。余則顧名思義。爲之悵觸。家山者久之。

憶鄉壁之脈。與羣山相連。一望青青。皆森林也。酒館旁有高亭。登之四顧。則城市湖身。一覽無餘。立馬吳山。想不過是矣。南望可見最有名之幼妻山。 *Jedster* 幼妻山者。河耳伯山高峯之一也。高四千一百六十六尺。秀削天成。雍容閒雅。百年前德國詩家荷德。 *Ooht.* 曾作長歌以紀之。因是其同益顯。此猶之赤壁之戰。固爲三國時之大事。而得東坡之前後二賦。乃愈膾炙人口。柏林同學。有日本大阪人名諏訪者。與言吾國名勝。皆不曉。獨贊頌赤壁風景不已。問其何以知之。則因幼習漢文。熟讀蘇氏之賦也。文人之筆。能使山川生色。於此益信。

陰特拉肯。膳宿皆昂貴異常。草草一餐。亦須六七佛郎。他處所未見也。蓋以此地高出海面至五百六十五米。空氣清潔。為最佳良之怡養地。故富豪多居之。養病者多居之。至尋常人則不敢廁足矣。地勢既高。微生物自寡。苟無工廠不潔等物為之導引。則高至一千米突。微生物已全數淨絕矣。

大抵空氣之壓力。以海面上七百六十二米力米突為標準。升高至五百米突。則氣壓降為七百六十六米力米突。千米突降為六百七十一米力米突。千五百米突。降為六百三十米力米突。凡羸弱多病之人。移寓於千五百米突至千八百米突之高地。閱數周間。精神必漸覺爽快。久之則病者愈弱者強矣。且地愈高則氣溫愈低。就歐洲大都會夏期之溫度。以塞爾秀司百度表驗之。柏林常至十八度半。維也納常至十九度七分。特來司敦常至十七度九分。至阿耳伯山地最高則十四度。其山陽每高百米突。減溫半度。山陰則減一度七分。利基

山頂平均九度。陰特拉肯僅八度而已。人之通性。遇熱則胸氣漲而形神昏惰。遇寒則筋脈健而思力敏銳。此人人可身驗者也。此外則風來之方向。亦為養病者所宜慎。瑞士各地。除春秋二季外。餘時則風皆和暢宜人。陰特拉肯介兩山之間。氣候之良。尤為得天獨優。宜乎講攝生者趨之若鶩也。吾國如是佳地。各省亦皆有之。唯不知修整。任意作踐。甚者或為外人所佔居。良可痛矣。

余愛陰特拉肯山水佳勝。本擬旬留數日。乘車繞遊幼妻山一週。然忽動遐思。遂於次日賃車往日內瓦府。先行於吐耨河南岸。漸入山中。岩石聳峙。險惡萬狀。抵則瓦西門。Zveizimmen。換乘電車。路險惡尤甚。未至孟特羅。Moutren。之前。數十里外。而日內瓦湖已澎湃入望矣。孟特羅市即在山下。電車由山巔繞行羊腸細道無數。始由高而低。漸漸抵站。時已午後三時矣。吾旅行歐美。足迹所至之地亦多矣。然道途奇險。未有如魯

支恩陰特拉肯及孟特羅一帶者。

至孟特羅卽下車。時船尙未來。須坐待三十分鐘。乃入近旁小館稍餐。執役者皆義大利女子。身儂髮黑。有類粵婦。操德語無能解者。惟一老嫗略識德國數目。乃得購雞卵二枚。價一佛郎二十分。旣而船至。大小類吾長江各船。然較華麗。行駛亦速。沿湖之北岸。過威廉 *Wilhelm* 若立 *Grilly* 烏西 *Ouchy* 三埠。烏西者。勞山城 *Lausanne* 之湖濱一市也。勞山城有友人任君傳硯。硯沈君宏豫留學於此。然已他往。故未登岸。過烏西後。船復駛行南岸。至愛文 *Evian*。又至北岸尼恩 *Nyon*。久之乃抵日內瓦府。七時三十分矣。是日船行湖中。凡歷四小時。日內瓦湖。瑞士人名之也。法人名曰雷蒙湖 *Lac Lemnan*。湖寬而大。東西長七十二啟羅米。突南北最寬處十三零八米。突面積五百八十二方啟羅米。突深處至三百零九米。突水作深藍色。與瑞士他湖作淺藍色者有別。北岸爲瑞士南岸。卽法國薩瓦省。

Batoyon 以湖之中央爲界綫也。

余於日內瓦舟中。遇百老能 *Brennon* 君。款談甚洽。英之退伍老將也。曾至漢口上海香港九龍。又遊日本各地。爲余言中日兩國之異同。頗爲切直。彼謂中國上下交困。而官吏獨富。擁厚資。如某故相家產數百萬。莫非不義之財。政府又多設關卡。征收釐稅。以敲吸小民之脂膏。三十年前。日本無海陸軍也。因其孜孜求治。乃竟一躍而列爲頭等強國。深望中國力改前弊。將來也可蔚爲強國也。又自言其祖曾有大功于英國。英皇問所欲。答以爵位皆非所好。唯願於英皇前。得享不免冠之特典。英皇許之。至今其子孫皆遵守前例不改。亦一奇聞也。終乃以英文報章示余。載有日本并高麗之條約。乃復言吾知中國人自不喜聞此事也。余唯唯。不覺悲從中來。獨不知執政諸公。亦曾見之否。日本戶水寬人。嘗有并吞支那之三步法。一遷都韓京。二遷都奉天。三則遷入北京。其第一步。今已如願以償矣。能不駭乎。

日內瓦府居民約六萬人。合部外計之共十一萬餘人。法文最通行。能操德語者亦不致受窘。旅舍餐館頗用德文。市中最佳之處。莫如大學校前之間地。及沿湖濱之馬路也。又龍河 Rhone 中間有石臺一座。大凡數百方尺。中樹盧騷石像。蓋首倡民權之健將也。曾著民約論一書。生前往日內瓦府數年。故居民爲之立像。次日晚。賃車回南德之孟生。 München 先至勞山。復北轉沿瑤狹特樓湖西岸過行。八時餘至瑤狹特樓 Neuchatel 夜十一時抵祖立希 Zurich 乃換車。車中乘客擁擠。幾無容足地。幸而少女某君。爲余代搶一座位。得以不困。此君巴顏之來根斯堡人。 Regensb. 自日內瓦卽與余同車者也。余遊歷久。經驗多。雖遇困難無所畏也。而今乃不如女子之活潑。用是自愧矣。車行後。值夜深。溫度驟降。少女憐余之寒也。乃借氈毯一事。促膝接近。二人共覆之。相與枕藉而臥。迨東方既白。車掌來收票。始呼醒。然實竟夜未得安睡也。一車

幘內擁坐自七人之多。欲求安睡。難矣。七時抵孟生。車站甚宏大。既下車。少女復導余至錢店。以法錢瑞錢轉換德國馬克。畢。余請其至站旁共飲咖啡。至九時。少女乃乘車赴來根斯堡。余送之登程。深爲道謝。并祝其前途多福。其人年約二十許。貌甚美。然竟彼此忘問名姓住址。惜哉。嘗聞巴顏人謙讓多禮。饒俠氣。今于少女某君見之矣。送別後。于達好我街。寓于十三號。 Prohauer Str. 13 房主婦亦溫和可親。每日房租僅一馬克半。廉于客棧多矣。孟生爲德意志第三大城。(第一柏林第二漢堡)戶口五十七萬。位于益撒河 Elbe 畔。其城市構造之美。幾高出於柏林。柏林爲歐洲大都。與倫敦巴黎並推上國。而孟生又優於柏林。直謂爲歐洲最美麗之大城可也。惟以創建最古。中間若不甚整齊者。然亦清潔非常。王宮政廳。及名勝教堂皆在焉。王宮政廳。皆具美觀。而

王宮尤宏麗。任人入內遊覽。余則爲以時匆促。僅徘徊于廊間。一觀其壁上之畫。畫絕工。又皆其歷史上之卓卓有光榮者。亦所以鼓舞士民之愛國心也。現王阿多二世有瘋疾。由親王魯一攝攝政。Prinzregent Luitpold 時已年八十矣。考今朝爲維德斯巴哈 Witselsbach 世世有德於民。巴顏人極愛戴之。宮北爲王家花園。園北爲人種博物院。時適閉門。未得入。園東爲兵備博物院。前列銅鐵大礮數十尊。院北有美術博物院。皆未入內。特往觀其大學校。校中教師二百人。學生五千餘人。各科學皆有名。物理家則有羅恩特根 Conrad Roentgen 發明愛格司光線。化學家則有羅佑 Synthisches Quidigo Baeyer 發明人造藍靛。皆名家中之巨擘也。校北數十武。有凱旋門一座。乃仿羅馬城孔士但丁大帝旋凱門而造者也。門西轉卽美術大學校。Punst Akademie 精深爲世界冠。蓋孟生城以音樂美術二科聞于世界。以故音樂大家多由

此出。凡號稱音樂家而足跡未涉孟生者。猶之未登鄒魯之堂也。其價值可想矣。實業大學亦佳。校室仿義大利文物復興時代之式 Renaissancestil 造之。門前列物理家阿姆 Ohm 石像。蓋發明電學阻力者。卽所謂阿姆律 Ohms Law 爲電學之全體機關者也。阿姆又發明人之耳力。僅能聽取簡音。若聲浪相雜。必先由耳分析成簡。而後同印入腦。此亦聲學定律也。後人爲之建像。宜矣。實業學校前。有油畫博物院 Pinakothek 二所。皆精美不可言狀。其南爲雕刻博物院。乃巴顏王魯易一世所創者。自往古亞述利亞 Assyrienreich 以迄現世。凡雕刻品皆羅列無遺。城之東北。有所謂英國花園者。內建中國式佛塔一座。蓋摹仿金陵磁塔造成者。巴顏以羅馬加特力教爲國教。全國皆崇奉之。信路德新教者。僅得三分之一。然王后則必娶于新教之家。蓋欲以調和國民之感情也。人民信教甚深。而鄉間農夫

尤爲濃至。往往穴道旁古樹。置十字架于其中。行旅所過。皆免冠屈膝。加敬禮焉。而符咒辟鬼之見。至今仍中于人心。以視普魯士人則大不同。柏林城中。逢禮拜日。多赴茶會。鮮往教堂者。間或有之。亦不過借以聯婦女。娛音樂耳。非真有所謂欽崇天道者也。吾因是而思巴顏人之富有道德。未始非宗教陶鎔之力。則宗教之有裨于人羣也。豈不大哉。

余于歐美所遇。覺巴顏人最有禮。而黑奴最無狀。嘗于費拉特費 Philadelphia 黑奴店中購物。卽聞 John 約翰 Chinaman 支那人。不雅馴之名辭。此其比例。殆猶吾國上海之于天津乎。吾肄業于西沽大學時。每往宮北大街估衣街購物。接其商人。皆懇摯溫和。款接無所不至。頗具文明國之風焉。若上海商店。一入其門。則侵侮浮薄之語。脫口而出。若拒人于千里之外者。人類退化。至是而極。欲振興中國商務。此二地者。可以爲法戒矣。

德國南部各邦。如巴顏 Bayern 巴敦 Baden 烏香伯 Württemberg 等。皆各有方言。與北方不同。人民意見亦不一。吾嘗于柏林遇巴敦人。聞其痛詆普魯士人之野蠻專橫。初甚怪之。繼思南方諸邦之合于北。特懲于法人之蹂躪。懼于普人之兵威。故俾士馬克嘗言曰。日耳曼之統一。非天然者。乃人爲者也。威廉一世亦言爲德皇之机湮。不如爲普王之安舒也。至巴顏則幅幘廣濶。亞于普魯士。比之荷比瑞士及巴幹半島諸獨立國爲尤大。工商之業。亦遠勝之。且自練軍隊。自理郵政。各國諸遣專使駐其都城。宛然具有獨立國之性質。德皇之權。止于派遣上級官吏。及名義上得爲大元帥而已。孟生城中所售。皆巴顏王族之像片。欲覓一德皇像片而不可得。人心之趨向。大略可觀矣。然四十年來。教育既興。人人皆知聯合之利。內則此疆彼界。或不免于相惡。苟遇外侮。則莫不同心敵愾。以保護日耳曼種人爲自然之天職也。此其所以不可侮也。

留孟生一日。以有要事。遂于次日回柏林。回望城闈。猶
艷羨不置。他日有緣。當復來也。此次旅行。西至荷比。南
抵瑞士。其餘皆德國境內也。締造規模。已得領其大概。
特以較百年前之日耳曼。不得不驚服德人魄力之偉
大也。（後略）

國外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八終

國外遊記彙刊 卷之二十八 長途 夏期歐洲旅行紀

印 精 版 羅 珂

畫 書 人 名

身	傳	萬	堂	株	披	四	忠	蓋	木	空	聽	化	慶	曰	方	令	姿	虛	墨	習	賴	食	星	及
戴	童	錢	奚	奚	奚	鄒	羅	董	黃	蔣	惲	惲	石	王	王	王	李	梅	陳	趙	蔣	王	戴	及
文	原	松	鐵	鐵	鐵	小	詩	東	尊	南	南	南	石	石	石	石	毅	羅	眉	仲	南	石	文	
節	山	壺	生	生	生	山	翁	山	古	沙	田	田	谷	石	石	石	齊	山	公	移	沙	青	文	
	熙	原	杜	岡	岡	一	式	邦	鼎	延	格	格	人	聲	聲	聲	世	清	繼	雍	廷	錫	徵	
菱	花	西	西	山	山	詩	續	山	山	基	花	寫	臨	山	木	山	山	黃	梅	臨	花	山	題	
庵	居	居	雨	木	水	畫	西	水	水	和	卉	生	安	山	水	卷	山	山	李	伯	并	水	詩	
圖	圖	圖	圖	法	集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畫	宴	色	卷	丘	圖	畫	畫	馬	人	畫	畫	
卷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七
			四	一	一	三	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八	一	一	六	二	二	三	三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二	八	四	二	二	二	八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行 發 局 書 華 中

金 屬 版 精 印
 名 人 之 真 蹟
 臨 池 之 良 範

包慎伯(世臣)論書詩真蹟	一冊	二角五分
高爽泉(璉)楷書兩種真蹟	一冊	三角五分
戴文節(熙)百字箴真蹟	一冊	二角五分
戴文節(熙)行楷三種真蹟	一冊	三角
吳清卿(大澂)臨彝器款識真蹟	一冊	六角五分
楊濠叟(沂孫)篆書詩經真蹟	一冊	五角
趙撝叔(之謙)篆漢鏡歌真蹟	一冊	二角五分
趙撝叔(之謙)楷書南唐 <small>四百九十六字</small> 真蹟	一冊	三角
何子真(紹基)西園雅集圖記真蹟	一冊	二角五分
李霖庵(瑞清)臨周散氏盤銘真蹟	一冊	七角
史閣部(可法)草書杜詩真蹟	一冊	四角
邵二泉(寶)詩卷真蹟	一冊	四角
梁山舟(同書) <small>六一泉</small> 真蹟	一冊	二角半
翁覃谿(方綱) <small>三堂詞記</small> 真蹟	一冊	五角五分
翁蘇齋(方綱)金剛經真蹟	一冊	六角五分
翁松禪(同蘇)相國尺牘真蹟	一冊	六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珂羅版精印

名人畫書

奉	訓	隨	夫	禮	存	以	淵	去	辭	昌	優	業	榮	慎	容	瑛	尺	谷	君	入	無	事	父	場	嬰	聲
羅	香	費	高	寶	趙	馬	楊	懷	鄒	邊	陳	查	吳	汪	吳	項	仇	趙	趙	戴	戴	戴	戴	戴	戴	戴
兩	光	曉	且	規	超	扶	雅	素	黎	壽	白	梅	吳	集	易	實	趙	趙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峯	(其	樓	園	廠	搗	義	雙	草	眉	民	陽	壑	井	林	庵	父	叔	叔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聘)	昌)	(丹	(其	藏	之	元	韜	書	(顯	(維	淳	士	歷	士	(聖	(英	(之	(之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熙	
畫	山	旭	佩	名	梅	墨	四	十	梅	花	花	山	山	梅	田	畫	花	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羅	水	女	物	人	石	畫	梅	章	手	卉	卉	水	水	花	水	莊	右	卉	卉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漢	山	鳥	鳥	畫	畫	法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八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十三年十月印刷
民國十三年十月發行

國外遊記彙刊(全八冊)

定價銀一元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編輯者

姚 祝 萱

發行者

中 華 書 局

印刷者

中 華 書 局

印刷所

中 華 書 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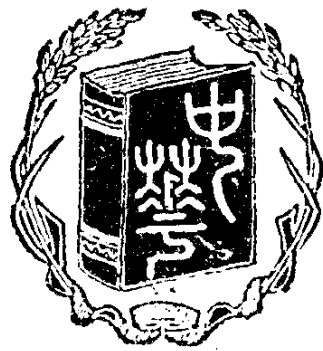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濟南
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南京
徐州杭州蘭溪安慶蕪湖南昌九江
漢口武昌沙市長沙衡州常德成都
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雲南
貴陽奉天吉林哈爾濱新加坡

中 華 書 局

(二六五五)



740.9
994 (参)
2:8